課程總部

主編：馬鏞

《課程總部》提要

「課程」是歷來學校教育中最常用的詞匯之一。《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對課程的界定爲：「課程，課業及其進程。宋代朱熹曾說：『寬着期限，緊着課程。』其中『課程』一詞就含有學習的範圍和進程的意思。」課程的定義雖然有多種，但各家之說中都包含有教學科目、教學內容、教學計劃和教學進程等含義。這似乎可以被視爲課程的基本內涵。

我國學校課程源遠流長，在孔子的教學中，就有文行忠信的四教。《禮記・內則》已根據受教育者年齡和成長階段，有對教學課程的基本安排，如「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

「課程」一詞，在我國唐宋已出現。唐孔穎達爲《詩經・小雅・小牟》中的「奕奕寢廟，君子作之」作的疏中說：「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但他所說的課程的含義，與現在所謂的課程的意思相去甚遠。而上面所提到的朱熹有關課程的話，就包括課業與教學進程，與現代的課程含義比較接近。

我國古代的課程，因受時代影響，在設置上還沒有較精細的分科；因大多採用個別教學法，對入學年齡、年級、在學年限等都沒有嚴格的規定。直到清末引進西方的科學體系與課程教學方法，課程設置才逐漸近代化。

然而，我國古代的課程論述也有其獨特之處，如關於課程與教育目的、課程與人才選拔等方面，有許多精辟的見解；在課程設置上，有不少適應兒童與青少年不同年齡階段生理、心理發展特點的課程理論；在課程結構方面，如經學與史學等其他學科的關係、經與經的關係等也有許多不同的課程觀；關於教材的選編原則以及對各種教材的評價上，也保存了許多教育家的真知灼見，反映不同時代教育家的世界觀、人才培養觀與課程教材設置與編寫的理念。

本總部收錄自先秦至清末二千餘年間歷代有關課程理論的重要史料。本總部的編纂，力求充分展示我國歷代課程理論的精華與特點，全面反映歷代課程論的客觀面貌。內容分爲題解、論說、綜述、傳記、紀事、藝文、雜録七個緯目，其中論說分通論和分論，分論包括「課程設置」、「課程結構」、「教材議論」三部分。

目録

題解……七
論説……一一
通論……一一
分論……八五
課程設置……八五
課程結構……二四四
教材議論……三九五
綜述……五二六
傳記……五七九
紀事……五八九
藝文……六一四
雜録……六二五

課程總部

主編：馬鏞

《課程總部》提要

「課程」是歷來學校教育中最常用的詞匯之一。《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對課程的界定爲：「課程，課業及其進程。宋代朱熹曾說：『寬着期限，緊着課程。』其中『課程』一詞就含有學習的範圍和進程的意思。」課程的定義雖然有多種，但各家之說中都包含有教學科目、教學內容、教學計劃和教學進程等含義。這似乎可以被視爲課程的基本內涵。

我國學校課程源遠流長，在孔子的教學中，就有文行忠信的四教。《禮記・內則》已根據受教育者年齡和成長階段，有對教學課程的基本安排，如「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

「課程」一詞，在我國唐宋已出現。唐孔穎達爲《詩經・小雅・小牟》中的「奕奕寢廟，君子作之」作的疏中說：「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但他所說的課程的含義，與現在所謂的課程的意思相去甚遠。而上面所提到的朱熹有關課程的話，就包括課業與教學進程，與現代的課程含義比較接近。

我國古代的課程，因受時代影響，在設置上還沒有較精細的分科；因大多採用個別教學法，對入學年齡、年級、在學年限等都沒有嚴格的規定。直到清末引進西方的科學體系與課程教學方法，課程設置才逐漸近代化。

然而，我國古代的課程論述也有其獨特之處，如關於課程與教育目的、課程與人才選拔等方面，有許多精辟的見解；在課程設置上，有不少適應兒童與青少年不同年齡階段生理、心理發展特點的課程理論；在課程結構方面，如經學與史學等其他學科的關係、經與經的關係等也有許多不同的課程觀；關於教材的選編原則以及對各種教材的評價上，也保存了許多教育家的真知灼見，反映不同時代教育家的世界觀、人才培養觀與課程教材設置與編寫的理念。

本總部收錄自先秦至清末二千餘年間歷代有關課程理論的重要史料。本總部的編纂，力求充分展示我國歷代課程理論的精華與特點，全面反映歷代課程論的客觀面貌。內容分爲題解、論說、綜述、傳記、紀事、藝文、雜録七個緯目，其中論說分通論和分論，分論包括「課程設置」、「課程結構」、「教材議論」三部分。

目録

題解……七
論説……一一
通論……一一
分論……八五
課程設置……八五
課程結構……二四四
教材議論……三九五
綜述……五二六
傳記……五七九
紀事……五八九
藝文……六一四
雜録……六二五

題解

《禮記・王制》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周禮・春官宗伯》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周禮・地官司徒》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略】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略】

師氏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略】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禮記・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詞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莊子・天下》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関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史記・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漢書・司馬遷傳》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

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氂，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漢書・翼奉傳》 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略】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班固《白虎通・五經》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樂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孔子未定《五經》如何？周衰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誘之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也。

右論孔子定五經

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欲專制正。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事殿變，出之號令足法。

右論《孝經》《論語》

文王所以演《易》何？商王受不率仁義之道，失爲人法矣。已之調和陰陽常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於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

右論文王演《易》

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

右論伏羲作八卦

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右論五經象五常

《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經解》曰：「温柔寬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

右論五經之教

《春秋》何常也？則黄帝以來，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謂五帝也。《傳》曰：「三皇百世計神玄書，五帝之世受録圖，史記從政録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右論書契所始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三代學校之制，其鄉學之名雖有不同，而國學之名則無或異。然其所以教之者，無間小大，壹是皆以明倫爲本焉。所謂養老、教民、習射，其義雖殊，而同歸於闡明倫理以爲教本，養育人才以爲治具而已。蓋今日教之於學校，俾其講明義理，異日則將用之於政治，使其推平日學校之所講明者，以施政行教而輔君善俗焉。

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卷五 教也者，不貴於語言而貴以德化。德而無位以處之，則德隱而教不行。故先王爲之位以授德，爲之職以處能。位職各稱其人，則教化自行矣。故自比長以至鄉大夫，其等雖懸，而所以爲教一也。夫讀法糾戒，月吉歲時皆屬民焉，則耳提面命，不是過矣。德行道藝，教之具也，昏、冠、飲酒、喪、祭、射、鄉，教以禮也。校九比，辨施舍，六畜車輦，教以事也。古之所以爲教者不出乎此，人之所以爲人不外乎此矣。不獨教之，而又書之；不惟書

之，而又攷之。攷之既審，乃會鄉之衆寡而行賓興之禮，上者進于王，次者觀之詢之，以進退其秩，則人心孰不激勸而向於善耶？故德稱其位則德尊，教以其德則化行。爲之爵以次其尊卑，爲之禮儀、宫室、衣服、度數以等其分，爲之鄉遂諸職事以用其才。有德禮以感之，無刑政以驅之，官不出其鄉，教不離其事，有激勸之權，有訓告之備，斯先王所以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致雍熙太和之盛，其機蓋在此矣。後世不知位職之辨、立教之法，别立教官，專以語言誦授爲教，鄉無崇德之位，民無觀感之實，縱曰致治，不過財穀豐盈而已，德禮之備、民心之淳無有也。聖君賢相出焉，宜以此爲首務。

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一五《關夫子送木記》　昔余先祖乾仲公爲諸生時，苦志讀書，常在於夜或至四鼓，大暑之月尚親燈火，以温水置足下，熱極則濯，濯已復讀。常立課程，誦抄講課未嘗一日有間也。

《欽定八旗通志》卷九四　一、滿漢各監生，於朔望日隨行釋奠禮外，有講書、覆講、上書、覆背諸課程，每月三回，週而復始。兩廂及六堂官講《四書》、《性理》、《通鑑》。博士講《五經》。

李光地《榕村集》卷二一《答王仲退問目四條》　《四書》、《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人須終身藝之，如農夫之終歲而藝五穀也。藝五穀者，每種必盡其勤，方其盡力於此，不知有彼也。若來牟未蘇，而又長彼黍稷，雖有上農不能兼施。此須立課程爲之，每藝一經，必盡自家分量，務令徹底方休。藝之之法，一曰熟誦經文也；二曰盡參衆説而别其同異，較其短長也；三曰精思以釋所疑，而猶未敢自信也；四曰明辨以去所非，而猶未敢自是也。能於一經上得其門而入，則諸書皆同室而異户者，可以類推而通。古之成業以名世者，其必由此矣。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義·六經第九》　周公之制，有「六德」、「六行」、「六藝」，讀法之公學，有百官之專學，有王公、卿士、師儒之大學，天下人士習遊於其中，術業日精，而養民經國之法亦美備。其法人與天祭，器與道合，粗與精均，貫上下合，事物無不周徧。此周公所以位天地，育萬物，盡人性，智周天下，道濟生民，範圍而不能過，曲成而無有遺。蓋承黄帝、堯、舜之積法，監二代之文，兼三王之事，集諸聖之成，遭遇其事，得位行道，故能創制顯庸，極其美備也。

孔子雖聖，而絀於賤卑，不得天位以行其損益百世、品擇四代之學，即躬當明備，亦不過與史佚之徒佐翊文明。況生丁春秋之末造，天子失官，諸侯去籍，百學放黜脱壞大半矣。孔子勤勤懇懇，遠適宗周，徧遊列國而搜求之。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求三百五篇於太師，得三王、五帝及百二十國寶書於外史，得《易象》、《春秋》於魯太史，聞《韶》於齊，正《樂》於自衛反魯之後，學《易》於五十之年，修《春秋》於獲麟之歲。區區數者，不過先王一官一守破壞之餘，孔子得之已備極艱難矣，況百官之學乎？孔子以一身備掌故之宗，嗣文王、周公之道，然既不得位，自無制作之事相迫而來。所與講求者，皆天下之英才，但與講禮、樂、詩、書之道，道德義理之精，自無暇及農、醫瑣細之業，不如有國者實事相近也。

治家當備米、鹽、灶、盎之物，治國並搜巫、醫、農、牧之官，理勢自然。有精與不精，無才與不才，皆不能缺少。必不能坐談高義，捨器言道，遂可家有衣食，國備兵農也。周公以天位而制禮，故範圍百官萬民，無不曲備。孔子以布衣之賤，不得位而但行教事，所教皆英才之士，故皆授以王、公、卿、士之學，而未嘗爲農、工、商、賈、畜牧、百業之民計，以百業之學有周公之制在也。孔子未嘗不欲如周公之爲萬民百業計也，曰：「富之！」「教之！」「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此孔子朝夕欲學周公之爲萬民百業計也。天命不在，僅與七十子講業，則取所得於適周環遊之大業授之弟子，故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教子鯉，亦以《詩》、《禮》。《王制》出於孔門，故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教士。《列子·仲尼篇》曰：「曩吾修《詩》、《書》、《禮》、《樂》，以治天下，遺來世。」《莊子·天下篇》：「其《詩》、《書》、《禮》、《樂》，鄒魯之士縉紳先生能明之。」《徐无鬼篇》曰：「縱説之，則以《詩》、《書》、《禮》、《樂》。」此四者，皆先王之典章，孔子修之以教學者。其所引導，《詩》、《禮》尤先，而《書》亦常所稱説，《樂》其稍後者也。《詩》在先王本與《樂》合，不能離析。至孔子時，《詩》篇益多，國政具在，詞義深美，孔子拔出之以爲一術，爲教小子之先。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興，可觀，可羣，可怨。」教子鯉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實爲後世教學以詞章教士之祖。故《詩》爲詞章，《禮》爲掌故，《書》爲史學，後世之學統出於孔門，發軔於此。博我以文，讀書爲學，即此也。惟《詩》在聲辭，隨地隨人可肄習之。樂教成德，且存於器數，布衣儒生既難備六代之聲容禮器，況出遊之日多，故在孔子雖四術並教，已是《詩》教多而《樂》教稍微。弟子亦通《詩》、《書》，精《禮》學者尚多，精於《樂》學者蓋亦寡矣。孔門之言樂，太伯琴瑟猶存。至於六代之樂，恐亦當求之魯太師，闕里未必備樂官、

樂器矣。四者爲先王典章，故稱爲經。經者，經綸之謂，非有所尊也。章實齋嘗有是說。又四者皆爲士人日用，可爲公學，以《文王世子》、《大樂司》考之，猶是先王之教也。

至於《易》也，掌於太卜，存於魯史，春秋士大夫罕得見之，自非卜史，傳習蓋寡。孔子得之，爲《十翼》以贊之。然微妙精深，於民生日用飲食不如《詩》、《禮》之切，孔子雖韋編三絶，用功至深，然罕以告學者，故《論語》、《戴記》所載孔門弟子學術言論，及《易》者絶少。曾子、子思、孟子皆有遺書，絶不及《易》。孟子似未嘗見《易》者，惟嘗傳於商瞿，想高第弟子性近是者則授之，然不以偏教門人決決也。然《易》亦爲先王之典。惟《春秋》則孔子因魯史而筆削，則全爲孔子自著之書。然至漢時，《易》不著於竹帛，惟以口耳相傳授，又作於獲麟之歲，孔子已垂暮，其不以偏教門人又明著也。

《春秋》感亂賊，據《周禮》明君臣，取新義，明制作，然率爲天下、國家、王公、卿、大夫，不逮士民，近於大學，尤非童倥民豎之公學。傳子夏、丘明而習於齊、魯者，子夏之傳尤盛，是二學者，孔子寡以教弟子，非《詩》、《書》、《禮》、《樂》比也。然因弟子有傳習者，故一再傳而益盛，道益尊。

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於是孔門有「六經」之名。然莊子謂「《詩》、《書》、《禮》、《樂》，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秦人禁偶語《詩》、《書》，於是《詩》、《書》之傳特盛，《儒林傳》亦畧可考。《易》、《春秋》孤微，遠非其比也。

《論語》記孔子行事言論，至漢時稱傳，未稱爲經。《孝經》特孔門後學所掇緝，文義淺薄，蓋學記、經解之類也。孔子既没，子夏、曾子、有若、子貢，皆能傳其學而張之。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子張居齊，子羽居楚，子貢居齊，子夏居西河，而子夏爲魏文侯師，段干木、田子方、禽滑厘、李克、翟璜皆其弟子。戰國名士大師，若墨翟、莊周、吴起、荀卿，皆傳「六藝」於孔門。大賢子思以孔子之孫，又能世其家學。傳子白、子上、子臧、子求、子魚，皆能保守勿失，「六經」、《論語》傳播益盛。故史遷曰：「天下言『六藝』者，皆出於夫子，可謂至聖。」《經解》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詩》教也；潔静精微，《易》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於是以「六經」之教覘國政，蓋「六經」衣被天下矣。然戰國時，諸子之學猶昌；遭離秦火，百家並滅。漢興，諸儒抱守遺經，甚摯甚尊，又先王之道也，故文、景未能盡棄之。至武帝時，董仲舒請立學，勉不在孔氏之學者，田蚡、公孫宏成之。「六經」皆立博士，設弟子，自是決科射策，皆以經進，天下士皆言經義，班孟堅以爲禄利之道致然。然後世遂以「六經」爲學，而治亦因之。周公避位，孔子獨尊，以「六經」出於孔子也。然自是周公百官之學滅矣。

經雖出於孔子，而其典章皆周公經綸之跡，後世以是爲學，豈不美哉！雖然，以之教學則可，然亡官守之學則不可。「六經」言官守之學，道本燦然。然封建已廢，井田世禄不行，君日尊，民日遠，地日大，雖用「六經」爲教，而「六經」之治則掃地，是名雖尊孔子，而實非孔子之學矣。然「六經」之言治雖不宜用，而「六經」之言道則講之日精，此則全爲孔子之學，而不得屬之周公矣。後世之民不幸，不得見周公之治，遇官學之全明，在數係末度，蓄息蓄藏，備養民之理，稱神明之容。後世學者猶幸存「六經」、《論語》，獲知理道，此則孔子之功，而非孔子所願也。

《論語》爲言德行之書，間及禮、樂，寡及射、御，絶不及書、數及卜祝、農醫、天文、地輿之學，純乎其爲師氏之學，爲後世學之大宗。驅天下而納之，自童獃至耆儒老師咸習之。至宋益盛。後世百治不舉，而人心風俗猶有善者，賴此而已。此則全乎孔子之學也。至《易》道陰陽，《春秋》道名分，古之士大夫所未聞者。而使髫齔童子徧誦之，此則於民事無益，而徒褻先聖之言而已，似可商易者也。

自漢以後，周公之治道掃地，惟孔子「六經」、《論語》之義尚存於人心。惟治既不興，則教亦不徧，且無以輔教，而孔子義理之學亦寖亡矣。今中國圓顱方趾四萬萬人，而荷擔《論語》，負任道統，日以教爲事者，竟寡其人，孔子之道亦可云衰矣。作君作師，本分二道，不必强合，反不能精。今復周公教學之舊，則官守畢舉。莊子所謂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幼孤寡爲意，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外王之治也；誦《詩》、《書》，行《禮》、《樂》，法《論語》，一道德，以孔子之義學爲主，內聖之教也。二者兼收並舉，庶幾周、孔之道復明於天下。

論説

通論

《論語・八佾》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論語・衛靈公》 子曰：「辭達而已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重政》 能説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説也。聖人所欲説，在於説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説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爲得之哉。故曰：於乎！爲人師者，可無慎邪！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録也哉？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説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説，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説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劉安《淮南子・俶真訓》 百家異説，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己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

劉安《淮南子・本經訓》 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説，遂不言而死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跡，相與危坐而説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劉安《淮南子・齊俗訓》 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槎，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剞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則？游乎衆虚之間。

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鐖、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虚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宫而宫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劉安《淮南子・氾論訓》 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

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略】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

劉安《淮南子・修務訓》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

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絶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

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以甘爲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

今劍或絶側羸文，齧缺卷鉅，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緑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學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

昔晉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

劉安《淮南子・泰族訓》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辨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

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爾。【略】

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

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築，而歌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眥，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劉安《淮南子・要略訓》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之；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略】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己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

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捃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

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敗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道遥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

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摺笏而朝，以寧静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

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説，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撗，濡不給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絶如線。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絶，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齊景公内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鍾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别，水絶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争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横修短生焉。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别國也，地邊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韓嬰《韓詩外傳》卷四　夫當世之愚，飾邪説，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説，務自爲工，道無所遇，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説，説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群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窔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説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争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工説者立息，十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説。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跡著矣。《詩》曰：「雨雪麃麃，見晛聿消。」

孔鮒《孔叢子・答問》　陳人有武臣謂子魚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歿之後。立教而戾天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以爲奚若？」子魚曰：「子信之爲然，是故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世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者，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説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説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魚曰：「乃者趙韓魏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過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意。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然)〔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豫大道而不悟，信誣説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屈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略】

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將没，戒其弟襄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時，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孔鮒《孔叢子・連叢子下》　孔大夫謂季彦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内，皆爲章句内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内學，非章句内學，則危身

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爲之，必將有患，盍固已乎？」答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爲學，學知乎？學愚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彦曰：「君頃日聞吾説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爲章句内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爲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君子立論，必析是非，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睿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爲其聖乎？吾學不要禄，貴得正義爾。復以此受患，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君猥爲禄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正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説，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德君子，恨不與吾偕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敢謝不敏。」

《漢書・司馬遷傳》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臧，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虚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略】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黄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争，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

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桓寬《鹽鐵論・遵道》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如春華，無效如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爲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日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

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宫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循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也。故没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

丞相史曰：「説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叡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乏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蒙殃也。」

桓寬《鹽鐵論・論誹》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此人本枉，以己爲式。【略】

文學曰：「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堤防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而民無亂患。故禮義壞，堤防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

劉向《説苑・君道》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劉向《説苑・建本》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揚雄《法言・學行》 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説之小也。」

揚雄《法言・學行》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晝也。

揚雄《法言・吾子》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説而不見諸仲尼，説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

揚雄《法言・修身》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

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

揚雄《法言・問道》 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搪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

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它則苓。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閘然不睹牆之裏。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揚雄《法言・問道》 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

揚雄《法言・問道》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

揚雄《法言・問道》 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棋、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也，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

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

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顔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

揚雄《法言・問神》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説郛。」

揚雄《法言・問神》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捨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嚘嚘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嚚嚚，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

揚雄《法言・問神》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愆詰，君子不出諸口。」

揚雄《法言・問明》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阬也。阬秦者，非斯乎？投諸火。」

揚雄《法言・寡見》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得已而不已者，寡哉！」

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

多聞見而識乎至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

揚雄《法言・寡見》 春木之茫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説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揚雄《法言・五百》 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揚雄《法言・君子》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

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倪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荀卿，與見同門而異户也，惟聖人爲不異。」

揚雄《法言・君子》 或曰：「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於漢。」

淮南説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又以巫鼓。」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

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睹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

桓譚《新論・本造》　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間，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采其善，何云盡棄邪！

桓譚《新論・正經》　諸儒睹《春秋》之記，録政治之得失，以立正義，以爲聖人復起，當復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爲然。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爲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者，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茄，以爲生熟異和，而復居美者也。

王充《論衡・謝短》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脩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内各有所以爲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説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懊）〔爽〕然各知所（之）〔乏〕。

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闇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

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説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説也。」

夫三王之事雖（近）〔遠〕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家〕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説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

周猶爲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士〕？

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間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温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

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

儒（生）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説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

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説。

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脱？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内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

問《尚書》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詩〕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漢興，始録《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

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經〕不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内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六）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儀）》？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

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也）。」夫文、武之隆，（貴）〔遺〕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

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札)也？

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録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號)《春秋》也？

法律之家，亦爲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皋陶作獄，必將曰：「皋陶也。」詰曰：「皋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令淳于(德)(意)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猶)經也，題之，禮言(昏)(經)禮，律言盜律何？

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各)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信)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

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歲)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傅)，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何帝王時？門户井灶，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梗)象人於門户，何旨？挂蘆索於户上，畫虎於門闑，何放？除牆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丞)長史，何制？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裹，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説？日分六十，漏之盡(自)(百)，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宫闕赤(單)(墀)，何慎？服(革)(鞶)於腰，(著絢於履，何備？)佩刀於右，(舞)(帶)劍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

夫儒生不覽古今，(何)(所)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剥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卿)(鄉)便給，准之無一閲備，皆淺略不及，偏駮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王充《論衡・宣漢》 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懽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

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

王充《論衡・書解》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

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文)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晥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略】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略】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革)子(成)(城)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説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説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淫之説，於世

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答曰：不然。夫世儒説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説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絶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虚説，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乂著作辭説，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絶。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虚》之賦；楊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籍。

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疏，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間作不暇日哉？感僞起妄，源流氣烝。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無〕細知以(問)〔閒〕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著，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偪，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吕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

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且〕二也。蛢彈雀則失(鷃)〔鷃〕，射鵲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蛢捨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政治，則子産、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吕氏横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吕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妒〕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傳〕(聖)(人)〔之〕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傳〕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韙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尚〕(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横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徒〕，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説，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

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民〕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興）〔與〕（書）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説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王充《論衡・對作》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柙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説，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虚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虚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機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説虚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虚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虚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説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絶。不絶，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説；典城榮紫，讀虚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説，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虚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側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説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静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顔回，違負黄、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虚》、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遇〕惑，作論於下。〔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實之分。實虚之分定，而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曰：非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山君《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僞，辯其實虚，非造始更爲，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説，誥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乎？

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上〕書奏記，説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絶，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

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楊子雲造玄，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絶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譏。況《論衡》細説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

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説，先師奇説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傳。俗傳蔽惑，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爲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誅。是反爲非，虚轉爲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又僞。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争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虚僞，没奪正是。心潰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

《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僞》之篇，明（人）死無知，不能爲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爲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

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許慎《説文解字敘》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黄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也。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説（也）。

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絶矣。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大史並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説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説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説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虚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

説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説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説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説。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睹，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喻。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許慎《説文解字後序》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説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賾索隱，厥誼可傳。粤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大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俎召，宅此汝瀕。竊卬景行，敢涉聖門。其弘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許沖《上説文解字書》　如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沖，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耑，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説衺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説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

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齎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説。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説。謹撰具一篇，並上。

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王符《潛夫論・讚學》　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

荀悦《申鑒・雜言下》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元其奥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宏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

佚名《太平經》卷四一　件古文名書訣第五十五：「愚生不及，今願復問一疑。」「行言。」「今天地開闢以來久遠，河雒出文出圖，或有神文書出，或有神鳥狩持來，吐文積衆多，本非一也。聖賢所作，亦復積多，畢竟各自有事。天師何疑，何睹，何見，而一時示教下古衆賢明，共拘校古今之文人辭哉？」「然，有所睹見，不敢空妄愁下古賢德也。今吾迺見遺於天下，爲大道德之君解其承負，天地開闢以來，流災委毒之謫。古今天文聖書賢人辭已備足，但愁其集居，各長於一事耳。今案用一家法也，不能悉除天地之災變，故使流災不絶，更相承負後生者，曰得災病增劇。故天怜德君，復承負之。天和爲後生者，不能獨生，比積災諸咎也。實過在先生賢聖，各長於一，而俱有不達，俱有所失。天知其不具足，故時出河雒文圖及他神書，亦復不同辭也。夫大賢聖異世而出，各作一事，亦復不同辭，是故各有不及，各有短長也。是也明其俱不能盡悉知究洞極之意，故使天地之間，常有餘災，前後訖不絶，但有劇與不耳。是故天上算計之，今爲文書，上下極畢備足，迺復生聖人，無可復作，無可復益，無可復容言，無可復益於天地大德之君。若天復生聖人，其言會復長於一業，猶且復有餘流災毒常不盡，與先聖賢無異也。是故天使吾深告敕真人，付文道德之君，以示諸賢明，都并拘校，合天

下之文人口訣辭，以上下相足，去其復重，置其要言要文訣事，記之以爲經書，如是迺后天地真文正字善辭，悉得出也。邪僞畢去，天地大病悉除，流災都滅亡，人民萬物迺各得居其所矣，無復殃苦也。故天教吾拘校之也，吾之爲書，不效言也，迺效徵驗也。案吾文而爲之，天地災變怪疾病姦猾詖臣不詳邪僞，悉且都除去，比與陰日而除雲無異也。以此效吾言與吾文，口口萬不失一也；如不力用吾文也，吾雖敬受天辭下語，見文不用，天安能空除災哉？自若文書内亂，人亦内亂，災猶無從得去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願請問一疑事。」「平言之。」「今天地開闢以來，神聖賢人皆爲天所生，前後主爲天地語，悉爲王者制法，可以除災害而安天下者。今帝王案用之，不失天心陰陽規矩，其所作文書，各有名號。今當名天師所作道德書字爲等哉？」「善哉，真人之問事也。」「然，名爲大洞極天之政事，何故正名爲大洞極天之政事乎？」「然，大者，大也；行此者，其治最優大無上。洞者，其道德善惡，洞洽天地陰陽，表裏六方，莫不響應也。皆爲慎善，凡物莫不各得其所者。其爲道迺拘校天地開闢以來，天文地文人文神文皆撰簡得其善者，以爲洞極之經，帝王案用之，使衆賢共迺力行之，四海四境之内，災害都掃地除去，其治洞清明，狀與天地神靈相似，故名爲大洞極天之政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行，子已覺知之矣。」

右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書人辭訣

佚名《太平經》卷四二　四行本末訣第五十八：「真人前。」「唯唯。」「人行有幾何乎？」「有百行萬端。」「不然也。真人語幾與俗人語相類似哉！人有四行。」「其一者，或何謂也？」「然，人行不善則惡，不善亦不惡爲浮平行，壹善壹惡，爲不純無常之行，兩不可據，吉凶無處也。【略】何謂也？」「然，天下之萬物人民，不入於善，必陷於惡，不善亦不惡爲平平之行，壹善壹惡爲詐僞行，無可立也，平平之行無可勸，大善與大惡有成名。」「何故正有此四行乎？」「善哉，子之難問，可謂得道意矣。然，大善者，太陽純行也；大惡者，得太陰煞行也；善惡并合者，中和之行也；無常之行者，天地中和君臣人民萬物失其道路也。故行欲正，從陽者多得善，從陰者多得惡，從和者這浮平也，其吉凶無常者，行無復法度。是故古聖賢深觀天地歲月日人民萬物，視所興衰浮平進退，以自知行得與不得，與用洞明之鏡自照，形容可異。」

王肅《孔子家語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欵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前人，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

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己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絶，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

《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説。《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吊，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説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説舜之文，非説堯。孔子説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尚黄。」黄，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三國志・魏志・鍾繇華歆王朗傳》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

韋昭《國語解敘》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

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録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吕，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

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禄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憭矣。然于文閒，時有遺忘。

建安、黄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注釋，猶有異同。

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

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内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劉徽《九章算術注序》 昔在庖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暨於黄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於是建歷紀，協律吕，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爲之作注。事類相推，各有攸歸。故枝條雖分，而同本榦者，知發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辭，解體用圖，庶亦約而能周，通而不黷，覽之者思過半矣。且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雖曰九數，其能窮纖入微，探測無方。至於以法相傳，亦猶規矩度量，可得而共，非特難爲也。當今好之者寡，故世雖多通才達學，而未必能綜於此耳。《周官》大司徒職，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説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夫云爾者，以術推之。案《九章》立四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邈若斯之類。然則蒼等爲術，猶未足以博盡羣數也。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於此也。凡望極高，測絶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立兩表於洛陽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盡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時，以景差爲法，表高乘表間爲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即爲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爲句股，爲之求弦，即日去人也。以徑寸之筒，南望日，日滿筒空，則定筒之長短以爲股率。以筒徑爲句率，日去人之數爲大股。大股之句，即日徑也。雖夫圓穹之象，猶曰可度。又況泰山之高與江海之廣哉！徽以爲今之史籍，且略舉天地之物，考論厥數，載之於志，以闡世術之美，輒造《重差》，并爲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詳而覽焉。晉劉徽序。

葛洪《抱朴子内篇・塞難》 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禄，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静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視貴不欲，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比屋而可求，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脣爲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之爲希矣。

葛洪《抱朴子内篇・勤求》 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虚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没。但惜美疢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睇顔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

葛洪《抱朴子内篇・祛惑》 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僞也！余恐古强、蔡誕、項曼都、白和之不絶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白仲理者，爲余説其瞳正

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葛洪《抱朴子外篇・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鞫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録，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闕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驊騄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閒，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駭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閒，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荃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絶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絶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殿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鞟，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

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賾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閡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閒，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齔，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懷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疑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剿弦者，諒有以而然乎？」

《全晉文》卷一二五范寧《春秋穀梁傳集解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絶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簒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絶，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

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

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

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于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

于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

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于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内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内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强通者也。

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説，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絶于希通哉！

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争之説。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

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吴，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説。昊天不弔，太山其頹，甫舅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没。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郭弘農集・爾雅叙》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敍詩人之興詠，總絶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奥，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于《爾雅》。《爾雅》者，蓋興于中古，隆于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竝名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説，攷方國之語，采謡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剔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别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别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略】

莊子逍遥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遥。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并異議于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南齊書・陸澄傳》 《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且《易》）道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太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顔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

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竝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説無注。《左氏》太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由〕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弘惟深。

《穀梁》太元舊有糜信注，顔益以范寧，糜猶如故。顔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糜。

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

《册府元龜》卷六〇三《學校部》　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下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寔靡記。漢魏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醮失四懸之儀。歷年永久，將墮於地。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舊事匪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爲嘆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陶隱居集・登真隱訣序》　昔在人間已鈔撰《真經修字》兩卷，于時亦粗謂委密。頃嚴居務静，頗得恭潔，試就遵用，猶多闕略。今更反覆研精，表裏洞洽，預是真學之理，使了然無滯。一字一句，皆有字旨。或論有以入無，或據顯而知隱，或推機而得宗，或引彼以明此。自非閑練經書，精涉道教者，率然覽之，猶觀海爾。必須詳究委曲，乃當曉其所以。故道備七篇，義同高品。嘗聞古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意非學之難，解學難也。

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五六條事，謂理盡紙。便入山修用，動積歲月，愈久昏迷。是未造門牆，何由眄其帷席。試略問麤處，已自茫然。皆答言：「經説止如此，但謹依存行耳。」乃頗復開動端萌，序導津流。若直智尚許人，脱能欣爾感悟，詢訪是非。至於愚迷矜固者，便徑道君，何以穿鑿異同，評論聖文？或有自執己見，或云承師舊法，永無啟發對揚之懷。此例不少，可爲痛心。夫經之爲言徑也，經者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滯，亦猶布帛之有經矣。必須銓綜緯緒，僅乃成功。若機關疏越，杼軸乖謬，安能斐然成文？真人立象垂訓，本不爲朦狡設言。故每標通衢，而恒略曲徑。知可教之士，自當觀其隅轍。凡五經子史、爰及賦、頌，尚歷代注釋，猶不能辨。況玄妙之秘途，絶領之奇篇，而可不探括冲隱，窮思寂昧者乎？既撰此真訣，乃輟書而歎曰：若使顧玄子在此，乃當知我心理所得，幾於天人之際。往矣如何？孰與言哉！方將之於玄會耳。

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九《御講般若經序》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譬兹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域弘其妙説；彌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咒。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源也。

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頹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非以黄屋爲尊，每以蒼生爲念。德徧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絶名言，更殷懃於密説。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踳駁，五部乖謬。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曇褊滯，未見沈珠之寶。自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散羣迷，摧伏異學，極天宫之浩博，窮龍殿之祕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永斷煩惑，同歸清净。潤甘露於羣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兹已來，躬事講説。重以所明三慧，最爲奥遠。迺區出一品，别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迺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學者焉。

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願等須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迺啟請御講説斯經。有詔許焉。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以來後庭遊晏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奢僭。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宫之美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華園毁折，悟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固。捨兹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神宇，結翠巘之陰；峨峨重閣，臨丹雉之上。廣博光明，有邁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寔符歡喜之園。于時三春届節，萬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不暑。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淪漪八德。洞啟高門，雲集大衆，趨法席以沸謹，聽鳴鍾而寂静。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三殿之俗娱，延二座以問道。宣城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心，並修净行，熏戒香以調善，服染衣而就列，縡映蟬冕，委蛇冠帶，排金門，登玉階者，濟濟成羣。既而警蹕北趨，棨戟東轉。門揚清梵，傍吐香煙。被净居之服，升須彌之座。八種妙聲，法

言無滯；十方疏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在挹注而難竭；樂說之辯，既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耆僧，亟淪偏執。專杖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而發問。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不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花之漸開，譬月初而增長。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驛，途遥萬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大華而躍踊。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下陳。

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並名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禪，説法度人，顯名於關塞之北。聞中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僧正慧令，猶未啟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偏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鄮縣阿育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鬱多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到。迺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剜體供養，析骨書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虚説。

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資。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絶三驅之禮，内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八珍於撓海；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

是講也，靈異雜沓，不可思議。一則宫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備諸踊没。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犍椎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絓轂，填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上坐萬人，而恆沙大衆，更無迫迮。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説。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廚匪宿辦，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氛氳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虚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邁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慶悦，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爲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祕諸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光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得而稱也。

小臣預在講筵，職參史載。謹録時事，以立今序。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梁簡文集・勸醫論》 勸醫曰：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夭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節。故瘧寒痢暑，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祇域醫王，明於釋典；如來大師，乃以醫王爲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爲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虢子之值越人。

爰至久視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奥。桃膠何是，北斗靡遯其形；金漿非遠，明珠還恥其價。能使業門之下，鼓響獨傳；雍祀之傍，簫聲猶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爲後法之戒也。正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墟尚諛，積功則爲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網羅愈廣，鈎深理見；厭飫不痞，惟日不足。

又若爲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兑不談而能善義？楊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爲賦。況醫之爲道，九部之診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色辨聲，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者，未嘗稽合，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略知甘草爲甜，桂心爲辣，便是宴馭自足，經方泯棄。同庾敳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意攻治。假使不能爲地，自可即爲己益。所以然者，若無隔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孟浪酬塞。悞人者多，愛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爲千軸。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患起膏肓，痾興府俞。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

胡麻鹿藿，纔救頭痛之痾；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玄都，揚己名於緑帙，其可得乎？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興其美。非直傳名于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脱一鴿於權衡，活萬魚於池水，不可同日而論焉。

《梁書》卷二五《徐勉傳》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民，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

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身，於斯攸急！

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縱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散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

伏維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於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棧山之貢，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彦，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

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泰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二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絶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

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

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世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勤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慚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忭，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脩始末，兼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 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來既久，誠無間然。但降聖已還，不免偏尚，質文詳畧，互有不同。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制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斯富哉言乎，大矣盛矣，無得而稱矣！然人稟二儀之淳和，含五行之秀氣，雖復挺生天縱，必資學以知道。故唐堯師於許由，周文學於虢叔。上聖且猶有學，而況其餘乎？至於處鮑居蘭，翫所先入；染絲斲梓，功在初變。器成采定，難復改移；一薰一蕕，十年有臭。豈可易哉！豈可易哉！余少愛墳典，留意藝文，雖志懷物外，而情存著述。粤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簡。況微言久絶，大義愈乖，攻乎異端，競生穿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職司其憂，寧可視成而已。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爲三秩三十卷，號曰《經典釋文》。古今並録，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訓義兼辯，質而不野，繁而非蕪，示傳一家之學，用貽後嗣。令奉以周旋，不敢墜失，與我同志，亦無隱焉。但代匠指南，固取誚於博識，既述而不作，言其所用，復何傷乎云爾。

條例

先儒舊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釋經，經由注顯，若讀注不曉，則經義難明。混而音之，尋討未易。今以墨書經本，朱字辯注，用相分別，使較然可求。舊音皆録經文全句，徒煩翰墨，今則各標篇章於上，摘字爲音，慮有相亂，方復其録。唯《孝經》童蒙始學，《老子》衆本多乖，是以二書特紀全句，《五經》人所常習，理有大宗，義行於世，無煩覼縷。至於《莊》、《老》，讀學者稀，故于此書，微爲詳悉。又《爾雅》之作，本釋《五經》，既解者不同，故亦略存其異。文字音訓，今古不同，前儒作音，多不依注，注者自讀，亦未兼通，今之所撰，微加斟酌，若典籍常用，會理合時，便即遵承，標之於首。其音堪互用，義可竝行，或字有多音，衆家別讀，苟有所取，靡不畢書，各題氏姓，以相甄識，義乖於經，亦不悉記。其或音一音者，蓋出於淺近，示傳聞見，覽者察其哀焉。然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説，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世變人移，音訛字替。如徐仙民反易爲神石，郭景純反餤爲羽鹽，劉昌宗用承音乘，許叔重讀皿爲猛，若斯之儔，今亦存之音內，既不敢遺舊，且欲俟之來哲。書音之用，本示童蒙，前儒或用假借字爲音，更令學者疑昧。余今所撰，務從易識，援引衆訓，讀者但取其意義，亦不全寫舊文。典籍之文，雖夫子刪定，子思讀《詩》，師資已別，而況其餘乎？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戰國交爭，儒術用息。秦皇滅學，加以坑焚，先聖之風，埽地盡矣。漢興，改秦之弊，廣收篇籍。孝武之後，經術大隆，然承秦焚書，口相傳授，一經之學，數家競爽，章句既異，踳駮非一。後漢黨人既誅，儒者多坐流廢，後遂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於石碑之上，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取則。未盈一紀，尋復廢焉。班固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説，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弊，此學者之大患也。誠哉是言。余既撰音，須定紕謬。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竝出之，以明同異。其涇謂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復有他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又存之者，示博異聞耳。經籍文字，相承已久，至如悦字作説，閑字爲間，智但作知，汝止爲女，若此之類，今竝依舊音之然。音書之體，本在假借或經中過多，或尋文易了，則翻音正字，以辯借音，各於經內求之，自然可見。其兩音之者，恐人惑故也。《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今皆依舊爲音，其字有別體，則見之音內，然亦兼采《説文字詁》，以示同異者也。春秋人名字氏族及地名，或前後互出，或經傳更見，如此之類，不可具舉。若國異名同，及假借之字，兼相去遼遠，不容踈略，皆斟酌折衷，務使得宜。《爾雅》本釋墳典，字讀須逐《五經》，而近代學徒，好生異見，改音易字，皆采雜書，唯止信其所聞，不復考其本末。且六文八體，各有其義，形聲會意，寧拘一揆，豈必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蟲屬要作蟲旁，草類皆從兩少，如此之類，實不可依。今竝校量，不從流俗。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沈濁，今之去取，冀祛茲弊，亦恐還是轂音，更成無辯。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心有愛憎，稱爲好惡。當體即云名譽，論情則曰毀譽。及夫自敗敗他之殊，自壞壞撤之異，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爲別，相仍積習，有自來矣。余承師説，皆辯析之。比人言者多爲一例，如而靡異，邪也弗殊，莫辯復復，寧論過過。又以登升，共爲一韵，攻公分作兩音。如此之

儔，恐非爲得，將來君子，幸留心焉。《五經》字體，乖替者多，至如黿鼉從龜，亂辭從舌，席下爲帶惡，上安西，析旁著片，離邊作禹，直是字譌，不亂餘讀，如寵字爲寵，錫字爲錫，用攴代文，將無混乎，其斯之流，便成兩失。又來旁作力，俗以爲約敕字，《説文》以爲勞徠之字。水旁作曷，俗以爲饑渴字，字書以爲水竭之字。如此之類，改便驚俗，止不可不知耳。

王勃《王子安集》卷一〇《平台秘略・藝文》　論曰：《易》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傳》稱：「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故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詞賦，耻爲君子；武皇裁勅篇章，僅稱往事。不其然乎？至若身處魏闕之下，心存江湖之上，詩以見志，文宣王有焉。

《唐會要》卷七七《論經義》　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勅：「《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註，其中旨趣，頗多踳駮。精義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適？宜令諸儒并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其月六日，詔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頃已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老子》，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一説，能無短長？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若將理等，亦可並行。其作《易》者，並帖子夏《易傳》，共寫一部，亦詳其可否奏聞。」時議以爲不可，遂停。

其年四月七日，左庶子劉子玄上《孝經註議》曰：「謹按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註。爰自近古，皆云鄭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説。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説，始以鄭氏爲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註，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膚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玄所註，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註《禮》。黨錮事解，註《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註《周易》。』都無註《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玄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註者，惟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鄭註《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録，記鄭之所註，《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曆》、《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駁許慎異義》、《發墨守》、《箴膏肓》及《答甄子然》等書，寸紙片札，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註，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録其語，謂之《鄭志》。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其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別有評論。』宋均於《詩譜》云『序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子弟也。師所著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之所著，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敍《孝經》云：『玄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余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註》云『玄爲《春秋》、《孝經略説》』，則非註之謂。所言玄又爲之註者，汎辭耳，非事實。序《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世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具爲鄭玄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並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説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著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考覈。而世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説，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觀夫言語鄙陋，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如《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搉。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置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更此書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劭以爲此書經文盡在，正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音發問，校其短長。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庵於河曲，乃以爲號。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虚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三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説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訛，豈如王弼所著，義旨爲優。必黜河上公，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録》，而有《子夏易》六卷，

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則事殊槩刺者矣。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爲疑。臣竊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伏見去月十日勅，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等尋草議，請行王、孔二書，牒禮部訖。如狀爲允，請即頒行。」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本參校古文，省除煩惑，定爲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著，而《鄭志》及目録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旨敷暢，將爲得所，其數處小有非穩，實亦非爽經傳。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説。案其文云：『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古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且傳習淺僞。又註『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其略曰：『脱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跣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傍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别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説，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注《老子》河上公，蓋憑虚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爲宗，以無爲爲體。其辭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絜誠，大可以寧人安國。且河上公雖曰注書，即文立教，皆旨詞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玄談，頗深道要，窮神用於橐籥，守静默於玄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玄學，頗是所長。至若近人立徵，修身弘道，則河上爲得。今望請王、河二注，令學者俱行。又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真本。又荀勖《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梁時六卷，今三卷。』是知其書錯謬多矣，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

其年五月五日，詔曰：「聞者諸儒所傳，頗乖通議。敦孔學者，冀鄭門之息滅；尚今文者，指古傳爲誣僞。豈朝廷並列書府，以廣儒術之心乎！其河、鄭二家，可令依舊行用。王、孔所注，傳習者稀，宜存繼絶之典，頗加奬飾。《子夏傳》逸篇既廣，前令帖《易》者停。」

《白居易集》卷六五《救學者之失禮、樂、詩、書》 問：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聖人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爲言行，播之爲風化，何爲何作，得至於斯？

臣聞：化人動衆，學爲先焉；安上尊君，禮爲本焉。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也。國家删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爲學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使乎四術并舉而行，萬人相從而化。然臣觀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得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之歎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修習之名，而無訓導之實也。伏望審官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俾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典謨爲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爲節，不專於俎豆之數，揚觶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爲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乃升之於朝廷，習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温柔敦厚之教，疏通知遠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覩之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白居易集》卷四五《與元九書》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

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竇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鮫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力才，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

《舊唐書》卷一五五《薛放傳》　穆宗常謂侍臣曰：「朕欲習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先聖之至言，仲尼之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記前代成敗得失之迹，亦足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準的，固不可爲經典比也。」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爲《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乂寧。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上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轉兵部侍郎、禮部尚書，判院事。

《全宋文》卷一六四羅處約《黃老先六經論》　先儒以太史公論道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成而仙，兩儀至虛而應萬物，不可致詰。況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爲聖人者，爲能知來藏往，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于道；《禮》以節民之情，趣于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書》以叙九疇之祕，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況于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學校，竇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説。余曰：《春秋》昭十七年，郯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歎。黃、老之與《六經》，孰爲先而孰爲後乎？又何必繅藉玉帛然後爲禮，筍虡鏞鼓然後爲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迹、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説？病之者可以觀徼，未可以觀妙。

《全宋文》卷一三八九王安石《答曾子固書》　某啟：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説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二二上《伊川先生語八上》　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

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楊時《二程粹言》卷上《論書篇》 子厚爲二銘，以啓學者，其一曰《訂頑》。《訂頑》曰云云。楊子問：「《西銘》深發聖人之微意，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兼愛。後世有聖賢，而推本而亂，未免歸過於橫渠。夫子盍爲一言，推明其用乎？」子曰：「橫渠立言誠有過，乃在《正蒙》，至若《訂頑》，明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則愛合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斯亡也。子比而同之，過矣。未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用，不亦異乎？」楊子曰：「時也昔從明道，即授以此書，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服之，豈敢疑其失於墨氏比也？然其書，以民爲同胞，鰥寡孤獨爲兄弟，非明者默識，焉知理一無分之殊哉。故恐其流至於兼愛，非謂其言之發與墨氏同也。夫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遠近親疏各當其分，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施也。昔意《西銘》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疑其辭有未達也。今夫子開諭，學者當無惑矣。」

楊時《龜山集》卷一六《答伊川先生》 示論《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甚幸甚。某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始知爲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謂《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獎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方，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修，未緣趍侍以請畢餘教，茲爲恨耳。

楊時《龜山集》卷二六《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余以爲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爲之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窺，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矣。

《全宋文》卷一六六四唐淑問《論王者之學奏》 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

《全宋文》卷二一〇九蔣元中《經不可使易知論》 聖人未生，六經未作，道安在乎？曰：斯道也，不以無經而亡。聖人既生，六經既作，道安在乎？曰：斯道也，不以有經而存。是知聖人之作經也，蓋非專爲道設，爲求道者設也。後世之人所以深究聖人之經者，非以其經之難知也，聖人之難知也，道之難知也。蓋聖人之道在我，而與天下共之，故發揮所蘊，著爲六經。至於說天也，說事也，說體也，說理也，說志也，燦然靡所不載，叮嚀詳復，彌數萬言，而聖人之心幾無蘊矣。嗚呼！聖人之心，待後世之人知之也，然而後世之人每以爲不易知者。何哉？抑經真不可使易知耶？抑道統於聖人，而衆人未易知耶？抑使天下後世必深思而後得耶？抑故爲淵源闊畧之辭，以俾後世之人使常若不可知耶？曰：非也。言出於道，至深至遠，非聖人故爲難知也，豈如閭巷俚語，聞聲而知意也？聖人之異於衆人也，智愚相半也，宜乎聖人昭昭，愚者昧昧，是則人以爲難知者，非聖人有以使之也。如是，則揚子之言是耶非耶？「孔子嘗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似聖人任術以治天下。」愚曰不然。聖人之心豈不欲人知哉？直以民之愚，不可使知之耳。推是說以驗雄之說，不爲過也。或者問曰：「必若斯言，則是聖人之道欲與天下共之不可得，六經何濟於世，而斯民何望於聖人哉？」若雄之論，非以經爲不可知也，特不可俄而知耳。後世如有知者觀之，則思過半矣；如有困而學者，聞得其師，治得其要，業精於勤，而亦未始有不知者也。其有終身不與知者，是皆自暴自棄也，非聖人待知者未盡也。然則明經之道，其要安在？曰：經載道也，道在心也。我之心與聖人之心類也，以心明經者逸而有獲，以經明經者勞而無得，學者不可不知也。三代以上，士以心明經，故經明而爲君子；三代以下，士以經明經，故經明而爲書生。事業未足

以副之也，是非真知經者也。何則？以心明經者，出於意言之表；以經明經者，不出於意言之間。道雖寓於意言，而非即此可知也。止求於意言之間，則解頤折角之士皆可升堂入室矣，則漢儒之陋也。譬如説譜者不善琴，視勢者不善弈，工律吕者未深於樂，讀兵書者未嫻於武。業底於成，識造於精，不可以迹學也。百工小伎皆以心得，而況於經乎？必有以心通，不可以言喻者矣。或曰：道非言喻，六經何爲？曰：將使學者由其所言，逆其所不言者也。不言之旨，非反身而求之，無得也。是以古之明經，觀其言而明於身，反其本而復於心。及夫身久而安矣，心定而明矣，苟於一經之中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粲然明矣。漢儒不然，明於此而不明於彼，徇於末而不知其本，皓髮箋註之間，以求聖人之道，是猶觀後人之影，而不識其面也。噫！讀《易》而知爻象，誦《詩》而知《風》《雅》，漢儒之所能也；至於觀《易》而忘象，善《詩》而不説，漢儒之所不能也，故學者以爲難知也。嗚呼！道之不明久矣，士之溺於書生之學亦久矣，然出於吾心者固常在也。苟惟反身而求之，得於意言之表者，經之明，其庶乎。

《全宋文》卷二一七七鄭俠《李天與五經軒記》　民之所大可憂畏者，莫大於不知常；而聖人者，知常之至者也。惟其知常之至，是以惟民之不知常者是憂。水之就下，火之炎上，常也。舟之於水，車之於陸，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無以易。是故天地之大，萬物之細，而至于鳥獸魚鼈，莫不皆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惟聖人爲能知其然，故其治有政教，刑賞之施。政則躬蹈其常，而民從之也，教則委曲誨諭之也。能是則有賞，反是則有刑。而政教、賞刑之所不及，又使民得以歌詠而風刺之，是爲《詩》。體有威儀文質，經之而百，曲之而千，是爲《禮》。其事之至大，非民所常與者，則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以布諭而申飭之，是爲《書》。又念夫吉凶、禍福之致，莫非出於常不常也爲之，因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變動者，卦之而八，重之而六十四，爻之三百六十有四以示之，是爲《易》。其任天下國家之重者，以爲一言一動，莫非民之休戚利害，治亂之所繫也，率皆有左右史，以記其得常失常者以自戒，是爲《史》。而國易其名，若晉之《乘》、楚之《檮杌》；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孔子之道不行，人之悖常亂德者，轍環天下，而莫之能救。乃删《詩》定《書》，討論墳典，讚明《易》道，以聖人之簡筆，代聖人之政令。自己身而常之，以期萬世，又以當時君臣、父子之悖亂無所施其賞刑者，乃約魯史之文，而寓之褒貶焉。故其嘉一善，而萬世莫能掩其光輝；黜一惡，而萬世莫能滌其瑕垢。其文本於魯史，故亦謂之《春秋》。其事五，後世謂之五經。經即常也，道即常所行之路也。是故經者，常之言也；人心者，常言之舍也。常言在經，誦聖人之經者，舍之於心，而會己之常，而隨所施焉。至於造次顛沛，不敢離也，此之謂道。父子以親，君臣以義，而至於天下國家，無所施而不當。故常之施也，在堯舜三代，聖人之在上者，爲典爲則，爲彝倫，爲皇極，爲民之秉彝；在孔子，聖人之在下者，爲五經。聖人之通塞，無非常之爲急者。以民之不知常，則有妄作之凶。人相矜高漁奪，而至於父不父、子不子也，凶孰大焉？此聖人之所憂也。隴西李君天與，學聖人者。其家壓居有樓西向，而東臨通衢。有軒牕房閣聚書其間，以與子弟讀習焉。而四弟四子，率二人而授一經，己治其一而總之，乃其軒以「五經」爲名。成而來告，故爲之叙其本如此。若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至於長幼朋友者，如日月之於東西，寒暑之於生成。能是者善之，不能者誨之。雖髫齔之童，幽暗之室，不敢以欺以居，則曾閔之事親也。以仕，則夔、契之事君也，不亦重乎！凡此，則天與順常之吉，而經無與焉。年月，鄭俠記。

《全宋文》卷二一三二張商英《醉經堂記》　何霖澤民作堂於碧雞坊之右，名以醉經，丐予記之。記曰：太古之時，六經之道禁於天地混茫間，天下之人不知所以養身之具，乃相與汙尊而杯飲，茹毛而啐血，俎豆之事闕而不講，君臣上下、賓師朋友之間無以相接。有聖人者作，乃調和仁義道德之術，造六經以醲酣天下之人。伏羲、神農之時，沈濁以厚，堯、舜、文王沕而清之，周公斟酌以勞萬民，於是四海之内，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至周末而變，諸侯卿士無德可頌，號呶酬哭，悖於典法，仲尼乃爲之賞罰而繩糾之。六經之道，自是始備。聖人以清，賢人以濁，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仲尼既没，諸子之徒剽攘糟粕之餘，而失其傳，私售其説，以腐壞天下之口腹。楊、墨苦而薄，莊、老淡而漓，使好之者憒然狂恣，而不可責以正禮。孟軻、荀卿、揚雄復去其滓，遂復醇厚，故韓愈嗜而笑之，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也。古之人常醉於斯矣。其始也，其色洒然以恭，其性陶然以和；及其沉湎也，静聽而不聞譊譊之音，熟視而不見外物之華。杳然忘家，則三歲不窺仲舒之圃；嗒然遺形，則累旬不櫛世南之髮。忿而爭則樂詳擊地，肆而狂則接輿歌鳳。悲則賈生慟哭，喜則賈臣行謳。蓋六經之醉人也如此。今澤民既醉於經，又能作堂以爲醉所。嗚呼澤民，年少而量洪，吾安知子之不爲醉翁也？

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何謂士得自致於學？臣竊

以謂欲善教者，宜莫如法孔子。孔子之使羣弟子盍各言爾志，不必其志之一也。閔子之閒閒，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貢之侃侃，夫子皆樂之，豈好侃侃而惡行行哉？譬如大匠之誨人，欲圓授之規，欲方授之矩，其所以爲方圓之大小，則不必授。而大匠之樸斲，又豈一斧斤之力哉？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申公、轅固生、韓生三家，《禮》有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未爲不得人也。如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劉向受《穀梁春秋》，皆足以爲漢之儒宗，顯忠於漢庭也。今則不然，義理必爲一説，辭章必爲一體，曰是爲一道德，不知道德之一如是其多忌乎？臣常謂今之學者，三《經義》外無義理，扇對外無文章，老成者信之。古人謂草野生專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鄭、服之外皆讐者矣。正今日之患也。其患，臣得言其所自。國家之初尚詩賦，而士各精於詩賦，如宋祁、楊真、范鎮各擅體制，至於夷狄猶誦之。自嘉祐以來尚論策，而士各力於論策，乃得蘇軾、曾鞏輩，至今識者各仰之。自更經義以來，授以成書，謂之新經義，惟善其説者乃中程登第，苟爲參差出入於其間，即不中程式，雖善必黜之。士方爲禄，學無少長賢愚，靡然從之，惟恐不相勝。雖有長才者不得騁，雖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諱之不敢言，塗人耳目，窒人聰明，溺於傅會穿鑿之論，因使人材闒茸，器識卑下，聞見單陋，不復可得前日瓌奇卓絶之士矣。因之援釋老誕謾之説以爲高，挾申、韓刻覈之説以爲理，又使斯士浮僞慘薄，不誠不忠厚，其患豈不大哉！議者皆謂科場者風俗之所繫，公卿將相之途。今科場之壞如此，風俗何所賴，而公卿將相何所選乎？古人謂王衍清言之害甚於桀、紂，臣恐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於王衍也。此陛下之所不可不省者也。臣愚少嘗業於所謂新經義者，元豐中以出身入仕，非不知而妄作也，所以中道而改路者，誠以其學求之古人之書，稽之老成之論而不合故也。臣愚敢爲陛下申其本。夫《詩》《書》皆本於竹簡科斗古文，不幸出於秦灰燼之餘，漢儒固有殘經之歎，而魚魯豕亥，至於今日滋爲殘舛。今之説者，因陋就寡，曾不省察，不亦末乎！其爲義説因益回舛，不可一二指也，而《書》之失爲甚。蓋今《尚書》又出於唐明皇時學士衛包之所定者矣。《新經義》之説，如「敢於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威不可訖」「老不可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誣經害教，固足以病學者矣。而講筵之官，將以是説進於斧扆之前，無乃爲聖聰之惑，而陰貽天下之禍乎？臣前所爲唱此説者，其罪甚於王衍，又以此之故也。伏惟陛下之聰明，畧賜省覽，則其書之邪正，無從而逃也。昔虞翻疏奏鄭康成《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謂吴武烈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翻切耻之。夫以巍巍大宋，而無一虞翻乎？臣頃爲蔡州學官，王安禮爲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其意，宣諭異日當別刊修。則今之承學之士，於三《經義》兢兢惟謹，不敢低昂一語者，未必當神宗之意也。況三《經義》行之數年後，王安石自列其説之非是者，奏請刊去。不知古人設諸日月不刊之書，其如是乎？如其歲歲改易不已，則學者無乃徒費年月乎？若夫神宗患當時文章不足用，至於再三，而思得人，則又中外之所著聞也。如其所著《字説》者，神宗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在學官，使學者紛紛然異端。其書古文、大小篆不倫，正俗之無別，從篆從隸，臨時遷就其私意，破律亂常，果何等書也！蓋前日《三經》行而出之，於經皆棄大旨而事句語，有昔人年頭月尾之獎。今又舍句語而争以字，不愈獎乎！《字説》之列學官，甚非神宗意也。其此不當置而置者，乃有不可罷而罷者。《春秋》，孔子筆削以懼萬世亂臣賊子者也。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知其義，則不知人倫之大教也。元祐之初，嘗列於學官矣，今置而不用，恐非所以尊經術也。昔孟子欲言《周禮》，而患無其籍。今之《周禮》最出漢末，雜之以六國之制，多漢儒之所論次者。或謂六國陰謀之書則過也，大要斂財多貸贖祀煩民冗碎，可施於文，而不可措於事者也。猶以王制之所存，得列於學官，而《春秋》法王之制，反可黜乎！臣願陛下博延耆儒宿學，左右勸講，復《春秋》之科，詔學士大夫不爲專家之學，人得自竭其聰明，必有異人爲聖時而出，以副明詔。

劉安節《劉左史集》卷三《以六律爲之音》 學詩之道，有本有用。志之所之謂之詩，此其本也。聲成文謂之音，此其用也。本失其中，則言不止乎禮義，其文能足論而不失乎？用失其和，則音不出乎度數，其聲能足樂而不流乎？是故先王之教人以詩，雖其本之道德，出於性情者固已盡美，而聲音之末亦不敢苟焉者，非以是爲美聽也，蓋將以納世於太和，而乃不能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且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豈作樂之意哉？此太師之教六詩必以六律爲之音者，此其意也。且夫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非宫也，非商也，而合乎大順，非律也，非吕也，而應乎自然。此聖人之天樂出乎心之無所傳而然者，雖師曠清夜傾耳以聽，曾不得其聲音，尚能以律吕而爲之節奏哉？夫惟存放心而爲志，宣於口而爲詩。既已存於心矣，且得無形乎？既已宣於口矣，且得無聲乎？形聲者，度

數之所域也。域於度而求越於度，域於數而求出於數，則將與物爲忤而失所以和順之道。此學詩者所以不能捨六律而正五音，有待於太師之所教者也。是故黄鍾爲宫，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吕爲羽，姑洗爲角。此黄鍾之爲宫也。六詩之聲即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爲音矣。大吕爲宫，夷則爲徵，應鍾爲商，無射爲羽，南吕爲角。此大吕之爲宫也。六詩之聲即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爲音矣。非特黄鍾也，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凡屬乎律者莫不然焉。非特大吕也，應鍾、南吕、林鍾、小吕、夾鍾，凡屬乎吕者莫不然焉。夫惟六詩之章一出於六律而爲之度數，故能播之金石，形之舞蹈，宣之絲竹，達之鞉革，而與堂上之歌相和爲一，翕如其始作也，純如其從之也，繹如其樂成也，曾未有毫釐之差者。蓋其所歌出於一律故爾。以傳求之六詩之音，雖不可槩見，然觀鄉飲酒之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之三，又歌《南陔》《白華》《華黍》之三，終之以合樂焉。《鹿鳴》《南陔》，詩之風雅也，而鄉飲以之合樂，非夫六律之爲音，亦能若是乎？以至射也、燕也、冠昏也，凡用樂莫不皆然。此六詩之義所以用之天下，而使人聞之者可以興，可以羣，與樂同其妙用者，太師之教爲之闡端故也。昔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有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教詩以律，其來尚矣。於舜之世，而夔之樂乃至於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者，豈特德化之所由致耶？律吕之法抑亦有助焉耳。

陸游《渭南文集》卷一五《陸伯政山堂類稿序》　古之學者始於家塾鄉校而貢於天子之辟雍，始於抱關擊柝而至於公卿，始於賦物銘器師旅會盟之辭而至於陳謨作誥，其所遇雖不同，然於明聖人之道，闡性命精微之理則一也。周衰，道術裂於百氏，士各以所見著書授徒，於是稽之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之遺書，始有大不合者。今《六經》散缺不全，而諸子之書則往往具在，又其辭怪偉辯麗足以動蕩世之耳目，乃欲學者之文辭一合於道而不悖戾於經，可謂難矣。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論語課會説》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群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謂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説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爲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爲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爲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五二薛季宣《論語直解序》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出世，其言在乎《易》、《禮》、《詩》、《書》。然則《易》、《禮》、《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爲方員，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于是乎在。由《易》、《禮》、《詩》、《書》以趨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微備于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倕之指，其能制器乎！

范浚《香溪集》卷一八《答徐提幹書》　浚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于學。嘗以爲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爲《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爲本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喜問者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蔀窮人，穿隙覩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説爲朋友言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塵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狃習尚，以好修取譽爲極致，以辭章記誦爲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説，能知而不嘿然陽應者鮮矣，以爲是而洒然入焉者又加鮮，至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之難知也，由此道而知之者爲難得也。昔李翺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翺從韓愈爲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羣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翺學文頗有得耳，翺亦自謂與人言未有是我者。是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翺者，至或指《復性書》爲《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翺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絶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翺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翺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已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爲

聖爲賢耳。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六《答陳伯澡三》 所寄《論語疑》册子，頗見日來進學工夫，不易不易，已據鄙見各批鑿於其下，幸更思之。但看文字，非可只一番，便要鑽研都了，得聖賢精微嚴密之旨，須至于再，至于三而浹洽之，方見得趣味源源而出。然聖門事業浩博無疆，而用功有節目，讀書有次序，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此書見得古人規模節序，在諸書中爲提綱振領處，必先從事於此，而《論》、《孟》次之，《中庸》又次之。四書皆通，然後胸中權衡尺度分明，輕重長短毫髮不差，乃可以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於是乎井井繩繩，莫不各有條理而不紊矣。不然泛無定準，凡所考論非有成説。今已讀《論語》成，塗轍宜速了畢，便著力從《大學》看起。然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中間有許多年植立地基，故就上發越精采有根著，今已蹉過，無如之何！幸晦翁先生自出一家機軸，輯成《小學》之書，皆是見成義理，甚明直日用當務，甚切要于以收放心，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便可補往前欠闕而栽培後來切用，極有益於學者，亦不可以爲童習而忽之，常置在案頭，於朝夕之暇或取一觀焉，則於《大學》不無所發。此在《大學或問》中第一問之首段及末段説之已明，須實按之用功，乃見其非虚語也。

魏了翁《鶴山集》卷五一《書小學之後序》 天命流行而人得之以爲健，順五常之性，堯、舜至塗之人一也。至於氣質之昏明强弱，則不能皆齊。苟知所以學問思辨而力加澄治之功，則雖棄必强，引而至於堯、舜可也。人惟不然，於是始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性乃有牿於物欲而爲天理之害者矣。聖人有憂之既，爲之設司徒典樂之官，而王、公、國、都、家、塾、術、序莫不有學，則周爲詳，自八歲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逮十有五而入大學，則進乎明德、新民以至善，本乎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蓋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國之俊選皆與。今見之《禮經》者即其書，而吾夫子之所謂志志此者也。《大學》之書獨存，而小學顧不見於世。晦菴朱先生憫其闕遺，取其法之於今可行者補之，始乎立教，次明倫，次敬身，次稽古，而又取昔之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其義密矣。東南多善本，蜀惟夔、利有之。余嘗病寒鄉晚學或不能盡見，思於鋟板以廣其傳，會憂患不果。潼川于君巽仲由臨邛郡幕攝蒲江令，一日過余，從容語及學，乃請刻此書而屬余識其末。或以問於余曰：「何哉所謂小學者？今方以《大學》之不明爲憂，而子奚是之問？」曰：學無大小，爲道則一，今之士志於此者鮮矣。蓋有之矣，而輕俊自喜者無篤志近思之實，雜施不孫者有凌節躐等之病，此無他，不由乎小學，故無涵養本源而爲致知力行之地，匪矜小慧以揣摩影響，則虚無逍遥而汎然無所存主，其弊皆將倀倀如旅之無歸然；則是不幾於愛桐梓而不思拱把之養，惡牛山之濯濯而不護萌蘖之生，雖有存焉者寡矣。由小以至大，是乃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而子惑之，且子過矣。遂併識篇末以自警云。

吴澄《吴文正集》卷一九《六經補注序》 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爲四術。《易》者，占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幸而未亡者，若《書》、若《禮》，往往殘缺，惟《詩》與《春秋》稍完而已。漢儒專門傳授，守其師説，不爲無功於經，而聖人之意，則未大明於世也。魏晉而唐，注義漸廣。至宋諸儒，而經學之極盛矣。程子之《易》，立言幾與先聖並，然自爲一書則可，非可以經注論。若論經注，則朱氏《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也。後儒於其既精既當者，或未能嚌味其所可取，則於其未精未當者，又豈人人而能推索其所未至哉！予嘗於此重有慨焉，而可與者甚鮮也。

劉因《静修續集》卷三《叙學》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即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僞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保下諸生從余問學有年矣，而余梗於他故，不能始卒成，失教育英才之樂，故其爲陳讀書爲學之次叙，庶不至於差且紊而敗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爲大，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説聖賢之詳，遽説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顔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强解。優游諷誦，涵泳胸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

音在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而後舉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躐等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徃徃舍傳注、疏釋便發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剏僞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無使虧欠。若發强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劉，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爲高，淵實昭曠，開朗懇惻，然後爲得也。《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爲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寢黑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録，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羣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于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于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徃徃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蹟徃徃削没，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于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漫，誣談隱語鄙泄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畧，而《晉書》過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爲《南北史》，遣辭記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汚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興亡之際，徼訐好惡有浮于言者。《唐史》二舊書劉昫所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宋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先當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録，宋事纂録甚多，而《東都事畧》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全史，歷代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己意，然後取温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爲談説之助，觜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鈎節通鑑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隨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諸子者，《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吴》、《姜》、《黄》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畧，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説，《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澁，蘇子謂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温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横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横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故比擬時有太過，遣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論，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删闕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

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講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藻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强，歐、蘇、黄，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黄，而乃效晚唐之萎薾，學温、李之温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

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温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温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襲麋束時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

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爲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爲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款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顔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黄魯直萃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于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共朽，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存爾。天之至善，壞已之全材也。勗哉諸生，毋替茲命。

張養浩《歸田類稿》卷四《棣州重脩夫子廟記》 伏惟夫子之道，莫隆於今，其祀之盛，亦莫尚於今。世祖皇帝復儒士，興國學；成、武二宗作廟新城，加大成封號；仁宗皇帝刱新貢制，英宗克繩克守，今天子肇闢講筵，雖窮徼極裔，罔不承休服化，弦誦聲相聞。凡兹盛典，皆曠代所不一際者，至我朝則大備。然而聖聖相承，前後百有餘年，魁人碩士，裒然輩出，其傳聖人道者，乃惟覃懷許衡氏寥焉一人，何邪？蓋嘗考夫許氏之學，其所拳拳者，《小學》、四書，未嘗以博洽稱焉，未嘗以能文辭稱焉，未嘗以多才藝稱焉，其所守至簡，其用力至省，而其究乃傑然夐出一世之表，而從祀於聖人，何哉？蓋彼所以劇且勞，卒不克蜕凡近者，從事於技也；此所以簡且省，顧日躋高明者，從事於心也。心焉者，言行愷愷，不弛於冥，不飭於顯，窮達禍福，一無所撓；技焉者則忘已而役於物，外觀若美，中實無所持。故儒有君子，有小人，有爲己、爲人之不同者，此也。大哉！我世祖之訓：士不務實學，惟虚文是徇，緩急其可倚？嗚呼！吾元所以享億萬世無疆之休者，其本於斯歟？或曰：「若然，則貢舉奚爲設哉？」抑聞三代取人以行，徵諸《王制》可知；后世取人以文，徵諸隋唐以來可知。我朝則先德而後文，明詔不曰：「浮華過實，朕所不取。」於以見規摹宏遠，而世祖貽厥燕翼者韙矣。於戲！凡學於是者，自今其一意踐履，而本之以經術，庶幾臣焉殫厥忠，子焉殫厥孝，毋俾覃懷許氏獨焯乎前，是則區區者之所望。

程端學《積齋集》卷三《贈潘氏二子序》 三代興，教化行，風俗美，鄉國閭巷莫不有學，其教莫非窮理修已之實。是故師友之間，相率以從事者，莫不以窮理修已爲務。至于有司選舉，亦莫不論德藝以爲優劣。人之生于其間，鄉閭以是教之，師友以是率之，有司以是選舉之，于是時能循循自飭，弗荒弗替，此衆人之所易者也。三代衰，學校廢，師友所從事者不一技，而選士亦無常法。然猶能宗三代之學者，此君子之所易及者也。及世愈弊，而有司選士往往取對偶俳優之詞以爲工，于是師友率以趨時爲務，遂至于浮靡之風起，而實學廢，間有一二好古者，從事于其實，則師友相聚而笑之，鄉閭以是致侮，有司不以是見擢于此時，

能傑然特出卓然不惑，獨其心欲追古人而從之者，蓋君子猶有所難矣。孟子謂待文王而興者，爲凡民無文王而興者，豪傑是也。大德庚子，余來桐川，潘氏二子就余問焉，余告之曰：古之學窮理修已是已，今之學俳優是已，將焉從，二子喟然曰：學至于古而後可以爲學也。自是相與辨詰問難，窮其源，究其歸，絶其外，反之于内，或以非世之所趨者告之，則二子笑而不答。嗚呼！其亦有傑然特出卓然不惑之意歟。今余且歸，二子曰：先生何以留我哉？余嘉其欲行君子之所難也，書以贈之。二子，長曰謙，次曰貴，和從兄弟也。

程端學《積齋集》卷三《與單良能論學書》　昨奉談論竟日，甚樂也。格言奥旨，謹已服膺。其間一二疑義，敢質之左右。僕聞孔子之教人也，仁而已。當時惟顔子爲庶幾，故其問仁，直告之「克己復禮」。及請其目，直答之「四勿」而已。其次告以爲仁之方。爲仁之方，敬恕是也。敬所以存仁也，恕所以推仁也。故其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其告諸子，雖因其質之高下淺深而藥之，大概不出乎敬恕之間，故其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語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雖其設教多端，不過使人復其本心焉耳。及觀其爲仁之具，則又不過詩書禮樂而已。射御書數，其末也。故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禮曰：十三學樂誦詩，雖其學樂于童子之時，而乃所以爲終身成仁之地，而詩禮固其始事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不特孔子也，成周亦然。《禮》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又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一壞于秦火，再壞于漢儒訓詁，三壞于老佛異説，四壞于文章記誦。詩書雖存，而其用泯矣。然幸而孔子之書存乎世，幸而曾子、子思、孟子之徒誦而述之，幸而程朱之徒理其湮，究其蹟，而其言已明。今學者苟能因程朱以求孔孟之説，因孔孟以求詩書之用，庶乎有以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相傳者如此，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如此，權衡丈尺，秩然在我。又以身體而力行之，敬以存之，恕以推之。接物之際，合聖人之法爲之，非聖人之法改之。積力既久，自至一貫之地，則禮雖廢，樂雖壞，爲仁之具雖缺，而爲仁之方尚有賴也。至于不勉不思，從容自得者，乃生知之事，學者之極功，非一舉而可得者也。故曰：先難後獲，近世學者好簡厭煩，喜上達而厭下學，樂升高而忘自卑。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進德豈無漸乎？謝顯道謂朱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程子曰：「是則是賢却發得太早。」然則程朱教人，與孔子不相悖也。此天下所熟聞，而僕之所陳爲贅者也。今足下曰：吾服孔子而已。曾子、子思、孟子、程朱皆秋殺之氣，得其一體者也。禮廢矣，樂壞矣，譬之十間之屋壞其九矣。得其一者，謂十爲一，可乎？且云朱子許曾子、子思、孟子傳道過也，此僕所未喻也。夫聖賢有不同者，化之守之之謂也，其曠然大公，不以私意累其本心，則一也。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得一體者，可以語子貢，宰我，游夏之徒，若夫曾子、子思、孟子，則具體而微者也。傳所載，曾子、子思之事有過焉者，其中年事也，晚年所造，蓋不終于此也。且曾子傳道之説，其亦有自孔子弟子顔子蚤死，一貫之旨獨告曾子，觀其「易簀」之言，曰：得正而斃焉，非朝聞夕死之謂乎？韓子亦曰：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得其宗。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軻之死不得其傳，故《大學》、《中庸》、《孟子》者，三子憂後世之心也。傳述之以輔翼聖人者也，今因其言以求其心，其有悖于孔子者幾希，雖當禮廢樂壞之餘，而聖賢修已治人之大經大法，固因之而有在也，何得遂謂無傳乎？至于程朱之言，則又其遺意也。史果齋有言程朱之徒述孔孟之意而不敢毫髮損益于其間者，得其心矣。且屋雖有壞，堂室苟存，可遂不理乎？遂不居乎？遂不遺子孫乎？夫自禮樂廢于千載之上，程朱之徒盡力于淪没破碎之餘，剖析于毫釐得失之際，求聖賢之心，而以身體之，鞠躬至死，其亦勤矣。雖其立論、辨析、馳騁不如孔子之渾然簡易，其不得已而救弊之辭。故曰：衰世之志也。昔者孔子當三代盛時，春秋亦不作也。韓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僕于程朱亦云。足下又謂：聖人復起果止此乎？僕謂聖人復起，亦不失其本心而已。如其得位，必將損益。古今制禮樂，正人心，然六籍之大法不易也。如不得位，則亦如孔子之補殘缺，存聖軌，裁後學，詔來世而已。曾子、子思、孟子、程朱之言有所不廢也。故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足下又謂：聖人復起，必不拘拘先《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次五經之誦讀而已。僕謂：聖人復起，必用孔子教人之法，必不置《大學》于一隅而别爲法也。必不先五經而後四書也，必不先《春秋》而後《詩》《書》也，必不先行而後知也。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傳説》亦曰：事不師古，匪説攸聞。且就致知論之，讀書亦無序乎？譬之人生，孩提而童，童而冠，冠而娶，娶而仕，自然之勢也。孩提而冠，則非禮。童而娶，則夭矣。故子夏曰：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焉可誣也。足下謂讀書者，學者之一事，斯言是也。僕謂讀書者，致知中之一事。致知已不止此，況致知爲力行之地乎？程子論此備矣。然致知之始，舍讀書又將焉務？今禮樂壞矣，射御書數又無其法，處今之世者，惟有循序讀書以明其理，理明而後有以辨古人之得失，察事物之是非，而後可由敬恕以養本心也。況禮樂既壞，本心有不壞者乎？《大學》所以先致知而後誠意者，正以此也。未有所知而欲行，猶不知南而遊越，不知北而遊燕也。《大學》者，指燕越之路者也。若必待聖人復起制禮作樂而後學焉，吾恐死而有不及也。足下論朱陸之争，往往多陸少朱，謂陸氏之徒，躬行者衆，朱子之徒，辨論過多。僕謂人當觀其理，不當觀其迹。傳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夫尊德性，誠意正心也；道問學，致知格物也。就《大學》論之致，知格物先也，誠意正心後也。道問學以爲尊德性之地也。陸氏之學，舍問學而尊德性者也。朱子之學，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生之者謂之自誠明，學之者謂之自明誠。陸氏之學欲自誠而明，以聖自居，而實不易至者也。朱子之學自明而誠，由學而至，人所可及者也。佛氏之説一悟即了，儒者之説勞而後通也。朱陸門人大畧如此，足下又謂周子太極、無極之説端自佛老，《通書》之語淺近甚多。朱子釋《太極》，强爲斡旋。僕謂此事可以心體，難以口辯。以心體，當自得之；以口辯，則朱陸辯之詳矣。不在畫蛇添足也。足下謂程朱者時之所尚，故吾之教人不得不然，尤所未安也。王安石曰：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足下苟知程朱之謬，當自爲一法以教人可也。教人者本諸心，見諸體貌，形諸議論，懇懇而導之，猶懼其不能諭，況非其本心而姑從其説。僕恐受業者疑其所從也。僕與足下同此心者也，足下好義樂善，非好勝己者。昔者之論其有激乎世之人，上孔孟下程朱，給談鋒，衍辭藻，如陸氏之爲者尚少故也。僕恐聞足下之言者，將謂曾子、子思、孟子、程朱不足學，孔子生知又不易進德者，終不得其門也。鄙見如此，足下幸終教之。

王禕《麟原後集》卷一《贈劉本和序》 古者二帝三王之治天下也，一道德、同風俗而已，及其教明習成之後，雖九有之廣、千歲之遠，斯人所守者一道，詩書六藝之外，豈有他説哉！及周之末世，則有戰國之游士，謀詐用而仁義之用窒，先王之遺文遂廢而不講。迨秦之禁，大道榛塞，固然莫知也。漢興，百氏雜家怪奇可喜之論蠭起於世，於是人之嚮末而遺其本者，衆矣。晉唐以來，士大夫多喜游於藝，或書或畫，或嗜音律，自謂清致，然視古之爲學者愈遠。予嘗論之：游藝者，貴乎動息有養，苟朝夕從事，而無益於己。雖工矣，不幾於玩物喪志者乎？夫書之與畫，於儒者翰墨爲近。琴之在音律，於樂器爲古，常有志焉而未之能也。予友劉本和詩書餘力，學琴以養其性，而笋、笛哇淫之聲不接乎耳，畫蘭、梅、竹、石以厲其操，而人、禽、山、水、宫室、器用未嘗寫其形，可謂善擇藝者矣。予既喜其游藝之精，皆時之君子所尚，而猶舉古人之所學者告之，誠欲其本末兼通，内外交養，以入賢士之域。予之期於友朋，豈如斯而已乎？

朱右《白雲稿》卷三《文統》 文與三才並，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漢，天文也。川嶽草木，地文也。民彝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羲軒之文見諸圖畫，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書》、《詩》、《禮》、《春秋》，遭秦燔滅，其幸存者，猶章章可睹。故《易》以蘭象，其文奥。《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辯。若左氏多誇，莊周多誕，荀卿多褊，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圖經，冀闡其道。相如、揚雄大昌厥辭，然皆有志於斯文者。獨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羣哲之大成，紬一家言，載諸簡編，爲史氏宗，其文雄深多奇。班固繼作，頗就雅馴，以倡來學。二氏之文，遂足爲後世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唐韓愈上窺姚姒，馳騁馬班，本經參史，制爲文章，追配古作。宋歐陽修又起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漢，羽翼韓歐，然未免互有優劣。嗚呼，文豈易言哉！

餘姚景德輝氏，明經稽史，有志於斯。嘗與予劇論文章家體裁及諸子造詣淺深，且欲求其宗緒，作《文統》以復之，當有知言者正焉。

王行《半軒集》卷三《讀書屋記》 先王之政不修，而小大學廢。後之學者，讀其書而已矣。讀書者，第欲以識其篇章，通其句讀，則雖髫稚無難焉。然求其得夫讀書之要，迺有垂白而莫究者。以漢之碩儒老生，猶未知其萬一也。蓋讀書非徒誦習其章句、講説其文辭，必當因聖人之言求聖人之道，由聖人之道見聖人之心也。

方漢儒當煨燼之餘，追求散亡，修殘葺墜，著述累萬言而不止，可謂勤且勞矣。而卒尠合聖人之道者，不究夫讀書之要也。由漢以還，虚僞日張，崎嶇其坦平，雕繪其完素，紛綸授藉，各是其是，學者莫知適從，而聖人之道益昧昧矣。炎宋既興，斯文之運漸復。濂洛諸子出，聖人之道乃明。然程氏甫没，而門人已有駸駸於老佛者，況無大賢爲之依歸，而守陳編、窺斷簡者耶？暨夫徽國文公集大

成，而續承丕緒，決澄流，導深源，幽通滯達，濂洛之道始大行於時，迄今而愈盛。今之學者讀其書，而議論言説或戾於道者幾希。不戾於道，宜今之士可幾於三代，而終有愧於漢，何也？蓋濂洛徽國之言，聖人之心也，其行聖人之道也。襲其言，不心其心，談其道而不行其行，欲無愧於古人，得乎？乃知聖人之道雖不外乎書，而非徒誦習之可得也。雖然，先正有言：以傳解經，經通舍傳。味之既熟，道在胸中，并經亦舍之矣。嗚呼，此其爲讀書之要也與！

張宇初《峴泉集》卷一《慎本》 學必有本焉，經世出世之謂也。故學非所當務，則不足志矣。其所當務者經世之學，則聖賢之道焉。聖賢之道者何？道德、性命、仁義之謂也。三代之始，道在唐虞。後之言道者必曰是焉，蓋道明者三皇，德著者五帝，法備者三王。以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盡君道也；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盡臣道也。孔子、顔、曾、思、孟之爲師，盡師道也。千萬世之所法者，未之有改也。聖賢遠矣，而其道具在者《六經》焉。夫《易》以著陰陽，推造化之變通也。《詩》以道性情，别風雅之正變也。《書》以紀政事，序號令之因革也。《春秋》以示賞罰明，尊王抑霸之統也。《禮》以謹節文，明上下等殺之分也。《樂》以致氣運，達天地之和也。凡聖賢傳心授道之要於是乎具，蔑有加矣。然《六經》之精微幽妙，悉具夫吾心，昭晰明著，何莫由夫是哉！自堯舜相傳，惟曰執中、持敬、宅心而已耳。孔子之謂仁，子思之謂誠，《大學》之謂敬，孟子之謂心，《中庸》之謂中，其歸一也。能造乎天人一致之工，則致中和，存誠明，窮事物之理，盡人物之性，然後位天地，育萬物，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以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也此。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而爲天地立極，生民立命，維持綱常，扶持世教，孜孜焉，矻矻焉，守之爲大經，行之爲大法，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故不可一日而廢焉，須臾而離也。必致戒謹恐懼之工於慎獨之頃，操舍之際，而後體立而用行矣。始則止而後定，定而後静，静而後安，安而後慮，慮而後得。久則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莫不得諸己者，其惟盡性致命矣乎！居仁由義矣乎！斂之則退藏於密，施之則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大而用天下國家者也。下逮荀楊董韓、周程邵張朱吕之言，皆所以載道，足以羽翼《六經》者歟！左氏、屈賈、班馬、李柳歐蘇曾王之文，皆屬辭言道而作，非載夫道，雖工無取焉。是故蕴之爲德行，發而爲文章，皆得夫道之正也。

抑自秦漢以下，有記誦之學、詞章之學、智術之學，於是有别焉，舉無以逮夫聖賢之學也。其立言將以澤萬世、垂不泯也。窮天地之大，不知其智焉；合陰陽之和，不知其信焉；極鬼神之幽，不知其秘焉。又豈徒藻繪雕琢、剽獵緣飾以驚世衒俗之爲足哉！苟不求夫真知實踐，則何出處語默惟義之從哉！此孔孟間關列國，將以行其道焉。道不行，則退而獨善，以全其進退於用舍之間而已矣。故高舉遠引之士，將欲超脱幻化，淩厲氛垢，必求夫出世之道焉，則吾老莊之謂是也。老子始爲周柱下史，已而遷藏室史，其著《道德》上下篇，所謂内聖外王之道也。其同老子者，鬻子之授文王、關尹之爲令、亢倉之居畏壘、莊子之居漆園、列子之居鄭圃，猶巢由之高、夷齊之潔、商皓之隱，皆持節不屈，其視名者實之賓，乃寧處污瀆而恥爲文犧也，日抱甕荷篠以自得，誠富貴貧賤、欣戚得喪一毫不足累其中焉。斯其一志心齋，以得乎環中而應無窮也乎？是能官天地、府萬物，以天地爲大爐，造化爲大冶，宇宙不足喻其廣，風霆不足喻其神，江海不足喻其深，山嶽不足喻其高，鬼神不足喻其幽，乃蹩躠爲仁、踶跂爲義、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足以一死生、齊物我、違窮達、獨立特行而不改者也。由是三才以之一也，萬物以之齊也，物理以之制也，形器以之寓也，治天下猶土苴也。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者焉。故以生爲附贅縣疣，死爲決疣潰癰，外生外物而同於無欲者耶？則固多寓言雄論，放誕不羈，而宏且博焉。

然而静則聖，動則王，静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其動也天，其静也地，則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凡囿乎形氣之内者，一不能介其中，舉其外也。同乎天和，合乎天樂，休以天均，和以天倪，而委順萬化，獨遊乎天也。是其天守全乎？非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與天爲徒，而能若是哉！其視膠轕攖寧於軒輊之途，聲利之域，亦復何預焉？是非矜僞以惑世，軻行以迷衆，欲爲矯傲怪誕之資也，其道固若是乎？後之學者不求道德之歸、性命之本，而欲以卑陋謬妄之習而將窺夫太初混芒之始，吾見其不可得矣。

矧有聞者：食藜藿，栖蓬翟，戚其容，薄其養，饑餓其體膚，壞爛其裳衣，使人視之殆有不堪者焉。所居也樵牧鹿豕，所樂也烟雲魚鳥，其心固若死灰，形固若槁木，其自處也高，其自視也遠，其自待也重，豈外物紛華豪髮之可動哉！是雖結駟懷金不能至焉。苟强至之，倏忽去來，不礙其跡，不滯其形，道合則留，道離則去，惟安其素有者焉，又豈華美之奉、雕繪之居、權勢之位足以羈紲縻束之哉！此所謂高世之士也，其接輿、荷篠之徒也歟！

或假是以要世者則不然。其退也妄，其進也鋭，是將釣名沽譽於時，一旦起

於草萊之間，欻然遭遇，即移所守，淫所習，華其服，甘其食，驕其氣，誇其辭，充斥其騶御，侈美其居處，所與遊也，穹赫顯貴，左右奔走，趨爲儔侶，睚眦嘑喧，更相號於衆曰：彼道也，德也，學之精也，術之神也，孰得而不尊且大焉？求其所以奔走競逐者勢也，利也，尚何道德之云哉！噫！假名以飾實者，若之何不取世之觚排攘斥也耶？是欲欺世悦時而作也，孰知縱駭一時之惑，卒無辨之者，其能信夫天下後世哉！此固有道者所不爲也。

吾懼夫頹風陋俗流而不返，挽而不止，日益滋熾，皆不知慎夫本而然也。抑亦君子之於出處語默，一失於義，乖於道，何謬且戾之甚乎？可不慎歟！知慎所本，則會道于一矣。舍是，則吾未知其謂學也已矣。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八《重修蘇州府廟學記》 學所以明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耶？士遊於其間，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若是者，豈徒託之空言？蓋欲明其道以充其性，密察於幾微，致謹於踐履，積累以至乎浹洽，擴充而極於廣大，此則學之之要，所以成己成物者，不外乎是矣。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道學傳序成化乙巳年閏四月作》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茫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没，微言絶，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載於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共弊，可也。

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静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虚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於公與四方同志者之芹曝也。承公命爲序，故及之。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程鄉縣社學記弘治庚戌秋作》 古者王畿置小學於辟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於庠序之右。今之郡縣學，古之大學也。今之社學，猶古之小學也。天下風俗美惡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教，觀今之風俗，則今之人才可知矣。

予嘗終夜思之，其不及古者，有司非與庠序之設。六經之訓固在也。以小學言之，朱子《小學》書，教之之具也，社學教之之地也，其皆不可無也。天下之事，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然則社學之興，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第一義也，胡可少哉！胡可少哉！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一《新遷電白縣儒學記成化壬寅十二月作》 學校一也，所以有古今之異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如表裏形影然。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其載於典謨訓誥，仕者之所施也，有爲己之心乎？顔曾思孟、周程張朱，其傳於著述文字，學者之所蘊也，有爲人之心乎？諸君子顯晦不同，易地而處之，有不相能者乎？自古有國家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爲務。然自漢而下，求諸學校之所得，名世者幾人，有不由庠序而興者乎？是故學校之設，其重在於得人。學之道，其要在於爲己。古之名世者，舍是無以成德。甚矣，斯學之不講於世也久矣。公所望於學校，意者其在此乎？

莊昶《定山集》卷六《近思録序》 聖人之道，貴無言而不貴有言。非不貴有言也，影響形迹，而糟粕文字已落第二義矣。而無言則真静圓融，若慣也而真見，若冥也而真趣，若虚寂也而真樂。彼以天得而此以天與，極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聖人不貴有言也。聖人不貴有言，然亦卒不能無言者，聖人不得已也。郢人運斤成風，斲終日而鼻不傷。九方皐相馬，得其神而驪黄牝牡有不顧。得於心而應之手，取乎内而忘乎外，雖父不能以傳子而臣不能以告君，非不傳以告也，九方皐不可以常得而郢人不能以常有也，有則可以心傳，可以神會。如其無也，聖人安得以恝然哉！有所蔽者通不能忘，有所迷者指不能忘。故羲文周孔不能無《六經》，孔曾思孟不能無《四書》，濂洛關閩不能無《太極圖》，不能無《通書》，無《西銘》，無《近思録》。譬之天地欲明也，不能無日月星辰；欲潤也，不能無江淮河漢。人之欲聞見也，不能無耳目口鼻。是皆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已爲隱，得已而不已爲聒。聖人無隱無聒，是以雖不貴有言，亦不能無言也。

莊昶《定山集》卷六《送戴侍御提學陝西序》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者，人豈知哉！夫何

甚！爲我兼愛、寂滅虛無、楊墨之學，蓋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是故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哉！惟能斯能。蓋夫必也屬聯比對，而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説，某題主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喪，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内，果有此乎？昔朱子謂廬山周宜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科舉得士，恢復中原計也，周宜幹乃欲罷之，何哉？豈以科舉爲媒利之階，而其人不足以知親上死長之道，故欲罷也？昔胡楚浚又謂科舉之外自有義理，曰外云者，科舉自科舉，義理自義理，科舉無義理也。大道不明，豈道罪哉？科舉害道也。凡人得所恃以爲人者，道也。所恃以參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經邦國者，道也。科舉之學害道，人何學哉！今之世，科舉之學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學者曰是，三尺童子皆知科第爲榮、人爵爲貴，一得第者，輒曰登雲，輒曰折桂，輒曰登天府，懽忻踴躍，皷動一時，自童習以至白紛，率皆求之，殫竭心力，必獲乃已。至於所謂義理、所謂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糜爛横流，不可收拾。把持斯道，今果誰乎？先覺後生，今果誰乎？予則不能不有望於提學諸君子也，戴先生安能辭其責哉！

張吉《古城集》卷四《重刊先儒學範序》　先儒《學範》一編，始刻於陝西提學憲副婁公克讓之手。既而淮安太守徐君用和復取刻之，字凡四千六百有奇，而聖賢喫緊教人爲學之道畧備矣。昔朱夫子題《小學》書，以爲古之小學幸存未泯者，讀者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嗚呼，豈惟小學？是固經訓之通患也。然以三代所尚，及夫子告顔子爲邦之道，觀之則雖《六經》所載，恐儀文度數之間，庸有不可盡行於後世者。夷考是編所述，則事事痛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實，徹頭徹尾，烏有一讀一句，宜於古不宜於今，而齟齬難行者耶？苟安簡便，厭勤勞，亦或以是藉口，其自棄亦甚矣。往日散見他書，簡帙浩繁，莫領其要，猶可説也。今既會萃成帙，得之者蓋亦幸矣。苟不知講明遵守，責之於身，如朱子所云，而概以魚兔荃蹄目之，則豈直有宋諸儒之罪人，抑亦克讓公輩之罪人也。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一《學古齋記》　人有恒言，皆曰古今異宜。蓋古之道不能行於今，猶今之道不能行於古也。罍爵難以常飲，籩豆難以常食，弁冕難以常服，書模篆籀則難於識，文擬盤誥則難於喻。故居今反古，君子有戒焉，此之謂也。

今有人焉，能以古之道自居，則人皆目之曰：此君子也，學古者也。抑又何邪？古今所異者世，所同者道。道之不同，非道之失也，人失之耳。懲其所失，返其所同，此天地之義，而吾人之彝訓也。然自衆人視之，則曰古之道如此哉，雖口稱之，貌敬之，而實惡其弗己同也。一齊衆楚，其將若之何！於是有以古始、以今終者，其亦難矣。

雖然，古之道有本有末，同其本，不同其末，無害於古。苟惟末之同而本則舍焉，此羣議之所由起，而古道之所以不復也。故善學者，得飲之正，雖不罍爵，未害乎古之飲也。得食之正，雖不籩豆，未害乎古之食也。得衣之正，雖不弁冕，不害乎古之服也。得書與文之正，雖不篆籀盤誥，不害乎古之書與文也。此善學古者也。壯以是始，老以是終，孰其議之哉！

馮君忠卿以學古名齋，請記于寶。寶觀君之爲諸生，爲國子，爲邑博士，循循然無忤於俗。而處己誨人，皆無戾於道。今之道，由古之道也，其於名齋之義，可以無愧矣。於是乎記。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二《彭澤縣儒學記》　予嘗怪今師生之爲學，不務立本，而泥風水，妨科名，動輒請徙，故多抑弗許。然學之於治大矣，而去陋就嘉，亦有司常職，此所謂同行異情者，吾故弗敢廢焉。於其成也，能無慶乎？

雖然，學所以學道也。昔者孔子之語道多矣，直指親切，莫如川上之遊。蓋合理氣顯微一言蔽之，而所以爲用功地者，即是而在。萬世之學道者，此其的矣。天下之大川四，而江爲首，觀水如江，非他川比也。今彭澤之學既據江爲勝，而吾夫子肖像在廟，凡爲師生而從事於斯者，盍相與追川上之遊，求源於深，擬進於漸，期與於大修，爲大德，發爲小道，而慎獨以始終之，則所謂道者，蓋不俟諸儒衆説而可自得於觀望之間矣。今大江自大禹疏鑿以來，其起合流滙之道，蓋未嘗一日改也。或者不求其故，顧於偏溪曲港力求通焉，而曰入海由是，雖東流之勢終有必至，而支離已甚。況徒勞而無歸者，又往往若是乎？君子之於道也，何以異此？夫志水者，必自《禹貢》而後可得其真，《六經》、《語》、《孟》，吾道之《禹貢》也，不是之務而安於偏曲，雖亟稱於水，亦於學乎奚有哉！宫室之成，古有頌禱。頌禱於學，舍道無可語者。故於考成之餘，擬取川流之旨，爲我師生告焉。因高守請記，遂書，俾刻之。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二《浮梁縣學記》 凡學之設，其道有四：一曰習典章，二曰明經訓，三曰惇風俗，四曰育人才。斯四者，實古之道，而今制亦弗能外焉。故典章存乎誥令，經訓存乎詩書，風俗存乎儀式，人才存乎貢舉，其概如此。世之人徒見科目足以階貴，遂謂夫學專爲育人才，而於所謂典章之習、經訓之明、風俗之惇判然若無所與，故其宮也，非謂風水有妨於科目，則不修舉。不特有司爲然，而觀風君子亦莫之異。嗚乎！其亦不思爾矣。

今科目爲入仕之途，自皇朝公卿以至內外百吏，胥由是出。蓋天下之極選，而人人慕望焉者。承平以來，學徒日益，廩增常員之外，附學爲名者，多至倍蓰。其山林儒士，挾藝以應試者亦如之。由是而觀，雖微學也，未嘗無人才也。然則學將可廢邪？惟學有典章、經訓、風俗之繫，而不止於人才。人才之生，必是之育，而後身心性情有所持循檢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是以國有學而能國，郡有學而能郡，邑有學而能邑，否則於制爲缺。缺於制，是缺於道也。今罔攸式，古罔攸稽，化塞於下而賦竭於上，天衷人紀孰與立之？故學圮則起，荒則理，壞則葺，奠竭飲射、講歌游肄，無廢乃已。此固有司常職，怠是者罰將及之，於科目利弗利，何有哉！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四《大學衍義重刊序》 「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此西山真氏序《衍義》之言也。寶嘗觀《衍義》之爲書，實爲治國平天下而作。其條分目疏，顧若未及，然其稽證古今，極於世變，通于天下之故者，則皆指事切理，原諸性命，而議其所安，鑑懸表植，由此以應乎彼，有餘地焉。所謂治平之地，蓋悉具於是矣。是誠足以羽翼經傳，爲萬世君臣之監。欲知《大學》者，其可外是而他求哉！

惟我皇祖覽而悅之，特揭廡壁，以資聖學。列聖相承，用於經筵益加崇重，清源之治蓋有助焉。凡今之臣，欲求自盡於上，亦執是以往而已。寶承乏視學，謂諸生皆學爲臣者，亟以是書課之。而苦板本未廣，乃訪求舊藏，屬九江守周文濟重加校刻，傳送諸學，人給一帙，俾之誦習，庶幾由真氏之所衍以達乎程朱之所表章，又達乎孔曾之所授受，提綱挈領，約以貫博，蘊焉發焉，粹然一出於正。他日爲臣，祇承休德，以著《大學》之效，此聖天子明詔作人之意也。而寶也實欽承之，故雖不敏，不敢不與諸生共勉焉。書刻既成，乃復以爲諸生告。

夏尚樸《東巖集》卷二《書感興詩後》 古人之學，惟務養性情，故其爲詩，自然止乎禮義。後世先王之教廢，而人不知所養，其爲詩也，率皆鑿空強作，不復發乎性情之正矣。雖漢魏盛唐等作，猶不能無憾，況其下者哉！予觀子朱子《感興》之作，纔二十篇耳，天人稟賦之理、聖賢傳授之旨、異端悖謬之失、俗學支離之陋，與夫千古史學難決之是非，而超然得於獨斷之餘者，率於此發之，誠無愧於《三百篇》之作矣。然公豈嘗規規學爲如是之文哉！蓋由平日涵養之功已至，故其性情所發，自然止乎禮義如此。竊嘗考之，本集《至日感懷》之作，有「顧以多言害道，戒不作詩」之語，而此諸篇實繼其後，則知公之有得於言者，正惟有得於多言之戒之力耳。故嘗訓學者云：「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於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真名言也。後之學者徒見其詩文之妙，而不知其所本，故其平生爲學，動以著述爲事，以致心愈勞而事愈左，言愈多而道愈晦，可勝惜哉！故予因書數語於後，用以告夫後之君子，且以自警云。

夏尚樸《東巖集》卷二《重刊吳氏小學集解序》 註《小學》者無慮十數家，然詳者失之支離，簡者失之疎略，獨海虞吳氏《集解》視諸家爲善。舊刻於某處，惜歲久板蝕，字多殘缺。建陽書肆傳刻，亦復訛舛。欽差提學南畿侍御某君重加校正，命某郡守某君刻於郡齋，而以序屬予。

予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謂之小學，庠序學謂之大學。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以小學之道。十五則入大學，而教之以大學之道。周末，先王之教廢，孔子於是誦而傳之，以詔後世，大學、小學之書所由作焉。遭秦焚滅，《大學》猶幸存於《戴記》，而小學不可得以復見矣，尚賴《曲禮》、《內則》諸篇，亦於《記》存焉，可以見其與支流末裔迥別。朱子因而廣蒐精擇，以爲《小學》一書，蓋嘗考其篇章次第，其曰立教者，胎教保傅之教，學校師友之教具焉。其曰明倫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具焉。其曰修身者，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具焉。綱領節目，不越此三者。其曰稽古者，所以實此三者而已。其曰嘉言善行者，所以廣此三者而已。合而言之，蓋前四篇爲內篇，三代之言行，小學之根本也。後二篇爲外篇，漢唐宋之言行，小學之翼衛也。立言之意，具見篇章，若無事於註解者。然初學之士，知識未開，苟於訓詁文義有所未通，其何以爲持循用力之地哉！吳氏《集解》雖不足以比朱子《大學章句》之作，然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頗得朱子纂集之意。蓋朱子有功於聖門，而吳氏不爲無補於朱子也。

我朝稽古定制，大綱萬目，無不畢舉，獨學校一事，未甚詳備。蓋自國都郡縣，莫不有學，而鄉校不設於閭巷。設科取士，悉以《四書》、《六經》，而誦習不及

於《小學》。太祖高覽遠識，獨超於古，特當時儒臣受命參詳學制者，未及論定而致然耶？今某君視學南畿之初，即命郡縣皆立鄉社之學，又命郡守某君重刻此書，以惠學者，且使窮鄉下邑皆得以資其講習焉，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不與有助哉！

鄭紀《東園文集》卷一三《訓屏山鄉學子弟》　古者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方其少時，必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以收其放心。繼之以事親敬長、入孝出恭之禮，以培其根本，然後詩書六藝之文以輔翼潤澤之。是童丱之日，涵養有素，而聖賢之胚胎已具。及其既長，乃教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所以進之於充實之美、光輝之大，以收其成功，而記誦詞章之學不與焉。逮其德成名顯，如尹之起莘，說之肖巖，呂之載渭，風虎雲龍，氣類交感，而成不世之業，固有由也。西漢去古未遠，猶有孝弟孝廉之科、鄉舉里選之法，故士習雖雜霸術，然亦未至全離其真也。

唐宋以來，以明經進士、博學宏詞設科，以鎖院命題、糊名易書立法，於是惟濂洛關閩諸儒得不傳之緒，非科目所能累。其他白首窮經、埋頭蠹簡於收培涵養之教，耳不及聞。幸而捷巍科，躋顯位，則自以爲英邁蓋世，人莫己若。嗚呼！諸生平日立言，皆欲以聖賢自期待，於此宜必知所擇矣。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二二《北游稿・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論》　愚讀書，觀三代之盛，與漢唐而下之人才，未嘗不感世道之變也。何也？三代而上，道德之與文章出于一，而漢唐而下者出于二也。方其出於一也，雖閭巷之微，女婦之賤，而其歌謠諷詠，莫不皆有先王之遺風。及其出于二也，則雖宗工鉅儒卓然名世者，亦皆狃於詞章而不知其本。此古今世道升降之大端，不可以不察者也。

何謂道德？人之所共由，我之所心得，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是也。何謂文章？得之於吾心，宣之於吾口，書之竹帛以垂示於無窮，若《易》、《書》、《詩》、《禮》、《春秋》之類是也。古之聖賢，於前數者知之明，行之至，如目視而耳聽，如手持而足行，充滿而盈溢，發越而光輝，然後從而書之。凡簡策之所形，皆心得之真味，如影之於形，如響之於聲，從之則治安，違之則喪亂。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天地間不可一日而無之者也。

若乃後之所謂道德文章者，吾惑焉。蓋其視道德也，曰：此聖賢所以垂世而立教者也。其視文章也，曰：此吾所以華國而潤身者也。離之爲二事，析之爲二物，而不知其本之不然也。然方其爲文章也，未嘗不言道德矣，顧爲文章而及道德，非以道德而發之文章也。嗚呼！此所謂二也，此所謂漢唐而下之人才也。抑不思有道德而後有文章，譬枝葉之於本根也。爲文章而不本於道德，是剪采以爲花，形色雖似，而精神生意索然矣。嗚呼，是豈可哉！

「吾觀歐陽子得韓文於壞爛之餘，刻意追復，以振起五代之頹風，亦不可謂無功於世道者，而於道德則未聞」，考亭斯言，雖若譏之，而實以惜之也。賢如歐陽，文如歐陽，而非道德則不免於譏議，故君子不貴於空言。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二二《北游稿・體用一源論》　知象之不離乎理，而後爲知易矣。易有理焉，有象焉。理則太極是也，象則兩而四，四而八，因而重之，以極於無窮者是也。象則所謂用也，理則所謂體也。

伊川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夫體與用，若何而見其源之一哉？蓋嘗論之：天地之定位，山澤之通氣，雷風水火之相薄而不相射，截然而貴賤分，判然而剛柔別，紛然而吉凶生，交互往來而變化見，神明之德於此乎通，萬物之情於此乎類，盛德大業於此乎成，是天下之至著也。若其理，則杳乎其無形，冥乎其無聲，是天下之至微也。

體若是其微也，用若是其著也，而何以見其源之一哉？嘗因是而求之。《易》之爲易，有太極則有兩儀，有兩儀則有四象，有四象則有八卦。八成則十六者具矣，十六成則三十二而六十四者具矣，六十四成則三百八十四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具矣。分而觀之，雖若多寡次第之不同，而其實則一時而俱有，非今日太極，而明日生兩儀，後日生四象，又明日而爲六十四、三百八十四之類也。又非有兩儀、四象、八卦之類之後，而太極者不行乎其中也。嗚呼！此所謂一源也。

故以造化言，則維天之命其體也。噓而爲春夏，吸而爲秋冬，風霆之流行，庶物之露生，糟粕煨燼，曾有一而離於命乎？以人事言，則人之一心，其體也。仁之爲惻隱，義之爲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蘊之身爲德行，施於外爲事業，萬化萬事，曾有一而離於心乎？蓋其用之著也，本其體之微者爲之也，不雜乎體而未始離乎體也。其體之微也，乃其所以爲夫用之著者也，不雜乎用而未始離乎用也。嗚呼！此所謂一源也，此所謂《易》之要也。

此要不傳，而天下之紛紛久矣。離象數而談玄虛，如王弼之徒，則不知體之該夫用。遺理學而專象數，如焦贛之徒，則不知用之本於體。不有程子，孰以是而開我後人乎？

雖然，求入室者先升堂，欲知天者始人事。論《易》而至於體用一源，亦微矣，是豈可以易言哉？善乎延平先生之言曰：「學者須窮六十四卦之旨，各有歸宿，而後可以及此。」此又學程氏者所當知也。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録上》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説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認識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説，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葉花實？」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録》卷一七《學以人事爲大》 論曰：夫學何爲者也？夫學，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道在天下，如之何其冒之也？以其有所統也。於其所統者而究竟之，則道不在天下而在我也。何也？我固有之也。所謂自中出，生於心者也。是道也，皆人事也。是故外人事以爲學者，非學也。外道以爲人事者，非人事也。外心以爲道者，非道也。邵子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其言引而不發，蓋欲吾人反求而自得諸心也。夫古今天下之爲學者多矣，其從事於六學者亦衆矣，然温柔敦厚得諸《詩》，疏通知遠得諸《書》，廣博易良得諸《樂》，潔净精微得諸《易》，恭儉莊敬得諸《禮》，屬辭比事得諸《春秋》者，能幾何人哉！此王仲淹所以嘆息痛恨於齊韓毛鄭之《詩》、大戴小戴之《禮》、九師之《易》、公穀左氏之《春秋》也。又其甚也，學《易》如京房、而流於術數；學《書》如歐陽歙而甘於受賕；學《詩》如匡衡而持禄保位；學《春秋》如公孫弘而曲學阿世。凡若此者，皆其良心不存、妄意爲學，其所學者，不過欲廣聞見、工文辭，甚則欲取青紫以榮身家耳，而非真有心於爲學也。是故徒事口耳而不反諸身心，得古人之糟粕而竟遺其精神也。此桓公見譏於輪扁，而優孟終非真叔敖也。不知《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也，措之當時則爲事，垂之後世則爲經，所謂人事者是也，正吾人日用常行之道也，皆發之於心者也。聖人之心何心哉？繼善成性，與吾人均稟而同賦者也，聖人能勿喪耳。聖人惟其存是心也，是故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是故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何也？心爲身本，身爲家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也。

然則吾人之爲學者，舍人事固無所於學，而舍是心亦將安所從事哉！蓋必存吾湛一之體，虚吾明覺之常，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事事物物各循其則，舉措張弛，各得其當。凡衆之動，務求吾心之安而後已焉。吾見不必求於章句之末、滯於文字之間也，將自從容默會於體驗力行之中，超然自得於意言象數之表，温柔敦厚而不愚，吾心固自有《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吾心固自有《書》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吾心固自有《樂》也；潔净精微而不賊，吾心固自有《易》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吾心固自有《禮》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吾心固自有《春秋》也。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變動不居，惟其所適而不爲典要者也。苟學而不於人事，滯於人事而不求諸於心，而惟辭章記誦爲尚，割裂裝綴爲務，則盡信書，不如無書，而假聖言以文奸者，固不必言已。雖爲聖賢之學者，亦任其一偏之氣而各以其意求之，如謝顯道謂聖人爲擇婿，楊中立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如此類者，豈可以一二數耶？是故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者，仲尼不謂之多；而事君事親、賢賢交友者，子夏必謂之已學也。舉史書不遺一字者，明道謂之玩物喪志；而每見人静坐，則歎其善學也。嗚呼！觀此，益可以知爲學之大端存乎人事，盡人事者存乎其心也。

雖然，讀《易》而韋編三絶，誦《詩》讀《書》而尚論其世，聖賢固未嘗舍經典以求人事也。特孔孟之心則純乎天地之心而不雜以已意，故化裁神明之下，自有冥契默會之道，而大聖賢所以獨異於衆人也。

或者謂：「邵子之學主於數，而心學非其所事也。」噫，不然。康節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固心學也。天下豈有理外之數哉！故其言曰「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吾嘗爲之説曰：學以人事爲大，人事以心爲本。

袁袠《胥臺集》卷一五《湖州府學尊經閣記》 湖州府學尊經閣成，太守陳公贊謀立石詔遠，乃命教授陳子祥麟以告袁袠曰：「湖有學宫，蓋自漢始。乃尊經閣，則創自今矣。夫飭政者務立教，敦教者務正經，經正則統壹，統壹則民勸。閣之創也，以立教也。其規侈，其功艱，願子記之。」袁袠曰：「夫尊經者，世衰而後爲之者也。先王之始立教也，張學以聯材，選師以布軌，植行以崇倫，尚齒以習遜，考業以居功，賞譽以勸善，威罰以懲忒，此教之所由興也。世之衰也，文繁

而僞滋，言淆而質敝，政龐而紀斁，禮喪而俗偷，聖人於是乎述上古之訓，脩先王之業，度禮義之衷，稽因革之會，定性命之準，以道民趨。而《六經》者，作經者所以示民有常，扶教救衰之本也。末世典籍芟錯，訓詁繁興，習章句者陋而寡效，獵詞華者靡而忘實，議同異者辯而不情。此三者，叛經之大患也。上之人懼焉，於是乎尊經以示之，而民乃不惑。故曰：尊經者，世衰而後爲之者也。」

歸有光《歸先生文集》卷三《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爲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群然求止于是，生非爲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爲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爲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荅。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爲書乞所以爲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生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説，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曄，與庸同事而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歸有光《歸先生文集》卷三《山舍示學者》　某疏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爲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某固不敢別爲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即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説於吾前，獨能頑然無慨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義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爲拙，則某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爲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秖爲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

歸有光《歸先生文集》卷一一《送計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造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既没，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蓋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蓋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絶，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而梁之皇甫侃、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兼存，而其説始歸于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絶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頒之學官，定爲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爲應試之文而無講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塗，未有如今之世專爲一科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爲應試之文而徒以搏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爲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

歸有光《歸先生文集》卷一一《送蔣助教序》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爲國子助教，崑山之學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爲文序之。

國家文治熙洽，宇内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彬彬然出爲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領表，司教圻甸。今又進陟天子之成均，以其教於一邑者推之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曰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遞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夫豈亦因其意而爲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而遺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記》所載《大學》篇爲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説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後平天下，其爲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世之説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爲教，則所以爲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讙然以

爭矣，至以前之所爲説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爲説者爲私門傳授之奥旨，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爲一定之説，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説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爲專門，至於都授大會，異同紛紛，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丘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選懘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與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夷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質焉。

尹臺《洞麓堂集》卷二《送河南提學副使徐君孔霖序》 古之爲學者，其學果今之學乎？上之人所以作而成之者，其教果今之教乎？士不以三代之道自待其身也久矣，世之豪傑君子，惻然思愍而易之，然終莫能使之易焉。教學之失其本，欲士相先於三代之道，猶卻其行而道之前也。是故徇外而内愈遺，趨名而實益眩，古道之不可易今也，非其果然耶？

夫古之學也以義，今之學也以利，古之教也以成德，今之教也以成藝，執途之人皆能指説之矣。至語其本之所在，天下莫或辨焉。故吾嘗歎今之時，誠使士皆易其所學，而在上者皆易其所教，猶然無進于三代之道也。何者？其本之未能明耳。聞之先正：「學莫先於尚志，教莫大於明術。」以是察其本而善求之，則義利德藝之不相侔，何啻較然若黑白也！夫尚志明術，始學之士能言之，而學者、教者反之身以求其實，則誦焉勿知所擇，而詔焉勿知所率者，童及白紛皆是矣。本之胥亡，豈非其漸積乎？

周琦《東溪先生文集》卷三《邵養齋先生講意纂要序》 余自弱冠時從陽明王老先生講明致知格物之旨，遂厭科舉之學，併朱註而怠觀矣。相知者詬余曰：「當今以朱註取士，而汝一切擯之，是關君門户事也。」余因取朱註及蔡虚齋之《蒙引》參取而諦觀焉，第見其户分類别，旁引曲證，如擲碎金於糞土之上，而昧者無從擇也。何也？析之太詳，則去道愈遠也。

吾邑侯養齋邵先生，以義經發陛，深得聖賢蘊奥，進諸生於講堂，反覆辨論，咸中其肯綮，聽者亹亹忘倦。乃因諸生之請，間出其所著《四書講意纂要》示諸生，大都本於虚齋《蒙引》，而簡易直截，多出於己意。學者一見，洞然如金與瓦礫，不辨自别。諸生欣然梓之，丐余一言序諸首。余乃言曰：《五經》、《四書》之有傳註，其馬之有鞭乎？見影而走者，不待鞭者也。其餘或疾或徐，在善用鞭者何如耳。註疏之太繁，其猶馬之未登步，而必欲詳其曲折遠近之宜，使之穿林登坂，瞬息千里，有是理乎？故善用鞭者，觀其疾徐之節；善誨人者，示其詳畧之宜。要必俟其登步而後可致力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之謂遜。」公之講意，其以是耶？吾觀公之學，以躬行實踐爲主，而出政臨民，鑿鑿可據，民咸德之，則此書乃其膚末耳。諸生能以心玩之，以身體之，不追琢於文字之間而忽畧於事爲之際，則知行合一，而聖賢可至矣，庶不負公惓惓之意。是爲序。

王樵《方麓集》卷三《今述序》 古六經，皆古人因事而有作，初非有意於爲文，如今人應酬文字，非有難曉待於解而後通也。經之有説，起於漢儒，不過訓詁文義。至於得經之意而能見之用，則存乎其人。故孔明讀書，獨觀大義，嗚呼，斯孔明所以爲振古豪傑也乎！至宋二程子，以其心得説經，朱子承之，而道學大明於宋世。非以其説也，以其心得之也。夫何門人末流推衍不已，噫，此則門人之失歟！明興，諸先輩説經雖略，然得其意而能見之用，不可謂無人焉。鄧君孺孝裒而録之，凡若干家，以示予。予惟舉業盛而文衰，六經、四子之説滋爲口耳之贅。孺孝獨能蜕棄時習，不泥章句，其所述頗得孔明先大義之遺意，是可傳也。雖然，得其意而能見之用，必有所在。千載不傳之學，亦曰得之於遺經，彼獨豪傑士乎哉！願與孺孝共勉之，孺孝其以爲何如？

王樵《方麓集》卷四《送楊學訓序》 太行西來，宸幽薊而東，其北崇岡千疊，以限華夷。南嚮數千里，平川如掌。常山諸郡，譬則京師之前庭也。其被於嚮明之化也尤切，而漸於文教也尤深。嘗謂太行洪河之間，鍾其深厚之氣者，爲器與材，皆淳龐易直，以篤於義之所自得，而其教已成之後，歷千百年而不變。魏之風儉。魏，舜禹之故都也，儉何足以言舜禹？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教未衰，則猶舜禹之遺風也。唐之風勤儉質朴，而憂深思遠。唐者，堯之舊都也，勤而思遠豈足以盡堯？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教未衰，則猶堯之遺風也。蓋因其質之近本，而進于中和也易，待其質之已散，而欲挽以反本也難。堯之時，百姓昭明，舜禹之時，三德六德，以至于九德之備，而莫不咸事。於時所謂因其質之近本而進於中和者也，教之功也。常山諸郡之於今，猶唐魏之於虞夏也。邢臺楊君司訓吾邑，閲四餘載，而遷真定。真定，常山附邑也。邢臺、真定，所謂猶國之前庭者也。仕不遠其鄉，官不易其業，道德仁義、詩書禮樂之訓，取其已試於吾者，與其鄉人

共講行之，則益信且尊。而居夫嚮明被化益切且近之地，吾見太行洪河之間，器其深厚而篤於義之所自得者，皆進于唐虞九德之咸事，以答聖朝求士之意，其不在楊君也夫！其不在楊君也夫！敬因諸友之請，而序以期之。

王樵《方麓集》卷六《鎮江府重修學記》　仰惟我國家建學造士，推擇師儒，亦何嘗不以所謂德業充備，材良行修者望之歟？在人之自待何如耳。蓋明道先生所謂正學者，以爲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要在誠乎身而適乎世用。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具有節序。愚以爲，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然後可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公卿百官皆得其人，而父母之道豈不賴師道之立而益光歟！如其不然，而卑者溺於章句，高者騖於玄虛，經賊文妖，如晦庵朱子之所斥勤一生以求道，而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肆詆焉，如近日整庵羅公之所言，是謂教非所教，學非所學，一旦居於民上，非舉其弁髦而盡棄之，則以其學術爲人害也，謂如父母師帥之義何哉！願吾黨之士勉焉，毋蹈斯戒，則於今日作新之意，爲無負而有光矣。

王樵《方麓集》卷六《金壇縣重修學記》　樵惟古者自鄉以至於國，莫不有學，子夏以爲：士之於此，猶工之於肆也，士非此無以致其道，士之所以貴於學也。然學而不致其道，則猶之居肆而不成其事，其得謂之善學乎！而孔氏以往，致道之士何寥寥也？古者正學外誘猶爲兩途，自有科舉之學，而學者惟利禄之爲志，則是爲一途矣。此豈國家設學之初意哉？乃學者自失之爾。誠使所學在身心而非口耳，則雖科舉不足以妨功。若其爲人而已，則雖博聞强識，不免爲喪志。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夫聖人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默而識之者，顔子也，故其居聖門，不違如愚而德進，薰陶而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者，曾子也，故其一旦有悟而告門人，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問之，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毁傷。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説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吁，是可以知聖門之學矣。其他弟子，雖所至有淺深，要皆所趨不悖於聖人，而有致用之實。如齊伐魯，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與齊戰有功。季康子問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此見聖門之學，文武同方，有事則執干戈以衛社稷，無非實用，亦無非學也。孔門之後，漢人所聞雖淺，猶多質行之士。自辭章盛，而佛老又乘其敝，聰明材辯之士，不馳於彼，則溺於此，知非不高，説非不玄，而守恒不足。其於富貴貧賤之際，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有如曾子固之所譏者。子固以爲：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自謹；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行多不逮。然今雖以文取士，而察舉之意亦未嘗不行於其間，崇正學，迪正道，所以丁寧於璽書者，非欲察舉於其先耶？亦顧人之自待何如爾。

章潢《圖書編》卷九《總論》　聖學不明不行，豈有他哉！亂之於二氏虚寂之見者，其弊雖隱而易見；亂之於諸家支離之説者，其弊愈雜而難明。欲其大明而大行也，亦豈有他哉？聖門經典，當一以孔子爲宗，而諸家之訓詁，止存以備參考焉可也。彼孔子之上續列聖之緒，下啟諸賢之傳，其道萬世無弊。王通謂其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者此也。今雖去孔子千數百載，而其道如中天之日，照耀今古，以《六經》、《四書》尚爲世所尊信。苟有志孔子之學者，以吾人之本心質之經典，其中正之軌度爲可循也。況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出自孔子手筆。或篇章稍紊於秦灰，而各經之可信者不如故哉！奈何自漢以來，諸儒不知反諸身心，以求乎聖門一貫之真，乃各執意見，著爲訓詁，且以斯文未喪於天者盡在兹也。故佛老之徒得乘其弊，直指本心，以倡其虚寂之説，反訾聖門典籍爲糟粕，亦自取之耳。然二氏之書，夫固各一其説而未相淆也。宋儒宗《五經》，斥佛老，其有功孔門也大矣。何今之學不溺於二氏之虚寂，則雜於諸儒之支離，弊雖不同，同歸於聖道之榛蕪，人心之荆棘，其責將誰諉也？雖然，聖人之《五經》具在也，《易》以道人心之中正，《書》以道人心之祇敬，《詩》以道人心之和平，《禮》以道人心之品節，《春秋》以道人心之是非，則是人心爲《五經》之本，而謂經爲人心之註脚者，非謾語也。雖其中之所載廣大精微，未可以一端盡，而大旨則各有攸存。觀聖人各取一篇以冠乎經之首，則首篇即一書之要也。《易》首《乾》、《坤》，《書》首帝典，《詩》首《關雎》，《禮》首《曲禮》，《春秋》首「春王正月」，謂非一書之旨要，奚可哉！是故提其綱則目自舉，揭其緒則縷自清。惟乾坤明，而六十四卦中正之蘊可推矣；帝典明，而五十八篇祇敬之忱可推矣；《關雎》明，而《三百篇》和平之情可推矣；「春王正月」明，而二百四十五年是非之公可推矣。以至《論語》之學習、《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未發、《孟子》之義利，皆其提揭最要者也。惜乎諸家之留心經書也，非不竭精思、殫歲月，章分句析，極

其繭絲牛毛之精，然而於各經首篇大要所關，反支離沉晦，又何怪高明者甘心虛寂之説，而自以爲玄解也？然則舍五穀以求飽於百菓之異品者，固昧乎飲食之正，而彼之執稗稊爲稻粱者，恐亦以五十步笑百步耳。聖學不明不行，豈可專罪夫異端之徒哉！要之各執己見以自售，不能一以孔子爲之宗焉故也。志聖學者，固宜就正於聖經；而志窮經者，必於孔子首經之旨精義入神焉，其庶幾矣。

《五經》肇自伏羲，以及周叔世，雖聖賢述作不齊，而一皆定之孔子，以垂教萬世者也。《易》以象教，《書》以身教，《詩》以聲教，《禮》以理教，《春秋》以名分教，若各一其義也。然道一也，自天地言之爲乾坤，自朝廷言之爲君臣，自一家言之爲夫婦，自一人言之爲身心，自一時言之一以天王爲統紀，此《五經》之要領也。各經大義，俱寓於篇首，而讀《五經》者宜究心焉。何也？《易》首乾坤之變動周流，雖坤亦代乾以有終，而乾尤易之主也。《書》首《堯典》、《舜典》，朝廷之乾坤也，堯以欽明帝於唐而舉舜以敷治，故舜德重華協帝，不過舉九官十二牧，而紹堯以致治耳。雖傳之三王，率是道也。《詩》首《關雎》，即一家之乾坤也。文王刑于寡妻，而太姒窈窕之德足爲好逑，故《葛覃》而下，風化漸被南國，而成周家一統之治，俾《雅》、《頌》各得其實，肇於兹焉。《禮》首《曲禮》，一人之乾坤也。「毋不敬，儼若思」，所以正心修身，莫非天理之節文。凡《檀弓》、《曾子問》諸篇，俱不過發其經曲之極其詳盡者耳。《春秋》首「春王」，蓋一歲四時始於春而天道正，萬邦臣民統於王而人紀明，其諸侯大夫或遵或悖，褒貶自見，而《春秋》之乾坤不其定矣乎？可見諸聖賢述作之旨意不能盡同，其定於孔子道，則一以貫之耳。況經也者，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猶五行之在天地、五德之在人心，要皆太極之闔闢變化，隨在易其名也。是故月一也，隨江湖池沼盆盂之水而全體具見，雖水有小大，月無增減。道在《五經》，猶是也。以此玩味《五經》，雖一語一字，莫非斯道之著見矣，又可於《五經》之大旨而分析之哉！

章漢《圖書編》卷九《五經總意》 經者，古今常行常明、隨變所適而不失其常者也。是故言萬古不息者，孰不歸之性乎？然天地間萬象萬化，林林秩秩，皆從性天中流出。即其支流派別，若變動不居，而從性天中時出者，亘萬古而不易焉，可見性即經也。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彝者常也，經之謂也。生民常秉之物則，雖欲變之，不可得而變也。不以堯增，不以桀損，不以孔存，不以蹠亡，不以綦隆興，不以衰亂滅，人人各正，時時運行者也。蹈此之謂道，得此之謂德。道德有於身者，則世不常有焉。愚者既無所見，而智者各執一偏，經之所以不明不行，得非自戕其性天之大經乎？夫經一也，然而有五經焉，何也？五經一性也，聖人各從其性天中所流出者，定之以立萬世不易之教，故各一其名耳。是故性天之盈虛消息、神妙萬物，不可得而形容之也。聖人特假奇偶之象以明之，所以六十四卦生生不測者，皆可得意於象辭之表，而乾知坤作，萬古不變，孰非此性之生生乎？性天之經綸綱紀，一日萬幾，不可得而形容之也。聖人特因歷代之文以紀之，所以典謨訓誥維持世教者，皆可會元於政事之著，而帝王執中，萬古不變，孰非此性之降衷乎？性天之靈機竅妙，有感則鳴，不可得而形容之也。聖人特因咏歌之聲以别之，所以《國風》、《雅》、《頌》各得其所者，皆可逆志於聲歌之末，而感物成聲，萬古不變，孰非此性之思無邪乎？性天之是非毀譽，直道而行，不可得而形容之也。聖人特假筆削之義以明之，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實，皆可考核於義例之中，而天王一統，萬古不變，孰非此性之名分乎？性天之儀文度數，高下散殊，不可得而形容之也。聖人特因退讓之節以明之，所以三百三千，經曲各當，皆可究竟於節文之間，而性天之秩叙，萬古不變，孰非此性之無不敬乎？信乎《易》、《書》、《詩》、《春秋》、《三禮》皆吾性固有之物也。後之窮經者只於疏訓解釋以沉潛其精神，而不反求諸身焉，不知陰陽奇偶皆天地萬化變動之象也，政事號令皆帝王一時可見之迹也，咏嘆歌謡皆人心一事感觸之聲也，褒貶予奪皆國史隨事直書之筆也，升降禒襲皆三禮制度文爲之詳也，其本不在是也。然則本安在哉？即所謂經也，即所謂吾人固有之性是也。果能本諸身以求其端，則乾坤易簡之理即吾性之《易》，帝王一中之傳即吾性之《書》，天機感觸之聲即吾性之《詩》，天王一統之義即吾性之《春秋》，上天秩叙之原即吾性之《禮》。一盡性而五經之大本大原備是矣。若舍原而求之流，舍表而求之影，使聖人删述之本旨反支離於經師傳襲之見聞，何怪乎萬古之道不常明常行於天下哉！然則窮經者自窮其性天之真，凡今古典籍皆從此中出也。故孟子曰：「君子之道，反經而已矣。」

沈懋孝《沈長水總集・滴露軒藏稿・課士録叙》 自士學多方，而孔子之道不尊，六籍之家樊然殽眩，大義不章。蓋世之季也，天下事靡所不極，徒藉士之貴，鎮而持之。士如自失其貴，世將焉賴？非其士不貴也，士以經術重，經以孔子所折衷重。六籍不章，孔子之道不尊，士又奚貴焉？

方今公車之牘，何歲不上？明詔數下，端習正文，廣厲學官，黜二氏百家言，統一聖真，意非不殷然盛已。始自校學課士，郡國薦士，至乎南宫所籍獻士，奇

文誕語，日月不同，分曹競轂，九流蠭起。主者披士牘，至不可句讀解理處。拊手涉筆，輒賞神駿。稍視爾雅雝和，聽之唯恐臥，拱手筆不下矣。雕幾日貴，價溢通都，利禄之路，于何不勉焉？前唱于，後唱喁，竽售瑟捐，榛莽載道，宜其然也。風尚乃如是，即令士日抱遺經，博士先生危坐鼓歌，月旦申之，俾從雅化，猶之乎南轅北指，必不返矣。

蓋聖人之道大，得一察焉，無所不可借也。人之明慧，無加士之文心，摇筆輒利，又無所不可入也。頻年來，經生摹聖人口語，入之子而子，入之史而史，入之内典秘文，將無不可。倘來寄寶，盡納筐庾，徼外鳥言，並登几豆，烏在其尊聖人也！假令孔子删正六籍，闇闇洙泗上，其門人弟子輒引二氏百家日與抗衡，而各伸其雕龍談天之辨，舉世皆行，相輩，下喬入谷，返戈相攻者耳，尚得爲孔子徒乎？世風靡靡，亦大可嘅已。

往在壬午録士，不佞嘗代匱，而言曰：「成弘之盛際，士不覽非聖書，市不售，家不蓄，長老以爲記。于時學者循循，擇矩而蹈之。自近世二三才俊倡新奇之文，剖觚琢璞，雅道淪亡，其弊必且見十年之後。」竟以斯言得過當世之顯人，謗燄燭天，由此起。今且十餘年，凌桀悍，在所紛如。世之君子不綜其源，愈沸其瀾，戰代之傾危、東京之杭憤、兩晉之空□□□乃並集此時，而士風人品又遠不逮昔人。「江之泳矣，不可方思」，則迂叟竊慮之十年前者，非過論也。

秀水博士汪君叔圖自始蒞官，而士有壯頑之事，思挽其操趨，刻厲廉貞，以我作范，及暮人知感慕興起，祛鄙滌吝，風規洒如也。其才具宏深，而論文雅有式度。乃籍其月會文與諸庠士就而摩切者之文如千首，行之四方，並稱瑋寶。其高弟宋生、儲生以博士爲壬午舉士，來乞言。不佞安可從旁邑顓其邑中長者衡文事乎？我儒者家宗統源流，世世守之，確于金石。諸君子由本師泝而上之，與不佞皆誦法孔子者。倘或紛紛焉外搆其畔經侮聖者，相與媒富貴，取容世人，恬不知怪，則師友相承之誼，亦何有於杪？余故因博士先生，敢效愚忠，此亦日者功令所申厲之指也。諸君子倘毅然以罷百家、尊孔子自任，董生一人，足移宇内，無云筆墨之成文章而姑自游戲焉。

沈懋孝《沈長水總集・滴露軒藏稿・與諸生譚藝引》　自王伯安先生心非格物補傳之謬，昌言而糾之曰：「大人明明德於天下，不蔽欺其本然之知而已。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豈須一一徧物待學而知者哉！聖人教人入門第一義，乃捨棄其本根，繁綴其枝葉。」豈有此理也！言出而譁之排之者半天下，今未五十年，天下靡然從之，返諸本心之明，無弗是也，無弗徹也。即聖經簡妙，若使抱正文而平心徐求之，一一自我心中物，亦何可疑者？朗然中啟，與神者游，將聖人所指吾猶疑其書不盡言，妙不盡傳也，何況注疏之間，紛紛茅葛，争于語言文字之末而殽亂吾中者乎？故自伯安先生出，而漢宋經儒專門注脚之習牽纏不斷者，千有餘年，今日乃稱一大快，夢然後醒，則承學諸生之白日也。

自勝國諸人沿南渡之論議入歐曾之文詞，至我造位之初，宋方輩因之立摹，識迂氣弱，古人精美之文章幾于墜地。北地李獻吉、歷下李于麟相繼卓起，遡晋魏，宗西京，以極虞周之盛際，不逼太古，其力不止。故其言曰：「文章固以明理，亦不障理。寧失於理，毋失於辭。」其徒和之，曰：「文必以有用爲賢。則轅駒犂犢宜列之乎四靈，嗗嗗鳴鳥何以表虞廷？振振者麟，何以不比于檮杌？」可謂激揚之論矣。今未百年，天下士人人慕其誼，高其撰，以述古爲業，融古爲詣，左氏之傳、屈氏之騷、莊氏之論、《世本》《史記》之文，小豎子皆能言之摹之矣。世曾有以南渡語録等推而置其上者乎？故自二李先生出，而俗儒卑論似雅亂雅之流，千有餘年，今日乃稱一大快，積弱乃剛，又承學諸生之震霆也。

夫論道于本心獨曉之中，傳注不能惑其解。綜文于周秦西京之上，淺俗不能滿其眇。自宣尼以來，兩統離而不合。今之文章或者其遂昌乎？舉子家言，儷語耳，何足辱此論？然群一世英杰，刳心乎是，家則先正衣被之澤，不可不知。是以元元本本而過論之，以俟知此者。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論學酬答》卷一《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來書云，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及乎古者，非人不及也，學不及也。其學不及者，教不備也。弟嘗論，西漢取士之法，最爲近古，而其得人之效，卒不如周者，以周有學校之制，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民，而鄉黨又有鄉黨長正之勸，故成材爲易。漢當焚書之後，人各是其學，師各異其傳，不知縱横偏駁之論非聖賢大中至正之義也。隋唐以來，庠序雖作，徒爲文具，詞章偏重，實行衰微。夫學而不能修己治人，亦安用學哉！其間不無挺生之豪傑，思復古制，興起絶學，然一家興於學矣，能必一鄉之從否？一邑興於學矣，能必天下之從否？故作興之權，斷自君相；始而又得如程明道、朱文公，胡安定諸先生者爲主斯文之柄，則一代同風之盛可幾矣。弟向言，以末俗之澆薄，思三代風俗之美，政如畫餅，無救於飢。若從學校做起，卻又甚近，意欲使學宫之講習，即備朝廷六部之職業；師門之授受，即爲鄉國五教之儀型。此思治録中總頭路第一大事，未敢即下筆，尚須仁兄教之。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教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遊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遊，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己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己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抒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夷滅，先王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究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至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覩作人之盛哉！況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雜，有用儒治者，有用黄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需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詩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是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所以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致治之本，正與仁兄同意。而仁兄《思治録》則又準今酌古，使末世亦無不可行，尤爲近裏著己。拭目速成，以慰飢渴。

湯斌《湯子遺書》卷三《嵩陽書院記》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峯，秀矗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爲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黄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鄰崇福宫，凡宋臣之帶崇福宫銜者，皆祀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菴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爲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捐貲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顔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湢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壎以興起斯文爲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菴作書，屬余爲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幾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菴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

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顔子爲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爲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顔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令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即所謂博文；而克己復禮之訓，即所謂約禮歟。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爲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爲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爲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而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爲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祕，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爲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

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禄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顔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沈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虚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虚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緜緜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

逸菴之學，以主敬爲宗，以體天理爲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

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庵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顏元《四存編・存學編》卷一《學辯一》「性亦須有辯。」因吾友法乾王子一言，徹底無纖毫齟齬，莫有能發吾意者，遂有待今存學之說，將偕吾黨身習而實踐之，易靜坐、用口耳之習，爲手足頻拮据之業，非存性空談之比，雖賢者不能無顧惜故窠、憚於變革之意。幸相與辯難，不厭反復，予撮其大略如左。病中亦多遺脱，不能盡述也。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足瘡，不能赴學，惟坐臥榻，謄《存學》稿。聞王子來會，乃强步至齋，出所謄以質。王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辯。予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倘禮樂嫻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予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即明倫堂上，亦將問孰嫻周旋，孰諳絲竹，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倘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

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醫，黄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説，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日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黄，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棟梁材自別，豈必爲檽榱哉！」予曰：「棟梁亦自拱把尺寸長成，成時亦有皮幹枝葉，世豈有渾成棟梁哉！」王子曰：「藝學到精熟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習之耳，必欲渠見，何爲哉！」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即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慄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温良恭儉讓、侃侃闇闇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不待後日融會一片，乃自童齠即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既令渠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講家解『一貫章』，有謂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今日夫子教以從一而貫。夫用功於貫中之一，是夫子所以教三千人者也，豈得曰六藝非心性也？」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弟又謂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盡實學，不去爲耳。」王子大笑。

予曰：「李晦翁年踰五旬，勤力下學，日與弟子拈矢彎弓，甚可欽也。」王子曰：「晦夫叔嘗言射爲男子事，何可不習。」余曰：「宋元來，儒者郤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爲上品矣。豈若真學一復，户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王子曰：「六藝之學誠有功於乾坤。」予曰：「不但爾也。子産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强。』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即終身莫之用而没，以體用兼全之氣還於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王子又笑。予曰：「此學終無行日矣。以賢弟之有志且深信予，又入朱學未深，似無可戀惜，而猶難挽回如此，況彼已立崖岸者乎？」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都袖手高坐作君父，天下事叫誰辦哉！」撫卷歎息久之。余曰：「某急就三存編，以爲天生某，使復明此學而已，非身見之材也。欲進之孫徵君，借以回天下。」王子曰：「人自爲耳，何必伊？」予曰：「天生材自别。伊尹，聖之任，夏季之民如在水火，何不出而延攬豪傑，自爲奉天救民之舉，必待成湯之三聘乎？張良志復韓仇，亦嘗聚衆百餘，何不決於自爲，而終屬沛公乎？蓋天生王者氣，其爲主持世統之氣，乃足繫屬天下，非其人不與也。儒者教世何獨不然？是其人也，天下附之；非其人也，學即過人，而師宗不立。如龍所至則氣聚成雲，否則不可强也，況愚之庸陋不足數乎？自料只可作名教中一董三老耳。」王子辭行。

越十日，予病痊，往會王子，因論風言復閒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間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吾儒悞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諳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敬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

蓋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温、寬、栗等理，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鎛、銍艾、耕耦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

顔元《四存編・存學編》卷一《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某髮未燥，已聞容城孫先生名，然第知清節耳。弱冠前爲俗學，枉度歲月，懵懵不知道爲何物。自順治乙未，頗厭八股習，稍閱《通鑑》、《性理》、諸儒語録，乃知世間有理學一脈。已亥，在易水得交高弟五修，乃又知先生不止以節著。連年來，與高弟介祺尤屬莫逆，德駕旋容時，已稟老親，同王法乾裹裝出門，將進叩老親。復以滂後不諳路，恐遭楊子之悲。阻之踰年，則聞復南矣。恭祝綾辭。蒙介翁不外，玷賤名其末。追讀先生《歲寒居文集・寄介翁札》，不知過聽何人之言，而儕之郡賢列，見之不勝惶愧。今在天地間已三十有六，德不加修，學不加進，曾不得大君子一提指之，每一念及，恨不身飛其城旁。兹先大母去世服闋矣，幸大父猶康健，欲曲求俞允，今歲中一炙道範，未審得遂否也？敞庠耿師，東郡人也，以告休南歸，去先生七十里，敢以便略吐愚衷於門下。

某静中猛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變化氣質之惡，三代聖人全未道及，將天生一副作聖全體參雜以習染，謂之有惡，未免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授世間無志人一口柄。又想周公、孔子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性道不可聞，而某長治賦，某長禮、樂，某長足民，一如唐虞之廷，某農、某刑、某禮、某樂之舊，未之有爽也。近世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理，静敬之外無餘功，細考其氣象，疑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説場話，著種書而已。某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是之，以挽天下之士習，而復孔門之舊。以先生之德望，卜之當易如反掌，則孟子不得專美於前矣。論今天下朱、陸兩派互相争辯，先生高見，平和勸解之不暇，豈可又增一争端也？但某殊切杞人之憂，以爲雖使朱學勝陸而獨行於天下，或陸學勝朱而獨行於天下，或和解成功，朱陸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當時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如説話著書之道學而已，豈不堪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粗陳一二，望先生静眼一辨，及時發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易後二千年之新轍，則斯道幸甚！斯民幸甚！臨楮南望，不勝想慕戰懼交集之至。某再拜言。

顔元《四存編・存學編》卷一《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某聞氣機消長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方其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數使然也。然粤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率皆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爲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幸而君相之人竟爲布衣，亦必終身盡力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禹臯者苟且於一時虚浮之局，高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於不可知也。亦必終身窮究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惑異端，背先哲者肆口於百喙争鳴之日，著書立説，而誤此氣數，壞此民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爲也。

自漢晉泛濫於章句，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競尚乎清談，不知清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因之虚浮日盛，而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幾不見於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於陞脱，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人倫世故舉爲道外，並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視爲累礙贅餘矣。哀哉！倘於此有堯、舜、周、孔，固必回消爲長，轉否爲泰矣。即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亦庶幾衍道脈於不墮，續真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趙氏運中紛紛，躋孔子廟庭者皆修輯註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高坐講論之人，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稟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老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闢佛，幾至殺身，况敢議今世之堯、舜、周、孔者乎？季友著書駁程朱之説，發州決杖，况敢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於終誤，置民物於終壞，聽天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强暴横逆、内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某爲此懼，著《存學》一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爲之祟也。期使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

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但孔孟没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誹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二念交鬱，罔所取正。

一日遊祁，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有佳録，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笥之，懽然如久旱之聞雷，甚渴之聞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猶未知論性之相同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有云：「此間有桴亭者，才爲有用之才，學爲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雜入天命，説一般是善，其《性善圖説》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殊新奇駭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時，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乎？所恨家貧親老，不長操杖親炙進身門下之末，兹乘彭使之便，奉尺楮請教，祈以所著並高弟孰長禮樂，孰長射書，孰爲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聾瞽之子得有所景仰尊奉。倘有寸進，真一時千載也。山河隔越，不能多寄，僅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卷中摘一頁呈正，不勝南望愷切想慕之至。

顔元《四存編・存學編》卷一《由道》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顔、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已近太瀉。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斷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堯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秘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顔復出矣。至於靖康之際，户比肩摩，皆主敬習静之人，而朝陛疆場無片籌寸績之士。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身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乾坤尚安賴哉！

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抉精奥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肖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淚，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虚，我以其實。程、朱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辦，吾門人皆辦之；險重繁難，天下所不敢任，吾門人皆任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乾坤，上者只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騖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友人刁蒙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其所慨深矣。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斷不忍終此元會，直如此而已也。」

顔元《四存編・存學編》卷二《性理評》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僕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悞者也。何也？「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静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觀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婚、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明道以上蔡誦讀多記爲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謝良佐記問甚博，明道謂之曰：「賢郤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可見大程學教猶不靠定書本。僕掀閱至此，悚然起敬，以爲此正明道優於伊川、紫陽處，又未嘗不愛謝公之有志也。使朱子讀此，亦爲之汗身赤面爲善矣，乃曲爲之説，謂渠是誇多鬬靡，不是理會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證之，總是不欲説壞記誦一道，恐於己讀盡天下書之志有妨也。不知道理不專在書本上理會，貪記許多以求理會道理，便會喪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

問：「上蔡説横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説得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説横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個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個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横渠之志行井田，教人以禮，爲得孔孟正宗。謝氏偏與説壞，譏其門人下梢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爲横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入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楊、謝諸公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横渠之教法真可欽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即强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此固歎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歷八百年而猶在，幾百餘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梢頭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梢頭亦未嘗高，制禮作樂，遵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雖親賢之召公不盡知也；博文約禮，服習遍三千，而一貫之秘，雖聰穎之端木，未之聞也，相隨半生，尚以多學而識認夫子。然則未聞性道之前，端木子與三千人不同以文禮爲道乎？則横渠之門人，即使皆認刑名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既見謝氏之偏，而知横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誦讀著述，躭延歲月，迫老而好禮，又只要著《家禮》一書，屢易藁始成，其後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没。其門人楊氏固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型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當，失周公、孔子之遺意者矣，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伊彦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澘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遊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彦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

伊川雖失孔子學教成法，猶知不可遽語人以高深，猶知不全靠書册，故遲半年方與門人《大學》、《西銘》看。至朱子則必欲人讀天下許多書，是將道全看在書上，將學全看在讀上，其學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謂《大學》可即與看，若《西銘》，雖姿性聰敏者，再遲數年與看，未爲晚也。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録》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悽然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不語神，性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照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專肆力於講讀，發明性命，閑心静敬，著述書史。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至於朱子追述，似有憾於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則吾道之不行，豈非氣數使之乎？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禀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得解。」

伊川門人甚衆，後更無一人見之親切，非因伊川所教，諸人所學，俱失孔子實學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試觀游、楊、謝、尹諸公，果是無頭無尾、不曾盡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透，康節極終身之力而後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他資稟高，合下直到。然則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終身只在書室中，方可得道乎？

顏元《四存編・存治編・學校》　或問於思古人曰：「自漢高致牢闕里，歷代優意黌宮，建教訓之官，有臥碑之設，何嘗不存心學校也，似不待子計矣。」思古人曰：「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考夏學曰校，教民之義也，今猶有教民者乎？商學曰序，習射之義也，今猶有習射者乎？周學曰庠，養老之義也，今猶有養老者乎？且學所以明倫耳，故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務，民舍是無以學，師舍是無以教，君相舍是無以治也。迨於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尚。其毒流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不則曰詩，已爲餘事矣。求天下之治，又烏可得哉！有國者誠痛洗數代之陋，用奮帝王之猷，俾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羣知所向，則人材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才、王道爲相生。倘仍舊習，將朴鈍者終歸無用，精力困於紙筆；聰明者逞其才華，詩書反資寇糧，無惑乎家讀堯、舜、孔、孟之書，而風俗愈壞，代有崇儒重道之名，而真才不出也，可勝嘆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書其副本。邱氏曰：「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二十五家爲閭，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爲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五百家爲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大夫，則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册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天子拜而受之，以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也。」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以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李塨《擬太平策》卷三《春官》　《周禮》仕學不分，文武不分，兵民不分，官吏不分，而上之君師不分，此所以致太平也。

頒三物教法於各藩，自府下縣，鄉吏受之，各以教其所治。保長擇十家子弟八歲可教之學者聞於里師，師選之入里學，教幼儀退讓，認字學書，即解字義。先書有用字，習小九九。踰三年，十一歲，不可者罷，可，選入邑學。邑宰教以孝弟忠信，幼儀惟謹，習六書、《九章》，學歌，讀《論語》、《曲禮》。凡邑有喪祭役政，則率弟子與事，有能書之。踰三年，十四歲，不可者罷，可，選入鄉學。鄉正教幼儀加詳，吹篪簫，鼓琴瑟，舞勺，習射御騎即御也。凡邑鄉喪祭役政，官率之執事，書敬敏有學者。踰三年，十七歲，庸劣者罷，縣尹選俊者冠，入縣學。教以智、仁、聖、義、忠、和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各閱一經，如《孝經》、《詩》、《書》、《儀禮》、《周禮》、《禮記》、《大學》、《中庸》，仍入記。至《易》、《春秋》、《孟子》、《左傳》，願閱者聽。若《爾雅》、《公羊》、《穀梁》，不必名經。《爾雅》學《書》時已解。授之學大禮、大樂、閱史鑑、律例，作策論，簡達而止。學騎射。凡縣有喪祭、賓飲、兵役，學士皆與執事，掌其文書。事訖，書某某德，某某行，某某藝優。踰三年，二十歲，庸劣者仍罷歸農工商，雋者貢之府學。府守教試之三月，下者返之縣鄉及邑再教之，貢俊於藩學。藩伯教試之三月，下者返之府縣及鄉，貢俊於太學。宗伯令成均大司樂教試之三月，大司樂，五品。宗伯又親試之，遠僻學士入京艱者，成均遣官以時至其地教試之，下退之藩府及縣。成均、藩府觀諸生之學，即可知其教之高下勤惰，因以爲鄉官之殿最而申飭之，記之以俟。九載黜陟，取中者爲太學生。遣歸有室，縣尹六衙，公量其才學，定其科目兼科：農科，禮科，樂科，兵科，刑科，工科，惟兼科多，以用多也。兼科入尹署，吏衙署，農入户衙署，禮樂入禮衙署，兵、刑、工各入其署，試其事，而爲之附三年，蓋二十四歲矣。選明習厥事者，尹署兼科爲里師，吏署兼科爲吏署下士佐政，餘科各佐其署。吏、農、禮、刑科，亦間爲里師。兵科亦爲巡檢驛丞，工科亦爲司市，農亦爲倉使。未明練者再試，三年而進退之，進爲下士，退爲府史。外有天文、地理、醫、卜、水、火專科者，地理入兵、工二署，爲山原、川澤等官，水、火入工署，醫入吏署，卜入禮署，天文貢於欽天監，爲天文生，成均藩府返士，再教再貢之。

禮有盡人而習者，如視聽言動以禮是也，有人人習之以待行者，如冠、昏、喪祭、士相見是也，有童子即習者，灑掃應對進退也，不分科者也。如宗廟朝見諸典制之類，學之以待入官，則分科者也。《周禮》，太師、少師，以大夫士，其他肄業奏樂，以供燕射。君舉如上瞽、中瞽、下瞽，則皆伶工，不必士也。

成均司掌教天子之庶子庶孫、公侯伯子男之子，凡京官子弟謂之國子。其屬有下士，教八歲以上；中士，教十一歲以上；上士，教十四歲以上；少司樂，教十七歲以上。二十歲則大司樂教之，兼主教試藩所貢士。藩辦事下士取之府，府辦事下士取之縣，在京各衙門辦事下士，皆取諸藩京。下士陞中士，中士陞上士，上士陞六品，司官與藩衙同。

邵長蘅《青門旅稿》卷四《嵩陽書院記代》 書院非古也。古者三代之學，嘗出于一，其時自家至州閭鄉黨以達于王國，無不立學之地；自國子至庶民子弟，無不學之人；自春夏秋冬歷之三年九年，無一日去于學。而又取卿大夫之致其仕而歸，能以道得民者爲之師，其德則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則孝友睦婣任恤，其術則詩書禮樂。士之生其閒者，奇衰淫僻之説無所惑其外，干進者禄之念無所動其中，其于聖賢之道，若繒布稻粱服食之不可斯須去也。故及其教之成，上之公卿大夫士皆得其人，下之道德一，風俗同，三代之盛大率由此。

逮嬴秦滅學，歷漢、唐、宋、元、明千餘年間，學或興或廢，其所以教者，要非古法，師弟子羣居族處，上者講章句課經義爲干禄之文，下者責贄脩，徵逐酒食，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而已。葉適有言：「州縣有學，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于學。」蓋宋世已然。于是一二有志之士，聚生徒，設學舍，奮然于千載之下，講求斯道于千載之上。而科舉之學與性命之學始歧而爲二，而當時右文之君往往即其地賜經史、置校官，書院之興，蓋昉此矣。夫學校所教如彼，師儒所講如此，二者果歧而不可合哉！識者憂科舉之陋，常思有以變其法矣，而卒不可變。夫無變乎今之法而有以合乎先王之道，此賢者責也，豈世果無其人哉！

登封有嵩陽書院，建自五代。宋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當時所稱四大書院，嵩陽居其一。自元、明訖于本朝，廢興屢矣，邑人大名兵備副使耿先生介，家居講學，毅然興復，邑令張君壎力襄之，于是二程、朱子有祠，會講有堂，燕居有室，生徒誦習有舍。既成，集諸生讀書其中，每月以朔之三日課藝，即今時所爲科舉之文，以越望之三日講學。先生之言曰：今日論學，不必煩爲之辭，即于舉業加一行字，使修其辭爲有德之言見諸用，爲有本之學。嗚呼！循乎今之法而能合乎先王之道，于先生見之矣！先生誠賢者邪！古所稱卿大夫之致仕，而教于其鄉以道得民者，其在先生邪！慶歷中，胡安定瑗教授蘇、湖，海内方尚詞賦，獨瑗教以經義，時務，湖學蒸蒸多秀彦，于是有司請取瑗法爲太學式。今天子重道崇儒，表章四子、《六經》，頒示中外，其廣勵之意綦厚，誠如胡瑗故事。取先生法下郡縣，使博士之所以教，弟子員之所以學，畢出乎此。自一邑移之一州，自一州移之天下，即所爲科舉之學而各有以自得，夫聖賢之道教化之成，其何難之與有？

張君爲吏，廉仁愛民，今以治行當遷秩去，來請曰：願有記。余幸獲以文辭則名諸先生後，而又喜教化之將行也，遂記之。若夫興廢沿革之詳，庀工之月日，載《書院誌》及湯先生斌《記》中可互見者，皆不書。

李光地《榕村集》卷二一《課王生仲退》 讀書以窮經爲本，以明理爲至。窮經所以明理也，然《六經》之規模宏闊，而辭義簡奥，故必以《學》、《庸》、《語》、《孟》爲之階梯。四子之心傳不繼，而純粹云亡，故必以濂洛關閩爲之門户，舍此不講，而厭常喜新，飾詐矜愚，或以經書爲習見，而自匿於釋老之門，或以章句爲陳言，而自炫於詞章之耀，縱能榮華，其言小成，其道君子猶羞稱之，況以吾所遇，亦未見蒨稗之有秋，而春華之可采者，何則？唐宋以前，聖道久熄，而儒學未興，士有求道之心，而不逢先覺，有立言之志，而莫適折衷。故雖遁于異門，淫于末學，而其人皆實有過人之志，尚邁人之資器，百倍於人之攻苦，非心知其不可而欲藉此以自逃者也。其時禪釋之徒皆切實理會身心，而以詩文博雅名者又未嘗不淹貫於經書之義，直以去聖既遥，羣言淆亂，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非其罪也。今人之弊則由心疑濂洛關閩之非真宗，有不欲依傍之意，且見其説理明白，遂并理而卑之，譚經平實遂并經而易之，更加以苟簡成習，功利成風，一寓目於譚經説理之書，又畏其勞心而惡其厲己也。於是欲托他門以遁跡，借末藝以蜚聲，此其用心與唐宋之人何如？而所謂異端小道者，又烏得成就哉！今日須以此爲大戒，由濂、洛、關、閩之書以進於四子，由《學》、《庸》、《語》、《孟》之道以達於《六經》，《學》、《庸》、《語》、《孟》，濂、洛、關、閩不可一日而不精思熟講者，《六經》則或且窮一經，務令透徹，隨人資性，以漸兼通。若貪多泛涉，則又徒爲徇名，而無益於得也。

王源《居業堂文集》卷八《再與毛河右先生書》 天下無人久矣。如先生之學之才，豈特爲天下之善士，蓋與千數百年之傳人並驅而争先者，豈某阿其所好之言哉！實有所見，難爲紛紛俗子道也。前借淮使數行申意，旋接手教，恍啟沈疴。愚謂宋儒於《六經》不爲無功，至所講性天，固知其淪於二氏，未嘗以爲然也。然於傳註之謬誤卻未深究，以淺陋之學，習而安之，多以爲誠然。祇曩爲友人脩《郃陽志》，郃陽即洽陽也，朱氏謂後世洽水絶，因去水加邑爲郃。按洽水至今未嘗絶，而郃陽之名自秦至今未嘗改，且從來引《詩》「在郃之陽」，俱「郃」字，

非「洽」字也。《水經》并無洽水之名，「洽」字亦無水名之説，蓋由唐人石經以郤爲洽，故誤傳至今，方悟去水加邑，蓋朱氏想當然之詞耳。及讀《正事括略》，乃知其誤者果十八九也。嘻，苟非高明博雅，曷能一一證其非，使人不爲其所誤哉！某近讀《易》，著有《書易通言》六卷，謹録其敘并《太極説》呈教，自謂可附羽翼之末，不知其有當否也。干祈便鴻寄示，以定從違。外有《平書》三卷，論平天下之法，如取士、建官、兵農、食貨之類。前籌《一得録》十二卷，論自周至元興亡成敗之故，但莫能致。明歲當一棹錢塘，獨拜牀下，悉陳其所學，一領啟發耳。

至諭聖道不外忠恕一貫、四教四術云云，真得聖人内聖外王、體用兼全切實之旨，顧愚以爲顔先生以六藝爲宗，其説非相河漢。六藝不出乎禮，聖人以禮脩身，以禮齊家，以禮治國，以禮盡性至命，以禮經緯天地，小大内外，精粗顯微一以貫之，童而習者此也，神而化者亦此也，故可以盡仁道之全，備聖人之道之大。以六藝而成六德、六行，顔先生實有體認之言。漢儒以《六經》爲六藝，恐不若《周禮》爲確。獨此一言，愚見尚未融合，請更質之。姚少保碑文閎鉅簡勁，方駕蘭臺，非此不足以相發。某别爲一傳，容書寄正。

王源《居業堂文集》卷一二《顔習齋先生年譜序》　源於癸未歲，介李子剛主執贄於先生。越歲先生歿，時源在關中，既反，剛主以所輯先生年譜使源訂。源爲稍易體例，芟繁閒有所補益。既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即君若臣功，即德治，即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即功，教即治，視二帝、三王、益、臯、伊、傅、周、吕甯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删訂，蓋著書立説乃聖賢之大不得已，柰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於天下者二千年於兹也。先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參雜二氏，而亂孔孟之真，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静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於是砥行礪德，一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並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矻矻於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宏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爲學，絶去空虚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共勉之，且願與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

戴名世《戴褐夫集・己卯科鄉試墨卷序》　士以四子之書，幼而讀之，即學爲舉業之文，父兄之所教督，師長之所勸勉，朋友之所講習，而又動之以富貴利達。非是途也，則無以爲進取之資，使其精神意思畢注于此，而鼓舞踴躍以赴之，而人之學之者，自少而壯而老，終身鑽研于其中，吟哦諷誦，揣摩習熟，相與揚眉瞬目，以求得當於場屋。若是之專且久，則宜其見理也明，擇言也精，各自出其心思才力，以縱横馳騁于世。然而其于四子之書，精微義蘊，茫無所得其毫釐，而出言吐辭，非鄙則倍，且其所爲鄙倍者，又非盡出其所自造，而雷同鈔襲，大抵老生腐儒之唾餘，雄唱雌和，自相誇耀。及其入于場屋，則以此書之於紙，而獻之於主司，於是乎有得有不得焉。其有得有不得者，非其所爲之有工有不工也，以爲有時命存焉，而得之者，輒舉而歸其功於所爲之文，矜倨護惜，唯恐人之摘其疵謬。當其氣滿志得之日，而固已臭敗而不可近矣。

夫以終身用力於其中，既專且久，出於精神意思之所注，而鼓舞踴躍以赴之者，止成其爲鄙倍之甚，不越宿而已臭敗不可近焉。況乎未嘗用力於其中，非其精神意思之所注，而又無教督勸勉講習之人，舉業而外，如古文辭，又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凡聖人之大經大法，而倀倀焉一無所知，固其所也。嗚呼，大之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不知，次之古文辭之茫如，而其所爲舉業之文，得當於場屋者，又臭敗而不可近。雖其富貴利達之僥倖而獲，而固已爲有志君子之所不屑矣！

今夫有志君子之所爲也，必不肯苟焉以同於衆人，衆人之所趨，未有不在於鄙倍；而其所好，未有不在於臭敗者也。君子非一切故與世乖異，獨其見理不可以不明，而擇言不可以不精者，文章之道，固莫外乎此也。夫四子之書，自晚周歷漢及唐，千餘年，至宋而始明，宋之儒者辨晰之於錙銖毫髮之間，已無不達之旨。後之人即不能發皇恢張，而於宋儒之書，曾無所尋繹，與夫尋繹之而不得其旨趣，是亦猶日月出而不見其明，雷霆動而不聞其聲，率天下之人而聾瞶之者，舉業之文其一矣。

君子者沉潛於義理，反覆於訓詁，非爲舉業而然，引伸觸類，剖悉毫芒，於以見之於舉業之文，實亦有與宋儒之書相發明者。且夫言之行世而垂遠，則又不可以無文。君子冥心孤詣，其於古人之載籍，沉浸醲郁，得其精華，而去其糟粕，舉筆而爲文，灑灑自遠，雖歷年之多，而常新不敝，此所謂擇焉而精者也。衆人

之志滿氣得者，方其笑爲迂闊，以爲進取無由，而究之鄙倍者未必盡得，而君子未必盡不得。迨夫霜降水落，是非較然，妍媸立辨，獨君子之文常存于人間，而向之臭敗不可近者，已灰飛煙滅而不知何往矣，豈不悲哉！

歲己卯秋，當鄉舉之期，凡得當於場屋之文，余皆次第觀覽。而江南、浙江，則主司親授余全卷；山東、山西，亦有全卷流布；至於順天以及他省，所見或三之一，或五之一，最少或十之一。余就所見，排纘爲一書，凡得文三百二十篇，其中豈無有志君子見理也明，擇言也精，而不肯苟焉以同於衆人者，顧往往不可多得。而所爲鄙倍之甚，至於臭敗不可近者，雖欲盡汰之，而亦有所不能。於是得失互見，瑕瑜不相掩，而各爲略指其美惡之所在，苟有覽之而瞋目變色，勃然以起者，固已不問而知其爲衆人也。而余之所望於有志君子者，由舉業而上之爲古文辭，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聖人之大經大法，凡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悉以舉業之心思才力，縱橫馳騁於其間，而不以四子之書徒爲進取之資，是則余區區之志也。

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學論七》　古之君子，置身于仁義道德之途，其强固清明固足以爲人上矣，而出其餘藝，如射御之類，又足以備國家之用，而捍患禦侮焉，此所謂有用之學也。蓋天之生人，同以五行之秀畀之，而氣質之偏多愚少智。愚者好争樂鬬，弱肉而强食；智者與物無競，日處于遜讓弗違及，一旦有事，而智者之才力又足以勝好争樂鬬者之凶頑，則蚩蚩之氓安得不拱手服也？古者出必以車，戰亦以車，兵之及遠者無過于射，故六藝射御居其二，自鄉黨學校以達廟庭興賢校士，飲燕朝聘，祭祀之事，無不用射，豈惟不貫革是尚與應節之美哉！蓋將以致之于實用也。春秋之時，士大夫承先王文教之餘，其服《詩》《書》者是人，其習武勇者亦是人，故列國紛争，猶足以保其疆土。迨漢以降，文武之事漸分，至宋而學人益趨于弱，然校射之事或間代舉行，朱子猶私習射子射圃。明初試文士，尚考之以射。四百年來，文人褒衣矩步，悍强武力悉付之武科與召募之徒，于是詩書之業第爲歌咏太平之具，承洙泗之流者有游、夏之雍容，而無冉有、季路之操執戈矛者矣。夫古之兵事射御爲先，其後無車而上騎，又有銃砲諸戰法，使真儒出而籌之，則當如古法所以教射御者教之，必不使其束手旁觀自謝不敏也。且銃砲擊刺之事或有未遑，而弓馬之事豈士大夫所宜諉謝乎？我國家承平百四十年，所以教習八旗者文武並用，蓋古法也。北方之學者以及邊省文儒猶或有兼習弓馬者，東南文士則專以詞章吟咏爲事，一遇盜賊卒起，則色變手顫，口噤不能動，而猶俯視一切，詡詡自得，以爲吾學先儒之道者也。噫，先儒之道固若是其蔑乎？或曰：「張子房貌若婦人，佐漢滅楚，孔明綸巾羽扇，坐車中指揮，亦扶蜀數十年，士何必以技勇稱？」曰：「子房、孔明將將之才也，苟無其才，則游之于藝，近衛一身，遠備國家之用，不亦可乎？然則騎射之事，亦篤古學道之徒所必不可廢者也。」

阮元《揅經室一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顔、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説，各有師授。秦棄儒籍，入漢復興。雖黄老刑名猶復淆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説，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玄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啓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闇合周道也。元、明之間，守先啓後，在於金華。洎乎河東、姚江，門户分岐，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

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内嚮風。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説；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顒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其、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僞得真。高愈、應撝謙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

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户，不相黨伐，束身踐行，闇然自脩。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皇上繼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

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宫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徑苟誤，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户奥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别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隴其等，國史已入《大臣傳》，兹不載焉。

阮元《揅經室三集》卷五《里堂學算記序》　數爲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統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頤，非數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乎？

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驗於時，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凡在儒林類能爲算。後之學者喜空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爲，其學始衰。降及明代，寖以益微，間有一二士大夫留心此事，而言測圓者不知天元，習回回法者不知最高，謬誤相仍，莫能是正，步算之道，或幾乎息矣。我國家稽古右文，昌明數學，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高宗純皇帝《欽定儀象考成》諸編，研極理數，綜貫天人，鴻文寶典，日月昭垂，固度越乎軒轅、隸首而上之。以故海内爲學之士，甄明度數，洞曉幾何者後先輩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吴江王昱闇錫闡、淄川薛儀甫鳳祚、宣城梅徵君文鼎，儒者兼長則有若吴縣惠學士士奇、婺源江慎修永、休寧戴庶常震，莫不各有譔述，流布人間。蓋我朝算學之盛，實往古所未有也。

江都焦君里堂與元同居北湖之濱，少同遊，長同學。里堂湛深經學，長於《三禮》，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得，比輯其所著《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釋弧》三卷、《釋橢》一卷，總而録之，名《里堂學算記》，書成而屬元序之。

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而談西學者輒詆古法爲牴疏不足道，於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然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汎覽歐邏之述作，而知夫中之與西枝條雖分，而本榦則一也。如地爲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與郤萌日月不附天體之説相合；月食入於地景，與張衡蔽於地之説不别；熊三拔簡平儀説寓渾於平，而崔靈恩已立義以渾，蓋爲一矣；的谷四方行測，創蒙氣反光之差，而姜岌已云地有游氣蒙四合矣。然則中之與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實，乃彊生畛域，安所習而毁所不見，何其陋歟？

里堂會通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於古法穿穴《十經》，研求三數，而折中乎劉氏徽之注《九章》；西法隨事立説，闡其隱祕，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輪、與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爲橢圓與不，則存而不論。昔蔡中郎撰《十意》，未竟上言，欲思惟精意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今里堂之説算，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有則，所謂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者非邪。然則里堂是記，固將以爲儒流之典要，備六藝之篇籍者矣。元少略涉斯學，心鈍不能入深，且以供職中外，斯事遂廢。今見里堂成此書，敬且樂焉。吾鄉通天文算學者，國朝以來，惟泰州陳編修厚耀最精，今里堂之學似有過之無不及也。

阮元《疇人傳》卷首《疇人傳序》　昔者黄帝迎日推策，而步術興焉。自時厥後，堯命羲和，舜在璿璣，三代迭王，正朔遞改，蓋效法乾象，布宣庶績，帝王之要道也。是故周公制禮，設馮相之官；孔子作《春秋》，譏司術之過，先古聖人咸重其事。兩漢通才大儒，若劉向父子、張衡、鄭玄之徒，纂續微言，鉤稽典籍，類皆甄明象數，洞曉天官，或作法以敘三光，或立論以明五紀。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儒者之學斯爲大矣。世風遞降，末學支離，九九之術，俗儒鄙不之講；而履觀臺、領司天者，皆株守舊聞，罔知法意；演撰算造之家，徒換易子母，弗憑圭表爲合，驗天失之彌遠。步算之道由是日衰，臺官之選因而愈輕，六藝道湮，良可嗟歎。甚或高言内學，妄占星氣，執圖緯之小言，測淵微之懸象；老人之星，江南常見，而太史以多壽貢諛；發斂之節，終古不差，而倖臣以日長獻瑞。若此之等，率多錯謬。又或稱意空談，流爲虚誕，《河圖》、《洛書》之數，傳者非真；《元會運世》之篇，言之無據。此皆數學之異端，藝術之揚、墨也。

元蚤歲研經，略涉算事，中西異同，今古沿改，《三統》、《四分》之術，小輪橢圓之法，雖嘗旁稽載藉，博問通人，心鈍事梦，義終昧焉。竊思二千年來術經七十，改作者非一人，其建率改憲，雖疏密殊途，而各有特識，法數具存，皆足以爲將來典要，爰掇拾史書，薈萃羣籍，甄而録之，以爲列傳。自黄帝以至於今，凡二百四十三人，附西洋三十七人，大凡二百八十人，離爲四十六卷，名曰《疇人傳》。

綜算氏之大名，紀步天之正軌，質之藝林，以諗來學。俾知術數之妙，窮幽極微，足以綱紀羣倫，經緯天地，乃儒流實事求是之學，非方技苟且干禄之具。有志乎通天地人者，幸詳而覽焉。

阮元《疇人傳》卷四二《戴震傳論》 論曰：九數爲六藝之一，古之小學也。自暴秦焚書，《六經》道湮，後世言數者，或雜以太一三式，占候卦氣之説。由是儒林之實學，下與方技同科，是可慨已。庶常以天文輿地、聲音訓詁數大端爲治經之本，故所爲步算諸書，類皆以經義潤色，縝密簡要，準古作者。而又罔羅算氏，綴輯遺經，以紹前哲，用遺來學。蓋自有戴氏，天下學者乃不敢輕言算數，而其道始尊。然則戴氏之功，又豈在宣城下哉！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一〇《鼇峯書院講堂規約八則》 一、正心術。聖人教人祇重躬行，罕言性命天道。然讀書期於明理，求仁貴其存心，學者脩身善道，首在明義利之分，審是非之界。立志不欺，行已有恥，一切穢濁之塗，鑽營之術，利己害人之謀，枉道狥人之行，皆足敗名辱身，毫髮不可生於心而見於事。充類至義之盡，則哺啜亦不可苟，跬步亦不可輕，矧大於此者乎？君子立身制行，樹爲坊表，彼同流合污，奄然媚世者，乃鄉愿所爲，聖人猶惡而斥之，況僉邪非類、胥役細人，豈容與相親，比有所左右於其間乎？學也者，所以學爲聖賢。一生建名、立節、事功，皆基於爲秀才時。倘此時依阿隨俗，不以含垢納污爲羞，不以氣節名義爲重，則他日得志，安望有剛方正直、擔荷世宙之槩？諸生砥厲廉隅，有志自修，尚其謹小防微，慎旃毋忽。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下《采西學議》 《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安國曰：「九州之志，謂之九邱。」《詩》列十五國之風，康成《譜序》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以觀之。」孔子作《春秋》，有取於百二十國寶書。伊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綜上下縱橫以爲學者也。顧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髀算經》有四極四和，與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等説，後人不得其解。《周禮·職方》疏，神農以上有大九州，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川也。騶衍談天，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當時疑爲荒唐之言。顧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即西海，彼時已習於人口，《職方外紀》等書已入中國，顧氏或未見，或見而不信，皆未可知。今則地球九萬里，莫非舟車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禮》疏、騶衍所稱，一一實其地。據西人輿圖所列，不下百國，此百國中，經譯之書，惟明末意大里亞及今英吉利兩國書凡數十種。其述耶穌教者，率猥鄙無足道。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昵塞、風土、物産，多中人所不及。昔鄭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子産能舉晉國寶沈臺駘之故，列國猶其有人，可以中華大一統之邦而無之乎，亦學士之羞也。今之習於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達游閒，不齒鄉里，無所得衣食者始爲之，其質魯，其識淺，其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過略通夷語，間識夷字，僅知貨目數名與俚淺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學問乎？惟彼亦不足於若輩，特設義學。招貧苦童稚，兼習中外文字。不知村童沾豎穎悟者絶少，余嘗於吾鄉村塾義塾中物色異敏之士，數十年無所得。而又漸染於夷塲習氣，故所得仍與若輩等。今欲采西學，宜於廣東、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選近郡十五歲以下穎悟文童，倍其廩餼，住院肄業，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西人十歲外無人不學算，今欲采西學，自不可不學算，或師西人或師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閩英華書院、墨海書院藏書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進書千餘種存方略館，宜發院，擇其有理者譯之。由是而曆算之術，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綜條貫，輪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曆法，從古無數十年不變之理，今時憲以乾隆甲子爲元，承用已逾百年，漸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舊法，進退其數，不足依據，必求所以正之。聞西人見用地動新術，與天行密合，是可資以授時。又如河工前造百龍搜沙之器，以無效而輟，聞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法用匹馬大火輪置船旁，可上可下，於潮退時下其輪，使附於沙而轉之，沙四飛隨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無處不宜。自下流遞遷而上，積日累月，鍥而不舍，雖欲復由地中行之舊不難。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運河、徒陽等處亦可用。且東南水利久不治，數日之霖，積月不退，宜於通潮各海口，如法濬之，使下流迅駛，則上流雖不濬，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是可資以行水。又如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其他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與焉。三年之後，諸文童於諸國書應口成誦者，借補本學諸生，如有神明變化，能實見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請賞給舉人，如前議。中國多秀民，必有出於夷而轉勝於夷者，誠今日論學一要務矣。夫學問者，經濟所從出也。太史公論治，曰：「法後王本荀子，爲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愚以爲在今日又宜曰：鑒諸國。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强，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爲原

本，輔以諸國富强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且也通市二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我朝章、吏治、輿地、民情、類能言之。而我都護以下之於彼國，則懵然無所知，相形之下，能無愧乎？於是乎不得不寄耳目於惷愚謬妄之通事，詞氣輕重緩急，轉輾傳述，失其本指，幾何不以小嫌釀大衅！夫馭夷爲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樞紐付之若輩，無怪彼已之不知，情僞之不識，議和議戰，汔不得其要領，此國家之隱憂也。此議行，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多則必有正人君子通達治體者出其中，然後得其要領而馭之。《地理全志》作於癸丑年，書中於日本國記其欺侮亞墨利加觸石漁船，時思報復。於安南國極惡其機防之嚴，榷稅之重，於緬甸國亦有胥吏橫征之怨。未幾日本安南皆有兵端，可見彼國書不可不觀。若能知其未譯之書，所得必倍多。綏靖邊陲，道又在是。如謂六合之内，論而不議，封故見而限咫聞，恐古博物君子必不爾也。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二《洋務下》　嗚呼，至今日而談洋務豈易言哉！至此幾於噤口卷舌，而絶不敢復措其手足。蓋洋務之要首在借法自強，非由練兵士、整邊防、講火器、製舟艦以竭其長，終不能與泰西諸國竝駕而齊驅，顧此其外焉者也，所謂末也。至内焉者，仍當由我中國之政治，所謂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肅官常、端士習、厚風俗、正人心而已。兩者竝行，固已綱舉而目張。而無如今日所謂末者徒襲其皮毛，所謂本者絶未見其有所整頓。故昔時患在不變，而今時又患在徒變。

十六七年前，竊嘗欲中國倣行西法，其言曰「以其所長奪其所恃」，故火器用於戰陣，舟艦用於江海，語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逮乎同治初元，李伯相經略江左，始有江南製造局之設。丁中丞仿鑄西砲用以擊賊，旋收厥効。然後福州船政局相繼並建，天津、粤東亦倣行焉。並時上海有廣方言館，廣州有同文館，而京師亦設天文館。又有出洋肄業幼童百二十人，往學於美，駸駸乎日盛一日焉。宜乎西法之用可以頡頏乎西人，然而未也。顧事求其漸精而道無貴乎欲速，安知後日之遽不如西人哉！而我特慮其始勤終怠，畏難苟安，至於異日或以無益而罷，或以經費不足而裁，蓋在乎當軸者之轉移推變耳。蓋以西法爲可行者不過二三人，以西法爲不可行、不必行者幾於盈廷皆是，或懼其難以持久者此也。

且西法之明效猶未大著於國中，所行者不過在沿海數省而已。即如軍士之練習洋鎗者甚少，其餘悉以成法；而文武取士兩途終不知變也。夫鎗砲在乎燃放，舟艦在乎駕駛。今營兵悉以長矛籐牌爲從事，武科悉以弓石刀以區優劣、定去取，或有所更，則必曰「此營規不可易，大典不可改也」。是則陸兵未知西法也。今水師仍以拖船及中國各式小艦，徒事虚糜，無濟實用，材質既薄，風浪難勝，猝至洪濤巨浸中已不能自主，況乎其臨行陣習戰鬥縱横轟擊以出於必勝哉！是則水師未嘗知西法也。兹必使營兵改用洋鎗，水師改用輪船，洋鎗之外則練砲隊，輪船之外則駛鐵甲，按期演練，務極其精。武廢弓石而分爲水陸兩途，文廢時文而分數途以拔取，每省、每郡、每州、每邑由國家設立文武學塾以爲訓習所，以爲儲材之地，或即以書院改作，如是方不至「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今教官則爲冗員，而書院竟成虚設。歲以時文取士，特不知時文究屬何用。居然名之曰「士」，而其實則一物不知也。歲取數千數百之士，實則歲多數千數百貿然無知之人而已矣。夫取士之道，當取之寬而用之嚴，今則反是泥沙與珠玉竝進也。而又廣其額，促其期，於是天下遂無真士。嗚呼！此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不廢時文，人才終不能古若，而西法終不能行，洋務終不能明，國家富强之效終不能幾。夫廢時文非爲習西法也，經以裕其學，史以博其識，考輿圖、明象緯，然後能知古而通今。否則以有用之心思置之無用，不可惜哉！而本根所繫，則在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必先以士始。朝廷之所以重士者在此，而民自無不興起矣。士能如此，及其出而仕於朝，必有足觀矣。風俗厚，人心正，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西法云乎哉！而西法自無不爲我用矣。此由本以治末，洋務之綱領也，欲明洋務必自此始。

《康有爲全集》第二集《桂學答問》　天下之所宗師者，孔子也，義理、制度皆出於孔子，故經者學孔子而已。孔子去今三千年，其學何在？曰：在「六經」。夫人知之，故經學尊焉。凡爲孔子之學者，皆當學經學也。人人皆當學經學，而經學之書汗牛充棟，有窮老涉學而不得其門者，則經説亂之，僞文雜之。如泛海無舟，邈然望洋而歎；如適沙漠而無鄉導，倀倀然迷道而返，固也。然以迷道之故，遂舍孔子而不學，可乎？今爲學者覓駕海之航，訪導引之人。有孟子者，古今稱能學孔子，而宜可信者也。由孟子而學孔子，其時至近，其傳授至不遠，其道至正，宜不歧誤也。孟子於孔子無不學矣。而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述及孔子，即舍「五經」而言《春秋》，于「禹惡旨酒，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述及孔子，亦舍「五經」而言《春秋》。然則孔子雖有「六經」，而大道萃於《春秋》。若學孔子，而不學《春秋》，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學《春秋》當從何人？有左氏者，有公羊、穀梁者，有以「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者，果誰氏之從也？曰：上折之於孟子，下折之於董子可乎！孟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故學《春秋》者，在其義，不在其事與文。然則《公》、《穀》是而左氏非也。孟子又曰：「《春秋》天子之事。」又述孔子之言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公羊》有「王魯改制」之説，董子爲漢世第一純儒，而有「孔子改制《春秋》當新王」之説。《論衡》曰：「文王之文，傳於孔子；孔子之文，傳于仲舒。」則《春秋》微言大義，多在《公羊》，而不在《穀梁》也。孟子爲《公羊》專家之學，別見《孟子爲公羊學考》，此不詳。

《春秋公羊》之學，董子及胡毋生傳之。董子之學，見於《繁露》，胡毋生之説，傳於何休。故欲通《公羊》者，讀何休之注、董子之《春秋繁露》。吾有《春秋董氏學》。有義、有例、有禮，要皆孔子所改之制。分而求之，則《公羊》可通，而《春秋》亦可通矣。陳立《公羊義疏》，間有僞經，而徵引繁博，可看。此書見《續皇清經解》。劉氏逢禄、凌氏曙説《公羊》諸書，可看。見《皇清經解》。

孔子所以爲聖人，以其改制，而曲成萬物、範圍萬世也。其心爲不忍人之仁，其制爲不忍人之政。仁道本於孝弟，則定爲人倫。仁術始於井田，則推爲王政。孟子發孔子之道最精，而大率發明此義，蓋本末精粗舉矣。《春秋》所以宜獨尊者，爲孔子改制之蹟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專信者，爲孔子改制之説在也。能通《春秋》之制，則「六經」之説莫不同條而共貫，而孔子之大道可明矣。《春秋》成文數萬，其恉數千，皆大義也。漢人傳經，皆通大義，非瑣屑訓詁名物也。故兩漢四百年，君臣上下制度議論，皆出《公羊》，以《史記》、《漢書》逐條求之可知也。苟能明孔子改制之微言大義，則周、秦諸子談道之是非出入，秦、漢以來二千年之義理制度所本，從違之得失，以及外夷之治亂强弱，天人之故，皆能別白而昭晰之。振其綱而求其條目，循其幹而理其枝葉，其道至約，而其功至宏矣。

《公羊》經、傳並何注四本，桂林有刻本。《春秋繁露》四本，若聰敏之士，得傳授而提要鈎元，數日可通改制之大義。或不得傳授，或天資稍滯，能虚心講求，精思熟讀，亦不待一月，俱可通貫。提出孔子改制爲主，字字句句，以此求之，自有悟徹之日。若於孔子微言大義有所通入，則把柄在手，天下古今羣書，皆可破矣。豈非其道至約，其功至宏乎？

專言《公羊》、《繁露》者，乃就至約至易言之，仍當廣通孔門諸學以爲證佐。《穀梁》同傳大義，當與《公羊》分別求之。有同經同義者，有同經異義者，有異經同義者，有異於《公羊傳》而同於何注者，其異雖多，若不泥其文，而單舉其義，則無不同也。吾有《孔子改制考》。

孔門後學有二大支：其一孟子也，人莫不讀《孟子》，而不知《公羊》正傳也；其一爲荀子也，《穀梁》太祖也。《孟子》之義無一不與《公羊》合。《穀梁》則申公傳自荀卿，其義亦無一不相合。故當讀《孟子》、《荀子》。《孟子》無人不讀，但今讀法當別。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同傳，又稱「孟子、荀卿之徒以學顯於當世」。自唐以前，無不二子並稱，至昌黎少抑之。宋人以荀子言性惡，乃始抑荀而獨尊孟。然宋儒言變化氣質之性，即荀子之説，何得暗用之而顯闢之？蓋孟子重於心，荀子重於學，孟子近陸，荀子近朱，聖學原有此二派，不可偏廢。而羣經多傳自荀子，其功尤大；亦猶羣經皆注於朱子，立於學官也。二子者，孔門之門者也。舍門者而遽求見孔子，不可得也。二子當並讀，求其大義，貫串條分之。孔子心性之精，倫禮之大，制治之詳，無不具在，且激厲學者，其語尤切。學能通此，思過半矣。《孟子》人皆讀之，今但加以講求，則但讀《荀子》數日可了。凡書有精粗，讀之自有詳略，自諸經外，讀書之法，在通其大義，非謂誦其全文。但隨其天姿，分一二遍提要鈎元，默而識之，便可有用，若能舉其辭，尤易觸悟。而天姿不可强，不必泥也。

孔學之聚訟者，不在心性，而在禮制。《白虎通》爲十四博士薈萃之説，字字如珠，與《繁露》可謂孔門真傳祕本。賴有此以見孔學，當細讀。一二本書，數日可了。

以上五部書，通其恉義，則已通大孔律例，一切案情，皆可斷矣。

胥吏辦一房之案，當官辦一時一朝之案，儒者辦天下古今之案，其任最大。天下古今之案，奉孔子爲律例。若不通孔子之律例，何以辦案？若能通之，則諸子、廿四史、一切羣書，皆案情也。不讀律，不審案，則不得爲官吏；不通孔子律例，不審天下古今大小一切案，豈得爲儒生？日抱案而不知律，則無星之秤尺，無以爲斷案之地；若僅讀律而不詳覽案情，亦無以盡天下之變也。故通經之後，當偏覽子史羣書。無志於爲官吏者，是甘心於下流；無志於辦天下古今大案者，是甘心爲愚人也。

一、「六經」皆孔子之律例，人無不讀，而難遽讀之者，以有僞律亂其間，恐妄引之而誤殺人，則不得不明辨之。

一、《史記》、前後《漢書・儒林傳》當合讀，以見十四博士傳經之案。蓋舉漢世，皆十四博士之學。而後漢亦漸有今古學之分，《漢書・藝文志》當同讀，以兩造存此案。皆一二日可了。

一、《五經異義》當讀，見《續皇清經解》，有陳壽祺注最詳。今古經説具存。今真而古僞，而非知僞説，無以見真説之可珍。數日可了。

從此讀《新學僞經考》，別古今，分真僞，撥雲霧而見青天，登泰山而指培塿，一切古今是非得失，瞭若指掌中。三數日可了。

一、《新學僞經考》讀畢，可閱《四庫提要》經部目録，凡二千年經説，自魏晉至唐，爲劉歆之僞學；自宋至明，爲嚮壁之虚學，是非得失皆破矣。十數日可了。

自此以往，一切經説，可自擇讀，不致誤於歧途。而魏氏源《詩古微》，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胡氏渭《禹貢錐指》，《易圖明辨》，惠氏棟《易漢學》，江氏永《禮書綱目》，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及一切今學經説可先讀。除禮書兩種卷數較多外，餘書一月可畢。

《大戴禮記》當與《小戴禮記》同讀，皆孔門口説，至精深也。《尚書大傳》、《韓詩外傳》亦皆孔門口説，與《繁露》、《白虎通》同重。

國朝正經正注有《欽定御纂十經》及《十三經注疏》，功令之書，皆學者所當肄業及之。此外，《經學彙函》爲古經説；《通志堂經解》，薈萃宋、元、明人經説；《皇清經解》、《續經解》，薈萃國朝經説；皆涉獵擇讀之。此真浩如烟海，若無本領，宜其窮老無所入也。

一、新學於經文未全讀者，皆當尅日補讀。《左傳》、《禮記》、《周禮》皆當讀全文，萬不可誤讀坊間删本。如武昌局諸單注本、相臺岳氏單注本。《儀禮章句》及《左傳讀本》、《周禮讀本》，尚皆全本也。此雖未遽言經學，而實可爲學問之本。其僞亂如《左傳》、《周禮》、《爾雅》之類，已數千年奉行之，有若曹、馬、劉、蕭，雖是篡朝，而魏、晉六朝之史，亦不得不讀。凡補讀者未能遽上口，亦當先以數日全行補讀，俾引文皆知，而後分日待温。

一、《説文》雖有僞竄，而爲古今文字之薈萃，學者當識字，不得不讀。以段氏《注》爲經，而王氏筠友《説文釋例》爲緯。《説文逸字》、《説文外篇》、《説文新附考》、《説文引經考》、《説文答問》皆可考。《文字蒙求》可先看，以得六書之序，童子最便。《説文檢字》亦便初學。《説文聲讀表》可知文字多由聲出，亦宜並閲。一月可了，或每日看二三十字，則不費目力，亦一年可了。

一、《爾雅》以邵氏、郝氏二家爲精博。見《皇清經解》。

一、韻學先看《廣韻》，可通古通今。古音爲專門，當别考。

《説文》形學也，《爾雅》義學也，《廣韻》聲學也，皆學者所不可廢，爲國朝專門之學。惜其亂雜僞羼，破碎而無用。新學者宜稍涉之，但不必以冒大道耳。《小學彙函》可看。

一、《唐石經》宜購讀，大字明朗，既可考據，且書法至佳，並可學書。窮鄉難得碑刻，得此，三善備矣。在京師購之數金可得，能再雕尤佳。

一、《七經緯》宜讀，緯皆孔門口説，中多非常異義。劉歆作讖攻緯，後人乃並攻之，而孔門口説亡矣。今以《公羊》考之，其説多同，雖有竄亂，分别擇之，不獨不能廢，實可寶也。

西漢時書皆經説，宜讀。如陸賈《新語》，賈子《新書》，《鹽鐵論》，劉向《説苑》、《新序》、《列女傳》，皆今學家純完之書，可與《公》、《穀》互證，且多七十子口説，大義存焉，可爲瓌寶。《太玄》、《法言》、《論衡》有雜僞説，可擇觀之，然亦有今學説，可互證也。十餘日可了。

一、《玉函山房輯佚書》經説最多，可備查。

一、周、秦諸子宜讀。各子書雖《老子》、《管子》亦皆戰國書，在孔子後，皆孔子後學。説雖相反，然以反比例明正比例，因四方而更可得中心。諸子皆改制，正可明孔子之改制也。《吕氏春秋》、《淮南子》爲雜家，諸家之理存焉，尤可窮究。子家皆文章極美，學者因性之所近，熟讀而自得之。

一、《國語》爲殘本，且多竄亂，然故是春秋文字，亦須讀。《國策》亦當讀。《逸周書》、《山海經》、《穆天子傳》三種皆僞書，然甚古，亦當一考。

一、讀史宜以《史記》、《兩漢》爲重。《史記》多孔門微言大義，殊不易讀，雖有竄亂，然至可信據矣。《漢書》雖爲劉歆僞撰，而考漢時事，舍此不得。《後漢》爲孔子之治，風俗氣節至美，范蔚宗又妙於激揚，皆有經義，皆妙文章，故三史宜熟讀。秦漢間日改用孔子之制，可細心考之，當日有悦懌也。能通三史，則經義、史裁、掌故、文章俱備矣。餘史可分政、事、人、文四者讀之。

一、廿四史宜全讀。新學讀史日一、二卷，其後漸習日可三、四卷。《史記》一百三十卷，《漢書》一百二十卷，除表三十卷不能遽讀，皆百卷。《後漢書》亦百卷。一日一卷，三百日可畢；一日三卷，百日可畢。《三國志》六十五卷，《晉書》一百三十卷，《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共三百七十五卷。一日三卷，亦百日可畢。《宋書》一百卷，《齊書》五十九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魏書》一百一十四卷，《北齊書》五十卷，《北周書》五十卷，通四百六十五卷。一日三卷，亦百日可畢。《隋書》八十五卷，《新》、《舊唐書》四百二十五卷，《新》、

《舊五代史》二百二十四卷。一日三卷，約二百日可畢。是一年半可讀十九史矣。其《宋》、《金》、《元》、《明史》，一年半無不閱徧。此皆爲中人之資言之，計日程功，無不可至。若異敏之士，尚不待此；即資質稍魯，加倍其日，亦三年可通全史矣。學者何不暫捨一二年八股之功而肆力於是？暨其學成，則海函地負，何所不能乎！

一、三史宜用功深，寧少其卷數。三史破，餘史皆易讀，卷數可增矣。若驟未能徧讀全史，於《晉書》後，先讀《南》、《北史》、《新唐》、《五代史》、《宋》、《明史》亦可。餘史俟補讀，則一年可畢矣。《隋書》有五朝史志，不可不讀。

讀史宜先通年號，當考《紀年編》。新學驟未能知古今，可看《歷代帝王年表》。

讀史宜通職官，當先看《百官公卿表》，能讀《歷代職官表》尤易通。

讀史當通地理，則《地理志》宜先讀。然古之某州郡，必先明爲今某省府乃能了然，故以看地圖爲先。今地圖無絶佳者，胡文忠《大清一統地輿圖》武昌刻本。稍詳矣，次則李兆洛、董萬立之圖，又次則僅有郡縣之圖，亦當日掛左右，然後取《歷代地理沿革圖》、《歷代地理韻編》考之，則得其涯畧矣。初學先讀《三才畧》及《地理歌》，尤爲根柢。至天文圖、地球圖、五大洲圖、萬國全圖，皆當懸置壁間。能購天球、地球尤佳。不過數金耳。凡考地圖，《輿地經緯度里表》宜通。見荷池精舍本一卷，可翻刻。每日飯後以朱筆考一府，通其沿革，細核山川，積久便熟；或用油紙仿印，自能繪出尤佳。《水經注》詳於山水，且最古雅，可先讀。數日可了。此外，各史地志、《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大清一統志》，皆可備考。

一、讀史當知史例。《史通》削繁可讀。既通史例，文筆亦可學。一二日可了。《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廿一史四譜》可考，而《廿一史札記》尤通貫，並詳掌故治亂，不止史例矣，宜熟讀。諸書皆讀正史時互考之。

一、讀史當讀編年及紀事以貫串之。編年之史，莫如《資治通鑒》、《續通鑒》。紀事則有《左傳紀事本末》、《通鑒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皆史中精絶之書，可熟觀精考。數月可了。

一、讀史當讀掌故。掌故則「三通」併稱：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也。而《通考》最詳，宜與《通鑒》同讀，宜改稱爲「二通」也。若《通典》詳於禮而多僞説，《通志》惟《二十畧》爲精，餘皆史文，故應不如《通考》。若「續三通」、「皇朝三通」，宜並涉及。能熟得一通，其餘皆相出入，讀之甚省力。

一、考掌故當通國朝之學。事跡則九朝《東華録》，人物則《耆獻匯徵》。無之則先看《國朝先正事略》，亦得大概。典禮則《大清會典》、《則例》，未能得《則例》，宜先看《會典》，數日可了。《大清通禮》、《大清律例》。謨訓則《十朝聖訓》。文章則《經世文》正、續編。《聖武記》亦可閱。通此數書，兼及「三通」，可知國朝掌故矣。此數種甚浩博，隨時閱之，或先通一種，亦可徐求，而《會典》及《經世文編》正、續最簡矣。《吾學録》八本，尤淺易，可備查。

一、考邊事，《朔方備乘》、《蒙古遊牧記》、《藩部要畧》、《新疆識畧》、《衛藏志》皆當考。

一、當考孔子事，莫如《闕里文獻考》，凡一百卷，至詳。方今外教相迫甚至，吾輩發明孔子之道，尤當光明。

一、當讀義理書。宋儒專言義理，《宋元學案》薈萃之，當熟讀。《明儒學案》，言心學最精微，可細讀。《國朝學案小識》可備源流。《二程全書》、《朱子大全集》、《朱子語類》可精考。《正誼堂全書》可涉獵。《近思録》爲朱子選擇，《小學》爲做人樣子，可熟讀。《司馬書儀》、《朱子家禮》皆近世禮所從出，宜參考。千年之學，皆出於朱子，故《語類大全集》宜熟讀。《學案》最博，可通源流，皆宜精熟。數書宜編爲日課，與經史並讀者。《小學》尤爲入手始基也。

一、當讀考訂之書。考訂之書甚多，不勝讀，可先讀《困學紀聞》、《日知録》、《十駕齋養新録》、《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癸巳類稿》、《癸巳存稿》。若議論之書，如《顔氏家訓》、《黄氏日抄》、《明夷待訪録》、《文史通義》、《校邠廬抗議》並可考涉。旬日可一二部也。

一、當知目録之學，俾知天下書目甚多，無以兔園册子、高頭講章、時樣制藝自足。書目博深，莫如欽定《四庫提要》。一百二十本，價二三金，必應購買。每日隨意涉獵，數月可畢。精要且詳，莫如《書目答問》，板本最佳。每部值銀數分，可常置懷袖熟記，學問自進。其檢叢書之目，有彙刻書目，皆學者必應查刻之書。

一、叢書宜多購，得一書有百數十種之用，如《粤雅堂》、《知不足齋》之類最博，可涉獵。其專門之叢書，如《經學彙函》、《小學彙函》之類，尤宜多購。

一、兵學古書，莫如《孫子》，但言虚理，歷久不變者也。至兵制有《歷代兵制》一書，在《守山閣叢書》。亦散見各史中。其餘今古既變，無大用，惟《練兵實紀》尚可行。胡文忠公《讀史兵畧》最佳。近西洋之《行軍測繪》、《水師操練》、《陸師操練》、《防海新論》、《御風要術》、《克虜伯礮説》、《礮操法》、《礮表》，皆上海

製造局書。《海戰紀要》、《兵船布陣》，皆有用之書也。

聖道既明，中國古今既通，則外國亦宜通知。譬人之有家，必有鄰舍，問其家事，譜系田園，固宜熟悉，鄰舍某某乃全不知，可乎？況乎相迫而來，我之所爲，彼皆知之；彼之所爲，我獨不聞，尤非立國練才之道。今爲學者畧舉其一二。若僅通外學而不知聖學，則多添一外國人而已，何取焉！

一、地志宜先讀。《瀛寰志畧》，其譯音及地名最正，今製造局書皆本焉。《海國圖志》多謬誤，不可從。餘若《英》、《法》、《俄》、《美國志》皆粗畧。《萬國通鑒》、《萬國史記》、《四裔年表》可一涉。數日可了。《日本圖經》、《日本新政考》，日事亦略見矣。

一、律法：《萬國公法》、萬國所公用。《星軺指掌》，使臣之體例，最要。一二日可了。

一、政俗：《列國歲計政要》、《西國近事彙編》最詳。《西國學校論畧》、《德國議院章程》、《西事類編》、《西俗雜志》、《普法戰紀》、《鐵軌道里表》。此外，各使遊記，如《使西記程》、《曾侯日記》、《環遊地球日記》、《四述奇書》、《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使東述畧》，皆可觀。張記最詳，薛記有考據，餘皆鄙瑣，然皆可類觀也。

一、西學：《談天》、《地理淺識》、《天文圖説》、《動物學》、《植物學》、《光學》、《聲學》、《電學》、《重學》、《化學》，有《西學大成》輯之。有《全體新論》、《化學養生論》、《格致鑒原》、《格致釋器》、《格致彙編》。此書是叢書，各種學皆有。《格致彙編》最佳，農桑百學皆有。

一、交涉：《夷艘冠海記》、《中西紀事》、《中西關係畧論》、《各國和約》。

凡此皆旬月可畢，而天下萬國燭照數計，不至暝若摘塗矣。若將製造局書全購尤佳。學至此，則聖道王制，中外古今，天文地理，皆已通矣。

一、數學：考古則《算書十經》，而以《四元玉鑒》爲至精。從今則欽定《數理精蘊》，而以《梅氏叢書》爲至專。西法則以《幾何原本》爲入門，而以《代數術》、《微積分》、《微積溯源》、《代微積拾級》爲至深。而《數學啓蒙》最便入門。近人行素齋數學論之最精詳。天文地理各學皆從算學入，通算猶識字也。

一、辭章之學，先讀《楚辭集注》，次讀《文選》，武昌胡克家翻宋本爲佳，次則葉樹藩朱墨本亦可。則材骨立矣。《文選》先講文，次詩，次賦。讀賦每夕一篇，四十九篇，月餘畢矣。《文選》當全讀，學其筆法、調法、字法。兼讀《駢體文鈔》，則能文矣。作駢體，兼讀《徐庾集》及《四六叢話》。國朝駢體中興，以胡、洪爲最，有《駢體正宗》及《八家四六正》、《續》可觀。散文讀《古文辭類纂》、《韓》、《柳集》，則有法度矣。若能讀《全上古三國六朝文》、《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明文海》，則源流畢貫。若欲成家數，當浸淫秦、漢子史，乃有得處。桐城派褊薄，不足師也。坊間古文選本陋謬，不足讀。

詩則導源《文選》，唐、宋詩醇，所選極精，可全讀。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蘇、陸各大家集，均隨性學之，而杜爲宗。《杜詩鏡銓》最佳，宜全讀。此外二李宜學玉谿之緜麗，昌谷之奇麗，不廢山河萬古者。宋之山谷、明青邱《高季廸集》、七子、國朝之吴梅村、朱竹垞、王漁洋，皆宜覽。《唐詩品彙》可購讀，可知源流正變。此外詩話皆無用之書，讀不勝讀者也。

賦亦導源《文選》，而《賦彙》爲鉅觀。唐賦以王粲、黄滔爲宗，選本無佳者，當於《文苑英華》求之。不得已則律賦，以吴錫麟、顧元熙爲宗。有《吴顧合稿》。大要樹骨於六朝，研聲於三唐而已。

詞家以《詞律》爲法，以《詞綜》爲最博。白石爲最精。能沈吟《六十家詞鈔》，自能鮮麗矣。

一、科舉之學，應制所用，約計不過經義、策問、試貼、律賦、楷法數者。余於《長興學記》已言其概。若能通經史，解辭章，博學多通，出其緒餘，便可壓絶流輩。楷法率宗唐碑，歐、顔爲尚，唐《石經》尤爲有益。若欲以書名，則包慎伯《藝舟雙楫》及吾之《廣藝舟雙楫》。偏見千碑，然後能之，新學未易語此。

凡上所舉，雖每類數種，自謂至約，而學者或仍苦其繁，吾更爲合計其書，綜程其課。

一、讀書宜分數類：第一經義，第二史學，第三子學，第四宋學，第五小學及職官、天文、地理及外國書，第六辭章，第七涉獵。或以朝暮午夜分功，或以剛日柔日分學，並軌齊驅，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至於經年，自能豁然貫通，八方齊並集，羅午旁魄，本末内外，上下古今，無不該舉，而學成矣。

一、爲學之始，先以一二月求通孔子之大義爲主。「五經」、「四書」固所自熟，將《公羊》、《繁露》、《白虎通》、《孟子》、《荀子》、《大戴記》、《韓詩外傳》、《尚書大傳》及「三史」《儒林傳》、漢人經説，講求而貫通之。是月也，但兼看《小學》及《宋元學案》以爲清心寡欲之助。諸書既通，則可分類並致，周、秦、西漢子説可畢，「三史」亦通，《説文》、地圖亦有所入，考訂、議論、目録之書粗涉，詞章亦以暇

諷誦，外國要書及天文、地理亦講貫畢。及半年以後，浩然沛然，旁薄有得，各經説各史學羣書百家，皆可探討，期年而小成，有基可立矣。三年則諸學畢貫，此爲中人言之。若上智之才尚不待此；即使下才，倍以年月，六年亦可大成矣。

一、讀書須求師友，師不易得，求友最要。孤陋則寡聞見誚，麗澤則講友宜先。曾子則貴會文輔仁，孔子則重多聞直諒。一人之見有限，衆人之識無窮，故讀書當求友講求，旬日會講，或三日一會，或五日爲期，不可太疏。上下議論，其益無窮。

一、會講須禁淫朋詭説，宜以藍田吕氏鄉約爲法，而少加簡約，德義相勸，過失相規。

一、讀書當分專精、涉獵二事：惟專乃可致精，惟涉獵乃能致博，二者不可偏廢。

一、讀書當設功課部，每日所讀之書，當詳注明以便稽考。所讀之書必加議論，與朋友商其得失。

杜工部曰：「小心事友生，誤謬則改之。」曹子建曰：「必求有公鑒，而無姑息者。」但求學識之進，不必飾非護前，自能日有光明。若一語一言，接人行事，養心脩身，皆能日省，尤爲有益，是在志士。吾《長興學記》功課部有七條：一養心，二修身，三執事，四接人，五時事，六夷務，七讀書。

一、每會課當公推學識優長者爲會長，性行嚴正者爲監督，以資表率而去惰慢。其課部中議論佳者，當摘抄，以備選刻以勵觀。久之成書，風化自起。

一、凡百學問皆由志趣。志猶器也，志大則器大，所受者大；志小則器小，所受者小。僅志於富貴科第，所謂器小也，語之以天下之大，豈能受之哉？若有大志，則通古今中外之故，聖道王制之精，達天人之奥，任天下之重矣。故《學記》言辨志，孟子言尚志，孔子言志仁無惡也，陸子静言一月僅言立志，砥礪名節，涵養德性，任大道而行仁政，皆自志出也。其庶幾先帝經明行修之誨耶？

右所條目，爲學之初桄，良以《四庫提要》及《書目問答》目録浩繁，窮鄉僻遠，家無藏書，限於聞見，濡染無從；或稍有見聞，而門徑不得，望若雲烟，向若而歎，從此却步，故爲導之先路。若大雅宏遠，贍見洽聞，固無似區區也。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卷一《變法通議・學校餘論》 軍興以前，中國之學堂，惟有同文館、廣方言館等，所在屈指可數，生徒不滿千計，是以梁啓超憂之。軍興以後，廟謨諄諄，野議縣縣，則咸以振興學校爲第一義。上自京師，下及省會，訖於巖邑，兩歲之間，踵武數十，其以故有書院改課增課者稱是，其倡議而未成，成而未及知者，亦稱是。雖比之泰西各國，萬不逮一，然風氣之開，不可謂無其幾也。然而梁啓超愈益憂之，憂之奈何？曰：今之以學校爲第一義者，豈不以育人才乎哉！雖然，彼向之同文館、水師學堂等，其設心也，曷嘗不惟育才之爲務！然至今數十年，未嘗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間，以效用於天下，天下所共聞也。今之興學堂者，其意甯不曰：吾今之爲此，必有以異於彼所云也。然而吾竊量其他日之所成就，必無以遠過於彼，且猶或弗逮，何也？表正者影直，表趍者景邪，此公理之易明者也。彼同文館等之設，其原奏檔案所稱不過以交涉日夥，鞮寄需人，思通其語言毋受矇蔽，故其所成就，上焉者足備總署使館之繙譯，下焉者可充海關洋行之通事，彼其所求之者固如是而已。故雖以丁韙良、傅蘭雅等爲之教習，不可謂非彼中文學之士，然而所成卒不過是，何也？所以爲教者未得其道也。今教之之道，舉無以過於彼，而教習之才，又遠出丁、傅下，其聘用西人者，半屬無賴之工匠，不學之教士，其用華人者，則皆向者諸館之學生，學焉而未成，成焉而不適於用者也。其尤下者，香港甯波之衣食於西人者也。教之之道既如彼，教之之人復如此，以故吾敢量其它日之所成，且或弗逮也。夫所謂教之未得其道者何也？自古未有不通他國之學，而能通本國之學者，亦未有不通本國之學，而能通他國之學者。西人之教也，先學本國文法，乃進求萬國文法，先受本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乃進求萬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此各國學校之所同也。今中國之爲洋學者，其能識華字、聯綴書成俗語者，十而四五焉；其能通華文文法者，百而四五焉；其能言中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者，殆幾絶也。此其故何也？彼設學之始，其意以爲吾之教此輩也，不過責之以譯文傳語，爲交涉之間所有事。若夫經世之義，修齊治平之道，別有所謂揣摩講章，唾掇甲第之人，以講求之，而不必以望於此輩。故其學中所設，雖有華文功課一門，不過循例奉行，苟以塞責，實則視爲無足重輕之事。其西文總教習等，既於中學毫髮未有所聞，而其所謂華文分教習者，又大半鄉曲學究，抱兔園册子謂爲絶學，以此而欲造人才，烏可得也。然使於中學雖不甚厝意，而於西學實有所大成，猶可言也。凡學西文者，大率五六年後，乃始能盡通其文規，可以讀其書，知其義，無所於閡。而今之治此學者，往往學四五年，輒以譯人之才，囂然自大，出而謀衣食。自此以往，即與學絶，而究其前數年所學者，不過語句拼字文法之類，去西學尚遠甚。今夫能作華語、粗解華文之人，不能命爲中學之人才，此五尺之童之所共明也。然則能作西語、粗解西文之人，不能命爲西學之人才，昭昭

然矣。故恆有彝其語，彝其服，日以西學自鳴於口岸，而叩以彼中政治學術形勢情實，其所見聞，視我輩之待命舌人者，尚或有間，何則學與不學之異也。夫此四五年之間，於中國之學，既已循例若贅，閣束一切，則其所誦經書，祇能謂之認字，其所課策論，祇能謂之習文法，而絶不能謂之中學。其西學亦然。極其能事，乃亦不過在認字與習文法之二事，是直謂之未學焉可已。今以國家之所旁求，天下之所側望，翹首企踵，以謂他日撥亂反正之才，將取於是，而其究竟，乃卒歸於未學。此余所以悁悁而悲也。然則奈何？曰：無徒重西文教習，而必聘通儒爲華文教習，以立其本；無僅學西文，而必各持一專門之西學，以致其用。斯二義者立，夫乃謂之學。今日之學，當以政學爲主義，以藝學爲附庸。政學之成較易，藝學之成較難。政學之用較廣，藝學之用較狹。使其國有政才而無藝才也，則行政之人，振興藝事，直易易耳。即不爾而借才異地，用客卿而操縱之，無所不可也。使其國有藝才而無政才也，則絶技雖多，執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終也，必爲他人所用。今之中國，其習專門之業，稍有成就，散而處於歐墨各國者，固不乏人，獨其講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殆不多見。此所以雖有一二藝才而卒無用也。抑欲爲藝學者，奉一專門名家之西人以爲師，雖於中國之學不識一字可也。欲爲政學者，必於中國前古之積弊，知其所以然，近今之情勢，知其所終極，故非深於中學者不能治此業。彼夫西人之著書爲我借箸者，與今世所謂洋務中人，介於達官市儈之間，而日日攘臂言新法者，其於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於吾中國之情勢政俗，未嘗通習。則其言也，必窒礙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於是有志經世者，或取其言而試行之，一行而不效，則反以爲新法之罪，近今之大局，未始不壞於此也。故今日欲儲人才，必以通習六經經世之義，歷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參合之於西政，以求致用者爲第一等。求之古人，則有若漢之長沙、子政、武侯，秦之景略，後周之王朴，宋之荆公、夾漈、永嘉，元之貴與，明之姚江，國朝之船山、梨洲、亭林、默深，庶幾近之。求之西域，則彼中政治學院之制，略以公理公法之書爲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爲緯，以近政近事爲用，其學焉而成者，則於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與夫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若集兩造而辨曲直，陳緇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後，敷政優優，所謂學其所用，用其所學，以故逢掖之間無棄才，而國家收養士之效。日本之當路知此義，變法則獨先學校，學校則首重政治，采歐洲之法，而行之以日本之道，是以不三十年而崛起於東瀛也。今中國而不思自强則已，苟猶思之，其必自興政學始。宜以六經諸子爲經，經學必以子學相輔，然後知經學之用，諸子亦皆欲以所學易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爲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爲用，而以各國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苟由此道，得師而教之，使學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於古，何者戾於今！何者當復古，何者當變古，古人之制度，何者視今日爲善，何者視今日爲不善，何者可行之於今日，何者不可行於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於中國，何者不可行於中國，何者宜緩，何者宜急。條理萬端，燭照數計，成竹在胸，遇事不撓。此學若成，則真今日救時之良才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不此之務，則雖糜巨萬之資，竭數十年之力，僅爲洋人廣蓄買辦之才，靡捄於國，靡造於民。吾恐它日必有達識之士，以學堂爲詬病者。彼海軍一政，日本講之而得强，中國講之而得削，其名不殊，其實大異。烏乎！其無使今日之學堂等於昔日之海軍也。問者曰：子偏重政學，子薄藝學乎？藝學者，西人所以致富强之原也。釋之曰：予烏敢薄藝學。顧欲治藝學者，必廣備諸器以藉試驗，歷履諸地以資測勘。教習必分請顓門，學生必儲之綺歲。吾度今者諸學生經費之所入，尚未足以語於此也，若治政學者，則坐一室可以知四海，陳羣籍可以得折衷，雖十室之邑，中人之産，猶能舉之，故吾謂政學之成較易，藝學之成較難也。若夫有大力者，能拊博物之院，開比較之廠，聚其才俊以前民用，此又國之命脈也，夫烏得而薄之，吾直異夫今之言學堂者，上焉於政無所達，下焉於藝無所成，而徒考績於口舌之間，自畫於同文方言之一義，而欲以天下才望之於其徒也。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四册《學要十五則》　學者每苦於無門徑，四庫之書，浩如煙海，從何處讀起耶？古人經學，必首《詩》、《書》，證之《論語》、《禮記》、《荀子》皆然。然自僞古文既行，今文傳注，率經闕失。《詩》之魯、齊、韓，《書》之歐陽、二夏侯，蕩劫尤甚。微言散墜，索解甚難。惟《春秋公羊》、《穀梁》二傳，巋然獨存，聖人經世之大義，法後王之制度，具在於是，其禮制無一不與羣經相通。故言經學，必以《春秋》爲本。

《春秋》之義，公、穀並傳，然《穀梁》注劣，故義甚闇曀，《公羊》注善，故義益光大。又加以董子《繁露》，發明更多，故言《春秋》，尤以《公羊》爲歸。

讀《公羊》，可分義、禮、例三者求之。如「元年春王正月」條下，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之類？所謂義也。立適以長不以

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類，所謂禮也。公何以不言即位之類，據常例書即位爲問，所謂例也。餘可類推。然凡一禮一制，必有大義存焉，例者亦反覆以明其義而已。然則，義並可該禮與例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何邵公解詁，本胡毋生條例，皆《公羊》先師口説也，宜細讀。《春秋繁露》反覆引申，以明《公羊》之義，皆《春秋》家最善之書。學者初讀《公羊》，不知其中蹊徑，可先讀劉禮部《公羊釋例》，卒業後深究何注，《繁露》兩書，日讀十葉，一月而《春秋》畢通矣。

經學繁重，莫甚於禮制，禮制之轇轕，由於今文與僞古文之紛争。僞古文有意誣經，顛倒禮説，務與今文相反。如今文言祭天在郊，祭地在社，而古文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今文言天子娶十二女，而古文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類。兩説聚訟，何以能通？既辨今古，分真僞，則瞭如列眉矣。如是，則通《禮》學甚易，既通《禮》學，於治經斯過半矣。

欲分真僞，辨今古，則莫如讀《新學僞經考》，其近儒攻僞經之書可並讀。

既讀辨僞諸書，能分今古，則可以從事《禮》學。《王制》與《春秋》，條條相通，爲今文《禮》一大宗。《五經異義》述今古文《禮》之異説，劃若鴻溝，最易暢曉。惟許、鄭皆古文家，不能擇善而從，學者胸有成竹，不必狗其説也。《白虎通》全書皆今文《禮》，極可信據。既讀此二書，復細玩二《戴記》，以求制禮之本，以合之於《春秋》之義，則《禮》學成矣。

古人通經，皆以致用，故曰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又曰存其大體，玩經文。然則，經學之以明義爲重，明矣。國朝自顧亭林、閻百詩以後，學者多務碎義，戴東原、阮雲臺承流，益暢斯風，斤斤辨詰，愈出愈歧，置經義於不問，而務求之於字句之間。於是，《皇清經解》之書，汗牛充棟，學者盡數十寒暑，疲力於此，尚無一心得。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也。康先生剗除無用之學，獨標大義，故用日少而蓄德多。循其次第之序以治經，一月可通《春秋》，半載可通《禮》學，度天下便易之事，無有過此者矣。學者亦何惜此一月半載之力，而不從事乎？即以應試獲科而論，一月半載之功，已可以《春秋》、《三禮》專門之學試於有司，亦是大快事也。治經之外，厥惟讀史。康先生教人讀史，仿蘇文忠公八面受敵之法。分爲六事：一曰政，典章制度之文是也；二曰事，治亂興亡之跡是也；三曰人，爲賢爲惡，可法戒者是也；四曰文，或駢或散，可誦習者是也；五曰經義，《史記》、《漢書》最多，而他史亦有；六曰史裁，《史記》、《新五代史》最詳，而他史略及。學者可分此六事求之。上四門是陸桴亭語，下兩門乃康先生所定。

太史公最通經學，最尊孔子，其所編《世家》、《列傳》悉有深意，是編不徒作史讀，並可作周、秦《學案》讀。《漢書》全本於劉歆之《續史記》，其中多僞古文家言，宜分別觀之。《後漢》名節最盛，風俗最美，讀之令人有向上之志。其文字無《史》、《漢》之樸拙，亦無《齊》、《梁》之藻縟，莊雅明麗，最可學，亦最易學，故讀史當先《後漢書》。

孔子之後，諸子並起，欲悉其源流，知其家數，宜讀《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論六家要指」一段，《漢書·藝文志》中「九流」一門，《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然後以次讀諸子。

學問之道，未知門徑者，以爲甚難，其實則易易耳。所難者，莫如立身。學者不求義理之學，以植其根柢，雖讀盡古今書，祇益其爲小人之具而已，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不可不警懼也。故入學之始，必惟義理是務。讀《象山》、《上蔡學案》，以揚其志氣；讀《後漢·儒林》、《黨錮傳》、《東林學案》，以厲其名節；熟讀《孟子》，以悚動其神明。大本既立，然後讀《語類》及羣《學案》以養之。凡讀義理之書，總以自己心得，能切實受用爲主，既有受用之處，則拳拳服膺，勿使偶失，已足自治其身，不必以貪多爲貴也。

子羽能知四國之爲，孔子稱之。《春秋》之作，先求百二十國寶書。以今方古，何獨不然？方今海禁大開，地球萬國猶比隣也。家居而不知比隣之事，則人笑之，學者而不知外國之事，何以異是？王仲任曰：「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今日中國積弱，見侮小夷，皆由風氣不開，學人故見自封，是以及此。然則，言經世有用者，不可不知所務也。

讀西書，先讀《萬國史記》，以知其沿革；次讀《瀛環志畧》，以審其形勢；讀《列國歲計政要》，以知其富强之原；讀《西國近事彙編》，以知其近日之局。至於格致各藝，自有專門，此爲初學説法，不瑣及矣。

讀書莫要於筆記，朱子謂：「當如老吏斷獄，一字不放過。」學者凡讀書，必每句深求其故，以自出議論爲主，久之觸發自多，見地自進，始能貫串羣書，自成條理。經學子學尤要，無筆記，則必不經心；不經心，則雖讀猶不讀而已。黄勉齋云：「真實心地，刻苦功夫。」學者而不能刻苦者，必其未嘗真實者也。

以上諸學，皆缺一不可。驟視似甚繁難，然理學專求切己受用，無事貪多，

則未嘗繁也。經學專求大義，删除瑣碎，一月半載已通，何繁之有？史學大半在證經，亦經學也。其餘者，則緩求之耳。子學通其流派，知其宗旨，專讀先秦諸家，亦不過數書耳。西學所舉數種，爲書不過二十本，亦未爲多也。遵此行之，不出三年，即當卒業，已可卓然成爲通儒。學者稍一優游，則此三年已成白駒過隙，亦何苦而不激其志氣，以務求成就乎！朱子曰：「惟志不立，天下無可爲之事。」是在學者。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上南皮張尚書論政書院課程書》　啓超竊惟西國學校，各類非一，條理極繁，而惟政治學院一門，於中國爲最可行，而於今日爲最有用。其爲學也，以公理人與人相處所用謂之公理。公法國與國相交所用謂之公法，實亦公理也。爲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爲緯，以近政近事爲用。其學焉而成者，則於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與夫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靡不融貫於胸中。若集兩造而辨曲直，陳緇羔而指白黑，故入宫以後，敷政優優，所謂學其所用，用其所學，以故逢掖之間無棄才，而國家收養士之效。中國向於西學，僅襲皮毛，震其技藝之片長，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學、製造、武備諸館，頗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靡聞焉。今夫此學非西人所自創也。吾中國三代以前不必論，後此若漢之長沙、子政、武侯，秦之景略，後周之王樸，宋之荆公、夾漈、永嘉、元之貴與、明之姚江，國朝之梨州、亭林，皆由此道。或當時行其所學而大效，或後世用其言而益大效。今之學者，既務於破碎無用，其鼓篋之始，即未嘗以治天下爲己事，故於古今治亂、中外强弱所以然之故，漠然曾未動其念；授之以事，則昏然不知其所當有事；外侮日迫，内治日隳，則瞷然莫識其所由。士夫不講此學，則市儈弄舌而横議之；中國不講此學，則外夷越俎而代謀之。夫使市儈外夷之言，果有當於措治，則亦豈有所厭惡而必爲是擯斥哉？無如此輩者，於吾古人之義理一無所習，於吾中國之情勢一無所通，則其言也必窒礙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不以其道也。故日本變法，以學校爲最先，而日本學校，以政治爲最重；採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講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興浡焉也。今海内大吏，求其通達西學、深見本原者，莫吾師若；求其博綜中學、精研體要者，尤莫吾師若。故爲今之計，莫若用政治學院之意以提倡天下，因兩湖之舊而示以所重。以六經諸子爲經，經學必以子學相輔然後知六經之用，諸子亦皆欲以所學治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爲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爲用，而以各國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數事并舉，則學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於古，何者戾於古，何者當復古，何者當變古；古人制度，何者視今日爲善，何者視今日爲不善，何者可行於今日，何者不可行於今日；西人制度，何者可行於中國，何者不可行於中國，何者宜緩，何者宜急；條理萬端，燭照數計，成竹在胸，遇事不撓。此學若成，則真今日救時之良才也。今之廢課卷而用日記，廢評列而用講授，可謂黜棄枝葉，妙探本原者也。雖然，兩湖諸生固非若髫齔之子，未堪操觚，其斐然有述作之志者，殆不乏人也。學非一業，期於致用；言非一端，貴於可行。啓超以爲所設經學、史學、地學、算學者，皆將學焉以爲時用也。故時務一門爲諸學之歸宿，不必立專課，而常貫於四者之中。其經學、史學、地學、算學，則爲日記以督之，以驗其學業之勤惰。其時務一門，則爲課卷以考之，以觀其學識之淺深。講時務而無四者之日記以督之，則無以正其本；講經史算地而無時務之課卷以考之，則無以徵其用。二義并行，本末咸備，體用具舉，庶於西人政治學院之規模，稍有所合，計其成就，必有可觀。且時務一門，無專書可以講授，必事事推原經史，則侵彼兩院之權；苟非如此，則專門之西學既非所諳，洋務之爛言又非所屑，登堂緘口，未知所裁。敬陳區區，或見採擇。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與林迪臣太守書》　頃閱各報，知浙中學堂已有成議，大吏委公總司厥事，無任忭喜。軍事既定，廟謨諄諄，野議縷縷，則咸以振興學校爲第一義，各省州縣頗有提倡，而省會未或聞焉，浙中此舉，實他日羣學之權輿也。啓超竊以爲此後之中國，風氣漸開，議論漸變，非西學不興之爲患，而中學將亡之爲患，至其存亡絶續之權，則在於學校。昔之蔽也，在中學與西學分而爲二，學者一身不能相兼。彼三十年來之同文館、方言館、武備學堂等，其拊立之意，非不欲儲非常之才以爲國用也，然其收效乃僅若是。今之抵掌鼓舌以言學校者，則莫不知前此諸館之法之未爲善矣，而要彼今日之所立法，其他日成就有以異於前此諸館之爲乎？則非啓超之所敢言也。啓超謂今日之學校，當以政學爲主義，以藝學爲附庸。政學之成較易，藝學之成較難；政學之用較廣，藝學之用較狹。使其國有政才而無藝才也，則行政之人，振興藝事，直易易耳！即不爾，而借材異地，用客卿而操縱之，無所不可也。使其國有藝才而無政才也，則絶技雖多，執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終也必爲他人所用。今之中國，其習專門之業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獨其講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

其意者，蓋不多見，此所以雖有一二藝才而卒無用也。

中國舊學，考據、掌故、詞章爲三大宗。啓超竊嘗見儕輩之中，同一舊學也。其偏重於考據詞章者，則其變而維新也極難；其偏重於掌故者，則其變而維新也極易。蓋其人既以掌故爲學，必其素有治天下之心，於歷代治亂興亡沿革得失所以然之故，日往來於胸中；既偏思舊法，何者可以治今日之天下，何者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抉擇既熟，圖窮匕見，乃幡然知泰西之法，確有可采，故其轉圜之間廓如也。

彼夫西人之著書爲我借箸者，與今世所謂洋務中人介於達官市儈之間而日日攘臂譚新法者，其於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於吾中國之情勢政俗，未嘗通習，則其言也必窒礙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於是有志經世者，或取其言而試行之，一行而不效，則反以爲新法之罪，近今之大局，未始不壞於此也。故今日欲儲人才，必以通習中國掌故之學，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參合之於西政，以求致用者爲第一等。泰西諸國，首重政治學院。其爲學也，以公理公法爲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爲緯，以近政近事爲用，其學成者授之以政，此爲立國基第一義。日本效之，變法則獨先學校，學校則獨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十年而崛起於東瀛也。

啓超自頃入鄂，則請南皮易兩湖書院專課政學，以六經諸子爲經，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爲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爲用，而以各國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苟由此道，得師而教之，五年之間，可以大成，則真國家有用之才也。今以爲浙中學堂宜仿此意，即未能專示以所重，亦當中西兼舉，政藝並進，然後本末體用之間，不至有所偏喪。

彼乎同文、方言諸館者，其中亦未嘗無中學教習也，未嘗不課以誦經書作策論也，而其學生皆如未嘗受中學然者，彼其教習固半屬此間至庸極陋之學究，於中學之書原一無所聞，其將以何術傳諸其徒也？學生既於中學精深通達之處未嘗少有所受，則其所誦經書，只能謂之認字，其所課策論，只能謂之習文法，而絶不能謂之中學，故其成就一無可觀也。故今日欲興學校，苟不力矯此弊，則雖糜巨萬之經費，祇爲洋人廣蓄買辦之才，十餘年後，必有達識之士以學堂爲詬病者，此不可不慎也。

爲今之計，能聘一通古今、達中西之大儒爲總教習，駐院教授，此上策也。其不能也，則竊見尊擬章程中有諸生各設日課部一條，苟能以《周禮》、《公羊》、《孟子》、《管子》、《史記》、《文獻通考》全史書志等，及近譯西人政學略精之書數種，列爲定課，使諸生日必讀若干葉，以今日新法證羣書古義，而詳論其變通之由與推行之道，其有議論，悉劄識於日課中，而請通人評隲之。或每月更設月課，其題多用策問體，常舉政學之理法以叩之，俾啓其心思，廣其才識，則其所得亦庶幾也。浙中此舉，爲提倡實學之先聲，一切章程，他日諸省所藉以損益也，惟公留意焉。啓超稚齡寡學，於一切門徑條理，豈有所知。顧承見愛，相待逾恆，故不避唐突，薄有所見，輒貢之於左右，想公達人，必不訶其多言也。

何良棟《皇朝經世文四編》卷二七《論中國設立學堂宜先定普通學章程》

自北省拳匪亂後，朝廷銳意求新，詔令永廢八股改作講義策論，以期士人講求實學，尤貴博通中外。一時薄海人民耳目一新，無不歡欣鼓舞。然在鴻才碩學平時既博通今古，固不患改絃更張，而佔嗶之士向惟沈溺於八股之中，一切有用之書素視爲雜覽而未嘗一寓目，故一聞改制則無不瞠目咋舌，而莫知所措。然論博通今古固非天資學力兼到之人斷不能遽臻此詣，而若尋常之講義策論則八股之士文理既通則不過改頭換面亦尚無不可以敷衍從事，況博通今古無論改制不改制皆爲士人應爲之事，固不待詔廢八股而始張皇也。惟今日人才即能博通今古尚不足爲濟時之具，大抵通商以來，歐洲各國鶚視鷹瞵玩中國於股掌之上者，無非恃其人才之盛實學之多，故中國而欲與之争，能自不能不學彼之學，既欲學彼之學則既不能不博通今古，尤不能不博通中外。今之學者，不更大難於昔耶！人生精力各有所限，既欲兼習西學則中學亦宜從簡，則庶無顧此失彼顧彼失此之弊，否則務得貪多反至不稂不莠，況學問之始基，要在最初之進步，故於訓啟童蒙尤關緊要。現在頒行新政，各省擬廣設學堂，中西並課，在課西學是宜悉照彼國章程，按西人課學，定章各國大略相同，童子入學識字後初讀某書繼讀某某等書謂之普通學，或因精力不濟或因急於謀生則既得普通之學亦足以應世，若力求精通則由普通而課以專門，各視其人之性之所近及力之所致，雖有淺深高下之殊而無不可獨樹一幟，學堂既多，學歸一律，自無紛歧之誤，廢棄之虞，故凡舉國之人無不識字無不習普通之學，且所學亦未有無用者，亦何怪其人才之盛。我中國童子自入學識字後，課以三言五言淺近之書，再讀《四書》《五經》，多則讀《十三經》，然後握管爲文，是爲中國普通之學，然讀完以上之書至握管爲文，是欲將來求取功名者，否則有僅識字者有僅讀小書者，有僅讀《四書》者，有雖開經而廢棄者，此種子弟或略識之無或僅能寫帳書條，而求一文理通暢

者曾不數數覯，故中國鴻儒碩彦雖不乏人而人才總不能盛者，皆因不能講求普通之故也。現在舉行新政，教子弟者欲仍舊貫則既恐迂途，欲學新法則又虞獵等，是於師生皆病無可折衷。雖已設之各學堂皆又啓蒙課本，然各自爲法不能一律，不能據爲定程，故蒙意現既欲廣設學堂章程宜歸劃一。處今之世子弟斷不能不學西學，然亦必中文通達則西學方爲有用，否則不過多一西人耳，與中國何益哉！夫欲先學中學則必先定中學章程，不簡不繁皆歸有用，雖學無盡期而亦必予以限止。自入學至畢業一倣西人普通之例斟酌盡善，朝廷著爲令典，四海可以從風，或請朝廷諭飭翰林院編輯或由各疆吏延請名儒釐訂奏請核議。凡子弟入學者即無意深求而此普通之學則必使畢業，官課如此則鄉里之授受者亦有所依歸，不致有自我作古師心自用者矣。人云中國之貧在貧富之不均，我謂中國之弱在乎學問之不均，若倣普通之法則學問何患其不均而人才又何患其弱於歐西哉。

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何樹齡《論實學》 泰西之國豈天國耶！泰西之人豈天人耶！頭同圓也，足同方也，趾同五也，肢同四也，心思之慧才力之雄相爲伯仲，而强弱之形盛衰之勢判若天淵者，何哉？務實學不務實學故耳。務實學者以忠信廉恥爲甲胄，以士農工商爲卒伍，以窮理格物爲韜鈐，以奇法新藝爲糗糧，師法域外而非辱，以舊習宿弊爲痞結，又屏却身外而不惜，以喪師失地爲藥石銘箴座右而不諱。務虚文者以農工商賈爲鄙瑣，以八股制藝爲尊聖，以八韻卷摺儲卿貳，以弓刀矢石作干城，以夸毗揖讓爲馴厚，以蕩軼不羈爲高節，以鑽營奔競爲通方。守此不變，數年之後吾恐官山者皆泰西之卯人，而夷齊無可隱之山；府海者皆泰西之漁師，而仲連無可蹈之海也。變之若何，核實而已矣。改科舉更學校停捐納明功罪尊卑貴賤皆治於法律之下，此在上者之變政也；輕帖括重格致賤詞華貴物理兔園狗曲皆易爲經濟之林，此在下者之變學也。然而庠序諸生恭默聖諭，鄉黨自好之士則亦變爲私鈔《論語》《孟子》，詞嚴義正守舊稱先之士則亦變爲割截喪禮之傳記飾終之大事也，塾師訓蒙則變爲删本矣。國家貢舉登進之階，植黨營私聖訓所戒，釋褐之士則變而引爲師生矣。陋規饋贈典章所禁，服官之人則變之而定爲常例矣。科舉之姓名，他日之公卿也，嶺海紳民皆變之而以爲博具矣。京師之樂籍國朝所禁戒也，名流之貴官皆變之而狎比變童矣。其有壞於人心風俗教化者，則自行變法以趨之，沛然下流莫之能禦，交相仿效，若會若黨，無怪之者，無阻之者，無議之者，獨至於棄短從長之良謨，救弊扶衰之大計，則笑之罵之忌之諱之詆爲乖張，指爲多事，目爲朋黨，罪之曰處士橫議，戒之曰庶人不議。嗚呼！吾不知其誠何心也。故今日之積弱，朝廷不獨任其咎而士習實階之厲也。丕變士習若何，陳其利害而已矣，廣其見識而已矣。陳其利害莫如譯報，廣其見識莫如譯書，務使泰西農工商礦之書，天文地理之學，化光電重之器，如米鹽水火，汗牛充棟月異而歲不同焉，剞劂氏恃之爲恒産焉，書賈恃之爲利藪焉，師長以此課其生徒焉，父兄以此勉其子弟焉，朋友以此譽其交遊焉。如是則風氣既成，人心頓變，是非既定，國本自立而安南、緬甸、印度、南洋諸島、阿非利加洲之覆轍庶可絶於天壤焉。難者曰：子言是矣，夫掇拾香草豈知植物，披抹風月烏識天文。本之不立末何由生，皮之不存毛將奚附。今夫羲和羲叔欽若昊天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詩書之文誰不習誦，何以爲今之疇人咸聚歐美，而震旦之推步製造者寥寥也。物地相宜，草人之職，識別金石卯人所司，厥土黑壤，厥土白墳，鏐鐵銀鏤璆琳琅玕，《禹貢》詳載，經生素習，何以今之礦師聘自泰西，而中國之生斯長斯者反昏昏也；象胥掌繙譯，行人掌交隣，方言有院，同文有館，何以出使專對者不數見而周知四國之爲者乏才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量地制邑，度地居民，神農黄帝之事，《周官・王制》之書，立之學官以之校士，何爲不實行於今也。西人有機器則舉公輸子以當之，西人有光學重學則舉墨子以抑之，西人有化學則舉元倉闕尹之徒以先之，世家孫子奸僞貪橫自棄典型流爲罪犯，羨他人之富貴談祖宗之甲第，言愈高神愈沮色愈厲膽愈荏，嗚呼！尚何説哉！釋之曰：苟無其先，安問其後，雖不能行尚幸有言，帖括僞善之言猶勝於淫書僞惡之言也。談西學者天文地理之空言猶勝於八股八韻之空言也，修德之書人每誦而不言語録内典之畜也，求利之書人每誦而即行形家日者之術是也，蓋是在風俗之轉移人心之趨向耳！正誼者何必不謀利，明道者何必不計功耶！泰西經商之法當譯也，泰西務農之法當譯也，泰西開礦之法當譯也，泰西製器之法當譯也。欲興民之利先開民之智，欲興民之義先興民之利，不興之利但繩之以義，不求生利而但求分利奪利，上下交征内外相訌，其不驅四百兆聰秀之民爲歐洲奴僕者幾希矣。

《蔡元培全集》卷一《學堂教科論》 少酖舉業，長溺文詞，經詁史法，亦窺藩籬，生三十年，始知不足。迷途回車，奚翅炳燭。悲彼來者，覆轍相尋，誓墓不出，願爲松陰。辜較所見，以著於篇，庶有同志，匡其謬焉。

我國選舉之法，自保舉、捐納兩途外，皆出於科舉。科舉之材，皆出於學校。學校之别，曰國子監，助教師之，祭酒以下諸官督之，大臣管理之。曰官學，教習

師之，大臣管理之，稽察之。曰庶常館，教習庶吉士師之。曰府學，曰州、縣學，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師之，而提督、學政督之。曰書院，院長師之。曰義塾，曰往教之塾，延師於家以課子弟。曰來學之塾，師辟館而弟子就學者。塾師師之。其職有國選、公舉、私約之別；其徒有成人、童幼之別；其程有歲課、月課、日課之別；而宗旨則一以科舉爲招。

問何以課《四書》文也？曰鄉會試之所試也。何以讀《四書集注》？曰文題所出，備遺忘也。何以讀《五經》？曰《四書》文之材也，故删喪禮。鄉會試有經藝，有策問，何以不課？曰閱者注重《四書》文，他非所急也。習楷書何也？曰殿試朝考所重也。何以課詩賦？曰散館所試也。讀經，記其文不求其義，讀他書，獵其瑣不見其大，何也？曰制藝詩賦所取裁，如是已足也。

來學之塾在鄉僻者，或於家，或於社，其徒或一年一輟，或二三年而輟，其後或商焉，或工焉，或農焉，非有志於科舉，而責以誦經注之文，不求其義如故焉。何也？曰先世之遺傳，少年之習慣，塾師技止此耳，不知其然而然也。夫是以認字千名，而尋常書札，或所不解，讀書數卷，而平生行習，了不相關。

若乃身厠士流，幸而致科第，膺官職，循資以進，則夫行政、司法之權，內治、外交之略，所以責之者曾未有限也，而固非其平日所探討，所專業，美錦學制，大匠代斲，其不償事者尠矣。況乎生心害政之故，固有不止於是者，請舉其凡，曰鄙，曰亂，曰浮，曰蔑，曰忮，曰欺。

一群之中而有君，佐君而有百官，是必其群之賢者，賢者必有見於群己關係之故，方且同一群之利以爲其利，合一群之私以爲其私。不得已，而己之所以維群，與群之所以償己，不能并存，則決然爲群而舍己，其所見利害固如此也。今之教育者，嘵嘵然以舉業自命，則固無群之見矣。夫且以大官厚禄爲自私自利之需，而一切攘取之以爲快，則其攘取之術，固將愈巧而愈安。其未得之也，爲揣摩，爲剿襲，爲倩替，爲賄買，爲鑽營，苟無阻力，何施而不可；其既得之也，缺之肥瘠，差之優劣，上官之喜怒，要津之援繫，已不勝心力之疲，尚何暇復爲天下設想乎？此害於鄙者一也。

登高自卑，入室由户，循序不亂，凡事皆然，人智啓發之次，寧有异乎？童子之入塾也，未知善惡之道而課以明新，未習弟子之職而語以君國，譬之嬰孩舍乳而食肉，山人入水而求魚，使其神思之徑，忽斷忽續，若昧若明，以此爲常，則事無大小，既無執因求果之術，更無見微知著之幾，皆將顛倒重輕，衡決首尾，見卵而求時夜，救火而呼丈人，此害於亂者二也。

心理之學，注意爲要，傳稱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此其顯者。塾師之課讀也，有聲無義，里諺謂之小僧誦經，固已味同嚼蠟，倦此循環。夫人之心思，自酣睡以外，固不能無所寄。彼其塾課既淡漠相遭矣，勢不得不游心於文句之外，結想乎玩好之需。以此爲常，釀成假公濟私之習，是故居官以治事也，而轉弛事以便私；撫軍以防寇也，而或縱寇以自重。名實相繆，心口不同。此害於浮者三也。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恃乎其人有自立之性，不可奪之志。宇長宙廣，其例甚多。童子之在塾也，非有愛於其課，則窳惰而不中程宜也，爲師者不求其故，不言其所以，而夏楚以迫之，忿詈以禁之，有問則對之以模棱之詞，發難則科之以不敬之罰。彼其師弟之間，非有固結不可解之愛情也，屈意就範，壓於勢力耳。夫勢力何常，因時而异，其在賢者，驅之以爲賢；其在暴徒，脇之以爲暴；其在中權，固成瓦合，其在外力，遂兆土崩；以是爲常，國於何有。此害於慤者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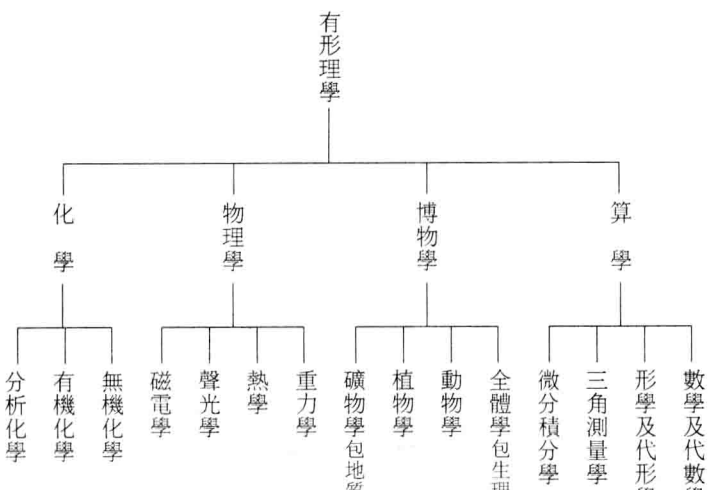
夫以愛情之薄，而壓力之嚴，受之者既有苦而無樂，則亦有怨而無懷。入塾則視日早晚，逃學或不惜饑寒。至乃街市閑行，儕輩笑語，一逢師至，匿迹銷聲，視學塾如囹圄，見先生如獄吏，豈弟子之無良哉，爲師者固迫之爲仇耳。童子就傅以後，接父母兄姊之時少，而日與其仇者相對，務剥削其親和眷戀之良，而養成夫乖戾忮忌之性。夫是以在家而戾於家，在國而戾於國。家國虚模，人爲質點，以愛力相吸耳，日驅之而日距之，有不滅裂者乎？此害於忮者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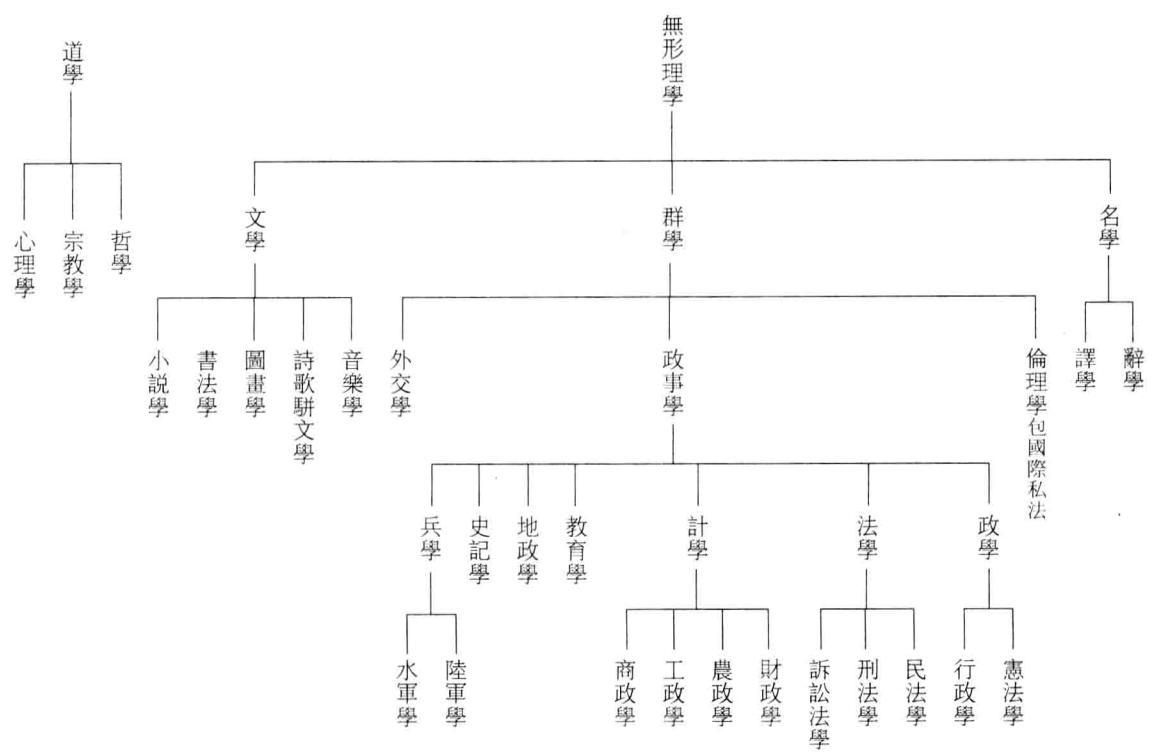
夫以上云云，師之於弟，本以壓力脇從，壓力移而脇從之權將挾之以移。彼夫紈綺之子，成童以後，或生性桀驁，力能持師之短長於其父兄，師之下者，乃遂與之比而以欺其父兄爲事，是故多授之經，不問能誦否也；速課以文，不問能解否也；甚者先爲之筆削而後録焉，乃加優善之評點以欺人；甚者應試之時，且爲之代作焉，曰非是無以結於弟子焉；甚而書院之院長，於下劣之卷，亦必優之以評點焉，曰非是無以結於肄業生焉；甚而試官之閱卷，於屏棄之卷，亦必違心而獎借之，曰非是將見嫉於下第舉子焉。以此爲常，上下相蒙，司法者改罪人之供狀以避議，理財者張無本之報銷以盜利，察吏者竄不關之保舉以徇情，將兵者造諱敗之露布以希賞，駕輕就熟，何所底乎！此害於僞者六也。

其他支害，難可具論。此六者，彰彰然天下共苦之矣，而不知其源乃起於學塾。士之在學塾也久，又沈浸於考試之習，其害最烈，父子相傳，成爲種性，其釀

之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則夫救之也豈一手一足之烈。甲午以後，士之高明者，鍛於外力，奮然破舊日教師之謬，發爲理論，已不一家，雖宗旨不無互殊，又以科舉所掣，未足奮鄙近之氣，然而异同之評，自此起矣。斯賓塞氏曰：凡人間意見所經之程度有三：一無識時之一致，二探求時之多殊，三聰明時之一致。三者之中，第二者，第三之母也。今之教育界，其正由一致而多殊乎。爰陳管見，備多殊之一。今之論者，將遠之如魑魅，正恐他日公理大明，又當賤之如刍狗耳。

韓非子曰：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理之稽也。萬物各异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是我國古學本分理、道兩界。日本井上甫水，界今之學術爲三：曰有形理學，曰無形理學，亦謂之有象哲學。曰哲學。亦謂之無象哲學，又曰實體哲學。無形理學爲有形理學之統部，統部即盡稽萬理之義。彼云哲學，即吾國所謂道學也。今斟取舊名，臚舉學目，揭表於左，冀我國愛古之士，毋詭名而忘實焉。





韓非子曰：凡物之有形者，有短長，有大小，有方圓，有堅脆，有輕重，有白黑，是爲理。要而論之，爲形、性兩界，短長、大小、方圓，形之屬也；堅脆、輕重、白黑，性之屬也。形學爲博物，性學爲物理，群其形而見相感之性，則化學起焉。

算學主於演繹，近名學；然比例之數，弧角之度，皆憑形求理者也，故屬之有形理學。

自植物而動物，自動物而人，其形態有逐漸改良之迹，其生理有逐漸進化之迹，故以全體學屬博物，而生理學則通人身、動、植言之。生理兼理化，今附全體。

物群而相感，有化學；人群而相感，有倫理學。故倫理者，化學之象也；物群而分職，有生理學，人群而分職，有政事學，故政事者，生理之象也。化學循原質之性以爲迎距，義主平等，五倫以之，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倫理學之言也。生理總百體於腦而司命令，義主差別，三綱以之，所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政事學之言也。近之論者，主差別則滅五倫，主平等則嫉三綱，皆一孔之見也。

人群而有倫理學，國群則有外交學。以化學之規則治倫理，則無任性越分之舉，而人各自由；以倫理之規則治外交，則無吐剛茹柔之失，而國以自立。

文學者，亦謂之美術學。《春秋》所謂文致太平，而《肆業要覽》稱爲玩物適情之學者，以音樂爲最顯，移風易俗，言者詳矣。希臘先哲及近代西儒論音樂關係，與《樂記》義同。

六朝作者，有文筆之別，筆爲名家言，文爲文家言。

小說者，民史之流也。群學家曰：前史體例，其於事變也，志其然而不志其所以然，且於君公帝王之事，雖小而必書；於民生風俗之端，雖大而不載；於一群强弱盛衰之數，終無可稽。我國史記，自太史公以外，皆此類耳。近世乃有小說，雖多寓言，頗詳民俗，而文理淺近，尤有語言文字合一之趣。若能祛猥褻怪誕之弊，而緯以正大確實之義，則善矣。

道學之純者，爲今之哲學，心理、宗教，其附庸耳。心理者，本生理之一部，法國碩學珂氏之說。而奧賾特甚，非用哲學規則不能解說之，故附焉。宗教學者，據亂世之哲學，其失也誣，若巫、若回、若耶皆是也；惟莊、佛兩家，與道大適。

右舉學目，皆取易於識別，故或採譯語，或用日本人所定。要之稽核宗派，則《漢書・藝文志》所載劉氏七略，固畢具矣。自漢以來，士掣利祿，浸失其傳。爰爲通彼我之郵，以告同志。

劉氏以六藝略冠諸略之前，而謂諸子指歸，皆六經之支與流裔，則固以六藝爲綱，諸子爲目。六藝，即道學也，六藝爲孔子手定，實孔氏一家之哲論，日本人謂孔子爲大思想家是也。是故《書》爲歷史學，《春秋》爲政治學，《禮》爲倫理學，《樂》爲美術學，《詩》亦美術學。而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以至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賅心理、倫理及理學，皆道學專科也。《易》如今之純正哲學，則通科也。近世哲學名家斯賓塞氏有綜合哲學原理，爲通科。又有生物學原理、心理學原理，社會學原理，道德學原理，爲專科，亦其例矣。

道家者流，亦近世哲學之類，故名、法諸家，多祖述焉。劉氏謂其出於史官，則如近世進化學家，固取材歷史矣。以其與孔氏宗旨不同，故夷之科學，所謂別黑白而定一尊也。

農家者流，於今爲計學，蓋尚農主義之世，工商經濟，皆未發達也。

墨家者流，於今爲宗教學。墨氏出於清廟之守，而歐非舊教，皆出祭司可證也。宗教家無不包倫理，故墨氏有尚同、兼愛、非攻之說。

陰陽家者流，出於靈臺之官，於今爲星學，其旁涉宗教爲術數。

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於今爲外交學。

雜家者流，出於議官，於今爲政學。

其他名家、法家、兵家、方技即醫學，則與今同名者也，不具論。

學級總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致用
普通	初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專門					教育學 專門學	幕僚 教育學	普通學教習 專門官 專門學教習
實業		農工學 商學			醫學 星學		農工 商 醫 天文士

善夫，劉氏之叙諸子也，曰某家者流，出於某官，若者所長，若者所短。又綜而論之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使其人遭明王聖帝，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蓋謂學出於官而實官之材也。群學家曰：有一事之效實，必有一事之儲能。官，效實也；學，儲能也。《語》曰：學而優則仕，《傳》曰：學而後入官，此其義也。我國之學，有經義，近儒家言，有策論，近雜家言，而所以繩之者，乃在文句聲偶之間，摩擬剽竊之術，則徒得古者縱横、小説兩家之流弊。而其入官也，兼攝數職，歷官六部，乃責以兼九家之所長，種瓜而望豆，緣木而求魚，其不得所期之效，而轉生意外之害，是有定理，無足怪也。海通以來，稍窺鄰政，共和、立憲，質性至殊，而官學相準，符同劉氏，固知公理不忒，古今一揆，轉益多師，道在是矣。興學之始，宜廢科舉而改官制，以卒業之憑爲中式之級，因專門之學，授識職之官，夫而後耳目齊、風氣一也。

學者質性不同，理論實際各有所長，用違其才，不益轉損。專門學卒業以後，專於實際者，宜試之於幕僚，而後授以官；長於理論者，宜進之以教育學，而後任教習，如是則無曠職、無棄材矣。

自普通初級以至專門，積十餘學年，固有寒微之家迫不及待者，宜自普通初二級後調入實業學堂，以其餘普通學之尤切要者爲豫科，而實業所需者爲專科，卒業以後，足以持生計而不匱矣。

普通學級表

大別名	名	理		
初級（六歲起）	官話			
二級（八歲起）	解字　造句 切音記號	數學	全體學淺説 動植物學淺説	
三級（十一歲起）	解字　短章 文法	代數初步 幾何初步	礦物學 地質學	
四級（十四歲至十七歲）	論説　論理學 外國語	代數 幾何	全體學 動植物學	

（續表）

大別名			群			道	文	
初級（六歲起）	衛生淺説	嬉游	對親長倫理				實物畫	倫理詩歌景物詩歌（皆用官話長短句）
二級（八歲起）	衛生	體操	家庭鄉黨倫理	地理略説 外國地志略			圖畫	倫理及景物詩歌（淺易文言）
三級（十一歲起）	物理淺説	體操	國民倫理	本國地志 交涉各國地志	國政綱要		圖畫	倫理詩歌政治詩歌（淺易文言）
四級（十四歲至十七歲）	物理學　氣候學 生理學	體操	倫理通理	本國地志沿革略 外國地志	本國歷史 外國政略 外國史略	心理學綱要 哲學綱要 宗教學綱要	自在畫	倫理及政治詩歌（文言仿作）
	無機化學					法學綱要 計學綱要	正書　小篆	倫理小説
	有機化學						行書　草書	倫理及政治小説

理學爲思想之事，名學爲記別思想之事，故敘學先理而後名。然教者、學者，非語言文字無以通思想，故教科先名而後理。

凡人類之進化，系乎思想，而思想之進步，系乎語言。思想如傳熱，無語言以護之，則熱度不高；思想如流水，無語言以障之，則水平如故。是故語言者，接續思想之記號也，猶不足以垂久遠，於是有文字，則又語言之記號也。思想如算理，語言如數學，文字則代數也。究算理者，不能越數學而徑習代數，傳思想者豈能越語言而徑憑文字乎。周之時外史達書名，太史採詩，而以言語不通者爲夷蠻戎狄，中國語言之學，具有明征。秦漢以來，治文字不治語言，文字畫一而語言不畫一，於是語言與文字離，於是識字之人少，而無以促思想之進步。邇者有志之士，爲切音新字，爲白話報，爲白話經解紹興北鄉義塾爲之，思有以溝通之。然百里異言，又勞象譯，所謂事倍而功半也。宜於初級學堂立官話一科，則切音新字可行，而解經譯報之屬，通於全國矣。昔雍正朝曾以福建、廣東兩省人鄉音難曉，諭督撫轉飭各府州縣有司及教官多方訓導，近復祖制，遠法周官，何憚而不爲。

我國字書所載，同音同義之字爲多，其常用者數千而已。以切音求之，往往有聲無字，此語言文字之所以離，而切音新字之所以不能不作也。然舊法寓義於形，足爲別嫌明微之識。而古書充棟，爲成學所必窺，他日終當新舊并行，如日本然，雖有假名，仍不廢漢文也。惟人智啓發之漸，與世界開化之序從同。文字之始，實符圖畫，亞非舊式，皆始象形，識字之始，宜先此類，略舉籀篆之變，藉博臨模之趣，乃以次及指事、會意而終諧聲焉，述歷代聲變之大綱，明古文假借之通例，而讀書作文，從順識職矣。

部文字以動、靜、名、助之類，而臚舉其聯絡同异之法，立一爲式，使學者仿而爲之，自二字以至於無數字，是謂造句。

積句爲節，積節爲章，而論說之體具矣。界名以理，界詞以意，明白斷制，使讀者視而可識，而毋惑於兩歧，此名家之法也。曲直峻婉，因時而施，博征廣喻，無微不至，使讀者易從，則亦縱橫家之趣也。若乃緝比陳言以爲雅，刪節助字以爲古，必求來歷之字而不顧其實（如用古地名、官名之類），摽爲古淡之派而不盡其詞，是奴隸於文學者耳，烏足以混之。

凡差別性，自著而微，凡研究性，自簡而繁。博物者，差別之事也，而動植物爲著，故先之。理化者，研究之事也，而金石爲簡，故先之。惟動植物必核以理化而始詳，故詳於第四級焉。

嬉游體操，爲衛生而設，生理學之支也，故附於理學。

倫理之學，自家而鄉、而國、而天下，自親而疏，自專而泛，自直接而間接，皆有序也，不可以躐等。

生物之理，在因外界所直而與爲體合，又在因習慣爲遺傳而與之改良，政事亦然。地志者，體合之資也，史記者，習慣遺傳之迹也。故政事之學，以地志、史記爲初步。

史記學，以時與地之近遠爲先後，知盤盌之用，而後可與言籩豆之制，知舟車之利而後可以言航海鐵道之理，直接者明而間接者始有媒介也。

法學、宗教學、倫理所資也；計學，生理所資也；哲學、心理，則一切學之所資。皆以人所當有事者，故課以綱要。

理論尚悟，非先其活潑者，不足以博趣；實習尚記，非先其畫一者，不足以入門。書畫，實習之事也，故書始象形，畫始實物。

詩歌小說，所以激刺感情，而輔莊語之不足者也。感情所溢，以景物、倫理、政事界之。否則，誨盜誨淫之作，皆闌入矣。

我國女學之不講久矣。女子不學，則無以自立，而一切倚男子以生存，至乃不惜矯揉塗澤，以求容於男子。雌雄淘汰之例，凡下等動物，雄之數贏於雌者，輒美其色與聲以與他雄競；其雌數贏者亦如之。人類則男子以智力相競，而女子尚不脫下等動物競美之習氣，束腰大乳，歐美尚未免俗，此扶陽抑陰之說之所以不息也。於是不自主而有妾媵之制，於是不自重而有女閭之業。此數者，天下妄男子之所利也。而不知正所以爲害。婦女不學，其以掣男子之肘，敗男子之業者多矣，而害於人種尤巨，遺傳也，胎教也，蒙養也，何一不關女權者。顧乃以童昏側媚之材任之。嗚呼，此種性所以靡茶，而政俗所以腐敗也。正本清源，自女學堂始。

泰西女權之盛，已有充律師、覬議員者，而論者猶諄諄以整理家政爲言。蓋群學家所考，男之與女，內外分職，自原人而已然。其合於天然之理與否，雖未有定論，而習與性成，驟贏於此，必絀於彼，其關於人世之禍福也劇矣。我國女權尤稚，尤不可不受之以漸，學程所揭，詳家事而略國政者以此。

我國內外之防極嚴，解剖之學不講，婦科醫學，有決非男子所能洞徹者。小兒疾病不能自言，必按之於前後聲色服食之變异，有決非倉卒診視之所能知者，故婦女不可以不知醫理。

女子普通學級表

（普通學初二級，男女同；三級以上始异地。其課程亦有异同，故表之。）

大別名	三級	四級
名	解字　短章	論說
理	代數初步 礦物常見品 物理淺說 化學要略 體操	幾何初步 全體學 生理學　醫學要略　婦科、産科、兒科。 女工 體操
群	國民倫理 本國地志 國政	倫理通義 外國地志略 本國歷史　外國政略 法學、計學綱要　家事
道		哲學、心理學、宗教學綱要
文	圖畫　正書 倫理詩歌　風俗詩歌 倫理小說　家事小說	正書　刺綉　音律 倫理及風俗詩歌 倫理及家事小說

師範速成科學目表

（凡所舉學目，皆以普通爲界。）

大別名	通科	專科
名學	教育　倫理　歷史	名學 道學 文學
理學	教育　倫理	理學
群學	教育	群學

自普通初級以至實業、專門諸科，皆爲幼學設也。若乃中年以上，素縛舉業，猝遇廢科舉、改官制之時，恃故技則不足，究新學則已遲，不加甄録，將爲棄材。且普通學校之設，遍於國中，事難曠日，安所得多許教習乎，爲師範速成科以郵之，所謂事半而功倍，理順而情洽者也。

章太炎《訄書》三九《改學》　陳胡公以陶器事周室，爵之于宛丘，而十亂勿與焉。繇此觀之，利器用者，形之下者也；上乎形者，必十亂之道。

今學校以算術、化、重爲臬極，三十年以設精橫，而共工氏不出。雖出，能議政乎？政治之學不修，使僝功審曲者議之，其勢將妄鑿垣牆而殖蔑葦。且方聞之士，學政恆敏，學藝恆鈍。鈍而鮮用，與敏而有用，其效孰過？

往者以治官之學自滿，不知東西之有其籍也。今知有藉矣，而勿孚，何也？學校之制，校三而科四：一曰政治，再曰法令，三曰武備，四曰工藝。政法必兼治，備藝必分治。有政與法，然後詰戎與將作者有所受。不然，以工藝而議大政，以三十輻而責其爲舘轂，隉夫刖夫，大陸之口，其遂反舌夫？日本大學堂設六科，政法亦殊，以政官、法官異撰也。余言兼治者，以其同在一校，得兼二科，亦治標之急務也。

《諭摺彙存・四川學政吴郁生奏請頒定學堂一定課程摺》　奏爲請頒定學堂課程，以一學術而興人才事。竊維人才系乎學術，學術歧則人才雜。國家興設學堂，所以一天下之學術也。顧欲一天下之學術，必先一學堂之課程，請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臣聞古之學者，家塾黨庠州序國學，其小成大成，率循序而計以年，而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蓋有一定之課程。後世教法失傳，西國學堂乃暗合其制。考其立法之善，在乎學術齊，課程一，教科之書，定於國家。無論公私學堂，教者學者顓若畫一，故用力省，而成才速也。國家以四書五經教士，而試之以時文，未嘗非整齊劃一之規，至於積久弊生，墨守者迂謬而鮮通才，高者蕩軼而無本。朝廷以爲人才之尤而欲盡納之於學堂，法至美也。惟是興設學堂，以定立課程爲要義。定立課程，以各省一律爲要義。然而有難言者，東南數省求師較易，士多樂從。偏瘠之區，風氣未開，書籍闕少，教者學者無所折衷。其難一也。或以當務之急，偏重西學，而略涉中學，病在舍近而圖遠；或以西師難致，偏重中學，而緩置西學，病在因陋而就簡。其難二也。學堂者非爲科舉而設也，顧朝廷求才於學堂，士子求名於科舉，勢之所趨，莫能止焉。使學堂課程遠乎科舉，則士不豫附；近乎科舉，則其實無别於書院。其難三也。因此三難

而不示以一定之課程，教者以意爲教，學者以意爲學，各省紛歧而不能合，中西雜糅而無所專，是有學堂之名而無其實也。即以川省而論，府州縣中不乏能員，臣按試所至，輒勸興設學堂，或以事當創始，茫無據依，相率觀望；或有勇於任事，定章詳辦，而核其課程，彼此各異。一省如此，他省可知。夫小學堂之課程不同，異時學生考升中學堂何從而一之乎？省學堂之課程又不同，異時學生考升京師大學堂，更何從而一之乎？且課程不同，成就亦異，將來考選之法，必多遷就，而弊流以滋，此又學堂課程之不能不歸一律者也。伏讀上諭張百熙奏籌辦學堂大概情形一摺，披閱所擬章程，大致尚屬周妥，著即認真舉辦，切實奉行。朝廷於此事垂意至殷，原冀興學儲才，以備國家任使，務各竭盡心慮。總之，學術純駁，爲人才消長之機，亦風俗隆汙所系。一切條規，將來即以通行各省等因，欽此。臣仰窺聖意，誠欲使各省學堂遵守一定之條規，以臻盡善，欽佩莫名。竊維學堂課程，爲成就人才之本，今條規既定，而課程未備，似不足以一學術而同風氣也。仰祈飭下管理大學堂大臣張百熙，核定大中小學堂各等課程，奏頒各省。惟斯事體大，慮非一人之心思所能周遍，請準其奏調京外通知學務人員，以資襄助，并咨商通知學務之疆臣，悉心參酌，課程既備，準呈欽定頒行。自後或需隨時修改，仍由各省奏請飭下管學大臣核定，不得私自增損，以免歧異。如是則各省學堂有一定之條規，兼有一定課程，斟酌中西，學有準的，一便也；教習易聘，書籍易備，二便也；遐陬僻邑，無所疑阻，三便也；私家設學，考選合格，四便也。四便得，而三難去，九州之大，教者學者咸知學堂之課程，即是朝廷之功令，確然遵守而莫能惑，群然趨向而無所歧。數年學成，以次迭升至京師大學堂，則學術合一，人才衆多，上追隆古造士之盛，不僅取西法之長已也。臣爲慎重學堂，預防流弊起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鄧實《政藝叢書・内政通紀》壬寅卷第五《河南巡撫錫良咨盛大臣暨江鄂直三總督文》 爲咨請事。據總辦河南大學堂布政使延祉、候補道胡翔林會呈，竊照河南省城遵旨創建學堂，業將擬定暫行試辦章程及建造屋宇籌備書籍等事，隨時詳請憲臺鑒核各在案。第思學堂之設，不難於區畫一切規模，而難於考求課程定本。蓋課程不善，則學生造詣淺深成就遲速因之確有不同，關係良非淺鮮也。久聞乙未而後，上海設立南洋公學，頃歲以來，兩江兩湖直隸諸省學堂已辦有成規，課程已訂有定本。就河南大勢而論，風氣之開較諸省稍遲，則條教之頒亦應視諸省略异。體察地方風俗，揣度省會情形，要宜自訂課程，不當借資外省，但規劃務求美備，師法不厭精詳，審慎於初，厥後或益收其效，擬請咨商督辦鐵路大臣盛，兩江總督部堂劉，兩湖總督部堂張，直隸總督部堂袁，酌取各該學堂中所訂課程定本數册來豫，以備互證參觀。抑更有請者，救科舉之窮變而爲學校，原今日朝廷設立學堂之本意，實爲將來變通科舉地步，士子進身將由於此，則就各行省而論，外府州縣學堂以省會爲宗，就天下而論，各省會學堂又當以京師大學堂爲宗。由内統外理既屬於一貫，跡似不宜兩歧。擬請於此次咨中引申此意，或由京師大學堂酌定課程定本，奏明頒發各直省，以爲各學堂程式。或將各直省學堂課程，送由京師大學堂參酌訂定，奏明頒發天下，一體遵行。既彰同文之盛，益收造士之功。所有籌辦學堂，擬請咨取各省課程定本各緣由，詳請分咨等情，據此相應備咨貴大臣部堂查照，該學堂中所訂課程迅賜來豫，望切施行，須至咨者。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一《學制宜仿成周教法師孔子説》 中國學制較有依據者，莫備於成周。《禮記》《文王世子》及《王制》兩篇，詳言國學教人之事，其所授之課詩、書、禮、樂、射、御、書、數而已。《學記》則抽國學讀經之一端言之。如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皆是從讀經而言。其理論合於師範養成教員之用。若論普及教育及其年齡，莫詳於《内則》一篇，其言曰：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證之《學記》曰家有塾，疏言二十五家之塾，閭中之小學也。是其年齡當在六七八九四年，從學之處，必在家塾。下文言女子十年不出，可知九年以前尚出而就學於塾，而塾爲二十五家男女合級教授之學，猶今之初級小學矣。其曰黨有庠。就庠學者當在十至十二三年，專教閭中小學所升之男學生，猶今之高等小學也。曰州有序，就序學者當在十三年至十九七年，專教黨庠所升之學生，今之中學及高等之學也。曰國有學，則二十以後學生所居之學矣，專教王子及羣后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以及州序所升之俊選，猶今之京師大學也。按《内則》課程，不外禮樂射御書數，惟禮樂書數差别深淺，隨學童年之大小而教之數與方名，則始自六年，而七八九三年又特於數方名外，加之以男女别長幼序與數目耳。《漢書・王莽傳》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可知漢代尚沿九年教之數目之

利。夫數者非止一十百千萬也，加減乘除及九章皆是；方者非止東西南北前後上下也，如鄉南以西爲右，鄉北以東爲右皆是。名者義疏所謂凡物皆有名，於身耳目手足，於人父母兄弟，以及器用鳥獸草木皆是。數學之有關於日用，盡人皆知之，至於方則左右不明，一出門庭，易迷道路，故古人自幼教之，若夫物名則所關尤要，凡身體人倫器用宮室衣食天文地理時令以及動植物，意古人必有畫一之名，編之爲書，以教學生，庶幾學成之後，出而治事，語言可以了當，記載可以敏捷，且名必畫一，童而習之，而後齊楚胡越之人猝聚一堂，語或不同而文可一致，爲一道同風之始基，名之重如此。故古人自幼教之，十年學書計，鄭以六書釋書，九章釋計。吾謂書即今所謂國文，計即今所謂簿記，其尤切要者，請肄簡諒一事，簡諒者簡單之實事也。學童至此，思想漸開，簡單實事，許其請習，所以養成治事之材。至於十三以後，學樂爲先，以絃和詩而舞先習勺，第以活其筋骨，若干戈之舞，射御之習，必待成童，早乎此則年尚幼稚，氣血未充，用力易於傷身也。且此七年之間武事多於文事，可知六卿皆可命將之才，養之有素而蒐苗獮狩之習，又所以使通國皆勝兵也。然則成周普通教育該於六藝。今世好古君子，輒曰保存國粹，國粹者六藝也。經且不足以該之，而況於汎覽詞章之事哉！自嬴秦燔書，樂經遂亡，漢置博士，則有《易》《書》《詩》《春秋》《禮》五經而已，唐乃立之學官，三禮三傳分習，命爲九經，已又益《孝經》《論語》《爾雅》，宋復進《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定。漢代經學最盛而兼通諸經者止馬鄭數人。科舉時代試士之法始猶聽人各占一經或數經，行之既久，士不能有必得之術，乃騖多以自炫。試士者亦炫其多以張所得之才，於是父兄之教子弟，自其成童至於弱冠必責以盡讀全經，而經乃徒供弋取科舉之資，全無當於生人之用，爲塾師者且瞢然自以爲此孔子教也。夫孔子之教則何嘗有是哉！孔子之時祇有《易》《詩》《書》三書，《易》不以教人，教人者祇以《詩》《書》。而詩隨於樂，在成童以後。《內則》所謂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若論語小子何莫學夫詩是也。至詔伯魚爲《周南》《召南》而不曰讀，古人冠而有字，可知伯魚學詩在冠以前，《書》則政治家言，凡孔子所雅言之書，何必讀書之書，孟子盡信書讀其書之書，皆是也。習書之年，無可確指，以《內則》二十始學禮推之，當更在二十以後國學之中。蓋專家之學理，入官之豫備，其義其詞皆成才學子所研究之資，不止詰屈聱牙不宜於童稚也。中國教育家莫大於孔子，孔子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比例裁四十分之一，可知七十二人之外禮樂射御書數一人之身有不盡知不盡能者矣。今言教育者，乃欲於初等小學兒童普通科學外更責以讀經，豈今世鄉里兒童之才皆過於七十二人，而小學教員之爲教又皆過於孔子耶？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將以謂經者古人之名訓乎？則古今義理推勘而所出益富。世界文字陶淬而各有其長，日誦千言終身不盡，人人騖此誰與謀生！若云愛古薄今乃崇古訓，此爲高等及專家之學則可耳，中國既尊孔子矣，獨於普及教育，若猶以孔子爲不足法何歟？

《嚴復集・讀經當積極提倡》　大凡一國存立，必以其國性爲之基。國性國各不同，而皆成於特別之教化，往往經數千年之漸摩浸漬，而後大著。但使國性長存，則雖被他種之制服，其國其天下尚非真亡。此在前史，如魏晉以降，五胡之亂華，宋之入元，明之爲清，此雖易代，顧其彝倫法制，大抵猶前，而入主之族，無異歸化，故曰非真亡也。獨若美之墨西，秘魯，歐之希臘，羅馬，亞之印度，非之埃及，時移世異，舊之聲明文物，斬然無餘。夷考其國，雖未易主，蓋已真亡。今之所謂墨西，秘魯，希臘，羅馬，印度，埃及，雖名存天壤之間，問其國性，無有存者，此猶練形家所謂奪舍軀殼，形體依然，而靈魂大異。莊生有言：「哀莫大於心死。」莊生之所謂心，即吾所謂靈魂也。人有如此，國尤甚焉。

嗟呼諸公！中國之特別國性，所賴以結合二十二行省，五大民族於以成今日莊嚴之民國，以特立於五洲之中，不若羅馬，希臘，波斯各天下之雲散烟消，泯然俱亡者，豈非恃孔子之教化爲之耶！孔子生世去今二千四百餘年，而其教化尚有行於今者，豈非其所刪修之群經，所謂垂空文以詔來世者尚存故耶！

然則我輩生爲中國人民，不可荒經蔑古，固不待深言而可知。蓋不獨教化道德，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以經爲之本原。乃至世變大異，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盡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義，亦必求之於經而有所合，而後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號召天下。即如辛壬以來之事，豈非《易傳》湯武「順天應人」與《禮運》「大同」、《孟子》「民重君輕」諸大義爲之據依，而後有民國之發現者耶！顧此猶自大者言之，至於民生風俗日用常行事，其中彝訓格言，尤關至要。舉凡五洲宗教，所稱天而行之教誡哲學，征諸歷史，深權利害之所折中，吾人求諸《六經》，則大抵皆聖人所早發者。顯而徵之，則有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見義不爲無勇，終身可爲惟恕」。又如孟子之稱性善，嚴義利，與所以爲大丈夫之必要，凡皆服膺一言，即爲人最貴。今之科學，自是以誠成物之事，吾國欲求進步，固屬不可拋荒。至於人之所以成人，國之所以爲國，天下之所以

爲天下，則舍求群經之中，莫有合者。彼西人之成俗爲國，固不必則吾之古，稱吾之先，然其意事必與吾之經法暗合，而後可以利行，可以久大。蓋經之道大而精有如此者。

夫經之關係固如此矣。而今人聳於富強之效，乃謂教育國民，經宜在後。此其理由，大率可言者三：一曰苦其艱深；二曰畏其浩博；三曰宗旨與時不合。由此三疑，而益之以輕薄國文之觀念，於是蔑經之談，閎然而起，而是非乃無所標準，道德無所發源，而吾國乃幾於不可救矣。

夫群經乃吾國古文，爲最正當之文字。自時俗觀之殊不得云非難深；顧聖言明晦，亦有差等，不得一概如是云也。且吾人欲令小兒讀經，固非句句字字責其都能解説，但以其爲中國性命根本之書，欲其早歲諷誦，印入腦筋，他日長成，自漸領會。且教育固有繕綆記性之事，小兒讀經，記性爲用，則雖如《學》《庸》之奧衍，《書》《易》之渾噩，又何病焉？況其中自有可講解者，善教者自有權衡，不至遂害小兒之腦力也。果使必害腦力，中國小子讀經，業已二千餘年，不聞誰氏子弟，坐讀四子五經，而致神經昏亂，則其説之不足存，亦已明矣。彼西洋之新舊二約，辣丁文不必論矣，即各國譯本，亦非甚淺之文，而彼何曾廢。且此猶是宗教家言，他若英國之曹沙爾、斯賓塞、莎士比兒、彌勒登諸家文字，皆非淺近，如今日吾國之教科書者，而彼皆令小兒誦而習之，又何説耶？

若謂經書浩博，非小、中、大學年之所能盡，此其説固亦有見。然不得以其浩博之故，遂悉廢之，抑或妄加删節，雜以私見，致古聖精旨坐此而亡。夫經學莫盛於漢、唐，而其時儒林所治，人各一經而已。然則經不悉讀，固未必亡，惟鹵莽滅裂，妄加删節，乃遂亡耳。夫讀經固非爲人之事，其餘孔子，更無加損，乃固吾人教育國民不如是，將無人格，轉而他求，則亡國性。無人格謂之非人，無國性謂之非中國人，故曰經書不可不讀也。若夫形、數、質、力諸科學，與夫今日世界之常識，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輩豈不知之？但四子五經，字數有限，假其立之課程，支配小、中、大三學年之中，未見中材子弟，坐此而遂困也。

至謂經之宗旨與時不合，以此之故，因而廢經，或竟武斷，因而删經，此其理由，尤不充足。何以言之？開國世殊，質文遞變，天演之事，進化日新，然其中亦自有其不變者。姑無論今日世局與東魯之大義微言，固有暗合，即或未然，吾不聞征誅時代，遂禁揖讓之書，尚質之朝，必廢監文之典也。考之歷史，行此者，獨始皇、李斯已耳。其效已明，夫何必學！總之，治制雖變，綱紀則同，今之中國，已成所謂共和，然而隆古教化，所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義婦貞，國人以信諸成訓，豈遂可以違反，而有他道之從？假其反之，則試問今之司徒，更將何以教我？此康南海於《不忍雜志》中所以反覆具詳，而不假鄙人之更贅者矣。是故今日之事，自我觀之，所謂人倫，固無所異，必言其異，不過所謂君者，以抽象之全國易具體之一家，此則孔、孟當日微言，已視爲全國之代表，至其嚴亂賊，凜天澤諸法言，蓋深知天下大器，而亂之爲禍至烈，不如是將無以置大器於常安也。苟通此義，則《六經》正所以扶立紀綱，協和億兆，尚何不合之與有乎！

吾聞顧寧人之言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使公等身爲中國人，自侮中國之經，而於蒙養之地，別施手眼，則亡天下之實，公等當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正如是云。公等勿日日稗販其言，而不知古人用意之所在也。

分論

課程設置

先秦

易

《易・繫辭上》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易・繫辭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

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略】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易・繫辭下》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説卦》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兑，説也。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兑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兑爲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兑之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震爲雷，爲龍，爲玄黄，爲勇，爲大涂，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病，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兑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毁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易・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無妄》。有無妄物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遁，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

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昇，故受之以《昇》。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説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説也。説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以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國語・晉語四》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内，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

《漢書・藝文志》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

書

《書・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説，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漢書・藝文志》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詩

《論語・陽貨》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

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以辭福禄，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左傳・昭公十六年》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國語・晉語四》 明日宴，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漢書・藝文志》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許慎《説文解字・言部》 詩，志也。从言，寺聲。

禮

《論語・八佾》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荀子・禮論》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芷，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額、越席、床第、幾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游，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弥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故，孰知夫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説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許慎《説文解字・示部》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豐亦聲。

《漢書・藝文志》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略】《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樂

《詩・周頌・我將》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武》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詩・周頌・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詩・周頌・桓》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詩・周頌・賚》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詩・周頌・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詩・周頌・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懸鼓，鞉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皇皇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詩・小雅・鼓鐘》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説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是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荀子・樂論》 夫樂者，樂也，人之情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纓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

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

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聲，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

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

《呂氏春秋・大樂》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凓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不而生。

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

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

大樂，君臣父子長少所觀欣而說也。觀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許慎《說文解字・木部》 樂㮚，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鞞。木，虡也。

《漢書・藝文志》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

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略】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春秋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

《左傳·成公十四年》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班固《漢書·藝文志》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名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算

許慎《說文解字·竹部》 筭，長六寸，所以計曆數者。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許慎《說文解字·竹部》 算，數也。从竹具，讀若筭。

《山海經·海外東經》 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各家

《漢書·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略】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窳衰，此辟儒之患。【略】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略】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略】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略】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略】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略】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略】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

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略】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略】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略】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略】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殆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王，此所以兩有患也。【略】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壤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略】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略】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略】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鴝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略】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略】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略】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爲劇，以生爲死。【略】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略】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略】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略】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五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略】

秦漢

劉向《說苑・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

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説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説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説。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産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慚；蘇秦行其説，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説，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説不可不善。

揚雄《法言・吾子》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狸狌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揚雄《法言・吾子》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略】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棋，捖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邐迤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睹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睹其識道也。

山崆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户，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曰：「子户乎？」曰：「户哉！户哉！吾獨有不户者矣。」

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

《漢書・律曆志上》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黄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黄鐘之一，而長象坤吕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王充《論衡・案書》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死」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户，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升〕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升〕尋因罪罷。元、（叔）〔升〕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升〕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録《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濶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虚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不可）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説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馮〕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爲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孫，自黄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

《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脩，龍不治，與晉同禍，爲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脩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脩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温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福，不爲寒温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温，宜爲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反)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終)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驟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絶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僞，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吴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襄棗，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録》，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蓋)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鋪共朝，睹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跡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楊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

《六略》之録，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徐幹《中論・曆數》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

魏晉南北朝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　黄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　〔正始〕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略】

五年，五月祭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

配。【略】

七年，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

《三國志・魏書・鍾會傳》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略】

注引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聞異訓。

《晉書・禮志上》 晉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

《晉書・職官志》 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略】及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略】

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

《晉書・荀崧傳》 （元帝踐阼，荀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弼）氏、《尚書》鄭（玄）氏、《古文尚書》孔（安國）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預）氏服（虔）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略】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准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之外，猶宜增四。【略】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略】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略】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略】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

《宋書・隱逸傳・雷次宗》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南史・宋明帝紀》 （明帝泰始六年九月）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立陰陽者遂無其人。

《南史・王儉傳》 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

《南齊書・陸澄傳》 陸澄字彦淵，吴郡吴人也。【略】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玄《孝經》。

《南史・儒林傳序》 （梁武帝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吴郡陸璉、吴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稟，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

《梁書・儒林傳・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略】（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

隋唐五代

王通《中説・魏相》 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

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以正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

王通《中説・禮樂》 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

《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

王通《中説・述史》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

王通《中説・王道》 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讖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録，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

王通《中説・事君》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嘆，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

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

王通《中説・天地》 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未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懵然也。」

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

王通《中説・立命》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

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智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然，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隋書・經籍志一》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録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

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没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録》，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録》，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

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録》，又《文德殿目録》。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録》。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静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録》：一曰《經典録》，紀六藝；二曰《記傳録》，紀史傳；三曰《子兵録》，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録》，紀詩賦；五曰《技術録》，紀數術；六曰《佛録》；七曰《道録》。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悦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其中原則戰争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尒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强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

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内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餘以實祕書内、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蹟臺，藏古畫。又於内道場集道、佛經，别撰目録。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僞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録》亦爲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見存，分爲四部，合條爲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録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删去之。其舊録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録，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爲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爲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

《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

《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梁六卷。

《周易》十卷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

《周易》八卷漢曲臺長孟喜章句，殘缺。梁十卷。又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

《周易》九卷後漢大司農鄭玄注。梁又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卷，亡。

《周易》五卷漢荆州牧劉表章句。梁有漢荆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

《周易》十一卷漢司空荀爽注。

《周易》十卷魏衛將軍王肅注。

《周易》十卷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梁有魏大司農卿董遇注《周易》十卷，魏散騎常侍荀煇注《周易》十卷，亡。

《周易》十卷吴太常姚信注。

《周易》四卷晉儒林從事黄顗注。梁有十卷，今殘缺。

《周易》九卷吴侍御史虞翻注。

《周易》十五卷吴鬱林太守陸績注。

《周易》十卷晉散騎常侍干寶注。

《周易》三卷晉驃騎將軍王廙注，殘缺。梁有十卷。

《周易》八卷晉著作郎張璠注，殘缺。梁有十卷。

《周易馬、鄭二王四家集解》十卷

《周易荀爽九家注》十卷

《周易楊氏集二王注》五卷梁有《集馬、鄭二王解》十卷，亡。

《周易》十卷蜀才注。梁有齊安參軍費元珪注《周易》九卷，謝氏注《周易》八卷，尹濤注《周易》六卷，亡。

《周易》十卷後魏司徒崔浩注。

《周易》十卷梁處士何胤注。梁有臨海令伏曼容注《周易》八卷，侍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又《周易集注》三十卷，亡。

《周易》七卷姚規注。

《周易》十三卷崔覲注。

《周易》十三卷傅氏注。

《周易》一帙十卷盧氏注。

《周易繫辭》二卷晉桓玄注。

《周易繫辭》二卷晉西中郎將謝萬等注。

《周易繫辭》二卷晉太常韓康伯注。

《周易繫辭》二卷梁太中大夫宋褒注。又有宋東陽太守卞伯玉注《繫辭》二卷，亡。

《周易繫辭》二卷荀柔之注。

《周易集注繫辭》二卷梁有宋太中大夫徐爰注《繫辭》二卷，亡。

《周易音》一卷東晉太子前率徐邈撰。

《周易音》一卷東晉尚書郎李軌弘範撰。

《周易音》一卷范氏撰。

《周易并注音》七卷祕書學士陸德明撰。

《周易盡神論》一卷魏司空鍾會撰。梁有《周易無互體論》三卷，鍾會撰，亡。

《周易象論》三卷晉尚書郎欒肇撰。

《周易卦序論》一卷晉司徒右長史楊乂撰。

《周易統略》五卷晉少府卿鄒湛撰。

《周易論》二卷晉馮翊太守阮渾撰。

《周易論》一卷晉荆州刺史宋岱撰。梁有《擬周易説》八卷，范氏撰；《周易宗塗》四卷，干寶撰；《周易問難》二卷，王氏撰；《周易問答》一卷，揚州從事徐伯珍撰；《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晉揚州刺史顧夷等撰；《周易雜論》十四卷，亡。

《周易義》一卷宋陳令范歆撰。

《周易玄品》二卷

《周易論》十卷齊中書郎周顒撰。梁有三十卷，亡。

《周易論》四卷范氏撰。

《周易統例》十卷崔覲撰。

《周易爻義》一卷干寶撰。

《周易乾坤義》一卷齊步兵校尉劉瓛撰。梁又有齊臨沂令李玉之、梁釋法通等《乾坤義》各一卷，亡。

《周易大義》二十一卷梁武帝撰。

《周易幾義》一卷梁南平王撰。梁有《周易疑通》五卷，宋中散大夫何諶之撰；《周易四德例》一卷，劉瓛撰，亡。

《周易大義》一卷梁有《周易錯》八卷，京房撰；《周易日月變例》六卷，虞翻、陸績撰；《周易卦象數旨》六卷，東晉樂安亭侯李顒撰；《周易爻》一卷，馬揩撰，亡。

《周易大義》二卷陸德明撰。

《周易釋序義》三卷

《周易開題義》十卷梁蕃撰。

《周易問》二十卷

《周易義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羣臣講。梁又有《國子講易議》六卷；《宋明帝集羣臣講易義疏》二十卷；《齊永明國學講周易講疏》二十六卷；又《周易義》三卷，沈林撰，亡。

《周易講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

《周易講疏》十六卷梁五經博士褚仲都撰。

《周易義疏》十四卷梁都官尚書蕭子政撰。

《周易繫辭義疏》三卷蕭子政撰。

《周易講疏》三十卷陳諮議參軍張譏撰。

《周易文句義》二十卷梁有《擬周易義疏》十三卷。

《周易義疏》十六卷陳尚書左僕射周弘正撰。

《周易私記》二十卷

《周易講疏》十三卷國子祭酒何妥撰。

《周易繫辭義疏》二卷劉瓛撰。

《周易繫辭義疏》一卷梁武帝撰。

《周易繫辭義疏》二卷蕭子政撰。梁有《周易乾坤三象》、《周易新圖》各一卷；又《周易普玄圖》八卷，薛景和撰；《周易大演通統》一卷，顏氏撰。

《周易譜》一卷

右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

昔宓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説卦》、《雜卦》，而子夏爲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説卦》三篇。後河内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

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絶矣。《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

《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

《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

《尚書》十一卷馬融注。

《尚書》九卷鄭玄注。

《尚書》十一卷王肅注。

《尚書》十五卷晉祠部郎謝沈撰。

《集解尚書》十一卷李顒注。

《集釋尚書》十一卷宋給事中姜道盛注。

《古文尚書舜典》一卷晉豫章太守范寧注。梁有《尚書》十卷，范寧注，亡。

《尚書亡篇序》一卷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梁有《尚書》二十一卷，劉叔嗣注；又有《尚書新集序》一卷，亡。

《尚書逸篇》二卷

《古文尚書音》一卷徐邈撰。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等撰。

《今文尚書音》一卷祕書學士顧彪撰。

《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

《大傳音》二卷顧彪撰。

《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祿大夫劉向注。

《尚書駁議》五卷王肅撰。梁有《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尚書釋問》四卷，魏侍中王粲撰；《尚書王氏傳問》二卷；《尚書義》二卷，吳太尉范順問，劉毅答。亡。

《尚書新釋》二卷李顒撰。

《尚書百問》一卷齊太學博士顧歡撰。

《尚書大義》二十卷梁武帝撰。

《尚書百釋》三卷梁國子助教巢猗撰。

《尚書義》三卷巢猗撰。

《尚書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費甝撰。梁有《尚書義疏》四卷，晉樂安王友伊説撰，亡。

《尚書義疏》三十卷蕭詧司徒蔡大寶撰。

《尚書義注》三卷吕文優撰。

《尚書義疏》七卷

《尚書述義》二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

《尚書疏》二十卷顧彪撰。

《尚書閏義》一卷

《尚書義》三卷劉先生撰。

《尚書釋問》一卷虞氏撰。

《尚書文外義》一卷顧彪撰。

右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絶，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内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絶無師説。

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吴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説。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薛氏章句。

《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傳。

《韓詩外傳》十卷梁有《韓詩譜》二卷，《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亡。

《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傅毛萇傳，鄭氏箋。梁有《毛詩》十卷，馬融注，亡。

《毛詩》二十卷王肅注。梁有《毛詩》二十卷，鄭玄、王肅合注；《毛詩》二十卷，謝沈注；《毛詩》二十卷，晉兗州别駕江熙注，亡。

《集注毛詩》二十四卷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注。梁有《毛詩序》一卷，梁隱居先生陶弘景注，亡。

《毛詩箋音證》十卷後魏太常卿劉芳撰。梁有《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詩音》二卷，徐邈撰；《毛詩音隱》一卷，干氏撰，亡。

《毛詩并注音》八卷祕書學士魯世達撰。

《毛詩譜》三卷吴太常卿徐整撰。

《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

《謝氏毛詩譜鈔》一卷梁有《毛詩雜議難》十卷，漢侍中賈逵撰，亡。

《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楨撰。

《毛詩義駁》八卷王肅撰。

《毛詩奏事》一卷王肅撰。有《毛詩問難》二卷，王肅撰，亡。

《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答問》、《駁譜》，合八卷；又《毛詩釋義》十卷，謝沈撰；《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是非》二卷，並魏祕書郎劉璠撰；《毛詩答雜問》七卷，吴侍中韋昭、侍中朱育等撰；《毛詩義注》四卷，亡。

《毛詩異同評》十卷晉長沙太守孫毓撰。

《難孫氏毛詩評》四卷晉徐州從事陳統撰。梁有《毛詩表隱》二卷，陳統撰，亡。

《毛詩拾遺》一卷郭璞撰。梁又有《毛詩略》四卷，亡。

《毛詩辨異》三卷晉給事郎楊乂撰。梁有《毛詩背隱義》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毛詩引辨》一卷，宋奉朝請孫暢之撰；《毛詩釋》一卷，宋金紫光禄大夫何偃撰；《毛詩檢漏義》二卷，梁給事郎謝曇濟撰；《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並梁處士何胤撰，亡。

《毛詩異義》二卷楊乂撰。梁有《毛詩雜義》五卷，楊乂撰；《毛詩義疏》十卷，謝沈撰；《毛詩雜義》四卷，晉江州刺史殷仲堪撰；《毛詩義疏》五卷，張氏撰，亡。

《毛詩集解敍義》一卷顧歡等撰。

《毛詩序義》二卷宋通直郎雷次宗撰。梁有《毛詩義》一卷，雷次宗撰；《毛詩序注》一卷，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毛詩序義》七卷，孫暢之撰，亡。

《毛詩集小序》一卷劉炫注。

《毛詩序義疏》一卷劉璫等撰，殘缺。梁三卷。梁有《毛詩篇次義》一卷，劉璫撰；《毛詩雜義注》三卷，亡。

《毛詩發題序義》一卷梁武帝撰。

《毛詩大義》十一卷梁武帝撰。梁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梁簡文撰。

《毛詩大義》十三卷

《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吴郡陸機撰。

《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撰。

《毛詩誼府》三卷後魏安豐王元延明撰。

《毛詩義疏》二十八卷蕭歸散騎常侍沈重撰。

《毛詩義疏》二十卷

《毛詩義疏》二十九卷

《毛詩義疏》十卷

《毛詩義疏》十一卷

《毛詩義疏》二十八卷

《毛詩述義》四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

《毛詩章句義疏》四十卷魯世達撰。

《毛詩釋疑》一卷梁有《毛詩圖》三卷，《毛詩孔子經圖》十二卷，《毛詩古聖賢圖》二卷，亡。

《業詩》二十卷宋奉朝請業遵注。

右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

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録之。孔子删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至秦，獨以爲諷誦，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于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周官禮》十二卷馬融注。

《周官禮》十二卷鄭玄注。

《周官禮》十二卷王肅注。

《周官禮》十二卷伊説注。

《周官禮》十二卷干寶注。梁又有《周官寧朔新書》八卷，晉燕王師王懋約撰，亡。

《集注周官禮》二十卷崔靈恩注。

《禮音》三卷劉昌宗撰。

《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晉司空長史陳劭撰。

《周官禮駁難》四卷孫略撰。梁有《周官駁難》三卷，孫琦問，干寶駁，晉散騎常侍虞喜撰。

《周官禮義疏》四十卷沈重撰。

《周官禮義疏》十九卷

《周官禮義疏》十卷

《周官禮義疏》九卷

《周官分職》四卷

《周官禮圖》十四卷梁有《郊祀圖》二卷，亡。

《儀禮》十七卷鄭玄注。

《儀禮》十七卷王肅注。梁有李軌、劉昌宗音各一卷，鄭玄音二卷，亡。

《儀禮義疏見》二卷

《儀禮義疏》六卷

《喪服經傳》一卷馬融注。

《喪服經傳》一卷鄭玄注。

《喪服經傳》一卷王肅注。

《喪服經傳》一卷晉給事中袁準注。

《集注喪服經傳》一卷晉廬陵太守孔倫撰。

《喪服經傳》一卷陳銓注。

《集注喪服經傳》一卷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撰。

《略注喪服經傳》一卷雷次宗注。

《集注喪服經傳》二卷宋丞相諮議參軍蔡超注。梁又有《喪服經傳》一卷，宋徵士劉道拔注，亡。

《集解喪服經傳》二卷齊東平太守田僧紹解。

《喪服義疏》二卷梁步兵校尉、五經博士賀瑒撰。梁又有《喪服經傳義疏》五卷，齊散騎郎司馬憲撰；《喪服經傳義疏》二卷，齊給事中樓幼瑜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劉璫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齊徵士沈麟士撰。

《喪服經傳義疏》一卷梁尚書左丞何佟之撰，亡。

《喪服傳》一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

《喪服文句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皇侃撰。

《喪服義》十卷陳國子祭酒謝嶠撰。

《喪服義鈔》三卷梁有《喪服經傳隱義》一卷，亡。

《喪服要記》一卷王肅注。

《喪服要記》一卷蜀丞相蔣琬撰。梁有《喪服變除圖》五卷，吳齊王傅射慈撰，亡。

《喪服要集》二卷晉征南將軍杜預撰。又有《喪服要記》二卷，晉侍中劉逵撰，亡。

《喪服儀》一卷晉太保衛瓘撰。梁有《喪服要記》六卷，晉司空賀循撰；《喪服要問》六卷，劉德明撰；《喪服》三十一卷，宋員外郎散騎庾蔚之撰；《喪服要問》二卷，張耀撰；《喪服難問》六卷，崔凱撰；《喪服雜記》二十卷，伊氏撰；《喪服釋疑》二十卷，劉智撰。亡。

《漢荊州刺史劉表新定禮》一卷

《喪服要略》一卷晉太學博士環濟撰。

《喪服要略》二卷
《喪服制要》一卷徐氏撰。
《喪服譜》一卷鄭玄注。
《喪服譜》一卷晉開府儀同三司蔡謨撰。
《喪服譜》一卷賀循撰。
《喪服變除》一卷晉散騎常侍葛洪撰。
《凶禮》一卷晉廣陵相孔衍撰。
《喪服要記》十卷賀循撰。梁有《喪服要記》，宋員外常侍庾蔚之注；又《喪服世要》一卷，庾蔚之撰；《喪服集議》十卷，宋撫軍司馬費沈撰。
《喪服古今集記》三卷齊太尉王儉撰。
《喪服世行要記》十卷齊光禄大夫王逡撰。
《喪服答要難》一卷袁祈撰。
《喪服記》十卷王氏撰。
《喪服五要》一卷嚴氏撰。
《駁喪服經傳》一卷卜氏撰。
《喪服疑問》一卷樊氏撰。
《喪服圖》一卷王儉撰。
《喪服圖》一卷賀遊撰。
《喪服圖》一卷崔逸撰。梁有《喪服祥禫雜議》二十九卷，《喪服雜議故事》二十一卷，又《戴氏喪服五家要記圖譜》五卷，《喪服君臣圖儀》一卷，亡。
《五服圖》一卷
《五服圖儀》一卷
《喪服禮圖》一卷
《五服略例》一卷
《喪服要問》一卷
《喪服問答目》十三卷皇侃撰。
《喪服假寧制》三卷
《喪禮五服》七卷大將軍袁憲撰。
《論喪服決》一卷
《喪禮鈔》三卷王隆伯撰。
《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
《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注。
《禮記》二十卷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玄注。
《禮記》三十卷王肅注。梁有《禮記》十二卷，業遵注，亡。
《禮記寧朔新書》八卷王懋約注。梁有二十卷。
《月令章句》十二卷漢左中郎將蔡邕撰。
《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
《禮記音》二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梁有鄭玄、王肅、射慈、射貞、孫毓、繆炳音各一卷，蔡謨、東晉安北諮議參軍曹耽、國子助教尹毅、李軌、員外郎范宣音各二卷，徐邈音三卷，劉昌宗音五卷，亡。
《禮記音義隱》七卷
《禮記》三十卷魏秘書監孫炎注。
《禮略》二卷
《禮記要鈔》十卷綏氏撰。梁有《禮義》四卷，魏侍中鄭小同撰；《捬遺別記》一卷，樓幼瑜撰，亡。
《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賀瑒撰。梁有《義疏》三卷，宋豫章郡丞雷肅之撰，亡。
《禮記講疏》九十九卷皇侃撰。
《禮記義疏》四十八卷皇侃撰。
《禮記義疏》四十卷沈重撰。
《禮記義》十卷何氏撰。
《禮記義疏》三十八卷
《禮記疏》十一卷
《禮記大義》十卷梁武帝撰。
《禮記文外大義》二卷秘書學士褚暉撰。
《禮大義》十卷
《禮記義證》十卷劉芳撰。
《禮大義章》七卷
《喪禮雜義》三卷

《禮記中庸傳》二卷宋散騎常侍戴顒撰。
《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撰。
《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
《禮記略解》十卷庾氏撰。
《禮記評》十一卷劉炫撰。
《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梁有《羣儒疑義》十二卷，戴聖撰。
《禮論》三百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撰。
《禮論條牒》十卷宋太尉參軍任預撰。
《禮論帖》三卷任預撰。梁四卷。
《禮論鈔》二十卷庾蔚之撰。
《禮論要鈔》十卷王儉撰。梁三卷。
《禮論要鈔》一百卷賀瑒撰。
《禮論鈔》六十九卷
《禮論要鈔》十卷梁有齊御史中丞荀萬秋《鈔略》二卷；尚書儀曹郎丘季彬論五十八卷，議一百三十卷，統六卷，亡。
《禮論答問》八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
《禮論答問》十三卷徐廣撰。
《禮答問》二卷徐廣撰，殘缺。梁十一卷。
《禮答問》六卷庾蔚之撰。
《禮答問》三卷王儉撰。梁有晉益陽令吳商《禮難》十二卷，《雜議》十二卷，又《禮議雜記故事》十三卷，《喪雜事》二十卷；宋光祿大夫傅隆議二卷，《祭法》五卷，亡。
《禮答問》十二卷
《禮雜問》十卷范寧撰。
《禮答問》十卷何佟之撰。梁二十卷。
《禮雜問》十卷
《禮雜答問》八卷
《禮雜答問》六卷
《禮雜問答鈔》一卷何佟之撰。
《問禮俗》十卷董勳撰。
《問禮俗》九卷董子弘撰。
《答問雜儀》二卷任預撰。
《禮義答問》八卷王儉撰。
《禮疑義》五十二卷梁護軍周捨撰。
《制旨革牲大義》三卷梁武帝撰。
《禮樂義》十卷
《禮祕義》三卷
《三禮目録》一卷鄭玄撰。梁有陶弘景注一卷，亡。
《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
《三禮宗略》二十卷元延明撰。
《三禮大義》十三卷
《三禮大義》四卷
《三禮雜大義》三卷梁有《司馬法》三卷，《李氏訓記》三卷；又《郊丘議》三卷，魏太尉蔣濟撰；《祭法》五卷，又《明堂議》三卷，王肅撰；《雜祭法》六卷，晉司空中郎盧諶撰；《祭典》三卷，晉安北將軍范汪撰；《七廟議》一卷，又《後養議》五卷，干寶撰；《雜鄉射等議》三卷，晉太尉庾亮撰；《逆降義》三卷，宋特進顏延之撰；《逆降義》一卷，田僧紹撰；《分明士制》三卷，何承天撰；《釋疑》二卷，郭鴻撰；《答問》四卷，徐廣撰；《答問》五十卷，何胤撰；又《答問》十卷，亡。
《三禮圖》九卷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諶等撰。
《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一卷祁諶撰。梁又有《冠服圖》一卷，《五宗圖》一卷，《月令圖》一卷，亡。

右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疎之節。至于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忒，惡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至秦而頓滅。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絶。漢末，鄭玄傳小

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敍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删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説。

《樂社大義》十卷梁武帝撰。

《樂論》三卷梁武帝撰。梁有《樂義》十一卷，武帝集朝臣撰，亡。

《樂論》一卷衛尉少卿蕭吉撰。

《古今樂録》十二卷陳沙門智匠撰。

《樂書》七卷後魏丞相士曹行參軍信都芳撰。

《樂雜書》三卷

《樂元》一卷魏僧撰。

《管絃記》十卷凌秀撰。

《樂要》一卷何妥撰。

《樂部》一卷

《春官樂部》五卷梁有《宋元嘉正聲伎録》一卷，張解撰，亡。

《樂府聲調》六卷岐州刺史、沛國公鄭譯撰。

《樂府聲調》三卷鄭譯撰。

《樂經》四卷

《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

《琴操鈔》二卷

《琴操鈔》一卷

《琴譜》四卷戴氏撰。

《琴經》一卷

《琴説》一卷

《琴曆頭簿》一卷

《新雜漆調絃譜》一卷

《樂譜》四卷

《樂譜集》二十卷蕭吉撰。

《樂略》四卷

《樂律義》四卷沈重撰。

《鍾律義》一卷

《樂簿》十卷

《齊朝曲簿》一卷

《大隋總曲簿》一卷

《推七音》二卷并尺法。

《樂論事》一卷

《樂事》一卷

《正聲伎雜等曲簿》一卷

《太常寺曲名》一卷

《太常寺曲簿》十一卷

《歌曲名》五卷

《歷代樂名》一卷

《鍾磬志》二卷公孫崇撰。

《樂懸》一卷何晏等撰議。

《樂懸圖》一卷

《鍾律緯辯宗見》一卷

《當管七聲》二卷魏僧撰。

《黄鍾律》一卷梁有《鍾律緯》六卷，梁武帝撰，亡。

右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四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

樂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國，諧萬姓，安賓客，悦遠人，所從來久矣。周人存六代之樂，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其後衰微

崩壞，及秦而頓滅。漢初，制氏雖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通其義。其後竇公、河間獻王、常山王、張禹，咸獻《樂書》。魏、晉已後，雖加損益，去正轉遠，事在《聲樂志》。今録其見書，以補樂章之闕。

《春秋經》十一卷吴衛將軍士燮注。

《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

《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撰。

《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漢九江太守服虔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王肅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董遇章句。

《春秋左氏傳義注》十八卷孫毓注。

《春秋左氏傳》十二卷魏司徒王朗撰。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杜預撰。

《春秋杜氏》、《服氏注春秋左傳》十卷殘缺。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梁有服虔、杜預音三卷，魏高貴鄉公《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曹毓音，尚書左人郎荀訥等音四卷，亡。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李軌撰。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徐邈撰。

《春秋釋訓》一卷賈逵撰。

《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賈逵撰。

《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徵士穎容撰。梁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衆撰。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服虔撰。梁有《春秋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

《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

《春秋成長説》九卷服虔撰。梁有《春秋左氏達義》一卷，漢司徒掾王玢撰，亡。

《春秋塞難》三卷服虔撰。梁有《春秋雜議難》五卷，漢少府孔融撰；《春秋左氏釋駁》一卷，王朗撰，亡。

《春秋説要》十卷魏樂平太守糜信撰。

《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撰。梁有《春秋釋例引序》一卷，齊正員郎杜乾光撰，亡。

《春秋左氏傳評》二卷杜預撰。

《春秋條例》十一卷晉太尉劉寔撰。梁有《春秋公羊達義》三卷，劉寔撰，亡。

《春秋經例》十二卷晉方範撰。梁有《春秋釋滯》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春秋釋難》三卷，晉護軍范堅撰，亡。

《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五卷

《春秋義例》十卷

《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梁有《春秋經傳説例疑隱》一卷，吴略撰；《春秋左氏分野》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鄭玄撰，亡。

《春秋左氏經傳通解》四卷王述之撰。

《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孫毓撰。

《春秋左氏函傳義》十五卷干寶撰。

《春秋左氏區別》三十卷宋尚書功論郎何始真撰。

《春秋文苑》六卷

《春秋叢林》十二卷

《春秋義林》一卷

《春秋大夫辭》三卷

《春秋嘉語》六卷

《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

《春秋五辯》二卷梁五經博士沈宏撰。

《春秋辯證》六卷

《春秋旨通》十卷王述之撰。

《春秋經傳解》六卷崔靈恩撰。

《春秋申先儒傳論》十卷崔靈恩撰。

《春秋左氏傳立義》十卷崔靈恩撰。

劉寔等《集解春秋序》一卷

《春秋序論》二卷干寶撰。

《春秋序》一卷賀道養注。

《春秋序》一卷崔靈恩撰。

《春秋序》一卷田元休注。

《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

《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

《春秋義略》三十卷陳右軍將軍張沖撰。

《春秋左氏義略》八卷

《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

《春秋序義疏》一卷梁有《春秋發題》一卷，梁簡文帝撰；《春秋左氏圖》十卷，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古今春秋盟會地圖》一卷，亡。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

《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漢諫議大夫何休注。

《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晉散騎常侍王愆期注。梁有《春秋公羊傳》十二卷，晉河南太守高龍注；《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春秋公羊音》，李軌、晉徵士江淳撰，各一卷。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

《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

《春秋決疑論》一卷

《春秋左氏膏肓》十卷阿休撰。

《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

《春秋漢議》十三卷何休撰。

《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梁有《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

《駁何氏漢議敍》一卷

《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撰。

《春秋公羊例序》五卷刁氏撰。

《春秋公羊讖例》一卷何休撰。梁有《春秋公羊傳條例》一卷，何休撰；《春秋公羊傳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春秋公羊論》二卷，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亡。

《春秋公羊解序》一卷鮮于公撰。

《春秋公羊疏》十二卷

《春秋穀梁傳》十三卷吳僕射唐固注。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撰，亡。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魏樂平太守糜信注。

《穀梁傳》十卷晉堂邑太守張靖注。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晉給事郎徐乾注；《春秋穀梁傳》十卷，胡訥集解，亡。

《春秋穀梁傳》十六卷程闡撰。

《春秋穀梁傳》十四卷孔衍撰。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徐邈撰。

《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漢人。

《春秋穀梁傳》五卷孔君揩訓，殘缺。梁十四卷。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范甯集解。梁有《穀梁音》一卷，亡。

《春秋穀梁傳》四卷殘缺，張、程、孫、劉四家集解。

糜信《理何氏漢議》二卷魏人撰。

《春秋穀梁傳義》十卷徐邈撰。

《春秋議》十卷何休撰。

徐邈《答春秋穀梁義》三卷

薄叔玄《問穀梁義》二卷梁四卷。

《春秋穀梁傳例》一卷范寧撰。

《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晉博士劉兆撰。

《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

《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賈逵撰。宋有《三家經》二卷，亡。

《春秋三傳論》十卷魏大長秋韓益撰。

《春秋經合三傳》十卷潘叔度撰。

《春秋成奪》十卷潘叔度撰。

《春秋三傳評》十卷胡訥撰。梁有《春秋集三師難》三卷，《春秋集三傳經解》十卷，胡訥撰。今亡。

《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客京相璠等撰。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賈逵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翻注。

《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梁二十二卷。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晉五經博士孔晁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唐固注。梁有《春秋古今盟會地圖》一卷，亡。

右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二卷。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故有求名而亡，欲蓋而彰，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始無師說。

《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

《孝經》一卷鄭氏注。梁有馬融、鄭衆注《孝經》二卷，亡。

《孝經》一卷王肅解。梁有魏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祿大夫劉邵、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亡。

《孝經解讚》一卷韋昭解。

《孝經默注》一卷徐整注。

《集解孝經》一卷謝萬集。

《集議孝經》一卷晉中書郎荀昶撰，亡。

《集議孝經》一卷晉東陽太守袁敬仲集。梁有《孝經皇義》一卷，宋均撰；又有晉給事中楊泓、處士虞槃佐、孫氏、東陽太守殷仲文、晉陵太守殷叔道、丹陽尹車胤、孔光各注《孝經》一卷，荀昶注《孝經》二卷，宋何承天、費沈、齊光祿大夫王玄載、國子博士明僧紹、梁五經博士嚴植之，尚書功論郎曹思文、羽林監江係之、江逐等注《孝經》各一卷；釋慧始注《孝經》一卷；陶弘景《集注孝經》一卷；諸葛循《孝經序》一卷，亡。

《孝經》一卷釋慧琳注。梁有晉穆帝時《晉孝經》一卷，武帝時《送總明館孝經講》、《議》各一卷，宋大明中《東宮講》，齊永明三年《東宮講》，齊永明中《諸王講》及賀瑒講、議《孝經義疏》各一卷，齊臨沂令李玉之爲始興王講《孝經義疏》二卷，亡。

《孝經義疏》十八卷梁武帝撰。梁有皇太子講《孝經義》三卷，天監八年皇太子講《孝經義》一卷，梁簡文《孝經義疏》五卷，蕭子顯《孝經義疏》一卷，亡。

《孝經敬愛義》一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

《孝經私記》四卷無名先生撰。

《孝經義》一卷

《孝經義疏》一卷趙景韶撰。

《孝經義疏》三卷皇侃撰。

《孝經私記》二卷周弘正撰。

《古文孝經述義》五卷劉炫撰。

《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

《孝經義》一卷梁揚州文學從事太史叔明撰。梁有《孝經玄》、《孝經圖》各一卷，《孝經孔子圖》二卷，亡。

《國語孝經》一卷

右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國家，化天下，故能不嚴而順，不肅而成。斯實生靈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敍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

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論語》十卷鄭玄注。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又王肅、虞翻、譙周等注《論語》各十卷。亡。

《論語》九卷鄭玄注，晉散騎常侍虞喜讚。

《集解論語》十卷何晏集。

《集注論語》六卷晉八卷，晉太保衛瓘注。梁有《論語補闕》二卷，宋明帝補衛瓘闕，亡。

《論語集義》八卷晉尚書左中兵郎崔豹集。梁十卷。

《論語》十卷晉著作郎李充注。

《集解論語》十卷晉廷尉孫綽解。梁有盈氏及孟整注《論語》各十卷，亡。

《集解論語》十卷晉兗州別駕江熙解。

《論語》七卷盧氏注。梁有晉國子博士梁覬、益州刺史袁喬、尹毅、司徒左長史張憑及陽惠明、宋新安太守孔澄之、齊員外郎虞遐及許容、曹思文注，釋僧智略解，梁太史叔明集解，陶弘景集注《論語》各十卷；又《論語音》二卷，徐邈等撰，亡。

《論語難鄭》一卷梁有《古論語義注譜》一卷，徐氏撰；《論語隱義注》三卷，《論語義注》三卷，亡。

《論語難鄭》一卷

《論語標指》一卷司馬氏撰。

《論語雜問》一卷

《論語孔子弟子目録》一卷鄭玄撰。

《論語體略》二卷晉太傅主簿郭象撰。

《論語旨序》三卷晉衛尉繆播撰。

《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

《論語釋》一卷張憑撰。

《論語釋疑》十卷晉尚書郎欒肇撰。梁有《論語釋駁》三卷，王肅撰；《論語駁序》二卷，欒肇撰；《論語隱》一卷，郭象撰；《論語藏集解》一卷，應琛撰；《論語釋》一卷，曹毗撰；《論語君子無所争》一卷，庾亮撰；《論語釋》一卷，李充撰；《論語釋》一卷，庾翼撰；《論語義》一卷，王濛撰；又蔡系《論語釋》一卷，張隱《論語釋》一卷，郄原《通鄭》一卷，王氏《修鄭錯》一卷，姜處道《論釋》一卷，亡。

《論語別義》十卷范廣撰。梁有《論語疏》八卷，宋司空法曹張略等撰；《新書對張論》十卷，虞喜撰。

《論語義疏》十卷褚仲都撰。

《論語義疏》十卷皇侃撰。

《論語述義》十卷劉炫撰。

《論語義疏》八卷

《論語講疏文句義》五卷徐孝克撰，殘缺。

《論語義疏》二卷張冲撰。梁有《論語義注圖》十二卷，亡。

《孔叢》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梁有《孔志》十卷，梁太尉參軍劉祓撰，亡。

《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解。梁有《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亡。

《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

《爾雅》三卷漢中散大夫樊光注。梁有漢劉歆，犍爲文學、中黄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

《爾雅》七卷孫炎注。

《爾雅》五卷郭璞注。

《集注爾雅》十卷梁黄門郎沈旋注。

《爾雅音》八卷祕書學士江灌撰。梁有《爾雅音》二卷，孫炎、郭璞撰。

《爾雅圖》十卷郭璞撰。梁有《爾雅圖讚》二卷，郭璞撰，亡。

《廣雅》三卷魏博士張揖撰。梁有四卷。

《廣雅音》四卷祕書學士曹憲撰。

《小爾雅》一卷李軌略解。

《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郭璞注。

《釋名》八卷劉熙撰。

《辯釋名》一卷韋昭撰。

《五經音》十卷徐邈撰。

《五經正名》十二卷劉炫撰。

《白虎通》六卷

《五經異義》十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

《五經然否論》五卷晉散騎常侍譙周撰。

《五經拘沈》十卷晉高涼太守楊方撰。

《五經大義》三卷戴逵撰。梁有《通五經》五卷，王氏撰；《五經咨疑》八卷，周楊撰；

《五經異同評》一卷，賀瑒撰；《五經祕表要》三卷，亡。

《五經大義》十卷後周縣伯中大夫樊文深撰。

《經典大義》十二卷沈文阿撰。

《五經大義》五卷何妥撰。

《五經通義》八卷梁九卷。

《五經義》六卷梁七卷。梁又有《五經義略》一卷，亡。

《五經要義》五卷梁十七卷，雷氏撰。

《五經析疑》二十八卷邯鄲綽撰。

《五經宗略》二十三卷元延明撰。

《五經雜義》六卷孫暢之撰。

《長春義記》一百卷梁簡文帝撰。

《大義》九卷

《遊玄桂林》九卷張譏撰。

《六經通數》十卷梁舍人鮑泉撰。

《七經義綱》二十九卷樊文深撰。

《七經論》三卷樊文深撰。

《質疑》五卷樊文深撰。

《經典玄儒大義序録》二卷沈文阿撰。

《玄義問答》二卷

《六藝論》一卷鄭玄撰。

《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

《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

《謚法》三卷劉熙撰。

《謚法》十卷特進、中軍將軍沈約撰。

《謚法》五卷梁太府卿賀瑒撰。

《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六卷

右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一十六部，一千二十七卷。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録。孔子既敍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没，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説。其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魯人傳者，二十篇。齊則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魯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韋丞相節侯父子、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並名其學。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説。吏部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説，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此篇。【略】

《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

《埤蒼》三卷張揖撰。梁有《廣蒼》一卷，樊恭撰，亡。

《急就章》一卷漢黄門令史游撰。

《急就章》二卷崔浩撰。

《急就章》三卷豆盧氏撰。

《吴章》二卷陸機撰。

《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内史王義撰。

《少學》九卷楊方撰。

《始學》一卷

《勸學》一卷蔡邕撰。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黄初篇》、《吴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吴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

《發蒙記》一卷晉著作郎束晳撰。

《啓蒙記》三卷晉散騎常侍顧愷之撰。

《啓疑記》三卷顧愷之撰。

《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

《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
《千字文》一卷胡肅注。
《篆書千字文》一卷
《演千字文》五卷
《草書千字文》一卷
《古今字詁》三卷張揖撰。梁有《難字》一卷，《錯誤字》一卷，並張揖撰；《異字》二卷，朱育撰；《字屬》一卷，賈魴撰，亡。
《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字義訓音》六卷，《古今字苑》十卷，曹侯彦撰，亡。
《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
《字指》二卷晉朝議大夫李彤撰。梁有《單行字》四卷，李彤撰；又《字偶》五卷，亡。
《説文》十五卷許慎撰。梁有《演説文》一卷，庾儼默注，亡。
《説文音隱》四卷
《字林》七卷晉弦令吕忱撰。
《字林音義》五卷宋揚州督護吴恭撰。
《古今字書》十卷
《字書》三卷
《字書》十卷
《字統》二十一卷陽承慶撰。
《玉篇》三十一卷陳左衛將軍顧野王撰。
《字類敍評》三卷侯洪伯撰。
《要字苑》一卷宋豫章太守謝康樂撰。梁有《常用字訓》一卷，殷仲堪撰；《要用字對誤》四卷，梁輕車參軍鄒誕生撰，亡。
《要用雜字》三卷鄒里撰。梁有《文字要記》三卷，王義撰，亡。
《俗語難字》一卷祕書少監王劭撰。
《雜字要》三卷密州行參軍李少通撰。
《文字整疑》一卷
《正名》一卷
《文字集略》六卷梁文貞處士阮孝緒撰。
《今字辯疑》三卷李少通撰。
《異字同音》一卷梁有《釋字同音》三卷，宋散騎常侍古文甫撰。
《字宗》三卷薛立撰。
《文字譜》一卷梁有《古今文字序》一卷，劉歊撰；《文字統略》一卷，焦子明撰，亡。
《文字辯嫌》一卷彭立撰。
《辯字》一卷戴規撰。
《雜字音》一卷
《借音字》一卷
《音書考源》一卷
《聲韻》四十一卷周研撰。
《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
《韻集》十卷
《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吕静撰。
《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張諒撰。
《韻集》八卷段弘撰。
《羣玉典韻》五卷梁有《文章音韻》二卷，王該撰；又《五音韻》五卷，亡。
《韻略》一卷陽休之撰。
《修續音韻決疑》十四卷李槩撰。
《纂韻鈔》十卷
《四聲指歸》一卷劉善經撰。
《四聲》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
《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撰。
《音譜》四卷李槩撰。
《韻英》三卷釋静洪撰。
《通俗文》一卷服虔撰。
《訓俗文字略》一卷後齊黄門郎顔之推撰。
《證俗音字略》六卷梁有《詁幼》二卷，顔延之撰；《廣詁幼》一卷，宋給事中荀楷撰。亡。
《文字音》七卷晉蕩昌長王延撰。梁有《纂文》三卷，亡。
《翻真語》一卷王延撰。
《真言鑒識》一卷

《字書音同異》一卷
《敍同音義》三卷
《河洛語音》一卷王長孫撰。
《國語》十五卷
《國語》十卷
《鮮卑語》五卷
《國語物名》四卷後魏侯伏侯可悉陵撰。
《國語真歌》十卷
《國語雜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撰。
《國語十八傳》一卷
《國語御歌》十一卷
《鮮卑語》十卷
《國語號令》四卷
《國語雜文》十五卷
《鮮卑號令》一卷周武帝撰。
《雜號令》一卷
《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
《古今奇字》一卷郭顯卿撰。
《六文書》一卷
《四體書勢》一卷晉長水校尉衛恒撰。
《雜體書》九卷釋正度撰。
《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
《古今篆隸雜字體》一卷蕭子政撰。
《古今文等書》一卷
《篆隸雜體書》二卷
《文字圖》二卷
《古今字圖雜録》一卷祕書學士曹憲撰。
《婆羅門書》一卷梁有《扶南胡書》一卷。
《外國書》四卷
《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亡。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
《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
《一字石經典論》一卷
《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
《三字石經尚書》五卷
《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右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説者以爲書之所起，起自黄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處事六義之别。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藥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説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别。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録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内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

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凡六藝經緯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

《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之君子，多識而不窮，畜疑以待問；學不踰等，教不陵節；言約而易曉，師逸而功倍；且耕且養，三年而成一藝。自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學者離羣索居，各爲異説。至于戰國，典文遺棄，六經之儒，不能究其宗旨，多立小數，一經至數百萬言。致令學者難曉，虚誦問答，脣腐齒落而不知益。且先王設教，以防人欲，必本於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説。至後漢好圖讖，晉世重玄言，穿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正典，雜之以妖妄，大雅之論，汩之以放誕。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轉疎，無復師資之法。學不心解，專以浮華相尚，豫造雜難，擬爲讎對，遂有芟角、反對、互從等諸翻競之説。馳騁煩言，以紊彝敍，譊譊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蔽也。班固列六藝爲九種，或以緯書解經，合爲十種。

《魏書・太祖紀》〔太祖天興二年〕初令《五經》羣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

《北史・儒林傳序》　漢世，鄭玄并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説。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略】

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并主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唐六典》卷二一《國子監》　國子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已上曾孫之爲生者，五分其經以爲之業。習《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每經各六十人，餘經亦兼習之。習《孝經》、《論語》限一年業成，《尚書》、《春秋公羊》、《穀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詩》、《周禮》、《儀禮》各二年，《禮記》、《左氏春秋》各三年。【略】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説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試讀者，每千言内試一帖，試講者，每二千言内問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二及全不通，斟量決罰。每歲，其生有能通兩經已上求出仕者，則上于監。堪秀才、進士者，亦如之。助教，掌佐博士分經以教授焉。

《初學記》卷二一《文部》

經典第一

敍事　《釋名》曰：經者，徑也。典，常也。言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白虎通》曰：五經：《易》、《尚書》、《詩》、《禮》、《樂》也。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爲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易》者，按《釋名》言變易也。《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黄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黄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周易正義》曰：伏犧重卦，周公作爻辭，此説與《帝王世紀》不同。又孔子作十篇，亦曰十翼。初，卜商爲《易傳》，至西漢傳之，有能名家者，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又東漢鄭衆、魏王弼並注易。施孟諸家，自漢及魏並得立，而傳者甚衆。至西晉，梁丘、施、高三氏亡，孟、京二氏有書無師，而鄭玄、王弼所傳則費氏之學。《書》者，按《釋名》言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删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鼂錯就其家傳受之。伏生爲《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爲五十八篇。見《尚書》序及正義。安國書成，後遭漢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滎陽鄭冲私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尚書》矣。《詩》者，按卜商序曰：志之所之也。昔孔子删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見《毛詩正義》。東漢鄭玄，取毛氏詁訓所不盡及異同者，續之爲注解，謂之曰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意。《禮》者，按《釋名》云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

禮》也。見三禮正義。《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嵓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季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祕府，時儒以爲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玄爲之注。《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惟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馬融、鄭玄、王肅並爲之注解。《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衆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説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删《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删《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見《禮記正義》。《禮記》有馬融、鄭玄二家注，馬注今亡，唯鄭注行於世。《春秋》者，按杜預序曰：魯史記之名也。《釋名》又云：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昔孔子約魯史以脩《春秋》，書有褒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見《春秋正義》。《左氏傳》有賈逵訓詁，服虔杜預注。《公羊傳》有何休解詁。《穀梁傳》有范甯集解。又孔子爲曾參説《孝經》。孔子歿後，諸弟子記其善言，謂之《論語》，並行於世。《孝經》、《論語》有鄭玄、何晏等注。

史傳第二

敍事　按《世本》注曰：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至于夏商，乃分置左右。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也。周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國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内史掌王八柄之法，書王命而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終，殷有太史摯，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籀、史蘇、史趙。孔子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爲周守藏室史，又爲柱下史，則其職也。《春秋傳》曰：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又殺之，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史記》曰：秦趙澠池之會，其君相爲鼓瑟扣缶，皆命御史書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有史官，書事記言，以裁討典，不虚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帝，始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史記・太史公自序》傳云：述陶唐以來至麟止，自黄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後漢書》云：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爲紀表傳九十九篇。逮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其後又有《東觀漢記》、《後漢書》云：詔劉珍、陶、伏無忌等述于東觀，謂之《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篇是也。世以《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漢記》爲三史矣。後三國分方，魏吴各有史官，蜀無其職。晉初，陳壽採集其事，謂之《三國志》，凡六十五篇。自兹厥後，世有史書，雖不及遷固所修，亦其次也。

文字第三

敍事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又《帝王世紀》曰：黄帝垂衣裳，蒼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則其始也。按《説文》，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古者子生六歲，而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則文字之謂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秦焚燒先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册所用也。三曰刻符，施於符傳也。四曰摹印，亦曰繆篆，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爲虫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以行公府也，漢氏因之。至王莽居攝使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録書，六曰虫書，當代以教學童焉。又衛恒四體書勢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者。蓋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爲之。魏晉以還，隸文遂盛。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藁書、楷書、蓬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鳥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

斗虫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薤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蚊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義八體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略】

文章第五

敍事　文章者，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見論語。蓋詩言志，歌永言。見尚書。不歌而誦謂之賦。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矣。三代之後，篇什稍多，又訓誥宣于邦國，移檄陳于師旅，箋奏以申情理，箴誡用弼違邪，讚頌美於形容，碑銘彰於勳德，謚册褒其言行，哀弔悼其淪亡，章表通於下情，牋疏陳於宗敬，論議平其理，駁難考其差，此其略也。

《劉禹錫集》卷二〇《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答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禄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閎門豐屋爲美，衿衣裳必以文章逍澤爲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爲貴，第車馬必以華軺絶足爲高，干禄位必以重侯累封爲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說，奚獨於書也行之邪？

《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弈不得列于藝，差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逌爾而笑，或謷然不屑。有詆之曰：「子握槊弈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媿，或艴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衆尚之移人也。

問者曰：然則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争名，父子不讓，何哉？答曰：吾姑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之弊規我歟！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黄老者至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鈞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黷于賞。所議在乎過，非罪也，不紊于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乎！

《新唐書・選舉志上》　凡學六，皆隸于國子監【略】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

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説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説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

《册府元龜》卷六〇四《學校部・奏議三》　〔後唐天成〕四年十二月，國子監奏：「伏以國家開設庠序，比要教授生徒。所以日就月將，知討論之不廢；卜禘視學，明考較之有程。先生既以親臨，學士豈宜他適，蓋以頃者監名雖補，各以私便無常。且居罔離羣，則學能敬業，終成孤陋，誰爲琢磨。但希託迹爲梯媒，只以多年爲次第，罔思蟻術，惟俟鶯遷，忍淹違養之時，徒積觀光之歲。今國家化被流沙漸海，政敷有截無疆，大扇素風，恢張至道。是以重興數仞，分設諸官，教且有常，業成無忒。而況時物甚賤，館舍尤多，諒無懸磬之虞，足得撞鍾之問。但自學徒所好，可以教亦隨機，既欲成名，必須精業。如有好《春秋》者，教之以屬辭比事，三體五情，尊王室而討不庭，昭沮勸而起新舊，其所異同者，則引之以二傳也。如有好《禮》者，則教之以恭儉莊敬，長幼尊卑，言揖讓而知獻酬，明冠昏而重喪祭，其所沿革者，則證之以二禮也。如有好《詩》者，則教之以温柔敦厚，辨之以草木蟲魚，美盛德而刺淫昏，歌風雅而察正變。如有好《書》者，則教之以疏通知遠，釋之以訓誥典謨，思帝德而敬王言，稽古道而統皇極。如有好《易》者則教之以潔净精微，戒之以躁動競進，體十翼而分彖爻，應吉凶而先擬議也。至於歷代子史，備述變通，既屬異端，誠非教本。但以適當凝凍，將近試期，欲講小經，以消短景。今已請尚書博士田畝，講勘《論語》、《孝經》。行莫大於事親，道莫逾於務本，如有京中諸官子弟，及外道舉人，況四門博士趙著見講《春秋》，若有聽人，從其所欲。顓俟放牓，別啓諸經，既温故而知新，惜寸陰而輕尺璧。顓經者若能口誦，碩學者又得指歸，自然縻好爵以當仁，策科名而得俊。幸不孤於選士，冀有益於化風。」從之。

《太平御覽》卷六〇八《學部二・敍經典》《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白虎通》曰：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

《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禮記・經解》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傳易良，《樂》教也；潔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左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束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也。

《漢書》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嘗欲訓《左氏》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精而不博，鄭博而不精，既博既精，吾何加焉。又曰：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二萬言，却復删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學。

《後漢書》曰：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初慎以五經傳説，臧否不同，於是撰《五經異義》傳於世。

《晉書》曰：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

《齊書》曰：臧榮緒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

《唐書》曰：長慶中，上謂兵部侍郎薛放曰：爲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古先聖之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則歷紀成敗，雜書善惡，各録當時之事，亦是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所准的，固不可以典籍爲比論也。上曰：六經所尚不一，至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乎？對曰：《論語》者，六經之精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爲《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海内久安，人知孝節，氣感和樂之所致也。上曰：聖人謂孝爲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又曰：玄宗時，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絶。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又曰：文宗每對宰臣，未嘗不深言經學。李石因奏施士丐《春秋》可讀。上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貴爲異同耳。學者如鑿井然，得美水則已，何必辛苦旁求然後爲得也。

《廣雅》曰：《三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五典，鎮也。制作教法，所以鎮之上下，其等有五。八索，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者，丘區也。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施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時書也。今皆亡，唯《堯典》在。《易》變易也。《禮》體也，得事體也。《詩》志，所之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比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别名之也。《尚書》，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春秋冬夏，終而歲成。《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温凉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爲名也。《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

《莊子》曰：《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導之。皆導古之人陳迹耳，而後不能常稱哉。

又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爲文矣。于七十君，論先王之道，明周邵之迹，一無所用，甚矣。夫人之難説也，道之難明耶！

《老子》曰：幸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道哉？

又曰：孔子見聃不許，於是繙繙堆聚之貌十二經以説老聃。聃曰：願聞其要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淮南子》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温惠淳良者，《詩》之風

也。純元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淨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揖讓者，《禮》之爲也。寬和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辨議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也鬼，《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愚，《書》之失也劫，《禮》之失也亂。此六者，聖人兼用而裁制之。又曰：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

揚子《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又曰：書不經，非書也。又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

又曰：好書不能要諸仲尼書肆也。

又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又曰：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德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猶北辰之佐三辰，林薄之裨高岳也。又曰：隱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笙簧。

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騏驎之皮，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顏延之《庭誥》曰：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萬流可一。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採風謠，以達民志，詩爲之祖。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轉制衰王，微辭豐旨，貽意盛聖，春秋爲上。易首體備，能事之淵，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數象。四家之見，雖各有所志，揔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蕪惡迄可知矣。夫數象窮則太極著，人心極則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謂極人心之數者也。

鄭玄《六藝論》曰：《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制，崇讓合敬也。《春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

桓譚《新論》曰：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

《古秩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

《蘇子》曰：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溷淆其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書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硯而高視。

《傳子》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足以相副，翫之若近，尋之若遠，浩浩焉，文章之淵府也。

袁淮《正論》曰：公羊高道聽塗說之書，欲以鄉曲之辯，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潛夫論》曰：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燭；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籍。

《物理論》曰：夫《五經》則海也，他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至于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爲歸者，皆益也。

孫綽子曰：銜轡衡軛，無心於馬，而所以御馬。典籍禮度，無心於治，而所以爲治。

又曰：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於天，辭宣於人。

《杜子新語》曰：衆儒覩春秋之記録政之失得以立正義，以爲聖人起，當復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爲然。余謂之否。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爲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以爲生熟異和，而復俱美也。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賢曰著述曰記，曰章句，曰解，曰論，曰讀。

《文心雕龍》曰：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啓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埏乎性情，辭亦匠乎文理。故能開學養政，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絶墟宇，重峻吐納者，深譬萬鈞之鴻鍾，無錚錚之細響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絶，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紀言，而誥訓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貢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周書，摛風裁興，藻詞譎喻，温柔在誦，最附哀矣。《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辯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婉章志晦，源已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春

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文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

《太平御覽》卷六〇九《學部三・詩》 卜商《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也。又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漢書》曰：通其言，謂之詩。

《左傳・襄十六年》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又襄二十七年曰：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又曰：楚靈王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王是以獲没於祇宫。臣問其詩，而不知若問遠焉能知乎？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

《論語》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孔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又子曰：起子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莊子》曰：《詩》以道志。

《毛詩正義》曰：昔孔子删古詩三千餘篇，上取諸商，下取諸魯，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

《正義》云：初孔子授訓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振牟子，振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於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又曰：東漢鄭玄，取毛氏詁訓所不盡及同異者，續爲之注解，謂曰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意也。

《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綿綿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如是，必將至著，王有天下也。

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户也。

《詩・推度灾》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即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春秋説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

又曰：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取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昭武之音。然雅音之韻，四言爲主，其餘非音之正也。

《漢書》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家貧，傭作以給資用，尤精力絶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説詩，匡鼎來，匡説詩，解人頤。又《藝文志》曰：古諸侯卿大夫，交隣國之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别賢不肖，而觀盛衰也。又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有採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

《晉書》曰：王褒字偉元，性好讀《詩》，至於「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弟子受業者，皆廢《蓼莪》之篇。

又曰：王疑之妻謝氏，字道韞，將軍弈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荅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其雅人深致。顔延之《庭誥》曰：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含章，比物，集句《詩》爲之祖。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子最先删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劉歆《七略》曰：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也。

《太平御覽》卷六〇九《學部三・書》 《釋名》曰：《書》者言書其時事也。

漢《藝文志》曰：《書》以廣聽。

《莊子》曰：《書》以道事。

《顧子》曰：儀訓云：《三墳》、《五典》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也。

《春秋説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運明命授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精，帝王之功，凡百二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帝之書也。

《尚書正義》曰：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删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迺詔太常掌故鼂錯，就其家傳受之，其書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其後魯共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又爲五十八篇。安國書成後，遭漢武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滎陽鄭冲私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矣。又《漢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尚書》字讀之。又《古文尚書序》曰：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授鼂錯。

《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音撰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

劉歆《七畧》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漢宣帝太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漢書》曰：元帝時，豫章内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中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慎徽五典下，分爲《舜典》一篇，以續之。

《後漢書・杜林傳》曰：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於古學，林嘗言，林得興，固諸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於宏，後更從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嘗以示衛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絶，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唐書》曰：開元中，宋璟嘗自寫《尚書・無逸》篇以獻，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觀省，成誦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能及，故任賢誠慾，朝夕孜孜。開元之末，因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及穆宗問宰以貞觀開元之理，崔植因以是對，請復以無逸爲誡，帝深善其言。

又曰：高郢子定，幼聰警絶倫，年七歲時，讀《尚書》。

《湯誓》問郢曰：柰何以以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

又曰：文宗纂集《尚書》中君以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朝夕觀覽。

《太平御覽》卷六一〇《學部四・禮》《釋名》曰：禮，體也。言得事之體也。

《太公六韜》曰：禮者，理之粉澤。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樝梨橘柚，雖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也。

《論語》曰：不學禮，無以立。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樂記》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外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燕居》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倀丑良切又《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又《禮運》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又《樂記》曰：樂者，非謂黄鍾大吕，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樽俎、列豆籩，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又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又《經解》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而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又《禮運》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春秋説題辭》曰：禮者，體也。人情有哀樂，五行有興滅，故立鄉飲之禮，終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體，王者行禮，得天中和。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動静常用，不可須臾惰也。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季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祕府，時儒以爲非是不得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玄爲之注。《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唯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馬融、鄭玄、王肅，並爲之注解。

《禮記正義》曰：《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伋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衆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從子聖，德乃删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删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禮記》有馬融、鄭玄二家注。馬注今七，唯鄭玄行於世矣。

《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言委曲防閑，每事爲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應邵曰：淹中，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瘉與愈同，愈，勝也。

《漢書》曰：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脩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也。

范曄《後漢書》曰：曹褒論曰：漢初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禮經，叅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蓋多闕矣。

《晉書》曰：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其父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無男，汝可授之，勿令絶世。後符堅幸太學，博士盧壺奏曰：廢學已久，書傳零落，比年撰綴，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晉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其家立講堂，隔絳紗幔而傳受。以宋氏爲文宣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後學傳於世，時稱韋氏宋母。

《唐書》曰：開元十四年，上令太子賓客元行冲撰《類禮義疏》，將立學官。疏成，右相張説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録，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詔修撰，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絶，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遂不得立學。行冲意諸儒排己，退著論以自釋。

《太平御覽》卷六一〇《學部四·春秋》 杜預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釋名》曰：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

《春秋正義》曰：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左氏傳》有賈逵訓，服虔、杜預注，《公羊傳》有何休《解詁》，《穀梁》有范甯《集解》。

《春秋握成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連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

《史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耶！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亂。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

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其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意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也。又云：劉歆爲《左傳》學，以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之後，傳聞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嘗共父向校書，父爲穀梁學，數以難其父向，向不能報也。

《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時有威權者，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東觀漢記》曰：張霸字伯饒，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

《鄭玄別傳》曰：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後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魏略》曰：魚豢嘗問魏禧《左氏傳》，禧曰：左氏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又曰：嚴翰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時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爲太官厨，《公羊》爲賣餅家。故嘗數與辯折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翰訥口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爲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爲明公服尔，公羊未肯也。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洛陽人，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長史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訶《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譊譊讙咋。

《晉書》曰：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王隱《晉書》曰：劉兆字延世，以《春秋》一經，三家殊途，命世名儒是非之議紛然，牙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和怨調人之官，遂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又曰：杜預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叅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也。

《三國典略》曰：張曜好讀《春秋》，每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隱嘗謂曜曰：君妍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耶？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温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

《梁書》曰：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遍習五經，尤精三禮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説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並傳之。顔延之《庭誥》曰：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春秋爲上。

《三輔決録》曰：賈逵建初元年受詔，列《春秋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左氏長義》，帝大善，賜布五百疋。又《魏略》曰：逵好《左傳》，及爲牧守，常課之，月一遍。

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有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珎重《左氏》，下至婦女，無不讀論者。

《江表傳》曰：關羽好《左氏》，略諷皆上口。

《太平御覽》卷六一〇《學部四・孝經》　《孝經序》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

《春秋説題辭》曰：《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之素，天地開闢，皆有孝。人非父不生，非母不長，天地開闢。而生人承天地，是故親生膝下，以養父母。

《孝經鉤命決》曰：《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就，成也。孝爲一篇之目，十八章也成號，序中心之事，使孝義見於外。一字苞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又曰：曾子撰斯，問曰：孝文乎？駁不同何？撰，撰經異同也。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禄之

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託先以爲已權勢力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題行，題天子德行，致羣瑞已行所及也。首仲尼以立情性，情性猶天地，已不正爲天地子，故行冠子以立之也。言子曰以開號，若夫子所以自開於受命也。列曾子示撰輔，使若得録圖之故行冠子以立之也，佐與并治天下也矣。《書》《詩》以合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

《孝經中契》曰：丘作《孝經》，文成道立，齋以白天，則玄雲踊北紫宫開北門角元，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云。神星褒孔丘知元今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文，其餘飛爲赤烏，翔摩青雲。

《漢書·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世，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後漢書》曰：向栩，字輔興。張角之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人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奏栩不欲命將出師，疑與角同欲爲内應，收送黄門北寺獄，殺之。

謝承《後漢書》曰仇覽，字李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爲縣陽逐亭長。有羊元者，凶惡不孝，其母詣覽告之。覽呼元責哨元以子道，與《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改悔，至母前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卒成佳士。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督終論》曰：氣絶之後，以蘧蒢裹屍，擇不毛之地葬焉，皆無以自隨，唯賚《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也。吴均《齊春秋》曰：沈士字雲楨，臨終遺命曰：棺中依皇甫謐用《孝經》，既殯，不須立靈，士安亦然也。

《齊書》曰：顧懽，字景怡。有病邪者問。懽曰：家有何書？荅曰：唯有《孝經》。懽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蕭方等《三十六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至於「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反覆誦之，聰大悦。

《後周書》曰宇文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身之本。

《三國典略》曰：徐陵子份，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陵疾豁然而愈。

《隋書》曰：鄭譯性輕。高祖以其定策功，不忍廢，而陰疎之。譯乃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猷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後憲司劾以不孝，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尔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子。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後復其爵位。又曰：韋師，字公頴，京兆杜陵人也。少沉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兹。又曰：蘇威嘗謂煬帝曰：先人謂臣唯讀《孝經》一卷，可以立身，何用多爲。帝亦然之。何安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斯言，威不從命，是其不孝。若無斯言，而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旨乎？

《唐書》曰：永徽中，上命陳王師趙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國子監學官，並令預坐。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之義，學士等難問連環，弘智酬應如響。上謂弘智曰：宜畧陳此經要道，以輔不逮。對曰：昔者天子爰及諸侯，卿大夫，皆有諍臣，願以此言奉獻。上甚悦。弘智及學士儒官並賚以繒帛。

《漢實録》曰：敏使於湖南，途出江陵。帥高從誨爲贊，是時諫曰：祭酒惠及經書，從誨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尔。敏曰：讀書不在多，至德要道十八章足矣。敏記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此一章皆經要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謂敏見諷，舉觴以自罰。

宋代

《全宋文》卷一二九一劉敞《雜説六》 古太學教胄子以九德，及其學成志就，足以不惑，然後授以爵位，故二帝三代，世族胄子，多得賢材。今公卿大夫郎吏以上，皆得任子弟。上者至京官，其次仕州郡，非復專學問道，苟以榮富家貴族耳。勢崇力鉅，易以謀通，往往據要職重任，十有八九嫡庶不分，賢不肖混淆。天下常若官多員少者，此等害之也。可爲著令，諸當任子者，得任爲後者一人，餘皆不得。若自以爲有殊功異行，詔上名者，不用此令。而令朝臣以上子弟，悉詣太學著籍受學，爲設五經博士，隨所欲學，從博士習之。間歲輒一試，如漢朝射策，取問經典大義。通五經、四經爲上，三經次之，二經爲下，不及二經且勿

舉。以十道爲問，不失爲上。失一二次之，失三四爲下，失五勿舉。既得其人，以學優劣制其爵禄。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微也，今以其子孫才高，自以高官與之，稱也。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崇也，今以其子孫材下，自以小官與之，亦稱也。人當以言行爲類，非若萬物可種傳也。如此，仕者皆得其人，經義益修矣。

《全宋文》卷一七四一王令《上孫莘老書乙未》 莘老先生坐下：六經之道備矣，而學者必以《詩》爲先，雖聖人教人亦然。昔者孔子嘗言《詩》矣，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莫近於《詩》。」蓋孔子之言《詩》如此。而今嘗按聖人既删之後，而參求後來世作之詩，逮與古異矣。承流相沿終不及，以至今，而詩之道大壞。嘗推索孔子所謂可以興、觀、羣、怨者，幾絶矣。則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之道，其亦略乎？今其僅存者，鳥獸草木而已，尚烏在能多識之乎？然令嘗怪後世待詩之薄，而探求當世之所以弊而後知其然者，詩之無主故也。古之爲《詩》者有道：禮義政治，《詩》之主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正之與變，《詩》之時也；鳥獸草木，《詩》之文也。夫義禮政治之道得，則君臣之道正，家國之道順；天下之爲父子夫婦之道定，則風者本是以爲風，雅者用是以爲雅，而頌者收是以爲頌。則賦者，賦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也；興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與變，得失於此者也；鳥獸草木，文此者也。是古者爲《詩》者有主，則風賦比興雅頌以成之，而鳥獸草木以文之而已爾！而後之詩者，不思其本，而徒取其鳥獸草木之文以紛更之，惡在其不陋也？然詩既有風雅頌之體凡三，而頌者待成功以告神明而後作，則平時固未易爲；而風雅之道，後世亦無采取，而散逸草野。然士之有天下之志者，言天下之事，則其詩當近於雅；有一國之志者，言一國之事，則其詩當近於風。而變正之道，又繫之時，而爲詩者，多無所主，而不知所懼，則詩之得正而不變者有幾？以是言之，則詩之得者概少矣。然嘗聞説者謂，古詩之數蓋三千，而孔子取者三百。後之學者，皆争不謂實然，以謂多不稱所取。然以後世之詩觀之，非徒得聖人所删之多，然又勝聖人所取之少耶？其亦可知矣。而令嘗讀書至幽、厲之後，天下大亂之際，觀天下之窮臣怨民棄妻逐妾之心，而求之詩，而後又得之興也。觀其言辯而當，質而不俚，文而不華，曲而暢，婉而不隱，以順言之則可以議禮，以公言之則可以論義，以直言之則可以議政，以曲言之則可以議刑，然後知詩之道博，而聖人删而存之者不徒云，而古之詩者得之多也。令嘗愛之而傷今焉，然猶未之有能也。始者既承從於弊，學而甚久，晚而知詩之不易爲，而絶筆於今者久之。然聞先生之風而願見之，退求無以宜贄者，則追索舊作，得數十篇以獻。學未副志，無以自白，又敢書所説，以通左右，意者有待也，先生何以教之？詩三章，道其所以來爾，憐不加忽，則幸矣。不宣。令再拜。

程顥、程頤《二程粹言》卷上《論書篇》 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略】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然以通《論》、《孟》爲先。

程顥、程頤《二程外書》卷九《春秋録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黄裳《演山集》卷二二《講周禮序》 方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五經》之文始得。先生巨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於區區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

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三《儒言・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已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具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吴澄《吴文正集》卷四一《朋習書塾記》 禮義之根於人心者，我固有之，蓋有不待讀聖賢之書而後知也。曹州楚邱朱仲敏淳厚謹實，非從事言語文字以爲學，而能設立書塾，延禮儒士，以淑其鄉里之子弟，意欲使同歸於善。此其根心之禮義由中出，而非由外鑠也。教於其間，學於其間，將何以副其意哉？其必自孝、友、睦、婣、任、恤之六行始。六行完足，而檢制其情，涵養其性，明諸心以擴所知，誠諸身以篤所行。夫如是，庶其無負於朱君建塾之意矣。不然，記誦以爲學，詞章以爲華，則世務趨末之學，而非君子務本之學也。夫朱君之建塾也，由其根心之禮義而發，教者、學者乃不由其根心之禮義而教、而學，可乎？塾名「朋習」，謂羣居之朋，相與學習於斯也。習云者，雖已知、已能，猶且熟之、復之而弗措，其禮義必能明諸心、誠諸身，而後爲有得也。前進士張士良爲余道其事，余

嘉之，故爲言此，俾誌於壁以爲書塾之規。

許有壬《至正集》卷三四《青崖魏忠肅公文集序》　天地清淑之氣鍾於士，而發爲文章，宜無時無地不得其正也。然世運有離合，教法有隆汙，而經術之道有晦明之不同，雖有異質，不能不汩而變焉。金源氏之有中土也，設科取士，治號尚文，而天下分裂，羣言亂嘐，士之氣習，文之體裁，有欲醇而不能不疵者也，有欲實而不能不浮者也。力雖勞而趨則近，業雖工而道則虧，豈非聲教有限，而義理之學未鬯邪？我元一文軌，然後程朱之學大明於世，造詣深者蔚爲名賢，推緒餘爲文章，亦莫不度越世習，蓋理勝則文在其中矣。有壬於青崖魏忠肅公之文竊有見焉。公歿五十年，監察御史上之請刻諸梓，屬有壬爲之序，而得復讀焉。其送尉生之序曰：「古之學者，自小學入於大學，自格物致知至於修身齊家，舉程朱兩先生之學以訓之。」又曰：「讀經以治心爲主，不泥章句。作文先大體，而鄙雕刻。」嗚呼！此公之所以爲文也。公之文若賦詠，凡五百五十餘首，又言事一卷，皆可傳者也。獨舉是者，欲使學者知公所本，而有所興起焉。公丁混一之會，經術闡明之時，其爲學也主於經，而緝以勤力，宜其所得若是，其正也其駁歷也。自編修官拜監察御史，至中執法職憲餘二十年，知無不言，言無不當，道無不爲，爲無不力。高風勁節，人能道之，則其爲文，不徒文也，其有得於經術者乎！孫履道拜監察御史，有風采，可謂無忝矣。

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六《傳易堂記》　古者六藝之學必謹師授，一作術。其稱是人經明有家法，至東都猶甚嚴也。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齊田何子裝。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魏管輅謂《易》安可注者，其先儒之心歟！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爲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僞矣。是書亡，不傳於今。今號爲《子夏易傳》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爲唐張弧之《易》也，是予夏亦未嘗有書，而以《易》之道教授西河，其後汾、晉之間，《易》以故特盛歟！漢自田何授東武王同、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四人者，乃始爲之傳矣。然王氏、周氏、服氏書各二篇，丁氏八篇，亦不過訓詁舉大義云耳，豈爲巧慧組繡之靡也耶！而《易》家著書，則自王同始。同授淄川楊何，所謂《易》楊者是也。丁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東海孟喜、琅琊梁丘賀三家，又皆列於學官，最爲盛矣。其弟子顓門者衆。厥後又有東郡京房之學，亦得立。而學官則自楊何始。又其後有東萊費直之《易》，有沛高相之《易》，唯傳民間。此三家者雖户牖不同，而堂奥之安則一也，蓋皆兼三才而備錯總、極變通焉。房謂其學即孟氏學，相自言出於丁將軍，詎弗信耶？惟費氏之傳晚而益盛，東都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魏王肅、王弼，皆其人也。自肅而上，莫敢悖其所傳，唯弼年少，厭舊喜新，乃一切擯棄師法，攘莊、老恍惚無之論，專於人事，以快後生耳目，而稱爲《易》之妙，乃不知《易》之奥妙自有所在，而無用莊、老汩之也。譬如惰農乞市以飽，而弗顧南畝之可耘耔。惜哉！《易》之雜乎莊、老，而專明人事，則自王弼始。《易》家乃始失其所傳焉。梁丘、施、孟三家於是乎亡於晉，而孟氏、京氏有書無師矣。屬江左祖尚玄虚，弼之學滋得以益盛。然其初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爲時推重。晉王庾雖喜清談，而專立鄭學。干寶輩猶不忘乎京氏，而孫盛詆弼之傳會浮麗，又已力矣。宋元嘉欲矜學校之盛，而王、鄭兩立。逮顔延之爲祭酒，而黜鄭置王。齊之王學遂大盛。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説。」王濟曰：「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予嘗味其言，未嘗不三歎息之也。時王儉在位，善澄之言，於是學者畧之鄭矣。至梁，何胤之徒又竊釋氏之論，穿鑿異端，而誇於弼，斯又弼之罪人也。其在河北諸儒，則專祖鄭氏，所謂衣冠禮樂盡在中原者，此亦其躅也。不幸隋興，縉紳學士反浮靡是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而唐因之，於是乎《易》家古法始泯滅無聞矣。然隋汾、晉之間，有仲長子光、關子明、王仲華、王通輩傳《易》，自有指歸，不失乎古，得非子夏之遺風哉！蓋漢嚴君平、揚子雲、魏管輅、晉郭璞、孫登、隋關朗、唐僧一行、玄真子、張志和，其於《易》又特最深矣。是謂一世偉人，非有所待而興，亦莫得而沮溺之也。至有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以《易》授終南种徵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陽穆參軍修伯長，而武功蘇舜欽子美亦嘗從伯長學。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堯夫。惟康節先生天資既卓越不羣，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學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錯綜變通之妙始大著明矣。自希夷而來，皆未嘗有書，乃如子木子夏之初歟？有廬江范諤昌者，亦嘗受《易》於种徵君。諤昌授彭城劉牧，而聲隅先生黄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其於康節之《易》，源委初同而淺深不倫矣。華山舊有希夷先生祠堂，而种徵君實闕輔之望，後之好事者并以繪徵君之像山中，有隱者又知傳《易》之所自，而并康節先生之像繪焉，榜之曰「傳易堂」。遊是山者，徘徊俯仰三峯萬仞之峥嶸崒嵂，其意壯矣。及登斯堂，覩三先生之貌，聳然加敬，遡觀上古聖人畫卦之本意，而知夫防憂患於幾微，身與《易》

準，則向之所攬者又將忘之矣，不亦偉乎！是堂之傳，其與山鎮俱不朽歟！康節先生之子伯温，以説之服勤康節之學，俾爲之記，不得辭，乃具道《易》之授受本末，興廢得失之由，以尊三先生之道，亦且效藏名山之意云。大觀元年丁亥十有一月甲戌，嵩山晁説之記。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二《答黎季忱》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封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説田狩，即實是田狩；説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昏媾之類，皆無非譬喻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虚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爲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爲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四《述而第七》注　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六《春秋》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横渠張子謂非理明議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範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之失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鼂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閣束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户也。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賈逵》以爲明劉氏之爲堯後，始得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説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弘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棄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七《論語孝經》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没，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文號，是以稱子，其説非與」？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説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卧而粹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吴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并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強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踴，孺子孺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

語》所載爲是。」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説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範伯崇曰：「温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元代

《遼史・太祖本紀下》〔神册五年〕九月壬寅，〔契丹〕大字成，詔頒行之。

《遼史・道宗本紀一》〔遼清寧元年〕十二月戊戌，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金史・完顔希尹傳》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强，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完顔〕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悦，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制女直字，與希尹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

《金史・世宗本紀下》〔金大定二十三年〕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上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

《金史・選舉志一》凡經，《易》則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公彦疏，《論語》用何晏注、刑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孝經》用唐玄宗注，《史記》用裴駰注，《前漢書》用顔師古注，《後漢書》用李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略】皆自國子監印之，授之學校。

《元史・釋老傳》至元六年，詔〔以新制蒙古字〕頒行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浸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

《元史・選舉志一》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詔立京師蒙古國子學，教習諸生，於隨朝蒙古、漢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員，選子弟俊秀者入學，然未有員數。以《通鑒節要》用蒙古語言譯寫教之，俟生員習學成效，出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者，量授官職。

《元史・選舉志一》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生員，講授經旨，是正音訓，上嚴教導之術，下孝肄習之業。復設助教，同掌學事，而專守一齋；正、録，申明規矩，督習課業。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句讀，音訓，正、録，伴讀以次傳習之。講説則依所讀之序，正、録、伴讀亦以次而傳習之。

《通制條格》卷五至元十年五月，大司農司各道勸農官申：各路府州司縣在城閑冗設長學外，據村庄各社請教冬學，多系粗識文字之人，往往讀《隨身寶》、《衣服雜字》之類，枉誤後人，皆宜禁約。今後止許遵守已降條畫，訓以聖經，教其句讀音義，學師比及受請以來，宜於州縣學官處預將各經校正點讀句讀，音義歸一，不致訛舛，如此庶免傳習差誤。已明經史不拘此例。仍令府州司縣官提點農事去時，亦宜學師處以理獎勸。大司准擬。

《通制條格》卷五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尚書省奏：前者春里柳林里有時分，立了國子監，官人每的怯薛歹每的兄弟孩兒每根底，漢兒文字算子教學呵，怎生？么道奏來。如今官人每的孩兒每學有，怯薛歹每的孩兒每無。如今算子文字學呵，後頭勾當里使喚呵，勾當里教行呵，學的怯薛歹每的孩兒每根底，交太史院里學算子，國子監里學文書呵，怎生？奏呵，是也。那般者。么道聖旨了也。欽此。

《元史・選舉志一》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尚書省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於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魯丁能通其字學，乞授以學士之職，凡公卿大夫

與夫富民之子，皆依漢人入學之制，日肄習之。」帝可其奏。是歲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復置回回國子監，設監官，以其文字便於関防取會數目，令依舊制，篤意領教。

【略】

仁宗延祐二年秋八月，增置生員百人，陪堂生二十人，用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所議國子學貢試之法更定之。一曰升齋等第。六齋東西相向，下兩齋左曰游藝，右曰依仁，凡誦書講説，小學屬對者隸焉。中兩齋左曰據德，右曰志道，講説《四書》，課肄詩律者隸焉。上兩齋左曰時習，右曰日新，講説《易》、《書》、《詩》、《春秋》科，習明經義等程文者隸焉。每齋員數不等，每季考其所習經書課業，及不違規矩者，以次遞升。

《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　今後每社設立學校一所，擇通曉經書者爲學師，於農隙時分各令子弟入學。先讀《孝經》、《小學》，次及《大學》、《論》、《孟》、經、史，務要各知孝悌、忠信，敦本抑末。依鄉原例出束修，自願立長學者聽。若積久學問有成者，申復上司照驗。

陳旅《安雅堂集》卷六《樂清縣尹衛侯之官詩序》　樂之用大矣。聖人以是簫勺天下，八風從律，淫氣不作，神行姦伏，物化刑措，所謂體信以達順，天地將爲昭焉者也。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先王之學曰瞽宗，曰成均。官曰樂正，曰太師，曰籥師，曰司成，曰司業，皆以樂言者，謂樂以中和爲德，而胄子與所共學者，皆將有長人之責。具是德，則可以長人矣。

明代

宋訥《西隱集》卷五《觀德亭記》　府學東以射築圃，師帥諸弟子習之。其圃廣狹遠近，與夫抗侯發矢之地，靡不合制。惟構亭以爲觀射之所，頗卑隘，與圃未稱。洪武丙辰冬，分憲經歷王君思永禮諭有司改作，取射義觀德爲扁。竊嘗即射而考焉：《周禮》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者有六藝，以射繼禮樂。又古禮，男子始生，秉桑弧蓬矢，以示四方之志。則射豈學者可一日廢哉！故《車攻》美舍矢如破，《吉日》歌殪此大兕，《行葦》言以祈爾爵，是古人於射習而有常如此。自後世六藝教廢，學者不知射爲治心修身之道，舍而不習，則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者，不可得而見矣。聖天子既家六合，詔天下郡縣立學官，置訓導，設弟子員，以六藝爲教，命部使考覈之，蓋復唐虞三代之制。今職風紀、任郡牧者，扁亭觀德，以示夫習射之士，欲其志正體直，端一審固，必求於中正。中正，德之根柢也。先王制禮作樂，以垂教化，要在納人心於中正而已。若心不克正，惰慢焉，放肆焉，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而雋。故在戰競自持，内存中正，其心也確然不動，其容也儼然不改，未中則反己，既中則不驕，其視苟中無媿者有間矣。則射豈非觀德之道與！《書》曰：「侯以明之。」此之謂也。雖然，射必習也。射而不習，可以求中乎？習而熟之，德正於己，功報於國，利威於天下，庶不負國家以射教人之盛意也。嗚呼！上而朝廷禮制，下而學校教養，與夫司憲之揚勵，郡牧之效職，是皆宜書。因屬筆於訥也，記而不復辭。

宋訥《西隱集》卷七《陽城縣重修縣學碑》　予惟記事宜序其實，興學宜推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禮制寖盛。郡縣無大小，皆建學，尤以廟爲重焉，由學尊廟，由廟表學。廟焉而不敦乎學，非制也。聖天子建皇極，叙彝倫，當汛掃區宇之際，奬勸封殖，如恐不及，規模宏遠矣。二侯興學，斯無負於開迪樂育之大德焉。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者，而況教乎？爲邑知重學校與爲學知重講習，豈無所見而然也？

雖然，學校立矣，教非其教，不可也。教養備矣，學非其學，不可也。廟焉學焉，豈特使士子羣居族立爲言語文辭之工乎？正欲成就人材，明斯道，濟斯民也。道之所以爲道，學之所以爲學，蓋不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而不離綱常事爲之間矣。舍此，道安在乎？學安在乎？即物以窮理，反身以求仁，審夫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同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于天地鬼神之著，此係于教者爲甚大，係於學者爲甚切，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嗚呼，其説亦微矣乎？聖人在上，天下文明，祥不祥於麟鳳，寶不寶於金玉，正人端士，濟濟羣出，明斯道而濟斯民，爲國家太平之屏翰也，將自今日。此予不辭而樂書之，以勵我同志，以無忘二侯之德。

宋訥《西隱集》卷九《清豐縣學彝訓堂銘并序》　三代風俗厚，人材美，以有家塾黨庠之教，況國有學乎？後世郡邑，視一家一黨，其教宜何如哉？清豐舊有廟學，煨燼于兵。皇上建極之初，天下郡縣承制以立學官，佐其教者，訓導是設，咸給禄爲養。弟子員亦有差等。又立部使者稽考之法，以伸賞罰。其學六藝，學武學律，爲一代典。莅是縣者，往往簿書期會爲先務，視學校未暇也。臨安金侯子肅來知縣事，嘆廟學卑陋，改作新之。有殿有廡，有堂有齋，宏麗甲乎鄰邑。

侯爲記，既刻諸石，惟講授之堂名曰彝訓，遣邑士竇潛持書請銘于訥。訥惟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書之内，皆天理民彝，自然物則之所在，不可一日而不學也，捨此又奚學哉！侯名堂於學，取「九疇」之言，蓋有志於以吾君爲皇極之君，以吾民爲皇極之民，俾風俗人材無愧於三代學校之教而後已。凡登茲堂者，貴乎踐彝訓之實，不以記誦剽掠爲功，而貴乎以窮理修身爲要，以近天子之光，此又侯有望於清豐之士云。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劉彌勗赴保德訓導詩序》 古先哲王之欲造就人才也，未始不資於學校。然學校之教無他，其性則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則《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相傳者也，其學則顔曾思孟、周程朱張之授受以相講明者也。千載而下，爲師者則資此以爲教，爲弟子則資此以爲學，固未有舍此而可以爲教爲學者也。

李齡《宫詹遺稿》卷三《白鹿洞規》 一、諸生入洞，悉遵文公先生《教條》及程董《學則》、真西山《教子齋規》，不可有違。

一、朔望行香及每日早晚堂上之儀，俱依府縣儒學禮式。

一、讀書必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先讀《小學》，次讀《四書》、《五經》及御製書，《史》、《鑒》各隨資質高下。上者五百餘字，中者三四百字，一二百字。十日一温書，終、通、温各置起止簿一扇，逐日填寫，以憑考較。下年不許將誦過經書重復填寫。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九《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中》 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頽墮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爲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顔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人才，使之如己，多見其不知量也。凡其所爲所行，盡墮在《學記》此章中。《記》謂「教之不成，其此之由」，今日人才不及於前，政由於此。非獨不能成其不成之才，并與其可成者分其志而墮其業也。且其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歲不能徧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浹旬即去，固有九年而僅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臣竊以爲：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敕内閣儒臣，將洪武初侍御史雖稼建言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校者，及《憲綱》等書，一一斟酌詳議。參以聖賢教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爲準，立爲學校教養法式，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爲師儒者，必依此式爲教。爲生徒者，必依此式爲學。爲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其所以教學提調者，必合此式，否則有罰。大抵學校之教，德行爲先。然德行難於考驗，必先考其藝業。所謂藝業有三：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爲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爲數。本經，《四書》，《史》，《鑑》，經義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不以是爲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理順，不許奇怪尖新。以是爲準。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矣。此非獨有以成就人材，是亦一道德之大端也。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七三《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本經術以爲教上之上》 《易》者，五經之本源，萬世文字之所自出，義理之所由生者也。散見於五經者，皆學者人倫日用所當爲之事，而其所以當爲與不當爲者，其理則具於《易》，可行與止之幾，於是乎決焉。是讀經而不讀《易》，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也。【略】

《書》之爲書，人皆知其爲帝王爲治之要道，而不知學者之所以爲學與其所以爲學者之本，原皆本諸此。學者存養以敬，而進學以致知，所以致其知者，學于古訓，敷學於人也。由是以格君心之非，而致之於無過之地，則時雍咸寧之化，不在唐虞之世矣。【略】

《書》之大要，在於「允執厥中」之一語。而其所以信執其中者，在知人心、道心之所以分。既知其所以分，又能精察而一以守之，則信能執之矣。是知唐虞聖君爲治之要，不出乎一心而已。故朱吕二子及蔡氏，皆本諸心爲言，蓋示人以讀書旨要也。【略】

天下大道二，義理、政治也。《易》者義理之宗，《書》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經之書，此爲大焉。學者學經以爲儒，明義理以修己，行政治以治人，學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全體大用備矣。《易》者其體，《書》者其用也。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七四《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本經術以爲教上之

中》先儒謂：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只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略】

先儒謂：《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無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學之者可以興觀羣怨乎？用之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人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嗚呼！後之有作者，當以《三百篇》爲王，而不爲無實之虛言。雖其體製不皆盡合於古，而亦可以得古詩人之意之彷彿矣乎？【略】

「思無邪」一言，雖足以盡蓋一詩之義，然學者須於《三百五篇》一一各考究其義，使無一之不盡，然後蔽以此三言，以爲誦詩三百之要，則可以言詩矣。苟顓顓然曰吾思無邪，而於古人之旨趣訓詁畧不究心，而曰吾通經矣，可乎哉？【略】

子貢因論貧富之道而知學問之功，子夏則因論《詩》之繪事後素而知禮後之說。二賢者，聖人皆謂其始可以言《詩》。先儒謂「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纔可以讀書。然聖人於子貢則先呼其名，而繼以告諸往而知來者；於子夏則先曰起予，而呼其名繼焉。蓋此理隱然見於言外，因此而可以得彼，此理盎然蘊於胸中，因彼而有以發此，非善學者不能也。而用之以學《詩》，尤爲親切。故聖人於此皆呼其名，而致其親切之訓。學《詩》者，其尚以二賢爲法。【略】

《詩》與《易》、《書》、《春秋》、《禮》並爲五經，其四經皆出自聖賢之製作删述，所以紀載聖君賢相、大賢君子之言行事功。惟《詩》之爲詩，則多里巷田野、匹夫匹婦懽悲怨怒之言，甚至淫佚悖亂之事亦或有之，顧使羣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並列以爲經，嗚呼，夫豈無其故哉？蓋以人之生也，性情具於中，志趣見於外，必假言以發之也。言以發其心之所蘊，志有所抑揚，言不能無短長。心有所喜怒，言不能無悲歡。動於心而發之口，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響，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之作也，原於天理之固有，出於天趣之自然，作之者應口而出聲，賦之者隨宜而應用。或因之以申吾不容已之情，或由之以發吾不可言之意，或假之以明吾難顯白之事。章不必有定句也，句不必有定字也，言從而理順，聲和而韻協，斯得之矣。固未有所謂義例也，又惡用訓詁爲哉？

昔孔子既删《詩》以爲經，而又時時雅言以教學者，有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嘗以教其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則是《詩》之爲用，可以達政事，備問對，資言談可見也。今觀三百五篇，而律以諸儒之章旨訓解，其間言及於政事之施，專對之用，言談之助，政不多有。間有一二剟取而施用之，亦自有限，不知聖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取凡三書所引《詩》言觀之，而又旁及於《禮記》中《學記》、《樂記》、《表記》、《坊記》、《緇衣》等篇，與夫《左氏春秋》、劉向《説苑》、《韓詩外傳》諸書，一一參考，然後知孔門讀《詩》之法，與後世拘於義例而局以訓詁者異焉。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學》，凡十引《詩》。子思得曾子之傳，作《中庸》凡十二引《詩》。孟子學於子思，作書七篇，凡十二引《詩》。究其旨義，多與諸儒所訓解之詩意不全合。由是以觀，聖門教人讀《詩》，必有所授受而出於義例、訓詁之外者，三子者相傳，必有所自。而左氏之所賦，漢儒之所説，蓋亦非無所因者矣。

後之學《詩》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傳，據《論》、《學》、《庸》、《孟》之所引，以爲誦《詩》三百之法。是故「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子此言以爲讀《詩》之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銖而析之，不寸寸而較之，取吕氏此言以爲用《詩》之活法。夫如此，其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矣乎！

雖然，未也。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旱麓》之章旨果若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朱子以敬止爲無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訓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讀《詩》之法，在隨文以尋意，用《詩》之妙，又在斷章而取義也。學者誠以是，而求諸三百五篇，則雅無大小，風無正變，頌無商周魯。苟意會於心，言契乎理，事適其機，或施之政事，或發於語言，或用之出使，與凡日用施爲之間，無往而非《詩》之用矣，固不拘拘於義例訓詁之末也。【略】

真德秀有言：「《三百篇》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真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未嘗不存也。」臣竊以謂：古人教胄子率以樂，今世古樂不存，而所謂《詩》者，固三代之遺音也。學校之中，閒居遊息之時，俾其歌詠《三百篇》詩，雖其節奏無傳，然即今鄉飲所歌《鹿鳴》之音

調稍諧協之，縱不能皆如古人之全，然亦可以彷佛其萬一也，其於興起感發懲創之道，不爲無助。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七六《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本經術以爲教中》

朱熹嘗言：初入學，即讀《論語》。其後讀盡天下書，不見有一書勝如《論語》者。蓋諸聖人一人是一聖人，孔子則合衆聖人以爲大聖人。諸書一書是一書，《論語》是合衆書以爲一書。孔子之言，明白正大，皆就人倫日用上說，所謂大中至正之理、中庸之道也。孔子之說，譬如人在平地上行，從容自在。後人之說，如人厭行平地，却上高山，泛大海，雖是高深，然多崎嶇險阻，不若平地之可以常行無礙也。所謂高山大海，謂之非地不可，然非其平坦者，致遠恐泥。爲學之道，所當讀之書，誠無有要於《論語》者。讀書者以《論語》爲主，以權衡天下之書，以折衷諸儒之說，隨其資質之近似，而因其一言之明處以達聖人之全體，然後推之以用於天下。《大學》，經之一章，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雖不記之《論語》書中，然真孔子之言也。學者所當世守之，以爲家傳之心法。【略】

朱熹謂：「某一生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温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又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臣按：朱子有功於聖門，非止一端，然其最大者，在《大學》一書。是書在《禮記》中，程子始表章之，然猶未大明於世也。朱子《章句》、《或問》一出，天下家傳而人誦之，皆知聖門有全體大用之學，爲學者不能外此以求聖賢之道，爲治者不能外此以成帝王之功。治而外此，則爲伯道，用非其用，無體故也。學而外此，則爲異端，體非其體，無用故也。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句》，語焉而詳，其在《或問》乎？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朱子自道歟？【略】

《中庸》一書，雜在《禮記》中，程氏始表出之。至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始大明於世。蓋中之爲言，始於《虞書》，庸之言，則昉於《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皆聞而知是道者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刪述《六經》，既載其授受之言於書，門人又記其所嘗言者於《魯論》之終篇，中之道，至是大著矣。雖然，中之在人，雖出於心，而人之所以信執之者，不過言與行而已。故於《易》之《乾・文言》又著一庸字焉，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嘗以語其門人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門人既載之《論語》中，子思以孔子之孫而親受業於曾子，曾子親受其師之口傳面命者也，有所受而爲此書，乃合《中庸》二字以爲其書之名，而載其聖祖所嘗語者於第二、第三章，所以立萬世聖學之標準也。其意若曰：聖門之學必中，而中又必庸，乃人倫日用之常，非詭異難行之事也。是理也，乃上天之所命，人物之所率，聖人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帝王之所以治，百姓之所以行，壹皆以是中庸爲準則，不可偏於此，亦不可倚於彼，不可以不及，亦不可以太過。平平焉以無險無陂，常常焉以不怪不奇。教者必於是，而受其教以爲學者亦必於是；治者必於是，而奉其治以爲生者亦必於是。爲學者異乎此，則爲異端之差；爲治者異乎此，則爲伯道之雜。先儒謂此爲孔門傳授心法，而臣亦曰：子思所以立萬世聖學之標準者此也。【略】

《六經》之外，書籍之在天地間者，《論語》之外，有《孟子》。故先儒論儒道之書，必以《論》、《孟》並言。蓋此二書，《六經》之骨髓，儒道之根本也。爲學之要、出治之法，皆不外乎此。《六經》譬則海也，山也，《論語》譬則泛海之航、上山之階也，《孟子》其入海之潢、登山之徑乎！故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必自孔子入。而入孔子之門者，必自《孟子》始。【略】

程頤又言：「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朱熹亦謂：「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由是觀之，聖賢千言萬語，不出乎孔孟之所言，經籍積案盈箱，不出乎《語》、《孟》之所載。學者苟能專心致志於此二書，用之以制事，推之以教人，本之以事君，施之以爲政，學問之功於是乎至，聖賢之事於是乎畢矣。【略】

朱熹又言：「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然後及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姑置而徐理之。」此朱子讀書法也。程子亦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此程子讀書法也。學者讀書，誠以此兩賢之言爲法，則凡聖賢之所以著書立言，與其所以立心制行，而至於爲聖爲賢者，皆可於言意之表得之矣。得其言於心，本之以制行，本之以處事，本之以爲學，本之以爲政，不徒出口入耳，而皆有諸己以爲實行，措諸事以爲實用，聖賢地位，不難到矣。【略】

孔孟之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則始於宋焉。所謂《四書》者，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此數書者，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之具也。學者必先讀《四書》，而後及於《六經》。而讀《四書》者，又必自《大學》始。程子謂其爲「初學入德之門」，朱子謂其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真氏謂其爲「聖學之淵源，爲治之根柢，君天下之律令格例」。是知儒者之書，莫切要如《大學》一書。小學由是而入德，大學本是以爲教，聖人之道、帝王之治，皆不出乎是焉。是則《易》也、《書》也、《詩》也、《春秋》與《禮》也、《論》《孟》之與《中庸》也，皆所以填實乎《大學》一書。今日在學校，則讀之以爲格物致知之資，他日有官守，則用之以爲齊治平均之具。我祖宗以學校育才，以經術造士，教之於學校者以此經此書，取之於科目者以此經此書，蓋將資之以爲輔治之具，而以是經是書之所載者以敷布乎天下，使斯世斯民皆皞皞乎雍熙泰和之域也。然則凡今日所施教而承學者，烏可不知其所自哉？

謝一夔《謝文莊公集》卷四《榆林儒學尊經閣記》　榆林地臨西北極邊，關陝巨鎮也，朝廷嘗宿重兵守禦之。成化壬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余公子俊奉命巡撫其地，安內攘外，曲盡其宜。狄人畏服，邊境久寧。於是念行伍中子弟多秀俊者，講武暇，使之讀儒書，益知尊君死長之義，爲經久良策。乃疏請建學如內郡，上從之。遂相城之西北隅，得隙地一區，方正亢爽，擬建學於其上。經營規畫，具有成式。優選俊秀子弟百餘人充生員，聘舉人紀温司教事。工未及興，而公改巡撫陝西以去。左僉都御史丁君川往代之，乃偕鎮守太監張君遐、總戎署都督同知許君寧圖終厥事。伐材鳩工，創學舍文廟如制。復以餘貲即明倫堂後爲閣，凡高深廣若干。經始某歲某月某日，月朔再易。落成，扁曰尊經。今巡撫副都御史楊公浩走書徵予文記之，予因述所以名閣之意，詔其諸士子曰：

若知所以名閣意乎？夫閣之所藏，若傳若史、諸子百家，不但乎經也，而合之曰尊經者，昭所重也。蓋《六經》所載，皆帝王致治之大綱大法與夫言行心術之微，本之脩身而身脩，本之齊家而家齊，本之治國而國治，本之平天下而天下平，固非若他書所紀，或制度文爲之末，或古今事變之迹，縱索之博而考之詳，亦不過足以資多聞、富識見者。故有益於身心家國天下，而爲士君子尤所當先致力者，宜莫如《六經》，此閣之名所以有取也。然經之所以重記問云乎哉？在能身體而力行之也。國朝科目，以經術取士，故士之有志進取者，非不明經也，迹其所行能不與經背馳者幾希。即兼通《六經》，亦不過口耳記誦之末耳，雖多，亦奚爲哉！諸士子逢此昇平，得以游歌庠序而涵泳乎聖經，要必持其毋自慢之心，堅其必自得之志，言焉而經，行焉而經，處則資之以善身，出則資之以濟世，死生以之，患難以之，夫如是，斯無愧乎明經之名，而於是閣之建爲不虛云。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二《麗澤堂學約并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脩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爲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顔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雖已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真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於數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内之士，學明德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游數載，彷彿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魯，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與同志某等搆爲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本《易》之《大象》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力，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成其美者，地主某焉。所立條約，明示于後：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爲宗，削去世俗浮華之習，尚節行，惇信義。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禄。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寵。各立日録簿一册，逐一書寫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朔望鳴鼓，升衆會于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籍，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真先生爲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莽躐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爲先，才能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於師友，會衆裁度其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汩於利誘，以致違理害義者，衆規之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絶之，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五《大科書堂訓》　諸生進德脩業，須分定程限，日以爲常。每日雞鳴而起，以寅、卯、辰三時誦書，以巳、午時看書，以未時作文，申、酉二時默坐思索，戌、亥二時温書。然此等大抵皆不可失了本領，通是涵養體認

之意。如此持循，當月異而歲不同矣。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録中・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載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未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悦，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剥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仿，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持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録中・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飾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仿。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綢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虚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三《應天府重修儒學記甲戌》 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圬墁，給其賈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户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

何瑭《柏齋集》卷四《蒙宗孟西歸序》 平涼蒙生從其父宦學於山東青州府益都縣，歸而過懷慶，真丘王教授蔣先生，其外舅也，因留講學於懷慶。將歸，窗友牛生來徵言以贈。予惟責善，朋友之道也，臨别贈言，責善之餘也，吾何以爲生告哉？今世士君子之講學者，大抵主於發策決科。夫告人而不以其近且切者，非迂則誣。然止於其所習聞習見而無所進焉，君子亦不爲也。昔子張學干禄，夫子告之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不斥其干禄之非，亦不曰此干禄之術也，止曰禄在其中已，此固聖賢告人之法也。夫學所以謀道也，《五經》、《四書》，載道之

器也。國朝養士於學校，使之講明乎《五經》、《四書》之文，然後取以科目，布之庶位，以贊政治，意固有在矣。嗚呼，生尚念哉！本之《四書》以求其端，廣之《五經》以充其體，參之史傳以通其變，身如何修，家如何齊，國與天下如何而治平，時而玩焉，務使得之於心，驗之於事，則發而爲英華，行而爲功業，決科取士，蓋將不待他求而自至矣。於戲，生尚念哉！朋友贈言之意，當不過是也。

何瑭《柏齋集》卷六《儒學管見序》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或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請問其指。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爲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爲用，而實本於明德之體。蓋内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於後。故聖經有知止能得之訓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爲此身之主，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於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修身』章内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爲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内不得其正即指已發，則『修身』傳内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好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禀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而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此則君子有所不免。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而聖人之能事也。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蓋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脩身』、『齊家』傳内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情之正者善也，不正者惡也。行於家，則有孝弟慈焉，有仁讓焉，善也；不孝不弟不慈，貪戾，惡也。行於國，則有事君、事長、使衆之道焉，有興仁興讓之教焉，皆善也；反乎此者，惡也。行於天下，則有與民同好惡者焉，不專利者焉，善也；好惡狥一己之偏者焉，專利而病民病國者焉，惡也。格物致知云者，格脩齊治平之道而真知孰善孰惡者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於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或曰：「《中庸》、《語》、《孟》、《五經》何如？」曰：「《中庸》與《大學》相表裏者也，然詳於善而畧於惡，有所勸而無所戒，故視《大學》爲緩。《語》、《孟》則或因一人一事而發。《五經》各自一體，亦多因一人一事而發，非統論也。學者誠能於《大學》而有得焉，則三書、《五經》所載者，孰爲修身，孰爲齊家，孰爲治國平天下，孰爲通論，可以一貫而無遺矣。儒者之學，豈復有他蘊哉？」或曰：「論學可矣，如爲政何？」曰：「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爲大餘小節也。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平天下之用人，吏部、兵部之政也；理財，則户部、工部之政也；治國、興仁讓之善，則禮部之政也；而禁貪戾之惡，則刑部之政也。然國與天下一也，傳者特因其遠近大小而互舉之耳，實則無二道也。吏部、兵部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狥一己之偏，户部、工部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爲聚斂之計，禮部、刑部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爲政之道思過半矣。嗚呼，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乃舍而不由，其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及存心養性之説，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歎者多矣。功倍於小學而無用，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宜朱子之太息也。」或曰：「科舉如何？」曰：「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先儒已有定論。儒者之學，明德新民。新民之功，必欲治國平天下。苟不出仕，何由治平？苟不科舉，何由出仕？然則習舉業以應科目，亦儒者之正也。《易・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夫子傳之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九四曰：『或躍在淵，無咎。』夫子傳之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深知此意，則習舉業以應科目，爲儒學之正也明矣。嗚呼，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學者其尚繹思之也哉！《大學》之道，明德爲體，新民爲用，體即用之體，用即體之用。如耳目與視聽然，非二物

也。朱子發明已至而欠明切，真西山作《大學衍義》，所言雖切於勸戒，而於《大學》之道實則不知。諸儒之論，亦多謂先治己後治人，不免離體用爲二。予懼學者不知所用心也，故著《儒學管見》以救之，但所言簡畧未備，學者詳之可也。」

何瑭《柏齋集》卷六《家訓序》 古人齊家之法，畧見於《禮》之《内則》，朱文公纂集《家禮》已具載，司馬温公《居家雜儀》蓋亦祖述《内則》之遺意而爲之者也，俱可遵行。近世如浦江鄭氏《家規》、肥鄉郭氏《家塾事親》、上黨仇氏《家範》，亦有可取。但《家規》《家範》所載賞善罰惡之法，過於明白，使人難堪，此則不必行耳。閨門之中，恩常掩義，或有過惡，戒之不改，則治之。累戒不改，則絶之。然不必彰其形迹，蓋猶望其悔而改也。此五書者，子孫皆當知而遵行之。此外子孫有聰明者，則漸教以《小學》、《四書》、《五經》、諸史可也。幸得有官，則行道建功，上也；守廉奉法，次也。貪酷奸諂，則非吾所望於子孫矣。恐吾一旦不諱，不及教訓子孫，故於閑中書此垂訓，凡我子孫，尚念之哉！

嚴嵩《鈐山堂集》卷二〇《贈蕭提學序》 蕭君子雝之督學南畿也，數爲予道陳克菴、戴恭簡之賢。二公者嘗以御史督學於斯者也。陳公動則古人，力變故習，以身爲教，令諸生讀《小學》，習冠婚祭儀，後遷副使，提學河南。戴公考校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遂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後遷副使，提學陝西。二公歷中外，稱爲名臣，而學政尤著。跡其所爲，先德義而後文詞，先化導而後防督，皆世所不暇爲者。於是知蕭君善自擇而慕焉者也。君之擢河南也，仍以副使督學，又適與二公類。夫君子之尚友也，苟擇其善而師焉，無不至也，況又進焉，吾安知其所先後哉！

黄佐《南雍志》卷七《規制考》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故魏文侯《孝經傳》謂：「太學者，中學也。」言太學居中，四學環之，蓋帝制也。有周鎬京去豐水不遠，故辟雍圓如璧，雍以水，内如覆，外如偃盤，天子養老、出師、受俘、大射之所也。其東序爲東膠，夏后氏之學也，凡學羽干者就焉。西序爲瞽宗，以祀先師，殷人之學也，凡學禮樂者就焉。皆並建一丘之上，而辟雍居中，統以其象言之。外則虞庠在其北，所謂天子之小學，凡學書者就焉。或謂在西郊。大都周蓋兼四代之制云。夫帝降而王制已渝矣。然《周官》成均之法，猶夫昔也。

我聖祖初命官教胄子于内府，蓋取法周人門闈之學。後更立國學于外，其教以德藝，猶周法也。雖宋濂氏嘗有並立五學之議，然罷而不用。制不沿古，而彝倫明，教化洽，太平由是以興，雖五三之道，何以加之？苟爲忘本逐末，懷利去義，無復先王之意，雖有旋丘之水以象辟雍，亦奚裨於治哉！今冠帶之倫優，游於仁義禮樂之中，其亦可以思本始矣。

黄佐《南雍志》卷一七《經籍考》 先民有言：「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愚竊以爲非通論也。后啓誓師，徵于政典；《説命》告君，學于古訓。而《周官》三皇五帝之書掌於外史，何爲者邪？孔門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學在於讀書，亦可見矣。删述以來，天之牖民，縈書是賴，其可廢邪？然《春秋》絶筆而遷，固諸史作，日入於贅矣。孟軻云亡而荀揚諸子作，日入於駁矣。論説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韓歐不作，而諸家之文日以支離矣。至於類書以文，韻書以字，圖本石刻之屬，何其紛紛也！及《太極》、《西銘》、《定性》與夫《通鑑》之書出，而朱子集其大成，孔孟之道始復明於世。皇明聖神繼作，形諸堯言，渾渾灝灝，與典誥相表裏，萬世之所誦法者，皆於胄監乎頒焉，奚可無紀邪？夫漢不患無蘭臺而患無劉中壘，唐不患無芸閣而患無顔秘書，宋不患無石室、金匱而患無宋集賢，然則去取之當，校讎之精，亦存乎其人焉爾。今依舊志，以官書爲上篇，梓刻爲下篇，系之曰經籍考。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録》卷九《校刻程文引》 夫文以取士，豈徒以空言爲哉？夫亦以觀素養而徵實用也。然能言者，猶或至於庸違，矧言而無稽，用可知已。浙中自昔以多才名世，邇來學校諸生會文，切理者什一，習懶仍便者什九，所作制文，動襲浮套，言鮮由衷。有司欲盈制額，將亦不免拾取以充。俗染風靡，轉相馳逐，而延蔓蕪穢，殆莫究其所終矣。余叨視學政，深爲此懼，起衰變陋，復雅還淳，竊有志焉，而未能也。無已，寓諸文告，宣諸面命，亦自謂費辭矣。乃輒又誤認簡短，妄意淺促，自槩之鐘，漫不省究，噫，敝也甚矣。頃蒞紹興，值宛陵梅君守郡，政先化原，鋭志文教，適得程文若干篇，因屬以校示諸學。學者誠虚心觀之，則文之興也，其有幾乎？惜試録散逸，兹帙猶未爲完編。然得此途轍，神明會通，亦可以例其餘矣。用是引諸簡端。

任翰《任文逸稿》卷四《題教秦緒言小引》 淮海孫山甫在先帝時提學關西，日與秦中諸生講論心學，隨所疑問，應辯如嚮。諸生中高等第子札記其語，編次成書，題曰《教秦緒言》。山甫去秦日，官師刻置學宫，爲《六經》羽翼。蜀太守伍

君見之，語諸生曰：「且獨不可以教蜀耶？」會刱建正學書院成，將遂刻置書院，以裨正學，謂余當序諸首，亦山甫意也。取其書讀一再過，見其了了剥去枝葉，真見得天地萬物與我合成一片。蓋自五官百骸以至家國天下，總是一物；自致知格物以至修齊治平，自喜怒哀樂未發以至參天地、贊化育總是一事，此學如汎繭繰絲，握其緒，萬縷皆在手矣。仲尼没，一貫無傳。朱元晦嘗説「漢唐以來，全無一人曉本領，識道理者」，竟使千五百年間成大空濶。夫本領之學，心學也。自堯舜拈出人心、道心之旨，乃知所謂精一執中者不假外求。孔門學問大宗旨，總爲求仁。初不言仁之的體，至孟子直指「仁，人心也」，而後求仁者始有所憑藉。今夫易有太極，在人爲心，心主神明，是曰明德。自其得之乎天曰性，自其發之乎人曰情，自其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幾者動之微，其名曰意。意者，吉凶之先見者也。先見曰知，知者神明之德。《易》曰「知幾其神，顔氏之子其殆庶幾」，山甫以爲知幾之幾者是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謂致知。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求致吾此知耳矣。是故慎獨即是誠意，誠意即是致知，致知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即是致中和，致中和即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此齋戒神明其德，以此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一貫之道也。《緒言》凡七十九條，其説理如珠走盤，隨方旋轉，圓融不定，而卒歸于一。余嘗語山甫：此學如種樹然，大抵皆從誠意慎獨上定根，範圍曲成上結實。定其根，則華實自相副矣。合家國天下以成其身，合内聖外王以成其學，蓋致知格物之旨於是始盡。盡此學，可以彌綸八極，貫穿百王，幽贊鬼神，明通萬象。得此理者，《六經》皆剩語耳，其孰爲《緒言》？其孰不爲《緒言》？

周琦《東溪先生文集》卷三《孝經序》　孔子既敘《六經》，曾子之門人乃述孔曾問答之辭，别爲《孝經》一書，以傳諸後。蓋《六經》旨意散出，各爲一事，而《孝經》則其支流統會也。何也？良知良能，弗慮而獲，其機根於天心，其紗括乎萬善，其效溥乎四海。是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者，分之殊也；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者，道之一也；以治天下，以保社稷，以守宗廟，以養父母者，效之著也。乃若明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則又極乎天地之大而兼乎幽明之理也。是故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乎四海，豈誑語耶？世之人不知己也，父母也，天地也，一也，乃執蕞爾之軀認爲己有，於是爲悖逆，爲争鬭，禍亂相尋於無已，其弊果安在哉？不明孝之理爾矣。

婺源寒塘余公有志是書，乃取朱子之《刊誤》稍更定之，别爲註釋，以衍其義，而諸儒之舛謬一正。翁事二親，夔夔日盡其孝。乃子見田公承乃翁之志，又從而擴大之，以化民成俗，則於是書也，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吾庠司士文谷謝公與翁同鄉，知翁最深，取《孝經》舊所考釋者梓之，以訓多士，其用心亦勤矣。不靳，屬余爲之序。余復爲之説曰：

孝者源也，經者徑也，風之者上也。指孝之徑路以示人，俾士氓翕然以趨，不迷其源，非風曷以哉！則二公交相責焉耳。余何言哉？不揣爲之序。

周琦《東溪先生文集》卷三《忠經序》　夫子著《孝經》十八章，其言簡而盡，肆而隱，孝道蔑以加矣。漢馬融以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由位所以盡忠，二者猶車輪然，缺一不可。今孝備矣，而忠若缺焉，其可乎？於是作《忠經》十八章以續之，猶束晳補《南陔》、《白華》之意也，逸於漢藝文中幾千年矣，未有能述之者。惟思齋霍公邃於稽古，乃於代巡暇日，取其書附於《孝經》後，并古小學合爲三編，以惠多士，其用意勤矣。

或曰：「聖人之言猶天然，故《六經》道在萬世。文中子強而續之，是以有吴楚僭王之譏。融之作，毋乃類是矣乎？」余曰：「不然。君子評物，不惟其人，惟其言。若融之言，可盡訾乎？今夫忠孝，一道也，世未有孝而不忠者。但孝之事易見，而忠之理難明。何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分殊也。惟邇則切，切則感。惟遠則離，離則忘。履霜之變亟矣，不曰吾親也，其可逃乎？若狡童之刺，幾乎罵矣，非人情之反也。孝則中人可勉，忠則上智猶或憽焉，則《忠經》之續，其可已乎？矧時當陽嘉肇幸擅權，忠賢倒置，下替其德，上文其奸，瘝官敗績者將尋列焉，《忠經》之作，時當然也，又可詬耶？蘇子曰：『君子處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天下以爲口實。』《忠經》之作，不得已而言者也。王氏續經，幾乎嚽矣，可已而不已者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其所著十八章，自家臣以至兆庶，君臣致理之具，天地證應之理，靡所不該，若有不可廢者。此霍思齋公表章之意也，其功不亦大乎！」

於是聞者以余爲知言，遂從而梓之。

周琦《東溪先生文集》卷三《薛進士窗稿序》　我侯鳴宇公早掇巍科，震動京師，有窗稿若干篇，公所得意者，乃蒐茲邑，政事之暇，詣學宫，與諸生剖析疑義，講論異同。小兒伯美暨合學毛汝愚輩聆公之誨言爲獨詳焉，因請梓之，以式多士。方泉公序諸首，余得而讀之，茫然不釋手，乃作而言曰：「汝知我朝設科取士之意乎？」僉曰：「未也。願聞其旨。」余弱冠時，遊陽明夫子之門，因論學而

及舉業。陽明夫子云：兩浙發科之最多者，莫如餘姚，而倡之者先君海石翁也。翁云唐宋以文章取士，首之以詩，之以賦，終之以策。我朝則兼取並用之。然頭場七篇猶詩也，貴清淡；次場論表，猶賦也，貴對偶而典麗；三場則宋之策問也，貴通古今而達時務。主考以是取士，爲之中式，不可越也。老儒不知此義，七篇多取古書而勦之己意，以稱其博，其言愈多，意愈晦，而中式愈遠。蓋以賦爲詩，顛倒用也。至於呻吟鬻舍而老死黃馘者，其以是哉！予小兒伯美旁通古書，而筆力頗勁，三入場而三不偶，爲是故也。今銳志南雍，乃酷好鳴宇公之文義，行將卒業以終焉，復請余一言弁諸首。余嘆曰：「公之窗稿，若閨中之美女，淡粧靚服，不加粉黛，而精華麗色，自然可悅，見之而不知其姣者，無目者也。故其三載三捷，而見取於主司，豈倖致哉！海石翁之言，至是驗矣。諸生獲是而式之，則少年之場屋可利，不至呻吟而老死黃馘也，其惠不亦溥耶？若翁之政事德業，猶旭日之始升，溥諸天下，銘諸鼎彝，自有太史氏執筆隨諸後，余何言？

海瑞《海忠介公全集》卷一〇《教約》 一、聖門之學在知行。德行屬行，講學屬知，慎自脩飭者，決無不講之學。真實讀書者，肯棄身於小人之歸乎？是故知行非有二道也。然今稱德行文章，則當有辯。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願乎？」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其爲人之槩也。今俗則惟此是譽。諸弟子寧無若柳子所稱「一凡人頌之，自以爲喜」而陷於此者耶？至吾輩之所謂義氣人者，又自可笑，非傲慢猛悍，不遜不弟之爲，則出入衙門，把持官長，攻訐他人長短，逞兇圖利之行。孟子養浩然之氣，平日以不見諸侯自守。或人申棖之對，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諸弟子請于此辯之。今後凡一應優免訐告等事，不由本學申請并先行稟説者，縱有司見容，本職亦不汝貸。

一、文也者，所以寫吾之意也。吾平日讀書，體認道理明白，立心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作而爲文，不過畫師之寫神者耳。孔子涵養至到，《論語》之言，莫非中和氣象。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論七篇者曰：「泰山巖巖焉。」蓋自所見所養出之，莫加毫末於間也。孔孟之文，天下至文。《論語》、七篇，後人作文之法也。今則舍此不務不求之心而求之講章墨卷，臨文則取夙所記憶者，改竄首尾，影響模範，就文求題則題意不可得，求人則人品不可知，將舉而見之行事間，所言又無著實地步。夫朝廷養士，蓋欲異日爲天下用。諸士日逐營營，必小有裨補後可。乃今一生讀書作文，於家國身心無毫毛補益，謂之何哉！昔之評詩者曰：「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於此亦云竟爲濫惡之物以欺人，非工之良也。舍其梧檟而養其貳棘，則爲賤場師焉。請試思之，俟本職酌取數篇爲式，日後仍踵前弊，不流之胷中而取之他人者，縱極詞華，亦加朴戒。

一、學以知爲先，讀書所以致知也。昔輔漢卿會粹朱子平日教人之法，定爲六條，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詠）〔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兼之前博學審問數事，讀書之法無越此矣。今與諸生約將《四書》、本經、《通鑑》、性理分爲十二分應月考，又自一月中分爲二應朔望。講書又分爲三應日課。諸生自量資力，次者減《性理》，再次者減《通鑑》，再次者減經。非甚不得已，必宿號。宿號者，兩日背書一次，復書一次。畢，講書，用辰時。三六九作課，用巳午時。將作課，發落前課，不在號生員去學十里內者，朔望赴學背復半月以前書，送半月以前課。在十里外者，月考赴學，後一日背復一月書，送一月課。發落月考，在再考次日辰時。取便村居生員，也發落課，亦同考，用二十九日。凡位次，俱是本職編定，無得攙越。將明，唱名。平明，命題。唱名過至者責，准考。封門後至者，從不到考者。論作課，規矩亦同。諸凡程限，正欲諸生著緊用力，而又不失於驟迫。若居敬持志四事，則作文背復有可驗者，就先人之已試而立之法，非作無益也。諸弟子行之。

一、體用原無二道，明經體也，以之商確世務，必有道矣。第經術槩言其理，世務非一一自其事而講求之，有不能中肯綮而盡事情者。昔胡安定以經義、治事分教蘇湖，其弟子多適世用。今之三場五策，正其事也。乃今則徒懸括帖以應矣，朝有多士而世務無賴者，亦奚怪乎？諸生如經史稍通，堪居仕列者，量將邊防水利等事，每月約討論一二。本職就中命策考試，否亦於背復時詰其所以然。今之攻議世務，舉伯者之説也，自謂適用，而不知其謬多矣。昔孟軻以輔世自處，謀事齊楚，則曰非吾所及。至推其極，亦不過強善以俟後人一步而已。諸生慎之。

一、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内外交相爲養，盡飭之道，莫非進學，養心中急事也。今後諸生，凡遇一應聖壽正旦等事，并在學、家居、見官、閒處、拱揖、拜立，皆必如禮。其有放縱不檢者，除在學糾責外，本職訪知，亦行重治。

沈鯉《亦玉堂稿》卷九《鄉射約引語》 語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非獨國也，家亦有然。蓋天有陰陽，聖人則之，爲文爲武，其道不同，必兩用之也。是故人有家室，設險自衛，迨天之未雨，可獨闕焉不講哉？昔周之末，諸侯力爭，其下

亦競趨於力，以釀爲春秋戰國之禍。夫子憂之，而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蓋有爲乎其言之也。今海内承平日久，學士大夫諱言兵革，而或有倡言講武與聖訓反者，夫豈亦有爲言之乎？世競力則矯之以文，世崇嬉則振之以武，亦各因其時焉而已。

予童子時，見督學使者檄學宫博士弟子習古射儀，不踰時而遂中輟。乃至今六十餘年，予已白首，迄不見澤宫中復有設弧矢豐觶者，亦何其復古之難也？古射儀繁，既不易行，而世俗耳食，復不知射禮，中醞籍以爲迂濶不適用，乃遂令古道漸微，可慨也已！夫移風易俗，因勢利導，弗可强也。俗尚簡則宜去其繁，俗視爲迂濶不適用，何不曰「是舉也，爲不虞之備也」，人得無欣然從之乎？予用是雜采古儀，緣飾武射，使人不苦難而樂趨事焉。雖不能盡襲其文，於所謂直己陳德、温文退讓者，亦庶乎得其大指矣。苟得其意，何迹之泥乎？

昔者魏文侯聞古樂，惟恐卧。鄭人云：「從政者必有所反之，以取媚也。」由古之道，變今之俗，不得不委曲焉。予斯約也，直以備不虞云爾哉？

葉春及《石洞集》卷七《惠安政書一一・社學篇》　惟皇制治，建府置縣，畫鄉分里，以奠民庶。乃立社學，以養蒙斂賢才。社學者，一社之學也。百又十户爲里，里必有社，故學於里中者名社學云。自庠序教廢，民之子弟皆不復教於里，而輒入其縣州府學，其童子事家不習，未知室家長幼之節，而業已學先聖之道、講朝廷君臣之禮矣，猶築千仞之臺而基不先，顛覆是懼，何高可升！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矣。顧時有司倚以爲奸，民有餘子，不遣入學，父子二人相與業作，朝夕之謀是急，反勾攝而迫驅之，往往以貨爲取舍。民之見收，如重役然，愁苦之氣，鬱而上聞，高皇帝爲是焉憂。又值天造初直，發艱哉之嘆而止。今觀《大誥》所以罪責不肖之吏，至嚴重矣。正統元年，既設提學之官，又仰念高皇帝之憂之嗟也，於是詔天下縣里設一學如故。累朝因之，敕提學官必有司督焉。嗚呼！已致其廢，莫任其興，有司之罪奚逭？夫里一學，足矣，所在不拘，則又見於《教民榜》，豈非期便民耶？惠安近雖以三十里爲邑，然至邃谷，詩書之聲不絶。每選學官子弟，抱藝就有司而試者不下千人，蓋斌斌盛也。俗故尚鬼，淫宇至五百餘，學者或與鬼並坐而誦，非所以止慝反經而登於先王之道也。故毁之，盡擇其宜爲學者葺之，凡二百一十有二，隨里居疎密而多寡其數便民，第於各都標一大者爲大館云。前期臘月，父老擇宜教讀者聞有司，有司試之，選其〔有〕學（者）行者開〔館〕。歲正月，父老率錢具禮，遣書會之。届期，乃恭迎之。嗚呼！吾觀惠安鄉學而嘆俗之無節也，聞某所有子弟，則竊竊焉夙具以要之，奪者倍其具，計不可奪而出於勢，勢有力者，亦當挾以爲市。故一生而睨者幾師，一館而分者幾人，父兄無適從，子弟廢學，至有毁面囚首鬬於有司之庭。吁，可痛也！天生四民，各食其職業。已屈首受書，欲工無技，欲商無貲，求升斗於口舌之間，豈曰不可？然工商者固重利謀也，所業之謂何，而因以爲利？夫詩書所載，孰非禮讓之道、仁義之談哉？不以教人，是不忠也。述而爲教，是自叛也。吾見其口欲言而忸怩，汗淫淫而至踵矣。且身之所教爲尤甚，何則？青藍之勢然也。愛子愛弟，期待何如？情欲未開，而遽教以争奪，其若異日何？知縣自傷無狀，不能改化，不忍再覩其事，著爲迎師之禮，父老其敬行之。争者挾者，罰無貰。

前歲臘月，父老會各鄉長老，隨鄉里大小，子弟多寡，居止遠近，度宜開館幾所，請師幾人，與各父兄從容議定。皆由心願，然後開某社學弟子若干名，序其年齒、鄉里、父兄、籍貫，請師某，何色人并其年齒、鄉里、籍貫，書爲一冊，送縣會考。子弟無故不入學者，罰其父兄。所請教讀，必學行兼備，端重有威生員、儒士，不用罷吏及非儒流出身之官，或丁憂生員與因行止被黜者。其四方流寓，蹤跡無常，尤當精擇。俟縣選中，父老率錢，每名無過三十文，多則絹一疋，侑以羊酒。少則布一疋，侑以鵝酒。具書曰：「某頓首某先生執事：仄聞先生學行醇懿，里閈跋仰之日久矣。古者士大夫居鄉，則尊以爲父師，子弟從之，而孝弟忠信之俗成焉。今率某鄉子弟受命，願先生之惠教之也。敬具不腆之儀，因執事者以聞。」擇子弟能將命者齎赴其家，再拜以請。教讀辭，復再拜固請。諾，乃復命。届期，父老會各父兄躬請其家，再拜迎之。退，乃盛服候於社學門外。諸生候而前至門，讓主人入而右，教讀入而左。至階，讓主人降自東階，教讀升自西階。至堂，讓主人東向，教讀西向，行再拜禮。師席南向，主人各前布席。席定，諸生行四拜禮，以次獻茶具飯。畢，辭而退，就館入便室。前期，齒列諸生門内東西壁間。質明咸至，序兩階下。父老以下，入誓戒辭，出，乃開館。館堂設先師位，父老同各父兄入，與教讀上禰，行四拜禮。畢，直月抗聲致辭曰：「凡與此會者，以孝弟忠信爲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教讀拱手應曰：「諾。」直月復抗聲致辭曰：「凡與此會者，以立教、明倫、敬身爲本。其聞善不相告，聞惡不相警，禮俗不相交，患難不相恤，陽善陰惡，二三其德者，不在此位。」父老以下拱手應曰：「諾。」相與揖遜而出。先生就坐。諸生以次執事贊禮，乃升堂侍教。其未冠者從俗總

角，已冠者平頭巾、絹布直領，不許紵絲紗羅，出入不許騶從輿馬。侍於先生，雖富貴，冬毋爐，夏毋扇。坐以齒。施教以六行、六事、六藝，而日敬敷之。一曰早學，二曰午學，三曰晚學。日輪篤實老成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食後復至，日夕亦如之。

六行：一曰孝，二曰弟，三曰謹，四曰信，五曰愛衆，六曰親仁。六事：一曰洒，二曰掃，三曰應，四曰對，五曰進，六曰退。六藝：一曰禮，二曰樂，三曰射，四曰御，五曰書，六曰數。凡古樂雖不作矣，猶存十一於千百。凡學必置樂器，備八音，畧如釋奠之數。朔望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或倣釋奠之爵以舞《勺》，或倣干戚之制以舞《象》，或習鼓琴，或習吹笙。或審音於言，如宫舌居中、商口開張之類。或審音於聽，如凡聽宫如牛鳴甕中，凡聽商如離羣羊之類。或調聲詩，以比琴瑟。或講律吕大指，皆是。御則南方無之，即令北方士人，亦不有事。止將鳴和鸞、逐水曲之類講明可也。

平旦施早學之教，誦書，正句讀。凡館堂，設雲板。平旦，教讀出就位，擊雲板三聲，生入立兩階下。命洒掃畢，復降階立原位。觀其執事恭謹者録之，怠忽者教而責之。次輪贊禮者二人，先升堂，正揖，分班立先生之前，唱「序立」，諸生以序兩班升堂正立。唱「揖」，分班圜揖。就位，静聲端立，良久，以觀德容。執事者擊雲板，命以次序坐，務使從容嚴静。良久，擊雲板，命十人一班，依齒序出就先生位前，正立，量其少長，以《小學》直白教之，使力行於身。如曰君子，則教之曰：「能學成好人，便爲君子。不學成好人，便爲小人。」其温凊定省之類，亦教之曰：「汝能如此，以禮待汝。不能如此，痛責不恕。」他如職分所能知能行者，皆倣此。令其口誦，以上口爲節，乃命復位。誦讀貴熟不貴多。如資性能記千字以上者，只讀六七百字，不得盡其聰明。年小者，只教一二句而止。或教《孝經》、《三字經》，不許用《千字文》、《千家姓》、《幼學詩》等書。以次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然後治經。句讀少差，必一一正之。退食，擊雲板，各以班出揖而退。出館後，察其有疾行先長或傲慢鄉里者，責而教之。

食後施午學之教，歌詩，習書數。凡復午學，升堂如平旦儀。就位，立聽雲板命坐。不必作對句。用顔魯公字體，點畫照《洪武正韻》，楷書《詩經・鹿鳴》《菁莪》、《關雎》、《四牡》、《伐木》、《棠棣》、《蓼莪》、《采繁》、《采蘋》、《南山有臺》、《緇衣》、《淇奥》、《抑》諸篇有關係可歌者各一篇，或古體律詩絶句情性正、音律和者各二篇，毋用《金榜富貴》等語。亦十人一班，教以六書法，如象形、諧聲之類。若年小，則教認字，先其易者，或書早學口誦者示之。各寫倣書顔子一章，令端坐直筆正書，務寬緩整肅而有壯氣。其有傾欹粗弱者，責而教之。先生評品既畢，領回就位，將所書風雅及古體律詩絶句正音各讀成誦。退食，擊雲板，如早學儀。自後五日一次歌詩，免寫字。令善歌者爲唱，與衆同歌。既成聲，每班十人，歌于先生之前，用鐘鼓。其餘笙簫琴瑟之類，以漸教而和之。未升歌者，俱端坐静聽。歌畢者復位。其聲容温雅和平者賞之，躁俗悲淫者責而教之。或五日一次學算數，亦免寫字。年稍長者，教以《九章算法》。年小者，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教之。

午後施晚學之教，温書，習禮儀。凡復晚學，如儀就位。良久，擊雲板，命習禮。每班十人，出先生位前，東西向立。東先出位，北面立，長東少西，揖拜。拜畢，復位。西揖拜如儀。退。先生坐觀其容體恭敬舒遲者賞之，鄙倍者責而教之。如有善拜揖者，免習，仍教以子事父母禮，如定省之類。習禮畢，各復位，温習早學所讀書。自後五日一次，教以古人嘉言善行一章，如黄香扇枕、陸績懷橘之類，直白説之，令其静默諦聽。抵暮，擊雲板。直日者徹先生書席，如儀揖退。諸生夜歸，仍在燈下講誦當日所教，即以所教之事事親事長、處事接物。先生與（谷）父兄時常訪察。如有徒能講誦，不能力行者，責而教之。若冠禮、昏禮、祭禮、射禮、鄉飲酒禮、士相見禮、投壺禮，皆用采色繪于壁，爲圖指示之。月（朔）（告），設先師位，質明，教讀帥諸生行禮，習禮樂，乃休沐。望亦如之。凡不帥教者，月終聞于父老。拜先師畢，徹神位，拜先生，分班相揖而退。食後至館，肄習諸禮。或聽審音樂，養其耳目血脈，務使温醇恭敬，不至拘迫。彼必樂從，而無嬉戲逃避之事矣。畢，放假。教之静坐，以求放心。若四時之祭及高曾祖考忌日，預期給假。無故而逃學者，一次罰書二百遍，二次撻罰紙十張，三次撻，罰紙如前，仍罰父兄。過失小者，先生宜端坐，相對終日，不與之語，以冀其改乃止。其好酒博奕、逸遊驕縱，或不帥教而悖逆非毁及于犯弊倫者，重治之。月終，通將逃學有過姓名聞于父老，甚者以聞有司。左右塾日考教讀善惡，聞于父老，因讀法而奬戒之，大者聞于縣，治妄言者。

教讀一方師表，非尠小矣，以身爲本，冠毋免，衣毋袒。毋苟顰笑，毋奴其顔，毋婢其膝，毋趨事有司，下同臺隶。其有口聖賢，行狗彘，考試則傳遞者，詞訟則教唆者，倚師生之分索之不從而告官者，因悁悁之忿匿名毁紙變黑白者，有一于兹，不惟不能化人，而反賊人之子。坐左右塾者察之，以聞父老。小則因讀

法而劘戒之，大則聞于縣而罪斥之。誣捏容隱，並罪。善有大小，必揚必厥。大者縣，小者亭。歲莫罷館，隆待師之禮。罷館，父老與各父兄帥子弟拜送，申待師之敬，束脩隨俗加厚。若待不以禮，不承權輿者，父老痛責之，書于過籍，甚者聞于縣。教讀自告言者不聽。其或前期，教讀醵金置酒高會，裁尺牘進各父兄，令各書贖錢，此乃市儈評物價者，知縣不忍覩，犯者罪之。

立大館，帥子弟之試有司者而祇教之，興以三物：一曰性行，二曰經義，三曰才能。選學官弟子，則以名聞。知縣嘗上書于朝曰：「臣聞天下之人，未有無所屬者也。今日社學，即使有賢守令，法皆見之於行，事皆出之於實，亦不過一二學究率領三五豎子，誦篇章句讀之言，習拜揖唯諾之節而已。其稍學文業舉者，即呰然恥與其列。故天下之人，猶有無所屬者。夫以欲動情勝之年，重以科舉文字之習，下不聞父師少師之誨，而應對進退之儀已荒，上未列祭菜鼓篋之儔，而紛華盛麗之心先靡，此孔子所以惡速成也。臣欲修建社學，擇諸生經明行修者爲師，驅前二者屬之，雖彼各安其居，各便其師，有不可强要，使朔望於此行禮而受說焉，應對進退之間既得以董其不度，紛華盛麗之心亦得以潛消默化，知乎朝廷立教之意，與乎聖賢爲學之方，有不專在於科舉者。選補弟子，就取而擇之，不屬於社學者不試。」今謬爲令，建學立師，篇章句讀與乎學文業舉既皆驅而屬之矣，猶慮散渙無統，且有出於所驅之外，故都擇立大館師一，知縣具書幣請起之。凡欲就有司試者，朔望皆習行禮受說。選補學官弟子，不由大館（大）〔不〕試。其有性行雅飭，經義純正，才能超異者，特以名聞。儀列于左：大館師不必皆設館者，一言聽受，終身之師也。其設館者，旦夕朔望，各如其儀。又按：子夏門人間交子張，然則各社學遣子弟詣大館受說，亦猶行古之道也。

朔望，前期，設先師位。質明，先生先至，立先師位前，西向。父老坐左右塾，序入。擊雲板，玉聲。冠者、童子以次入，立兩階下。兩生升堂，四拜先師，四拜先生，分立，唱「四拜」，先生弟子皆拜。唱「撤神位」，唱「布席」，一生正几，先生南面坐。唱「舉案」，唱「登歌者就位」，兩生舉先生前，分立兩楹之下，擊鍾鼓者皆上。唱「進書」，一生捧《小學》置于案上。唱「諸生皆上」，由兩階上，重班立先生左右，北上，毋越毋華。唱「請教」，先生講「立教」一章。唱「歌詩」，唱「進茶」，唱「請益」，先生講「明倫」一章。唱「歌詩」，唱「進茶」，唱「請益」，先生講「敬身」一章。唱「歌詩」，唱「進茶」，唱「謝教」，諸生以次降階。唱「四拜」，唱「撤案」。少休。或令諸生講書，或與習禮審樂，乃罷。以次序出，察其容貌比禮、節奏比樂、言辭舒朗、義理暢達者，書之。比選補弟子員，以三物興之，與衆舉之。

顧憲成《涇皐藏稿》卷六《朱子節要序》　昔朱子與東萊呂子會於寒泉精舍，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初學者不知所入，因共掇其要爲一編，分十四卷，名曰《近思録》。友人高雲從讀而珍之，以爲四先生之後，能繼其道發明而光大之者，無如朱子，亦取朱子《全書》掇其要爲一編，分十四卷，悉準《近思録》之例，不敢擬於《近思録》也，而題之曰《節要》。間以示予，予受而卒業焉，爲之喟然太息。

世之言朱子者鮮矣，彼其意皆不滿於朱子也，予竊疑之，非不滿也，殆不便也。何者？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遏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故不便也。以其不便也，於是乎從而爲之辭，吾以爲平，彼以爲凡爲陋，若曰夫豈誠有厭焉，不肯俯而襲，惜其傷於卑耳。吾以爲方，彼以爲矯爲亢，若曰夫豈誠有憚焉，不能仰而模，惜其傷於高耳。故不滿也。内懷不便之實，外著不滿之形，不便之實根深蒂固，而不滿之形遂成而不可解，宜乎世之言朱子者鮮矣。

乃雲從之於朱子，懇懇如是，且謂學者不知朱子，必不知孔子，抑何信之深也！非其超然獨立，不受變於流俗，夫孰得而幾之乎？此余之所以喟然太息也。

然則朱子其孔子乎？曰：孔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子者也，是故論造詣，顔孟猶有歉焉；論血脈，朱子依然孔子也。雲從之爲是編，正欲人認取血脈耳。血脈誠真，隨其所至，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可以得孔子之門而入。倘其不然，即有殊能絶識，超朱子而上，去孔子彌遠，雲從弗屑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顧憲成《涇皐藏稿》卷六《五經繹序》　盱江鄧潛谷先生著有《五經繹》十五卷，其門人心源左公來按兩浙，持以示嘉禾曹司理，爰授錢塘令聶侯校而梓之。侯將公之命，屬予爲序。予受而卒業焉，作而歎曰：美哉！洋洋乎其思深，其識正，其指遠，其詞文出入今古，貫穿百氏，不主一説，不執一見，而卒自成一家言，粹如也。斯已偉矣，則又曰：是先生之所爲繹也，非其所以繹也。吾聞先生研精性命，卓有領會，而不爲玄譚渺論，高自標榜，歸而修諸日用之間，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如臨如履，尺寸靡忒，孝友孚於家庭，忠信孚於井里。久之名實充溢，遠邇傾嚮，當宁聞之，徵書儼然及衡門焉。崇仁、新會以來，於斯爲烈。天下傳

而豔之，而先生方逡巡謝不克，其自視彌下，其切磨於德業彌篤，《易》之精微，《書》之疏通，《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春秋》之深切著明，庶幾其身親體之矣。是先生之所以繹也。則又曰：是先生之所以自爲繹也，非吾儕之所以爲先生繹也。吾嘗一再侍心源公於虞山、梁水之間，竊見其坦而莊，詳而不迫，敦慤而有章。諸所提唱，一切本諸自得，津津沁人。退而考其行事，惟是興教正俗爲亹亹，旌淑別慝，風規皎如。先生之道，於斯著矣。而今而往，覽者果能由公以達於先生，由先生以達於《五經》，又能一引而十，十引而百，百引而千，相漸相磨，人人身親體之，不僅作訓詁觀，是吾儕之所以爲先生繹也。

嗟乎！《五經》一心也，其在古先聖賢者，猶之乎其在先生也。其在先生者，猶之乎其在公也。其在公者，猶之乎其在各人也，無毫髮餘也。反而求之，其在各人者，猶之乎其在公也。其在公者，猶之乎其在先生也。其在先生者，猶之乎其在古先聖賢也，無毫髮欠也。而其究，判然懸絶，至倍蓰無筭，何也？夫先生之爲是繹，將以闡往詔來，聯絡千古之上下而爲一，胥入於聖賢之域者也。今先生不可作已，而遺編具在，以承以啟，寔公之責。夫豈惟公之責？實吾儕之責。因備論其指，期共勗焉。

鄧先生名玄錫，左公名宗郢，曹司理名光德，聶侯名心湯。

曹于汴《仰節堂集》卷二《春秋房四書同門稿序》 竊嘗謂古者學而後仕，後世不學而仕，興治之難易所由分也。然後世豈果未學哉？失其所以學耳。孔曾思孟之書童而習之，經幾講授，經幾研究，摛而爲文，亦詣深趣。夫至摛爲文、詣深趣也，庶幾覿當年之面，遊聖神之天矣，措之於治何有？顧以此爲登進之階梯云爾。綰綬臨民，鮮迴視燈窗之業者，若謂當官涉世別有術焉。有仍爲孔曾思孟之談，目以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其術彌工，悖初學彌甚，而治乃彌不古若。國家肇立甲令，以經學訓士，以經學取士，豈僅欲耗精神於土苴哉？弗思耳。趙韓王非知學者，稍稍能用《論語》，亦足興王定治，況挈其根宗，明體達用，其建樹豈尋常可埒？辟之於醫，窮軒岐之奥妙，著爲方論，固將起疴壽人也。主家敦請，玄纁既陳，砭鍼且施，指其笥中藏卷曰：「茲不過羔雁。今者之恙，操何術以治之？」人有不胡盧者乎！

曹于汴《仰節堂集》卷三《題譚生十畧》 譚生同節篤志聖學，考訂仲尼年譜，正諸家之訛，皆據所見發明之，爲《洙泗考畧》。居常開卷，藉以尚友，志顧不遠哉！既又以生平所讀之書，各加纂編，自李聃釋迦、天文地理、古今政事、文藝方術，皆爲畧，以淑其身心而宏其應用。余得以逐一涉獵，嘉其窺覽之博、思致之邃也。或謂其言有與孔子不合者。雖然，予嘗有云：善學者，雖巷語野謳，亦切實際。不善學者，雖三墳二典，徒益支撐。顧同節之學如何耳。士人童而讀《學》、《庸》、《論》、《孟》，言言聖訓，然思以是博富貴，虐取窮民，誰予違者，凌傲鄉鄰，誰予抗者，予讀書得第人也。嗟乎，吾夫子乃令人如是耶？則雖日誦夫子書，何益！乃王文成公遇市人鬬詈，亦謂之講學士，誠好學，無往非益也。且人不聞雞鳴乎？彼以唱曉爲事者也。不聞犬吠乎？彼以守夜爲事者也。雞犬之聲，非以有爲而發，故主人善飼之亦然，訶打之亦然，是之謂率性。然則聞其聲，得其益不淺也。同節意若斯乎？其語之會中諸生，當知所以求益矣。

曹于汴《仰節堂集》卷一一《文昌閣會約序》 舉業之制，初場試以經書義，二場、三場試以論策等篇，令士子研究經書，體驗於身心，誦明德則自明，誦時習則自習，誦仁義則自仁自義，誦《易》則乾乾，誦《詩》則無邪，誦《書》則執中，誦《春秋》則正心，誦《禮記》則毋不敬。由是發之於文，以聖賢之肺肝，效聖賢之口吻，必親切而有味。而又觀其後場，論事論理，條答判斷，可以窺學識之優深，世務之練習。即如策守令，則必如何清、如何慎、如何勤、如何生養、如何教化，考古證今，確有成算，授之以政，舉而措之耳。一切款項，莫不皆然。茲顧不可得士哉？無奈假舉業之多也。口堯而心跖，記套以干時，科名滿世界，善治不多睹。而理學之士遂厭舉業，則以假者之取厭，非舉業之尤也。嗟乎！鄉學、太學，尚非理學之所乎？講孔講孟，尚非講學之事乎？業舉而不知理學，是秉耒畎畝，而謂農家別有一流也，惑之甚矣。夫野逸不知學，僅遺議於鄉里，衿士不知學，將流禍於邦家。何也？典制既不可廢，薦徵又難常得，他日析圭從政，終在渠輩。若不迴心嚮道，世事何所底止？生靈何所依賴？故君子於此，尤殷殷屬望焉。

董生偕其諸友會文於文昌閣，有約有序，大概明舉業理學之一貫，余爲申之若此。語不云乎：「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仁者仁其身以仁天下也。誠知輔仁，會文何碍？不知輔仁，會文何用？文與仁，有二乎哉？

曹于汴《仰節堂集》卷一一《講書約言》 余不佞，佔畢垂老，于道罔窺，諸賢不以爲暗昧，而相與闡孔孟諸聖賢之旨，若將代諸聖賢洩其胸臆者。心口擬議之間，或庶一睹其藩，藉書藉講，自開自印，睠三益之在列，覬大業之堪臻，古人久約不忘，今可覿面無語。聊著數條于左，卑之無甚高論，亦不多及，貴在實行耳。

一、遇會日，各宜早赴。揖讓，序長幼而坐。或持論前次所講，或隨便商確

德誼。肅候人齊開講，相剖相長，以求至當。講完，仍揖讓，序長幼而散。莊敬雍蔼，即此是學。校之聽講，更爲得力。

一、記誦剿襲，非不燃燈午夜、汲汲窮年，然身心無所享用，精力徒成耗憊，何如實研理趣，直探本根，開我靈明，劃然透悟，發爲文藝，真切痛快，自是出人頭地。至于時務、邊防、河道、農桑、學校之類，或稽簡籍，或詢前輩，確有成算，可裨實用。異日經世，舉而措之，力省益宏，豈不得哉！舉業初制原是如此，乃或謂舉業與理學爲二，其説誤矣。但舉業自有真耳。真者逸，假者勞；真者樂，假者苦；真者大，假者小；真者樹立偉，假者樹立卑；真者百發百中，縱不得中，亦不湮没；假者有中有不中，若不中，便將泯泯。

一、燕居獨處，斂氣歸寂，凝神學止，務令寧一，不致浮游。此存養入門第一義。上下古今，步趨賢聖，摹古人之氣象以範我之氣象，想古人之心事以檢我心事。聖性人人具足，雲開天遠，竗道不離目前，至淺至奥。志堅氣鼓，一日千秋，塵世榮枯，不足當其一瞬，奈之何終此身而可不一嘗味也？

一、聖賢垂訓，如路之有程，率而行之，方能遠到。束身入道，大端有四：一曰孝。孝爲百行之首，愛木者誰不培根？愛身者豈可忘本？劬勞恩重，捐軀難酬，急圖順事，勿貽後悔。二曰義。義爲根躬之矩，取與行止，節操凜然，勿逐營營，致有點污。三曰儉。服食用度，寧朴勿華，華則童心，朴則高雅，保德保福，胥由之是。四曰讓。人世百年，電光石火，小忿小利，讓彼何妨？君子不争，所就者大。

以上數款，倘不佞有所違悖，願諸賢不吝直言，俾得省改。仍望互相規勸，一道同風，良會難逢，惟無辜負。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山居課程》　五鼓擁衾起坐，叩齒凝神，澹然自攝。天甫明，小憩即起。盥漱畢，活火焚香，默坐玩《易》。晨食後，徐行百步，課兒童，灌花木，即入室静意讀書。午食後，散步舒嘯。覺有昏氣，瞑目少憩。啜茗焚香，令意思爽暢，然後讀書，至日昃而止。趺坐盡線香一炷。落日銜山，出望雲物，課園丁藝植。晚食淡素，酒取陶然。簪鐙，隨意涉獵，興盡而止。就榻趺坐，俟睡思欲酣，乃寢。

劉永澄《劉練江先生集》卷二《舉業》　舉業雖小道，舍此無由進身。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孔孟無設施之地矣。故使孔孟生于今日，其爲之也，必然十分勇猛、十分精刻，必然矻矻孜孜。如問禮學琴之類，就正請益，而不敢自用自是。何者？求爲可知故也。古之知以道德，今之知以文藝。古人以道明德備爲可知，今人以文藝精工爲可知。得知不同，其爲可知均也。有求知之心，便是人欲；有可知之具，便是天理。人欲天理，個中已自判然，豈必脱卻時尚乃尋天理哉！如謂孔孟薄時藝而不爲，則孔孟爲忘世之人矣。當日之轍環歷聘，何爲者也？今有人修身正行，頗稱自好，而本業不修，進取不前，功業不表于時，德澤不加于世，畢竟是自暴自棄，所謂修身，亦不過小小家數耳，非能識天地萬物一體之義者也。韓子曰：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禮學小序》　子云：「不學禮，無以立。」禮者，躬行之地也。《周禮》禮有五經：一曰吉禮，以事邦國之鬼神祇。二曰凶禮，以哀邦國。三曰賓禮，以親邦國。四曰軍禮，以同邦國。五曰嘉禮，以親萬民。而其曲而殺者，見於威儀言動之常，出入起居之節，又所以分紀五經爲行禮之本，有經緯之義焉。故學禮者，宜從《曲禮》而入，即子所謂「執禮」者也。但三千之文，未能盡述，今姑取其切於小子者，約爲一篇如下。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樂學小序》　禮樂非二事也。凡禮之登降上下、節文度數之間，雖若出於至嚴，而莫不有和樂之意以將之，是即所謂樂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推而大之，自古王者昭德象功，莫盛於六代之樂。故典樂之職，皆舉以教胄子及學士，而尤爲小學之所不廢。《内則》曰「年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是也。然古樂於今不復作矣，並其聲容器數而亡之。獨元聲之在人者，萬古一日。《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學者姑務求志焉，志立而學半，學斯樂矣。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而所謂聲氣之元，隱然在是，舉而措之一身之近，靡非九變九成之形容，區區聲容器數，有不足言者矣。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射學小序》　《儀禮》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天子、諸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爲燕息之射。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燕射即鄉射，蓋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五州爲鄉，州者鄉屬也，而仍謂之鄉射，射之時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故也。鄉射必於序，故曰「序者射也」。此小學之主教也。《儀禮》具載其文，頗近煩，謹節畧如下。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御學小序》　《周禮》五御之法：一曰鳴和鸞，和在

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而和鸞相應，爲疾徐之節。二曰逐水曲，謂車隨水勢屈曲爲周旋之節。三曰舞交衢，謂車在高道，其旋應舞爲折旋之節。四曰過君表，謂褐纏旂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楯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君表即褐纏旂也，爲作止之節。五曰逐禽左，謂逐禽獸者使左，當人君以射之，爲驅逐之節。法如是其備也，故學者童而習之，少事長，賤事貴，必繇之。然御法雖存，而御學已不傳於後世，習之者爲辱人賤行。又南北異宜，舟車異用，言御於南方之澤國，是操章甫而適越也，故士益罕言御。士不言御，而於民生日用所需引重致遠之具，亦並置不講。甚矣其疏於用也。況五御而終之以逐禽左，文事之中，有武備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師，所謂逐禽左也。是以黃帝不廢車戰之利。中古頗矜騎射之能，大抵皆御事也。則君子之有志於當世之務者，胡可不講求有素而於御學一加之意乎？今略載禮家諸御說於前，而附以近儒車制馬政之說，使學者有所考焉。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書學小序》　《內則》：十年學書計。書則古之六書，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諧聲，五轉注，六假借是也。六書爲創立文字之祖，學者誠不可不童而習之。而離古人文字，亦別無六書可考。太學之教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學者既習六書，豈有不先事詩書之理？詩書而外，可以類推矣。愚謂讀書必先折衷於孔氏。孔門之教，盡在《四書》。而刪述大業，乃在《六經》。學者本之《大學》以求其端，參之《論》、《孟》以肆其說，進之《中庸》以約其旨，而後乃旁通曲暢於《六經》以要其至，則窮理之法，隨在裕如，而心益可以不放矣。又以暇及古今諸史，惟《綱目》集其大成，稱史中之經，經世之道具焉。此外諸子百家，未必盡規於道。《語》曰：「羣言淆亂，衷諸聖。」又曰：「多歧亡羊。」學者審諸。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數學小序》　數學肇於黃帝之臣隸首，與曆律一時並作，佐書契以代結繩，傳之後世，遂有《九章算法》，爲萬事萬化、彰往察來之權輿。《周禮》保氏立數學以教國子，是爲六藝之一。唐時猶設算博士，督課試舉，一如三館博士之法，頗爲近古。後世徑置不講，以爲九九之技而卑之。不知盈天地間一數也，天地之大也，而可以數盡，況其他乎？故洪濛既判，首洩苞符，河圖顯《易》，洛書陳《範》，皆倚數而立。數即理也，言理而不言數，理亦不立。理不立，數不行，乾坤或幾乎息，而人事中廢，雖聖人亦無以效。範圍天地之用，則學者當務之急，豈徒握算縱橫云爾乎？

清前期

潘平格《潘子求仁録輯要》卷七《讀書》　問：「爲學宜看何書？」曰：「宜先讀《大學》，是曾子聞一貫之後，爲學者發明本末始終條理。讀《大學》始知有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大道，始知修吾身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即不敢漫易此身，知有用力處。次宜讀《孟子》書，其書發明最暢，雖有《學》、《庸》、《論語》而無《孟子》書，則聖學之血脉難見，聖學之精微正大不可得而知，故讀《大學》後即宜讀之。次宜讀《孝經》，乃後人記述孔子言一貫之全書。讀三書灼知爲學血脉，始可讀《論語》，蓋聖人之言，渾融真實，頗難理會。《中庸》乃論道之微言，深造自得後方能讀《中庸》，宜在《論語》後。讀書須尋繹本文，不得看注。蓋一經晦菴注，則宋賢之四書非孔孟之四書矣。離從幼講習之注解，即於書有不明白處，又不得如舉業家句櫛字比，急欲逐章逐節曉了，但就明白易見者玩味體驗。玩味體驗之久，其未明白者自漸次融釋。若真實有志之士，讀書自不泛常，句句沁入肺腑，發憤發憤，實見聖賢苦心。蓋聖賢語語從痛切中出，真實爲學始見得聖賢苦心，見得聖賢苦心，始見得自己不足，誦讀愈有味，體驗愈着實，躬行愈有力。如是讀書，則不俟讀盡四書，已得盡心知性。《五經》中惟《禮》宜先讀，大器猶規矩準繩，士果有志，自然浮氣收斂，言動不苟。得在《禮經》入細，尤爲穩實。《易》之一卦一爻，即吾身之一動一靜，當其時，稱其位，居中得正，則吉無咎，故夫子謂學《易》可以無大過。今《學》、《庸》、《論》、《孟》所載倫常日用之言已極詳備，吾儕但能真實體驗，自不至於過差。學《易》在行有餘力之日可也。古人興於《詩》，蓋是其時習聞習，見之善惡，其感動也易，且自朝廷以至里巷士女，無不各言其情，上以此觀風，下以此起教，亦其宜也。今世遠風遥，義例雜出，讀《詩》尚未明其意旨，何況於興？愚謂鄉黨之間，有善可爲師，惡可爲戒者，動此心之感愧；傳記之中，有忠孝友義，不染流俗者，動此心之敬仰，即是興於《詩》也。然《詩》之爲道温柔敦厚，正大和平，最易消人之粗鄙，鎔人之圭角。晦菴云：『學者之所以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樂》而得之。』愚謂讀《詩》而能身入温厚和平之教，自化於優柔和順之鄉，《詩》亦即《樂》也。《尚書》載唐虞三代聖人之心，大意已見於《四書》。讀《四書》後，即宜讀之。《春秋》與《易》相表裏，當其時，稱其位，居中得正，則吉無咎，否則凶悔吝者，《易》也。不當其時，不稱其位，失於偏，陷於邪，則貶，否則褒者，《春秋》也。能審知聖學脈路，而讀經書

則權衡自審，《春秋》亦易讀。大約《五經》之旨已備於《四書》，讀《四書》體驗真實，深造自得，則於《五經》洞若觀火矣。不然，雖多聖人之書，而不知聖人之意。如大《易》一書，全是觀象於天地萬物以爲學，自象失其傳，而言易者專以理，於是誤認元亨利貞以爲仁義禮智，聖學遂大亂。《禮經》記於漢人，言多龐雜，即《禮運》一篇，有合於孔門一貫之道者，有雜出於老氏者。又如《大戴》，心之精神是爲聖，慈湖、近溪皆尊信之，非灼知一貫，契合孔孟，安能辨其爲非？聖人之言，《尚書》之今文，人皆信爲真，古文人或疑爲僞，愚謂《泰誓》歷數紂惡，娓娓不休，必非出於當時之言；《武城》詞多誇詡，孟子已止取其二三策，則其書之雜出於僞無疑也。餘則非聖人不能有此矣，可盡謂之僞乎？夫《尚書》顯晦之迹，固易起人疑，然大要好古者無所不信，作聰明者無所不疑，苟非灼知聖人之心，安能確有從違，不惑於羣議？漢人傳經，去古未遠，《詩》之小序自有徵可信，晦菴生千五百年之後，專在己見，一槩不取，有失詩人之旨。若不融會於小序以讀《詩》，則不知《詩》之源委，不知《詩》之味厚而義深。《春秋公羊》、《穀梁》，弄筆小生耳。左氏、胡氏可取而未可盡據。若非知學而自有權衡，見豈能出於四傳之外？《論語》有數章重出，前輩未嘗表章其意，今之讀者皆去之，反似記者之多事，豈知吾輩讀書正須於此留心？蓋是聖人真切，爲人常常提示，深切吾人日用處也。而不知聖學，則必不知聖人肫切提示之心。嗚呼！書固易讀，亦難讀也，豈得漫日讀書云乎哉！晦菴不信《大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不知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而謂顔子歿而聖學亡。今人敢於悖先聖，而不敢以悖後世諸賢。明道、伊川改《大學》，則信爲實；然象山、陽明謂顔子歿而聖學亡，則尊爲確論。若指程、朱與象山、陽明之學未契合於孔、孟，則必目爲狂妄，反疑其非正學矣。總因學者讀註聽講，先入於宋賢之説，或又入於陽明、龍谿之説，而未嘗讀孔門經書，故意見偏陂，窠臼難拔。某之所以説不得看注，不得看諸賢語録，蓋嘗深中其病，確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

唐、虞、三代聖人在上，天子躬行以正百官，正萬民，君即是師，政即是教。當時但有風化而少言説，即有《易》、《書》、《詩》、《禮》，而非關聚論學之書。夫子生當衰周，聖王久歿，風化式微，所謂君即是師，政即是教者，不可復見，而《易》、《書》、《詩》、《禮》又不能即見爲學之統宗，皇皇考古，汲汲敏求，明大義於久晦之餘，得微緒於將亡之日，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自有吾夫子，而有《論語》一書，《孝經》一書，又有《大學》一書，《中庸》一書，微言大義至矣，盡矣。故推吾儒之宗主，必曰夫子。不然，道開於羲黄，衍於堯、舜、禹，著於成湯、伊尹、高宗、傅説，大明於文、武、周公，而論道之宗主者不在也，則以政治、教學既判，宗有微著，言有詳畧也。繼得吾孟子，而夫子之道益明，故後之推重者，又必曰孔孟，而往往畧於顔、曾、思。吾儕既生孔孟之後，但得知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則趨向不忒，而復性有日。蓋知求仁爲宗，則求仁之工夫即是集義！己所不欲，弗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皆集義語，語皆格物，著着皆求仁。但能知學，以求仁爲宗，則《學》、《庸》、《論》、《孟》之語言雖不一，所答問雖不同，無非仁義而已矣。初學者得之則爲集義求仁，知性者得之則爲熟仁精義。路只此一路，宗只此一宗，由是讀《易》讀《書》讀《詩》《禮》，皆有其端緒，論堯、論舜、論禹、湯、文、武，皆見其心胸，而凡古人之言可爲師、行可爲法者，皆仁義也，皆吾之麗澤。今人之一言中欵，一行適宜者，皆仁義也，皆吾之師友。觸之於心，無非至道，著之於行，無非工夫。蓋學有統宗，工夫有頭腦，則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又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秩然。天地萬物條理秩然，條理與渾然一體非有二也，渾然一體者本秩然條理。致知之知吾性也，渾然一體秩然條理者也，故致知者非漫然儱統以致之也，所謂在格物者正於人我交涉之際，事事盡其條理，恰恰渾然一體，則致知也，何以謂之？求仁集義，蓋渾言之則曰性，析言之則曰仁義禮智，實指之則智即是仁，而禮即是義。孩提之愛親敬長，乍見之怵惕惻隱，知也，即仁也。恭敬辭讓咸適其宜，禮也，即義也。又析言之，則仁者渾然一體者也，義者秩然條理者也，事事盡其條理，恰恰渾然一體，則集義求仁之謂也。又實指之，則仁者渾然一體而秩然條理者也，義者秩然條理而渾然一體者也，故曰求仁則已是集義，集義則已是求仁。今致知格物之學不明知求仁集義，則致知格物明矣，仁之旨又不明，知渾然一體而秩然條理，則仁之旨明矣。學者苟知求仁爲宗，則渾然一體之知見，前於待人接物之際，有不條理則不忍，未條理則不安者，平情絜矩，事事盡心。吾性本秩然條理，待人接物自能曲盡其條理，而後恰恰渾然一體。此所謂復性之工夫，即率性之自然，人道即天道，工夫即本體者也。夫條理者義也，即禮也；不忍不安者仁也；知不忍不安而盡心

條理者知也，總一仁也。夫惟不知求仁之血脈也，故聖人之書讀之而不得其指歸，味之而不見其真切。苟求仁之血脈既明，有不厭飫忘倦者乎？明師良友之所闡明，皆仁也，則皆義也。古今人之美言至行，與凡里巷淺近之言，一得之行，皆義也，則皆仁也。觸之於心，皆愜求仁之願，欲踐之於行，無非貼切之工夫，然則聞見豈在外哉！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思辨録輯要前集》卷一《大學類》 古者十五入大學，自稍有知識，合下便教他爲聖爲賢，故後來成就得大人物。今則惟讀書取科第矣，「大」字之義不知何居。

玩朱註「大人之學」四字，則知若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學，不知今之學者肯自居於小人之學否？不肯自居於小人之學，而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何茫茫也。

今人見人講學，便指爲道學，不知人自十五入大學時，已箇箇講道學矣。習而不察，反以爲非笑，盍反而自思乎！

今之學校即古之大學，古者入而後學，今者學而後入；古者之學主於修己治人，今則口耳佔畢而已，不知於朝廷何補。

今人好學佛學仙，而不好學聖人，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也。未嘗見人立地成佛，而欲立地成佛；未嘗見人白日升天，而欲白日升天。明明地放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決不肯明德、新民、止至善，此之謂大惑。

《西銘》不可不讀。不讀《西銘》，不識萬物一體氣象，學者心胸終不得開拓，有語之以大學之道者，乃反以爲分外也。

陸象山人物甚偉，其語録議論甚高，氣象甚闊，初學者讀之，可以開拓心胸。

陸象山曰：「此是大丈夫事，么麽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又曰：「大世界不享，卻要占個小蹊徑；大人不做，卻要爲小兒態，直是可惜。」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中，須是做得人，方不枉。」讀以上數語，皆可令人感發興起，志於聖人之道。

朱子嘗曰：人爲學當如築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具此胸襟，方可與入道。今人自待甚薄，何可與語此。

全仁義禮智之德，而不能得位行道，是爲天地負我；具耳目聰明之質，而不能爲聖爲賢，是爲我負天地。

此理上際天，下際地，皆須著人承當，非大其心胸，堅其骨力，卻如何承當得。

人處天地之間，無不學而成其能者。農學爲耕，工學爲藝，商賈學爲轉移貿易，無非學也。惟士則學爲聖賢，所以謂之大學。以此思之，士而不爲大學，與農工商賈何以異乎？

或問：不識字人，亦可與言大學之道否？予曰：大在心性，不在語言文字。今者讀書之人，借經於語言文字，所以復其心性也。若不識字之人，識得自己心性，何不可與言大學之道？陸象山有言：「若我則不識一字，亦須堂堂地還我一箇人。」正是此意。

《學而》開章第一便説一「學」字。在上古説這一箇字不難，在今日便須要認清這一箇字。蓋三代以上，一道同風，學出於一；三代以下，百家争鳴，學散爲百。自孔氏歿，而或爲楊，或爲墨，或爲申、韓，或爲黄、老。馴至後世，而爲詞章，爲訓詁，爲功名，爲禪玄，種種不一，而「學」之一字敗壞紛歧極矣。且不特異學一途，有以壞正學，即正學一途，又有無限分争樹幟，陽順陰逆，爲正學之蠹者。「學」之一字，至今日而遂不可復問。舉世讀聖賢書，不知聖賢之學爲何物矣。吾黨既讀聖賢書，欲學聖賢之爲人，豈可不先認清這一箇字。

莫道做人是一樣，看書是一樣，作文又是一樣，只是一箇道理。如此做人，則人便端正；如此看書，則書便親切；如此作文，則文章便有識力，有議論，都是一貫將去。

爲學之弊有五端，而好異學攻時文者不與焉。談經書則流於傳註，鄭玄、王弼之類是也；尚經濟則趨於權譎，管、韓、申、商之類是也；看史學則入於泛濫，明道譏上蔡爲喪志，朱子以伯恭爲眼粗是也；務古學則好爲奇博，楊子雲玄而無當，張茂先華而不實是也；攻文辭則溺於辭藻，盧、駱、王、楊皆名士，畢竟稱爲小才，韓、柳、歐、蘇爲大家，亦不免於夾襍是也。要之，只不知大道。不知大道，故胸無主宰，到處差錯。

問：如何爲道學？曰：道者天地自然之道，學者學其所謂道也。

一部《中庸》，止説得一「道」字。一部《大學》，止説得一「學」字。

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也。三代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務躬行，庠序之中，誦詩書、習禮樂而已，未嘗以口舌相角勝也。嘉、隆之間，書院遍天下，講學者以多爲貴，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

天下何賴焉。

今人未嘗學道，便先要立一箇腔拍，凡一言一動、一巾一服，必先要求異於人，惟恐人不知爲學道，此皆是名心。名心，德之賊也。學道畏人知固不可，必求人知亦不可。畏人知者，必至半塗而廢；必求人知者，必至索隱行怪。

近世講學，多似晉人清談。清談甚害事。孔門無一語不教人就實處做。《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又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都是恐人言過其實。正、嘉之間，道學盛行。至於隆、萬，日甚一日，天下靡然成風，惟以口舌相尚，意思索然盡矣。此即真能言聖人之言，已謂之徒言，已謂之清談，況於夾襍混亂、拾二氏之唾餘乎！

學道不可著意，著意便是有所爲而爲。予丙子冬間有志斯道時，只是發念要做一個人，字字句句要依《四書》做，初未嘗知所謂道學，一向只是如此。使知所謂道學，反多一番著意矣。

人謂出家修道，愚謂只出家便不是道。人苟欲出家，必所遭之父母如伋壽、申生，所值之事變如伯夷、叔齊而後可。

原於天者謂之道，修於人者謂之學，貫天人而一之方可謂之道學。此兩字正未易當，乃今人動以相戲，何也？

學道不可過於畏人知。若過於畏人知，其流必爲鄉愿。蓋此事原無不可對人言，且士憎多口，在孔、孟皆不免，吾輩豈可過於求全而自餒其氣耶？

學道貴能自任。蓋既自任，則便有一條擔子輕易脱卸不得。若囁嚅進退，或有或無，吾見其終於叛道也。

要實見得道爲天地間不可無之道，學爲天地間不可無之學，我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然後能擔當自任。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無是道則天地且不成天地，人於何有？念及此，則宏道君子，豈可不竭力從事乎。

道在天地間原不可見，惟學道者能見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滿空中俱是道在。

人物生時本自天人合一，其歧而二之者，氣禀物欲害之也。聖人能贊化育，參天地，只是全受全歸。

天地間只有此個道理，人人在内，人人要做，本無可分別。自宋以來，横爲蔡京、章惇、韓侂胄輩分出個門户，目爲道學，甚至讀史者亦因而另立道學傳，不知自居何等。日用不知，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道之外無學，道學之外無人。乃世往往駭且笑，不知何故？正昔人所謂「少所見，多所怪」，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不必説道學，只是做人，做得一分是一分，做得兩分是兩分，做得八九十分是八九十分。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欲爲人盡人道。

人只是是與不是兩者而已。無不是者，聖人也；全然不是者，盜賊樂户之屬也。其餘俱在是與不是之間。

人須是做正經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正經爲本。

怕人説道學，只是自己力量小，不能有恒。若果有恒，自能轉世界，而不爲世界所轉。

做道學使乖，必入鄉愿；做道學退怯，必入鄉愿。此處直是一間，大家須著力注意。

人得力多在少年。每見人至五六十，往往喜談少時得力處，又喜讀少時所熟一路書，其精神在是故也，足知聞道貴早。二程十四五時，便慨然有學聖人之志，故後來所造甚大。若晚年聞道，而能自棄所習，一依乎正，則又豪傑之士，不可以一例論矣。

人一刻不進學，對草木亦皆可媿。館中有隙地種蔬，不數日已長成矣，因感記此。

人非至誠，安能無息。惟好學與無息相近。學誠而至於誠者，亦惟好學而已。

孔子聖人，其自言曰「我學不厭」，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顔子大賢，孔子稱之，不過曰「好學」。後世周、程大儒，亦不過一好學。至於朱子，好學尤甚，故能集諸儒之大成。其間儘有天資絶人者，只不好學，學術便頗僻矣。乃知傳千聖之正脈者，好學而已。

聖門自顔子而下，好學惟曾子，故曾子卒傳道統。

不好學最壞事，狷者便入於禪，非特粗淺已也。

晦庵詩有云：「書册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此晦庵著述之暇游衍之詩也。凡人讀書用工，或攷索名物，或精究義理，至紛賾難通或思路俱絶處，

且放下書册，至空曠處游衍。一游衍，忽地思致觸發，耆然中解，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窮理妙法。又或發憤下帷，三冬兩夏，滿腹中詩書義理盈溢充足，卻出來游衍一兩日，真覺得水流花放，雲行鳥飛，滿空中是活潑潑地景象。此孟子所謂「樂則生矣」境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晦庵之詩之意，非此即彼，蓋自道其得意之境，不覺辭溢乎情耳。後儒不察，遂以此詩爲晦翁晚年亦厭其學問之支離，而思爲解脱，真是癡人前説不得夢。試思若不是書册埋頭，而終日尋春，卻成個甚麽人物？

己卯五月初三日，夜夢與人晤談，言讀書窮理甚費精神，譬如磨刀，刀曰犀利，然銹去而鐵漸減。曰：然則欲保養精神，將廢學乎？曰：不然。不磨則銹日深，刀且斷爛，欲求其減，胡可得也？

卧病而起，静坐調息，見日光斜入帳中如二指許，因以息候之。凡再呼吸，而日光盡矣。因念逝者之速如此，人安可一息不讀書，一息不進德。爲之悚然太息。

静坐中意味最長，人只忙碌過一生，不知掉卻多少義理也。

學者於静坐中可識病痛，若竟把静坐作工夫，反發病痛。

減得一分勢利，纔進得一分學問；進得一分學問，便減得一分勢利，所謂義利不容並立也。

學者要淡得功名，須是力學。待學得有些滋味，自然功名心漸漸淡卻。不然，無所事事，而欲淡其功名，不惟不能，亦且未是。

有言天下方亂，恐無暇爲學者。予曰：天下自亂，吾心自治。

人當喪亂之餘，自謂無意於世，或悲憤無聊，無所事事；或佯狂放誕，適意詩酒，俱非中行之道也。世界自是太平，只賢者無所事事，詩酒自適便做就。今日許多喪亂，是皆不學問之害，賢者處此，正當刻意自勵，窮極學問，或切磋朋友，或勸勉後學，或教誨子弟，使之人人知道理，人人知政治。一旦天心若回，撥亂反正，皆出諸胸中素學，此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賢者人人自廢，學問種子斷絶，將來喪亂如何底止？

學問從致知得者較淺，從力行得者較深，所謂「躬行心得」也。

古者六藝，學者皆當學之。今其法不傳，吾輩苟欲用心，不必泥古，須相今時，宜及參古遺法，酌而行之。如五禮、六樂，今不可考矣，然論其切身可行者，禮則如《大明集禮》、文公《家禮》之類，所當究心也。樂未便論到精微，只彈琴一事，雖非古調，然亦當稍習，時時操之，使心氣和平。射不必五射，只如今人射法，務求志正體直足矣。五御者，古人所以御車，今法不傳，當習御馬，使馳驟便捷，亦男子一要事。至於書，古人亦止辨六書之體而已，非若後世所謂羲之、獻之之筆法也。今人論書，動講法帖，廢時失事，何益於我。若真、草、隸、篆四體，亦不可不識，斯亦博學之一端也。若數學，則《九章算法》今人亦有知之者，得其人而從學焉可也。要之，六藝既非古法，亦不必十分究心，有虧正業。但當時時留心，遇可學處便學，不至當面放過可也。六藝已見《小學類》，但游藝亦學者終身事，茲以其語近大學，故附於此。

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内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威儀整肅，最易使人起敬。今禪家叢林所在，規矩最肅，明道所以有「三代威儀」之嘆，不知此即成均法也。國初太學，每朔望走班行禮，周旋折旋之間，即步履毫不敢亂。府州縣學，凡新附生員，俱要捲班行禮。今皆廢壞殆盡，委諸草莽矣。所以每遇謁聖陪祭及迎送官府，參差喧雜之態不可勝道，令人望而厭惡，此非細故也。昔張子厚教學者，必先習禮，深得古人之意。予輩諸同志及門人子弟，自丁丑歲始，每歲一祭先儒，必爲歲會，少則數人，多則數十人，預定禮儀，或參以成均之法，至期行禮，肅若無人，觀者無不起敬起慕。惜乎時遇尚屯，未能充廣也。

禮樂不相離，樂者所以節禮也，故古人行禮必聽樂節，升車則聞和鸞，行路則聞佩玉。又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皆此物此志也。知此，則禮樂之道思過半矣。

琴，古音也，調非古調矣。《思賢操》之類，皆後人妄爲也。然聞造絃之家，苟且省事，即絲法亦遞減，則音亦非古音矣。觚不觚，觚哉！觚哉！

琴有浙操，有吴操。浙操有辭，吴操無辭。今之論琴者皆左浙而右吴，以有辭爲俗，非也。古者援琴而歌，取瑟而歌，古聖賢豈皆俗物耶？但今之辭殊非古辭，則辭不足取耳。至於音調，則浙操繁促，吴操輕佻，俱非《大雅》之遺音。

音律之學不傳久矣。至于琴，庶幾猶有知之者，乃予偏訪琴師以宫商律吕之解，輒囁嚅不對。及觀先儒語録，蔡季通之於樂律，可謂究心者矣，而與文公論琴，猶謂未善音律之學，蓋其難哉！

琴家指法最繁，吟猱綽注，恐古來未必有許多法。語云「三日不彈，手生荆棘」，果爾，則一藝之難且終身焉，又安得工夫讀書應務也。愚謂古音必稀，古彈必簡，古辭必不繁，古調必不促，知此則琴工之言自不足聽，不必屈吾古心勉從今樂也。

太常有雅樂部，其樂工能爲雅奏。《禮樂志》記其博拊之法，雖未必真爲上古之遺，然猶爲近古。琴中取聲，止用實聲散聲，並不用吟綽泛音之類，其指法亦去無名指不用，想古法當去此不遠。

琴中宫商之理盡於和絃，和絃之理既得，則遺辭布調直一以貫之耳。今之琴工不務盡和絃之理，而務盡曲調之巧，故琴音益盛，而琴理益亡。朱子與學者論琴，欲作二圖，一具琴之形體、徽絃、尺寸、散聲之位，一附按聲聲律之位，一附泛聲聲律之位，列于宫調圖前，真學琴之綱領。

調絃法：六絃隔一調之，皆應於第十徽，獨第三絃應於第十一徽，世莫得其説。朱子謂七絃散聲爲五絃之正，而大絃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故逐絃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絃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徽與散徽應也；四與六者，宫與散少宫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同。會於一徽，其言最爲明切。

宋《中興禮樂志論》，又有黄鍾大吕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徽應三絃散聲；大簇夾鍾並用清商調，故於二絃十二徽應四絃散聲；姑洗、仲吕、蕤賓並用宫調，故於三絃十一徽應五絃散聲；林鍾、夷則並用慢宫調，故於四絃十一徽應六絃散聲；南吕、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故於五絃十一徽應七絃散聲。以律長短配絃大小，各有其序。其説亦精，因附記於此。

朱子曰：「唐人紀音，先以管色合字定宫絃，乃以宫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其高下出於臨時，非古法也。」愚按：以管定聲，固爲古法，然必管合黄鍾始得。

射者男子之所有事，故古者問射而不能，則辭以疾，以男子無不習射之禮也。今直以爲鄙事矣，何怪乎寇盜猖獗，卒無一人爲國家分憂也。

古者射以觀德，是於强有力之中，又欲擇其德器，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也。若尚力而不尚德，固非。然徒取志正體直，而射無濟於實用，亦用世者所不取。

史稱岳武穆能左右射，少時讀之，不以爲異，及長習射，乃知步射或可不必兼左右，至於騎射，則必不可不兼。蓋敵自吾右來者，非左射不能中之也。周世宗與契丹戰，趙太祖謂張永德曰：「公麾下士多能左射者，請乘高出爲左翼。」此其證也。

古人讀書必先識字，自字學不講六書之義，舉世茫然，竟爲絶學。夫六書之義，雖非身心切要之學，然大而天地，細而萬物，理無不存。要亦儒者格致所不廢也，豈可棄置不問。吾友王子石隱有《説文論正》一書，多能發前人所未發，亦吾黨所當考究。

數爲六藝之一，似緩而實急。凡天文、律歷、水利、兵法、農田之類，皆須用算學者。不知算，雖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宋崇寧中，曾立算學，假疑設數爲算問，是亦一法。然至於另設庠序，以黄帝爲先師，則贅而近於戲矣。

泰西籌算不如中國珠算之便，但珠算易差，須精熟斯妙耳。

算田不過積步開方，自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而算法始繁，遂有用二四歸除雙折六歸者。若依古法，百步爲畝，則止用乘法，盡人皆可曉矣。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思辨録輯要》前集卷一《小學類》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自是正理。然古者人心質樸，風俗淳厚，孩提至七八歲時，知識尚未開。今則人心風俗遠不如古，人家子弟至五六歲，已多知誘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學，即使父教師嚴，已費一番手脚，況父兄之教，又未必盡如古法乎。故愚謂今之教子弟入小學者，決當自五六歲始。

小學之書，文公所集備矣。然予以爲古人之意，小學之設是教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今文公所集，多窮理之事，則近於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四書》、《五經》，讀者以爲重複；且類引多古禮，不諧今俗，開卷多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所以多廢也。愚意小兒五六歲時，語音未朗，未能便讀長句，竊欲彷明道之意，採擇《禮經》中之《曲禮・幼儀》，參以近禮，斟酌古今，擇其可通行者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爲韻語，務令易曉，名曰《節韻幼儀》。俾之即讀即教，如頭容直，即教之以端正頭項；手容恭，即教之以整齊手足；合下便教他知行並進，似於造就人材之法更爲容易。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古人教人，自幼便教他禮樂，所以德性氣質易於成就。今人自讀書之外，一無所事，不知禮樂爲何物，身子從幼便驕惰壞了。愚意自

《節韻幼儀》外，更欲參酌古今之制，輯冠、婚、祭及鄉飲、鄉射諸禮爲禮書，喪禮不可豫習，擬另輯爲一卷，俾學者居喪時讀之。文廟樂舞及宴飲升歌諸儀爲樂書，俾童子十數歲時，仍讀《四書》，兼習書數，暇日則聚於一處，教升歌習禮，如古人舞《勺》舞《象》之類，務使之郁郁彬彬，則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或可不勞而致。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後，知識既開，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人凡有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即如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須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誦讀，且不能誦讀矣。今人村塾中開蒙，多教子弟念詩句，直是無謂。

凡子弟學寫做書，不獨教他字好，即可兼識字及記誦之功。

宋儒教小兒習字，先令影寫趙子昂大字《千字文》，稍長習智永《千字文》，每板影寫十紙，既畢，後歇讀書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如此一二月乃止。必如此，方能後日寫多，運筆如飛，不至走樣，亦是一法。

四明程端禮有《家塾分年讀書法》，教童子讀《四書》、《五經》，先令讀正文，既畢，然後卻讀註亦可。蓋子弟讀書，大約十歲以前有記性，以後漸否。若令先讀正文，雖子弟至愚，未有不於十歲以前完過者，此亦讀書之一法。況《孟子》一書，分章甚長，今子弟讀《孟子》，連集註讀，多不知首尾，每每易於漏脱。若先讀正文，亦可免此病。

文公有言：古有小學，今無小學，須以「敬」字補之。此但可爲年長學道者言，若童子則可由不可知，定須教以前法。

陽明先生社學法最好，欲教童子歌詩習禮，以發其志意，肅其威儀。蓋恐蒙師惟督句讀，則學者苦於簡束，而無鼓舞入道之樂也。然歌詩則近於鼓舞，習禮則便有簡束的意在。古人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蓋人當少年時，雖有童心，然父兄在前，終有畏憚，故法不妨與之以寬，寬者所以誘其入道也。年力既壯，則智計漸生矣，此時而純用誘掖，則將有放蕩不制之患，故法又當與之以嚴，嚴者所以禁其或放也。二者因其年力各有妙用，故古時成就人多。今之社學，止以句讀簡束童子，固失鼓舞之意矣。若誤認陽明之意，純用鼓舞，又豈古人之意乎？立教者當知所以善其施矣。

近日人才之壞，皆由子弟早習時文。蓋古人之法，四十始仕，即國初童子試，亦必俟二十後，方許進學，進學者必試經論。養之者深，故其出之者大也。近日人務捷得，聰明者讀書摘段數葉，便可拾青紫，其胸中何嘗有一毫道理知覺，乃欲責其致君澤民。故欲人才之端，必先令子弟讀書務實。

昔人之患在樸，今人之患在文。文翁治蜀，因其樸而教之以文也。今日之勢正與文翁相反。使民能反一分樸，則世界受一分惠。而反樸之道，當自教子弟始。有心世道者，慎毋於時文更揚其波哉。

教小兒不但是出就外傅謂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每見人家養子，當其知識乍開時，即戲教以打人罵人，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稍長，或取人一鍼一柴，則大喜，稱讚之曰：「此兒亦知作家矣。」是教之爲盜賊也。此等氣習沁入心腑，人才何緣得成就。

家庭之教，又必原於朝廷之教。朝廷之教以道德，則家庭之教亦以道德；朝廷之教以名利，則家庭之教亦以名利。嘗有友人問：「建文時何多忠義？」予曰：此父兄之教嚴耳。友人問：「何以知之？」曰：「以朝廷之教知之。蓋當時朝廷之教甚嚴，其子弟苟或居官而不肖，則累及父母，累及宗族。故孩提之時，苟或不肖，則其父兄必變色而訓之。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累既深，所以居官之時，雖九死而靡悔也。

洒掃應對進退，此真弟子事。自世俗習於侈靡，一切以僕隸當之，此理不講久矣。然應對進退，貧士家猶或有之，至於洒掃，則貧士家亦絶無之矣。偶過友人姚文初家，見其門庭蕭然，一切洒掃應對進退，皆令次公執役，猶有古人之風。文初，現聞先生之後也。其高風如此，爲貧士者可以媿矣。

或問：六藝，童子十五以内恐未必能習。曰：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文」字則與「義」字有別，文是習其事，義是詳其理。禮樂雖精微，然《禮記》云：「十三學樂誦詩」，又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則知由粗以及精，自有因年而進之法。射御雖非童子事，然北人與南人不同，曹丕《典論・論文》自言「八歲即學騎射」，是射御亦非難事也。至於書數，尤易爲力。

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興，蕭何草律令：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則知古人皆以字學爲小學，故人皆識字。今俗崇尚制科，人務捷得，至貴爲公卿，而目不識古文奇字，且並音畫亦多訛謬者，少此一段工

夫也。

人少小時未有不好歌舞者，蓋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或並遏其天機，皆不識聖人禮樂之意，欲蒙養之端難矣。

朱子《蒙卦》註曰：「去其外誘，全其真純。」八字最妙。童子時，惟外誘最壞事，如撏蒲博弈及看搬演故事之類，極易使人流蕩忘反。善教子者，只是形格勢禁，不使得親外誘。《樂記》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是也。然其要，尤在端本清源，使父兄不爲非禮之戲，則子弟自無從得接耳目。

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教女子尤爲至要。蓋子弟失教，至長大讀書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罪姑嫜，敗壞風俗，小則墮壞家事，貽譏親黨，豈細故哉。

教女子只可使之識字，不可使之知書義。蓋識字則可理家政，治貨財，代夫之勞，若書義則無所用之。古今以來，女子知書義而又閑禮法如曹大家者有幾，不然，徒以導淫而已。李易安、朱淑真使不知書義，未必不爲好女子也。

《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二語，真教女子良法。少讀《内則》，怪其多載酒漿籩豆之事，由今思之，知古人良有深意。

人家兒女教壞，多由乳母、婢僕，此主人主母之所不及覺也。故古人於乳母，必日擇於諸母與可者。至於婢僕，尤當時時切戒。

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思辨録輯要前集》卷四《格致類》　「學」字雖兼知行，然畢竟知一邊多。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及「仕而優則學」句，可見陽明「良知」之説勝。至有訓「學」爲「覺」者，良可歎也。

讀書不費精神，且能長精神。凡言費精神者，皆不善學者也。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斯言大有味在。

讀書當思致遠，若不知致遠，便爲一二項書所縛。假如史書一項，若欲《廿一史》俱淹貫，則一生頭白矣。詩文之類俱然，豈不可惜。但智小謀大，力小任重，則又往往博而無成。當如胡文定教學之法，經義之外，視己才力所近，專習一事，似爲易造。其有才力者，自當務爲全學。

求放心然後可以讀書，讀書正所以求放心，蓋交相養，互相發。

凡看書須句句就自己身心上體貼，又要就依書上説話做去，待做得有些滋味，便覺得書上説話句句親切，看書愈加明白矣。即如《學而》一節，如何是學？如何是時習？如何是時習便説？體貼之後，便把來一一躬行，自然書與身一，聖賢言語句句不錯。不然，只就今日看去，讀書是最苦事了，如何聖人反説時習而説。

凡讀書能開闊，只是信得過。

問：朱子有言，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四字，請下註脚。曰：「徧布周滿」，只是無滲漏。曰：如何便無滲漏。曰：學、問、思、辨、行，步步著力，便無滲漏。

凡案頭必不可無古人書，如《言行録》、《伊洛淵源》之類，使心目常常與古人相接，自然意思不同。如止看詩文，恐溺於世俗。

人有以講學爲苦者，予曰：講學未有所得，是最苦事。既有所得，則講學之樂，其味無窮。人不肯苦中下手，何由得樂處？

讀書不絶干禄念頭，終無得處，亦終無樂處。

凡讀書須識貨，方不錯用工夫。如《四書》、《五經》、《性理》、《綱目》，此所當終身誦讀者也。水利、農政、天文、兵法諸書，亦要一一尋究，得其要領。其於子史百家，不過觀其大意而已，如欲一一記誦，便是玩物喪志。

謝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以爲玩物喪志。及明道看史，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有悟，卻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愚謂上蔡不服固非，即以此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亦非也。凡人讀書，皆不可稍有忽易之心，亦不可徒存記誦之念。有忽易之心，則掩卷茫然，事理俱無所得。有記誦之念，則隨人可否，事雖察而理或遺。故上蔡記誦，而明道以爲玩物喪志者，懼其詳於事而略於理也。明道看史，卻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者，求詳其事，將以深察其理也。凡讀書之人皆當以此爲法，奈何獨以接引博學之士哉！

「玩物喪志」四字，今人最易犯。假如一部《通鑑》，只平平看去，依着《鑑》斷是曰是，非曰非，矮人觀場，隨人笑罵，絶無一些心得，儘有多少大事，被前人瞞殺。如此雖記得一部《廿一史》，只是死書，有何益處。

讀書不能窮理，俱是玩物喪志。若能窮理，即記誦亦不妨，愈熟愈妙。

記誦之功，讀史不必用。若《五經》、《四書》、《太極》、《西銘》之類，必不可不成誦，不成誦則義理不出也。

古之學聖賢易，今之學聖賢難。只如讀書一節，書籍之多，千倍於古，學者苟欲學爲聖賢，非博學不可。然苟欲博學，則此汗牛充棟者，將何如耶？偶思得一讀書法，欲將所讀之書分爲三節：自五歲至十五爲一節，十年誦讀；自十五

歲至二十五爲一節，十年講貫；自二十五至三十五爲一節，十年涉獵。使學有漸次，書分緩急，則庶幾學者可由此而程功，朝廷亦可因之而試士矣。所當讀之書，約略開後。

十年誦讀

小學文公《小學》頗繁，愚欲另編《節韻幼儀》，語見前卷。

《四書》先讀正文，後讀註。

《五經》先讀正文。

《周禮》柯尚遷者佳。

《太極》、《通書》、《西銘》

《綱目》先讀《綱》。又有《歷世統譜》、《秋檠録》等書，載古今興亡大概，俱編有歌括，宜先講讀。

古文宜先讀《左傳》。其《國策》、《史》、《漢》、八大家，文理易曉，易於記誦，俟十五歲後可也。予近有《書鑑》一編，專取古文中之有關於興亡治亂者，後各爲論，使學者讀之可知古今，似可備覽。

古詩《離騷經》、陶詩宜先讀。予近有《詩鑑》一編，專取漢唐以後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論，似可備覽。

各家歌訣凡天文、地理、水利、算學諸家，俱有歌訣。取其切於日用者，暇時記誦。

十年講貫

《四書》宜看《大全》。

《五經》宜看《大全》。

《周禮》柯尚遷註。近有《集説》，亦好。

《性理》尚宜重輯，内如《洪範》、《皇極律吕》、《新書》、《易學啟蒙》、《皇極經世》等書，俱宜各自爲書，不必入集。

《綱目》宜與《資治通鑑》、《紀事本末》二書同看，仍以《綱目》爲主。

本朝事實

本朝典禮

本朝律令按：此三書最爲知今之要，而今之學者至有終其身未之聞者。蓋國家既不以入功令，而又無欽定之成書，無怪乎學者之不讀也。

《文獻通考》此書與《綱目》相表裏，不可不講。

《大學衍義》、《衍義補》理學經濟類書之簡明者，不可不講。

天文書宜專學曆數。

地理書宜詳險要。

水利農田書有新刊《水利全書》、《農政全書》。

兵法書《孫子》、《吴子》、《司馬法》、《武備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俱宜講究。

按：以上四家苟非全才，或專習一家亦可。

古文《左》、《國》、《史》、《漢》、八大家。

古詩李、杜宜全閱。

十年涉獵：

《四書》

《五經》

《周禮》以上參看註疏及諸家之説。

諸儒語録

《二十一史》或旁及野史。

本朝實録及典禮律令諸書

諸家經濟類書

諸家天文

諸家地理各省輿地志，或旁及堪輿家。

諸家水利農田書

諸家兵法

諸家古文

諸家詩

已上諸書，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則略其涉獵，而專其講貫；又不然，則去其詩文，其於經濟中或專習一家，其餘則斷斷在所必讀，庶學者俱爲有體有用之士。今天下之精神皆耗於帖括矣，誰肯爲真讀書人，而國家又安得收讀書之益哉！

自漢、唐以來，皆以《五經》爲聖人所定，尊經之士率取《五經》而表章之，或添註疏，或增論解，無慮數千百家。《五經》而外，則以爲非聖人所定而忽之。其有擬經續經者，咸共非笑詆排，以爲得罪聖人，莫此爲甚。此世儒尊經之過，而未知經之所以爲經也。惟《易》具天人之理，完完全全無少欠闕，爲不可擬，亦不必擬。其若《書》與《春秋》，即後世之史也。《春秋》專記事實。《書》則兼載文章，亦即後世古文之類。《詩》即後世之詩也。《禮》則紀三代之典禮，後世帝王

代起，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禮未嘗無也。故愚以爲《五經》之中，惟《易》在所不必續，其如《詩》、《書》、《禮》、《春秋》，皆在所必續。今惟《綱目》一書，爲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則皆無敢繼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説，一則泥於邵子「删後無詩」之言也。世儒之言曰：後世之詩文豈能如三代之詩文，後世之禮豈能如三代之禮。此言誠然。然即三代之典禮文章，亦非言言可爲法則者，如《書》之《呂刑》、《文侯之命》，《詩》之《鄭》、《衛》諸篇。禮則三代互有得失，此世運升降使然。三代自不如唐、虞、漢、唐、宋自不如三代。聖人删定筆削，亦但取其文字之有關係者存之，以待後世讀者自辨其得失耳。豈以爲此五書者，自經吾删定筆削而外，遂無一言一字可復繼五書而起乎？王通續經之謬，在續之而不得其正傳，非經不當續也。余不自揣，有《詩鑑》、《書鑑》二集。《書鑑》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詩鑑》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論，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雖識見淺陋，意議庸鄙，所不免於君子之譏，然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未識後世其能諒我否？

《太玄》、《潛虚》、《洪範》、《皇極》，此皆擬《易》之書，其精微既不能如前聖，而又無補於後學，殊爲無謂。學者不惟不敢議之，又從而尊之，乃專罪王通，不惟有耳無目，亦可謂勢利矣。

禮者天理之節文，故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皆有意義，不必是古而非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則知生百代之後者，其禮必將損益百代。乃秦、漢以來，其制作禮樂者多非明理之儒，而明理之儒則又多是古非今，動輒有礙。其原多由誤認「非天子不議禮」之語。蓋《中庸》所謂「不議禮」者，謂不敢輕議而改時王之制也。若私居議論，考訂折衷，此正儒者之事，亦何罪之有焉。孔子答爲邦之問，是一證也；朱子《儀禮經傳集解》，亦是此意。而此書成於門人，未及折衷，亦且多泥古禮，而不能揆之於今，使後世無所遵守。愚意欲一依朱子《集解》所分之目，如家禮、國禮、王朝禮之類，自三代以至近代一一類載其禮，而後以己意爲文以折衷之，名曰《典禮折衷》，庶幾議禮之家有所攷據。

議禮在朝廷甚難，蓋既有拘忌，又有掣肘，意見分争，私心角立。從來議禮之家每稱聚訟，良有故也。即如近代興獻皇帝之事，張桂始議遠勝楊、石、齊諸君子，然諸君子之心無私，而張桂之心則有私。設以身處其時，欲從諸君子，則於禮不可；欲從張桂，則跡類乎私；而必爲諸君子所掊擊，遂一無可置喙矣。時禮臣席書者，陽明之高足也，以大禮事質之陽明，陽明不答，爲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埽俗塵。」蓋深見諸君子争禮之非，而又不敢倡議隨張桂之後也。故愚謂此等大禮，儒者皆當於平居無事時攷訂折衷，著爲定説，則後人可引以爲斷，不至有臨事分争之患矣。

《禮記》中如《曾子問》、《檀弓》最好，所謂儒者平居議禮而考訂折衷也。不如此，不足以盡禮之變。吾欲於《典禮折衷》之後，更爲《或問》以發明之。

議禮中格致工夫最多，今人久不講，此殊爲學問欠事。

格致工夫莫備於六書，蓋天地間一物必有一字，而聖賢制字，一字必具一理，能即字以觀理，則格物之道存焉矣。許氏《説文》雖略存古人之意，而理有未備。吾友王子石隱作《六書論正》，每字必據理精思，直窮原本，其精確處竟可作《爾雅》讀，爲格致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讀史當以朱子《綱目》爲主，參之《資治通鑑》，以觀其得失；益之《紀事本末》，以求其淹貫；廣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記覽。然約禮之功，一《綱目》足矣。《資治通鑑》、《紀事本末》猶不可不讀。《二十一史》雖不讀可也，備查足矣。

《二十一史》列傳甚冗亂，其諸志卻不可不讀，蓋一代之禮樂刑政存焉，未可忽也。予嘗欲去《二十一史》紀傳，别取諸志，合爲一書，天文、地理各從其類，是誠大觀。《文獻通考》亦彷彿其意，但終不若獨觀一代爲覩一代之全耳。

讀史有必不可少諸書，如歷代地圖建置沿革、歷代官制建置沿革、年號攷、甲子攷、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攷、《歷世統譜》、《秋檠録》等書，俱不可少。意欲彙爲一集，名曰《讀史要覽》，亦是便學者之事。

讀書一頓工夫最難。人一歲中，每多事務擔閣，能讀書時不過三之二耳。《綱目》一書，合前編及宋、元，不下萬餘紙，應務之暇，日讀五十餘紙，亦須得二百日，況又有考試雜書間之。是一歲工夫止堪讀一部《綱目》，何以卒事。愚意學者有意讀書，決當離家入山，謝絶試事，分年讀書。每一項書作一年讀，如《通鑑》、《綱目》、《紀事》三書，便可作一年讀過，亦快事也。

讀史須一氣看過，一氣看過則前後事連貫，易於記憶。

讀書連早起夜坐，窮日之力，性敏者可得二百葉，評點考察之功俱在内，更多則不能精察矣。《綱目》、《通鑑》、《紀事》三書，不下四萬餘紙，值二百日，其餘日以當反覆玩味，優游涵泳之功，是三書者亦可以無憾矣。

看《二十一史》只當在長夏，不用評點，只約略揭過。其志書另作一項看。

薛文清云：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讀深考。愚謂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制作之善，亦從周故也。予每怪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家法度，而於昭代之制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者矣。

居官而讀律令，所謂入國問禁也。昔陸文量公嘗言：國家當設宰相。及讀律令，有「以後官員人等，有妄言設立宰相者，滿朝文武大臣即時執奏，將本犯凌遲處死」，不覺失色。因嘆居官不可不讀律令，今學者奈何忽諸？

《文獻通考》與《綱目》相表裏，《綱目》詳歷代之事實，《通考》詳歷代之典禮，皆學問之所在也。今《綱目》頒於學宮，載在功令，而《文獻通考》獨否，此世所以鮮實學之士也。

鄧元錫《函史下編》、朱健《治平略》二書，宜與《通考》參看。修己治人之道，莫備於《大學》，西山《衍義》、瓊山《衍義補》，則旁通而曲暢之者也。學者能熟讀深考，則於修己治人之道其庶幾乎。

能讀《衍義》、《衍義補》二書，則知天下無一書不可入大學。其不可入大學者，皆無用之書，皆無益於修己治人者也。

或問天文書係國家禁書，不宜讀者。非也。國家所禁在占驗之書，恐其妄言禍福耳。若歷數，則人人當知，亦國家所急賴。自立法以來，從未聞有以天文歷數犯禁者，如徐光啟、邢雲路諸公，則又明明以天文歷數建明於時，何可不學也。

歷數或可不必學，而天文日月五星運行薄蝕之理，必不可不知，此儒者之事，非一藝之司也。觀古諸大儒可見。

地理書宜詳險要，《一統志》所載多泛記山川人物名勝，而於險要獨略，或亦朝廷祕慎之意。然學者必不可不知也。予嘗取《二十一史》戰爭之事，其有關於險要者，分省分郡，各以類註，頗有關學問。以未得其暇，屬虞九、長源、聖傳，而兩兄亦未暇，聖傳竟續成之，大有裨益。

水利、農田是一事，兩書可互相發，能知水利，則農田思過半矣。

兵法，儒者不可不習，此雖毒天下之事，而實仁天下之事。儒者不習，而顧使强武之人習之，得以肆行其不義，此天下之所以常亂而不治也。

看書不可看重疊書，徒費心目。如唐荆川《左編》、李卓吾《藏書》、鄧元錫《函史上編》，不過摘史中諸人分門別類，不用更看。

凡讀書分類，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如《綱目》等三書所載，大約相同，若《綱目》用心看過，則此二書不必更用細閱，但點過便是。譬如復讀，極省工夫。然須一齊看去，不可看完一部，再看一部，久則記憶生疏也。其餘若理學書，如先儒語録之類作一項看，經濟書，如《文獻通考》、《函史下編》、《治平略》、《大學衍義補》、《經濟類編》之類作一項看，天文、兵法、地利、河渠、樂律之類皆然，成就自不可量也。

問：孔子教人，先以博文，後以約禮，朱子亦使人先博而後求之約，故程子爲學泛濫於釋老者數年，然後反而求之。今吾輩爲學，如釋老之類亦當博涉否？曰：若論泛濫釋老，豈特程子，即朱子未見李延平時，亦嘗學禪於開謙，王陽明，羅整菴少年皆曾學禪。只是各人力量不同，有與之出入泛濫而不爲之惑者，大程子是也；有學而後知其非者，朱子與羅整菴是也；有始而學焉，繼而棄焉，而終未免稍涉其餘習者，陽明是也。吾輩欲爲大儒，欲任斯道之責，二氏之書豈得閉而不窺。然須各人自審力量何如。若力量不足，不如且守先儒「淫聲美色」之訓，蓋先儒決不作欺人語，決不誤人。不可厭常喜新，貪多務博，遂至墮坑落塹也。

李來章《南陽書院志・上蔡張仲誠先生書》 往者曾覩佳刻，久擬山斗，未可攀躋，兹忽承手教，兼惠諸著，神交之下，復若覿顔，慶喜無似，燃火疾讀，竟忘耄倦。至於學規，次序簡實平正，黜已往繁亂假冒，尤爲佩服。儒者談學，切忌聲氣附同之弊，其於身心、性命、家國天下，必無實力。除得此一件，乃可與入堯舜之道。學必以《大學》次第入手，得手盡在其中。而傳授心法，又在《中庸》，發揮在《論》、《孟》，証據在《五經》。後世於此等書，未見有清清楚楚深造自得，唯從自己所至地步亂説雜解，竟成注疏講章之世界，將聖賢之文强牽扭合，多不順便。沐以爲盡可不用，只據白文，以身心體驗，此書不明，証之彼書，《四書》不明，証之《六經》，使道一同揆者嫽嫽亮亮，在我心中。

李顒《二曲全集》卷八《讀書次第》

《小學》

《小學》一書，朱文公彙古今嘉言善行，以爲後生作聖之基也。《易》曰：「童蒙吉。」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王道莫急於教人，而養正莫先於童蒙。使蒙時養之不得其正，及其既長，將責之以向上之事，何可得乎？故弟子須於《小學》熟讀力踐，以爲大成之基本。然中間多引《四書》《五經》之語，未免重複。且多古禮及難字，不便童習。宜撮其要，並《童蒙須知》同讀可也。

《近思録》

《近思録》，朱文公與呂成公類萃濂、洛之精而成者也。初學宜時閱之，以爲格物致知之階。

《四書蒙引》

晉江蔡虚齋著。兢兢焉惟文公之訓是遵，頗便初學。此外如《淺説存疑》、《微言直解》，明白正大，可備參閲。

《四書疑思録》

凡四卷，長安馮恭定公著。

《四書因問》

高陵吕文簡公著。

右二書，爲德業而作，非復制舉之故套也。爽快明晰，最爲儆策，學者宜致意焉。

《禮記大全》

子云：「不學《禮》，無以立。」則《禮》爲初學入德之門，不可以不先之者也。中間雖多漢儒附會，然《曲禮》、《檀弓》、《學記》、《表記》、《坊記》、《儒行》、《樂記》等篇，多粹語至論，宜日讀一過以薰心。元儒吴草廬《纂要》一書，熟讀成誦，尤佳。

《禮記疏》

視《集註》頗詳，治《禮》者不可無。然多汗漫瑣冗，節讀之可也。

《周禮註疏》

《周禮》一書，乃周公經國之遠猷，萬世制治之良規也。王莽假之而篡漢，荆公膠之而禍宋，後人遂以《周禮》爲諱，豈真知《周禮》者哉！近代柯尚遷、舒國裳咸諄諄發明，魏莊渠尤三致意焉。其註皆可觀也。

《儀禮註疏》

《儀禮》十七篇，最切於日用，乃禮中之經也。雖時異世殊，難以盡遵，然斟酌損益，隨時變化可也。

《儀禮經傳通解》

士生於三代之後，欲見三代以前禮儀，賴有《儀禮》一書，而《禮記》乃其傳也。後人以《禮記》列於學宫，而《儀禮》遂置之不講，古禮之不盡復也有由矣。宋慶元間，朱文公先生嘗欲表《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累疏請於朝，開局編纂。會學禁大作，不果。門人黄勉齋成其志，而附以秦、漢以來史典之有及於禮者於其下，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去取精嚴，所宜深究。

《文公家禮儀節》

〔邱〕瓊山增損文公原書而成者也，詳明可閲。

《四禮翼》

吕新吾著。最切日用。

《詩經大全》

《詩》雖可興，然古人之治《詩》，如今人之習曲，被之管絃，發之聲音，有高下抑揚、清濁疾除之節，令人聽之，心爽神怡，颯颯乎有入不自覺其變也。今人則執册板誦，即老師宿儒，亦漠焉無動，矧初學乎？今雖不能盡如古法，亦須從容玩味，抑揚頓挫，庶涵育薰陶，養成德性。

《詩經註疏》

醇駁相間，要在讀者之善擇。

《書經大全》

惜無折衷，亦在讀者之善擇。

《春秋大全》

無折衷。

《春秋左氏傳》

《左氏》一書，《春秋》之全案也。治《春秋》而不先讀《左氏》，猶斷獄訟而不用兩造，未有能得其情者也。先讀句解，後讀杜註。

《春秋穀梁傳》

穀梁赤著。

《春秋公羊傳》

公羊高著。

右二傳，皆爲解經而作，經學之入門也。然多穿鑿，公羊解尤甚。

《春秋胡氏傳》

宋紹興間胡文定公著。明暢剴切，議論英發，誠經學之粹者也，過於諸家遠矣。然中間亦多有爲而發，讀者不可不知也。

《春秋啖氏傳》

四傳而外，惟此乃得肯綮。此外如陸氏、趙氏，亦多可取。

《周易大全》

惜無折衷。

《周易古今文全書》

文雖浩汗，然須閱之，以盡古今之變。

《周易程氏傳》

《程傳》義理淵深，辭旨高古，誠《易》學之楷模也。

《易經本義》

朱文公先生著。謂《易》本爲卜筮而作，故是解遵程而輔以卜筮之義。

謹按：漢、晉以還，説《易》者無慮數十百家，獨荀爽、鄭玄、何妥、王弼、王肅等九家爲最著。然皆舉一廢百，各執一察以自好。宋儒則程伊川主理而時失之鑿；楊誠齋優程而中多牽合。近代惟鄧徵君元錫《易繹》，宏暢精深，發昔人所未發。此外如孫淮海《易譚》、辛天齋《易象歸元》，亦各有透體之見。要之亦未免束於教，而《易》象則幾微矣。若夫剖象外之蘊，晰卦畫之隱，還當以來註備參考。來本蜀人，西蜀自楊子雲、薛翁以來，世傳象數之學。來生於其鄉，當隆、萬間，絶意軒冕，入求溪萬山中，研精殫思幾三十年，而後有悟於錯綜之旨，勒爲一註，共十六卷。其序文高自標翊，學者驟覽之，未免河漢其言。然去短集長，是在讀者之自酌。雖然，造化混沌而後開闢，晦塞而後文明，是故《歸藏》於《坤》，乃聖學第一意。噫，斯其爲天根乎！吾人須是洗心藏密，深造默成，其於《易》也，殆庶几乎？

《五經繹》

鄧潛谷著。思深識正，粹然自成一家。

《九經解》

郝京山著。闢古今拘曲之見，妙發心得，過於諸家遠矣。

《資治通鑑胡氏註》

經既治，可以觀史矣。觀史須先觀編年，而編年莫詳於司馬氏《通鑑》。上下數千年，治亂興亡之迹，爛若指掌。又得天台胡三省爲之註，有評有駁，誠編年之折衷也。

《宋元通鑑》

武進薛方山著。於宋、元事迹最詳。此外如李燾《長編》、《紀事本末》等書，不閱可也。

《皇明憲章録》

先是廣東陳建有《皇明通紀》一書，久已行世，然蕪穢不倫，識者病之。薛方山於是撰《憲章録》，大書特書，粹然一歸於正。始自明祖，終於正德十六年。若夫正德以後，則有沈氏《嘉隆聞見記》。此二書，於明事頗挈其要。他若《吾學編》、《皇明大政記》、《續藏書》勿覽。

《函史上編》

凡四十册，鄧元錫著。約《二十一史》而成之者也。學者讀編年之後，固宜讀史，以盡其詳。然歷代正史簡帙浩繁，難以遍覽，惟此編提綱挈微，誠史學之要册也。宜留意焉。

〔《函史下編》

上自天官曆法，下自賦役漕屯，援古證今，靡不折衷。經世者之所不能外也。〕

《八大家文鈔》

史既通，可以肄文矣。文自先秦、兩漢之外，莫雄於韓昌黎、柳柳州、歐陽子、三蘇、王荆公、曾南豐。然八家全集未能徧讀，惟《文鈔》乃歸安茅鹿門選，去取甚精，宜熟讀之，以暢其筆。

《皇明十大家文選》

明人李北地首以古文辭爲多士倡，繼其後者，如李滄溟、王元美、汪道昆、董漼陽、王陽明、王慎中、茅坤、王維楨、唐荆川等，咸錦心繡口，旗鼓中原。然惟北地之文雄渾古勁，陽明之文明暢爽豁，荆川之文清明俊潔，便於諷誦，似不可不知也。

右經、史、文，乃學人之急務。有餘力，則老、莊、管、韓、《檀子》、《鴻烈》等集，或間一披覽，以廣其識可也。地理書，惟《大明一統誌》、《寰宇通記》於郡邑形勢、户口錢糧臚列周詳，宜購之以備參閱。又有《廣輿記》、《皇輿圖》、《職方考鏡》，然終不若《一統誌》之詳，甚勿觀覽，以分精力。

注：缺文(以方括號標者)據(二曲粹言)補。

李顒《二曲全集》卷十三《學程》 余至不肖，荷諸子誤愛，相與問道於盲，余愧無以益諸子，聊書數言以訂：

一、每日須黎明即起，整襟危坐少頃，以定夜氣。屏緣息慮，以心觀心，令昭昭靈靈之體，湛寂清明，了無一物，養未發之中，作應事之本。

一、坐而起也，有事則治事，無事則讀經數章。註取其明白正大、簡易直截，其支離纏繞，穿空鑿巧者，斷勿寓目。

一、飯後看《四書》數章。須看白文，勿先觀註。白文不契，然後閱註及《大全》。凡閱一章，即思此一章與自己身心有無交涉，務要體之於心，驗之於行。苟一言一行不規諸此，是謂侮聖言，空自棄。

一、中午焚香默坐，屏緣息慮，以續夜氣。飯後讀《大學衍義》及《衍義補》，此窮理致知之要也，深研細玩，務令精熟。熟則道德經濟，胥此焉出。夫是之謂大人之學。

一、申酉之交，遇精神懶散，擇詩文之痛快醒發者，如漢魏古風、《出師表》、《歸去來辭》、《正氣歌》、《却聘書》，從容朗誦，以鼓昏惰。

一、每晚初更，燈下閱《資治通鑑綱目》，或濂、洛、關、閩及河、會、姚、涇語録。閱訖，仍静坐，默檢此日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之稍失，即焚香長跽，痛自責罰。如是日消月汰，久自成德。即意念無差，言行無失，亦必每晚思我今日曾行幾善。有則便是日新，日新之謂盛德；無則便是虚度，虚度之謂自畫。昔有一士自課，每日必力行數善，或是日無善可行，晚即自慟曰：今日又空過了一日。吾人苟亦如此，不患不及古人也。

一、每日除萬不容已者，只得勉應，其餘苟非緊急大事，斷勿出門一步。終日不見人，則神自清，品自重。有事往來親友之家，或觀田疇，或赴地方公務，行步須安詳穩重，作揖須舒徐深圓，周中規，旋中矩，坐如尸，立如釘，手與心齊，莊而和，從容閒定，正己以格物。不可輕履市肆，不可出入公門，不可狎比匪類，不可衣服華美。

一、立身以行檢爲主，居家以勤儉爲主，處人以謙下爲主，涉世以忍讓爲主。

一、習學先習不言。無論見未透、行未至者不言，即見已透、行已至者，一槩静默不言。始也勉強力制，數日不發一語，漸至數月不發一語，極至於三年不輕發一語。如是則所蓄者厚，所養者深，不言則已，言則成經矣；人不聞則已，聞即信服矣。所謂「三年不言，言乃雍」是也。萬一尊長或平日知契固問，惟就所聞坦懷以對，心誠慎，務要簡當。

一、聯五七同志，每月朔望兩會，相與考德問業，夾輔切劘。公置一簿，以記逐月同人言行之得失。得則會日公奬，特舉酒三盃以示勸；失則規其改圖，三規而不悛，聽其出會。

一、會日坐久腹枵，會主止設肉疏四器，充饑而止。甚勿盃盤狼籍，以傷雅風。會中所講之書，如康齋《日録》、涇野《語録》、文清《讀書録》、陽明《傳習録》，此數種，明白正大，最便後學。所論之言，毋越身心性命、綱常倫理，不得語及各人私事，不得語及閨門隱事，不得語及官員賢否及他人得失，不得語及朝廷公事及邊報聲聞，違者罰備次會一會之飯。

以上數條，乃順手偶成，原不足示範。感諸子誠切，聊助鞭影耳。諸子倘不以爲謬，謹守力行，慎終如始，相期於必至之域，豈惟區區之光，即百二河山，亦與有榮施矣。

姜宸英《湛園未定稿》卷七《蘭谿縣重建尊經閣記》　蘭谿縣學之有尊經閣，建於明嘉靖間，舊矣。遭時變革，浸圮不治，經籍散失，士子無所於考，則古學愈以荒廢，亦其宜也。嘉善陳君霆萬教諭於邑之二年，始請於署篆前御史張侯及其搢紳先生邑弟子員相度舊址，合資鳩工，謀重建之。經始於康熙二十六年之五月，比七閱月而竣事。户牖疏朗，丹堊煥如，儲經之數，十有三旁，列子史百家，規制整密，視昔改觀。落成之日，適總制王公涖任三衢，駐節域外，而學院王公已校士在蘭，監司郡守丞以下同時翕集，瞻望咨嗟，皆以爲文教以復興於是乎兆。今年戊辰春，陳君就驗北上，謂是役也，宜有記，以告羣學者，而固請於予。予雖不文，不可無辭以塞我友之意也。

昔者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曰吾志在《春秋》，學《易》可以無大過。當是時，未有以經名也。至《六經》、《十二經》之説見於《莊子》，而漢儒記《禮》始著經解之篇；班氏傳儒林，亦遂有所謂經學者。聖人之教人，在於躬行日習而已。自經學之説盛，於是專門大師競樹頰頷，角立門户，一經説至百餘萬言，至於高、赤兩傳，互爲攻守，嗤《尚書》爲樸學，詆左氏爲相斫，由其説而得勝，則師弟援引，通顯立致，其説絀而身亦隨廢矣，班氏曰：利禄之途然也。以先王所欲躬行日習，以帥其學士之教之術，而變爲利禄之途，經學之説使然也。故鄭氏夾漈曰：「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傳經而經亡。」非虚言矣。自後武帝用公孫弘議，課通一藝者補文學掌故闕，元帝制能通一經者皆復。武帝時太常議尚稱六藝，至元帝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始以經名。然《前書・儒林序》亦止稱六藝或曰六學云。唐、宋以還，科舉學盛，以至於今，士子應舉，自《四子書》外各占一經，含糊剽竊，以投主司之好已耳；其視他經，譬如侏儒語言之不通，而疆畔之不可踰越，雖於昔所

謂經學者，亦愈趨而失之愈遠矣。此人才卑汙而風俗之日下，無怪也。若夫先王之教，所以使人躬行日習而不可厭者，非徒求善夫一經而遂已也。其終身爲學之序，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舞勺，二十而冠，始學禮，三十博學無方，遜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其分年而授之，學則自一年離經辨志，以後有二年、五年、七年之視，由小成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而謂之大成。其分時而教於樂正，則春夏以禮樂，秋冬以詩書，蓋詩書禮樂之教，相須而爲用也。如陰陽之迭運於四時，而無一之可間。如律吕之分播爲八音，而無一之可缺也。其内外交養，本末兼事，爲之有次第，得力有先後，不可誣也。及其教之成，則身心意知得其理，而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其施之天下，則人才陶淑，而化民成俗矣。此《六經》相爲終始之效也。

或曰：如此，則大學正之教何以不及《易》、《春秋》乎？曰：《春秋》未經孔子筆削，而《易》理精微，非可言説也。故韓宣子至魯，始得觀《易象》、《春秋》，明非他國所得有矣。然而《春秋》記事，書之例也，學至於知類通達，比方窮理而及於大成，則《易》之精微，將不言而自喻矣。

是詩書禮樂，其術雖四而猶之六也，究之《六經》，止一心也。古人治經以養心，故缺其一經，則其本末内外之不備，養之爲無其具，而才憂不成。後世以經視經，則雖專通一經，而已足名其家，止應功令之求而有餘矣，而其實不免於俗學之淺陋，此金谿陸子所以有《六經》注脚之言，而朱子亦曰：經之於理，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經明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其説皆病夫俗學之淺陋，欲學者反求之心，而不徒溺於口耳記誦而已也。然而陸子之説卒不能以無疵者，其爲之無次第，得力無先後故也。蓋但知窮經而不知内反之於心，以求其實得於己者，謂之俗學；知反之於心矣，非有讀書窮理之功，以驗夫此心之邪正，而自陷於茫昧不可知之地者，謂之異學。陸子之學以非求異也，而其流弊足以至此，既及於此，則何以矯正於俗學之淺陋哉！若知夫二者之弊，而其於尊經也，思過半矣。

蘭谿自仁山倡教，守朱子之學於一再傳之後，其士子皆樸茂而好修，而又得賢師儒以爲之師而導之嚮方。吾滋幸經尊而道明，而人才之易成，風俗之易變，以復於古，不難也。閣在敬一亭後，三面皆臨山，朝嵐暮煙，浮列几案，而西瞰城市，鱗次萬家，皆可以供學者息游之助。襄其事者，爲訓導曹君洪然，董役者諸生某某。陳君，字紫馭，方以文行有聲於時，其成此宜不苟云。

顔元《四存編・存學編》卷一《明親》

《大學》首四句，吾奉爲古聖真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修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即謂之親，非《大學》之親也。然既用其功於民，皆可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者也。其明而未親，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人無從證其爲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真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静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彷彿於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認，人已皆以爲大儒矣，可以承先啓後矣。或獨見岐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顔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别有《大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僇乎？然吾之所懼有甚於此者：以爲真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澤，異端永爲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還三代之舊，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繼開者之一轉也。

夫明而未親，即謂之明，非《大學》之明。然既用其功於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親者，莊周、陳摶之類也。其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即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秘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學，教即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顔、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及門士，以待後人私淑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有改。故不惟暮月、三年、五年、七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

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永遵也。

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井田，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尚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黄、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静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受受，以釋經註傳、纂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真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地各有静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信乎爲儒者煌煌大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皆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歉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静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齋、羅念庵、鹿太常，皆自以爲接孟子之傳，而稱直捷頓悟，當時後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爲儒中豪傑，三代後所罕見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朱、許、薛、高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歉也。他不具論，即如朱、陸兩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而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遊從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同歸也，人、己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内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虚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人才既興，王道次舉，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修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理，《大學》之道也。以此言學，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曲學望洋浩歎而不敢擬，清談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文字之流不得逞春華之艷。惟其不出於此，故既卑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虚無，而終蹈虚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透，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非譏也，誠支離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非誚也，誠近禪也。

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録説》，有「陸、王效諍論於紫陽」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其深思熟計，而決復孔孟以前之成法，勿執平生己成之見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門面而不肯降，以誤天下後世可也。

顔元《四存編・存學編》卷四《性理評》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又曰：「若始求甚深，恐自兹愈遠。」又曰：「但掃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合於禮。」

張子以禮爲重，習而行之以爲教，便加宋儒一等。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説壞。試觀《大學》之道，纔言明德，即言親民，焉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即是要作大匠，烏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干禄，非位謀政之心耳。」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子云：「學之不講」，是博學矣，又當審問、慎思、明辨以講之。若非已學，將執何者以講乎？今徒講而不學，誤矣！

顔子工夫，真百世規範，舍是更無入路，無住宅。極是。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云云，若是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

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不知須是聞道。」

諸先生自負聞道矣，愚以爲責之以古聖賢之道，亦未盡彷彿也。即如先生，當汴京垂亡之際，輕身一出，其所措置，徒見削奪荆公配饗，說道學話而已。

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倖科名而已，果何益哉！

僕謂爲學者與此較則陋矣，何不與堯、舜、伊、周、孔、孟較？

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多識自不可廢，博學乃只多讀書乎？

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梃而目不瞬，貫蝨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爲甚差，但說學必宜習之理最透，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認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即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爲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爲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磋切，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何不思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爲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都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爲耳。即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郤說難，郤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學》也，註《大學》也，何爲也哉！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煆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郤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郤須緩緩温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朱子論學，只是論讀書，但他處多入「理會道理」、「窮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說。試看此處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蓋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讀書乃學中之一事，何爲全副精神用在簡策乎？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郤生，於閒事郤熟。

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熟義理，不由人不習熟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一切私欲無從參，博奕、詩酒等自不爲，即誦讀、訓詁、著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用處制爲六藝，使人日習熟之。若只在書本上覓義理，雖亦羈縻此心，不思別事，但放郤書本即無理會。若直静坐，勁使此心熟於義理，又是甚難，況亦依舊無用也。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云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最切之問。朱子乃只左支右吾，説皮面語，大綱節目數語尚可敷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便是糊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

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言之矣。糊混幾句，已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避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魯《論》第一言，尚且不從，況其餘乎？嘗閱《左傳》，至簡子鑄刑鼎，孔子嘆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以爲晉之亡在任刑威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蓋其失不在刑書，而在鑄刑書於鼎。夫法度操於人，則民知範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者，吾上也；時而出入輕重以爲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懷王，一國懷君，一獄懷吏，士農工商罔敢愆於職中，逸於職外者，惟吾上是神是嚴也，而上下定矣，貴賤辨矣，賢德彰矣。今銘在鼎，則國人必將以鼎爲依據，而不知受法於天者王，守法者君，序守者卿大夫，百執事，是使之忽人而重鼎。民不見所尊，必將不遵其度，不遵其度，必不守其業，故曰「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嗟乎，簡子但以刑書鑄於鼎，而孔子知其亡，況漢宋之儒，全以道法摹於書，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尚德，不貴才，而曰「宰相必用讀書人」，不幾以守鼎吏爲政乎？其所亡，又豈止一晉乎？是以至此極也。非孔子至聖，孰能見鑄鼎之弊乎？吾願天下急思孔子之言，吾願上天急生孔子之人也。

顏元、李塨《顏李叢書・習齋記餘》卷二《漳南書院記》　肥鄉之屯子堡，遵中丞于清端公令，建有義學，田百畝。學師郝子文燦以所入倡鄉衆，楊計亮、李榮玉等協力經營，益廣齋舍，許侍郎三禮題曰「漳南書院」。問學者日衆，郝子遂謙不任事，別尋師者十有五年。

於康熙三十三年，郝子不遠數百里抵荒齋，价友人陳子彝書，延元主院事。元辭。去已又過，陳說百端，作十日留，元固辭。明年，又价張文升以幣聘予，再辭。又明年，遣院中苗生尚信至，進聘儀，掖起復跪者十日，予不得已，告先祠行。距堡北十餘里，漳水漲，堡人檥舟入，乃知其地苦水久矣。郝子率弟子拜迎，止其舍，卜吉，郝子及鄉父老子弟咸集，從予行釋奠禮於孔子主前，郝子鄉父老再拜，予答絃歌笑語，作山水樂，黃、虞朋復何憾乎？」郝子大笑，刻日興工，堡人好義雲集，許許之聲，遐邇宵聞。

習講堂成，高二丈有奇，架木覆苫，以肆望汪洋，莫購磚瓦也。中室板屋，趺高三尺，三階；中爲師席，朔望弟子謁拜，宣明教條，升之；燕坐會客，咸在幄前。讀書作文如常課，而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率以肆三爲程，討論兵農，辨商今古，惟射以水不得學。

四閱月，頗咀學習樂味。而漳水五泛，初橫二十里，繼至七十里，赤泥封稻穗，屋傾側，不敢居，堡男婦各樹席鋪。予歎曰：「天也。」乃告歸。父老子弟餞別泣送，予亦灑淚，郝子拜手宣於衆曰：「是院也，定爲顏子書院，顏子生爲漳南書院師，歿爲先師。燦以祖産贈宅一所，田五十畝，合院原田共百五十畝，生爲顏子産，歿爲顏子遺産。」復立圖券爲質。曰：「田少獲，即延先生還。」又請記其事。別後屢札來促，問其水災，歲益甚，而予老且病，亦未審遂否矣。然其興學敦師，與崇信聖道，不痼後儒之識，俱不可没也。康熙四十年三月六日博陵顏氏元識。

顏元、李塨《顏李叢書・習齋記餘》卷六《論開書院講學》　觀《王文成公傳》，正德十三年四月，至贛開書院講學，嘆然曰：此一失，程朱、陸王兩派所同也。但一人得志，守司地方，或一人儒名顯著，地方官尊禮，則必建立書院，額其中庭曰「講堂」。

嗟乎，何不曰道院，何不曰學堂，而直以書講名乎？蓋其實不可掩也，亦兩派諸先生迷而不之覺也。試觀堯、舜在上而爲君，只舉三事六府，命官詔牧，和而修之，以布施於天下而已，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試觀周公在上而爲相，只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試觀孔子在下而爲師，亦只舉三物，與三千人學而時習之，以修齊以待用而已，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

經書乃記三事三物之簿籍耳，其有不廢講，則學事學物；有不明，乃行講辨耳。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不學何講哉！學習躬行經濟，吾儒本業也，舍此而書云書云，講云講云，宋、明之儒也，非唐、虞三代之儒也。然則今日者，講之不學，是吾憂矣。

顏元、李塨《顏李叢書・朱子語類評》　朱子言：求文字之工，用許多工夫，費許多精神，甚可惜。

文家以有用精神，費在行墨上，甚可惜矣。先生輩舍生盡死，在思、讀、講、著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却堯舜三事、六府，周孔六德、六行、六藝，不肯去學，不肯

去習，那從討庸德之行，那從討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爲之。可謂迷魂第一、洪濤水母矣。

朱子言：學者做工夫，須如大火鍛鍊，通紅成汁方好。今學者雖費許多工夫看文字，下梢頭都不得力不濟事者，只緣不熟耳。

此段説來，津津有味，使人欲舞。究竟歸到看文字，可哀也夫。

既廢却三物之學，時習之功，則所謂大火中鍛鍊通紅成汁，是指何物、何功説，下面乃云費許多工夫看文字，都不得力者，正緣不熟耳。則朱子説諢半日，皆謂讀書乎。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辨經濟愈無力，試歷觀宋、明已事，可爲痛哭。朱子胸中妙思，口裏快道，直如許津津有味。試問立朝四旬，親民九考，幹得甚事？吾嘗謂讀書欲辨天下事，如緣木而求魚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都門一南客曹蠻者，與吾友王法乾談醫，云惟不效方是高手，殆朱子之徒乎。朱子之道，千年大行，使天下無一儒，無一才，無一苟定時，不願效也。宋家老頭巾，羣天下人才於静坐讀書中，以爲千古獨得之祕，指辨幹政事，爲粗豪爲俗吏；指經濟生民，爲功利爲雜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讀講《集註》，揣摩八股，走富貴利達之場。高曠人皆高談静敬，著書集文，貪從祀廟廷之典，莫謂唐、虞三代之英，孔門賢衆之士，世無一人，並漢、唐傑才，亦不可得，是世間之德乃真亂矣，萬有乃真空矣。不惟周、程、張、朱之功效乃見，鄉原、佛老之流禍乃極矣。舉世猶蒙蒙也。上天不生先覺，其如民生何，其如儒道何！

無設施，只會半日静坐，半日讀書，聞金人來犯宋，慟哭而已。兩派雖俱非孔子之派，江西猶有長處。

熊錫履《經義齋集》卷一《應詔萬言疏》 伏乞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得講，敦崇實行，扶持正教，一洗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虚荒誕之邪説。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於士子中，擇其志趨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雍，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又於廷臣中，有道高德劭，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於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材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吏部。吏部量其材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於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敕下地方官，悉心諮訪，據實奏聞朝廷，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爲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正，學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材增盛，其有補於國家也，寧淺鮮哉！

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與錢漢臣書》 漢臣足下：前者辱贈序，兄以爲得其真，不知實未得其真也。至若兄之古文，則固吾所素服者也，然尚有進於兄者。弟試妄言之，而兄幸妄聽焉：大凡儒者讀書，必有先後，當先經而後史，先經史而後文集。就文集而論，當先秦漢而後唐宋，先唐宋而後元明，此不易之序也。誠使通乎經史之學，雖不讀諸家之集，而筆之所至無非古文也。何也？經者，文之源也，史即古文也。誠使得乎宋以前之法，雖不讀元以後之集，而筆之所至亦無非古文也。何也？元以後之文，要本于宋以前之文也。若乃先文集而後經史，先元明而後唐宋秦漢，則是得流而忘源也，無乃失其先後乎哉！弟微窺兄所讀書，若于源流之間有失其先後然者，是以不能無獻於兄也。雖然，天下之書亦何者非所當讀哉！羣經宜讀矣，而諸家之經解何可不讀也。《史記》、兩《漢》宜讀矣，而魏晉以後之全史何可不讀也。唐宋之八家宜讀矣，而八家以外之文集何可不讀也。若於經但守學官之傳註，而不曉諸家爲何語；於史但好馬、班之文詞，而不識三國以後爲何事；於文但師八家之軌範，而不知八家以外之爲何人，繇世之不學者視之，彼固可謂之讀書矣，繇君子之善學者視之，與未嘗讀書者何異？況乎名爲讀書而實并有不及乎此者哉！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蓋必盡讀天下之書，盡通古今之事，然後可以放筆爲文。苟其不然，則胸中不能無礙。胸中不能無礙，則筆下安能有神？故弟之意，願兄毋急急於文集，且絶筆不爲，而大肆力於經史。俟經史之學既充然其有餘，則放筆之時自沛然其莫禦。諸家之集，看其行文之法而可矣，又何必急於撰著，又孜孜以文集爲務哉！前序謂弟不爲古文，蓋自有説。數年之前，常有所論著，後乃覺其空疏而已之，誠欲使胸中少有所積，而後發之於文，故輟而不爲耳。然則弟之不爲古文者，正所以求爲古文也，曷亦與我同志乎？狂瞽之言，知無當於高明，惟宥之不宣。

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大學辨業序》　《大學》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於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即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三物者，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一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一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即以賓興之禮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乎《大學》之正訓，非失之於泛濫，則失之於凌躐，將古庠序教人之常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于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於明親者，究苦於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即三物也。蠡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謂即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謂即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有六藝以致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即以之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乎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道，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既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即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之事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創爲異塗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更疑《周禮》三物賓興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而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於《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已也。然李子謂此編大旨發於其師顏習齋先生，則知先生之學識更有大過人者，而恨予之尚未見也。因併書簡端，以致予願見之意焉。

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送梅定九南還序》　宛陵梅子游燕山，余得與之定交。其人温然君子也，而詩文落筆驚人眼。所著《古今曆法考》、《中西算學通》諸書，詳而核，博而辨，卓然可垂世行遠，信哉其足以成名也。余客燕山久，四方賢豪長者至止，多與縞帶言歡，要皆浮華鮮實之士，若學成而可名士者，亦無幾人。梅子既善詩文，又旁通曆學如此，此豈今世文章之士可得而並駕耶！嘗慨曆之爲學，帝王治世之首務，而後代率委之疇人子弟，致膠其法而不能通其義。如有明三百年中，學士大夫非無通曉其學者，往往不見用，其所用者，不過二三庸劣臺官，死守一郭守敬之法而不知變。夫守敬之法非不善，然在當時已不能無少誤，乃歷三百年之久，猶且堅執其死法，其於曆果能無誤耶？故古今曆法之疏，無如明世之甚，由專委之疇人，不知廣求學士大夫講明其義也。迨西法既入，其說實可補中國所未及。崇禎初，嘗設官置局，博徵天下通曉曆法者與相辨析，于是西人所著即名《崇禎曆書》，而以元年戊辰爲曆元。其書實可施用，今世所行西洋新法曆書，即《崇禎曆書》也，但易其名而未始易其說。乃世之好西學者，至詆毀舊法，而確守舊法者又多抉摘西學之謬。若此者，要未兼通兩家之學而折其衷也。梅子既貫通舊法，而兼精乎西學，故其所著《曆學辨疑》旁通曲暢，會兩家之異同，而一一究其指歸，乃知西人所矜爲新說者，要皆舊法所固有，而西學所獨得者，實可補舊法之疏略。此書出而兩家紛紜之辨可息，其有功于曆學甚大。梅子又能制器，所制窺天、測影諸儀大不盈尺，而曲盡其精蘊，方之於古，即一行、王朴、沈括之流未之能過。不意交人之中有斯絶技，余能不低頭下拜耶？余與梅子交五載，昕夕過從，交相得也，今於其歸，胡可以無言？

王源《居業堂文集》卷八《與方靈皋書》　都門執別，以失意未暢所懷，不知吾兄何日抵舍，近狀何似，念切，念切！吾兄家雖貧，然上奉兩親之歡，下有敝廬容膝，足以力學，賣文以爲活，授徒以養親，視源之父母兄弟俱無，伥伥然風塵衰邁，無尺寸地以自容者，不霄壤分乎？然源已絶意春官，不復爲矣。向之爲此，原非得已，今則當已者四：復其初志，一也；文非今日之文，二也；人非今日之人，三也；人不可以勝天，四也。且身之累，什釋八九，一可已；兒子成人，足代其任，二可已。以當已之事，值可已之時而不已，是流俗人耳。吾兄亦言絶意於此，未審其意決否。若一時感激之言，終不能無羡於時人之得，而欲與競也，不必言矣。如果與源有同心，則源竊有進焉。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爲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僞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污穢而要禄位，即借之以投時尚而博聲

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爲真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一之不實。著書立説，縱横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爲君子，并不足爲小人，祇成其爲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嘻，若輩奚足道哉！

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所未盡，服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高談性命，而不能有經緯天地之才，佔畢瞑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爲，必不足以平天下。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爲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又不敢以其學爲宗，何也？以其雜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惡於天下，而必不可雜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爲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纏緜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之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亡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爲不滅，是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既顯雜於佛氏，程朱亦隱壞於佛氏，静坐觀道，非禪而何哉！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獨訾陽明之爲禪哉！伯夷曰：「黄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遥遥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之説，但欲以忠孝廉節爲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户，上之北而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並驅而争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

乃自落第後，孰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顔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爲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脩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由止至善，而脩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亡，而後儒學術支離龐雜，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今其言曰：物非他，即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即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即格也，致也；約禮即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即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爲事，静坐爲功乎？豈置道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躐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間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悦而誠服焉，矢之先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爲任，學禮以立其綱，内而身心動静，一致加功，不入空虚，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世之務，不騖夸誕，不事繁瑣。置省身録，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勵，務抵於成，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脩業，入孔孟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嬴秦毁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一二《紫陽書院示諸生》 蓋聞爲政莫急於賢才，致治必先乎教化。昔日安定胡先生教授蘇、湖，有經義齋、治事齋，其大要使人明體達用，出則爲乘時濟世之才，處則爲經明行修之士。故一時遊其門者，皆知稽古愛民。迄今閱數百載，稱善教者，必推安定先生。近日士尚浮華，人鮮實學，朝夕揣摩，不過爲獵取科名計，於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大，茫乎墜未有得。豈士風之不古若歟？抑所以教導者之不得其方也？恭逢聖天子崇尚實學，編輯《朱子語類》、《文集》可羽翼經傳者，定爲《全書》，詔刊布各學。諸生得以時肄業，興起教化，誠盛舉也。余才淺德凉，忝撫兹土，大懼隕越於下，不克成就人才，以負簡畀之重。爰設紫陽書院，俾有志之士講求正學，今四方向學者接踵而至，意亦轉移風化之一機歟？余維所以教導諸生者，不出經義、治事二者之外，惜乎安定遺規僅存大略，其中節目，不可盡攷。今謹師其意而增益之，立爲課程八則，具列於左，願諸生遵守力行，潛修勿怠。

一、凡《四子》、《五經》，内聖外王之道備焉。朝廷所以特重明經之學者，非沾沾爲士子取科名計，惟欲漸摩陶淑於其中，則氣質自化，德性自堅，粹然爲一

代名儒爾。今之《四子》、《五經》，何人不讀？却只視爲紙上陳言，於我都無干涉，大失爲學本旨。今與在院諸生約：每日早晨，先看《四子》、《五經》各一二章，務必逐字逐句於身心上體驗，久之默會心解，豁然貫通，舉足動步，自然把捉得定。從此深造有得，以馴致於聖賢之域。其有詞義深奥未能理會者，即行劄記，以便質問。此爲學第一切要功夫。

一、凡先儒諸書，所以繼道統、明絶業，有功世教不淺。每見今之學者，才高意廣，或肆意於詩文，或留心於象數，窮極心思，作爲無益。自成童以至白首，於吾學毫無所見，思之誠堪痛惜。間有高明之資可以入道，又陽朱陰陸，誤入歧途。近世王學之害尤甚，希心頓悟，率天下而盡入於禪，其流禍曷有底止！余爲此懼，謹纂先儒語録、文集不背於朱子者，得數十部，今盡發之書院，令諸生得以縱觀。向日已經講究者，覩此自然奮發。倘有蹈前所云，不妨盡棄舊學，一歸正路，久之自然道心充長。否則日復一日，錮蔽愈深，正如羅豫章先生所云錯過一生者，良可懼也。

一、凡聖賢精義講論始出，若以一人之見搜討稽求，窮年累月，亦不能了了。所以獨學無友，昔人所深病。今者英才聚集，正可互相諮訪，毋執己見，毋徇俗説，總以虚心質証爲主。雖在初學，亦可驟長一格。但恐羣居終日，漸開謔浪之風，不但妨功，亦長惡習。當於一、六日齊集明倫堂上會講，講畢即退歸各人坐卧處細心研究，毋得彼此往還，浪廢時日，庶幾有益無損。

一、凡用世之道，學者所宜深究。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看他氣象，是何等弘毅！今之學者，時藝之外，茫然無知。徼倖一第，出宰民社，凡兵刑、錢穀、農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務可修可舉者，毫無定見，不得不聽命於奸胥猾吏。在我不能操其柄，則居官僅以守府耳。今諸生未第時，乘此餘閒，即當留心世務，淹貫博通，務在有裨實用，可以坐言起行，則今日草茅所論定，即異日之嘉謨碩畫也，事孰有切於此者？故爲爾諸生次及之。

一、凡三、八日作時藝二篇，講義一篇。時藝代聖賢口氣，發明道理，期於達意而止。若理不足而專求諸辭，其弊也支離繁縟，鬬聲競妍，爲纖爲雜爲鄙倍，左支右吾，罅漏百出，不幾於侮聖言乎？願爾諸生悉除諸弊，以先輩大家文爲式，余將採其尤者，刊刻流布，以樹風聲。至若講義，既不順聖賢口氣，尤易發明書理。諸生宜各抒心得，大暢欲言，專在羽翼經傳，不詭於道，則經學明而人心正矣。

一、學者之心思，日用則日出，不行劄記，必致遺忘。昔張子著《正蒙》時，隨處置筆硯一具，以便得意即書，故日積月累，以成此千古不朽之業。諸生倘心有所觸，任其轉盼即忘，究所得者何與於我？平日讀古人書，見今人事，蓄積饒多，見解自別。偶有餘功，或作經義録數則，或作治事録數則，務要明白顯快，發前人所未及。録就呈閱，余將驗爾諸生之實學焉。

一、凡晏游交際，不但有妨正業，亦且漸長浮夸。孔子所以有佚游晏樂之戒，孟子所以有一暴十寒之懼也。曷思大禹聖人，尚惜寸陰，吾輩中人，當惜分陰。倘日務馳逐，呼朋引類，數往還，勤問答，此不過騖名之徒而已，書院中豈宜有此事？諸生自進院後，除月朔歸家省親外，不必出院。如有萬不得已之事，必欲親自料理者，諸生可親自登記於所置簿中：某日某人以何事他出。事畢即進。庶乎入世之念淺，而入道之功深，亦即大禹不廢寸陰之遺意也。

一、凡人之品望，由乎素養，偶有失足，物議隨之，殊可畏懼。學宫卧碑，首重干謁之訓。諸生讀之，亦觸目警心否？余豈預料諸生之必出乎此？而不得不深慮者，正以蕭蕭不同器，恐與匪類相遇，不便拒絶，聲名從此頓喪，後悔無及。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取其益而棄其損，是在爾諸生矣，其毋怠。

以上數條，粗立綱紀。若夫立志省身、居敬窮理、應事接物之道，累幅難書。余將漸次録出，以示諸生，兹不暇細及。

李塨《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塨嘗問道於博陵顔習齋先生，今遇有道，所見多合，故不敢不盡其愚，以求指示。

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註之矣，曰智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皋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乂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故孔子詔爲仁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也，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强不息，念念參前倚衡，是之謂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静坐觀空，致思於無極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即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焉、學焉不之騐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者辨，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以頓悟爲宗，或教人以性爲先，閉目静坐，息念觀空，帝王、孔孟何嘗有

此，誠先生所謂戴儒巾之禪和子也，是後儒之尊德性，不可即謂古聖賢之尊德性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內則》臚列爲學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士六德、繼以六行六藝，曰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孔門傳習，由以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訓詁翰墨也。即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騖于讀覽著述何爲哉！孔子刪修，乃晚年不得用，恐興王既遠，聖道遂湮，故刪繁就簡，以詔及門曰：後世其效吾行而行耳，非謂皆效吾言而言也。且道猶路也，書所以指路也。天下羣欲爲指路之人，而不爲行路之人，將指之誰而行乎？況所指者更有非路，而陷人于荆棘者乎！

先生謂註經諸賢，不離曲學局面，則後儒之道問學，不可即謂古聖賢之道問學也。先生既灼見流弊，必宜力復古轍，以忠信篤敬爲德，以詩書禮樂爲學，使位天地育民物者，實有其事，則《大學》明親之道，實見今日，而塙亦得依門牆以有成矣。

李塨《恕谷後集》卷四《與方靈皋書》　塨聞學於顏習齋先生，先生嘗言：「學非鈎異，亦非沽名。鈎異則爲異端矣，沽名則爲小人矣，二者皆往聖所宜誅。乃深憂聖道之墜地，生民之塞屯。不得已而作《存性》、《存學》以辨之，庶幾聖道生民之不渝胥也。」蓋先儒岐路，亦非有心，時勢積漸，莫能自主。然而下阪之車，東逝之水，無人挽回，滔滔安底。粵稽堯舜傳中，因天性而成德行道，人倫著，禮樂興，布之則爲政，導之則爲教，先傳後受則爲學。然而道雖原於天，事必習於學。任天難概，下學可幾。三代承二帝之法，於民擇聰穎者爲士，使之學於學中，就樂正、大胥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即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分名而一事，幼學以此，壯行以此。《虞書》、《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孔門諸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公西赤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其所學之文，朱子解「文章」曰「威儀、言辭」。解「文在茲」，曰「禮樂制度」，解「學於識大識小之道」，曰：「謨訓禮樂。」正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即格物也，約禮即將所學之文物而實體之於誠正修齊治平也。諸經所載，前儒所註，確證如此。至於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總未有如後儒躬率弟子，今日背何經，明日講何文，臬比而談命天，四座環聽，搦管而著書，解萬卷獺陳者也。自秦火後，而學術劃然一變。古聖口傳身示之實迹無從授受，不得不尋之載道之籍，如所謂經書者。既尋之經書，遂因而習行少，講說多，德行讓之長者，如陳實、荀淑等；政事讓之雄豪，如周亞夫、霍光等，而專箋註傳經，爲儒者用。是塞天地、橫四海之聖道，僅存一線。陵夷以至五季，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其志誠豪傑之士也，而沿流既久，尋源爲難，知訓詁不足爲儒，而內益之以心性，外輔之以躬行，變箋疏之名，爲章句語録，以爲發明聖道，非僅訓詁。自謂超漢唐而接孔孟矣，孰意漢後二氏學興，宋儒又少聞其說，於是所謂存心養性者，雜以靜坐內視，浸淫釋老，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性天之教，一概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外以孝弟忠信爲行，註經論道爲學，獨於孔門之禮、樂、兵、農、執射、執御、鼓瑟、會計，忽焉不察，以爲末務。又誘之於小學已失，而遂置之。於是退處則爲鄉黨自好，立朝願爲講官諫臣，所稱特開門户，以轉世教者，不過如是。若其濫竽賡鼎，并得罪宋儒者，又不足辯也。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猷，則拱手推之粗悍豪俠。其自負直接孔孟者，僅此善人書生之學而已。明太祖崛起，儒者惟一宋濂，而一無所建。今定三藩之難者，並無道學，不可見歟？聖道之明親止善，乃如此歟？

李塨《論學》卷一　宋豫庵名瑾自湖州來桐鄉視予，曰：「聞顏習齋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庵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庵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謂乃可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門教法，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庵沈吟，因看予《大學辨業》，至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後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概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之理，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即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訣要，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閣置鍼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豫庵默然。又看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統終始，即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庵曰：「《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大可疑怪。

恐先生因偏粗一貫，不可分也，即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尚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跛倚怠肆而謂心目中焉，是異端之中，非吾儒之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耶？又曰：『游於藝』今註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姑論射乎，人必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即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清狂高寄之言耳，今以爲學術矣，其遺誤後世不已甚哉！」

鄞縣萬季野名斯同閱予《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予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予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尚有遺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冉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并耒而耕，而安得兼習胼胝之業歟？且言此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全，實事難備，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況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李塨《論學》卷二　錢丙謂：「觀三物，知《周禮》僞書也。《虞書》言五典，今六行取孝友而去其三，則周人但有父子、兄弟，而無君臣、夫婦、朋友也。添睦、婣、任、卹，是父子、兄弟外，別有四倫，爲六倫也，此爲拂理叛聖。世未有仁義禮智之人而不中和者，亦未有中和之人而不仁義禮智者，更未有舍五德之外而別爲聖者，安可並列爲六？今世有恭儉直信剛勇之人，何漏而不取？是六德猶隘矣。況仁義禮智，四德相並，躋三於德，降一於藝，是何道理？禮樂與射御、書數，並稱經天緯地之業，執鞭之役，偕升並進，不倫之甚。李子謂：『教之具在六藝，則必由此而可成德行也。』今世善書、能算、慣射之人不乏，何人由此成其孝友，成其聖智歟？」予謂：「伯夷，義德至矣，而不可謂和也。臧武仲之智，可言忠和乎？胡廣稱中庸，是必氣質近於和者，然可謂仁義乎？是各自爲德也。至於聖，則堯《瘝忘編》有註文矣。聖以身之俊利機神言也，古訓通明，諺所謂伶俐是也，非造極之聖也。故註疏以臧武仲聖人解之，且智仁等，亦非如舜之智、顏淵之仁也。必如此，自古有幾而取之一鄉乎？蓋其德性有聰明，不殘忍，不呆執，不柔靡，不僞，不戾，即爲六德矣。不言禮者，禮有儀文，不專考德，故入於藝，聖人言執禮是也。且藝非降也，君亦言禮、樂二藝爲經天緯地之業矣，而降乎？若恭則該以禮，儉、直、剛、勇則該以義。忠即信，非漏也。中乃引用訛字。君并未見《周禮》，而但據引用語，遂駁古經，可乎？孝友爲親序，君所知也。註疏：『任謂信於朋友。』君又未見矣。不言夫婦者，閨門之事，不便於考察，故略之，然世未有不刑于妻而能盡孝友者，言孝友則夫婦之倫具其中耳。三物賓興，皆教之以事君也，不待專教以事君也。明代課士八比外，尚廉德行優劣，然有考校諸生而即問曰：『汝事君忠否者乎？』此全不解世事者矣。若睦九族，婣外戚，卹衆人，皆行誼之大者，何可不教？何可不考？聖人對哀公言三德，而贊《易》又言四德，豈自背乎？孟子言教以五倫，而對梁惠王又專言修其孝弟，豈自滲漏乎？至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謂堯舜無君臣、夫婦、朋友乎？蓋有通言者，有統言者，何執泥名數乃爾！古者大射、賓射、燕射以及田獵、詢民、祭祀、選諸侯卿大夫士，皆用射，自天子以至大夫出皆用御。《周禮》大馭、戎僕、齊僕，職皆大夫掌御車。春秋用士大夫御車以戰，勝負倚之。至於今世，上自宰輔，下至有司，所謂察理刑名錢穀者，實祇用書、數二藝，是四藝本與禮樂並重也。愚言全德行必由六藝，原統六藝而言。君乃不言禮、樂，專較射、御、書、數，舉人半面而訾其鶻偏，目之瞇乎？抑故作誣語乎？然即論四藝，父兄爲賊所劫，而已不能關弓而射之；父兄欲乘車命之御，對曰『不能命之』；記一家什器，曰『我不解書』；命之計生產業，曰『不知數』。能盡孝友服勞之事乎？非疾而不能執弓，攬轡而震駭，舉毛錐如鎗，持珠算而顛倒，以言聖智，可乎？是射御書數之人，原未必即能孝友聖智，而欲全孝友聖智，必不可廢射御書數也。近世顏習齋、陸道威兩大儒，皆重六藝。道威之言曰：『六藝之外，如天文、地理、兵法、律令、農田、水利、文學，皆學校選士所宜具。』其言甚是。然周取士不以此數者，蓋文學即在六藝內，而天文司於保章馮相，世有傳人，不選於外。地理在封建，瞭然碁列，兵法在司馬，律令在司寇，農田水利。現有井田，入學之士，凡國有飲、射、兵戎、讀法、喪祭、役政，皆備執事。是學六藝，則諸事悉可閱歷而能，不必分科也。且天文等即有不能者，亦無妨於分任，惟六藝盡人宜習之，但有專精，兼通之分耳。聖門子路習兵，然能射亦能禮能瑟，冉有、樊遲爲御，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六藝者，日用必需之事，不可缺者也。若今時教選髦士，德以四德，行以五倫，藝於六者之外，再分天文、地理等科，亦無不可。但不求實用而好爲橫議，執一以駁古經，甘自居於非道侮聖，則罪滋大矣！」

李塨《論學》卷二　石門吴次張名師栻曰：「《學記》言：入學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註曰：『離經，斷經句也。』非讀書乎？」予曰：「讀書亦學中所有，但不專以此爲學耳。然鄭註離經殊爲非是，古無經名也，經書之名，自孔子删修後乃漸有之。周之盛時，詩采於太史，書司於史官，易掌太卜，禮在政府，皆不名經，安所得爲離斷經句者？蓋離，麗也；經，常也，謂使之麗於常道也，觀下文以操縵博依、雜服興藝爲教，而以呻佔爲戒，亦可以知古人之常學矣。」

辛巳冬，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知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夫婦在内。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内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内有睦婣與卹，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曰修以敬，或曰行以恕，皆此物也。魯《論》之文行忠信，文即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謂教，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爲下學；由下學而盡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别有塗徑，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時代州馮敬南名璽亦與聞，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王業鑨問曰：「先生言德行與藝一致，而前乃言禮樂兵農士所獨，豈農工商可不用禮樂與？又曰：『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毋亦有可分者與？」曰：「非也。農而稷稻供親即禮，巷歌衢謡即樂，守望相助即兵，性所自然，事所必然，誰能去之？但責以公西、子路之經濟，則非其任耳。如襏襫躬耕，真農事矣，而盡力溝洫，可使足民，反非其任。善士之或不能兵農相禮也亦如之，而非謂其事親從兄亦無禮也。賊劫其父而安坐不赴也，半菽之不供也，若是而尚得曰能孝弟哉！且天下無二道也，業有殊，材各異耳。士即治農工商者也，農工商受士之治者也，焉有二道耶！」

李塨《平書訂》卷六《取士》　《平書》曰：「古之教士，不外六德六行六藝，而上士中士下士，皆士也。爲國任事分猷，以備卿大夫之選，故多練達偉敏宏毅之才，未有徒以讀書能文爲士者。徒讀書能文，且不足爲士，況所讀不過八股之文，又出於唐宋明經進士之下哉！」嗟乎，人才靡弱不振，至宋已極，而明殆有甚焉。蓋上之所取在是，則下之所趨亦在是，既以八股爲科舉，則天下惟知習此之爲學，惟知習此之爲士，舉凡德行道藝與所以致治勘亂之具，概置不問。一幸登科第，則政事聽之胥吏，心力用之營求，貪富貴，競門户，而無事則徇私以釀禍，遇變則置安危於不顧。非無忠良有用之才，要皆時之間出，而非科舉所能得者。是敗壞朝廷者士，而敗壞人才以爲士者，朝廷也。故士必養之善而後取之精，取之精而後用之當。昔宣宗嘗謂楊溥曰：「教養有道，人才自出，徒循三載考績之文，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不能成允釐之治。」至哉言乎！非三代以下賢君所能及。然則不行鄉舉里選小學大學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廢科舉，不能行鄉舉里選小學大學之法所必然矣。

每鄉立一學曰鄉學，統於縣；縣曰縣學，統於郡；郡曰郡學，統於州藩；州曰州學，藩曰藩學，統於京，各立一師：京曰大學，大司成主之，而統乎天下。凡鄉人之子有聰明俊秀者，八歲，有異質者，即五七歲亦可。有疾病者，即九歲十歲亦可，但不可過十歲。父兄言於鄉正，而入之鄉學，謂之鄉學生。鄉師教之孝父母，敬長上，習幼儀，認字不必讀書。習小九九，字以萬爲數，分門認之。如天文地理之類爲一卷，五行八卦之類爲一卷，即俗所刊雜字而詳核之，所習三字書而推廣之。即解，爲訓詁其義。即使書，寫字。日以十字爲率。三年可寫萬字，反復學習，五年無不通者，通此萬字而俱能明其義，俱能依正韻寫，而不雜於俗，固已勝於今科名士十倍矣。凡不率教者責，不可教者黜，可教者教之，五年可成矣。不成再教一年。十三歲入縣學。有議在後。曰縣學生。鄉學生舍於家，縣學生舍於官。縣師教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大學修己治人之道。讀《孝經》、《四書》、《大學》用原本。習一經，分經爲八：《易》一，《書》一，《詩》與《爾雅》一，《春秋左傳》一，《春秋公穀》一，《周禮》一，《儀禮》一，《禮記》一。看《通鑑》，以《資治通鑑》並《前編》、《續編》爲《簡要》一書，使觀閱。近所刊小鑑，皆脱略不可用。讀古人有關世道明暢之文，選一定本，不必多，以上皆與講解。習騎射，其他武藝，惟分兵科者習之。習六書九章，定射、御、書數四藝全書一部，使之講習，而師親指授，限日分習。御不必御車，即乘馬法。作策論。但欲明達成章有見識，不辭費，不貴辭華，不許抄襲。以下諸業，教之有序，不可躐等。不率教者責，不可教者黜，可教者教之，五年可以成

矣。不成者再教一年。凡鄉師月一薦其學生之優者於縣師，不優者，不必薦。縣師召而考其優劣，以賞罰之，即以爲鄉師之殿最。有議在後。縣師三月一薦其學生之優者於郡師，郡師按縣考其優劣，而賞罰之，即以爲縣師之殿最。郡師歲一薦其屬縣學生之優者於州藩師，州藩師按郡召而考其優劣以賞罰之，即以爲郡師之殿最。總之，州藩師督郡師，郡師督縣師，俱無學生，學生俱在縣。若縣學教成之後，十八歲而冠，進之郡學，郡師教之。三月察其德行，試其學藝善，進之州藩學。州藩學教之三月，察其德行，試其學藝善，謂之太學生，遣之歸，分科以爲士。其不善者成均退之州藩學，州藩學退之郡學，郡學退之縣學，各以多寡爲其師之罰，而更教之，而更進之。分科者，縣令集太學生會師與丞正尉督郵同公量其才，以定其科。有專科十：曰禮儀，曰樂律，曰經學，通明《十三經注疏》傳說。曰史學，《通考》《二十一史》及《國史》。曰文學，博通古文詩賦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方域，熟習方域形勢水利。曰理財。兼科二：兼六科者農兵刑方域理財，兼五科者禮樂經史文學，有議在後。共十有二科，分之八署，使各習其事。兼六科者令署兼五科者師，署正署禮樂經史文學各入其正，署農丞，署兵尉，署刑督，署方域郵，署理財。同署皆無定數，而均分之，惟兼科倍，以用處多也。即其署之士而爲之附曰秀士。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曰下士，始有祿授室，蓋二十一歲矣。其有學成遲年歲過者不拘。

且夫朝廷以書生胥吏治天下久矣，胥吏終身窟宅於文法，而以書生臨之，猶以嬰兒御豪奴悍婢，且遞更其主，其亡家喪產無足怪。然爲政者以爲舍此二者，事將莫與，理若如此法，養才爲士，使之治事如吏，而革生員，革書辦，廢二以爲一，即舉之以爲官，則二者之害除。而士皆卿大夫之選，非三代之良法乎？其官之奈何，縣曰下士，郡曰中士，州藩曰上士，京師曰選士。京師取之州藩，州藩擇其尤者而進之；州藩取之郡，郡擇其尤者而進之；郡取之縣，縣擇其尤者而進之。凡要縣、上縣之官缺，則府部院衛舉選士之賢才著者除之，以其名聞；中縣、下縣之官缺，則州牧藩王會六曹，與上士之賢才著者除之，以其名聞。凡入縣學，必鄉師鄉老宗族舉其孝弟，而後縣師乃受。由縣學而郡學而州藩而成均，必皆其師舉其孝弟而後學。僞者罪之，舉連坐。及爲士，由縣而郡而州藩而京師，必皆其長各舉其賢能而後受，僞者罪之，舉連坐，至舉之爲官益慎矣，孰肯徇私妄舉以自累，使國家不得真才用之哉！凡不孝不弟不廉能者，許人告訐。

噫，養之善，取之精，用之當，人才輩出。不出三十年，濟濟不可勝用矣。若夫自鄉學黜者，改業農軍商工，亦可以養身，亦不至爲莠民。自縣學黜者，可以習天文，習卜，習醫，有議在後。習制器，入司監爲生，亦可以進身，亦不至廢放中士下士。過五十，不得爲上士。選士者即退爲鄉師，猶堪爲士者聽，六十則必退。亦可爲朝廷教士，亦可食祿，身不致窮困無所用。如此，則舉天下無一棄才。盡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豈不勝於科舉之法百倍，且過於秦漢之法倍蓰哉。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猗歟休哉，予日夜望之矣！

李紱《穆堂初稿》卷一八《原教》 教之說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矣。教莫古於唐虞，其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是也，亦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敘述三代之教，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然則舍五達道，棄人倫，無所謂教也。《魯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修五倫之禮節也；行者，踐五倫之實事也；忠信者，以親義序別信之實心，而修其禮，踐其事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即《中庸》之知仁勇，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孝即父子，友即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婣者夫婦之黨，任卹者朋友之交，其教之而興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聖人繼作，其教遞詳，教之以佃以漁焉，教之以耒耨焉，教之以懋遷交易焉，教之以衣冠焉，教之以舟楫焉，服牛乘馬焉，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焉，教之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焉，教之以上棟下宇焉，教之以葬以封，以樹喪期有數焉，教之以書契百官治萬民察焉。其爲教甚繁，而總其藝之槩，則曰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雖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綴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自二帝三王以來，莫之或易也。

沿及後世，乃獨目聖人之教爲儒，而又有異端邪說，與儒者之道，分行畸立，而多爲教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時，教主於上，作之師者，即作之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則移而之臣矣，然猶行其道於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於士矣。儒者，士之別稱，不必皆能爲聖人者也。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

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行出於漢，不必實爲孔子之言；然哀公問儒服，而孔子猶不以儒自居。至戰國時，有楊墨之言，然後以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爲儒，墨者夷之，所稱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而儒之名於是乎乃立。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未嘗遺棄五倫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極，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以其有害於人倫也，故辭而辟之。至後世，乃有所謂道與釋者出焉，而後天下乃有倫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人外之教。

夫所謂倫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者，理也；知覺運動者，神也；屈伸呼吸者，氣也；耳目口鼻四肢者，形也。以理宰神，以神運氣，以氣運形，施之身，措之世，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若釋之道，則静守其神而已。知有神不知有理，惟恐一物之擾吾神，故空諸所有，雖遺棄五倫之人而不顧也。極其静之明，可以彰往察來而動，則昏道之道，專致其氣而已。知有氣不知有理，惟恐一事之損吾氣，故清净無爲，雖遺棄五倫之事而不顧也。極其專之用，可以却病延年，而勞則敗，是所謂倫外之道也。倫外之道，無與於家國天下，故曰道外之人。道外之人，無與於修齊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昌黎韓子欲塞而止之，則《孟子》放距之説也；歐陽子欲修其本以勝之，則《孟子》反經之説也。然吾謂不必塞而止之也，彼不塞，而吾之教無不流也；彼不止，而吾之教無不行也，亦不必修其本以勝之也。不修，而吾本自在也。吾本在，而無不可以勝之也，何也？

吾儒之教，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修五達道之教也。聖人之教，而有一日不流不行不修焉，則不足以爲聖何也？無君臣焉，則强凌弱，衆暴寡，而天下亂矣。無父子夫婦焉，則生人之道滅，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有父子夫婦，自不能無兄弟，而朋友則亦彼之所不能無也。是吾儒之道，固萬古流行於天地，何必取彼二氏者，塞而止之，而後流且行哉！

或謂聖人之教，後世未必能如二帝三王之修之也，本之不足，則從彼者衆，烏在其能必勝也。曰：本固未嘗不修也。後世之修之，雖實心實政，亦與時爲盛衰。然未有舍五倫之説，而可以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無日而不修也。本無日而不修，則儒者之教，無人而不遵，而勝不勝不足道矣。子疑二氏之衆，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冠章甫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臨天下者，君也，即儒者也；承流宣化於下者，公卿大夫士也，即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即儒者也；耕且斂者，農也，即儒者也；懋遷有無，執藝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即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即皆聖人之教也。彼遺棄五達道，而爲道與釋者，特養神養氣之一術，蓋千萬人而一二人者也。千萬人而一二，亦焉能爲有無，而又何勝不勝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也。

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學論七》 古之君子置身于仁義道德之途，其强固清明固足以爲人上矣，而出其餘藝，如射御之類，又足以備國家之用，而捍患禦侮焉，此所謂有用之學也。蓋天之生人，同以五行之秀畀之，而氣質之偏多愚少智，愚者好争樂鬬，弱肉而强食，智者與物無競，日處于遜讓弗遑及，一旦有事，而智者之才力又足以勝好争樂鬬者之凶頑，則蚩蚩之氓安得不拱手服也！古者出必以車，戰亦以車，兵之及遠者無過于射，故六藝射御居其二，自鄉黨學校以達廟庭與賢校士、飲燕、朝聘、祭祀之事，無不用射，豈惟不貫革是尚，與應節之美哉！蓋將以致之于實用也。春秋之時，士大夫承先王文教之餘，其服《詩》《書》者是人，其習武勇者亦是人，故列國紛争，猶足以保其疆土。迨漢以降，文武之事漸分，至宋而學人益趨于弱，然校射之事或間代舉行，朱子猶私習射子射圃。明初試文士，尚考之以射。四百年來，文人褒衣矩步，悍强武力悉付之武科與召募之徒，于是詩書之業第爲歌咏太平之具，承洙泗之流者有游、夏之雍容，而無冉有、季路之操執戈矛者矣。夫古之兵事射御爲先，其後無車而上騎，又有銃砲諸戰法。使真儒出而籌之，則當如古法所以教射御者教之，必不使其束手旁觀，自謝不敏也。且銃砲擊刺之事或有未遑，而弓馬之事豈士大夫所宜諉謝乎？我國家承平百四十年，所以教習八旗者文武並用，蓋古法也。北方之學者以及邊省文儒猶或有兼習弓馬者，東南文士則專以詞章吟咏爲事，一遇盜賊卒起，則色變手顫口噤不能動，而猶俯視一切，詡詡自得，以爲吾學先儒之道者也。噫，先儒之道固若是其蔥乎？或曰：張子房貌若婦人，佐漢滅楚，孔明綸巾羽扇，坐車中指揮，亦扶蜀數十年，士何必以技勇稱？曰：子房、孔明將將之才也。苟無其才，則游之于藝，近衛一身，遠備國家之用，不亦可乎？然則騎射之事，亦篤古學道之徒所必不可廢者也。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一《讀孟子二》 孔子之教，曰博文，曰約禮，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上智如顔子，下愚如哀公，教之未有以異也。然皆入道之門徑而已，非以爲即道也，故復要之曰：「下學而上達。」若是則於道豈有不至者邪？孟子之教，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敬少嘗疑焉。陸子「耳自聰，目自明」之言，不有相若者乎？陽明先生「求諸心，不求諸事物」之言，不有相若者乎？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孔子之教如彼，孟子之教如此，是首變孔子醇篤謹慎之尺度，以趨簡易，使後儒之異說得託之，皆由於孟子，而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勝究者也。既而思之，孟子言求放心，先之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輔之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皆以仁義言之，言良知良能亦然，則言實矣，豈如後儒之無畔岸哉！且時至戰國，人益夸誕巧強不可控，抑其視孔子博文約禮之教，必以爲卑陋迂小而不爲，故孟子就其心之所達，可以導之於聖賢者而示之，使之心明意豁，翻然有以自悔，然後可以反循孔子之教，非謂爲學之道可不從博文約禮入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明儒謂陸子及陽明先生之學出於孟子而盡力附會之，亦蔽之甚者已。

焦循《雕菰集》卷一二《學童讀爾雅答》　鮑席芬之子六齡，其塾師將授之以《爾雅》，問於余。余曰：非所以教也。古者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記，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博學不教。數者，一至十之數也。方名者，東西南北也。日者，干支時日數，計之使知朔望中節，歲陽歲陰之名也。書記者，書爲六書，記爲計字之誤，《九章算術》也。射、御、書、數皆有用於世，故自幼習之，既入小學，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學政之掌專於樂官。孔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不學《詩》，無以言。」童子血氣無定，性相近，習相遠，其間甚微，且誦且弦，使機之所蓄畢達而無所鬱遏，善善惡惡勃然於心志間。善氣盈則陽神長，陽神長則愚闇消，聰明日益，滯塞日開，有以達古今之志，而不爲迂儒。故《詩》之教最先。而又慮其肆也，節之以禮，則陰陽得所調，而中和之德於是基之。孔子之教，莫要於此。

至《爾雅》訓詁，雖不外乎六書，然學之習其藝，通其義，無容誦爲也。漢初經學久廢，先王之教湮，蕭何草律，以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得爲史，更進而通於六體則爲尚書。天下動於利祿，從而趨之。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以取便於誦習。今所存《急就章》，疊簇文字，絶無條理，即其類也。揚子雲取有用者作爲《訓纂》，可知前此但務諷字之多可以干祿，於古人教書數之旨已屬兩途。乃其時《爾雅》屬《孝經》不屬小學，固未嘗教童子以是也。孝文立《爾雅》博士，《漢書》不言，見趙岐《孟子題辭》。然豹文之鼠，惟一終軍能識，則當時習之者亦甚少。蓋其時經生各習一師，第守其師之說，不復能究其師學之所出，故《爾雅》雖訓詁之指歸，而執《爾雅》之文即能通《五經》之義，貫羣聖之言，此非通儒碩學未易言此。三尺之童，經文未誦，先以《爾雅》授之，不啻嫁甫入門，早言杵臼，子氏猶在，賄馬來歸，不亦慎乎！大抵徒誦其文，莫知其義，而《爾雅》一書遂成閭里書師課蒙本子，亦枉矣乎！且《爾雅》以訓詁爲文，率以二二字句強以連之，氣已抑塞而不暢達。以方萌之機，封之使錮，如噎如吃，不可以誦，所謂長言永歎莫之有也。陽氣不宣，虛靈漸鈍，其帙雖終，茫然罔覺，欲其通經書，善屬文，吾知難矣。

竊謂教童子者，宜瀹其性靈，導其善志，養其和氣，蓄其道德，不速其成，不誘以利，不飾以虛。果有出人之才，不必讀《爾雅》，《爾雅》自能爲之用。世之通儒，非從幼年讀《爾雅》來也。若謂近年攷試之文，間有以用《爾雅》字句獲者，緣是而爲教，則非余所知矣。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一〇《鼇峯書院講堂規約八則》　一、廣學問。至聖誘人，首先博文。儒者窮經，將以致用。宋胡安定設教蘇湖，立經義、治事二齋，故湖學人才最盛。近世學者研經攷史已難其人，進而正誼之功、濟時之學，益棄若土苴，莫能講明。不知國家立法取士，小試兼經解、詩賦，鄉會試兼經義、論、策，誠欲收羅碩學鴻才，不徒專恃講章時藝。經解、策問，尤使學者平日探索典訓，辨覈是非，討論古今，通知時務，處可立言以傳世，出可敷政而佐時也。本山長自忝塵此席，每月加課經解、史論、策問、詩賦等，亦仰體國家取士之方，施之程課，固非苛求備責，強人以所不能。大比之年，《四書》藝外，經解、策問尤皆諸生所當究心，每月發題加課，有志向上者各宜講求條答，毋得視爲具文，畏爲難事。

一、稽習業。宋鄭耕老嘗綜《論語》、《孟子》、《孝經》、《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周禮》、《左傳》全文數之，共得四十八萬字。準以中人之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吾鄉張惕菴先生云：「今除《論語》、《孟子》人人童而習之外，再益以《儀禮》、《爾雅》、《公羊》、《穀梁》二傳，亦不過五十餘萬字。以時文每篇七百字計之，七百餘篇，已有七十餘萬字。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孰優孰

劣，愚者皆知之。然而卒鮮以彼易此者，何也？病在欲速化而不暇爲耳。不知五十年前墨卷盛行，舉子胷累千篇時文，而卒困於場屋者不可勝數。其能研究經史，文章卓然自立，而竟爲時命所阨者，千百中亦未有一二，則多學之與淺學，勝負較然明矣。況不學面牆，聖人所戒，徒守講章八比，以弋科名，縱掇巍科，登仕版，亦不免於伏獵金銀之誚，又焉能安身以崇德，精義以入神耶？元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以看讀百遍，倍讀百遍爲率，以爲即收放心之一法。昌黎韓子自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又云：「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其專且勤如此，安得不垂輝千載？故爲學在勤，不分敏鈍。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其驗也。爲學在專，不分少壯。公孫宏四十始受《春秋》，遂爲舉首。朱雲五十始受《易》，卒成大名，其驗也。本山長忝在鼇峯，汲汲以推轂賢能如恐不及爲心，每見諸生虚懷詢問，實力切劘者，無不爲之好樂，其中飭躬敦行、宿學高才，及青年清俊之士，或爲大府嘉賞，或爲學使拔萃，咸足使人興勸；次之亦多日新月異，率可有所成就。但爲學最忌進鋭退速，一暴十寒，前設分程簿册，分給諸生，自記所業，而行之尚有作輟。其在老成績學之士，自可無煩鞭策，若英妙少年，急宜早惜分陰，勿自曠廢。今當仍舊遵行，以收實效，按日所讀經史古文等，照式填寫課程簿，每逢十日彙呈講堂，酌召面加攷驗，庶勤惰有別，不至徒託空言，亦不至長成翫惕。

尚鎔《持雅堂文續鈔》卷二《原教》 將欲使少年之子弟讀書綴文，以求躋聖賢之域，其境則庸而易忽，其味則淡而難諳。雖鍵户下帷，而嗜欲日以開，血氣日以盛，其不厭而思去者，必極貧之家、極粹之質始能爲淹貫精醇之學，以希乎聖賢。否則，厭誦習而思去，慕紛華而爲非，雖日撻而求其成材，千百中無一二也。

古者子弟入小學，非徒誦詩書而已也，必教之以學樂，教之以舞《象》、《勺》，教之以射、御、書、數。今人以爲不切於學而紛子弟之心者，然古人以此成材，何也？今夫誦習之事，專以求之則機滯而不靈通，廣以求之則筋勞而不昏怠。《大畜》之大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爻曰：「童牛之牿。」又曰：「豶豕之牙。」夫牛不牿，豕不豶，則心思横逸，血氣僨張，將破犂決藩是懼，遑敢望其多識畜德耶？然則古人教子弟以學樂舞《象》、《勺》與夫射、御、書、數者，所以正其心思而不局，平其血氣而不衰，而非不切之學也。今自幼學至成童，日讀書而惟求了事，日綴文而惟求速化，課程未畢而昏怠之氣已乘之矣。於是相與爲博弈，相與觀小説，其放溢爲非，蓋有難以究詰者。雖鍵户下帷，亦何益於聖賢之學哉。

然三代以下，勢殊習變，古制難悉行矣。爲父師者亦惟禁其觀小説，使之日投壺，庶誦習可望其成材而不流爲邪慝矣。或謂小説宜禁觀，錢辛楣少詹曾言之：投壺似無益，而子欲取爲常教，何哉？不知投壺之禮，射之細也。日中投於室，日晚投於堂，大晚投於庭，必平其血氣、正其心思然後中。雖時雨而皆可習勞，雖日長而不思晝寢，少年嗜欲日開，以此制之，亦牿牛豶豕之一道。荀子所謂「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者，於此畧得其遺也。

嗚呼！今之讀書者，非求通經史百家也，弃陋之類書講章而已矣；今人綴文者，非求工詩古文詞也，腐爛之時藝排律而已矣。學未多通，心無真得，幸而掇科名，則或以無本之學，放浪於宦途，終老學官，則或蠅營官寺，虎視鄉曲，以求衣食聲色、田宅之資。蓋自少至壯，非惟不能成材，反日喪其本來樸茂之天，而爲學之蠹，要皆入小學誦習無以美其始基使然也。可勝嘆哉。

潘德輿《養一齋文集》卷一《鄉塾讀書法序 撰書人字泉南姓未詳》 古之教弟子，無所謂讀書也，朝夕學幼儀而已。比其少長而知識開，於是乎學樂，然後誦《詩》，學禮，然後讀書。而所謂書者，非國家之典章制度，即古帝王賢聖之彝訓善言也。蓋其少也，止求馴調其血氣，防閑其心志，迨乎心志漸明，血氣漸固，則以義理養之，以法度嫻之，故中材易以成，而不材者不至於自棄也。自戰國而後，書策稠濁，漢興而折衷夫子定六藝之科，於是乎必學者以讀書爲事，則稍騖於文詞矣。

今之學者非讀書也，讀文詞而已，六七歲而入塾，即梏繩之以義理；義理稍明矣，則竭蹙於文詞，而并其義理而棄之。嗚呼！其汩没人才也久矣！此亦非獨爲殳兄者之過也，習俗之錮人，而法制未盡善也。泉南先生病其若斯，取程氏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檃括義類，兼采昔賢養蒙訓學之遺言附之，題曰《鄉塾讀書法》，條其體例，問序於予。予雖未獲見全書，而其勤拳審擇，立規措矩，亹然有志於本，約可窺見，以推之天下可也。鄉塾云乎哉？爰爲推廣其意而言之。

道光十四年六月。

清後期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日記》卷上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

學，有攷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攷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奥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録》。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攷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須爛熟於心中，凡讀此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臒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辛亥七月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經史百家簡編・序目》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勘書祕閣，刊正脱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黄識别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藝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别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藉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讐之學，我朝獨爲卓絶。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録爲簡本，以詒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册，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别節次句絶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騭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姓，啟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曾國藩識。

著述門三類

論著類　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説，曰解，曰原皆是。

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説，曰解皆是。

告語門四類

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吕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啟，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黄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四類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　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宫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内則》，《少儀》，《周禮》之《攷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宫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

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録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説以爲史多不可勝録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録《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録《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録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姚氏纂古文辭至七百餘首之多，余鈔録又加多焉。茲别選簡本僅得四十八首，以備朝夕吟誦，約而易守，并鈔一册與沅甫弟同收温故知新之益。咸豐十年四月國藩記。

《北洋海軍章程》《投效學生例》 按泰西各國水師學堂雖建自國家，而肄業者惟大家子弟，每年自備修膳，無庸國家動款。蓋國家既重此選，人遂趨此爲榮，是以造就速而材藝多。中國欲振興海軍，此爲先務。能使士各争學，如帖括之求科名，則公中省養士之費，而海軍自收多材之益。現查北洋戰艦只有此數，而所調船政優等學生已不敷用。船可以隨時購造，將材非可倉猝而得也。且每一學生，髫年受學，計其在堂、在船，依次練習，非十年不能成就。中間除去事故應剔退者，或資性庸懦難當重任者，所得不過十之五耳。是宜寬立學額，優加獎勵，庶多士奮興，可以藉手利器，張威海上。茲將北洋現仿英國教習章程核定條例於下。

凡挑選海軍學生，須身家清白，身無廢疾，耳目聰明，口齒清爽，文字清順，年在十四歲以上十七歲以下，已讀二三經能作論及小講半篇者，准其父兄覓具保人，送堂攷驗。如其合選，留堂習英文三個月，由堂中總辦大員甄别，擇其聰俊者留堂肄業，名爲海軍官學生。

凡初選學生到堂，第一年秋攷，如不中試即行剔退。第二年秋攷不中試，准其展限六個月，俟至次年春季再攷，如又不中式，即行剔退。

學生在堂四年應習功課

一、英國語言文字。按泰西各國各有水師，皆用其本國文字。即鄰國時有新聞，自有譯官翻譯，無專使人習英文者。中國翻譯人少，譯館未開，且水師事宜英爲最精，故入堂學生先習英文，非爲酬應通情，欲使他日温故知新，有所趨步，不致隔膜。

二、地輿圖説。測海繪圖乃海軍分内極要事，因英國海圖極精，各國取效。中國於圖學一門尚未開辦，自應先取英國輿圖攷究。

三、算學至開平立諸方。

四、幾何原本前六卷。

五、代數至造對數表法。

六、平弧三角法。

七、駕駛諸法。

八、測量天象、推算經緯度諸法。

九、重學。

十、化學格致。

學生在練船應攷學問

凡學生在堂肄業四年，由北洋大臣大攷，擇其中式者，派上練船。在船練習一年，凡大炮、洋槍、刀劍、操法、藥彈利弊、上桅接繩、用帆諸法，一切船上應習諸藝，諸能通曉。春攷一次，秋攷一次，如皆中式，准保以把總候補。其春攷秋攷程式列後。

一、算學代數限一個半時交卷。

二、幾何限如前。

三、平弧三角法限如前。

四、駕駛理法限如前。

五、駕駛天文理法限如前。

六、繪畫海圖限如前。

七、重學流質學限如前。

八、翻譯英文限如前。

九、汽學限如前。

十、諸學難題限一個半時。

凡駕駛、天文學應令諸生將本年所測太陽、太陰、經星、緯星各高弧及月離、經星、太陽各度數，推算本地經緯度并度時表，羅經差度。其應得分數列下：

以太陽午刻高弧求緯度　五分

以太陰午刻高弧求緯度　六分

以經星午刻高弧求緯度　六分
以近子午規高弧求緯度　八分
以勾陳第一星高弧求緯度如舟在南洋
以緯星高弧求緯度　八分
以太陽重測高弧求緯度　十八分
以經星重測高弧求緯度　十八分
以太陽高弧并度時表時刻求經度　十分
以太陰高弧并度時表時刻求經度　十三分
以經星高弧并度時表時刻求經度　十分
以月離太陽度數求經度　二十分
以月離經星度數求經度　二十分
以太陽兩日高弧求表差　三十分
以太陽出入地平經度求羅經差　八分
以太陽高弧并地平經度求羅經差　十分
以太陽高弧并時刻求羅經差　十分
以上統計二百分。臨攷時，除八綫對數表、航海通書外，不准携帶別項書籍。

凡攷試學生，船藝、炮學、汽學三項，由管帶官督同幫帶大副、槍炮大副、管輪官攷校，其算學，駕駛兩項由駕駛大副攷校。攷畢，將其分數、攷卷由本船管帶官呈送提督，評定甲乙，發抄榜示，并將分數、攷卷轉呈北洋大臣衙門存案。其船藝、炮學、汽學三項應得分數列下。

船藝分數以一千爲率。
炮學分數以六百爲率。
汽學分數以四百爲率。

學生已保把總後應攷課程

凡候補把總，應令各備天文日課簿一册，將船上按日推算經緯度詳載，每逢攷校日期，呈由攷官核覽。其日課簿内，并將自行測量推算天文題目算式載明，由教習畫押，以爲憑信。

一、求儀器差法
用海面地平推求法　五題
用弧内弧外測量太陽全經推求法　五題

二、求緯度
用太陽經星近子午高弧法　五題
用太陽子午高弧法　十題
用太陰經星子午高弧法　十題
用勾陳第一星或緯星高弧法　十題
用重測太陽或經星高弧法　三題

三、求經度
用太陽高弧并度時表時刻法　十題
用太陰經星高弧并度時表時刻法　十題
用月離法　五題

四、求度時表差并每日差率
用單高弧法　五題
用等高弧法　二題

五、求羅經差
用太陽高弧并盤向法　五題
用太陽真時并盤向法　二題
用太陽出入地平經度法　五題

凡候補把總已測量推算以上各種題目，經駕駛教習或駕駛都守發有憑據，方可呈請攷校船藝。以上各項天文題目，不必給與分數。

候補把總在學堂學習六個月後，應攷駕駛學問。

凡候補把總在練船又逾一年，經春秋攷試二次，中式者即送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六個月後，投攷駕駛學問一次。如攷不中式，即扣除資格三個月，俟補習一個月後，再行補攷。如仍不中式，或規避攷校者，即行革退。其攷校駕駛學問應得分數列下。

一、代數應攷通分、方程、積方、開方、指數、二次無根式、二次方程式、三率、三種級數、對數理并用法　二百二十五分
二、幾何至歐幾里得第六卷　一百二十五分
三、三角法界説各種公式、平弧三角、邊角相求法　一百二十五分
四、力學、静力學、動力學、水學　一百二十五分
五、格物學　水氣、重學、理鏡學、熱學、吸鐵學、風雨表、遠鏡、地平經緯儀、

紀限儀、干濕寒暑表、地平經儀等件制法用法　一百分

六、機器學　熱理、汽理、蒸釜機器推論　一百分

七、英國語言文學　默寫字音、文法，由漢譯英，由英譯漢　一百分

八、氣候學　風颶急流地位、方向，并隨時變換之理。旋風起没時令，天氣與風雨表相應之表，降雨理法　一百分

九、駕駛學　各種行舟法，推算經緯度法，墨嘉多繪畫海圖法，推算大星過子午弧法，推算緯度用子午高弧法，用重測高弧法，用月離求經度法，用孤弧等弧求表差法，用出入地平經度求羅經差法，用高弧求羅經差法，用真時求羅經差法，推算潮汐法　二百分

十、天文學　界説，理法，公式，證據，各種差數解法，設題　二百分

十一、測量學　用海圖法，求度時表差法，求距頂度法，量底綫法，求緯度法，求經度法，求真向法，布三角法，求地平法，測水深淺法，指定方位法，量潮法，設立海口法　一百分

十二、儀器用法　風雨表，紀限儀，借地平測量地平經度羅經，地平經度儀，酒準　四十分

十三、測天　測日求緯度，求度時表差，求羅經差六十分

以上統計一千五百分

凡攷駕駛學問，其分數在一千二百五十分以上者，給予一等執照；一千分以上者，給予二等執照，七百五十分以上者給予三等執照。惟測天項下分數不滿三十者不給執照。且每項分數必得全數六分之一之上者，方可給予一二兩等執照。

凡候補把總在水師學堂學習六個月期滿，攷校中式者，即撥入槍炮練船再學習三個月。如攷列一等，即保以千總候補；其列次等者，仍爲候補把總，加「盡先」字樣，分派各兵船差遣練習，遇缺升補。【略】

天津水師學堂分駕駛、管輪兩門，每年員司、洋漢教習薪水及學生養贍、添置書籍測量器具并上練船學生人等養贍歲需銀四萬五千兩。該堂現課學生一百二十名，如增募學生，應添教習薪贍等費，準核實估計，酌加經費。

《清實録四九・穆宗實録》卷二〇四《同治六年五月下》　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一摺，呶呶數千言，甚屬荒謬。同文館之設，歷有年所，本年增習天文算學，以裨實用。歷經御史張盛藻、大學士倭仁先後請罷前議，因其見識拘迂，疊經明白宣示。兹據該知州所陳十條，不過摭拾陳言，希圖自炫，原可置之不論，惟有關於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得不再行明示。楊廷熙因同文館之設並詆及各部院大臣，試思楊廷熙以知州微員痛詆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且謂天文算學，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普天之下，孰非朝廷號令所及，豈有疆臣可行而朝廷不可行之理。又謂事在必行，懇請將翰林進士科甲有職事官員撤銷，尤屬謬妄。國家設立科目原以登進人才，以備任使。曾國藩、李鴻章均係翰林出身，於奉旨交辦中外交涉事件，從無推諉，豈翰林之職，專在詞賦，其國家政務概可置之不問乎！至所稱西教本不行於中國，而總理衙門請皇上導之使行，及專擅挾持，啟皇上以拒諫飾非之漸等語，更爲肆口詆誣，情尤可惡。推原其故，總由倭仁自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後種種推託所致。楊廷熙此摺如係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體，其心固不可問，即未與聞，而黨援門户之風從此而開於世道人心大有關繫。

《廣方言館全案・總辦機器製造局馮、鄭上督撫憲稟・計呈酌擬廣方言館課程十條》　一、辨志。朱子《諭滄洲精舍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學者須先端趨向，求爲有體有用之學，尤須持久，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成之功。果能認定路頭，用心堅定，在學者裕立身用世之實學，庶不負設館之苦心矣。

一、習經。古人通經以求致用，大而家國天下，小而名物象數，畢生研究，名理無窮。願學者分年讀經，當循次序。兹因便於討論，擬講《春秋左傳》，令初學較易得力。課文之前三日午後，諸生畢集講堂聽講。除確系抱病外，不得規避不到。《左傳》讀杜注本，講解悉遵《欽定春秋傳説匯纂》，旁及於近賢顔氏《春秋大事表》、姜氏《讀左補義》、魏氏《左傳經世》、胡氏《論史兵略》、馮氏《左綉》諸書。諸生宜静聽默識，毋得怠惰喧嘩。晚間退處私齋，務當循省誦習，發明意旨。心有所得，則書之日記，庶幾攷正是非，不徒爲記誦之末焉。

一、習史。經經緯史，爲學之序。列史二十四部，卷帙既繁，未易畢讀。而編年之書，莫善於《通鑒》，世人多習綱目。而顧炎武獨謂朱子之改《通鑒》，必不如《通鑒》也。諸生有志讀史，務宜心精力果，罔有作輟，一日之中，限以定程，細心玩讀二十頁，約計三年，即可卒業。循是而讀《通鑒外紀》、畢氏《續通鑒》以及《明鑒》、《明紀》，自伏羲而至明季，編年紀事之書，燦然大備矣。讀史之法，宜置小册於案旁，分類纂録，每有心得，或作論一篇，或書之日記，同堂質證，可資討

論。至杜氏《讀史論略》爲全文綱領，擬於課文之前二日午後，諸生畢集講堂聽講，退居熟讀無忘，庶幾全史在胸，得其要領矣。《讀史論略》講讀已畢，或續講顧氏《讀史方輿紀要形勢論略》一卷及選刻《列史紀傳》。其先輩論史有識之文，如王氏船山《讀通鑒》三十卷，均可以資參攷。所望諸生事事體認，取法於古，以增長其識力，無徒侈言淹博，斯爲要矣。

一、講習小學諸書。朱子以大學立教，而必輯小學，以授初學。且慮人多未嘗小學，特指出敬字，以補小學之功。誠以小學者，大學之基。四子爲讀經之階梯，《小學》、《近思録》又爲讀四子之階梯。擬於課文之前一日，講解《養正遺規》、《朱子小學》諸書，若有進境，則授以《近思録》及《朱子全書》、《性理精義》各篇，諸生聽講時壹志凝神，退而精心體認，篤實踐履，庶於言行之際，敬肆之分，皆有所持循焉。

一、課文。平日讀書有得，胸中確有見地，又能留心時事，洞悉利病之所以然，斯爲實學。然非達之筆下，無由識其心得，攷其是非也。茲擬閱七日，課文一篇，限即日交卷，不得遲延，致誤他日功課。課文日諸生携筆硯，畢集講堂聽攷，停習西學，以盡一日之長。學有成就者，試以策論，以覘其讀書論事之識。間課以時藝，無阻其進取科名之階。至初學入手，筆下尚未清晰，勢不能不從事八股，漸窺門徑，每課分試數題，作者悉聽其便。逢課期日，諸生畢集講堂，恭候先生將所命題句，詳細講論，俾於理法瞭然。作文毋得彼此抄襲替代。除確系抱病不能應課外，不得規避免試。諸生各卷匯齊，送交主課先生，斧削分等，評定甲乙，於下屆課文之後二日發還諸生，或授以先輩程文一篇。

一、習算學。孔門六藝不廢書數。況西人製造日新月异，俱從算學而出。南海鄒特夫徵君謂：今日算學之衰，非不精深之患，而不熟習之患。高明者，窮深極遠，務爲隱奥，以相矜异；其下者，躐等而進，望而生畏，廢然意阻。即使所著之書流布寰宇，雖有識者賞其佳妙，而習之者不給於世用。茲擬每日西學之暇，午後即學習算術，無論筆算珠算，先從加減乘除開方入手。中學則熟習算經十書，前賢代有著述，皆可流覽。西學則幾何、重學、代數諸書，循序而漸進焉。除課文日停習，余日不得作輟。若有性質所近，徑免課文，專習算學亦可。至測量製造之法，如學有端緒，即可引與攷究。

一、攷核日記。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學人傳習之勤怠，應事之敬肆，苟非筆之於書，朝攷而夕稽之，在學者既無省察之功，在教者亦無從施其長善救失之法。茲擬照龍門書院課程，設立讀書行事日記二本，諸生按日登記，於課文之後三日，送交先生攷核，其有告假出入及偶犯館規者，先生隨時稽查。另設一簿交學長存記，是日調取查對，以定功過。月終則綜核諸生日記，定上取一名，次取九名，又次取十名，備取五名，又備取十名，末等五名，酌量賞罰，以示勸懲。其讀書日記，若有抒寫心得及疑義相質者，隨時送閱，俟先生訂正發還，不限日期。

一、求實用。今日士大夫之通患，莫大乎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畢生竭慮殫精，汲汲以求工於帖括，及至筮仕之日，則茫然罔有依據。蓋學不求其實用，究不知所學何事也。茲建設廣方言館，苦心經營，立教之本意，無非儲真才以收實效。諸生當好學深思，激發志氣。凡有關於今日軍國之要者，務宜切實講求。設如立見施行，即可收其明效大驗，不徒托之空論，但爲能言而不能行，庶幾以所學推於所用，不至貽誚虚聲矣。

一、學生分爲上下班。初進館者先在下班，學習外國公理公法，如算學、代數學、對數學、幾何學、重學、天文、地理、繪圖等事，皆用初學淺書教習。若作翻譯者，另習外國語言文字等書。諸生每日於午前，畢集西學講堂，專心學習。閱七日，課以翻譯一篇，評定甲乙，上取者酌給獎賞。至年底攷試可取者，察其性情相近，并意氣所向，再進上班，專習一藝。

一、上班分七門：一、辨察地産，分煉各金，以備製造之材料；二、選用各金材料，或鑄或打，以成機器；三、製造或木或鐵各種；四、擬定各汽機圖樣或司機各事；五、行海理法；六、水陸攻戰；七、外國語言文字，風俗國政。生徒學此各事之時，仍須兼習下班之學，以冀精深。

以上各條，系就書館教習生徒而設，至學習製造及行船接仗，西人各有專長，可取爲法。擬於公局廳事兩廊之間，左右計有十楹，分設兩館，擬用總管機器及諳練行船洋人兩名，專司教習。將廠中工匠及現在各號輪船領江水手、司機各項人等，擇其略識字義，而學習已經入手者，分學習廠船機器。一館學習行船接仗，一館廠内工匠，於散工之後，船上領江人等，於出洋回局之日，每日傍晚五點半鐘始冬日自六點鐘始。至九點鐘止，在館聽西教習講解。其未諳西人言語者，用學長二人翻譯傳述，以發明西書理法，似於學習之道，精粗悉備，較易得力。理合陳明。

《同文館題名録・光緒八年課程表》 由洋文而及諸學共須八年。館中肄習

洋文四種：即英、法、俄、德四國文字也。其習英文者，能藉之以及諸課，而始終無阻；其餘三國文字雖熟習之，間須藉漢文以及算格諸學。

首年：認字寫字。淺解辭句。講解淺書。

二年：講解淺書。練習文法。翻譯條子。

三年：講各國地圖。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

四年：數理啓蒙。代數學。翻譯公文。

五年：講求格物。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練習譯書。

六年：講求機器，微分積分。航海測算。練習譯書。

七年：講求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練習譯書。

八年：天文測算。地理金石。富國策。練習譯書。

以上課程，惟漢文熟諳，資質聰慧者可期成就，否則年數雖加，亦難望有成。至西語則當始終勤習，無或間斷；而天文、化學、測地諸學，欲精其藝者，必分途而力求之；或一年，或數年，不可限定；此其大綱。至於細目，仍宜與各館教習隨時體察，酌量變通可也。

其年齒稍長，無暇肄及洋文，僅藉譯本而求諸學者，共須五年。

首年

數理啓蒙。　九章算法。　代數學。

二年

學四元解。　幾何原本。　平三角、弧三角。

三年

格物入門。　兼講化學。　重學測算。

四年

微分積分。　航海測算。　天文測算。　講求機器。

五年

萬國公法。　富國策。　天文測算。　地理金石。

至漢文經學，原當始終不已，故於課程并未另列。向來初學者每日專以半日用功於漢文，其稍進者亦皆隨時練習作文；至於醫學未列課程者，蓋非諸生必由之徑，或隨時涉於體骨等論，以廣學識，或俟堂憲諭令而專習之皆可。

堂諭附：

總教習會同各館教習，前擬課程表一紙，呈堂批閱。茲遇整頓館務，著將課程表翻譯洋文，以漢洋合璧刷印三百本，交與館生各執一本，俾知趨向。光緒二

年　月　日特諭

《清會典》卷一〇〇《同文館各科課程內容》　凡文字，先攷其母以別異同。英文字母二十有六，法文字母二十有五，俄文字母三十有五，德文字母二十有六。次審其音，以分輕清重濁之殊。以脣舌牙齒喉腭定其音。次審其比合爲體以成文。凡洋文皆合字母以成字，有主音，有輔音，合以成文。與清文字頭押尾之審配，漢文偏旁部目之合形，大略相同。次審其兼通互貫，以識其名物象數之繁。洋文字母最簡，而成字最繁。以音爲文，彼此移易，則其解各別，故洋文數倍於漢文。設漢洋教習以分導之。立總教習以合語而董成之。總教習用洋人之賅通洋文洋學及熟中國語言文字者。漢教習用漢人舉人貢生出身者。洋教習用洋人，副教習由高足學生兼充，仍習學生功課。學生每日午前詣漢教習學習漢文功課。午後詣洋教習學習洋文功課。到館時刻：自春分起，限七點鐘；自秋分起，限八點鐘。日晡時散學。有長進則准其住館。否則革退。

凡天文，必測七政以立法。日徑長八十六萬六千四百洋里，月徑長二千一百六十三洋里，水星徑長三千零三十洋里，金星徑長七千七百洋里，火星徑長四千二百三十洋里，木星徑長八萬六千五百洋里，土星徑長七萬三十洋里，每一洋里當中國三里有奇。西說日屬有八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木、土三星，及天王、海王二星也。軌道皆橢圓形。以次受吸於日，繞日而行，故曰日屬。地球徑長七千九百一十八洋里，天王星徑長三萬二千洋里，海王星徑長三萬五千洋里。月爲地屬，繞地而行，不曰行星。本體無光，受日之光，與水金二星同，故其盈朒亦同，而距地最近。象以儀器，窺以遠鏡。諸儀器皆資遠鏡。遠鏡之法，用套筒安一凹鏡於內，一凸鏡於外。縮筒視遠，伸筒視近。測得火、木、土、天王、海王五星，皆有跟星繞體，如地之有月。火之跟星二。木之跟星五。土之跟星八。天王四。海王一。由新法推步，得地自轉行之證二。一爲光行差，測諸曜方位，不在本位，而偏在地所行嚮之處，如地不動，則諸曜之方嚮不移；一爲視差，設於其月測距地最近之恒星，得其方位，六閱月又測此星，其方位必不同，此太陽居中心，地與行星繞之之證也。與中國古法地居中必不動之說異。廣其法以推行星，得例三。一曰諸行星皆行橢圓道，以日爲橢圓之一心；一曰歷時同，則行星距日所過面積亦同；一曰諸行星距日中數三乘方，與繞日一周之時自乘方相比。謂之公比例，測距度以得行星不盡之數。地球之外，有小行星甚伙，介於火木兩星之間。

凡輿圖，必以經緯之度定方位，縱橫各三百六十度。縱者爲經，歸於兩極。橫者爲緯，歸於赤道。經綫以京師爲中綫。分天下爲五洲。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亞非利加，曰澳大利亞，居東半球。曰南北亞墨利加，居西半球。量以測器，申以算法，精以繪

事，以識山水之高深，以悉形勢之險夷。塹地而深之，辨色若質，審土若石，則斷續之文，折疊之理，動植飛潛變化之迹可稽焉。掘地見土不數尺即變色，此地層之證也。縱橫求之，有脉絡分明者，有文理夾雜者，有斷絶折疊者，其土與石并所産物，逐層變异。凡化學礦學諸家所載諸物質，及飛潛動植諸類之化於土而其迹尚存者，無不備焉。

凡算學，以加減乘除爲入門。有筆算，有籌算，皆以定位爲準。加減乘除，均有帶分，故須用通分法。次九章方田，粟米，衰分，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少廣，句股爲九章。内惟少廣，句股義最深，用亦最繁。堆垛爲少廣之一支，自一乘垛以至諸乘垛。次八綫，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矢，余矢，正割，余割謂之八綫。次則測量，度之可以取直角者，曰句股測量。其不能取直角者，曰三角測量。三角有邊角比例，兩邊夾一角，三邊求角諸法。次則中法之四元術，西法之代數術。四元數。上下左右，别以位次，代數乘方正負，分以記號，其相消開方法則同，二者皆以已知數求未知數，是謂造法之法。四元代數既明，以之御九章及九章以外各題，因題立法，無不如志。又有正弧三角用邊角比例，及次形次斜弧三角，其有相對邊角者，用邊角比例。其無相對邊角者，用垂弧，或用次形三角。求邊用次形或用求半邊正弦自乘方法。三邊求角。用總較法，或用開平方得半角正弦法。兩弧夾一角，用矢較法，或用半外角正切法。至求南北直綫，北極高度地半徑差，黄赤距緯清蒙氣差，時差、朦影，刻分晝夜永短，節氣時刻，日月視徑、實徑，日月距地地影半徑，太陽食限，日食三限時刻，日食三差，太陽太陰高弧東西南北差，日食食甚用時真時，初虧復圓用時真時。日食分秒方，五星衝伏留退，恒星經緯度，中星時刻，日纏月離，太陰入交月數，太陰食限，太陰食分初虧復圓食既生光時刻，皆有專法。然後講求重學，以明演放砲位，駕駛舟車，一切營建製造之法，以至代微積拾級諸算之精密焉。

凡化學，以原行之質爲本。原行質，即純一無雜之質，分之不能爲二者。共六十七質，分大類二：一曰非金類，一曰金類。每質各秉一性，性相近爲一家，二類各五家。本館已攷而知者，在非金類，曰養氣，曰硫磺，曰砌，曰硇，爲第一家；曰緑氣，曰溴，曰燦，曰鏀，爲第二家；曰硝氣，曰硫，曰硇，爲第三家；曰炭精，曰砂精，曰硼精，爲第四家；曰輕氣，爲第五家。共十五種。在金類，曰鈦，曰鍼，曰鉐爲第一家；曰鍾，曰鑴，曰鍬，曰鏀，爲第二家；曰鑤，曰鉗，曰鎚，曰鍍，曰鏷，曰銕，曰錆，曰鐸，曰鎢，曰銻，爲第三家；曰鑐，曰鉛，曰鎩，曰銅，曰銀，曰汞，曰鈀，曰鈃，爲第四家；曰金，曰鉑，曰鉷，曰鑸，曰鐚，曰錫，曰鈚，曰鐇，曰鎗，爲第五家。共三十五種。原質入養氣有生酸者，有生反酸者。非金類與養氣相合成酸，永不能成反酸。金類與養氣相結合成反酸時亦能成酸。反酸與酸相合爲鹽類。有化於冷水者，有化於熱水者，有冷熱水皆不化，而化於強水者。凡礦産備諸質，驗質必以化分，有消而化者，有熔而化者，消化視強水，熔化視火力。消化之法，必先攷其質屬何家。如反酸各質，有輕磺□磺□炭強，皆不能分出者，爲第一家；其不被鍬磺分出，而被□炭強分出者，爲第二家；不被分輕磺分出，而被□磺□炭強分出者，爲第三家；輕磺□磺□炭強皆能分出者，爲第四家；輕磺□炭強皆能分出，而不能爲□磺分出者，爲第五家。既知質屬何家，再以各種強水驗之，則諸質畢分矣。熔化之法，以火爲功，最要在製爐，其次提净雜質，而視火色與熱度又次之。有分金銀鉛三質之法。先加磺強水，鉛與磺強水相合，變爲鉛磺強不化，其所淋過之水，加輕緑，内含之金無相感，内含之銀，與輕緑之緑氣相合，變爲銀緑不化。又於銀緑内感以鐵，鐵即奪銀緑内之緑氣，變爲鐵緑，可以分出純銀，此即提銀之常法也。有煉鐵之法。法將礦鐵置於爐内，加炭以大火鍛之，鐵即分出。其炭養氣隨之騰去，令所含雜質，熔爲一種，似玻璃狀，浮於鐵上。其不能熔化者，須配加他質以化之，若不加他質，則所含英石砂黄土等質，即與鐵合成鐵砂強，不易熔化矣。不如在礦鐵内，先加鍬炭強令成鍬砂強，不但易於消化，且不耗鐵。有煉銅之法。凡礦産之銅，大抵鐵磺與銅磺相摻之質，須露鍛三次，令鐵得天氣中養氣，成爲鐵銹，再與體内之砂合爲鐵砂強，則銅經鍛煉已有一半變成銅銹，摻於銅磺内，立即滚沸，有銅内養氣與銅磺内硫磺相合，化爲磺酸氣騰去，其銅即可得。惟銅體不純，須置炭末之下以火鍛之，俟熔化時，用新樹枝攪之，樹枝受銅内熱力，即化爲氣，將銅内氧氣牽出。鍛至熱時捶之令扁，不璺不裂。如將銅銹内養氣以輕氣折之，則所得之至銅尤純也。有煉銀之法。法將礦銀研爲細末，鋪石墁地上，加食鹽百分之二三，并加鍛過微含銅磺強鹽之銅磺少許，用木掀翻騰令匀，次將庫用水銀分作三分，每十日加入一分以攪之，如水銀食銀過慢，則有鍛過之銅磺以助之，儻食銀過快，須酌加石灰或木灰以阻之，以水銀稀稠，即知食銀遲速多寡，俟食足後取出，以器漂洗之，則含銀之水銀自沈於底，淋以鹿布，以火將水銀鍛去，入於冷器，其銀即成流質而可得矣。有煉金之法。法於水中將礦金體輕之雜質淘去，加以水銀，金即消化，成爲金汞，一經鍛煉，汞即騰散而得金。如恐其質不純，須令消化於輕緑硝強合成之王強水内，成爲金二緑三，用大火鍛干，以蒸氣水過淋，再加青礬水，即牽去水中養氣，其輕氣自與金二緑三之緑氣合成輕緑強氣，金即分出成一棕色之末。先以輕緑強水洗净，再用清水洗之，後加硼砂火硝熔化之，即可得純一無雜之金。有煉鉑之法。此質無純産者，内含有金銀鐵等質，取之之法，將礦鉑用水漂洗，去其土砂，以磁石吸出内含鐵質，再加汞以消化内含之金銀。後加王強水，鉑即消化，成爲鉑緑二，再加四輕硝緑，即成鉑緑二輕硝四，取出以火鍛之，即得灰色之鉑末，置於黄銅筒内，以鋼塞逼壓之，則體漸緊而成爲鉑塊矣。除以上鍛煉五金外，尚有以鐵煉鋼，製造火藥，鍍金銀藥水，照象，染各顔色諸法，皆化學之妙用。

凡格致之學有七：一曰力學，審吸壓之理以利於用。有重學斯有力學，天氣壓於上，地氣吸於下，見重斯見力矣。有動静二理，静者運使動，動者阻使静，皆須力。明其理，則殺物力以省人力，助人力以勝物力，妙用自無窮焉。省力助力之器有七：一曰杠杆，二曰輪軸，三曰滑車，四曰斜面，五曰尖劈，六曰螺旋，七曰齒輪。一曰水學，審動静之性以利

於用。水含氫氧二氣居多，當其靜，即有浮力漲力壓力，及其動，力可百倍，性又最平，激流使上行，必如其源之高而止。體其性而資其力，濟以機器，功用無窮。一曰聲學。審響應之微以利於用。凡物相觸，籍天氣顫動，傳之於耳而成聲。其行也如海中之浪，有所阻則回應。聲之高下疾徐，視氣之寒熱厚薄順逆。東之則不散，雖遠可達，儲之則不銷，雖久可留，放之則大，揚之則長，藉電通之。尤奇尤速。一曰氣學，審蒸化之方以利於用。絪緼化醇，繞地球者爲天氣，靜則爲氣，動則爲風，天氣中諸氣悉備，其最要而常存者有三。曰氧氣，曰炭強，曰硝氣，羣生資氧氣，植物資炭強。摻和二氣資硝氣，壓而儲之，則有漲力，提而去之，是謂真空，至於蒸水氣以激輪機，化諸氣以驗物質，則不能無待加熱之功。一曰火學，審騰熱之力以利於用。火有四類，一曰日火，二曰電火，三曰磨擊之火，四曰化合之火。而其功皆在熱，惟熱氣能吸萬物，亦惟熱氣能解萬物，吸之使堅實，解之使流走。一曰光學，審回返之理以利於用。光分四類，日光，電光，火光，冷光也。光物亦分四類，自明者爲發光物，借明者爲返光物，過光者爲透光物，不過光者爲阻光物。取光以鏡，鏡有平凸凹三種，於三種中變而通之，則有返光，折光，夜視，水視，分影，分光。顯微諸鏡，故視遠惟明，秋毫畢察。一曰電學，審觸引之捷以利於用。電即雷也，發聲爲雷，光熱爲電，空中萬物，到處存焉。欲爲觸引，必先攷察情狀，用法以防其患，有陰陽之別，乾濕兩種。用二物磨擦而生者爲乾電，用強酸配制而生者爲濕電。所用器具，有電筒，電管，電堆，電圈，電匣，電池，電瓶，生電試電瓷鐵諸機，電性測電諸表，阻電之物，則有玻璃松香瓷料橡皮膠等物。至於攷動植之學以教樹畜長地力，蕃物類，節人工，則皆格致之屬焉。察衆物之形體情性，爲之律天時，因地利，劑愛憎，配氣質，以長養之，復藉機器以省人力，則萬物各暢其生機。學成，則習公法，或富國策，以畢其業。公法有軍賓二例，軍例，戰時之例也。賓例，平時之例也。即軍賓二體所資以辦交涉也。富國策，農工商之事也。三者裕國之源，明乎其術，惟士爲能，故必擇穎悟之資精於格致者習之。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一《課程十二條》　一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時，静坐四刻，體驗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霑戀。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東繙西閱，徒務外爲人。

五讀史。丙申年購《念三史》，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極力爲爾彌縫，爾能圈點一遍，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圈點十葉，間斷不孝。

六謹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欲，節飲食。」時時當作養病。

九曰知所亡。每日讀書記録心得語，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無亡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志。

十一作字。飯後寫字半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十二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頭等學堂功課

歷年課程分四次第

第一年　幾何學　三角勾股學　格物學　筆繪圖　各圖史鑒作英文論

翻譯英文

第二年　駕駛并量地法　重學　微分學　格物學　化學　筆繪圖并機器繪圖　作英文論　翻譯英文

第三年　天文工程初學　化學　花草學　筆繪圖并機器繪圖作英文論

翻譯英文

第四年　金石學　地學　攷究禽獸學　萬國公法　理財富國學　作英文論　翻譯英文字

專門學分爲五門

一、工程學專教演習工程機器　測量地學　重學　汽水學材料性質學　橋梁房頂學　開洞挖地學　水力機器學

一、電學深究電理學　講究用電機理　傳電力學　電報并德律風學　電房演試

一、礦務學深奥金石學　化學　礦務房演試　測量礦苗礦務略兼機器工程學

一、機器學深奥重學　材料勢力學　機器　汽水機器　繪機器圖　機器房演試

一、律例學大清律例　各國通商條約　萬國公法等

洋人教習五名：

一、工程學算學教習一名。

一、格物學化學教習一名。

一、礦務機器學地學教習一名。

一、機器學繪圖學教習一名。

一、律例學教習一名。
華人教習漢文二名：
一、講讀經史之學。
一、講讀《聖諭廣訓》。
一、課策論。
華人教習洋文六名：
一、華人洋文教習，視其所通何學，則由洋文總教習調度，幫助洋人教習。
二等學堂功課
歷年課程分四次第
第一年　英文初學淺言　英文功課書　英字拼法　朗誦書課數學
第二年　英文文法　英文字拼法　朗誦書課　英文尺牘　翻譯英文　數學并量法啓蒙
第三年　英文講解文法　各國史鑒　地輿學　英文官商尺牘　翻譯英文　代數學
第四年　各國史鑒　坡魯伯斯第一年　格物書　英文尺牘　翻譯英文　平面量地法
洋文華教習八名：
一、四班，每班英文正教習一名，幫教習一名。
漢文華教習四名：
一、講讀四書經史之學。
一、講讀《聖諭廣訓》。
一、課策論。

《格致書院西學課程綱目》

第一學　礦務全課目録

一課　數學。
二課　洞内通風法，分爲氣質化學課，防火燈課，測風器具課，通風理法課，岔路通風法課等。
三課　煤之地學。
四課　求煤各法。
五課　開煤井煤洞法，分爲開井、開洞、開煤各法課。
六課　開各金類礦法。
七課　測繪煤與各金類礦井洞法，分爲幾何略法課，指南針測繪課，經緯儀測繪課，水平儀測繪課，測井法課，測煤洞法課，測金類礦洞法課。
八課　機器學，分爲重學略課，助力器課，配機器樣式課，器具材料堅固課，汽機鍋爐課，起重牽重課，用空氣與壓緊空氣器具課，静水學課，動水學課，水重學課，起水機器課，通風器具課，鑽器鑿器課，地面備用房屋機器器具課。
九課　圖畫法，分爲畫圖器料課，運規各法課，畫各物體課。
十課　醫傷害初用各法。
十一課　開煤開礦各國律例。
十二課　開煤開礦管帳法。
十三課　吹火筒試辦各礦法。
十四課　礦學。
十五課　試驗各礦法，分爲備礦法課，天平法碼課，鎔爐課，試礦藥料課，試驗金銀法課，鍋内煉礦法課，骨灰分銀法課，試驗鉛礦法課，試水驗鐵法課，試驗矽養二法課等。
十六課　金類礦之地學，分學地學略課，金之地學課，銀之地學課，鉛之地學課，鋅之地學課，銅之地學課，鐵之地學課，煤與火油之地學課，錫之地學課，汞等地學課。
十七課　相地求礦法。
以上全課。另分爲專課三門如下：

第一門　開煤課

一課數學，二課通風法，三課防火燈，四課煤之地學，五課求煤法，六課開井法，七課開煤法，八課測繪煤洞法，九課重學略法，十課材料堅固法，十一課鍋爐學，十二課汽機學，十三課牽重機器，十四課起重機器，十五課起水機器，十六課鑽器鑿器，十七課壓緊空氣傳力法與電氣傳力法，十八課通風機器，十九課備煤塊，大小分等法，二十課醫受傷初用法，二十一課開煤律例，二十二課開煤洞管帳法。

第二門　開金類礦課

一課數學，二課測繪開金類礦洞法，三課吹火筒法，四課礦學，五課試礦法，六課各礦地學，七課相地求礦法，八課開井法，九課開礦法，十課重學略法，十一

課材料堅固，十二課鍋爐學，十三課汽機學，十四課起重機器，十五課起水機器，十六課壓緊空氣傳力法，十七課電傳力法，十八課鑿礦機器，十九課軋礦分礦機器，二十課醫傷初用法，二十一課開礦管帳法。

第三門　礦務機器課

一課數學，二課重學略法，三課機器重學，四課配機器樣式法，五課材料堅固法，六課鍋爐學，七課汽機學，八課起重牽重機器，九課起水機器，十課壓緊空氣傳力法，十一課用電氣傳力法，十二課通風機器，十三課鑽與鑿機器，十四課分煤塊大小機器，十五課軋碎各礦與分類機器，十六課畫各機器圖法。

第二學　電務全課目録

一課　數學。
二課　代數學。
三課　幾何與三角學。
四課　重學略法。
五課　水重學，分爲靜水學課，動水學課。
六課　氣學。
七課　熱學。
八課　運規畫圖法。
九課　汽機學。
十課　材料堅固學。
十一課　機器重學。
十二課　鍋爐學。
十三課　配機器樣式法。
十四課　電氣學，分爲電氣根源課，通電阻電料課，記電數法課，吸鐵氣課，電與吸鐵之顯力課，測電法與器具課。
十五課　用電各器。分爲發化電器課，電報課，傳聲器課西名德律風，吸鐵磨電器連通法課，吸鐵磨電遞更反正法課，電氣機器連通法課，炭條等電燈課，電鍍金類課，電焊金類法課。
十六課　吸鐵電機器配式樣尺寸法，分爲電力與器具之相關課，啣輪課，造啣鐵法課，通斷電氣軸課，聚引電氣帚課，電氣吸鐵器課，電氣吸鐵圈造法課，吸鐵器零件課，十五馬力電機器圖與推算及繞綫各法課。
十七課　通電燃燈或傳力法，分爲總房各事課，安排電綫各法課，電車鐵路法課。

以上全課。另分爲專課二門如下：

第一門　電氣機器課

一課數學，二課代數學，三課幾何三角學，四課重學略法，五課水重學，六課氣學，七課熱學，八課運規畫圖法，九課畫各體法，十課汽機學，十一課材料堅固學，十二課機器重學，十三課鍋爐學，十四課配機器樣式法，十五課電氣學，十六課用電各器，十七課配吸鐵電機器樣式法，十八課電綫通光傳力法。

第二門　電業學

一課數學，二課代數學，三課幾何三角學，四課重學略法，五課熱學，六課運規畫圖法，七課畫各體法，八課材料堅固學，九課電氣學，十課用電各器，十一課配吸鐵機器樣式法，十二課電綫通光傳力法。

第三學　測繪全課目録

一課　數學。
二課　代數學。
三課　幾何學，分爲幾何學，三角學課，量法學課。
四課　重略學法。
五課　水重學，分爲靜水學課，動水學課。
六課　氣學。
七課　運規畫圖法。
八課　測量各法，分爲測量總理課，指南針測量法課，經緯儀測量法課，水平儀測量法課，細測小地面法課，測水面法課。
九課　測國分界法。
十課　畫地圖各法。

第四學　工程全課目録

第一門　開鐵路工程課

一課　數學。
二課　代數學。

三課　幾何學，分爲幾何學課，三角學課，量法學課。
四課　重學略法。
五課　水重學，分爲静水學課。動水學課。
六課　氣學。
七課　静重學畫圖法。
八課　材料堅固學。
九課　測量各法，分爲測量總理課，指南針測量法課，經緯儀測量法課，水平儀測量法課，細測小地面法課，測水面法課。
十課　畫地圖各法。
十一課　開鐵路定方向法。
十二課　開鐵路各工法。
十三課　安鐵條各工法。
十四課　鐵路建造各務法。

第二門　造橋工程課

一課　數學。
二課　代數學。
三課　幾何學，分爲幾何學課，三角學課，量法學課。
四課　重學略法。
五課　水重學，分爲静水學課，動水學課。
六課　氣學。
七課　運規畫圖法。
八課　繪畫橋圖法。
九課　静重學畫圖法。
十課　推算橋各處任力法。
十一課　材料堅固學。
十二課　配材料尺寸法。
十三課　造橋各件尺寸與樣式法。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一〇二《札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改定課程》　准禮部咨，九月三十日欽奉皇太后懿旨，書院之設原以講求實學，非專尚訓詁詞章，凡天文、輿地、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皆儒生分内之事，現在時勢艱難，尤應切實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當有事也等因欽此。自應欽遵懿旨，將省城各大書院即照天文、地理、兵法、算學分門講授。除江漢書院業經本部堂欽遵添設住院實學生四門分課外，查兩湖書院現課經學、史學、天文、輿地、地圖、算學六門，兹除經學、史學原係書院所當講求外，查測繪、地圖本係兵法中最要之務，該書院所分門類正與此次所奉懿旨適相符合，應即將地圖一門改稱兵法。惟兵法之學，體大思精，應於兵法一門中又分爲三類：一曰兵法史略學，講求歷代史鑑兵事方略；一曰兵法測繪學，講求測量山川、海道形勢，遠近營壘，礮臺體式，繪畫成圖；一曰兵法製造學，講求製造槍礮船雷，行軍電報，行軍鐵路等事。每門各設分教一人。又體操一事，爲習兵事者之初基，即與舊傳八段錦、易筋經諸法相類，所以強固身體，增長精神，必不可少。國朝定制凡八旗文生員、舉人、進士皆須兼習騎射，不能騎射者不得入鄉會場，具見造就人才文事武備兼重之至意，自可仿照辦理，應於該書院後餘地建設兵法體操棚，於功課畢後習之。先習簡易諸式，如空手體操及運動木椎、鉛椎、擎槍、托槍、推槍、超乘諸法，并先製備木質槍礮式，以資目驗攷究，即派武備學堂優等諸生爲領班，以資教導。又經心書院新定章程，除《四書》大義、中國内政，本係由監督訓課講習外，若天文、算學本係章程所有，其外政即係講求輿地之學，格致、製造即係講求兵法之學，此後亦定名爲天文、輿地、兵法、算學四門，其經史向章，即由監督隨宜訓課。惟監督院事過煩，應專設經史一門，添請分教一人，每月課以經史一次或解説或策論，由分教核定分數，開單送交監督，與各門統計合定等第。該書院經費較少，故經史合設一分教，兵法亦只設一分教，其添習兵法，體操亦與兩湖書院同。又江漢書院除四門分課外，亦應專設經史一門，添請分教一人，每月課以經史，其别計分數統定等第，與經心書院同。惟江漢書院現無隙地，若住院實學生四十名中願習體操者，准報名附入經心書院隨同肄習。至各書院學業雖分立門目，各有分教講授，然欲成有用之人才，必以砥厲品行爲本，欲望學業之進益，必以率循規矩爲先。三書院均應另立行檢一門，由各監督院長每日酌定時刻，分班接見，訓以《四書》大義，宋明先儒法語，攷其在院是否恪遵禮法，平日是否束身自愛。每月終分别優絀，亦定爲分數，開列清單。并經史、天地、兵算諸門合較分數之多寡，爲每月之等第。此條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一律辦理，似此各大書院教法學業統歸畫一，文武兼習，學行交修，庶可期其皆儲爲國家有用之才。合亟札飭該提調，即便遵照辦理。并恭録懿旨刊刻講堂，俾諸生一體欽遵，

勉之。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日記・教育》 學堂宜以蒙學始。童蒙六歲教之識字，先擇童子口中所嘗言，心中所已知之事教之，如天地、日月、山水、火土頭尾、手口、衣飯、哭笑之類，皆不待解説而明，此等字盡識，然後教以待解説而明之字，如父母、師長、飲食、首足、川陸等類之字，此等既識，再令識學習、教訓、孝弟、忠信、愛惡、善惡等字，又後漸及半虚半實之字，動静、安危、治亂、順逆、轉變、移易、推挽等類，末乃教以虚字，爲之揣合語助之神理而示諭之。如此則識一字即解一字，心靈易啟矣。識字三四千後，授以淺文。村塾用《三字經》《千字文》等，皆非童子所解。今改用唐人五七言絶句之明淺者，五言如「牀前明月光」「松下問童子」之類，七言如「少小離鄉老大回」「獨在異鄉爲異客」之類，絶句讀竟，再授漢魏樂府，如「日出東南隅」「孔雀東南飛」之類，及唐人元白歌行、張王樂府皆可使諷讀，此時可令其學作絶句及短古詩，暇時授以狄攻文心算法。蒙學兩年，學僮八歲，可入小學。小學先授《論語》，學僮既讀絶句樂府，文義畧可通解，授《論語》時隨讀隨講，使知貫穿虚字。《論語》卒業便讀《孟子》，使知文字氣味章法，便可教之開筆學文，或作小書，信寄父母兄弟姻親等，始時一二句，漸可五七句，漸可十句二十句。其《大學》《中庸》等皆暫勿讀。另選《國策》中之小品，每章百餘字，或數十字者讀之，《國策》及絶句、樂府皆宜選定一本發給各學堂。暇時可授狄攻文筆算法。小學四年卒業，十二歲入中學堂。中學堂應有西師教以粗淺圖算、格致等學，經書《孟子》卒業即讀《左傳》《禮記》，資性稍鈍者選讀《左傳》或用曾文正《經史百家》叙記類中所録諸篇，凡左氏高文大篇粗備曾選，又曾公所録《通鑑》通篇，可並讀之，此史學也。至於全史未易驟讀。中學講授宜用陳文恭《綱鑑正史約》，此皆簡而不陋，它如王鳳洲、袁了凡《綱鑑》及《綱鑑易知録》等書，皆俗本不可用。國朝政治則用日本人所編《清國史畧》。經史之外應讀詩文，文以姚姬傳氏《古文辭類纂》爲主，先讀論辨類中蘇氏父子諸論奏議，下篇兩蘇諸策，後讀賈馬韓柳諸論，漢人奏疏對策諸篇，詩以王阮亭氏古詩以及姚氏今體詩選爲主。王選用聞人氏古詩箋本，雖注釋未精要，便初學。五古讀曹、阮、陶，七古讀李、杜、韓、蘇，五律讀王孟，七律讀杜詩，爲中學一大宗，李杜蘇黄諸作乃古今之至文，不得以攷試不用而廢棄之也。但王選稍詳尚宜約選，乃易卒業。中學四年卒業，十六歲入大學堂。大學堂西學漸精，漸多，經書讀《詩》《書》《易》《周禮》《儀禮》諸經，資性鈍者去《易》《儀禮》，更鈍則去《周禮》，史學選讀《史記》《漢書》，性鈍者畧讀數十篇或數篇，講授《通鑑輯覽》輔以胡文忠讀史兵畧國朝政治，講《聖武記》先正事畧，《大清通禮》及簡本《會典》，選閱《經世文編》外國歷史，古文讀姚選序跋書説贈序雜記諸類，詩仍讀王姚二選，五古讀二謝陳李，七古讀黄陸以下諸公，五律讀杜，七律讀小李杜并宋詩。二十歲以後，西學專門應各聘專門教習，中學專門則熟讀之書《六經》外，如《史記》《漢書》《莊子》《楚辭》《文選》、韓文、曾選《經史百家雜抄》、《十八家詩鈔》，流覽之書則《通典》《通攷》《温公通鑑》秦氏《五禮通攷》。國朝官修之書，外國已譯政治法律之書。備攷之書，則《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文苑英華》《文粹》《文鑑》，唐宋大家文集，國朝名家文集，《碑傳集》《耆獻類徵》等書，理學則程朱陸王之書；攷證則顧江戴段之書，各取性所近者。中學門徑甚多，要以文學爲主，不能文則不能得古文奥義，無以達胷肊，所得言皆俚淺，中學必亡。辛丑秋作。寄深冀諸友。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日記・西學上》 閲東文學社分教西山榮久所譯《新學講義》，摘其精要如左：學不外乎智識，智識有三等，一常識，二科學智識，三哲學智識。今世碩學如德國博士虒特、美國博士克丁極司、日本大學教授之中島博士皆分科學爲三種：一自然科學，二社會科學，三心理科學。自然科學分爲二類，一形式科學，二材料科學。材料科學又分二類：一天然，二性態。自然科學其摠爲生物學，其別爲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礦學，此諸學摠稱爲博物學。博物學之外有物理學，如力學、聲學、光學、熱學、電學皆物理學也。博物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地文學皆屬天然科學；其生理學、組織學、凡人物身體之構造骨格之結合研其効用謂之組織學。病理學、衛生學，此諸學皆屬性態科學。所謂形式者數理學也，分爲數種，曰代數學，幾何學，微分學，積分學此數者皆謂之形式科學。社會科學其別有法理學、經濟學、財政學、計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科學其別有倫理學、論理學、教育學、宗教學、言語學、審美學。以上自然社會心理所謂科學略盡於此。此三科外又分三種：一記述科學如動物、植物、礦學、地理學是，二發明科學如物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是，三軌範科學如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論理學是。三種外又分二種：一理學，凡物理學、化學、心理學、社會學皆是，二智學論理學是，哲學種類凡九：一宗教，二審美，三道德，四法理，五社會，六心理，七天然，八認識，九純正。人生六歲入小學，每日四五時，先習本國文字，次則學地理、歷史、博物、算術，是爲自然科學之始基。

八年而卒業，乃入中學。每日以六時習本國高等文典及外國語、算術、代數、幾何、三角術、動物學、植物學、礦學、物理學、化學、地文學，加以音樂、繪畫、體操。五年而卒業，乃入高等學校。漸究自然科學之奧蘊。三年卒業，乃入大學。於是究社會科學者必入法科，究心理科學、哲學者必入文科，究天然科學者必入理科，究醫術、藥學者入醫科，其工科、農科皆有分門。有社會學者可出仕，有心理學者可爲人師。於是有三科講義，一普通學自然科學，二法政經濟社會科學，三文科心理科學、哲學。西國學術肇源埃及，三千年前數學、天文學、文學、工藝皆甚盛大，學生徒數萬，圖書館藏書數百萬卷，其後入於希臘，爲西國文明之星宿海。希臘文明在二千五百年前，詩歌有赫馬氏，哲學有塔列司呵拏其西滿爹爾截訥巴耳蔑泥爹司黑拉庫里塔司諸大家，法律政治有索龍氏，歷史學有黑羅奪塔司氏，爲史學鼻祖。當時尚未有科學，後二千年諸家鼎起，索庫拉貼司氏尤杰出，於哲學、倫理學有盛名，倫理學中所謂歸納法實萌芽於此君。其弟子爲撲拉奪氏，撲拉奪弟子呵里斯頭陀耳氏哲學名家，又爲科學鼻祖。近世倫理學尤與呵里斯頭陀耳氏之說闇合。呵里氏於動物學、植物學、物理學、政治學、心理學、審美學無不究通，蓋呵里氏受學撲拉奪，撲拉奪受學索庫拉貼司，此三君學術爲希臘文明之骨，於治世經濟尤深，是後名家迭出自斯。拖呵批庫耳兩學派外皆不著聲譽。此兩學一主克已，一主愉樂，皆以實行爲本。其後希臘爲羅馬所兼併，其文明亦移之羅馬。上下一千一二百年，獨呵里斯頭陀耳之學冠絶一時。是後文明稍衰，而倫理學科學民權自由之義承傳不絶，遂啟今日各國之文明。羅馬雖移希臘之文明，而學術未進，獨法律之學最精，加斯吉泥吭帝之羅馬法，爲完備法典，爲法律家必讀之書，其他工藝美術羅馬亦有名，後羅馬爲蠻民所滅，文明掃地盡矣。蠻民既滅羅馬，風教蔑裂，學術衰壞，基督之教盛行，王侯貴族聽命唯謹當時用呵里頭陀耳及撲泥拖二氏之學說取證基督之經典，一時碩學如拖瑪斯呵其奴司氏洞斯絲濶塔司氏類皆崇信神學，至謂一針之頂有幾許上帝，如此者七八百年。其後久之，人民始漸知神學之非，基督神教聲價乃寖衰微，於是始有主持新學以排經典之誣，然羅馬法皇猶且力護其教，不肯稍變也。哈里例俄氏研究天文始爲天靜地動之說，羅迦別匡氏講實驗科學，發明製造火藥之法，吉俄耳達諾布耳訥氏大反基督真神惟一之說，倡萬有神教，瑪西亞別里氏、墨呵氏、孤羅臼司氏研究政治法律，各出新說以爲論戰，此四百年以前學術之大略也。至近世學術，乃希臘學問之再興，獨實驗科學則英國之碩學別匡實開明之，而物理、化學藉以研究而至今日之盛。其哲學則自法國之爹哈拖立自由之說而學派一新，近世則德國哲學爲盛。中古學術崇信基督經典，尊之爲聖權，近世始脱聖權之羈絆，宗教學術劃爲二事，科學始興，以脱棄先入之偏見爲主義，別匡氏有曰，恒人以已說爲是，以他說爲非，幼學所入至老而不變，皆偏見之弊。爹哈拖氏有曰，疑者學術之母也，此兩家卓然自脱於宗教之域。別匡氏有新學研究法，斥古開而標新理。自上古時呵里斯頭陀耳拊歸納、演譯二法，迄於中古湮没無聞，別匡氏乃起而發明之，遂爲近世學術之初祖。蓋古之論理學從一大原理，以演衆小原理者也，別匡新法從衆原理以納一原理者也，所謂歸納法也。爹哈拖氏之學亦多研究新理，與別匡相次云。自別匡氏新學出，天下靡然從之，如物理學之有牛洞，化學之有佛拉爹，倫理學、心理學教育有羅茲庫，哲學家斯皮諾撒箔斯哈耳拉衣布泥茲等，類皆一時杰出，至今不能易其說。始時英、法文化先開，德國猶爲蠻民，蓋別匡氏生於英國，故英國冠絶歐洲，法不及英，亦碩學輩出其大儒有盧梭氏，與英國達因氏、德國韓圖氏三君者并爲近世開宗之選。盧梭氏當法國革命以前唱民約之說，謂國家者人人公共之法律所成，故人人有平等之權利，不必聽官吏之指揮，此自由之義也。其後路易王十六世親見法國革命以君主之尊身首異處，自是各國帝王盡改定法律，聽民自由，歐洲全局一變，此盧梭所開之化也。韓國精於哲學，倫理學，德國學術始盛，其後斐鈿貼氏、挾齡孤氏、黑該耳氏穴、駢毫野耳氏、黑爾把耳拖氏接踵而起，而黑該耳尤絶倫，至今哈耳拖滿麐特氏皆哲學名家，故言喆學者推德國稱首云。達因氏之說曰，天下生物皆一系，雖迹有親疏而其類一也，此生物學之最大原理也。此三君後法國有匡拖氏拊社會學，英國有駢撒氏科學有名今尚在，而心理學、教育學法之黑爾巴耳拖氏稱最，同時德之撇斯塔露吉氏亦以教育學爲一代師表，經濟學則英之呵達母斯米司氏，有富國論，源流、古典米耳氏，截棒氏皆有名。而米耳尤長於倫理，謂人生以愉快爲要，不以一已愉樂爲愉樂，惟率天下同進幸福爲最大之愉樂其宗旨如此。十二月二日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日記・教育》　學堂課程　學堂宜以蒙學始。近年南方新出諸哥括以爲便於啟蒙，走獨以謂意義文詞皆非童蒙所解，又始學當授以本國文字，未可遽及西學。今擬數法如左方。童蒙六歲教之識字，先擇童子口中所嘗言，心中所已知之事教之。如天地日月山水火土頭尾手口衣飯哭笑之類，皆不待解説而明；此等字盡識，然後教以待解説而明之字，如父母、師長、飲

食、首足、川陸等類之字；此等既識再令識學習、教訓、孝弟、忠信、愛惡、善惡等字；又後漸及半虛半實之字，動静、安危、治亂、順逆、轉變、移易推挽等類；末乃教以虛字，爲之揣合語助之神理而示諭之。如此則識一字即解一字，心靈易啟矣。識字三四千後授以淺文，村塾用《三字經》《千字文》等皆非童子所解，今改用唐人五七言絶句之明淺者，五言如「牀前明月光」「松下問童子之類，七言如「少小離鄉老大回」「獨在異鄉爲異客」之類，絶句讀竟再授漢魏樂府，如「日出東南隅」「孔雀東南飛」之類，及唐人元白歌行張王樂府皆可使諷讀。此時可令其學作絶句及短古詩，暇時授以狄攷文心算法。蒙學兩年，學僮八歲可入小學。小學先授《論語》，學僮既讀絶句樂府文義畧可通解，授《論語》時隨讀隨講，使知貫穿虛字。《論語》卒業便讀《孟子》，使知文字氣味章法，便可教之開筆學文，或作小書信寄父母兄弟姻親等，始時一二句，漸可五七句，漸可十句二十句。其《大學》《中庸》等皆暫勿讀。另選《國策》中之小品，每章百餘字或數十字者讀之。《國策》及絶句樂府皆宜選定一本，發給各學堂。暇時可授狄攷文筆算法。小學四年卒業，十二歲入中學堂。中學堂應有西師教以粗淺圖算格致等學，經書《孟子》卒業即讀《左傳》《禮記》，資性稍鈍者選讀《左傳》或用曾文正經史百家叙記類中所録諸篇，凡左氏高文大篇粗備，曾選又曾公所録通鑑通篇可並讀之，此史學也。至於全史未易驟讀，中學講授宜用陳文恭《綱鑑》正史約此皆簡而不陋，它如王鳳洲袁了凡《綱鑑》及《綱鑑易知録》等書皆俗本，不可用。國朝政治則用日本人所編《清國史畧》。經史之外應讀詩文，文以姚姬傳氏《古文辭類纂》爲主，先讀論辨類中蘇氏父子諸論奏議下篇兩蘇諸策，後讀賈馬韓柳諸論，漢人奏疏對策諸篇；詩以王阮亭氏古詩以及姚氏今體詩選爲主。王選用聞人氏古詩箋本，雖注釋未精要便初學，五古讀曹、阮、陶，七古讀李、杜、韓、蘇，五律讀王、孟，七律讀杜詩，爲中學一大宗。李、杜、蘇、黄諸作乃古今之至文，不得以攷試不用而廢棄之也。但王選稍詳尚宜約選，乃易卒業。中學四年卒業，十六歲入大學堂。大學堂西學漸精漸多，經書讀《詩》《書》《易》《周禮》《儀禮》諸經，資性鈍者去《易》《儀禮》，更鈍則去《周禮》。史學選讀《史記》《漢書》，性鈍者畧讀數十篇或數篇，講授《通鑑輯覽》輔以胡文忠讀史兵畧。國朝政治講聖武記先正事畧《大清通禮》及簡本《會典》，選閱《經世文編》外國歷史。古文讀姚選序跋書説贈序雜記諸類，詩仍讀王姚二選，五古讀二謝陳李，七古讀黄陸以下諸公，五律讀杜，七律讀小李杜并宋詩。二十歲以後，西學專門應各聘專門教習，中學專門則熟讀之書六經外，如《史記》《漢書》《莊子》《楚辭》，文選韓文，曾選經史百家雜抄，十八家詩鈔，流覽之書則《通典》《通攷》温公《通鑑》秦氏《五禮通攷》，國朝官修之書，外國已譯政治法律之書，備攷之書則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文苑英華文粹文鑑。唐宋大家文集，國朝名家文集，碑傳集耆獻類徵等書；理學則程、朱、陸、王之書，攷證則顧、江、戴、段之書，各取性所近者。中學門徑甚多，要以文學爲主，不能文則不能得古文奥義，無以達胷肊，所得言皆俚淺，中學必亡。辛丑秋作寄深冀諸友

劉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七《諭味經諸生》 算學有裨軍國日用，爲六藝之一，古時人人能之，今諸生視爲商賈之用，全不經心，殊爲自失其業。今擬將嚮之小課改爲算學課，每月二十七日，余坐講堂面課，優者給獎。諸生未習算者，即由加減乘除入手，至日面試可也。

又

諭諸生：知學憲創設時務齋，爲他日格致實學書院之本，欲選諸生肄習其中，以四十名爲限。齋以時務爲名，必諸生關心時務，討論經史，期於坐言起行可獲實用。今日世界，已合五大洲爲一大戰國，世變爲漢唐以來所未有。即救變之材，其學問必不能盡循漢唐以來之成迹。前有擬定學規章程，以經學、史學、經濟、攷據、藝學分門，諸生自審志力，願占何門，入齋學習，誓求精進，互相保結，力除空言無實之積習，庶不負立齋之意。今限十日，各自書册繳齋長處，待我閱定呈學憲裁定二十人入齋肄習。此諭。

又

諭諸生：知前立時務齋，列算學爲一門，蓋以算居六藝之一，究屬形下之學。士子學問，當志其遠者大者，近則身心，遠則天下國家。齋名時務，自治身心，正救時之本原，留心天下國家，尤救時之急務也。既而思之，今天下之患，不患文詞之不工，而患政事之不修。儒生既未與天下國家事，而其所以治身心者，不外古之六藝。六藝當指禮、樂、射、御、書、數，而非《易》、《詩》、《書》、《春秋》、《禮》、《樂》。即《易》、《詩》、《書》、《禮》、《樂》、《春秋》各經，亦非算術不能通，故漢宋大儒，如康成、朱子，皆通算術。況又救今日虛詞之弊，而可不以算爲急乎？今定凡有志時務之學者，無論自占何門，均須習算，亦如士子無論爲何學，無不習字之類。若謂姿質不能習算，是無志於時務。非不能也，不能爲精深之算，亦豈不能爲淺近日用之算乎？世之習商賈者，無不能算，豈以士人之才質，反遜於

商賈乎？中國之患，固非人人習算所能救，然我輩所能爲者，僅在是。禹之行水也，以算術；周公治太平，以算術。孔子曰：吾不試故藝。周公所著之算書，名曰揖閎。孔子所著之算，名曰三不能比兩。然則爲士子而習算，正禹、周公、孔子之教，即孟子息邪説、拒詖行、放淫詞、承三聖之心法也，諸生其無忽算學爲末技也可。

劉光蕡《煙霞草堂文集》卷八《甘肅省大學堂功課提要》　學堂課程每日時刻，華文僅三點鐘，非輕華文也，以諸君身列庠序，皆讀書習文，此時華文不過温習而西文則全未寓目，時勢又迫，不能不略重西文也。温習華文當專重經史，粗舉如左。

一、温經子目有四。倫理、政治、文詞、習字，均閱書經每日限多不過五千字，記所疑、所得。人爲天地之心，裁制萬物而最貴。其最貴者以有倫理也。夫婦形此理，父子誠此理，君臣治此理，此直説也。兄弟倫之始，朋友倫之中，君臣倫之終，此横説也。直者爲經，横者爲緯。緯即中庸經綸之綸，故有倫理，然後有世道，主持世道者君臣也，吾六經所言皆是此理。近日有新出倫理，分而爲四，曰對己身，曰對家族，曰對人羣，曰對國家，謂中國五倫不如四對之該備，以君臣朋友不能該人羣也。不知君爲羣之首，朋友以義合，吾聖人論君道曰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苟事事合義則五洲誰非吾友？羣之大，孰如吾聖人之言哉！特吾中國有倫理而無政治，尊君以文而不以心，君民之間情不結以同胞，宗子義不聊以師友，主賓羣無首而散渙乖離，人方以我無倫理而野蠻，我禽獸，我而敢望與人友，故吾輩今日讀書當注意倫理以修政治，始蓋必吾有君而後人心羣於一，以修政治人自不敢侮我，詈我而引與爲友矣。故倫理爲主政治之源，政治即修倫理之道。至於文詞及字則所以宣達此二者，而不可廢也。秦漢以前有道藝無詞章，而詞章非後世所能及，孟荀老莊申韓賈董是也。秦漢以後有詞章無道義，而魏晉之文且遠遜秦漢，何論六朝，以爲時世之降，而韓子一人力能復古。正蒙通書且駕而上之矣。故學道藝詞章即可不學而能讀中國之書，欲用之中國，不能不習學中國之字，習字以快爲主，曾文正有言，人須日書二萬字方能足用，蓋其軍中閱歷之言也。習字須講求形聲，形爲説文之學，聲爲音韻之學，知形聲則中國之學，其用實便於西文，而習西文亦易。

一閱史子目二。事實，典章，均閱《通鑑輯覽》，每日五葉，記所疑、所得，史載歷代興衰治亂事實也。法制文爲典章也，讀史志在興衰治亂，法制文爲則莫要於本朝掌故，而五洲交通又須急知近日時事，而各國之事實不能不兼通矣。各國之事須閱報章，本朝掌故事實須閱《東華録》、《滿漢名臣傳》、《聖武記》等書，典章須閱《十朝聖訓》、《皇朝三通》、《經世文編》等書，今書皆未備莫如閱《通鑑》，且每日用功止有三點鐘之久，亦不能遍閱他書。凡求歷代事實者，當注意於《通鑑輯覽》，求歷代典章者注意於《文獻通攷》，攷古須證以今，乃可坐言起行，不然古人已死千百年矣，吾輩攷其事實、典章，總極詳明於我之身世，何涉且不惟此古之天下。僅爲今之中國故古之學，直上直下，攷古第證以今，即爲有用，今之學當横推横行，知己必兼知人，方能有用。故閱近日報章及各國事實典章之書，其益百倍於舊史也。閱歷代事實須先審其時之風俗，次人才，次國勢，着眼此三者其興衰可以預定矣。典章所該最廣，除天文律歷工藝歸入算學外，地域、官制、財賦、兵刑、農田水利、物産、學校、選舉、邊防、交鄰，均須留心與今日對校，方能有益。以上各類，諸君自諒精力能兼若干門，則專精力於此數門，他則涉獵而已。

王先謙《虚受堂書札》卷一《復吴生學兢》　久未接談，良深企想。頃讀來札，關愛殷切，感不可言。學堂學會，先謙皆曾到場。以學堂係奉旨建立，學會則中丞殷殷注意，隨同前往，然皆僅到一次。因先謙事忙，並非有所避忌而不往也。學會議論新奇，因其刊入湘報，人人共見，始有辭而闢之者。先謙迺得與聞崖略。至學堂之悖謬，半月前見梁啟超批學生刊稿，各本稱南海先生，然後知爲康有爲之弟子，專以無父無君之邪説教人，大爲駭怪，同人遂有聯名具呈之事。熊庶常不速醒悟，反爲不平，不知何意？然則得罪名教之亂臣賊子，當在公同保護之列歟？來諭謂熊、唐、譚、樊諸人，庸人孺子咸欲得而甘心，然今尚掉臂游行，昌言無忌，公道果何存也？至謂今日之事亦趨重西學者，勢所必至，及湘人儼分新舊二黨之説，則其中有尚須剖析者，不可不爲吾友明之。所謂西學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國往來，朝廷不能不講譯學。西人以工商立國，用其貨物朘我脂膏，我不能禁彼物使不來，又不能禁吾民使不購，則必講求工藝以抵制之。中國機庶可轉，故聲光化電及一切製造鑛學，皆當開通風氣，力造精能。

國家以西學導中人，亦是於萬難之中求自全之策。督撫承而行之，未爲過也。紳士和之，未爲過也。故從前火柴、機器各公司，先謙與聞其事，確係中心

之誠，以爲應辦至今，並無他說。然朝廷之所采者，西學也，非命人從西教也。西教流行，勢不能禁。奸頑無賴從之，猶有說也；學士大夫靡然歸美，此不可說也。至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爲一教，並非西教。其言平等，則西國並不平等；言民權，則西主實自持權。康梁謬託西教以行其邪說，真中國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今若謂趨重西學，則其勢必至，有康梁之學，似覺遠於事情，且康梁之說無異叛逆，此豈可黨者乎？彼附和之者，今日學堂敗露，尚敢自號爲新黨乎？先謙因譬書事允，又本性夙耽閒靜，不願多預人事，故從前學堂之事，外人以爲先謙主持，羣相指摘。先謙實無所聞知，及見有悖謬實蹟，同人督先謙首列具呈，先謙亦毫無推卻，前後心迹可以攷見。來諭云：蔡與恂先生批陳亭子課卷云：先謙已有悔心。此言可怪。蔡先生今年上學一見後未接談，先謙之悔否，蔡先生何以得知？若謂吾兩人交深，以此語代爲掩飾，是譽我實以毀我也。先謙依然先後一人，並無兩樣面孔，兩樣心腸，果有何事應改應悔乎？至外人之曲說深文，更可付之不論矣。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一《論國文示師範諸生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國文爲通各科學之精神，算術與之並重，故國文必期適用，與美術國文有別。美術國文者，華藻之文也；適用國文者，切事切理之文也。然若不能通貫，如何能切事切理，不常讀常作，如何能通貫。不通貫之國文，即不適用，施於實業，工手一例之技能耳，施於師範，則誤人益甚。本校諸生將俱無高尚技能之思想乎，聞諸生有言曰，文止須實業有用，不必人人能爲國粹之文。又曰辭達而已矣。二說皆不切。試問國粹之文何等文耶！辭達之達何如達耶！僕若督諸生爲國粹之文，是以歐蘇韓柳期之人人也，不謬若是。若督諸生必如孔子之所謂達，是以六經諸史之文期之人人也，不謬若是。所望於諸生者，說一事使人了然首尾，說一理使人了然眉目，說一境使人如到其境，說一物使人如見其物，在題中說出，不在題外敷衍，不華可也，不雄可也，不美可也，不博不深甚至不長均可也。不切不可，不通不可。諸生其務爲切，務爲通。若以尋常適用之文爲國粹，以尋常適用爲辭達，則是不切，亦即不通。所謂通者，能於事理文理之上下四旁無障無礙也。如所言則障礙多矣。故可說不通。昔人言秀才不讀《三通》，終是不通。又言讀書十年，纔可當得不通，則不通之程度又有甚高者。願諸生無易其言也。

張謇《張季子九録・政聞録》卷二《變法平議》　一、學堂先學畫圖。山川都邑，非圖不明；户籍水利，非圖不清；警察非圖不靈；海軍陸軍非圖不行；礦山鐵路工商，非圖不營。圖固變法之軌道哉！測量繪圖之學，本不精深，學以半年，即能成就。日本初等小學即事繪圖，故雖工商出遊，莫不右握鉛刀，左擎紙素，隨所遊覽，形形貌勢。今擬各府州縣初立小學堂，即延測繪教習一人，專教測繪學生。地大者二十人，中十六人，小十二人。臨派測量，各減其四，以留於堂，爲學生或有疾病事故，或學之不精，而辦事無實者，更換之備。圖成由教習參合訂正之。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三《致師範黄廣介顧公毅函》　國文之不可不注意，國文課之，不可不研究教法，而教國文之較他課爲難，蓋教育界中人人知之。二子畢業本校，付以此事，其願望二子之耐心苦志，啓導同學，於此可見，抑料二子之感情，必大异於他所延訂之國文教員也。設亦畏難而止，試思天下不難之事幾何，人盡趨不難，則誰當難者。以今日本校後來學生國文程度論，日下一日，余心之所恫，當亦二子之所知，若徇放任主義，忍與終古，十年以後，通校豈復有能爲有理之文者，然則即萬難亦無中止之理矣。譬之頓兵堅城之下，決戰強敵之前，勢既無可退讓，舍冒險而進作奪驀而舞之思以求必勝，此外更有何法？願二子之勉之矣！抑即所以使鄙人稍稍心安也。因材易教，毋拂毋悖，毋萌倦志，千萬千萬。示本校諸生文一紙附去，可於課内詳爲解説。

張謇《張季子九録・文録》卷二《樊氏勸稼別墅記》　仲尼弟子，異能之士七十七人，其以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尤表見者十人。獨端木子、樊子嘗志於商農；孔子則皆少之。然端木之商以廢著屢中饒益，至結駟連騎，名聞於諸侯，樊子則學稼圃而未遂，一若因少於師而輟其事，後人疑焉。商農者，生民之命，國計之原，以其本末相資而爲用者也。孔子少遲之請，謂稼焉用，則曷爲於書而存無逸之訓，於詩而録豳風之篇，政蓋尤有其大本在焉。大本則禮義信，商農之政，政之一端也。上好禮義信，則與民相見以誠，相浹以分，有以立乎商政農政之先，而官其官事其事者，乃確乎可以奉法行意，而樂生安業。孟子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者也。若以無禮無義無信之君，而言通商、言勸農，無論民不能敬與服與用情，即不顧其安而強而致，致而效，抑孟子所謂富桀焉耳，桀可富乎？且孔子亦誠未嘗學稼與圃，未學者必無以教，不如老農，不如老圃，固孔子自明其不欺，而少學稼圃爲小人。則以爲士果用世，自有大人之學，不當

過自菲薄，而兩於齊民也。鎮海樊君，樊子之後，嘗商矣，晚而志於農。而齋則嘗竊聞孔子之訓，而遁於商農，戢戢焉甘爲小人。與樊君稔，則且各抱其情，日夕延頸企踵，庶幾並世有一大人者出，吾儕得寬然爲小人以終。然而嶢嶢四方，水旱洊告，溝壑之殣充塞，而流離之族載塗，孔子所謂四方繈負之效，不知何代，而天下之士，願爲小人之學以自救者，且芒芒而無所歸，然則大人之事云者，且當自小人之能學稼圃始。樊君勤稼之説寧惟述祖德已乎，充是意可昌樊子之學。

楊鳳藻《皇朝經世文新編續編》卷五《江南儲材學堂學約》 案儲材學堂中西并重，因學生本中國人，粗知漢文，故其致力以中四西六爲斷，學生每日做此四分工夫，下午一點半鐘入講舍從事中學。各生學問資質不齊，各宜分類訓課。本道督課各學堂有年，近又親自攷選學生，具悉教導門徑，所有應請諸公從事者，開具於左：學生已入泮者，文理順適，除致力西學外，應教以古文之法。先試看學生文筆至再至三，然後視其性之所近，分漢唐宋明及國朝各大家派而授之，以期將來自成一家。學生已開筆未全篇者，則年在十四五六，全賴迎機開導，以《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國策》、史漢各家，逐字逐句先釋訓詁，再將其國勢、疆域、政治以及當時各國理事一一分疏，俾各生了然於心。再此等似通非通之學生，往往自謂已知，疏於問難，諸師必於次日將上所講之書詳細還質，其有明暢者獎之；半明半昧者呵責，全未明曉者，樸作教刑。學生年幼，僅能屬對及破承題者，宜授以《朱子小學》教以立身行事之道。日課即讀小學，并教以書寫、問答、信札及淺近論説，循循善誘，俾漸至文字清通。《朱子小學》爲敦品勵學之要，自已入泮以及舞象皆各官發一編，聽師講解。劉融齋先生主講龍門書院亦以小學爲授性理之學苟體認不真，或入禪機。學生年稍長，有願從事於此者，可令翻閱《近思録》、《朱子語録》，日閱數頁，潛心請益，久而久之，自不失爲敦品有爲之士。掌故之學，浩如淵海，學生年差長者，宜秉宣聖從周之義，先從國朝攷究起，《十朝聖訓》、《東華録》，王氏、潘氏《東華續録》，及李次青《先正事略》，於歷代文獻，燦然備列。學生於本朝掌故既爛熟胸中，再上溯前朝，迎刃自解。蓋掌故既熟於時務，尤能洞悉淵源，非待資談助已也制藝至今日，僅存糟粕。故已開筆未全篇學生，決宜捐棄，寧做論説。其有已入泮因應試起見者，宜屬以讀國初諸大家及《韞山堂稿》，近出之《江漢炳靈集》，一切墨卷濫調，悉加勤帚。駢體一道，同文館生亦有喜爲之者，雖無甚緊要，苟精心學之，亦不失爲佳記室。國朝各名家皆可學也。五言七言之詩，亦足宣發性情，舒暢鬱氣。《記》所謂「樂斯陶，陶斯詠」。然亦觀學生性之所近，近者教之，不近者聽之。書院攷課爲士子本分事，才高者文思既捷，希圖膏火，往往一課數卷。案，金陵有六書院，各教習如照舊應課，即每課一卷，亦屬分心。蓋一人精力有限，顧彼則失此，既應院課，講業自荒。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義・公學第三上》 公學凡四：一曰幼學，《爾雅》以釋訓詁，《少儀》以習禮節也；二曰德行學，「六德」則智、仁、聖、義、中、和，「六行」則孝、友、睦、婣、任、邮也；三曰藝學，禮、樂、射、御、書、數也；四曰國法，本朝之政令、教治、戒禁也。四者天下之公學，自庶民至於世子莫不學之。庶民則不徒爲士，凡農、工、商、賈必盡學之，所謂公學也。

入學之叙，莫如《内則》，而幼學尤詳。「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年，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蓋雖小節，自八歲亦以人道教之矣。「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鄭氏《注》：「請習簡，所書篇數；請習信，應對之言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惇行孝弟，博學不教。」「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鄭《注》：「男事，受田，給政役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言受田，給役，又言彊仕服官，則此學制通士民而言也。方名、數目，《爾雅》之學也，自六歲至九歲習之。右食、唯言，讓於長者，幼儀之教也。十歲出就外傅習書計，已學六書、九數之學，爲「六藝」之淺者，以人生之日用也。學幼儀，凡《曲禮》、《内則》、《弟子職》之儀皆學之。又習簡篇，肆應對，皆少儀也。十三學樂，誦《詩》，成童，舞《象》，學射、御。據《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則自冠歲以前咸謂之幼學。自《爾雅》、《少儀》至於「六藝」，莫不兼習，惟《禮》乃及二十後始學之。誦《詩》，亦樂學也。古人之所以養其幼志，成其才行，其先後既得其叙，功候又盡其宜，其愚魯者既無強進之患，其聰敏者可爲仕學之基。至於二十未任男事，小民未給田，受役，世禄未被選當官，惇行孝弟，責其修行，博學不出，責其成學。博學者，即於「六藝」之中求其精博也。至三十任事，博學無方，視其所好。所謂博學，乃世事之學，士人則分任六官，民家則各擇九職，始爲私學也。「六藝」爲公，故爲有方之學。百職爲私，故爲無方之學。有方之學爲人所宜知，凡人皆重而習之。無方之學不責人以共能，故各視其志。古人言公私

之學，莫彰明於此矣。

《大戴・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就舍之年較早於《內則》二歲，蓋《保傅》爲卿太子而言，《內則》爲士民之子而言也。小藝者，即數目、書計也。小節者，學幼儀、肆簡諒也。束髮即成童也。束髮而入大學，指天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若士人之子及凡民之俊秀，必待年長，行藝既成，預賓興之典，始得入於大學。然所謂學六藝者，亦不過學樂，誦《詩》，舞《勺》、《象》，學射、御，學禮容，舞《大夏》也。所謂履大節者，亦不外惇行孝弟，加以尊賢良、事師長，此古者小學之法，由小學馴爲大學之敘也。

《康有爲全集》第二集《南海師承記卷一・講圖書》 古人左圖右書，圖與書並重。趙充國云：「百聞不如一見。」是讀圖勝於讀書也。中國圖學自古所重，《尚書緯》有括地圖，《顧命》亦有河圖，周穆王披圖而攷山川，《管子》亦著地圖之篇，其最古者也。自茲以降，蕭何入關而收天下之圖書，武帝按圖而征南越之叛逆，圖固未之或廢也。至劉歆僞《漢志》始掃圖學，獨餘王宏《兵志》一圖，甚可惜也。晉興，裴諦秀爲《春秋圖》，而圖學復出。逮唐，則賈耽著《唐代輿圖》，而宋之李宗嶽，元之山陰道士，明之周繼志皆有地圖，本朝《大清會典》有《樂器圖》、《御服御用圖》，即兩《經解》中亦有《儀禮圖》一部，相沿已久，不可磨滅。蓋讀書但知其義，不如讀圖並識其形。

夫圖既崇尚，而表與譜亦不可輕。太史公能立表，備敘原委，可稱特識，然此外無聞。宋歐陽修《五代史》始復有表。然王儉有《圖譜志》，鄭漁仲有《圖譜畧》，此又圖譜並稱也。近《歷代帝王年表》、《兼聲韵表》等書，而表學猶存。至於譜學，則不明久矣，祇餘鄉閭之族譜，並乎錢譜而已。

夫圖表之學，有攷古圖表，有攷今圖表，如《易》之卦氣、爻辰、消息、納甲、升降、盈虛；《詩》與《爾雅》之草木、蟲魚、鳥獸、宮室、衣服；《書》與《春秋》之山川、國土、武備、天文、風俗；《周禮》之舟車，皆可繪以圖表，此所謂攷古者也。合中西之用器，合中西之武備，合中西之地界，亦可繪以圖表，即但將中國之礦産、鹽池、鹽井、火水井在四川、驛地、園野、林木、隘口、都邑、祀廟，皆宜圖表以明之，此所謂攷今者也。昔鄭漁仲攻劉向《七録》之廢圖學，以爲向、歆父子罪通於天。旨哉斯言，關係民生國計非淺小也。

夫天下極深之理，一繪以顯淺之圖，則婦孺能明，庸愚索解。泰西教童子，自五歲至八歲，即以器學示之，如拋地球之類；自八歲至十二歲，即以印圖示之；自十二歲至十六歲，自十六歲至二十三歲，仍習其業，朝夕講求，凡一切物體皆能繪以圖，或懸諸壁，或置之案，昭然森列，舉目周知。昔美國芝加高大會之役，盡將羅馬宮室、日耳曼宮室、巴比倫宮室、埃及宮室埃及爲最、紅皮土番宮室、苗猺洞宮室，種種色色，光怪陸離，足括天下之奇觀矣，故圖表之學，泰西最盛。卑斯麥破法國，每兵一地圖置於身。昔年劉永福征倭，全軍十四萬人，祇有南海梁某繪得一圖，比之卑斯麥之兵相去懸遠。故曩者割巴面爾與俄國，舉朝君臣大夫士庶皆愕震駭，未知何地，圖學之不講求，流弊如此。泰西強而中國弱，固其宜也。

近聞德國於地圖外，別製成一箇地盾，日出日精，其功昭然。我聖祖仁皇帝時，胡文忠著有《經緯圖》，即今《內府輿圖》，雖東西顛倒，亦一時僅有也。近有湖南人周遠蕃有《中外合一地理圖》最爲精美，要五十金。學圖者例當購讀。當今之世，圖學與算學皆不可廢，然必通算學而後能縮地繪圖，故算學猶重於圖學也。

宋時尚有唐之《大朝圖》可攷。鄭漁仲有《水道源委圖》，今祇有《長江圖》、《海道圖説》，然《海道圖説》極粗疏。《歷代地理韻編》、《歷代地理沿革》二書宜購取，留心圖書者不可不注意也。丙申八月講授。

《康有爲政論集》上册《中庸注序》 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一年，康有爲避地於檳榔嶼英總督署之明夷閣，蒙難艱貞，俯地仰天，乃以其暇繹思故記，瞷然念孔子之教論，莫精於子思《中庸》一篇。此書自《漢・藝文志》既別爲篇，梁武帝曾爲之注，而朱子注之，緝爲四書，元、明至今，立於學官，益光大矣。恨大義未光，微言不著，予小子既推知孔子改制之盛德大仁，昔講學廣州，嘗爲之注，戊戌遭没，稿多散佚，吾既流亡，不知所届，逡巡退思，此篇系孔子之大道，關生民之大澤，而晦冥不發，遂慮掩先聖之隱光，而失後學之正路，不敢自隱，因潤色夙昔所論，思寫付於世，而序之曰：

鄭康成曰：「《中庸》者，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明之德也。」天下之爲道術多矣，而折衷於孔子；孔子之道大矣，蕩蕩如天，民難名之，惟聖孫子思親傳文道，具知聖統。其云「昭明聖祖之德」，猶述作孔子之行狀云爾。子思既趨庭捧手，兼傳有子、子游之統，備知盛德至道之全體，原於天命，發爲人道，本於

至誠之性，發爲大教之化，窮鬼神萬物之微，著三世三統之變，其粗則在人倫言行政治之迹，其精出於上天無聲無臭之表，而所以行之後世，爲人不可離者，則以其不高不卑，不偏不蔽，務因其宜，而得人道之中，不怪不空，不滯不固，務令可行，而爲人道之用。尚恐法久生弊，又預爲三重之道，因時舉措，通變宜民，惟其錯行代明，故可并行不悖。既曲成萬物而不遺，又久歷萬世而寡過，因使孔子之教，廣大配天地，光明并日月，仁育覆後世，充地球。嗟乎！傳孔子之教者，如子思之親賢，亦可尊信矣。天下欲求大道之歸，至教之統者，亦可識所從事矣。去聖久遠，僞謬滋熾，如劉歆之派，既務攻今學，而亂改制之經，於是大義微言湮矣。宋、明以來，言者雖多，則又皆鑿壁虛造，僅知存誠明善之一旨，而遂割棄孔子大統之地，僻陋偏安於一隅，後進承流，守舊畫地自甘，不知孔子三重之道，通變因時，并行不悖之妙，氣弊水淺，不足以容民畜衆，則羣生將困，而不得被其澤。耗矣哀哉！聖道不明，爲害滋大，予因此懼。幸仲尼祖述堯、舜之旨，猶存大義；子思昭明祖德之說，尚有遺言。敢據茲義，推闡明之，庶幾孔子之大道復明，而三重之聖德乃久，此區區之意，其諸後聖復起，亦不惑於予言乎？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春二月，康有爲叙。

《康有爲政論集》上册《論語注序》　《論語》二十篇，記孔門師弟之言行，而曾子後學輯之，鄭玄以爲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則不然。夷攷其書，稱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稱子，且特叙曾子啓手足事，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學所纂輯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長於曾子，而曾子最長壽，年九十餘，安有仲弓、游、夏所輯，而子曾子，且代曾門記其啓手足耶？

夫孔子之後，七十弟子，各述所聞以爲教，枝派繁多，以荀子、韓非子所記儒家大宗，有顔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弓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其他澹臺率弟子三百人渡江，田子方、莊周傳子貢之學，商瞿傳《易》，公孫龍傳堅白。而儒家尚有宓子、景子、世碩、公孫尼子及難墨子之董無心等，皆爲孔門之大宗。自顔子爲孔子具體，子貢傳孔子性與天道，子木傳孔子陰陽，子游傳孔子大同，子思傳孔子《中庸》，公孫龍傳孔子堅白，子張則高才奇偉，《大戴禮・將軍文子篇》，孔子以比顔子者，子弓則荀子以比仲尼者。自顔子學說無可攷外，今以《莊子》攷子貢之學，以《易》說攷子木、商瞿之學，以《禮運》攷子游之學，以《中庸》攷子思之學，以《春秋》攷孟子之學，以正名攷公孫龍之學，以荀子攷子弓之學，其精深瓌博，窮極人物，本末大小精粗，無乎不在，何其偉也。

《論語》既輯自曾門，而曾子之學，專主守約，觀其臨没鄭重言君子之道，而乃僅在顔色容貌辭氣之粗，及啓手足之時，亦不過戰兢於守身免毀之戒。所輯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約身篤謹之言，與《戴記》曾子十篇相符合。宋叶水心以曾子未嘗聞孔子之大道，殆非過也。曾子之學術如此，則其門弟子之宗旨意識可推矣。故於子張學派攻之不遺，其爲一家之學說，而非孔門之全，亦可識矣。

夫以孔子之道之大，孔門高第之學術之深博如此，曾門弟子之宗旨學識狹隘如彼，而乃操採擇輯纂之權，是猶使僬僥量龍伯之體，令鄙人數朝廟之器也，其必謬陋粗略，不得其精盡，而遺其千萬，不待言矣。假顔子、子貢、子木、子張、子思輯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也。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輯之，吾知其微言大義之亦不止此也。嗟夫！佛典有迦葉阿難之總聞，故精微盡顯，而佛學大光。然龍樹以前，只傳小乘，而大乘猶隱，蓋朝夕雅言，率爲中人以下而發，可人人語之，故《易》傳焉。若性與天道，非常異義，則非其人不語，故其難傳，則諸教一也。曾學既爲當時大宗，《論語》只爲曾門後學輯纂，但傳守約之緒言，少掩聖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夫《論語》之學，實曾學也，不足以盡孔子之學也。

蓋當其時六經之口説猶傳，《論語》不過附傳記之末，不足大彰孔道也。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之言論行事，藉以攷其大略，司馬遷撰述《仲尼弟子列傳》，其所據引，不能外《論語》。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家國之義，擇精語詳，他傳記無能比焉。其流傳自西漢，天下世諷之，甚久遠，多孔子雅言，爲六經附庸，亦相輔助焉。不幸而劉歆篡聖，作僞經以奪真經，公、穀《春秋》，焦、京《易》説既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掩滅，太平大同陰陽之説皆没，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爲孔子言行所在，遂以爲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爲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於學官，日以試士，蓋千年來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論語》爲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子守約之儒學於是極盛矣。

聖道不泯，天既誘予小子，發明《易》、《春秋》、陰陽、靈魂、太平大同之説。而《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奥者，又於孔子行事甚

詳。想見肫肫之大仁，於人道之則，學道之門，中正無邪，甚周甚備。可爲世世之法。自六經微絶，微而顯，典而則，無有比者。於大道式微之後，得此遺書，別擇而發明之，亦足爲宗守焉。其或語上語下，因人施教，有所爲言之。故問孝問仁，人人异告，深知其意，而勿泥其詞，是在好學深思者矣。

曾子垂教於魯，其傳嘗以《魯論》爲宗，凡二十篇。漢時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并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所傳，多《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异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玡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并傳之，惟王吉名家。《漢・藝文志》有《魯論》二十篇、《傳》十九篇、《魯夏侯説》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説》二十一篇、《魯王駿説》二十一篇、《齊説》二十九篇，説《論語》者止此而已。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以教成帝，最後行於漢世。然魯、齊之亂，自張禹始矣。劉歆僞古文《論語》，托稱出孔子壁中，又爲傳托之孔安國，而馬融傳而注之云。多出兩《子張篇》，分《堯曰》以下子張問政爲《從政篇》，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同。桓譚《新論》謂文异者四百餘字，然則篇次文字多异，其僞托竄亂，當不止此矣。自鄭玄以《魯》、《齊論》與《古論》合而爲書，擇其善者而從之，則真僞混淆，至今已不可復識。於是曾門之真書，亦爲劉歆之僞學所亂，而孔子之道，益雜糅矣。晉何晏并採九家，古今雜沓，益無取焉。有宋朱子，後千載而發明之，其爲意至精勤，其誦於學官至久遠，蓋千年以來，實爲曾、朱二聖之範圍矣。惜口説既去，無所憑借，上蔽於守約之曾學，下蔽於雜僞之劉説，於大同神明仁命之微言大義，皆未有發焉。昔嘗爲注，經戊戌之難而微矣，避地多暇，不揣愚昧，謬復修之。僻陋在夷，無從博征，以包、周爲今學，多採録之，以存其舊。朱子循文衍説，無須改作者，亦復録之。鄭玄本有今學，其合者亦多節取焉。正僞古文之謬，發大同之漸，雖不敢謂盡得其真，然於孔學之大，人道之切，亦庶有小補云爾。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光緒二十八年癸卯春三月十七日，康有爲序於哲孟雄國之大吉嶺大吉山館。

《知新報》第二八册《紹郡中西學堂規約》

中學課程

每月朔日黎明，由監董率諸學生，恭詣至聖先師像前，行三跪九叩，禮畢，宣講聖諭。

一、習字　每日晨起盥洗畢，各習大小楷，聽候傳號，早膳畢，即入西學堂。

一、默書　每日午後入中學堂，由教習酌撮前一日所上書，默二二行。

一、上書　由教習點句勾段，學生能自讀者，令自讀一遍，不能者，口授數遍，其上書先後，以讀行數多寡爲次。

一、讀書　教習巡視察聽，正其謬誤。

一、講書　日講四書一二章，講畢静坐玩味，有疑即問，能辨難者，優加奬許，間日講經史羣籍，列目於後：

講經　初二　初九　十六　廿三

講史　初三　初十　十七　廿四

講儒先言行管子墨子等書　初四　十一　十八　廿五

講古文辭　初五　十二　十九　廿六

講制藝　初七　十四　廿一　廿八

一、温書　不論生熟，但令專心循誦，逐日更續温理，以能周遍爲貴，至二十九、三十日停止各課，專理舊書。

一、讀詩文　即已講授者，讀畢散課，由監董帶領，散步庭除，以適其趣。

一、晨課　學問之道，如射有的，朱子白鹿洞學規，爲學之的也。各學生每日蚤起盥洗畢，朗聲徐誦一遍，然後寫字。

一、旬課　每月初一、二十二日作制藝試帖，初八日作策論，未開筆者學造句，皆教習命題批改。

一、月課　每月十五日出堂會課，總校命題，評定甲乙，制藝策論，每月間作。

一、季課　三、六、九月之朔日，請官長命題面課，評定甲乙，酌奬花紅。

英文館課程

凡習英文，先識字母，次識拼法，合拼法而成字，合數字而成語言。語言之中，文法寓焉，讀書時必須口音清切，疾徐輕重，貴合其宜。先讀英文啓蒙英語曰潑那馬。已讀啓蒙者，讀英文讀本英語曰而里豆，由第一以至第五，然後讀文法，以及地理志史記博物志等書，次第漸進，以幾於成，兹將課程開列於後：

一、背書　學生於七點鐘進學堂，限一點鐘前將昨日所授之書挨次背完。

一、問答　師問華文，生答西語。

一、默書　師取學生已讀之書，令學生默寫。

一、上書　學生聽教習口授，須口齒清朗，必期其準，拼法之理，尤宜悉心體會。

一、習字　每日功課之餘，習大小草二體，以半石板爲度，三月後則於紙上習寫。

一、造句　半年之後，學生記散字已多，每日習翻譯數句，呈師改削。

法文館課程

中國文字與語言分，泰西則語言之中亦寓文法。凡習法文，先識字母，字母分兩種，曰有音字母，曰無音字母，無音與有音合而成音。曰拼法，合數音而成字，合數字而成語言，讀出時須辨口音，一篇一句之中，有輕重疾徐之別。學者先讀法語進階即拼法造句之書，次讀法文規範即論文法之書，及地理志史記博物志大文法等書，以收循序漸進之效。爰揭其課程如下：

一、背書　學生於七點鐘進學堂，限一點鐘内，將先一日所授之書，挨次背完。

一、問答　師問華文，生答西語。

一、記散字　法國散字，不下八萬余，非多記不爲功，茲擬於法國字典中，摘録其名物之要者，令學生每日熟記二十字。

一、默書　泰西以默書爲最要之課程，能知各學生文理深淺，茲擬先取已讀之書，令學生默寫。

一、上書　學生執書前列，聽教習口授，疾徐輕重之間，學生宜心領神會。

一、習字　先習小草，後習大草。

一、造句　學生於半年後，記散字漸多，且略知造句之法，每日令習作數句，呈師改削，蓋句法之中，必有文法錯綜其間。

算學館課程

凡入算學館，先習數學，已通數學者習幾何，已通幾何者習代數，然後討論三角八綫對數諸曲綫之理，以進於微分積分。

一、數學本自然之理，故中西立法雖異，其志則同。惟學者既習算學，必求通代微積而後已，否則亦必通代數而可。中法如《程氏算法統宗》，《朱氏算法啓蒙》等書，皆與代數式迥異。學者至習代數，必將變其加減乘除開方之法以就之，則何如徑習西法之爲愈也。顧西法數學，亦無訓蒙一定善本，近來刻本如華若汀先生之《算法須知》，最爲提綱挈領。是書即《學算筆談》前數卷之節本，近刻藝經齋西算叢書内之《西算初階》亦即此書也。他如西士偉烈亞力所輯之《數學啓蒙》，與美士狄攻文所輯之《筆算數學》二書，於比例開方兩門，皆極簡明，專爲授蒙之用。狄書稍嫌繁瑣，今先授以《算法須知》，而以二書推廣之，於尋常算法已幾賅備。二書於中法九章之理大概已備，再進而習幾何代數，則其理視九章爲深，其用較九章益廣，學者既明代數，未有不能通九章者也。

一、《幾何原本》，言理而不言數，最耐玩味。點綫面體，爲算學之根本，猶加減乘除開方爲作用也，極深之算學，不能舍加減乘除開方而用他法，亦不能外點綫面體而有他名。學者不明幾何，不能泝立法之原，習一法不過得一法之用，且久而易忘，雖習遍諸法無裨也。顧此書第十卷之理甚深，非初學所能聚明。今先取前六卷逐題講授，學者熟復胸中，迨既習代數以後，再取後十卷觀之，自能漸次明晰。

一、代數，先授狄攻文所輯之《代數備旨》，是書至二次方程式，爲代數之最淺近者，習問甚多，與筆算數學同，亦頗嫌煩瑣。其中論劈生數，視代數術爲詳編，程式更爲代數術所無。學者既通此書，再授以西士傅蘭雅所譯之代數術，并討論各程量法。

一、算學至代數，已別具境界，能將其中各術一一體會，雪亮胸中，則微分積分之術，即能尋繹自得。蓋微積術實本代數式而生，能通泛倍數助變數之理，於微積已得門徑，至此可不待講授，即遇有疑難之處，亦必待學者苦思，不得再經講授，尤易爲功。

一、代數四次以上，無論功法，大抵須借徑於八綫表，即等職各次式，以下三法，亦枝枝節節而爲之，轉不如天元開方之通爲一法也，故學者既明代數後，亦不可不習天元。

一、習微積，宜先習西士偉烈亞力所譯之代《微積拾級》，再習傅蘭雅所譯之《微積術》。

一、每日依各書次第，逐款詳細講授，學者須悉心體察，如有疑義，即前質問。次日依所講之款，命題試之，再爲教授一款。至三月甄別後，其資性靈敏，進功尤速者，提作頭班，次者作爲二班，分兩起教授，庶善學者不致爲所牽制。

一、學者能言立法之意，或能相辨難者上，僅能如法衍式者次之，其衍試時有訛謬雜出者退去。蓋學者資性不無偏近，竟有邃於他學，而令之習算則茫然，授者雖舌敝脣焦，受者終心迷目亂，亦何取強人所難也。

一、學生各備紙册，爲每日習問課本，每入算堂，各携毛筆墨盒，至習《幾何原本》時，須用洋紙本及鉛筆畫器，俾可依問作圖。

一、長官甄別，及每日塾課之日，皆依學生已解各款命題攷試，是日不入算學堂講授。

《澄衷蒙學堂按日課程表・課程表説》

講字

講字之法，凡十歲以下學童，選本學堂所養字課圖説中習用之字，一依劃數爲次。另印理字本一種，但備四聲，不詳音義，各童各給一本。齋壁懸有黑板二方長英尺五十寸，高英尺三十寸，學童各備石板石筆一份。教習取理字本之字粉書黑板，各童依筆劃先後一一倣録。次書四聲於字旁，次書字音，次書字義。字義即用字課簡説中語詳説之切用而易明者，亦酌書一二，或另注淺明解説，如尚有難解之義，再參俚語以明之，但求達意，不計雅俗一字兼數聲數義者，擇常用音義逐一標明。令各童亦一一仿録，然後口授指劃，反復詳説，以各童心解洞徹爲度。次日還講，黑石板上各字均先拭去，學童對理字本各坐本位，教習取昨所授字，或前數日數月所授字，逐一攷問，各童挨次起立復講，須使一童口講，諸童肅聽，則耳熟能詳，益易記憶。還講畢，再授他字如前。三四月後，兼攷字義，教習書已課字於黑板，令各童録寫格本中，限一點鐘，將逐字意義拼成一句，詳注本字之下此時書桌上只留筆硯，不准取閱各書，由此漸講作句之法。其十歲以上各童，文法粗明，則不用理字本，但取字課圖説與之詳解，且令熟記，以復講無訛爲度。

讀本

本堂編纂讀本尚未成書，令先將南洋公學所編蒙學課本各授一册，分時按課講授，日或一二三課不拘，隨課文長短酌講。學童各持書静聽，講畢尚有未明之義，准其起立請問。次日乃令掩卷復講，熟先熟後惟教習所命。一童復講，各童静坐，與講字課同。文中或有已見前次所講之書，教習隨時詰問，如有記憶不熟，講説不明，即令開卷查閲，聽他童續講，逾時，乃令不熟不明者再講，輪講盡畢，方授別課，時或有餘，教習隨意指拈前課温講。學童有告假未與講者，星期上午補授。

讀史課第一齋學童略明字義者

用讀史論略增注本，每日約授二十行左右連注計算，但求各童了然胸次，毋取其多。教授之法，教習先將句讀分明，朗誦一遍，各童執筆聽讀，隨行點句畢，將正文逐句分解，再將小注按段詳説，各童静聽如前，畢，令默看一遍，約十五分鐘，乃令質問疑義。某句或某字逐一起問立本位，一童起問，諸童環聽。否則，一句一字或經數人問難，徒費時日，叢雜寡益。問難既畢，教習再將注文誦説一遍免各童誤讀字音，將正文朗誦一二遍，諸童仍屏息肅聽，毋得攙讀。教習誦畢，諸童一律誦讀，誦聲不得過高過低，以逐字清亮爲主。次日屆時，各童挨次復講，擇其要者隨加攷問，問畢，再行講授，如昨法。惟讀時須將前數日講授者并讀，冀其貫通文義。其歷代帝王姓氏、統系、年號及興亡始末，節録大略，用粉條書於齋壁黑板，令學童各備格本抄録。凡教習粉書在學童默看及誦讀之時，學童抄録則在寫字或游息之際。

輿地

輿地先授初級，取南洋公學所編初二等地理教科書，及學堂所養字課圖説，各種地理簡明圖，舉五洲國名省名部名及名山大川要隘處所，指劃口講，但詳今地，不涉沿革。授畢諸童復講，如前法。

習算

用筆算數學爲教授之本，首教定位，將各數如何排列，如何分頓之法書於黑板，令學童照書石板上，并將以十進位之理，詳細講明，然後顛倒攷問如某位系第幾位第幾位系某位之類，務令將各次序記熟。次書若干千、若干百各數於黑板，令學童挨次寫出如千數寫千位上，百數寫百位上之類。次將各數照分位排列法書於黑板，令學童一一念出即按各數位次，下加各位名目念成一數，如若干千若干百之類。以上定位法，寫法、念法三事，必須習之極熟，手口了然，庶免進習加減乘除各法時種種窒礙之弊。教加減乘除各法，任取一題書於黑板，先將題理講明，即於題後詳演細算，或再取一二題講演如前，乃將各類法術録出教加即録加法法術，教減即録減法法術。詳明講授，然後出題令演即用筆算數學中所列各題，依次而下，再每日現設二二題，以免抄録原書答數之弊。但須一法演熟再習下去，決不可欲速躐等。至習下法時，并宜兼温前法如習減則温加之類，以下諸等小數、命分、比例各術，均如前法教授。

作句

學童姿禀不一，堂中數齋略分差等。其有字義粗明稍能貫通者，星期三六日令其筆述對問，限一點鐘繳卷，不准翻閱書册。問題不外已經講授之書，或舉瑣事，須詳叙來歷，以覘其記識之功，或舉大義，須發舒論議，以覘其觸發之意。其次字義稍明，而尚未能屬詞成章者，令其聯字成句。或指一字令其上下加字；或指二字，令其上下中間嵌入數字；或即已經講習之字，就其胸中所明講義筆述成句。其文理不通字句訛謬者，教習皆爲評改，酌其可否，以定分數，仍將課卷按名指講發還。諸課皆日記分數，按月積算榜示，以別勤惰。

寫字

本堂刻有字範本，其程度約分三級。初級描寫，二級影寫，三級臨寫。學童之能臨寫者，令兼習小字，即依字課圖説檢字次序，由簡筆以至多筆，刻成印本，其式每字間一格，以便臨摹兼習。目前僅教初級，其幼小者并教以如何置硯、研墨、執筆之法。

講小學時務

朱子小學集注，各童各給一部。每日上午九點鐘，教習高聲講解約五六行，即命其一一還講，有未明其義者，教習則重講之，以各童洞明其義而止。時刻未足，命還講前課。星期十一點鐘時，則齊集講堂聽講此編及論語話解。午膳後再集講堂，聽講時務。講時務之法，先取近今頒發上諭，恭讀一過，敬謹發明聖意之所在。次及各省所辦政務，次及中外交涉各事，總須講明忠愛之義，一切平權自由等説概不羼入。

學步體操

每日午膳後，十歲以内各童一律學步，務令安詳整肅。其十歲以外者，齊集操場學初級體操，星期聽講免操。

察課附月攷會攷

察課在下午五點鐘，諸童散學之際，由總理、總教習，指調某齋學童。本齋兩教習持簽領各童循次至察課處，每名分簽定位，各童接簽端立，總理總教習暨本齋兩教習坐，諸童乃以次就坐，任令一童來前抽問日間或前數日、前數月所課各書，依問答對，總理即就所答優絀，記其分數於册。分數最多者，當面優奬，最少者訓飭。以次查察畢，乃散。每月每齋輪流而下。又每月攷課一次，各童齊集講堂，由總理、總教習取一月功課，每人攷問優絀，評定甲乙，榜示，并酌加奬賞。每寒暑假前會攷各一次，優者重奬，以示鼓勵。

《澄衷蒙學堂按日課程表》

上課時刻	東一齋	西一齋	東二齋	西二齋	東三齋	西三齋
上午七點三刻	講字	讀本	讀本	識字	還講	還講
八點三刻五分	小學	讀本	讀本	識字	識字	識字
九點三刻十分	讀本	輿地 星期 作句 三六	輿地	輿地	寫字	寫字
十點三刻五分	輿地 星期 作句 三六	習算	連句	習算	字義	字義
十二點	午膳游息 體操散步					
下午一點	讀史	講字	習算	連句	還講	還講
二點五分	讀史	寫字	寫字	寫字	識字	識字
三點十分	寫字	讀史	識字	讀本	讀本	讀本
四點五分	習算	讀史	識字	讀本	讀本	讀本
五點	散學察課各齋按日輪察					

星期七點三刻至十點三刻各齋補課，十點三刻五分講時務，十二點二刻講小學各齋學生畢集講堂聽講。

《上海三等公學・三等公學功課章程》 一、蒙館以識字爲第一義，除資秉魯鈍，隨時黜退外，其餘可造諸生，務令每日識足二十字，蓋講書爲作文之根本，識字爲講書之根本，故以此爲入手之關鍵也。

一、蒙館學生已識一千餘字，即可講解文義淺近之書。已識二千餘字，即可學做句子。先由教習隨口說話，令學生執筆記録，由一句漸接連至數句，初則一句一意，後則數句貫串聯成一意，教習删改其錯字誤句；久則令學生自取日用之物，尋常之事，寫成文理，由數十字擴充至數百字，成小小篇幅，立論説之基址，然後授以古文作論之法，直一轉移間耳。

一、蒙館學生識字既多，必當日日課以寫字，務使字畫平正，自能抄書，方可教以做句。初時雖字類涂鴉，久必漸臻匀净，教習不可畏難苟安，徒以描潤紅格，映寫字格爲塞責，即所讀淺近之書，亦責令自抄，以資習練，不可但授以刻本。

一、識字既多，所有舊字每日輪流温習，初年一字，只講一音一義，次年方添教异音异義。如樹字，初年只教以樹木之義，次年教以種植之義，三年教以屏風之義。温字之法。令學生手自執持，教習但高座旁觀，口爲進退，如有音義不符，寧剔出重讀，免貽終身之誤。

一、所講之書，每日教習講畢後，諸生即須還講一次，明日背後，又須還講一次，或令學生彼此還講，以争勝負，教習只消憑几聽之。

一、經館雖以經書爲重，而英文亦不可不重，既用西國由淺入深之法以教漢文，即當用華人讀書背誦之法以教洋文。初則用外國方字，亦以識三千字爲度，繼讀西書，背誦如流，凡今日所授西書，明晨必須背誦無訛，方上第二課。

一、經館學生宜每禮拜課論一篇，按照方言館章程，凡作漢文論一篇，必將漢文譯作洋文，成華洋合璧，如經館有出類之人，亦准仿照。

一、洋文以拼法爲始，文法爲終，須取各種拼法文法書讀熟，然後讀書識字，無不諳之拼法矣。

一、洋文最重聲音，西人言語之間，抑揚高下，變化萬端，若僅恃記誦，而不與西人晤對，將來即不能司舌人之職。宜另請教習一人，專與諸生操西語晤談，不准雜一華語，以藥同文館方言館重文字而輕言語之弊。

一、經館中每日購置日報多份並各種洋務書，學生功課之暇，可任意流覽，以曠心胸而長識見。

一、經館每攷時必須中西兩學俱優，方能首列，否則雖西學極優，只能抑作第二，漢學亦如之。庶諸生争自磨礪，中西並進，兩無軒輊。

一、諸生竟日誦讀，已覺精神倦怠，加以中西各學，未免應接不暇，宜在一點鐘後，歇息十分鐘，庶精力可以重振。

一、教習於每日課畢，必須將各生品行功課分别圈點，詳記於簿，以爲月終賞罰之據，西人之學最重不欺，子弟幼時宜禁誑語，如犯一語之虚，必將全日功課削除，其餘犯規等過，以次量減。

一、每晚放學應令諸生體操。在園中或散步數百或拍球等戲，并宜取各種淺近之歌，教以謳唱，以滌其性靈，舒其志氣。

蒙館課程表

	識字	讀書	講書	寫字	算法	體操
第一年	每日識方字至多以二十字爲限，隨講字義，共識三千字爲度。	選《學堂日記》、《二十四孝》、《二十四悌》、《感應篇》、《陰騭文圖説》爲讀本。	即講以上三百課，令學生逐課還講。	寫潤紅格，仍用識過方字爲模範。	學加減乘除、算筆心算。	每晚放學，園中散步，以暢天機，以舒筋骨。
第二年	仍温舊方字三千個逐字將音義一齊説出仍添新字。	選《家語》及子史中文理淺近者編成三百課讀之。	即講以上三百課并温上年講過三百課。	寫映格，仍用識過方字爲模範。	學開方。	同上
第三年	仍温舊方字三千個，字音與字義一齊説出。	選《國策》、《國語》、《史記》、《漢書》等文理稍深篇幅稍長者三百課讀之。	即講以上三百課兼温前二年所講之六百課。	寫脱格，仍用識過方字爲模範。	學立方。	同上

以上三年，只講小學字義，立蒙養之功，如八歲入塾，期滿後不過十齡耳。再拔入經館，授以經學史學兼英文算學。

經館課蒙表

	英文	華文	講書	作文	算法	體操
第四年	識英文方字，講拼法字義。	讀四子書，逐課講解，仍令還講。	即講四子書兼及史學。	初學操觚，先做句字，漸寫尺牘。	學平面量地法。	每晚放學，園中散步，以暢天機，以舒筋骨。
第五年	仍識英文方字，講文法初階。	讀《五經》，逐課講解，仍令還講。	即講經義兼及漢學。	漸作小篇論說，由數十字擴充至一、二百字	代數。	同上
第六年	講解英文文法讀各種英文讀本。	讀三傳及《國語》、國策史、漢學。	即講古文作法及性理諸書。	學作史論策論。	形學。	同上

以上三年，英文已窺門徑，華文亦已通順，期滿後不過十三齡耳。或送入南北洋大學堂肄業，或徑送出洋肄習專門之學。

《杭州府誌》卷一七《浙江巡撫廖壽豐請專設書院兼課中西實學摺光緒二十三年七月》 竊維居今日而圖治，以培養人材爲第一義；居今日而育材，以講求實學爲第一義。而講求實學，要必先正其志趣以精其術業。《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合古今中外而不易者也。歐美諸邦，學堂各千百計，自髫齡入小學，以次而中學，而大學，猶是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之制也。若船學、若礦務、若種植、若製造，猶是講武訓農、通商惠工之政也。苟事事物物務求其實，朝攷夕稽，弗得弗措，何學之不成，亦何事之不舉。乃積習相成，時變日亟，病詞章帖括之不足恃而羣慕西學，竊恐規摹形似，剽竊緒餘，借一二西語西文，以行其罔利梯榮之故智，不獨西學無成，而我中國聖人之教且變而愈忘其本，此臣之所大俱也。查浙江杭州省城，舊有敷文、崇文、紫陽、學海、詁經、東城書院六所，今方以制藝取士，勢難驟爲更張，另設則無此經費，惟有酌籌改并，因勢倡導，擇庠序有志之士，獎進而培植之，庶趨向端而成就易。秦西各學，門徑甚多，每以兵農工商化驗製造諸務爲切於時用，而算學則其階梯，語言文字乃從入之門。循序以進，漸有心得，非博通格致不得謂之學成。屏一切模糊影響之談而課其實事，庶他日分布，傳習愈精而成材亦愈衆。臣迭與司道籌議，并飭杭州府知府會商紳董，就普慈寺後現有羣屋量加修治，專設一院，名曰求是書院。即委該府知府林啓爲總辦，延一西人爲正教習，教授各種西學，華教習二人副之，一授西文，一授算學，委監院一人，管理院中一切事宜，一面購置儀器圖籍。由地方紳士保送年二十以內之舉貢生監，飭據該總辦攷取復試，接見詢問，擇其行誼篤實、文理優長、并平日究心時務而無嗜好習氣者，於本年四月二十日送院肄業。但予獎賞，不給膏火，學以五年爲限。并明定規約，妥立課程，每日肄業之暇，令泛覽經史、國朝掌故及中外報紙，務期明體達用，以孔孟程朱爲宗旨，將有得之處撰爲日記，按旬匯送查攷。每月教習以朔日課西學，總辦以望日課中學，年終由臣通校各藝，分別等第，勤者獎，惰者罰，不率教者斥，優異者存記。另選翻譯之人譯述各種有用之書，爲振興學校之助。所有常年經費，并教習、翻譯、監院及司事人等薪修工資，并獎賞火食等，每年需銀五千餘兩。此外，尚有隨時購置儀器圖籍暨學生紙筆一切雜用不在此數。除將東城書院每年膏火銀一千餘兩全數撥用外，於各書院獎賞存典生息項下歲提息銀三千元有奇，及各局裁省減并共銀四千元有奇，合計尚不及萬，均未動支正項。當此開辦之始，規模不敢過侈，俟經費稍充，再圖展拓。臣當隨時督察，冀收實效。將來該書院學生，學業成就如有材能超異者，由臣咨送總理衙門攷試，以備器使。

《集成報》第七册《杭州求是書院課程光緒二十三年》 求是書院四月下旬開院，章程早已厘定，惟課程未見。經總教習王令更君擬定學生分三班，習過英文者第一班，習過算學者第二班，一事未習者第三班，課程録左。

禮拜一，九點至十點，三班地理，一班英文；十點至十一點，二班算學，三班英文；十一點至十二點，二班英文。

禮拜二，九點至十點，一二班地理，三班英文；十點至十一點，一三班算學，二班英文；十一點至十二點，一班英文。

禮拜三，一點半至二點半，一二班地理；二點半至三點半，一二班算學；三點至四點半，一二班練字。

禮拜四，一點半至二點半，三班地理；二點半至三點半，一班算學；三點半

至四點半，一二三班練字。

禮拜五，同禮拜三。

禮拜六，同禮拜四。

《通藝學堂章程・課程光緒二十三年》 第一條　現在准所定課程，以立期限。凡入學三年爲初次學期，再若干年爲二次學期。二次學期俟後議定

第二條　初次學期功課，除英國語言文法，來者均所應習外，余粗分兩門：一曰文學，一曰藝術，以便學者自擇所宜。爲時不過三年，凡所課授，自宜擇其極要者。如欲深造，俟第二期特班課授。

計開：

文學門：輿地志　泰西近史　名學即辨學　計學即理財學　公法學　理學即哲學　政學西名波立特　教化學西名伊特斯　人種論

藝術門：算學　幾何即形學　代數　三角術平弧并課化學　格物學水火電光音重在內　天學曆象在內　地學即地質學　人身學　製造學汽機鐵軌在內

右之學術粗分兩門，固知士生今日欲爲成德達材，二者不能偏廢。求其通理達識，則非象數格致諸學，無以練智；求其達於從政，專對四方，則非史志名法之書，無以廣才。第學者天分不同，或長於記誦，或優於思索。長於記誦者，於文學爲宜；優於思索者，於藝術自易。若強其所短，則有苦難入而兩失者矣！今者本堂設爲二類，大抵一年之後，即當照此分班，并將教授時刻妥爲安排，使不致相妨兩廢。來學諸子，經用功一年之後，盡可自審材質所宜，分門致力。果克有成，均堪用世。其或資秉過人，力能兼騖，則詣非偏至，尤不易才，抑或一爲淺嘗，一期深造，亦無不可。有願力者任自爲之，本學堂有教無類而已。至於第二次學期，除照常分教新進外，當設特班，以待不安小成更求深造之士，其詳細章程屆時另議。

第三條　學堂每班常課，由淺入深。教習當授課之時，學友當受業之日，即可隨時會同譯出，公同商榷，期於精審。如此，一則以便互勘，學友易於解悟，受益必多；二則隨譯事輕而積久之後，便成此學。課本專書，如學堂款充，設有印書之所，即付刊印。

第四條　泰西要學名論甚多，如必待文字語言成熟時方得與聞，或恐紆而難待，遇有中士通人，實曾從事西學，而能用華語，中文授受者，應由堂董延請宣講，齊集學友，共聽記録，并交書記收藏。至大攷時即用中文發題，攷試分數合參，以定甲乙。

于寶軒《皇朝蓄艾文編》卷一六《學校三・安徽巡撫鄧華熙奏設二等學堂光緒二十三年》

二等學堂功課單

一、春秋二季，早六點鐘晨粥後，由華文教習聽諸生還講，新誦《聖諭廣訓》及小學，并温習經史古文等書。在八點半鐘分爲兩班：第一班，由華文教習講授算學；第二班，由西學教習講授西書。至十二點鐘開飯後，由華文西學教習各一人，率諸生至園散步一周，以舒其身體。至一點半鐘，第二班，由華文教習講授算學；第一班，由西學教習講授西書。至五點鐘，由華文教習，聽諸生講習讀史論略，輿地記略等實學之書，并再講授一首，聽讀五遍。至六點半鐘，開夜飯後，歇息片刻，雙日做算學工夫，并寫日記；單日課策論書札三百字，隨時評改。至九點半鐘，息燈安睡。夏季均拔前半點鐘，冬季均挑後半點鐘。

一、洋文。第一年教英文初學淺書、英文功課書、英字拼法、朗誦書課數學。第二年教英文文法、英文字拼法、誦讀書課、英文尺牘、繙譯英文數學、并量法啓蒙。第三年教英文講改文法，各國史鑒，地輿學，英文官商尺牘，繙譯英文代數學。第四年教各國史鑒，格物書、英文尺牘、繙譯英文、平空量地法。

一、用功最忌間斷，況文法系排班統教，倘告假一日，即挑去一首生書，無時補讀。除年底年初，放學二十日，端午中秋，各放二日，每旬逢十放假一日。小建不放，作爲休沐之期，師生皆得出堂外，平時皆不得任意出入。師生在堂時，因有工課，未便見客，致荒正課，或確有要事，由閽人請至客廳，略談即須回館。

一、堂中藏儲各種經籍圖樣，以拓見聞而資攷究。諸生取閱，須具手字，問經管者領取，限期歸繳，不准携出堂外，亦不准污損遺失，違者應令購還。

《知新報》第三〇册《王氏育材書塾章程・課程光緒二十三年》

按年課程

凡諸生西學讀書次序，及遞升班次，悉詳西學課程表，學成保送國家大學堂肄業擇用。凡化學須二班學生，方許兼習。算學圖學，不拘班次，惟習至六禮拜，全無門徑者停課，俾得專習語言文字，庶免徒勞無功之弊。

凡六星期一小攷，分上中下三等，不及分數，并不列下等者，降一班復理舊

業。逢歇夏放冬前一大攷，屢列上等者升一班，屢降無志者，黜退不録。

凡年終由監塾稟請地方官，察課一次，擇優存記，以備將來保送開列。

凡初學先識字講書，次造句作論，次四書經文。

凡課徒，先講明義理，次攷求經濟，次肄業專門。

凡歇夏放冬前大攷日，先期登報招攷，以定去取。

按星期課程

星期一至星期五日，三四班學生按時課習西學。

星期六日上午，講初學格致西書，下午習算學凡不習算學者温習中西書。

星期日習繪圖學，課策論時文，經蒙師攷校一星期内諸生功課，評定甲乙。

星期一、三、五日入晚，習預備工夫，二、四、六日入晚，經蒙塾師各約齋生，講論經史故事之學，晚課即將講義衍爲論説，逢星期晚，齊集諸生宣講聖諭。

每兩星期會講一次，先期由塾師及齋長擬題，以格致輿地算學掌故爲類，預示諸生平時討論，臨期闡發，由司筆紀録，編入月報。

按日課程

六點鐘早起盥洗　七點鐘早餐　八點鐘到館　九點半鐘歇一刻　十一點半鐘散學　十二點鐘午餐　一點鐘到館　三點鐘歇一刻　四點半鐘散學習體操畢，各歸卧房静息一刻　六點鐘晚餐　七點鐘到館　九點鐘散息一刻，一律息火安睡。

右課程分朝、晝、晚三時，以一時課中學，一時課西學，入晚作中西預備工夫，除游息外，每日足十點鐘時功課。

英文課程表

第四班	上半年	啓蒙書　寫字　拚法　第一本　默書
	下半年	第二本　地志問答　拚法　寫字　默書作句
第三班	上半年	第三本上半　文法第一本　地志上半　算法上半　動物類編上半　拚法　默書　作論　習語
	下半年	第三本下半　文法第二本上半　地志下半　算法下半　動物類編下半　古史　默書　作論　習語

（續表）

第二班	全年	第四本　文法第二本下半　地理　代數上半　形學卷一　中期史　化學　作論　習信
頭班	全年	第五本　文法第三本　代數下半　形學卷二、三　近史　格致　公法　全體學　作論　帳目
特班	第一年	英文史　富國策　形學完　三角學　天文　化學攷質　電學　地學　譯文件　辯學

上課程五年，照章程所載二班立約，三年即升至特班，初年爲止。惟特班不限年數，學無盡期，功無止境，是在有志者，不自滿假，精益求精，非父師所能限也。

經館課程表凡能畢五經文理通順者入經館

第四班　作時文雜論	五子近思録　學庸衍義　御纂七經精義各專一經
第三班　課史論	史記　兩漢　通鑒　各史紀事本末
第二班　對策問	正續三通　正續經世文編　各家政書
頭班　著論議	六部則例　大清會典　輿地繪圖
特班　習奏疏	大清通禮　五禮通攷

上課程撮其大要，升降遲速，不限年歲，大約年轉一班，越三年不升，及屢降班次者退。其有願習專門成著作家者，聽。

經館功課表，每日將讀書、還講、作文、作論、寫字、雜課、規矩等事，分類

注記。

蒙館功課表，每日將識字、講讀、作句、作論、寫字、默書規矩等事，分類注記。

訓蒙之法，記誦爲多，啓悟者少，勤苦難成，實由於此。今定課程，每日諸生到館，塾師書寸方楷二十字，粘之座右，逐一講解。各生臨摹一過，翌日還講，識字寫字之功備矣。各生分班上書，凡讀《論語》者爲一班，又讀《孟子》者爲一班，余仿此。同列案前，塾師將應講之書講解，令其讀滿遍數，逐一還講，讀書講書之課畢矣。次作句，即就所識二十字中摘十字，令就所指之字衍成詞句。次發問，就逐日所講讀書擇要命題，令其條對，或授以俗語，令譯文言，皆不限篇幅，只限時刻。次默書，師於書摘背數句，各就班次默寫約百餘字，以上各項課程無一錯舛，記功百分，錯一字誤一解減五分，各項以此類推，并一日規矩所作之餘事，悉記於表，逢星期一結，歷六星期小攷，及年終大攷，憑此類升降賞罰之券。

《湘學新報》第七册《張之洞新定兩湖書院學規課程光緒二十三年》 一、設立書院之意，本爲儲材致用，經學、史學、地圖、算學四門，皆致用必需之學，缺一不可，兹定爲四門兼習。

一、每日清晨，學生分排赴講堂，聽各分教師、幫分教師講論，指授本日功課，攷核昨日功課，諸生上堂，均須著冠，坐定可除冠，衣履不拘。

一、書院共二百四十人，每聽講三十人爲一排，共分八排。

一、講經史兩門，在講堂樓上；講地算兩門，在講堂樓下。

一、經史地算四門，分日輪習，前四排單日經史，雙日地算，後四排單日地算，雙日經史。試以前四排爲例，如初一日第一排先在樓上東堂聽講經畢，即過西堂聽講史；第二排先在西堂聽講史畢，過東堂聽講經，聽畢，即下堂回齋；第三排亦先經後史；第四排亦先史後經。樓下五六七八後四排，互聽地算，例亦同。

一、講小學即附於經學之内，與經學合爲一門。

一、講測繪地圖，即附於地理之後，與地理合爲一門。

一、算學必須逐步清楚，方能前進，攷核指授，視他學爲勞。派院内已造算學之諸生八人，爲領班學生，加給膏火，令其稟承傳述。此八人及其餘算學已有門經者，由分教、幫教另教以精深算法。

一、理學書每日晚間限定必看數條，不必求多，應看何書，聽理學分教師酌示，只須點勘句讀，不自發議論，由分教酌量，分日接見。

一、每日兩監督，各傳諸生約十人赴監督院接見，以備攷核功課，其應傳何人，聽監督院酌選，大率每一月，兩監督得與諸生二百四十人接見一周。

一、每日早講時，兩監督分在講堂樓上下照料稽查。

一、諸生遇有各門疑義，准其問於師長，惟人數衆多，晷刻有限，只可筆問。有問者自書一紙呈上，聽候批答，不得故意駁辯，當面紛呶。且只准問現在所授之書，所講之義，不得蔓引游談，違者以犯規論。

一、諸生各功課簿五本，經學、小學、地學、史學、算學各一本，聽受者記於一簿，看某卷起止記於簿，不准自發議論。每日監院呈分教攷核，每一月匯呈監督攷核，平日分教監督調閱亦可。

一、諸生學業，須攷分數，分教隨時面加詢攷，或所講能全記，所看能全通，或略記略通，或全不記不通。每一門各作一分，或足數或不足數，分教旬終記之。四門合作四十分，監督月終記之，以爲甲乙進退。分數多者有獎。

一、月獎大約實到十人之中，酌中核計，有八得獎。若人數分數均多，人人有獎，人人分數均足，人人優獎。若人數分數均劣，則是全不受教，即均不給獎。其每月得獎之數，中等約六兩，上等在六兩以外，下等在六兩以内，細數視分數功課之多寡，臨時酌定。

一、四季官課有獎，略如向來朔望課名數銀，細數視分數之多少，臨時酌定，其如何課法，開學後詳察再定。

一、閑人不准入院，尤不擅入諸生齋舍，如諸生有親友來看，必須晤談，限定每日申初後，門役號號，報知諸生，令在大門内東西兩客堂會晤，爲時過久，即須催出，不得久留。

一、每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來年正月二十日放冬假一月。

一、十日放旬假一日，諸生均不作事，聽其出院游息。

一、尋常有要事請假，須報明監院，稟明監督，准假給牌，至久不得逾半日，惟不准頻頻請假，尤不准後期不歸。

一、諸生均須住院，不得在外處館，寓居親友家或兼營他事，若自揣用度不足自給者，准其辭退。

一、院内不得留閑人，若非院内有名之人，雖父子兄弟叔侄，亦不入院同居，以免射影淆雜，監院不舉報者有罰。

一、在院諸生不准應各書院課，以免分心。

一、除鄉試外，不准給假，如有必須應科歲兩攷者，勿庸來院。

一、院內禁吸洋烟，禁賭博，禁代人作頌詞，禁酗酒叫鬧，禁結黨生事，禁鄙悖無禮，違者即行屏斥出院。

一、凡新調入院者，均由監督面攷，攷取者始收入院。

一、每一季官課一次，即就所請習者面攷，如何攷法，臨時與分教監督商定。

一、書院以五年爲滿，本部堂大課一次，堂上面攷，上等咨送總署録用，中等外省酌給差委，下等呈遣，以後另招新生入院。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二《湖南時務學堂學約 附讀書分月課程表 光緒二十三年》

一曰立志　《記》曰：凡學士先志。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朱子曰：書不熟，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志不立天下無可爲之事。又曰：學者志不立，則一齊放倒了。今二三子儼然服儒者之服，誦先王之言，當思國何以蹙，種何以弱，教何以微，誰之咎歟？四萬萬人，莫或自任，是以及此。我徒責人之不任，我則盍任之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孔子之志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之志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之志也。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範文正之志也。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顧亭林之志也。學者苟無此志，則雖束身寡過，不過鄉黨自好之小儒；雖讀書萬卷，祇成碎義逃難之華士；此必非良有司與鄉先生之所望於二三子也。朱子又曰：立志如下種子，未有播萁稗之種而能獲來牟之實者。科第衣食，最易纍人。學者若志在科第，則請從學究以游；若志在衣食，則請由市儈之道。有一於此，不可教誨，願其戒之，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立志之功課有數端，必須廣其識見，所見日大則所志亦日大。陸子所謂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此一端也。志既立，必養之使勿少衰，如吴王將復仇，使人日聒其側曰，爾忘越人之殺爾父乎？學者立志，亦當如此；其下手處，在時時提醒，念茲在茲，此又一端也。志既定之後，必求學問以數之；否則皆成虚語，久之亦必墮落也，此又一端也。

二曰養志　孔子言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而孟子一生得力在不動心，此從古聖賢所最競競也。學者既有志於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貴利達，耳目聲色游玩嗜好，隨在皆足以奪志，八十老翁過危橋，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他日任事，則利害毀譽苦樂生死樊然淆亂，其所以相撼者多至不可紀極，非有堅定之力，則一經挫折，心灰意冷，或臨事失措，身敗名裂，此古今能成大事之人所以希也。曾文正在戎馬之間，讀書譚學如平時，用能百折不回，卒定大難。大儒之學，固异於流俗哉？今世變益亟，亂機益劇，他日二三子所任之事，所歷之境，其艱巨厄苦，視文正時又將過之；非有入地獄手段，非有治國若烹小鮮氣象，未見其能濟也。故養心者，治事之大原也。自破碎之學盛行，鄙夷心宗，謂爲逃禪。因佛之言心，從而避之；乃併我之心亦不敢自有，何其傎也。率吾不忍人之心以憂天下，救衆生，悍然獨往，浩然獨來，先破苦樂，次破生死，次破毀譽。《記》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反此即妾婦之道。養心之功課有二：一靜坐之養心，二閱歷之養心。學者在學堂中，無所謂閱歷，當先行靜坐之養心。程子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今功課繁迫，未能如此，每日亦當以一小時或兩刻之功爲之，靜坐時所課亦分兩種——一斂其心，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一縱其心，遍觀天地之大，萬物之理，或虚構一他日辦事艱難險阻萬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極熟，亦可助閱歷之事——此是學者他日受用處，勿以其迂闊而置之也。

三曰治身　顔子請事之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將卒之言曰：「定容貌，正顔色，出辭氣。」孔子言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斯蓋不得以小節目之也。他日任天下事，更當先立於無過之地，與西人酬酢，威儀言論，最易見輕，尤當謹焉。掃除習氣，專務篤實，乃成大器。名士狂態，洋務羶習，不願諸生效也。治身之功課，當每日於就寢時，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論行事，失檢者幾何而自記之，始而覺其少，苦於不自知也；既而覺其多，不可自欺，亦不必自餒。一月以後，自日少矣。

四曰讀書　今之服方領習矩步者，嚚不曰讀書？然而通古今，達中外，能爲世益者蓋鮮焉。於是儒者遂以無用聞於天下。今時局變异，外侮交迫。非讀萬國之書則不能通一國之書。然西人聲、光、化、電、格、算之術作，農、礦、工、商、史、律之紀載，歲出以千萬種計。日新月异，應接不暇。惟其然也，則吾愈不能不於數十寒暑之中劃出期限，必能以數年之力使學者於中國經史大義悉已通徹。根底既植，然後以其餘日肆力於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謂之學。今夫中國之

書，他勿具論，即如注疏兩經解、全史、九通及國朝掌故官書數種，正經正史，當王之制，承學之士，所宜人人共讀者也。然而中壽之齒，猶懼不克卒業，風雨如晦，人壽幾何，若從而撥棄之，則所以求先聖之道觀後王之迹者皆將無所依藉。若率天下人而從事於此，靡論難其人也。即有一二劬學之士，斷斷然講之，而此諸書者，亦不過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其中精要之處不過十之一二；其支離蕪衍，或時過境遷，不切於今日之用者，殆十八九焉；而其所謂精要之一二者，又必學者於上下千古縱橫中外之學，深通有得，旁通發揮，然後開卷之頃，鉤元提要，始有所獲。苟學識不及，雖三復若無睹也。自餘羣書，數倍此數，而其不能不讀，與其難讀之情形亦稱是焉。是以近世學者，雖瀏覽極博，研究極勤，亦不過揚子云所謂綉其帨韠，劉彦和所謂拾其芳草，於大道無所聞，於當世無所救也。夫書之繁博而難讀也既如彼，其讀之而無用也又如此，苟無人董治而修明之，吾恐十年之後，誦經讀史之人，殆將絶也。今與諸君子共發大願，將取中國應讀之書，第其誦課之先後，或讀全書，或書擇其篇焉，或讀全篇，或篇擇其句焉，專求其有關於聖教，有切於時局者，而雜引外事旁搜新義以發明之，量中材所能肄習者，定爲課分，每日一課，經學子學史學與譯出西書四者間日爲課焉。度數年之力，中國要籍，一切大義皆可了達，而旁證遠引，於西方諸學亦可以知崖略矣。夫如是，則讀書者無望洋之嘆，無歧路之迷，而中學或可以不絶。今與二三子從事焉，若可行也，則將演爲學校報以質諸天下。讀書之功課，凡學者每人札記一册，分專精涉獵兩門，每日必就所讀之書發新義數則。其有疑義，則書而納之待問匭，以待條答焉。其詳細功課，別著之學校報中。

五曰窮理　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機之理。奈端因蘋果落地，而悟巨體吸力之理。侯失勒約翰因樹葉而悟物體分合之理。亞基米德之創論水學也，因入盤浴而得之。葛立里尤之製遠鏡也，因童子取二鏡片相戲而得之。西人一切格致製造之學，衣被五洲，震轢萬國；及推原其起點，大率由目前至粗極淺之理，偶然觸悟，遂出新機。神州人士之聰明非弱於彼也，而未聞有所創獲者，用與不用之異也。朱子言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近世漢學家笑之，謂初學之人豈能窮凡物之理，不知智慧日浚則日出，腦筋日運則日靈，此正始教所當有事也。特惜宋儒之所謂理者，去實用尚隔一層耳。今格致書略有譯本，我輩所已知之理，視前人蓋有加焉，因而益窮之。大之極恒星諸天之國土，小之及微塵血輪之世界，深之若精氣游魂之物變，淺之若日用飲食之習睹，隨時觸悟，即淺見深。用之既熟，他日創新注，製新器，闢新學，皆基於是，高材者勉之。窮理之功課，每剛日諸生在堂上讀書功課畢，由教習隨舉目前事理，或西書格致淺理數條以問之，使精思以對，對既遍，教習乃將所以然之理揭示之。

六曰學文　《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學者以覺天下爲任，則文未能舍棄也。傳世之文，或務淵懿古茂，或務沈博絶麗，或務瑰奇奥詭，無之不可。覺世之文，則辭達而已矣。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鋭達爲上，不必求工也。温公曰：一自命爲文人，無足觀矣。苟學無心得，而欲以文傳，亦足羞也。學文之功課，每月應課卷一次。

七曰樂羣　荀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直諒多聞，善相勸，過相規，友朋之益，視師長有加焉。」他日合天下而講之，是謂大羣。今日合一堂而講之，是謂小羣。杜工部曰：「小心事友生。」但相愛，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集衆思，廣衆益，學有緝熙於光明。樂羣之功課，俟數目以後，每月以數日爲同學會講之期，諸生各出其札記册在堂互觀，或有所問而互相批答，上下議論，各出心得，其益無窮，凡會講以教習監之。

八曰攝生　《記》曰：「張而不馳，文武不能也；一張一馳，文武之道也；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西人學堂，咸有安息日，得其意矣。七日來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此古義之見於經者，殆中西同俗也。今用之起居飲食皆有定時，勿使過勞，體操之學採習一二。攝生之功課，別具堂規中。

以上八條，堂中每日功課所當有事；以下二條，學成以後所當有事，而其基礎皆立自平時，故併著之。

九曰經世　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凡學焉而不足爲經世之用者，皆謂之俗學可也。居今日而言經世，與唐宋以來之言經世者又稍異，必深通六經制作之精意，證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爲之經，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觀歷朝掌故沿革得失，證以泰西希臘羅馬諸古史以爲之緯，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細察今日天下郡國利病，知其積弱之由，及其可以圖強之道，證以西國近史憲法章程之書及各國報章以爲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夫然後可以言經世。而游歷講論二者，又其筌鑰也。今中國所患者無政才也。《記》曰：「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今中學以經義掌故爲主，西學以憲法

官制爲歸。遠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採西人政治學院之意，與二三子共勉之。經世之功課，每柔日堂上讀書功課畢，由教習隨舉各報所記近事一二條，問諸生以辨法，使各抒所見；對既遍，然後教習以辨法揭示之。凡在堂上問答，皆以筆談。

十曰傳教　微夫悲哉！吾聖人之教之在今日也！號稱受教者四萬萬，而婦女去其半焉，不識字者又去其半之半焉，市儈胥吏又去其半之六七焉，帖括賤儒又去其半之八九焉，此誠莊生所謂舉魯國皆儒服而真儒幾無一人也！加以异説流行，所至強聒，挾以勢力，奇悍無倫。嗚乎！及今不思自保，則吾教亡無日矣。今設學之意，以宗法孔子爲主義。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彼西人之所以非薄吾教，與陋儒之所以自蔽其教者，由不知孔子之所以爲聖也，今宜取《六經》義理制度微言大義，一一證以近事新理以發明之，然後孔子垂法萬世範圍六合之真乃見。《論語》記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於海，蓋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國，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他日諸生學成，尚當共矢宏願，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於萬國，斯則學之究竟也。傳教之功課，在學成以後；然堂中所課一切皆以昌明聖教爲主義，則皆傳教之功課也。

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

第一節　本學堂所廣之學，分爲兩種：一曰溥通學，二曰專門學。溥通學，凡學生人人皆當通習；專門學，每人各占一門。

第二節　溥通學之條目有四：一曰經學，二曰諸子學，三曰公理學此種學大約原本聖經，參合算理公法格物諸學而成，中國尚未有此學，其詳別見，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諸學之粗淺者。

第三節　專門學之條目有二：一曰公法學憲法民律刑律之類爲内公法，交涉公法約章之類爲外公法，二曰掌故學，三曰格算學。專門之學非盡於斯，特就所能教者舉之耳。又各專門學，非入西人專門學堂不能大成。現時所教，不過就譯出各書略引端倪，學者因其性之所近自擇焉可也。

第四節　凡初入學堂六個月以前，皆治溥通學；至六個月以後，乃各認專門，既認專門之後，其溥通學一律并習。

第五節　學生所讀書皆分兩類：一曰專精之書，二曰涉獵之書。專精之書，必須終卷，按日分課，不許踏等；涉獵之書，隨意翻閱。無論溥通學專門學，皆各有專精之書，涉獵之書，其目別列。

第六節　每日讀專精之書，約居時刻十之六；讀涉獵之書，約居時刻十之四，二者不可偏廢。六個月以後，既溥學專學兩者并習，或每日有兩種專精之書而無涉獵之書亦無不可。

第七節　凡學生每人設札記册一分，每日將專精某書某篇共幾頁，涉獵某書某篇共幾頁，詳細注明。其所讀之書有所心得，皆記於册上。心得約分二端，一引申本書之義，一辨駁本書之義，其别有觸悟在本書之外者亦可記入。若初學之始，心得尚少者，准其抄録書中要義及所聞師友論説入札記中以當功課。惟必須注明抄録何書及記何人之言，不得掠美。

第八節　凡札記册五日一繳，由院長批答發還，學生每人設兩册，繳此册時即領回彼册。

第九節　堂上設一待問甌，學生讀書所有疑義，用待問格紙，書而納之甌中；由院長當堂批答榜示。凡所問必須按切古人切問審問二義，凡其瑣屑不經及夸大無當者皆不許問。

第十節　札記册由院長評定後，按日填注分數，共分六等，最高者三分，次者二分半，次者二分，次者分半，平常者一分，劣下者半分。凡每生每日最少必須有札記或疑問共二條。苟滿二條之數，即記半分；不滿者不記分。其善問者於札記册外别記分數。

第十一節　每月通計分數，以三十分爲及格。有重病告假者别計。溢分者給以獎賞，統計溢分之數共若干，照溢出分數攤算銀數，求得每溢一分，應得獎銀若干，即依其所溢之數攤給，其不及格在三分以外者，應記出，歸下月溢分數内扣補。

第十二節　每月設月課一次，每次命兩題，以作一藝爲完卷。由院長閱定，分列等第，批給獎賞，仍記列分數備大攷時統計之用。

第十三節　每季大攷一次，請學堂督辦官與紳董公同到堂匯攷。將三個月内之札記册待問格及課卷三項通同核閱，匯算分數多寡。其有功課精進，能自創新理，或發條例自著新書者爲异常高等。除原有分數外，仍可特加。合一季内功課之高下列爲一表，榜諸學堂大門，并登湘學報及湘報中以示鼓勵。其每月分數榜諸講堂，登諸日報。

第十四節　學生札記問格課卷，皆擇其尤者抄存刊刻。每季刻一次公諸天下。

第十五節　院長每五日講學一次，所講學當日，榜示講何學，之日，擇高才生二人爲書記坐講席側，携筆硯記所講；講畢，二人參合所記，寫出清本，交抄寫人抄兩分，一榜堂，一存院長處。

（續表）

	第一年讀書分月課程表	第一月溥通學	第二月溥通學
	專精之書 讀書法 此書見學校報第一第二册。 《禮記・學記篇》、《少儀篇》 《管子・弟子職篇》 《孟子》 先閱學校報中《讀孟子界説》，其餘按學校報中《孟子今義》求之，半月可卒業。 《春秋公羊傳》 先閱學校報中《讀春秋界説》，按學校報中《春秋公法》學求之。		《春秋公羊傳》 《公理學》 其書按次印入學校報中，學者治《春秋》既諳諸例，即當別求公理以互相印證。
	其餘涉獵之書 凡涉獵之書，不過摘學其尤要者略列一二，既謂之涉獵，則無乎不可，不必限於此也。 《宋元學案》中《象山學案》《上蔡學案》《朱子語類》中論爲學之方訓門人諸卷 此等皆爲發揚志氣，鞭策向學之書，宜先讀，約數日可卒業。 《史記・儒林列傳》《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漢書・儒林傳》 此等爲經學原流之書，必當先讀以知梗概，數日可卒業。 格致須知中天文地學地理地志諸種	《春秋繁露》《春秋穀梁傳》溥通學經學 《繁露》爲《春秋》之關鍵，《穀梁》爲《公法》之羽翼，皆當於讀《公羊》時并讀之，《繁露》宜擇讀。其詳别見。 《公法諸書》 《春秋》一書，皆言内公法外公法之義，故讀春秋時必須略窺公法之書，乃易通也。 萬國史記 時務知新湘學各報	

	第一年讀書分月課程表	第三月溥通學	第四月溥通學	第五月溥通學
		《春秋公羊傳》 《公理學》	《春秋公羊傳》 此書每日讀湘刻本八九頁，約月余可以卒業。既與《繁露》《穀梁》《白虎通》《公法》等書合讀，三月之功無不全通矣。 《禮記・中庸篇》、《禮運》、《大學》篇 《中庸》爲孔子行狀。《禮運》《大學》皆言大同之書，宜先讀。 《公理學》	《論語》 先閱學校報中《讀論語界説》分類求之，數日可卒業。 諸子學術流派書 此書學堂有刻本，當與學校報中讀諸子界説并讀。 《古學案》上卷 此書按次印在學校派及孔門諸子學派 《公理學》
		《春秋穀梁傳》 《公法諸書》 《萬國史記》 《日本國志》 格致須知中重力化汽諸種各報	《白虎通》 中多春秋之制，讀《春秋》時宜并讀之。 《日本國志》 《泰西新史攬要》 《格致匯編》 各報	《四庫提要・子部》 擇其周秦諸子各書提要略觀之。 《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各卷小序及各傳 讀諸子學派書，可兼觀宋明諸儒學派。 《國朝先正事略》儒林經學兩門 本朝學派亦當略知，未有完善之書姑讀此篇。 《佐治刍言》 此爲憲法學之書，然學者宜人人共讀，可先於此時讀之。 《日本國志》 《格致匯編》 《格物質學》 各報

（續表）

	第一年讀書分月課程表	第六月溥通學	第七月溥通學	第七月專門學公法門	掌故門
	二戴《記》中裁篇先讀 其篇目先後別著界説中。 《周禮》 先閱學校報中《讀周禮界説》。 《荀子》 先閱學校報中讀《荀子》界説。古學案中卷 中卷言周秦諸子學派 《公理學》	周秦諸子任意涉獵 三史任意涉獵 西學啓蒙十六種任意涉獵 西國政學事物源流 上海譯書局新刻本 各報	《古學案》中卷 《荀子》 《墨子》 《公理學》	《公法會通》 最便學者 《公法總論》 《萬國公法》	以後涉獵書不能具例，凡治某門者即任意涉獵本門之書，其書目別爲書目表詳之。
	《周禮》 先閱學校報中讀《周禮》界説。 《秦會要》 此書在學校報中，因二千年制度多本於秦，故必以此書爲掌故學根源。				

（續表）

	第一年讀書分月課程表	格算門	第八月溥通學	第八月專門學公法門	掌故門	格算門
	《格物質學》 此爲言格致總學最新而最明白之書。 《學算筆譚》 《筆算數學》 以上學算顯淺易入之書。	二戴《記》 《古學案》中卷 《墨子》 先閱學校報中讀《墨子》界説。 公理學	《佐治芻言》 此書爲内公法之書。 《公法便覽》 凡治《公法》學者，皆當隨時取與《春秋》相印證。	《佐治芻言》 治掌故學者必須讀憲法書，乃不爲古法所蔽。故須讀此書，若已經涉獵者則不必讀。 《周禮》 《日本國志》	《幾何原本》 《形學備旨》 一書宜參互讀。 《代數術》 《代數備旨》 一書宜參互讀。 《談天輿》

（續表）

第一年讀書分月課程表	第九月 溥通學	第九月專門學 公法門	掌故門	門算格	第十月 溥通學	第十月專門學 公法門
第一年讀書分月課程表	《古學案》下卷 下卷言秦漢至唐儒者學派。 《管子》 《公理學》	各國交涉公法論 《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 此等例案有可以略爲引證者。	《歷代職官表》 《全史職官志》 《通攷》《續通攷》《皇朝攷・職官門》 《日本國志・職官志》	《幾何原本》《形學備旨》 《代數術》《代數備旨》 《地學淺釋》與《地指學》	《古學案》附卷 附卷言外教流派 《老子》 《莊子》 《列子》 《公理學》	各國交涉公法論 《希臘志略》 《羅馬志略》

（續表）

	掌故門	門算格	第十一月專門學 公法門	第十一月 溥通學	門算格	掌故門
第一年讀書分月課程表	歷代職官表 全史職官志 三通攷職官門 日本國志職官志	幾何原本形學備旨 代數術代數備旨 地學淺釋 化學鑒原	各國通商條約 通商約章類纂 歐洲史略	古學案附卷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公理學	幾何原本形學備旨 代數術代數難題 化學鑒原續編 化學分原	唐律疏義 全史刑律志 日本國志刑律志 法國律例 英律全書

（續表）

第一年讀書分月課程表	第十二月溥通學	第十二月專門公學法門	掌故門
左氏春秋 先閱學校報中讀左氏界説。 商君書韓非子 公理學		通商約章及成案 法國律例 英律全書	法國律例 大清律例

算格門	
幾本 代數難題 代微積拾級微積溯原 化學鑒原續編補編	

以上各書，略刊大概。其資稟尋常者，或每月功課未能悉依期限。惟其次第則大略視此，按步以進，雖在中材，亦可有成。至其讀書之法，悉著諸學校報中。其一年以後之功課，則今時未能遽定。因近歲翻譯西書之局，踵起頗多。若新籍輩出，則取途亦殊，賡續之作，俟諸异日。又應行涉獵之書，不一而足。專門各學，爲數尤多，故僅列必須終卷之書作爲專精業，以備按日程功，有所稽察。其餘各籍，具詳書目表中，不復備列。要之學堂功課之書，未經撰成，無論何種學問，皆不能專恃一書，可以貫通；亦不能一書之中全屬要義，此中不便學者之處極多，今兹未能，聊復爾爾。

《湘學新報》第四册《常德德山書院許奎垣主講兆魁新定學算生童課章 光緒二十三年》

一、書院改課算學，事屬開創，慮學者不能周知，故於未開課前先行教育入門之法。

一、人數過多，一人講授斷難遍及，且學有淺深，性有遠近，語上語下必因材而施，竊取啓憤發悱之意，變通教法，務期各盡其長，不致軒輊無分。

一、凡居院生童，有志算學者，自行進見面叩其所學，然後示以宜讀何書，宜習何術，退而學之，如有疑義，於每日巳午三時親來面質，隨問隨答，必使渙然釋冰而後已。

一、凡學算生童，人立日記一本，逐日記其所書、所疑、所悟之理與法，十日呈閱一次，以覘其學之進退與功之勤惰。

一、學算次弟，當以加減乘除開方爲入門之始，已明者仍當習練，未明者急宜講求，務使得數定位毫無錯誤，則算學之始基立矣。由是而繼之，以九章幾何天元代數微分積分諸術，循序而及，自能日進不窮。

一、學者初讀算書，每苦其文義艱深，字句生澀，幾不知所作何語，遂致墜而却步。不知算書命名，用字皆與經籍相通，必須涉獵小學諸書，究其訓詁，字義既明，則理解自得，算書無難讀矣。保氏教國子，《内則》學書計，皆書算并習，職是故也。

一、格致以算學爲體，算學以格致爲用，學者於學算之餘，可視其性之所近，旁覽各種格致之書，書院雖無試驗之器，亦可稍明其理。

一、測量高深廣遠，爲句股三角之實用，非身體力行不爲功，有志學此者，必須携帶儀器，由院長自定時日，隨同出外測量書院左近地面，以資攷驗。

一、算學乃實事求是之學，其理法皆確鑿可憑，與術數占侯及太乙壬遁符讖之流，毫不相涉。學者必須步步蹈實，不得稍雜空疏附會之見。

一、算學原有中法西法之分，然法雖殊而理則一，學者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并習兼攻，毋庸歧視。

一、以上各條皆爲初學説法，其有已通中西各法無須教習者，不在此例。

德山爲常德武陵所立書院，原以經史詞章時藝課士，歲歷綿暖，於兹有年。近因屢奉部文改書院舊章，此邑紳董沈觀世局，首議變通，深維隸首，椎輪九章，亦越衰周，疇入四裔，收希臘之餘波，揚商高之舊業，乃禮聘湖北許君，主講斯席。風雨鱗萃，昕夕濯磨，現從學者已二三百人。山長因材施教，不立門户，不涉空虚，言淺旨賅，斯風彌暢，俯諸天之微塵，儲太倉之粒粟，起點斯域。吾道有

鄰，其諸任重君子，或樂觀於是歟。故特刊課章，以餉同志，所期囑遠研幾之士，各就書院量爲擴充，刮垢磨光，爭綿古學，庶我支那，神智日宣。嗟乎，斯事雖小，剖格致之荄滋，胚富強之宏旨，馳憤悱之先聲，屏骫疲之陋習，風漂蟻穴，天厭兔園，集精灼神，良覿茲會，鳥鳴嚶嚶，敢告從者。

《諭摺彙存》卷二二《江學政李殿林奏南菁書院改學堂并擬定章程附課程》

經學：小學、理學附。《周易》、《尚書》、《毛詩》、《三禮》、《春秋三傳》、《論語》、《孟子》、《爾雅》、《孝經》，右十三經分七類，諸生各就所夙究心者擇一類精研之，日有所心得記於册，月終攷之，必期年而後可更其所治之類。願温故仍習舊類者聽之。月課一藝，以驗其益否。小學爲治經必由之徑，理學則士人檢身不可須臾離者，諸生研經之暇，隨時討論，有心得并記於册。

史學：輿地學附。史之類三：曰歷代史鑒，曰國朝掌故，曰各國史志。輿地之類二：曰中朝輿地，曰五州形勢。以上兩門學均繁重，通貫爲難，諸生先各即一類精治之，一類竟，再治一類，必半年而後可更其所治之類。日記、月課如治經。

政學：農學、商學、工學、礦學附。政之類七：曰吏政，國家官制及各國官制之屬；曰户政，國家歲用出入、丁賦漕糧、監課商税、圜法郵政、俸餉倉儲、蠲貸荒政及各國財政之屬，農事如種植、墾荒、漁牧、蠶桑及各國商政之屬；曰禮政，國家典禮、貢舉、學校及各國選舉教育之法；曰兵政，國家海防邊防、水陸兵制、餉需軍械、營規操演、炮臺城守、保甲民團及各國兵政之屬；曰刑政，國家律例及各國刑律之屬；曰工政，國家河防海塘、直省水利、船政鐵路、機器製造及各國工政之屬，工學藝學附此門；曰外交政，國家與各國交涉，如互市分界、傳教、通使、游歷，一切國際公法私法及各國交涉之屬。右中外政治七類，諸生先即一類精治之，各類繁簡不同，不定期限，然必一類竟，再治一類，始免淺嘗躁率之譏。日記、月課如治經。農工商礦本列專門，第須攷驗實事方臻精詣，諸生有志各學者，姑就前賢論肄及之，爲將來專門之學預備。

藝學：體操附。藝之類五：曰算學，天文學附；曰測繪學；曰格致學，凡重學、代學、磁學、電學、聲學、光學、熱學、水學、地質學、生物學全體之屬皆是；曰譯學，外國語言文字；曰體操學。右天算門在各國學校爲普通學，諸生素通習者益精治之，亦日課札記，月課一藝，以時攷驗，其不能者補習之。測繪門在各國學校亦普通學，於兵學、輿地學尤關切要，須補習，諸生算術素精者尤宜勤肄，以成專門之用。格致門在各國學校亦普通學，精治之，日記、月課如天算，不能者補習之。認習外國一國語言文字，在各國學校亦普通學，今立東文、西文二科，隨諸生擇便補習。柔軟體操在各國學校亦普通學，爲人衛生要義，須補習。以上補習詳細課程，由總教習會同藝學教習隨時商定。

楊鳳藻《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卷五《東撫袁中丞奏辦山東大學堂章程》

學堂課程　共十七節　附中西學分年課程

第一節

大學堂課程分爲備齋、正齋、專齋三項。備齋課程以兩年爲畢業之限，温習中國經史，國朝掌故大略，并授以外國語言文字、史志、輿地、算術各項初級淺近之學。正齋課程以四年爲畢業之限，授以普通，分政學、藝學兩門。政學一門分爲三科：一、中國經學；二、中外史學；三、中外治法學（内分吏户禮兵刑工交涉七目）。藝學一門分爲八科：一、算學；二、天文學；三、地質學；四、測量學；五、格物學内分水學、力學、氣學、熱學、聲學、光學、磁學、電學八目；六、化學；七、生物學内分植物學、動物學兩目；八、譯學，泰西方言附。以上政學藝學均編入普通課程。至專齋課程則以兩年至四年爲畢業之限，參酌中外學制共分十門：一、中國經學；二、中外史學；三、中外政治學；四、方言學；五、商學；六、工學；七、礦學；八、農學；九、測繪學；十、醫學。凡入專齋肄業者，俾各認習一門，以徵實用而備器使。【略】

第七節

學堂中學課程，責成監督率同中學各教習認真督課，總以正心術、敦品行、明倫理、知大體爲主。擇《四書》《五經》及先儒性理諸書要義，反覆詳釋印證，俾諸生有以植其本而立其基，庶幾成德達材，體閎用大。

第八節

西學課程責成總教習率同西學各教習認真督課，西學中學名雖區别，理仍一致。各國學堂亦以倫理爲重，其研求倫常性理諸學，復甚精備，而恪守國憲尤爲學中要義。在堂諸生未有不知尊君親上之義者，蓋以從學士子，皆國家培養之人，其義固相屬也。課程余暇，宜令各教習酌照中西各學堂辦法，隨時傳集學生，恭述朝廷培育人材，振興實學，推廣選舉，優待士類之盛德，相與導揚而激勵之，俾人人知時局之艱難，國恩之深重，感而思奮，窮而思通。公家設立學堂是

爲天下儲人材，非爲諸生謀進取，諸生等來堂肄業，是爲國家圖富強，非爲一己利身家，庶幾所志者閎而所成就者亦大。行之既久，非獨可與各國學堂媲美，且駸駸乎復古學校之舊矣。【略】

第十一節

學生或專習英文，或專習德文，或專習法文，或於習英文之外，兼習法文，或兼習德文，屆時由總教習詳察諸生口音，酌量勻撥。或於未開課以前，由學生自行呈請，仍候總教習核定。開課以後，即不得任意更改。【略】

第十四節

學堂附設體操廠一所，每日下午功課余暇，學生均須練習體操，并於西學教習中派督操教習一員督課。其練習體操章程，即附列逐日詳細課程單中，亦以循序漸進。備齋學生先練柔軟體操，正齋學生加練器具體操，專齋學生再加練兵式體操，不但藉以衛生，并可兼嫻武備。【略】

附中西學分年課程表

備齋　第一年　首季　温習四書五經　歷代史鑒　國朝掌故　淺近政治學　附　古文　作中文策論　四書義　五經義　英文初學淺書　英文功課書初集　數學　加減乘除至比例　地輿學上半部

次季　温習四書五經　歷代史鑒　國朝掌故　淺近政治學附　古文　作中文策論　四書義　五經義　英文功課書二集　英文書法　德法文與英文課程同，如系兼習，另行選訂　數學全　地輿學下半部

第二年　首季　温習四書五經　歷代史鑒　國朝掌故　淺近政治學附　古文　作中文策論　四書義　五經義　英文功課書　三集　英文造句　德法文與英文課程同　代數　地勢學

次季　温習四書五經　歷代史鑒　國朝掌故　淺近政治學附　古文　作中文策論　四書義　五經義　英文功課書四集　英文成段　德法文與英文課程同　代數全形學前三卷泰西近百年新史

正齋　第一年　首季　經學性理附　史學　中國政治學　古文　作中文策論　四書義　五經義　各國政治學　英文功課書五集　華英捷譯法　英文尺牘　德法文與英文課同　形學中五卷　格物　熱學　聲學

次季　經學性理附　史學　中國政治學　古文　作中文策論　四書義　五經義　各國政治學　英文功課書六集　華英捷譯法　英文尺牘　德法文與英文課同　形學全　錐曲綫　格物　水學　力學　氣學

第二年　首季　經學性理附　史學　中國政治學　古文　作中文策論　四書義　五經義　各國政治學　泰西古史　英文兼習應對接談法　英文公牘　繙譯英文　德法文　八綫　勾股航海法　格物　光學　磁學

次季　經學性理附　史學　中國政治學　古文　作中文策論　四書義　五經義　各國政治學　泰西近史　英文　英文公牘　繙譯英文　作英文論　德法文　格物　干電　濕電　天文學　天文揭要上卷

第三年　首季　經學性理附　史學　中國政治學　古文　作中文策論　四書義　五經義　各國政治學　英文富國策　作英文論　德法文　代形合參格物　磁電　熱電　光電　天文學　天文揭要下卷　化學　測量學

次季　經學性理附　史學　中國政治學　古文　作中文策論　四書義　五經義　各國政治學　公法學　英文理學　英文地學　作英文論　德法文　微積學格物測算　測量學　泰西名人列傳

第四年　首季　經學性理附　史學　中國政治學　古文　作中文策論　四書義　五經義　各國政治學　倫理學　英文性學　英文上半部　文學推原　英文講論　德法文　化學　分質法　星學發軔上半部　全體學　全體功用及衛生要旨　植物學

次季　經學性理附　史學　中國政治學　古文　作中文策論　四書義　五經義　各國政治學　英文富國策　性學　英文下半部　英文講論　德法文　代數根源　生物化學　格物試理　量電法　星學發軔下半部　動物學

《奏定北洋師範學堂章程・專修科教授預定案》

專修預科國文教授細目

總論第一

國粹主義　普及主義

變遷第二

發生時代、進步時代、昌隆時代、極盛時代、專一時代、恢張時代、薄弱時代、淫靡時代、振作時代、繼續時代、衰微時代、昌明時代、改良時代。

體格第三

議論三十二類　叙記二十三類　辭令四十六類

教授法第四

字法、句法、章法、篇法、宜忌大略。

專修預科經學教授細目

讀法第一、易第二、書第三、詩第四、體第五、春秋第六、孝經第七、論語第八、孟子第九、爾雅第十、小學第十一、教授法第十二。

專修預科修身教授細目

總綱第一

誠、忠恕、智仁勇。

對國第二

國、守法、尊君、義務、權利、自治、愛國。

對家第三

宗子、夫婦、父子、兄弟。

對人第四

尊長、朋友。

對社會第五

公益、禮儀、信實、慈善、名譽、娛樂、博愛、經濟、私産、公産。

對庶物第六

博愛

結論第七

威儀、服制、飲食、心術。

專修預科心理學及辨學教授細目

甲、教授之目的

心理學及辨學教授之目的，在使明人心活動之理，又使知思攷之性質及法則，以資自己人格之修養，示推理研究之方途，兼爲理解正科教育學之預備。

乙、教授之材料

總論

釋心理學附辨學義、心之體與用、意識、注意、心之所在、心身之關係、知、情、意、生初之心、遺傳心之發達與外部之境遇。

各論

知：感覺、知覺、記憶、同化、想象、思攷、概念、斷定、演繹推理、歸納推理、學問研究法。

情：感應、情緒、情操。

意：冲動、本能、欲望、意志、行爲、習慣、品性、人格、自我、克己、氣質之變化。

專修預科中國地理教授細目

亞洲總論

中國總論

位置

疆域

地勢山水原山脉河流湖泊土□

沿海

區劃以上酌編四課

氣候

物産以上酌編三課

産業動植礦農工商

政治

宗教

交通商埠鐵路電綫以上酌編四課

地志行省藩部酌編九課

專修預科中國歷史教授細目

人類原始草昧未開時代太古

文化初啓主權漸立時代自伏羲至唐虞

沿行封建中央集權時代自夏至西周

霸者迭興貴族執政時代春秋之世

七雄并立智力競争時代戰國之世

中夏統一改革制度時代自秦并六國至秦亡

疆域擴張學術統一時代西漢

興學重儒士風優美時代東漢

中土分裂華夷擾亂時代三國兩晉

南北劃疆政學俱衰時代南北朝

漢族復盛威加四裔時代隋及唐初
方鎮跳梁四海鼎沸時代唐中葉以後
中原分擾武人宰世時代五代
敹武崇文僅保小康時代北宋
北盛南衰君民交困時代南宋
蒙古入主領土大開時代元
威振境外紀綱整肅時代明初
閹宦釀禍黨派致衰時代明中葉以後
國朝
乾嘉以前文治武功紀要
嘉道以後殷憂啓聖紀要
專修預科世界地理教授細目
一、地理通説
地文、人文、概説。
二、亞細亞洲總論
地文、人文。
亞細亞洲各論
日本、韓、亞細亞俄羅斯、西部亞細亞、南部亞細亞。
三、大洋洲
澳斯達利亞聯邦、牛西蘭、波利尼西亞。
四、歐羅巴洲總論
地文、人文。
歐羅巴洲各論
俄羅斯、瑞典及挪威、丁抹、德意志、奧大利、匈牙利、巴爾干半島、意大利、瑞士、法蘭西、和蘭及比利時、英吉利、西班牙及葡萄牙。
五、亞非利加洲總論
地文、人文。
亞非利加洲各論
東北部亞非利加、南部亞非利加、西部亞非利加。
六、北亞美利加洲總論
地文、人文。
北亞美利加洲各論
亞美利加合衆國、坎拿大、墨西哥及中央亞美利加并西印度諸島。
七、南亞美利加洲總論
地文、人文。
南亞美利加洲各論
巴西及其附近諸州、哥倫比亞及其附近、智利亞爾然丁諸州。
專修預科世界歷史教授細目
世界歷史總論
世界文明之起源、世界歷史之範圍及時代之區分、世界歷史各論。
上古史
一、上古西洋諸國興亡時代
埃及、腓尼基、希伯來、亞西利亞、希臘之勃興、波斯。
二、希波戰爭時代
波斯之侵入、希臘之文物、比羅奔尼蘇戰爭、斯巴達及馬其頓之霸業。
三、亞歷山大之時代
亞歷山大之偉業及諸邦之紛爭。
四、羅馬統一時代
羅馬統一之偉業、共和政府、愷撒之業、羅馬帝政、基督教。
中古史
一、西歐混亂及政教統一時代
諸種族之移轉、西羅馬之滅亡、東羅馬帝國、撒拉斯國之勃興、沙爾大帝之事業、神聖羅馬皇帝與法王之關係、英國憲法、十字軍、蒙古人之侵入。
二、國家主義發生時代
文藝復興、發明及發現、西歐諸邦中央集權、干都蠻里突厥之勃興、西班牙之統一。
近古史
一、西法對抗時代
宗教改革及其影響、斯馬爾高戰爭、和蘭獨立、英法之宗教改革及宗教內亂、三十年戰爭、法之路易十四世治世、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

二、普俄兩國之勃興時代

北歐大戰爭、波蘭繼承戰爭、普魯士勃興、奧大利繼承戰爭、英法殖民政策、波蘭分割、俄國之西比利亞經營。

三、革命時代

北美合衆國之獨立、法國革命、拿破侖之偉業、維也納大會議。

最近世史

神聖同盟、希臘之獨立、七月革命及其影響、英國改革、二月革命及其影響、意大利之統一、美國之內亂、普奧之役、普法之役、俄土戰爭。

最近事史

日本於近世之勃興、中國於世界之位置。

專修預科算學教授細目

論數、單位、命數法、記數法、記小數法、加法、減法、乘法、除法、小數加減法、小數乘法、小數除法、四則雜說、四則之應用諸等算、度量衡、米突法、通用斤兩尺丈法、貨幣、時間諸等算之單位變更、諸等算之四則、數之性質、百以內之素數因子分解法、最大公約數、最小公倍數、分數加減法、乘法除法、分數四則雜說、循環小數、分數諸等算、諸等算中分數之應用外國度量衡、外國貨幣、相比法、比例、復比及復比例、比例之應用、連鎖法、比例配分、百分法、百分法之應用、利息法、乘方法、開平方法、開立方法。

專修預科物理化學教授細目

爲吾人生活之世界宇宙、長、面積體積之單位、時、質量之單位、重量及重比、天秤及梃子、密度、及於物體之體熱之作用、温度及寒暑表、固凝液體氣體、溶解凝固及潛熱、沸騰及蒸發、雲霧雨雪露霜、熱之傳導、熱之對流、水平及鉛直、水之壓力、浮水及比重、溶解飽和及解晶、天然水及濾過蒸溜、液之彌散及毛管現象、火氣及火氣之壓力、晴雨表、空氣唧筒及水唧筒、音之波及速度及反射、空氣之組成、酸素之製法及性質、燃燒酸化及酸化物、水之組成水素、炭素石炭瓦斯及有機物、炭酸瓦斯單位體復體及化合物混合物、呼吸與燃燒、炭素之循環、光之直進陰影及光之速度、光之反射、光之屈折、光之分解及色、食鹽、素及鹽酸、酸鹽基及鹽、普通之金屬、硫黃磷及火柴、磁石、電池及電流、電流之發熱化用電氣燈、電氣分解電鍍、電流與磁石電機、摩擦電氣、雷電雷避。

專修預科博物教授細目

第一博物緒論

論博物學之意義及目的

第二生理及衛生

論生理衛生之意義及目的、論人體之構造生理之概要、運物機關營養機關、衛生個人衛生、公衆衛生。

第三動物

動物學之意義、動物分類之大要、模範動物之觀察、就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栖類、魚類、昆蟲類、軟體動物、蠕形動物等主要物、論其形態生態種類及人生上之關係、論進化論之大意。

第四植物

植物學之意義、植物分類之大要、模範植物之觀察、就雙子葉植物、單子葉植物、裸子葉類中主要物、論其形態解剖生理生態及人生上關係之大要。論植物與外界之關係。

礦物學之意義

就以下所列主要礦物論其識別現出之狀態及人生上之關係。

水晶、砂岩、粘土、粘板岩、石灰、煤、煤油、金銀銅鐵等。

論自然物相互之關係。

《農學報》第一七四册《四川蠶桑公社理科課目表、實習科課目表光緒二十八年》

學理科課目表

第一期　理化大意、數學大旨、氣象論、顯微鏡使用法、東文初級、顯微鏡實習、栽桑實習。

第二期　土壤論、肥料論、害蟲論、應用數學、栽桑法、養蠶法、東文拼法、栽桑實習并究蟲害。養蠶實習、製種實習、解剖實習。

第三期　栽桑法、養蠶法、解剖論、殺蛹法、繅絲法、蠶體生理論、東文淺理、栽桑實習、攷種實習、殺蛹實習、繅絲實習。

第四期　繅絲法、蠶體生理論、蠶體病理論、蠶桑經濟説、東文深理、養蠶實習、製種實習、檢查繭絲實習。

附實習科課目表

栽桑法、去害蟲法、養蠶法、殺蛹法、繅絲法、製種法、用顯微鏡法、檢查蠶絲

法，蠶體生理，蠶體病理以上隨事口演。

栽桑人各一畝去害蟲，養蠶人各蟻一錢至五錢殺蛹，製種，繅絲兼究土法改良，檢查繭絲以上實習。

《通州師範學校章程・學課章程》　第一條　本校生徒須爲後人之師表，宜恪遵叠次端正趨向修行求實之諭旨。

第二條　本校生徒須尊信愛護中國三代以來經傳相傳之國學。

第三條　尋常高等小學爲開通民智之康衢，亦即爲造就人才之先路，故先爲小學教習計，立尋常師範學科，徐爲師範學校中學校教習計，立高等師範學科。

第四條　本校爲小學亟須教習計，兼設速成科。爲并不能就速成科者計，兼設講習科。

第五條　尋常師範本科目

第一年　預科

倫理　攷鏡經傳名理，以明人倫道德之要旨。

國文　一温經論孟外，聽人各占一經或二經。一誦讀古今人明白訓雅之文。一作日用通行記事論事之文。一習真行草三種書法。

歷史　中國歷代建國之體制，學術政治之沿革，聖賢豪杰之事績，民俗國勢之變遷及本朝之盛業。

地理　一總論地球之表面形狀氣候人種人民生業。一中國二十二行省山川形勢大要及本州五屬道里形勢兼摹地圖。

算術　筆算授整數分數小數之命數記數，及加減乘除并比例百分算。珠算習練加減乘除。幾何定義公理直綫。

日文　授讀法習法。

體操　普通授準備法矯正術徒手啞鈴等體操。兵式授單行教練、柔軟體操、小隊教練及器械體操。

第二年　本科

倫理　較前學年加詳。

教育　教育史授中外國教育之沿革，及中外各國著名教育家之傳記主義方案之要略。

國文　同前學年。

歷史　同前學年及東西著名諸外國歷史之大事。

地理　外國地理兼摹地圖。

算術　筆算授比例百分算平方立方。珠算同前學年。簿記授諸帳簿之用法預算決算表之式。幾何授圓面積比例。

理化　物理授力學音熱及光。化學授無機化學中重要諸元素及其化合物。

博物　植物授形態構造生理分類效用。動物授形態構造生理習性特質分類效用。

圖畫　就實物形式或帖譜授毛筆畫兼用器畫之大要。

日文　授讀法，習字，講解。

體操　普通授球竿棍棒等體操。兵式授中隊教練銃術及兵學大意。

第三年　本科

倫理　同前學年及授以教授倫理之順序方法。

教育　教育學授教育之宗旨及智育德育體育，又授倫理之大要，教授之原則。

國文　同前學年及授以教授讀書作文習字之順序方法。

歷史　同前學年授以教授歷史之順序方法。

地理　地文始由地球與諸天體之關係，授地球之構造水陸氣象生物之分布等要略，及授以教授地文之順序方法。

算術　代數授記法符號加減乘除分數一次方程式。幾何授立體幾何之初步及授以教授算術幾何之順序方法。

理化　物理授電氣磁氣。化學續前學年及授以教授理科之順序方法。

博物　同前學年。

圖畫　同前學年及授以教授圖畫之順序方法。

日文　授講解文法翻譯。

體操　同前學年及授以教授體操之順序方法。

第四年　本科

倫理　同前學年。

教育　授學校之設置編制設備管理經濟衛生等之方法，及練習教育附屬小學校兒童之方法。

國文　同前學年。
歷史　同前學年。
地理　同前學年。
算術　代數授二次方程比例級數對數復利，及授以教授算術及幾何之順序方法。
理化　物理同前學年。化學授有機化學之初步及實用上重要之有機物，兼授以教授理科之順序方法。
博物　人身生理授衛生要事，礦物授重要礦物形象性質現出法效用鑒識法之要略，及授以教授理科之順序方法。
圖畫　同前學年。
日文　同前學年及授以教授日文之順序方法。
體操　同前學年及授以教授體操之順序方法。

第六條　現延外國教習以星期定功課，俟不延外國教習時以旬期定功課。

本科功課時刻表

第一年	每周	第二年每周	第三年每周	第四年每周
倫理	3	3	3	3
教育		4	6	2
國文	6	3	3	3
歷史	4	3	3	3
地理	4	3	3	3
算術	9	6	3	3
理化		3	3	3
博物		3	3	3

（續表）

第一年	每周	第二年每周	第三年每周	第四年每周
圖畫		2	3	3
日文	9	3	4	4
體操	1	3	2	2
管理教授實習				4
共計	36	36	36	36

本科每周課程表【略】

第七條　講授課業時外，皆自修時也。不定鐘刻，大約三月至八月在每日午課後晚膳前，九月至二月在每夜晚膳後未睡前，嗜學勤修之士夜課亦不得過十一點鐘。

第八條　第四年設隨意科，聽願習者擇一科目，去每周習國文之時刻習之，或尋常師範生卒業不更習高等者，聽其擇習。

第九條　隨意科目：政治經濟學　農學　英文

第十條　試驗留學後不願就本科，及第一學期試列二等者，均就速成科，不習日文。惟在試驗三個月及第一學期內仍同本科之預科課程。

速成科目

第一年上半年試驗留學後三個月速成預科
倫理　國文　歷史　地理　算術　教育史
第一年下半年第二學期速成科
倫理　歷史　地理　算術　教育學
第二年上半年第三學期速成科
倫理　歷史　地理　算術　體操　教授管理法
第二年下半年第四學期速成科
倫理　歷史　地理　算術　體操　教授管理實習

速成科功課時刻表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第四學期
倫理	6	6	3	3
國文	3	3		
歷史	6	6	6	6
地理	6	6	6	6
算術	6	6	6	6
教育	9	9	12	12
體操			3	3
共計	共36小時	共36小時	共36小時	共36小時

速成科每周課程表【略】

第十一條　就講習科者，於本校休業日并會講堂聽講，平時臨課許其旁聽。

第十二條　會講課程以倫理教育爲主義，以歷史地理爲旁及。

第十三條　每一講期由主講先期編一講義印成，臨時演說講畢各給一紙，講習科生退後，如有須質疑問難之處，許著爲篇下屆會期呈候復答。

第十四條　班數每一班至多不得過五十人，每一學期迭進一班。

第十五條　每年以正月二十日開學，小暑節後休業日散學爲第一學期，立秋後六日開學，十二月十五日後休業日散學爲第二學期。

第十六條　俟本科四年卒業後，增高等師範學科，其學科變通日本規程分文科理科農科，文科中止設教育學部，理科中止設博物學部，農科中止設農藝化學部。

第十七條　高等師範所授學科較尋常師範程度更加精深，修業年限爲四年。

第十八條　入高等學者固聽本人志願，亦須審察其資性品行學力才能實可認爲適當者，始可入學。

第十九條　高等師範學科目規程，俟設立時再行詳訂。

本科課程表

科目	一學期	周時	二學期	周時	三學期	周時	四學期	周時	五學期	周時	六學期	周時
修身	一身與家族朋類國家世界之關係	1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教育	教育史	3	心理學教育原理	3	倫理學教授法	3	教育法令管理法	3	補習前四學期之未備，參觀各學校	6	實習教授	12
經學	孝經論孟要義	2	詩經禮記要義	2	儀禮周禮要義	2	春秋要義	2	易書要義	2	爾雅要義 羣經大義	2
國文	講文法作日用書簡及論說文習官話	4	同前	4	講文體習應用公牘及記事文官訪	4	同前	4	文學源流	2	國文教授法	2
歷史	中國史	2	同前	2	本朝史	2	世界史	2	同前	2	歷史教授法	1
地理	地理總論	2	中國地理	2	同前	2	外國地理	2	地文學	2	地理教授法	1
算學	算術	3	同前	3	幾何	3	幾何代數	3	代數	3	算學教授法	1
理化	小學校高等級	4	同前	4	中學校初等級	4	同前	4	中學校畢業程度	4	理化教授法	4
博物	地質學、岩石學、礦物學	3	植物學動物學	3	人身生理學	2	博物教授法、實地攷察	1				
習字	楷書	2	楷書、行書	2	行書	2	小篆	2	小篆	2	習字教授法	1
圖畫	自在畫	2	同前	2	同前	2	用器畫	2	同前	2	圖畫教授法	1
體操	普通體操	3	同前	3	同前	3	兵式體操	3	同前	3	體操教授法	3
樂歌	單音	2	同前	2	同前	2	同前	2	複音	2	同前	2
外國文	英文	3	同前	3	同前	4	同前	5	同前	5	同前	5

科目		修身	教育	國文	歷史	地理	算學	理化	博物	習字	圖畫	體操	樂歌	外國文
理科	一學期	一身與家族朋類國家世界之關係	教育史、心理學、教育原理	講文法，作日用書牘記事文，習官話	中國歷史之大略	中國地理之大略	算術、幾何	小學校高等級	地質學、岩石學、礦物學	教授習字之次序法則	自在畫	普通體操	單音	
	每周時數	1	6	4	2	2	5	6	2	1	2	3	2	
	二學期	同前	論理學、教授法、管理學	同前	外國歷史之大略	外國地理之大略	代數	中學校畢業程度	植物學、動物學、人身生理學	同前	用器畫	兵式體操	同前	
	每周時數	1	6	4	2	2	5	6	2	1	2	3	2	
文科	一學期	同前	教育史、心理學、教育原理	講文法文體，作日用書牘，記事文，論說文，習官話	中國史	中國地理	加、減、乘、除，分數	小學校高等級	礦物學	同前	自在畫	普通體操	同前	東文
	每周時數	1	6	5	3	3	3	2	1	1	2	3	2	4
	二學期	同前	論理學、教授法、管理學	同前	外國史	外國地理	小數、比例、開方	中學校初年級	植物學、動物學	同前	用器畫	兵式體操	同前	同前
	每周時數	1	6	5	3	3	3	2	1	1	2	3	2	4

課程表

學年 / 科目	第一年	每周時數	第二年	每周時數	第三年	每周時數	第四年	每周時數	第五年	每周時數
修身	人倫道德之要旨	一	同上	一	同上	一	同上	一	倫理學、大學	一
經學	羣經大義	二	同上	二	同上	二	同上	一	同上	一
國文	讀文、講文典、作文、習楷書	九	讀文、講文典、作文、習楷書行書	九	讀文、講文典、作文、習楷書行書	九	讀文、作文、講文、學源流	六	讀文、作文、講文、學源流	六
歷史	本國歷史	二	續上	二	外國歷史	二	續上	二	通論	二
地理	普通地理	二	本國地志	二	續上	二	外國地志	二	通論	二
算學	數學	五	數學代數	五	代數幾何	五	續上	五	幾何三角	六
博物	博物示教	二	植物學 動物學	三	續上	三	礦物學 生理衛生學	一	礦物學 地質學	一
理化	理化示數	一					物理學、化學	三	續上	二
圖畫	自在畫	二	同上	二	自在畫 用器畫	二	用器畫	二		四
體操	普通 兵式體操	四	同上	四	同上	四	兵式體操	四	同上	四
法制經濟									法制經濟大意	二
外國文	讀文、譯解會話、講文典、作文、習字	六	同上	六	同上	六	同上	六	同上	九

學年 / 科目	修身	講經	國文	歷史	地理	算學	理科	圖畫	唱歌	體操	外國文
第一年	道德之要旨	詩經要義	日常須知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書法綴法	本國歷史	本國地理	加減乘除諸等、小數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之現象	簡易之形體	單音	普通兵式體操	讀法、書法、綴法、話法
每周時數	一	二	三	二	二	四	二	二	二	四	三
第二年	同上	書經要義	同上	續上	續上	小數、分數、比例	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每周時數	一	二	三	二	二	四	二	二	二	四	三
第三年	同上	易經禮記要義	同上	續上	本外國地理	比例、百分法、珠算加減乘除	物理化學上之現象、生理衛生之大要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每周時數	一	二	十	二	二	五	二	二	二	四	四
第四年	同上	禮記春秋要義	同上	補習	補習	利息、開平方、求積、珠算續上	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每周時數	一	二	十	二	二	五	二	二	二	四	四

學年 / 科目	第一年	每周時數	第二年	每周時數	第三年	每周時數	第四年	每周時數
修身	道德之要旨	二	同上	二	同上	二	同上	二
講經					孝經 論語要義	一	論語 孟子要義	一
國文	正音、近易普通文之讀法、書法、話法	十一	日常須知之文字及近易普通文之讀法書法綴法話法	十二	同上	十四	同上	十四
算學	二十以內各數之數法書法及加減乘除	四	百以內各數之數法書法及加減乘除	四	通常加減乘除	四	復習通常加減乘除及簡易小數之加減乘除	四
圖畫	單形	二	同上	二	簡易形體	二	同上	二
唱歌	單音	三	同上	二	同上	二	同上	二
手工	簡易細工	一	同上	一	同上	一	同上	一
體操	游戲	四	游戲 普通	四	同上	四	普通	四

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西學書目表序例》 余既爲西書提要，缺醫學、兵政兩門未成，而門人陳高第、梁作霖、家弟啟勳以書問應讀之西書及其讀法先後之序，乃爲表四卷，札記一卷示之，勝之以叙，曰大哉聖人之道，孔子適周，求得百二十國寶書，聖祖仁皇帝《御纂數理精蘊》潤色西算弁諸卷首，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總目》凡譯出西書悉予著録。先聖後聖其事不同，其揆若一，嗚呼！溥博宏遠蔑以加矣。海禁既開，外侮日亟，曾文正開府江南創製造局，首以繙譯西書爲第一要義，數年之間成者百種，而同時同文館及西士之設教會於中國者，相繼譯録至今二十餘年，可讀之書畧三百種。昔紀文達之撰《提要》，謂《職方外紀》《坤輿説》等書爲依，仿中國鄒衍之説，夸飾變幻不可究詰，阮文達之作《疇人傳》，謂第谷天學上下易位動静倒置，離經畔道不可爲訓。今夫五洲萬國之名，太陽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言之，若兩公，固近今之通人也，而其智反出西人學童之下，何也？則書之備與不備也。大凡含生之倫愈愚獷者腦氣筋愈粗，其所知之事愈簡，愈文明者其腦氣筋愈細，其所知之事愈繁，禽獸所知最簡，故虎豹雖猛，人能檻之；野人所知亦簡，故苗黎番回雖悍，人能制之。智愚之分，強弱之原也。今以西人聲光化電農礦工商諸學與吾中國攷據詞章帖括家言相較，其所知之簡與繁相去幾何矣。兵志曰知彼知此百戰百勝。人方日日營伺，吾則纖悉曲折虚實畢見，而我猶枵然自大，偃然高卧非直不能知敵，亦且昧於自知，坐見侵陵，固其宜也。故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爲本，學子欲自立以

多讀西書爲功。此三百種者擇其精要而讀之，於世界蕃變之迹，國土遷異之原，可以粗有所聞矣。抑吾聞英倫大書樓所藏書凡八萬種有奇，今之所譯直九牛之一毛耳。西國一切條教號令備哉粲爛，實爲致治之本富強之由，今之譯出者何寥寥，彼中藝術日出日新愈變愈上，新者一出舊者盡廢。今之各書譯成率在二十年前，彼人視之已爲陳言矣，而以語吾之所謂學士大夫者方且詫爲未見或乃瞠目變色如不欲信，嗚呼！豈人之度量相越遠邪，抑導之未得其道也。一譯出各書都爲三類一曰學、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類之書不録外，其餘諸書分爲三卷，上卷爲西學諸學，其目曰算學、曰重學、曰電學、曰化學、曰聲學、曰光學、曰汽學、曰天學、曰地學、曰全體學、曰動植物學、曰醫學、曰圖學；中卷爲西政諸書，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學制、曰法律、曰農政、曰礦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爲雜類之書，其目曰游記、曰報章、曰格致、總曰西人議論之書、曰無可歸類之書。一明季國初，利米南湯諸君以明厤見擢，用其所著書見於天學彙函新法算書者百數十種，又製造局益智書會等處譯印未成之書百餘種。通商以來中國人著書言外事其切實可讀者亦畧有數十種，捃拾薈萃名爲增卷。一西學各書分類最難，凡一切政皆出於學，則政與學不能分，非通羣學不能成一學，非合庶政不能舉一政，則某學某政之各門不能分，今取便學者強爲區別，其有一書可歸兩類者則因其所重，如行軍測繪不入兵政而入圖學，御風要術不入天學而入船政，化學衛生論不入化學而入醫學是也。又如電氣鍍金電氣鍍煤等書原可以入電學，脱影奇觀色相留真照像畧法等書原可以入光學，汽機發軔汽機必以汽機新制等書原可以入汽學，今皆以入工藝者，因工藝之書無不推本於格致，不能盡取而各還其類也。又如金石識別似宜歸礦學類，又似宜歸地學類，而皆有不安故歸之化學。海道圖説似宜歸地學類，又似宜歸海軍類，而皆有不安故歸之船政。此等門目亦頗費參量，然究不能免牽強之誚，顧自《七畧》《七録》以至《四庫總目》，其門類之分合歸部之異同，通人猶或訾之聚訟至今未有善法，此事之難久矣。海内君子惠而教之，爲幸何如。一門類之先後，西學之屬，先虚而後實，蓋有形有質之學皆從無形無質而生也，故算學重學爲首，電化聲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謂全體學物謂動植物學等次之，醫學圖學全屬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屬以通知四國爲第一義，故《史記》居首，官制學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後能強故農礦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農者地面之産，礦者地中之産，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後也。船政與海軍相關，故附其後。一已譯諸書，中國官局所譯者兵政類爲最多，蓋昔人之論以爲中國一切皆勝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會所譯者醫學類爲最多，蓋教士多業醫也；製造局首重工藝，而工藝必本格致，故格致諸書雖非大備而崖略可見。惟西政各籍譯者寥寥，官制、學校制、農政諸門竟無完帙，今猶列爲一門者。以本原所在，不可不講，懸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爾。一書目例，標撰人名氏。今標譯人不標撰人者所重在譯也。譯書率皆一人只授一人筆述，今諸書多有，止標一人者原本不兩標，故仍用之名從主人也。一收藏家最講善本，故各家書目於某朝某地刻本至爲斷斷，今所列皆新書，極少别本，仍詳言之者不過取便購讀，與昔人用意微殊。其云在某某書中者無單行本也，其云《格致彙編》本《萬國公報》本《時務報》本，其下不注本數價值者亦無單行本也。一古書用卷子本，故標卷數，後世裝演既異而猶襲其名甚無謂也，故今概標本數不標卷數。一目録家皆不著價值，蓋所重在收藏無須乎此。今取便購讀故從各省官書局之例，詳列價值，其標若干元若干角者洋銀價也。製造局、同文館、天津學堂之書概據原單，其家刻本及西士自印本據格致書室單。製造局書有原價減價重減價，格致書室單所列製造局書畧依其減價之值，今所例者乃其重減價之值，減價之視重減價約如十與八之比例。一表下加識語，表上加圈識，皆爲學者購讀而設，體例不能雅馴所不計也。惜所識太畧又學識淺陋未必得當耳，世之君子尚救正之。一附卷所載通商以前之西書，多言天算言教兩門，今除言教之書不著録外，自餘諸書不能以類别，故以著書人爲别。一附卷所載中國人言西學之書搜羅殊隘，其海内通人或有成書而未刻，刻成而鄙人未及見者，當復不少。管窺蠡測知其孤陋，若夫坊間通行之本有稗販，前人割裂原籍以成書者，乃市儈射之利所爲，方聞之士所不屑道，概不著録以示謹嚴，非罣漏也。一中國人言西學之書以游記爲最多，其餘各種亦不能以類别，今用内典言人非人，化學家言金非金之例，區爲游記類非游記類二門。一近人頗有以譯本之書而歸入自著書之中不標譯字者，概爲疏通證明仍入諸譯書表中，不援名從主人之例。一表後附札記數十則，乃昔時答門人問之語，畧言各書之長短及某書宜先讀某書宜緩讀，雖非詳盡，初學觀之亦可以畧識門徑，故竊取過而存之之義附見末簡，名曰讀書法。博雅君子諒無哂之，若具芻蕘之見則畧具所著西書提要中，此不能多及也。

《東方雜誌》一九〇五年第二期《北京豫教女學堂章程》

尋常各科目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時刻表如下：

高等科各科目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時刻表如下：

學年 / 學科	修身	國語	算數	歷史	地理	圖畫	聲歌	游藝及體操	裁縫及手藝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道德要旨 2	日常須知之文字 1 近易普通之文 2	加減乘除 6 （用二十以下之數）				單音聲歌	游藝 6	編物 2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道德要旨 2	日常須知之文字 1 近易普通之文 2	加減乘除 6 （用一百以下之數）			單形	單音聲歌	游藝普通體操 6	編物 2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道德要旨 2	日常須知之文字 1 近易普通之文 2	加減乘除 5 小數	中國史 1	中國地理 1	簡易形體 1	單音聲歌	游藝普通體操 6	編物運針法 2
第四年 每星期鐘點	道德要旨 2	日常須知之文字 1 近易普通之文 2	加減乘除小數 分數諸等數 5	中國史 1	中國地理 1	簡易形體 1	單音聲歌	游藝普通體操 6	編物運針法 2

學年 / 學科	修身	國文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道德要旨 2	讀文習字 1 作文默寫 1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道德要旨 2	讀文習字 1 作文默寫 1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道德要旨儀節 2	讀文習字 1 作文默寫 1
第四年 每星期鐘點	道德要旨儀節 2	讀文習字 1 作文默寫 1

（續表）

學年 / 學科	算術	歷史	地理	格致	家事	圖畫	聲歌	裁縫及手藝	體操及游藝	外國文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加減乘除小數諸等數 3	中國史 2	中國地理 2	動植礦物 自然現象 2		簡易形體 1	單音聲歌 2	裁縫 編物 3	普通體操 游藝 3	發音綴字讀法 譯解會話默寫 習字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小數分數比例 3	中國史 2	中國地理 2	動植礦物 自然現象 2		自在畫 1	單音聲歌 2	裁縫 編物 3	普通體操 游藝 3	發音綴字讀法 譯解會話默寫 習字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分數比例百分算 3	世界史 2	世界地理 2	動植礦物 自然現象 2	衣食住 2	自在畫 1	單音聲歌，二部輪歌 2	裁縫 刺繡 3	普通體操 游藝 3	讀法、譯解會話、默寫作文
第四年 每星期鐘點	比例百分算開方開立方 3	世界史 2	世界地理地文 2	生理及衛生 2	養老育兒 看病家政 2	自在畫 1	單音聲歌，二部輪歌及合歌 2	裁縫 造花 3	普通體操 游藝 3	讀法、譯解會話、默寫、作文

《清實録・德宗實録》卷五六三《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丙戌》奏，學堂偏重西學，恐經學荒廢，綱常名教日益衰微，擬請設法維持。凡學堂畢業生攷試分門別

類，僅通語言文字者爲一科，只供繙譯之用；習製造者當另設官職，不畀以治民之權；惟中學貫通，根原經史則內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撫州縣。

《商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章程・學科程度章光緒三十二年》（一）高等預科學科表

科目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星期	鐘點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星期	鐘點
人倫道德		1		1
算學	温特爾數學上半卷	6	温特爾數學下半卷	6
歷史	本國普通歷史	2	本國普通歷史	2
地理	本國普通地理	2	本國普通地理	2
國文		5		5
英文	皇家第三讀本上半卷 丁家立文法初編上半卷 蘇因頓文法初編上半卷	5 5 5	皇家第三讀本下半卷 丁家立文法初編下半卷 蘇因頓文法初編下半卷	5 5 5
文課		2		2
體操	柔軟體操	3	柔軟體操	3

科目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星期	鐘點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星期	鐘點
人倫道德		1		1
算學	温特爾代數上半卷	6	温特爾代數下半卷	6
歷史	本國普通歷史	2	本國普通歷史	2
地理	孟梯五洲輿地全卷	6	丁家立亞洲輿地全卷 孟梯地理學上半卷	3 5
國文		5		5
英文	皇家第四讀本上半卷 蘇因頓文法二編三分之二	6 6	皇家第四讀本下半卷 蘇因頓文法二編三分之一完卷	6 3 6
文課		2		2
體操	柔軟體操	3	用器體操	3

科目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星期	鐘點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星期	鐘點
人倫道德		1		1
算學	温特爾形學第一第二本	6	温特爾形學第三第四第五本	6
歷史	本國商業歷史	2	本國商業歷史	2
地理	本國商業地理	1	本國商業地理	2
地理	孟梯地理學下半卷	3		
化學	倫森化學	4	倫森化學五分之二	6
博物學			霍爾頓博物學	2
國文		5		5
英文	皇家第五讀本上半卷 蘇因頓論文法程上半卷	3 6	皇家第五讀本下半卷 蘇因頓論文法程下半卷	3 6

（續表）

以上爲高等中學預科學科分四學年八學期畢業

（續表）

科目	星期鐘點	科目	星期鐘點	科目	星期鐘點	科目	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四學年第一學期		第四學年第二學期	
文課	2	文課	2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體操	3	體操	3	算學	6	算學	6
用器體操		兵式體操		温特爾形學第六第七本		包瑟爾平三角	
歷史	2	歷史	2	歷史	2	歷史	2
世界商業史		世界商業史		巴爾歷史上半卷		巴爾歷史下半卷	
地理	2	地理	2	地理	2	地理	2
五洲貿易地理		五洲貿易地理		五洲貿易地理		五洲貿易地理	
化學	3	化學		倫森化學五分之一完卷	3		
物理	3	物理	3	格則物理學上半卷	3	格則物理學下半卷	3
格則物理學上半卷		格則物理學下半卷					
理財學	3	理財學	6	薛來西理財初編	3	薛來西理財初編	6
薛來西理財初編							
法學通論	3	法學通論	3				
國文	5	國文	5				
文課	2	文課	2				
體操	3	體操	3				
兵式體操		兵式體操					

（二）商業專科學科表

科目	星期鐘點	科目	星期鐘點	科目	星期鐘點	科目	星期鐘點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商業道德	1	商業道德	1	商業道德	1	商業道德	1
商品學	3	商品學	3	商運學	3	商運學	3
商品研究		商品研究		鐵道航路轉輸法		鐵道航路轉輸法	
製造學	3	製造學	3	銀行學	4	銀行學	4
製造法研究		製造法研究		幣制及銀行信用匯劃諸法		幣制及銀行信用匯劃諸法	
歷史	3	歷史	3				
商工業歷史		商工業歷史					
地理	2	地理	2				
商業地志		商業地志					
商法學	6	商法學	6				
本國商律		本國商律					
國文	3	國文	3				
簿記	2	簿記	2				
英文	3	英文	3				
法文	6	法文	6				
文課	2	文課	2				
體操	3	體操	3				

（續表）

科目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星期	鐘點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星期	鐘點
理財學		3		3
商法學		5		5
國文		2		2
英文		3		3
法文	或德文	6		6
國際公法		2		2
文課		2		2
體操	兵式體操	3	兵式體操	3

科目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星期	鐘點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星期	鐘點
商業道德		1		1
財政學	圜法稅務債款預算決算	6	圜法稅務債款預算決算	6
商法學	各國商律	6	各國商律	6
國際商法	中外商約國際商業法	4	中外商約國際商業法	4
商業統計學		4		4
國文		2		2
法文	或德文	3		3

（續表）

科目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星期	鐘點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星期	鐘點
簿記		2		2
商業實習		3		3
文課		2		2
體操	兵式體操	3	兵式體操	3

此爲商業專科學科分三學年六學期畢業。

查本學堂本科內航海、輪機兩專科須至光緒三十二年七月間始行開辦，電機專科須至光緒三十三年正月間始行開辦，屆期均須添請各專科教員，所有各科學科表一俟訂妥後再行列入。

《東方雜誌》第四年第七期《論女學宜先定教科宗旨》 中國之無女子教育，外人譏之久矣。豈獨外人譏之，我國人亦寧能自諱焉。雖然，中國詎真無女學哉。章實齋云：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於宮壺。女師女祝，創自周官。德容言工，無科不備。故其時詩傅師氏，禮垂姆教，姬周女學略可睹矣。內起居注之名，創於炎漢。匡衡上勸戒后妃治經疏，爲請興女學之祖。曹大家著述淹博，爲女學界之特色。漢代女學，尤彬彬焉。然則謂中國素無女學者，寧不冤乎。迨夫後世，政體愈趨專制，風教日就式微，學士大夫見解益陋，以女子無才爲德，以婦人不學爲能。既錮蔽其智識，而復戕其形體；既桎梏其心思，而復奪其權利，遂使女子成一無用之廢物。母道日喪，家政日替，而其影響所及，至於弱國而貧民。嗚呼。可恫也已。

近來有志之士，內惕予國勢之不振，由於女學不興，外鑒乎東西洋國力之浸盛，由於女學勃發，於是旦夕呼號以提倡之。今者提倡之效，亦稍見矣。滬上得風氣之先，女校林立。而內地鄉曲儒士，猶以爲婦人女子無與於家國事，女校建築尚少。不知女學之與國家，關係至爲密切。國家強弱之大原在教育，教育之大本在家庭。家庭教育者，所以立蒙養之基礎，而作成人之本始，實爲萬化之

原，故女學最爲重要。今之辦理女學者，亦知注意於女子小學與女子師範，然其教科宗旨，不可不預爲認定也。茲特略言其宗旨之所在。

自其原理言之，則不外乎愛國二字。夫國勢之積弱，既爲女學不興所致，則今日之興女學，所以救國也。欲救此國，保存此國，發達此國，則特有愛此國之熱心而已。若家庭之間，無國家思想，則男子出而任事，必薄於愛國之感情。而兒童之腦中，亦無愛國之印象。西人稱母爲童稚之天。又曰女子者，國民之母。使不先進以普通知識，灌輸以切用之學業，則人格先不完，何能端家庭教育之本，以發生家國間之觀念而動其愛情。女學之所以關係於家國者，其本原在此。雖然，愛國非空言而已，須有實事以啓其機而利導之。嘗觀東西各國，其人民無論男女，束髮入校，則誦愛國之詩歌，相語以愛國之故事。及稍長，則講愛國之真理，相究以愛國之學業。衣襟佩愛國之章，游宴集愛國之社。即推之所飲之酒，亦以愛國爲命名，所用之物，亦以愛國爲紀念。其愛國之性，豈真出於天然，不待教而能哉。蓋自學生入蒙小學校而後，其教科所指授，無一不與愛國之理有關，故得收此效果也。觀此，則知今日辦理女學之宗旨，其根本蓋有所在矣。

自其辦法言之，則有兩要義。甲、先從賢母良妻派入手。教育發達，必有一定之次序。泰東西各國，於女學宗旨，不越賢母良妻與非賢母良妻兩派。十九世紀以前，歐美澳諸國女學，均主賢母良妻派。自彌勤約翰輩天賦人權，男女平等之説大行而後，各國女學方針爲之一變。美國女子首先要求入議會。德法兩國及澳洲之女子，繼起而爭參政權。近日英國女子，亦復力爭選舉權。女校科學，改與男校無異，故女子入大學校者漸多。日本學步歐西，師法賢母良妻派，推行全國。至二三年前始漸有以非賢母良妻之説倡者。然多數之教育家，則謂日本女學之現勢，仍以賢母良妻派爲適宜於今日之社會，未可驟趨於男子同一之學業。夫以日本之民情治法如此美備，其教育程度必高出於吾國數倍，而至今猶多主張賢母良妻之學説，則吾國創辦女學之方針，當知所擇矣。近人言女學發軔之始，當斟合於吾國之風俗政教，而後可以無弊。賢母良妻派，所謂適合於吾國風俗政教者也。顧世之疑其説者，以爲男女人格無高下之殊，腦質無優劣之別，吾國女子，豈無才質優美、品格尊貴、足習專門高尚之學問者乎，何必強別於男子，而限以賢母良妻之學也。曰是不然。謂賢母良妻派者，非普通女學之謂，亦非輕視女子，而僅授以尋常淺近之教科也。所別乎男子者，特以男女所處之地位不同。故其教科宗旨，因之而異。宗賢母良妻派者，一切教科目的，專注於女子應盡之義務，其收效於愛國也，半受間接之影響。宗非賢母良妻派者，一切教科目的，在與男子服同等之義務，其收效於愛國也，多受直接之影響。故賢母良妻派之與非賢母良妻派，初無淺深之別，而只有彼此之殊，其必先由賢母良妻派而後進於非賢母良妻派者。教育進化之順序使然，而其大勢所趨，有必經之階級焉。近觀學部奏定之女學章程，大旨雖本於賢母良妻派，然其辦法，尚多缺憾。當世教育家，不可不詳細研究也。乙、應注重國文。各科學中最足感動學生之愛國心者，國文而已。國文者，政治風教學術道藝所寄焉者也。自古可喜可怨可歌可泣之事，莫不托之於文學。讀其詩書，觀念其歷史，動其國情，則感憤情生，而仰視天俛畫地之態起；感其時事，則奮發心起，而雪國恥救民困之心生。昔人謂文學之興，原於種教。欲保國粹，宜重國文。有國文以感發之，而後能愛其種；有國文以鼓吹之，而後能愛其教；愛其種教者，必能愛其國。我國女子愛種愛教之心最爲冷淡，故愛國之熱力最爲薄弱。俄之滅波蘭也，禁波人用其國之文字，而盡用俄國之文字；英之滅印度也，禁印人用其國之文字，而盡用英國之文字；均所以消滅其愛國心也。然則文字之足以啓發人之愛國心者，其效力如此其大，而豈僅各科學之籍以表見云哉。顧今日之女學，既折衷於賢母良妻之説，則國文之教科，所以別予非賢母良妻派者，其旨何在。曰宗賢母良妻之説者，則各項教科均以適宜於爲母爲妻之道爲主。福澤諭吉之言曰：女子不習普通國文，不足以言學問；女子無學問之心得，治炊爨且不能，況妻母之道乎。幾何萬象起於點，人生萬事始於胎，母道也。發育萬物肇於乾，端本成化貞乎坤，妻道也。道也者，職務而已。必先明於女子之職務，而後進以適宜之教育。天演之理，適宜爲貴。女子之職務，在孝舅姑、和妯娌、相夫教子諸端，則進以相當之倫理學；女子之職務，在治針黹、學縫紉、習紡織諸端，則進以相當之工藝；女子之職務，在主中饋、操一切瑣屑家事，則進以相當之家政學；女子之職務在司會計、經理出納簿記，則進以相當之算學簿記學等。其餘歷史、輿地等科，亦均以適宜於妻母之道爲鵠的。凡國家思想，即寓於各科學之中而油然發現乎外。國文者，順其愛國之勢而導之，宰乎各科學之中而推之也。此又教育家不可不研究者也。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録・光緒三十三年九月》 原摺稱扶持正教，延訪通儒，以踐履爲倡導，以志節相切磋，尤爲明學術之要。按學部章程，首重德育，修身讀經，各有程課，惟恐士習喜新，蔑視人倫道德，兼取宋元明儒學案，日與講

肄，尚不失保存國粹之意，自應准如所奏。請飭學部於慎纂教科書中，酌增學派異同一類，編入中學以上課本，頒行各省，庶幾先入爲主，不至惑於邪説矣。又奏，六月三十日，准軍機處鈔交翰林院侍讀周爰諏奏請整頓學務各摺片。奉旨，會議政務處學部議奏，欽此。欽遵在案。臣等公同覆核，該侍讀所奏，蓋有鑑於新學流弊，致有近日亂黨之禍，因思整頓補救之方，用心良苦，惟於兩次奏定章程及學部歷年辦法。有未盡悉者。謹逐條論列，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中國論學，於人倫道德最所注意，其餘專門各科學，向時士大夫以爲曲藝小道，不屑講求，故實業反遜於外人，處此競争之時，不能不遣留學東西洋者，勢也。顧留學西洋，其費不貲，所以留學東洋，爲節省經費起見。其官費生由各省遴選資遣，尚多謹飭之士，而自費者紛紛前往，人數尤衆，其中浮薄少年，學無根柢，不免騖於新奇。惑於邪説，致有悖逆之詞。惟應飭令駐使監督隨時訪察勸導，湔除惡習，其宗旨純正有志劬學者，亦頗不乏人，未可一概而論。若昔籌資遣，今遽撤回，事勢必不能行，辦理諸多窒礙。諸生出洋留學，原期用世，故學部奏游學日本章程内載，京外派遣學生，皆應有中學堂畢業程度，能直入高等專門學堂者，始予給咨。而臣等前奏續訂直省官制，亦言各直隸州廳及州縣佐治員缺，中學以上均可與攷。蓋取此項人材，皆居高等，就文理而論，固無異於向來舉貢，就吏治而論，且較勝於尋常佐貳。既先驗有中學根柢始予資遣，即佐治員亦必攷其中學，則畢業回國，若偶有中學粗淺者，剔出補習尚可，未可一概令其補習，限以三年，致涉苛待而失士心，即擬用鄉官，亦必選擇而後任之，若悉予屏斥，阻其進身之路，更驅之入亂黨而信邪説，其害尤甚。且東洋留學生，未有不試國文覘其根柢者，取録尤倍詳慎，非概予取録也。學堂奏定章程，不准購閱謬報逆書，久已通行嚴禁，應由學部重申禁令，責成各學堂管理之員，隨時加意稽察，不准學生私閱謬報，其足以廣見聞藉知外國情事之報，則課餘檢閱，亦屬有益，將來法部奏定報律，當不至熒惑視聽矣。【略】

又各學堂課目，皆有經學一科。蒙小學《則四書》《五經》俱挑背，不僅默試，其於人倫道德，則列爲修身一科。本無從參合新説於其間，且奏定章程所載，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聖教，並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以端士風，於荒經蔑古之弊，又早防之，惟在各學堂教員恪遵定章，注重講經讀經，切實教授，庶幾經正民興，斯無邪慝矣。學部查八旗官學改設小學堂以來，管理尚屬嚴密，各堂學生並無囂張習氣，亦無結團體把持教員之事，偶有不遵學規者，隨時懲罰，不稍寬假，攷察教員，亦不事遷就，如有稍違奏章，必令改正，每月並邀集各學堂長會議，研究各項課程，務期合法。小學升入中學，必嚴加攷試，文藝既取清通，科學亦略有門徑。目下小學尚無畢業之生，故略事變通，以資鼓勵。小學課程，於讀講經一科，鐘點幾居其半，要皆注重《五經》《四書》以培植根本也。

何良棟《皇朝經世文四編》卷八《算學宜講習説》 六藝爲儒者所兼習，而數居其末。自我朝試士專重時文，於是數學一道竟爲攻帖括家所不及習。然《易》詳《河圖》《洛書》，數也；《書》載《洪範》《箕疇》，亦數也，是尤古人所專而精焉者也。按《學政全書》所載，生童歲科試功令，國初時以三藝爲率，乾嘉間增試經古，咸豐初則兼試性理取士，《御纂性理》中諸説而著爲論，近復增試《孝經》，亦與性理論同命，與經古並攷，而仍另編一場，蓋亦文宗下車觀風之意，故有以經古爲重者，有不以經古爲重者。前山東學政黄文宗體芳巡試登州時，牌示增攷數學一條，而闔屬赴攷寥寥，僅蓬萊文童鄒立文一人，前江蘇學政彭文宗久餘巡試時，亦欲增試數學，卒以難延襄校幕友而不果，惟浙省試牘中有五雀六燕均得其平，並勾股相容等説，可見已有行之者矣。直督李伯相、江督沈制軍先後奏請設科專攷西學，而以數學爲西學之首，要各省設立同文館，而都中又設天文算學繙譯諸館，復有俄文、英文、法文、布文等館，閩省船政局又專設西學館，滬地製造局既分設廣方言館，復分别選派幼童赴美國、德國肄業，在在皆須數學何莫非造就人才並蓄兼收之意，即滬城求志書院亦崇設算學一科，而迂拘者流乃謂朝廷以文藝經術課士，初無資乎雜學，即由大臣先後奏請終恐窒礙難行。抑知我朝學校貢舉之制科，實取前明時制科，斟酌損益，折衷至當，而《永樂大典》載明洪武八年中書省御史臺禮部所奉諭旨頒行學校，貢舉取法頗極美備，今西國廣設書院學塾，規模正復相如，蓋明秘生員分爲二等，有府州縣舍之生員，有鄉里學舍之生員，其所業自經史外，律書共爲一計，以訓導分曹掌之，而以教授教諭學正等爲之，提調九經四書三史通鑑勢及莊老韜略。晨學經史律學，晌午學禮學樂學算，晡後學財，有餘力或習爲詔誥箋表碑版傳記之屬，攷驗時觀其進退揖讓之節，聽其語言應對之宜，背誦經史講明大義，攷律以試斷決學，書不拘體格，審音以詳所習之樂，觀射以稽巧力，稽數則第其乘除之敏鈍，有進益者褒之，三月而學不進者降，責有差巡按御史按察使主其事，而拔其尤者貢之，朝臨軒召試皆令其説書一通，期於可行，繼試之文字試之射試之算，上者取焉授職。有差槎庵小乘載，國初有經明行修科，工習文詞科，通曉四書科人才俊秀科，言有條理

科精習算法科備者爲上，以次而降，大抵經史與律算並重，非以算學爲不急之務也。昔嘗聞諸西士言西法無不以算學爲重，而習西法者亦先於算學入門，究算學之源流則實由中學衍其傳，故算學一端，中西無分高下，竟有中勝於西者，然則算學一途顧不重哉，所願攻帖括者於算學三致意焉可。

何良棟《皇朝經世文四編》卷八《推廣算學議》 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中算居其一，正字通《周髀算經》二卷，註云：數學始包犧氏，周公授於商高以九數勾股重差，算日月周天行度遠近之數，《算經》云：黃帝定三數爲十算，命隸首作數以率其羨要其會，隸首因以著《九章》。《周禮》云：保民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曰《九數註數》即《九章算術》也。漢平徵天下歷算小學所在爲駕一封，又張蒼善算，故以列侯居相位綜理上計。唐李淳風，明步天歷算，制渾天儀者。《法象》書七篇，又江本撰《三位乘除法》《位算法》二卷。宋祖冲之有度景量竿法，皆本勾股重差爲乘除。元虞博極羣書爲天文地理歷，算靡不研究。明洪武定科舉格中式後十日，以騎射書歷五術試之。鄭善夫言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儒算同科，謂之四門博士。古人往籍歷歷可徵，算學之行已非一朝一夕，即列入攷試令典亦有所由來。中朝成憲遵循，近時經古場中亦許諸生報攷，然勾股開方弦和測量等術仍不外《周髀》所遺，且命題者非盡精通歷算，不過抄録前人之說，依樣葫蘆，故各處所出算題，苟幕無熟習之人，大都不脱範圍，千篇一律別無翻新花樣意見獨奇者。自利瑪竇入中國與徐光啟譯《幾何》本而後知算學一門厥用甚廣，一天文也，行星之躔度，晝夜之運行，風雨陰晴，推遷不爽；一地輿也，經緯之分明，道路之遠近，山川江海高下深濶，皆有一定之理；一製造也，配合勾連大小輕重，馬力則有多有少，運動則有速有遲；一軍戰也，鎗礮之準頭，藥彈之增損，緯度之平直，地勢之低昂，以上四途僅以舊法應之必至臨事茫然格不相入。而況西學中無不需算，欲求事之有濟，非精於此藝斷不爲功。中興以後，國家風化維新力除積習，知西人之學實爲富強之原，於是竭其才智聰明有心效法，十年以前又准臣工之奏，特開算學一科，將算學生咨送總署覆勘，作爲算學生員，係鄉試之年按册咨取録送順天鄉試，每二十名取中一名，會試則與諸士子仍歸大號，既中貢士即爲洋務人員。如此破格取才，朝廷已爲鄭重。然算法包羅甚廣，羅茗香先生平生習算至不得游息之間，嘗謂習算之人須精神充足，由童時以至壯歲，中無作輟，方得旁通曲證，參透精微，若欲於文章八股餘間，兼習其藝，以爲此乃尋常小學不必甚專，此大謬也。夫人生記悟之功全在髫齡，倘若年華已富則心思渙散，詎能深入顯出體會深微，況算學變化靡窮，縱探討甚勤尚恐不能精到，若偶然涉獵其能造極登峯乎？今天子求才崇尚有用之學，張香帥雄才大略又能爲國盡心，宜算惜餘資於各省設立公塾，招集子弟專教西算。西算習攷取之後，將進取之生分隸各種學堂，或習天文，或習地理，或習製造開礦各藝，不必誦讀西文，宜由朝廷明定章程，將已有西人各種算書欽定全集，其不足者繙譯以補之，務使簡括詳明一覽便能明曉，最妙者各縣皆設時務西學書院，其中另設算學一齋，俾有志者肄業。則人才易於培植而算學可推行矣。或謂中國之大州縣之多，若盡聘西師非惟經費太多抑亦有才難之嘆，然子弟啟蒙之始不必良師，茲思得簡易之法。天主耶穌教堂遍於中國，爲之保護，該教士皆性情肫摯，好學多才，且立志大公，毫無私弊，既蒙我朝恩寵豈無報效之心，今議各學堂即請若輩以充教師代爲化導。每縣各立學堂各延教士，俟子弟學問已進擇尤送入省會學堂，再求深造，此則節糜費而成實效廣造就而養真才，將來潤色昇平棟梁大廈豈非國家擇自強之基哉！

《章太炎的白話文・常識與教育》 現在有許多人說：教育的第一步，就是使人有常識。我說這句話是最不錯，只可惜他們并不曉得甚麽是常識。原來精深的學問，本來有兩路：一路是曉得了可以有用的；一路是曉得了雖没有用，但是應該曉得的。譬如天上的北斗星，我識得了也無益，我不識得也無損。又像甲子乙丑這種名目，排得下也没有利，排不下，也没有害。像元朝的詔令，稱子年作鼠兒年，稱午年作馬兒年。這個就叫曉得了没有用，但雖没有用，畢竟應該曉得。若不曉得，就算常識不完全。這是第二路。是曉得了可以有用，看來總是應該曉得的，但也不能一定。因爲事業是各人不同。作這一項事業的人，曉得了這件事就有用；做那一項事業的人，曉得了這件却没用。也有這一項人，曉得這一件事，到這一步田地，覺得常識已經有了；那一項人，曉得這一件事，到這一步田地，也有這種差别。所以常識也難得定準。且看中國古來，大概分人作士、農、工、商四項。這四件名目，原是管仲分出來的，和《周禮》也不同，和近日也不很同。管仲所説的士，只是預備作官作書辦的材料，今日却是各種讀書的人，都叫做士。其餘農工商大概相同。但《周禮》分人爲九職，農人以外，要加上二項：一項是種菜種果的人，就叫做園圃；一項是培養木材柴薪的人，就叫做虞衡。這兩項人，便統統叫做農人，也通得去，不過事業到底不同。還有一項，專做畜牧的人，叫做藪牧；更有一項，專做紡績織紝的人，叫做嬪婦。這

兩項人，應該特別歸一類的。其餘工人、商人，古今所同。此外，《周禮》所說的臣妾，就是奴婢。這一項人，近來是漸漸少了。至於預備做官做書辦的人，和各種讀書的人，依《周禮》看來，不過是一種閑民。大概士、農、工、商、藪牧、嬪婦六種，可以概全國的人了。在這六種中間，又還有各項分別，所以各項人所要的常識，也就不同。譬如士人不識得五穀的很多，農人却多識得。如果農人不識得五穀，就算不得農人。一國中間，原是農人最多，農人的種類，又沒有工人商人的繁，似乎農人所曉得的，別人也應該個個曉得。哪里知道分別五穀的常識，除了農人，只有米商藥商還略略備些，其餘却多沒有。這個也怪不得，就識得五穀，於他的事業上沒有用處，所以就不去理會。但是有句通融的話，不識得他的實，總須曉得他的名，就像五穀是哪五項？本來正名是甚麽？現在通名是甚麽？曉得了這一點兒，就看見五穀的實形，不能分別，也就罷了！哪里知道，連這五項名稱都不曉得的，還是盡多。這個真要算常識不備了。至於工人商人，種類是非常的多。自然這項工人不曉得那項的手法；這項商人不曉得那項的貨物。本來不曉得也無害，却有一種人說，不曉得極深的算學，并不算常識不備，加減乘除開方都不懂得，就要算常識不備了。我說這句話頗不對，仿佛尋常買賣的商人，只要曉得加減乘除四率比例，也就够用，連開方法也用不着。至於做工人的，像木匠石匠一流，就只曉得開方法，還不够用，到底少廣、勾股必要曉得。固然現在的木匠石匠，不是真正明白，但指着一件木器石器問他，這邊竪的是幾數，這邊横的是幾數，你說那條斜弦應該幾數，他對出來的，總沒有甚麽大差。就因爲這個法子，他必定要曉得的。若不曉得，合不成一個器皿，造不成一架房屋，豈不是商人可以不曉得的，工人却必須曉得麽？大凡一國中間少數人，特曉得的，可以說不是常識。木匠石匠并不是一國中少數的人，難道算術的常識，就到開方止麽？不過尋常教育的話，差不多是爲閑民說法。所以說得地步極淺，但我看了也有幾分不對。且看通常的讀書人，和打卦行醫的人，一樣是閑民，本來差不多略讀經典，除出經典以外，別的書原是各人各讀，但這經典里頭，通常的讀書人，應該比打卦行醫的人識得多一點兒。哪里知道，《易經》里面各宫的卦，有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歸魂的名目，打卦的人都曉得，通常讀書人倒不能都曉得。《爾雅》里頭說的月名，行醫的都曉得，通常讀書人倒不能都曉得。假如說打卦人記得各宫的卦，是因爲他的職業上不得不用，那麽醫生曉得月名於他的職業有甚麽相關？難道寫了正月爲陬、二月爲如，藥方就處得好，不寫，藥方就處得壞麽？這種本來是經典里頭最明白的常識，通常讀書人倒不知，打卦行醫的人倒知。這樣看來，通常讀書人的經典常識，反比不上打卦行醫的人。這就不能用職業的話去推諉了。現在也不要和打卦行醫的人比較，且說古人的教育法，不過是禮、樂、射、御、書、數六種。到孔子以後，歷史、地理、哲學、政治各項都漸漸起來，射、御兩種，近來用處固然是少，樂呢，大概少理會得的。但歷代政府都還有太樂，就是民間用的樂器也還不少。俗樂、雅樂，雖是不同，但是調子可以相轉。洞簫、長笛，到底雅俗沒有大差。也就不該把今日的樂統統忘了。不過不甚要緊就是。禮的古今雅俗不同，比樂的古今雅俗不同，差數更大。但現在也有常行的禮。喪服一項，和古禮不同的不過十分之三。其餘古禮太煩重的，近來原不能行得去，不過獨呼名號，却是要緊，斷不可隨俗亂寫。所以禮比樂是要緊一點。惟有書、數兩項，是一切學問的根本。論致用呢，致用也最廣；論求是呢，求是也最真。書就一向喚作小學，數就一向喚作算學。本來漢朝也喚小學。小學從宋朝以後，漸漸的衰落，到明朝就全沒有。算學却到宋末反好起來。近來二百年間，小學算學是同時長進的。却是近二十年來有算學知識的，比有小學知識的反多。要兩項雙提起來，也還不難。最可笑是那一班講政治的人，小學算學都不懂，對着算學，因爲外國人原是精的，還不敢菲薄，對着小學，自己不學，還要加意的誹謗。總之，講政治的人，常識實是不備，也不必多說了。講了政治呢，法理學、政治學的空言，多少記一點兒，倒是中國歷代的政治，約略有幾項大變遷，反不能說。這還算是久遠的事情，只問現在的政治，幾種的款目，幾種款目中間，真正的利弊在哪里，又說不出來。看來他們所說的政治法理，像一條串錢繩子，只得一條繩子，并沒有一個錢可穿。沒有錢，只有繩子也罷了，又不預先想想，錢孔有多少大，這條繩子穿得進穿不進？錢有多少重，這條繩子會頓斷不會頓斷？就是錢都備了，這條繩子還未見用得着。只好在沒錢的時候，用這條空繩子盤弄盤弄就是。政治本來不是最深的學問，還不能說，他的常識在哪里呢？再說歷史，歷史本來是方格的，不是圓偏的，自然曉得本國的歷史，才算常識，不曉得本國的歷史，就曉得別國的歷史，總是常識不備。但近來人把拿破侖、華盛頓都舉得出來了，李斯、範增倒反有舉不出的。這種原是最下等的人。高一點兒的呢，曉得歐洲詩人文豪的名字，却不曉得中國漢朝，是著怎麽樣的衣冠。這還算有歷史的常識麽？再說地理，個個人都曉得五大洲的名和歐洲美洲各國的名字，倒問中國各省，湖南、湖北，本來不

到兩廣的地面，爲甚麼兩湖總督，稱爲湖廣總督呢？江西省只在江南，爲甚麼爲江西呢？却不能對的盡多。這還算有地理的常識麼？哲學本來不必個個都曉得，只問培根、笛卡爾，你都曉得了，近代中國講理學的哪幾位算成就，梭格拉第、柏拉圖，你都曉得了，中國戰國時候的幾流，你也數一數看，若說得不對，就算沒有常識了。所以我曾對着好講常識的人，發幾條策問。

先問：老兄有經典常識麼？說：有。那麼就問：

《周禮》說的吉凶賓軍嘉五禮，能把《儀禮》十七篇去分配麼？

現在《尚書》五十八篇，哪幾篇是真，哪幾篇是假？

《周禮》的六官，和近代的六部，怎麼樣的不同？

《春秋》的三傳，哪一家的傳最先成，哪一家的在第二次，哪一家的在第三次？

鄭司農是甚麼人？

再問：老兄有歷史的常識麼？說：有。那麼就問：

《二十四史》，哪幾部有本紀，有表，有志？哪幾部沒有本紀，哪幾部沒有表，哪幾部沒有志？

歐洲人在甚麼時候初通中國？

從秦朝到現在，哪一代有丞相，哪一代沒丞相？

從秦朝以後，哪幾代郡縣都有學校，哪幾代沒有？

古來所說的井田法，到甚麼時候真正廢了？

再問：老兄有地理的常識麼？說：有。那麼就問：

漢朝有郡縣的地方，比現在中國本部大小廣狹怎麼樣子？

中國現在的人口，照本部地面分起來，一個人該有幾畝地？

苗人真是上古的三苗麼？

中國各省，爲甚麼大小不同到這個樣子？

再問：老兄有清代政治的常識麼？說：有。那麼就問：

清初設大學士的衙門有幾個？

清初有幾個布政使？

製幣本來只有銅錢，爲甚麼賦稅反用銀子計算？

正稅是哪幾件？

從九品未入流的俸銀，爲甚麼比兵反少？

再問：老兄有禮俗的常識麼？說：有。那麼就問：

獨子兼祧的制度，從甚麼時候起來？到底合不合呢？

生母的父母兄弟，兒子都不認作外親，照法律應該怎麼樣？

甚麼時候才有偶像？

甚麼時候才有砂糖？

甚麼時候才有桌子椅子？

上邊問的幾件，原是最平淡的常識，并不像從前攷博學宏詞，出「五六天地之中合」的題目。現在攷留學生，出「漢之堯舜禹湯」的題目，去難那班漢書不熟的人。那種就不曉得，也不好十分責備。這種却是不同。若去翻書，也容易對得出。不過既然喚作常識，應該當面問了，當面對得出來。如果當面對不出來，就算常識缺乏。所問的不過隨便摭拾幾件，也并不是就止於此。諸如此類，大概有幾百條。這種本來是士人應該曉得的。那些農人工人商人所應該曉得的，盡有在這幾件以外，不過這幾件，農人工人商人倒不必一概曉得。所以說常識也看職業去分。要說農人工人商人所不必曉得的，就不是常識，士人也可以不必曉得，那就應該問他：農人工人商人所曉得的，你也能够曉得麼？既然不曉得那幾件，自然要曉得這幾件，豈可以再少呢？本來士人原是閑民，閑民既然沒有事，有空去求知識，知識本來該比農人工人商人富一點。但現在也不過一有一無。照這樣看來，就最下級的常識，也是無邊，難得理會許多，不是明分爲職業所限麼？不過職業里頭所應該曉得的，萬不能少。就職業論常識，說得廣了，又是無邊。所以我說：這要本國人有本國的常識，就是界限。古人說的「切問近思」，這句話最不錯。有了這種常識，好廣的再求廣，好精的再求精，那是漸漸的遠去，漸漸的上去了。若是不然，專好精的，或者弊病還少，專好廣的，就是全然空虛。譬如一滴的水，吹成一大泡，外面看來雖大，中間純然沒有。那個弊病就很多哩！

大概常識總是從書數起，後來才曉得一點歷史。這就是不得不過的關。書并不是要真成就小學家，數并不是要真成就算學家，歷史并不是要真成就史學家，不過曉得大概。現在的教科書，只有算學還像樣，歷史真是大陋。只有夏曾佑所作中學歷史教科書，比前人不同。可惜他所發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餘略略講一點兒學術，至於典章制度，全然不說，地理也不分明，是他的大缺陷。但近來的教科書，這樣也算好了。小學更是全然不講，到底總是個空架子。有一班胡亂的人，亂扯幾句佛經

的話，說「離絶語言文字」。我說果然能够離絶語言，自然可以離絶文字。口問現在能够離絶語言麽？況且離絶語言文字，就該把一切書都不讀，爲什麽還去讀別的書？佛經的話，本是說到最高一層，不是可以隨便扯來當通俗用。就像莊子說的：「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原是說得了魚兔以後，可以不用筌蹄，并不説不用筌蹄，可以得到魚兔。魚兔既得到了，不要第二回再求魚兔，筌蹄固然可棄了；若第二回還要再求魚兔，仍舊不得不用這個筌蹄。語言文字，也是這樣看，第一回用語言文字去表意見，意見已經明白，固然可以不再加語言文字。但人的一生，意見未有盡的一日，第二回還是要表意見，仍還要用着這個語言文字。要用語言文字去表意見，這個語言文字就不能不講究，也像要用筌蹄去求魚兔，這個筌蹄就不能不造得精巧。現在第一總要把六書懂得，明了本義本形，再講音韵；懂得音韵，假借的道理就明白，那麽才得不寫别字，不説亂話。孔子説的「必也正名乎」，甚麽叫正名？古人喚字作名，正名就是講究六書，也只把近人所注的《説文》、《爾雅》、《方言》、《廣雅》，和幾部講古韵的書看看，就有眉目。若要編作課本，也是不難。書數通了，就要講歷史。歷史原是繁博的東西，簡約的説起來，也有頭緒。看歷史不是只要記得秦朝漢朝的名號，也不是只要記得出名的帝王出名的將相。紀傳本是以人爲主，評量人物，雖不可少，但人物有各種各色，若專去仰慕英雄，就卑鄙的極了。大概歷史中間最要的幾件，第一是制度的變遷，第二是形勢的變遷，第三是生計的變遷，第四是禮俗的變遷，第五是學術的變遷，第六是文辭的變遷，都在志和雜傳里頭。甚麽叫做雜傳？像《游俠列傳》、《貨殖列傳》、《滑稽列傳》、《儒林列傳》、《文苑列傳》、《方術列傳》、《逸民列傳》，都叫做雜傳，但最出色的人，又格外有傳。把這幾件爲緯，歷年事迹爲經，就不怕紛無頭緒。只是編起教科書來，經不過占了四分之一，緯倒要占了四分之三。本來歷史最重要的是書志，現在也該照這條路編去。此外姓氏有漢姓虜姓的不同，律歷也有各代的差异，這種要專家才得理會。初學也没有心思去記他，只得將就説説罷了。我看算學近來頗明，只六書和歷史，并没有教科書歷史教科書就有也不能算，自然難怪學生常識不備啊！

臨了再説一句要緊話，常識不是古今如一，後來人的常識，應該勝過古人。但要求一代一代的人，常識輾轉增進，就不可使全國只有常識的人，必要有幾十個獨到精微的學者，想成一種精致的理，平易透露的説出來。在自己想的非常難，叫後生學得非常易，那麽常識就可以輾轉增進了。也不舉遠的爲説，就舉書、數、歷史三項。你看宋朝到明朝七百年間，韵學是非常模糊，今韵尚且難得理會，何況古韵？至於文字訓詁，也都衰弊到極處。後來有顧炎武作《音學五書》，段玉裁注《説文解字》。當時兩位先生都費幾十年的功夫，才得做成。到近來顧氏、段氏的話，就變爲常識了。九章所説的圓率，徑一周三，非常粗疏。後來漢朝的劉歆、張衡，三國的劉微、王蕃都去自立密率，總有點兒不對。及到宋朝上接晉朝的宋朝，不是下接元朝的宋朝。祖冲之才有一定的圓率。九章里面，本有盈胸方程兩法，可以馭得錯雜隱没的數，但布算非常繁碎。及到元初，有李冶、朱世杰幾家，想出天元四元的法子來，布算也就簡易。當初的幾位先生，不曉得耗多少心血，費多少年月，才想得這種法子出來。到近來祖氏圓率，萬國通行，李氏朱氏的天元四元，傳到印度以西，演爲代數，也就變常識了。向來正史是記傳體，要曉得史件先後，一時却不容易。及到宋朝下接元朝的宋朝司馬光撰成一部《資治通鑒》，不但年月的先後，看了了然，就是日子的先後，也都明白。向來正史雖有書志，也往往有不備的，就是有書志的史還不能記得周詳。及到唐朝杜佑，再取各數典的書，編成一部《通典》，把前代的典章制度，統統明白。當時兩位先生，也是寢食俱廢，才得作成這書。到近來就像案圖索驥的容易，也變爲常識了。這樣説，常識到這等田地就了麽？也還不了。且看諸家以後，補他的罅漏的也還多，再創一種精密的條例的也還有。所以説必要有幾十個獨到精微的學者，才得使後生的常識輾轉增進。若全國只有常識的人，古今就永遠只有這等的常識，豈不是雍滯不流的樣子麽？但胡亂自命政治家的人，自己不肯去做費心的事體，也不願别人去作費心的事體。仔細想想看，成就一個政治家，比成就一個圍棋國手，那個能力差得很遠，爲甚麽緣故呢？向來説：「君子求諸己。」又説道：「仁者先難而後獲。」圍棋國手是求諸己的，政治家却是因人成事；圍棋國手是先難後獲的，政治家却是坐享現成。就有幾個削平大難開倡法度的，要用一點自己的智力，但總是看機會成事，到底比不上圍棋國手。作學者比如作圍棋國手，教人增進知識，譬如刻棋譜給人看，與政治家的法子全然不同。就政治上看來，就常識永遠没得增進，也是不大要緊，不過全國的大計，本不是專靠政治。現在講教育的話，須要把那種短見陋想打開。我這兩句話，諸位朋友都要記在心里：没有獨到精微的學者，就没有增進的常識；没有極好的著作，就没有像樣的教科書。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四册《最初應讀之書》　既於羣學言其簡要

易入之道，但所讀之書，篇第先後，尚慮學者未知所擇，故更綜而録之如左。其所論列，頗以便適新學爲主，間有抽擇全文，倒亂原次，割裂譌陋，可笑已甚，通人瞥其用意，諒不見哂也。

經學書

先讀劉申受《公羊釋例》，《皇清經解》中有此書。

《釋例》中，先讀《王魯例》，次通《三統例》、《張三世例》、《闕疑例》、《名例》、《建始例》、《譏例》。

次讀《公羊傳》及何君注，

康先生有批本。何注最要，徐疏可畧。

次讀《春秋繁露》，

先讀《俞序篇》，次《正貫篇》、《十指篇》，次《楚莊王篇》、《玉杯》、《竹林》、《玉英》、《精華篇》，次《三代改制質文篇》、《王道篇》。

次讀《禮記王制篇》，

因其制度與《公羊》相通，讀《春秋》時即當讀之。餘篇俟從事《禮》學時再讀。

次讀《穀梁傳》，

范注、楊疏皆不必讀。

以上《春秋》學。

次讀《新學僞經攷》，

先《秦焚六經未嘗亡缺攷》，次《漢書河間獻王魯恭王傳辨僞》，次《漢儒憤攻僞經攷》，次《漢書藝文志辨僞》，次《史記經説足證歆僞攷》，次《漢書儒林傳辨僞》。

次劉申受《左氏春秋攷證》，《皇清經解》。

次讀邵位西《禮經通論》，《經解續篇》。

次讀魏默深《詩古微》，《經解續篇》。

先讀開卷數篇。

以上辨僞經。

次讀《禮記》。

先《王制》，次《禮器》、《郊特牲》，次《儒行》，次《檀弓》，次《禮運》、《中庸》，次以原序讀諸篇。

次讀《大戴禮記》。

次讀《五經異義》，《皇清經解》陳氏輯本。

此書言今古文禮制之異，學者但從其異處觀之。許、鄭之多從古文，陳氏之和合今古，皆謬説，不必爲所惑。

次讀《白虎通》，

專言今文禮制，其中亦間有古文數條，則賈逵、班固所爲也。然究爲今文禮之宗。

以上禮學。

次羣經。

史學書

先讀《史記·儒林傳》，

次《漢書·儒林傳》，

次《漢書·藝文志》，

次《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此爲孔子學案。

次《後漢書·儒林傳》，

次《後漢書·黨錮傳》，

次《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游俠列傳》，《刺客列傳》，《日者列傳》，《龜筴列傳》。

此爲周、秦諸子學案。老子、韓非，爲老氏之學；游俠刺客，爲墨氏之學；日者龜筴，爲陰陽家之學。其餘尚有十三家，見於《孟子荀卿列傳》。

次《史記·太史公自序》，

其中言《春秋》最精，《論六家要旨》，亦爲諸子學案。

以上皆言學派。《黨錮傳》激揚名節，不在此數。

次《後漢書》，

《後漢書》擇其《列傳》先讀之，餘可緩讀。《列傳》中，武臣之傳亦可緩讀。史以讀志爲最要，然當俟專求掌故時始讀，故亦從緩。

次羣史。

子學書

先讀《莊子·天下篇》，

次《荀子·非十二子篇》，

次《韓非子·顯學篇》，

次《墨子・非儒篇》、《公孟篇》。

周末墨學最盛，專與儒家爲難，必觀其相攻之言，然後知孔學之顛撲不破。

以上皆論家法。

次《孟子》，

讀《孟子》，可分養心、厲節、經世、尊孔、論性五門求之。

次《荀子》，

讀《荀子》，可分辨性、勸學、荀言性本惡，故貴學以變化之。崇禮、經國、尊師法、闢異學數門求之。

次《筦子》，

《管子》多存舊制，僞《周禮》所本。

次《墨子》，

墨氏一家之學。

次《老子》，

老氏一家之學。

次《莊子》，

莊子本孔學，但往而不返，閒遁於老耳。

次《列子》，

《列子》本後人摭拾老、莊爲之，然精論甚多。

次《吕氏春秋》、《淮南子》，

二書皆雜家，《淮南》則多近於道家。然二書言諸子學術行事甚多，亦極要，宜於《老》、《墨》二書卒業後，即讀之。

次羣子。

理學書

先讀《象山學案》宋元，

次《上蔡學案》宋元，

次《東林學案》明儒，

次《姚江學案》明儒，

次《泰州學案》明儒，

次《江右王門學案》明儒，

次《浙中王門學案》明儒，

次《白沙學案》明儒，

次《伊川學案》宋元，

次《横渠學案》宋元，

次《濂溪學案》宋元，

次《明道學案》宋元，

次《百源學案》宋元，

次《東萊學案》宋元，

次《南軒學案》宋元，

次《艮齋・止齋・龍川・水心學案》宋元。

朱子之學，《宋元學案》所編，甚陋，宜讀《語類》，

《朱子語類》先讀《總論爲學之方卷》、

次《論力行卷》、

次《論讀書卷》、

次《論知卷》、

次《訓門人卷》、

次《自述卷》、

次《論治道卷》、

次《論本朝卷》。

西學書

《萬國史記》、

《瀛環志畧》、

《列國歲計政要》、

《格致須知》、

《西國近事彙編》。

《談天》、

《地學淺識》。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四册《讀書次第表》 學者每日不必專讀一書，康先生之教，特標專精、涉獵二條。無專精，則不能成；無涉獵，則不能通也。今將各門之書，臚列其次第，畧仿朝經暮史，晝子夜集之法，按月而爲之表。有志者，可依此從事焉。

	經學	史學	子學	理學	西學
第一月	《公羊釋例》 《釋例》擇其要者數篇先讀之，一二日可卒業，再讀其諸篇，六七八日可卒業矣。 《公羊傳注》 共爲書三本，十日可卒業矣。 《春秋繁露》 先擇其言《春秋》之義者讀之，其言陰陽天人者暫緩之，五日可卒業矣。	《史記・儒林傳》 《漢書・儒林傳》 《藝文志》 《後漢書・儒林傳》 《黨錮傳》 讀《儒林傳》、《藝文志》以知經學源流，讀《黨錮傳》以厲志氣。	《孟子》 宜專留心其言養氣厲節各條。 《荀子・非十二子篇》 《莊子・天下篇》 《韓非子・顯學篇》 《墨子・非儒篇》	《象山學案》 《上蔡學案》 《朱子語類・總論爲學之方》 《東林學案》 《白沙學案》	
第二月	可以半月之功，再温《公羊注》、《繁露》二書。 《穀梁傳》 可求其義例禮制與《公羊》同異之處。 《王制》 當與公、穀並讀。	《史記・太史公自序》 《孔子世家》 《仲尼弟子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老子・韓非列傳》 並《游俠》以下四列傳	《荀子》	《姚江學案》 《江右王門學案》 《泰州學案》 《浙中王門學案》 《朱子語類》 《訓門人》	
第三月	《新學僞經攷》 《左氏春秋攷證》 《禮經通論》 《詩古微》	《後漢書》 先以次讀列傳。	《荀子》 《墨子》	偏讀《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國朝學案》各總序，並讀其取編次諸儒之傳 其言論姑暫緩。	《瀛環志畧》
第四月	《五經異義》 《白虎通》	《後漢書史記》 從本紀讀起。	《墨子》 《筍子》	《濂溪學案》 《百源學案》 《明道學案》 《伊川學案》 《横渠學案》	《瀛環志畧》 《萬國史記》

（續表）

	經學	史學	子學	理學	西學
第五月	《禮記》	《史記》	《筦子》 《老子》 《呂氏春秋》	《晦翁學案》 甚劣，姑讀耳。 《東萊學案》 《南軒學案》 《甬上四先生學案》 《艮齋止齋水心龍川學案》 《朱子語類》	《萬國史記》
第六月	《大戴禮記》 《繁露》之言陰陽天人者，至此可讀之。	《史記》 《漢書》	《呂氏春秋》 《淮南子》	《朱子語類》	《列國歲計》 《政要》 《談天》 《地學淺識》

《湖南官報》第四〇一號《奏定京師大學堂醫學實學館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習業所課程章程

第一節　課程門目　算學第一　物理學第二　化學第三　動植物學第四　全體學第五　診治學第六　方藥學第七　外國文第八

第二節　課程年期

第一年學科階級：算學分數小數　物理性質熱光力聲大略　動植物種數大略　全體內經難經　西法大略　診治脉學、內經、難經、傷寒論、西醫驗病法大略　方藥本草西藥名目品類　外國文英文

第二年學科階級：算學比例度量衡諸法　化學分質　動植學生理淺說　全體中法同上學年，西法解剖大略　診治學傷寒論、金匱、西醫手法大全　方藥本草、兼攷古方大意、西藥製法用法　外國文同上

第三年學科階級：算學代數　化學分劑　動植物生理　全體解剖學　診治金匱、古今醫案、西醫手法、用器法、臨床　方藥本草、唐宋以後立方大意、西藥配合用法　外國文同上參攷拉丁字義

第三節　一星期時刻

第一年　算學三　物理四　動植物三　全體五　診治七　方藥七　外國文七

第二年　算學三　化學四　動植物三　全體五　診治七　方藥七　外國文七

第三年　算學三　化學四　動植物三　全體五　診治七　方藥七　外國文七

陳子褒《教育遺議・論草書爲小學要科》　小學中有一學科爲歐美各國所無，日本獨有，而中國必效之者，修身是也。小學中有一學科，爲東西各國所有，而中國獨缺之者，草書是也。夫西人豈不知修身爲重要之事乎，然《新約》以養靈魂，禮拜日之宣講，修身莫善於是矣。日本無聖經學，故特設一修身科，然吾不解中國學校於經學之外，又設一修身科也。夫修身一道，小之則《曲禮》《內則》《少儀》等矣，大之則五經中觸處皆然，而何必爲此重規叠矩乎，旨哉嶺南學堂之論題有云，修身不得列爲學科，彼殆思之深見之確矣。夫中國小學之設此科也，以爲德育所在，是第一要著，且日本學科無不如是，我固宜摹之擬之，雖重規叠矩亦何害乎！然吾不解地球學童所習之草書，我中國小學獨付之闕如，豈以爲此區區之學有礙時間乎？抑何東西各國未有不以此教學童，吾願小學教師再三思之也。夫東西各國。幼童入學，即教以草書，盍一查東西洋小學教科乎！僕別有草書教授法，當另詳之，以供衆覽焉。

學科	修身	國語	英語	算術	本國歷史	地理	理科	體操	針黹	圖畫	唱歌	手工	合計
第一學年	道德之要旨	日常須知之文學、普通文之讀法、寫法、作法、講話法	讀法、寫法、作法、會話法	加減乘除諸等及小數分數（珠算加減乘除）	中國歷史大要	中國地理大要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現象	普通體操、通常衣類縫法	運針法、通常衣類縫法	簡單形體	單音唱歌	簡易細工	
每周時數	1	9	6	4	3	3	2	3	2				33
第二學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分數簡易比例及百分數（珠算加減乘除）	同上	同上	生理衛生大要，簡易理化	同上	通常衣類縫法	各種形體簡易幾何畫	同上	同上	
每周時數	1	9	5	4	3	3	2	3	2				32

《大清教育新法令》第一三册《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光緒三十三年》 女子師範學堂各學科要旨程度如下：

一、修身　其要旨在涵養女子之德性，期於實踐躬行。其教課程度，首宜征引嘉言懿行，就生徒日用常習之故，示以道德之要領；次教以言容動作諸禮儀；次教以修己治家及對於倫類國家當盡之責任；次授以教授修身之次序法則。凡教修身之課本，務根據經訓并薈萃《列女傳》漢劉向撰，《女誡》漢曹大家撰，《女訓》漢蔡邕撰，《女孝經》唐侯莫陳邈妻鄭氏撰，《家範》宋司馬光撰，《内訓》明仁孝文皇后撰，《閨範》明呂坤撰，《温氏母訓》明温璜録其母陸氏訓語，《女教經傳通纂》任啓運撰，《教女遺規》陳宏謀撰，《女學》藍鼎元撰，《婦學》章學誠撰等書，及外國女子修身書之不悖中國風教者，擷其精要，融會編成；且須分别淺深次序，附圖解説，令其易於明曉。

二、教育　其要旨在使理會女子小學堂教育、蒙養院保育及家庭教育之旨趣法則，并修養爲教育者之精神。其教課程度，先教以教育原理，使知心理學之大要，及男性女性之别，并使明解德育智育體育之理；次教以家庭教育之法；次教以蒙養院保育之法；次教以小學堂一切教授管理訓練之法；并使知家庭教育與學堂教育之關係，及家庭教育與國家之關係；次使於附屬女子小學堂及蒙養院實地練習教授生徒及保育幼兒之法則。

三、國文　其要旨在使能解普通之言語及文字，更能以文字自達其意，期於涵養趣味，有裨身心。其教課程度，先講讀近時平易之文，再進講讀經史子集中雅馴之文，又時使作簡易而有實用之文，兼授文法之大要及習字，并授以教授國文之次序法則。

四、歷史　其要旨在使知歷史上重要之事迹，省悟羣治之變遷，文化之由來，及強弱興亡之故，正邪忠佞之分。其教課程度，授中國古代至本朝之大事及外國歷史之大要，并授以教授歷史之次序法則。

五、地理　其要旨在使知地球形狀運動，并地球表面及人類生存之情狀，且使理會本國及外國之國勢。其教課程度，授地理總論、中國地理及與中國有重要關係之外國地理；兼授地文學大意，并授以教授地理之次序法則。

六、算學　其要旨在使習熟計算，適於日用生計，且練習其心思使進於細密精確。其教課程度，授算術兼授珠算，次授代數初步及平面幾何初步，并授以教授算學之次序法則。

七、格致　其要旨在使知各種物質天然之形狀，交互之關係，及物質對於人生之關係，俾適於日用生計，有益於技藝職業。其教課程度，授以普通動植物之知識及生理衛生之大要，次授以普通物理化學，并授以教授格致之次序法則。

八、圖畫　其要旨在使精密觀察物體，能肖其形象神情，兼養成其尚美之心性。其教課程度，授寫生畫，隨加授臨本畫，且使時以己意畫之；更進授幾何畫之初步，并授以教授圖畫之次序法則。

九、家事　其要旨在使能得整理家事之要領，兼養成其尚勤勉，務節儉，重秩序，喜周密，愛清潔之德性。其教課程度，授衣食居處、看病育兒、家計簿記及關於整理家政之一切事項，并授以教授家事之次序法則。

十、裁縫　其要旨在使習得關於裁縫之知識技能，兼使之節約利用。其教課程度，授普通衣類之裁法縫法及修繕之法，并授以教授裁縫之次序法則。

十一、手藝　其要旨在使學習適切於女子之手藝，并使其手指習於巧致，性情習於勤勉，得補助家庭生計。其教課程度，可就編織、組絲、囊盒、刺綉、造花等項酌擇其一項或數項授之。此外各種圖樣，凡有適切於女子之技藝者，均可酌量授之，并授以教授手藝之次序法則。

十二、音樂　其要旨在使感發其心志，涵養其德性，凡選用或編製歌詞，必擇其有裨風教者。其教課程度，授單音歌復音歌及樂器之用法，并授以教授音樂之次序法則。

十三、體操　其要旨在使身體各部均齊發育，動作機敏，舉止嚴肅，使知尚協同、守規律之有益。其教課程度，授普通體操及游戲，并授以教授體操之次序法則。

《大清教育新法令》第一三册《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光緒三十三年》　各學科四年間，每星期教授時刻如下表：

學科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第四年 每星期鐘點
修身	2	2	2	2
教育	3	3	3	15

（續表）

學科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第四年 每星期鐘點
國文	4	4	4	
歷史	2	2	2	
地理	2	2	2	
算學	4	4	3	2
格致	2	2	2	2
圖畫	2	2	2	1
家事	2	2	2	2
裁縫	4	4	4	3
手藝	4	4	4	3
音樂	1	1	2	2
體操	2	2	2	2
合計	34	34	34	34

女子師範學堂可酌設預備科，使欲入師範科而學力未足之女生補習各種科學；其科目可斟酌女子高等小學堂第三四年程度定之。

《學部官報》第七〇期《兩江師範學堂課程》 優級本科理化數學部：倫理學、經學、教育、物理、化學、手工、圖畫、音樂、英文、文學、體操。

優級本科博物農學部：倫理學、經學、教育、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生理學、衛生學、農學、圖畫、英文、文學、體操。

優級本科公共科：修身、教育、物理、化學、博物、手工、圖畫、法制、音樂、文學、數學、地理、歷史、英文、東文、體操。

優級選科預科：修身、教育、物理、化學、博物、手工、圖畫、法制、農學、音樂、文學、數學、地理、歷史、英文、東文、體操。

初級本科：修身、教育、物理、化學、博物、法制、手工、圖畫、農學、音樂、英文、東文、文學、歷史、地理、數學、體操。

《商務官報》一九〇八年第二册《山東高等農業學堂暫定學科》 本科遵照奏章分爲三科：一農學科，二森林科，三獸醫學科，其土木工程科屆時酌量設置。

農學科之科目凡二十一。

一、農學，二、園藝學，三、化學及農藝化學，四、植物病理學，五、昆蟲學及養蠶學，六、畜産學，七、獸醫學大意，八、水産學大意，九、地質學及岩石學，十、土壤學，十一、肥料學，十二、算學，十三、測量學，十四、農業工學，十五、物理學，十六、氣象學，十七、理財源論，十八、農業理財學，十九、農政學，二十、殖民學，二十一、體操。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實習農業之科目凡二十五。

一、耕牛馬使役法，二、農具使用法，三、家畜飼養法，四、肥料製造法，五、干草法，六、農用手工，七、農具構造，八、蠶法，九、排水及開墾法，十、製麻法，十一、製絲法，十二、製茶法，十三、榨乳法，十四、牛酪製造法，十五、養蜂法，十六、各種製糖法，十七、煉乳製造法，十八、干酪製造法，十九、粉乳製造法，二十、蔬菜果實干燥法，二十一、罐藏法，二十二、製靛法，二十三、澱粉製造法，二十四、醬油製造法，二十五、釀造法。

森林學之科目凡三十：

一、物理學，二、化學，三、氣象學，四、地質學，五、土壤學，六、動物學，七、植物學，八、森林學測量術，九、圖畫，十、森林數學，十一、造林學，十二、森林利用學，十三、林産製造學，十四、森林經理學，十五、森林保護學，十六、森林管理，十七、森林道路，十八、理財學，十九、法律大意，二十、森林法，二十一、林政學，二十二、農學大意，二十三、財政學，二十四、畋獵學，二十五、殖民學，二十六、森林測量實習，二十七、造林實習，二十八、林産製造實習，二十九、森林經理實習，三十、體操。

獸醫學之科目凡三十二：

一、化學，二、生理學，三、藥物學，四、蹄鐵法，五、蹄病論，六、病理通論，七、內科學，八、外科學，九、外科手術學，十、寄生動物學，十一、病體解剖學，十二、動物疫論，十三、獸醫警察法，十四、胎生學，十五、産科學，十六、眼科學，十七、馬學，十八、衛生學，十九、霉菌學，二十、畜産學，二十一、家畜飼養論，二十二、乳肉檢查法，二十三、農學大意，二十四、蹄鐵法實習，二十五、家畜管理實習，二十六、外科手術實習，二十七、畜病院實習，二十八、內外診察實習，二十九、調劑法實習，三十、乳肉檢查實習，三十一、牧場實習及植物採集，三十二、體操。

土木工學科之科目凡二十一：

一、測量法，二、微分積分大意，三、物理學，四、化學，五、製圖建築材料，六、應用重學，七、道路修造法，八、橋梁建造法，九、鐵路建造法，十、石工造屋法，十一、水利工學，十二、農業工學，十三、衛生工學，十四、器械運用法，十五、工業理財學，十七、殖民學，十八、土木法規及農事法規，十九、測量實習，二十、工事設計實習，二十一、體操。

以上各科外均應加入倫理學及國文、外國文英文或德文選擇專修，斟酌時間列入課程分別教授。

以上各種科學，并非限定一學堂內全設，應斟酌地方情形，由各學科中選擇合宜之教科設之。

《湖北存古學堂各學科分年教法》

一、經學

第一、二年（共二年） 遍覽九經全文，講明羣經要義大略。此兩年課程意在使學者統觀羣經大指，胸有全局，以爲將來貫通羣經之根基。且使學者自揣性之所近，以定擇習一經之趣向。先看《御纂》八經一遍，傳說義疏均須依篇點閱一年，次看有關

羣經總義諸書，如《經典釋文》敘録、傳經表、通經表、歷代正史《藝文志》、《經籍志》之經部，《四庫全書提要・經部》，歷代正史《儒林傳》，惠棟《九經古義》，余蕭客《古經解鉤沈》，王引之《經傳釋詞》，《經義述聞》，陳澧《東塾讀書記・經類》，《九經古義》。以上略舉數部，此外類推。約一年。

第三、四、五、六年（共四年）　治專經之學，總以一人能治一大經兼治一中小經爲善。大率每星期中以一日研究古經疏，以五日研究國朝人經説。點閲所習本經注疏，每星期約四點鐘，點閲所習本經國朝人著述。如孫星衍《周易集解》，胡渭《易圖明辨》，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胡渭《禹貢錐指》，陳奐《毛詩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梁玉繩《左通補釋》，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惠棟《春秋左傳補注》，馬宋樁《春秋左傳補注》，沈欽韓《左傳補注》，孔廣森《公羊通義》，鍾文烝《穀梁補注》，王鳴盛《周禮軍賦説》，沈彤《周官禄田攷》，江永《周禮疑義舉要》，程瑶田《溝洫疆理小説攷》，《創物小記》，段玉裁《周禮漢讀攷》，近人《周禮正義》，胡培翬《儀禮正義》，金榜《禮箋》，孔廣森《禮學院書》，段玉裁《儀禮漢讀攷》，鄭珍《儀禮私箋》，朱彬《禮記訓纂》，劉寶楠《論語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王念孫《廣雅疏證》，以上所舉諸書皆須點閲。此舉最最精要者，并非以此數種爲限，如能博綜，可以例推。每星期約二十點鐘。此外如學海堂刻《皇清經解》，南菁書院刻《皇清經解續編》中之精粹者，暨兩經解以外諸名家經説中有與本經相涉者，以及《古經解匯函》，《小學匯函》皆可參攷。第五、六兩年内須參攷所習本經外之他經，及子部史部可以證明本經要義者。

第七年　專攷求本經自古及今致用之實效見於史傳羣書者，其研究之法已詳奏定章程大學堂經學門。凡專經者其經文皆須背誦全文，或默寫三百字以上，其漢以前授受師承一，南北朝以後至今解經派别二，本經要義三，歷代經師諸家於經文經義緊要處之异同四，皆須能應對純熟，解説詳明無誤，以此爲攷核等第之實據。畢業時必令呈出所習專經之心得著述札記。説文爾雅學，《漢書・藝文志》謂之小學，爲求通經學者之衿轄，小學應附於經學門内，金石學可爲攷經證史之資，然要以攷釋文字爲先，亦附小學門内，每一星期應於經學鐘點内匀出一點鐘講習小學，此首尾七年中皆同。其研究之法已詳奏定章程大學堂經學門。

二、史學

第一、二、三年共三年，先博覽全史要事大略。點閲《御批通鑒輯覽》及五種紀事本末，約一年半。點閲歷代正史中之志及後世補志，并點閲攷核全書之有關致用者。如《二十二史札記》，《十七史商榷》，《日知録》第八卷以下，《十駕齋養新録》攷史各條，《陔餘叢攷》攷史各條，《史通》之類，略舉數部，余可例推。《廿二史攷异》極博極精，但詳攷據而略致用，卷帙又繁，止可參攷，不必點閲。約一年半。

第四、五、六年共三年，治專門史學。廿四史之中聽學者認習一類。《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爲一類；《晉書》至《隋書》爲一類；新舊《唐書》，《五代史》《宋史》爲一類；《明史》及《國朝事實》合爲一類；遼金元三《史》爲一類。治正史者每人須認習一類，不得僅治一朝之史。三《通攷》爲一類，謂《文獻通攷》，《續通攷》，《皇朝通攷》三種通典止資攷古，通志實用不多，止可參攷，不必專習。其研究之法已詳奏定章程大學堂中國史學門。第六年内須兼攷所習專門何史外之他史可以證明本史者，并攷經義諸子之可以證明本史者。

第七年　專攷所習何史，此數朝得失治亂之大端或與今日相類之處或與今日相反之處可爲今日法戒者。凡專治何史者，其統系、疆域、重鎮、職官、財政、典禮、教派、學制、兵制、刑律、鄰國邊界均能畫出圖表，一朝治亂大事、變古大事、創立法制、創造有益民用軍用之物、取民之制、度支之數、户口息耗、物産盛衰、工役大舉、關係農工商各項人民生計大事，外交宗旨大事，均須能立表詳説。若治三通鑒三通攷者，列朝均須攷究貫串。畢業時應令呈出所習何史之新得著述札記。

三、詞章

第一、二、三年共三年，先縱覽歷朝總集之詳博而大雅者，使知歷代文章之流别，點閲古人有名總集。如《文選》，《續文選》，《古人苑》，《續古人苑》，《文紀》，《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唐文粹》，《宋文鑒》，《南宋文苑》，《金文雅》，《元文類》，《明文衡》，姚椿編《國朝文録》，王昶編《湖海文傳》，張溥選《歷代名臣奏議》，《御選唐宋文醇詩醇》，《古文辭類纂》，《駢體文鈔》，《唐駢體文鈔》，《宋四六選》，《四六法海》，《國朝駢體正宗詩紀》，《樂府詩集》，《全唐詩録》，《宋詩鈔》，《中州集》，《元詩選》，《明詩綜》，及古人詩文評諸書。其過繁者若《上古文紀》，《全唐詩》，《文苑英華》，李祖陶編《國朝文録》，《全唐詩》，《全宋詩》，《全金詩》，《明列朝詩集》之類。義取求備，卷帙過多，以備參攷可也。

練習作詩文

第四、五、六年共三年，講讀研究詞章諸名家專集或散體古文或駢體文或古詩古賦詩賦共爲一門，視學生性之所近習之，其研究之法已詳奏定章程大學堂中

國文學門。

第六年兼須博攷經部史部子部之可以發明詞章要旨者。

第七年　專攷古今詞章之有益世用。至攷核詞章所學深淺之法，除論辨源流，疏解事實，闡發利病，證明經史等事，必應攷核外，尤須以能自作爲實際，與經史他們不同，自第一年到第七年均須隨時練習制作，畢業應令呈出所習詞章之心得著述札記。書法學兼古文即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書草書六朝正書唐以後正書行書，各種書法不惟講舊學者解經攷史所必需，且亦爲居官行政商民生業所不可廢，若字體太涉惡劣，讀書不能識篆隸，下筆不能作行草，於學古應世均有窒礙，故必須習之。外國書寫洋字亦分優劣工拙，日本歸之於美術一門。應附入詞章門內，可以助詞章之興會，其以詞章爲專門正課者每一星期講授研究兩點鐘，七年皆同。其以詞章爲補助課者，前三年每兩星期講授研究一點鐘，後四年每一星期講授研究一點鐘。至學生於自習室自行臨摹練習者，悉聽其便。

四、博覽子部學

周秦諸子思精而理駁，不宜專攻，亦不能盡廢，以其中多引古書說古事用古言古義，故多有可以證佐經典奧義之處，且其詞旨奇詭可以資益文章之處尤多。漢以後子部義類頗雜，其膚淺者無裨於事理，其較深者亦不能抗衡周秦諸家，且多有義例本非子部而強附屬於子部者，然古今事理無窮，廣搜節取，取益無方，故以古今子部列爲博覽一門，所以優游治經史者之心思，增助治詞章者之風骨，但切不可酷嗜沉溺致違聖人异端貽害之戒。

五、算學

前四年宜習西算，取其簡而易入，後三年研究國朝各家算術，遡溯元明歷漢唐以至三代上古算術，以存中國古法。

六、輿地學

第一第二兩年講習中國今日地理，國朝疆域，海陸邊界，各省重要城鎮，水陸道路，通商口岸。第三第四兩年宜講習地球全體，及外國名山大川、重要都會、港口險要、人種風俗、宗教政體、天候物產等事，以擴充學者之耳目而啓發其愛國愛種愛教之心思。第五第六第七三年宜講習中國前代歷史地理及各國國際地理、各國歷史地理，使知疆域之沿革，險要之變遷，強弱之形勢，政策之得失，以激勵學者憤發之心思，并宜博覽輿地叢書旁及中外各家游記之類，以擴見聞。自第一年起即須兼習描摹地圖，先略後詳。

七、外國史

先講近百年來之大事，次漸及於近古上古，使知時變遷之所趨。

八、博物

九、理化

講世間名物之門類、性質、功用大略，務使學者知即物窮理之有實用，不僅談空。

十、外國政治法律理財

講外國立政大意，務使學者知外國政法有當採取處，有情事不同不能強學處，且可知外國之所謂平權自由皆在法律之範圍以內，而邪說詖辭自無由生。

十一、警察監獄

講外國安民防患慎獄恤刑大意，使學者知中國古來比閭之制獄訟之法。外國多與之暗合，以備入仕臨民之用。

十二、農林牧漁各實業

講其大意，使略知治生之法，於寒士謀生作吏治民皆有裨益。薛文清所謂爲學必先治生，孟子所謂不饑不寒王道之始，此其實際也。林漁牧皆與農相類，而各有極大功用，故特分標其目。

十三、工商各實業

講工商實業大意，使知凡系國民人人宜各盡自食其才之力，以爲共保利權之計。其用意與前農林漁牧條略同，惟工業之製造商業之販運，今日多與外國有交涉處，故較農業尤爲精細廣博。按各實業本系專門，非一年數月所能周悉，但能知其大要已不致流於腐陋偏執空談誤事。

十四、體操

除練習甚難用力甚猛者勿庸肄習外，凡柔軟體操、器械體操、兵式體操皆宜肄習，使文學彬雅之士亦具有自強之志氣，衛國之精神，不致流於委靡。

本科課程表

學科	第一學年	每周時數	第二學年	每周時數	第三學年	每周時數	第四學年	每周時數	第五學年	每周時數
修身	人倫道德之要旨	一	同前	一	同前	一	同前	一	倫理學之一班	一
國文	講讀作句 口譯習字	六	講讀文典 作文習字	六	講讀倫理 作文習字	六	講讀修辭 作文習字	六	文史學	三
歷史	本國史	三	同前 世界史	三	世界史	三	近世史	三	法制大意 經濟大意	三
地理	本國地理	三	同前 世界地理	三	世界地理	三	地文學	三	地質學	三
數學	數學	六	高等數學	六	代數	六	平面實體幾何	六	實體幾何 平面三角學	六
圖畫	毛筆臨畫	三					用器畫	三	同前	三
理化			動植物及生理學	三	同前	三	化學	三	化學 物理	六
英文	讀本文法 習字拚音 口譯默書	十二	讀本文法 拚音造句 口譯默書	十二	讀本文法 拚音作論 翻譯默書	十二	文法作文 翻譯	十二	作文 翻譯	六
日文									讀譯書法	三
體操	柔軟兵式	三	同前	三	器械兵式	三	同前	三	同前	三
每周時數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小學預備科程表

學科	第一學年	每周時數	第二學年	每周時數
修身	實踐道德要旨	一	同前	一
國文	讀本　習字　造句 文法	十二	讀本　習字　造句 文法　默書	十二
地理	五洲大勢繪圖	三	本國大勢繪圖	三
歷史	口演本國之大要	三	口演各國史之大要	三
算術	百以内之加減乘除及書法記數法	四	通用之加減乘除及諸等法	四
理科	動植礦之名稱及形象	二	同前	二
英文	讀本拼音習字	四	讀本　拼音　造句 文法　習字	四
圖畫	簡單形體	二	各種形體	二
唱歌	單音	二	同前	二
體操	游戲及柔軟	三	同前	三
合計時數		三十六		三十六

《學部官報》第九七期《學部咨大學堂通咨各省劃一高等學堂外國語課程文宣統元年三月二十日》 爲通咨事。查奏定高等學堂内開，第一類，外國語惟英語必須通習，德語或法語選一種習之；第二類，外國語於英語外選德語或法語習之，惟有志入格致科之化學門、工科大學之電氣工學門、採礦冶金學門、農科大學之各門者，必選德語習之；第三類，外國語於德語外選英語或法語習之各等因。是凡高等學堂之第一、二類皆以英語爲必習之學科，第三類以德語爲必習之學科，又第二類之有志修化學、電氣、工學、採礦、冶金學、農科各學者，以英德二國語爲必習之學科，文義至爲明顯。乃查上年解到之學堂一覽表，江蘇之高等正科設有文科法文班、理科法文班，陝西之高等預科有俄文班及法文班，福建之高等預科有專習日語及專習法語者，山東之高等正科有以法語爲主課而兼習英語、僅讀英文法程初集者。似此紛歧百出，非特與定章不符，且於將來升入分科大學之際，大有窒礙。蓋分科大學，於經科外共分三十五門，一門之學生決不能再分數班而用數種外國語教授，則高等學堂學生畢業後之升學，計其所習外國文，斷不能不從分科大學所用之外國文而定。查高等學堂第一類，系預備入經學法政文商等科；第二類，系預備入格致工農等科；第三類，系預備入醫科。是第一類之外國語宜以英語爲主科，德語或法語爲兼習科，第二類以英語爲主科，德語爲兼習科，第三類以德語爲主科，英語爲兼習科，至日語及拉丁語可作爲隨意科，法語除第一類外均無庸習，俄語則原定高等學堂章程中本無此科，惟近來西北諸省俄事交涉日繁，其預備入法政科大學研究中俄交涉及預備入文科大學之俄國文學門者，自不妨於高等學堂中添習俄語，應將俄語一門亦作爲第一類之隨意科，第二、三類均無庸習。如此詳爲厘定，庶幾以後各省高等學堂之外國文歸於劃一，將來學生畢業升學可無扞格，而與奏定章程亦可符合。

除分咨外，相應咨行查照并飭提學使司遵照可也。須至咨者。

《大清教育新法令》續編第七編《學部奏實業教育宜擇定外國語文并擬修改課程摺宣統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竊維實業教育科別繁多，其精深之學理爲往日學子所未聞，其專用之名詞，爲漢文移譯所難備。當學堂初開之始，各處學生於實業知識毫無根柢，學堂講授不過略示門徑，取材譯籍尚足敷用。現在興學有年，實業教育於預備立憲具有重要關係，自應力求進步，以冀仰副朝廷振興教育之心。臣等攷查日本學堂辦法，其高等以上之學堂所用課本及參攷書籍均系西文原書，故能力造精微，各種學術得以頡頏各國。現在各處學堂習用譯本，既失科學之精神，其採用外國文課本者，又屬此法而彼德，此英而彼日，將來學生畢業循序遞升，以各府州之中等實業學生匯於一省之高等實業學堂，以各省之高

等實業學生匯於大學堂之農工商各科，所習文字截然不同，必致無以爲教，似非及時整理，擇定一國文字俾資通習，不足以杜紛歧。

查《奏定學堂章程》實業學堂外國文功課一項，高等農業學堂於預科載明英語，願入農學科者兼習德語；高等工業學堂於普通科載明英語；高等商船學堂載明英語通學，俄、法、德、日本、朝鮮語兼習其一。而高等商業學堂及中等初等各實業學堂應習何國語文，未經訂明，并有未將外國文列入課程，或僅列爲便宜加設之科目者。竊查各國語言文字以英國語文最爲通行，傳入中國最早而又最廣，英文科學書籍入中國者亦最多，各等農工商實業學堂所有外國語文功課，擬一律定爲英國語文，其應行兼習他國語者仍照章兼習。其原定課程無外國語文功課者擬一律加入外國文一門，其以外國語文列爲便宜加設之科目者擬一律改爲必修科，以便各學堂有所遵守，將來學生循級遞升，由初等中等高等以至於大學，不致因文字歧出有所窒礙。嗣後各省開設高等實業學堂及現設高等實業學堂續招學生所授功課，除人倫道德、中國文學、歷史、地理各科外，其關係實業之學科，擬飭一律用英文課本。畢業後送京復試用英文攷試。似此明訂辦法，庶學生於英國文字均知切實研究，於各種實業科學得以力求精邃，實業教育或有振興之日。抑臣等更有請者，《奏定學堂章程》各種實業學堂課程均經聲明，各種學科聽各省酌量設置，不必全備。講堂課目及每日教授時刻由學堂臨時酌定。其時興學伊始，各項章程本系粗舉大綱，實業學堂章程較之他項學堂章程尤爲簡略。現在中學堂章程、小學堂章程均經臣部先後分別奏改，似應將實業學堂章程及時修訂，以便通行。惟實業分農工商三種，性質各有不同。既須體察本國情形，并當調查各國教法。擬由臣等督飭司員并遴選富有學問經驗之人，將農工商三種實業學堂課程詳細討論，分別修改。每成一種，即行奏請欽定頒行。臣等爲實業教育宜及時整理起見，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遵照辦理。謹奏。

《清實録六〇・宣統政紀》卷三五《宣統二年四月下》 學部又奏，實業教育宜擇定外國語文，並修改課程。各等農工商實業學堂，所有外國語文功課一律定爲英文，其應兼習他國語者，仍照章兼習。其原定課程無外國語文功課者，一律加入外國文一門，其以外國語文列爲便宜加設之科目者，一律改爲必修科，以便各學堂有所遵守，將來升學不至因文字歧出有所窒礙。各高等實業學堂，續招學生所授之功課，其關繫實業之學科一律用英文課本，畢業後送京覆試，用英文攷試均從之。

《清實録六〇・宣統改紀》卷五〇《宣統三年三月上》 出使大臣吴宗濂奏，查日本學校設有國語一科，以統一全國語言。我國疆域較大，人民衆多，各操土音，是以教育之普通未能速化，且其流弊不可勝言。擬請飭下學部通行内外各學堂，無論官立民立，一體添設國語科。如日本辦法，凡入校識字，即令該教習等授以官音，不得參用土語。並飭有編成國語課本者，准其呈由提學使咨請學部審定施行，以期語言統一，裨益非淺。下部議。

《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章程・學科程度章宣統三年》

1．鐵路專科學科表

第一年第一學期

學科	程度	每星期之鐘點
算學	經緯幾何	6
測量	平面測量講義、繪地圖、實驗	6
建築	建築學理論	3
圖畫	山川兼繪字	4
物理	實驗	4
地質學	地質學理論	5
化學	分析化學	3
國文	古文釋義	3
合計		34

第一年第二學期

學科	程度	每星期之鐘點
算學	經緯幾何	6
測量	平面測量講義、繪地圖、實驗	7
建築	建築學理論	3
圖畫	建築畫	4
物理	材料試驗	4
地質學	地質學理論	5
化學	工藝化學	2
國文	古文釋義	3
合計		34

第二年第一學期

學科	程度	每星期之鐘點
算學	微分學	6
測量	鐵路測量講義三鐘點、實驗四鐘點	7
圖畫	圖形幾何	4
物理	材料力學	5
化學	燃料理論	4
電學	電學釋理	3
國文	作文二鐘點、尺牘一鐘點	3
合計		32

第二年第二學期

學科	程度	每星期之鐘點
算學	積分學	6
測量	鐵路測量兼土方學講義五鐘點實驗四鐘點	9
圖畫	圖形幾何	4
物理	建造壓力學	5
機器學	重學	5
國文	尺牘一鐘點、明學二鐘點	3
合計		32

第三年第一學期

學科	程度	每星期之鐘點
算學	微方學	3
理財	鐵路法學	3
測量	大地測量	5
汽機學	講義	5
橋梁學	圖樣	4
水力學		4
熱力學	講義	3
機器學	重學	5
國文	政治淺理	3
合計		33

第三年第二學期

學科	程度	每星期之鐘點
理財	鐵路管理五鐘點、轉運二鐘點	7
法律	工程法律	3
工程	工程問題	3
橋梁學	圖樣	4
熱力學	講義	3
水力學		4
汽機學	講義、實驗	3
天文學	天文學	3
國文	政治淺論	3
合計		33

以上一科，於暑年假時應派赴各處鐵路工程處實地練習，臨時酌定。

2．電機專科學科表

第一年第一學期

學科	程度	每星期之鐘點
算學	經緯幾何	6
物理	實驗	4
圖畫	機器高等圖畫	4
地質學	地質學實驗	5
化學	定質分析	3
熱力學	講義、實驗	3
國文	古文釋義	3
電學	電氣理論四鐘點、貯蓄電池二鐘點	6
合計		34

第一年第二學期

學科	程度	每星期之鐘點
算學	經緯幾何	6
物理	物理機械量法	4
圖畫	機器高等圖畫	4
地質學	地質學實驗	5
化學	工藝化學二鐘點、電氣化學三鐘點	5
國文	古文釋義	3
電學	電流理論四鐘點、電氣量法三鐘點	7
合計		34

（續表）

第二年第一學期

學科	程度	每星期之鐘點
算學	微分學	6
電學	電流理論	3
圖畫	圖形幾何	4
物理	材料力學	5
化學	燃料理論	4
電機	電機理論兼實驗	7
國文	作文二鐘點、尺牘一鐘點	3
合計		32

第二年第二學期

學科	程度	每星期之鐘點
算學	積分學	6
電學	電綫學二鐘點、互換電流三鐘點	5
圖畫	圖形幾何	4
機器學	重學	5
電機	電機實驗五鐘點、理論四鐘點	9
國文	尺牘一鐘點、明學二鐘點	3
合計		32

第三年第一學期

學科	程度	每星期之鐘點
算學	微方學	3
電學	互換電流三鐘點、電氣燈三鐘點	6
電機	互換電流機械實驗	6
圖畫	電機圖畫	5
汽機學	講義	5
機器學	重學	5
國文	天文淺理	3
合計		33

第三年第二學期

學科	程度	每星期之鐘點
電機	互換電流機械實驗	6
圖畫	電機圖樣	5
電學	電車鐵路五鐘點、電話學三鐘點	8
汽機學	講義、實習	5
機器學	磁電機試驗	3
法律	工程法律	3
國文	天文淺理	3
合計		33

3．航海專科學科表

第一年

學科	每星期之鐘點	學科	每星期之鐘點
人倫道德	2	航海術	3
中國文學	2	重學	3
外國語	3	海事法規	3
算學	3	商業地理	3
化學	2	救急醫術	2
物理	2	海上氣象學	2
平面測量	2	兵式體操	1
航海天文學	3		
合計		合計	36

第二年

學科	每星期之鐘點	學科	每星期之鐘點
人倫道德	2	商船運用術	3
中國文學	2	商業學	3
外國語	3	商船法規	2
算學	3	商法	2
水面測量學	2	水力學	3
航海天文學	3	船內衛生法	2
航海術	3	兵式體操	1
理財學	2		
合計		合計	36

第三年

學科	每星期之鐘點	學科	每星期之鐘點
人倫道德	2	帆纜運用術	3
中國文學	2	造船學	2
外國語	3	機輪術大意	2
算學	3	砲術學	2
航海天文學	3	砲術實習	2
法學通論	3	航海實習	2
各國通語旗法	2	泳水術	1
舢板運用術		兵式體操	1
合計		合計	36

以上課程，以三年爲率，第四年赴招商局、輪局實習。

課程結構

《論語・述而》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論語・述而》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論語・泰伯》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論語・季氏》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論語・顏淵》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論語・堯曰》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論語・八佾》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公孫龍子・名實論》 天地與其所産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

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當，亂也。

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

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

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

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荀子・勸學》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没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禮記・學記》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返。《兑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陸賈《新語・術事》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故説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睹其兆，莫知其情，校修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僞，既□其意，而不見其人。

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不貴寡，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黄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絶琦瑋之情。

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弦者不失宫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

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絶，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

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吕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爲智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

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廷，疋夫行之於田，治未者調其本，端其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沖。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蕭牆之内。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刑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

陸賈《新語・懷慮》 夫世人不學《詩》《書》，存仁義，尊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説災變之異，乖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翫而不可大用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徧舉其詳也。

揚雄《法言・吾子》　緑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睹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揚雄《法言・寡見》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

《全宋文》卷二九四楊億《送進士陳在中序》　昔孔子五十而讀《易》，以至韋編三絶，然後知天命之終始。自衛反魯，删《詩》定《書》，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六籍既立，百王由是取法焉。蓋夫《易》者，世歷三古，人更三聖。達性命之際，通神明之德，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故曰：《易》不可見，即乾坤之道幾乎息矣。若乃《春秋》、《詩》、《書》、《禮》、《樂》，猶五行之更用事，而《易》之爲原。古者十有五而志于學，既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也。至于學《易》，必俟夫四五十。豈非心志未定，不可以參陰陽之變；涉獵未博，不可以覩聖哲之奥？至有脣腐齒落，塊然而牆。其或沿波討源，翦焉先覺。黜章句異端之説，研《彖》《象》極深之言，不俟知命之歲，不求一卷之師。天人之占，鬼神之變，消息盈虚之理，吉凶悔吝之徵，自明而誠，若指諸掌。非夫稟人倫之上智，得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乎？潁川陳君，世家甌閩，寢處墳素，少好《易》象，洞達其要。嘗慷慨發憤，以學者傳授失其宗本，去聖逾遠，亡羊多歧，大懼夫羲、文之微言將墜于地，乃鋪衍遺意，發揮成文，作賦六十四篇，篇演一卦之義。前年從賦南安郡，薄遊上都，扣門造予，以賦爲贄，予一見而甚駭之也。深者厲之，堅者鑽之，高者跂而望之，幽者俯而探之，汗漫無際者凌厲以求之，窈冥無狀者罔象以索之。隱機彌旬，怳然有得。或談于臺閣僚友，或語于場屋流輩。聞善如響，争取以觀。于是陳君之名，一旦籍甚，所謂《易賦》者，亦盛行于時。既觀藝澤官，不利攸往，蓋聿來下國，剿無先容。新羈之足，争據于要津；寒谷之苗，不沾于暖律。非戰之罪也，其勢所然乎。退居舊廬，高卧環堵。今年，予典郡甌越，命駕爰來。乘桴浮海，冒風濤之險；杖策徒步，越嶺嶠之阻。將以生平素業，伸于知己。若予之孤陋迂濶，何足以當之哉！陳君其亟隨鄉書，便卜西笑。有司方選擢寒俊，牢籠英傑，以副萬乘虚左側席之意。君博綜文史，詳練經術，詞彩奮發，學殖堅深。取片玉于崑岡之顛，影華纓于文石之陛，可以俯拾，未足爲難。矧乃行有餘力，深窮《繫》《象》。天子方復三代之制，開庠序，聚生徒，選經明行脩之士列於學宫，以教胄子。如君醇儒，當中茲選。僕謂君明聖人之道，將有以及乎生民，揚于王庭，宜取顯位，一博士之任，豈足爲君辱哉。勉哉西遊，努力加飯！

《全宋文》卷七七五釋契嵩《論原・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至於《詩》、《書》、《禮經》乎？予欲尊而專之，子謂之何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乾坤之道繆矣。乃今尊二經而舍乎《詩》、《書》、《禮》，則治道不亦缺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稽乎事業，善言《詩》者必推於教化，善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聖賢之所爲；知天人，可與畢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之權也。文中子言《春秋》之所以起，見作之之心也。范寧折中於聖人，睹《春秋》之理也。文中子見《易》之所存，故振之也。揚子雲見《易》之所設，故廣之也。王輔嗣言天而不淫於神，言人而必正於事，其見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詩》之政爲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爲意也。毛萇之言《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詩》之淺也。説《詩》不若從毛公之爲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亂也；皇極義行，《書》道之將正也。孔安國釋訓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則無所發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大叔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若發朦

爾。」忻然而退。

《全宋文》卷一二一一司馬光《答孔文仲司户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户秘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所謂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顔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奥。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騫并驅争先，又况游、夏，尚奚足慕？光方歎服企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全宋文》卷一五四〇陳舜俞《治説一・説用》 説曰：六經之旨不同，而其道同歸於用。天下國家，所以道其道而民由之，用其用而民從之，非以華言單辭，殊指奥義，爲無益之學也。故《易》有吉凶，吉凶者得失之用也。《書》有典誥，典誥者治亂之用也。《詩》有美刺，美刺者善惡之用也。《春秋》有褒貶，褒貶者賞罰之用也。《禮》有質文，質文者損益之用也。《樂》有雅鄭，雅鄭者性情之用也。故深於《易》者長於變，深於《書》者長於治，深於《詩》者長於風，深於《春秋》者長於斷，深於《禮》者長於制，深於《樂》者長於性。學者有六失，教者必知之：玩爻象而不明乎得失，事辭命而不濟乎治亂，考《風》《雅》而不適於善惡，探筆削而不行於賞罰，明制度而不通於損益，知聲音而不及乎性情。此學者之蔽，天下國家之大患也。君子研乎動静之幾而不失其正，明乎進退之時而無有悔吝，則深於《易》者也。裁制天下而晝一號令於臣民之上，而民聽以服，則深於《書》者也。始於家人，終於國俗，樂而不淫，正而不雜，則深於《詩》者也。進賢退不肖，懲惡而勸善，則深於《春秋》者也。殊文章，異器械，經制立而分不亂，則深於《禮》者也。其民安以樂，鼓之舞之，而不知所以然，則深於《樂》者也。伏羲、神農、黄帝，通其變而民不倦，《易》之用也。堯、舜、禹、湯揖遜征誅而天下信，《書》之用也。太王、王季、文、武之化，夫婦以正，朝廷以治，《詩》之用也。三代之治，君尊臣卑，君令臣行，强而不并弱，衆而不暴寡，《禮》之用也。倉廩實，衣食足，養生送死而無憾，《樂》之用也。漢之中興，循名責實，信賞必罰，以繩臣下，《春秋》之用也。是以君得其用爲經術之君，臣得其用爲經術之臣。舟航具而不能渡江河，弓矢調而不能射正鵠，非舟航弓矢之惡，人之不爲用然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以其濟於用也。嗚呼，聖人没，燔於秦，專門於漢，下至晉、宋、齊、梁、魏、隋、唐之間，人知訓詁而不知經，斷折其言而不顧理，散而爲章句，竊而爲進取之術，君子不以爲成德，小人假以文姦言。甚哉，生民不見六經之用久矣，天下國家安治乎！朝廷文明格天，禮義成俗，邊塞無荷戈戴胄之叟，閭里有絃歌羽籥之童。而自建學，養士師儒，明以經術，學者靡然嚮風矣。陛下垂精稽古，退朝晏宴，博延儒臣，分講經藝。吁！自漢唐以來，斯文之盛，未見其比也。然臣尚有疑。陛下尊經勸學三十餘年矣，謂嘗爲《易》矣，當世之事，庸有當變而未變者乎？謂嘗爲《書》矣，朝廷之號令，庸有出而不爲斯民之所鼓舞者乎？謂嘗爲《詩》矣，庸有人倫風俗不惇睦於禮義者乎？謂嘗爲《春秋》矣，庸有姦人幾幸，賢人退而窮處者乎？謂嘗爲《禮》矣，庸有經制未具，而縱侈不節者乎？謂嘗爲《樂》矣，庸有疾苦愁嘆，和樂斯闕者乎？今天下雖治，不能無數者之弊，由庠序雖設，不官師儒；經術雖進，未能忘章句。學者探訓詁而不求聖人之心，士資爲進取而不知爲天下之用。雖陛下虚懷高議，側席異聞，而承學之臣，固未有懷經濟之謨，探帝王之術，傅會六藝，以奉清問，不過離析文義，揚搉同異，是未副陛下問道求治之勤也。人亦有言，勛華無講解之辭，啟誦不爲章句之學，皆能躋民仁壽，垂世治定，不以能蹈道，適用而已乎？臣愚不佞，故爲《用説》。

《全宋文》卷一五八五孫覺《春秋經解自序》 《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

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刪《詩》、《書》，定《禮》、《樂》，在於反魯之年，而贊《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没於獲麟之後二歲耳。是孔子於未没之前，猶記《春秋》之事，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爲晚成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尚壯，猶冀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丘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褒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史云：「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爲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秋》之作，蓋以天下無王，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褒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爲之説。如杜預之説則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則皆即用舊史。」若如其説，則孔子乃一史官爾。《春秋》既曰「作之」，又徒因其記注，即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苟爲書也？何休之説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爲天下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先王人者，卑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別吴、楚之僭僞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爲之説，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端門、諸讖緯之説，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没，能深知《春秋》之所以作與《春秋》之所存者，唯孟子爾。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尚行於天下，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謬，則詩人得以規刺而正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已没，又其書刺譏誅絶，多病當時之人，不可顯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聞焉。其後遂有《春秋》五傳，鄒氏、夾氏，久已不傳，且《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祖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即託爲丘明，言與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爲國史，所載皆得其真。然左氏之書，時亦失謬，此亦黨左氏之言也。習《公》、《穀》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既已訛謬，諸儒之説，不可據依，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爾。《春秋》之名，説者亦衆，如《左氏》説諱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綜以爲所記卜之名也。」《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説爲得矣。三《傳》之説既未可質其後先，但《左氏》多説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陸淳以謂斷義即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説校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者，其説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説，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即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説解之云。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一《明道先生語一》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程顥、程頤《二程粹言》卷上《論書篇》　或問：「窮經旨，當何所先？」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約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程顥、程頤《二程外書》卷七《胡氏本拾遺》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五《伊川先生語一》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略】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

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户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户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説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説，在人自看如何。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八《伊川先生語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二五《伊川先生語十一》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宋史》卷三五五《上官均傳》 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爲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爲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以文爲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敝，未見其爲得也。」

《全宋文》卷二二一七周諝《經説》 《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既興矣，則事之所以辨，故《書》次之；事既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次之；既成矣，則極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極矣，則必遵乎人道之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于《春秋》者，以救亂反正爲餘事也。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

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于心而不然，施之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楊時《龜山集》卷一一《語録二・餘杭所聞丁亥三月》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户，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内外之道也。若内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略】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别得過。欲識别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别！」

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三《儒言・一經之士》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耶，昔人斥談經者爲鄙野之士，良以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爲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爲弟子者，各學羣經，於其師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三《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於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爲何《詩》邪？言《周禮》者真以爲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足於役，農不足於賦，有司不足於祭，將誰欺耶！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耶？《春秋》、《孝經》則絶而不言，未爲知本也。

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三《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强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説者南方之學也。

周行己《浮沚集》卷三《孔門四科兩漢孰可比》 嘗謂有聖人之學，而無不可成就之才。然古之常人每足以過人，而後世卓犖高才有不及焉，何也？是非出于天者不同，而所以成就之者異也。古之人，其所以學于聖人者吾不知其果何事，而昔之人嘗以管仲許人者，彼乃愀然見于顔色而甚不取之，至于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夫子路之才不過足以宰百里，而管仲相桓公霸天下，其功烈赫赫如此，是人也乃獨羞其所大者，而深畏其所小者，此其志豈不欲爲管仲之所已成者，而進夫子路之所未就者歟？蓋其學不同也。是以劉向比仲舒于伊尹，而歆

以謂師友淵源未及孔門游、夏，此誠知言。故爲樂正子得聖人所學之要，孟子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夫學者至于自信，則本立矣。積而充之，以至于聖人無疑也。然則士之學，亦必先正其本，而成就其大，則必有大過人者矣。此孔門之學，其見于答問之間，雖循循有序而不相躐，然自洒掃應對以上，要皆所以去其養心之害，而導夫至正之路，必使至于確然自得而後已夫。是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而孔、孟之徒所尊畏者不過四科，至于他所學，存于己，亦皆有過人者。是非謂其才皆足以過人，謂其得聖人之學者，亦各因其仁智之見而成就其才。此學不傳而道不明于天下，士之習尚又或蔽于一時之俗，而激于當世之風。若西漢之尚功名，東漢之尚名節，及方之孔門四科，則不可同日而論。蓋嘗觀其名實，班班爲史氏所稱道者多矣，然而齷齪廉謹，無能往來，當時以爲德行而不可方之顔、閔，從容平、勃；遨遊二帝，當時以爲言語而不可比之宰我、子貢；附會陰陽之説，牽合異同之論，當時以爲文學而不可比之游、夏；發奸摘伏，條秩可觀，當時以爲政事而不可比之冉有、季路。又其間卓然爲學聖人者如揚雄，蓋後之人嘗比之孟子，則四科之列優爲之也，而觀廹于禍患，曾微顔子之樂，其貧賤而著之于書，乃不如子貢之足以知聖人也，又况其餘乎？嗚呼！觀人者亦必求其所以存于心者，而不必事爲已效。若顔子之學孔子，蓋嘗存心于視聽言動之間，而得之于哀樂未發之際，其所以未至于聖人一間者，特有見于所立卓爾之故，孔子已許之可以共其出處，則得其所施設，又可知矣。若夫宰我、子貢、冉有學聖人之道者也，雖于孔子之道有所未至，而皆足以知聖人之要，故其所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也，非後世所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也。雖然，是數子雖不得盡用于世，得夫聖人明之以有聞于後世，故學者因以得其言而攷之。若兩漢數百載間，豈無豪傑特立之士能傳聖人之學于千百載不傳之後，不幸不得有爲于世，而又不幸不得聖人發明而雜出于傳記，猥與下概同流，亦不無其人。而愚亦謂黄憲、徐孺子真顔子之流，至于沈其光耀而不得聞者，夫豈少哉？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第一章注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朱熹《朱子語類》卷六七《易三・綱領下》　説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滉問：「看《易》如何？」曰：「《詩》《書》執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説，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説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爲《十翼》《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説出道理來。」[一]

《易》只是空説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會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聖人之意。千百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人説出底，猶自理會不得；不曾説底，更如何理會得！滉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爲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説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爲學之序。《易》自是别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説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説《易》也。《語》《孟》中亦不説《易》。至《左傳》《國語》方説，然亦只是卜筮爾。蓋《易》本爲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詞，如程子所説是也。以動者尚其變，已是卜筮了。《易》以變者占，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十三卦是也。以卜筮者尚其占。」文王、周公之詞皆是爲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虚，説出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説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畫《易》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爾。故用以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煞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盡曉。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爾，如「利用侵伐」，是事存而詞可曉者。只如《比卦》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類，便不可曉。某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説言行處看。此雖淺，然却不到差了。蓋爲學只要理會自己胸中事爾。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

《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伯，内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廣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静，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它是説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静，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録

敬之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揍他道理不著。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詠情性，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箇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賀孫

《易》與《春秋》難看，非學者所當先。蓋《春秋》所言，以爲褒亦可，以爲貶亦可。《易》如此説亦通，如彼説亦通。大抵不比《詩》《書》的確難看。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己見讀，其他書亦然。一作平易求其義。」去僞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説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静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説，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静精微，《易》之教也」。

朱熹《朱子語類》卷七八《尚書一・綱領》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説』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卻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便與傳説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黼於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著。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謨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胸。』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如何程子只説《尚書》？」曰：「他書卻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了得！」賀孫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皋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别。謨

讀《尚書》，只揀其中易曉底讀。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樣雖未曉，亦不緊要。節

朱熹《朱子語類》卷八六《禮三・周禮》 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説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朱熹《朱子語類》卷八七《禮三・小戴禮》 問：「看《禮記》《語》《孟》，孰先？」曰：「《禮記》有説宗廟朝廷，説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節出《玉藻》《内則》《曲禮》《少儀》看。」節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讀《禮記》須先讀《儀禮》。嘗欲編《禮記》附於《儀禮》，但須著和注寫。」德輔云：「如《曲禮》《檀弓》之類，如何附？」曰：「此類自編作一處。」又云：「祖宗時有《三禮》科，學究是也。雖不曉義理，卻尚自記得。自荆公廢了學究科，後來人都不知有《儀禮》。」又云：「荆公廢《儀禮》而取《禮記》，舍本而取末也。」德輔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説。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説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爲之。又云：「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又曰：「『智崇禮卑』。人之知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修身，是禮卑處。」卓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四《書李推近思録跋後》 某竊詳此跋，意甚平正，向聞先生亦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此自無可疑

者，而子武乃不以爲然。蓋緣跋中大意固正，而行文語脈紆緩，發揮本旨未甚相照應，不見此編與《四書》相關之切處，遂有以啓其疑云耳。大抵聖賢示人入德所以爲理義之要者，莫要於《四書》，但絶學失傳，寥寥千載，直至四先生而後明。而四先生平日抽關啓鑰所以講明孔、孟精微嚴密之旨者，又雜見於諸書，不可類攷，幸吾先生輟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爲此篇，其次第倣《大學》，其會趣準《中庸》，其規模效《語》、《孟》，誠後學迷途之指南，而入聖門之正路也。故吾先生所以發明《四書》之宏綱大義者，亦自四先生之書得之，而此編其四先生之要旨萃焉，欲起學者於俗學横流之中，若不先攷乎此，則準的不立，而邪正之分不明，聖門將何從而入？而千載不傳之秘旨又將若何而窺測之？今先刻以示人，使讀者知聖傳之所在，有以起尊敬師慕之心，而卓然不迷其所趨，然後循序而進於孔、孟之門庭堂奥，自當從容造詣，一惟吾所之，而無寸步之枉矣。尚何以爲疑而謂之非其序乎？更在明者訂之。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五《讀書次序》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醇醇乎仁義王道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概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爲實學，無可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奥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無過求，無功鑿，無旁搜，無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指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洒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解，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差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王佐事業，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歟！

趙文《青山集》卷五《蕭文孫以學字説》 四教以文爲首，而夫子嘗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若以行忠信先焉者，余嘗疑焉。要之，教人非文無以寓吾教，至論學者之爲學，必於事親、敬長、應事、接物之間，先盡其道，而後用力於文，乃爲知所先後。故四教以文爲首，而學文必行有餘力，正不相悖爾。文，詩、書、六藝之謂，今禮、樂、射、御、書、數，學士大夫有至老不能通其物。今世之所謂文，直文墨議論而已矣。使闊略於夫子所謂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事，而遽學於此，世亦焉用有文無行之士哉！吾友蕭行夫之子，名文孫，請字於余，余字之曰「以學」。而告以此。

王沂《伊濱集》卷一六《贈伊埒布哈序》 古之爲教，何其異乎今也，其爲學也亦然。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夫子教顔淵由克已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皆先立其本者也。今之挈挈乎詁訓文辭之末者，能若此乎？工師之爲厦屋，其於基必廣以固，而後委羣材，會衆工，度高深圓方短長之宜，而礱斲焉，而結構焉，而黝堊焉，而斧藻焉。苟狹而不廣，圯而不固，則棟橈是懼，何帡幪爲？古之爲學亦然，大本既立，而後别理欲，分義利，殊公私善惡，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由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由是而位天地而育萬物。今之逐逐然施丹漆於糞朽者，能若此乎？其爲教也如此，其爲學也又如此。人才之不古若也宜，余爲此歎久矣。奈之何？德微官薄，而言不信於人也。國子生伊埒布哈由分積優升貢於有司，求余言，以爲鄉榮。余懼其狃於小成，汩於今學，故告之以此。《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知有物而不知則，雖曰已學，吾不謂之學也。已生無疑於斯言。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劉彌勗赴保德訓導詩序》 鄉貢進士安成劉彌勗得山西之保德州學訓導，將行，其友翰林周叙相率能賦者詩以餞之，來徵言爲序。余辭不獲，則告之曰：

古先哲王之欲造就人才也，未始不資於學校。然學校之教無他，其性則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則《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相傳者也，其學則顔曾思孟、周程朱張之授受以相講明者也。千載而下，爲師者則資此以爲教，爲弟子則資

此以爲學，固未有舍此而可以爲教爲學者也。彌勒以純謹聰察之資，出身庠序，其於學焉教之之術，講之有素矣。今之往也，不過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勿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勿雜於私智人爲之鑿，導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使賢而智者據而有所立，愚不肖者化而有所成，庶幾於己而不負其所學，於人而不負其所教，且於學校斯文亦重有光耀矣。彌勒尚勉之哉！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八《重修蘇州府廟學記》 學所以明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耶？士遊於其間，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若是者，豈徒託之空言？蓋欲明其道以充其性，密察於幾微，致謹於踐履，積累以至乎浹洽，擴充而極於廣大。此則學之之要，所以成己成物者，不外乎是矣。

李齡《宫詹遺稿》卷三《題養蒙大訓後》 齡以壬午夏督學抵江右，首遵明詔，建社學，慎選碩儒，以訓迪民間子弟，悉令先讀《小學》《孝經》，習乎事親敬長之事。既而都憲崑山葉公盛以《養蒙大訓》一帙見寄，齡受而閱之，喜不自勝。蓋紫陽夫子《小學》一書，因得乎古者教童蒙之法，與《五經》《四書》相爲悠久，然其間字語艱深，短長不一，雖老師夙儒，往往讀之不能以句，況童習乎？程子嘗欲作詩，略言灑掃應對事長之事以教童子而不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未備。今豫章熊大年先生，歷取諸儒先作，爲歌爲詩，自三言至七言，類次成篇，以爲《小學》之羽翼，蓋即《曲禮》《弟子職》句三言四言或五言六言之遺意也。又附以文公《刊誤孝經》凡十書，俾爲師者易於爲教，幼學之士樂於誦讀。由是而漸進於《小學》，以爲大學之基本，庶幾進爲有序而不昧於所從，其有功於後學也，豈淺淺哉！既得是書，方病其不能偏於一方，而進賢縣知縣吕聲乃命工重刊，以廣其傳，其爲幸何如也！

彭韶《彭惠安集》卷二《送陳公甫先生詩序》 聖賢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使命不辱爲先，修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内外之道，而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爲學也。昔者君子學既成矣，人不吾知，陶陶囂囂，若將終身焉。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諸物，以經濟顯揚爲務，未嘗狹視斯世，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亦未嘗厚誣吾民，而曰轉漸澆訛也。於是遂應大君之命，陳力就列，不出位，不曠官也。若遭時行志，則如傅説、武侯、伊川、魯齋其人，揭正義於中天，振斯文於來裔，其烈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幾而作，引身以退，而亦不忍歸曲上下，求以吾譽焉。夫用心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爲此大全之學哉！

彭韶《彭惠安集》卷二《贈司訓鄭瑞澄之分水序》 考亭之學，今爲國是，教者學者皆不能外也。分年治諸經、子史、時務之法，則《貢舉私議》詳矣。《大學》明體適用之方，則《集註》《或問》與知舊問答備矣。門户分明，條法具在，世之爲師者誠無先以彼三者横於胸中，而日從事於此，爲諸生率，使上不戾科貢之規，下不失爲己之意，則學有實得，材有實用，而人才其庶乎！師而能然，則卑而不可踰，惡乎冷？約而施之博，惡乎屈？身立而道充，又奚擇區區之禄入哉！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一《奉于先生》 生自壬申歲沐先生教育，似乎愚蒙稍開，善端不昧。癸酉拜別之後，日以《四書》《春秋》温習，冀或少有所進。但氣質凡庸，又無師友之助，兼以家貧親老，於科舉之業既不獲專精，治心修身之學又不知所以用力，是以昏昧愈甚，日用常行之理，一無所見，況敢望其有日進之功乎？甲戌冬，將《小學》習讀，畧有所感，於是往受教於臨川吴先生之門，迺知古昔聖賢之學，以存心窮理爲要，躬行實踐爲本，故德益進，身益修，治平之道固已有諸已，是以進而行之，足以致君澤民；退而明道，亦可以傳於後世。豈記誦詞章、智謀功利之可同日語哉！某自知昏昧，不足以與於此，然亦不安於自棄而爲下民之歸，是以不勝戒懼，力將《詩》《書》《易》《禮》勉强翫索，而日用事親接物之間，亦不敢不盡力於所當爲。深恨不獲面會，以求質正。今歲，因家尊久疾，不敢遠游，故在鵝山習學，擬來歲復游吴先生之門。但不肖之質，不知終能有所進否。又聞先生所寄家書及寄邑宰李公書，皆齒録賤名。七月初一日，邑宰到本都，萬方令人召見。某嘗謂：滅明非公事不見子游，而先儒謂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虞人以非其招而不往，孔子取之，孟子亦曰往見不義也。不肖固不敢自附古之賢人，而守身之法，亦不敢不以聖賢爲法，是以有違邑宰之命。想邑宰之明，必不深責。但不肖所爲，不知果當於義否，幸先生有以教之。敬附邵子《擊壤集》奉呈。京中凡有先儒書籍，如《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晦庵文集》等書，皆發於義理，切於人心，有志聖賢之學者，不可不求也。聞國子監有板，未知真否？若的有板，可以入印，煩報數字，即附買紙，印畢分賜，萬幸。某去歲往建陽書坊買求，止有《晦庵文集》，即今刊板未完，其餘諸書皆無。又附小詩於後，幸望采納。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二《窮理》 一理之自然而萬殊，自不容已。故本末精

粗，大小遠近，皆所當窮。請申論之：

其氣之運動周旋，包覆無涯，以爲生物之主者，謂之天。隤然成質，至静至厚，位乎其中，爲萬物之依載而萬物之所資以成者，謂之地。生生之中，得其氣之秀而性之靈者爲人；得其氣之偏濁，而洪纖動植各有其性者爲物。雖有天地人物之分，無非此理之自然不容已者也。以五倫言之，首出庶物、綜理民事爲天下之主者謂之君，佐承其君、宣布治化者謂之臣，生育慈養者爲父，受生成形者爲子。陰陽判合者爲夫婦，尊卑先後秩然者爲長幼，交游輔翼以成其德者爲朋友。雖五倫不同，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君之所施以正百官萬民者謂之政，治惡禁非以弼教者謂之刑，憫其愚而誨其不能謂之教，感其同然之善而變其惡謂之化。雖政刑教化不同，亦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以經言之，是理之見於陰陽交變、奇耦象數者謂之《易》，著於帝王之政事而具於方册者謂之《書》，發乎人情、形於歌咏者謂之《詩》，見於日用先王裁制品節度數者謂之《禮》，發於聲音律吕而宣暢和樂者謂之《樂》，因當世之事、定其是非褒貶爲百王經世之法者謂之《春秋》。經雖不同，莫非是理之形者，作於當時，垂於後世也。由是論之，遠近大小，精粗本末，雖曰萬殊，莫非是理之所爲而自不容已。聖人則體此以爲教，賢人則窮此以爲學。棄而不窮，終於愚也。

姑舉其大綱，以發明本原切要之意。若推類而通，以至愈精愈密，益詳益盡，則在人自用其力焉。

章懋《楓山語録・藝文》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六經》之作，所以載道是也。若《易》以順性命之理，《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理性情之正，《春秋》以示禁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皆切於日用，不可以一日廢也。人能誦是經而有得焉，則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無所施而不當矣。

鄭紀《東園文集》卷八《送王懋學提學山西序》　予初觀河南癸卯賢書，見懋學姓名魁多士，而未嘗識其人也。丁未，予同考春闈，合諸經，得天下解魁十餘人，懋學預焉。既撤簾，懋學偕門下士晉見，禮度甚偉，似有諸中者之所形，然後信其擅高名之不虚也。是年，予被命提學兩浙，懋學以例歸榮，不相接者四五年矣。嚮予自國學改南都，懋學適來主南户事，始間得相見。叩其底裏，蓋於書少有不讀，讀必融會貫通，窮極理趣，不爲尋章摘句之學。其論談又能援引古今成敗，證以時事得失，有處天下事確然不可拔之勢。其所著述，高古典則，有《左傳》、西漢風，命意立論，多發先輩之所未發者，皆可施於政治事爲之實，非無用之空談也。其志學，不間晝夜寒暑，聞士大夫家有未見之書，必力求一覽，期必得而後已。在官署，公牘未收，書卷已先展矣。往往坐是成疾，亦不廢。去歲監儲鳳陽，猶假予《儀禮通解》以行。後以病侵務煩，上牒求告。時予轉户部，正喜得其朝夕繼見，以資老拙，懋學已家食矣。無何，天官卿聞其學，適山西提學僉憲缺員，上其名補之。命下，懋學偶亦勿藥，遂促裝以行。山西薦紳南都者徵文爲贈，諫垣李崇嶽以屬於予。

夫古之仕者，幼學壯行，始終一理。壯而達之事業，幼而窮之時，固已全備。但時之至，舉此而措之耳，無待他求也。故三代而上，咎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事業，卓乎其不可及。三代而下，董汲魏張、韓范富歐之徒，亦庶幾焉。蓋有本者如是也。近世學者習爲科舉文字，并其家庭灑掃應對、昏定晨省之禮目不及見，自旦達暮，手不停披，悉皆藻繪時文，惟欲求媚主司之心目而已。父兄之所責望，師友之所引掖，己身之所期待，止此而已。間有談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則群聚而非詆之，不以爲妄，則以爲愚，至無與立談者。嗚呼，是果孰妄而孰愚耶！或謂時制以文取士，無怪其然矣。予以國朝提學敕諭先德行而後文藝、敦實行而戒浮華，苟天下提學之官皆能欽遵聖諭而行，務使生徒躬行孝弟，實德潤身，則積中發外，出詞吐氣，自爾精純通暢，科目亦在其中。入仕之時，舉而措之，咎夔伊周事業將不在於古人矣。此蓋懋學已試之成驗，於行，申以贈之。

張吉《古城集》卷四《與鍾提學書》　竊惟我朝倣古爲治，於鄉飲鄉射，特詔有司舉行如式，所以厚風俗，明長幼，序賢能，崇教化也。我聖祖神宗之心，果何心哉！奈人情不古，世俗厭煩，遂致久而廢弛，名存實亡，而我祖宗立法之意荒矣。鄉射禮自先生司業敝藩，教諸生服習，生長是邦者，始得睹覩三代制作之精微，儀文之殷縟，而事之宜於古者，又知其未始不可行於今也。然鄉飲之與鄉射，儀節無甚異者。鄉射既可行，鄉飲似亦可行矣。而所以未行者，豈以鄉射諸生之所習，而鄉飲必其鄉之耆宿與？愚意此不必拘也。今日之諸生，即他日之耆宿，豈有今日可行乎射，而他日不可行乎飲哉？欲於未事前一再月，謀賓及介，朔望，有司禮請入學，將《儀禮・鄉飲》經傳逐節標録，人執一簡，俾諸生如儀行習。而令耆宿在傍諦視精察，互按參考。數番之後，心領意解，文無疑義，然後依期舉行，當得熟閑，與諸生習射無以異矣。然亦視其地方何如。苟偏州下邑，素無士夫，則亦姑仍其舊而已。先生當可爲之時，操可爲之勢，倘賜省覽，毅然行之，不恤浮議，風化未必無小補也。

張吉《古城集》卷四《答黄提學書》 承教，意謂今之學者，所志多在科目，故義理之學、科舉之業不得不因其人之明暗而敷授之。是以義理、科目之學析爲二途，自程張諸儒，蓋有是説矣。愚意二學所不同者，作文一事爾。若其他用工次第，則亦大都不相遠也。姑以讀書一節言之，擇取古今載籍之有益者，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務求體認親切，以實有得乎己，而反諸身心以驗其實，措諸事物以博其施，此固義理之學之首務，而於科舉之業豈亦有所妨耶？故雖治舉業，不可不以義理爲宗，而義理之視舉業，亦非孔墨顔蹠之懸不相類也。苟棄此不務，徒欲剽竊章句而點綴以成文，斷裂經旨而穿鑿以求説，此則俗學之大病，使真能應舉取第，内何補於身心，外何益於國家？不過天地間一贅疣耳。

夫豈朝廷養士求賢之典，所以責望天下學士大夫之本心乎？嘗觀我朝設學以養士，設科以求賢，其用心孔勤而爲法孔備，作爲宫室以居之，制爲冠服以别之，復其徭役以優之，賦之廩粟以養之，立師表以示之儀軌，設教條以一其趨向，嚴考校以驗其庸勤，賓飲射以興其禮讓，享祀聖哲以迪欽崇道德之忱，罷黜百家以致尊尚經術之義，凡此皆所以使之沉涵薰育，奮厲振起，以實有得乎己，可爲他日用世之資。俟其理瑩乎内，道積厥躬，見之於事而無不宜，暢之於辭而無不協，然後三年大比，登其賢者能者，而升諸大宗伯，以達乎朝廷之上，次第官之。此我朝設學設科之大約，其視成周大司徒之所掌者，雖未必盡協，而過近代則遠矣。夫以朝廷養士求賢，其心其法孔勤且備如此，果欲博求實得乎己之真才而用之耶？抑姑取縣疣附贅以爲應文備數之舉耶？

今日學者往往棄本而務末，處下而窺高，一不得志，則詬有司爲不公，目同列爲冒進。甚至鼓扇群衆，大興謗讟，罪人而不罪己，見利而不見義。原其所自，亦曰爲舉業而不根義理之過也。此甚失朝廷養士之本心。而執事今日所以期待諸生者，雖其至庸極陋，亦豈意其至於此耶？但爲學無本，其勢愈趨愈下，不至於此不已也。兹欲撥其本根，杜其延蔓，固必有其説矣，惟執事加之意焉。

張吉《古城集》卷四《送曾東之司訓麻陽序》 予惟東之既以明經舉，《六經》皆先聖格言，其所得者必多矣，復奚言哉？雖然，吾聞之，三代盛時，六籍未備，其爲教也專以禮樂，而必使人覘其簡牘以知其説，反諸身心以求其本，參諸器數以達其用，所以養其中和之性，而成其道德之風者，可謂備矣。逮夫論選之際，則又獨稽其行，以爲去取，誦記辭説無與焉。故當時士皆賢行，官無惡德，可與共成久大之業者，以教之賓之得其道也。周公作制以後，始兼授詩書，而其所以教而賓之者，固與禮樂無異。豈若後世專以誦記爲富，辭説爲工，而視本根若疣贅，漠然不相干涉乎？秦燬諸籍，漢興，始設明經科。唐宋因而不改，似矣。然與孝廉賢良、茂才詩賦、博學宏詞諸科並設，譬諸匠氏知以梗梓爲材，不能無惑於樗散，故雖有宋真儒輩作，卒爲邪説所擠，不獲柄用，正以所業異術，所登異途，國是莫定，眩於聽斷故也。孝廉雖得古者取人以行之意，然外經士以求之，是窮經之士不根於德，而優於德者未必知經術矣，不戾於古與？我朝悉罷諸科，專以明經取士，最爲近古。故士非堯舜之道、周孔之言及諸儒羽翼《六經》之説，則雖不讀其書，不論其世，非所病也。視前代兼録百家衆氏，以淆奪其心力者，其專與否，固有間矣。士生斯世，號稱明經，不能窮理正身，以待世用，徒剽竊章句、分裂訓辭以規利，倖其疏鹵可羞，不已甚與！東之知此，則其所以爲教，必可觀也。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録上》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説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倣法？」曰：「孔子删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倣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虚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删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説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説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説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説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説，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

理之説，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録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説，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説，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説，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歎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删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略】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時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删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本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溢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説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傳習録下》 黄以方問：「『博學于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説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于文中事。」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大學古本序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至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

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禮記纂言序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矣。紛紜器數之争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于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湮蕩，而世儒之説，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仿像於影響形跡，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于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説曰：「禮之于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

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删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吴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于朱説，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

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説，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象山文集序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于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内義外」之説，心學大壞。孟子辟義外之説，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顔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静」之説，「動亦定，静亦定，無内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説，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説與陸氏之説，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説者。而顧一倡群和，剿説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

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别，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

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産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産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産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産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匄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産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説，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没溺于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並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毁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

李夢陽《空同集》卷四九《刻戰國策序》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況四乎？四者何也？録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誦，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以此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眇細昕，人詳物業，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奇佹，故曰迹事者該。而其爲書也，立從橫，倡捭闔，勢利啖軋，讒誑傾奪，無復廉恥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群兒一餅，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申韓爲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謬詖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誦。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辯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躭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蹄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

李子曰：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於習，述者狃於襲，雖知其非，騃騃入之矣。佛老其類也。

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巧譎相射，遂爲戰國。

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騃騃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返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

是年也，監察御史澶州王君會按河南，則謂李子曰：史主義，得失列。刻其策以觀來者，曾氏所謂因以爲戒者也。

呂柟《涇野先生文集》卷一《易經大旨序》　《易大旨》，唐漁石子之所著也。夫世有二學，一曰性命學，二曰舉子業學。爲舉子業學者，或背經而蕩於辭；爲性命學者，或浚經而淪於空。之二者，於治道皆損焉。夫舉子業與性命，豈有二乎哉！夫辭變象占，聖人之道所以大，而君子所由密於觀玩也。若獨於其動焉學之，其所遺者多矣。是故黄牛健馬，不啻語乎畜也；翰音雉膏，不啻語乎禽也；岐山大川，不啻語乎地也；雷電斗沫，不啻語乎天也。昔程子教門人，十日爲舉子業，餘日爲學。予亦嘗疑焉，將程子不以聖人道待舉子邪？若知性命與舉子業爲一，則干禄念輕，救世意重，周之德行道藝由此其選也，漢之賢良孝廉由此其出也。於戲！《大旨》之著，將非漁石子藉此而進諸士子於潔静精微之地乎？諸士子若徒以舉子業求之，則漁石子所謂「立言之道，終身何如」之旨者，信

乎又外於此而孤之甚矣。

孫承恩《文簡集》卷四三《禮樂論》 昔者嘗讀蘇洵氏之論禮樂，每稱聖人之權，噫，豈其然哉！夫禮樂何爲而作也？聖人所以法天道、本人情而作者也。天有自然之禮樂，人心亦有自然之禮樂，聖人者特因其自然者以制作之，固非出於私智臆見以誘人之從已，如蘇洵氏之所云也。是故乾尊坤卑，高下定位，陰陽翕張，化生萬物，天地，自然之禮樂固如此。今夫人雖至愚，然其心亦必有所敬，亦必有所樂，固非塊然無知者，此人心自然之禮樂也。天之禮樂昭著而呈露，人心之禮樂貫徹而流行，而何俟聖人紛紛之制作？爲生民之初無尊卑貴賤之別也，惟無別，則無所統率，而相凌相奪之患生，其良心之敬雖未盡泯滅，然不足以勝其自尊自貴之私，則必相尋以入於亂。此固聖人之責也，於是因乎天之高者以詔人曰此君之象也，制而爲君之禮；因乎地之卑者以詔人曰此臣之象也，制而爲臣之禮。其法君尊而臣卑，君貴而臣賤，君逸而臣勞，君役使乎臣而臣受役使于君，君高拱於上而臣俛首屈膝於其下，曰：此禮也，悖是者且獲戾。夫人既有恭敬之良心，而復有禮以防之，由是相率而信焉，守其制而不敢踰越焉。今夫人即有悍逆頑戾者，苟使其立大廷之上，以觀夫跪伏拜揖之儀，其心未有不肅然起敬者。此固聖人節制天下之大道也。

禮作則分嚴，嚴則疎，疎則離，離則民將無所聊其生。聖人有憂焉，於是取乎陰陽之翕張、風雷之鼓動、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悲鳴吟嘯夷猶長育、衆竅之呼吸往來倡和者，以制爲五聲六律八音之樂，以宣風氣，以暢幽滯，以消鬱結，颺之於恬愉平淡之地，納之於包含廣大之中。至和之氣，鼓舞而動盪，是故聽之者心悦，聆之者心喻，犁然而契，渙然而悟，悲者以喜，憤者以平，滯者以散，熙然陶然，忘其局促奔趨之苦，順其生長養育之樂。聖人感召天下之大機，莫有先於是者。禮以嚴天下之分，樂以合天下之情。分嚴則不僭，情合則不離，而天下其治矣乎！

嗚呼！聖人之道，得禮而尊，得樂而親。彼蘇氏者，不知聖人制作之本始而徒見人之尊親乎聖人，爲聖人禮樂所致，遂曰此聖人欺誘天下之術也，何其陋哉！蘇氏不足言也。大儒如東萊者，其論禮樂也，亦曰聖人所以爲己謀。嗚呼！聖人奉天命，作生民，圭思以弭其亂而安其生，大公至正，初非以利己也，而云然，不亦淺之乎窺聖人哉！余是以知君子之不可苟於立論也。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録》卷一六《原經》 聖人之於天下，甚無樂乎有言也。無樂乎其有言而不能以無言，亦其不得已而然也。聖人非不知天下之人同此心也、同此理也，此心同，此理同，而猶嘵嘵然以鳴于天下，何其不憚煩也哉？蓋天下之人罔其生，而聖人欲與之並生於天下，其視斯世斯人，真有不能一日安者於是乎？著之話言，書之簡册，以訓天下、垂後世，冀其因是以反求諸身而各得夫固有之良心，以復其生理焉爾也。譬諸辨藥制方，雖金石草木蟲魚之異品、酸辛鹹苦甘滑之異味、土産風氣時序之異宜、温凉寒熱緩急之異用、攻熨宣補療節之異施，凡以驅其傷感，察其標本以全其生質而已，非於生之外更有所加也。向使人人固其元氣而疾疹不作，則方藥可無設也。人人存其本心而形氣不擾，則《六經》可無作也。於乎！是可以知聖人作經之意也。《易》以道化，《書》以道事，《詩》以達意，《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春秋》以道義。先後聖哲，上下數千言，究其指歸，無非所以維持人心於不壞也。夫何聖人作經以生人，而夫人則任末而棄本，各出意見，競爲訓疏，支辭蔓説，眩博務奇，門户争高，相傾交毁，而彼此枘鑿，後先矛盾，遂使學者之耳目應接不暇，而本然之聰明反爲所蔽。以經求經，而不以吾之心求經也。求經於經，而不求其理於吾心也。況乎不遵經而遵傳，今日之經，已爲世儒之經，非復古聖人之經矣。正猶讀方書而不知治病，反以庸醫之説而亂炎黄之真也，其害可勝言哉！若夫假經術以文奸，而緣飾聖賢以自便其私，此則背逆方書而自速其死亡者也，是又不必論也。

尹臺《洞麓堂集》卷四《廬陵縣遷學記》 在昔聖人，憂天下無教，將人道不遠於物類也，故拔民之秀敏者升之學，命司徒設五品之倫以教之，使之因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相屬與以求親義序別信之不可解於心者，修之爲常行不易之道。猶慮詖説險行之足以震俗驚衆，大爲倫教拂戾也，於是著之侯以辨其端，示之撻以致其儆，識之書以需其悔。而或弗儆且悔，無以若協於颺言並生之化，然後威刑乃加，禁絶之使不爲世教終患。蓋聖人於士憂之深而防之嚴若是。故其時五常之性、九德之材莫不宣明於世，用士遵履其常行不易之道，以同一天下之政俗，故施之民生日用，足以周瀰萬變而無遺，達之政猷物紀，足以熙凝庶績而不匱，兹唐虞之所以爲尤盛，非後世所可及也。三代建學以養士，修之各有其政，至周而制愈隆。是故其業始於呻誦辨説、弦歌蹈舞之節，其事著於養老敬祀、訊囚獻馘之務。以因四時之順，則詩書禮樂之述崇；以通三極之微，則裁成輔相之理備。是先王重士興學之極則也。故其時士明於道德之奥，而推之應務者有其本；深於理化之源，而達之從政者有其要。三代得士之效匹休唐

虞，治問亦因之臻美，不以是與？去古寖遠，學弗知重於世久矣。春秋諸侯各侈其能，相矜尚，列國卿大夫聘問論說至博廣，不聞一涉庠序事。鄭之鄉校，幾以議執政毀。而原氏卿士不悅學，至謹然語諸其朝不諱。彼近先王之世猶若此，抑何怪後之阮燔弗扶也！漢近百年始興學，郡國得置博士弟子士，率以明經獲顯用。其後賢良文學遂與公卿議政於朝堂。建武而後，天子數親視學，尊行養老之政，其盛過西京矣。乃其教不原本唐虞三代之治，一切徒飾彌文，故其士靡然徇時之所趨，鮮或周於理道之故。尚通則秉節易渝，好激則鼓論多悖，學逮斯際，欲其效庶幾先王之世，難已。

今廬陵士幸遘休明，當海内需材求治之日，賢觀風大吏祇上德意，篤其振舉風厲之方，不憚興作煩棘，業爲士擇美更學，將不望之以唐虞三代所成效乎？夫詖説險行之足以害政，甚於尚通好激之爲世弊，蓋聖人特疾之以爲頑者。士即常行不易之道，致其精研，以上達淵微深密之極，求之心性，有成能矣，尚何異學之足以亂吾教？彼溺焉或不知反，其爲斯民之大患可推已。

兹邦自慶曆開學迄今，士以節義文章顯天下衆矣，議者猶病其未與於道。乃學有擢制科第一，卒能舉孔孟成仁取義之訓，著宋三百年養士之功，彼非學於聖人而有獲耶？抑固廬陵之産可以論其世者也？夫建五常之性以惇五品之教，著九德之材以效九官之用，是上世士之所競。邦家興學以養之，蓋欲得若人與共天下之治，其加意則有在焉。賢觀風大吏暨諸監司守長咸趯然以是重望於今士，故殫其心志勞力從事擇選之役不爲怠，士講業兹學，不知所以重待其身，可乎？夫修其常行不易之道，自家而國，無所施不得其宜，此士之繇教易進者也。乃或飾詖言以炫文詞之麗，矜險行以詭節名之實，推之五常之性、九德之材，瞠乎未之有概焉。如是欲紹美邦之前哲，以無怍所稱成仁取義云者，人知其弗幾已。於戲！士乎其尚永念之也哉！

李贄《李温陵集》卷九《童心説》 龍洞山農敘西廂未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爲不可，是以真心爲不可也。夫童心者，絶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

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爲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爲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爲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人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

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説甚麽《六經》，更説甚麽《語》《孟》乎？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爲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爲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説，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謂出自聖人之口也，决定目之爲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爲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爲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嗚呼！吾又安得真正大聖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文哉！

王立道《具茨文集》卷八《垂世立教之大典》 論曰：讀《大學》書，而後知聖賢憂天下之深也。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其所以引之表儀、陳之常道、約之以法制，使無失其固有者，蓋已莫不煥然其大明，卓然其有定。士之生於斯時者，童而習焉，終身而勉强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而何俟乎詔之以言也？聖王不作，而學校廢，前日之所以維持紀綱乎天下者，至是而蕩然無復存者矣。嗚

呼！君子以是而悼周之衰也。夫大道湮則邪説起，正教弛則異學行，而人心之壞斯極矣。斯時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則夫進而淑之人，退而明之書，吾夫子固無以自逭其任於天下後世矣。韓子曰：「上而爲君，故其事行。下而爲臣，故其説長。」噫！説非夫子之得已也，憂夫教之不立，而天下後世將無有不得其門而入者乎？將無有荒唐其詞以溺人，而使之不自覺者乎？將無有艱難險危其説以阻人之進者乎？將無有爲之不以其漸，造之不自其端，而終身擾擾焉以求之者乎？而夫子之憂滋甚矣。嗚呼！此固《大學》之書之所以作也，此固朱子所謂垂世立教之大典也。自今觀之，先之以明德，則爲格物，爲致知，爲誠意、正心而修身，推之以新民，則爲齊家，爲治國、平天下。述之而爲經，釋之而爲傳，而孔曾相與講明之功於是爲大矣。夷考《學記》諸篇，大抵述其所以教之之規與夫學之之益，而入德之方、立教之法，則舍《大學》一篇，無所於考。夫提其綱領而先焉，所以爲之使其易知也。舉其條目而詳焉，所以導之使其易從也。其進之有序，則其施之也不悖矣。其爲之有本，則其求之也不拂矣。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古昔聖王之教，雖不必其常存於天下，而有志者因是考焉，亦庶幾其無遺法矣乎？吾夫子憂天下之心，蓋至是而可以少自慰也。人之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夫子者，其果止於立言非耶？憂以起思，思以立意，意以立言，言以立典，典以立教，教得而天下後世無有不得其所者矣。嗚呼！萬世之下，其將仰而慕曰吾夫子之德也，鼓舞其澤，而思曰吾夫子之功也，謂果止於立言否耶？抑嘗謂《中庸》之所謂修道，所以原立教之本也。《論語》之所謂富而教之，所以定立教之時也。孟子之所謂庠序學校，所以設立教之地也。得其本，得其時，得其地，而後舉其法，則立教之方盡矣。《大學》所以挈其綱領，《論》《孟》所以盡其精微，《中庸》所以極其歸趣。先之《大學》，參之《論》《孟》，而復會其極於《中庸》，則入教之等盡矣。愚敢以立教之方爲上之人告，以入教之等爲學者告。

王樵《方麓集》卷二《紹聞編序》 聖人之學，遺書具存。《論語》《大學》《中庸》，皆出孔氏親傳，而孟子得之。孟子之後，其學不傳。閱千有餘年，而二程子得之。所謂得之者，五達道，人之所共由也；三達德，人之所同得也。聖人之教，欲人以其所固有，而由人所共由而已。然而有至有不至，惟躬行而心得之，則所謂得之者也。去聖既遠，士鮮有志于爲己之學。間有其志者，又易墮於好高喜徑之偏，而異端之説得以入焉。雖親受業程門者，蓋猶不免。非朱子繼起，聖學其復湮乎！朱子之學，得之程子，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是以卓然不繆於聖人之門户，而能升其堂，入其室。不得已而後著書，其《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發聖人之精蘊，可謂無餘，羽翼聖傳，其功於是爲大。善學者，惟當潛心體玩，篤志力行而已，何暇於多言！自陸子静與朱子論學不合，詆朱子爲支離，自此喜異之士爲陸氏左袒者，紛然而起，其實皆陽儒陰佛，而自託於德性之知，不緣聞見。近則又顯然惟佛之爲歸，不復諱其名矣。竊謂躬行而不至，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惑於異端，肆爲異論，詆毀程朱，壞人心術，將來之憂，必有大焉。予竊悼且懼，乃取舊聞，參以歷年更嘗印證一得之愚，筆之簡，傳之同志。《書》曰：「紹聞衣德言。」尹子説《論語》曰：「少而讀之，考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異聞得以害正，徒聞而不能服行，皆不紹聞之咎也。願與知者共勉焉。

王樵《方麓集》卷二《射禮序》 射一藝，而古人以之觀德，何也？曰：内志欲正，外體欲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非惟其習學之精爲足以得於手而應於心也，養之有素也。其進退周還必中於禮，而其節必應於樂，是必有樂於義理而久於恭敬之心，然後能之。故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蓋不專於射而可見之於射也。射以觀德，此之謂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禮義則順治，用之於戰勝則無敵，射雖一藝，而聖王務焉，蓋以此也。

我國家以詩書禮樂造士於天下，學宫之旁，皆立射宫，使士於進德修業之餘，以時及焉。顧自承平以來，不無少弛。今董學王公以古道敦士風，以古禮正今習，甫至，即檄所部舉行，悉如功令。而吾郡吴侯先宰遂安，以射校士，素已有試。至是，以吾郡當南北襟喉，爲京畿首善之地，尤當寓武備於文事，程道德於游藝，爰取《射法》《射義》頒示三邑。吾邑許侯思襄盛美，講肄尤勤，辱以射禮見屬爲序。

某惟古之六藝皆爲實用，故禮樂無斯須去身。吾夫子亦曰「執射乎」「執御乎」。其後禮樂先亡闕於學絶經殘之餘，而射御足力僅爲武事之所尚，而觀德之意不復知矣。豈知心與事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之人即事皆學，故即藝皆德。夫知六藝皆德之所寓也，則誦詩讀書，又豈徒空言已哉！某竊謂此今日賢師帥立教作人之意也，敢敬述焉。是爲序。

王樵《方麓集》卷三《贈鮑學諭序》 四明鮑君自廣德分教遷主金壇教事，直躬慕古，振飭規條。患士溺科舉之習，藩飾日新，罔窮實理，漸失古人明經修行

之意也，思有以反之，間過予而辱問焉。予曰：「然。昔孔子於禮欲從先進，竊謂於學也亦然。夫聖人之教，曰文行忠信而已。詩書六藝，文猶今也。博學焉而約之身，則仁義禮智四者，無違於動静言貌視聽之間也，是之謂純心。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以之而各得其所也，是之謂純行。純其心而行從之，非有勉也，是曰忠信。文行不離於忠信也。然則教雖有四，其實一而已。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聖人所以教而諸弟子之所學焉者，此而已矣。夫子而後，教衰而學失，於是有文離其本而行乖其實者。詞繁則掩德，禮繁則滅忠，此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君子所以知魯風之衰也。自夫子欲從先進，而老聃者亦曰『禮者，忠信之薄』。夫孔子適周，嘗於老聃問禮焉，彼非不崇禮者，而其言若此，必有謂也。夫子固亦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則大其問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見舞八佾，歌《雍》徹者，則斥而罪之，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若此者非一。自今觀之，仁也，讓也，儉與戚也，非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儉而徒歌也舞也、玉帛鐘鼓也，非所謂忠信之薄乎？然則出於忠信者，孔子之所取，而不出於忠信者，老子之所棄，言雖殊而意實相發也。竊謂學者之弊，亦有似乎此。誠欲變之，在諸公焉。諸公之於士也尤親。昔石介直講耳，太學之興自介始。宣德間，月川曹先生居霍庠十餘年，遷蒲州，霍士上章願留之，蒲士亦上章争之，卒不徙。不禄之日，一郡罷市。彼蓋有不言而信者乎？明道程先生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天下事患無人耳，豈患無其時與位哉？吾故曰在諸公也。」

葉春及《石洞集》卷八《習射禮》　學校教化之司，所以興禮樂而育賢才也。職入曲阜，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遊於夔相之閒，徘徊不能去，云：「方今鄉射禮遍天下，七閩稱文物，獨閩清學宫在萬山中，禮廢樂崩，職愍焉。」郡學首善之地也，特命生員王時泰、王世隆、林應舉親詣講習。其弧矢爵觶、籩豆洗篚、笙磬侯乏、决遂朴福中算之類，煩措辦。

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三《總約八篇・辨學第二》　夫學難言哉！夫學難言哉！非學之難言，而學之難辨也。聖人作《六經》以明道，辟之日月並曜，江河並流，萬世之所共睹也。今之學者，乃偲偲切切，感容拊掌，而嗟嘆斯道之不明，則是以《六經》爲矇也。自諸儒表章《六經》，以詔天下，辟之披浮雲而睹青天，決隄障而走大海，群心之所共快也。今之學者，乃猶勷勷亹亹，撰異標奇，而自稱發千載之秘，則是以諸儒爲妄也。自昔名卿偉人、賢豪高士，功被宇宙，名垂竹帛，忠貫日月，義動鬼神，乃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此人者也。今之學者乃鄙之曰不聞道，則是以道外有功也。自昔宏言崇議，嘉謨遠謀，上紓主憂，下闡民瘼，近持國是，遠垂世經，乃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此言者也。今之學者乃鄙之曰不聞道，則是以道外有文也。嗟乎！學術之不明也，豈惟裂道哉！

道裂則士志惑，士志惑則士習乖，士習乖則人才迂僻庞駁而無當。故吾願諸生之慎辨之也。《六經》以經之，群儒以緯之，百子以廣之，史傳以徵之，毋異而冠，毋緩而帶，毋迂而談，毋闊而行，毋瞿瞿而視，毋陰陰而吟，毋徐徐而貌，毋罔罔而動，以子則孝，以臣則忠，以士則修之家，以官則修之國，以庠序則教，以郡邑則政，以禮樂則文，以兵戎則武，以邊疆則坐銷敵人之氣，不敢南嚮而牧馬，以朝廷則目營四海之安危，而身負宗社之休戚。此學之正也，亦道之正也。諸子慎念哉！聖人曰：惡莠，恐其亂苗也。夫雜學之亂道，甚于莠，故願諸生之力鋤之，而毋俾爲苗害也。

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三《總約八篇・談藝第六》　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渾也，班揚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炳炳朗朗，千載之所共嗟也。然其文，馬不襲左而班不襲揚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何也？不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論文而至於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舛也，況拾世俗之陳言庸語而掇以成文，又舛之舛者也。今夫人性之有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於天也，是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於我也。

是故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瑩也，如金之精，如玉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大河，魚龍黿鼉，縱横出没而不可揜也。其清通也，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而千里一碧，泠然内徹也。其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彝，如商之鼎，令人睹之而裴回太息、棲神千載之上也。其明達也，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睹也。其飄逸也，如珮玉鳴琚，乘風御空，可望而不可即也。其鏗鏘也，如金石相宣，絲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葩麗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真色充燦，不假雕飾也。其

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廷之上，見之者懍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人人戢伏，不敢仰視也。斯文之極也。以之闡經，則道德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衰之繇達矣。以之辯事，則得失安危之機判矣。辟之天之雲霞，地之草木，無所假焉者也，左馬諸子之所不能易也，尚何以陳言庸語爲哉！《文賦》云：「謝朝華之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諸生其舍爾糟粕，茂爾精華，吾將悚而覽焉。

沈懋孝《沈長水總集・長水先生文鈔・論經史子集》 宋經儒先生折衷漢唐諸疏，以論《六經》，孔氏之書，學術定矣，道可盡乎？今甲具以式士，令士一稟孔氏可耳，令必無少軼經，儒之右法，意不然也。有能自開一天壤，推明《六經》之指，俟百世下之聖人乎，吾執鞭弭北面之，所欣幸焉。

史自班范以還，左丘明、司馬遷之業久無嗣者。晉史以下，白日欲　矣。其時不同，事不同，必執馬班舊貫，如課目然，何其陋也！今之文人。或步武馬班，緝著他撰，不盡用其才於正史，不幾失業哉！正史蕪陋，有馬班之才者，或不得秉筆當軸，是馬班二太史貽我名山之業也。

子無高於莊蒙，兩漢間猶有自成書者。宋儒之語録盛行，而子之家絶。即有述作，卑卑無可傳者。荀孟管韓之流，自立千古，如五緯麗天，試論今之談説家有無哉？

至夫集之行也，無人不集也。始乎梁昭明，盛乎韓柳，凡古之所有，篇篇句句，皆奄而有之，蔓草汀蕪，充塞大地，愈多愈下，可無所乎？

故吾以爲，文章之道，高者明經，次者立史，次者立子，此皆必傳之業。其於集也，達人可不必有也。人才各有宜，文亦與時遷，安在其諸體之兼綜哉！

齊王儉論文，目綜之乎四部，曰經史子集，故余論其梗槩如此，以俟識者是正焉。

鄒元標《願學集》卷五上《太平府重修儒學記》 予惟孔子至聖，憲章文武，從周之訓，何娓娓言之不置？蓋忠質兼用，周家道法最爲詳盛。故聖而孔子，亦不能舍周他適。余輩生當盛世，涵育聖化最久，太平且爲聖祖興王之都，余何庸援引古誼、樹眇論以相高哉？嘗思我聖祖當戢戈櫜矢之後，即以六諭訓民，曰孝曰敬、曰睦曰訓，後曰安業，曰無爲，非大哉皇謨，與往聖達德、九經、三物之旨相爲彪炳，即《詩》、《書》所稱何加焉！雖然，達道有五，行之者一也。聖諭淵涵，鬱而未發，至肅皇始闡敬一之訓，揭之學宫，實與六諭相表裏。蓋謂人心馳蕩，六飛難馭，敬則定，定則一，一則遇親自孝，遇長自敬，遇鄰自睦，而訓後安業，無爲非一以貫之。若網在綱，珠在繩，咸有條理，非一一强而致之也。道化漸摩，碩儒輩出。河東主復性，新會尚自然，新建以致良知爲的，而餘干則一於居敬窮理。雖入門頓漸不同，要以味尋道腴，上無負列聖菁莪之化，遠可遡《六經》、《語》、《孟》之傳則一。今諸賢並列兩廡，元標嘗恭誦今上從祀之詔曰：操修經濟，皆是實學。夫非示人以爲學之的耶？而世之學者尚操履，視性命爲幻妄；譚性命，鄙倫常爲贅疣。家持堅白，若聚訟然，不相下。不知聖人之道，如天如地，無物不有，亦無一物能爲太虚之障，顧動於意則昏耳。若規規彼爲得、此爲失，安知僞得之中不有真失乎？彼爲是、此爲非，安知僞是之中不有真非乎？諸士絃誦其中，宜思祖宗六諭之訓，敬一之旨，先儒未墜之緒，一稟自然，無動於意，尊大明學術，以翼我國家鴻厖景祚於億萬斯年，豈不休哉！

婁堅《學古緒言》卷二一《上督學王御史書》 堅聞之：士之貴於天下，爲能修其身以効之當世也。其身之修矣，而人不我知，功利不及於人，此爲世負士。若夫進而苟以榮其身，退而無以追其責，此爲士負天下。故士與其負在我，寧負在人。

昔周之衰，王迹熄而霸圖興，然而列國之臣，若齊管、晏，晉趙武、叔向，魯季孫行父，衛蘧、鄭僑之倫，所以告於其君，應對於四鄰諸侯而行之於其國者，猶依倣先王之禮法，雖至於戰陣之際，猶能不以逞志而黷武，蓋傳不絶書焉。及秦霸西戎，楚霸荆蠻，遂以蕩然，無復顧忌。戰國之季，士之言仁義，尊孔氏，不苟以求用。退而著書，傳之其徒，以有聞於後世，孟荀氏而已耳。所不爲揣摩捭闔，没没於榮利者，幾何人哉？顧二子之書，亦自不同。孟子稱堯舜，而舉世以爲闊遠。荀卿言法後王，而秦以郡縣天下，至於今不可改也。蓋孟子見其本原，而荀卿審於事勢，所從言之異耳，實非有不同也。由漢迄今，所施設迭變，而要有不得變者，人品之光明卓犖也。故賢者之用於世，雖學術有醇疵，才器有大小，皆不失爲君子。據其議論，以考其行事，而鮮有不合。其上幾於中行，而次亦得與於狂狷也。自士習浸淫於鄉愿，而孔光、張禹以柔佞移漢祚，鄙夫之無所不至，其禍豈減於亂臣賊子哉！蓋至於宋，而儒學日益盛，其徒固曰相與講明聖人之道也，而元祐、紹聖間，洛蜀朔黨相詆訾若仇讐者，皆一時之名賢，卒於小人伺其釁以肆其螫毒，而宋遂以不振，可勝歎哉！

今者天下理安，士氣矜奮，固宜無孔張之鄙，而矜奮之極，容或以鄉愿之似而伏詆譏之機，腹中之鱗甲，紙上之戈矛，亦足慮也。所以折其萌而息其爭，在正學者之趨而已。所以正其趨，在辨其孰狂孰狷，孰爲鄉愿而已。所以能知其

人，在知言而已。今天下之言，詖淫邪遁爲不少矣，士之已登用者，其言見於條奏之疏，而甫求進者，其言見於應舉之文。此一人也，今日之詞場人士方不勝其效尤，而他日之奏疏，天下又不勝其指摘，則其故可知也。是在考文章者而已矣。

夫今之經義，蓋倣古明經之遺也。然已一稟於制，非復昔之各有師承矣，則但求無戾於經可也，繡其鞶帨何爲哉？況更與之戾哉？夫襞積故實爲有學，琱繢語句爲精新，昔人謂是文章之病也。而今且務以此相高，其文率三年而一變，又每變而人自爲言，俄而翕然宗之，未幾而又羣去之，曾不若詞賦之傳遠也，而況可擬於經世之學哉！且言而當，固無數變之理也。理不可易，而强爲枝蔓以求售，勢不至於盡拂其經不止也。祖宗朝初場題止五道，蓋不欲士之專於經義而徒以耗磨其日力也，其意遠矣。近世之號爲能文章者，以空虛無實之學而爲訛舛勦説之詞，古今之變，得失之林，遠近之所習見習聞，未有考也，不過以僥倖主司之見收耳。而主司者亦未免誤以爲才而收之，此徒悦乎言之有異，而不責其悖於聖人之經也。文既如是，則其心術行誼可知矣。讀其文而輕儇纖靡者也，則知其人必薄以浮；讀其文而恢詭譎怪者也，則知其人必僻以悍。如此人者，而一日得志於天下，其施於政事何如哉？一倡羣和，囂囂然咸自以爲豪傑之徒，迂孟子之濶遠而不循其經，稱荀卿之達變而未知其術，不爲狂，不爲狷，敢於爲機變而無所用恥，尊其名而卑其實，弱其中而張其外，不知天下其何賴於若人哉！獎而進之在主司，爲眩於其文，無負士也；擢而用之在朝廷，爲循乎其資，無負士也。士雖有薄富貴、志功名者，而平生所學，固未必可用也，用之而靡效，曷足怪哉？則無乃士之負天下，亦所以造就之，甄別之者或有未盡歟！

是故求治必先於得人，知人必先於知言。言之邪正，顧所樹之標，所拔其尤何如耳。養之以學校，考之於文章，試之以政事，所以分別士類之才不才而進退之，責顧不並重歟！執事者亦嘗以黌舍之學術、朝野之政俗，合於今日之文章而觀之乎？負在上乎？抑在士乎？得無有兩失其當而徒使世道受其敝者歟？孟子所云「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有可以亟爲之計否歟？堅也雖衰且昏塞，自分終無所効於當世，而猶思所以教育其子弟，竊願有聞焉。

舊所爲較刻《四書集注序》一篇，謹繕寫塵覽，亦足以概見寧身受其負而不欲負天下者蓋如此。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九《重鍥近思録序》　朱子曰：「《四書》爲《五經》之階梯，《近思録》爲《四書》之階梯。」言所由以從入之序也。從兹而至聖人之道，譬之植五穀者，下種既真，培之溉之，熟可計時而待。匪是是種，黄稗而欲其爲五穀也。夫近思者，近取諸己。近取諸己，萬理具備，視聽言動由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由是，聖人之道，如此而已矣，要在人默而識之。默而識之曰悟，循而體之曰修。修之則彝倫日用也，悟之則神化性命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與天地同流，如此而已矣。此其教所以賢愚胥益，爲能開物成務，惠天下萬世于無窮也。今之説者好言悟，夫悟誠足貴也，懲之者又諱言悟，夫悟奚可少也？立卓，非顔之悟乎？至于不遷怒貳過，斯其悟真悟矣。一貫非曾之悟乎？至于啟手足斯，其悟真悟矣。今之悟者何如邪？或攝心而乍見心境之開明，或專氣而乍得氣機之宣暢，以是爲悟，遂欲舉吾聖人明善誠身之教一埽而無之，決隄防以自恣，滅是非而安心，謂可以了生死，嗚乎，其不至于率獸食人而人相食不止矣。

予既倣《近思》而節朱子要語，秦生彦熙欣然有意其間，并刻《近思録》。嗚乎！逃虚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況于今之時乎？于今之時，有能讀《小學》《近思録》而斤斤修彝倫日用之間以爲學者，吾必謂之曰聖人之徒也。

黄淳耀《陶菴全集》卷一《答柴集勳書》　吾家涪翁有云：「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馳會其事理。」經史二物，真學者之左右手也。然不治經而欲觀史，譬之持無星之秤，不足以衡物；不養其心氣以求合于道而欲治經，譬藝無根之花，生氣盡則萎矣。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左傳經世叙》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内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爲《尚書》，史之太祖；《左傳》，史之太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别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弒奪蒸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沉之畧，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効。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吴以下，不能易也。

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

工，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慚，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

禧評註之餘，間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於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碏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畧。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

呂留良《晚村文集》卷一《答吳晴巖書》 某頓首，敬復晴巖吳先生道兄足下：兩辱手書，賜以大著，恨道遠病廢，不能覿面求益。然循省惓惓之意，可謂厚且至矣。前者正王之教，似以某有一知半見之仰同，足以共論者，今茲專示旨述，則又似憫其知見之陋，而欲以所得廣之者。天下芸芸，幾人理會斯事，其高座說法者，勢又不可復受商量，如老兄之擔荷大業而垂誨不倦，誠世俗之所稀。某何幸，而得此於老兄也。然某之惷頑僻固，實有所不可廣，亦不敢曲附爲同者，不敢不明告，而冀垂亮焉。

其平生無他識，自初讀書即篤信朱子之說，至於今，老而病且將死矣，終不敢有毫髮之疑，真所謂實實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今教之曰：爲講義制舉文字，則當從朱，而辨理道之是非，闡千聖之絶學，則姑舍是。夫講章制藝，世間最腐爛不堪之具也，而謂朱子之道僅足爲此，則亦可謂賤之至、惡之至矣，此某之所未敢安也。夫朱子《章句集註》，正所以辨理道是非，闡千聖絶學，原未嘗爲講章制藝而設。即祖制經訓從朱子，亦謂其道不可易，學者當以是爲歸耳，豈徒欲其尊令甲，取科第已耶？況某邨野廢人，久無場屋之責，其有所評論，亦初非爲制舉文字當爾也。今指某尊朱以攻王，爲制舉家資，則其不然又甚矣。果僅爲制舉家資云爾，則王何必攻？王非令甲所禁也。且某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闡絶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耳。昔者孔子之道雖大，然當戰國時，楊、墨、老、莊儀衍輩出，天下幾無孔子矣，賓賓然守一孔子之言者，孟子耳。今天下知尊孔子而不敢非，此非今天下之明，孟子之力也。然孟子之言歷千餘年，猶少信之者，以宋司馬溫公之賢，猶疑且詆之，他可知矣。及南宋諸子出，賓賓然守一孟子之言，然後孔子之道乃益著。今日老兄與某得以尊信孔子之道者，繇孟子也，而得尊信孟子以及孔子者，繇朱子也。故某之尊信朱子也，又親於孔、孟。

今教之曰：奚爲賓賓然守一朱子之言，則孔、孟先危矣，奚有於朱子。陽明不云乎，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非朱子可得私，非孔子可得私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言之出於庸人，不敢非也，而況出孔子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言出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未及孔子者乎。今尊書之旨毋亦猶是，而且闢王學爲內篡，告子爲內畔，佛、老爲外寇，不知所云云者爲內篡歟？內畔歟？外寇歟？吾恐老兄之於王學，猶未盡其說，且有陰墮彼中而不自覺者矣。夫陳獻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賊也。今特宗獻章後人之旨，而讕斥守仁，是猶吳、魏皆漢賊也，尊魏得漢統，而獨斥吳，宣非吳人之所服矣，況又奉魏以攻後漢乎？集中如「意爲心所存」，「《大學》從古本」，「格物格本末」，皆陳、湛後人之所已言。是老兄固未嘗不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也，但其爲一先生者不同耳。繇朱子而程子而孟子而孔子，此一先生也。繇尊刻所述而湛若水而陳獻章，亦一先生也。則繇陳獻章、王守仁而陸九淵而達磨而告子，亦一先生也。凡此先生者宜何從，則千古必有能辨之者矣。蓋某之闢王說也，正以其畔朱子，而老兄之闢王也，不必不畔朱子。則某之闢王，固不可仰爲同，而其賓賓然守朱子之說，有一不合，即以爲畔道而不敢從，則尤非尊教之所欲廣矣。

老兄高明迥出，不難駕越朱子，而上度必有同得者與爲証合，最下亦須與朱子等者，而後能契服焉耳。某方俯伏朱子門廡之下，又安能知而敢與辨所說之是非哉？所敬布左右者，第以明己意，不敢强爲附和而已。悚息之深，伏冀垂鑒。某再拜。

呂留良《晚村文集》卷四《與柯寓匏書》 聖賢道理已說得詳盡，又得程、朱發揮辨決，已明白無疑，今人只是不肯依他做，故又別出新奇翻案耳。所謂至簡至當，豈有外於《四書》、《五經》者？只是做時文人看去只作時文，用爲詩古文者看去只作詩古文，用若學道人看去便句句是精微正當道理，更何經書之有哉？第程、朱之要，必以《小學》、《近思録》二書爲本，從此入手，以求《四書》、《五經》之指歸，於聖賢路脉，必無差處。若欲別求高妙之說，則非吾之所知矣。要之，此事須面談，非筆墨所能達也。

呂留良《晚村文集》卷五《程墨觀略論文三則》 文體之敝也由選手，而選手

之敝也由蒙師。時文法度之最淺近者，如破承之貴簡切而高渾也，小講之虛涵而勿盡也，提挈之得脉而勿痕跡也，提比之籠翻而勿急也，小比之點次老鍊也，中股之開合切實也，後股之推廓而不餒不泛也，過文之宜反宜正、緩急合度也，結比之有餘勇也，掉尾之力勁而有別趣也，一句之當拆發也，全章數節之翦裁有要也，半段半句之當縮咽得氣也，過脉叠句之當上瞻下顧而實做本位也，連斷詳畧之不可混也，兩截對扇之各有定義也，立柱分股之不可合掌也，布局命意之不可複叠也。此宜童子試筆時講明久矣，而今之巨公皆犯之，選家賞歎之。蓋今之選家，亦今之蒙師之弟子也，則豈非蒙師罪哉？

昔者盛時，吴中大家嚴重師坐，皆不惜厚幣豐養，致敬盡禮以聘名宿，爲師者亦自力學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欄中之牛撫有數金，館穀若項王弄印，刓敝視善，承吾意者與之，亦如其雇工然，不患其無有也。爲師者因各營狗監以求進，既得之，則嬰媚順旨諂事弟子，彌縫及乎僮僕，以是爲固館之術。然且有攫而擠之者，其價日之賤，其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衆。或戲謂二千五百人爲師，其徒數十人，非徒少而師多，蓋人人皆可爲師也。師既如是，見文之奇博有本者，懵不能句讀、音釋、講解，則必力求空疎活套之書以爲業，使其徒速成，而己可免詬。於是乎空疎活套之選家，得哆然餬口於其間，亦無人不可爲選手也。選生師，師生選，文體遂極敝而不可返。文體猶小者也，使古來讀書種子於是乎斷絶，天下奇材美質於是乎無成，苟且奔競之習深，而人心風俗於是乎大壞。彼蒙師選手，不過爲一身一家衣食計耳，曾不意禍弊之至此極也。今縱不能驟還於古，願皋比論文者取淺近法度共講明之。其爲文也，亦必取資於《六經》、《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作者，如程畏齋之《分年日程》，趙考古之《學範》，成法具在，可倣而行也。

余嘗謂五方言語謡唱，百里殊風，無一同者，獨乞兒爹妳之聲，普天下無二。今文萬喙雷同猶此聲耳。士龍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苟力行之，後有作者起，必來取法，是爲作者師也。

程子曰：「今之學有三而異端不與焉，一訓詁，一文章，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絶於天下，即文無論新舊講章，一切弗泥。即《大全》中亦但看程、朱之言，其餘諸儒，合於注者取之，否則闕之。如此則進可以求儒者之學，退亦不失爲古之訓詁，或庶乎其可也。

學者有思辨之文，有記誦之文，二者功夫皆不可少。今人但解記誦，而不知思辨，此文之所以日下也。不知思辨處得力最多。思辨長識見，記誦長機神。機神所附麗，止於腔調句字，若識見長則道理精，法度細，手筆高，議論暢，文品不可限量矣。故思辨之文，不必句句合度可讀，但就一篇之中，得其高出在何處，其弊病在何處，研窮剖析，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故雖不佳之文，皆可以長識見。此即格物之學所必當引繩批根，不可使有毫髮之差者也。至於腔調句字，乃所以襯簒其道理、法度、手筆、議論者，固不可不熟，不熟則識見雖高，不能自達。然腔調句字因時爲變，在一時中又有高下異同，各從其所主，但取其有當於己之機神者，讀之極熟，到行文時自有奔湊運用之妙。即解有未當，局有未真，皆在所畧。故每有平淺無奇之文，而名家反得其用，又不可不知。然此則不可以選限，並不必佳選而後有者。是集止爲學人指示思辨之法，爲增益識見之助。誠虛衷細心以講究之，則甲乙皆我師資也。若記誦之文，雖不外此中而具，然聽人自取，無一定之論矣。

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四《跋讀書分年日程後》《讀書分年日程》三卷，元程畏齋先生依朱子讀書法修之以示學者。朱子言其綱而程氏詳其目，本末具而體用備，誠由其法而用力焉，内聖外王之學在其中矣。當時曾頒行學校，明初諸儒讀書，大抵奉爲準繩，故一時人才雖未及漢、宋之隆，而經明行脩，彬彬盛焉。及乎中葉，學校廢馳，家自爲教，人自爲學，則此書雖存，而由之者鮮矣。鹵莽滅裂，無復準繩，求人才之比隆前代，豈不難哉！今國家尊崇正學，諸不在朱子之術者，皆擯不得進，而羽翼朱學之書，以次漸行，學者始知有此書。然舊板漶漫，不勝「魯魚亥豕」之訛，讀者病焉。余故較而梓之，有能由是興起，且以此建白於上，依朱子《貢舉議》，鼓勵天下讀書之士盡由是法，則人才其庶幾乎。

或曰：學者天資不同，敏鈍各異，豈必皆如程氏所謂「看讀百遍，背讀百遍」乎？曰：中人以下固不待言，若生知、學知之人，而用困知之功，不更善乎？況生知、學知者有幾人耶？

或曰：明初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採諸儒之説備矣，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峰之徒又推《大全》之意，各自著書，爲學者所宗矣。今程氏讀經日程，又必取古注疏，《朱子語類》、《文集》及諸儒之解釋而鈔之，而讀之，而玩之，不可省乎？朱子《綱目》一書，治亂得失昭然矣，程氏又必取温公《通鑑》及司馬遷、班固、范祖禹、歐陽修之史而參之，不亦煩乎？曰：《綱目》猶《春秋》也，温公《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猶《魯史》舊文也，《魯史》舊文不存，學者不能盡見聖人筆

削之意，故言《春秋》者至於聚訟。今《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具在，參而觀之，而紫陽筆削之妙愈見，是烏可以不考乎？永樂時，纂《大全》，當時承宋儒理學大明之後，雖胡、楊、金、蕭未爲升堂入室之儒，而所採取者，無非濂、洛、關、閩之微言，蔡、林諸儒又從而發明之，固皆有功學者之書也。然其缺略疎漏者亦有矣。幸而朱子之全書具存，諸家之解釋未盡湮沒，遡而考之，以補《大全》之闕，不亦善乎？至於古注疏，則固漢、唐千餘年間學者之所講求，程、朱之學亦從此出而益精焉耳。雖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然非鄭康成、孔穎達之流闡發於前，程、朱亦豈能鑿空創造耶？故程、朱之於古注疏，猶孔子之於老彭也。幸而其書尚存，不至如夏、殷之無徵，是亦不可以不考也。

曰：然則學者所當讀之書，盡於程氏所編乎？程氏以前諸子百家之書，程氏而後諸儒之書，亦有當讀而玩者乎？曰：程氏特言其切而要者耳，書固不盡是也。先秦之時，若《國語》、《戰國策》，以至老、莊之道德，荀卿之言學，管、韓之論治，孫吳、司馬之談兵，雖皆駁而不純，儒者亦當知其梗概。漢以後，若楊雄、董生、王通之書，雖未及洛、閩之精，而亦往往爲先儒所取，固當擇而讀也。然程氏而後，若薛文清之《讀書録》，胡敬齋之《居業録》，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通辨》，皆所以辨學術之得失。邱瓊山之《大學衍義補》，所以明政事之源委。是皆羽翼經傳之書，不可不深考也。宋、元以來之治亂，則有若成化之《續綱目》，薛方山之《續通鑑》。有明一代，未有成書，而其時政得失，雜見於諸家之記載者，亦不可不知也。

曰：然則窮年累月於章句之中，不近於支離、博而寡當乎？且世益遠而書益多，後之讀者，不愈難乎？曰：一代卓然不可磨滅之書，固不多有，其他紛然雜出之書，隨出隨没，惟患讀之無法耳，不患其多也，亦惟謹守是編之法而已。以讀書爲支離，是固近年以來陽儒陰釋之學，非我所敢知也。是編之法，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來教人讀書之法也。舍孔、孟讀書之法，而欲學孔、孟之道，有是理哉！

唐甄《潛書・五經》 《五經》者，心之迹，道之散見，非直心也。仲尼之時，文籍或多，而其要者惟此五書。乃繫《易》以道陰陽，序《書》以明治法，删《詩》以著美惡，修《春秋》以辨邪正，定《禮》以制言行。於是學者力行之暇，有所誦習，此博文之事，造道之階也。至於直指其心，因人善誘，則在《論語》一書，而繼之者又有《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皆明言心體，直探道原，修治之方，猶坦然大路。學者幸生仲尼之後，入其門者，隨其力之大小，取之各足，尚何藉於《五經》乎！取而譬之：《五經》如禾稼，《四書》如酒食。酒食在前，即可醉飽；乃復遠求之《五經》，是舍酒食而問之禾稼也，豈不迂且勞哉！

雖然，《五經》何可已也！於《易》觀陰陽，於《書》觀治法，於《詩》觀美惡，於《春秋》觀邪正，於《禮》觀言行。博而求之，會而通之，皆明心之助，第不可務外忘内，舍本求末耳。若務外忘内，舍本求末，三五成羣，各誇通經，徒炫文辭，騁其議論，雖極精確，毫無益於身心。則講《五經》者，猶釋氏之所謂戲論，莊周之所謂糟粕也，與博弈何異！是故陽明子曰：「心如田，經則田之籍也。」心已亡矣，而日窮經，猶祖父之遺田已鬻爲也。甄老矣，《禮》書繁而未能讀，且徐俟之。至於《易》，固在道陰陽，窮性命，知進退。然必占事知來，乃可以用《易》。不能知來，非占矣，《易》爲空理矣。他日若有所受則爲之，不然，其亦已矣。

吁嗟乎！人之於道猶門也，而不出入於門；人之於道猶飲食也，乃飲食而不知味，其異於禽獸者幾希矣。故夫心之不明，性之不見，是無憂也；《五經》之未通，非吾憂也。

顔元《存學編》卷三《性理評》 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僕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誤者也。何也？「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静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觀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婚、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李光地《榕村全書・榕村文集續集》卷四《温恭自虚所受是極論》 古之學者，何其循循然于傳道授業，而所聞無不得於心，所習無不成於身也。蓋未始不由于受教之有其基，力學之有其要，夫是以德業交修，日進月益而不能已。此《弟子職》有所謂「温恭自虚，所受是極」，而《小學》引之也。

夫人自八歲以上，則授之以方名書計焉，則又教之以舞《勺》舞《象》焉，則又教之以學樂誦詩焉，以至進退盥灑有其節，則古稱先有其文，何莫非弟子所受于先生，而務乎誦習講説以究其極者哉？然而世之學者，吾惑焉。往往有講而無聽，有傳而無習，師弟子授受之間，以應文塞責而已。其有志而向于學者，則又患乎氣質之不美，習俗之所咻，傲慢之容，足己之心，有以錮之於斯時也，欲其遜志時敏以幾所學之成，是亦卻行而求及前者類也。古之學者則不然。有所受于師，則必退而熟之、復之、研之、究之。雖然，恐其無以爲受之之地也，則虚以承之；雖然，恐其無以爲致虚之本也，則温恭以將之。蓋無所拂于容者，必其無所距于心；而有親師之心者，必其有敬業之事。故其所謂温柔孝弟、志無虚邪者，即温恭之類也；所謂從善服義、必就有德者，即虚之類也；所謂朝益暮習、小心翼翼者，即所受是極之類也。推其所以承師受業者，而爲學之大端舉是焉。是以雖在孩提之教，而有以爲大學「居敬窮理」之階；雖當有造之年，而有以爲聖人崇德廣業之地，學之所由成，而教之所由興也。弟子之職可不務與？

李光地《榕村全書・榕村文集》卷一六《周禮三德六德説》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至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則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則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則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又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夫其名之若是，其不同何也？曰：此正成周之盛，育材造士之方，小大有品，而先後有倫，不可不察也。

夫鄉三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氏、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也，所謂大學也。若夫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正典樂教胄之司，皆所謂大學也。小學之教，則先行而後文，孔子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大學之教，則先知而後行，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也。然皆以身心性情爲之本，故又有養之於文行之先者，所謂德也。此則不以小大之學而有殊者也。

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之以行，次之以道藝，其序明矣。若師氏之教，大司樂之教，則不離乎三物，而有深於是者。其曰至德，即修其知、仁、聖、義、中、和之謂也。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故曰以爲道本。其曰敏德，即勤於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學明則有以措諸躬行矣，故曰以爲行本。其曰孝德，即篤於六行之謂，但自民間言之，則有婣、睦、任、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以取友親師爲要。故彼六行與此三行爲不同也。行篤則有以治人之悖亂矣，故曰以知逆惡。然則三德即三物之事也，以其皆欲得之於心，故皆貫之以德；以其欲修德明道而不徒爲匹夫之行也，故先道於行也。凡經言道者，即謂六藝，故每以德行道藝竝稱。而保氏教之藝者，即其養之道之實也。至于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蓋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爲極，故中和即至德也。六藝之業，在敬而有常，故祇庸即敏德也。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爲先，故孝友即孝德也。由此言之，名雖有異，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藝也，行即六行也，忠信即中和，而所謂至德者是也。異日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是皆以德爲道本，而以學爲行地。周公、孔子之道，其揆一而已矣。

或曰：聖之道大矣，列爲六德以教鄉民，何也？曰：六德而充其至，皆聖人之事也，不獨「聖」之一字然也。然愚嘗疑「聖」字乃「禮」字之誤，蓋不應四德俱全，而獨闕一焉。且循「貞元」之序求之，亦當作「禮」字。四德俱備而貫之以中和，中庸之蘊也。

李光地《榕村全書・榕村文集》卷二一《課王生仲退》 讀書以窮經爲本，以明理爲至，窮經所以明理也。然《六經》之規模宏闊而辭義簡奥，故必以《學》、《庸》、《語》、《孟》爲之階梯。四子之心傳不繼而純粹云亡，故必以濂、洛、關、閩爲之門户。舍此不講，而厭常喜新，飾詐矜愚。或以經書爲習見，而自匿於釋、老之門；或以章句爲陳言，而自炫於詞章之耀。縱能榮華其言，小成其道，君子猶羞稱之。況以吾所遇，亦未見黄稗之有秋，而春華之可采者。何則？唐、宋以前，聖道久熄，而儒學未興，士有求道之心，而不逢先覺；有立言之志，而莫適折衷，故雖遁於異門，淫于末學，而其人皆實有過人之志尚，邁人之資器，百倍於人之攻苦，非心知其不可，而欲藉此以自逃者也。其時禪釋之徒，皆切實理會身心，而以詩文博雅名者，又未嘗不淹貫於經書之義。直以去聖既遥，羣言淆亂，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非其罪也。

今人之弊，則由心疑濂、洛、關、閩之非真宗，有不欲依傍之意。且見其説理明白，遂并理而卑之；譚經平實，遂并經而易之。更加以苟簡成習，功利成風，一寓目於譚經説理之書，又畏其勞心而惡其厲己也，於是欲托他門以遁跡，借末藝以蜚聲。此其用心，與唐、宋之人何如？而所謂異端小道者，又烏得成就哉？

今日須以此爲大戒，由濂、洛、關、閩之書，以進於四子；由《學》、《庸》、《語》、《孟》之道，以達於《六經》。《學》、《庸》、《語》、《孟》，濂、洛、關、閩，不可一日而不精思熟講者。《六經》則或且窮一經，務令透徹，隨人姿性，以漸兼通。若貪多泛涉，則又徒爲徇名而無益於得也。

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大學辨業序》　《大學》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於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即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三物者，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一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一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即以賓興之禮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乎《大學》之正訓。非失之於泛濫，則失之於凌躐，將古庠序教人之常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于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於明親者究苦於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即三物也。

蠡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謂即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謂即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内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有六藝以致其用，則内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即以之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乎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道，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既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即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之事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創爲異塗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説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更疑《周禮》三物賓興之説，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而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於《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已也。然李子謂此編大旨，發於其師顔習齋先生，則知先生之學識，更有大過人者，而恨予之尚未見也。因併書簡端，以致予願見之意焉。

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與錢漢臣書》　漢臣足下：前者辱贈序，兄以爲得其真，不知實未得其真也。至若兄之古文，則固吾所素服者也，然尚有進於兄者，弟試妄言之，而兄幸妄聽焉。大凡儒者讀書，必有先後，當先經而後史，先經史而後文集。就文集而論，當先秦漢而後唐宋，先唐宋而後元明。此不易之序也。誠使通乎經史之學，雖不讀諸家之集，而筆之所至，無非古文也，何也？經者，文之源也，史即古文也。誠使得乎宋以前之法，雖不讀元以後之集，而筆之所至，亦無非古文也，何也？元以後之文，要本于宋以前之文也。若乃先文集而後經史，先元明而後唐宋秦漢，則是得流而忘源也，無乃失其先後乎哉！弟微窺兄所讀書，若于源流之間，有失其先後然者，是以不能無獻於兄也。

雖然，天下之書亦何者非所當讀哉！羣經宜讀矣，而諸家之經解何可不讀也；《史記》、兩《漢》宜讀矣，而魏晉以後之全史，何可不讀也；唐宋之八家宜讀矣，而八家以外之文集，何可不讀也。若於經但守學官之傳註，而不曉諸家爲何語，於史但好馬班之文詞，而不識三國以後爲何事，於文但師八家之軌範，而不知八家以外之爲何人，繇世之不學者視之，彼固可謂之讀書矣，繇君子之善學者視之，與未嘗讀書者何異？況乎名爲讀書，而實并有不及乎此者哉！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蓋必盡讀天下之書，盡通古今之事，然後可以放筆爲文。苟其不然，則胸中不能無礙，胸中不能無礙，則筆下安能有神？故弟之意，願兄毋急急於文集，且絶筆不爲，而大肆力於經史。俟經史之學既充，然其有餘，則放筆之時，自沛然其莫禦。諸家之集，看其行文之法而可矣，又何必急於撰著，又孜孜以文集爲務哉！前序謂弟不爲古文蓋自有説，數年之前，常有所論著，後乃覺其空疏而已之，誠欲使胸中少有所積，而後發之於文，故輟而不爲耳。然則弟之不爲古文者，正所以求爲古文也，曷亦與我同志乎？狂瞽之言，知無當於高明，惟宥之不宣。

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與從子貞一書》　旬日不見，夢魂爲勞，想同然也。近讀何書？作何狀？嘗歎吾子之才以爲遠過乎我，而惜其僅域於古文詞也。今天下但知制舉業矣，使有一讀書好古之士，鄙舉業爲不足道，而力工詩歌古文，以庶幾於古之作者，豈不誠賢？顧儒者當爲之事，寧無更進於此者乎？其上者

如身心性命之學，此猶飢渴之於飲食，固不俟言矣，至若經世之學，實儒者之要務，而不可不宿爲講求者。

今天下生民何如哉？歷觀載籍以來，未有若是其憔悴者也。使有爲聖賢之學，而抱萬物一體之懷者，豈能一日而安居於此？夫天心之仁愛久矣，奚至於今而獨不然，良由今之儒者皆爲自私之學，而無克當天心者耳。吾竊不自揆，常欲講求經世之學，苦無與我同志者，若吾子者，既有好古之志，又有足爲之才，是可與我共學矣，奈何專專於古文，而於經世之大業不一究心也耶！夫吾之所爲經世者，非因時補救，如今所謂經濟云爾也，將盡取古今經國之大猷，而一一詳究其始末，斟酌其確當，定爲一代之規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若謂儒者自有切身之學，而經濟非所務，彼將以治國平天下之業，非聖賢學問中事哉，是何自待之薄，而視聖學之小也！吾嘗謂三代相傳之良法，至秦而盡亡，漢唐宋相傳之良法，至元而盡失。明祖之興，好自用而不師古，其他不過因仍元舊耳。中世以後，并其祖宗之法而盡亡之。至於今之所循用者，則又明季之弊政也。夫物極則必變，吾子試觀今日之治法，其可久而不變耶？天而無意於生民則已耳，天而有意於生民，必當大變其流極之弊，而一洗其陋習。當此時，而無一人焉起而任之，上何以承天之意，下何以救民之患哉！則講求其學，以需異日之用，當必在於今日矣。

吾竊怪今之學者，其下者既溺志於詩文，而不知經濟爲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則以古文爲極軌，而未嘗以天下爲念；其爲聖賢之學者，又往往疏于經世，見以爲粗迹而不欲爲。於是學術與經濟遂判然分爲兩途，而天下始無真儒矣，而天下始無善治矣。嗚呼！豈知救時濟世，固孔孟之家法，而已飢己溺，若納溝中，固聖賢學問之本領也哉！吾非敢自謂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與語，此故不憚冒天下之譏，而爲是言。願暫輟古文之學，而專意從事於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爛然於胸中，而經緯條貫實可建萬世之長策，他日用則爲帝王師，不用則著書名山，爲後世法，始爲儒者之實學，而吾亦俯仰於天地之間而無媿矣。苟徒竭一生之精力於古文，以蘄不朽於後世，縱使文實可傳，亦無益於天地生民之數，又何論其未必可傳者耶！況由此力學，不爲無用之空言，他日發爲文章，必更有卓然不羣者，又未始非學古文者之事也。吾子其尚從吾言，而無溺於舊學，幸甚幸甚！

潘耒《遂初堂集》卷七《宣城遊學記序》　吾人爲學，未有不從疑而入者，《傳》稱學、問、思、辨。學而後能疑，疑則問以質之，思以通之，辨以明之，迨於是非歸一，異同俱泯，豁然無疑，而後能深造自得。昔人所以畏索居寡黨，而樂取友親師也。

學術中惟曆數最難明。儒者言其理而不習其數，疇人子弟守其法而不明立法之故。明三百年，言曆者僅三四家，迄於今，遂成絶學。蓋其數至賾，而其故甚深，非聰穎絶異之士，殫畢生之力以求之，莫能洞曉。又無爵禄名利以勸誘之，故從事焉者絶希。

吾所見能布算測天，著書立説，兼通中西之學者，僅有吾邑王寅旭、宣城梅勿菴兩人，近復得秀水張簡菴。簡菴爲人狷介孤潔，與世寡諧。刻苦學問，文筆矯然。特潛心於曆術，久而有得，著《定曆玉衡》，主中曆爲多，持以示余。余告之曰：「此道甚微，不可專執己見。寅旭往矣，勿菴尚在，盍往質之，必當有進。」簡菴毅然請行，索余書爲介紹，重繭贏糧，走千里見勿菴。勿菴大喜，爲之假館授餐，朝夕講論，逾年乃歸。歸而告余：「賴此一行，得窮曆法底蘊，始知中曆、西曆各有短長，可以相成而不可偏廢。」朋友講習之益有如是夫。既復出一編示余，曰：「吾與勿菴辨論者數百條，皆已剖析明了，去異就同，歸於不疑之地。唯西人地圓如毬之説，則決不敢從。與勿菴昆弟及汪喬年輩，往復辨難不下三四萬言，此編是也。」余於曆學未能窺其藩籬，無以決簡菴之説必是，他人之説必非，獨嘉簡菴之果鋭精敏，好學深思，既能舍己從人，析疑化異，而意所不慊，復不爲苟同，輸攻墨守，務盡其説而無留疑。使爲學者盡善思能辨若是，又何堅之不入，何深之不造哉。

更有説焉：西人曆術誠有發中人所未言，補中曆所未備者，其製器亦多精巧可觀。至於奉耶穌爲天主，思以其教易天下，則悖理害義之大者。徒以中國無明曆之人，故令得爲曆官掌曆事，而其教遂行於中國，天主之堂無地不有，官司莫能禁。夫天生人材，一國供一國之用，落下閎、何承天、李淳風、一行輩，何代無之？設中國無西人，將遂不治曆乎？誠得張君輩數人相與，詳求熟講，推明曆意，兼用中西之長而去其短，俾之釐定曆法，典司曆官，西人可無用也。屏邪教而正官常，豈惟曆術之幸哉？序之以爲學曆者勸。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九《論學》　今天下學術裂矣，李中孚以禪學起於西，顔習齋以霸學起於北。嗟乎，正學其不復明於斯世乎！自程、朱後，正學大明，中經二百年無異説，陽明、白沙起而道始亂。延及中孚，噓其餘燼，一時學者翕然從之。中孚死，其焰少息。今北地顔習齋出，不程、朱，不陸、王，其學以事

功爲首，謂身心性命非所急。雖子思《中庸》，亦詆訾無所顧。嗚呼！如此人者，不用則爲陳同甫，用則必爲王安石，是大亂天下之道也。

其言曰：「格物，大學之始事也。物非他，即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之物也。格物非他，即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噫，亦異矣！夫學聖人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譬諸適京師者，先考其程途，究其方域，歷歷不爽，然後就道，斯無誤也。若以爲至則自知，懵然徑往，吾恐北轅而南其首矣。今以「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者爲格物，是未能知之，先已行之。以修身之事爲格物之功，其爲學不已誤乎？

且其說尤有不可通者：既謂物即三物之物，是兼六德、六行、六藝矣。其所謂格物者，則但欲其學習六藝，不及六德、六行。今有人不孝不友，不仁不義，而日取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自早迄暮，紛紛窮詰，不肯自休，而曰「吾格物也，此大學入道之門也」，有是理乎？程、朱格物之說，自天地萬物之理，身心性命之故，以及名物象數之變，無不究其所當然，窮其所以然。所謂細大不遺，本末具舉，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舉六德、六行置不復講，但學習六藝，無怪其以聖賢爲不足畏，以性命爲不足道，叫囂紛拏，拍案鼓掌，以狂噬天下後生也。艾東鄉曰：「李卓吾書，一字一句皆可殺人。」今習齋之說，亦可以殺人也。而四方嚮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可慨也夫！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一九《答朱秀才理齋繙書己亥》 讀來書，陳義甚高。夫雜學不如經學，而窮經之道，又在於研理。理何以明，要在身體而力行之。時時省察，處處體驗，即米鹽之瑣、寢席之褻，何在非道，即何在非學，正不待沾沾於講說論議之爲功也。

姚江勞餘山先生性行誠篤，所學一本程、朱，布衣無尺寸之勢，而鄉人望而生敬，薰其德以勉爲善良者比比也。先師桑弢甫先生，少年豪邁，不可一世，而獨折節於餘山，以所著示先徵士敬甫府君，府君署其後，自稱私淑弟子。府君弱冠之年，著有《勸行篇》一通，悼時之易失，而行之不可不自力也，其言剴切深至。當先師設教大梁之日，嘗寓書以倡明理學相期，亦如足下所以命僕者。然愚意則以爲講學之名不可居，而要其實，則惟視吾力之所至而有以自盡。即今之課舉業者，亦不可不謂之講學也。以之博一己之富貴，則不可；以之求顯揚、謀祿養、行義利物，舍舉業何以哉？學固有自源而達流者，亦有自流以泝源者。今讀四子之書，詮四子之理，知吾之管窺隙見，亦未嘗不可以見天，則以知聖賢去人其間亦邇，不致驚爲高遠難至，而循循然庶有以相入。若置舉業不講，而號於人曰「吾講學，吾講學」，其不譁且笑者幾何也？故與其駭之，莫若馴之。果有同志之士，遺祿利而志道德者，自不必復勸之以舉業。然此固千百中之一二，不可概望之於人人矣。

文弨早離父師之側，雖有一知半解，不能闡明勞先生之學而大發揚之，竊用自愧。今足下讀其遺文而欣欣然有得焉，則餘山之傳人，非足下其誰哉？僕向聞前輩語云：閱人文字，曲爲周旋，此便不是修辭立其誠。此語銘之不敢失。至於親疎貧富一無異視，此自課童蒙時即然，所謂視吾力之所至以自盡者也。昨在西湖書院見諸生有不衣冠上堂者，嚴訓切之。蓋士習之輕倪囂俘久矣，變之非一朝夕事也。足下所印《餘山遺書》，必擇其人畀之而後可。若分給諸生，令各償紙墨之費，恐煩言嘖嘖起矣，於人己兩失之。意待吾力稍裕，印數百部，散之人間，以俟聞風興起之士，庶淵源得以不墜，此誠與足下有同契也。欲過面談，因一城遠隔，不能亟前。終當造門奉訪，一慰願見之誠耳。

戴震《戴東原集》卷一一《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前九季，震自京師南還，始覩先生於揚之都轉鹽運使司署內。先生執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吳江沈冠雲嘗語余，休寧有戴某者，相與識之也久，冠雲蓋實見子所著書。」震方心訝少時未定之見，不知何緣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覩，益欣幸獲覩先生。明季，則又聞先生歿於家。今徒拜觀先生遺像，曰授經圖者。蓋先生之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墜未墜，薙蘊積久之業，而以授吳之賢俊後學，俾斯事逸而復興。震自愧學無所就於前儒大師，不能得所專主，是以莫之能闚測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經》微言後人以岐趨而失之也，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此誠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凭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坐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爲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彼岐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爲？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震入都過吳，復交於先生令子秉高，與二三門弟子若江君琴濤，余君仲林皆篤信所授，不失師法，先生之學有述者。是先生

雖已云逝，而聲欬仍留。震方慨然於徒接先生畫像，而吴之賢俊後學，彬彬有漢世鄭重其師承之意，可不謂幸歟！

王昶《春融堂集》卷三二《經義制事異同論御試》 古無經術、治術之分也，必衷諸道。道者，所以制天下之事，裁其過，引其不及，循循然使民共由于道中。故禮樂者，道之器也；兵刑者，道之斷也；食貨者，道之資也。他若可驚可愕非常之舉猝然臨之，而聖人不以爲異，以爲異者，吾固有常者以節之，要皆使不繆戾于道焉乃止。然聖人又慮後世之未明乎道之故也，垂之言，筆之書，且其所爲筆於書者，反覆詳焉而不厭，俾後世因吾言以求夫道，因夫道以制夫事，而聖人之道已大白于天下。故古之經術、治術無別也。

自《六經》中厄于秦火，漢儒掎摭掇拾于煨燼中，爲之箋解訓故，貫串鈎穴，功亦可爲鉅矣。其間往往有以《易》候氣，以《洪範》驗五行，以齊《詩》測性情，以《春秋》決疑獄，以《禮》定郊禘大典，而缺畧放軼，不能盡悉聖人之道之所以大，於時爲管、商、申、韓、鄧析子之學者，遂得竊起，持政事之柄，而經生僅僅守其空文，以相號召，經與事遂判然爲二。雖生心害政未嘗不歸咎于異説，而諸儒之迂疎無實用，或有以致之也。宋胡氏瑗憂之，因分經義、治事爲二，各因質所近，以教授諸弟子，其後用之于世，莫不班班然有成效可紀。夫胡氏治事粹然一出于正，盡掃管、商、申、韓、鄧析刑名法家之積習，使學者知王道所本，洵可爲造士者法矣，然其所治經義者，將抱聖經而止斤斤焉佔畢乎，抑亦將以不嫻治事之人，而使之仕乎？恐治經義者仍歸于迂疎無用，而聖經終以虚文傳世也。然則學者之爲業也，惟就其質以擇所事事焉，而《六經》中所有言其事者悉反覆考證，以端厥本，使異日出之皆爲有用材，庶經術與治術合大道，其不分同異也夫。

王昶《春融堂集》卷三二《與汪容夫書》 昨過竹西，足下論《三禮》甚悉。洵矣足下能信古能窮經也。然不審足下之窮經，將取其一知半解，沾沾焉抱殘守缺以自珍，而不致之用乎？抑將觀千古之常經，變而化之謂之通，推而行之謂之事業乎？

古人三年通一經，十五年而五經皆通，盈科而進，成章而達，皆此志也。通五經實所以通一經，孔、孟謂博學要歸反約，故孔子之後，自周以歷秦、漢千有餘年，山東大師多以一經相授受，仞其師説，雖父子兄弟亦不肯兼而及之。其兼及者惟鄭君，殊尤絶質，多聞爲富，始終六藝咸有箋註，甚至及於算術毖緯。其後孔氏沖遠因之，然《周禮》、《儀禮》仍以讓之賈氏，未常侈其淵浩兼通而並釋者。蓋以兼通必不能精，不精則必不能致於用也。本朝制度，六官沿明之舊，實本之《周禮》；圓邱方澤之祭，亦法之《春官》。朝踐爲祫，移之於歲暮；饋食爲禘，用之於升祔。祀禰烝嘗，四時之祭，定於四孟，不復筮日。其餘隨運會之變而稍加損益焉，是猶「周監二代」之意耳。士民之禮，著於《會典》，詳於《大清通禮》，頒在禮部。未及通行各省，則禮臣之咎也。昔何休註《春秋》率舉漢律，鄭君注《三禮》亦舉之。且以光武崇讖緯，故耀魄寶靈威仰五天帝，皆宗緯説，此窮經好古者之則也。至《儀禮》，惟《冠》、《昏》、《相見》、《鄉飲酒》、《射》及《士喪禮》以下五篇可以推而致之，餘則皆未備，實有難通。

今之學者，當督以先熟一經，再讀注疏而熟之，然後讀他經；且讀他經注疏，并讀先秦、兩漢諸子并《十七史》，以佐一經之義，務使首尾貫串，無一字一義之不明不貫。熟一經再習他經，亦如之，庶幾聖賢循循愷愷之至意。若於每經中舉數條，每註疏中舉數十條，抵掌掉舌以侈淵浩，以資談柄，是躐等速成，誇奇炫博，欺人之學，古人必不取矣。

又聞顧亭林先生少時，每年以春夏温經，請文學中聲音宏敞者四人設左右坐，置注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一人誦而已，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辨論之，凡讀二十紙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温書二百紙。《十三經》畢，接温《三史》或《南北史》。故亭林先生之學如此習熟而纖悉不遺也。廣陵多聰穎士，幸足下以此教之，毋遽務躐等速成，矜奇炫博之學，則幾矣。某白。

姚鼐《惜抱軒集》文四《小學考序》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夫九數之精，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遥定乎前後千百載不接之時，而不迷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傳説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文字之始，下貫後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博聞君子、好學深思者之所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慎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講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少者，則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危勞苦之所，僅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若是而已。

秀水朱錫鬯檢討嘗作《經義攷》，載説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蘊山方伯以爲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爲論經始肇之事。且禮樂則言之大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家專門之所爲，惟書文固人人當解，學者須臾不能

去，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日，其書既衆。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遇古，雖其間粹駁淺深，爲者或不必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爲其艱危勞苦，而授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英才博學所撰，舉載於編，凡若干卷，名之曰《小學攷》，以補朱氏之所未備。其言筆執八法者，乃棄不録，以其無關於經學也。

攷成以其書示某，某誠嘉方伯有不遺衆、善採輯之美意，又以爲能盡人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國家禮樂之修，其亦有望也與。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某序。

姚鼐《惜抱軒集》文六《復秦小峴書》 小峴先生觀察閣下：鼐憃愚無所識，又以年老多疾，遂至廢學，爲海内賢士大夫所棄，宜矣。與足下非有生平過從之舊，遠承賜書，殷勤垂問，見推過甚，悚然媿赧。固不敢議閣下之言爲無端，又安敢以所相望之深謂必可以任也。

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爲不可廢。一塗之中，岐分而爲衆家，遂至於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逕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爲而毗其所不爲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爲善。若如鼐之才，雖一家之長猶未有足稱，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傑興焉，盡收其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爲羣材大成之宗者。鼐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陳之於閣下而已。

往時江西一門徒，取鼐文刻板，鼐意乃不欲其傳播，屬勿更印，故今絶無此本子。惟《四書義》乃鼐自鐫，其板在此，今輒以兩部奉寄。經義實古人之一體，刻《震川集》者，元應載其經義，彼既録其壽序矣，經義之體不尊於壽序乎？胡雒君在會稽當佳，孝廉之舉不得，亦不足恨耳。此間常與鄒先生相見，因以略知近祉。相望殊切，企慕略報不宣。

吴玉綸《香亭文稿》卷六《原藝》 太史公《滑稽列傳》以《詩》、《書》、《禮》、《樂》、《易象》、《春秋》六經爲六藝。夫經以載道，非可以藝言也。《周官》，保氏所用以教國子者，其古六藝之定名與。夫人性情不能無所發舒也，官骸四體不能無所運動也，事事物物之紛紜蕃變不能無所以理之也。先王慮之深矣，於是教之以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教之以雲門、大章、咸池、大韶、大濩、大武之六樂，教之以白矢、參連、剡注、井儀，襄尺之五射，教之以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之五御，教之以象形、會意、諧聲、指事、轉注、假借之六書，教之以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之九數。但使循循於制度聲容之節，磬控縱送之法，名物象數之辨，馴而致之，以達陰陽之氣，以象天地四方之宜，以遵蕩平正直之軌，以治百官，察萬民，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而大順之理昭然矣。道，形而上者也；器，形而下者也。藝非道不貫，道非藝無所麗。藝者，所以適於道之路也，道之精微者，如室高明者，如堂而藝，則如入道之門。蓋自六年學象數，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學射御，二十學禮，以至優游於據德依仁，藝也，而進乎道。是故禮用貴和，通於樂也；循聲而發，通於射也；馳之不失，矢之如破，通於御也；同軌同文，大一統之義，通於書也；物生有象，象而後有滋，通於數也。至於函三爲一，可以推十二律，還相爲宫之義。五音之變，八風之節，可以識形聲相益之理，而天下之勇敢强有力者，無事則用之於行禮，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是數通樂，樂通書，禮又通於射御也。六藝之中，叅之伍之，六藝之外，觸類而長之，皆有道之不變者，觀其會通也。自叔孫通定綿蕞之禮，洎乎開元、皇祐，代滋聚訟，而禮變矣。自竇公之後，樂經不傳，如萬寶常、李照、蔡元定所論，與古亦不能盡合，而樂變矣。自文武之途分，而射變矣。自車騎之用殊，而御變矣。自篆隸行草趨於簡易，而許慎、蔡邕、顧野王、張參諸書尚有不盡晝一者，而書又變矣。自九章没於秦火，而籌算、筆算、立表、測景諸法爲西洋言幾何之學者所素習，而數又變矣。蓋司籩豆、秉籥翟、挽六鈞、策駟馬、供胥鈔、捺計會者既習其器，不求其理，學士大夫又言其理，不親其器，究之器漸失真，理亦空談，且附會焉，而乖乎其實。此考古之難，而百家衆技日以雜且陋也，六藝之傳何所折衷與？雖然，古之聖人緣道制藝，不能於時之未至者豫儲以待其變，後之君子因藝見道，不敢於時之既至者生今而反古，朝而饗異於夕而飧，而飲食之理同；夏之葛異於冬之裘，而衣服之理同，因革損益見於制器，尚象者不同，而利用安身之理無不同。《記》曰：「時爲大。」《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之藝猶古之藝也，矩之不踰，道之不遠也，而當務之急，尤有不可斯須去者，故六經並列禮樂云。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七《姚江學致良知論上》 姚江之學與朱子異，人皆知之。然所以謂致良知之學與朱子異者，正以其不當以此詁《大學》之格致耳。陽明以致良知詁《大學》之格致，故必欲從舊本，以誠意居先。是則《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皆紊其次矣。紊《大學》之次，則失古人所以爲學之實矣。夫《大學》條目，豈自孔氏之遺書始言之乎？是固自時教、正業、退

息、居學，若王之胄子則先以某條件焉，卿大夫適子則先以某條件焉，其所爲度量數制之詳，今無由以稽矣。蓋古大學之教，不知廢於何時。聖門教人博文約禮，則《六經》其要也。孟子初見滕君，首言性善，稱堯舜，此其大綱也。至其剖析事爲，一則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再則曰「若夫潤澤，在君與子」。假若滕君爲世子時，親受業於門，必有詳加考析，以裕經國之本者矣。即使當日夫子得柄，用以治魯，以興周，亦必由文武之方策、周公之典禮，未有以空談性道爲之者。孔子、孟子皆不得已而託諸删定教言。迨秦燼已後，漢儒漸次修舉舊籍，而又間以晉之清談、唐之詞藻，無由以整理遺緒也。宋之程、朱始能窺見聖賢大旨，而宋元以後，帖經訓義變爲制舉之時文，正得由肄繹經書以上溯正學矣，而有明一代其務本業者專習時文，不克深究也。於是其間通敏之資如陽明王氏，奮其獨造之見，意以爲直到聖涯，而轉覺朱子之近於庸常也。白沙、甘泉、江門靜坐之學從而和之，此其始未嘗不深會於聖賢之詣，而其一意孤行，漸啟門户之幟，則不可不防其弊也。幸至今日，經學昌明，學者皆知奉朱子爲正路之導，其承姚江之說者固當化去門户之見，平心虚衷，以適於經傳之訓義，而又有由漢荀、虞、馬、鄭博涉羣言，以爲樸學。此則攷證之學又往往與朱子異者，是皆不探其本而逐其末者也。攷證之學則與良知之學正相反對，以愚區區之見，則良知既不必自名其學，而攷證諸家精心研討，以漢儒爲名乎？豈漢學果能究悉乎，則吾謂攷證之學實自馬端臨、王應麟、黄震之徒而後濬發之。其用意深粹，仍自朱子門人之緒得之。孟子固曰：「夫道一而已。」然則學一而已矣。攷證之學仍皆聖賢之學也，良知之學則無此學也。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七《姚江學致良知論下》 前而鵝湖之學，後而江門之學，皆可綜理條貫之，使與朱子合也，惟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爲説，則實異乎朱子，所不得不辨者。彼固謂其説本孟子也，孟子擴充之旨，謂以仁心行仁政者，推此以加諸彼，就仁術以啟發當時之國君，非於《大學》條目言之也。故曰：「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固明説不學不慮矣，言不學不慮則與《大學》格物致知之用力程功不同矣。夫所謂致良知者，即擴充其良知也。乍見孺子將入井，此迫切之際，可與之言學乎？興甲兵，危士臣之際，可與之言學乎？則不得不指其良心發見之端。然亦必準之以權度，權度於物皆然，而心爲甚。心爲甚者，指其急切處也。物皆然，則平日從容分析輕重長短，是又即《大學》格物致知在誠意前之謂也。孰謂《大學》本末厚薄之下，未嘗申繹格致，而遽先釋誠意者乎？熟讀《孟子》，而致良知之説，是有意與朱子立異，灼然無疑矣。凡爲學，切勿分别門户也，而爲説經計，則焉得不剖其歧説？《大學》章句必以朱子所定爲正本，不可妄言復古本，是則姚江致良知之説，大有蠹於經者，是以申切論之。

《章學誠遺書・佚篇・清漳書院留别條訓》 其十，通經本於識字，此固不易之理，然其事則本於幼學，已往既不可救，則桑榆固難於晚蓋矣。是以止欲諸生就其力之能至，而爲補苴之末策，不强諸生以所難能也。第念諸生居家，多有童蒙子弟，或諸生向以課授童蒙爲業，則正始之道，先入爲主，古學俗學，童蒙初習，並無難易之分，曷不正其小學之功，使之安如日用飲食，則將來進於通經服古，事不勞而功已倍。且父兄師長，即於教學之中，坐收學半之效，成人即以成己，豈不爲盡善盡美之事乎？凡童蒙入學之初，先授句讀，此實貽誤不成。蓋彼蒙幼無知，隨師訓讀，經書語句，信口肄習，如演歌曲，字義固未明晰，而聲音亦未諧切，字畫亦未習識，則其於經書，讀猶未讀者也。蒙師不解，以謂稺幼顓蒙，本不可以求備。豈知訓義、正音、指畫三者，毫無憑藉，而惟聽塾師教讀，一成語句，心臆口追，强效其似，而不知斯語之果爲何用。其成誦艱難，殆較成材子弟講解文辭熟復數四而後試背誦者，勢且不啻其倍蓰焉。塾師見成誦之難，以謂是蒙昧之未易開也，豈不寃哉！逮其年力稍長，知識漸開，於是爲之訓文釋義，漸近自然。而又以家傳世習之俗學陋解，使之填塞胸臆，以就所謂舉業規度。而前此之勞苦艱難，强效口誦，毫無憑藉之功，固不得不棄如敝屣矣。是則萌芽初茁之時，先受多方摧折，然後取其晦蝕不盡之餘，演爲浮薄時文，以合時之規矩。於斯而能稍見聰穎略舒文采者，自不得不目爲長才。而不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彼其可以通經服古，大可有爲之資，屈於多方之摧折，而僅以俗下所爲長才以自鳴者，蓋什八九矣。夫古今人之相去，豈誠生而霄壤者哉！

其十一，童蒙子弟，欲正小學之功，不當先授句讀，但當先令識字，人固亦有知之者矣。識字必當正其所授，人固未有知之者也。夫授之以俗字，而訓之以俗解，他日聯字成句，聯句成章，不可通於大雅，固於此日定其所至之必不遠矣。夫《三蒼》、《爾雅》、《方言》、《急就》諸篇，固當日所以訓誘童蒙，所謂「教之數與方名」之遺意也。今取《爾雅》爲宗，而以經傳文字，隨類增益，加之訓詁。又以《廣韻》正其音切，《説文》正其點畫。且用篆楷合書，兼令習熟。而於一字一訓及數音數解者，悉與解詁明確。則童蒙雖曰暗昧，固已耳習其音，心習其義。假

以三年之功，則經傳承用之字，固已思過半矣。比及授讀經書，但用稍爲解貫，而彼以入耳順心，不繁曲譬，而大旨已可會矣。夫積畫而後字，積字而後句，積句而後章，一成之理也。作文不究字句，固不可以成章，讀書未辨字畫，豈遂能通章句耶？今以老生宿學未能究悉者，遂使童蒙初學輕易爲之，而收事半功倍之效焉。則小學之爲功，誠不少矣。

其十一，童蒙初識字畫，又解訓義，兼辨聲音，則類別區分，便可導之聯貫字義，或取異類者以作之偶，或取同類者以窮其數。聯二聯三之後，即可使之集字成句，仍以天地、人物、名數之屬，區別爲類，別標爲册，使之演貫習熟。他日授讀經書，使可於正業之外，度其資之所近，旁及子史記傳。父兄又復爲之擬定綱目，標別類例，多置空格簿册，使之日有注記。及至文理粗通，胸中先有倫類，記問所積，已具八面受敵之才，則成章進業，特易易耳。然此乃拾取俗師課誦幼穉，初教三二年中，廢棄無用之功，易而爲有用之學耳，初非强人父兄，必欲子弟務爲高遠難行之事，以致誤其速成少利與夫一切捷徑神效者也。爲父兄與蒙師者，幸勿驚疑而駭顧也。

其十三，童幼誦習經書，必須分別正閏。蓋中人之性，多是厭故喜新，童幼初學誦習，則厭故喜新爲尤甚也。假如學徒資性，每日能誦習三百言者，則使日誦本經止二百言，再授他經亦二百言，必能誦識無遺。是已不知不覺，平添百字之功矣。蓋一日之間，精神有數，少加變易，使之去故更新，則易於振作，大約可以增倍之差，理固當然。又況書有難易，義有淺深，惟在爲之師者，從而裁制品節，乘機鼓舞，自能曲達其材。惠子所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終身用之不窮」，即此法也。至於認字訓義，有未盡者，逐日逐類補苴，亦自無荒於正業也。

紀大奎《雙桂堂集》卷一《壯學堂説》 寧都楊君皆山欿然視其學之未足，又汲汲焉視其日之不足，因以壯學堂志其所在之處。金谿朱抑齋先生爲之記，余讀而喜焉。古者十五入大學，其於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綱領，致知、格物、身心家國天下之條目，已孜孜焉致力於其間。然而學之淺深精微無止境也，故壯而行之，則行其學之所已至，而又於其仕而優之時，學其所未至；壯而未行，則固學其學之所未至。蓋終其身無一日之不學。楊君之壯學，猶是也。夫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綱領，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條目，曾子既述之，而其門人子思子之徒又兢兢傳之，使後之學者皆有以惕然於天之明，命之不可以不存，不可以不日新又新，以造其極，仁敬孝慈信之不可以不知所止，欺與謙之不可以不嚴，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不可以累其心之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不可以之其所而辟，事君、事長、使衆之不可以不本於孝弟慈，本於仁於讓於恕，上下、左右、前後之不可以不絜於矩，好惡之不可以不同於民，義與利之不可以不謹其所好。而猶未已也，又爲《中庸》一書，明夫性道教之原於天而不可離於人，始於其所不睹不聞，己所獨知之地，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而可以致之於位天地、育萬物，實其事於達德、達道。《九經》之所以行之者，一擇善固執之，所以爲明善誠身，而百倍其功，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弗措，學之昭然見於書者，豈得謂之不詳且切哉！然或童而習之，至於終其身而漠然無所動於心者，何也？楊君於是乎懼焉，矻矻孳孳，日以其所學天地萬物之理，反而合之於身心性命之間，隨時隨地而不啻其居斯堂，講斯業也。此楊君之學之無止境也。余於是樂爲之説，而明其所以學之意如此，以附於記之後云。

焦循《雕菰集》卷一五《修補六家術序》 天算之學有二端：守當時成法，布策推算無有差戾，術士之學也；明其義蘊，貫而通之，闡發古先，以啟來者，儒者之學也。鄭康成、李業興以此治經，司馬遷、李淳風、劉義叟以此修史。故開方、勾股之算，三統、乾象之術，見諸經注史志者，至今可考。蓋不以此治經，或不知今有爲九數之目，而以爲漢時所有矣。投壺周徑，有不明圓困之法，謬以爲知借不知還矣。元修宋金諸史，不爲秦九韶立傳，而所爲大衍求一演紀上元，鮮有知者。至所爲歷志，殘缺失次，譌舛尤甚。《元史》載授時術，及《李冶傳》，皆不言立天元一法。於是前賢精義所存，近在數百年間，轉不如漢晉之遠而可考。是則修史者不通此學之咎也。嗟乎！修史者不能闡發於前，讀史者又不知推步之法，每屏之不敢置一議，一二知算之士，嫻於共習而昧於孤詣，故弧輪擠積之外，雖授時大統鮮有深究，偶舉古術，輒曰疏而不密。至問所以疏密之故，復格格不能言，是何術士之學多，而儒者之學少哉！

焦循《雕菰集》卷一五《王處士纂周易解序》 今學究之談義理者，起於爲八股時文，而中於科第爵禄之見。其童而習者，惟知有講章。講章之所引據，則采摘於宋儒語録。故爲是學者，舍宋人一二剩語，遂更無所主，不自知其量，猶沾沾焉假義理之説，以自飾其淺陋。及引而置之義理之中，其芒然者如故也。處士王蘐城先生名方魏，字大名，明南京吏部員外郎納諫之孫，慈谿令玉藻之仲子。始從父於浙，既而歸湖，隱居授徒，不應科舉。一鄉之人服其道，重其品，稱之曰先生。時祖若父之門生故人多居顯貴，數以書邀之，均不應，自以勝代遺民

閉門自守，不入城市者三十許年。所著有《周易廣義》，以《本義》大略申其說而廣之也。《纂解》者，其晚年之書，明太極、陰陽、爻象、占變，大旨不煩言，而舉其要，凡五篇，手録附諸《廣義》之後。蓋先生無志榮禄，不爲科舉文，特津津於義理中者數十年，精熟於宋儒道學之書，又能見諸躬行，信於鄉里，此真能學宋儒之學，非中於科第爵禄之見者所可擬之爲倫也。先生之曾孫從重字容若。與先人爲中表兄弟，守祖父遺書，雖貧困難苦不輕示人。循自入小學，稍知識字，借讀先生遺書，乞之再三，始見其《纂解》一册。未一月，先生舊廬不戒於火，遺帙盡焚，而此册以循借讀，巋然獨存。嗚乎，其命也夫！先生善書法，片紙隻字里人重之，而甚不易得，此本爲其手蹟，尤可寶焉。時乾隆戊申春二月，焦循序。

焦循《雕菰集》卷一五《代阮撫軍撰春秋上律表序》 余巡撫兩浙，於西湖建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選諸生肄業其中。諸生能習推步之學者不乏人，范生景福其一也。歲癸亥，生以所步《春秋》朔閏日食表及説請正於余，而乞爲之名。竊謂孔子作《春秋》，備天地人三統之學，故子思子贊其事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本欽若以紀四時，即祖述之旨也。尊建子而書春王，則憲章之義也。或記司術之過，或明伐鼓之非，左氏引而申之，躍如也。其後劉歆、安岌之徒，造訂諸術，必上驗於《春秋》。杜征南爲左氏學，亦因宋仲子十家之法，考訂《春秋》朔閏。故不通《春秋》，不足以知術；不知術，亦不足以通《春秋》。不知術，不通《春秋》，不足以紹聖人祖述憲章之志。用是命之曰《春秋上律表》，所以嘉范生之能治《春秋》也。

且范生之書，其善有四焉：天文術算之學，至本朝而大備，天下學者或疑其深微奥秘，不敢學習。范生習之不十年，而能發明如是，學者庶觀而效焉，而知是學之本易明，善之一也。治經者，患拘執而不能通。劉氏規過，孔穎達辭而闢之。規者不必俱非，闢者亦難悉當。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生直言其非；而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爲七月之朔，則稱杜氏爲不可易。揆之於義，是非不詭，庶幾不泥古，不違古，爲説經之通，善之二也。疇人子弟，諸其技不能知其義，依法布算，不愆於數，其中進退離合之故莫之或知，故不能變化以推古經。生之言曰：「置閏可移，食限不能移。」又謂：「欲定閏，必推中氣。」又謂：「斟酌置閏以合干支，尤當斟酌置閏以合食限。」於是用平朔不用定朔，用恒氣不用定氣，用食限不用均數，本諸時憲，參之長歷，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善之三也。奉時憲上考之法，以明《春秋》可歷之得失，以決《三傳》之異同，以辨杜氏之是非，以課《三統》、《大衍》、《授時》以來上推之疎密，俾學者知聖人作《春秋》爲本朝時憲之嚆矢，而本朝之制時憲實爲聖人《春秋》之脉絡，善之四也。具此諸善，可知生用力之勤，研究之細，其治經也無學究拘執之習，其治歷也非星翁術數之求。由此而進焉，固未可量，其所税矣。余樂道其書之槩而爲之序。

阮元《揅經室集》三集卷五《里堂學算記序》 數爲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統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賾，非數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乎？

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驗於時，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凡在儒林，類能爲算。後之學者喜空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爲，其學始衰。降及明代，寖以益微，間有一二士大夫留心此事，而言測圓者不知天元，習回回法者不知最高，謬誤相仍，莫能是正，步算之道或幾乎息矣。我國家稽古右文，昌明數學，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高宗純皇帝《欽定儀象考成》諸編，研極理數，綜貫天人，鴻文寶典，日月昭垂，固度越乎軒轅隸首而上之。以故海内爲學之士甄明度數，洞曉幾何者後先輩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吴江王昙闇錫闡、淄川薛儀甫鳳祚、宣城梅徵君文鼎；儒者兼長則有若吴縣惠學士士奇、婺源江慎修永、休寧戴庶常震。莫不各有譔述，流布人間。蓋我朝算學之盛，實往古所未有也。

江都焦君里堂，與元同居北湖之濱，少同遊，長同學。里堂湛深經學，長於《三禮》，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得。比輯其所著《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釋弧》三卷，《釋橢》一卷，總而録之，名《里堂學算記》。書成，而屬元序之。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而談西學者輒詆古法爲悀疏不足道，于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然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汎覽歐邏之述作，而知夫中之與西，枝條雖分，而本榦則一也。如地爲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與郤萌日月不附天體之説相合；月食入於地景，與張衡蔽於地之説不別；熊三拔簡平儀説寓渾於平，而崔靈恩已立義以渾，蓋爲一矣。的谷四方行測，拚蒙氣反光之差，而姜岌已云地有游氣，蒙蒙四合矣。然則中之與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實。乃彊生畛域，安所習而毁所不見，何其陋歟！里堂會通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於古法穿穴《十經》，研求三數，而折中乎劉氏徽之注《九章》；西法隨事立説，闡其隱祕，而日月五星本天之

果爲橢圓與不，則存而不論。昔蔡中郎撰《十意》，未竟上言，欲思惟精意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今里堂之説算，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有則，所謂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者非邪。然則里堂是記，固將以爲儒流之典要，備六藝之篇籍者矣。元少略涉斯學，心鈍不能入深，且以供職中外，斯事遂廢。今見里堂成此書，敬且樂焉。吾鄉通天文算學者，國朝以來，惟泰州陳編修厚耀最精，今里堂之學似有過之無不及也。

許宗彦《鑑止水齋集》卷一〇《寄答陳恭甫同年書》 立春日奉到手教，惠讀大箸《五經異義疏證》，何其閎深而博達也。其有功前儒，嘉惠來學，豈俟宗彦贅頌哉。頗怪祭酒司農皆名重當時，而司農《箋注》立學垂千載，如此書及《鄭志》乃至湮滅不傳，待後人綴拾，抑又何耶？來教諄諄勵其駑鈍，自非相愛之至，安肯爲此言，區區鄙懷，敢不悉陳之左右。

來教謂學莫大乎經術文章，宗彦以爲經誼之大者十數事，前人聚訟數千年未了，今日豈復能了之？就令自謂能了，亦萬不能見信當時，取必後世。如僅僅校勘文字同異譌脱，或依傍小學辨析，訓詁形聲，又或綴拾零殘經説，所得蓋小，私心誠不欲爲之。至文章關乎時代，一代有一代之體裁，漢、魏不能爲周、秦，唐、宋不能爲漢、魏，此天地自然之運。或乃好高務異，輕近而慕遠，及觀其所爲，筆力尚遠不逮有明作者，宗彦又竊以爲非。夫人之爲學，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不求諸心而逐世之所尚，非善學者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欲伸己之所見使人同己，愈不可也。方今篤志篇籍，埋首故紙者，海内不過數十人，其人好尚不同，各就其性之所近，不必一轍也。

宗彦竊自惟生平思過于學，而學又屢變，二十以前專務詞章，二十以後始知經學，爲之有年，乃悟三代去今久遠，書籍散亡，典章制度誠有不可考實者，自西漢之儒已不免望文爲説，況又二千載下乎？昔孔子學三代之禮，其去夏、殷，遠者千餘年，近才數百年而已，嘆文獻不足，無以徵其言，至軒、農、唐、虞之禮，孔子固未嘗言，且未嘗學也。則使孔子生於今世，其所學者不過由明溯宋而止耳，當不遠追三代，爲無徵之言，而施諸當世，無一可用也。若夫道之精者，章于天地，明于日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而聖人有所不能盡，充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以復仁義禮智之性而已。後儒稍稍得其緒餘，以淑身淑世者，不可勝數。宗彦竊有志于此，或少有所會，便不虚度此生。然習非日久，嗜好龐雜，恐終無所成就。君子於其所不能行者弗之言，今乃靦然陳諸知己之前，不勝慚汗。望閣下撙護之，勿語他人，以增其狂謬之咎。幸甚幸甚。

王貞亭《德風亭集》卷一《象數窺餘自序》 夫天日垂象于上，而理與數亦備焉。藉口者猶且諷以爲迂，以故圖象之奇，推步之密，算畫之周，大都不能得于心目。至于考五紀而定六歷，鉤較績紬益茫乎莫識。即或少有所得，又深自矜秘，遇有叩之者，唯是搖手欠申漫答之而已。噫！象數之學，豈一人一家之可得而私者哉？

古君子之教也，六藝次乎德行，而數則居六藝之末。在昔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列以九數，鉤索無裂，探測無隱，夫是以法相傳，亦猶之規矩度量可得而共學也。第因數之爲用甚鉅，於是好之者寡；爲理至精，故知之者鮮。不知者又以日月星辰、發斂進退之故，以爲艱于習用，遂相與藉口，以爲六合之外存而勿論。夫亦思數者，歷之理也，固生民日用之所不能廢也。唐時以明算取士，降自己下，雖務乎此者計事不盡，而審方面勢，覆量高深，探求遠近，或紀年歲，或定星辰，或較鈞兩，或測形地，諸如《周髀》、《九章》、西曆、中曆、《綴術》布算等書，皆可平時時、立方圓、謹法度、約尺寸、定權衡，散之不能勝究，綜之不盈一握，其思極毫芒，表裏相準者微矣。

儀少小習曆習算諸籍，恒廢寢食以求之，又研究句股測量、方程之術，然指示者不得，故終屬望洋，迄莫精通其奥。偶有疑義，未嘗不廢書擱筆，三歎而興焉。唯以好之既酷，未能棄置，爰于女工之暇，參論所習之已知已解，附以鄙見，繪之圖象，摭拾成一書，務求其理衆曉，且簡直明晰，而不疑於用，更不繁引多取，以混心思，是蓋著其實也。雖然，曆數之術，知之者不鮮矣，凡我之所欲作者，前人半先我而言之，儀亦何敢再掠他美以成己名。然儀之是編，多半述之而不盡由己作也。第娭閨閣見聞有限，耳目局隘，不能見古人之書而一一考核其失。顔其名曰《窺餘》，飯飣之誚，知所不免，而又捐棄不忍，故偶存而訂之，聊以誌儀之餘識也可。時乾隆乙卯春分之日德卿女士貞儀自序。

沈維鐈《補讀書齋遺稿》卷五《閩中校士録序》 使者以壬午秋奉命典試，來閩，復蒙特恩，留任學政。温綸稠疊，懼弗克勝。視事之明年，舉行九郡二州歲試。今年四月既畢事，擇其文之宜於時，弗戾於古者刊板，以式多士。而弁其首簡，曰行文之要，曰理，曰法，曰才，曰氣，本領則在讀書。閩士健於爲文，固服習有素矣，使者又何以益多士哉？

竊惟國家以《四書》文取士，一以朱子《章句集註》爲宗，所以一有司之繩尺，而端學者之趣嚮，非漫然也。嘗謂朱子教人讀書法，曰：「《大學》以定規模，《論

語》以立根本，《孟子》以觀發越，《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又曰：「讀此《四書》，然後更看《詩》、《書》、《禮》、《樂》。」又曰：「先讀《語》、《孟》，然後讀史，如明鑑在此，而妍醜莫逃。」夫所謂讀書者，豈如今之舉業家，斤斤於文義口氣，離合向背之間，以爲八股之用，否則訓詁名物，專意考訂，甚且黨枯譬巧，聚訟紛呶，而不切於身心之務也哉。必也，循朱子《讀書法》六條，而沈潛反復於《章句集註》，以上溯洙泗之大義微言，又博觀《文集》、《語類》諸書，循其本末先後之序，而實致其功。即凡修己之實、處事之方、居官型俗之要，無不講明切究，實踐躬行，庶乎理與心相融，身與道相習。由是本其躬行心得，而發爲粹精切實之文，理明辭達，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故足貴也。非然者，《四書》不明，無以得在我之權度，於日用、治心、修己之處毫無省察，如薛文清所言，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與不學之徒了無以異，徒役役焉繡其鞶帨，譁世取寵，舉昔聖先賢之垂訓，盡視爲出身干禄之階梯。無論文不能工，即工矣，而畔道離經，其於士習文風可憂非淺鮮也。

余不敏，無以率先多士，顧惟八閩爲朱子講道之鄉，多士生長其間，溯薪傳而私淑艾，豈伊無人。程子曰：「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誠能不挾利心以讀書，則志先正矣。又知讀書不僅爲作文，則功無荒矣。於以黼黻昌期，備楨榦棟梁之選，而使者亦得藉手以副求賢之典，詎非厚幸與？此邦人文淵藪，且拭目俟之矣。

劉閌《孟塗文集》卷一《讀詩説上》 古之教者，始於人情，故論平而行之有效；後之教者，純以天理，故論高而行之無功。古之爲教，使人樂之；後世爲教，使人苦之。孔子之教有四，以文爲先，文莫大乎《六經》；經之垂爲恒教者有三，以《詩》爲冠。夫《詩》者，所以治人之性情也，以古人之憂樂，動天下之心思，使之出於正而已矣。樂正之所崇，下學之所事，自成周以來，罔不由之，故學而有得者，必通乎《詩》。是故多聞强識，精於名物之訓，可以爲博矣，未可以爲善讀《詩》也；感物造端，升高作賦，可以爲大夫矣，亦未可爲善讀《詩》也。

古之善爲《詩》者，施之於爲政，用之於立言。故先王之教以《詩》也，可以正人心焉，可以善風俗焉。君子之學於《詩》也，可以厚性情焉，可以變氣質焉。夫難變者，莫若氣質，惟《詩》能之。至於變化氣質，而其功用大矣。孔子論爲學之序，首曰「興於《詩》」，言感發心志，舍《詩》則無自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言初學之要，必先之以《詩》，而後本末鉅細，可以漸底於成也。其告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言修之於身，而化成於國，王道必起自近也。夫教亦多術矣，而感人之速、化人之深，無如《詩》之顯且易也。自古聖賢未有不得於《詩》教而能造於大中至正之域也，後世以聲律詞藻爲詩，舍六藝之正以求一言一韻之工，於是五七言之體興，而《三百篇》之誦讀視爲具文，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學之所以淑其性情，皆置而不講矣。嗚呼！此人心學術所以不如古與？

夫聖人之爲教也，固不能奪天下之所安而予之以所難也，亦因其情而利導之也。夫《詩》者，所以順人情而導之以正也。順情而導，則其教易行而學易入，故《詩》爲雅言之首，而學者之始事必由是焉。是故善讀《詩》者，因古以觸今，感物以見志，沈潛乎諷諭，反覆乎篇章，而慈仁忠孝之意油然自生。父子以恩，君臣以篤，兄弟以和，夫婦以順，朋友以厚，此皆天性之發於中，而不能自已者也。夫天性之發，非出於矯飾，故《詩》之移人情也，亦動於自然而非有所苦焉。且夫强之入者，去必速；貌爲合者，神易離。惟《詩》之感人也，因其天真之動，故雖草野閭巷，亦觸於歌泣而不自禁；唯人之感於《詩》也，本於中心之誠，故能歎慕流連，遂被其潛移而不自覺，此《詩》之爲道，所以爲治心之方、入德之門，而賢愚皆可共勉者也。

夫温柔敦厚者，《詩》之旨也；纏緜悱惻者，《詩》之情也。人必有纏緜悱惻之實意，而後可炳爲事功，蘊爲道德，否則鋪張砥礪，亦僞而已矣。故正人心、善風俗，莫要於《詩》，故讀《二南》可以奮興，列國可以諷刺，正《雅》可以則，變《雅》可以怨，《豳》可以圖始，《頌》可以樂成。故《詩》者，中和之用，人之所不能忽者也。故繹其辭，歌其聲，婉而不隱，直而不犯，和而不隨，怒而不迫，躁心得釋焉，矜氣得平焉，容止得安焉。故《詩》之始，可以厚人性情；其繼也，可以變化氣質。夫氣質變，乃可入道，《詩》之功至此成焉。故有志聖賢之術者，不敢須臾離《詩》，非徒以之澤躬而已。

後之才士，既不知古人之所以爲《詩》，故流蕩而不知檢；後之儒者，又擯《詩》爲詞章，而不知因人情而示之，則故并置《三百篇》之宗旨而不以之爲教。於是專以禮義之説防閑天下，而天下終決而去之，是强制其心，而非性所樂從也。是以能暫而不能久，陽奉以名而陰各以實也。夫先王之昭法垂戒，孔子之開示初學者，其言具在也，而必别爲名目以曉世焉，是亦讀《詩》不詳之過也。

劉閌《孟塗文集》卷一《讀詩説中》 然則讀《詩》之法奈何？曰：從容諷誦以習其辭，優游浸潤以繹其旨，涵泳默會以得其歸，往復低徊以盡其致，抑揚曲折以循其節，温厚深婉以合詩人之性情，和平莊敬以味先王之德意，不惟熟之於古而必通之於今，不惟得之於心而必驗之於身：是乃所爲善讀《詩》也。

然則《詩》之爲教也，得非創懲之意少，而誘勸之意深乎？曰：其誘勸也，即所以爲創懲也。顔子不云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夫聖人之教，賢者尚必誘掖以至於道，況中材以下乎？夫《詩》者，先王誘引天下之人，而歸之於善也；《禮》者，先王整一天下之人，而納之於軌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好惡形焉，嗜欲紛焉，驟而束之禮法，則理不足以勝其欲，先王於是誘之以《詩》。故《詩》者，咏歌其志也，所以使人沈潛於古誼，流連於物情也，所以感發其善良而導掖其心思也，所以動人惻怛之懷而深以愛慕之誠也。夫心既與善相入矣，既與善漸覺相安矣，尊君親上之誼，藹然溢於寸衷，然後教以禮義而示以儀節，別以等威而飾以文章，動作有常，進退有度，夫是以視爲宜，然而不至扞格也。且古朝廟燕享之地，其分秩然有辨，猶恐禮勝而離，必歌《詩》以通上下之情，以聯君臣之誼，何況教誨庸衆、導啟後學，非藉《詩》以誘掖之，安能遽束其身於軌物哉？夫心感於善，則不善自不足動其中，故《詩》之用主於誘勸，而懲創即寓其際也。

故君子之爲教也，其過者抑而裁之，其不及者誘而進之，以明吾道，以伸吾學，要期於有濟而已。程、朱之教人也，以窮理主敬爲宗，夫主敬則誠善矣。而初學者或不能致其力，程、朱之言如此，孔子所以教人者如彼，故因《論語》之言而推衍之，使後之君子有所折衷焉。

劉開《孟塗文集》卷一《讀詩説下》　夫子告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夫學《詩》所以能言者，豈非以理達氣和，故言之有序與？豈非以熟悉於列國之風土民情，故使於四方有專對之才與？抑或有得清風肆好之旨，故論答之際，言之成文與？是三者，皆所謂能言矣，而不盡是也。夫古聖賢立言，未有不取資於《詩》者也。道德之精微，天人之相與，彝倫之所以昭，性情之所以著，顯而爲政事，幽而爲鬼神，於《詩》無不可證，故論學論治，皆莫能外焉。故《中庸》言理之「無聲無臭」，其義精且密矣，而必即《詩》言以推之。《孔子閒居》言五至三無，其辭美且盛矣，而必以近於《詩》者明之。其他如《孝經》之所述，《禮記》、《大學》之所稱，《坊記》、《表記》、《緇衣》之所引，無不取徵於《詩》，何者？理無盡藏，非觸類旁通則無以見。夫《詩》者，觸類可通者也。觸類可通，故言無不盡，引而伸之，其義愈進焉。古人之於言，有因事及《詩》者矣，子貢之悟切磋是也；有因《詩》及事者矣，子夏之悟禮後是也；有《詩》如此而意如彼者矣，孔子因「縞衣黄鳥」而悟人之當止，因「執轡如組」而悟爲天下之道是也。若夫旨已暢而言已盡，復假《詩》以致其反覆之意，以寄其咏歎之情，則自古立言之體皆然。此《詩》之所資者大，而不盡在夫辭令之善也。夫言其一端而已，用是知古人讀經，其求得於身而切於用也，有如此夫。

劉開《孟塗文集》卷二《學論中》　士溺於習久矣。正學之難明如此，苟有君子出而救之，將屏棄諸説，而專以義理之言教天下乎？是又不然。夫作始者必慮其終，矯枉者無過於直，漢學未嘗無裨於人也，唯自矜其博，而盡委宋儒一代之書棄之不觀，所以成末流之習，而決裂古先之訓也。善治天下者，去其已甚而不必盡事更張。善論學者，本於至公而不必盡同已見。擇善而從，使不善者歸於善而已矣。夫吾之所以尊師程朱者，非黨於宋也，爲其所論者大，所持者正，切於民彝而裨於實修，可以維持風教於不墜也。其兼取漢儒而不欲偏廢者，非悦其博也，將用以參考異同，證明得失，可以羽翼夫聖道也。今欲挽頹波而敦名節，以義理是非摩厲天下，則宋儒之説不可易矣，設因此而遂斥漢學以爲無用，豈所謂善變舊俗者乎？夫國初諸賢，唯力矯明代之弊，故推崇漢儒，以爲讀書稽古者勸，非敢有意薄宋賢也。而沿其習者日新月盛，遂至輕議程朱；議之不已，遂至攻擊。夫攻擊已非後學所宜也，然其所譏者，猶在典章名物之細，此固非宋人之專長，而程朱所不暇致力者也，猶可爲彼恕也。其後抵程、朱者，乃并及所論之義理。夫義理乃宋儒之所獨精，攻其短而并没其長，豈非昧直道之公，而過爲已甚之言乎？無惑乎士心不服，而潛心好古之儒莫不發憤太息，思攘臂而争之也。今天下亦悟宋學之宜遵矣，亦知義理是非之切於用矣，而風氣不能遂變者，以當世無倡之者也，人心同然之理鬱而未發，苟在上之君子有以倡之，則應之者必衆，化之者必速，士習可以振，而禮教可以興。此非徒士類之幸，誠國家之福也。

然吾恐矯枉過直者，將因世儒之失，而并欲委棄漢儒之書，則又因咽而廢食也。夫因咽廢食，非達人之通見也，然而不能免者，理有以信其然，勢有所必至也。矯明代空疎之習者，其流必以宋賢爲非；矯近代繁碎之學者，其流必將以漢儒爲陋。此偏勝之弊，非可以力解也。爲治者不失之因循則傷於急切，見其利而遺其害，此政術之通患也。講道藝者，此重則彼輕，此入則彼出，救其已然而弊即生於未然，此學術之通患也。唯天下明哲之君子，爲能酌輕重之宜，權古今之變，當其移風易俗之時，豫計其流弊之所極，而有以立其至當不易之歸，善取其可繼，過去其太甚，要使道術明於天下，而治與學皆歸於有濟而已。夫宋之與漢也，其學固有大小緩急之殊也，其交相爲用一也，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失。有大賢者出，兼漢宋之長，而折衷於孔孟，不快一時之論，而先百年之憂；取漢

儒之博而去其支離，取宋賢之通而去其疎畧，本之以躬行，導之以惻怛，論篤而心公，然後衆議可得而定，積學不至於偏。不然，則漢宋之學且迭爲盛衰，而言義理、考證者，其相争必至數百年而不能已也。夫事得其中，而後可以杜天下之弊；論得其平，而後可以息天下之争。是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也已。

劉開《孟塗文集》卷二《學論下》 漢宋之學既不可偏廢，而輕重先後之差，學者所以致力可得聞乎。夫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必明於倫紀之訓，身心之則，始能踐義理之安。宋儒之學，一以是爲宗，此初學之所宜急也。先其大者急者以立其本，然後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庶無忝乎爲人。而漢儒之博聞强記，則多識之功也。其能兼治漢學者，可以爲通儒；其不能多識者，亦不失爲正士。此宋學之所以異於漢，而後先輕重不辨自見矣。且夫君子之學，知法孔氏而已，何漢、宋之有哉！學之判爲漢、宋也，自近世之人名之也。門户之見，執而不能化也，然其弊古亦有之矣。蓋孔子之後，儒分爲三，源一而支派殊也，而惟曾氏之傳得其正，故學唯求其是耳。其源流之分合同異不必論也，夫道至孔子備矣，然韓愈之求孔氏也，於孟子始；後儒之求孔氏也，於朱子始。夫學孟子則誠得矣，然孔孟之旨，至程、朱而始明其要歸，學問之事，至程、朱而曲盡其纖悉，故有志孔、孟者，不能不階於宋儒，非以程、朱爲極則也，程、朱之生也近，其始末易詳，其言委曲明暢而易曉，而孔子之道則如天地之運用而無迹也，孟子之學如江河之浩博而無涯也，學者驟窺焉而不知所措，舍程朱之言，則無以施其用力之方，而得所從人之徑，此前代所以奉爲標準也。

然使終其身於宋儒之説，而不能上會聖人之微意，則又非古人徙義之學。蓋宋儒四子之功深於窮經；朱子之於經各有發明，而其精力則萃於《集註》也；程子之《易傳》取義至精，而他經則未遑成書也。故宋儒之明大義，闡微言，開迪後學，其識宏矣，而聖經之蘊奥則不敢自謂能盡也。夫經之深不可窮也，猶海之無盡藏也，爲宋學者徒守五子之書，而不知專力於全經，其所造何能遠乎？且程、朱弱冠之時即鋭志學聖人者也，學聖人不至而始成爲鉅儒，學程、朱不至則爲明代之儒者而已矣。夫漢唐之際，宋儒之學未出也，而漢之明禮制者則有賈生，述王道者則有董子，唐之倡絶學者則有韓退之，是皆不愧聖人之徒也。自宋儒表章聖學，人才雖盛，求有如賈、董、退之其人者終不可得，此無他也，賈、董諸君生於聖學湮晦之時，研窮《六經》，推本三代，以一人而盡古聖賢之言行，以蓄其德，故其所成者大；元、明諸儒承是非大明之後，舉天下而唯一賢人之言是遵，是以所見不宏，積不厚，而業不能更進於古也。夫聖無過孔子矣，孔子言必稱先王，自稱爲「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聖人之師古如此其勤也。夫學孔子而不統觀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迹，則祖述憲章之功不見。而夫子所以能成其聖者且不能知，而況學宋儒乎？夫惟不囿於宋儒，而後可僅爲宋儒，然此但可爲中人以上言之也。是故天下魁傑之士，不希迹聖道則已，苟從事於此，始焉不取法程、朱，則無以爲進德之基，終焉不驗以古聖之行，則無以日新其德。夫天下之事萬變不齊也，人之情亦百出不窮也，宋儒執一定之義以繩天下，而不知變通之用，是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夫程、朱有功孔子者也，而衡以孔氏之意，則其不合者尚多焉，而僅以博聞强記自命漢學者，其於爲學之輕重先後且未能别，而遂可謂服孔氏之教者乎？

李富孫《校經廎文稿》卷一〇《答沈鼎甫侍講書》 頃者馮柳東吉士南旋，接奉手教，辱承奬注殷拳，感愧交并，竝審閣下奉使楚北時，將羅整菴《困知記》、祝人齋《簪淑艾録》、注雙池《讀近思録》諸書重付剞劂，仰見闡揚前哲，砥厲來學，有補於世道人心實非淺鮮，欽佩無量！竊歎理學之不講久矣，世之沾沾於詞章訓詁者，反以理學爲迂腐不足言，不知理學不在空談心性，讀聖賢書便當躬行實踐，其文在《六經》、四子書，其事在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數大端，此之所謂學，而氣節、經濟、文章俱出其中，故經學、理學本合爲一，而非二事。今以專攻舉子業爲學，其志不過在榮利，閩朱梅崖謂學者習藝求仕，以潤家耀鄉里而已，其言切中時病。甚有口道孔孟之言，而身爲桀跖之行，則以制義皆浮詞，未嘗本諸身心，而專用經藝者之流弊必至此也。孟子在戰國時，辨義利，正人心，尤爲今之急務。夫義利之辨不明，則人皆貪得而無恥，人心不正，風俗亦何由而淳？前代理學詣公，其道德功業無論已，即我朝如湯文正、陸清獻、朱文端、張清恪，其正己正物事業何等卓卓！後人無有能及之者，豈非爲理學名臣乎？至窮而在下，則孫夏峯、李二曲、張楊園、陸桴亭諸儒，講明正學，其箸述皆足以厲世。顧世每尊程朱而斥陸學，然鵝湖之請，辨析義利，學者多至泣下，正可見其感發之效，未易輕爲擬議。今廢棄理學，競尚詞華，士之行誼漸不如古。閣下謂心知其非而口不能言，亦慨乎其言之昔。雷翠庭先生視學吾浙，刻有《學規條約》，訓勵士子最爲切要。將來星軺所涖，定以聖賢之學端士習而正風俗。學術既明，人亦知所趨向，而勇於自立，坐而言即可起而行。蓋嘗論讀書者不從理學潛心孚究，則凡立身行己之大，與夫出處、辭受、取與之間，皆汩溺於利欲，而毁棄坊隅，入於

邪辟窗穽而不自知，又安望其能立德立功立言邪！但講學者務期有體有用，不宜空談心性，以蹈迂疏無補之譏。朱、陸皆得聖賢宗旨，并勿持門户之見，以相詆排，有志於世道人心所當亟起以講明之也。因來翰言及，不揣狂瞽，藉以就質，尚祈教而正之。幸甚。

路德《櫟華館文集》卷二《關中書院課士詩賦序》 今爲業試律、律賦者日取三百篇而與之講肄，鮮不以爲迂闊，或且謂言大而夸，無裨於用。試平心思之，今之試律、律賦何自來乎？有唐人古近體詩，而後有試律；有徐、庾以下之駢體文，而後有律賦，此學者之所知也。而其源皆出蕭《選》，蕭《選》所録莫古於《騷》。《騷》也者，近接《三百篇》，而變化以出之，其體實兼詩賦，爲後來詩賦家之祖。無《風》《雅》、《頌》則無《騷》，無《騷》則無詩賦，安得有試律、律賦哉！學者不講明三百，讀《騷》必茫然矣，讀漢魏以下詩賦亦茫然矣。雖宗法唐詩，規橅徐庾，而源頭未瀹，流亦不長。況又束置高閣，專取近人之試律、律賦簡練以爲揣摩，其能役萬景於坐馳，明百意於片言哉！詩賦之變至試律、律賦而極，而國家用以取士，不患其敝者，何也？每試詩賦，必命以題，題萬變而不竭，所作詩賦亦萬變而不竭，不竭惡乎敝？詩賦之敝也，持衡者之偏也。持衡者之偏，操觚者之陋也。好丹則非素論，甘則忌辛，一有所偏，弊且百出。恃性靈者或儉於詞，矜華藻者或瞢於理，泥法律者或弱於才，尚機調者或短於意，避忌太多者發揭必不足，雕琢太過者風力必不振。偶值一題而喜，易一題而困矣。值一人而賞之，易一人而黜之矣。當其業詩賦也，各擇所悦者習之，凡所不悦皆其所不習者也。及其出而相士也，凡所未習皆其所不悦者也。於是能者不必售，售者不必能。學者苦其途之迂也，又見斯事之無定評也，遂避難就易，相率而趨於便捷之途，而斯道乃幾幾乎敝。敝者何以救？繩之以題而已矣，正以風雅頌而已矣。以萬變不竭之題，取萬變不竭之詩賦，雖有善作僞者，不能一一而爲之備，真僞之判若黑白然。然後人人勉爲真才，而作僞之風不禁而自絶。又恐遲之又久，高才博學之士將争奇炫異，而流爲破體也，是當舉《風》、《雅》、《頌》之義大爲之閑，使咸歸於醇正。凡作詩賦，寫景抒情者，《風》之意也；揆時審勢者，《雅》之遺也，歌功論德者，《頌》之體也。就一篇論之，其中端而虚者得於《風》者也，和而莊者得於《雅》者也，雍容揄揚而近實者得於《頌》者也。業詩賦者，必先學爲《風》人，然後本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雅》難於《風》，《頌》難於《雅》，《雅》《頌》不被以《風》，則《雅》亦非《雅》，《頌》亦非《頌》。必使三者兼得，而後能鑒古，能鑒古而後能準今，能鑒古準今而後能自爲詩賦，能自爲詩賦而後可以萬變不竭，雖難之以題，窘之以韻，皆能因物構象，稱心而出，此之謂真才。近而几席，遠而陬澨，皆能披沙揀金，掇其精英以去，此之謂真賞。斯事雖微，蓋亦蕭《選》之支流，三百篇之餘裔，而不可廢焉者也，夫何敝之有哉！

吾關中詩賦始於西周，變於秦風，盛於漢唐，而衰於趙宋，自是一蹶不振以迄於今，豈人才不古若哉！漢唐作者皆能讀周秦以上之書，如浮大河者發乎崑崙，放乎溟渤，順流而東，勢如破竹，此其所以盛也。今之學者佔畢而外，罕所覩聞，其於漢唐詩賦若知之，若不知之，或見之，或不見之，蕭《選》以上讀者益稀，三百篇雖人人成誦，而究心者少，泳其沫忘其源，此其所以衰也。前督糧道尹公始創立詩賦課，課關中書院士子，數年以來漸有起色，而能者仍鮮。今觀察永清劉公知士子之少切劘也，謀所以訓迪之，而患其不能周徧。時余已自關中移講宏道，因郵寄課卷，致書於余，令宏道士子偕作，合兩書院詩賦，擇其佳者改而梓之，以爲多士勸。余不敢辭，爰汰其疵累，補其空疏，各繫以評論，量加注釋，詞取典贍而杜其鈔襲，意取清新而禁其纖靡，音取寥亮而斥其繩咬，以確當爲真，以浮泛爲僞。自知管中之窺莫覩全豹，但欲使學者披覽是編，識其門徑，由試律而溯唐詩，由唐詩而溯曹、劉、鮑、謝，由律賦而溯徐庾，由徐、庾而溯揚、馬、班、張，又上而溯屈、宋，又上而溯《三百》，則詩賦之道且匯而爲一，《風》《雅》《頌》之情皆可得而見也。佗曰持衡取士，必能覽别真僞，不以魚目溷珠。觀察今日之舉，其有造於士林也匪淺鮮矣！或謂沿流溯源其勢多逆，何如順而導之之爲得乎？此其説固然，然此法也可施之於童蒙，若以教弱冠以後之人，則扞格而不入。今之業詩賦者，皆弱冠以後者也，使之沿流以溯源，不猶愈於泳沫者哉！計自戊戌三月至十一月，凡得詩賦若干首，彙爲一編，題之曰《關中書院詩賦課》。是編也，合兩書院之作而統以關中者，凡宏道士子皆關中人也。

戴絅孫《味雪齋文鈔》甲集卷一《湛宋子砭言・論學篇第一》 或問於湛宋子曰：「學何從？」曰：「從聖。」或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學之從聖，夫疇不知者。然而仲尼既没，其學傳之孟子，孟子之卒也，不得其傳焉。由周秦而唐宋，其間言聖學者二：訓詁一家，心性又一家也。由宋而明，言心性之學者又二：程朱氏一家，陸王氏又一家也。是甲則非乙，守東則擊西，出奴入主，未之有定。然則於三家之學也，宜疇從歟？」湛宋子曰：「噫嘻！是未可意爲平也。且子獨不見七政之行於天，四瀆之入於海，與夫千百國之至於京師也乎？天周

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之行，或進而疾，或退而遲，疾之行一歲而周，遲之行二十八歲而周，然不可謂疾者行而遲者不行也。海爲百谷王，江、淮、河濟之，入有曲而達有徑，而致曲之達者九迴，徑之致者婁伏，然不可謂徑者入而曲者不入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荆、揚、兗、豫之州，寄象鞮譯之國，其邇者里記百千，其遠者程踰萬億，然不可謂邇者至而遠者不至也。夫學之從聖亦猶是而已矣。」曰：「然則學三者之學孰愈？」湛淵子曰：「以訓詁之學入聖，十得其四五焉，其失也鑿；以程朱氏之學入聖，十得其八九焉，其失也窒；以陸王氏之學入聖，十得其七八焉，其失也蕩。夫學之從聖，將以從於道也，去其失，取其得，則與道一矣。學之家三，而善學者仍一，其亦脊所從可乎。」

戴絅孫《味雪齋文鈔》甲集卷一《湛淵子砭言・取舍篇第二》　學至於孔子尚矣，無過不及之謂中，道其至矣乎？降此，雖顏、曾、閔、冉，皆各得其性之所近。若師與商也，則不能無所偏矣。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千古言學之善則歟。夫如是，尚安有所謂是己而非人者。凡人之是己而非人，其心皆不能無所蔽，蔽而學，則非學矣。故將推其是己之心，即并其己之未是者，而亦是之矣；推其非人之心，即并其人之未非者而亦非之矣。今之言訓詁者曰漢學，言心性者曰宋學，學訓詁者未有不自實其學，而議宋學之虛；學心性者未有不自精其學，而斥漢學之粗；此其大致也。又其甚者，崇程朱氏之即物以致其知，則曰吾道問學也；崇陸王氏之外物以求其知，則曰吾尊德性也。嗟乎！學至於此，令天下何所歸乎？今夫道未有不集虛而暨實者，即未有不由粗以及精者，無訓詁安知心性？非心性何爲訓詁邪？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使必外文章於性道，則文章何事？性道何物？抑使端木氏果不得聞，又安知所謂性與道邪？《中庸》一編，其言性與道者盡矣，尊德性而道問學，子思之語，曾歧而二者邪？是故古之善學者，必先脊其所取舍，取舍之不當而是非淆，是非之既淆，其於道，北轍而南轅也。

《欽定學堂章程・欽定蒙學堂章程光緒二十八年》

第二章　功課教法

第一節　蒙學堂課程門目表：修身第一，字課第二，習字第三，讀經第四，史學第五，輿地第六，算學第七，體操第八。

第二節　蒙學功課年程：

第一年　學科階級：修身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敬長尊師，忠君愛國，比附古人言行，繪圖貼説，以示兒童；字課實字，凡天地人物諸類，實字皆繪圖加註指示之，習字即用所授字課教以寫法；讀經《孝經》、《論語》；史學歷代國號，帝王世系；輿地以地球行星圖指授之；體操整齊步法。

第二年　學科階級：修身同上學年；字課静字，動字，兼教以動静字加於實字之上之方法；習字同上教法；讀經《論語》、《孟子》；史學歷代帝王年數，建元；輿地地球上洲島方位，各洲國名；體操同上學年。

第三年　學科階級：修身同上學年；字課虚字；習字同上教法；讀經《孟子》；史學歷代興亡之大事；輿地各省府廳州縣名目方位；算學數目之名；體操演習體勢。

第四年　學科階級：修身同上學年；字課積字成句法；習字同上教法；讀經《大學》、《中庸》；史學歷代疆域及分割之情狀，兼授地圖；輿地各省名山大川、方位情狀，兼授地圖；算學加減法；體操同上學年。

第三節　蒙學堂課程十二日一周時刻表：

第一日	修身一	字課一	習字一	讀經一	史學一	體操一
第二日	修身一	字課一	習字一	讀經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三日	修身一	字課一	習字一	讀經一	史學一	體操一
第四日	修身一	字課一	習字一	讀經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五日	修身一	字課一	習字一	讀經一	史學一	體操一
第六日	修身一	字課一	習字一	讀經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七日	修身一	字課一	習字一	讀經一	史學一	體操一
第八日	修身一	字課一	習字一	讀經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九日	修身一	字課一	習字一	讀經一	史學一	體操一
第十日	修身一	字課一	習字一	讀經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十一日	修身一	字課一	習字一	讀經一	史學一	體操一
第十二日	修身一	字課一	習字一	讀經一	輿地一	體操一

於第三第四兩年減去修身之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四日之四小時，體操之第一、第三、第七、第九日之四小時，共八小時，加課算學。

《欽定學堂章程・欽定小學堂章程光緒二十八年》

第二章　功課教法

第一節　尋常小學堂課程門目表：

修身第一，讀經第二，作文第三，習字第四，史學第五，輿地第六，算學第七，體操第八。

第二節　尋常小學堂課程分年表：

第一年　學科階級：

修身取《曲禮》、朱子《小學》諸書之平近切實者教之；讀經《詩經》；作文教以口語四五句使聯屬之；習字今體楷書；史學上古三代之大略；輿地地球大勢；算學加減乘除；體操柔體操。

第二年　學科階級：

修身同上學年；讀經《詩經》、《禮記》；作文授以口語七八句使聯屬之；習字同上學年；史學秦漢之大略；輿地本鄉各境，本縣各境；算學加減乘除繁數；體操同上學年。

第三年　學科階級：

修身同上學年；讀經《禮記》；作文作記事文七八句；習字同上學年，兼習行書；史學兩晉、南北朝之大略；輿地本府各境；算學同上學年；體操同上學年。

第三節　尋常小學堂課程十二日一周時刻表：

第一年

第一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二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三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四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五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六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七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八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九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十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十一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十二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二年

第一日	修身一	讀經一	作文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二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三日	修身一	讀經一	作文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四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五日	修身一	讀經一	作文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六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七日	修身一	讀經一	作文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八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九日	修身一	讀經一	作文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十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十一日	修身一	讀經一	作文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十二日	修身一	讀經一	習字一	史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三年

第一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習字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二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作文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三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習字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四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作文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五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習字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續表）

第六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習字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七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習字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八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作文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九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習字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十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作文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十一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作文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十二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習字一	算學一	體操一

凡表中所標之第一第二等日期，從每十二日一周休業之後一日數起。

第四節　高等小學堂課程門目表：

修身第一，讀經第二，讀古文詞第三，作文第四，習字第五，算學第六，本國史學第七，本國輿地第八，理科第九，圖畫第十，體操第十一。

或加農工商實業之一科目或二科目，而除去讀古文詞，應就地方情形隨時酌定。

第五節　高等小學堂課程分年表：

第一年　學科階級：

修身授以性理通論、倫常大義，宜選先哲前言往行平近切實者教之；讀經《爾雅》、《春秋左傳》；讀古文詞記事之文；作文作記事文短篇；習字楷書兼習行書；算學授度量衡及時刻之計算；史學唐、五代之大略；輿地本省各境；理科動植物淺理；圖畫簡易單形畫；體操柔體操兼器具操。

第二年　學科階級：

修身同上學年；讀經《春秋左傳》；讀古文詞說理之文；作文作日記、淺短書札；習字楷書、行書、兼習小篆；算學分數、小數；史學宋、遼、金、元之大略；輿地本國各境；理科器具製造淺理；圖畫實物模型畫；體操同上學年。

第三年　學科階級：

修身同上學年；讀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讀古文詞詞賦詩歌；作文作說理文短篇；習字同上學年；算學比例；史學明之大略；輿地同上學年；理科物理初級；圖畫同上學年；體操同上學年。

第六節　高等小學堂課程十二日一周時刻表：

第一年

第一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算學一	理科一	習字一
第二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算學一	圖畫一	體操一
第三日	讀經一	讀古文詞一	輿地一	理科一	圖畫一	習字一
第四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算學一	理科一	體操一
第五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算學一	圖畫一	習字一
第六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讀古文詞一	作文一	體操一
第七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算學一	理科一	習字一
第八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算學一	圖畫一	體操一
第九日	讀經一	讀古文詞一	輿地一	理科一	圖畫一	習字一
第十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算學一	理科一	體操一
第十一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算學一	圖畫一	習字一
第十二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讀古文詞一	作文一	體操一

第二年

第一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二日	讀經一	史學一	理科一	算學一	圖畫一	習字一
第三日	讀經一	理科一	算學一	輿地一	圖畫一	習字一
第四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算學一	理科一	體操一
第五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算學一	圖畫一	習字一
第六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讀古文詞一	作文一	體操一
第七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算學一	理科一	習字一
第八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算學一	圖畫一	體操一
第九日	讀經一	讀古文詞一	輿地一	理科一	圖畫一	習字一
第十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算學一	理科一	體操一
第十一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算學一	圖畫一	習字一
第十二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讀古文詞一	作文一	體操一

（續表）

第五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理科一	算學一	習字一
第六日	讀經一	輿地一	讀古文詞一	作文一	圖畫一	體操一
第七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八日	讀經一	史學一	理科一	算學一	輿地一	圖畫一
第九日	讀經一	理科一	算學一	讀古文詞一	圖畫一	習字一
第十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理科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十一日	讀經一	史學一	輿地一	理科一	算學一	習字一
第十二日	讀經一	輿地一	讀古文詞一	作文一	圖畫一	體操一

第三年

第一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理科一	算學一	圖畫一
第二日	讀經一	史學一	理科一	算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三日	讀經一	輿地一	圖畫一	讀古文詞一	理科一	習字一
第四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理科一	算學一	圖畫一
第五日	讀經一	史學一	圖畫一	理科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六日	讀經一	輿地一	讀古文詞一	作文一	算學一	習字一
第七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理科一	算學一	圖畫一
第八日	讀經一	史學一	理科一	算學一	輿地一	體操一
第九日	讀經一	輿地一	圖畫一	讀古文詞一	理科一	習字一
第十日	修身一	讀經一	史學一	理科一	算學一	圖畫一

（續表）

第十一日	讀經一	史學一	圖畫一	理科一	算學一	體操一
第十二日	讀經一	輿地一	讀古文詞一	作文一	算學一	習字一

或加外國文而除去古文詞，或習工商實業而除去圖畫，各就地方情形酌定。加外國文者亦由中教習講授。

《欽定學堂章程・欽定中學堂章程光緒二十八年》

第二章　功課教法

第一節　中學堂課程門目表：

修身第一，讀經第二，算學第三，詞章第四，中外史學第五，中外輿地第六，外國文第七，圖畫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學第十一，體操第十二。

以上各科學，均由中教習講授，惟外國文一門必用外國教習，或以中教習之通外國文者副之。將來各學堂通外國文者漸多，中學堂教習即可輟聘西人以省經費。所習外國文以英文爲主，法文、日文科任擇一國兼習。

第二節　中學堂課程分年表：

第一年　學科階級：

修身當本《論語》、《孝經》之旨趣，授以人倫道德之要領；讀經《書經》；算學平面幾何直綫；詞章作記事文；中外史學外國上世史；中外輿地本國各境；外國文讀法，習字；圖畫臨寫自然畫；博物動物狀；物理物理分類學大概；體操器具操。

第二年　學科階級：

修身同上學年；讀經《周禮》；算學平面幾何，面積，比例；詞章作說理文；中外史學外國中世史；中外輿地亞洲各境；外國文讀法，習字，講解；圖畫幾何畫；博物植物狀；物理同上學年；體操器具操。

第三年　學科階級：

修身同上學年；讀經《儀禮》；算學立體幾何，代數加減乘除分數；詞章學章奏傳記諸體文；中外史學外國近世史；中外輿地同上學年；外國文講解，文法，翻譯；圖畫同上學年；博物生理學；化學大意；體操器具操，兼兵式。

第四年　學科階級：

修身同上學年；讀經《周易》；算學代數方程；詞章學詞賦詩歌諸體文；中外史

學外國史法沿革之大略；中外輿地歐美各境；外國文同上學年；圖畫同上學年；博物礦物學；化學試驗；體操器具操，兼兵式。

第三節　中學堂課程一星期時刻表：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修身	2	修身	2	修身	2	修身	2
讀經	3	讀經	3	讀經	3	讀經	3
算學	6	算學	6	算學	6	算學	6
詞章	3	詞章	3	詞章	3	詞章	3
中外史學	3	中外史學	3	中外史學	3	中外史學	3
中外地理	3	中外地理	3	中外地理	3	中外地理	3
外國文	9	外國文	9	外國文	9	外國文	9
圖畫	2	圖畫	2	圖畫	2	圖畫	2
博物	2	博物	2	博物	2	博物	2
物理	2	物理	2	物理		物理	
化學		化學		化學	2	化學	2
體操	2	體操	2	體操	2	體操	2
共計	37		37		38		38

中學堂附設之師範學堂，照此課程每一星期減去外國文三小時，加教育學、教授法三小時。

《欽定學堂章程・欽定高等學堂章程光緒二十八年》

第二章　功課教法

第一節　高等學堂課程門目表：

政科：

科目	教習
倫理第一	中教習授
經學第二	中教習授
諸子第三	中教習授
詞章第四	中教習授
算學第五	中外教習兼授
中外史學第六	中外教習兼授
中外輿地第七	中外教習兼授
外國文第八	外國教習授
物理第九	外國教習授
名學第十	外國教習授
法學第十一	外國教習授
理財學第十二	外國教習授
體操第十三	中外教習兼授

藝科：

科目	教習
倫理第一	中教習授
中外史學第二	中外教習兼授

（續表）

科目	教習
外國文第三	外國教習授
算學第四	中外教習兼授
物理第五	外國教習授
化學第六	外國教習授
動植物學第七	外國教習授
地質及礦產學第八	外國教習授
圖畫第九	外國教習授
體操第十	中外教習兼授

第二節　高等學堂課程分年表：

政科第一年　學科階級：

倫理考求三代漢唐以來諸賢名理，宋元明國朝學案，暨外國名人言行，務以周知實踐爲歸　經學《書》、《詩》、《論語》、《孝經》、《孟子》自漢以來註家大義　諸子儒家、法家、兵家詞章中國詞章流別　算學代數，級數，對數，三角　中外史學中外史制度異同　中外輿地外國歐美非洲各境、群島各境　外國文講讀，文法，翻譯，作文　物理聲、光、熱、力學名學大意　體操兵式

政科第二年　學科階級：

倫理同上學年　經學《三禮》、《爾雅》自漢以來註家大義　諸子雜家，術數家，道家詞章同上學年　算學解析幾何，三角　中外史學中外史治亂得失　中外輿地地質學大概　外國文同上學年　物理同上學年　名學同上學年　法學通論　理財學通論體操兵式

政科第三年　學科階級：

倫理同上學年　經學《春秋三傳》、《周易》自漢以來註家大義　諸子考諸子名理派別詞章同上學年　算學曲綫　中外史學中外史治亂得失商業史　中外輿地地文學大概外國文同上學年　物理實驗　名學演繹　法學同上學年　理財學同上學年　體操兵式

藝科第一年　學科階級：

倫理同政科　中外史學同政科　外國文同政科　算學代數，級數，對數，三角物理物性論，力學，聲學　地質及礦產學地質之材料，礦物之種類　圖畫用器畫，射影圖法，圖法幾何　體操兵式

藝科第二年　學科階級：

倫理同政科　中外史學同政科　外國文同政科　算學解析幾何，測量，曲綫　物理熱學，光學，磁學　化學無機化學　動植物學種類與構造　地質及礦產學地質之構造與發達，礦物之形狀　圖畫用器畫，射影圖法，陰影法，遠近法　體操兵式

藝科第三年　學科階級：

倫理同政科　中外史學同上學年，入工農科者授工農業史　外國文同政科　算學微分，積分　物理靜電氣，動電氣　化學有機化學　動植物學同上學年　地質及礦產學礦物化驗　圖畫用器畫，陰影法，遠近法，器械圖　體操兵式

第三節　高等學堂課程一星期時刻表：

政科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倫理	1	倫理	1	倫理	1
經學	2	經學	2	經學	2
諸子	1	諸子	1	諸子	1
詞章	2	詞章	2	詞章	2
中外史學	3	中外史學	3	中外史學	3
中外輿地	3	中外輿地	3	中外輿地	3
算學	3	算學	3	算學	3

（續表）

政科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英文	5	英文	5	英文	5
德文	7	德文	7	德文	7
法文	7	法文	7	法文	7
俄文	7	俄文	7	俄文	7
日本文	5	日本文	5	日本文	5
物理	4	物理	4	物理	4
名學	2	名學	2	名學	2
法學		法學	2	法學	2
理財學		理財學	2	理財學	2
體操	3	體操	2	體操	2
合計	36		36		36

將來入政治科者，第二、第三兩年除去物理，增課法學一小時；入文學科者，第二、第三兩年除去算學；入商務科者第二、第三兩年除去史學、名學，增習商業史二小時。凡政科學生，除英文外，他國文任擇一門兼習，兼習日本文者加習英文二小時。

藝科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倫理	1	倫理	1	倫理	1
中外史學	2	中外史學	2	中外史學	2

（續表）

藝科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英文	7	英文	6	英文	6
德文	7	德文	7	德文	7
法文	7	法文	7	法文	7
算學	6	算學	5	算學	5
物理學	4	物理學	2	物理學	2
化學		化學	3	化學	3
動植物學		動植物學	2	動植物學	2
地質及礦產學	4	地質及礦產學	3	地質及礦產學	3
圖畫	3	圖畫	3	圖畫	3
體操	2	體操	2	體操	2
合計	36		36		36

將來入醫科者增習拉丁文。凡藝科學生除英文外，德、法文任擇一門習之。

《欽定學堂章程・欽定大學堂章程光緒二十八年》

第二章　功課教法

第二節　大學分科門目表

大學分科，俟預備科學生卒業之後再議課程，今略仿日本例，定爲大綱分列如下：

政治科第一，文學科第二，格致科第三，農業科第四，工藝科第五，商務科第六，醫術科第七。

政治科之目二：一曰政治學，二曰法律學。文學科之目七：一曰經學，二

曰史學，三曰理學，四曰諸子學，五曰掌故學，六曰詞章學，七曰外國語言文字學。格致科之目六：一曰天文學，二曰地質學，三曰高等算學，四曰化學，五曰物理學，六曰動植物學。農業科之目四：一曰農藝學，二曰農業化學，三曰林學，四曰獸醫學。工藝科之目八：一曰土木工學，二曰機器工學，三曰造船學，四曰造兵器學，五曰電氣工學，六曰建築學，七曰應用化學，八曰採礦冶金學。商務科之目六：一曰簿計學，二曰產業製造學，三曰商業語言學，四曰商法學，五曰商業史學，六曰商業地理學。醫術科之目二：一曰醫學，二曰藥學。以上科目粗具，至詳細課程，俟預備科學生卒業之後，酌量情形再行妥定。

第三節　預備科課程門目表

預備科課程依原奏分政藝兩科，習政科者卒業後升入政治、文學、商務分科；習藝科者，卒業後升入農業、格致、工藝、醫術分科。各省高等學堂課程，照此辦理。今列如下：

政　科：

科　目	教　習
倫理第一	中教習授
經學第二	中教習授
諸子第三	中教習授
詞章第四	中教習授
算學第五	中外教習兼授
中外史學第六	中外教習兼授
中外輿地第七	中外教習兼授
外國文第八	外國教習授
物理第九	外國教習授

藝　科：

科　目	教　習
倫理第一	中教習授
中外史學第二	中外教習兼授
外國文第三	外國教習授
算學第四	中外教習兼授
物理第五	外國教習授
化學第六	外國教習授
動植物學第七	外國教習授
地質及礦產學第八	外國教習授
圖畫第九	外國教習授
體操第十	中外教習兼授

（續表）

科　目	教　習
名學第十	外國教習授
法學第十一	外國教習授
理財學第十二	外國教習授
體操第十三	中外教習兼授

第四節　預備科課程分年表

政科第一年　學科階級

倫理考求三代漢唐以來諸賢名理，宋元明國朝學案，及外國名人言行，務以周知實踐爲歸，經學《書》《詩》《論語》《孝經》《孟子》，自漢以來註家大義，諸子儒家，法家，兵家，詞章中國詞章流別，算學代數，級數，對數，三角，中外史學中外史制度異同，中外輿地，外國歐美非洲各境，群島各境，外國文講讀文法，翻譯，作文，物理聲光熱力學，名學大意，體操兵式。

政科第二年　學科階級

倫理同上學年，經學《三禮》《爾雅》，自漢以來註家大義，諸子雜家，術數家，道家，詞章同上學年，算學解析幾何，三角，中外史學中外史治亂得失，中外輿地地質學大概，外國文同上學年，物理同上學年，名學同上學年，法學通論，理財學通論，體操兵式。

政科第三年　學科階級

倫理同上學年，經學《春秋三傳》《周易》，自漢以來註家大義，諸子考諸子名理派別，詞章同上學年，算學曲綫，中外史學中外史治亂得失，商業史，中外輿地地文學大概，外國文同上學年，物理實驗，名學演繹，法學同上學年，理財學同上學年，體操兵式。

藝科第一年　學科階級

倫理同政科，中外史學同政科，外國文同政科，算學代數，級數，對數，三角，物理物性論，力學，聲學，地質及礦產學地質之材料，礦物之種類，圖畫用器畫，射影圖法，圖法幾何，體操兵式。

藝科第二年　學科階級

倫理同政科，中外史學同政科，外國文同政科，算學解析幾何，測量，曲綫，物理熱學，光學，磁氣，化學無機化學，動植物學種類與構造，地質及礦產學地質之構造與發達，礦物之形狀，圖畫用器畫，射影圖法，陰影法，遠近法，體操兵式。

藝科第三年　學科階級

倫理同政科，中外史學同上學年，入工農科者授工農業史，外國文同政科，算學微分，積分，物理靜電氣，動電氣，化學有機化學，動植物學同上學年，地質及礦產學礦物化驗，圖畫用器畫，陰影法，遠近法，器械圖，體操兵式。

第五節　預備科課程一星期時刻表：

政科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倫理	1	倫理	1	倫理	1
經學	2	經學	2	經學	2
諸子	1	諸子	1	諸子	1
詞章	2	詞章	2	詞章	2
中外史學	3	中外史學	3	中外史學	3
中外輿地	3	中外輿地	3	中外輿地	3
算學	3	算學	3	算學	3
英文	5	英文	5	英文	5
德文	7	德文	7	德文	7
法文	7	法文	7	法文	7
俄文	7	俄文	7	俄文	7
日本文	5	日本文	5	日本文	5
物理	4	物理	4	物理	4
名學	2	名學	2	名學	2
法學		法學	2	法學	2
理財學		理財學	2	理財學	2
體操	3	體操	2	體操	2
合計	36		36		36

將來入政治科者，第二第三兩年除去物理，增課法學一小時；入文學科者，第二第三兩年除去算學；入商務科者，第二第三兩年除去史學名學，增習商業史二小時。凡政科學生，除英文外，他國文任擇一門兼習，惟兼習日本文者加習英文二小時。

藝科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倫理	1	倫理	1	倫理	1
中外史學	2	中外史學	2	中外史學	2
英文	7	英文	6	英文	6
德文	7	德文	7	德文	7
法文	7	法文	7	法文	7
算學	6	算學	5	算學	5
物理	4	物理	2	物理	2
化學		化學	3	化學	3
動植物學		動植物學	2	動植物學	2
地質及礦產學	4	地質及礦產學	3	地質及礦產學	3
圖畫	3	圖畫	3	圖畫	3
體操	2	體操	2	體操	2
合計	36		36		36

將來入醫科者增習臘丁文，凡藝科學生，除英文外，德法文任擇一門習之。

第六節　仕學館課程門目表

仕學館課程，照原奏招考已入仕途之人入館肄業，自當舍工藝而趨重政法，惟普通各學亦宜略習大概。今表列門目如下：

算學第一，博物第二，物理第三，外國文第四，輿地第五，史學第六，掌故第七，理財學第八，交涉學第九，法律學第十，政治學第十一。

以上各科，均用譯出課本書，由中教習及日本教習講授，惟外國文用各國教習講授。

第七節　仕學館課程分年表

第一年　學科階級

算學加減乘除比例開方，博物動植物形狀及構造，物理力學聲學淺說，外國文音義，輿地全球大勢，本國地理，史學中國史典章制度，掌故國朝典章制度沿革大略，理財學通論，交涉學公法，法律學刑法總論分論，政治學行政法。

第二年　學科階級

算學平面幾何，博物生理學，物理熱學光學淺說，外國文翻譯，輿地外國地理，史學外國史典章制度，掌故現行會典則例，理財學國稅，公產，理財學史，交涉學約章使命交涉史，法律學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法制史，政治學同上學年。

第三年　學科階級

算學立體幾何，代數，博物礦物學，物理電氣磁氣淺說，外國文文法，輿地地文地質學，史學考中外治亂興衰之故，掌故考現行政事之利弊得失，理財學銀行，保險，統計學，交涉學通商傳教，法律學羅馬法，日本法，英吉利法，法蘭西法，德意志法，政治學國法，民法，商法。

凡入仕學館者，英、德、法、俄、日本文字任擇一門習之，不能習者聽。

第八節　仕學館課程一星期時刻表：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算學	3	算學	3	算學	4
博物	3	博物	2	博物	2
物理	3	物理	3	物理	3
外國文	4	外國文	4	外國文	4

（續表）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輿地	3	輿地	3	輿地	3
史學	2	史學	3	史學	3
掌故	2	掌故	2	掌故	2
理財學	4	理財學	4	理財學	4
交涉學	4	交涉學	4	交涉學	4
法律學	4	法律學	4	法律學	4
政治學	4	政治學	4	政治學	4
合計	36		36		37

不習外國文者，於理財、交涉、法律、政治四門各加課一小時。

第九節　師範館照原奏招考舉貢生監入學肄業，其功課如普通學，而加入教育一門。今表列門目如下：

倫理第一，經學第二，教育學第三，習字第四，作文第五，算學第六，中外史學第七，中外輿地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學第十一，外國文第十二，圖畫第十三，體操第十四。

以上各科，均用譯出課本書，由中教習及日本教習講授；惟外國文用各國教習講授。

第十節　師範館課程分年表

第一年　學科階級

倫理考中國名人言行、經學考經學家家法、教育學教育宗旨、習字楷書、作文作記事文、算學加減乘除、分數、比例、開方、中外史學本國史典章制度、中外輿地全球大勢，本國各境，兼仿繪地圖、博物動植物之形狀及構造、物理力學、聲學、熱學、化學考質，求數、外國文音義、圖畫就實物模型授毛筆畫、體操器具操。

第二年　學科階級

倫理考外國名人言行、經學同上學年、教育學授教育之原理、習字楷書行字、作文作論理文、算學帳簿用法，算表成式，幾何面積，比例、中外史學外國上世史，中世史、中外輿地外國各境兼仿繪地圖、博物同上學年、物理熱學，光學、化學無機化學、外國文句法、圖畫就實物模型，帖譜手本授毛筆畫、體操器具操。

第三年　學科階級

倫理考歷代學案，本朝聖訓，以周知實踐爲主、經學同上學年、教育學教育之原理及學校管理法、習字楷書，行書，篆書、作文學章奏、傳記、詞賦詩歌諸體文、算學代數，加減乘除，分數，方程，立體幾何、中外史學外國近世史，中外輿地地文地質學、博物生理學、物理電氣磁氣、化學同上學年、外國文文法、圖畫用器畫大要、體操兵式。

第四年　學科階級

倫理授以教修身之次序方法、經學同上學年、教育學實習、習字行書，篆書，草書，并授以教習字之次序方法、作文考文體流別、算學代數，級數，對數，并授以教算學及幾何之次序方法、中外史學外國近世史并授以教史學之次序方法、中外輿地授以教地理之次序方法、博物礦物學、物理授以教理科之次序方法、化學有機化學、外國文文法、圖畫授以教圖畫之次序方法、體操兵式，并授以教體操之次序方法。

第十一節　師範館課程一星期時刻表：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倫理	1	倫理	1	倫理	1	倫理	1
經學	1	經學	1	經學	1	經學	1
教育學	3	教育學	4	教育學	4	教育學	3
習字	3	習字	3	習字	3	習字	3
作文	2	作文	2	作文	2	作文	2
算學	3	算學	4	算學	4	算學	4

（續表）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中外史學	2	中外史學	1	中外史學	2	中外史學	2
中外輿地	2	中外輿地	2	中外輿地	2	中外輿地	2
博物	2	博物	2	博物	2	博物	2
物理	3	物理	3	物理	3	物理	3
化學	2	化學	2	化學	2	化學	3
外國文	6	外國文	6	外國文	4	外國文	4
圖畫	3	圖畫	2	圖畫	3	圖畫	3
體操	3	體操	3	體操	3	體操	3
合計	36		36		36		36

《奏定學堂章程・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第二節　初等小學堂之教授科目凡八：一、修身，二、讀經講經，三、中國文字，四、算術，五、歷史，六、地理，七、格致，八、體操。此爲完全學科。

視地方之情形，尚可加圖畫手工之一科目或二科目。凡加授之科目，均作爲隨意科目。

第三節　簡易科科目凡五：一、修身，讀經合爲一科即於講經時帶講修身，二、中國文字科，三、歷史、地理、格致合爲一科，視其師能講何門，即專講此一門，四、算術，五、體操。此名爲簡易科，專爲便於貧家兒童不能謀上等生業者而設，使將來畢業後，或有聰穎有志者，盡可於高等小學內補習所缺，仍可進於高等小學堂。

第四節　初等小學各科目教育要義如下：

一、修身　其要義在隨時約束以和平之規矩，不令過苦，并指示古人之嘉言懿行，動其欣慕效法之念，養成兒童德性，使之不流於匪僻，不習於放縱，尤須趁幼年時教以平情公道，不可但存私吝，以求合於愛衆親仁、恕以及物之旨。此時具有愛同類之知識，將來成人後即爲愛國家之根基。尤當以俗語解說，啓發兒童之良心，就其淺近易能之事使之實踐。爲教員者尤當以身作則，示以模範使兒童變化氣質於不自覺。兼令誦讀有益風化之古詩歌，以涵養其性情，舒暢其肺氣，則所聽講授經書之理，不視爲迂板矣。

二、讀經講經　其要義在授讀經文，字數宜少，使兒童易記。講解經文宜從淺顯，使兒童易解，令聖賢正理深入其心，以端兒童知識初開之本。每日所授之經，必使成誦乃已。

凡講經者先明章指，次釋文義，務須平正明顯切於實用，勿令學童苦其繁難；其詳略深淺視學生之年歲程度而定。尤不可務新好奇，創爲異說，致啓駁雜支離之弊。至於經義奧博無涯，學堂晷刻有限，止能講其大義；若欲博綜精研，可俟入大學堂後爲之，此乃中小學堂講經通例。

現在定以《孝經》《四書》《禮記》節本爲初等小學必讀之經，總共五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計算。

第一年，每日約讀四十字，共讀九千六百字；

第二年，每日約讀六十字，共讀一萬四千四百字；

第三四年，每日約讀一百字，共讀四萬八千字；

第五年，每日約讀一百二十字，共讀二萬八千八百字。

總共五年，應讀十萬零一千八百字；除《孝經》二千零十三字，《四書》五萬九千六百十七字全讀外共六萬一千六百字，《禮記》最切於倫常日用，亟宜先讀。惟全經過於繁重，天資聰穎學生可讀江永《禮記約編》約七萬八千餘字，其或資性平常，或以謀生爲急，將來僅志於農工商各項實業，無仕宦科名之望者，宜就《禮記約編》擇初學易解而人道所必應知者，節存四萬字以內，俾得粗通禮意而仍易於畢業。其講解用近人《禮記訓纂》最好，如不能得，或用相臺本鄭註，或暫用通行之陳澔《集說》均可。緣所讀所講，止係切於人生日用之事，無甚精深典禮，則古註與元人註無大異同。

上表所列讀經講經時刻，計每星期讀經六點鐘，挑背及講解六點鐘，合共十二點鐘。另有温經鐘點每日半點鐘，在自習時督課，不在表內。若學堂無自習室，則即在講堂督課。

三、中國文字　其要義在使識日用常見之字，解日用淺近之文理，以爲聽

講能領悟、讀書能自解之助，并當使之以俗語叙事，及日用簡短書信，以開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謀生應世之要需。

四、算術　其要義在使知日用之計算，與以自謀生計必需之知識，兼使精細其心思。當先就十以内之數示以加減乘除之方，使之純熟無誤，然後漸加其數至萬位而止，兼及小數；并宜授以珠算，以便將來尋常實業之用。

五、歷史　其要義在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尤當先講鄉土歷史，採本境内鄉賢名宦流寓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嘆慕，增長志氣者爲之解説，以動其希賢慕善之心。歷史宜懸歷代帝王統係圖一幅於壁上，則不勞詳説而自能記憶。

六、地理　其要義在使知今日中國疆域之大略，五洲之簡圖，以養成其愛國之心，兼破其鄉曲僻陋之見。尤當先講鄉土有關係之地理，以養成其愛鄉土之心，先自學校附近指示其方向子午，步數多少，道里遠近，次及於附近之先賢祠墓、近處山水，間亦帶領小學生尋訪古迹爲之解説，俾其因故事而記地理，兼及居民之職業、貧富之原因、舟車之交通、物産之生殖，并使認識地圖，漸次由近及遠，令其湊合本版分合地圖尤善。地理宜懸本縣圖、本省圖、中國圖、東西半球圖、五洲圖於壁上，每學生各與折迭善圖一張，則不煩細講而自了然。

七、格致　其要義在使知動物植物礦物等類之大略形象質性，并各物與人之關係，以備有益日用生計之用。惟幼齡兒童，宜由近而遠，當先以鄉土格致。先就教室中器具、學校用品，及庭園中動物植物礦物金石煤炭等物爲礦物，漸次及於附近山林川澤之動物植物礦物，爲之解説其生活變化作用，以動其博識多聞之慕念。

八、體操　其要義在使兒童身體活動，發育均齊，矯正其惡習，流動其氣血，鼓舞其精神，兼養成其群居不亂、行立有禮之習；并當導以有益之游戲及運動，以舒展其心思。

九、圖畫　其要義在練習手眼，以養成其見物留心、記其實象之性情；但當示以簡易之形體，不可涉於復雜，此可酌量地方情形加課。

十、手工　其要義在使練習手眼，使能制作簡易之物品，以養成好勤耐勞之習；而在初等小學，則但當教以紙製、絲製、泥土製之手工，以能成器物爲主，不可涉於繁費，此可酌量地方情形加課。

第五節　初等小學堂科目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時刻表如下：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摘講朱子《小學》劉忠介《人譜》各種養蒙圖説　讀有益風化之極短古詩歌	2
讀經講經	讀《孝經》《論語》每日約四十字　兼講其淺近之義	12
中國文字	講動字　静字　虚字　實字之區别　兼授以虚字與實字聯綴之法　習字即以所授之字告以寫法	4
算術	數目之名　實物計數　二十以下之算數　書法　記數法　加減	6
歷史	講鄉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實	1
地理	講鄉土之道里建置　附近之山水以及本地先賢之祠廟遺迹等類	1
格致	講鄉土之動物植物礦物　凡關於日用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稱	1
體操	有益之運動及游戲	3
合計		30

授淺近之義者，於讀某經時，略爲解説其字義章指；按諸實事，譬以物理，曉以俗情，期於童子能解；萬不必涉於高深，是爲淺近之義。後各年同。

授經者每日讀經一點鐘，挑背及講解一點鐘，共二點鐘。後各年同。

以上各科目外，尚可兼授圖畫及手工等隨意科目，圖畫授單形，手工授簡易細工。各省初辦時，如無能嫻圖畫手工之教員，可暫從缺，俟師範完全科畢業生派充教員後，再行加課。第二、三、四、五年同此。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2
讀經講經	《論語》《學》《庸》　每日約六十字　兼講其淺近之義	12
中國文字	講積字成句之法　并隨舉尋常實事一件　令以俗話二三句　聯貫一氣　寫於紙上　習字同前	4
算術	百以下之算術　書法　記數法　加減乘除	6
歷史	同前學年	1
地理	同前學年	1
格致	同前學年	1
體操	有益之運動及游戲兼普通體操	3
合計		30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圖畫手工爲隨意科目，同上學年。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2
讀經講經	《孟子》每日約讀一百字　兼講授其淺近之義	12
中國文字	講積句成章之法　或隨指日用一事　或假設一事　令以俗話七八句聯成一氣　寫於紙上　習字同前	4
算術	常用之加減乘除	6

以上各科目外，尚可兼授圖畫及手工爲隨意科目，圖畫授簡易之形體，手工授簡易之細工。

第四年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歷史	講歷朝年代國號及聖主賢君之大事	1
地理	講本縣本府本省之地理山水　中國地理之大概	1
格致	講重要動物植物礦物之形象　使觀察其生活發育之情狀	1
體操	有益之運動及游戲　兼普通體操	3
合計		30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2
讀經講經	《孟子》及《禮記》節本　每日約讀一百字　兼講其淺近之義	12
中國文字	同前學年	4
算術	通用之加減乘除　小數之書法　記數法　珠算之加減	6
歷史	同前學年	1
地理	講中國地理幅員大勢及名山大川之梗概	1
格致	同前學年	1
體操	有益之運動及游戲　兼普通體操	3
合計		30

以上各科目外，尚可兼授圖畫及手工爲隨意科目，同前學年。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2
讀經講經	《禮記》節本每日約讀一百二十字兼講其淺近之義	12
中國文字	教以俗話作日用書信　習字同前	4
算術	通用之加減乘除　簡易之小數　珠算之加減乘除	6
歷史	講本朝開國大略及列聖仁政	1
地理	講中國幅員與外國毗連之大概名山大川都會之位置	1
格致	講人身生理及衛生之大略	1
體操	有益之運動及游戲兼普通體操	3
合計		30

以上各科目外，尚可兼授圖畫及手工爲隨意科目，同前學年。

中小學堂讀古詩歌法與中學堂互見

外國中小學堂皆有唱歌音樂一門功課，本古人弦歌學道之意；惟中國雅樂久微，勢難仿照。然考王文成《訓蒙教約》，以歌詩爲涵養之方，學中每日輪班歌詩；吕新吾《社學要略》，每日遇童子倦怠之時，歌詩一章，擇淺近能感發者令歌之。今師其意，以讀有益風化之古詩歌列入功課。

初等小學堂讀古詩歌，須擇古歌謡及古人五言絶句之理正詞婉、能感發人者；惟只可讀三四五言，句法萬不可長，每首字數尤不可多；遇閑暇放學時即令其吟誦，以養其性情，且舒其肺氣。但萬不可讀律詩。

高等小學堂中學堂讀古詩歌五七言均可，高等小學堂仍宜短篇，中學堂篇幅長短不拘；亦須擇其詞旨雅正而音節諧和者，其有益於學生與小學同，但萬不可讀律詩。學堂内萬不宜作詩，以免多占時刻；誦讀既多，必然能作，遏之不可，不待教也。

小學中學所讀之詩歌，可相學生之年齒，選取通行之《古詩源》《古謡諺》二書，并郭茂倩《樂府詩集》中之雅正鏗鏘者其輕佻不莊者勿讀，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張籍、楊維楨、李東陽、尤侗諸人之樂府，暨其他名家集中之樂府有益風化者讀之。又如唐宋人之七言絶句詞義兼美者，皆協律可歌，亦可授讀，皆有合於古人詩言志、律和聲之旨，即可通於外國學堂唱歌作樂、和性忘勞之用。

《奏定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第二節　高等小學堂之教授科目凡九：一、修身，二、讀經講經，三、中國文學，四、算術，五、中國歷史，六、地理，七、格致，八、圖畫，九、體操。

視地方之情形，尚可加授手工農業商業等科目，但於預備入中學堂之學生，可毋庸加授。

凡加授之科目，均作爲隨意科目。

第三節　高等小學各科目教育要義如下。

一、修身　其要義在隨時約束，以和平之規矩，不令過苦，指示古人之嘉言懿行，動其羡慕效法之念，養成學童德性，使之不流於匪僻，不習於放縱；尤須趁幼年時教以平情公道，不可但存私吝，以求合於愛衆親仁，恕以及物之旨。此時具有愛同類之知識，將來成人後即爲愛國家之根基。

以上皆與初等小學同，惟修身本貴實踐，而學堂則除規矩之外無從考其實踐，止有講説一法。外國學堂講修身，亦是納入講書之内。修身之道備在《四書》，故此次課程即以講《四書》之要義爲修身之課初等小學雖於讀《四書》時隨時講解，止講其淺近文義，高等小學可講略深者。講授時不必每篇訓講，須就身心切近及日用實事講之，令其實力奉行，不可所行與所講相違；兼令誦讀有益風化之古詩歌，以涵養其性情，舒暢其肺氣，則所聽講授經書之理，不視爲迂板矣。

二、讀經講經　其要義亦宜少讀淺解。《詩》《書》《易》三經文義雖多有古奥之處，亦甚有明顯易解之處，可講其明顯切用者，緩其深奥者以待將來入高等學堂再習。若少年不讀此數經，以後更不願讀，則此最古數經必將廢絶矣。十二歲以後，爲知識漸開，外誘紛至之時，尤宜令聖賢之道時常浸灌於心，以免流於惡習，開離經叛道之漸；每日所授之經，亦必使之成誦。

凡講經者先明章指，次擇文義，務須平正明顯，切於實用，勿令學生苦其繁難；其詳略深淺，視學生之年歲程度而定。尤不可好新務奇，創爲異説，致啓駁

雜支離之弊。至於經義奧博無涯，學堂晷刻有限，止能講其大義；若欲博綜精研，可俟入大學堂後爲之。此乃中小學堂講經通例。

現在定以《詩經》《書經》《易經》及《儀禮》之一篇爲高等小學必讀之經。總共四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計算，每日約讀一百二十字，每年應讀二萬八千八百字，四年應共讀十一萬五千二百字。除《詩》四萬零八百四十八字《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全讀外共九萬二千四百十七字，《儀禮》可止讀《喪服經傳》并記一篇，計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合《詩》《書》《易》共九萬六千八百五十四字，餘暇甚多，易於畢業讀畢後可令多温數次，更可純熟。

講《詩經》即用朱子集傳，講《書經》即用蔡沈集傳，講《易經》即用程傳。因此三經宋元之註，自明及今功令皆已通行，儒士多習此本。且《易》之程傳、《書》之蔡傳，實遠勝於註疏中之王弼《易註》、孔安國《書傳》，先儒久有定評。《詩經》爲教授幼童計，亦只可暫用朱註爲便湖北局刻朱子《詩傳》，附刻小序於簡端，并可兼通古義，此本尤善。《儀禮》即用《儀禮鄭註句讀》，俟升入高等大學後再行研究欽定諸經及註疏等書可也。

現在所定讀經講經時刻，計每星期讀經六點鐘，挑背及講解六點鐘，合共十二點鐘；另有温經鐘點每日半點鐘，在自習時督課，不在表內。若學堂無自習室，則即在講堂督課。

三、中國文學　其要義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詞句，以備應世達意之用。讀古文每日字數不宜多，止可百餘字，篇幅長者分數日讀之，即教以作文之法詳見初級師範學堂章程，兼使學作日用淺近文字。篇幅宜短，總令學生胸中見解言語鬱勃欲發，但以短篇不能盡意爲憾，不以搜索枯窘爲苦。蘊蓄日久，其穎敏者若遇不限以字數時，每一下筆必至數百言矣。并使習通行之官話，期於全國語言統一，民志因之團結。

四、算術　其要義在使習四民皆所必需之算法，爲將來自謀生計之基本。教授之時，宜稍加以復雜之算術，兼使習熟運算之法。

五、中國歷史　其要義在陳述黄帝堯舜以來歷朝治亂興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變遷，鄰國日多、新器日廣；尤宜多講本朝仁政，俾知列聖德澤之深厚，以養成國民自强之志氣，忠愛之性情。

六、地理　其要義在使知地球表面及人類生計之情狀，并知曉中國疆域之大概，養成其愛國奮發之心；更宜發明地文地質之名類功用，大洋五洲五帶之區别，人種競争與國家形勢利害之要端。

七、格致　其要義在使知動物植物礦物等類之形象質性，并使知物與物之關係，及物與人相對之關係，可適於日用生計及各項實業之用，尤當於農業工業所關重要動植礦等物詳爲解説，以精密其觀物察理之念。

八、圖畫　其要義在使知觀察實物形體及臨本，由教員指授畫之，練成可應實用之技能，并令其心思習於精細，助其愉悦。

九、體操　其要義在使身體各部均齊發育，四肢動作敏捷，精神暢快，志氣勇壯，兼養成其樂群和衆動遵紀律之習，宜以兵式體操爲主。

十、手工　其要義在使能製作簡易之物品，養成其用心思耐勞煩之習。此可酌量地方情形加課。

十一、農業　其要義在授以農事中之淺近普通知識，使知農業之樂趣，兼養其習勤動好發生之性情，此可酌量地方情形加課。

十二、商業　其要義在授以商業中之淺近普通知識，俾知人己交利之理，且養成其好博覽樂遠游之志氣，此可酌量地方情形加課。

第四節　高等小學堂科目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時刻表如下：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講《四書》之要義　以朱註爲主　以切於身心日用爲要　讀有益風化之古詩歌	2
讀經講經	《詩經》每日約讀一百二十字并講解	12
中國文學	讀淺顯古文　即授以命意遣詞之法　兼使以俗話翻文話　寫於紙上約十句内外　習楷書　習官話	8
算術	加減乘除　度量衡貨幣及時刻之計算　簡易之小數	3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之大要	2
地理	中國地理之大要	2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格致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物之形象	2
圖畫	簡易之形體	2
體操	普通體操　有益之運動　兵式體操	3
合計		36

授經學者每日讀經一點鐘，挑背及講解一點鐘，後各年同。習官話者即以讀《聖諭廣訓》直解習之，其文皆係京師語，每星期一次即可。

以上各科目外，尚宜兼授農業商業手工等隨意科目：手工授簡易細工，農業授農業及水產之大要，商業授商業之大要。各省初辦時，如無能嫻手工及通農業商業之教員，可暫從缺，俟有師範完全科畢業生派充教員，再行加課。第二、三、四年同此。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2
讀經講經	《詩經》《書經》　每日約讀一百二十字　兼講解	12
中國文學	讀古文　使以俗話翻文話寫於紙上　約二十句 內外　習楷書　習官話	8
算術	分數　比例　百分數　珠算之加減乘除	3
中國歷史	續前學年	2
地理	外國地理之大要	2
格致	授尋常物理化學之形象	2
圖畫	各種形體	2
體操	普通體操　有益之運動　兵式體操	3
合計		36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2
讀經講經	《書經》《易經》　每日約讀一百二十字　兼講解	12
中國文學	讀古文　作極短篇記事文約在百字以內　習行書　習官話	8
算術	小數　分數　簡易之比例　珠算之加減乘除	3
中國歷史	續前學年	2
地理	續前學年	2
格致	原質及化合物　簡易器具之構造作用	2
圖畫	簡易之形體	2
體操	普通體操　有益之運動　兵式體操	3
合計		36

第四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2
讀經講經	《易經》及《儀禮》節本　每日約讀一百二十字　兼講解	12
中國文學	讀古文　作短篇記事文　說理文　約在二百字 以內　習行書　習官話	8
算術	比例　百分數　求積　日用簿記　珠算之加減乘除	3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中國歷史	補習中國歷史　前三年所未及講授者	2
地理	補習中國地理　前三年所未及講授者	2
格、致	植物動物之互相關係及對人生之關係　人身生理衛生之大要	2
圖畫	各種形體　簡易之幾何畫	2
體操	普通體操　有益之運動　兵式體操	3
合計		36

中小學堂讀古詩歌法與中學堂互見。

《奏定學堂章程・奏定中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第一節　中學堂學科目

凡分十二：一、修身，二、讀經講經，三、中國文學，四、外國語東語、英語或德語、法語、俄語，五、歷史，六、地理，七、算學，八、博物，九、物理及化學，十、法制及理財，十一、圖畫，十二、體操。但法制理財缺之亦可。

中學堂程度與初級師範入學學生學力相等，故學科程度亦大略相同；惟中學堂著重在外國語，其鐘點除經學外此爲最多，以爲將來應世辦事之資，兼講法制理財，皆初級師範所無。初級師範重在教幼童，故以習字列爲專科，中學則以習字統於中國文學內，已足應用。【略】

第四節　中學堂各學科分科教法如下：

一、修身　摘講陳宏謀《五種遺規》：一、《養正遺規》，二、《訓俗遺規》，三、《教女遺規》，四、《從政遺規》，五、《在官法戒録》以教爲吏胥者；理極純正，語極平實。入此學堂者年已漸長，教法宜稍恢廣。所講修身之要義，一在堅其敦尚倫常之心，一在鼓其奮發有爲之氣，尤當示以一身與家族朋類國家世界之關係，務須勉以實踐躬行，不可言行不符。

二、讀經講經　學生年歲已長，故講讀《春秋左傳》《周禮》兩經，以備將來學成經世之用。講讀《左傳》應用武英殿讀本，講讀《周禮》應用通行之《周官精義》其註解係就欽定《周禮義疏》摘要節録，最便初學寒士。此兩書既本古註，又不繁冗，最於學者相宜。講《左傳》宜解説其大事與今日世界情形相合者，講《周禮》宜闡發先王制度之善，養民教民諸政之詳備，與今日情形相類可效法者；但解説須簡要。

講經者先明章指，次釋文義，務須平正明顯，切於實用，勿令學童苦其繁難；其詳略深淺，視學生之年歲程度而定。尤不可務新好奇，創爲異説，致啓駁雜支離之弊。至於經義奥博無涯，學堂晷刻有限，止能講其大義；若欲博綜精研，可俟入大學堂後爲之。此乃中小學堂講經通例。

現在所定讀經講經鐘點，計每星期讀經六點鐘，挑背及講解三點鐘間日背講一次，合共九點鐘；另有温經鐘點，每日半點鐘，在自習時督課，不在表内。

因學生皆係高等小學畢業者，故應讀《春秋左傳》及《周禮》兩部，每日讀二百字，每年除各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計算，應讀四萬八千字，五年應共讀二十四萬字。計《春秋左傳》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周禮》全本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合共二十四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字。若用黄叔琳《周禮節訓本》約二萬五千字則合計不過二十一萬三千餘字，尚有餘力温習。

三、中國文學　入中學堂者年已漸長，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緩。凡學爲文之次第：一曰文義；文者積字而成，用字必有來歷經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雖本乎古亦不駭乎今。此語似淺實深，自幼學以至名家皆爲要事。二曰文法；文法備於古人之文，故求文法者必自講讀始，先使讀經史子集中平易雅馴之文；《御選古文淵鑒》最爲善本，可量學生之日力擇讀之如鄉曲無此書，可擇較爲大雅之本讀之，并爲講解其義法。次則近代有關係之文亦可流覽，不必熟讀。三曰作文；以清真雅正爲主：一忌用僻怪字，二忌用澀口句，三忌發狂妄議論，四忌襲用報館陳言，五忌以空言敷衍成篇。

次講中國古今文章流別、文風盛衰之要略，及文章於政事身世關係處。其作文之題目，當就各學科所授各項事理及日用必需各項事理出題，務取與各科學貫通發明；既可易於成篇，且能適於實用。

四、外國語　外國語爲中學堂必需而最重之功課，各國學堂皆同。習外國語之要義，在嫻習普通之東語、英語及俄法德語，而英語、東語爲尤要；使得臨事應用，增進智能。其教法應由語學教員臨時酌定，要當以精熟爲主。蓋中學

教育，以人人知國家、知世界爲主，上之則入高等專門各學堂，必使之能讀西書；下之則從事各種實業，雖遠適異域，不假翻譯。方今世界舟車交通，履歐美若户庭；假令不能讀其書，不能與之對語，即不能知其情狀；故外國中學堂語學鐘點，較爲最多。中國情形不同，故除經學外，語學鐘點亦不能不增加，當先審發音、習綴字，再進則習簡易文章之讀法、譯解、書法，再進則講普通之文章及文法之大要，兼使會話、習字、作文。

五、歷史　先講中國史，當專舉歷代帝王之大事，陳述本朝列聖之善政德澤，暨中國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則講古今忠良賢哲之事迹，以及學術技藝之隆替，武備之弛張，政治之沿革，農工商業之進境，風俗之變遷等事。

次講亞洲各國史：先就日本、朝鮮、安南、暹羅、緬甸、印度、波斯、中亞細亞諸小國講其事實沿革之大略，宜詳於日本及朝鮮、安南、暹羅、緬甸，而略於餘國；詳於近代而略於遠年；五十年以内之事尤宜加詳，説近世事者十之九，説古事者十之一，并示以今日西方東侵東方諸國之危局。

次講歐洲美洲史，宜就歐美諸國講其古今歷史中之重要事宜上古不必多講；詳於大國而略於小國，詳於近代而略於遠年；五十年以内之事尤宜加詳；説近世事者十之九，説古事者十之一。

凡教歷史者，註意在發明實事之關係，辨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强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

六、地理　先講地理總論，次及中國地理，使知地球外面形狀、氣候、人種及人民生計等事之大概，及中國地理之大要，兼使描地圖。

次講外國地理，使知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指澳大利亞及太平洋各島諸國地勢。

次講地文學，使知地球與天體之關係，并地球結構及水陸氣象之要略外國謂風雲霜雪雷電等物爲氣象。

凡教地理者，在使知大地與人類之關係，其講外國地理尤須詳於與中國有重要關係之地理，且務須發明中國與列國相較之分際，養成其愛國心性志氣。其講地文，須就中國之事實教之。

七、算學　先講算術外國以數學爲各種算法總稱，亦猶中國御制《數理精蘊》定名爲數之意，而其中以實數計算者爲算術，其餘則爲代數、幾何、三角、幾何又謂之形學，三角又謂之八綫；其筆算講加減乘除、分數小數、比例百分算，至開平方開立方而止；珠算講加減乘除而止。

兼講簿記之學，使知諸帳簿之用法，及各種計算表之制式；次講平面幾何及立體幾何初步，兼講代數。

凡教算學者，其講算術，解説務須詳明，立法務須簡捷，兼詳運算之理，并使習熟於速算。其講代數，貴能簡明解釋數理之問題；其講幾何，須詳於論理，使得應用於測量求積等法。

八、博物　其植物當講形體構造，生理分類功用；其動物當講形體構造，生理習性特質，分類功用；其人身生理當講身體内外之部位，知覺運動之機關及衛生之重要事宜；其礦物當講重要礦物之形象性質功用，現出法、鑒識法之要略。

凡教博物者，在據實物標本得真確之知識，使適於日用生計及各項實業之用，尤當細審植物動物相互之關係，及植物動物與人生之關係。

九、物理及化學　講理化之義，在使知物質自然之形象并其運用變化之法則，及與人生之關係，以備他日講求農工商實業及理財之源。

其物理當先講物理總綱，次及力學、音學、熱學、光學、電磁氣；其化學當先講無機化學中重要之諸元質及其化合物，再進則講有機化學之初步，及有關實用重要之有機物。

凡教理化者，在本諸實驗，得真確之知識，使適於日用生計及實業之用。

十、法制及理財　講法制理財者，當就法制及理財所關之事宜，教以國民生活所必需之知識，據現在之法律制度講明其大概，及國家財政、民間財用之要略。

十一、圖畫　習圖畫者，當就實物模型圖譜，教自在畫，俾得練習意匠，兼講用器畫之大要，以備他日繪畫地圖、機器圖，及講求各項實業之初基。

凡教圖畫者，以位置形狀濃淡得宜爲主，時使學生以自己之意匠爲圖稿，并應便宜授以渲染采色之法。

十二、體操　中學堂體操宜講實用；其普通體操先教以準備法、矯正法、徒手啞鈴等體操，再進則教以球竿、棍棒等體操。其兵式體操先教單人教練、柔軟體操、小隊教練及器械體操，再進則更教中隊教練、槍劍術、野外演習及兵學大意。

凡教體操者，務使規律肅静、體勢整齊、意氣充實、運動靈活；并可視地方

之情形，若係水鄉，應使練習水泳。

在中學堂，宜以兵式體操爲主。

第五節　各學科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時刻表如下。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摘講陳宏謀《五種遺規》讀有益風化之古詩歌	1
讀經講經	《春秋左傳》每日約讀二百字	9（讀6 講3）
中國文學	讀文　作文　相間習楷書行書	4
外國語	讀法　譯解　會話　文法　作文　習字	8
歷史	中國史	3
地理	地理總論及亞洲總論　中國地理	2
算學	算術	4
博物	植物　動物	2
圖畫	自在畫　用器畫	1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2
合計		36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1
讀經講經	《春秋左傳》同前學年	9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4
外國語	同前學年	8
歷史	中國史及亞洲各國史	2
地理	中國地理	3
算學	算術　代數　幾何　簿記	4
博物	同前學年	2
圖畫	同前學年	1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1
讀經講經	《春秋左傳》同前學年	9（讀6 講3）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兼習小篆	5
外國語	同前學年	8
歷史	中國本朝史及亞洲各國史	2

（續表）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地理	外國地理	2
算學	代數　幾何	4
博物	生理　衛生　礦物	2
圖畫	同前學年	1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第四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1
讀經講經	《春秋左傳》同前學年	讀6 講3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3
外國語	同前學年	6
歷史	東西洋各國史	2
地理	外國地理	2
算學	同前學年	4
博物	同前學年	2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理化	物理	4
圖畫	自在畫　用器畫	1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1
讀經講經	《周禮節訓本》每日約二百字	讀6 講3
中國文學	讀文　作文　兼講中國歷代文章名家大略	3
外國語	同前學年	6
歷史	同前學年	2
地理	地文學	2
算學	幾何　三角	4
理化	化學	4
法制及理財	法制大意　理財大意	3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上所列各種科目，係於一星期內輪次講習，并非一日內遍習諸門。其第五年如有缺法制理財不授者，其每星期之鐘點可加入於外國語、歷史、地理科中。

中小學堂讀古詩歌法與《小學堂章程》互見。

《奏定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第二節　第一類之學科凡十科：一、人倫道德，二、經學大義，三、中國文學，四、外國語，五、歷史，六、地理，七、辨學，八、法學，九、理財學，十、體操。其有志入大學之經學理學科者，可於第三年缺心理及辨學，而課算學物理；外國語惟英語必通習，德語或法語選一種習之。其有志入法科大學者，可加課拉丁語，此爲隨意科目。

第三節　第二類之學科凡十一科：一、人倫道德，二、經學大義，三、中國文學，四、外國語，五、算學，六、物理，七、化學，八、地質，九、礦物，十、圖畫，十一、體操。其有志入格致科大學之動物學門、植物學門、地質學門，并農科大學之各學門者，可加課動物及植物；其有志入工科大學之土木工學門、機器工學門、電氣工學門、採礦及冶金學門、造船學門、建築學門，格致科大學之算學門、物理學門、星學門、農科大學之農學門、農藝化學門、林學門者，可加課測量。

外國語於英語外，聽其選德語或法語習之；惟有志入格致科大學之化學門、工科大學之電氣工學門、採礦及冶金學門、農科大學之各學門者，必專選德語習之。又其有志入格致科大學之動物學門、植物學門、地質學門，農科大學之獸醫學門者，可加課拉丁語；但此加課之拉丁語爲隨意科目。

第四節　第三類之學科凡十一科：一、人倫道德，二、經學大義，三、中國文學，四、外國語，五、拉丁語，六、算學，七、物理，八、化學，九、動物，十、植物，十一、體操。

外國語於德語外，選英語或法語習之。

第五節　各類學科學習年數，以三年爲限。

第六節　各學科程度及每星期授業時刻表如下：

第一類學科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擇其切於身心日用而明顯簡要者	1
經學大義	講《欽定詩義折中》《書經傳說匯纂》《周易折中》	2
中國文學	練習各體文字	5
兵學	外國軍制學	1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3
	以上通習	
英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9
德語或法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9
歷史	中國史	3
地理	政治地理	3
	以上主課	
合計		36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1
經學大義	講《欽定春秋傳說匯纂》	2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4
心理及辨學	心理學大意　辨學大意	2
兵學	戰術學大意	1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3
以上通習		
英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9
德語或法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9
歷史	亞洲各國史	3
地理	政治地理	2
以上主課		
合計		36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1
經學大義	講《欽定周禮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	2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兼考究歷代文章流派	4
兵學	各國戰史大要	3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3
以上通習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英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8
德語或法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8
歷史	西洋各國史	3
法學	法學通論	2
理財學	理財學通論	2
以上主課		
合計		36

上表中英語外，德語、法語二科聽學生選習一科。

有志入中國經學門者，其第二年缺心理及辨學，第三年缺中國文學而加課物理、算學，其加刻表如下：

學科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算學	0	2	0
物理	0	0	4

以英語入學，而有志選習政法科大學法律門之德國法、法國法，文科大學之德國文學門、法國文學門者，其外國語之授業時刻，應變更，表如下：

學科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英語	4	4	4
德語或法語	14	14	12

有志入政法科大學者，可加課隨意科目之拉丁語，其授業時刻表如下：

學科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拉丁語	0	0	2

第二類學科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1
經學大義	講《欽定詩義折中》《書經傳說匯纂》《周易折中》	2
中國文學	練習各體文字	3
兵學	外國軍制學	2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3
	以上通習	
英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8
德語或法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8
算學	代數　解析幾何	5
圖畫	用器畫　射影圖畫	4
	以上主課	
合計		36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1
經學大義	講《欽定春秋傳說匯纂》	2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2
兵學	戰術學大意	1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3
	以上通習	
英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7
德語或法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7
算學	解析幾何　三角	4
物理	力學　物性學　聲學　熱學	3
化學	化學總論　無機化學	3
圖畫	用器畫　射影圖法　陰影法　遠近法	3
	以上主課	
合計		36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1
經學大義	講《欽定周禮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	2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兼考究歷代文章名家流派	3
兵學	各國戰史大要	2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2
	以上通習	
英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4
德語或法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4
算學	微分積分	6
物理	光學　電氣學　磁氣學	3
化學	有機化學	5 講義3 實驗2
地質及礦物	地質學大意　礦物種類形狀及化驗	2
圖畫	用器畫　陰影法　遠近法　機器圖	2
	以上主課	
合計		36

上表第三年之課程，其有志入格致科大學之動物學門、植物學門、地質學門，農科大學之農學門、農藝化學門、獸醫學門者，缺算學；有志入工科大學之土木工學門、機器工學門、造船學門、建築學門，格致科大學之算學門、物理學門、星學門者，缺化學之實驗；有志入格致科大學之各學門、農科大學之各學門者，缺圖畫；有志入農科大學之林學門者缺英語。

又有志入格致科大學之動物學門、植物學門、地質學門，農科大學之各學門者，可加動物及植物。其授業時刻表如下：

學科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動物及植物	0	0	4 動植物之種類及構造

又有志入工科大學之土木工學門、機器工學門、電氣工學門、採礦及冶金學門、造船學門、建築學門，格致科大學之算學門、物理學門、星學門，農科大學之農學門、農藝化學門、林學門者，可加課測量。其授業時刻表如下：

學科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測量	0	0	3 平地測量　高低測量　制圖

又有志入格致科大學之動物學門、植物學門、地質學門，農科大學之獸醫學門者，可加課隨意科目之拉丁文。其授業時刻表如下：

學科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拉丁語	0	0	2

第三類學科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1
經學大義	講《欽定詩義折中》《書經傳說匯纂》《周易折中》	2
中國文學	練習各體文字	4
兵學	外國軍制學	2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3
以上通習		
德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13
英語或法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3
算學	代數　解析幾何	4
動物及植物	動物學　實驗	4
以上主課		
合計		36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1
經學大義	講《欽定春秋傳說匯纂》	2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2
兵學	戰術學大意	1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3
以上通習		
德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13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英語或法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3
算學	解析幾何　微分積分	2
物理	力學　物性學　聲學　熱學	3
化學	化學總論　無機化學	3
動物及植物	植物學　實驗	3
以上主課		
合計		36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1
經學大義	講《欽定周禮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	2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兼考究歷代文章名家流派	2
兵學	各國戰史大要	2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3
以上通習		
德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9
英語或法語	講讀　文法　翻譯　作文	3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拉丁語		2
物理	光學　電學　磁氣學	6 講義 3 實驗 3
化學	有機化學	6 講義 3 實驗 3
合計	以上主課	36

以德語入學者，其外國語之授業時數表應變更如下：

學科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德語	9	9	7
英語或法語	7	7	5

外國高等學堂均有倫理一科，其講授之書名倫理學，其書內亦有實踐人倫道德字樣，其宗旨亦是勉人爲善，而其解說倫理與中國不盡相同。中國學堂講此科者，必須指定一書，闡發此理，不能無所附麗，以致泛濫無歸。查列朝學案等書，乃理學諸儒之言論行實，皆是宗法孔孟，純粹謹嚴；講人倫道德者自以此書爲最善。惟止宜擇其切於身心日用而其說理又明顯簡要、中正和平者爲學生解說，兼講本書中諸儒本傳之躬行實事以資模楷。若其中精深微渺者，可從緩講；俟入大學堂後，其願習理學專門者自行研究。又或有議論過高，於古人動加訾議，以及各分門户互相攻駁者，可置不講。講授者尤當發明人倫道德爲各種學科根本，須臾不可離之故。

經學大義有二：一、全經之綱領，一、全經之會通。講說以簡明爲主，勿令學生苦其繁難。此堂所講諸經大義，應即用欽定八經講授；其說解皆正大精核，不流偏倚，講授者務擇其最要之大義謹遵闡發每經大義不過數十事，不必每篇全講，斷不可好新務奇，致啓駁雜支離之弊。惟經義奧博無涯，學堂晷刻有限，若欲博綜精研，可俟入大學專門後爲之。

第七節　各類預備學科之程度，總以學生畢業後足入分科大學領解各學科之理法爲準。

第八節　各類學科之外國語，備將來進習專門學科之用，在各科中最爲緊要，故教授時刻較各學科增多。但徒增多時刻尚不足收語學之實效，要在凡教各種科學，取合宜之西文參考書使之熟習，并責成語學教員考究最合用之教授法，使學生語言之學力易於增進。

《奏定學堂章程・奏定大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各分科大學科目章第二

第一節　經學科大學理學附

經學分十一門：一、周易學門，二、尚書學門，三、毛詩學門，四、春秋左傳學門，五、春秋三傳學門，六、周禮學門，七、儀禮學門，八、禮記學門，九、論語學門，十、孟子學門。願兼習兩經者聽。十一、理學門。今依次列各門科目如下：

周易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周易學研究法	6	6	6
補助課			
爾雅學	2	1	0
說文學	2	1	0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經部易類	1	0	0
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4	4	4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	1	2	3
中外教育史	0	1	1
外國科學史	1	1	2
中外地理學	0	1	1
世界史	1	1	1
外國語文英法俄德日選習其一	6	6	6
合計	24	24	24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凡表中作圈者，皆本年無教授鐘點者也。

經學研究法略解如下：

通經所以致用，故經學貴乎有用；求經學之有用，貴乎通，不可墨守一家之說，尤不可專務考古。研究經學者務宜將經義推之於實用，此乃群經總義。

周易學

研究周易學之要義：一、傳經淵源，一、文字異同，一、音訓，一、全經綱領，一、每卦每爻精義，一、十翼每篇精義，一、全經通義通義如取象、得數、時義當位不當位、陰陽、剛柔、內外、往來、上下、消息、錯綜、變化、動靜、行止、進退、敵應、乖承、遠近、始終、順逆、吉凶、悔吝、利害、得失、旁通、反復、典禮、性命、言辭、製器、重卦互卦之卦、方位、卦氣、大衍、圖書卜筮之類，一、群經證《易》，一、諸子引《易》者證《易》，一、諸史解《易》引《易》者證《易》，一、秦漢至今易學家流派，一、《易經》，一、《易緯》支流若火珠林、易林、太元潛虛之類，一、外國科學證《易》，一、歷代政治人事用易道見諸施行之實事，一、經義與後世事迹不相同而理相同之處。

此不過舉其大略，餘可類推，務當於今日實在事理有關係處加意考究。

諸經皆同每一經皆有通義數十百條，《春秋左傳》《周禮》《禮記》尤多，各就本經摘出考之。

經學以國朝爲最精，講專門經學者宜以註疏及國朝諸家之書爲要，而歷朝諸儒之說解亦當參考，其應用各書學堂中皆當貯備。

諸經皆同。

所註研究各法，爲教員者不過舉示數條以爲義例，聽學生酌量日力，自行研究。

尚書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尚書學研究法	6	6	6
補助課與周易學門同			

毛詩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毛詩學研究法	6	6	6
補助課與上同			

春秋左傳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春秋左傳學研究法	6	6	6
補助課與上同			

春秋三傳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學研究法	6	6	6
補助課與上同			

公羊家後世經師之說，多有非常可怪不合聖經本義之論；如新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之類，流弊無窮，適爲亂臣賊子所借口，關係世教甚巨。近來康梁逆黨即是依托後世公羊家謬說，以逞其亂逆之謀，故講《公羊春秋》者，必須三傳兼講，始免借經術以禍天下之害。

周禮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周禮學研究法	6	6	6
補助課與上同			

儀禮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儀禮學研究法	6	6	6
補助課與上同			

禮記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禮記學研究法	6	6	6
補助課與上同			

論語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論語學研究法	6	6	6
補助課與上同			

孟子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孟子學研究法	6	6	6
補助課與上同			

《孝經》卷帙甚簡，前已講誦，其義已散見於各經內，不必另立專門。

理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理學研究法	1	1	3
程朱學派	2	2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陸王學派	2	2	0
漢唐至北宋周子以前理學諸儒學派	0	0	2
周秦諸子學派	1	1	1
補助課與經學同			

理學研究法　理學源流，以群經證理學，以諸子證理學，理學盛衰，周程張朱五子各不相同之處，朱陸不同之處，陸王不同之處，理學與二氏異同之處，朱子語類，朱子晚年定論之確否，朱學王學傳派之人才，理學與經學之關係，理學與政事之關係，理學與世道之關係，理學諸儒言行政事之實驗，以外國學術證理學。

凡治經及理學者，無論何門每日講堂鐘點甚少，應於以上各科目外兼習隨意科目如下：

第一年應以中國文學、西國史、西國法制史、心理學、辨學日本名論理學，中國古名辨學、公益學日本名社會學，近人譯作群學，專講公共利益之理法，戒人不可自私自利等，爲隨意科目。

第二年應以中國文學、比較法制史、辨學、公益學等爲隨意科目。

第三年應以中國文學、西國文學史、心理學、公益學等爲隨意科目。

以上各隨意科目，此時初辦礙難全設；應俟第一期畢業後體察情形，酌量漸次添設。各分科大學之隨意科皆同。

各補助科學書講習法，略解如下：

爾雅學　《爾雅》專爲解古經而設《釋詁》一篇，於轉註之義尤多發明，以郝懿行《爾雅義疏》爲主，以王念孫《廣雅疏證》《經傳釋詞》爲輔，即已足用；若《小爾雅》《方言》《釋名》《廣雅》，皆《爾雅》之支流。《小爾雅》《廣雅》兩書用處較多，必宜參考。

說文學　傳說文統係、六書之名義區別、六書之次第、古籀篆之變、引經異同之故，《說文》例、汴簡證《說文》、鐘鼎款識證《說文》、外國古碑證《說文》、《字林》證《說文》、《玉篇》證《說文》、《廣韵》證《說文》、《集韵》證《說文》、唐以後各家音義書證《說文》、《說文》有逸漏字、大小徐《說文》之學、唐以前《說文》之學、宋元明《說文》之學、近人嚴可均孫星衍段玉裁王筠朱駿聲諸家《說文》之學。

四庫經部提要　看《四庫提要・經部・本經》一類，能參考他經尤善。

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頗兼參考各種正史、通鑒者聽。

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　此時暫行摘講近人所編《三通考輯要》，日本有《中國法制史》，可仿其義例自行編纂教授，較爲簡易。

中外教育史　上海近有《中國教育史》刻本，宜斟酌採用；外國教育史日本有書可譯用。

中外地理學　譯本甚多，宜斟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世界史　近人有譯本，宜斟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現定科目之中學各書，應自行編纂，西學各書外國皆有教人課本，卷帙甚爲簡略，每種僅止一二本，宜擇譯善本講授。三年之久，其日力實不僅能習此十餘種科目，講師所教不過略示途徑；若欲求精求博，聽該學生自爲之可也。他門皆仿此。

第二節　政法科大學

政法科大學分二門：一、政治門，二、法律門。今依次列各門科目如下：

政治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第四年每星期鐘點
政治總義	2	1	1	0
大清會典要義	2	2	2	2
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	4	4	4	4
東西各國法制比較	1	1	1	1
全國人民財用學	1	1	0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第四年每星期鐘點
國家財政學	1	1	0	0
各國理財史	1	1	1	0
各國理財學術史	0	0	0	1
全國土地民物統計學	0	0	1	1
各國行政機關學	0	0	1	1
警察監獄學	2	2	2	2
教育學	1	1	1	1
交涉法	2	2	3	3
各國近世外交史	0	1	1	1
各國海陸軍政學	3	3	3	
補助課				
各國政治史	1	1	1	1
法律原理學	1	1	0	0
各國憲法民法商法刑法	2	2	2	2
各國刑法總論	0	0	0	1
合計	24	24	24	24

第四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説。

以上各科目外，如有欲聽他學科或聽他分科大學之講義者，均作爲隨意科目。

各科學名目講習法略解如下：

政治總義日本名爲政治學，可暫行斟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大清會典要義全書浩博，宜用現在坊間通行之《大清會典》節本及《吾學録》，摘其精義編爲成書講授。兩書如有缺漏之要義，教員可由會典原書考取補入，令學生先知綱要。

各國政治史日本名爲政治史，可斟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註見前。

全國人民財用學日本名理財學及經濟學，可暫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國家財政學日本名爲財政學，可暫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各國理財史日本名爲經濟史，可暫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各國理財學術史日本名爲經濟學史，可暫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全國土地民物統計學日本名爲統計學，可暫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各國行政機關學日本名爲行政法學，可暫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警察監獄學暫用日本原書，仍應斟酌中國情形自行編纂。

交涉法分國事交涉民事交涉二種：國事交涉日本名國際公法，民事交涉日本名國際私法，可暫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各國近世外交史日本有原書，可斟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各國海陸軍政學日本有譯本，可暫行採用。

法律原理學日本名法理學，可暫行斟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各國憲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商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宜擇譯外國善本講習。

其餘西學各名目，外國均有成書，宜擇譯外國善本講授。

法律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第四年每星期鐘點
法律原理學	2	1	1	0
大清律例要義	4	4	3	2
中國歷代刑律考	1	1	0	0
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	3	3	3	2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第四年每星期鐘點
東西各國法制比較	2	2	2	2
各國憲法	1	1	1	2
各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	2	2	2	2
各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2	2	2	2
各國商法	3	3	3	3
交涉法	2	2	3	3
泰西各國法	1	1	2	2
補助課				
各國行政機關學	1	0	0	0
全國人民財用學	0	1	1	2
國家財政學	0	1	1	2
合計	24	24	24	24

第四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外，如有欲聽他學科或他分科大學之講義者，均作爲隨意科目。

各科學名目講習法，略解如下：

大清律例要義原書浩繁，講授者以律爲主，但須兼講律註。

中國歷代刑律考取漢律輯本、唐律疏義、明律及各史刑法志撮要自行編纂。

泰西各國法羅馬法、英吉利法、法蘭西法、德意志法。

其餘西學各名目註均見前，外國皆有其書，宜擇譯善本講授。

第三節　文學科大學

文學科大學分九門：一、中國史學門，二、萬國史學門，三、中外地理學門，四、中國文學門，五、英國文學門，六、法國文學門，七、俄國文學門，八、德國文學門，九、日本國文學門。今依次列各門科目如下：

中國史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史學研究法	3	3	3
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2	2	2
各種紀事本末	5	5	5
中國歷代地理沿革略	1	0	0
國朝事實	2	2	1
中國古今外交史	0	1	2
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	1	2	3
補助課			
四庫史部提要	1	0	0
世界史	1	1	0
中外今地理	1	1	1
西國科學史	1	1	1
外國語文英法俄德日選習其一	6	6	6
合計	24	24	24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中國史學研究法，略解如下：

研究史學之要義：一、歷代統係疆域止舉大略，其詳歸地理學科考之，一、政化創始因革之大端，一、歷代國政善否、國力强弱之比較，一、古今地方盛衰、地勢輕重之變遷，一、歷代人民多少與國家之關係，一、人民性質智愚强弱之變遷，一、物産盛衰之原因，一、歷代建置都會重鎮之用意，一、官制之得失，一、内外輕重之變遷，一、歷代人民貧富不同之故，一、國用足不足之故，一、學校之盛衰，一、文人學術於國勢民風强弱有關係之處，一、民間習俗嗜好於國家有關係之處，一、歷代選舉之得失，一、歷代人才多少之比較，一、兵制之變遷，一、兵力强弱之故，一、農業盛衰之故，一、工作日趨精巧之漸，一、工藝有益無益之區别切於民用者爲有益，不切於民用而可以銷售外國者亦爲有益，不切民用而又不能銷流外國者爲無益，一、商業開通之漸，一、水陸道路於民生國勢之關係，一、物價貴賤之變遷，一、歷代錢幣之得失，一、度量衡之變遷，一、賦税利弊之比較，一、歷代朝廷用財之法式，一、歷代理財家之宗派，一、刑法之得失，一、歷代吏權輕重之故，一、歷代工役用民力、不用民力之别，一、沿海利害之變遷，一、歷代治河之得失，一、游民游士之所由來，一、各種教派之消長，一、外國漸通中國之原委，一、歷代交鄰馭外之得失，一、詳考《左傳》《國語》《戰國策》《三國志》之政術，一、各種利源之創始，一、各種政事積弊之所以然，一、禮樂儀文喪服之改變，一、古今歷法之變遷，一、曆代典祀私祀盛衰與政俗之關係，一、歷代政事之門户派别，一、曆代學術之門户派别，一、每一朝政事風俗偏重之處，一、奏議公牘體式之變遷，一、外國史可證中國史之處，一、歷代變法得失不同之故，一、曆代史法之長短，史學家之盛衰。

以上專爲鑒古知今有裨實用而言，與通鑒學爲近，講正史學者與此縱横各異。正史學精熟一朝之事，而於古今不能貫串；通鑒學貫通古今之大勢，而於一朝之事實典章不能精詳。若不立正史學一門，則正史無人考究，於講通史者亦有妨礙，故正史學與通鑒學亦有相資補助之處。

正史學治正史者可擇治數朝之史，不必兼治二十四史，亦不得專治一史；亦須參考各種通鑒及别史雜史，并須參考外國史。

通鑒學治通鑒者必須自上古至明首尾貫徹，方合體裁；亦須參考正史及通考會要，并須參考外國史。

考史事者，分考治亂、考法制兩門；考治亂若通鑒及各種紀事本末之類，考法制若通典通考及歷代會要之類；兩義必宜兼綜，方有實用。研究史學者務當於今日中國實事有關係之處加意考求。

講史學者有史法一門，若史通之類，知其梗概可也。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隨意科目如下：

第一年　應以辨學、各國法制史、中國文學爲隨意科目。

第二年　應以人類學、公益學、教育學、中國文學爲隨意科目。

第三年　應以金石文字學日本名古文字學、古生物學即考究發掘地中所得之物品，如人骨獸骨刀劍磚瓷以及化石之類，可以爲史家考證之資者、全國人民財用學、國家財政學、法律原理學、交涉學爲隨意科目。

各科學書講習法，略解如下：

各種紀事本末宜自《通鑒》講起，《左傳》《紀事本末》不必講，全鑒及正史聽其自行研究。

國朝事實摘講正續《東華録》及《聖武記》諸書，兼酌採近人所刻《皇朝政典》講習。

歷史地理沿革略宜擇善本講習。

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摘講《三通考輯要》。

中國古今外交史日本有支那外交史，可採取自行編纂改定。

中外今地理曰今地理者，所以别於沿革地理及歷史地理也。現在中國今地理、外國今地理，外國人皆著有成書，名目不一，中國人亦有新譯本，宜擇譯合於教法者講授。

其餘各西學，外國均有其書，宜擇譯善本講授。

史學學生參考書如下自習時隨已意觀之。大學堂講堂功課至多不過四點鐘，餘暇尚多，故將後開各書歸自習時參考之用，與他學堂不同，年代學歷代帝王年表、紀元編、通鑒目録、四裔編年表之類，宜常置案上，欽定二十四史取認習之數種於自習時考覽。

《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爲一類，晉至隋爲一類，唐五代至宋爲一類，遼金元爲一類，明爲一類。治正史者每人須習一類，不得僅治一朝之史。若治明史者須兼詳考《國朝事實》，合爲一類，不得僅治明史。

各種通鑒各種須全備，於自習時考覽。

中國地圖小本宜常置案上，大幅宜挂堂壁上。

各種别史雜史。

各種西史。

萬國史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史學研究法	2	3	4
泰西各國史	6	6	6
亞洲各國史	3	2	2
西國外交史	2	2	0
年代學	1	0	0
補助課			
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2	2	2
中國古今歷代法制史	0	1	2
萬國地理	2	2	2
外國語文英法俄德日選習其一	6	6	6
合計	24	24	24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外，應以中國文學、辨學、教育學、公益學、人類學、金石文字學、國家財政學、人民財用學、交涉學、法律原理學、外國法制史、外國科學史等爲隨意科目。

各科學名目講習法，略解如下：

史學研究法註見前。

泰西各國史及亞洲各國史譯本甚多，宜擇其精者。

西國外交史擇譯善本講授。

年代學外國有世界大年契，與中國四裔編年表相仿。

其餘各西學名目，外國均有專書，宜擇譯善本講授。

中外地理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地理學研究法	2	2	4
中國今地理	5	4	3
外國今地理	5	4	3
政治地理	0	0	1
商業地理	0	0	1
交涉地理	0	1	1
歷史地理	2	1	0
海陸交通學	1	1	0
殖民學及殖民史	0	1	0
人種及人類學	1	0	0
補助課			
地質學	0	1	0
地文學	0	1	0
地圖學	0	1	1
氣象學	0	0	1
博物學	0	1	0
海洋學	0	0	1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外國語英法俄德日選習其一	6	6	6
中國方言滿蒙藏回選習其一	2	1	1
合計	24	24	24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外，應以政治總義、全國土地民物統計學、各國國力比較、各國產業史、外交史、交涉學等爲隨意科目。

各科學名目講習法，略解如下：

地理學研究法中國與外國之關係，氣候與地理之關係，財政與地理之關係，海陸交通與地理之關係，歷史與地理之關係，動植物與地理之關係，文化與地理之關係，軍政與地理之關係，風俗與地理之關係，工業與地理之關係。交涉地理日本名國際地理，可斟酌採用，仍應自行編纂。

其餘西學各科目，外國均有其書，應擇譯善本講授。

中國文學門科目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文學研究法	2	3	3
說文學	2	1	0
音韻學	2	1	0
歷代文章流別	1	1	0
古人論文要言	1	1	0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周秦至今文章名家	2	3	3
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	0	1	1
補助課			
四庫集部提要	1	0	0
漢書藝文志補註　隋書經籍志考證	1	0	0
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2	2	2
各種紀事本末	1	2	3
世界史	1	0	0
西國文學史	0	1	2
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	1	1	2
外國科學史	1	1	2
外國語文英法俄德日選習其一	6	6	6
合計	24	24	24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中國文學研究法略解如下：

研究文學之要義：一、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後正書之變遷，一、古今音韻之變遷，一、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一、古以治化爲文、今以詞章爲文關於世運之升降，一、修辭立誠，辭達而已二語爲文章之本，一、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語爲作文之法，一、群經文體，一、周秦傳記

雜史文體，一、周秦諸子文體，一、史漢三國四史文體，一、諸史文體，一、漢魏文體，一、南北朝至隋文體，一、唐宋至今文體，一、駢散古合今分之漸，一、駢文又分漢魏六朝唐宋四體之別，一、秦以前文皆有用，漢以後文半有用半無用之變遷，一、文章出於經傳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於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區別，一、駢散各體文之名義施用，一、古今名家論文之異同，一、讀專集讀總集不可偏廢之故，一、辭賦文體，制舉文體，公牘文體，語録文體，釋道藏文體，小說文體，皆與古文不同之處，一、記事，記行，記地，記山水，記草木，記器物，記禮儀文體，表譜文體，目録文體，圖說文體，專門藝術文體，皆文章家所需用，一、東文文法，一、泰西各國文法，一、西人專門之學皆有專門之文字，與漢藝文志學出於官同意，一、文學與人事世道之關係，一、文學與國家之關係，一、文學與地理之關係，一、文學與世界考古之關係，一、文學與外交之關係，一、文學與學習新理新法製造新器之關係通漢學者筆述較易，一、文章名家必先通曉世事之關係，一、開國與末造之文有別如隋勝陳、唐勝隋、北宋勝晚唐、元初勝宋末之類，宜多讀盛世之文以正體格，一、有德與無德之文有別忠厚正直者爲有德，宜多讀有德之文以養德性，一、有實與無實之別經濟有效者爲有實，宜多讀有實之文以增才識，一、有學之文與無學之文有別根柢經史，博識多聞者爲有學，宜多讀有學之文以厚氣力，一、文章險怪者、纖佻者、虛誕者、狂放者、駁雜者，皆有妨世運人心之故，一、文章習爲空疏，必致人才不振之害，一、六朝南宋溺於好文之害，一、翻譯外國書籍函牘文字中文不深之害。

集部日多，必歸湮滅，研究文學者務當於有關今日實用之文學加意考求。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隨意科目如下：

第一年應以心理學、辨學、交涉學爲隨意科目。

第二年應以西國法制史、公益學、教育學等爲隨意科目。

第三年應以拉丁語、希臘語爲隨意科目。

各科學書講習法略解如下：

說文學與經學門同。

音韻學：群經音韻，周秦諸子音韻，漢魏音韻，六朝音韻，經典釋文音韻，唐韻，廣韻，集韻，宋禮部韻，平水韻，翻切，字母，雙聲，六朝反語，三合音，東西各國字母，宋元明諸家音韻之學，國朝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諸家音韻之學。

歷代文章流別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纂講授。

歷代名家論文要言如《文心雕龍》之類，凡散見子史集部者，由教員搜集編爲講義。

周秦至今文章名家　文集浩如烟海，古來最著名者大約一百餘家，有專集者覽其專集，無專集者取諸總集；爲教員者就此名家百餘人每家標舉其文之專長及其人有關文章之事實，編成講義，爲學生說之，則文章之流別利病已足了然。其如何致力之處，聽之學者可也。近年來歷朝總集之詳博而大雅者如《文紀》《漢魏百三名家集》《唐文粹》《宋文鑒》《南宋文範》《金文雅》《元文類》《明文衡》《皇清文類》，姚椿所編《國朝文録》之類；精粹者如昭明《文選》、御選《唐宋文醇》《詩醇》《古文苑》《續古文苑》《古文辭類纂》《駢體文鈔》《湖海文傳》之類，皆有刻本。名家專集有單行本者居多，欲以文章名家者，除多看總集外，其專集尤須多讀。

凡習文學專科者，除研究講讀外，須時常練習自作，教員斟酌行之，猶工醫之實習也；但不宜太數。願習散體駢體可聽其便。

博學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詩賦，聽學者自爲之，學堂勿庸課習。

周秦傳記雜史若《逸周書》《左傳》《國語》《戰國策》之類；漢以後史部除四史必應研究外，漢以後有名雜史若《吴越春秋》《東觀漢記》《水經註》《洛陽伽藍記》之類亦當博綜，周秦諸子文學家於周秦諸子當論其文，非宗其學術也，漢魏諸子亦可流覽。其餘各註均見前。

英國文學門科目

主課		補助課		
英語英文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9	英國近世文學史	3	2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9	英國史	2	2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9	拉丁語	3	3
		聲音學	2	3
			2	2
			3	2
			2	1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教育學	2	2	3
中國文學	3	3	5
合計	24	24	24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外，應以中國史、外國古代文學史、辨學、心理學、公益學、人種及人類學、希臘語、意大利語、荷蘭語、法語、德語、俄語、日本語等爲隨意科目。

法國文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法語法文	9	9	9
補助課與上同隨意科除所習語文外，并與上同			

俄國文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俄語俄文	9	9	9
補助課與上同隨意科除所習語文外，并與上同			

德國文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德語德文	9	9	9
補助課與上同隨意科除所習語文外，并與上同			

日本國文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日語日文	9	9	9
補助課與上同隨意科除所習語文外，并與上同			

以上各科目所用外國書籍，宜擇譯善本講授。

第四節　醫科大學

醫科大學分二門：一醫學門，二藥學門。今依次列各門科目如下：

醫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第四年每星期鐘點
中國醫學	6	2	0	0
生理學	6	0	0	0
病理總論	6	1	0	0
胎生學	0	1	0	0
外科總論	2	2	0	0
外科各論	0	0	2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第四年每星期鐘點
內科總論	2	2	0	0
內科各論	0	0	2	0
婦科學	0	5	0	0
產科學	0	0	3	2
產科模型演習	0	0	4	0
眼科學	0	1	2	1
捆扎學實習	0	0	1	0
衛生學	0	0	1	0
檢驗醫學日本名法醫學	0	0	1	1
外科手術實習	0	0	0	1
檢眼鏡實習	0	0	0	2
皮膚病及霉毒學	0	0	0	2
精神病學	0	0	0	2
霉菌學	0	0	0	1
補助課				
藥物學	0	3	0	0
藥物學實習	0	2	0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第四年每星期鐘點
醫化學實習	0	2	0	0
處方學	0	2	0	0
診斷學	0	2	0	0
外科臨床講義	0	0	4	4
內科臨床講義	0	0	4	4
婦科臨床講義	0	0	0	2
兒科臨床講義	0	0	0	2
合計	22	25	24	24

第四年未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外，在外國尚有解剖學、組織學；中國風俗禮教不同，不能相強，但以模型解剖之可也。

中國人飲食起居衣服，皆與外國不同；若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皆宜參考中國至精之本；其餘各科，當擇譯外國善本講授。

藥物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中國藥材	3	0	0
製藥化學	3	0	0
藥用植物學	1	0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分析術實習	10	0	0
製藥化學實習	6	2	0
植物學實習及顯微鏡用法	1	0	0
生藥學	0	4	0
檢驗化學日本名裁判化學	0	2	0
衛生化學	0	2	0
植物分析法實習	0	4	0
生藥學實習	0	10	0
有機體考究法	0	0	2
調劑學	0	0	1
檢驗化學實習	0	0	6
衛生化學實習	0	0	6
調劑學實習	0	0	5
藥方使用法實習	0	0	4
合計	24	24	24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書籍，應擇譯外國善本講授。

第五節　格致科大學

格致科大學分六門：一、算學門，二、星學門，三、物理學門，四、化學門，五、動植物學門，六、地質學門。今依次列各門科目如下。

算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微分積分	6	0	0
幾何學	4	2	2
代數學	2	0	0
算學演習	不定	不定	不定
力學	0	3	3
函數論	0	3	3
部分微分方程式論	0	4	0
代數學及整數論	2	4	4
補助課			
理論物理學初步	3	0	0
理論物理學演習	不定	0	0
物理學實驗	0	不定	0
合計	17	16	12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講堂鐘點最少，惟實驗及演習鐘點不能預定，以實有所得而止。

以外應以球函數、高等數學雜論、數學研究爲隨意科目。

以上各科書籍，外國皆月異而歲不同；大概算學之書愈新出者愈簡，宜擇

譯善本講授。

星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微分積分	6	0	0
幾何學	4	0	0
算學演習	不定	0	0
星學及最小二乘法	3	0	0
球面星學	0	1	0
實地星學	0	2	0
星學實驗	0	不定	不定
力學	0	3	3
部分微分方程式論	0	2	0
函數論	0	3	3
光學	0	3	0
天體力學	0	0	3
補助課			
理論物理學初步	4	0	0
理論物理學演習	不定	0	0
天體物理學	0	0	1
物理學實驗	不定	0	0
合計	17	14	0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講堂鐘點最少，惟實驗及演習鐘點不定，以實有所得而止。以外應以球函數論、應用力學爲隨意科目。

以上各科所用書籍與算學門同。

物理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物理學	0	5	5
力學	4	3	3
天文學	3	0	0
物理學實驗	不定	不定	不定
數理結晶學	0	1	0
物理化學	0	3	0
應用力學	0	3	0
物理實驗法最小二乘法	0	2	0
化學實驗	0	0	不定
氣體論	0	0	2
毛管作用論	0	0	1
音論	0	0	1
電磁光學論	0	0	1
理論物理學演習	0	0	不定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應用電氣學		0	0	3
星學實驗		0	0	不定
物理星學		0	0	1
補助課	微分積分	5	0	0
	幾何學	4	0	0
	微分方程式論及橢圓函數論	0	3	0
	球函數	0	1	0
	函數論	0	0	3
合計		16	21	20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講堂鐘點最少，惟實驗及演習不能限定時刻，以實有所得而止。

以外應以地震學及測地學爲隨意科目。

以上各科所用書籍與前同。

化學門科目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分析化學		2	0	0
化學實驗		不定	不定	不定
應用化學		0	2	2
理論及物理化學		0	0	3
化學平衡論		0	0	2
補助課	微分積分	6	0	0
	算學演習	不定	0	0
	物理學	0	3	0
	物理學實驗	0	不定	0
合計		11	13	7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講堂鐘點最少，惟實驗及演習鐘點則不能預定，以實有所得而止。

以上各科所用書籍與前同。

動植物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無機化學	3	3	0
有機化學	0	5	0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普通動物學	3	0	0
骨胳學	1	0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動物學實驗	10	0	0
普通植物學	3	0	0
植物識別及解剖實驗	10	0	0
植物分類學	0	4	0
植物學實驗	0	0	20
有脊動物比較解剖	0	3	0
植物解剖及生理實驗	0	10	2
組織學及發生學實驗	0	12	0
人類學	0	0	2
寄生動物學	0	0	2
霉菌學實驗	0	0	不定
補助課			
地質學	3	0	0
生理化學及實驗	1	0	0
礦物及岩石實驗	1	0	0
生理學	0	3	0
古生物學註見前	0	2	0
實地研究	0	0	不定
合計	32	34	26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鐘點較多者，因實驗時刻均預定在內也。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以外尚有臨海實驗，不限鐘點；外國另有臨海實驗所，以便春夏之交就實地講授。

地質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地質學	3	0	0
礦物學	2	0	0
岩石學	2	0	0
岩石學實驗	不定	0	0
化學實驗	不定	不定	不定
礦物學實驗	不定	0	0
古生物學	0	2	0
古生物學實驗	0	3	0
晶象學	0	2	0
晶象學實驗	0	2	0
地質學實驗	0	不定	0
礦床學	0	0	3
地質學及礦物學研究	0	0	不定
補助課			
普通動物學	3	0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骨胳學	1	0	0
動物學實驗	4	0	0
植物學	0	4	0
植物學實驗	0	3	0
合計	15	16	3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鐘點最少，惟實驗及研究鐘點不能預定，以實有所得而止。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地質巡驗，外國往往於行路修學時課之行路修學者，爲考究學問而游歷者也；日本謂爲修學旅行。

以上各科目外，第二年應以物理學爲隨意科目，第三年應以地震學及人類學爲隨意科目。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第六節　農科大學

農科大學分四門：一、農學門，二、農藝化學門，三、林學門，四、獸醫學門。今依次分列各門科目如下：

農學門科目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地質學	2	0	0
土壤學	1	0	0
氣象學	1	0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植物生理學	4	0	0
植物病理學	2	0	0
動物生理學	3	0	0
昆蟲學	3	0	0
肥料學	2	0	0
農藝物理學	2	0	0
植物學實驗	不定	不定	0
動物學實驗	不定	不定	0
農藝化學實驗	不定	0	0
農學實驗及農場實習	不定	不定	不定
作物	0	5	3
土地改良論	0	1	0
園藝學	0	3	0
畜產學	0	3	0
家畜飼養論	0	2	0
酪農論	0	1	0
養蠶論	0	2	0
農產製造學	0	0	3
補助課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理財學日本名經濟學	2	0	0
法學通論	0	2	0
農業理財學日本名農業經濟學	0	3	2
獸醫學大意	0	0	2
農政學	0	0	3
國家財政學	0	0	2
合計	22	22	15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外，應以林學大意及養魚論爲隨意科目。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凡農學皆以實驗爲主，故講堂鐘點不能加多。

農藝化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有機化學	2	0	0
分析化學	1	0	0
地質學	2	0	0
土壤學	1	0	0
肥料學	2	0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農藝化學實驗	不定	不定	不定
作物	0	5	1
土地改良論	0	1	0
生理化學	0	2	0
醱酵化學	0	1	0
化學原論	0	2	2
補助課			
氣象學	1	0	0
植物生理學	4	0	0
動物生理學	3	0	0
農藝物理學	2	0	0
家畜飼養論	0	1	0
酪農論	0	1	0
農業理財學	0	1	2
農產製造學	0	0	3
食物及嗜好品	0	0	1
合計	18	14	9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外，應以理財學、養蠶論、農政學爲隨意科目。

凡農學皆以實驗爲主，故講堂鐘點不能加多。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林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森林算學	2	1	0
地質學及土壤學	3	0	0
氣象學	1	0	0
森林物理學	2	0	0
最小二乘法及力學	1	0	0
森林植物學	2	0	0
植物生理學	2	0	0
森林動物學	2	0	0
林學通論	2	1	0
森林測量	2	0	0
造林學	1	2	2
植物學實驗	不定	0	0
動物學實驗	不定	0	0
造林學實習	不定	不定	0
森林測量實習	不定	不定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實事演習	不定	不定	不定
樹病學	0	1	0
森林化學	0	2	0
森林利用學	0	2	2
森林道路	0	1	0
森林保護學	0	1	0
森林經理學	0	1	1
森林管理學	0	1	0
森林理水及砂防工	0	3	0
森林化學實驗	0	不定	0
森林道路實習	0	不定	0
補助課			
理財學	2	0	0
法學通論	0	2	0
森林法律學	0	1	2
林政學		1	2
國家財政學	0	2	0
合計	22	22	9

第三年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外，應以農學大意、畋獵術、養魚論等爲隨意科目。

林學亦以實驗及演習爲主，故鐘點不能加多。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獸醫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獸體解剖學	6	3	0
獸體組織學	3	0	0
病理通論	2	1	0
外科手術實習	不定	不定	0
蹄鐵法	2	0	0
獸體解剖學實習	不定	不定	0
獸體組織學實習	不定	不定	0
蹄鐵法實習	1	2	0
家畜飼養論	0	2	0
酪農論	0	1	0
外科學	0	4	0
內科學	0	4	0
病獸解剖學及實習	0	不定	不定
病獸組織學及實習	0	不定	不定
蹄病論	0	1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家畜病院實習及內外科診斷法	不定	不定	不定
畜產學	0	0	3
皮膚病學	0	0	1
寄生動物學	0	1	1
馬學	0	0	3
動物疫論	0	0	2
產科學	0	0	2
眼科學	0	0	1
胎生學	0	0	2
補助課			
生理學	6	1	0
衛生學	0	0	4
霉菌學	0	0	2
檢驗醫學	0	0	1
獸醫警察法	0	0	1
乳肉檢查法	0	1	1
藥物學	0	3	0
調劑法實習	0	8	0
合計	20	32	24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獸醫學實驗及演習鐘點不能預定。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第七節　工科大學

工科大學分九門：一、土木工學門，二、機器工學門，三、造船學門，四、造兵器學門，五、電氣工學門，六、建築學門，七、應用化學門，八、火藥學門，九、採礦及冶金學門。今依次列各門科目如下。

土木工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算學	2	0	0
應用力學	3	0	0
熱機關	1	0	0
機器製造法	1	0	0
建築材料	1	0	0
冶金製器學日本名製造冶金學	2	0	0
地質學	1	0	0
石工學	2	0	0
橋梁	2	0	0
道路	1	0	0
測量	2	0	0
計畫制圖及實習	18	22	22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河海工學	0	4	1
鐵路	0	3	0
衛生工學	0	3	0
水力學	0	1	0
水力機	0	0	1
實事演習	0	不定	不定
市街鐵路	0	0	1
地震學	0	0	1
房屋構造	0	0	1
測地學	0	0	1
補助課			
工藝理財學日本名工藝經濟學	0	1	0
土木行政法	0	0	1
電氣工學大意	0	0	1
合計	36	34	30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圖稿。

土木工學，以計畫製圖實習爲最要，故計畫制圖實習鐘點較爲最多。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機器工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算學	3	0	0
力學	1	0	0
應用力學	2	0	0
熱機關	2	0	0
機器學	1	0	0
水力學	1	0	0
水力機	0	1	0
機器製造學	1	0	0
應用力學製圖及演習	2	0	0
計畫製圖及實驗	23	20	0
蒸氣及熱力學	0	2	0
機器幾何學及機器力學	0	1	0
船用機關	0	1	0
紡織	0	1	0
機關車	0	1	0
實事演習	0	不定	不定
特別講義	0	0	1
補助課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電氣工學大意	0	1	0
電氣工學實驗	0	1	0
冶金製器學	0	2	0
火器及火藥	0	1	0
房屋構造	0	1	0
工藝理財學	0	1	0
合計	36	34	1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圖稿。

機器工學、計畫製圖實習爲最要，故鐘點較爲最多。第三年專重實習，故講堂每星期僅一點鐘。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造船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算學	2	0	0
力學	1	0	0
應用力學	2	0	0
熱機關	2	0	0
機器學	1	0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機器製造學	1	0	0
冶金製器學	2	0	0
水力學	1	0	0
水力機	0	1	0
造船學	5	10	5
應用力學製圖及演習	2	0	0
計畫及製圖	10	16	30
船用機關計畫及製圖	6	0	0
蒸氣	0	1	0
實事演習	0	不定	不定
船用機關	0	2	0
補助課			
電氣工學大意	0	1	0
火器及火藥	0	1	0
工藝理財學	0	1	0
合計	35	33	35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計畫圖稿。

造船學以計劃製圖實習爲最要，故鐘點較多。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造兵器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算學	2	0	0
力學	1	0	0
應用力學	2	0	0
熱機關	2	0	0
機器學	1	0	0
水力學	1	0	0
水力機	0	1	0
冶金學	2	0	0
機器製造法	1	0	0
應用力學製圖及演習	2	0	0
機器製圖	10	0	0
炮外彈路學	0	1	0
小槍及大炮	2	0	0
彈丸	0	1	0
炮架及車輛	0	2	0
水雷	0	1	2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蒸氣	0	1	0
鑄鐵學日本名鐵冶金學	0	3	0
化學實驗	6	8	0
計畫及制圖	0	12	27
實事演習	0	不定	不定
冶金製器學	0	0	1
特別講義	0	0	2
補助課			
火藥學	0	2	0
電氣工學大意	0	1	0
造船學大意	0	1	0
射擊表編設	0	0	2
合計	32	34	34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圖稿。

造兵器科亦以計畫製圖及實習爲最要，故點加多。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電氣工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算學	2	0	0
力學	1	0	0
應用力學	2	0	0
熱機關	2	0	0
水力學	1	0	0
水力機	0	1	0
機器學	1	0	0
電氣及磁氣	3	0	0
電氣及磁氣測定法	1	1	0
機器製圖	4	0	0
化學實驗	4	0	0
電氣及磁氣實驗	15	0	0
電信及電話	0	2	0
電燈及電力	0	2	0
發電機及電動機	0	2	0
電氣化學	0	1	0
蒸氣	0	1	0
冶金製器學	0	3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電氣工學實驗	0	15	0
計畫及製圖	0	8	0
實事演習	0	不定	不定
特別講義	0	0	1
補助課			
工藝理財學	0	1	0
合計	36	37	1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圖稿。

電氣工學以實習爲要，故第三年講堂每星期僅一點鐘。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建築學門科目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算學	2	0	0
熱機關	1	0	0
應用力學	2	0	0
測量	1	0	0
地質學	1	0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應用規矩	1	0	0
建築材料	1	0	0
房屋構造	1	0	0
建築意匠	1	2	0
應用力學製圖及演習	2	0	0
測量實習	1	0	0
製圖及配景法	3	0	0
計畫及製圖	15	15	24
衛生工學	0	2	0
水力學	0	1	0
施工法	0	1	0
實地演習	0	不定	不定
冶金製器學	0	1	0
補助課			
建築歷史	1	0	0
配景法及裝飾法	1	1	0
自在畫	2	3	3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美學	0	1	0
裝飾畫	0	4	3
地震學	0	0	2
合計	36	31	32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圖稿。

建築學亦以計畫製圖爲最要，故鐘點較多。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應用化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無機化學	2	0	0
有機化學	2	0	0
化學史	1	0	0
製造化學	2	9	9
冶金學	2	2	0
冶金製器學	0	0	2
礦物學及礦物識別	1	0	0
化學分析實驗	18	7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計畫及製圖	8	6	6
電氣化學	0	1	0
工業分析實驗	0	6	0
製造化學實驗	0	3	13
試金術及試金實習	0	0	2
實事演習	0	不定	不定
補助課			
熱機關	1	0	0
機器學	1	0	0
水力學	1	0	0
應用力學	1	0	0
房屋構造	1	0	0
電氣工學大意	0	1	0
火藥學大意	0	1	0
合計	41	36	32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圖稿。

應用化學亦以計畫製圖實驗爲要，故鐘點較多。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火藥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算學	2	0	0
力學	1	0	0
應用力學	1	0	0
火藥學	2	2	0
小槍及大炮	2	0	0
無機化學	2	0	0
有機化學	2	0	0
製造化學	2	3	0
化學分析實驗	16	5	0
炮外彈路學	0	1	0
彈丸	0	1	0
炮架及車輛	0	2	0
水雷	0	1	1
工業分析實驗	0	5	0
製造化學實驗	0	5	6
計畫及製圖	0	6	3
實事演習	0	不定	不定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特別講義	0	0	1
補助課			
機器學	1	0	0
熱機關	1	0	0
水力學	1	0	0
電氣工學大意	0	1	0
冶金製器學	0	2	0
房屋構造	0	1	0
機器製圖	2	0	0
合計	35	35	11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圖稿。

火藥學以演習爲最要，故第三年每星期講堂鐘點僅十一點鐘。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採礦冶金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礦物學	1	0	0
地質學	1	0	0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採礦學	4	2	0
冶金學	2	4	0
測量及礦山測量	2	0	0
礦物及岩石識別	1	2	0
化學分析實驗	9	14	0
礦山測量實習	4	0	0
計畫及製圖	7	0	0
鑄鐵學	0	2	0
選礦學	0	2	0
試金術	0	1	0
試金實習	0	4	0
吹管分析	0	2	0
實事演習	0	不定	不定
礦床學	0	0	2
冶金實驗	0	0	2
工學實驗	0	0	1
採礦計劃	0	0	5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冶金計劃	0	0	5
鑄鐵計劃	0	0	5
補助課			
房屋構造	2	0	0
熱機關	1	0	0
機器學	1	0	0
應用力學	1	0	0
水力學	0	1	0
機器製造法	0	1	0
電氣工學大意	0	1	0
冶金製器學	0	0	1
外國礦山法律	0	0	1
合計	36	36	22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圖稿。

採礦冶金以實習、實驗、計劃爲主，故第三年鐘點獨重於此。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第八節　商科大學

商科大學分三門：一、銀行及保險學門，二、貿易及販運學門，三、關稅學門。

今依次列各門科目如下。

銀行及保險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商業地理	2	2	3
商業歷史	0	1	3
各國商法及比較	0	2	2
各國度量衡制度考	1	0	0
商業學	2	0	0
商業理財學	2	0	0
商業政策	0	0	1
銀行業要義	3	4	2
保險業要義	3	4	2
銀行論	2	0	0
貨幣論	1	0	0
歐洲貨幣考	0	0	2
外國語英語必習，兼習俄法德日之一	6	6	6
商業實事演習	不定	不定	不定
補助課			
國家財政學	1	1	0
全國土地民物統計學	1	1	0
各國產業史	0	3	3
合計	24	24	24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業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外，應以各國憲法、各國民法、各國刑法大意、行政機關、交涉學等爲隨意科目。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外國均有專書，宜擇譯善本講授。

貿易及販運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商業地理	2	2	3
商業歷史	0	1	3
各國商法及比較	0	2	2
各國度量衡制度考	1	0	0
商業學	2	0	0
商品學	2	0	0
商業理財學	2	0	0
商業政策	0	0	1
關稅論	1	0	0
貿易業要義	2	3	1
鐵路販運業要義	2	3	1
船舶販運業要義	2	3	1
鐵路章程	0	0	1
船舶章程	0	0	1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郵政電信章程	0	0	1
外國語英語必習，兼習俄德法日之一	6	6	6
商業實事演習	不定	不定	不定
補助課			
國家財政學	1	1	0
全國土地民物統計學	1	1	0
各國產業史	0	2	3
合計	24	24	24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外，應以各國憲法、各國民法、各國刑法大意、行政機關、交涉學爲隨意科目。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關稅學門科目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大清律例要義註見前	5	4	3
各國商法	3	1	0
全國人民財用學	1	0	0
中外各國通商條約	3	2	1

（續表）

主課	第一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每星期鐘點
各國度量衡制度考	1	0	0
各國金銀價比較	1	0	0
中國各項稅章	1	1	1
各國稅章	1	2	0
關稅論	2	0	0
外國語英語必習，兼習俄法德日之一	6	6	6
補助課			
商業地理	0	2	3
商業歷史	0	2	3
商業政策	0	0	1
商業學	0	2	2
商品學	0	1	2
商業理財學	0	1	2
合計	24	24	24

第三年末畢業時，呈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

以上各科目外，應以鐵路章程、船舶章程、郵政電信章程、各國憲法、各國民法、各國刑法大意、交涉學等爲隨意科目。

以上各科目所用書籍與前同。

《奏定學堂章程・初級師範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學科程度章第二

第一節　初級師範學堂完全科科目分十二科：一、修身，二、讀經講經，

三、中國語文，四、教育學，五、歷史，六、地理，七、算學，八、博物，九、物理及化學，十、習字，十一、圖畫，十二、體操。視地方情形，尚可加外語、農業、商業、手工之一科目或數科目。其加數科目者，係就各學生所長，各專科一科目，并非一學生兼習數科目。【略】

第五節　初級師範學堂分科教法如下：

一、修身　摘講陳宏謀《五種遺規》：一、《養正遺規》，二、《訓俗遺規》，三、《教女遺規》，四、《從政遺規》，五、《在官法戒録》，以教爲吏胥者；理極純正，語極平實。入此學堂者年已漸長，教法宜稍恢廣；所講修身之要義，一在堅其敦尚倫常之心，一在鼓其奮發有爲之氣，尤當示以一身與家族朋類國家世界之關係，以上與中學堂同。教爲師範者，須并講教修身之次序法則，尤須勉以實踐躬行，使養成爲師範之品望。

二、讀經講經　學生年歲已長，故講讀《春秋左傳》《周禮》兩經，以備將來學成經世之用。講讀《左傳》應用武英殿讀本，講讀《周禮》應用通行之《周官精義》，其註解係就欽定《周禮義疏》擇要節録，最便初學寒士，此兩書既本古註，又不繁冗，最於學者相宜。講《左傳》宜解説其大事與今日世界情形相合者，講《周禮》宜闡發先王制度之善，養民教民諸政之詳備，與今日情形相類可效法者；但解説須簡要。

講經者先明章指，次釋文義；務須平正明顯，切於實用，勿令學童苦其繁難。其詳略深淺，視學生之年歲程度而定，尤不可好新務奇，創爲異説，致啓駁雜支離之弊。至於經義奥博無涯，學堂晷刻有限，止能講其大義；若欲博綜精研，可俟入大學堂後爲之；此乃中小學堂講經通例。

現在所定讀經講經鐘點，悉用中學堂例，每星期讀經六點鐘，講經三點鐘。間日一講，另有每星期温經三點鐘，在自習時督課，不在表内。專讀《左傳》《周禮》者，因初級師範學生係自高等小學畢業後始行入學，其經學之程度正與中學等，故應授以《左傳》《周禮》也。每日約二百字者，因每年除假期以二百四十日計算，五年應共讀二十四萬字；《春秋左傳》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周禮》全本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合共二十四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字。若用黄叔琳《周禮節訓》讀本約二萬五千字，學生讀，用《周禮節訓》本，教習講，用《周官精義》本，則不過二十一萬三千餘字，尚有餘力温習。

三、中國文學　入初級師範學堂者，乃年已長而文理已經明通之人；然師範爲教幼童而設，故須合深淺以教之。其學爲文之次第：一曰文義。文者積字而成，用字必有來歷經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雖本乎古，亦不駭乎今。此語似淺實深，自幼學以至名家，皆爲要事。二曰文法。文法備於古人之文，故求文法必自講讀始；先使讀經史子集中平易雅馴之文，御選《古文淵鑒》最爲善本，可量學堂之日力擇讀之如鄉曲無此書，可擇較爲大雅之本讀之；并爲講解其義法。次則近代有關係之文亦可流覽，但不必熟讀。三曰作文。師範生作文，題目大小，篇幅長短，皆可不拘；惟當以清真雅正爲主；一忌用僻怪字，二忌用澀口句，三忌發狂妄議論，四忌襲用報館陳言，五忌以空言敷衍成篇。次講中國古今文章流别，文風盛衰之要略，及文章與政事身世關係處。

次講爲師範者教學童作文之次序法則：凡教學童作文者，教字法句法入門之法有三：一、隨舉一二俗字，使以文字換此俗字虚實皆可；二、使以俗話翻成文話；三、使以文話翻成俗話。教篇法入門之法有三：一、文氣聯貫，二、劃分段落，三、反正分明。引導用心之法有四：一、空字令補實字虚字皆可，二、謬字令改實字虚字皆可，三、同字異用者令分析實字虚字皆可，四、題目相類者令用古人文調。擴充篇幅之法有四：一、不止説正面，兼説反面，旁面，題前，題後；二、多分條理謂篇中平列事理數項，句法相同，條目愈多，文氣愈厚；經傳諸子之文皆如此，但須有實在意義；三、多設譬喻；四、引證經史群書。自然進功之法有二：一、熟讀；二、擬古文章乃虚靈之物，其佳否半由自悟，不能盡教；惟誦讀極熟，兼常令擬古，則自能領悟進益。擬古謂古有此題此文而擬作之，或古有題無文而代補之；如《代秦報吕相書》之類。其作文之題目，當就各學科所授各項事理及日用必需之事理出題，務取與各科學貫通發明，既可易於成篇，且能適於實用。

練習官話，即用《聖諭廣訓》直解，以便教授學童，使全國人民語言合一。

四、教育　先講教育史，當講明中國外國教育之源流，及中國教育家之緒論，外國著名純正教育家之傳記，使識其取義立法之要略。但外國歷代教育家立説亦頗不同，如有持論偏謬易滋流弊者，萬萬不可涉及。

次講教育原理，當講明心理學之大要，及中國現在教育之宗旨，及德育智育之要義，并講辨學日本名論理學及教授法之大要。

次講教育法令及學校管理法，當據現定之教育法令規則，講學校建置編制管理衛生籌集經費等事，宜兼講關係地方治理之大要。

次則實事授業，當使該師範學生於附屬小學堂練習教育幼童之法則。蓋初

級師範學堂，在解説小學教育之理法不可過馳高遠，以實能應用爲主。其在附屬小學堂實事授業，則以次使師範學生教授幼童；而師範各科教員及附屬小學堂之堂長與教員，務須會同督率師範生監視其授業，品評其當否，且時自教授之以示模範。

五、歷史　先講中國史，當專舉歷代帝王之大事，陳述本朝列聖之善政德澤，暨中國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則講古今忠良賢哲之事迹，以及學術技藝之隆替，武備之張弛，政治之沿革，農工商業之進境，風俗之變遷等事。

次講亞洲各國史，先就日本、朝鮮、安南、暹羅、緬甸、印度、波斯、中亞細亞諸小國，講其事實沿革之大略。宜詳於日本及朝鮮、安南、暹羅、緬甸，而略於餘國；詳於近代而略於遠年；五十年以内之事尤宜加詳，説近世事者十之九，説古事者十之一，并示以今日西力東侵，東方諸國之危局。

次講歐洲美洲史，宜就歐美諸國講其古今歷史中重要事宜，上古不必多講；詳於大國而略於小國，詳於近代而略於遠年；五十年以内之事尤當加詳，説近世事者十之九，説古事者十之一。

次講爲師範者教歷史之次序法則。凡教歷史者註意在發明實事之關係，辨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强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

六、地理　先講地理總論，次及中國地理，使知地球外面形狀、氣候人種及人民生計等事之大概，及中國地理之大要，兼使描地圖。

次講外國地理，使知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指澳大利亞及太平洋各島諸國地勢。

次講地文學，使知地球與天體之關係，并地球結構及水陸氣象之要略外國謂風雲霜雪雷電等物爲氣象。

次講爲師範者教地理之次序法則。凡教地理者在使知大地與人類之關係；其講外國地理，須尤詳於與中國有重要關係之地理，且務須發明中國與列國相較之分際，養成其愛國心性志氣。其講地文須就中國之事實教之。

七、算學　先講算術外國以數學爲各種算法總稱，亦猶中國御製數理精蘊定名爲數之意；而其中以實數計算者謂之算術，其餘則爲代數、幾何、三角。幾何又謂之形學，三角又謂之八綫，其筆算講加減乘除、分數、小數、比例、百分算，以至開平方、開立方而止，其珠算則但講加減乘除而止。

次講簿記之學，使知諸帳簿之用法，及各種計算表之制式。

次講平面幾何及立體幾何初步，兼講代數。

次講爲師範者教算術及幾何代數之次序方法。凡教算學者，其講算術，解説務須詳明，立法務須簡捷，兼詳運算之理，并使習熟於速算。其講代數，貴能簡明解釋數理之問題；其講幾何，須詳於論理，使得應用於測量求積等法之實際。

八、博物　其植物當講形體結構、生理、分類、功用；其動物當講形體構造、生理習性、特質、分類、功用；其人身生理，當講身體内外之部位，知覺運動之機關及衛生之重要事宜；其礦物，當講重要礦物之形象、性質、功用、現出法、鑒識法之要略。

次講爲師範者教博物之次序法則。凡教博物者在據實物標本，得真確之知識，使適於日用生計，及各項實業之用；尤當細審植物、動物相互之關係，及植物動物與人生之關係。

九、物理及化學　講理化之義，在知物質自然之形象，并其運用變化之法則，及與人生之關係，以備他日講求農工商實業及理財之源。

其物理先講物理學總綱，次及力學、音學、熱學、光學、電氣、磁氣。

化學先講無機化學中重要之諸元質，及其化合物；再進則講有機化學之初步，及有關實用重要之有機物。

次講爲師範者教物理學化學之次序法則，凡教理化者，在本諸實驗，得真確之知識，使適於日用生計及實業之用。

十、習字　先教楷書，次教行書，次教小篆。師範本爲教幼童，故習字列爲專科。此堂學生乃年長而小學畢業之人，楷書自必能作，故學行書小篆爲急。

次講爲師範者教習字之次序法則。凡教初學寫字者有六忌：一忌草率，二忌軟弱運筆迅速則無軟弱之弊，三忌欹斜，四忌不潔，五忌松散，六忌奇怪。但以字形端正、筆畫潔净爲主，楷書行書均以敏速爲貴，方於應事有益。篆書亦不宜遲，遲則不佳，兼使練習速寫細字，且習熟書寫講堂黑板，此皆爲有裨實用計。

後三年兼學小篆書者，欲令師範生粗識篆字，以爲解六書通經訓之初基，免致教授學童經書時多寫俗别之字，妄造訛謬之解；與外國學堂習拉丁文同意。欲習行書篆書，取石刻本四體《千字文》學之即可元人學書即寫趙書四體《千字文》，即將趙書四體《千字文》照出，石印成本，或今時人寫四體《千字文》一卷石印均可；事甚易爲，而篆與行皆備矣，不必秦漢古碑也。并可於寫篆字時就便講《説

文》提要，每次講部首數字，使略知作字之義此書止有部首五百四十字，甚爲簡明，不過十餘頁，湖北官局有刻本。此皆爲實用計；至於書法乃專門之藝，無論真草隸篆，秘訣妙旨，罄牘難窮，聽有志書家者自爲之，非學堂教習之事也。

十一、圖畫　先就實物模型圖譜教自在畫，俾得練習意匠，兼講用器畫之大要，以備他日繪畫地圖、機器，及講求各項實業之初基。

次講爲師範者教圖畫之次序法則。凡教圖畫者，以位置形狀，濃淡得宜爲主；時使學生以自己之意匠爲圖稿，并應便宜授以渲染彩色之法。

十二、體操　中學堂以上體操，宜講實用；其普通體操先教準備法、矯正術、徒手啞鈴等體操，再進則教以球竿棍棒等體操。其兵式體操先教單人教練，柔軟體操，小隊教練，及器械體操；更進則更教中隊教練、槍劍術、野外演習及兵學大意。

次講爲師範者教體操之次序法則。凡教體操者務使規律肅靜，體勢整齊，意氣充實，運動靈活；并可視地方之情形，若系水鄉，并應使練習水泳。

師範生之體操以兵式體操爲主。

十三、外國語　外國語一門，專就地方情形酌加，須在原列各課鐘點之外，不佔原課時刻乃可。習外國語之要義，在嫻習普通之東語、英語及俄、法、德語。英語、東語爲尤要，使得臨事應用，增進智能；當先講習讀法、譯解、文法、會話及習字，再進而兼及修辭作文。

次講爲師範者教外國語之次序法則。凡教外國語者，務須正發音、審讀法，使學生以中國語譯解回講，又時使翻譯書文。

十四、農業　以下農工商三門，皆當就地方情形酌加；習農業者先講土壤、水利、肥料、農具、耕耘、栽培等事，次講養蠶養畜，兼及農家經濟之大要。

次講爲師範者教農業之次序法則。凡教農業者以其地方合用爲主，使於農業練習場實習之，必須發明農事之關係，鼓舞實業之興趣；并應相土地之情形，斟酌農業之程度，授以有關山林水產等項事宜。

十五、商業　先講商業理財之大要，次則據一切商業之習用法令，講凡關於商店、公司、買賣、銀根、運送、保險等事，再進則講重要之商品及商用之文字、商用之簿記。

次講爲師範者教商業之次序法則。凡教商業者必須令其考中外之商情，察遠近之市價，專在切於當時、宜於當地之商業留意，并應便宜使實習營業之規法。

十六、手工　先教竹木細工，次及普通金屬細工，更教紙製細工、粘土細工之大要。

次講爲師範者教手工之次序法則。凡教手工者，貴精致而戒粗率，必須發明手工之關係利益，鼓舞學藝之興趣；所用模本，須取其切合該地方者，兼使知材料之品類等差，保存用具之方法。

第六節　各科目程度及每星期時刻表如下：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摘講陳宏謀《五種遺規》　讀古詩歌	1
教育	教育史	4
讀經講經	《春秋左傳》　每日約二百字	9
中國文學	讀文　作文　習官話	3
歷史	中國史	3
地理	地理總論　亞洲總論　中國地理	2
算學	算術	3
理化	物理	2
博物	植物　動物	2
習字	楷書	3
圖畫	自在畫　用器畫	2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2
合計		36

以上各科目外，酌量地方情形，尚可授外國語、農業、商業、手工之一二科目。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1
教育	教育原理	6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9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2
歷史	中國史　亞洲各國史	3
地理	中國地理	2
算學	算術　幾何　簿記	3
理化	物理化學	2
博物	同前學年	2
習字	行書	2
圖畫	同前學年	2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1
教育	教授法	8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9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2
歷史	中國本朝史　亞洲各國史	3
地理	外國地理	2
算學	幾何　代數	3
理化	續前學年　兼講教授理化之次序法則	2
博物	人身生理　礦物　兼講教授博物之次序法則	2
習字	行書及小篆	1
圖畫	自在畫　兼講教授圖畫之次序法則	1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第四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1
教育	教育法令　學校管理法　實事授業	14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9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1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歷史	東西洋各國史　兼講教授歷史之次序方法	1
地理	同前學年	2
算學	同前學年	3
理化	化學　兼講教授理化之次序法則	1
習字	同前學年	1
圖畫	同前學年	1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同前學年　兼講教授修身之次序法則	1
教育	同前學年	15
讀經講經	周禮節訓本每日約二百字	9
中國文學	中國歷代文章名家大略　兼講教授　作文讀書之次序法則　習官話	2
歷史	同前學年	1
地理	地文學　兼講教授地理之次序法則	1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算學	代數　兼講教授算學之次序法則	3
習字	同前學年　兼講教授習字之次序法則	1
圖畫	同前學年	1
體操	同前學年　兼講教授體操之次序法則	2
合計		36

初級師範學堂讀古詩歌法與中小學同。【略】

第七節　簡易科之學科程度如下：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摘講陳宏謀《五種遺規》	2
教育	講教育原理　教授法　管理法　教育制度，其教授管理須加詳授　且使於附屬小學堂實事授業以練習之	12
中國文學	讀平易雅馴古文　作日用書牘記事文、論說文兼習官話	2
歷史	講中外歷史之大略	3
地理	講中外地理之大略	2
算學	講加減乘除　分數　小數　比例　開方	6
格致	講理化示教　博物示教	3

簡易科即外國之速成科。

《奏定學堂章程・優級師範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學科程度章第二

第一節　公共科學科凡爲八科：一、人倫道德，二、群經源流，三、中國文學，四、東語，五、英語，六、辨學外國名爲論理學，亦名辨學，係發明立言著論之理，措詞駁辨之法，七、算學，八、體操。

第二節　公共科課程限一年畢業。

第三節　公共科學科程度及每星期授業時刻表如下：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講《學記》《大戴禮・保傅篇》及《荀子・勸學篇》	1
群經源流	即於《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經部內擇其緊要數種之提要講其大要　不必全講	2
中國文學	講歷代文章源流義法　間亦練習各體文	3
東語	講讀　文法　作文	6
英語	講讀　文法　作文	12
辨學	總論　演繹法　歸納法　方法學	3
圖畫	講自在畫及用器畫之大要	2
體操	講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4
合計		36

（續表）

第四節　分類科學科分爲四類。

分類編科之主義如下：

第一類係以中國文學、外國語爲主；

第二類係以地理、歷史爲主；

第三類係以算學、物理學、化學爲主；

第四類係以植物、動物、礦物、生理學爲主。

其人倫道德、經學大義、教育、心理、體操，則一概通習無異致。凡入學學生，須審定其性習所近，學力所長，宜入何一類學科，即令專習此一類學科，俾將來即專充此門學問教員。

第一類學科凡十三科：一、人倫道德，二、經學大義，三、中國文學，四、歷史，五、教育學，六、心理學，七、周秦諸子學，八、英語，九、德語或法語，十、辨學，十一、生物學，十二、生理學，十三、體操。又隨意科目二：（一）法制，（二）理財。

第二類學科凡十二科：一、人倫道德，二、經學大義，三、中國文學，四、教育學，五、心理學，六、地理，七、歷史，八、法制，九、理財，十、英語，十一、生物學，十二、體操。又隨意科目一，曰德語。

第三類學科凡十二科：一、人倫道德，二、經學大義，三、中國文學，四、教育學，五、心理學，六、算學，七、物理學，八、化學，九、英語，十、圖畫，十一、手工，十二、體操。又隨意科目二：（一）德語，（二）生物學。

第四類學科凡十四科：一、人倫道德，二、經學大義，三、中國文學，四、教育學，五、心理學，六、植物學，七、動物學，八、生理學，九、礦物學，十、地學，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算學	算學　幾何　代數　三角法	6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合計		36

（續表）

十一、農學，十二、英語，十三、圖畫，十四、體操。又隨意科目二：（一）化學，（二）德語。

第五節　分類科課程限三年畢業。

第六節　分類科各科學科程度，及每星期授業時刻如下：

第一類學科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2	以上通習
經學大義	《欽定詩義折中》《書經傳說匯纂》《周易折中》	6	
歷史	中國史	2	
周秦諸子學	擇其有獨見而不悖聖道者參考之	1	
生物學	生物通論　生物進化論	2	
心理學	普通心理學	2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中國文學	練習各種文字	6	以上主課
英語	講讀　文法　作文	12	
合計		36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經學大義	《欽定春秋傳說匯纂》	5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2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周秦諸子學	同前學年	1	以上通習
教育學	教育理論及應用教育史	4	
生理學	人身生理	2	
心理學	應用心理學	2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中國文學	練習各體文字	5	以上主課
英語	講讀　作文　文學史	8	
德語或法語	講讀　文法　作文	4	
合計		36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2	以上通習
經學大義	《欽定周禮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	4	
教育學	教育史　各科教授法　學校衛生 教授實事練習　教育法令	8	
辨學	聲音學大義　博言學大義	3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中國文學	練習各體文字	5
英語	講讀　作文　英文學	8
德語或法語	德文學或法文學	3
合計		36
	以上主課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隨意科目二：曰法制，曰理財，可酌量加一科目或二科目。

第二類學科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2
經學大義	《欽定詩義折中》《書經傳說匯纂》《周易折中》	6
中國文學	練習各體文字	1
心理學	普通心理學	1
英語	講讀	4
生物學	生物通論　生物進化論	2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地理	亞細亞洲　大洋洲	5
	以上通習	

第二年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歷史	中國史　亞洲各國史　西洋史	12
合計		36
	以上主課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2
經學大義	《欽定春秋傳說匯纂》	5
教育學	教育理論及應用教育史	4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1
心理學	應用心理學	1
法制及理財	法制總論	3
英語	講讀	2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地理	歐羅巴洲　阿非利加洲	5
歷史	中國史　亞洲各國史　西洋史	10
合計		36
	以上主課	
	以上通習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心理學	普通心理學	1	以上通習
英語	講讀	3	
圖畫	臨畫　用器畫　寫生畫	2	
手工	木工	3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算學	代數學　幾何學　三角法　微分積分初步	6	以上主課
物理學	力學　物性學　實驗	5	
化學	化學總論　無機化學　實驗	4	
合計		36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2	以上通習
經學大義	《欽定春秋傳說匯纂》	5	
教育學	教育理論及應用教育史	4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1	
心理學	應用心理學	1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2	以上通習
經學大義	《欽定周禮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	4	
教育學	教育史　各科教授法　學校衛生 教育法令　教授實事練習	8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1	
法制及理財	民法　理財總論　生產　分配　流通　消費	3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地理	亞米利加洲	5	以上主課
歷史	中國史　亞洲各國史　西洋史	10	
合計		36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德語爲隨意科目。

第三類學科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2	
經學大義	《欽定詩義折中》《書經傳說匯纂》《周易折中》	6	
中國文學	練習各種文字	1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手工	木工　金工	3	以上通習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算學	代數學　解析幾何學　微分	6	以上主課
物理	音學　熱學　光學　氣象學　實驗	6	
化學	無機化學　有機化學　實驗	5	
合計		36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2	以上通習
經學大義	《欽定周禮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	4	
教育學	教育史　各科教授法　學校衛生 教育法令　教授實事驗習	8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1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算學	微分　積分	6	
物理學	光學　電氣學　磁氣學　氣象學 天文學　實驗	7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隨意科目二：曰德語，曰生物學，可酌量加一科目或二科目。

第四類學科

第一年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化學	理論及物理化學　實驗	5	以上主課
合計		36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2	以上通習
經學大義	《欽定詩義折中》《書經傳說匯纂》《周易折中》	6	
中國文學	練習各體文字	1	
心理學	普通心理學	1	
英語	講讀	3	
圖畫	臨畫　用器畫	2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植物學	外部形體學　內部形態學　實驗	6	
動物學	動物學各論　脊髓動物分類及比較解剖　實驗	3	
生理學	人身生理　哺乳類解剖　實驗	6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礦物學	礦物通論　礦物物理學　礦物化學 礦物特論	3	以上主課
合計		36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2	以上通習
經學大義	《欽定春秋傳說匯纂》	5	
教育學	教育理論及應用教育史	4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1	
心理學	應用心理學	1	
圖畫	寫生畫	2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植物學	植物生理學　實驗	5	以上主課
動物學	節足動物　軟體動物　蠕形動物 棘皮動物　腔腸動物　原始動物 實驗	7	
地學	岩石通論　岩石論	3	
農學	農業泛論　實驗	3	
合計		36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2	以上通習
經學大義	《欽定周禮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	4	
教育學	教育史　各科教授法　學校衛生 教育法令　教授　實事練習	8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1	
體操	體操及有益之運動　兵式訓練	3	
植物學	分類學　實驗	4	以上主課
動物學	發生學　人類及其他脊髓動物　動物學通論　動物與外界之關係　動物學史　進化論　實驗	7	
地學	動力論　地史論　地文學	4	
農學	重要作物論　實驗　重要家畜論	3	
合計		36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隨意科目二：曰化學，曰德語，可酌量加一科目或二科目。

外國高等學堂皆有倫理一科，其講授之書名倫理學，其書內亦有實踐人倫道德字樣，其宗旨亦是勉人爲善；而其解說倫理與中國不盡相同。中國學堂講此科者，必須指定一書，闡發此理，不能無所附麗，以致泛濫無歸。查列朝學案等書，乃理學諸儒之言論行實，皆是宗法孔孟，純粹謹嚴，講人倫道德者自以此書爲最善。惟止宜擇其切於身心日用而其說理又明顯簡要、中正和平者爲學生

講說，兼講本書中諸儒本傳之躬行實事，以資模楷。若其中過於精深微渺者，可以緩講，俟入大學堂後，其願習理學專門者自行研究。又或有議論過高，於古人動加訾議，以及各分門户，互相攻駁者，可置不講。講授者尤當發明人倫道德爲各學科根本，須臾不可離之故。

經學大義有二：一、全經之綱領，一、全經之會通；講說以簡明爲主，勿令學生苦其繁難。此堂所講諸經大義，應即用《欽定八經》講授，其說解皆正大精核，不流偏倚；講授者務當擇其最要之大義，謹遵闡發每經大義不過數十事，不必每篇全講，斷不可好新務奇，致啓駁雜支離之弊。惟經義奧博無涯，學堂晷刻有限；若欲博綜精研，可俟入大學專門後爲之。

周秦諸子皆有偏勝獨到之處亦各有駁雜害理之處；若讀者胸有權衡，分別去取，則亦可以證明經義，博通學術，且文章家尤不能廢。此堂第一類以中國文學爲主，故列入文學課程內。至九流之外，如《素問》《周髀》之類，皆有實學可征；西漢諸子，如《孔叢子》《淮南子》《賈誼新書》《劉向新序》《説苑》之類，皆多述古義古事，文學家亦當考覽。

第七節　加習科學科凡爲十科：一、人倫道德，二、教育學，三、教育制度，四、教育政令機關，五、美學，六、實驗心理學，七、學校衛生，八、專科教育，九、兒童研究，十、教育演習；但教育演習缺之亦可。修加習科者，於此諸科目所選修，須在五科目以上，不得過少；畢業時須使呈出著述論説，以考驗其研究所得如何。

第八節　加習科課程，定以一年畢業；授業時刻，俟將來增設時由本學堂酌定。

第九節　專修科選科之學科程度，及授業時刻，俟將來增設時由本學堂酌定。

《奏定學堂章程・實業補習普通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學科程度章第二

第一節　實業補習普通學堂之普通科目，爲修身、中國文理、算術、體操；其修身并可附入中國文理教授之。又如歷史、地理、格致等科目，亦可斟酌地方情形便宜加授之。

第二節　實業補習普通學堂之實業科目，分爲農業科、工業科、商業科、水產科四科。其各科之科目如下。

農業科之科目凡十四：

一、物理，二、化學，三、博物，四、土壤，五、肥料，六、播種，七、耕耘，八、農具，九、害蟲，十、園藝，十一、養蠶，十二、家畜，十三、造林，十四、丈量等類。

工業科之科目凡十一：

一、物理，二、化學，三、圖畫，四、模型，五、幾何，六、製圖，七、圖稿，八、力學，九、材料，十、工具，十一、製作等類。

商業科之科目凡八：

一、商業算術，二、商業書信，三、商事要項，四、商品，五、商事地理，六、簿記，七、商業法令，八、外國語等類。

水產科之科目凡八：

一、物理，二、化學，三、博物，四、地文，五、漁撈，六、製造，七、養殖，八、漁船運用等類。

以上各類科目，凡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均可斟酌地方情形，由各類中選擇其切用者，便宜分合定之。

以上各類科目，係就最重要者舉其大概；此外如機器、刺綉、染色、髹漆、畫繪、指物、木型、鍛冶、鍍金、陶畫、製版、印刷、釀造、製紙、鞣革、製糖、蹄鐵、養禽、養蜂、製絲、製酪、罐藏等業，均可酌量地方情形，取其合宜者分別教授。

第三節　中國文理、算術各科目，若學生平素在他學堂之學力有在本學堂所授之程度以上者，可酌缺之；惟他學堂或有以修身附入中國文理教授者，茲若停課中國文理，其修身仍須提出另授。

《奏定學堂章程・初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初等農業學堂學科程度章第一

第一節　初等農業學堂之普通科目凡五：

一、修身，二、中國文理，三、算術，四、格致，五、體操。但此外尚可酌加地理、歷史、農業、理財大意、圖畫等科目。

初等農業學堂之實習科目，分爲四科：一、農業科，二、蠶業科，三、林業科，四、獸醫科。

農業之實習科目凡八：

一、土壤，二、肥料，三、作物，四、農產製造，五、家畜，六、蟲害，七、氣

候，八、實習。可酌量地方情形，擇中等農業之各科目取舍分合，以施其教。

蠶業之實習科目凡八：

一、蠶體解剖，二、生理及病理，三、養蠶及製種，四、製絲，五、桑樹栽培，六、氣候，七、農學大意，八、實習。

林業之實習科目凡八：

一、造林及森林保護，二、森林利用，三、森林測量及土木，四、測樹術及林價算法，五、森林經理，六、氣候，七、農學大意，八、實習。

獸醫業之實習科目凡十一：

一、生理，二、藥物及調劑法，三、蹄鐵法及蹄病治法，四、內外科，五、寄生動物，六、畜產，七、衛生，八、獸疫，九、產科，十、剖檢法，十一、實習。

以上各科目外，尚可酌加其他關係蠶業林業獸醫業之科目。

第二節　初等農業學堂之學習年數以三年爲限。

第三節　初等農業學堂之授業時數，每星期三十點鐘以內。

第四節　初等農業學堂，視地方之情形可節縮其期限教授之；其減期教授之普通科目，除修身及中國文理外，餘可酌缺一科目或數科目。

初等商業學堂學科程度章第四

第一節　初等商業學堂之科目凡九：

一、修身，二、中國文理，三、算術，四、地理，五、簿記，六、商品學，七、商事要項，八、商業實踐，九、體操。但此外尚可酌加其他關係商業之科目。

第二節　初等商業學堂之學習年數以三年爲限。

第三節　初等商業學堂之授業時數，每星期三十點鐘以內。

初等商船學堂學科程度章第六

第一節　初等商船學堂之科目，亦分爲航海、機輪二科。

航海科之科目凡十：

一、修身，二、中國文理，三、算術，四、地理，五、航海術，六、商船運用術大意，七、航海術大意，八、海上氣象學大意，九、實習，十、體操。

機輪科之科目凡八：

一、修身，二、中國文理，三、算術，四、物理，五、化學，六、機輪術大意，七、機器製圖實習，八、體操。

以上各科目外，尚可酌加其他關係商船之科目。

第二節　初等商船學堂之學習年數，以二年爲限。

第三節　初等商船學堂之授業時數，除實習外，每星期三十點鐘以內；其實習時數，可按學科之種類從宜酌定。

《奏定學堂章程・中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中等農業學堂學科程度章第二

第一節　中等農業學堂之學科，分爲預科、本科。

第二節　預科之科目凡八：

一、修身，二、中國文學，三、算術，四、地理，五、歷史，六、格致，七、圖畫，八、體操；并可加設外國語。

第三節　預科之學習年數以二年爲限。

第四節　預科之授業時數，每星期三十點鐘以內。

第五節　本科分爲五科：一、農業科，二、蠶業科，三、林業科，四、獸醫業科，五、水產業科。其各學科之科目如下。

農業科之普通科目凡八：

一、修身，二、中國文學，三、算學，四、物理，五、化學，六、博物，七、農業理財大意，八、體操。但此外尚可便宜加設地理、歷史、外國語、法規、簿記、圖畫等科目。

農業科之實習科目凡十二：

一、土壤，二、肥料，三、作物，四、園藝，五、農產製造，六、養蠶，七、蟲害，八、氣候，九、林學大意，十、獸醫學大意，十一、水產學大意，十二、實習。

均可酌量地方情形，由各科目中選擇，或便宜分合教之，并可於各科目外酌加其他關係農業之科目。

蠶業、林業、獸醫業之普通科目凡七：

一、修身，二、中國文學，三、算學，四、物理，五、博物，六、農業理財大意，七、體操。但此外尚可便宜加設地理、歷史、外國語各業章程、簿記、圖畫等科目；惟獸醫可缺算學、物理、博物、農業理財大意數科目。

蠶業之實習科目凡八：

一、蠶體解剖，二、生理及病理，三、養蠶及製種，四、製絲，五、桑樹栽培，六、氣候，七、農學大意，八、實習。

林業之實習科目凡八：

一、造林及森林保護，二、森林利用，三、森林測量及土木，四、測樹術及林價算法，五、森林經理，六、氣候，七、農學大意，八、實習。

獸醫業之實習科目凡十二：

一、生理，二、藥物及調劑法，三、蹄鐵法及蹄病治法，四、內科，五、外科，六、寄生動物，七、畜產，八、衛生，九、獸疫，十、產科，十一、剖檢法，十二、實習。

水產業之學科分爲四類：一、漁撈類，二、製造類，三、養殖類，四、遠洋漁業類。

漁撈、製造、養殖及遠洋漁業等四類之普通科目凡十二：

一、修身，二、中國文學，三、算學，四、地理，五、物理，六、化學，七、博物，八、圖畫，九、水產業法規及慣例，十、理財學大意，十一、水產學大意，十二、體操。但此普通科目，除修身、中國文學外，可便宜酌缺數科目。其漁撈、製造、養殖三學科，如有時欲合併爲二學科教授，則可於下所列實業科目斟酌選擇，或便宜分合定之。

漁撈類之實習科目凡九：

一、漁撈法，二、水產動物，三、水產植物，四、航海術，五、漁船運用術，六、氣象學，七、海洋學，八、船舶衛生及救急治療，九、實習。

製造類之實習科目凡九：

一、水產製造法，二、水產動物，三、水產植物，四、細菌學大意，五、分析，六、機器學大意，七、實習。

養殖類之實習科目凡五：

一、水產養殖法，二、水產動物，三、水產植物，四、發生學大意，五、實習。

遠洋漁業類之實習科目凡八：

一、航海術，二、漁船運用術，三、漁撈法，四、造船學大意，五、氣象學，六、海洋學，七、外國語，八、實習。但入遠洋漁業科之學生，須取在本科中漁撈科已學習三年者，或其學力與之同等者。

第六節　本科之學習年數以三年爲限，但亦可酌量地方情形節縮爲二年以內，或展長至五年以內。

第七節　本科之授業時數，除實習時刻外，每星期三十點鐘；惟水產業爲二十八點鐘以內。其實習時數，須量各業之繁簡隨宜酌定。

中等工業學堂學科程度章第四

第一節　中等工業學堂之學科分爲本科、預科。

第二節　預科之科目凡八：

一、修身，二、中國文學，三、算術，四、地理，五、歷史，六、格致，七、圖畫，八、體操；并可加授外國語。

第三節　預科之學習年數以二年爲限。

第四節　預科之授業時刻，每星期三十點鐘以內。

第五節　本科分爲十科：

一、土木科，二、金工科，三、造船科，四、電氣科，五、木工科，六、礦業科，七、染織科，八、窯業科，九、漆工科，十、圖稿繪畫科；其各學科之科目如下。

各科之普通科目凡六：

一、修身，二、中國文學，三、算學，四、物理化學，五、圖畫，六、體操。

土木科之實習科目凡八：

一、測量，二、河海工，三、道路鐵路，四、橋梁，五、施工法，六、應用力學，七、製圖，八、實習。

金工科之實習科目凡六：

一、工場用具及製作法，二、製造用諸機器大意，三、發動機大意，四、應用力學，五、製圖，六、實習。

造船科之實習科目凡五：

一、造船製圖，二、工場用具及製造法，三、發動機大意，四、應用力學，五、實習。

電氣科之實習科目凡七：

一、電氣及磁氣，二、電氣工學，三、應用力學，四、工場用具及製作法，五、發動機大意，六、製圖，七、實習。

木工科之實習科目凡八：

一、房屋構造，二、建築沿革，三、施工法，四、配景法，五、製圖及繪畫，六、工場用具及製作法，七、應用力學，八、實習。

礦業科之實習科目凡八：

一、地質學，二、採礦學，三、冶金學，四、試金術，五、應用力學，六、發動機大意，七、測量製圖及坑內演習，八、實習。

染織科之實習科目凡七：

一、機織法，二、染色法，三、應用化學，四、應用機器學，五、分析，六、製圖及繪畫，七、實習。

窑業科之實習科目凡六：

一、窑業品製造，二、應用化學，三、應用機器學，四、分析，五、製圖繪畫，六、實習。

漆工科之實習科目凡五：

一、漆器製造法，二、工藝史，三、繪畫，四、應用化學大意，五、實習。

圖稿繪畫科之實習科目凡八：

一、配景法，二、解剖大意，三、工藝史，四、建築沿革大意，五、繪畫，六、應用化學大意，七、各種工藝品圖樣，八、實習。各學科於現定普通科目外，尚可便宜加設地理、歷史、博物、外國語、理財學法規、簿記等科目於各學科中。

第六節　本科之學習年數以三年爲限。

第七節　本科之每星期授業時刻，除實習時刻外，每星期三十點鐘爲限；其實習時數可依學科之門類臨時酌定。

中等商業學堂學科程度章第六

第一節　中等商業學堂分爲本科、預科。

第二節　預科之科目凡九：

一、修身，二、中國文學，三、算術，四、地理，五、歷史，六、外國語，七、格致，八、圖畫，九、體操。

第三節　預科之學習年數以二年爲限。

第四節　預科之授業時數，每星期三十點鐘以内。

第五節　本科之普通科目凡四：

一、修身，二、中國文學，三、算學，四、體操。

本科之實習科目凡九：

一、商業地理，二、商業歷史，三、外國語，四、商業理財大意，五、商事法規，六、商業簿記，七、商品學，八、商事要項，九、商業實踐。但此外尚可酌加其他關係商業之科目。

第六節　本科之學習年數以三年爲限。

第七節　本科之授業時數，每星期三十四點鐘以内。

中等商船學堂學科程度章第八

第一節　中等商船學堂分爲本科、預科。

第二節　預科之科目凡九：

一、修身，二、中國文學，三、算術，四、地理，五、歷史，六、格致，七、外國語，八、圖畫，九、體操。

第三節　預科之學習年數以二年爲限。

第四節　預科之授業時數，每星期三十點鐘以内。

第五節　本科分爲二科：一、航海科，二、機輪科；其各學科之科目如下。

各學科之普通科目凡九：

一、修身，二、中國文學，三、算學，四、物理，五、化學，六、地理，七、圖畫，八、外國語，九、體操。

航海科之實習科目凡七：

一、商船法規，二、商船運用術，三、航海術，四、機輪術大意，五、海上氣象學大意，六、造船學大意，七、實習。

機輪科之實習科目凡六：

一、機關術，二、機輪製圖，三、力學，四、應用力學，五、電氣學大意，六、實習。

以上各科目外，尚可酌加其他關係商船之科目。

第六節　本科之學習年數以三年爲限。

第七節　本科之授業時數，除實習時刻外，每星期三十點鐘以内；其實習時數可按學科之門類隨時酌定。

《奏定學堂章程・高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高等農業學堂學科程度章第二

第一節　高等農業學堂分爲預科、本科。

第二節　預科之科目凡十：

一、人倫道德，二、中國文學，三、外國語英語，願入農學科者兼習德語，四、算學代數、幾何、三角，五、動物學，六、植物學，七、物理學，八、化學，九、圖畫，十、體操。

第三節　本科分爲三科：一、農學科，二、森林學科，三、獸醫學科。若在殖民墾荒之地，更可設土木工學科。

農學科之科目凡二十一：

一、農學，二、園藝學，三、化學及農藝化學，四、植物病理學，五、昆蟲學及養蠶學，六、畜產學，七、獸醫學大意，八、水產學大意，九、地質學及岩石學，十、土壤學，十一、肥料學，十二、算學，十三、測量學，十四、農業工學，十五、物理學，十六、氣象學，十七、理財原論，十八、農業理財學，十九、農政學，二十、殖民學，二十一、體操。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實習農業之科目凡二十有五：

一、耕牛馬使役法，二、農具使用法，三、家畜飼養法，四、肥料製造法，五、干草法，六、農用手工，七、農具構造，八、養蠶法，九、排水及開墾法，十、製麻法，十一、製絲法，十二、製茶法，十三、榨乳法，十四、牛酪製造法，十五、養蜂法，十六、各種製糖法如蘿卜、蜀秫等類，十七、煉乳製造法，十八、干酪製造法，十九、粉乳製造法，二十、蔬菜果實干燥法，二十一、罐藏法，二十二、製靛法，二十三、澱粉製造法，二十四、醬果製造法，二十五、釀造法。

森林學科之科目凡三十：

一、物理學，二、化學，三、氣象學，四、地質學，五、土壤學，六、動物學，七、植物學，八、森林測量術，九、圖畫，十、森林數學，十一、造林學，十二、森林利用學，十三、林產製造學，十四、森林經理學，十五、森林保護學，十六、森林管理，十七、森林道路，十八、理財學，十九、法律大意，二十、森林法，二十一、林政學，二十二、農學大意，二十三、財政學，二十四、畋獵學，二十五、殖民學，二十六、森林測量實習，二十七、造林實習，二十八、林產製造實習，二十九、森林經理實習，三十、體操。

獸醫學之科目凡三十二：

一、化學，二、生理學，三、藥物學，四、蹄鐵法，五、蹄病論，六、病理通論，七、內科學，八、外科學，九、外科手術學，十、寄生動物學，十一、病體解剖學，十二、動物疫論，十三、獸醫警察法，十四、胎生學，十五、產科學，十六、眼科學，十七、馬學，十八、衛生學，十九、霉菌學，二十、畜產學，二十一、家畜飼養論，二十二、乳肉檢查法，二十三、農學大意，二十四、蹄鐵法實習，二十五、家畜管理實習，二十六、外科手術實習，二十七、家畜病院實習，二十八、內外診察實習，二十九、調劑法實習，三十、乳肉檢查實習，三十一、牧場實習及植物採集，三十二、體操。

土木工學科之科目凡二十一：

一、測量法，二、微分積分大意，三、物理學，四、化學，五、製圖及建築材料，六、應用重學，七、道路修造法，八、橋梁建造法，九、鐵路建造法，十、石工造屋法，十一、水利工學，十二、農業工學，十三、衛生工學，十四、器械運用法，十五、工業理財學，十六、農業理財學，十七、殖民學，十八、土木法規及農事法規，十九、測量實習，二十、工事設計實習，二十一、體操。

以上各種學科，并非限定一學堂內全設；可斟酌地方情形，由各學科中選擇合宜之數科設之。

第四節　講堂課目、分年學級及每日教授時刻表，由該學堂監督教員臨時酌定。

第五節　凡邊境屯田省分，所設置之高等農業學堂，其學生有願爲管領屯田兵之將弁者，畢業後可入將弁學堂學習一年。

第六節　本地鄉村農民，有欲入高等農業學堂之農場學習農事者，準其入場學習，稱爲傳習農夫。須選年十八歲以上，確係品行端正、身體强健、略知書算如不能筆算，通珠算亦可，而又能六個月間無事故牽累，能終其業，并延村鄰有產業者爲之具保，始準入學。

傳習農夫學習之科目，爲農科種藝、畜牧、農產製造；但亦可擇習其一科目或數科目。【略】

高等工業學堂學科程度章第四

第一節　高等工業學堂分爲十三科：一、應用化學科，二、染色科，三、機織科，四、建築科，五、窑業科，六、機器科，七、電器科，八、電氣化學科，九、土木科，十、礦業科，十一、造船科，十二、漆工科，十三、圖稿繪畫科。

第二節　各學科之科目如下。

應用化學科之科目凡五：

一、製造用機器學，二、冶金學，三、特別應用化學，四、電氣化學，五、工場實習及實驗。

染色科之科目凡四：

一、染色學，二、機織及組織，三、織物整理，四、工場實習及實驗。

機織科之科目凡六：

一、應用力學，二、機織及組織如織絲、織棉、織麻、織草、織毛羽等法，應擇土地所

宜者先學，三、染色學，四、織物整理，五、紡績，六、工場實習及實驗。

建築科之科目凡七：

一、應用力學，二、房屋構造法，三、工場用具及製作法，四、建築沿革，五、施工法，六、配景法，七、製圖及繪畫法。

窑業科之科目凡五：

一、應用地質學，二、陶瓷器製作法，三、玻璃製作法，四、塞門土製作法，五、工場實習及實驗。

機器科之科目凡七：

一、工作法，二、鐵鋼論，三、應用力學，四、電氣工學，五、製造用機器，六、發動機，七、工場實習及實驗。

電器科之科目凡六：

一、電氣磁氣，二、工作法，三、應用力學，四、電氣工學，五、發動機，六、工場實習及實驗。

電氣化學科之科目凡六：

一、電氣磁氣，二、電氣工學，三、冶金學，四、特別應用化學，五、電氣化學，六、工場實習及實驗。

土木科之科目凡七：

一、測量學，二、河海工，三、道路鐵路，四、橋梁，五、施工法，六、製圖，七、工場實習及實驗。

礦業科之科目凡八：

一、地質學，二、採礦學，三、冶金學，四、試金學，五、應用力學，六、發動機，七、測量製圖及坑內演習，八、工場實習及實驗。

造船科之科目凡六：

一、應用力學，二、工場用具及製作法，三、造船學，四、發動機，五、造船製圖，六、工場實習及實驗。

漆工科之科目凡四：

一、漆器製造法，二、工藝史，三、繪畫，四、工場實習及實驗。

圖稿繪畫科之科目凡七：

一、圖稿法，二、配景法，三、繪畫，四、工藝史，五、應用解剖，六、用器畫，七、工場實習及圖稿實習。

以上爲各學科之專門科目。此外尚有各學科之普通科目凡十五：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三、物理，四、化學，五、一切應用化學，六、應用機器學，七、圖畫，八、機器製圖，九、物理化學實驗，十、工業法規，十一、工業衛生，十二、工業簿記，十三、工業建築，十四、英語，十五、體操。當按年勻配各學科中。

以上各種學科，并非限定一學堂內全設；可斟酌地方情形，由各學科中選擇合宜之數科設之。

第三節　講堂課目，分年學級及每日教授時刻表，由學堂監督教員臨時酌定。

第四節　學生畢業之後，欲出從事各製造所或自營實業者，尚須受本學堂之監督一年，以便請業請益。

高等商業學堂學科程度章第六

第一節　高等商業學堂分爲預科、本科。

第二節　預科之科目凡十：

一、商業道德，二、書法，三、作文，四、算學，五、簿記，六、應用物理學，七、應用化學，八、法學通論，九、外國語，十、體操。

第三節　本科之科目凡十八：

一、商業道德，二、商業文，三、商業算術，四、商業地理，五、商業歷史，六、簿記，七、機器工學，八、商品學，九、理財學，十、財政學，十一、統計學，十二、民法，十三、商法，十四、交涉法，十五、外國語，十六、商業學，十七、商業實踐，十八、體操。

第四節　講堂課目，分年學級及每日教授時刻表，由學堂監督教員臨時酌定。【略】

高等商船學堂學科程度章第八

第一節　高等商船學堂分設二科：一、航海科，二、機輪科。

航海科之科目凡二十有五：

一、人倫道德，二、中國文學，三、外國語英語通學，俄、法、德、日本、朝鮮語兼習，四、算學，五、物理學，六、化學，七、商船運用術，八、商業學，九、商業地理，十、法學通論，十一、商法，十二、航海術，十三、海上氣象學，十四、水路測量術，十五、造船學，十六、機輪術大意，十七、船內衛生法，十八、救急醫術，十九、理財學，二十、商船法規，二十一、海事法規，二十二、炮術學，二十三、兵

式體操，二十四、炮術實習，二十五、航海實習。

機輪科之科目凡十有四：

一、人倫道德，二、中國文學，三、外國語英語通學、俄、法、德、日本、朝鮮語兼習其一，四、算學，五、物理學，六、力學，七、化學，八、汽機術，九、汽爐術，十、製圖，十一、電氣工學，十二、救急醫術，十三、工術實習，十四、機輪運轉實習。

第二節　講堂課目，分年學級及每日之教授時刻表，由學堂監督教員臨時酌定。

第三節　高等商船學堂學生，其在學中或畢業後有欲爲海軍之將弁者，畢業後可入海軍學堂學習一年。

《奏定學堂章程・實業教員講習所章程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學科程度章第二

第一節　農業教員講習所、商業教員講習所之學習年數，以二年爲限；工業教員講習所之完全科學習年數，以三年爲限；簡易科學習年數以一年爲限。

第二節　各教員講習所學科如下：

農業教員講習所科目凡二十三：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及測量術，三、氣象學，四、農業泛論，五、農業化學，六、農具學，七、土壤學，八、肥料學，九、耕種學，十、畜產學，十一、園藝學，十二、昆蟲學，十三、養蠶學，十四、獸醫學，十五、水產學，十六、森林學，十七、農產製造學，十八、農業理財學，十九、實習，二十、英語，二十一、教育學，二十二、教授法，二十三、體操。

商業教員講習所科目凡十五：

一、人倫道德，二、應用化學，三、應用物理學，四、商業作文，五、商業算術，六、商業地理，七、商業歷史，八、簿記，九、商品學，十、商業理財學，十一、商業實踐，十二、英語，十三、教育學，十四、教授法，十五、體操。

工業教員講習所置完全科及簡易科；完全科分爲六科：一、金工科，二、木工科，三、染織科，四、窑業科，五、應用化學科，六、工業圖樣科。簡易科亦分爲六科：一、金工科，二、木工科，三、染色科，四、機織科，五、陶器科，六、漆工科。

完全科之科目如下。

金工科之科目凡十七：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三、物理，四、圖畫，五、無機化學，六、應用力學，七、工場用具及製作法，八、工業理財學，九、工業衛生學，十、電氣工學大意，十一、發動機，十二、機器製圖，十三、實習，十四、英語，十五、教育學，十六、教授法，十七、體操。

木工科之科目凡十九：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三、物理，四、圖畫，五、無機化學，六、應用力學，七、工場用具及製作法，八、工業理財學，九、工業衛生學，十、構造用材料，十一、家具及建築流派，十二、房屋構造，十三、衛生建築，十四、製圖及意匠，十五、實習，十六、英語，十七、教育學，十八、教授法，十九、體操。

染織科之科目凡十八：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三、物理，四、化學，五、圖畫，六、一切應用化學，七、應用機器學，八、定性分析，九、工業分析，十、機器製圖，十一、工業理財學，十二、工業衛生學，十三、染色配色機織及意匠，十四、實習，十五、英語，十六、教育學，十七、教授法，十八、體操。

窑業科之科目凡十八：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三、物理，四、化學，五、圖畫，六、一切應用化學，七、應用機器學，八、定性分析，九、工業分析，十、機器製圖，十一、工業理財學，十二、工業衛生學，十三、窑業品製造，十四、實習，十五、英語，十六、教育學，十七、教授法，十八、體操。

應用化學科之科目凡十八：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三、物理，四、化學，五、圖畫，六、一切應用化學，機器學，七、定性分析，八、定量分析，九、機器製圖，十、工業理財學，十一、工業衛生學，十二、特別應用化學，十三、電鑄及電鍍，十四、實習，十五、英語，十六、教育學，十七、教授法，十八、體操。

工業圖樣科之科目凡十四：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三、物理，四、化學，五、圖畫，六、工業理財學，七、工業衛生學，八、圖樣材料，九、機器製圖，十、實習，十一、英語，十二、教育學，十三、教授法，十四、體操。

簡易科之科目如下。

金工科之科目凡九：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三、格致，四、圖畫，五、工場用具及製作法，

六、機器大意，七、實習，八、教授法，九、體操。

木工科之科目凡十：

一、人倫道德，二、算術，三、格致，四、圖畫，五、工場用具及製作法，六、房屋構造大意，七、構造用材料，八、實習，九、教授法，十、體操。

染色科之科目凡八：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三、格致，四、圖畫，五、染色大意，六、實習，七、教授法，八、體操。

機織科之科目凡八：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三、格致，四、圖畫，五、機器大意，六、實習，七、教授法，八、體操。

陶器科之科目凡八：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三、格致，四、圖畫，五、陶器製造大意，六、實習，七、教授法，八、體操。

漆工科之科目凡八：

一、人倫道德，二、算學，三、格致，四、圖畫，五、漆器製造大意，六、實習，七、教授法，八、體操。

《奏定學堂章程・譯學館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學科程度章第二

第一節　外國文分設英文一科、法文一科、俄文一科、德文一科、日本文一科。每人認習一科，務期專精，無庸兼習。但無論所習爲何國文，皆須習普通學及交涉、理財、教育各專門學。

第二節　外國文教授之法，先授以綴字、讀法、譯解、會話、文法、作文諸法，二三年後兼授各國歷史及文學大要。

第三節　普通學之目九：曰人倫道德，曰中國文學，曰歷史，曰地理，曰算學，曰博物，曰物理及化學，曰圖畫，曰體操；專門學之目三：曰交涉學，曰理財學，曰教育學。

第四節　普通學用大學堂簡易科現用課本，其有未備，由本館教員編定。法律、交涉學用外國學校課本。

第五節　學習年數以五年爲限。

第六節　學科程度及每星期鐘點表如下：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1
中國文學	選讀《古文淵鑒》及歷代名臣奏議　兼作文	3
歷史	中國史	2
地理	中國地理	2
外國文	綴字　讀法　譯解	16
算學	算術	4
博物	生理　衛生　礦物	2
物理及化學	物理	2
圖畫	自在畫　用器畫	2
體操	柔軟體操	2
合計		36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1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3
歷史	同前學年	2
地理	亞洲各國及大洋洲地理	2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外國文	譯解　會話　文法　作文	16
算學	算術　代數	4
博物	植物　動物	2
物理及化學	化學	2
圖畫	自在畫　用器畫	2
體操	器具體操	2
合計		36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1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2
歷史	亞洲各國史	2
地理	歐洲各國地理	2
外國文	譯解　會話　文法　作文	18
算學	代數　幾何	3
交涉學	法學通論	3
理財學	理財通論	3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體操	器具體操	2
合計		36

第四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1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2
歷史	西洋史	2
地理	非洲及美洲地理	2
外國文	譯解　會話　文法　作文　兼文學大要	18
算學	幾何　三角	3
交涉學	國事交涉　暫用日本國際公法講授	3
理財學	商業理財學	3
體操	器具體操	2
合計		36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同前學年	1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2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歷史	西洋史	2
地理	地文學	2
外國文	同前學年	18
交涉學	民事交涉　暫用日本國際私法講授	3
理財學	國家財政學　暫用日本財政學講授	3
教育學	暫用日本教育諸書講授	3
體操	器具體操	2
合計		36

上表內所列人倫道德一科，外國高等學堂均有人倫道德一科，其講授之書名爲倫理學。其書中有道德實踐之篇目，宗旨亦是勉人爲善，而其解說倫理與中國不盡相同。中國學堂講此科者，必須指定一書，闡發此理，不能無所附麗以致泛濫無歸。查列朝學案等書，乃理學諸儒之言論行實，皆是宗法孔孟，純粹謹嚴；講人倫道德者自以此書爲最善。惟止宜擇其切於身心日用，而其說理又明顯簡要，中正和平者爲學生解說，兼講本書中諸儒本傳之躬行實事，以資模楷。若其中精深微渺者，可從緩講；俟入大學堂後，其願習理學專門者自行研究。又或有議論過高，於古人動加訾議，以及各分門户、互相攻駁者，可置不講。講授者尤當發明人倫道德爲各種學科根本，須臾不可離之故。

上表內所列中國文學一科，教員於講授古文時，可將歷代文章、名家流派，詳爲指示。

附表說

原奏謂：學語言文字二三年後擇其尤者授以法律交涉專科，復奏謂於肄習普通學外，分習各國語言文字。是前之說則習專科學於學語言文字之後，後之說則習普通學於語言文字之初。今參酌二說，前二年於語言文字外兼習普通學，後三年於語言文字外兼習交涉、理財、教育、專門學，而普通學之最要者仍併習之。

《奏定學堂章程・進士館章程光緒二十九年》

學科程度章第二

第一節　本館學科之目分爲十一門：一、史學，二、地理，三、教育，四、法學，五、理財，六、交涉，七、兵政，八、農政，九、工政，十、商政，十一、格致。其隨意科目：曰西文，曰東文，曰算學，曰體操。

第二節　本館之學習年數以三年爲限。

第三節　本館之學科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時刻表如下：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史學	世界史	5
地理	地理總論　中國地理	5
格致	博物學大要　物理大要	2
教育	教育史　教育學原理　教授法管理法大要　教育行政法	4
法學	法學通論　各國憲法　各國民法	4
理財	理財原論　國家財政學	4
合計		24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東文、西文、算學及體操，均作爲隨意科目，願習與否均聽其便。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史學	泰西近時政治史　日本明治變法史	2
地理	外國地理	2
格致	化學大要	2
法學	商法　各國刑法　各國訴訟法　警察學　監獄學	5
交涉	國事交涉　民事交涉	3
理財	銀行論　貨幣論　公債論　統計學	3
商政	商業理財學　商事規則　附海陸運輸及郵政電信等規則	3
兵政	軍制學　附海軍陸軍學校制度　戰術學	4
合計		24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東文、西文、算學及體操，均作爲隨意科目，願習與否均聽其便。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地理	界務地理　商業地理	2
法學	各國行政法　中國法制考大要	6
商政	外國貿易論　世界商業史	2
兵政	兵器學　考求兵器用法　近世戰史略	2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工政	工業理財學　工事規則	6
農政	農業理財學　農事規則附山林水產鹽業等規則	6
合計		24

以上各科目外，尚有東文、西文、算學及體操，均作爲隨意科目，願習與否均聽其便。

第四節　按各學堂課程，每星期大率三十六點鐘，本館課程每星期止有二十四點鐘，良以新進士年齒不一，精力或有難齊，故務從其簡。惟所列各科學，均係當官必須通曉之學，不能再減；其有年輕質敏，自審精力有餘者，務於隨意科目中認習一兩門以廣才識；如因精力不及，準其在於農工商兵四科中選習一科或二科，不必兼全，其餘各科則均須全習；計每日講堂功課不得少於四點鐘。

第五節　東西各國學校，有於教員外另請講師之法；此次進士入學，類皆已成之才，尤當廣其見聞以收速效。凡有中外東西通儒，能以華文華語講授者，應由監督呈明學務大臣延請入館，與諸學員講論，名爲講友，以擴學識，此項講友不過偶然一次，一年多不過數次。無其人則勿庸議。

《大清教育新法令》第四册《學部訂定優級師範選科簡章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

第一節　優級師範選科之設，以養成初級師範學堂及中學堂教員爲宗旨。

第二節　優級師範選科，每省設立學堂一所，其學生名額，至少須滿二百人。

第三節　學生入學之資格，以曾由師範簡易科畢業，或在中學堂有二年以上資格者爲合格，如此類學生一時難得，應即考選經學中文具有根底，年在二十以上之純謹學生，令先入預科，然後再入本科，以期核實，不合格者不得濫收。

第四節　優級師範選科課目，分本科及預科，預科一年畢業，本科二年畢業。

預科科目奏定學堂章程，於優級師範加習科，及初級師範加簡易科之科目，均未列經

學；茲所設優級選科與加習科及簡易科用意相同，至優級師範初級師範之完全科，不得援此爲例：

科目	每星期鐘點	
倫理	2	人倫道德要旨
國文	3	講授及練習各體文
數學	8	算術　代數學初步
地理	3	世界地理大要
歷史	3	世界史大要
理化	2	理化示教
博物	2	博物示教
體操	3	普通體操
圖畫	2	天然畫
英文	8	讀方　譯解　會話　文法

本科通習科目

學科 / 學期		倫理	教育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1	3
	第一	倫理學史	教育學
	每星期鐘點	1	3
	第二	倫理學史	教育學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1	3
	第三	東西洋倫理學	學校制度及管理法
	每星期鐘點	1	3
	第四	東西洋倫理學	管理法教授法

歷史地理本科主課科目

學科 / 學期		歷史	地理	法制　理財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10	8	3
	第一	中國歷代史	地理總論　中國地理	法制大意　理財學大意
	每星期鐘點	10	8	3
	第二	中國近世史	中國地理　各洲分論	法制大意　法制史理財學大意　理財學史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10	8	3
	第三	亞洲各國史　西洋近世史	各洲分論	法制史　理財學史
	每星期鐘點	10	8	3
	第四	西洋近世史　歷史研究法	地質　地文　人文地理	法制史　理財學史

（續表）

學科 / 學期		心理	論理	英文	日文	體操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2	2	5		2
	第一	心理學	論理學	英文		普通體操
	每星期鐘點	2	2	5		2
	第二	心理學	論理學	英文		普通兵式體操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1	1	5	2	2
	第三	心理學	論理學	英文	日文	兵式體操
	每星期鐘點	1	1	5	2	2
	第四	心理學	論理學	英文	日文	兵式體操

理化本科主課科目

學科 / 學期		物理	化學	數學	物理實驗	化學實驗	地文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6	5	2	2	
	第一	物性論 力學	無機化學	代數及平面幾何			
	每星期鐘點	6	6	5	2	2	
	第二	力學 音學 熱學	無機化學	代數及平面幾何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5	5	2	2	1
	第三	熱學 光學	有機化學	三角及立體幾何			地文學
	每星期鐘點	6	5	5	2	2	1
	第四	磁電氣學	化學理論	解析幾何及微積大意			地文學

博物本科主課科目

學科 / 學期		動物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第一	動物各論 脊椎動物 分類及比較解剖實驗二回
	每星期鐘點	6
	第二	節足動物 軟體動物 蠕形動物 實驗二回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第三	棘皮動物 腔腸動物 原生動物 動物發生學 實驗二回
	每星期鐘點	6
	第四	動物學通論 比較解剖 動物進化論 實驗二回

（續表）

學科 / 學期		植物	地質礦物	生理衛生	圖畫	物理	化學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1	2	2	2	2
	第一	植物形態學 植物解剖學 實驗二回	礦物通論	生理	天然畫	物理	化學
	每星期鐘點	6	1	2	2	2	2
	第二	植物解剖學 植物生理學 實驗二回	礦物通論	生理	天然畫	物理	化學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5	6	2	2		
	第三	植物分類學 實驗二回	礦物物理學 礦物化學 礦物各論	衛生	幾何畫		
	每星期鐘點	5	8		2		
	第四	植物之應用及對人生之關係	岩石各論 岩石通論 地相動力及歷史		幾何畫		

數學本科主課科目

學科 / 學期		數學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15
	第一	代數 幾何 三角
	每星期鐘點	16
	第二	代數 幾何 三角 微分 積分初步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16
	第三	方程式論 解析幾何 微分
	每星期鐘點	16
	第四	微分積分及微分方程式 數學用模型製造

（續表）

學期 / 學科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一學期	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期	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期	每星期鐘點	第四學期
理化	3	物理	3	物理	2	化學	2	化學
天文	1	天文學	1	天文學	1	天文學	1	天文學
圖畫	2	天然畫	1	幾何畫	1	幾何畫	1	幾何畫
簿記					1	簿記法	1	簿記法

上表所列各科，每科學生五十名，如有不能勻配之處，應即趨重理化博物二科以養成現今最爲缺乏之學術。

第五節　由優級師範選科畢業之學生，得稱優級師範選科畢業生，有充當初級師範及中學堂教員之資格。

第六節　優級師範選科畢業生，有效力本省及全國教育之義務，其年限凡四年；如有不盡義務者，照奏定章程師範畢業效力義務章辦理。

《東方雜志》一九〇六年第一〇期《法律學堂章程》

設學總義章

第一節　本學堂以造已仕人員，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識足資應用爲宗旨，并養成裁判人材，期收速效，所定課程，斟酌繁簡，按期講授，以冀學員循序漸進，屆時畢業。

第二節　全堂事宜由修業大臣督同監督、提調各員，遵照奏定學堂章程參酌本堂現辦情形，核實辦理。

第三節　應辦事件均照定章辦理，有爲章程所未備者，應由監督隨時陳明修律大臣，裁奪施行。

第四節　堂中各處辦事有應在於聯合之處，由監督相度情形，隨時組織。

第五節　全堂辦事情形除由監督隨時陳明修律大臣外，每屆年終各處辦事員應各具説帖，指陳得失。

第六節　一切辦法有應行變通損益之處，可隨時改良，力求進步。

學科程度章

第一年科目：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現行法制及歷代法制沿革、法學通論、經濟通論、國法學、羅馬法、民法、刑法、外國文、體操。

第二年科目：憲法、刑法、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裁判所編制法、國際公法、行政法、監獄法、訴訟實習、外國文、體操。

第三年科目：憲法、刑法、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私法、行政法、財政通論、訴訟實習、外國文、體操。

速成科科目共一年半　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現行法制及歷代法制沿革、法學通論、憲法大意、刑法、民法要論、商法要論、大清公司律、大清破産律、民刑訴訟法、裁判所編制法、國際法、監獄學、訴訟實習。

課程表

學年 / 學期 / 科目	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 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 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 第二學期
大清律例及唐明律	4	3				
現行法制及歷代法制沿革	4	3				
法學通論	6	4				
經濟通論	4	4				
國法學	4	4				
羅馬法	2	2				
刑法	6	6	4	3		
外國文	4	4	4	4	4	4

速成科課程表

（續表）

學年 / 學期 / 科目	第一學年 每星期時刻 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 每星期時刻 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 每星期時刻 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 每星期時刻 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 每星期時刻 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 每星期時刻 第二學期	合計
體操	2	2	2	2	2	2	36
民法		4	4	4	4	4	36
憲法			3	3			36
商法			3	6	3	4	36
刑事訴訟法			4	3	2		36
民事訴訟法			4	6	4	6	36
裁判所編制法			2				36
國際公法			2	2			36
訴訟實習			4	4	6	6	36
行政法				2	3		36
監獄法				3			36
大清公司律					2		36
國際私法					3	4	36
財經通論					3	4	36
卒業論文							
大清破產律						2	36
合計	36	36	36	36	36	36	

學期 / 科目	第一學期 每星期時刻	第二學期 每星期時刻	第三學期 每星期時刻	合計
大清律例及唐明律	4	4		34
現行法制及歷代法制沿革	4	4		34
法學通論	4	4		34
憲法大意	6			34
刑法	6	6		34
民法要論	6	4	4	34
商法要論	4	6		34
民刑訴訟法		6	10	34
大清公司律			2	34
大清破產律			2	34
裁判所編制法			3	34
監獄學			3	34
國際法要論			4	34
訴訟實習			6	34
合計	34	34	34	

《南洋官報》一九〇八年第一三一期《民政部奏擬各省巡警學堂章程摺光緒三十二年》

第二章　學科

第十條　高等巡警學堂應習學科如左：

第一學年　一、中國現行法制大要　二、大清違警律　三、大清律　四、法學通論　五、警察學　六、各種警察章程　七、各國刑法大意　八、行政法　九、算學　十、操法　十一、英文或東文。第二學年　一、憲法綱要　二、大清律　三、各種警察章程　四、各國民法大意　五、各國民刑訴訟法大意　六、國法學　七、地理詳政治地理兼及本處　八、算學　九、操法　十、英文或東文。第三學年　一、地方自治章程　二、各省咨議局章程　三、各種選舉章程　四、國際公法　五、國際私法　六、監獄學　七、各國户籍法大意　八、統計學　九、操法　十、英文或東文。

第十一條　高等巡警學堂附設簡易科應習學科如左：

一、中國現行法制大意　二、大清違警律　三、法學通論　四、警察學　五、各種警察章程　六、地方自治章程　七、各國户籍法大意　八、統計學　九、地理　十、算學　十一、操法。

第十二條　巡警教練所應習學科如左：

一、國文　二、大清違警律　三、警察要旨　四、政法淺義　五、地方自治大意　六、本處地理　七、操法。

第十三條　高等巡警學堂及附設簡易科授業時刻，每星期以三十六小時爲限。

《東方雜誌》第一一期《學部奏籌設京師法政學堂酌擬章程摺光緒三十二年》

第二節　課程

第八條　預科爲入正科之階梯。其應授學科及每星期授業時刻表如左：

學科	第一學期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期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2	2
中國文學	3	2
日本語	17	14
歷史	3	3

（續表）

學科	第一學期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期每星期鐘點
地理	2	2
算學	4	3
理化	2	2
論理學		1
法學通論		2
理財原論		2
體操	3	3
合計	36	36

第九條　正科分政治、法律兩門，由學生於入學之初自行選定。其各門學科及每星期鐘點授課時刻表如左：

學科＼學年／門類		第一學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政治門	1	1	1
	法律門	1	1	1
皇朝掌故	政治門	2	2	1
	法律門	2	2	1
大清律例	政治門	2	2	1
	法律門	3	2	2
政法學		2		

（續表）

學年 / 學科 / 門類	第一學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每星期鐘點	
	政治門	法律門	政治門	法律門	政治門	法律門
政法史	2		1			
憲法	2	2				
行政法	2	3	3	3	3	
民法	3	4	4	4	4	4
刑法	2	3	3	3	2	4
商法		2	2	3	2	
國際公法			3	3	3	3
國際私法			2	2	2	2
理財學	2		2		2	
社會學	2					
外交史					2	
統計學					2	
日本語	3	3				
英語	6	6	6	6	6	6
民主訴訟法				2		4
刑事訴訟法				2		4
監獄學						2

（續表）

學年 / 學科 / 門類	第一學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每星期鐘點	
	政治門	法律門	政治門	法律門	政治門	法律門
體操	2	2	2	2	2	2
財政學	2		2		2	
中國法制史		2				
外國法制史		2				
合計	35	35	35	35	35	35

第十條　別科以政治法律合爲一門，其各學科及每星期授業時刻表如左：

第三章　講習科

第一節　學員

學年 / 學科	第一學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2	2	2
皇朝掌故	2	2	
大清律例	2	2	
政治學	2		
法學通論	2		
理財原論	2	2	
憲法	2		

（續表）

學科＼學年	第一學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每星期鐘點
行政法	2	3	4
民法		3	5
刑法	2	3	4
商法		2	3
裁判所構成法		1	
國際公法		3	3
國際私法		2	2
財政學		2	3
論理學			2
世界近代史	2		
地理略說	2		
日本文	12	6	6
體操	2	2	2
合計	36	35	36

……

第二十七條　凡吏部新分及裁缺人員，經學部咨送來學者均準其入本科肄業，其有願入預科及別科者，準照各科專條，一律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科學員無定額，均已咨送人數滿二百人以上，即可開辦第一班，三個月以內咨送者，均歸第一班，一律肄業，其以後咨送者則應俟滿二百人，再開一班，但每年額數至多不得過四百人。

第二節　課程

第二十九條　各學科及每星期授業時刻表如左：

學科＼學期	第一學期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期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期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3	2	2
中國文學	10	4	4
法學通論	2	1	
憲法	2	1	
行政法	4	4	5
民法		6	6
刑法	4	4	5
裁判所構成法		1	2
國際公法		3	4
財政學	3	3	4
理財學		3	4
世界近代史	4	2	
地理略說	4	2	
合計	36	36	36

第三十條　本科各學員經學部咨送來堂後，由本堂考試一次，擇其應行補習國文者別爲一班，另立課程，循序教授。

《大清教育新法令》第一三册《學部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光緒三十三年正月》

第五節　女子初等高等小學堂各教科要旨程度如下：

一、修身　其要旨在涵養女子德性，使知高其品位，固其志操。其教課程

度，在女子初等小學堂，初則授以孝弟慈愛、端敬貞淑、信實勤儉諸美德，并就平常切近事項，指導其實踐躬行，漸進則授以對於倫類及國家之責任；在女子高等小學堂，則擴充前項之旨趣，而益加陶冶之功，使之志行更爲堅實。授修身者務援引古今名人及良媛淑女嘉言懿行，以示勸戒，常使服膺勿忘。

二、國文　其要旨在使知普通言語日用必須之文字，能行文自達其意，且啓發其智慧。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學堂，初則正其發音，使知字之讀法、書法，綴法，漸進則及於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淺易之普通文，又使之練習言語；在女子高等小學堂，其程度稍進，則宜從其程度，授以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書法，綴法，又使之練習言語。讀法書法綴法可區別時刻教授，但須註意使相聯絡。讀本之文章須平易純正，且足爲國文之模範，又足令兒童之性情愉快者，其材料可取關於修身、歷史、地理、理科、家事及凡生計所必須之事項富於趣味者。綴文章之法：則使記述其讀法及他種教科目所授事項與生徒平日見聞之事及處世所必須之道；且須行文平易，旨趣明了。書法須用楷書、行書二種。授國文之際，務當使明了其意義，且使就已學之文字，隨意書寫通常之人名、地名、物名等，使知文字應用之法，又使默書單語短句短文，或使改作，期於習熟字句之用法。授各種教科目之際，亦須註意練習言語；其書寫文字時，須使正其字形，整其行數。

三、算術　其要旨在使習熟計算，適於日用生計，且練習其心思，使進於細密精確。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學堂，初則授以十位以下之數法書法及加減乘除，漸進及於百以下之數，更進授通常之加減乘除，漸次授本國貨幣度量衡及時歷計算之大要；在女子高等小學堂，初則擴充女子初等小學堂所授之算術，使學習之，漸進授分數及步合算，更進授比例及日用簿記之大要。算術當用筆算并珠算；授算術者務使生徒理會精確，習熟運算，應用自如，尤宜使生徒確實說明運算之法則及其理由，且使習熟暗算。算術命題，當斟酌他種教科中所授之事項及地方情形，選其適切日用者。

四、中國歷史　其要旨在使知中國歷代重要事實，兼養成國民之志操。其教課程度則授歷代帝王之盛業，忠良賢哲之事迹，及國民文化之由來，并本國與外國之關係。授中國歷史者，務授以圖畫地圖標本，使生徒易想象當時之實狀，尤須使與修身所教授事項互相聯絡。

五、地理　其要旨在使知地球表面及人類生存之情狀，并本國國勢之大要，兼養成其愛國心。其教課程度，先授以本國地勢氣候區劃都府產物交通等，并地球形狀運動等，更進使知各大洲地勢氣候區劃交通之概略；并使知各與本國有重要關係諸外國之都會交通產物等，且可援本國政治財用生計之大勢，比較於外國所處之地位。授地理者務本諸實地之觀察，并示以地球儀地圖標本寫真等類，使得確實之知識，尤須與歷史及格致所教授事項互相聯絡。

六、格致　其要旨在使知天然物質及自然形象之大略，并使理會其相互之關係，及對於人生之關係。其教課程度，初授以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形象。就兒童所得目擊者指示之，且使知重要植物動物之名稱、形狀、效用及發育之大要，更進授物理化學上之通常形象及其重要之元質與化合物，并授簡易器械之構造作用，及生理衛生之大要。凡教授格致，務切於農事、水產、工業、家事等項。如授動植物務就人工製成之重要品說明其製法效用。授格致者務本諸實地之觀察，或示以標本模型圖畫等類，或施簡易之試驗，總期理會明了。

七、圖畫　其要旨在使觀察通常形體，能確實畫出，兼養成其尚美之心性。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學堂，始畫單形，漸及於簡單形體，或令其以直綫曲綫想象諸形而畫之；在女子高等小學堂，先準前項教授，漸進則從其程度，使就實物臨本模畫，或時以己意畫之，并可授以簡易幾何畫。授圖畫者務就他教科中所授之物體及生徒日常目擊之物體而畫之，兼養成其好清潔尚密致之品性。

八、女紅　其要旨在使習熟通常衣類之縫法裁法，并學習凡女子所能爲之各種手藝，以期裨補家計，兼養成其節約利用好勤勉之常度。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學堂，初則授以簡易之縫紉，以練習其手指，使習熟運針之法，漸進授以簡易衣類之縫法，通常衣類之繕法；在女子高等小學堂，則進授通常衣類之縫法、裁法、繕法，兼授編織組絲、囊盒、刺綉、造花等各項手藝，但此等手藝亦可依地方情形酌擇一項或數項授之。凡女紅所用之材料須取日常所用者。教授之際，宜示以用具之使用法及各種物類之圖樣，材料之品類性質，并教以各種物類之保存法、洗法滌法、染彩法等項。

九、體操　其要旨在使身體各部發育均齊，四肢動作機敏，咸知守規律、尚協同之公義。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學堂，初則授以適宜之游戲，時或與音樂結合授之，漸進授普通體操；在女子高等小學堂則授普通體操或游戲。凡教授游戲，雖當使之活潑愉快，但須註意使之不蹈放縱之行爲。又依體操所習成

之姿勢，務常使之保持勿失。

十、音樂　其要旨在使學習平易雅正之樂歌，凡選用或編製歌詞，必擇其切於倫常日用有裨風教者，俾足感發其性情，涵養其德行。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學堂，宜不用表譜，授以平易之單音樂歌；在女子高等小學堂，先準前項教授，漸進則用表譜授以單音樂歌。

《大清光緒新法令》第一三册《學部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光緒三十三年》

第六節　女子初等小學堂各學科四年間每星期教授時刻如下表：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道德要旨	2
國文	發音　字及淺易普通文之讀法書法綴法	12
算術	20以下數之數法書法及加減乘除	6
體操	游戲	4
音樂	平易單音樂歌	
合計		24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道德要旨	2
國文	字及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淺易普通文之讀法書法綴法	12
算術	百以下之數之數法書法及加減乘除	6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道德要旨	2
國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淺易普通文之讀法書法綴法	14
算術	通常之加減乘除	6
女紅	簡易之縫紉及通常衣類之縫法	2
體操	游戲　普通體操	4
圖畫	簡異形體	
音樂	平易單音樂歌	
合計		28

第四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道德要旨	2
國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淺易普通文之讀法書法綴法	14
算術	百以下之數之數法書法及加減乘除	6
體操	游戲　普通體操	4
圖畫	單形	
音樂	平易單音樂歌	
合計		24

（續表）

第七節　女子高等小學堂各學科四年間每星期教授時刻如下表：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道德要旨	2
國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讀法書法綴法	9
算術	整數小數諸等數　珠算加減	4
歷史	中國歷史大要	2
地理	中國地理大要	2
格致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之形象	2
圖畫	簡單形體	1
女紅	通常衣類之縫法裁法繕法　并酌授各項手藝	5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算術	通常之加減乘除及小數之稱法書法　并簡易加減乘除　珠算加減	6
女紅	通常衣類之縫法繕法	2
體操	游戲　普通體操	4
圖畫	簡易形體	
音樂	平易單音樂歌	
合計		28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道德要旨	2
國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書法綴法	9
算術	分數　步合算　比例　珠算加減乘除	4
歷史	續前學年	2
地理	續前學年	2
格致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之形象	2
圖畫	簡單形體	1
女紅	通常衣類之縫法裁法繕法　并酌授各項手藝	5
體操	普通體操　游戲	3
音樂	單音歌	
合計		30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體操	普通體操　游戲	3
音樂	單音歌	
合計		30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道德要旨	2
國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書法綴法	9
算術	分數　步合算　比例　珠算加減乘除	4
歷史	補習中國歷史	1
地理	外國地理大要	2
格致	通常物理化學上之形象元質及化合物　簡易器械之構造作用　人身生理衛生之大要	2
圖畫	諸般形體	1
女紅	通常衣類之縫法裁法繕法并酌授各項手藝	6
體操	普通體操　游戲	3
音樂	單音歌	
合計		30

第四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修身	道德要旨	2
國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書法綴法	9
算術	比例　日用簿記　珠算加減乘除	4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歷史	續前學年	1
地理	補習中國地理及外國地理	2
格致	通常物理化學上之形象元質及化合物　簡易器械之構造作用　植物動物礦物相互之關係及對於人生之關係　人身生理衛生之大要	2
圖畫	諸般形體簡易幾何畫	
女紅	通常衣類之縫法裁法繕法　并酌授各項手藝	6
體操	普通體操　游戲	3
音樂	單音歌	
合計		30

第八節　女子初等小學堂之圖畫音樂二隨意科，如加課其一，可就他教科之每星期教授鐘點中酌減一點或二點鐘充之，如加課其二，可酌減三點或四點鐘充之。女子高等小學堂之音樂隨意科如加課時，可就他教科之每星期教授鐘點中酌減二點鐘充之。

第九節　女子小學堂可於本科外設置補習科，使已畢業女子初高等小學堂及有與之同等以上之學力者入學，以補足其學力。

第十節　女子小學堂所用教科書須經學部所檢定有著作權者。如同一教科之圖書受檢定有數種者，可呈明提學司採用之。

《大清教育新法令》第六編《學部咨憲政編查館准滿蒙文高等學堂咨送章程文光緒三十四年》

畢業年限及課程第二

第六章　本堂預科二年畢業，正科三年畢業；學生習完預科後始得升入

正科。

第七章　本堂附設別科，三年畢業。

第八章　各學科課程及每星期教授鐘點表如下：

滿蒙文預科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滿蒙語文	12	滿蒙語文	12
中文	4	中文	4
法學通論	2	理財原論	2
歷史	1.5	歷史	1.5
地理	1.5	地理	1.5
算術	4	代數	3
幾何	2	三角	3
理化	2	理化	2
博物	2	博物	2
圖畫	2	圖畫	2
體操	2	體操	2
合計	36	合計	36

滿蒙文正科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滿蒙文	10	滿蒙文	10	滿蒙文	10
蒙語	8	蒙語	7	蒙語	7
中文	3	中文	3	中文	2
滿蒙地理	3	財政學	2	理財政策以農業工業爲主	2
滿蒙近史	3	理財政策以交通商業爲主	2	殖民政策	3
用器畫法	2	統計學	1	製圖法	2
測量學	2	製圖法	2	實測	2
大清律例	2	測量學	2	刑法	2
體操	2	行政法	2	國際法	3
合計	36	憲法	2	體操	2
		體操	2	合計	36
		合計	36	東文俄文隨意科每星期三點鐘	
				隨意科每星期三點鐘	

滿蒙文別科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滿蒙文	10	滿蒙文	10	滿蒙文	10
蒙語	6	蒙語	6	蒙語	6
中文	3	中文	3	中文	3
歷史	2	歷史	3	滿蒙地理	2
地理	2	地理	2	滿蒙近史	2
算術	4	國際法	2	財政學	3
法學通論	2	理財政策	3	殖民政策	3
理財原論	2	憲法	2	統計學	1
大清律例	2	刑法	2	行政法	3
體操	2	體操	2	體操	2
合計	36	合計	36	合計	36

藏文預科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藏語藏文	12	藏語藏文	12	藏語藏文	12
中文	4	中文	4	中文	4

藏文正科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藏文	10	藏文	10	藏文	10
藏語	8	藏語	7	藏語	7
中文	3	中文	3	中文	2

（續表）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法學通論	2	理財原論	2	隨意科每星期三點鐘	
歷史	1.5	歷史	1.5		
地理	1.5	地理	1.5		
算術	4	代數	3		
幾何	2	三角	3		
理化	2	理化	2		
博物	2	博物	2		
圖畫	2	圖畫	2		
體操	2	體操	2		
合計	36	合計	36		
		馬術	隨意科每星期三點鐘		

藏文別科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藏文	10	藏文	10	藏文	10
藏語	6	藏語	6	藏語	6
中文	3	中文	3	中文	3
歷史	2	歷史	3	藏衛地理	2

（續表）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藏衛地理	3	財政學	2	理財政策以農業工業爲主	2
藏衛近史	3	理財政策以交通商業爲主	2	殖民政策	3
用器畫法	2	統計學	1	製圖法	2
測量學	2	製圖法	2	實測	2
大清律例	2	測量法	2	刑法	2
體操	2	行政法	2	國際法	3
合計	36	憲法	2	體操	2
		體操	2	合計	36
		合計	36	英文隨意科每星期三點鐘	

（續表）

第一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年	每星期鐘點
地理	2	地理	2	藏衛近史	2
算術	4	國際法	2	財政學	3
法學通論	2	理財政策	3	殖民政策	3
理財原論	2	憲法	2	統計學	1
大清律例	2	刑法	2	行政法	3
體操	2	體操	2	體操	2
合計	36	合計	36	合計	36

《學部官報》第八一期《度支部會奏設立財政學堂酌擬章程摺宣統元年》

第三章　學課程度

第七條　中等科應授各學課及每星期授業時刻如下：

學年 / 科目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經義	2	2	2
中國文學 逢星期六作論	4	3	3
英文 文法	3	6	6
	文法	修詞法	賦記解辨

（續表）

科目 \ 學年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 每星期鐘點
英文讀本	6 讀本	6 作文及講讀	3 作文
英文	3 作文		
算學	5 初級代數用英文課本	6 平面幾何、三角術用英文課本	6 高級代數解析幾何微積用英文課本
中國輿地	3		
中國歷史	3		
外國歷史		3	
外國輿地		3	
理化 物理化學			3
政治通論 用英文課本			3
理財通論 用英文課本			3
體操	3	3	3
合計	32	32	32

第八條：高等科應授各學課及每星期授業時刻如下：

科目 \ 學年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1	1	1
中國文學	2		
憲法	2		
行政法	2		
高等理財原論	3		
民法		3	
商法		3	
賦稅總義		2	
刑法			2
國際公法			3
國際私法			3
理財史	3		
統計學	4		
關稅論		2	
國債論		2	
預算決算論		2	
銀行學 理學歷史實習		9	

（續表）

科目 ＼ 學年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 每星期鐘點
中國財政歷史及歷代幣制		4	
各國銀行律			4
各國稅律			4
中國現行銀行則例及各項稅章			3
貨幣學			4
各國財政史	3		
理財學史			2
理財學實習			2
財政學總義	5		
簿記學	3		
合計	28	28	28

第九條　別科應授各學課及每星期授業時刻如下：

科目 ＼ 學年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1	1	1
法學通論	2		

（續表）

科目 ＼ 學年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 每星期鐘點
憲法	2		
政治泛論	2		
理財通論	4		
財政學總義	3		
中國財政史	3		
各國歷史	3		
地理學	2		
算學	3	3幾何、代數	
日本文	4	2	2
行政法		2	
民法		3	
賦稅論		4	
貨幣學		4	
各國財政史		3	
理財史		4	
中國歷代幣制		1	
簿記學		2	

《大清教育新法令》第三册《學部奏請變通中學堂課程分爲文科實科摺宣統元年》

中學堂文科一類應習之學科程度授課時刻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春秋左氏傳》每日約二百字　讀性稍遜者讀節本亦可	10
中國文學	讀文　作文　習字	7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習字　文法	6
歷史	中國史	3
地理	中國地理	3
修身	摘講《五種遺規》　讀有益風化之古詩歌	1
算學	算術	3
博物	植物學	1
體操	柔軟體操　兵式體操	2
合計		36

以上主課

以上通習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10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7
外國語	同前學年	6
歷史	同前學年	3

（續表）

科目 ＼ 學年	第一學年每星期鐘點	第二學年每星期鐘點	第三學年每星期鐘點
商法			2
國際公法			2
國際私法			2
銀行學　附各國銀行律大綱			5
國債論			2
關稅論			2
中國現行銀行則例及各項稅章			2
理財學史			2
統計學			3
三角術			2
刑法			2
合計	29	29	29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地理	同前學年	3	以上主課
修身	同前學年	1	
算學	算術　代數	3	
博物	動物學	1	
體操	同前學年	2	以上通習
合計		36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10	以上主課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6	
外國語	同前學年　加譯解　作文	6	
歷史	中國史及亞洲各國史	3	
地理	外國地理	2	
修身	同前學年	1	
算學	代數　幾何	3	
理化	物理	2	以上通習
法制	法制大意	1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第四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周禮節訓本》	10	以上主課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6	
外國語	同前學年	6	
歷史	外國歷史	3	
地理	同前學年	2	
修身	同前學年	1	
算學	同前學年	3	
理化	物理　化學	2	以上通習
法制理財	法制大意　理財通論	1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易經》	10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6	
外國語	同前學年	6	
歷史	同前學年	3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春秋左氏傳》節本，每日約二百字	3	以上通習
中國文學	習字　讀文　作文	3	
歷史	中國歷史	1	
地理	中國地理	1	
圖畫	自在畫　用器畫	2	
手工	應用木工	1	
體操	柔軟體操　兵式體操	2	
合計		36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外國語	同前學年	10	以上主課
算學	代數　幾何	6	
博物	礦物　生理衛生學　礦物實驗	6	
修身	同前學年	1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3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3	
歷史	同前學年	1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地理	同前學年	2	以上主課
修身	同前學年	1	以上通習
算學	代數　幾何　三角	3	
理化	化學	2	
理財	理財通論	1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外國語一科，或以英語或以德語爲主；惟各省情形不同，間有宜習他國語言者，應由該省提學司體察酌定，報部核準。

樂歌乃古人弦誦之遺，各國皆有此科，應列爲隨意科目，擇五七言古詩歌詞旨雅正、音節諧和、足以發舒志氣、涵養性情、篇幅不甚長者，於一星期內酌加一二小時教之。

中學堂實科一類應習之學科程度授課時刻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文法　習字	10	以上主課
算學	算術	6	
博物	植物　動物　動植物實驗	6	
修身	摘講《五種遺規》讀有益風化之古詩歌	1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外國語	同前學年	8	
算學	同前學年	6	以上主課
物理	物理學　物理實驗	8	
修身	同前學年	1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3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3	
歷史	同前學年	1	
地理	同前學年	1	
圖畫	同前學年	2	
手工	同前學年	1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地理	同前學年	1	以上通習
圖畫	同前學年	2	
手工	同前學年	1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第四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外國語	同前學年	8	以上主課
算學	三角　解析幾何	6	
化學	無機化學　有機化學　化學實驗	8	
修身	同前學年	1	以上通習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3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3	
歷史	外國歷史	1	
地理	外國地理	1	
圖畫	同前學年	2	
法制理財	法制大意	1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體操	同前學年	2	以上通習
合計		36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外國語	同前學年	8	
算學	解析幾何　微積初步	6	以上主課
化學	有機化學　化學定性定量分析法 礦物化學　化學實驗	8	
修身	同前學年	1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3	
中國文學	同前學年	3	
歷史	同前學年	1	
地理	同前學年	1	以上通習
圖畫	同前學年	2	
法制理財	理財通論	1	
體操	同前學年	2	
合計		36	

外國語一科，或以英語或以德語爲主；惟各省情形不同，間有宜習他國語言者，應由該省提學司體察酌定，報部核準。

樂歌乃古人弦誦之遺，各國皆有此科，應列爲隨意科目，擇五七言古詩歌詞旨雅正、音節諧和、足以發舒志氣、涵養性情、篇幅不甚長者，於一星期內酌加一二小時教之。

《大清教育新法令・税務大臣奏定開辦税務學堂章程宣統元年》

第二章　課程

第一年

漢文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1
中國文學	選讀古文淵鑒及歷代名臣奏議兼作文	6
歷史	中國史	2
英文	會話　譯解　作文　信函	12
算學	捷算術	3
地理	中國商業地理	2
法學	法學通論及民法	3
理財學	理財通論	2
歷史	普通歷史及商業歷史	2
物理及博物	物理	1
體操	柔軟體操	3
合計		38

第二年

漢文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1
中國文學	選讀古文淵鑒及歷代名臣奏議兼作文	4
歷史	中國史	1
條約	普通務約及通商條約	2
英文	會話　譯解　作文　信函	11
算學	捷算術	2
地理	各國商業地理	2
法學	商法	2
理財學	商業理財政策	2
物理及博物	衛生	1
商業學	各國商業歷史及國際商業政策	3
外國語（俄法德日每生派習其一）	會話	4
體操	器具體操	3
合計		38

第三年

漢文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1
中國文學	選讀古文淵鑒及歷代名臣奏議兼作公牘	4
歷史	中國史	1
條約	通商條約　約章成案	2
英文	會話　譯解　作文　公文　摘由	10
算學	捷算術　各國度量衡制度考	3
法學	國際公法及國際私法	3
理財學	財政學通論及租稅原各論	3
貨幣學	各國貨幣制度考	2
商業學	外國貿易論及保險論	2
外國語（俄法德日每生派習其一）	會話	4
體操	器具體操	3
合計		38

第四年

漢文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1
中國文學	選讀古文淵鑒及歷代名臣奏議兼作公牘	3
條約	通商條約 約章成案	1
英文	譯解 作文 摘由 公文	10
算學	算稅捷術 各國金銀價比較	3
關稅學	各國稅關制度及倉廩	4
稅章	中國稅章及外國商品	3
簿記學	普通簿記及稅關簿記	3
統計學	各國商業統計	2
外國語（俄法德日每生派習其一）	譯解	4
體操	器具體操	3
合計		38

補習科應授學科程度及每星期鐘點列左：

漢文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人倫道德	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	3
中國文學	選讀古文淵鑒及歷代名臣奏議兼作文	6
歷史	中國史	2
英文	譯解 會話 讀法 文法 作文	12
算學	算術 代數 幾何	7
地理	各國地理	3
地理及博物	物理	2
體操	柔軟體操	3
合計		38

第三章 入學及退學【略】
第四章 考試及畢業【略】
第五章 放假及告假【略】
第六章 職員【略】

《大清教育新法令》續編《學部奏滿蒙文學堂課程摺宣統二年》

滿蒙文高等科

課別 / 學科 / 學年	主課 滿文	蒙文	蒙語	中國文學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4	7	4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4	6	4
第三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4	6	3

藏文高等科

| 課別 / 學科 / 學年 | 主課 | | | 通習 | | |

（續表）

課別 / 學科 / 學年	通習		隨意	合計
	大清新刑律	國際法	英文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每星期2點鐘，後二年同	（36）〔34〕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36）〔34〕
第三學年 每星期鐘點	2	3		（36）〔34〕

滿蒙文中學科

課別 / 學科 / 學年	主課					通習						
	滿蒙語文	讀經講經	中國文學	歷史	地理	修身	算學	博物	體操	理化	法制	法制理財	理財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9	7	3	3	2	3	1	2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9	7	3	3	2	3	1	2				
第三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9	6	3	2	2	3		2	2	1		
第四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9	6	3	2	2	3		2	2		1	
第五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9	6	3	2	2	3		2	2		1	

（續表）

課別 / 學科 / 學年	隨意	合計
	圖畫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自在畫、用器畫每星期2點鐘，後四年同	36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36
第三學年 每星期鐘點		36
第四學年 每星期鐘點		36
第五學年 每星期鐘點		36

藏文中學科

課別 / 學科 / 學年	主課					通習						
	藏文藏語	讀經講經	中國文學	歷史	地理	修身	算學	博物	體操	理化	法制	法制理財	理財
第一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9	7	3	3	2	3	1	2				
第二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9	7	3	3	2	3	1	2				
第三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9	6	3	2	2	3		2	2	1		
第四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9	6	3	2	2	3		2	2		1	
第五學年 每星期鐘點	6	9	6	3	2	2	3		2	2			1

《學部奏咨輯要》三編《學部奏改定法政學堂章程摺宣統三年》

第三章　課程

第八條　正科分法律、政治、經濟三門。其各門學科及每期授業時刻表如下：

法律門課程表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合計
課別 學科	每星期鐘點	學科	每星期鐘點	學科	每星期鐘點	學科	每星期鐘點	學科	每星期鐘點	學科	
隨意圖畫	自在畫、用器畫每星期2點鐘，後四年同										
	36		36		36		36		36		

（續表）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課別 學科	每星期鐘點	學科	每星期鐘點	學科	每星期鐘點	學科	每星期鐘點	學科
	4	大清刑律	4	民法物權	4	民法債權	4	民法親族相續
	4	行政法	3	大清刑律	4	民事訴訟法	4	商法海商保險
	4	民法總論	4	比較憲法及憲法大綱	4	人倫道德	1	學科
	4	民法總論	4	比較憲法及憲法大綱	4	人倫道德	1	學科
	4	民法總論	4	比較憲法及憲法大綱	4	人倫道德	1	學科
	4	民法總論	4	比較憲法及憲法大綱	4	人倫道德	1	學科
	4	大清刑律	4	民法物權	4	民事訴訟法	4	商法海商保險
	3	行政法	4	民法物權	4	民事訴訟法	4	刑事訴訟法
	4	大清刑律

第一學年	學科	人倫道德	法學通論	比較憲法	國法學	社會學	論理學	經濟學原論	刑法總論	西洋史上古，中古近古	政治地理
	每星期鐘點	1	2	4	2	2	2	4	2	4	2
第二學年	學科	人倫道德	政治學	憲法大綱	財政學總論、經費、公債	比較行政法	商業農業政策	刑法各論	西洋最近史	民法總論物權	經濟統計
	每星期鐘點	1	3	2	4	4	4	2	2	3	2
第三學年	學科	人倫道德	國際公法平時	財政學稅租	行政法原理	銀行論	工業、社會政策	貨幣論	外交史	民法債權、親族相續	商法總則、會社商行爲
	每星期鐘點	1	3	4	2	2	4	2	2	4	3
第四學年	學科	人倫道德	中國財政史	國際公法戰時國際先例	財政學預算、決算國庫制度	政治學史	外國財政史	殖民交通政策	國際私法	政治哲學	中國法制史
	每星期鐘點	1	2	3	4	2	2	4	2	2	3

（續表）

第一學年	學科	統計汎論	簿記學原理	外國文日本文	合計
	每星期鐘點	2	2	6	35
第二學年	學科	官用簿記	外國文日本文	外國文德文	合計
	每星期鐘點	2	4	2	35
第三學年	學科	政治史	外國文德文		合計
	每星期鐘點	2	6		35
第四學年	學科	商法手形、海商保險	外交政策	外國文德文	合計
	每星期鐘點	3	1	6	35

經濟門課程表

第一學年	學科	人倫道德	經濟學原理	比較憲法及憲法大綱	國法學
	每星期鐘點	1	6	4	2
第二學年	學科	人倫道德	經濟政策商業農業	行政法	財政法總論、經費公債
	每星期鐘點	1	4	4	3
第三學年	學科	人倫道德	工業、社會政策	國際公法平時	財政學租稅
	每星期鐘點	1	4	3	4
第四學年	學科	人倫道德	殖民交通政策	國際公法戰時國際先例	財政學預算、決算國庫制度
	每星期鐘點	1	4	3	4

（續表）

| 第一學年 | | |

第九條　別科各學科及每星期授業時表如右：

別科入學考試時，應試國文、地理、歷史程度應與中學堂畢業相當算學、格致程度應與高等小學畢業相當五門，如算學、格致兩門未能及格不滿五十分者而録取入學者，應於第一年，每星期加授算學、格致各二點鐘。

第十條　正科及別科課程均用漢文教授，其外國文一科，以英、德、日三國文字爲科目。正科學生兼習兩科目，別科專習一科目。外國文教授以法政術語爲主。

從前已設之法政學堂，有用外國文授課者，於本章程改訂通行之後，準其照舊辦理，以畢業爲止。

《大清教育新法令》第四編《學部奏改訂中學文實兩科課程摺》　謹將改訂中學堂文實兩科課程及每星期授課時刻表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中學堂文科之學科程度及每星期授課時刻表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讀經講經	春秋左傳節本	五	五
國文	讀文　作文　習字	六	六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習字	八	八
歷史	中國史	三	三
地理	中國地理	三	三
修身	道德要義　國民教育要義	一	一
算學	算術	四	四
博物	植物	三	〇
合計		以上主課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生理衛生	〇	三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三	三
合計		三十六	三十六
		以上通習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五	五
國文	同前學年	六	六
外國語	同前學年	八	八
歷史	同前學年	三	三
地理	同前學年	三	三
修身	同前學年	一	一
算學	算術　代數	四　〇	〇　四
博物	動物	二	二
圖畫	自在畫	一	一
體操	同前學年	三	三
合計		三十六	三十六
		以上主課	以上通習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主課同第二年。每周鐘點爲十、六、六、三、二。			
修身	同前學年	一	一
算學	代數 幾何	二 二	二 二
博物	地質礦物	二	一
圖畫	自在畫 用器畫	一〇	〇二
體操	同前學年	三	三
合計		三十六	三十六
		以上通習	

第四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讀經講經	書經	六	六
國文	同前學年	七	七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文法　作文	八	八
歷史	東洋史 西洋史	三〇	〇三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地理	同前學年	二	二
		以上主課	
修身	同前學年	一	一
算學	代數 幾何 三角	二二〇	一二
理化	物理 化學	一一	二一
體操	同前學年	三	三
合計		三十六	三十六
		以上通習	

（續表）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讀經講經	易經	五	五
國文	同前學年	七	七
外國語	同前學年	八	八
歷史	西洋史	三	三
地理	地文	二	二
		以上主課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修身	同前學年	一	一
算學	三角	一	一
理化	物理 化學	二 一	一 二
法制理財	法制大意　理財通論	三	三
體操	同前學年	三	三
合計		三十六	三十六
	以上通習		

中學堂實科之學科程度及每星期授課時刻表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習字	八	八
算學	算術	六	六
博物	植物	三	三
修身	道德要義　國民教育要義	一	一
讀經講經	春秋左傳節本	五	五
國文	讀文　作文　習字	四	四
	以上主課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歷史	中國史	二	二
地理	中國地理	三	三
圖畫	自在畫	一	一
體操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三	三
合計		三十六	三十六
	以上通習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外國語	同前學年	八	八
算學	代數 幾何	三 三	六 〇
博物	生理衛生 動物	三 〇	一 二
修身	同前學年	一	一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五	五
國文	同前學年	四	四
歷史	同前學年	二	二
	以上主課		

第三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文法	八	八
算學	代數 幾何 三角	三 四 〇	二 四 二
博物	動物	三	三
修身	同前學年	一	一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五	五
國文	同前學年	四	四
歷史	同前學年	二	二
地理	外國地理	二	二
	以上主課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地理	同前學年	三	三
圖畫	同前學年	一	一
體操	同前學年	三	三
合計		三十六	三十六
	以上通習		

第四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文法 作文	八	八
算學	代數 幾何 三角	二 三 二	二 三 二
理化	物理 化學	三 二	三 二
修身	同前學年	一	一
國文	同前學年	四	四
圖畫	用器畫	二	二
手工	應用木工	二	二
歷史	東洋史 西洋史	二	二
	以上主課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圖畫	同前學年	一	一
體操	同前學年	三	三
合計		三十六	三十六
	以上通習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地理	同前學年	二	二
體操	同前學年	三	三
合計		三十六	三十六
	以上通習		

第五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外國語	同前學年	八	八
算學	三角	二	二
博物	地質礦物	三	二
理化	物理 化學	三 二	三 三
修身	同前學年	一	一
國文	同前學年	四	四
圖畫	同前學年	二	二
手工	應用金工	二	二
歷史	西洋史	二	二
	以上主課		

（續表）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每星期鐘點 下學期
地理	地文	二	二
法制理財	法制大意　理財通論	二	二
體操		三	三
合計		三十六	三十六
	以上通習		

附說：文實兩科外國語，或以英語、或以德語爲主，惟各省情形不同，間有宜習他國語者，應由該省提學司體察酌定，報部核準。樂歌乃古人弦誦之遺，各國皆有此科，應列爲隨意科目，擇五七言古詩歌、詞旨雅正、音樂諧和、足以發舒志氣、涵養性情、篇幅不甚長者，於一星期內酌加一、二小時教之。

《大清教育新法令》第四册《學部奏改訂兩等小學堂課程摺宣統二年》

高等小學科目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時刻表

科目＼學年	第一學年	每星期授課時數	第二學年	每星期授課時數	第三學年	每星期授課時數	第四學年	每星期授課時數
修身	道德要義	二	道德要義	二	國民教育要義	二	國民教育要義	二
讀經講經	大學中庸孟子	十一	孟子詩經	十一	詩經禮記節本	十一	禮記節本	十
國文	通用文字讀法作文習字	八	通用文字讀法作文習字	八	通用文字讀法作文習字	八	通用文字讀法作文習字	八

（續表）

科目＼學年	第一學年	每星期授課時數	第二學年	每星期授課時數	第三學年	每星期授課時數	第四學年	每星期授課時數
算術	整數小數及諸等數之加減乘除	四	諸等數之加減乘除求積分數之加減乘除諸等數及分數之應用問題	四	分數之加減乘除百分數利息珠算加減乘除	四	比例珠算簿記	五
歷史	中國歷史之大要	二	續前學期	二	續前學期	二	續前學期	二
地理	中國地理之大要	二	續前學期	二	外國地理之大要	二	續前學期	二
格致	動物植物礦物及自然現象	二	續前學期	二	理化氣象及生理衛生之大要	二	續前學期	二
圖畫	簡易形體	二	簡易形體	二	各種形體	二	各種形體或簡易幾何圖	二
體操	普通體操游戲兵式體操	三	普通體操游戲兵式體操	三	普通體操游戲兵式體操	三	普通體操游戲兵式體操	三

（續表）

科目＼學年	第一學年	每星期授課時數	第二學年	每星期授課時數	第三學年	每星期授課時數	第四學年	每星期授課時數	合計
手工	簡易細工		簡易細工		簡易細工		簡易細工		
樂歌	單音唱歌	三十六	單音唱歌	三十六	單音唱歌	三十六	單音唱歌	三十六	
農業					農業大要		商業大要		
商業					商業大要		農業大要		
合計									

附說：一、修身、讀經、講經、國文、算術、歷史、地理、格致、圖畫、體操皆必修科。手工、樂歌、農業、商業皆隨意科。一、凡隨意科，可酌量學堂情形加入一科或數科。一、凡加隨意科者，其鐘點或另行加入，或酌減他科鐘點以補之。惟新加鐘點及所減鐘點均不得過兩點鐘。一、如加農業、商業科者自第三年始。一、如學堂設在通商口岸附近之處，學生爲急於謀生起見，得於第三、第四兩年加英文一科。

初等小學科目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時刻表

科目＼學年	第一學年	每星期教授時刻	第二學年	每星期教授時刻	第三學年	每星期教授時刻	第四學年	每星期教授時刻
修身	道德要義	二	道德要義	二	道德要義國民教育要義	二	道德要義國民教育要義	二

（續表）

科目＼學年	讀經講經	國文	算術	體操	圖畫	手工	樂歌	合計
第一學年		識字單句及短文讀法習字	數目之名實物計算二十以下之數法書法加減乘除	游戲		簡易手工	單音唱歌	
每星期教授時刻		十四	四	四				二十四
第二學年		識字通用短文讀法聯字習字	百以下之數法書法加減乘除	游戲徒手體操	繪簡易之物體	簡易手工	單音唱歌	
每星期教授時刻		十四	四	四				二十四
第三學年	孝經論語分講解誦讀默寫回講四項	識字通用短文讀法聯字造句習字	通常之加減乘除	游戲徒手體操	繪簡易之物體	簡易手工	單音唱歌	
每星期教授時刻	五	十五	五	三				三十
第四學年	論語分講解誦讀默寫回講四項	識字通用短文讀法聯字造句作文習字	簡易小數及諸等數	游戲徒手體操	繪簡易之物體	簡易手工	單音唱歌	
每星期教授時刻	五	十五	五	三				三十

附說：一、修身、讀經講經、國文、算術、體操皆必修科。圖畫、手工、樂歌皆隨意科。一、修身科第三、四兩年，或用修身教科書，或用國民必讀本，均可。一、隨意科可酌量學堂情形加入一科或數科。一、凡加隨意科者，其鐘點或另加入，或酌減他科鐘點以補之。惟新加鐘點及所減鐘點，均不得過兩點鐘。

《大清教育新法令・學部修訂存古學堂章程宣統三年》

第三章　課程

經學門中等科

主課　經學　附理學小學
補助課　史學　詞章學
通習課　算學　輿地學　外國史　法制　理財　博物
理化　農業大要　工業大要　商業大要　體操

經學門高等科

主課　經學　附理學小學
補助課　史學　詞章學
通習課　諸子學　算學　輿地學　政治學　體操

史學門中等科

主課　史學
補助課　經學　詞章學
通習課　算學　輿地學　外國史　法制　理財　博物
理化　農業大要　工業大要　商業大要　體操

史學門高等科

主課　史學
補助課　經學　詞章
通習課　諸子學　算學　輿地學　政治學
體操

詞章學門中等科

主課　詞章學　附書法學
補助課　經學　史學
通習課　算學　輿地學　外國史　法制　理財　博物
理化　農業大要　工業大要　商業大要　體操

詞章學門高等科

主課　詞章學　附書法學
補助課　經學　史學
通習課　諸子學　算學　輿地學　政治學　體操

教材議論

《易・繫辭下》 子曰：「【略】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從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論語・子罕》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論語・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論語・八佾》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略】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略】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論語・爲政》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孟子・離婁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告子下》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盡心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莊子・天運》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説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鷴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子・天下》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莊子・天道》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説則可，無説則死！」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漢書・藝文志》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説。【略】

《漢書・藝文志》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

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略】

《漢書・藝文志》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略】《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

董仲舒《春秋繁露・楚莊王》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對，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

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搶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人之德，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

劉向《説苑・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若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劉向《説苑・至公》　夫子行説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

揚雄《法言・問神》　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惫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末如之何矣。」

昔之説《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

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譙乎！

揚雄《法言・五百》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王充《論衡・佚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闓）〔聞〕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闓）〔聞〕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闓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闓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爲符也。

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減〕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遒，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牘，相（遣）〔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

世(實)〔寡〕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記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史〕，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

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略】

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山〕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命〕，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

《後漢書・張衡傳》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録。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録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荀悦《申鑒・時事》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説不同，而皆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歿而無聞，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絶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友，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荀悦《申鑒・俗嫌》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

佚名《太平經》卷四〇《分解本末法》第五三 夫人言太多而不見是者，當還反其本要也，迺其言事可立也。故一言而成者，其本文也；再轉言而止者，迺成章句也；故三言而止，反成解難也，將遠真，故有解難也；四言而止，反成文辭也；五言而止，反成僞也；六言而止，反成欺也；七言而止，反成破也；八言而止，反成離散遠道，遠復遠也；九言而止，反成大亂也；十言而止，反成滅毀也。

故經至十而改，更相傳而敗毀也。夫凡事毀者當反本，故反守一以爲元初。

佚名《太平經》卷五〇《校文邪正法》第七八　純稽首戰慄再拜。「子復欲問何等哉？」「純今見明師正衆文諸書，迺爲天談也，吾恐恢驚，不知可先後，當以何能正得此書實哉？」

「子欲樂得其實者，但觀視上古之聖辭，中古之聖辭，下古之聖辭，合其語言，視其所爲，可知矣。復視上古道書，中古道書，下古道書，三合以同類相召呼，復令可知矣。」「今凡書文，盡爲天談，何故其治時亂時不平？願聞之。」「然能正其言，明其書者理矣；不正不明，亂矣。正言詳辭必致善，邪言凶辭必致惡。今子難問不止，會樂欲知之，欲致善者但正其本，本正則應天文，與聖辭相得，再轉應地理，三轉爲人文，四轉爲萬物；萬物則生浮華，浮華則亂敗矣。天文聖書時出，以考元正始，除其過者置其實；明理凡書，即天之道也。得其正言者，與天心意相應，邪也致邪惡氣，使天地不調，萬物多失其所，帝王用心愁苦，得復亂焉，故當急爲其考正之。今念從古到今，文書悉已備具矣，俱愁其集居而不純，集厠相亂，故使賢明共疑迷惑，不知何從何信，遂失天至心，因而各從其忤是也。使與天道指意微言大相遠，皆爲邪言邪文，書此邪，致不能正陰陽，災氣比連起，內咎在此也。吾見子問之，積眷眷不忍，故反覆爲子具道其意，疾疏吾辭，自深思念之。夫凡事者，得而不能專行，亦無益也；若能行之，除大謫也。」「夫天文亂，欲樂見理，若人有劇病，欲樂見治也，何以乎哉？」「然子自若愚耳，誠無知乎？劇病不以時治也，到于死亡；天文不治正，至於大亂，四時爲其失氣，五行逆戰，三光無正明，皆失其正路，因而毀敗；人民雲亂，皆失其居處，老弱負荷，天死者半，國家昏亂迷惑，至道善德隔絕，賢者蔽藏，不能相救，是不大劇病邪？故當力正之。今愚人日學遊浮文，更迭爲忤，以相高上，不深知其爲大害，以爲小事也，安知內獨爲陰陽天地之大病乎哉？天下不能相治正者，正此也。夫神祇有所疾苦，故使子來反復問之也，見書宜旦夕宿夜，深惟思其要意，不可但自易，不爲皇天重計也。今帝王無所歸心，其咎甚大。吾今雖與子相對二人而談，以爲小事，內迺爲皇天是正語議，不敢苟空妄言，其咎在吾身罪重，不可除也。神祇之謫人，不可若人得遠避而逃也。子敢隨吾輕辭便言，若俗人陳忤相高上也。」「唯唯，不敢也，見天師言，且恢且喜，誠得盡力，冀得神祇之心，以解天下憂，以安帝王，令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吾願也。」「子願何一獨善，不可復及也，然吾所以常獨有善意者，吾學本以思善得之，故人悉老終，吾獨得在；而吾先人子孫盡已亡，而吾獨得不死。誠受厚命，慚於倉皇，無以自效，報之復之也，常思自竭盡力，不知以何效哉？見天地不調，風雨不節，知爲天下大病，常憐之。」「今得神人言，大覺悟，思盡死以自效於明天，以解大病，而安地理，固以興帝王，令使萬物各得其所，想以是報塞天重功，今不知其能與不哉？願復乞問，不及於明師。」「善哉，子之言也。今見子言，吾尚喜，何言天哉？吾書口口，萬不失一也。子但努力勿懈而理之，是可以復天功，不復疑也。帝王行之，尚且立得其力，何況於子哉？吾連見子之言，吾不敢餘力也；吾雖先生，志不及子也。今俱與子共是天地，願與子共安之。吾欲不言，恐得重過於子，反得重謫於天。子更詳聆之，復爲子反復悉分別道之。正文者，迺本天地心，守理元氣。古者聖書時出，考元正字，道轉相因，微言解，皆元氣要也。再轉者，密辭也；三轉成章句也；四轉成浮華；五轉者，分別異意，各司其忤；六轉者，成相欺文。章句者，尚小儀其本也，過此下者，大病也。乃使天道失路，帝王久愁苦，不能深得其理，正此也。子幸欲報天恩，復天重功。天者，不樂人與其錢財奇僞之物也，但樂人共理其文，不亂之耳。今吾見睹子初來學之時，以爲子但且問一兩事而去，何意乃欲畢天道乎？吾言而不正，天道略可見睹矣。子樂欲正天地，但取微言，還以逆考，合於其元，即得天心意，可以安天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文，以類召之，合相從，執本者一人，自各有本事，凡書文各自有家屬，令使凡人各出其材，圍而共說之，其本事字情實，且悉自出，收聚其中要言，以爲其解，謂之爲章句，得真道心矣。可謂爲解天之憂，大病去矣，可謂除地之所苦矣，可謂使帝王遊而得天心矣，可謂使萬物各得其所矣。是者，萬不失一也。吾見子之言口口，知爲天使，吾不敢欺子也；今欺子，正名爲欺天。令使天不悅喜，反且減吾年，名爲負於吾身，又上慚於皇天，復無益於萬民，其咎甚大，子努力記之，但記吾不敢有遺力也。」「唯唯，見師言也，心中恐駭。既爲天問事，不敢道留止也，猶當竟之耳。師幸原其不及，示告其難易，故敢具問其所以。」「今文書積多，願知其真僞然故，固若子前日所問耳。十百相應者是也，不者，皆非也；治而得應者是也，不者，皆僞行也。欲得應者，須其民臣皆善忠信也。何以言之？然子賢善，則使父母常安，而得其所置；妻善則使夫無過，得其力；臣善則使國家長安；帝王民臣俱善，則使天無災變，正此也。子寧解耶？不解耶？行，吾今欲與子共議一事，今若子可刺取吾書，寧究洽達未哉？」「小子童蒙，未得其意。」「子試言之，吾且觀子具解不？」「今若愚生意，欲悉都合用之，上下以相足，儀其事，百以校千，千

以校萬，更相考以爲且可足也；不者，恐不能盡周古文也。」「然，子今言真是也。子前所記，吾書不云乎，以一況十，十況百，百況千，千況萬，萬況億，正此也。」「唯唯。願聞其校此者，皆當使誰乎？」「各就其人而作，事之明於本者，恃其本也。長於知能用者，共圍而説之，流其語，從帝王到于庶人，俱易其故行，而相從合議。小知自相與小聚之，歸於中知，中知聚之，歸於上知，上知聚之，歸於帝王。然後衆賢共圍而平其説，更安之，是爲謀及下者，無遺算，無休言，無廢文也。小賢共校聚之，付於中賢，中賢校聚之於大賢，大賢校聚之，付於帝王。於其口口成理文，是之無誤，真得天心，得陰陽分理，帝王衆臣，共知其真，是迺後下於民間。令天下俱得誦讀正文，如此天氣得矣，太平到矣，上平氣來矣，頌聲作矣，萬物長安矣，百姓無言矣，邪文悉自去矣，天病除矣，地病亡矣，帝王遊矣，陰陽悦矣，邪氣藏矣，盜賊斷絶矣，中國盛興矣，稱上三皇矣，夷狄卻矣，萬物茂盛矣，天下幸甚矣，皆稱萬歲矣。子無閉塞吾文！」「唯唯，不敢蔽匿也。既受師辭，誠報歸之，匿之恐爲重罪成事也。」「善哉，子之言也。已得天心，子名爲已報天重功。」「唯唯。誠得退歸閑處，思其至意，不解懈也。」「行去矣，勿復疑也。」

右考文訣

佚名《太平經》卷九八《核文壽長訣》第一五八　「【略】積文億卷，不能得壽，何益於命乎？文書滿室，而不能理平其治，又何益於政乎？臣子滿朝，而不能爲君致太平，樂其上，又何益於帝王乎？一人生百子，使父母饑寒，又何益於親乎？積方重車，不能益壽，又何益於人命乎？説事無窮，於不能爲君除災患，又何益於朝廷乎？凡事類若此者衆多，不可勝記也。但爲真人舉綱見始，令諸賢柔自深察之耳。願得其效，子欲知之耶？」「唯天師。」「諾。安坐自精，方爲子言之。文書億卷，中有能增人壽，益人命，安人身者，真文也，其餘非也。文書滿室，中有能得天心平理治者，真文也，其餘非也。【略】故令使真人付道於上德之君，拘校凡文人辭聖書者，明以示衆賢，使一俱覺解迷與惑也。已拘校凡文之後，災日去矣。夫邪文邪言，乃是姦災之主人也。夫正文正言，乃逐除邪姦惡之吏也。文已正，言已正，姦僞無主人，則無於止宿也。夫邪文邪言爲姦主人，比若盜賊有主舍止宿者，主人已死亡，盜賊無緣復得來止息也。真人亦曉知之耶？」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卷三九何晏《論語集解敘》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説》，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説，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説。前世傳授師説，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禄大夫關内侯、臣孫邕、光禄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内侯臣何晏等上。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卷五三劉徽《九章算術注序》　昔在庖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暨於黄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曆紀，協律吕，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删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爲之作注。事類相推，各有攸歸，故枝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辭，解體用圖，庶亦約而能周，通而不黷，覽之者思過半矣。且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雖曰九數，其能窮纖入微，探測無方；至於以法相傳，亦猶規矩度量可得而共，非特難爲也。當今好之者寡，故世雖多通才達學，而未必能綜於此耳。《周官・大司徒》職，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説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夫云爾者，以術推之。案：《九章》立四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邈若斯之類。然則蒼等爲術猶未足以博盡群數也。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於此也。凡望極高、測絶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立兩表於洛陽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盡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時。以景差爲法，表高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間爲實，實如

法而一，即爲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爲句、股，爲之求弦，即日去人也。以徑寸之筒南望日，日滿筒空，則定筒之長短以爲股率，以筒徑爲句率，日去人之數爲大股，大股之句即日徑也。雖夫圓穹之象猶曰可度，又況泰山之高與江海之廣哉。徽以爲今之史籍且略舉天地之物，考論厥數，載之於志，以闡世術之美，輒造《重差》，並爲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詳而覽焉。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卷五五闕名《中論序》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録。豈況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爲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嘆。先目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以爲之序。其辭曰：

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臧否爲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教不再告，未志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售，競相尚爵號。君病俗迷昏，遂閉户自守，不與之群，以六籍娱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己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之微，恥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夜亹亹，昃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於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暇謹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根？

然其餘以疏略爲太簡，曾無憂樂，徒以爲習書之儒，不足爲上，欣之者衆，辯之者寡，故令君州閭之稱不早彰徹，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己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於時董卓作亂，聖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僞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譽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

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都，州郡牧守禮命，踧踖連武欲致之。君以爲縱横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況吾徒哉！有譏孟軻不較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顔淵、荀卿之行。故絶跡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疹，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王路始闢，遂力疾應命，從戎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沉篤，不堪王事，潛身窮巷。順志保真，淡泊無爲，惟存正道。環堵之墻，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爲戚。養浩然之氣，習羡門之術。時人或有聞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己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二篇。其所甄紀，邁君昔志，蓋千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命殞頹，豈不痛哉！

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怖，篤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以爲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麤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沉冥幽微、深奥廣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六四孫盛《老子疑問反訊》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録，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説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觀始要終，睹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已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思已，口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盛以爲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虚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誡天下，亦自知之于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争；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題，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

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于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存則美惡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絶學。」所云絶者，堯孔之學邪？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暗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涖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照任衆，師錫匹夫則　及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遁西戎，行止則倡狂其跡，著書則矯誣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

「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爲物，唯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下章：「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隱矛盾之論乎？

「絶聖棄知，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跡，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絶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跡焉能得絶？若所欲絶者，絶堯、舜、周、孔之跡，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聖之跡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跡者，有宜稱其跡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絶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絶，則不孝不慈矣。複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絶者非邪？如其是也，則不宜複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絶，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鴆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于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奸乎？若乃昌頓殺父鄭伯盜鄗，豈複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掊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睹食噎而絶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佩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慍，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可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教物者也。非唯不救，乃獎其弊矣。

「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或問老莊所以故此發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于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複有所愆之，俟佐助于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誕譎怪矯詭之言，尚拘滯于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六四傅玄《補遺上》　昔仲尼既歿，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

《晉書・王坦之傳》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略】

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于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

夫自足者寡，故理懸于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

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暗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逾于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内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

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争，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皇侃《論語義疏叙》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没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共所撰録也。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爲教不一。或負扆御衆，服龍衮于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縫掖于黌校之中。但聖師孔子，符應頹周，生魯長宋，遊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反魯，删《詩》定《禮》于洙泗之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則朽没之期亦等。故歎發吾衰，悲因逝水，託夢兩楹，寄歌穨壞。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痛大山長毀，梁木永摧，隱几非昔，離索行淚，微言一絶，景行莫書。于是弟子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爲此書，成而實録。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既方爲世典，不可無名。

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爲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爲體者，則謂之《禮記》。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迹齊凡。問同答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誥相紛紜。義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

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捨字制音，呼之爲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一捨字從音爲倫説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士呼「論事」爲「倫事」，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

侃案三途之説，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未詳師説，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并録，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窮。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爲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故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鑒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如巨鏡。誠哉是言也。

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云：「發端曰言，答述爲語。」今案：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名爲《論語》也。

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説，而論是孔子没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論」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率爾故也；二則欲現此「語」，非徒然之説，萬代之繩準，所以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于事前，故以「論」居「語」先也。

又此書遭焚燼，至漢時合壁所得，及口以傳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論》，二曰《齊論》，三曰《魯論》。既有三本，而篇章亦異。《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爲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内倒錯不可具説。《齊論》題目，與《魯論》大體不殊。而長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内亦微有異。《魯論》有二十篇，即今日所講者是也。尋當昔撰録之時，豈有三本之别。將是編簡缺落，口傳不同耳。故劉向《别録》云：魯人所學，

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而《古論》爲孔安國所注，無其傳學者。《齊論》爲琅邪王卿等所學，《魯論》爲太子太傅夏侯勝、及前將軍蕭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學，以此教授于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張禹，就建學《魯論》，兼講齊説，擇善而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至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字季長，建安中，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又就《魯論》篇章，攷齊驗古，爲之注解。漢鴻臚卿吴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悉其名。至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太常東海王肅字子雍，博士敦煌周生烈，皆爲義説。魏末，吏部尚書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采《古論》孔注，又自下己意，即世所重者。今日所講，即是《魯論》，爲張侯所學，何晏所集者也。

晉太保河東衛瓘字伯玉，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晉廣陵太守高平欒肇字永初，晉黄門郎潁川郭象字子玄，晉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晉江夏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晉著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叙，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宏度，晉廷尉太原孫綽字興公，晉散騎常侍陳留周璿字道夷，晉中書令潁陽范甯字武子，晉中書令琅邪王珉字季瑛，右十三家爲江熙字太和所集。

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采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釋，于《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爲説，以示廣聞也。

然《論語》之書，包于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人，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數。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于《論語》也。而《古史攷》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子數也。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二七沈約《答詔訪古樂》 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内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别録》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别録》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絶，諸儒捃拾溝渠墻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理相關者，即編次以爲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既是行，已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案無所。宜選諸生，分令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别纂録。乃委一舊學，撰爲樂書，以起千載絶文，以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慙，六莖興愧。

《陳書》卷二四《周弘正傳》 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之比桎梏，絶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瑩，遷玄珠於赤水。

伏惟陛下，一日萬機。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嘗自得於天真。聖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淪其不測。至若爻畫之苞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涘。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詵詵，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妙莫銓。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俱沐道於堯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略】

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奥。東魯絶編之思，西北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禀承，子庸傳受，篇簡湮没，歲月遼遠。田生表淄川之譽，梁丘擅瑯琊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説或去取，意有詳畧。近縉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别解。如與張武等三百一十二人頃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幾小暇，試當討論。

江淹《江文通集・鏡論語》 巡青史之殘誥，覽朱管之遺册。惟魯濱之一叟，信衢道而探寂。世艱險而多阻，君英明而不革。講業兮齊衛，論精兮洙泗，子之説兮義已祕。成賈、鄭之雄理，可黄、何之壯思。惜古人之取才，瞰青雲而靖意。意恬悵兮有端，才嶟峻兮可觀。憲嫣禹而折法，襲仁誼而求安。不嫵婉而戚施，寧踑踔於馬蘭。俾後生之庶士，鑒明德之音翰。惟山中兮寂寞，沉憂思兮無從。石紅青兮百疊，山濃淡兮萬重。日下兮□□，月出兮銅峯。竹色兮拂户，水氣兮繞窗。味哲人之遺珍，折片句兮忘老。嘉石門之埋名，憐柳子之沈道。書吴伯於衣袖，鏤顔子於心抱。籌出處之叔仲，酌言默之多少。若妙行與上靈，非積學之所紹。至游夏以升降，幸砥心而勿夭。

《北史・常爽傳》 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

《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

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

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静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

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

《北史》卷八一《儒林傳序》　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全後魏文》卷三九鄭道昭《求樹漢魏石經表》　臣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于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弘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下，攷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于帝京，播茂範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

《魏書》卷九一《藝術傳・江式傳》　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敍；載之方册，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

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説文字於未央宫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

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説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説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

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説文》，而案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静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

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虚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説，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爲鵻，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説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

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説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録，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閣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厠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宫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説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脱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黄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

《魏書》卷八四《常爽傳・六經略註序》　《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

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静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

《魏書》卷八四《孫惠蔚傳》　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二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温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象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兹乎？

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絶。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

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祕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

《魏書》卷一〇九《樂志》　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于聞《韶》，正樂于返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采音韻，粗有篇條。自魏室之興，太祖

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文教未遑，故令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參議。覽其所請，愧感兼懷。然心喪在躬，未忍聞此。但禮樂事大，乃爲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閭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閒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采古今，以備茲典。其內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參議也。

《全唐文》卷一三四王孝通《上緝古算經表》　臣孝通言：臣聞九疇載叙，紀法著於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於造化。夫爲君上者，司牧黔首，布神道而設教，采能事而經綸，盡性窮源，莫重於算。昔周公制禮，有九數之名，竊尋九數，即《九章》是也。其理幽而微，其形秘而約，重勾聊用測海，寸木可以量天，非宇宙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者。漢代張蒼，删補殘缺，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魏朝劉徽，篤好斯言，博綜纖隱，更爲之注。徽思極毫芒，觸類增長，乃造重差之法，列於終篇，雖末即爲司南，然亦一時獨步。自茲厥後，不繼前蹤，賀循、徐岳之徒，王彪、甄鸞之輩，會通之數，無聞焉耳。但舊經殘駁，尚有缺漏，自劉已下，更不足言。其祖暅之《綴術》，時人稱之精妙，曾不覽方邑進行之術，全錯不通，芻亭方亭之間，於理未盡。臣今更作新術，於此附伸。臣長自閭閻，少小學算，鐫磨愚鈍，迄將皓首，鑽尋秘奧，曲盡無遺。代乏知音，終成寡和。伏蒙聖朝收拾，用臣爲太史丞。比年已來，奉敕校勘，傅仁均歷，凡駮正術錯三十餘道，即付太史施行。伏尋《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術，至於上寬下狹，前高後卑，正經之內，闕而不論，致使今代之人，不達深理，就平正之間，同欹邪之用，斯乃圓孔方枘，如何可安。臣書思夜想，臨書浩嘆，恐一旦瞑目，將來莫覩。遂於平地之餘，續狹斜之法，凡二十術，名曰《緝古》。請訪能算之人，考論得失，如有排其一字，臣欲謝以千金。輕用陳聞，伏深戰悚。謹言。

《册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註釋二》　王玄度，爲較書郎。貞觀十六年十月，上其所注《尚書》、《毛詩》、《周易》并《義決》三卷，與舊解尤別者一百九十餘條，付學官詳其可否。諸儒皆因習先師，譏其穿鑿。玄度隨方應答，竟不肯屈。太宗欲廣見聞，竝納之秘府。王方慶爲麟臺監，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故時人編次名曰《雜禮答問》。

《全唐文》卷一六四賈公彥《儀禮註疏序》　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以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註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未便易曉。是以周禮註者，則有多門，儀禮所註，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註稍周，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註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冠三家，有緇布冠委貌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元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註《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哀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註，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仍取四門助教李元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取玖，得無譏焉。

《全唐文》卷一六四賈公彥《周禮正義序》　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實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拒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以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歷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按《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註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太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

名。」註云：「太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五雉並爲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畧如上説。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説，可略而言之矣。按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犁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按《鄭語》云：「重犁爲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犁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氏之官，唯有重、犁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犁之後」，重、犁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兜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註：「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羲叔爲夏官，是司馬也。故分命仲叔註云：「官名。」蓋舂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元分陰陽爲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爲四時，但分高辛時重、犁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秩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按《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骸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按《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即真之後，命禹爲之，即天官也。按《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註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即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按《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註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以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略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案《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丹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冠，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則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唐會要》卷七七《論經義》 長安三年三月，四門博士王玄感表上《尚書糺

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註《孝經》、《史記》、《漢書》藁，請官給紙筆，寫上祕閣。制令弘文、崇文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弘文館學士祝欽明、崇文館學士李憲、趙元亨、成均博士郭山惲，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玄感，掎摭舊義。玄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唯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司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玄感申理其義。由是擢拜太子司議郎。

《全唐文》卷二七四劉知幾《重論孝經老子注議》　臣才雖下劣，而學實優長，竊自不遜，以爲近古已來，未之有也。當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伏見去月十日勅，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草議請行孔王二書，牒禮部訖。但今庸儒淺識，聞見不周，可與共成，難與慮始。蓋孔父有言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則今古循環，愚智往復。豈前者必是，而後者獨非乎！是以老篇莊子，興於晉代，《公羊》《穀梁》，寢於魏日。《春秋左氏》，因元凱而方著，《尚書》孔傳，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尚好不同，晚乃覺悟，承習既久，近輒弛張。伏惟開元皇帝陛下，嘗以九重餘隙，窮覽文藝，百氏詳觀，游心經典。爰降綸綍，俯逮芻蕘，臣輒以愚識，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炤察，如將爲允，請即班行。不可使隨流腐儒，參論其義。

《全唐文》卷二八唐玄宗《令孝經並行孔鄭帖易停子夏傳詔》　朕以全經道喪，大義久乖，淳感之性浸微，流遁之原未息，是用旁求廢簡，遠及缺文，欲使發揮異說，同歸善道。永惟一致之用，以開百行之端。間者諸儒所傳，頗乖通義。敦孔學者，冀鄭門之息滅；尚今文者，指古傳爲誣僞。豈朝廷並列書府，以廣儒術之心乎？況孔鄭大宗，固多殊趣；諸生會議，曾無所申。而推求小疵，其細已甚，聚訟之訛，人無則焉。其何鄭二家，可令仍舊行用。王孔所註，傳習者希，宜存繼絶之典，頗加奬飾。子夏傳《逸篇》既廣，前令帖《易》者停。

《册府元龜》卷六〇《學校部・奏議三》　劉子玄，玄宗開元初爲左庶子，上《孝經注義》曰：謹按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爰在近古，皆云鄭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江左，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宋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魯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注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未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文，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惟有《毛詩》、《尚書》、《周易》，都不言《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録》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侯書傳》、《七政論》、《乾象曆》、《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臨姓碩名，時爲學官。駁許慎異義，發墨守，箴膏肓，及答甄子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教授門徒，祖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録其語，謂之《鄭記》，惟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義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申侯》、《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則有評論，朱均《詩緯序》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師所注述，無容不知，云《春秋》、《孝經》維有評論，玄之不注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余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玄爲《春秋》、《孝經》畧説》則非注之謂，所言玄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實事，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崧等，其爲鄭玄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玄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説爲長，若先有鄭注，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証》，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者，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得隱，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証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説，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疎，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如《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侍書學生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較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以爲此書經文盡正，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音發問，

較其短長，愚請行孔，廢鄭，於義爲允。

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菴於河曲，乃以爲號。前所以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虚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因二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説邪！然其理乖謬，雖使纔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而況有識者乎？豈如王弼，英才俊識，賾微索隱，考其所主，義旨爲優，必黜河上公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

又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録》，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槩剌者矣。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爲疑。

子玄又上言曰：臣才雖下劣，而學實優長，竊自不遜，以爲近古已來，未之有也。當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伏見去月十日勑：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等草議，請行孔王二書，牒禮部訖。但今庸儒淺識，聞見不周，可與共成，難與慮始。蓋孔父有言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則今古循環，愚智往復，豈前者必是，而後者獨非乎！是以《老篇》、《莊子》興於晉代，《公羊》《穀梁》寢於魏日，《春秋左氏》因元凱而方著，《尚書孔傳》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尚好不同，晚乃覺悟，承習既久，近輒弛張。伏惟開元皇帝陛下，嘗以九重餘隙，窮覽文藝，百氏詳觀，游心經典，爰降綸綍，俯逮芻蕘。臣輒以愚識，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炤察。如將爲允，請即班行。不可使隨流腐儒，參論其義。

景寅中書門下奏曰：「劉子玄奏注《孝經》請廢鄭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行王《易傳》，非子夏所造者。子玄博識，誠則純儒，全非衆家，亦則未可。且《孝經》鄭義，行已多時，《老子》河注，用亦云久，并子夏《易傳》，文不折於片言，望竝付所司，令諸儒與子玄對質定，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飾詞争辨。論定聞奏。」是時尚書禮部奏議曰：「臣得國子博士司馬貞等議稱，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顔芝本，劉向以本參較古文，省煩除惑，定爲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録》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惟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事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亦敷暢，頗將爲得，雖數處小有隱實，亦未爽經通。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後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國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仲尼正説。按其章云「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之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章，乃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既爲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僞。又注云：「因天之時，就地之利，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玄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説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令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得議稱老子《道德》者，是謂玄言注家，雖多罕窮厥旨，河上蓋愚虚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爲宗，以無爲爲體，其詞近其理弘，小足以脩身潔誠，大可以寧人安國，故顧歡曰：「河上公雖曰注書，即史立教，皆没畧遠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玄談，頗採道要，窮神明乎棠奫，守静默於玄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玄學，頗謂所長，至若近人立教，脩身弘道，則河上爲得。今望請王河二注，令學者俱行。又得議稱，謹按：劉向《七畧》有《子夏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簿》「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梁氏六卷，今兩卷。」是其書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庫有《子夏傳》「薛虞記」。其傳文質畧，指輒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伏奉今年三月十日勑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則天以來，獨宗鄭氏遺旨，今則無文。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者，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人説，能無短長。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依習，若將理等，亦可兼行。其作易者，兼帖子夏《易傳》，詳其可否奏聞者。又奉四月九日勑曰：太子左庶子劉子玄奏《孝經注》請廢鄭依孔，《老子注》請停河上公行王輔嗣，《易傳》非子夏所造者，付臣所司，令諸儒與子玄對質定詳，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飾詞争辨者。臣等國子博士司馬貞、太學博士郄昌等十人，對如前。子玄請依諸儒爲定。

劉肅《大唐新語》卷七　開元初，玄宗詔太子賓客元行沖修魏徵撰次《禮記

疏》，擬行之於國學。及成，奏上之。中書令張説奏曰：「今上《禮記》，是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載，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炎舊書，更加釐正，兼爲之注。先朝雖加賜賚，其書亦竟不行。今行沖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絶。若欲行用，竊恐未可。」詔從之，留其書於内府，竟不頒下。時議以爲：説之通識，過於魏徵。

《全唐文》卷二七二元行沖《釋疑》　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銓注，見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爲優劣。」主人荅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説解，代不傳習。鄭玄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於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駮，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元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由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删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紬衆説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誤，寧不芟夷，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匹，録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疏義。聖皇纂業，耽古崇儒，高曾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愚，甄分舊義。其有注遺往説，理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方畢，具録呈進，勑付羣儒，庶能斟詳，以課疎密。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特嫌知新，欲仍舊貫。沉疑多月，擯壓不申，優劣短長，定於通識，手成口荅，安敢銓量。」客曰：「當局稱迷，傍觀見審，累朝銓定，故是周詳，何所爲疑，不爲申列。」荅曰：「是何言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巫蠱事，經籍道息，族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爲議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漢有孔季産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沈。扶謂産云：『今朝廷皆爲章句内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内學，非章句内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爲光禄，見歆此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志，非毁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爲毁耶？』由是犯忤大臣，懼誅求出，爲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實之著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繆。詔王學之輩，占荅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别推處。理之是非，具呈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卜商疑聖，納誚於曾輿，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駁之，將定臧否，融稱元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元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宏聖意，非謂揚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壓於重壤也。故王邵史論曰：『魏晉浮華，古道夷替，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户，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憒憒，鄭服之外皆讎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曩葉，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産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者。』於戲！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輕誣。頃者修撰，殆淹年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賞賚，内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區區，抗羣情之嘖嘖，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誡，興犯衆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爲，是用韜聲，甘此沈默也。」

《十三經注疏下册・孝經注疏》唐玄宗《孝經序》　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于四海。嗟乎！夫子没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絶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

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志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户；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劭，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册府元龜》卷四〇《帝王部・文學》 天寶二年五月，以重注《孝經》頒天下，詔曰：化人成俗，率繇於德本；移忠教敬，實在於《孝經》。朕思暢微言，以理天下，先爲注釋，尋亦頒行。猶恐至賾難明，群疑未盡。近更探討，因而筆削，兼爲叙述，以究源流，將發明於大順，庶開悟於來學。宜付所司，頒示中外。

《全唐文》卷三七七李齊古《進御注孝經表》 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爲百行之本。自文宣既没，後賢所注，雖事有發揮，而理甚乖舛。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睦孝理，躬親筆削。以無方之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月之照，邈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普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聖理之本，分命壁沼，特建石臺，義展睿詞，書題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既終，功績斯著，烟天文炳煥，開七曜之光暉；聖札飛騰，奪五雲之氣色。烟花相照，龍鳳沓起，實可配南山之壽，增北極之尊，百寮是瞻，四方取則，豈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子之書，但藏屋壁。臣之何幸，躬睹盛事，遇陛下興其五孝，忝守國庠，率胄子歌其五德，敢揚文教，不勝忭躍之至。謹打石臺經本分爲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

《新唐書・薛放傳》 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爲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信然。」

《全唐文》卷二〇三顔元孫《干禄字書序》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惟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迫斯以降，舛謬實繁。積習生常，爲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録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顔氏字樣。懷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修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説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虚，久思編輯，頃因閒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禄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且言俗通正三體，偏旁同者，不復廣出，字有相亂，因而附焉。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狀，因免詆訶。所謂正者，並無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牌碣，將爲允當。有此區别，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升沈是繫，安可忽諸。用舍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禄，義在兹乎。緤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歧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全唐文》卷三九四賈耽《説文字源序》 庖犧氏觀鳥獸之文，象形指事，作書契以代結繩。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内，丞相李斯作《倉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而篆體轉工，即世謂之小篆。後發卒理獄兹多，吏趍省易，隸書出焉。漢興，書師以隸合小篆，爲五十五章教閭里。平帝元始中，徵通小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揚雄採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除其重複。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一百二章，六千一百二十字，羣書所載畧備。自三國後，隸書盛行，古文篆籀寖微矣。歷晉魏周隋宋齊梁陳，通篆籀者日寡，惟碑頌之額，時覩數字，仍十中八九，檢文題之。國家成均六館，書居其一，學者粗紀畫點，鮮造精微。至德後，方事之殷，鄉吏富家，咸俯拾青紫；郡邑髦楚，不復積功於六萩。惟趙郡李陽冰，神假篆法，上隣李斯，時人獲之，悉藏篋笥。大歷中，篆故李司徒新驛記於東廳之門右，筆法古淡，識者宗師。猶子檢校祠部員外郎騰，能嗣其業。耽每歎隸書轉訛，難究會意，篆體如正，方辨發源。小學中獨許慎説文最爲首出，目録五百四十言，衆字之根，若能研慮於中，則聖人之旨趣，可得而知。因請騰繼世父之妙，書坯山

之石，藉其久，垂示將來。茲亭控白馬之古津，實皇華之都會，流傳模寫，以俟君子。

《全唐文》卷六一八陸質《春秋集傳微旨序》 《傳》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推此而言，宣尼之心，堯舜之心也；宣尼之道，三王之道也。故《春秋》之文，通於《禮經》者，謂凡郊廟朝聘喪社婚姻之類是也。斯皆憲章周典，可得而知矣。其有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紀侯去其國之類是也。迹雖近義，而意實蘊奸。楚子虔誘蔡侯般之類是也。或本正而末邪，楚殺徵舒、楚子入陳之類是也。或始非而終是，晉人納捷菑不克納之類是也。賢知莫能辯，彝訓莫能及，則表之聖心，酌乎皇極，是生人已來，未有臻斯理也。豈但撥亂反正，使亂臣賊子知懼而已乎？今故掇其微旨，總爲三卷。《三傳》舊說，亦備存之。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爲別。其有與我同志，思見唐虞之風者，宜乎齊心極慮於此，得端本清源之意，而後周流乎二百四十二年褒貶之義。使其道貫於靈府，其理浹於事物，則知比屋可封，重譯而至，其猶指諸掌爾。宣尼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言哉！豈虛言哉！

《唐會要・貢舉上》裴肅《請舉人依前加爾雅奏》 《爾雅》博通詁訓，綱維《六經》，爲文字之楷範，作詩人之興咏，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古習傳，儒林遵範。其《老子》是聖人元微之言，非經典通明之旨，爲舉人所習之書，伏恐稍乖本義。伏請依前加《爾雅》。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一《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

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

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吕温《唐吕和叔文集》卷三《與族兄皐請學春秋書》 小子狂簡，實有微志，蘊童蒙求我之願，立朝聞夕死之誓，所與者不惟鴻碩之老，博洽之士，與我同志者，則爲吾師，與兄略言其志也。其所貴乎道者六，其《詩》、《書》、《禮》、《樂》、《大易》、《春秋》歟，人皆知之，鄙尚或異。所曰《禮》者，非酌獻酬酢之數，周旋裼襲之容也，必可以經乾坤，運陰陽，管人情，措天下者，某願學焉。所曰《樂》者，非綴兆屈伸之度，鏗鏘鼓舞之節也，必可以厚風俗，仁鬼神，熙元精，茂萬物者，某願學焉。所曰《易》者，非揲蓍演教之妙，畫卦舉繇之能也，必可以正性命，觀化元，貫衆妙，貞夫一者某願學焉。所曰《書》者，非古今文字之舛，大小章句之異也，必可以辨帝王，稽道德，補大政，建皇極者，某願學焉。所曰《詩》者，非山川風土之狀，草木鳥獸之名也，必可以警暴虐，刺淫昏，全君親，盡忠孝者，某願學焉。所曰《春秋》者，非戰爭攻伐之事，聘享盟會之儀也，必可以尊天子，討諸侯，正華夷，繩亂賊者，某願學焉。其於非聖人所論，不與於君臣父子之際，雖欲博聞，不敢學矣。吾兄達者也，可不曰然乎？嘗閱雅論，深於《春秋》，其間所得，實曰淵正。竊不自揣，願以《春秋》三傳，執摳衣之禮於左右，童蒙求我，兄得辭乎？朝聞夕死，某可逆乎！無以流俗所輕，而忽賢聖之所重也。其餘五經，當今孰可爲某師者？幸詳鄙志，而與擇焉。

《白居易集》卷三《七德舞》 美撥亂陳王業也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陣樂》以歌太宗之功業。貞觀初，太宗重制《破陣樂舞圖》，詔魏徵、虞世南等爲之歌詞，因名《七德舞》。自龍朔已後，詔郊廟享宴，皆先奏之。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黄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貞觀初，詔天下陣死骸骨，致祭瘞埋之，尋又散帛以求之也。饑人賣子分金贖。貞觀二年大饑，人有鬻男女者。詔出御府金帛盡贖之，還其父母。魏徵夢見子夜泣，魏徵疾亟，太宗夢與徵別，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親製碑云：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今朕失賢臣於覺後。張謹哀聞辰日哭。張公謹卒，太宗爲之舉哀。有司奏曰：在辰，陰陽所忌，不可哭。上曰：君臣義重，父子之情也。情發於中，安知辰日？遂哭之。怨女三千放出宮，太宗常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今將出之，任求伉儷。於是令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宮西門，揀出數千人，盡放歸。死囚四百來歸獄。貞觀六年，親録囚徒死罪者三百九十，放令歸家，令明年秋來就刑。應期畢至，詔悉原之。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李勣常疾，醫云：得龍鬚灰，方可療之。太宗自剪鬚燒灰賜之，服訖而愈。勣叩頭泣涕而謝。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李思摩嘗中弩，太宗親爲吮血。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全唐文》卷九六七闕名《請於五經字樣後附九經字樣奏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 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元度狀。伏准太和七年二月五日勅，覆九

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晝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與較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録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用證紕誤。

《全宋文》卷五〇邢昺《孝經注疏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奥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説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全宋文》卷一九三孫奭《孝經注疏序》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乃定《禮》《樂》，删《詩》《書》，贊《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原，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説《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説，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説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顔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于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群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于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全宋文》卷五六七余靖《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易》之道深矣，自漢興有施孟、梁丘、京氏、費、高諸家之學，列於庠序。而傳異詞，師異説，往往入於五行讖緯之術，故其學中絶焉。王氏之學，傳自魏晉，盛於隋唐之際，大有言陰陽變化，人事得失，不悖於三聖，不蕩於術數，故獨爲學者所宗。近世言《易》者，復以奇文詭説相高，自成一家之言，考之卦《繇》、《爻》、《象》、《彖》、《繫》之微，有所不通矣。今廣平宋君貫之《補注周易》，蓋懲諸儒之失，而摘去異端，志在通王氏之説，合聖人之經。字有未安，意有未貫，必引而伸之，用明文王、周公之旨。初著《易明》數十篇，後得唐郭京《舉正》之説，意與已合，遂採郭氏《舉正》與《易明》相參，綴於經注之下。辯墜簡之所缺，啟後人之未悟，朱墨發端，粲然可覩，其自叙詳矣。於戲！古之儒者，以明經爲本，兩漢名臣，未嘗不以經進。自儒林、文苑派分已來，搢紳之士視經猶逡廬耳。貫之學必稽古，言皆貫道，以詞章取科第，以通博副名實。皇祐五年歲在荒落，《補注》既成，聞於旒扆，俄須中旨，附郵投進。其明年，蠻事平息，因談經義，遂得奏御副本爲示，乃周面研之。嘗觀劉氏《鉤隱圖》，言宓犧氏因龍圖龜書之文以畫八卦，又言天五地五，大衍之用，謂其深於數者。及觀貫之之釋，以謂宓犧稽象於天，取法於地，觀鳥獸之文，通萬物之情以畫卦，奚獨取於龍馬之圖耶？又其言《乾》《坤》之策生於四象，其於尼父之經、輔嗣之注，亡所戾而有所明焉。固可秘之藏室，流之學宫，寧止是正文字而已哉！歎其言近旨遠，故題而序之。

《全宋文》卷六五八文彦博《春秋何以見仲尼之志論》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之義，竊嘗聞焉，仲尼之志，未之見也。愚也不敏，敢試議之。夫仲尼生姬周之末，處鄒魯之間，聚徒三千，大闡儒教，憲章文武，祖述堯舜。門墻數仞，仰之者雖繁；堂奥彌高，升之者斯寡。故自有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聖者也。然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位，故栖栖然遊聘於七十國，曾不一遇。夫子知道之不行也，身之不達也，而又覩周道陵夷，皇綱絶紐，禮樂隳壞，彝倫攸斁，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因而盈縮。君臣之禮廢，父子之恩缺。君子在野，小人升用。四夷交争，戎夏共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號令出於權臣。下陵上替，僭逼斯甚。夫子乃喟然嘆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於是因魯史而脩《春秋》，舉得失而明黜陟，著成敗以彰勸誡。其惡者不得不貶，善者不得不褒。闡揚大道，用振頹綱。故一字之褒，寵逾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是以有德者雖賤而必伸，敗道者雖貴而必屈。附勢而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懷才而獨運者無所隱其名。斯所謂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者矣。故知聖人之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觀其褒貶，則仲尼之志見矣。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斯則其義明矣。其後何休以此語序《公羊傳》，則變其辭云「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也。是使後之學者，觀之稍迷。因爲之論，庶幾辯惑者爾。

《全宋文》卷七三四歐陽修《本末論》 《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

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録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爲風、雅，而比次之以藏於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於是正其雅、頌，删其繁重，列於六經，著其善惡以爲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説者整齊殘缺以爲之義訓，恥於不知，而人人各自爲説，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學，其於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類，或繫於此，或繫於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説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况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説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爲衆説汩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汩亂之説，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於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也。

《全宋文》卷一〇七六樓郁《春秋繁露序慶曆七年二月》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没，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説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伺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曆七年二月，大理評事四明樓郁書。

《全宋文》卷一二〇三司馬光《進孝經指解劄子》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幼冲，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顒顒卬卬，有老成之德，華夷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爲學所宜先也。臣屏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别繕寫爲一册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取進止。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六《周禮義序》　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先后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見于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

程頤《伊川先生文集》卷五《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别而述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全宋文》卷二二〇六陸佃《答崔子方秀才書》　崔君足下：僕與君一在揚州之南，一在其北，惟是雞犬不相聞也，又平時未嘗有交臂之新，半面之舊，惠然貽書，問我以《春秋》，何耶？豈非足下與僕氣同聲比，不待相見而相知也。《春秋》，孔子自爲之書也。辭雖數萬，其指數千，褒貶繫片言隻字，而萬物之聚散皆在焉，雖游、夏不能贊一辭于其間。逮今千有餘歲，未有能精之者也。若陸淳《纂例》，近時孫復《發微》，學者頗宗焉。淳于經固疎，而復爲疎尤甚。昔常秩謂

《發微》動輒有罪，商君之法耳，非聖人忠恕之道，王回以秩爲知言。《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知此，則知《春秋》矣。蓋《春秋》撥亂，以今責今，彼善于此，則可知矣。而《發微》以王責霸，是不知論其世之蔽也。故余每患學者宗復，無所折衷，竊嘗盡心焉，頗見聖人之旨一二，惜夫荆公歿矣，不得而證也。今足下好學善問，有意于我，聊相爲言之。夫經一而足，《春秋》之傳，不係舊史存否可知。若聖人作經，又待《魯史》而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焉耳。然則説者曰：《春秋》無例誰歟？《春秋》無褒誰歟？《春秋》不過數十事，又誰歟？若夫荆公不爲《春秋》，蓋嘗聞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學得《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由是觀之，承學之士驟而語《禮》，不知其本也。驟而語《春秋》，不知其始也。倒經而言，逆而説者，人之所教也，安能教人？至于《三傳》得失，《公羊》于經爲精，《穀梁》次之。昔仲舒學《公羊》者也。《公羊》能使仲舒三年不窺園，乘馬出入，不知牝牡。則其所得，殆非十之二三也。足下更博攷而深求之，譬如食稔，其味在後。嗟乎，百年人之大期也，至者萬無一二。中分百年，余已半，聰明非復前時也。惓惓之意，不敢以虚辱。恐所論尚不中，足下擇焉可也。餘非面論不能悉。

《全宋文》卷二二一七周諝《禮記解自序》 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于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方其出于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爲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賓之别，其言不盡于意，其意必寓于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于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于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欲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爲。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于禽獸耳，蓋又將爲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没，禮經之殘缺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爲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尚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游酢《游馬山集》卷四《孫莘老易傳序》 《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污，三極之道，皆原于一而會于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于天文，俯則形于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于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于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蓋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爲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楊時《龜山集》卷二五《書義序》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於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爲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爲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於民。」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率此道也。予故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爲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典》之書爲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爲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

宜，故狗名失實，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絶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可忍而爲仁，皆失是也，又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爲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充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奥，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楊時《龜山集》卷二五《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兹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遽廬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絶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楊時《龜山集》卷二五《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爲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楊、墨之道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户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楊時《龜山集》卷二五《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歿。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温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與，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而入也。

羅從彦《豫章文集》卷一二《春秋指歸序》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説《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此處有誤。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説《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爲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爲《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鴈》、大有《松高》、《蒸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爲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冠屨顛倒，夷狄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爲夷狄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以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爲中國患，于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爲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語人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註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焉刮垢磨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説《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于毗陵，授學經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郊廓，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閒静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尹焞《和靖集》卷六《師説中》 先生爲時敏説《詩序》畢，因曰：「六經遭秦後，可惜燒了多少好文字。且如《詩序》與《易繫辭》，皆須聖人作，非後儒可及，故讀《詩》不先之《大序》，猶入室不由户也，讀《易》不終之《繫辭》，猶飲食不知其味也。」時敏問：「《大序》孔子作，《小序》則誰爲之？」先生曰：「伊川云，國史爲之既採此詩，必知其人，必知其所以刺美之義也。今首句是矣。下則解師所增。如『蕩言天下，蕩蕩賛言，予酌言酌，先祖之道。』與首句全不干事，與詩亦不倫，故知解師所增無疑。」

胡寅《斐然集》卷一九《上蔡論語解後序》 《論語》一書，蓋先聖與門弟子問答之微言，學者求道之要也。而世以與諸子比，童而習之，壯而棄焉。訓詁所傳雖未嘗絶，然智不足以知聖人之心，學不足以得道德之正，遂以私智簒鼓其説，以眩天下。夫其侮聖人之言，何足深罪，特以斯文興喪于此係焉，此憂世之士所爲動心者也。上蔡謝公得道于河南程先生，元祐中掌秦亭之教，遂著《論語解》，發其心之所得，破世儒穿鑿附會，淺近膠固之論，如五星經乎太虚，與日月爲度數不可易也，其有功于吾道也卓矣，而學者初不以爲然也。某年二十一，當政和戊戌，在太學得其書，時尚未盛行也。後五年，傳之者蓋十一焉。嗚呼！師友道廢久矣。欲求吾資，莫與爲方圓；欲得吾助，莫與爲切磋。所可決信而不疑者，獨聖賢所餘紙上語爾。同舍建安謝襲智崇傳于山陽馬震知止，欲以其傳授粥書者，使刻板焉，庶以道好善君子欲博文求徵而不得者，其志足稱矣。然某以往昔所見，比智崇今本文義有或不同，意先生年邵而智益明，有所是正，故更欲得善本參校，然後傳之。雖然大畧，當不外是也。以今日好者漸衆，安知來者之不愈于今乎？使有誠好而力行焉，固將默識神，受見于參倚之間。不者幾何不按劍而向夜光之投乎？此非某之志也，先生之志也。宣和壬寅仲夏望日後序。

史浩《鄮峰真隱漫録》卷四〇《雜説・文中子・春秋》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玄經》天下之書也。」夫聖人雖約魯史而修《春秋》其實非一國之書也。所以懼作《春秋》，豈非爲天子之事乎！百王之道，萬世之法，粹然大備，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增之則爲贅，損之則爲闕，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聖人之門，游、夏在文學之科，而於《春秋》不能措一辭，非不能也，彼親覩其道之大，其法之備，不敢贊一辭以蝕聖人之經也。仲淹出數百歲後，乃以《玄經》續之，則其以《春秋》爲一國之書也，宜矣。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八《上王參政》 某嘗學《詩》於三百篇，披之味之，習之熟之，詠之歌之，竊以謂無如《衛風・淇奥》之詩爲最美最善也。夫三百篇之《詩》出於温柔敦厚之作，皆古詩也。其被於國風、雅、頌之音，則皆古聲也。删其不合於理而存其合於理者，則皆經夫子之手也。而獨有取於《淇奥》之一詩者何哉？蓋是詩實具六義四始之體，而他詩無有也。雖文、武、成、康雅頌之詩爲治世之音，然雅止於爲雅，頌止於爲頌而已，俱未若是詩之備也。某嘗潜心於是詩而商論之矣。觀其序，謂是詩也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序之此言，其發明此詩之旨，可謂深切著

明矣。武公爲周之蕃宣於外，而德盛業崇，其一時之諸侯莫加焉，故舉斯衛國之政達之天下，而進爲天子之上公，其政亦猶衛也。詩人作是詩以美之，而序者撮其樞要爲之發明，以謂武公之所以入相于周者，其德有三焉：有詞章一也，能聽規諫二也，以禮自防三也。三德而有一於此，已足優於天下矣，而況衛國乎！此序詩者之所以爲善學《詩》也。今推序之所明以求於詩，蓋有可得而言者。「瞻彼淇與，緑竹如簣。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蓋所謂有詞章也。匪者詞章之可見者也，他人之文章能取況於一物，已彬彬然而可觀，武公兼是數者而有之，美孰加於此乎！「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則所謂能聽其規諫也。武公之在春秋之世，最爲能聽規諫者。《國語》載其年數九十有五，猶箴警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彼其在耄期之歲，居輔相之位，猶孳孳於箴規如此其至，況當其春秋鼎盛之年，方如緑竹之猗猗青青乎！寬，仁也。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言武公之待卿士有寬仁綽緩之度，凡以規諫來者，無所不容也。或其言之有過，而推其樂與之誠，方且以一張一弛之道，亮其善戲謔之不爲虐矣。此武公之盛德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夫以武公之年高德劭，爲世壽俊，當時卿士之乘重較者，孰有出其管蠡之見而能補其德善之萬一乎？而武公方且恂慄根乎其中，威儀華乎其外，惴惴焉若有所甚畏焉。想其威儀之赫喧，其必如《鄉黨》之稱孔子，有所謂「翼如襜如」之容矣。其自防以禮，至於如此，則其德之所就，又爲何如哉！詩人以是形容武公之盛德，而言其所以入相于周者由此。蓋舉衛國之人咸稱願然而樂其如此也。故是一詩之在三百篇之中，獨爲具六義四始之體焉。詩之六義：一曰風，風也者有以風激而微言之也。此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是也。二曰賦，賦也者有所鋪陳而歷言之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是也。三曰比，比也者有所形容而喻言之也。「如切如磋，如金如錫」是也。四曰興，興也者有所感動而借言之也。「瞻彼淇奥，緑竹猗猗」是也。五曰雅，雅也者有所稱述而正言之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是也。六曰頌，頌也者有所形容而美言之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是也。蓋不必乎《關雎》《鵲巢》之類而後謂之風，不必乎《鹿鳴》《鴻鴈》之類而後謂之小雅，不必乎《文王》《生民》之類而後謂之大雅，不必乎《清廟》《那》之類而後謂之頌。由詩人之詞分是六義，而四始在其中矣。此《淇奥》之詩所以具六義四始之體，而在三百篇之中爲最善最美焉，學者之所宜盡心焉者也。不惟後學者之所宜盡心，雖孔門之學《詩》，亦尤留神於是一詩焉。夫子於《大學》之篇，蓋嘗舉是詩而爲之訓釋其義矣。「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蓋言武公之所以入相于周者無它焉，唯其有是盛德至善，民之所不能忘故也。子貢之學《詩》亦然。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夫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則有得於此詩之義，而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夫子從而稱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蓋亦言武公之所以入相于周者無他焉，惟其富而能好禮，是以其能聽規諫至于如此也。夫惟《淇奥》之詩見於孔門之所稱述者如此，見於作序者之所發明者又如此，武公之所以入相于周，耄期蹈道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享天下之備福，而不爲過者，豈偶然哉！某愚不肖，自弱冠知書以來，固已三復是詩，如南容之三復白圭，心滿意得，而不能釋手矣。年日加長，閱世浸熟，而益知初心之可信。每謂在三百篇中，若《召南》之《甘棠》，《衛》之《淇奥》，《鄭》之《緇衣》，皆盛德事人之所欲致意，學者之所宜盡心焉者也。然觀近世之爲政者，因陋習簡鮮克由此，蓋嘗掩卷太息而浩歎夫盛德事之不可復見矣。伏自判府端明參政之爲政於此邦也，一年而民畏，二年而民愛，三年而民樂，行將以政平訟理之課最，闕徹乎明目達聰之朝，而入相天子。某採諸輿人之所稱頌，而退揆乎愚昧之所沾蒙，輒以《淇奥》之所稱道者而擬倫焉。竊謂《淇奥》之美衛武其所以入相于周者，惟其有詞章也，惟其能聽規諫也，惟其以禮自防也，是以其上獲乎君，下獲乎民，昭升敷問，咸臻其極焉。今某官之所以藹民譽，對主知，將遂入相于天子，以鈞陶乎四海九州之衆者，亦是物也。某在閩俗比屋之中，所以知盛德至善之舉合乎《淇奥》詩人之所詠者，蓋身親而躬履之，誠知夫有此三德之備，而非得之臆度之餘也。是以形諸翰墨，不揆狂瞽，而冒獻此詩之説，以預爲自衛相周之慶，不自覺其爲辭之費，禮之黷也。昔嚴蔑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嚴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焉。某自聳觀神明之政以來，懷此《淇奥》一詩之見，欲陳諸門下久矣，而未得堂下收器之便也，今既可以言矣，不避夫辭之費、禮之黷，輒冒昧而僭陳之，姑令足以表見夫言之不可以已焉者而已，非敢有他冀也。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六《尚書集解序》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

之於經，所以開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曲説，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竊謂學者之於經，苟不知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胷中，或以甲之説爲可從，以乙之説爲不可從，或以乙之説爲可從，以甲之説爲不可從，如此則私議鋒起，好惡閧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爲主，無適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説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説，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説，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牽於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黄帝玄孫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尚書》，斷近取遠，定其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此説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删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未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僞《太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别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皆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僞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可嘆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必欲知《書》之本末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聱牙而難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誥令；如《説命》、《高宗肜日》，均商宗時語言；如《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誥》，皆周公誥命。然而艱易顯晦，迥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也。如《大禹謨》、《胤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説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所不知者什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所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如是，傳者汨之矣。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六《周禮講義序》

無體之禮，冥於天地之自然，而聖人制禮，所以立無體之用也。夫禮自外作，本在於内，雖有不易之道，而外必盡其可陳之法。是以其法之在度數也。貴賤有位，先後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君子知之於内，足以安性命之情；衆人由之於外，足以觀性命之理。此禮之大體也。方其莫之爲，而常自然之時。人含其聰，而天下不侵；人含其明，而天下不累。則禮亦何所用哉？此莊周制禮不仁之説，及澆淳散樸去性而從心，耳營鐘鼓管籥之音，目逐青黄黼黻之美，與接爲交，往往萬緒起矣，而是非不至於祇合，則禮之教其得已乎？聞之曰：「禮者於時當夏，乃萬物去本盛末之時。則禮者，聖人之不免也。」蓋聖人之神不與人同憂，而聖人之德不與民同患，故周公制法度於一日之間，以厚天下之風俗，其本如此。雖然道有升降，時有損益。故以義制禮者，雖昔之所與，而今或制作而不疑；以義變禮者，雖已造於前，而後或因革以爲便。則《周禮》之爲書，豈特周公之力哉？《易》曰：「亨者，嘉之會，天之禮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禮也。」三代之禮，天道人事備於周，上致其隆，下致其殺，中處其中，則是時也。崇天卑地，分羣偶物，而不失其統也。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小，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各以順受其正，豈有他哉？後世禮昧於經之大體，則徇常者或病其高濶，好大者乃患於卑近，又豈知夫高濶所以立天下之本，卑近所以盡天下之事歟？揚子曰：「禮，體也，體不備，不足以爲人。」故謹其名，嚴其數，則雖貴至戴璧之天子，賤至横目之庶人，其衣裳飲食之纖悉，聲音藻色之等威，皆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則尊無逼下之嫌，卑無僭上之失者，乃《周禮》之所載王業也。禮文存於經，獨《周禮》爲全書，惟其傳不

明，故學者常憂其難知。世有人焉，乃訓而發之，而聖人之德大畧具矣。傳曰：「先王制禮，必有主也。」故以述而富學。今既以其既學者相與而學之，而未知者以俟切磋焉。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六《孟子講義序》　《孟子》、《論語》皆先聖之法言，學者之要道也。然《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學《論語》者，當自《孟子》始。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其説不然。《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没之後，門弟子所録，不惟門弟子所録，亦有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録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記録於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録。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録。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趙臺卿以謂孟子當蒼姬之訖録，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没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爲此書。夫既與門人荅問而言之矣，又恥没世而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已降文人之通弊，孔、孟之志必不如是之狹也。趙臺卿既以此書爲孟子所作，故其論序篇則曰：「孟子之意，以謂帝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尚，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仁義根於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荅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篇，莫不有説。凡爲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説迂闊，是猶相馬者徒求於物色牝牡之間，而失其真者遠矣。以是知言辭多寡先後，謂非出於一時所記，此非孟子之意也。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於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林之奇《拙齋文集》拾遺《揚子講義序》　著書立言，古人之所難也。自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百家諸子各以其所見而著書，出則汗牛馬，居則充棟宇然，皆雜家者流，非吾儒之正道。得吾道之傳者，惟四人焉。孟軻醇乎醇，在所不必論。自孟子而下，則有荀卿、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此皆學者之尊敬，以爲仁義禮樂之主也。故荀卿之書則謂之《荀子》，揚子雲之書則謂之《法言》，王仲淹之書則謂之《文中子》，而韓退之之《原道》，亦學者之所推尊焉。夫自孔、孟而後，以迄于五代，數千年間，賢人君子不爲不多，而得吾道之傳者惟此四人，固不容輕議矣。然荀子出而譏孟子、子思，固自以爲得吾道之傳矣。至其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則不及孟子遠矣。揚子出而譏荀卿，同門異户，而自比於孟子。然其言性則爲善惡混，亦不無可議論處。至韓退之則謂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其《原道》之篇，所謂道與德爲虚位，仁與義爲定名，亦大醇而小疵矣。大抵孔子之後，欲知孟子著書無一可議者，蓋難乎其爲人。則荀、揚、韓退之之徒，亦不可多得，不可以求之太深也。友人方德順問龜山先生曰：「人君有得致之位，有可致之資，其所爲固甚易，何不做取堯、舜，縱堯、舜不可及，漢文、太宗亦易爲之，何不做取文帝、太宗？」龜山先生曰：「老兄儒者，何不做取孔、孟，縱孔、孟聖德高風，何不做取荀、揚、韓退之？」大抵學者惟知論古人之是非，而不知在我者有所未至處也。雖然，前賢之書固不可輕議，然以孔、孟之道而較之，則不無可疑處。若司馬温公則但説揚子是，十三篇中有不可解者，但闕之，至謂使揚爲莊言斯拒矣，莊爲揚言斯與之矣。則温公不敢論揚子之非也。而東坡先生則又但譏其非，故謂揚子雲好爲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説，然子雲所謂「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竊意東坡道不得。然則一如司馬温公則待之太重，一如東坡則待之太輕。之奇今爲諸公論此書，於其可以爲天下後世之法則者，尊之重之固多矣，至其於理未安者，則引《六經》、孔、孟之文以辨之，不敢以私意斷也。杜甫詩有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横。後來點檢流傳賦，不覺前賢笑後生。」之奇今議論子雲之是非，若使子雲復生，當笑倒之奇也。大抵諸公於子雲之精義處，當沉浸醲郁以求其深造自得之學。若乃議論其是非，此乃之奇口過薄德也。

陳淵《默堂集》卷二〇《講論語序》　《論語》之書，載孔子與其羣弟子問辨之言，當時學者相與守之，以傳後世者也。然自秦、漢以來，以迄於今，其間以儒自名者，窺其藩籬則有之矣，入其門，升其堂，而踐其閫奥者，實無一二焉。嗚呼！《論語》之難知也如此。非其書之難知，道之難知故也。以余之不肖，其敢自謂足以知之乎？然求之二十餘年矣，亦不可謂無其意也。故嘗謂道之難知，古人常病其難，而今人不以爲病也。惟病其難，故求之勤。惟求之勤，此其所以有得焉。何以明之？昔者孔子居於魯，從之遊者，蓋三千其徒。其歷聘諸侯之國，至有爲之僕御而不辭者。九師之所在，其徒未嘗不在也。削迹於衛，伐木於宋，圍於商周，厄於陳蔡，流離奔走，其困可謂甚矣。子路愠窮，顔淵疑死，是人皆躬被其害，而終莫之去，蓋其勤如此。夫以四科之賢，類非齷齪無用於世者，使稍推其緒餘，宜皆有以過人。如彼其才，求名而名歸，趨利而利附，顧乃輕富貴而忘

貧賤，捨安逸而蒙憂患，重之以饑困之辱而不恤，臨之以死生之變而無懼，此豈人情哉？而且爲之是，必其所求有大於此者，故未能以此而易彼也。然猶有得焉，有不得焉，則道之難知可知也已。諸君讀是書，觀孔門學者如此之勤，亦嘗深思其所以然乎？思之深，然後有所疑。疑之篤，然後知所病。學而至於知所病，則此書之所載庶乎其不知倦矣。且書者，道之所寓也。揚子雲曰：「七十子之徒，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夫學於孔子者，文章猶不足爲，則其所聞所見，豈世俗之所謂聞見乎？蓋必有不可以言傳者，而非書之所能該也。雖非書之所能該，捐書而求之，又不可也。以吾心之權衡，驗當時之問答，其初也，即此而下學，其終也，非離此而上達，從容自得於幽間之中，而超然默會於意言之表，古之知道者，亦必由之。不然，以孔子之門學者終身之所傳，而資吾一旦之所取，衆人之所有，而博吾一已之所問，如是而猶不獲焉，雖躬逢聖人而親炙之，其如我何哉！余於此書誠不足以知之，至於一斑之所見，亦時有焉。諸君其勉之。倘有所聞，其敢不告。若夫學而不之思，思而無所疑，疑而不以爲疾，非所望於諸君矣。

曾協《雲莊集》卷四《書柴鳴舉易索隱後》 聖人之言，由近以及遠，推見以至隱，蓋善誘之道也。後之人志其空言而遺其日用，使學者不得其門以入，幾何其不怠且廢也。傳《六經》者往往如是，而《易》最爲甚。夫《易》之爲教二卷，舒而已矣。剛柔高下、消息盈虚存乎理，屈伸進退、出處語默存乎人，此一經之大凡也。柴氏之書，因而明之，於事爲交際之間，世我從違之際，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近而易曉，如指諸掌。于以保身，于以經世，于以體常，于以應變，無一不與《易》合，而咎悔自遠。《易》之獲用於世，豈不較然明白也哉！夫經者常也，使須臾而可離，烏乎而爲常。然則求《易》之用也，當自此書得之。

范浚《香溪集》卷七《詩論》 孔子純取周詩，上摭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絢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掇拾誦説，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篤矣。然其爲《詩》之説，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説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不悶。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欽。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説，率不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如端木賜，其於爲《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義始不明矣。今世之説《詩》者，必欲於是詩求是事，故不得不爲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刺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矜寡不能自存，詩不言矜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之利，是以知當時矜寡困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豈知《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爲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明矣。抑嘗複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亡，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而知周之興，紂之所以亡也。讀《黍離》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也。讀《兔爰》而知王師之敗績也。讀《苕之華》而知夷狄之陵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爲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漸其變爲篡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争立之禍也。讀《豐》而知婚姻之道缺也。讀《著》而知親迎之禮絶也。讀《白華》而知嫡庶之亂也。讀《正月》而知女禍之可以滅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並見也。讀文、武、成王之詩而知太平之盛德之脩也。讀幽、厲、陳、靈之詩而知放逆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旨哉！此則《詩》之大義，無事乎穿鑿遷就而自明者也。

李石《方舟集》卷七《進易疏論語説狀》 性入者無形，理入者無象。性、理二者，聖人獨得之學，述所自得修。其語曰詞令，以爲斯文之懿也。堯曰文思，以思爲用；舜曰文明，以明爲用。曰思曰明，自内融洽，而非外鑠。謂不如是，不足以發舒純粹，敷爲三綱五常經緯之具也。陰陽象數，深之而不精；刑名法度，述之而不盡。蓋徒迹一偏之文，而昧於窮理盡性者，聖人之道日遠矣。顔子之於文，欲罷不能，其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何説也？子貢之於文，可得而聞，其曰不可得而聞者，何説也？且以《六經》觀之，皆聖之文，性理所寓，日月大明，有目者咸觀，雷霆大聲，有耳者咸聽，不知其所謂不可得而聞與末由也已，二子果何所晦昧於其所師承也？得非以聖人性理爲獨得之學歟？循其所自得以求所傳之心，則《六經》之文皆其寓也。《六經》之文，《易》爲之深。諸子所以紹述於《六經》者，《論語》又爲之蘊。學者欲有求於無形無象，以究聖人之道，未見有捨

《六經》門户而造堂室者也。曷亦次第量力以馴致，其深淺所入於二書者，雖未至於聖人忘象忘言之學，然求之於帝王之心，傳闕里之家法，於性理悟入二書者，其幾是乎？推修身緒餘而措之於天下國家，其誰曰不然！仰惟陛下以舜之文繼堯之文，父子一學，授受於《六經》日新矣。巍乎其詞，與天無極；淵乎其旨，與海同深。頒於教條，諸侯之慮無所遁；播之事物，百姓之用莫能窺。至其隱於常勝之道，庸示不殺之武者，積久生神，皆此中流出，雖使顔子、子貢復生，委質聖代於金華絶業，尚不敢擬議，況如臣輩碌碌膚受者哉！静念向者備員上庠，以學專席，尋即外補，以學爲職，躬自履踐，因事施設，未嘗一日不學，而所與共之者，所至羣生徒而教之，相與講磨以游泳聖涯者，實不敢欺於心，以取愧於天下，以流爲非聖之習，如是而已。項因生徒綴緝臣所説《易》與《論語》，幾成編次。《易》則取六十四卦彖大象而槩之曰《外疏》。《論語》則以已見折以諸家所長而爲之説。不敢自謂於二書有得。去朝十年，再蒙收召，無以仰裨聖治，美芹之薦，采薪之義，或有取焉。謹併臣近所撰《五箴》，别紙繕寫，隨狀上進以聞。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五一《毛詩解義序》　孔子之言六蔽多矣，而尤詳于《詩》，當時問荅之辭，見于《論語》一書者，可考而知也。故「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既以是告其門人；「不學《詩》，無以言」，又以是告其子。其言之之詳，至于再，至于三而不已者，豈非《詩》爲經而令誦其詞哉？可以興，可以群，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故學者必於是始焉。然而登孔子之門者，其徒三千，以言《詩》見取于聖人者，商、賜二人。商列于文學之科，賜之達可以從政，孔子姑許之，以可以言《詩》爾。其它蓋未有所聞焉。則《詩》之説又何難明如此！必謂學必始于《詩》，則自幼學之時固已習之矣，奈何後之學者，雖專門之學，終身玩其辭，而白首不能窺其奥，何哉？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詩》之作，雖出于國史，賤隸與夫閨門婦女之口，類皆託于鳥獸草木以吟咏其性情，觀其詞致高遠，所以感人心而格天意者，委曲而盡情，優遊而不迫，于時先王之澤猶在，禮義之風未泯，是以言皆合于聖人之旨，非是則删而去之矣。此後之學者，所以明其説之爲難也。嗚呼！説《詩》者可謂難矣。自孔子而下，深于《詩》者，蓋可以一二數也。孔子聖人也，明乎《詩》之道也。子夏、子貢則學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之與孔子同道，明乎《詩》之志者也。漢魯申公、楚元王交以《詩》爲倡，而知《詩》之學者也。何以知其然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誠之至也。非誠之至，則亦烏能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如影響之捷！故曰：唯孔子能知《詩》之道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而子夏言禮後于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言有其質者，不可以無學。二者非深于《詩》之義，何以知禮與質相爲先後、質與學相爲終始？故曰：唯子夏、子貢知《詩》之義也。孟子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詞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詞害志。故曰：唯孟子能知《詩》之志也。是數者，其所知固自有淺深，要皆有得于《詩》焉。亡秦之餘，六籍煨燼，學者不見全經久矣。漢興，惟魯申公、楚元王交始爲之訓，其後鄭氏爲之箋，孔氏爲之疏，而《詩》之學寖興焉。然而是數子者，不過離章析句，辨其名物，以名家而已。故曰：若魯申公、楚元王交則知《詩》之學者也。漢自武帝崇尚儒術，始變高祖馬上之風，宰臣當用儒生，元、成以來，長于《詩》者首推匡衡、蕭望之之徒，則以《詩》餘其儒雅者也，其去孔子之學益遠矣。荀卿號爲知信六經，尊孔氏者，觀其著書，輒時取詩人之詞，以證其説，卒致失其本旨者甚多，比古人之學，寔爲疎繆。李斯學荀卿，用以相秦，至一世而遂亡其國，蓋以經術而斷國論，要在觀經之審，學之不善，其禍一至于此，可不慎哉！諸君子有意于學《詩》，願以孔子、孟子、子夏、子貢爲之師，以求詩人之大體，而更以荀卿爲戒焉，則庶乎其有得也。

周必大《文忠集》卷二〇《胡彦英論語集解序》　《論語》記夫子善言，簡易明白，而褒貶勸戒，實同《春秋》。羣弟子總而述之，特於稱謂，尤爲有法。凡門人問答，率稱子；若夫子及對諸國君臣，則稱姓以别之。如是者十八、九，獨季氏一篇皆切責冉求之言，每章必稱孔子，無他，絶之也。此與《春秋》夷杞何異？推類以求，則行夏之時，從周之文，管仲之稱仁，昭公之知禮，筆削微旨，皆行乎其中矣。學林胡彦英辨博該貫，泛通六藝、諸子百家之書，而以《論語》爲宗，古今注解，自漢賈生、楊子、晉何氏、唐韓、柳氏、周熙時子、本朝邢氏、劉原父、歐陽子、司馬温公、程正叔、二蘇、謝顯道數十家，片言之相涉，一説之可取，如醫儲藥，賈居貨，惟患其不備，所得既富，則徐爲折衷，而以其先君子《隱居口講》與夫從叔侍讀公《新説》繫之。又爲《叢書》二卷，掇拾遺餘；《集音》二卷，考證同異。博觀約取，期明道而後止。謂予使序卷首。予聞聖人之言若近，而其旨甚遠，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雖大賢有不能盡，況後學乎？自漢以來，乃始擅專門之業，黨同而伐異，欲以一説盡聖人之蘊，斯亦過矣。惟胡氏世傳《春秋》

學，彦英尤致意焉是書也，集諸儒之説，而以道爲之權衡，是非取舍，不敢銖兩輕重其心間，有旨雖殊而理通，亦並存不廢，務使學者優柔而自求，厭飫而自趨，非深于《春秋》，能如是乎？其用心過漢儒遠矣，予故樂爲之書。乾道六年四月一日。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四《帝王經世圖譜題辭》 漢司馬談父子貫穿經傳，馳騁古今，謂當時六藝已千萬數，故有「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言。唐韓愈文不絶唫，編不停披，然亦記事提其要，纂言鈎其玄深，矧去古逾遠，衆説日繁，才學未追於前賢，宜其用力勞而見功微。此圖譜所由作也。雖然分門類事者固多，其能旁搜遠紹，合異爲同，則鮮矣。金華唐仲友字與政，於書無不觀，於理無不究，凡天文、地志、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伯，皆本之經典，兼採傳註，類聚羣分，旁通午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各爲總説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每一篇成，門人金式輒繕寫藏去，積百三十有二篇，又得與政猶子燁別本相與校讎，釐爲十卷，以類相從。會分教廬陵，將鏤板校官，而郡守趙侯善鏤助成之，屬予題辭。夫水之流東，惟海是歸；車之指南，其塗不迷。今是書折衷於聖人，示適治之路，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書比。昔漢儒專通一經，仍守師説，居家用以修身，蒞官取以決事，況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皆聚於此，學者能因廣記備言，精思博考，守以卓約，則他日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歟？與政名臣，少登兩科，歷祕省正字，著作佐郎，出知信、臺二州，擢江西提點刑獄，孝宗深知其才，不幸得年五十三，凡所蘊蓄，百未究一。予每與士大夫共惜之，因序其書，併告來者。嘉泰元年七月日，前進士周某書。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五《沈氏論語解序》 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易》更三聖，《詩》《書》《禮》《樂》《春秋》皆删定筆削於夫子之手，此聖言也。孟、荀、楊、韓發明經訓，羽翼治道，此賢言也。兼是二者，其惟《論語》乎？蓋齊家治國立身行道，夫子平居形諸言者，如三辰著明，有目咸覩，莫知所以明；如四時運行，無物不遂，莫知所以行，非天乎？門弟子或求益，或質疑，往往指事而請，譬之山川有定體，高深猶可度；草木有定形，名物或可辨，非地乎？是誠《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學者如欲時習聖人之言，捨此何以哉？吴興沈文炳，字堯文，家世儒者，少有聲國學，養親不仕，惟留意於是書。其子數抱遺編求予一言。《易》不云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亦資道以盡吾之分而已，其視作無益而攻異端者，蓋相萬也。嘉泰壬戌臘日。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四《乞修三禮札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説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説。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虚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絶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説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二三學者考訂其説，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説，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閲，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别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别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五《經筵講義·大學》 大學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爲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

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

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爲世儒誦説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爲君者不知君之道，爲臣者不知臣之道，爲父者不知父之道，爲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他求哉！臣以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名義如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答陳體仁》　蒙別紙開示説《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

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

《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説恐未爲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説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爲一體而相成，其説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爲樂聲之應爲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五《尚書》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陸德明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太皞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籍，書籍。」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黄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已姓，黄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黄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黄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嚳之子，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揆，度也。八卦之説，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程氏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説，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要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黄帝之説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録，必非僞妄，知春

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剛去之。或其簡編脱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説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爲天子，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顔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説不同，未知孰是。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故爲秦博士，以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顔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邠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秦)(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内，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説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吕刑》《文侯之命》《費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真僞之説，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至魯共王，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陸氏曰：「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爲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説命》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其百篇之序文合爲一篇。共爲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爲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爲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也。同序者，《太甲》《盤庚》《説命》《泰誓》，皆三篇共序，減八卷；又《大禹》《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又減四卷，通前減十二卷。以五十八卷減十二卷，故但爲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磨咸者，《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材)(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也，今亡。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今按：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漢書・藝文志》以爲孔子纂書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亦無所發明。其間如《康誥》《酒誥》《梓材》之屬，則與經文又有自相戾者。其於已亡之篇，則伊阿簡畧，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然相承已久，今亦未敢輕議，且據安國此序復合爲一，以附經後，而其相戾之説見本篇云。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今按：此序不類西漢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所據，未敢必也。以其所序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細考焉。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澁，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按：此説是也。大抵書之詞語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録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櫽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爲十六卷，蓋亦畧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三篇共爲三十四篇，并爲作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今按《漢書》所引《泰誓》云：「誕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

書有與古文畧同者，疑即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書，是張霸所僞作者矣。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别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説。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學者姑務沉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難者云。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論語訓蒙口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説，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偏誦諸説，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删録，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説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爲他人發也。

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取捨，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爾。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去聲。下同。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絶之，以爲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爲近且畢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而爲道。窮理盡性，脩身、齊家，推而及人，内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脱，故不願汝曹之爲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語孟集義序》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説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説，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横渠張公、范氏、二吕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説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

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兹其所以奮乎百世絶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顔曾也。今録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

或曰：「然則凡説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説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説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説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

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予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没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擘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

熹之友會稽石君洊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録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于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没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脱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

抑子重之爲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説，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脉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論語要義目録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別一篇，魯共王毁孔子舊宅得之。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二篇。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説，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侃疏約而修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説，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非是，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爲説，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爲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説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説，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儔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二三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删餘説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説，補輯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説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説，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如左，而序其意云。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六《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

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

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一《跋叙古千文》　右《叙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問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清江劉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謹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因摹刻真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己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書。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一《書近思録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吕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潜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書臨漳所刊四經後・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吕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説命上》《説命中》《説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别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説。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沉潜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説，《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

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獨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説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説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吕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説。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脱，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没，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别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吕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紬《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説。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别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吕氏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朱熹《朱子語類》卷六二《中庸一・綱領》　《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説鬼説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賜。夔孫録云「《中庸》之書，如箇卦影相似，中間」云云。

問《中庸》。曰：「而今都難恁理會。某説箇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説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説得高。説下學處少，説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問：「《中庸》精粗本末無不兼備否？」曰：「固是如此。然未到精粗本末無不備處。」淳。

問《中庸》《大學》之别。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修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説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胡泳

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内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銖。

問：「《中庸》名篇之義，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二義，包括方盡。就道理上看，固是有未發之中。就經文上看，亦先言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先生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説未發之中，然後又説君子之時中。」至。以下論名篇之義。

陳傅良《止齋集》卷四〇《進周禮説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於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

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勿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脩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劓刖人，君臣相勑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於旬時，至於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成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剩員，甚者汙吏有叙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説，售富强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靖康，社稷邱墟，生民塗炭，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宫，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説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

楊萬里《誠齋集》卷八四《易外傳後序》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删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歟！昔者伏羲氏作《易》矣時，則有其畫無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辭無餘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絶之簡，於是作《彖》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説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爲天地，纖之爲毫末，顯之爲人物，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仁義禮樂，微之爲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溥以重。是書也，其蘊道之玉府，陶聖之大鈞也歟。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唯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晉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起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韓起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嘗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嘆之之時此書未作歟？抑已作而未出歟？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疏，見者親，聞者畧，見者詳也。觀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嗚呼，學者又何幸也！嘉泰甲子四月八日廬陵楊萬里後序。

薛季宣《浪語集》卷三〇《論語直解序》　巧匠不世出，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爲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趨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顓乎其渾，邈乎其宏，其静也天，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虚，神偕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戔戔，寂如其若亡，囂如其若存，挹而愈冲，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壅無隘，肅肅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歟！盡性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裨，螢爝之竅，元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周文公，其時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聖人固莫知其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爲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疑難答問之言別爲《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途，覆載而叢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踳駮不類乎真，其周而曲當，觸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兼該者，宜若莫如《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矣。《六經》之奥反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

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亦微哉！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願學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迄未知其趨向，自求諸己，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緣嵩，鳥之冲霄，不至必也，亦唯其力之行，又何憚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無曲説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爲其失於本真。匪敢言傳，逝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見有補不逮云。

吕祖謙《東萊集》卷七《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後》　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某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説具於音訓。

《東萊集》卷七《題近思録》　《近思録》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説，大抵非始學者之事。某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壓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虚，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

《東萊别集》卷一二《讀易紀聞》　乾九三。在下體之，上未離乎？下而尊顯，最是危懼難處之地，故以乾乾兢惕，始能無咎。且就學者分，上言之在流俗中德行學業在衆人之上，則忌疾者多，非十分戒懼，豈能免禍？只爲未離得流俗而名出流俗之上，所以招忌疾也。若是道尊德重，已離流俗，則流俗自不敢忌疾，亦不須戒懼。若已離得下體，則爲九四，其繇云：「或躍在淵，無咎。」蓋此爻已出下體之外，亦如學者躍出流俗之外，與流俗不相關，無緣忌疾，自然安穩，不須戒懼，淵龍之所安也。

乾九三。《易傳》曰：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爲教？讀者多謂聖人無待於戒，只爲教衆人，故設教。若如此看，則是聖人處已教人分作兩段，大失《易傳》之意。蓋《易傳》言：若謂聖人不須設戒，則無以爲教。設如設官之設，非假設之設也。教如儒教之教，非教人之教也。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乾首出庶物，爲天爲父爲君，無非爲首，安在其無首耶？蓋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爲首，實未嘗爲首也。老子竊窺無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迹雖不爲首，心實求爲首也。觀此可知老、《易》公私邪正之辨。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乾之六位，自古自今，隨在隨足。何嘗不成？但人不能明乾之終始，故自見其不成，其實六位元不曾損壞也。苟大明乾之終始，則事事物物中六位歷然森列，應時俱成，更無漸次。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無端，故無息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爲人不能合，故必比而效之。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比而效之之謂也。

貞固足以幹事。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蓋錯認樸拙爲貞固耳，殊不知世所疏通者雖能趣辦目前，然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者爲能幹事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二者最難兼。

忠信所以進德也。有根則苗自長。

進德脩業，所以言於九三。何也？蓋九三乾乾夕惕，危懼不安之地也。人惟不安，然後能進。苟自以爲安，決無進益之理。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傳》云：「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蓋天之用未嘗一日而息。天下本合常治，然一治一亂者，只爲人與天不相似，不能得天之用，所以不治。故必待天與聖人同得其用，然後天下治也。

上九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蓋上九窮高極亢，不能下賢，所以賢人在下位而不輔之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在天之時，寒往則暑來，晝往則夜來，初未嘗息。至於人，則朝氣鋭，暮氣惰，不能終日乾乾者，蓋梏於血氣，不能與天地之氣相通故也。若與天地之氣相通，則與時偕行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自凡入聖，全在一躍。四離下位而升上位，如人自凡入聖也，非一躍豈能變革乎？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在乎元首。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本未嘗

爲首，因其元有父子，故有父子之典。因其元有吉凶，故有吉凶之禮。本非天爲首而創立之也，此所謂天則。

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既普。自常情論之，豈復更待學問？而猶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蓋健而無息之謂乾。若以德施既普爲足，不復學問居行，是有息也。有息非乾也。

學聚問辨，而又曰寬以居之何也？蓋到此地位，正須涵養此理，迫則失之矣。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聖人與天無間。譬如朋友忘形，行路之際，或我在前而彼隨之，或彼在前而我隨之，並無形迹也，不必分解如何謂之先天，如何謂之後天。

坤，君子有攸往。人只説坤静而不動，故聖人以君子有攸往明之，使人知至静之中，其動本未嘗息也。

天下惟有一理。坤之彖止曰：「乃順承天德合無疆而已。」蓋理未有在乾之外者也。故曰效法之謂坤。

乾之無首，坤之先迷。是知君臣上下之間皆不可多上人也。

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陽者善之類也，陰者惡之類也。善端初發，且要涵養。惡念初生，便須翦除。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爲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易傳》云：或從王事，而能無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胷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無安著處，雖强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泛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閑費力。

六四括囊無咎無譽。居此地者，須是如括結囊口，都無一條縫始得。

六五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服也。中無定所，坤以下爲中。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羶則蟻集，醯酸則蚋聚，若胷中有容著善處，善自然積胷中，無容著惡處，惡自然不積。

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大抵惡念惡事最不可順他。譬如忿怒，若順將去，必至於殺人。飲酒若順將去，必至於沈湎。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衆人强自隔絶，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爲，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

屯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若就學者言之，如道學廢絶之時，乃道之屯也。當此時未可便有爲，須廣求有志之士，共扶此道，乃可有濟。

初九盤桓。説者或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鋭於進，故戒之以盤桓。此説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盤桓而不敢騁，此正所謂自勝之强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盤桓，孰謂以剛爲戒乎？

屯初九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人徒見君子居屯難之時，盤桓不進，遂以爲甘心退縮，無志於行正道，殊不知所以盤桓不進者，其志乃在於行正道也。苟輕進易合，豈能行道乎？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九居屯難之時，欲建侯以爲助。若自恃其剛陽之貴，不屑屈己下賤，亦闕。　尊，不屑降意，收接後進，亦豈能得人乎？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三以陰柔而所居不正，故貪求妄動，急於求鹿，不待虞人之指導，猖狂妄行，陷於林莽，此輕動之咎也。惟君子心無利欲，故能獨見其幾，預知不可得鹿，而遽舍之，止於未動之先，豈待既往有吝然後悔乎？

六四乘馬班如，求昏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四居近君之位，得君之眷，可以有爲。然其才陰柔不足以濟屯，故將進復止如，乘馬之班如。若能自知不足，下親暱於初，與之同向前，共濟天下之事，則吉無不利。夫子釋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蓋得時得位，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

屯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極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爲，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

變而爲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正如傷寒病極之時，若下得一服藥是，當時無事，若醫者庸懦狐疑不決，則必至於死，蓋此病不可停待也。

蒙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强告之，必不能入矣。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初筮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一，故徑以全體告之。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瀆。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能解，若置之而不告，彼雖未瀆。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於擬議。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山下出泉，蒙。《易傳》曰：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惟其未有所之，故導之爲江，爲海，無所不可。若已有所之，則必難回矣。

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其所行，養育其明德，二者最難兼。果決者多不能涵養，涵養者多不能果決。殊不知二者本並行而不相悖。果決中自有涵養之理，涵養中自有果決之理。

蒙之六三，爲教者設戒也。蒙之六四，爲學者設戒也。教者必擇質美者，然後可受。如三之陰柔偏闇，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羣陰所歸，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利而動，棄其正匹。見人之多金從之，而不顧其身者也。女而如此，豈可復取？人而如此，豈可復教？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豈非所以戒教者乎？學者資質既弱，必須親近賢者，然後可以變弱爲强。苟如四之柔弱，乃與二陽隔絶相遠，是柔弱之人又與賢者相遠，必終困於昏蒙，而可吝矣。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豈非所以戒學者乎？

闕。以乾之健闕。於坎險之下，故需待而後進也。然惟乾然後有所需，非乾則素無所有，闕何所需乎？

需，利涉大川。惟能需待，所以審細瞻顧，涉大川而無虞。

需大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上於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糵之託、昏冥之逃者大異。

需初九、九五二爻之吉，固不待言，至於餘四爻，雖時有悔吝，然終歸於吉。如二則小有言，終吉。如三之象，則曰敬慎不敗。四之象，則曰順以聽也。上則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款曲停待，終是少錯。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上既入於穴，自處本位，而下之三陽剛躁上，進不速而來，欲奪其位而據之，此人情所甚不平也。然上之地位雖正，而才質甚弱，苟恃其理之直而忘其力之不足，與之紛競，則必反爲三陽所奪矣。若能量力審勢，忍人之所不能忍，致敬盡禮以待之，則三陽雖暴，將何所施邪？此所以終吉也。

衆人之言訟，以勝爲吉。《易》之言訟，以中爲吉，不中則雖勝亦凶也。

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尋常人爭訟，所以拖延歲月長久而不決者，只爲恥於小不勝，故不肯住，終至於凶。若知訟之不可長，不顧小有言之辱，更不報復，目下雖似可恥，終久誰得計其利害，不待辨說而明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易傳》曰：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爲，非由已也，故無成而終得其吉也。蓋在下位者爲上所寵任，往往忘其素分，臨事不能退託，擅以爲已功，此所以多得禍也。只如簿尉驟爲郡守所委任，遂忘自身元是簿尉，遇事專報，偃然以成功自居，豈不招忌疾而致禍敗乎？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以九居四，是剛强之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五至尊，而不敢與之訟。所履者三，三至柔，而不至於生訟。所應者初，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爲訟者也。左右前後皆無可，雖有好訟之心，略不得騁，則其心必自還而歸善，故曰復即命渝。命正理也。好訟之心既無所施，則必復就於正理，變而爲善也。譬如水之泛溢，欲擊東岸，而其岸堅而不可動，欲擊西岸，而其岸，又堅而不可動，則必循循歸于故道矣。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於惡既不得騁，不之於善，將何之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九五，聽訟者也。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訟者欲其盡善而咸吉，苟件件尋一道理以應之，則亦不勝其勞矣。

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咸吉者，本無多術，只是一箇中正待之而已。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說者多謂以訟受服，終不能保，必見褫奪。此未盡爻象之意。蓋以訟受服，人情所最辱者。若便見褫奪，服不在身，其辱亦除。褫其服，所以減其辱也。惟其常著此服在身，內則心自羞愧，外則人共指目，終朝之頃，三次褫脫，忸怩不寧，一至於此。其爲辱也，孰大焉！若謂服爲他人所褫，則一褫便無，何待至三？所以言三褫者，蓋其負愧懷恥，視鞶帶如纏索，時褫時服，不能一朝居耳。

師貞丈人吉，無咎。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

師彖剛中而應。剛中言二也。二以一陽爲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爲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爲坎矣。將帥臨敵，而上無君之應，豈非天下至險乎？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地中有水之象，惟君子觀之，則見地之容水，體之以容民畜衆。若小人觀此象，但見地中有水，謂不防之，則橫流不可制，必酷爲法制，御軍苛刻而致亂矣。象一耳，而觀者二焉。此所以當觀象。

六三，師或輿尸，凶。二師之主，將帥之象也。三居二之上，位高者也。軍政當出於一，非可使衆主之也。三苟自恃位高，不肯屈已從二之令，侵撓軍政，則令出於二，其覆敗必矣。所以軍中只論節制，不論官爵。

師不以律，不直曰凶，而曰臧凶。弟子輿尸，不直曰凶，而曰貞凶。彼其所以敢棄師律者，恃其臧也。彼其所以敢侵帥權者，恃其貞也。其意以謂吾謀盡善，何律之拘！吾心苟正，何帥之禀！此所以弛縱專闕而至於凶。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上六居師之終，功成之時也。人君當功成之時，志驕意滿，多用小人，以適其欲，如唐憲宗既平淮西之後，用皇甫鎛、程异之類是也。故聖人嚴爲之戒焉。

師以二爲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聽命者也比。以五爲主，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親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於君也。

原筮元永貞，無咎。原筮者，察之之詳也。元永貞者，求之之備也。將親比依附是人，夫豈細事哉？故必察之詳，求之備，然後無咎。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或慕其利而比之，或慕其名而比之，或慕其勢而比之，皆自外也。

六三，比之匪人。《易傳》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隨時取義之說，最當詳考。蓋二之中正，本未嘗有應而比。初但三以私心觀之，故見其有應而比初耳。君子所爲本公，苟以私心觀之，則見其件件是私欲，雖與君子相處，亦如與小人相處無異也。二本君子，以三之心觀之，則小人也。三既看得二爲小人，故與二相比，未嘗得近君子之益，反得近小人之損也。此三之罪，非二之咎也。

上六，比之無首，凶。上居卦之終，不曰無終凶，而曰無首凶，何也？見其無終，則知其必無首矣。治疾者，必推其致疾之由也。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陽也。陽非久爲陰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於上焉。然則安於豢養而不復進者，非可恥邪？

己丑課程。

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之意蓋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凡羞服幣帛匪頒好用皆在焉，而其屬所掌王之膳禽酒服裘皮皆不會。制其大而闕其細，此所以能均節財用。

九兩之序，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莫重於儒，莫尊於道。至於師而二名，皆不至焉。師之任易乎哉？

中於五而亢於上，是乾至五而不可進也。苟不可進，則曷謂健而無息乎？蓋乾至於上而極。有極則有息，無極則無息。

剛柔相濟爲中。程氏用九傳。

舍長子邯鄲而即晉陽，襄子亦知所避就矣。然厚長子之城，實邯鄲之廩者，果誰歟？吾惜其不移臨難之智於無難之日也。

或躍在淵，進無咎也。必於進者，咎可知。

宰夫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均是疾也，予闕淺而闕方深，治疾者孰治之哉？

吴起歷楚、魏、吴三國，而皆逢尤焉。國雖三，而起則一也。

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程氏《易傳》。

或躍在淵，自試也。程氏傳曰：「隨時自用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程氏傳曰：「正位乎上，當天德。位稍偏，則於天德不相當。」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政在無首處。

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程氏傳。

君子以成德爲行，此漆雕開所以不仕歟？

程氏傳：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脩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聖人兩字當看。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無失則無得。

憂悔吝者存乎介。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有毫髮不相似，則已違矣。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惟得朋然後能喪朋。厭薄其類者，未必能出其類也。

觀子思之言苟變，然後知君子之易事。

孝公令於秦，衛鞅應於衛，爲治者患無其意而已。

決必有遇。若非勇決，安能有所遇？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先以五味五穀始，繼以五藥。治病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疾醫。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昔之善教人者亦然。疾醫。

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泰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屯，理也。善端初發，困于傾摇摧折而自盡者，豈知此哉？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耶？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蘇秦約從説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説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爲蘇秦也。

太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鄭玄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寶貨賄皆關文。恐非。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然則謂人主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者，其學蓋未嘗讀《周官》也。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則膳服雖不會，要不過關市之賦而已。

内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推此，古之相權可知。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翦爪稍深則侵膚。

儀秦跡不蹈已，非才也。其跡不容復蹈也。

唐叔之誥，武王既誥以祇遹乃文考，又誥以敷求殷先哲王，又誥以丕遠。惟商耆成人，是亦足矣，尚復曰别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彼學一先生之言，曖曖昧昧，自以爲足者，是獨何哉？

《易傳》：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

《易傳》：有孚則能光明而亨通。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無咎，未失常也。《易傳》曰：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志動則身郊而關。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災在外，而我即之，致寇非自彼也。苟敬慎，則何敗之有！

訟傳：既有所須，爭所由起。無所須，則無争。

大司徒以保息六安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六曰安富。後世之政，自謂抑疆扶弱者，果得先王之意歟？

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册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敢以耆艾廢也。

樂毅伐齊云云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之論毅者豈其然乎？

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黨正各掌其政令教治，未嘗以政教爲兩事也。

鄉大夫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各守其閭，則不擾亂。

然則「闚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師，貞凶。名正權專。

觀「碩人」之詩，然後知心有所移，則世所謂紛華盛麗舉不見，況道乎？

許歷之諫，趙奢之聽，可以例洙泗師弟子荅問。先亳釐則喪身，後亳釐則喪師。

師氏孝德，以知逆惡。肉死則不知痛。

變風極言淫亂，所以發人羞惡之心。

物相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相入。

有孚盈缶。滿腹皆誠。

小畜傳小則聚矣。心散則道不積。

「月出」之詩，刺好色也。一章之終曰「勞心悄兮」，二章之終曰「勞心慅兮」，三章之終曰「勞心慘兮」，吾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澤陂。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此夫子所以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戒。

小畜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易傳》云：二五皆陽剛，爲陰所畜，俱欲上復。陽之復，其勢必强，二以處中，故雖强於進，亦不主於過剛。元祐諸賢似當深體此義。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司關。

既雨既處，尚德載而，繼之曰婦貞厲。周公之憂懼有以也。

彤弓。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彼卬刓而不忍予者，是獨何哉？

泰。小往大來。觀國者，觀勢不觀事。

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曾子：吾今乃知免。

泰。內健而外順。否。內柔而外剛。何也？乾，健也。坤，順也。否則上下交，有天地之形，而無乾坤之用，故不言健順。

雨無正序。

角人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徵羽，翮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蓋古之賦民，各隨其所産，以當其賦。視後世以錢爲賦，責民之所無者異矣。

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無咎，轉移之理也。

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小人嗇利者也。今乃不富，以其鄰小人棄信者也，今乃不戒以孚。蓋爲三陽所迫，同舟遇風之時也。君子之於小人，其可迫之已甚歟？《易》隨時取義，與內君子而外小人，兩得其所，自不相妨。

泰與大有皆以六居五，則人君之處盈成者可知矣。

否六三曰：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人無有不善，所以包畜邪濫，至可羞耻者，豈其本真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位之一字當詳玩。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士四人，中士八人。

比之原筮元永貞也，同人之利君子貞也，隨之元亨利貞也，一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致廣大而盡精微。

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易傳》云：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所以深見小人之情狀者，豈鈎距揣摩而得之哉？

有無妄然後可畜。荀子「養心莫善于誠」之語未瑩。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天府掌藏寶鎮，而官府鄉州鄙之治中，與賢能之書，與民數、穀數皆藏於此，則聖人之所寶可見。

火在天上。大有傳：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而大有。是有也，昔未嘗無，特不見而已。

大有九五，易而無備傳。

蒙雜而著，雖昏蒙雜亂，是理瞭然已著。

穰侯爲范雎所攘，范雎爲蔡澤所攘，其事政類。然穰侯使范雎避匿，范雎容蔡澤倨見，此其得禍之輕重歟？是故持權者禍莫大於專閉。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雖一介不以與人，然接世酬酢，要當略潤澤之，又不可失初意。

冢人掌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放者難收，狹者易廣。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恐非。

圜丘方丘，宗廟之樂無商。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平居也。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遇變也。

冉子違命而多與子華粟，門人違命而厚葬顏淵。彼其所以敢違夫子之命者，蓋自謂過於厚也。意者未聞「過猶不及」之論歟？

豳詩，豳雅，豳頌。雅、頌恐逸。

豫，利建侯行師。

豫六四，楊敞、車千秋之流不足以當之。

魏安釐王問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似非孔氏家法。

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人，烏可久邪？

觀豫六五之象，然後知上無耽樂之君，則下無擅權之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古人見得分明如此。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失即得也。

隨九五傳，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中不實，豈能隨善？

少儀，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蠱傳，蠱乃有事也。天下本無事。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猶繼以厲終吉。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沮溺之志不可則。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如此方不驕倍，方能保身。

臨，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初感於四也，而志行正。二感於五者，而曰未順命。則下之事上可知矣。

六三，甘臨無攸利，既憂之無咎。外求不若内求。

王功國功，治功之辨。

觀有孚顒若。自鴻眸子不運而風億。

《易傳》見天地之神，體神道而設教。非見則莫能體。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在今學者已不易得，而夫子言亦可醜，蓋聖人望人之意深，待人之意厚。

六三，觀我生進退。三居上下之交，政是用力斟酌處。

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就小規模中彼善於此，要之無益。

噬嗑傳：聖人觀頤合之象，推之於天地萬事，使皆去其間，隔而合之。顔子未達一間，亦間也，鑽仰之勤，其噬嗑之用乎？

噬嗑而亨，不噬嗑而欲自亨者，世之所謂無礙者也。

噬嗑初九，履校滅趾。自發足處即禁之。

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聽不專，雖瀆告奚益？

吕祖謙《東萊别集》卷一六《又詩説辨疑》　「思無邪」，「放鄭聲」，區區樸直之見，只守此兩句，縱有他説，所不敢從也。《論語集注》解「思無邪」一段，雖説得行，終不若舊説之省力。至於「放鄭聲」一句，决與鄭漁仲之説不可兩立。横渠謂夫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竊，自太師而下皆知散之四方，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若如鄭漁仲之説，是孔子反使雅、鄭淆亂，然則正樂之時，師摯之徒，便合入河入海矣，可一笑也。《集傳》所以誤取渠仲與石虎語，雖無復君臣之禮，然羈樸愚戇，終是愛君。今北人痛惜親戚之不可拯藥，其語往往似罵，其實愛之切也。忽是正嫡，又資質願善，國人深憐之，故刺如是之多，不可作欺善怕惡看也。宋玉《登徒子賦》用遵大路之語，《左傳》韓起解褒裳之義，均爲他書之引《詩》者也，皆非《詩》之本説也。今《集傳》一則采之，一則以斷章而棄之，謂韓起之言非《詩》之本説，則《登徒子賦》亦可如此説也。無乃猶以同異爲取舍乎？此却須深加省察。若措之事業如此，則甚害事也。或喜漁仲之説方鋭，乞且留此紙，數年之後，試取一觀之，恐或有可采耳。

吕祖謙《東萊别集》卷一六《中庸集解質疑》　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區别固未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矣。與孟子論始終條理似不類。知之在先，然後行其所知以終之，此自當剖判。

中庸不可能一章，章句可疑處，恐是立語太高，如有能斯有爲之者，則與道二矣。不可以爲道。其末云：然則道終不可爲乎？曰自道言之，執柯伐柯，猶以爲遠也。自學者觀之，則所謂求仁者其可廢乎？如此説破，却似無病。

鬼神之爲德，鳶飛魚躍兩章，平處看未出，却望批教。

達道達德兩章，細讀婺本文句，有脱漏不相屬處，誠如來諭。但困而知，勉强而行，勇也，殊未能達。如湯天錫之勇，曾子、孟子所謂大勇，豈困而知、勉强而行者乎？如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也，似未安。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則有輕重。《中庸》論智仁勇，摠結之曰：「三者天下之達德。」恐不可分輕重淺深也。

至誠無息。解云：「誠，自成也，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前此蓋疑「而其動以天」一句，下文云：「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既曰「無息者誠之體」，則其動即天也，若下以字，則已是不息，所以體誠矣。

不尊不信一章，經文云：「下焉者，雖善不尊。」龜山解云：「三代而下，卑陋而不尊。」卑陋二字，恐與經文善字相妨，若改定云：「三代而上，遠而無徵。三代而下，近而不尊。」頗似穩當。如漢人所謂「親見揚子雲狀貌，不能動人」之意。

樓鑰《攻媿集》卷五《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説彌顯。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説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吕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遺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絶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先生上，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説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辯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説卓然，且曰：「自余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友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迨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爲變例，竊以爲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閲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吴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吴，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説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桓王，其説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於毗，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於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隨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兹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所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録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説，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樓鑰《攻媿集》卷五一《息齋春秋集註序》吾鄉四明慶歷、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邀選名儒爲四方所推服者爲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於上前，擢貳卿，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居累年，中壽而歿。洎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荆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又博采諸儒

之説，爲之集註。其説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仲子得全知黄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鑰以序。鑰生長外家汪氏，於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既投閒，杜門屏居，畧不以事物自攖，日有定課，風雨勿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前篇書名，此書字，故異。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祕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生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爲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於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曾子罪之。説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於《春秋》者，鑰何人而敢預此？黄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於不腐，乃弗敢辭。公諱閔，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蓋未艾也。

樓鑰《攻媿集》卷五一《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於屋壁，而顔芝所藏十八章已先行於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而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爲作《稽疑》一篇，已多譏笑。唐陸德明亦云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康成註十八章本，獨一劉知幾以爲行孔而廢鄭，諸儒争辯蠭起，明皇亦以今本註而序之，書以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此也。司馬文正公僅得古文於祕閣之藏，爲之指解，嘗以進仁宗、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爲之説。噫！自漢以來，何其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季公天資純孝，篤學好古，尊敬此書，又爲詳説，不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於匹夫，而惡慢不可行於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遺之機甚微，而其效甚大。」又曰「要路云者，言所敬者寡，所説者衆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而所因者本也。」皆有所啟發，非苟然者。紹熙五年七月，皇上踐阼，有詔求賢，公以八月進此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爲之繳進於經筵。初欲刊於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淇念此書之未行，將刊於家，求爲後序。經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他此理，故曰未有。」此説非也。古文小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文正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於禍敗，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爲孝也。」季使君又以明皇之事證之是矣。鑰竊以爲猶未爲詳且明，敢申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人之於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爲曾子諄諄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首以總言孝道，次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同。而又於此謂孝道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於禍患者，此則無有貴賤之别。後雖具述孝治、聖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無禍於此，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明皇惟不知此，所以不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此孝無終始之終，蓋爲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啟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爲知免矣，然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簀，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鑰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二公之説云。

袁説友《東塘集》卷一八《擇善易解序》　《易》之爲書，與天地準，更三聖而後備，學之者可以無過焉。閎衍微深，蘊奥難見，非博學君子明陰陽變化之用者，焉能探其妙旨哉？昔王通講道河汾，推明《六經》之旨，自謂「吾之贊《易》，述而不論。」嗚呼！通尚然也，弗如者其曰能乎？然考古驗今，釋其言而解其義者，亦云富矣。京房、丁寬、梁丘、費直之輩，皆博通《易》道，傑然穎出於西都。不幸其文逸亡。其後王弼、孔穎達又相繼而顯焉，列於今而不泯。暨於我宋，以右文興治，教化茂行，二百五六十年之内，英才後士，名世巨儒，日以彙征多本經誼，若王、程、龔、耿數公，又皆精通於《易》而得於奥旨也。吁！繇古逮今，明《易》者不爲不衆矣。然予於此亦不得無言焉。且《易》之所以爲《易》者，不外卦辭、爻辭、彖辭、象辭、文言、繫辭，兼而爲《易》，皆聖人所作也。雖其旨趣意義微奥難明，亦不過一説而已，曷嘗有二哉？奈何古今學者，類皆索奇求異，各持一説，欲無同於人，以騁一己之學，殊異立言紛然。不合於理者有之，悖於理者有之，遂致聖人一經之意雜然不可考，後之學者自是無所據矣。且「訟復即命，渝安貞吉」，此訟卦九四爻言也。輔嗣孔氏釋之曰：「訟既不勝。若能反從本理，渝變往前争訟之命，即得安居貞吉。」此一説也。若東坡則釋之曰：「九四所當得者，初六而已，近於三而强求之，故亦不克訟。然而有初之應，即而就其命之所當得

者，自改而安其政，則不失其有。」此二説不同也。至於伊川則釋之曰：「四以剛陽，而居健體，無與爲敵，則訟無由而興，故不克訟。夫以剛健而不中，所以好訟。若義不克訟，反就正理，變而安貞則吉。」此三説不同也。至若耿氏則釋之曰：「九四不克訟，以剛訟柔，其義不克而復，即九五聽者之命，變而安則吉。」此四説不同也。夫一爻之間，不踰數句，而其意亦不過一而已，諸儒釋之，各立異見，若圓冠方履之不侔，聖人作之之意果安在哉？由此觀之，則餘解之相異可不言而喻矣。予嘗求諸儒訓釋之文，以尋奥義，見其彼此角立，議論糾紛，不歸於一，汩於胷中，因釋其當於理，明於道，優於諸解者，萃聚其説爲一帙，庶可論歸於一，而予亦得以一其心也。否則，將信彼歟？將信此歟？異時之不一，其害豈小哉？雖然，予學不逮人，則焉能見衆説是與否也？然嘗受教親庭矣，故於此不自卑遜，而掇取其當者以集之，想後之君子得是書以觀之，則知予集之之際不妄亂也。若夫《春秋》一經，聖人褒善貶惡之書也。左氏自爲傳，而公羊、穀梁又各爲傳。後世學者方之《六經》，並行也。唐盧仝以學高世，刻意《春秋》，乃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厭傳注之説穿鑿不根有激而云哉？夫盧仝盡棄三傳，獨以經爲宗。予求以明經，而不敢盡廢其解。予之學誠下於仝一等矣。然漢劉歆謂學者信口説而背傳説，是未師而非往古。蓋自秦火以來，殘編斷簡幸有存者，傳説之功也。或者必欲盡廢之，而獨探微言，則朽折之餘，蓋亦難矣，況支離異同之患，有甚於朽折乎？則是書也，其罪我乎？其知我乎？必有論定者矣。不然，儒者以《六經》爲法，乃累世不能通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理，則太史公即有甚憂者。孔子嘗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予於是書目曰《擇善易解》云。

陳亮《龍川集》卷一一《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覩矣。包犧氏、神農氏、黄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樸，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徵，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删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傅、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乎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説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内，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説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歷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説，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四《代跋大學》 此書乃羣經之綱領，而初學入德之門，晦庵先生解之已明白親切詳盡矣。今得先生絶筆定本，因刻之嚴陵郡庠，以示學徒，其相與復之熟之，要使聖賢深長意味，源源出於中，而宏大器局，卓然呈露於前，然後知此書之爲真不我誣，而聖賢大業其可進矣。嗚呼，其共勉之哉！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四《代跋小學》 此書最切於學者日用之實，在幼學之始固所當從事，而其終之所以造道據德而成大學之功者，亦不越乎此，皆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也。今刻之嚴陵郡庠以示學徒，其毋以言近而忽諸。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六《大學發題》 《大學》一書，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蓋古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謂天生斯人，既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而不能不壞於氣稟物欲之雜，故必立大、小學以成之。人生八歲，則自王公至庶人之子，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曲禮》、《少儀》等篇是也。及其十有五年，則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脩

身、處事、治人之道，若此篇者是也。然去古既遠，小學之爲書，今已不全，而年之過者，亦不能以復反矣。所幸《大學》遺篇猶或有存於漢儒雜記之間，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規模廣大，而内外兼該，節目分明，而始終有序。蓋羣經之綱領，而初學入德之門户，所最先焉者也。其首言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三者，則又此篇之綱領。而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凡八事，則又綱領之條目也。

程珌《洺水集》卷五《六經疑難》 問：太史公有言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而六藝固有未易考者，姑言其大較焉。晉太康初有得古書者，惟《易》爲備，而無《彖》、《象》、《文言》，杜預以爲聖人造之於魯，猶未播之遠國。然漢世固已爲十二篇矣，何耶？古人之《易》卦、《彖》《象》爻各不相雜，然則以《彖》、《象》爻辭雜之卦中，使古《易》不復見者何耶？《書》之所存五十八篇，孰爲伏生之傳？孰爲隸定之書？《秦誓》一篇，伏生書乎？壁中書乎？史遷是之，孔氏非之，宜各有見。《書》有十體，益稷以謨名可也，多士以誥名可也，如旅獒、君陳等篇命乎誥乎，抑訓乎？十五《國風》之叙由來遠矣，季札觀樂之時，孔子尚幼，然則叙果誰定乎？即其《國風》之善否，本其國亡之先後，其説孰是？序於《詩》大矣，如江有汜，殷武以爲非衛宏之所能及。至於言風雅之有變正，與夫以《關雎》、《鵲巢》而繫之二南，則又以爲非卜商之見，然則序果誰作乎？《周官》一書已亡其一，劉氏以《考工》足之，儒者咸以爲非。然則成王在豐作《周官》，果其書乎？今考其書建官之制耳，而乃列於《禮經》，至於《明堂》一篇，正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于天下者，乃不見之書，又何邪？《禮記》一書，或謂成於孔門之諸子，又以爲戴聖雜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不知果今之《禮記》邪？《中庸》一篇，似非《禮經》。劉向得《樂記》，宜自爲書，而又禮樂合爲一經，何也？聖人作《春秋》，一用周典，而啖助以爲用夏爲本。左氏親見筆削，公、穀皆出子夏，而論議不同，乃如異師。公、穀既盛，而左氏尚微，鳳、龔諸人極力扶持，猶不一振。今左氏乃益顯，而二家僅不絶，何邪？或謂公孫固、韓非摭文著書，而鐸、椒、虞卿亦采取删拾，不知果有得於聖人之意邪？無曰：六籍爛然，家傳人誦，疑六籍固疑吾心也。又無曰：吾惟道而已，他非所泥，則又幾於稊稗嘉穀者。試相與紬繹而根證之，有司得以祛宿疑焉。

蔡沉《書經集傳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奥。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潜其義，參考衆説，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説，不復識别。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沉序。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九《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翔嘗舉其説，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翔，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橅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

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説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固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法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則。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嚮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内治之目有四，曰宫闈内外之分，曰宫闈預政之戒，曰内臣忠謹之福，曰内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中術，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詹初《寒松閣集》卷一《論語上篇》　君子之學，天德、王道而已矣。一本無矣字。《學而》，天德也；《爲政》，王道也。故《學而》第一，而《爲政》次之。爲政之道，莫先於禮樂，大夫僭，禮樂之道壞，故《八佾》次之。里仁所以救僭亂之風也，故《里仁》次之。仁之爲道，困而不失其所亨，故《公冶長》次之。雖在縲紲之中，無損於其心也，然仁之爲道不惟可處困，而實可以履帝位，故《雍也南面》次之。人君之居南面，莫善於鑒成憲，而莫病於亂舊章，故《述而不作》次之。商紂作聰明以亂舊章者也，太伯當其時安其分可謂至德也已矣。至德莫大於仁聖，而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聖人，盡性至命者也，惟其難，故夫子罕言之。利害，仁者也，害仁無以進於聖，故夫子罕言之。鄉黨，夫子之常言常行也。依乎此則一動一静皆有道，而利欲不能害，仁可造，命可至矣，故上篇以是終焉。

詹初《寒松閣集》卷一《論語下篇》　禮樂二者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先進禮樂之準也，後進禮樂之獎也，故聖人從先進而《先進》首焉。禮樂具則躬心之道得而仁，故《顔淵》次之。仁之爲道非但體之於身，加之於民，可以爲政矣，故《子路》次之。仁未體不可以從政也，治亦進，亂亦進，穀則恥矣，故《憲問恥》次之。恥者，恥其徒穀也，然徒穀不惟下之人，而上之人亦有之，衛靈公之爲君，上失其道者也。然世道之降不特諸侯爲然，而大夫亦有之，季氏伐顓臾，大夫之亂極矣，故《季氏》次之。大夫僭諸侯，而陪臣僭大夫，亦勢所必致者，故陽虎亂而季氏囚，天下之亂極矣。小人之道長，君子之道消矣，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消之極也，故《微子》次之。繼之以《子張》者，挽回君子之道在乎士之自立而已。士行立則可以達天德，天德立王道行矣，堯舜之中天德、王道之極也，聖賢萬世相傳之心法也，故下篇以是終焉。

趙汝騰《庸齋集》卷五《蔡覺軒模論語集疏序》　聖賢不作，而千萬世得以求其心者，賴有書耳。是以更闡互繹，不害其爲愈精而愈密。《魯論》，師友答問書也。善待問者，是書具矣。更秦火不亡，漢、魏諸儒訓詁備至，厥後邢昺疏之，然皆僅得於名物度數之間。迨我朝春陵夫子獨得道之大原，以倡二程，二程、張横渠三夫子繼和之，尹、謝、游、侯、吕諸人又和之。是書各皆有訓詁，義理粲如也。至紫陽朱文公集註出，而始集大成矣。前有《集義》，後有《或問》，文公意未已也。至《集註》，則暮年更定之書。蓋其宗主程、張，及三先生之門人奇詞奥旨靡不畢備，間有網羅漢、魏，旁及蘇文忠昆仲，范太史及南渡以來先儒一字一義之精，亦皆在所不遺。嗟夫，何其粹也！學者玩索而實踐之可也。文公歿二十餘年，其門人高弟皆不敢有所發明。厥後勉齋文肅黄公授學者於筆峯之上，始著爲《通釋》。近建安覺軒蔡君模又著爲《集疏》。二書出，愈精愈密矣。勉齋親炙文公之久，教學相長，《集注》因之而更定多矣。《通釋》大抵發明文公更定之意也。覺軒則其先大父西山與諸父九峯、節齋皆嘗從文公遊，而身又及事焉。淵源厚而濡染深，生雖晚而聞最多，故《集疏》雖間以己意，然皆采文公《語録》與《文集》及《延平問答》，勉齋、節齋之説，近時真西山諸人其説苟有合於文公者，亦間取其一、二。《通釋》則峻潔而篤實，《集疏》則況潛而縝密，大抵作而未離於述也，皆所以羽翼文公《集註》之書也。予聞覺軒學行，嘗數數爲上言之。覺軒

歿，其子湛然，文學彬彬，訪予於建陽道旁，及抱其遺書，直至三山，而請序於予，《魯論集疏》其一也，且曰：「先人將瞑目，猶拳拳於『逝者如斯乎』之一章。」予曰：「是非斃而後已者乎！」故樂爲之序。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二一《題重刊四書後》 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揆之於今，士不見朱子《四書》，殆不名士，何遺言顯晦久遠相遠絶！朱子在時，以所學進講明天子，繼作益尊其書以惠萬世，其視闕里之教，存不達於時王，没重厄於戰國、秦者，所遇故殊矣。抑余嘗謂東漢太學門之石經、後周國子監之《九經》板，雖事出衰季，而有功於斯文甚大，使前世早有之，何至編殘簡斷而諸儒傳授如彼其勞也！《四書》摹本富矣，今吾廬陵胡繼宗又手自校正而刻之，字畫甚精。嗚呼，安得此於秦、漢間哉！

王柏《魯齋集》卷五《書疑序》 聖人之經最古者，莫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如《書》。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孰有加於《書》者，奈何伏生之口授，蝌蚪之變更，孰能保其無誤？此《書》之所以難讀也。朱子於諸經莫不探其淵源，發其簡奥，疏瀹其湮塞而貫通之，縷析其錯揉而紬繹之，無復遺恨，獨於《春秋》不敢著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金縢》《召誥》《洛誥》説，及考定《武成》，凡四篇，予嘗多幸得觀。典謨手筆密行細字，東圈西補，蓋非一日之所更定，其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書説》善得其文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矣」。謂金陵王氏獨不解《洛誥》，猶能於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於《書》有不可解者否？曰：「亦無可闕」。後二年復見，乃曰：「誠如所喻。」曰正亦難説者。至於朱子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曉，而姑後其贅訛，此固不得已之詞。甚矣，《書》之難讀也。今九峰蔡氏祖述朱子之遺規，斟酌羣言而斷以義理，洗滌支離而一於簡潔，如今文、古文之當考，固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甚於帝王之詞，與史氏之詞參錯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害理傷道者，又辭而闢之；有考訂平易者，亦引而進之。如天文地理之精覈，歲月先後之審定，用工勤苦，久已成編，後學可謂大幸。然疑義闕文之難，朱子曰「未詳」，曰「脱簡」者固自若也。分章絶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況讀書至拙如予者，豈能遽豁然於中哉？諸儒之所能解，予固幸因得而通之。予之所不能通，雖諸儒極融化之妙，支綴傳會，屈曲將迎，然亦終未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爲觀書不可以脱簡，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生爲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秦火既熄，後世不得見先王之全經也。惟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經也，疑伏生口傳之經也。讀書者往往困於訓詁而不暇思經文之大體，問有疑者，又深避改經之嫌，寧曲説以求通，而不敢輕議以求是。夫聖人之書，萬世之大訓也，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始終，不惟不當疑，亦本無可疑。後學非喪心，孰敢號於衆曰：「吾欲改聖人之經。」然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訛舛，聖人之經不可改，伏氏之言豈亦不可正乎？糾其繆而刊其贅，訂其雜而合其離，或庶幾乎得復聖人之舊！此有識者之不容自已。漢、唐諸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泥古護短，堅不可開。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間有删改，譏議喧咮，猶數十年而後定。今訓註多已詳明，而猶可畧也，惟錯簡繁多，極問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大體，不動斤斧以鑿元氣，不可强通者仍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詳也。元體苟正，則訓詁不待費詞，可以益簡而益明矣。愚不自揆，因成《書疑》九卷，凡五十篇，《正文考異》八篇，藏之家塾，以備探討。嗚呼！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予深有感於斯言云。

王柏《魯齋集》卷九《大學沿革論》 自昔聖人大經大法，所以宅天衷、立民極、定萬世之標準者，悉已去籍於春秋之末，吾道失統而下歸，于孔子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之外，它無書也。今《大學》之篇，鄭康成謂之通論以爲記，博學可以爲政也，何其陋哉！孔穎達方以首章爲經，乃曰：「此經從盛以本初，又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粗釋文體，而文義未明，歷千五六百年，莫有知其所自出。至本朝程子始曰：「此孔子之遺書也。」既刊定之，又從而表章之，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施及朱子，遂斷之曰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或問》中又言子思以授孟子無疑。然則曾子之門人，孰有出于子思之右，其爲子思之書乎？朱子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又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後世學者方識此書之全體大用，坦然大明矣。其始也，遭秦大禁，斷續殘編，出于屋壁之中，韋編爛脱，竹簡淆亂，漢儒掇拾整比，使後世猶得見聖賢之遺經，可謂大有功于名教矣。然則求于大壞之餘，觖望于既得之後，未止于至善，亦人情之不能無恨于此。而況世變風移，師殊旨異，非一時之所能驟正也。于是隨文釋義，而不知其綱目之相統。承訛踵謬，而不問其血脈之不通。穿鑿附會，而不思其義理之差舛。晦

蝕因循，於是訛益訛，誤益誤，二戴不疑也，鄭康成、孔穎達不疑也，漢、唐諸儒亦不疑也。至二程子方敢倡言之曰：此爲錯簡，此爲脱簡，此字當作某字，此句明註爲衍，學者如寐而得覺，方知聖人本意簡易明白，未嘗有艱辛險絶之詞。只第二句「新」之一字稍生則已訛，而爲親講解者百餘家，未嘗顧傳中三「新」之相應，真是枉讀聖賢之書。程伯子先取三綱于雜揉之中，列于首三句之下，自是一規模也。程叔子乃實於首一章之後，七傳之先，又一規模也。淇澳一章，二程子皆于誠意傳後取而實于殷未喪師之前，朱子不是之從，乃獨殿于至善傳之末，以其内有盛德至善之句可證也。又以没世不忘爲至善之極，考之可謂審矣。惟有格物致知一傳獨亡，自漢儒以來未嘗言其亡也，今以經統傳，則知首尾森嚴，以傳承經，則知其義理精密，亡此一傳，粲然易知，況致知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誠意工夫是從致知做將來，此一傳之不可缺也明矣。此傳既缺，則何以爲明明德之基，何以爲新民之本，又何以知至善而止也？于是朱子不得已而追補之，字義非不親切，旨意非不分明，熟復玩味，終是後世之詞，不如古人之寬厚，而朱子亦自以爲未善。故存齋必大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爲之，竟不能成。」以朱子義精筆健，豈有所不足于此，然古今風氣不同，不得强而用其力也。每讀《大學》至此，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咸淳已巳，得黄巖玉峯車君書報予曰：「致知格物傳未嘗忘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爲格致一傳。」于是躍然爲之驚喜，有是哉，異乎吾所聞也。苟無所增補，而舊物復還，豈非追亡之上功乎？雖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離章析句非不精，而不以爲傳，何哉？予嘗反覆而思之。此傳之亡也，我知之矣。此傳錯簡于至善之下，其逃亡也爲甚切，其掩藏也爲甚密，蓋其承上句也爲甚緊。此三先生所以確然信之，而不以爲疑。然三先生不以爲疑，後學乃敢一旦而更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以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不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爲異而苟于同也。況朱子亦未嘗截然而不相叅也，予爲之條疏于後。夫「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者，此朱子之言也。此章若爲經文，則上無所統，而下無所附，一也。兩「止」字之相應承接固緊矣，兩「明德」之相應而承接豈不爲尤緊，二也。以朱子之所補文體難于湊合，孰若移此章爲傳，而文氣宛然，不失舊物，三也。以致知格物之不可無傳，而此章于此處尚可緩也，用其本有以補不足，不動斤斧，四也。古人不區區于字義，只説大意，而字意在其中，況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爲格致之一傳，五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于極之謂知止，知也至于定静安慮而后得所止，先非致其知乎，六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此之謂知本，即此之謂知至也，七也。聽訟一章，原在止于信之下，程子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朱子乃列於誠意傳之上，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以經之本文乘之，則知其當屬於此可見」，則知朱子亦未嘗不以爲當在此，八也。朱子聽訟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以知止一章甚明，九也。或問人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爲物格知至，十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爲致格傳矣。然勇於補而不勇於移，何也？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簀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遂移也邪？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説，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横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此可謂開後人窮理之門，而不限以一定之見。是心也，大公至正之心也。歐陽公亦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繆非一人之失，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言精切而深遠，廣大而公平，既不以己説自是，亦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予於是深有味於車君之言，而爲之論，與同志共評之。

王柏《魯齋集》卷十《大學沿革後論》 甚矣，人心厭陳言而喜奇論也。蓋陳言人之所玩熟，故易厭。奇論人之所創聞，故易喜。殊不知陳言雖易厭而可常，奇論雖易喜而必不能久也。譬之布帛穀粟，朝夕服食，而終身不能易。譬之日月星辰，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而況聖人之書，正大而平實，精確而詳明，亘千萬世而不可磨滅，平其心，易其氣求之，猶慮其不可得，而可以新奇求之哉？後世乃穿鑿而好異，傳會而騁巧，不幾於侮聖言而壞心術乎？此所以爲先儒之所呵斥也。僕鑒此病久矣，一日聞《大學》格致章不亡，不特車玉峰有是言也，自董鉅堂以來已有是言矣。考亭後學，一時尊師道之嚴，不察是否，一切禁止之。此言既出，流傳漸廣，終不可泯。乃欲以首章知止至近道矣一段充之，未免躍如其喜。是喜也，若爲新奇，而然其意，非喜其新，而喜其復於舊，非喜其奇，而喜其歸於常，以其不費詞説之追補，而經傳儼然無有亡缺，豈非後學之大幸！僕嘗作《沿革論》，而猶有所未盡。既而以《大學》首章朝而讀，莫而思，退一段讀之數十百遍，又添此一段讀之亦數十百遍，沈潛玩味，文從字順，體正意足，然後知其不

可不易也。人生至十有五歲，自小學升之大學，故此書所以載大學之道以教人，就以「大學」名其書也。所謂大學之道者，大以人言，學以地言，道以教言。其道在於「明明德」、在「止於至善」。此三句乃一書之綱領，而全體大用盡於此矣。夫天命是理，爲吾之性；天命是氣，爲吾之心。非是氣則理無所寄，非是理則氣無以靈。性合理氣者也，心統性情者也。今教之以通明知識，謂之明理、明氣、明性、明心俱不可。得是理於心謂之德，故曰「明德」。然此德本虛靈不昧，止曰明德，則體用混淆，故又添一「明」字於上。下「明」字本體也，上「明」字教之之法也。既曰明德，則不見其孰爲理，孰爲氣，孰爲性與心也。明明德是大學之道之體，新民是大學之道之用，各止於至善，然後謂之全體大用也。明明德未止於至善，則於明德猶有虧，不可謂之全。新民未止於至善，則於新民猶未廣，不可謂之大。明之者，因其本明而不使其昏之謂。新之者，因其既昏而復使其更新之謂。至善則明德、新民之準則也。自古「善」字無「正」訓，周子始以純粹不雜目之，言其體則精矣，言其用則未切也。其用則是正好處是中節處，是無過不及處。朱子則曰：「事理當然之極。」事理當然，釋善也。極，釋至也。爲善或未及一分，或過一分，不可曰不善也，謂之至善則不可。聖人言語雖極精密，而氣象却甚寬大。既立三綱，法當繼之以目，血脉不斷而節拍從容，非若後世之淺迫易露也。第四節首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一句非聖人不能道也，是之謂直指全提，言古者所以開今之學也。「欲明明德」四字，若自本而之末，自始而之終，此順詞也。忽繼之以「於天下」三字，其勢却翻轉，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却是逆詞。此文字險處，乃以六先字貫之，所以遡其用力之端，自天下至齊家皆新民之事也，自脩身及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忽又變此句法，而其旨益密。自三在六先而下，其勢若建瓴傾瀉在致知二字上，文法之力，豈止萬鈞之重！致者，上之所以教也，知者下之所以學也。知字既重，不可不授之以致之之方。蓋致知只在格物之中，窮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第五節七后字，方是自始而至終，自本而及末，欲學者知效驗之先後，循其序則不差。先之下后之上六字，反覆而體用頓異。第六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只一句總結，不特關鍵甚嚴，且包涵許多教法，博而不露，約而不晦，於半語之中，剔出脩身，束定上下，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成就「脩身」二字。指此爲本，則齊家至平天下皆末也。後又以餘意一句正結，一句反結，已含蓄傳中意思俱足。此於聖人何嘗留意於作文，而詞章自胸中流出，自然如此。

若三綱之下無致知一語，則不知其所以學；自物格知至之下無脩身一語，則不知其所以行。聖人之言，一字不可有無，一字不可後先也。今推首章法度典型，如此嚴密，然後見知止一段，雖若承接緊切，而文勢語意反成緩弛矣。蓋「知」之一字，教者之所主，學者之所宗，若等閒輕道破，不特文字無精神，而於教法亦失先後之序。況未嘗窮事物之理，如何遽能知所止而得所止哉？如曰正則乃生而知之之知，非學而知之之知也。僕故曰：不可不易者，此也。夫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也。知止者致知之效，而學之功也。誠能知其所當止，則思慮不雜，意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物欲不得而遷，此所謂定也。方事之未至也，則此心寂然不動。寂然言其静也，不動言其安也。及其事之感通也，必審而後發，發必中節矣。審其慮之謂中節，則得所止之謂，非物格知至，能如是乎？僕昔謂知止一章逃亡爲甚，自今觀之，正見拙，而非巧也。然其錯簡於此，不爲無其因。昔本在止於至善傳之後，今乃逸在止於至善經之後，此錯簡之由也，非後世喜新奇而創爲此論也。朱子之門人亦有問曰：「定静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將然之際，如此貫之可否？」朱子批云：「解云似已有此意矣。」朱子又曰：「知止至能得，是説知至意誠中間事。」《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或問》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此固已分明以知止章爲致知傳矣，但未決於遷也。惜乎！讀者未嘗玩味，致此疑於滄洲講席之上耳。此皆漢前論之所未盡者，不敢不思有以補之，是豈新奇可喜之論哉？所以共天命，追聖言，以正舊章也。朱子又曰：「《大學》首尾該貫，失了多年，猝急要討尋不見，忽然討見，即是元初底物事。」愚敢於致格傳亦云。

王柏《魯齋集》卷十《中庸論上》　自泰山梁木之音絶響，而七十子之門人散處四方，各尊其所聞，各識其所得，紛紛著書，大略有記録之書，有訓詁之書，有立言之書。七國酣戰，鋒鏑腥聞，獨洙泗之流風餘韻彬彬然，人猶知所敬也。雖縱横異詭之士，或咋舌而失其辨。秦燔典籍，漢溺儒冠，至挾書之禁開，而後河間獻王及魯高堂生，得書爲盛，纂集雖勤，而錯亂磨滅，固亦多矣。考其疏浚淵源，恢宏祖訓，端慤淵微，無以踰於子思子也。孔堂神護，屋壁發祥，《大學》《中庸》始見於世。《大學》經傳如此分明，猶參錯而不知正。《中庸》之韋編苟絶，而微言奥旨尤不易正也。子朱子雖豪分縷析，次第尚承漢儒之舊，大書以提其綱，細字以指其要，《章句》密矣，《或問》詳矣，學者之問答亦備矣。又推出「體用」二

字，該貫一篇之大意，故勉齋又曰：「皆所以明道之體也。」僕於是而又有感焉。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也。天，體也。命，用也。性，體也。率，用也。道，體也。脩，用也。總三句言之，天固體也，性則天之用也。性雖用也，又所以爲人物之體。道固體也，實爲性之用。道雖用也，又所以爲教之體。僕故曰：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者此也。子思子於性教之中，提出一「道」字，教學者所以脩上承天命，下立民彝，戒懼乎不睹不聞，存天理之本然者此體也；加謹乎獨知之地，遏人欲之將萌者，此用也。未發之中，體也；已發之和，用也。此言性之體用。至於中庸，則言道之體用。故朱子曰：「以中庸對中和言，則中和是體，中庸是用。以中對庸而言，則中却是用，庸却是體。」古今言體用，未有如是之密者。蓋庸是常行不可易之定理，中却是臨時權衡合乎此理者也。而「中」之一字，又有體用之分焉。程子所謂「不偏不倚」者，此中之體也。呂氏所謂「無過不及」者，此中之用也。朱子合而言之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中間又以費隱分體用，以誠明分體用。末章又自「爲學立心之始」至「篤恭而天下平」，因用以歸於體，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澄心易氣，玩味章句，殆無餘蘊。僕至愚陋，讀此書雖有年矣，始則茫然，終則躍然，及其久也，猶覺有所疑焉，無所質證，深竊病之。蓋子思子之爲是書也，義理精微而意味深遠，規模廣大而工夫縝密，有非初學之所能遽通，其茫然也固宜。於是子朱子提挈綱維，指示蘊奧，支分節解，脉絡貫通，句句字字，粲然於心目之間，烏得不爲之躍然？但固滯之見，似覺文勢微有斷續，宮商或相奪倫，雖朱子亦嘗曰：「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乃指第二章以下十章言。僕於此十章，曾未見其不相屬也，凡朱子曰「承上起下」，豈非相屬者乎？此後實有斷續不相屬者，朱子却未嘗言之。此正僕之所疑也。知仁勇之分言，最先也，而三達德之總言，乃遺逸於七、八章後，行遠登高之辟，繼以鬼神之爲德，若判然不相接也。大哉聖人之道，凡三章，與至誠無息，亦不相類也。哀公問政與仲尼祖述，尤相遼遠。此皆固滯之見涵泳探索，終未能釋然。因見《漢志》有「《中庸説》二篇」五字，心頗異之，求於諸子之列，已有「子思二十三篇」，竊意《大學》《中庸》當在二十三篇之内矣，今乃於此，又捨《大學》，獨提《中庸》之説，而二之，何歟？沈思久之，豈非班孟堅亦有意於考異而傳疑乎？僕不揆其愚，乃搜厥原，乃宣厥滯，乃輯厥辭，乃秩厥序，嚴嚴乎大分之辨也，晰晰乎大用之融也，遐想舊規，以意逆志，庶幾得之，姑整録識於後，辭未達，復著於論。但坼裂古書，摇動宗旨，不待人罪之，而亦自深以爲罪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僕不佞，尚有待於後之賢度之。

王柏《魯齋集》卷十《中庸論下》　或有問者曰：二篇之析，子固有證矣。然則性之與教，亦有不同歟？曰：非不同也，正以其所指以示人者各有義也。推其性之所自來，則人與萬物同一原也。推其性之所實有，雖天地之健順，亦不外此教。非不同也。曰脩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曰明誠指其當知之理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於知也。夫性最難言也。原其繼善成性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原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也。於不可相雜之中，要見其未嘗相離之實，於未嘗相離之中，要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爲淳粹峻潔，不悖厥旨矣。夫氣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並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於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則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此於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子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含理也；發而中節，發亦氣也，有理以帥乎中，故發而能中節矣。中和之「中」，主静而言，理也，性也，體也。中庸之「中」，主動而言，德也，情也，用也。今既以「中庸」名篇，而「中庸」二字不見於首章何也？曰道也者，非它道也，非可離之道也，即中庸之道也。曰不可離，豈非日用常行之道是曰庸乎？是以君子戒懼乎未發者，所以養此中也；謹獨於將發者，所以審此中也。惟中而後可庸也，雖天地位，萬物育，亦庸也。非聖人推極其中和，則天地亦有時而不位，萬物亦有時而不育。此感應必然之理，非天地本不位，萬物本不育，必待聖人致中和而後位育也。故首章非無中庸也，蓋中庸之義已默寓於道之中，不然則次章忽曰君子中庸，與首章全不相屬，恐子思子之文章决不如是之無原也。吁！不觀漢儒之訓故，不知關洛諸子義理之粹明；不觀《中庸》之輯解，不知朱子章句之精密。僕竊妄意而猶有疑焉者。以此書章節散漫，易於錯簡，朱子止從其舊，乃於中提出關鍵字爲之聯絡，固爲甚密，自次章至十一章，以知、仁、勇聯絡之，自十二章至十九章，以道之費隱聯絡之，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以天道、人道聯絡之，於第二十章，又以包費隱、兼小大、起天道人道之旨，不復有纖毫間隙之地。其用功於此書可謂密矣，皆所以開後學之耳目，發往哲之精神，而僕復何疑焉，但第三章既是第二章之結語，第五章亦爲第四章之結語，各分爲二，疑其太密也；第七、第九章，朱子既曰承上起下，則是文相屬而意相連矣，竊

疑止是一章，恐不必分也；第四章初言過不及，此固申中之義，次言人莫不飲食，豈非庸乎？第十一章索隱行怪，此非常者明矣。半塗而廢，此不能常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此固能常者。恐推上知仁勇反覺寬爾。費隱之爲體用，亦精矣。竊意凡言道之費處，皆指日用常行人之所易也者，所以申明乎庸之義也。前言飲食，日用之常也；此言夫婦，人道之常也。天地之間，陰陽感應，庸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感應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失其庸也。惟藍田呂氏以費隱以上論中，以下論庸，此最得子思子之本旨。朱子乃以爲未安，思之不得其意。但呂氏此下有以隱爲至道，或恐以此爲未安也。不然，則子思子反復論「中」如此之詳，不應論「庸」如此之略也。豈以發越「費隱」二字之精神，故掩其庸乎？又何爲有「庸德」、「庸言」兩字露出精神？以是知非忘庸者也。凡顯然易見，形於天地之間者，莫非庸也。費隱之下，當繼以行遠自邇一章，九經之下，當繼以大哉聖人之道，言聖人之道雖如此高大，亦不過在經禮威儀之中，亦庸也，但無此德，則不能凝此道。自用自專反古道，皆不知中庸者也。本諸身，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亦能盡此中庸者也。卒章四稱德，亦指中庸之德而言。雖自實用工夫天下平，亦本乎天之所命，無聲無臭，非可求之於氣也。僕之所疑者如此，恨不及質正於朱子，既不敢自以爲然，又不敢自欺曰無疑，撫卷浩歎。若有得焉與，其抱所疑而長終，豈若暴白其所疑，以俟後之朱子云。

王柏《魯齋集》卷一三《古中庸跋》　《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于窺測，規模宏遠而實難于會通，衆説淆雜而實難于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已春融而冰釋矣。惟愚滯之見，常覺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脉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説》二篇」，顔師古註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亡其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爲二也，合而亂之，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詞義不同，遂從而參伍錯綜，成就其總題已。天賦爲命，人受爲性，所賦所受，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爲道之目，未可爲綱；「誠明」二字可以爲綱，不可爲目。僕不揆妄僭，爲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但見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理也，如此之瑩，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脈流通，可謂融暢。雖各題二「性」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提二「教」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爲主，故曰脩道，一以知爲主，故曰明誠。始于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于千載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來，諸儒先未嘗疑也，至於朱子章分句析，研幾極深，而無間言也，子何爲者而勇于妄論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惟哀公問政章交構爲最深，加以王肅貿貿然獨掇此章充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氏所謂「悞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論舊章之痕迹尚未磨也，其往參之位置尚莫掩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瘢正其苟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説》二篇」五字不列于諸子之上，而晦昧于《古禮經》之末，竊意子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思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剛決，辭而闢之久矣，奚俟于今日哉？

李昴英《文溪集》卷四《題循陽通守黄必昌大學中庸講義》　吾友黄京甫主濂堂日，沃諸生胷次以《大學》、《中庸》之味，揭宏舉要，闡邃析微，探聖賢妙旨於千百載之下，取儒先緒論蔽之片言間，體認真切處如良畫狀人物，攷察精密處如歷家步星氣，於義理無少差，蓋淵源乎北溪而根柢乎考亭者，爲後學之益多矣。京甫循循修謹人，一語不妄發，意其於二書心之身之久，不但工誦説而已。然士之講學，豈惟獨善，要推以澤民利物與上官相可否，毋有所恐懼，見義必爲，行之以勇，又持此書判千里矣。勉之哉！淳祐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王應麟《小學紺珠》卷四《鄧耕老勸學》　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温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

謝枋得《疊山集》卷三《大學解義跋》　《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掇巍科，天下家藏其書，人遵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致，行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

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邪？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於言者邪？厥子以示某，某覽盡卷，不能贊一辭，所重於徐公之子者，惟於「力行」二字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論，要見樸實，則此編亦必爲世所尚矣。

牟巘《陵陽集》卷一六《跋小學大畧》　縣令位卑，而董子以守令爲民之師帥，其任乃與守等。蓋所關於教化者大也，言政不及教，言教不及化，則簿書期會而已耳。世之爲令者類曰：「吾位卑，期會簿書一不應程，譙責四面至，日救過不暇，師帥之任，教化之事，有守在，吾奚爲與之哉？」其自待何薄歟？史君彦明嘗宰岳陽之平江，不勞而辦，暇日頗進其賢士秀民相與講學，又取所藏李君簡《古今訓學大畧》剞之梓，而引先儒盡性踐形之説序之以傳，庶幾有補於教化之事矣。來書以示，余閱其編，大抵本諸晦菴朱氏《小學》書，所謂立教、明倫、敬身、稽古者，而其條目則不能悉備，至於外篇嘉言、善行以廣而實之者，則又無之，取其大略故耳。然其採摭裒聚，用力甚勤，不但施之小學，使學者家有此編，豈不有助於修省，而有裨於教化！是則彦明之意也。方彦明在岳陽，予不知其長爲誰，而一令乃能若是。使凡爲令者皆能知彦明之用意，非風俗之幸乎！

王若虚《滹南集》卷三《論語辨惑序》　解《論語》者，不知其幾家，義略備矣。然舊説多失之不及，而新説每傷於太過。夫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也。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盍亦揆以人情而約之中道乎！嘗謂宋儒之議論，不爲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於消息過深，揄揚過侈，以爲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闕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爲排異端，而實流入於其中，亦豈爲無罪也哉！至於謝顯道、張子韶之徒，迂談浮夸，往往令人發笑。噫！其甚矣。永嘉葉氏曰：「今世學者，以性爲不可不言，命爲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於心也。不求於心，不止於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其病矣。晦庵删取衆説，最號簡當，然尚有不安及未盡者。竊不自揆，嘗以所見正其失而補其遺，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爲吾家童蒙之訓云。

《元好問全集》卷三六《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于朝，蓋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册，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并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涿，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傅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古人徵事之例，遷就傅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有據矣。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吴君庭秀，洎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于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間用《吕氏春秋》、《三輔決録》、《華陽國志》、《江南野録》，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于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强韻，亦力爲搜討。自意可以廣異聞。子爲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于吴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得于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太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宏益，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籍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將不有遺忘之謬乎？如曰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吴君博覽强記，《九經》傳、注率手自鈔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贍，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己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之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序。

《景定建康志》卷二九馬光祖《程子序》　孔孟之道，至程子而大明。程子之道，至淳祐表章，而益尊大哉。王言比之顔曾，所以示學者求道之標的也。明道書院之在金陵，實因仁國而烝嘗之。程子之徒，位之以師友，而講學其間，以爲尊聞行知之地，然登程子之堂，則必讀程子之書，讀其書，然後能明其道，而存于心，履于身，推之國家天下，則天地萬物皆于我乎賴，然斯堂爲程子設，而未有程子之書，非闕歟？余每有志于斯，會易闔未果。已未重來，嘗以語客周君應合，乃萃二程先生之言之行輯爲一書，以大學八條定其篇目，表以程子無。何文君及翁來相與參訂，而書遂成。雖然，昔二程子之學於師也，嘗令尋仲尼顔子所樂何事。程子十五六時脱然欲學聖人，今之讀其書者，當尋程子所以學聖人者何事，則此書不徒輯矣。先儒論明道之學，皆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今程子之書，

非續孟子者乎！韓退之嘗曰：「觀聖道自孟子始。」余亦曰：「孟子之後觀聖道自程子始。」開慶己未秋八月中澣，後學金華馬光祖序。

許衡《魯齋遺書》卷三《小學大義》　古者民生八歲，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自秦始皇焚書已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可攷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説小學、大學規模大畧，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其高者入於空虚，下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悖於古人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目，以爲爲治之序。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篇，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設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緝爲《小學》之書四卷，其綱目則有三，曰立教、明倫、敬身。

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禀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爲賢，又其次者不失爲善人。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於先王之私意，蓋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因天命之自然，爲人事之當然，迺所謂教也。故引《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數語爲説，蓋爲教而不本於道，則非教也；爲學而不本於道，則非學也。道者何？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此天之性也，人之道也。知此，則爲師者知所以教人之道，爲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

明倫，明者，明之也；倫者，倫理也。人之賦命於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别，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聖王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蓋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於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婦、長幼、朋友各不居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分，豈止淆亂而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倫爲教，而學者必以明倫爲學。

敬身，序引孔子言「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聖人以此垂戒，則知凡爲人者，不可一日離乎敬也。況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敬身之目，其則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内，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脩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唯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脩身必本於敬也。

《稽古》，載三代時聖人賢者已行之迹，其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其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此外篇也。衍内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内篇，則知内篇者，小學之本源；合内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朱文公集《小學》之書，大意如此。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七《伍典蒙求序》　鉛山詹仲美，實生於衣冠之林，長於文獻之府，來杭以《伍典蒙求》示余。其一事親，其二事君，其三夫婦，其四長幼，其五朋友。典繫一章，章繫百句，句係一事。詢其所以然，則仲美嘗登故相江文忠之門，而學於白鹿洞，有覩於先師晦翁之説而爲此也。嗚呼！令仲美之書，行充其言，庶幾乎成人者有以教，而小子者有以學乎！屬余方以窮授徒，見朋友間續《蒙求》，何翅百家。論其不畔於小學家篇數，而可以養人之純心稗節，固無踰此編者，故爲之序云。大德戊戌歲孟冬二日。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七《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古之君子，不以道廢物。自一藝以上，苟有所益於人，雖農匠庖祝之賤，猶身親爲之。粤大聖人亦莫不爲，若皇帝之醫藥，虞舜之陶漁，夫子之牛羊會計，皆是物也。夫古之聖賢，豈以殫力疲肌，爲異人之能也哉！後之君子，平居侈然論古先王之道，若不足爲。而問之以目睫之事，於其所服食，於其所居處，於其所游衍肄習，有日與之接而不知其名義者焉，豈不大惑耶！余之幼也，被沐父兄之教，凡小學之所當講者，幸

而得其端倪。氣昏質陋，中道輒廢，年益長而悔之，乃始拊膺持頰以自刻勵。而文獻凋零，微言就絶，一時交友，方共詆傷以爲不切於事。每至耕鉏之餘，酬畫之頃，有觸於心，必默識而私求之。家罕書籍，有《急就篇》一卷，漢黄門令史游所撰，唐弘文館學士顔師古所註，又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校，自謂名本。然而篇中正文，絶無音訓，註之所及，疑義尚多。竊不自量，爲之補其遺闕，兼有異同之説，載於左方。嘗覩洙泗以來，師友會辨，皆互出所疑，以相扣答。然後理盡而學精，使顔、朱二公而在，余固願得而面請也。又惟古人著書，動緣教戒而作。此書本取急速成就其辭，以便於童習。而四民之業，百用之宜，靡不周究。秦人以法吏爲師，公私宦學，轉相授襲，故以吏文終焉。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註，猶近古哉。

吴澄《吴文正集》卷一七《虞舜民禮學韻語序》　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悌，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翰《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或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長短參差不齊，徃徃不能以句。教者强梏，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脩，君子病焉。江東虞舜民輯古經傳記成訓，補而綴之，裁而成之，名曰《禮學韻語》。其事該，其辭雅。凡程子之所未及、陳氏之所未詳，一旦悉具而無遺。又有《名數韻語》一書，相輔而行，既非《千文》、《蒙求》無用之言，又無字句參差難讀之患。幼而復熟於此，長而階之以稽全經，可不謂之有功於初學已乎？仁矣哉，其用心也。舜民年踰五十，志學彌篤。其師謝氏，節義士也。淵源所漸，蓋有自云。

《趙孟頫集》卷六《古今歷代啓蒙序》　金陵王君元鼎，取自三皇五帝以來事迹編爲四言，又韵其語，欲以教童蒙，使之誦習，俾知古今。携以見示，求爲叙引。余聞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歲學書計、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自是以往，博學不教，未嘗以知古今責童子也。后世欲子弟早成，應對之間，便以不知古今爲耻，故爲師者亦必以是求合于學者之父兄，蓋自唐李瀚已有《蒙求》矣。若《蒙求》之類以十數，皆不行于世，獨《蒙求》尚有誦習者，良由《蒙求》語意明白易誦故耶？然皆不若王君所編爲包括古今，該備治亂，不悖于先儒之論議，于小學不爲無補。然余疾讀一過，猶以事迹之繁，有非童子所能悉者，雖成人亦可讀之，以爲歷代史記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題其卷首而歸之。

謝應芳《龜巢藁》卷一八《書歷代蒙求後》　世俗以《千字文》爲啓蒙之書，尚矣。然使之識字而已，餘何益乎？是書亦四言爲句，便爲習讀，自羲、農以來數千載，世代盛衰，曆數脩短，粲然可見，授蒙童，令熟記而知之，豈云小補哉？觀者其毋忽焉。年月日，龜巢老人題。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二二《禮學幼範序》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爲内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於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爲《曲禮》一篇正其幼穉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從學者頗艱於致力，遂取篇中凡爲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於總言禮之本原，則又别自爲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註語及濂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間有未安，則足以己意合爲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予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揉木以爲範。冶人之冶金也，必摶土以爲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家範，至其爲子弟、爲女婦也，則又有師範、女範之教焉。有以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無賤，必資範而後成，況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禮講而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可獨無説以爲之範哉？此《禮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世之遠，當與朱子《小學》相爲終始云。君名汝懋，字以敬，官至定海縣尹。

宋訥《西隱集》卷六《理學須知序》　周道衰，學校之政廢。戰國膠擾，聖學不絶如綫。秦漢而下，失其傳焉。爲儒者惟知訓詁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推明夫性命之理也。是以正道害於異端，斯文晦於邪説。孰絶之，孰繼之，又孰開示學者使有循求以入於聖人之道也？濂洛諸子者出，推原性命之理，於是道學之傳，復續於千載之下。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考亭朱子繼之，性命之理愈見明於世也。程子曰「性即理也」，朱子曰「天者理而已矣」。夫理之爲

理，豈不易見乎？而理學不明者，受異端之害、邪説之誣，可哀也矣。近世纂述者，有《理學提綱》一書，於理學似爲有助，而於辨異端、闢邪説未及焉。昆陽楊行可憂世之心篤，明理之志堅，輯《理學須知》若干卷。始以明天人性命之理，終以廣異端邪説之辨，引經摭傳，分類析條，非至正至當之論不載，故於明理學也其説備、闢邪説也其考詳，誠理學不可廢之書也。竊爲之喻：理學，天下之大道正路也；異端邪説，則偏州下邑之他岐曲徑也。理學不明，則大道正路塞矣。異端不辨，邪説不闢，則他岐曲徑行焉。是書一出，則斷他岐，絶曲徑，而大道正路燦然通行於天下矣。魏縣丞林瑩齋，行可之高弟也，求序鏤梓，故爲之書。

朱右《白雲稿》卷三《史槩》 古者伏犧氏作造書契，制文字。軒轅之世，倉頡主書史。唐虞置史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古史也。夏終古、商高勢，皆太史也。《周官》有大史、小史、内史，皆掌志事。至於列國，亦然。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吾夫子因魯史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始加筆削，垂鑒將來。漢司馬遷父子頗紬金匱石室之藏，兼采書詩、《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作《史記》，自五帝訖漢武，爲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傳七十，共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其文雄深多奇，卓然爲史氏宗，百代史官不能易其法。後漢班固續父彪作西漢書，起高帝，終孝平，凡二百一十年，爲本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無世家而有《外戚傳》，自武帝以前，頗本於遷。其文雅馴，後人亦以爲法。宋范曄作《後漢書》，起光武，凡九紀，别爲《皇后紀》二。傳則增立《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篇。但文氣萎下，紀述膚陋，不免識者之議。東晉陳壽集三國舊史撰《三國志》，以魏接漢統，蜀吴爲偏安，大失《春秋》旨矣。習鑿齒嘗著《晉漢春秋》，起光武至晉文平蜀，乃爲漢亡。惜其書今不傳也。唐貞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一十八家制作未善，乃勅史官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更加纂修，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又命李淳風、敬播等十三人分掌著述，類例多出敬播，天文律曆則淳風爲之。當時作者，有江左遺風，文多駢儷，非作史之體。故太宗親撰四贊，以息浮議。齊沈約撰《宋書》，梁蕭子顯撰《齊書》。貞觀姚思廉受詔續父察撰梁、陳書。魏徵裁其總論。北齊魏收撰《北魏書》，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唐初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北周書》，顔師古、孔穎達、魏徵撰《隋書》，房玄齡總之。六朝以來，天下參隔，互相抵牾。唐李延壽續父業，論撰《南史》，起宋盡陳。又撰《北史》，起魏盡隋。共一百八十篇，今行於世司。馬文正公謂延壽書亦近世佳史，陳壽之後，可以亞之。五代晉劉昫嘗撰《唐史》，今謂之《舊唐書》。宋仁宗詔歐陽修、宋祁删修，紀、志、表歐陽主之，列傳宋祁主之，凡十有七年始成。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羲叟、方鎮、百官則梅堯臣、禮儀兵志則王景羲。故其成書，不無差異。古之修史，多出一家。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皆父子，相繼論撰，積數十年然後成書，是以通知本末，事實貫穿，不相抵牾，其他則未能免也。唯《五代史》宋仁宗以盧多遜所修失實，命歐陽修復加删述，爲本紀五，改后妃爲家人傳五、臣傳五，又别立死節、死事、一行、義兒、伶官、宦者、雜傳七。考三、世家十一、四夷附録三。其立例皆寓褒貶，爲法甚精，書減舊史之半，而事蹟稍增，議者以爲功不下馬遷，而筆力馳騁，反無駁襍之病，紀例精密則不及耳。公亦自謂《伶官傳》豈下於《滑稽》哉！誠無憾矣。宋鄭樵博雅，多聞留心史學，謂班固不能繼述父志以續馬遷，斷漢爲書，無復因承，古人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於是總十七史作《通志》，删其繁文，去其重複，存華取實，自成一家，學者便之。此史家之大略也。若宋司馬光《通鑑》、朱熹《綱目》，則又資治道，存鑒戒之書，然紀載事實，則全史不可廢也。

予嘗纂輯馬班歐陽論贊，爲《三史鈎玄》若干卷，學者傳之。又頗欲知諸史大要，姑稽所聞，作《史槩》。

周瑛《翠渠摘稿》卷三《揚子雲書院記》 皇明繼宋而興，以儒術治天下，其教學者，以《易》、《書》、《詩》、《春秋》、《禮》、《樂》爲宗，以《語》、《孟》、《庸》、《學》爲要，以濂洛關閩諸説爲羽翼。若《太玄經》等，皆不列於學官，故揚氏之學益微。子雲於西土，豪傑之士也。漢武帝好辭賦，司馬相如輩挾其所業以進，大見寵幸。子雲初雖有所慕羨，終覺其非是，乃退而自守，寂寞清静，留心太玄，以成一家學，可謂高出等夷矣。惜其擇義不精，失身所事，《綱目》以爲貶，君子雖重加愛護，而終不能掩其失也。予每見韓昌黎氏以孟軻、楊雄、荀卿並稱，間又曰「孟氏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則楊氏之學，當在孟氏下，與荀氏並駕。至於司馬相如輩，則非所論也。

黄仲昭《未軒文集》卷一《讀古録・讀周易》 千載之下，欲求聖人之言於千古之上，此可以理求而不可以辭泥也。夫載籍之中，闕文誤字者多矣，求諸理則可以通其所不通，泥其辭而於所不通者欲强通之，亦何以得其義之所在耶？《易・未濟》之六三曰：「未濟，征凶，利涉大川。」程子傳之云：「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

有陽剛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其言固不爲無理，吾竊意其終費辭説也。朱子疑其有闕文，當爲「不利涉大川」，可謂深得周公之意矣。蓋周公之意，謂三居險之極而陰柔失位，才不足以濟險，故征則凶而不利涉大川也。若曰「未濟，征凶，利涉大川」，則文義有相背者矣。

或曰：「他書火於秦，故多闕誤。《易》以卜筮得免，而亦言有闕誤，何也？」曰：「《繫辭》論乾坤爲易之門，朱子於章内固言其有闕文疑字矣。然則以《易》爲未經秦火而無闕誤者，不亦固哉！」

黄仲昭《未軒文集》卷一《讀古録・讀尚書》　文章之高下，係乎氣運之升降，觀於《書》可見矣。夫《五經》莫古於《書》，所以紀唐虞三代致治之道也。然其間已不能無升降焉，亦可以觀世變矣。

或曰：「孔子删《書》，斷自唐虞。二典三謨，唐虞之書也，宜其最古矣。然觀其文，平易明白，反不若商周多佶屈聱牙者，何耶？」曰：「不然。唐虞之世，氣運方隆，以堯舜爲君，以禹、皋陶、稷、契爲臣，相與都俞吁咈於廟堂之上者，渾然泰和之治，故典謨之文，明白正大，萬世不能及也。降及夏商周，氣運已不及唐虞之隆，而其所以致治者，視唐虞亦不能無異也。故其發於誓命訓誥者，雖皆一時賢聖之君所述，然其語至有佶屈聱牙而不可解者，亦文之變也。及夫周室東遷，氣運陵遲極矣，故文侯之命，秦誓不振，《費誓》《秦誓》，亦猶《黍離》降爲《國風》矣，其文章何如耶？吾故曰：文章之高下，係乎氣運之升降，觀於《書》可見矣。」

或曰：「若是，則平易者果爲《書》之最古，而佶屈聱牙者反有所不逮歟？」曰：「孔子講道於洙泗，其與羣弟子相答問者，皆平易明白。至其論文章，亦惟曰辭達而已矣。然則《書》之最古者，果在於彼耶？在於此耶？」

黄仲昭《未軒文集》卷一《讀古録・讀毛詩》　自武王有天下，《詩》之作於周者，皆謂之《雅》。及平王東遷，《詩》之作於周者，則降而爲《風》。果其《詩》之自降耶？抑夫子删《詩》而降之耶？謂其自降，則平王雖東遷，而天子之名猶在，其詩固不得謂之《風》。謂夫子降之，則夫子修《春秋》，常以尊周爲義，今而删《詩》，乃降之使下同於列國，不亦自相矛盾耶？噫！是亦足以驗世道之升降矣。

周之世道莫升於武王，有天下之後，莫降於平王東遷之時。世道有升降，則《詩》隨之而爲升降者，理也，亦勢也。是故周之盛時，成王爲天子，周公相之，朝廷制作大備，故其《詩》之見於《小雅》者，則爲燕饗之樂；其見於《大雅》者，則爲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詞，或懽忻和悦，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藹然雍熙泰和之氣象焉。及周之衰，平王東遷，朝廷已無制作，其詩之見於國中者，不過閔宗周之顛覆，傷行役之勞苦，述其亂離之憂、淫奔之情，甚至忘申侯殺父之讐，反爲之戍守，致民之怨，而形於詩焉。果有如《小雅》之懽忻和悦者歟？果有如《大雅》之恭敬齋莊者歟？其詩既無二雅之事，則亦民俗歌謡之詞，與列國等耳。夫子蓋亦因其詩之自降，是以從而降之也。雖然，平王之詩與二雅之正者，固大有間矣。然尚爲天子之詩，以之而附於變雅可也，何一降而遂爲風耶？蓋雅之變者，其政事雖不及於正雅，而其聲則有合焉。若平王之詩，其體固列國之風也，夫子亦安得而私之哉？

黄仲昭《未軒文集》卷一《讀古録・讀春秋》　《春秋》之書，惟因當時行事之實而紀載之，付是非善惡之公論於後世，初未嘗有意褒貶於其間，而褒貶自著。説者往往以一言一字而求聖人之微意，則鑿矣。秦穆公伐晉，取王官及郊，《春秋》書之曰：「秦人伐晉。」晉襄公報王官之役，《春秋》書之曰：「晉侯伐秦。」説者曰：晉人三敗秦師，穆公報之，乃常情耳，聖人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聖人不譏而稱爵，蓋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耳。吾恐聖人褒貶不如是之委曲遷就也。夫天下之至嚴，莫如《春秋》，所以定是非善惡以垂法於萬世者也。使聖人果以常情待晉襄，則必當書「人」以著其過。果以王事責秦穆，則必當書爵而明示其所責之實，然後明白正大而可以垂萬世之法也。若以晉襄爲不足責而書爵，秦穆則責以王事而書「人」，則聖人於《春秋》褒而稱爵、貶而稱人者多矣，其與是果何所别乎？晉襄又嘗伐衛，《春秋》亦書爵。及衛成公伐晉，《春秋》亦書「人」，其書法蓋不異也。説者乃謂襄公克續文公之業，首能威服諸侯，書爵，貴之也。伯主聲罪致討，成公不自反其罪，乃稱兵報伐，書「人」，罪之也。夫書法一也，而褒貶之不同如此，安在其爲天下之至嚴也？竊恐其不足示法，而適以滋人之惑矣，果聖人意耶？

難者曰：「然則何爲或書爵，或書人耶？」曰：「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以是推之，則其所以或書爵，或書人者，未必非魯史之舊文也。」

難者又曰：「聖人既未嘗有所褒貶，則何以定是非善惡以垂法耶？」曰：「聖人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善惡自不能掩也，亦奚待屑屑於一言一字之間而後褒貶爲可見哉？故吾嘗言：《春秋》猶化工也，化工之生物未嘗有意，使之爲洪爲纖，爲高爲下也，然因物賦形，而洪者纖者、高者下者莫不自形自色於天地

之間焉，然則欲知聖人作《春秋》之意，當於化工之生物求之。」

黃仲昭《未軒文集》卷一《讀古録・讀西漢書》　班氏著《西漢書》，凡律曆、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莫不有志，一代之制度可以一覽而悉矣。獨於兵無志，而於刑志附焉，蓋混兵刑而爲一也。夫兵所以禦侮，而刑所以弼教，其實非一事也。班氏混而一之，此豈至當之論哉！制度之備，莫過於周。《周禮》一書，所以載周之制度也。觀其既設司馬以掌兵，復設司寇以掌刑，則兵之與刑不可無別也明矣。嗚呼！此《漢書》所以不及於《周禮》也歟！

項羽圍漢滎陽，高帝請和，亞父勸羽急攻，羽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高帝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遂燒殺信。夫高帝不死於滎陽者，大抵皆信力也。信真可謂忠於所事者矣。其視世之食君之禄，臨患難輒搖尾乞憐以苟全其生者，不猶鴟鴞之於鳳凰耶？奈何高帝既定天下，論功行賞，絶無褒崇之典以及於信，高帝真少恩哉！班氏著《漢書》，凡漢之臣皆爲之立傳，而獨於信缺焉，其何以爲人臣之忠於所事者勸耶？

黃仲昭《未軒文集》卷四《書新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後》　曩予提督江西學事，遍歷屬郡，視諸生學業，似於《大學》《中庸或問》多未嘗誦習也。予恠而問之，皆謂書坊所摹二書，無《或問》久矣。因就書肆取而閱之，果然。是蓋刻書之家欲省紙劄以規微末之利故耳。竊惟子朱子於此二書，既著《章句》以明其大旨，復著《或問》以析其精微，其開示後學之意至深切矣。有志於學者，可偏廢哉！用是僭取《大學或問》逐節刊附《章句》之下，以便初學誦習。其《中庸或問》原附《輯略》之後，《章句序》中已論之詳矣，故其間多論辨《輯略》取舍之意，不專發明《章句》之旨也。予既嘗刻《輯略》《或問》全書於江西提學分司，摹以示諸生，復詳節論辨《輯略》之文，而取其與《章句》相發明者，倣《大學或問》之例，逐節録附《章句》之下，刻之家塾。非敢妄意以亂朱子之成書也，亦姑以便初學之誦習云爾。若有志於窮理之學，則前所刻全書具在，不妨取而熟玩之也。板刻既成，因識其始末如此。

章懋《楓山集》卷三《易論》　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絶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異類，其肯爲之謀哉！況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爲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爲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爲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户庭無咎」，謀出處也。「揚于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脩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勑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修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牿，金柅是繫，惡羸豕之躅躅，戒剥床之滅貞，誠不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剭，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況《剥》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爲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章懋《楓山集》卷三《書論》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爲？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爲，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書》之爲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録，必期之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也。

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爲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於典謨。湯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常不經，果可以爲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學者

察而識之耳。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爲訓，然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於窮，是獨不可以訓耶？

曰：使人人而權焉，則燕噲可堯舜，莽丕可舜禹，而勝、廣、項籍之徒皆湯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録，蓋亦著夫聖人處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耳，非曰人人而可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曆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

曰：權必聖人用之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夫子雖著於經，亦虚文耳，其所以爲訓安在？曰：「惡！是何言也！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爲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爲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於是莫不懼焉以自修，處仁遷義，皆爲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安於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爲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者也。

章懋《楓山集》卷三《詩論》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謡，被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鏘炳燿，馨馥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所不至也。今攷其詩，大率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謡野誦之聲，其詞曾無少及於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夫《關雎》《樛木》之后妃，宫人能知之，《鵲巢》《采蘋》之夫人，《南國》之家能知之，《兔罝》之武夫，《羔羊》之大夫在野者，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於文王之德，穆穆深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人咸囿於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虚無爲，而花木飛走群生之物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又況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爲君也，康衢謡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衆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知辭雖未嘗及於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作於家邦，終於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爲聖人能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章懋《楓山集》卷三《春秋論》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衮於一字之褒，凛鈇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罪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

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嗚呼！爲此説者，何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宫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在，皆不爲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行，無所忌也。故夫子脩《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

然於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己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

爲僭乎？

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與而以與魯。」曰：「此魯之賞罰也。蓋魯爲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實任之也，而曰不以自與，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爲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爲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也。若以請討陳恒爲與魯之証，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爲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爲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爲說，蓋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爲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章懋《楓山集》卷三《禮論》 世之論禮者，皆曰三王異世不相襲，吾以爲三王之禮，正相襲也。

古之王者，乘時有作，正朔則改，服色則易，徽號則殊，文章、器械、衣服則別焉、異焉，其禮可謂不相襲矣，而奚襲？曰：相襲而不在於所襲者，是其所以爲襲也。人皆知相襲之爲襲，而不知不相襲之爲襲。不相襲之爲襲，襲之大者也。四時之運，春令木，其氣温；夏令火，其氣燠；秋令金，其氣凉；冬令水，其氣寒。各不相襲，而所以相襲者，不在於生百物，成歲功乎？堯舜以天下與賢，而禹則傳子，禹所以襲堯舜也。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卑之，孟子所以襲孔子也。然則三王之於禮，其亦不襲之襲歟？何者？禮有本有文。本者天地之常經，不可以不相襲；文者古今之通義，不可以必相襲也。譬之鼓瑟然，今日之柱以如是而音調，明日之柱又如彼而音始調；所襲者其音也，所不襲者其柱也。音既相襲，則其柱不必膠矣。是故四璉、六瑚、八簋，宗廟之禮不相襲，而襲其尊祖敬宗之心；夏序、瞽宗、類宮，學校之禮不相襲，而襲其養老敬民之典。冠而毋追章甫，委貌，服而山火、龍章，車而鈎車、大路，乘路，旗而綏旂、大白、大赤，名物固不相襲，而所以尊瞻視、明等威者則相襲也。若巡朝，若昏冠，若喪葬，儀文度數，或損或益，或隆或殺，舉不相襲。然而親諸侯，成男女，哀死亡之意，又未始不相襲焉。夫聖人豈不欲其制度文爲一惟古之是襲哉？顧法立而弊生，時異而勢殊，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得不少有變革以順其天敘天秩之本然，是則不相襲者乃所以深相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苟不相襲，而何以爲因乎？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一《詩考》 按：孔子删《書》凡百篇，删《詩》凡三百五篇，皆遭秦火而絶。漢興，罷挾書之律，經生學士乃敢掇拾於煨燼之餘，料理於記誦之末，而《書》之所出者非一時，所得者非一手，參互考定，爲五十九篇，亡者幾半，而識者尚不能無真僞之別，今古文之疑也。《詩》也者，與《書》同禍，漢初傳者，有齊、魯、韓、毛四家，而三百五篇完整如舊，其藏之何所，授之何人，此固已不能不啟人之疑矣。三家亡而毛氏獨行，子朱子從而爲之《集傳》，其深闢《小序》之非，有功於學者甚大。而愚者讀之猶有所不能領解者，非立異也，無當於心而不敢以自欺也。《劉歆傳》云：文帝時，《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説。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於漢儒之所綴輯，而非孔子删定之舊本矣。詩之名始見於《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大抵古詩皆樂也，《詩》雖有風、雅、頌之分，而皆主於樂。亦猶《易》雖有辭、變、象之别，而皆主於占也。古者胄子之教，過庭之訓，皆於《詩》乎得之，所謂養其良知良能者也。而今之詩，乃取夫狎邪淫蕩之詞褻乎《清廟》《生民》之列，言之汙齒頰，書之穢簡牘，師何以授之於徒？父何以詔之於子？而况聖經賢傳之旨，本以爲治性養心之具，曰「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也，曰「口不道惡言，耳不聽淫聲」也，其嚴如此。詩也者，心之聲而發乎性情者也。孔子删而定之，放其鄭聲，以爲萬世之常經，顧乃有取於斯，則其所删者爲何詩，而其所放者又何聲哉？

或曰：「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故美惡不嫌於兼取也。」是大不然。陳詩觀風，不過曰某地之詩其可傳者若干，如《二南》之類，則其風之美可知也；某地之詩其可以示戒者若干，如刺淫之類，則其風之褻可知也。至於某地之詩無可采者，則其風之惡，亦不言而喻矣，豈必以其狎邪淫蕩之詞而盡陳之哉！且詩者求治之一端耳，其他之可以觀民風者固多也，施于政，麗于刑，而見于官府之文法者何限？謂參之詩可也，而必求之詩，可乎？亦恐先王不如是之迂也。

大槩《小序》不當以淫者自作之詞爲刺淫，故朱子辭而闢之。然刺淫二字，則實古者講師授受之言，得之孔門而不可誣者。何哉？漢儒徒見三百五篇之目散軼不存，則遂取孔子所删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槩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朱子闢之是也。然《集傳》則又以孔子鄭聲淫之一語爲主，凡鄭風之中，《小序》以爲懼讒思賢、刺廢學而閔無臣者，皆舉而歸之淫，則亦未免於矯枉過直者矣。夫諸詩既無指名，又無證佐，

苟以善心逆之，則淫可以爲雅；以不善之心逆之，則雅可以爲淫。漢儒故有以《二南》爲刺詩者矣，説《詩》者豈可棄其已然之疑信者而以臆見懸斷之哉！由是觀之，刺淫之詩乃孔子之所必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則孔子之所必删者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而理之在人心者，無古今也。如有以狎邪淫蕩之辭與伊川《擊壤》之集、朱子《感興》之詩俱收而並録之，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儆也，其不以爲侮聖言者幾希。又曰以之敷陳演説於講幃經幄之前，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儆也，則下流於不敬而蹈誨淫之轍，上以爲故常而啓效尤之心，其賊經而害教，有不可勝言者矣。

或曰：「《春秋》亦孔子之筆，而所載者多簒弒淫亂之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垂法立戒云爾。《詩》之所存，亦此意也。」是尤不然。《詩》之與史，其體截然不同也。故稱孔子者，於《春秋》曰修，修則有褒貶之義焉，其法不容於不備也。於《詩》曰删，删則有放鄭聲之義焉，其法不容於不嚴也。《集傳》云「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爲戒」，愚以謂《詩》之與《樂》無二道也，苟易詩之一字以爲史，則垂法立戒之義兼舉而益明矣。

或曰：「胄子之教，過庭之訓，太史之陳，亦取其善者耳。其不善者，則姑置之以示戒，而不以教，不以訓，不以陳也。」如此，則直詩耳，亦何煩於聖人之删而謂之經哉！其不然矣。《詩》之爲教，蓋無出温柔敦厚，思無邪之兩言。苟去淫者自作之辭而存刺淫之作，則其説可通也。不然，求其説而不得，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而聖人删詩放鄭聲之意終不白於後世矣。朱子學孔者也，以爲此經實出聖人之所删定，故深闢《小序》之非，少祛學者之蔽，而豈逆漢儒之欺哉！漢儒亂《大學》矣，而朱子訂其章句；漢儒亂《周易》矣，而朱子訂其經傳；漢儒壞《禮》與《樂》，而朱子編三《禮》，不究其義。集《詩》傳，僅止於此，是漢儒之幸而後學之不幸也。噫！取狎邪淫蕩之辭垂之萬世而爲經，其罪大且久矣。今故重加决擿，别爲此編，雖極僭踰，不敢逃避者，非立異也，無當於心而不敢以自欺也，亦果於非漢儒而篤於尊聖經云爾。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九《學禮不議説》　非天子不議禮。禮者，所以品節乎道。道無變更，而禮有損益。損益之要，其因以時，其起以義，故不敢議也。雖然，君子豈可不學哉？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由是觀之，則孔子於三代之禮，皆嘗學之矣。其所以不敢議者，非義不足也，時不當也。時苟不當，而欲議焉，雖聖人不敢，而況他人乎？苟惟視爲外事，而於損益之故漫無考究，則局而未博，泥而未通，雖聖人不能，而況學者乎？是故君子之於禮也，學而不議，因時起義，有待而用焉，斯得之矣。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三《重刊横渠經學理窟序》　横渠先生之學，始乎泛求，中反之正，終歸於知要。而精思妙契之功，實貫乎其間。故其爲書，有《西銘》，有《正蒙》，有《理窟》。而《西銘》粹矣，《正蒙》次之，《理窟》又次之。然《理窟》所載，要皆出於自得，則所以爲《西銘》之粹者，兹其地哉！今《西銘》《正蒙》已列學官，而《理窟》獨鮮傳焉。間得舊本，遂刻而廣之，以備張氏之書。君子之志於學者，其必有取云。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四《山中稿・作樂以宣八風之氣》　可以通天地之塞者，其聲乎！夫氣，塞乎天地者也。有天地，斯有氣。有氣，斯有聲。人之聲在天地間，與元氣同出入，猶魚之在淵，與水同呼吸也。故聲得其中，則雖生殺萬狀，慘舒陰陽，亦理所必至者。其沉宫振羽，戛玉鏗金，使鬱者以暢，窒者以通，來清商而達陽和，又何足怪歟？故聲者出於氣者也，氣者從夫聲者也，聲宣則氣從而宣矣。聖人作樂以宣八風之氣，其知天地之故，通造化之妙者歟！

或者曰：「氣，運於天者也。聲者，發於人者也。氣之運於天也，冲漠而無際。聲之發於人也，要眇而殲微。以殲微要眇之聲感冲漠無際之氣，其亦不相及矣。即其不相及而欲其相通，何異投寸膠於千里之河，而待其清邪？」是不然。天下之事，視夫理而已。理之所無，不能强而有。理之所有，不可强而無。聲之與氣，惟不同出於天地則已，如其同出於天地，則此感彼應，亦理之自然也。今夫人喜而笑，怒而嗔，哀而哭，樂而歌，是人之情也，動於氣而發於聲者也。喜怒哀樂主於氣，笑嗔歌哭主於聲，是二者常相須也。使喜而不得笑、怒而不得嗔，哀也而不得哭、樂也而不得歌，則鬱矣。氣鬱則情傷，情傷則疾從而生矣。故笑也者，所以宣其喜之氣者也。嗔也者，所以宣其怒之氣者也。哀也之於哭、樂也之於歌，亦莫不然。是天理之自然，人情所必至也。故知笑嗔歌哭之用，則知聖人作樂之用矣。今夫天熙然而春夏，凜然而秋冬，是莫不有風、莫不有氣也。春而夏也，自東北而之南，則曰條、曰明庶、曰清明、曰景，而艮、震、巽、離之氣屬焉。秋而冬也，自西南而之北，則曰凉、曰閶闔、曰不周、曰廣莫，而坤、兑、乾、坎之氣屬焉。其本則一，其分則殊，自有天地以來，無一息之或停，是聲之所從出也。而其通與塞，則又係乎聲焉。聖人者既知夫天下之聲由氣以出，而又

知夫天下之氣因聲以宣，故當治定功成之日，而樂乃作焉。蓋和之以六律，調之以七均，分以八卦，配以八音，法其象而爲之器，推其類而宣之聲，故爲之匏以配艮，所以宣夫條風之氣也；爲之竹以配震，所以宣夫明庶風之氣也；爲之木，爲之絲，所以宣夫巽之清明、離之景風之氣也；爲之土、爲之金，所以宣夫坤之涼風、兌之閶闔風之氣也；爲之石，以宣夫乾之不周；爲之革，以宣夫坎之廣莫。洪纖疎數之各中其度，温涼寒燠之各應其節。奏之一堂之上，而通乎有形之外；發於尋丈之間，而妙乎無朕之中。故笙竽之聲作，則艮之風鬯；簫管之聲作，則震之風鬯；祝敔扣，而巽之風鬯；琴瑟和，而離之風鬯。塤之聲作，而風鬯於坤；金之聲作，而風鬯於兌；玉振而風鬯於乾，鼓鼗而風鬯於坎。其動也若振之，其來也若引之，如鶴鳴而子和，如雲蒸而雨集，陰陽以之和，風雨以之時，灾害以之息，禍亂以之消，玉燭調而太階平，五穀熟而人民昌，果何爲而然哉？曰：此聖人作樂之本心也。聖人知風氣之有賴於聲，而作樂以宣之，則夫聲至而氣和，固天地自然之理也。

或曰：「是則然矣。然聖人之樂，必待治定功成而後作，則前乎此之八風，固聽其自若耶？」曰：「陰陽理而後和。禮法之不修，則八風固無自而和也。」曰：「三代而後，禮樂之崩壞也久矣，而洪荒之世固未嘗有樂也，則八風之閉塞，不其甚邪？」曰：「洪水滔天，龍蛇爲害，此固風氣之不通。夏雹冬電，霜降失節，亦陰陽鬱塞之咎也。是故鼓橐而風生，擊石而出火。鄒衍匹夫也，吹律而温氣至；秦青曲藝也，商歌而行雲遏。自古及今，聲之有動於氣也尚矣，而於聖人之作樂也何疑！」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二《重刊文章軌範序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奥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録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

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雁耳。羔雁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幸進，是僞飾羔雁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雁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雁何哉！是故飾羔雁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謀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雁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禄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何瑭《柏齋集》卷五《六禮纂要序》 侍御藍田李先生奉命巡按江北，政務既舉，以禮教未洽爲慮，檄令泗州判官侯廷訓會同學正潘勗纂集冠、婚、喪、祭、飲、射六禮，而提調則令知州薛祖學刊印成書，將給發按屬各府州縣，俾提調官督教官生員講習而倡行之，以敦禮教，以厚風俗，以裨治化。復令訓導陳言來南京徵予言，以序首簡。嗚呼！古禮不行於後世久矣。竊嘗謂：禮緣人事而爲之節文者也，冠、婚、喪、祭、飲、射，今之人日用不廢，與古無以異也。獨謂古禮不可行，夫豈無其故耶？蓋禮有本有文，致敬以嚴其分，致愛以和其情，禮之本也，古今之所同也。衣服器用之制，牲牢幣帛之數，升降揖遜，拜跪送迎之節，禮之文也，其華朴、奢儉、繁簡之不同，雖並世有不能相一者，而況有古今之變乎？論禮者不求其本而泥於其文，故雖賢智之士，猶疑古禮繁縟，不可行於今之世，而況於蚩蚩之民乎？殊不思禮之本不可變，至於其文，則損之益之，與時宜之，無所不可。孔子謂「純儉可從衆，拜下不可從衆」，蓋已發其端矣，惜乎後賢不能觸類而推廣之耳。今先生之纂集斯禮也，首謂：「先王制禮，必通於上下，《大易》爲訓，每切於易簡。」末復謂：「士夫不行，則鄉人何所取法？學校不講，則閭閻無以興起。」損益之權，倡導之機，蓋已得其要矣。而薛君輩又能仰承德意，斟酌古今之變，曲盡損益之宜，使禮文明白簡易，人人用之而皆便，古禮之行，其殆在此乎？抑瑭於侯君庶富而教之論重有感焉：富之而厚其生，教之而正其德，雖皆民之所望於上，而厚生尤急。苟上之人修其德政，使百姓咸遂其生，則民固將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而惟其言之信矣。況冠、婚、喪、祭、飲、射皆民事自不可廢者，吾乃以禮教之，彼有不信從之者乎？不然，則民不見德，雖諄諄以禮教之，不

信也。況民方救死不贍，亦安暇治禮義哉？賢人君子，念茲在茲，以敦禮教，以助成聖朝治化之盛，庶不負先生之意哉！是爲序。

陸深《儼山集》卷四四《重刻家禮序》　徽國文公朱先生《家禮》一書，世行久矣。曲阜郭侯節之倅松之明年，將納民於軌，徧求郡邑之文獻加意焉。既得是書，乃撫卷歎曰：「是不當家有而人傳耶？」既又從二三子讀之，則又歎曰：「昔者先生之爲是書也，蓋云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今允禮之爲政也，獨不得自附於朱子作《家禮》之遺意耶？」亟捐俸刻之。刻成，以示郡人陸深曰：「願有序。」

深聞之，禮也者，理也。先王因人情之多變，於是爲之節文，以還于理。孔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其變蓋有不可勝言者矣，節而後和，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夫禮以和而行，亦以不和而廢也。先生之爲是書也，其義精，其文辯，其大指見於自敘，其微意之所存，則深有病於好禮者之無所折衷，而貧窶者之不得與於禮也。惟吾松饒而多才，風俗淳厚，重以侯之愛禮也，既知教之，必且富之。由是君子和德於上，小人和力於下，庶幾先生之意日新，而侯之惠松者日遠也。

陸深《儼山集》卷四九《重刊周禮序》　《周禮》一書，説者以爲周公致太平之典。或又曰戰國時書也。議《周禮》者，持此兩説久矣。謂其爲周公者，以其廣大悉備，周萬物而不遺，輔三才而皆當，非聖人不能作也。謂其爲戰國者，以與孟子、《王制》不合，又謂下至輿阜之事皆備書，疑周公不如是之猥瑣也。皆有所執，故卒不能合。嗚呼！秦火之後，載籍散亡失次，惟《易》爲全書，而諸禮之病尤甚。蓋自戰國諸侯惡其害己，已盡削之，故諸經亡於秦，而《禮》尤先焉者。竊嘗謂是書實本於周公，而今之《周禮》則散失之餘者也。

或又曰未成之書。詳其規模，亦既備矣。漢興，諸經書稍集，而是書獨亡《冬官》一篇，至購以千金不能得。河間獻王始以《考工記》足之，足之誠非是也。向、歆父子尊以爲經，馬、鄭諸儒與唐孔、賈氏皆有注疏，然但承河間之舊而已。至宋諸儒，力校羣經，號稱有功，而於是書亦畧。迨俞庭椿始爲《復古編》，以爲《冬官》不亡，特漫入五官中耳，於是删取五官之羨餘與無所附麗者，以爲是真《冬官》也。吴澄遂考註之，以爲《周禮》復全。彼固有見爾，其間亦有不類《冬官》者，要之竟非全書也。

大抵法因時異治，以道同善，復古者在彷而行之耳。竊嘗讀是書而有感焉，以爲良法美意，盡此則幾於王矣。古之人有用之而卒以敗者，其故何耶？抑亦存乎其人爾。苟存乎其人，雖得其意而遺其法，亦可也。善乎程子之言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信若是，則是書之全闕，又在所不必較者矣。雖然，必有得是書於言外者，因重刊之，而并著其説如此云。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録》卷九《刻童蒙須知序》　《童蒙須知》五篇，晦菴先生條列以訓童蒙也。言近指遠，事切理該，養正之功端在是矣。余視浙學之又明年，深愧菲薄，無能爲範，而學校諸生未盡相信，因思蒙養既失於初，而遽欲責成於習染沉痼之後，宜其若是之難也，余真不諒彼已者哉！因取先生是編并《訓子帖》數條，詩六十首，刻以散諸社學，俾童子轉相傳習，庶幾蛾子時術，而日漸月摩，將來不無得什一於千百矣。凡我社學之師，其尚體余此意，勿謂余之不諒彼已而視爲文具，斯厚幸焉。

歸有光《歸先生文集》卷八《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公嘗言：自脩《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嗤笑，以通經學古爲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

茅坤《白華樓藏稿》卷五《贈朱射陂考最序》　古之爲詩，自王公大人以至田夫野婦，家習而户眇之，是以《兔罝》《鷄鳴》之吟，雖甚微細，而其音節之至，可以徵管絃，動天地，感鬼神。當是時，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用之之法，咸本乎詩。故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有以也。漢以來，詩之道亡矣。其能以音節擅于時者，非其匿山澤、務丘壑高蹈冥跡之士，必其遷臣羈旅，頗以賢豪宕軼之氣自喜，困於燕雀，感悽抑鬱不得志也。然後大嘲小賦，嘯傲日月，太息今古也，其言窮而以工，求其如嚮盛時所謂王公大人言之幾乎道者，特不易得焉。間有學士大夫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爲詩歌者出，而綰印綬爲吏，以彼其材，往往以賢豪宕軼自喜之氣淋漓迫隘乎其中，所至或爬幽發伏，鋤疆剪右。間多有環瑰嶄截可愕可慕之政，而同進者忌之，勢家鉅人嘗有怨者又從而旁睨巧伺以訕詈媒孽之，故動而得譽，謗亦隨焉。自古縉紳先生以此覘詩之數不見用於世，而曰詩能窮人，或曰詩必窮而後工，要皆非言之至者也。《書》不云乎：「詩言志。」志也者，心之所之也。感於物而動，形於聲，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其音温柔敦愛，而其爲政也達。古者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授之以政，蓋在乎此也。

茅坤《白華樓藏稿》卷五《贈蕭學諭石潭序》　今之求聖人之道者，必自孔

子。孔子明唐虞三代之德以教天下，其所從遊而相與絃歌俎豆於其側者，殆三千矣。今其名氏雖不可盡覩記，大略皆天下偶儻之材也。而其《魯論》及《史記・世家》所載尤爲卓犖魁壘，辯莫如子貢，文莫如子夏，蓋傑然者衆矣。孔子咸不之與顧，獨於區區顔回之愚數亟稱之。顔氏没而道幾絶，晚又得一曾參，以魯名者。而孔子始稍稍出，而删述《易》《詩》《書》《春秋》及一貫之旨，以傳之至今若。此者何哉？唐虞三代之德，必其愚且魯之士，而不以外物移其心者，然後可與之共俎豆絃歌之雅，而要其至，内以養其心，外以習其識，而漸之於道也。吾邑諭石潭蕭君，粤人也，粤既僻西南，萬里絶徼，無中州冠帶冶化之俗以巧繪於外，而其氣則端然質以木，行不勝履，眇然儒者也。吾始望而貌之而竊異之矣，已而扣其深，不能爲今人浮湛，而亦不屑爲今人所浮湛，而獨以世之所迂且厭者共二三子誦而習之，庶幾講求其至以不愧於其職焉。斯人也，豈非嚮之愚與魯者之似，而孔子之所亟稱而深與之者哉！嗟乎！孔子没，而門人各以其學分授諸侯之國，彼子貢教於衛，子夏教於河西，或爲商鞅，或爲莊周、田子方，再則爲荀卿，李斯之徒，而孔氏之道遂以毁裂崩缺於天下，而不絶者綫矣。甚哉！教人者之不可不慎所擇也，而吾安得不於蕭君乎深有感也。於是乎書以歸之。

王樵《方麓集》卷二《周禮全經序》 孔子曰：「爲國以禮。」先儒程子以爲達此理者，堯舜事業也。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理之自然也。君子循乎此理，故其爲國，自君臣父子之大，以至言動威儀之細，其多至于三千三百，而莫非此理流行之禮，天地萬物自然之定分也。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顔子克己而復之於一身，堯舜安仁而達之於天下，其爲禮一也。故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謹之於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達之於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者一事而已。所謂順此理而不以私意擾之，故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得此於上，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得此於下，仲尼所以飯疏食、飲水而樂在其中也。

或謂：「夫子若得邦家，堯舜事業如運諸掌。」此理不然。夫子不得邦家，堯舜事業何嘗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隱乎爾」，無非堯舜事業。邦家之得不得，非所以爲夫子之加損也。由求之徒，蓋未達也，顔子其庶乎。故子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嗚呼，周公之道，其不在兹乎！其不在兹乎！

周公之道，堯舜之道也，其遺典之存者，有《儀禮》《周禮》。他經言其理，二禮見諸用。此固古聖人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實事也。佛老見其大而不見其實，則騖而爲虚。禮學專門之家見其細而無見其大，則拘而爲陋。二禮之不明也久矣。漢儒譬之周公守藏吏也，名物充陳，不問良苦。天球河圖，兑弓和矢，與夫名材毒藥、敗鼓之皮，但傳以爲先世所遺者，皆藉記而封守之惟謹。王安石啓漢儒之藏，用其毒藥以療人之饑渴，遂禍天下。世之以是爲《周禮》病，則亦過矣。

紫陽朱夫子見高千古，學綜往哲，嘗謂《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因爲之緒正。今世所傳家、鄉、邦國、王朝禮，與其徒黄直卿所纂喪、祭二禮者，蓋僅其編類之稿本也，將復加筆削，而先生歿矣。元吴幼清氏有志續成之，而又不就。長樂柯君獨能精考力求，不泥於名法之拘陋而能見其大，於古聖人所以由之於身而措之天下國家者，可謂見其實。其書之先成者，有《周禮全經》，蓋取遂人以下地官之半實冬官也。不煩割裂紛亂，而全經自復。乃集諸儒之説以釋之，發所見以原之。其間如鄉遂、井田、貢賦、軍伍，皆有獨見，非諸家所及。《周禮》既成，將遂及《儀禮》，以終紫陽夫子之志。日偶遇予雲陽，一語意合，遂辱定交。閲歲，盡携所著過予草堂而相訂焉，且以序屬。予愧謝弗逮，而柯君之意堅甚，乃爲著其志焉。國子先生姜叔氏者，迪古崇禮之士也，試以予言質之，當復有以進於柯君。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七〇《四書文選序》 今諸書生習經術者，不復問詞賦以爲何物，而稍名能詞賦者，一切弁髦時義而麾棄之，以爲無當也。是皆不然。自隋試進士，以明經與詞賦並，至宋熙寧世，始絀詞賦不用，而所謂明經者，第若射覆取答而已，其不能彬彬兼質文固也。明興而始三試士，各以其日，爲經書義以觀理，爲論以觀識，爲表以觀詞，爲策以觀蓄。然其大要重於初日以觀理者，政本也。至於標題命言，則或全舉而窺其斷，或摘引而窮其藻，上之所以待下者愈變，而其辭益工。蓋至於嘉隆之際，燦如矣。是故謂唐以詩試士而詩工，則省試詩自錢起、李肱而外胡其拙也？謂明以時義試士而不能古，則濟之應德其於古文無幾微間也。凡論而表而策最近古而易撰，其於經書義稍遠古而難工。天下之爲力於論表策者十之三，而爲力於經書義者十恒七，而猶不足。吾

填鄖，所轄且六郡，而諸書生推其取科第，不能當吾吴之半。夫時義之爲經五而爲書四，《五經》人各治其一，而《四書》則共治之，吾故擇其精者以梓而示諸書生，夫非欲諸書生剽其語也，將欲因法而悟其指之所在也。

章潢《圖書編》卷九《學易大旨》　問：「子謂『性體不明，安能學《易》！苟不學《易》，安能盡性？』何謂也？」曰：「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性，生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孰非生生之易乎？但人知以生理論性，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故曰『性相近也』，其孰知之？《繫辭》又謂：『天地設位，易行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使《易》有未明，欲求窮理盡性以至命也難矣。」問：「子謂聖學晦塞，由《易》學不明，何歟？」曰：「伏羲畫爲六十四卦，既示之象矣，文、周、孔子又各繫之辭，聖學有餘蘊哉！況《繫辭》首章提揭乾坤易簡，以爲久大德業之準，謂乾知坤作，易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合前《乾》《坤》兩卦象辭玩之，凡天地之化育、聖人之德業，發揮至矣盡矣。奈何究心章句者，徒求《乾》《坤》於天地，不信身心即乾坤；辨論知行者，咸以意見標指訣，不知取證於經典。先之後之，分之合之，各一其說，而聖學愈晦矣。即此反身求之，所謂乾知坤能，非斯人不慮之知，不學之能乎？以令身心合諸乾坤，果能崇效卑法，不足成位其中乎？舍此不學而求諸繁難，失彌遠矣。」問：「乾坤易簡，子即指爲格物之學，何歟？」曰：「人知有形之謂物，不知無形亦物也。何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易》言之矣。形上形下，道器攸分，果二物乎？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一物也。身、家、國、天下固有形矣，心、意、知抑有形之可見乎？然身、家、國、天下悉由心、意、知以宰之，得非無形統有形乎？坤作一從夫乾知，則有親有功，可久可大，悉從此出。故《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謂格物之學。信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章潢《圖書編》卷一〇《學書大旨總論》　多識畜德，論世尚友，孔孟所不廢也。概杞宋之無徵，傷周籍之已去，豈爲一代法制云然哉！羲畫固爲文字之祖，鴻蒙初闢，載籍未興，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特存什一于千伯耳。典謨、訓誥、誓命，諸體不同，同謂之書，總五十八篇。一言以蔽之，不過敬天勤民爾已。何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固必立之君以治而教之，則大君乃天地宗子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而命不于常，曷從而稽天命哉？天之聽視在民，則天心去留，一視乎民而已矣。欲爲君之肖子，敢不敬天而勤民哉！所以堯舜禪受，非輕天下以授之匹夫也。典徽揆叙，地平天成，載在典謨者莫詳焉。故揖讓一天命也，堯舜何心也？讀典謨而三聖相授受一道可默會也。湯武革命，非富天下而奪之君也。慰民雲霓，救民水火，載在誓誥者莫詳焉。故征誅一天討也，湯武何心也？讀誓誥而湯武之應天順人者可默會也。且嗣君如啓，與太甲、成、康，輔相如益、稷、伊、傅、周、召，啓沃弼承，明良際會，班班可考。而苟有合乎斯道，雖《秦誓》亦採而録之，與子與賢、宗子家相之説，殆于虞夏商周之書獨觀其深矣。故敢以敬天勤民一語蔽四代之書也，非予之臆説也。常讀《魯論》末篇叙堯舜禹之授受，則記「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數語。叙湯武之征誅，則記「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數語。孔子叙《書》之意，兹可識矣。況敬天勤民，原非二事。而一念兢業，常懷匹夫勝予之儆，其萬世君相之法程乎？噫！天人之際，甚難言也。《皋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箕子《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所以發明天人一致之理，尤極懇切。善降祥，不善降殃，又豈徒爲君相告耶？夫孔子上下二千年間，録《書》止此篇章，若甚簡矣，然言言皆大經大法所昭垂也，故開卷必先稽古。而學古有獲，學古入官，悉有明徵。信乎論世多識，莫《書》若也。世儒號稱稽古，不求之《書》而求之史傳、諸子百家，上無關于天命，下無補于民生，其于尚友畜德何有哉！

章潢《圖書編》卷一一《學詩叙》　「小子何莫學夫《詩》」，嘗莊誦斯言，未嘗不三復而動予衷也。且曰「不學《詩》，無以言」，曰「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小子于《詩》，學之有年矣，何面牆如故耶？蓋風雅頌、賦比興各有體，雅之大小，風雅之正變，均之乎有體也。雖其本無邪之心以達諸言者一也，而體各不同。故夫子刪《詩》，俾雅頌各得其所也。今識其體者誰與？日用間人孰無言，即風雅變體且未之賅合，又何有于《二南》歟？此學《詩》多識、學《詩》原體所由述也。惟其識其體，然後乃知一言以蔽之，只在思無邪。是故閑邪以存誠，修詞以立誠，體立用行，各有攸當，庶不負聖人學《詩》之教矣。

章潢《圖書編》卷一二《春秋大旨》　玩聖人經典，須先提揭大綱，得聖人作經本旨，則萬目犁然具舉，而大義自不容掩。況《春秋》尤經聖人手筆，而爲萬世提綱書法也，惡可各以一人意見牽扯義理，以相穿鑿傅會？匪特聖人筆削大義不得昭明於天下，而反使聖人得罪名教，咸朦然莫之覺焉，吁，可痛哉！蓋後儒欲尊孔子，不曰聖人以天自處，則曰聖人以天子之權與魯。夫孔子亦人也，止曰天生德於予，曰知我其天，何爲便以天自處乎？孔子亦庶人也，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至政出大夫，國命執于

陪臣，蓋屢傷之矣，未聞與奪天子之權反自庶人出也。矧孔子懼亂賊，作《春秋》，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當時列國僭亂極矣，未有遽改周家之正朔者，乃謂孔子欲行夏時，故以夏時冠周春月，而孔子身爲亂賊之尤矣。桓不書王，黜天王也；滕杞書子，貶諸侯也。其於大夫陪臣，又不待言。至不書秋冬，則天且在其貶黜中矣，從古僭妄，未有至此極者，乃以加諸孔子，於心安乎哉！嘗聞孔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爲下不倍」，且曰「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信斯言也，吾固確信孔子必不敢黜天王、貶諸侯，與奪當時卿大夫，以至敢于改周正朔而必行己之志也。然則筆削予奪，非孔子而誰哉？蓋魯之《春秋》與晉《乘》《檮杌》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其義則孔子自謂丘竊取焉。可見文皆史氏之舊文，孔子未嘗有增損也，特擇其有關王迹者筆之，無關王迹者削之，故游夏文學，無所容其贊也。雖一字嚴于衮鉞，實合數句以成其文；雖每條自爲始終，實會數條以詳其事。惟筆削定而名分秩，故善惡明而法紀昭，此所以大義燦若日星，不待孔子褒之貶之，人心勸懲，自有不容已者在矣。是聖經本簡，諸傳必欲求諸繁；聖經本易，諸傳必欲求之難。且緣飾以聖賢之義理，網維以帝王之法度，附和以儀秦之智術，參錯以孫吳之兵機，斷案以申商之法律，推究愈精愈深，而去經愈遠。雖其間多言而中，或有得其情者，要亦鰓鰓然指摘推尋於一字之間而不知大義，未免放飯流醊，而問無齒決，均於大綱無當也。潢淺陋固拙，豈敢操戈入室，以攻訐諸儒之短哉？但據一竅之明，故信孔子從周心志，必不敢易正朔、黜天王、貶削諸侯於二百四十年後，據義理，憑意識以改歷朝信史，故揭大綱以歸諸簡易，俾學《春秋》者讀其本文，是是非非，一開卷而人人可自得之矣。至于一字一義，不徒四《傳》有可採者，雖諸家不敢悖也。雖然，孔子於《春秋》之義，且謂之竊取，故甘冒僭踰之罪，亦取其意而名之爲《竊義》云。

葉春及《石洞集》卷九《頒小學書》 富貴人之所欲也，所欲有甚於富貴者，善人、聖人是也。何以明之？稱富人、貴人善、聖，拱手曰不敢，以是知富貴之不如聖善也。貧賤人之所惡也，所惡有甚於貧賤者，惡人、愚人是也。何以明之？以惡人、愚人目貧賤人，則攘臂而爭之，以是知愚惡之不如貧賤也。今有子，財免襁褓，則授之句讀，擇其合時好者熟復焉，不過望爲富貴人耳，而豈有意於善人以至聖人者哉！《小學》書者，塗人可以爲聖人者也。忝爲父母，所以望子者厚，頒而肄之，選學官弟子，則以是課之矣。

葉春及《石洞集》卷九《頒近思録》 横渠先生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多從之。余提調四年，登明倫堂，輒以聖人之學相切劘，諸生未有慨然從者，則余學問未至而倡導之無本也。今各頒《近思録》以肄。余不足言，實有志於聖人之學，是其宗矣。意見于《序》。

温純《温恭毅集》卷七《孝經序》 先王以孝治天下，舊矣。漢近古，帝號率以孝稱。我明則以孝上號列后，重化原也。然孝之説，詳在《孝經》。自宋執政定科制，置《孝經》不用，學士大夫始以爲童習亡奇，弁髦之矣。子不云乎：「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法至嚴，爲亂臣賊子作也。《孝經》則導之愛，導之敬。蓋曰出於孝必入於法，譬之狂瀾既倒，以《春秋》爲提防，而《孝經》乃其所導而歸之海也。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其所因者本也。」夫曰因，則非强世；曰本，則非外鑠我。明於因與本之説，而孝之心不油然生而世治，吾不信也。

今上孝奉兩宫，以德教刑四海，與虞舜周文同一轍。純奉命撫浙，遵高皇帝勸民御製爲歌，冀與民更新，而日鰓鰓，懼無能承德意萬分一也。會朱文學鴻臺諸家《孝經》付之梓，梓成，且布浙人士，而太學以講《孝經》請矣，是孝治之會也。若曰卑之無甚高論，猶馳騁鄭衛之鄉，而曲終奏雅，其誰聽之，謂聖化何？文學不分，經傳不次，章第則善説經之談也。

顧憲成《涇皋藏稿》卷六《崇正文選序》 吾邑勵菴先生《崇正文選》成，有過予而問曰：「先生之爲兹選也，其旨云何？」予曰：「懼世之争趨奇而爲之坊也。」曰：「奇何容易？吾獨患無奇耳。果有奇，不必坊也。而況世之所謂奇者，亦不必奇也，往往舍大道而旁馳騖，殉影響而工掇拾，是故奇於古則之而爲墳索汲冢，奇於祕則之而爲金簡玉册，奇於博則之而爲石簣酉陽，奇於解則之而爲貝函靈籙。若然者，果奇耶，非耶？驟而觀之，其所自命，偃然直陵千古而上，徐而按之，率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識。設有人焉從旁點破，多是向來餘滓殘瀝，不知爲人吐而嚼，嚼而吐凡幾矣，何奇之與有？」予曰：「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以稱奇？」曰：「奇之爲言，一而無偶之謂也。若兹編，其幾之矣。嘗試論之：《六經》畢，一變而爲《左》《國》矣。乃《左》《國》之後，還有《左》《國》乎否？而猶未也，再變而爲班馬矣。乃班馬之後，還有班馬乎否？而猶未也，三變而爲韓柳歐蘇矣。乃韓柳歐蘇之後，還有韓柳歐蘇乎否？之數君子，豈非自性自靈、自心自神，後先踵武，宇宙之間，各各自操把柄，自出手眼，自爲千古者耶？故夫先生之

所謂正，實予之所謂奇。而世之所謂奇，要不過奇之優孟也。」予曰：「信哉！能知文之正者，無如先生。能知文之奇者，亦無如先生也。先生可謂深於文矣。然則今之爲文，何尊而可？」曰：「不爲《左》《國》也者，乃能爲《左》《國》。不爲班馬也者，乃能爲班馬。不爲韓柳歐蘇也者，乃能爲韓柳歐蘇。先生茲選，聊以示鞭影耳。必字擬而句摹之，非其指矣，不可不代先生道破。」予爲首肯。

會先生之甥瞿星卿氏督學楚中，請曰：「楚士多奇，願以此風之。」先生許焉，而屬予序。予遂述之爲楚士告，覽者誠繹是說而存之，其於文也思過半矣。雖然，吾甯獨僅僅爲楚士告？而所以爲楚士告者，又甯獨僅僅進之於文而已也？是在星卿哉！是在星卿哉！

先生名策，字懋揚，辛未進士。歷官太僕寺卿。生平不好皎皎之行，而恬穆守正，始終如一，其爲茲選，蓋絶類其人云。

顧憲成《涇皐藏稿》卷一四《馬君常制義題辭》　予始從濂源莫子游，識其門人涵虚馬君，退而省其私，君子哉！予愛之重之，不獨以其文也。乃今又識涵虚之子君常。君常有妙才，自垂髫時，每下筆輒作驚人語。稍長就試，輒冠其曹，東南之士翕然推之。兒淳、兒沐請奉几硯以從君常，許焉，兩兒因得朝夕君常。一日，兒淳告予曰：「兒益矣。」兒病浮，君常韜采韜光，終日不浪吐片語，兒對之未嘗不悚然自失也。一日，兒沐告予曰：「兒益矣。」兒病曠，君常鍵關下惟，終日不浪費寸陰，兒對之未嘗不悚然自失也。予於是益異君常，愛之重之，亦不獨以其文也已。呼兩兒語之曰：「小子識之，是正君常之所以文也。」會客謀行君常文，遂爲書而引其端，一以告讀者，俾就所以處求君常；一以告君常，俾益反求其所以進而上之，應有無窮事業在也。予病且老矣，君常不予棄也，庶幾相與夾護桑榆，無致頹落，予實厚有賴焉。君常其務自愛自重哉！

鄒元標《願學集》卷四《四書大全纂序》　聖人心如明鏡，《學》《庸》《語》《孟》皆從大鏡知中吐辭爲經，昭哉燦乎，不可尚已。歷代以來，家執錐鑿，人健私見，聖人之旨始晦。子朱子憂之，于諸聖賢語，句尋字繹，凡大儒有一言足抉先聖闡奥者，必采以證。如步天者，日月星辰，左右次舍，毫釐不爽。如注《水經》者，溝港斷流，源委必悉。聖賢道昭如指掌，名曰《集註》。我成祖詔諸儒臣胡廣等校定，賜名曰《大全集註》，惟懼學者溺于異指，令童習家學，見之躬行，厝之政事，以翊戴皇圖無疆之治。而近時學者因陋就簡，至不知朱註何物，且有操戈向者。懷古陳公復憂之，慮《大全》灝瀚繁衍，學者不能徧觀盡識，則取《大全集註》删其繁冗，名曰《纂註》，約而精之，可謂紫陽功臣矣。書藏篋笥，久而公嗣侍御君思公一生沉埋茲道，盖欲鏡今傳後，豈可令之飽蠹魚？來巡豫章，遂鋟以傳。盖曰前是書成，皆吉州豫章諸大儒爲政。諸大儒護紫陽如護要領，引人者于其素習，則人之從之也常易入，此侍御君意也。以尊制則忠，以闡揚家學則孝，以承前啓後則仁，一舉數善備焉，陳氏明德遠矣。

侍御君屬元某一言綴之簡端，余惟道布濩天地間，如日月經天，江河流地，亡弗明也，亡弗行也。有弗行弗明者，私見害之也。以紫陽之精神，光天地，質鬼神，豈其不能晰至道之精？盖慮學者躐等而進，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古今幾人？故其言之切，説之詳，叮嚀告戒，不遺餘力。世偶有管窺者，輒執公格物窮理一言爲疑城。物非在外，格物非逐物，紫陽豈不了了？且其釋明德曰虚靈不昧，不昧者何物？釋時習曰明善復初，何者爲善？何者爲初？如釋學思曰「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如釋知性知天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致知之謂」，此豈從逐物上起者？有能悉心忘見，始知紫陽之學必不從註腳下盤旋，精而一之，是在《纂註》中矣。

嗟乎！時當凶歲，有貨東海之粟者，輒奔而赴，即有袖明珠者，光燦燭天，人跳而不顧，以無當于饑餒。紫陽之註，吾道菽粟也。懷古之《纂註》，擇稻黍稷麥以爲菽粟助也。膚學小生，井窺蛙鳴，以爇火槩太陽，此侍御父子之所閔而欲援之也。

鄒元標《願學集》卷四《學庸或問選序》　《學》《庸》一書，本文自明，顧無奈後儒之溺其旨也。子朱子憂之，作《或問》。余讀其語《大學》曰：「學大小不同，其道則一而已。」《中庸》曰：「庸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事，可暫而不得爲常。」此二語足以槩《學》《庸》之闡奥，千載而下，洞若觀火，啻其憂時之心太切，覺世之心太重，慮時之人不深，惟聖賢所以故，千言萬語，勤勤懇懇，不嫌于反覆叮嚀。譬之嚴父貞母憂其子無成也，大言之，小言之，深言之，淺言之，隨其子耳入，或一有得焉，可以爲人。子朱子意蓋類此。迺後世觀者苦其浩瀚，終年白首，竟未入目。又如蕩子以父母規爲瞋也者。且格物一訓，爲後儒所異同，新安之學遂少晦。嗟乎！繼往開來，愷愷嘻嘻，今有新安其人乎？余執鞭所欣願焉。蓋夫氏約而傳之，不但有功朱子，且有功斯道甚大。語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蓋夫之謂與？昔文貞公在穆廟時，集海宇冠裳訂學，懸《識仁》《定性》二書以爲士鵠。明道、新安旨雖不同，至其精神，直欲接孔顔真傳

則一。今欲上長安，有倦而至者，有逶迤至者，遲速不同，其至則一。有志斯道精神而真，何論程之與朱孰異孰同哉！蓋夫氏不承烈祖，纘緒有耀，余爲斯道慶，敬拜而弁之首簡。

鄒元標《願學集》卷五上《清江公署新刻六經正義記》 聖人盡性者也，《六經》聖人盡性之書也。性有體用，體微而用顯。微則動静往來之神未易以研幾，顯則萬事萬物之理未易以成務。聖人通神明之德，成天下之亹亹，得之心，宣之口，筆之書，後世述之爲經。經，常道也，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由之爲道，修之爲教。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别，長幼序，朋友信，愛曰仁，宜曰義，履曰禮，知曰知，信曰信，皆是物也。如日月麗天，無所不照；如江河行地，無所不流，煥乎備矣。聖真既遠，後儒輩出，不得聖人之心，各以其意測聖人之言，而聖人之道益晦。

山東民部宋某氏篤志正學，曾訂學予鄉李子某。李子告之曰：「聖人之道，至平、至易、至簡，爲注疏所晦。惟刻《六經》正文誦之，其義自見。今縉紳崇信異學，至委吾道草莽，反經謂何！」宋君感其言，敦請金陵同志李子某考訂精覈，遂捐俸付剞劂，流傳海宇。學者朝夕於斯，始知聖人之言至平也，無務以險測之；至易也，無務以難阻之；至淺也，無務以深求之。超然自得書言象意之表，凡父兄所不能詔，師友所不能授者，豁然貫通，如冰之融，無復窒礙之患矣。

宋君將代事去，板留公署，懼久而佚，致書同予友馮子某問記鄒子，俾後人無忘兹意。鄒子赧然者久之。《六經》炳若丹青，予言又安能爲後人地？況世有勒金石、名琬琰者，久且與草木澌滅殆盡，竹簡非有加於金石，琬琰而欲長存，難矣。凡天地間，有形有象，物也，物則有成有壞。無形無象，性也，性則無生無滅。貫《六經》，流行萬古，惟此性爾。吾黨欲《六經》常明乎，惟自明其性，常存不息而已。聞先正云：「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夫《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吾倏而視，倏而聽，倏而言動思慮，孰爲之哉？即易之變化也。《書》言政事，《詩》詠歌，《三禮》之敬，《春秋》之褒貶，其義雖宏演奥深，然「友於兄弟，是亦爲政」，思而無邪，可概《三百》，吾心之肅即爲《禮》，吾心之是非即爲《春秋》，所謂具有全經者非耶？故曰：夫婦愚不肖，可與知與能者，性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不知不能者，性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學者以經眩《六經》，開卷茫然；以身眩《六經》，萬理咸備。凡鼓如雷霆，潤如風雨，代明如日月，錯行如四時，鳶飛魚躍，花卉瓦礫，皆《六經》也，皆我也，顧人日用不知耳。日用不知，經未嘗亡。予獨怪寥寥數千餘載，一襲於註疏，再奪於制義，中有欲尋墜緒於萬一者，則又橫之以意見。夫道爲公道，學爲公學，執一意見以概道，是何異從户牖而窺二曜之明，執盆甕而欲汲江河之深哉！軻氏惡執一害道，此又讀《六經》者所當知也。

宋君當舟車輻輳、錢穀冗沓間，加意正學，其趨操誠遠。生平師友切劘者，愚言有當於心否乎？

張恒《明志稿》卷二《廢經》 王安石以《春秋》爲腐爛朝報，不立于學官，不用于貢舉，是果心非聖經而故廢之與？昔韓求仁問《春秋》于安石，答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以爲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云。又海陵周茂振述其父言，以爲介甫初欲釋《春秋》以行于世，見孫覺所撰《春秋經解》而忌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并詆聖經。由前所稱，則以《三傳》多異而畏其難解。由後所言，則以孫覺書成而嫉其勝己。其强愎自恣不足責，而敢于廢聖人之經，真李斯以後一人而已。又其所釋《詩》《書》《周禮》曰《新經》，驅學者棄傳註而從之，所刱青苗、助役諸條曰新法，進奸人，棄祖制而行之，以變古亂常之人爲周、召而冒褒錫之上榮，以非聖叛經之人爲顔、孟而紊崇祀之大典，當其時未有女真之難，而鳴鏑已發于孔氏之宫牆，戎馬已生于趙氏之廊廟矣。范甯謂王弼、何晏罪深桀紂，安石之罪，奚啻晏弼已哉！

董其昌《容臺集》卷一《本草綱目序》 郡國立醫學，祀三皇。神農、黄帝是皆有當於醫，庖羲氏則未有知其繇來者也。吾聞五帝之書謂之《三墳》，三墳言大道也。道莫大於《易》。近取諸身則爲《素問》，遠取諸物則爲《本草》。蓋《説卦》所謂「於木爲堅，多心」「科上槁」者，即《本草》之鼻祖也。且夫藥不過五行，五行之變爲五色，爲五味，爲五氣，爲五性，爲五用，而五者之變，不可勝窮。聖人以卦氣得五行之情，故曰一日嘗七十毒者，此物此地也。神膏傅瘡，靈丸療疾，非常之事，聖人不貴。一毒妄攻，五兵莫慘，傷生之事，聖人慎之。慎之必自身始，聖人亦人耳。如以其腹爲嘗蹈必死之域，以拯世名之爲神，愚莫甚焉，豈足信哉！知禹之言神也以九疇治水，則知農之言神也以八象嘗藥，審矣。陶隱居深於醫，乃語上古聖人方藥主治，以識識相因。夫不以腹嘗而以識嘗，相去幾何哉？亦未爲篤論也。秦燔《六經》，惟《易》附於醫卜，所以不廢，故曰執之皆術，不執皆道。謂《本草》爲神農氏之《易》可也。厥初藥分三品，以三百六十五種應周天之數。自漢以後，代有增益，爲圖，爲註，爲音義事類者，凡數十家。至近世蘄州李某，悉加結集，又以經史稗官之書廣引曲証，凡四十卷，可謂勤且博

矣。會西蜀陳文獻公請修一代正史，有詔求天下遺書，厥子文學某進之闕下，天子爲報聞。書藏文淵閣，時方擬撰《方伎傳》，丁酉三殿災，史事中輟，其副本一鍥於江右，楚方伯四明薛公曰：「此楚人之有也，不當楚人得之乎？」遂按贖繕寫，以鍰金剞劂。薛公以內艱去，三山楊公繼爲左轄，遑終其事。書成，屬余序之。

余嘗驅車楚之隋州，過厲山，見有神農祠，則又大醫王之自出。又讀張文潛《明道雜志》，云蘄州龐安時隨症絜方，輒有神驗，乃知醫統故在楚，楚又著於蘄矣。然神農之佐有桐君、雷公，所著書已湮滅不傳，而龐安時惟《傷寒》一論傳於世，又未嘗進御爲君父之効。今讀李君綱目，而古今之醫有所總萃焉。且藏之天府，行之四方，而薛楊二公相繼表章，以壽楚者壽海內，不可謂不遇矣。李君有子，爲循令，以明經起家。余故衍《三墳》之旨，而推本於《易》，敢曰能爲神農之言也哉！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古本大學題詞》 謂《大學》有錯簡者，疑「誠意」章引《淇澳》而下也。謂《大學》有缺傳者，疑首章「此謂知本」二語也。夫此謂知本，必從修身爲本之揭，則有「此謂知本」之結。有「此謂知至」之結，則知其爲格物致知之釋文，理不辨而明也。獨「誠意」章引《淇澳》而下，則曲解不可得而通。明道先生之易古本，以此也。伊川先生再易之，晦菴先生三易之，未定也。以三先生之信古而卒不能信于斯簡，以天下後世之信三先生而卒不能信其所易，則心之同然者不可強也。愚蓋往來胷中，結疑不化，有年矣。一日，讀崔後渠先生集，有曰：「《大學》當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前，格物致知之義明矣。」乃始沛然如江河之決，不覺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吾何以決之？吾決之于「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之二語也。此二語者，以爲不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亦屬無謂；以爲果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似未明備。固知其旁引曲暢，有如《淇澳》諸條所云也。此諸條也，以爲不釋知本，則不宜結以知本；以爲果釋知本，則不宜別附他章。固知其前後起結，必隨于此謂知至之後也。夫以三先生不能定，敢謂定于今日乎？然而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自三先生表章《大學》之後，越三百年，而崔先生之說益近自然，故敢申明之，以俟後之君子觀夫同然之心果何如也。若夫割裂推移，人人自爲《大學》，則何所抵極之有？嗟乎！聖人之學，未有不本諸身者，《六經》無二義也。大學之道，知止而已。知止之道，知本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蓋沛然無疑于日用，非獨以殘編之似缺而復完已也。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九上《朱子節要序》 聖人之道大矣，學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賦質各別，成德亦殊。至於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則不容毫釐差也。以毫釐差，迺千里謬矣。聖人嚴似是而非也，嚴之於此也。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顏曾思孟。然當孟子之時，邪說並作，而仁義充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程張朱。然當朱子之時，邪說並作，而仁義充塞，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知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迺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其書自傳註而外，見於《文集》《語録》者，浩渺無涯，攀龍不自揣量，三復之餘，節其要言，倣朱子《近思録》例，分爲十有四卷，而不敢擬於近思，名曰《朱子節要》。嗚呼！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而不知孔子，朱子之道不著也。余豈知之者哉？以爲是編於天理人欲毫釐千里之介莫詳焉。學者欲知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此其要也。鍥成，書此以諗同志。

畢自儼《石隱園藏稿》卷二《正韻類鈔序》 夫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矣。漢制，尉律之官勑學童十七以上通九千字者，試爲吏。輓近字學不明，習爲鹵莽滅裂，諸讀書而不識字者比比也。明興，稽古右文，太祖高皇帝因休文韻多用吳音，命宋學士輩輯爲《洪武正韻》，音律本中原，註釋羅經史，其六書之總括、斯道之指南乎！閎覽之士，披載籍而未諳，輒思檢音義于《正韻》，迨手是編，又復汪洋卻顧，莫測津涯。何也？字既未習，則噤不知所呼，其何以別聲而辨韻耶？近世刻有《海篇直音》，雖覺直截易於檢覓，而其音律或與《正韻》時有牴牾，兼以註釋潦畧，令人不無掛一漏萬之歎。

岷山分在窮荒，簡表甚渺，獨有《正韵類鈔》鏤扳，儲之有司，余因得寓目焉。先以形析字類，隨以韻冠字顛，字緣區分，音隨字注，釋義臚列靡遺，別韻旁出附見。蓋合《正韻》《海篇》二書而一之，俾按形索字者不勞餘力而可燭照數，計至便也。岷山學者苦無師承，其於音韻點畫往往謬宮商而淆亥豕，則是書尤岷山士人對症之藥。顧原刻不列纂輯姓氏，而梨棗歲久，亦多損剥散佚者。余訪之故老，迺前任憲副京山劉公督諸文學所輯書也。劉故楚名家，曾刻道署題名碑記，其吟詠篇什，散見於紀乘、流傳於郡邑者，戛戛乎金石之音也。是書嘉惠後

學匪淺，而可没其名且湮其傳哉！因屬撫民郭二守補其脱落，葺其彫敝，然後復爲完書，播之縫掖，儻亦熙朝同文之一助乎！二守博學好修，克紹箕裘，信楚材之良也。是書之興，固有數云。

黄道周《黄石齋先生大滌函書》卷一《書古文孝經後》　《孝經》有三微五著。何謂三微？因性作教，使天下之言教者皆歸於性，一微也。因嚴教敬，使畎畝父子皆有君臣之義，二微也。因親事天，使士庶人皆有享祀明堂之意，三微也。何謂五著？臣子不敢毁傷其身，天子不敢毁傷天下人之身，一著也。天子不以名與人，臣子不敢取當世之名，亦不能終辭後世之名，二著也。臣子聚後世之懽心以事其親，天子聚天下之懽心以事其親，三著也。顯親在於身後，安親在於生前，四著也。君親不恤其天下，則臣子不敢卹其膚體，以義成仁，以敬教愛，五著也。至如著非孝之法，絶楊墨之學，炳如日星，不待紬繹可與天下共悟矣。

黄道周《黄石齋先生大滌函書》卷一《孝經辨義》　或問：「《孝經》『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爲德本，發揮第一義。後來四引《詩》，皆是脩德，詠歎不到能養上去，是以子游問孝，夫子只説敬字。『庶人』一章只説此庶人之孝，更不引《詩》了。此意如何？」

石齋云：「此是分章錯了。夫子論五孝，皆先引《詩》而後發義。如首章説至德要道，又説『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以孝立教，是此書大綱領。如《中庸》『天命之謂性』一章，説率性修道，後來顯出虞舜周文，亦是此意。第二節説『夫孝，始于事親』，本于『不敢毁傷』爲孝之始，『終于立身』究於揚名後世爲孝之終，終始兩義朗然。攷『五孝』之卒章，結以『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如《大學》説物有本末、脩身爲本，結云『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亦是此意。看『五孝』一篇，分明是《大學》《中庸》二篇之義。若合此篇與《學》《庸》並行，是《四書》《五經》之三始也。如『聿脩』之詩，不過爲天子之孝發端耳。自天子至庶人，同此孝德，雖尊養義殊，而聿修則一，安得謂四孝宜引《詩》而庶人不宜引《詩》？又安得謂『聿脩』之義遂爲德本教生之旨乎？」

「然則《孝經》首章何爲以『聿修』之詩結德本之義？又何爲四孝引《詩》，至庶人獨不引《詩》也？」

曰：「五孝俱先引《詩》，如首章之意已盡於『孝有終始』一段，至第二節『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又自更端爲五孝張本，所以遂引《大雅》以起天子之孝，如『王之蓋臣，無念爾祖』，明明爲天子而發，安得首章遂引《詩》自爲詠歎，至于庶人，獨寥然濶絶？非特意義乖離，亦文勢紕漏矣。」

「然則《孝經》自前漢已列學宫，又文辭簡，必閭巷之所易習。自匡衡進講時，已云《大雅》『聿脩厥德』仲尼引爲《孝經》之首章，今遽以首章斷于孝之終也，而離《大雅》爲夫子之發端，則自匡衡時何不如此？并閭巷所誦習，亦皆無異義，豈亦孔壁之前《孝經》未著，自疏廣、匡衡而後離章殊旨耶？」

曰：「自《孝經》列于學宫，經師進講，只取其崇閎便于誦説者。又拘于字義，晰理未精，遂以《大雅》之詩爲德本發詠。又見《吕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一人爲天子，故遂以諸侯之發端爲天子之結義。不知古人雜引詩書，多在篇前。如《禮記》中《坊》《表》諸篇，似此甚衆。即如《中庸》『尚絅』之詩，亦先引詩而後説義，又何疑于念祖、聿修之爲天子起義乎？諸侯雖不得自爲一人，而引《詩》者斷章取義，如『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此即『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之意，又何疑乎？」

或曰：「以聿脩之詩移于天子、有慶之書移于諸侯、戰兢之詩移于卿大夫、『夙夜匪懈』與『無忝所生』歸于士庶人，則五詩均齊，似矣。然中間過節各有『子曰』二字，文理微礙，與《緇衣》《坊》《表》門人記撰體製不同。不知王逸、劉炫原本與晦翁定本所加損『子曰』三四處，可因而動移之歟？」

曰：「《孝經》各有引《詩》及『子曰』字，疑亦曾子門人所記。看他首稱仲尼、曾子，則非仲尼手授無疑也。然王逸本故自『天子至庶人』章上有『子曰』二字，則文理失順。又『孝德』章加三『子曰』，亦虚衍難施。唯首章『夫孝始于事親』節宜加『子曰』兩字爲五孝，統餘俱可省耳。班生曰：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晦翁作《孝經定本》，删去『聖治』章數句，至今爲人口實。今于『五孝』之章各留『子曰』字，亦無損于義，何必去經文以就便讀乎？」

或曰：「晦翁以『五孝』首篇爲經，餘十三篇爲傳，各釋首章之意。如『三才』章『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是釋『以順天下』之意。如此分布，都釋『五孝』之義，是否？」

曰：「《大學》首章爲經，下章爲傳，此自有夫子、曾子言義不同。今《孝經》皆記夫子之言，安得自分經傳？凡夫子之行事，見于《孝經》。孝始于不敢毁傷，終於揚名後世；始于不敢惡慢一人，終于郊祀配天，禍患不生、災害不作。故孝者教也，教者禮所從出。禮歸于敬，敬出于孝，孝敬立而治道畢。故『廣至德』之章直曰『禮者，敬而已矣』，首篇祇言至德要道是一孝字，直到結束乃指出敬字。

凡天子之不敢惡慢，諸侯之不敢驕溢，卿大夫之不敢不法，士庶人之忠順不失，謹身節用，皆敬也，皆孝也。至于先王之以身率先，敬人之父，敬人之兄，敬人之君，皆以天子而親行子弟主事。明堂之三老五更，辟雍之執醬饋酳，籍田之秉耒三推，宗廟之禮牲祖割，是一部《禮記》皆爲《孝經》作傳，又何有《孝經》自分經傳之理乎？」

「然則《孝經》爲經，《禮記》爲傳，不如取《大戴記》中曾子十篇爲傳，一則與《孝經》表裏，一則是曾子家言。如汎汎將一部《禮記》，服食喪祭，爲緒千端，如何連類而貫？」

曰：「《禮記》雖有千端，不過是教孝教敬。如《曲禮》《内則》《玉藻》《郊特牲》《祭義》《祭法》《喪服記》《曾子問》《王制》《文王世子》數篇，大畧已盡。因而推之《冠》《昏》《燕》《射》《鄉飲酒》以悉其端，求之《禮運》《禮器》《坊》《表》諸篇以暢其説，而《哀公問》一篇，於敬身敬親之旨殫發表裏，無復遺矣。《孝經》一部書，與《哀公》一篇大半出入，而嚴父配天之意獨爲淵微，要眇眩之下，不傷一物，不殺一草木禽獸，各有嚴父配天意象，許多禮樂皆繇中和而出，資孝敬而立。孝以導和，敬以致中。明此兩字，雖與周公共作禮樂可也。曾子明孝十篇，語雖親切，而規模意象不得與《孝經》相副相，其所至與《禮》《樂》《内則》同歸。今作《孝經大傳》，先明篇章，次論孝敬淵源，三論反文歸質，而《孝經》意義燦然，雖三《禮》始亂，刊繁就簡，可以畢舉矣。」

或問：「反文就質之義如何？」

曰：「《孝經》自不毀傷其身以不毀傷天下，不惡慢一人以至享祀上帝，皆原本敦素，即心爲治許大學問，不假一毫緣飾，不假一毫事功。中間避刑辟兵，制禮創樂，至于擗踴哭泣，三日而食，皆質素自然，愚夫愚婦所當心自盡者，卻有仰思不合的道理，夫子特地爲素王敷治，似周公、太、文、夫子太質也。勿論三《禮》官儀視此繁重，即如《中庸》《大學》視此尚未簡素。讀《孝經》後，真覺良知良能塞天塞地，于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處，千倍工夫，鍛鑄難成。即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處，端本正原，一部《孟子》俱從此出。故《孝經》有五大義，本性立教，因心爲治，令人知非孝無教，非性無道，爲聖賢學問根本，一也。約教于禮，約禮於敬，令人知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爲帝王致治淵源，二也。則天因地，常以地道自處，履順行讓，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兵無得力處，爲古今治亂淵源，三也。反文尚質，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闢楊誅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亂常，五也。以是五者宜翼《孝經》，別其章分，然後以《禮記》諸篇條貫麗之，雖不看吾《大傳》，可以意作矣。

黄道周《黄石齋先生大滌函書》卷一《二書尚須廿年功》　《春秋》是一部忠恕之書，《詩經》是一部誠正之具。以忠恕兩字看《春秋》，則於四始三微、五倫百禮無所不合。不以忠恕看《春秋》，則褒貶進退，爵地名氏皆爲攘竊之梯階，亂賊所藉口矣。以誠正兩字看《詩經》，則隆汙貞淫，《巷伯》《緇衣》，觸目興心，俱爲向上一路；不以誠正看《詩經》，則五際六義，艸木鳥獸，於吾門有何干涉？自胡康侯説《春秋》，朱元晦説《詩》來，去聖漸遠。然是漢唐前輩原流如此，非兩老臆説也。聖人没而微言絶，要知《易・繫》《詩》《春秋》三書俱在，決無絶理。必如法師典吏所説《春秋》，山人墨客所説《風》《雅》，則稍弄柔翰通文理者便已如此，又何消不食不寢研求之功，顔回、子夏十載之力也。鄉來説此，亦覺自己不是。比以忠恕誠正洗之，覺頭面頗清。必欲踐迹入室，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此二書□尚須廿年之功耳。

曾異《紡綬堂集》卷一《敘庚午程墨質》　吾生平不喜讀墨義，每闈牘出，勉閱三四省輒罷，間強自卒業，大部累牘中不能得二十餘首，每閱訖，輒有棄日之恨。嘗謂人：「昔日之程墨掩時義，今日之時義敢于侮程墨。」憶少時閱行卷、房稿，凡三年較士諸目一出，坊刻遂廢。間有之，亦不入選。即入選，亦終無以踰鎖院之文。而今之行稿、社義，與程墨争道而馳，無引避意。甚則人士故爲擬墨，公然建鼓而揭于天下。至于主司程式，昔之偶然擬作者，惟馮開之、鄧文潔一二先生，而日求試録一出，無論能與不能，凡紗帽加首，輒復泚筆擬程，若以爲不可已之事。夫擬墨而無以十百千萬于墨，而僅與新貴之翹楚者無以異，墨可無擬也。擬程文而無以頡頏于先正諸君子，而僅與勦庸庸弱之程差有以異，程可無擬也。且夫擬程墨于程墨敗壞之時，雖勝不武。然亦有所狎而動而未信彼之遽有以勝之，故夫使今之擬程擬墨紛然而行于世者，無論其勝與不勝，則今之爲程墨者之過也。若夫程墨之選，其失有二：其一則淺學腐生以爲是已信之貨，雖糞穢瓦礫，咀嚼而拜跪之。此如小兒、盲子聞辟人之聲、見輿皂之來，無論堯桀夷跖，則相與弭耳屏息而俛首降下之也。其一爲擯落諸生，喜負不偶，耽耽然幸夫闈牘之一有瑕釁，則相與摘伏發瘢，正告天下，以洗洩其不售之憤耻。而要其闈中自爲之文，未必有以勝人。使幸而售人，亦將摘發乎彼如彼之所云矣。且夫闈牘之作者、閱者則兩難之矣，今之猥庸者無論，即真有雄才博學之士，一

入闈中，而上之睨限體之功令，下之慮盲目之主司，内顧而又有賤貧失路之感，稍欲抵掌而談，則瞿然囁嚅次且，蹙蹙靡騁。夫雖有奔塵追電之雄駿，而伏櫪顧後，失馳虞前，俛然若喑若蹙，逡巡于四達之衢而危得九方之一，眄夫相馬于驪黄牝牡之外，此國工之所能也。若夫箝蹄絡口之中而欲以摸索神駿，雖伯樂顧岌岌乎難之。吾觀于近代名雋，雖其後懸書國門卓然可垂者，而其逢年之牘，雖經改頭易面，僅出行世。當世尋聲之士，亦怵于其名，諾諾不敢出一語。然有識者，平心而眄，謂終無以逮其平日之所爲。而碌碌庸福之流，天亦與之一日之長，以偷取終身之貴富。此則造物之公而仁，不欲使科舉一途盡爲文人才士之所據，而主司亦無如之何者也。而論者苛責，輒以爲衡文者之罪，亦已過矣。且夫世不盡可以服人之主司，而其爲都人士之標質者，則恃夫選者之目。夫主司之目，可以考試人士而賤之貴之，選者之目，又得以考試夫主司而是非之，可否之，則吾社憙發之續有是選也，夫亦不得已也夫。

黄淳耀《陶菴全集》卷二《易文自序乙酉》 漢人得一經，必聚五經諸儒共讀而詁之。余嘗以此意讀《易》，求之於《詩》，得《易》之性情；求之於《禮》，得《易》之法度；求之於《書》、於《春秋》，得《易》主事業。乃至《二十一史》之記載、莊列諸子之微言、屈宋蘇李以下之詩騷詞賦，一卷一篇，所見無非《易》者。又恐其溺於文也，端居静思，斂耳目，聚精神以求焉。如是者十有五年，而未嘗測《易》之畔岸。間出其餘爲制舉業，非余好也。前後所得，率以之薦几席，飽蠷蠹。徐子蔚生顧從而掇拾吾後，評之隽之，猥授梓人流通，凡若干首，予亦不禁也。嗟夫，《易》之道大矣！自漢以降，言《易》者無慮千百家，其精者發揮理性，其悗者爲陰陽術數之言，而其至悗者爲今之制舉業。今誠以《易》道視之，則其精者去太極已遠，而其悗者亦不可以謂之非《易》。譬猶天地之内，金玉瓦礫，等爲一物而已矣。余之此文，方之瓦礫，固天地之所不棄也。

黄淳耀《陶菴全集》卷二《陸子百義序》 制義之所言者，理與事而已。理則古人往矣，吾不能面質其然否于毫分之間，惟取鎔傳注，不爲所汩，而後達于文辭者爲至。事則比物連類，博取約出，大足以極萬物之狀而細足以發瑰恠之文。此二者，未能或舍也。然以今之爲制義者觀之，則有二弊焉。言理而失者，拘守繩尺，無所發明，其弊至于質木痟酸，咀之無有。言事而失者，穿鑿淫辭，移此儷彼，其弊又如美錦覆阱，履之立陷。是二者，余皆病之。且夫《六經》之後，言事者備于史，言理者詳于子。史之所以推遷固者，以其羅絡千載，善敗得失的然可見也。此以理言事也。子之所以推荀楊文中者，以其各言所明，踳駁互見。而其精者，固可施諸萬世也。此以事言理也。夫事理合，而後可以立言。合事理以立言，而後射策決科之文與古文辭等。今人反之，乃欲以此譯聖經、應王制，繆種流傳，豈不可歎哉！

吾友陸道協，才高智多，年未及壯，讀書盡四庫，其意毅然欲追唐宋作者，視近代能言之家蔑如也。所爲制舉業，精于擇理而辨于論事，當其震蕩捭闔，奇氣鏟出，如韓白提百萬衆鏖戰于河山之間，定而觀焉，則又粹然以清，盎然以和，蓋駸駸乎入古人之室矣。會道協刻其稿百篇問世，屬予序之。余爲述其所見如此，以告世之讀道協文者。若夫道協之爲人，寬通靚深，貌若子房，而志烈恢然，有翁歸文武之器，此又非余所能測矣。

潘平格《潘子求仁録輯要》卷七《讀書》 經書中所言道，俱聖人垂世立教之道。蓋天命之性，至聖人始盡，始可垂世立教而爲道，學者學聖人之道，始能復天命之本然，始能知聖而盡性。孔子亦好古敏以求之，孟子亦願學孔子，學者焉得不以聖人爲依歸？學者知聖人之道，始知《學》、《庸》、《語》、《孟》真切有味，真如布帛菽粟，晷刻不可無，讀魯《論》，隨舉一言一句，宛如一夫子在前；讀鄒書隨舉一言一句，宛然一孟子在前。

魯《論》神化，鄒書直大。

讀魯《論》透體神化，讀鄒書透體暢滿。或言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此是無忌憚之見。

前輩之學，或有脱胎於佛氏，則於學問終輕。或分更分漏畢力學問，而經書之旨反晦，則不知性，而無見於聖人之血脈也。故讀書知味，人各有之，其能味孔孟之正味而厭飫不倦者，誰與？

宋仁宗於《禮記》中挈出《大學》、《中庸》，真具古今一雙眼。

《禮記》輯自漢人，或古聖人之全書部帙不多者，則入而載之；或先賢之論説散見於殘編者，則集而載之；或採前人之成書，或録時賢之論著，多不成倫類，而統名之爲禮。《大學》、《中庸》，古聖人之全書部帙不多者也，漢人欲輯成一書，故入而載之。是故巍然於《禮記》之中，易爲識别。宋之仁宗兩挈之以賜其臣，而當時之賢者輒配於《論》、《孟》，而爲《四書》，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有謂《大學》言修齊治平，禮莫大焉；《中庸》首言中節，已明言禮，其後述周公之制禮，答哀公之九經，敦厚崇禮，不驕不倍，學殷從周，三重寡過，無非言禮，仍當還

之於禮，則過矣。蓋《五經》中，如《易》之首尾言易，《春秋》之載十二公時事，倫類協，血脉貫，其爲成書不待言也。虞、夏、商、周之《書》，風雅頌之《詩》，亦出採輯，然倫類協，血脉貫，其爲成書亦不待言也。惟《禮》之倫類多不協，血脉殊未貫，挈《大學》、《中庸》而出之，未見有損於成書也，何爲而必還之於《禮》始爲得哉！

《大學》是聖人定下萬世爲學之大法，《中庸》是論道之微言，雖間及於初學而法不備。

以《孟子》配《論語》不知始自何人，大有功於聖學，大有功於萬世。

《孝經》成於後人無疑，然有血脉，不比他書，愚謂能發明夫子一貫之旨，當是孔、曾原有問答，而後人附益以成之者。吾儕有志於聖學，重之當不亞於《學》、《庸》、《語》、《孟》。

一友謂某盡斥二氏，又不喜宋以來講學書，則束書不觀乎。曰：「某今日始知《學》、《庸》、《論》、《孟》之味，每一回思，不覺墮淚，《四書》直是頃刻不可離，直如布帛菽粟，一日無布帛則凍死，一日無菽粟則饑死。若置《學》、《庸》、《論》、《孟》而別看二氏書，諸賢書，正似今窮冬之際，不以布帛菽粟爲重，其不凍餒死者幾希矣！」

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學禮質疑序丁巳》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粗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説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説，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尚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者，於今則爲絶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填膈，方欲求海内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叅考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説爭長於黄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六《書吴白耳贈言卷》　癸巳春二月，如皋吴子白耳過婁譚道，與吾黨諸子共論格致之學。將別，吴子請於諸子曰：「古者朋友相見必有贈言之禮，今予將歸矣，諸子豈無一兩言爲予終身之勗者？」諸子因各書兩言贈之，予無以爲贈，亦書兩言曰：「工夫依《大學》，道德在《中庸》。」書畢，吴子更請述其大要，予惟吴子之學，程朱之學也，程朱之功在於表章《大學》、《中庸》二書，以爲學者入德之門，以昭聖賢功用之極。今天下之於二書，自天子以及庶人，凡八歲入小學以後，亦靡不誦之肄之講之述之矣。然童而習焉，皓首而莫知其故，無論耽逐華譽，汩没科舉者，徒以二書爲取富貴之資，即古今以來號稱大儒，其於二書之旨固已貫串靡遺，而往往以好奇喜新之故，另立宗旨，别樹門庭，一理之中千歧萬派，至於近代，尤爲紛紛不一，執此説者則非彼説，持彼論者則嗤此論。夫聖人之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陰陽無二氣，人無二性，聖人無二道，則學者必無二學。苟人執一説，家樹一幟，則屢變之後紛呶愈起，其必至猖狂妄行，肆爲隱怪，使後世之士疾理學如仇，懲噎廢食，未必非諸前輩之過矣。

夫《大學》之外有何宗旨？自古二帝、三王，以至周公、孔子，無不從此中致力，無不從此中入手。而後世之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者，乃顧欲凌而上之，歧而二之，叛而去之，無怪乎後世之學術愈多，而大道愈晦也。天下陂僻之行，皆起於人心之不明；人心之不明，皆緣於學術之不正。是故學術不正則隱怪之人作，又不幸而其才足以濟之，一唱百和，鼓簧斯世，由是以及於鄉國，由是以及於朝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積漸之久，而至於上干天心，下累民和，以致水旱、疾疫、盜賊、兵火，馴致大亂。揆厥所以，豈非率由隱怪之流，學術不正以至是哉！夫《中庸》之旨始於中和，而其究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知一人之心術，其所繫於天下萬世者蓋不小矣。既知從事斯道，而不能體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實，以三達德行五達道，成功於參贊位育，則與夫日讀《大學》、《中庸》而不知其旨，徒以爲取富貴之資者何以異哉！吴子能爲程朱之學，能讀程朱之書者也，故因贈言，而更爲述其大要如此。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四《答沈德孚書所示萬以忠易原》 沈先生年高，無暇博涉，只將《語》、《孟》、《詩》、《書》正文本注熟玩，精思看道理，方無病痛。本朝人著述概宜屏絶，惟《讀書録》、《居業録》二書純正，其他不足觀也。祥少無師友，泛濫此中，虚費光陰，擾亂見識，痛悔無及，去日苦多，至道難詣，敢効忠告。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二《答姚攻玉辛亥中秋前三日》 又如列以八則，亦覺多端。程門之教，曰敬義夾持；朱子之教，曰居敬窮理。所學雖博，而持守無多端緒也。至若敬静一條，尤不能無可商者。儒者主敬而不主静，故其效至於動而無動，静而無静。釋氏主静而不言敬，故其流至於空虚無用，非有兩用之力也，亦非可并致其功也。若夫經之與史，雖有緩急輕重之序，亦難截然分而爲二。蓋經以立其本，史以驗其用，理則一也，宜乎並進其功。人之心思，本自靈通，固不可使其泛用，亦不可使之滯於一隅，局於一節二節也。古人課程，不獨朝暮經史，厭飫優游，雖至詩文詞賦，皆藉爲游藝之資，以涵泳其情性，陶淑其耳目知思，未有孤行一意，使讀書之日生趣索如也。至如教課誦習，似不可分爲人、爲己之心，因與弟子講解而己益明，因與弟子誦數而己益熟，時切檢點，不敢慢忽，即爲主於敬。長其所善，救其過失，與之遷改，總己分内事也。夙興夜寐，行無越思，内期盡乎己，外期盡乎物，即爲時時習之，而須臾不離乎道矣。此事往年某亦未能看作一項，故每至於累心，近方見及，便覺泰然，不知有當否。總之，吾人立志則願希聖希天，而用功則一循下學之序；存心則宜以一夫不被澤爲己憂，立身則以簞豆不受於人爲有恥。其取人之善也，不當遺於細微；其攻己之惡也，則無間於幽顯。窮通得喪，一俟天命之所爲；出處語默，惟視時義之所可。若將終身始卒，一致如是焉而已矣。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二《答孫爾大甲辰孟夏》 久不相晤，不審比者下帷何地？季心云，足下殊病。吾等平日不能有所匡正，聞之汗下。然亦有故，年來雖承見顧，而踪跡終遠，别去舉措又所未悉，即欲稍效直諒而無從也。是以寒暄之外，祇可泛論義理而已。況在有志於學問者，檢點克治功夫，全恃自己不輕放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亦何待朋友箴規之力哉！閒中念此，謹以爲學大指書如别楮奉覽，仍不敢煩言以瀆也。

一曰辨心術，邪正、義利之類。　一曰明義理，講習討論之類。
一曰治性情，剛柔過不及之類。　已上敬以直内事。
一曰正容體，九容。
一曰謹言語，　一曰審事爲。　已上義以方外事。

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以是，二者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略加提撕檢點可已。范刻本無「提撕」二字。

敬義夾持，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純熟後，則不習无不利也。

張爾岐《蒿菴文集》卷二《王撝公四書詳説序》 學者治經必先四子，非以爲制義也，而不得不出於制義者。非制義無以明其能治經也，故士以制義進，仍以經術進耳。士不通經術，通經術而不本之四子，固不備於體，不適於用矣。近之爲舉業者，取徑尚捷於是，或不必治經，而以爲制義。爲制義而不治經，文非不工，而經已荒矣。然售者時時有之，材雋之士見尚捷者之速化也，遂視四子爲不必深求過信之書，唯日取所謂制義者摹之擬之，求其苟可以售而止，而制義之文從此日卑。嗟乎！士不通經術，而唯求苟可以售，所宜慮者，寧僅在文乎？

予模學不知，舉業雖粗留意於經，老病因循，無成書。一日王君撝公過訪，出所編《四書詳説》見質，且忘其樸也，而以序爲屬。予披讀久之，見其爲書博採於儒先之説及時賢之論，融以己意，歸之條貫，或舉其指歸，或擬其口吻，字義則衷異同，人物則綜本末，經文則稽原旨，乃歎君之致力於四子者，可謂篤且密矣。君方從事制義，求當有司，予固不足與。言其爲制義之本者，予固知其大異流俗矣。舍其捷徑，而矻矻於註疏傳記之間，積數十年不替，世將有目爲迂疎失效者，予之心折於君則端在此耳。今且出以公世，使世盡舍經術而捷徑是尚，固無所需此；倘其悟制義之不可以無本者爲之，致力於四子，則以是編爲之導，其亦可不迷所適矣乎！

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三《大學管窺序》 大中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根於《尚書》，符於大《易》，聖人開物成務大經大本，化育盡於此矣。然《中庸》但言明善，而《大學》歸於格物。然《中庸》言擇善之功，則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誠身之功則曰「篤行之」，與《大學》格物之旨豈不互相發與？顧格物之説紛如聚訟，終以晦菴爲定論，至於妙契心悟，即傳可以不補，而諄諄然補之者，所以示後學以周行，恐其迷而入於他途也。余嘗疑夫子傳道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告門人曰「忠恕」，所謂一者彰彰矣。至其所貫，則未顯言。及讀《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以至於知止、定静、安慮，本末終始，家國天下身心意知而歸於格物，本於修身，其條目雖分，其綱領則合，三綱領乃一綱領也，八條目

乃一條目也，一以貫之，尚何疑乎？蔚州環溪秉淑靈清和之質，其人品學問已自範於中行，而猶恐學者之窮大而失歸也，獨取《大學》一書，詳究而討析之，解聖經註補傳，詮格致、舉一貫之心傳，頓躍然於心目之間，而晦菴之所已發與所未發，更了然若指諸掌矣。非其識見之廣大、造詣之精微，烏能純正無疵若此哉！環溪曰：「此管窺之言也，恐不足以行遠。」余則曰：「説理之書期於正當而已，學者果由是而知所用力焉，知行合一，先難後獲，即《大學》而《中庸》可窺，庶幾永無岐路之惑也。即以此公諸海内可也。」

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三《小學集註序》　古之爲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小學之法，自三代而已然矣。蓋人生自童年以後，嗜慾日增，知識日繁，自非端之以訓誡，嚴之以師保，則心志流蕩而不知約束。故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根柢，而大學者，所以擴小學之規模也。三代教人有序，故其成材之易，譬髦蔚起，禮義成風，治安之效，權輿於此。西漢去古未遠，敦崇實行，尚有古教之遺。自晉魏以來，或崇尚佛老，或鶩習綺靡，自垂髫授書，而富貴利達之見薰蒸膏肓，難以針砭。此賢才所以衰乏，而治術不登於純熙也。昔晦菴朱子集諸儒之成，纂鄒魯之緒，所著《小學》一書，蓋即《内則》、《曲禮》、《弟子職》諸篇而引伸之，以立教、明倫、敬身爲綱，而其所纂之嘉言善行，莫不近裏着己，切於修身正心之道，學者果能循循服膺，守而勿失，上之希聖希賢，次亦不失於令名。而其如滔辭邪説、離經畔道之書，汗牛充棟，雖窮年鑽營，鈍目劌精，究竟無得，而學者趨之若鶩，至於則古昔、稱先王、德由是進，業由是修，乃視爲平易無奇，而不加務，誠可爲悼嘆也！許魯齋云：「《小學》一書，余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余幼嘗誦習，竊見魯齋所言之不誣，而恐後學之闕焉弗習也，故以爲欲成天下之材，立大學之根柢，當奉是書以爲蒙養之基。乃因兹刻而爲之序言於簡首，以著其景仰之願云爾。

王夫之《船山遺書・四書訓義》卷一二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内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説，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訓義　夫子曰：「教者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皆以因人心自有之幾，而納之於道。故學者不可不盡心，而教者必以是爲正也。教學之道，《詩》、禮、樂三者備之矣。教之以《詩》而使咏歌焉者，何也？以學者之興，興於《詩》也。善之可爲，惡之必去。人心固有此不昧之理，乃理自理，而情自情，不能動也。於《詩》而咏歎焉，淫泆焉，覺天下之理皆吾心之情，而自不善以遷善，自善以益進於善者，皆勃然而不自已，則《詩》實有以興之也。教之以《禮》而使率由焉者，何也？以學者之立，立於《禮》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人生固有此必盡之事，乃情自情而事自事，無能行也。於《禮》而斟酌焉，馴習焉，知吾有其情，而古人已有其事，有所不及而不能自安，有所過而不能自固者，得所據而依已定，則禮實有以立之也。教之以樂而使肄習焉者，何也？以學者之成，成於樂也。爲善之樂，因性之近人心，固有此成章之德，乃德易雜而心不純，無能定也。於樂而天幾通焉，人用浹焉，知德不假於强勉，而心自有其律度以鼓舞而不倦，順暢而自得者，氣已孚而志已定，則樂實有以成之也。

古人有興起之心而《詩》作，有自立之志而《禮》制，有治定功成之樂而樂作。是興、立、成者，《詩》、《禮》、《樂》之所自出也。後人於《詩》而遇其興起之心，於《禮》而正其自立之志，於樂而得其成功定治之敍。則《詩》、《禮》、《樂》者，固興、立、成之所必資也。始以興，繼以立，終以成，若有序焉。而自成童以後，學博依即學雜服，學雜服即學操縵，當十三舞《勺》之後，已合興、立、成之大用，而使漸進於高深，即以至善。揣其始教，極至於聖功將熟之候，而《雅》《頌》之所，威儀

之則，尤窮理盡性之所不離。

《詩》以興，《禮》以立，樂以成，若有殊焉。而自觀鄉之典，揖讓興而即有弦歌，弦歌升而必賦《二南》，於房中之樂合《詩》、《禮》、樂於一致，而使浹洽於神明，即以合同妙，其化極至神人交格之大，而樂比於《詩》，禮比於樂，無殊途百致之差。教者之教，學者之學，誠終身焉於此也。舍是而異端由學且亂之矣，其可勿審哉！

計東《改亭文集》卷一《孝經大全序》 敬讀河南新安故大司馬、贈太傅、謚忠節吕公公諱維祺，兵部尚書，崇禎末殉洛陽之難。所著《進呈孝經大全》卒業，歎曰：至矣哉！以東所見前賢註釋箋記《孝經》凡百數十家，未有若忠節公之詳切明備，使人悚然改觀者也。孝弟之道，雖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知敬，可以不學不慮，自然合於要道，此以論率性則然；若以語乎修道，則《孝經》亦但舉其大綱而已。其曲折纖悉必合《三禮》、《家語》、《小學》及漢宋諸儒箋註各經之章句，彙觀而分晰之，然後知一語一動一食一息之節，莫不有仁人孝子不敢過、不敢不及之義，雍容肅穆，中乎情文之矩矱者在焉。此修道之所以率性也。嘉、隆以來，學者大率宗姚江之教，以不學不慮爲宗。至心齋、近溪益主「直指人心」、「見性即道」之説，海内靡然從風。其最易動人者，於《孟子》孩提之章尤三致意。若是是無論《三禮》、《小學》諸書可廢，即《孝經》一書舉其大綱者，皆可廢而不讀也。夫不合《三禮》、《小學》諸書之言孝者，以箋釋經文不知孝道之廣大而精微也；不合他經所載曾子之言，及漢、宋諸儒所推述曾子之孝行，不知孝道之篤實而神變也。忠節公生平以講學爲己任，首致力乎德本，而博採載籍，編成此集，進呈之疏十數上而不倦，忠愛之意彌綸乎天地。《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公之盡瘁報國，從容就義，于註《孝經》之時早矢之矣，此可不學而能者乎？東益以嘆姚江之教，心齋、近溪之專主率性不言修道者，即於孝弟尚未得其全，而公之書爲粹然無弊也。

計東《改亭文集》卷三《王子重五經制義序》 王子子重年弱冠，通《五經》。當事奇其才，貢至京師。予以其《五經制義》歎美心折，既爲俳儷之文以贈之矣，愧其意未有盡也，復爲序以贈之，曰：經學之重於天下久矣，學者舍經學則無以爲本也。而孔子之言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易》之失賊。」何哉？宋儒解之曰：「《詩》教温柔敦厚，不能深察情僞，故失之愚。《書》教疏通知遠，未能篤確誠實，故失之誣。《樂》教廣博易良，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易》教潔净精微，學者沉潜思索太過，且或害道，故失之賊。《禮》教恭儉莊敬，學者周旋拘蔥泰甚，故失之煩。《春秋》比事屬辭，是非褒譏泰甚，或至犯上，故失之亂。」夫孔子手定《六經》以教天下後世，而預憂其失，輕則至於煩奢，甚且至於賊亂者，何哉？善乎宋儒解之曰：「不善學者，習其辭，求其義，義必有所偏，偏必有所蔽；善學者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體，則亦可以無失矣。」我於王子《五經》之文既愛其得之，則願其得之之深也；既愛其養之，則願其養之之固也。王子年少氣盛，才敏學博，其著爲文章廣大悉備，他日能以其得之深、養之固者施之于事業，廸之于身心，我不能測王子之所至也。使徒習其辭，涉其義，則漢之匡衡、谷永、孔光、晉王弼、何晏，皆一時經師之尤也，今覩其本傳，即位至三公，亦何貴乎爲孔子之徒哉！斯言也，予向者於俳儷之文未之及也，以王子之不鄙夷予，而屬余以贈言之義，予之所不敢不盡也。且以予之受知於王子之尊甫先生而爲其客也，尤不敢不盡其意，於是乎言。

湯斌《湯子遺書》卷五《答田簣山書》 六月二十八日，得接五月二十八日台函，言及禮文之編，謙讓過甚，引考亭云云，以爲必有積於立言之先者，然後可得而言。又云是書雖以通俗爲準，必當上溯古經，以窮其源，使人知禮所自來，爲吾日用之所不可缺，下酌時宜，以浚其流，使人於禮皆可盡，不苦吾財力有所不能辦，旨哉言乎！非有道者，誰能爲此？此某之所以逡巡而不敢任，此某之所以謂非足下不足任也。中州之以禮自持，學博綜而審權衡者，足下之外，有幾人乎？吾夫子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若平時未嘗講明，一旦臨事，即平日知其不可者，亦隨俗行之，蓋中無所主，驟難執持也。即欲執持，而譁之者衆，卒亦變而從之也。倘如考亭言，慮後日爲此病敗，則亦求勿敗而已矣。若慮其必敗而不爲，非有志之士所敢安也。凡著書，草創規模爲難，至斟酌損益，尚賴朋友。文不必太奥，奥則人難曉也。亦不必太繁，繁則人難知要也。某展轉思之，終以爲非足下不能任，願足下留意勿讓也。不然，吾州幸有一好古秉禮之君子，而不能成此書，則末流頹俗誰與砥乎？亦可歎也已！

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六《與席生漢翼漢廷》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知將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用功，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將《四書》一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

《存疑》，次看《淺説》。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於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爲没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必欲盡通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温習講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個學者。然此猶只是致知之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静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胸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切望切望。尊公先生不及另札，祈一致意。

李顒《二曲全集》卷七《體用全學》

明體類

《象山集》

先生在宋儒中，横發直指，一洗諸儒之陋。議論剴爽，令人當下心豁目明，簡易直捷，孟氏之後僅見。今其書具存，然學者第讀其《年譜》、《語録》及書答可也。

《陽明集》

象山雖云單傳直指，然於本體，猶引而不發。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載不傳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徹本面，愚夫愚婦，咸而循之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其書如《年譜》、《傳習録》、《尊經閣記》、《博約説》、諸序及答人論學尺牘，句句痛快，字字感發，當視如食飲裘葛、規矩準繩也。

《龍谿集》

集凡二十卷，皆發明良知之蘊。宏暢精透，闡發無餘，可謂前無往古，後無來今，後有作者，不可尚矣。然讀之亦須挈其要，如往來寧國、水西諸《會語》及書答，每日當讀一過，以豁心目。若夫記序等作，未免時有出入，姑闕之。

《近溪集》

近溪先生之學，肫懇篤摯，日精日進，可謂大而化矣，真近代第一了手人也。其集發明經書要旨處，娓娓千言，捐去世儒蹊徑。初學讀之，驟難契入，姑閱陶石簣所纂《要語》可也。

《慈湖集》

慈湖楊敬仲之學，直挈心宗，大悟一十八遍，小悟無數。在宋儒中，可謂傑出。人多以近禪訾之，先生之學，豈真禪耶？明眼人當自辨之。

《白沙集》

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虚圓不測之神。見之詞翰，從容清真，可以觀其養矣。出辭氣，遠鄙倍，其先生之謂乎？讀其集，令人心融神怡，如坐春風中，氣質不覺爲之默化。

右數書，明體中之明體也。

《二程全書》

二程中興吾道，其功不在禹下。其書訂於朱子之手，最爲精密，此孔、孟正派也。

《朱子語類大全》

訂偏釐弊，折衷百氏，巨細精粗，無一或遺。集諸儒之大成，爲萬世之宗師。讀其書，味其學，誠格物窮理之權衡也。第卷凡百餘，初學驟難徧覽，先讀《録》、《要》，然後漸及可也。

《朱子文集大全》

温醇典雅，議論精密。而奏議數十篇，尤見天德王道之學。

《吴康齋集》

康齋資本中庸，用功刻苦。其所著《日録》，專以戒怒懲忿、消磨氣息爲言，最切於學者日用。

薛敬軒《讀書録》

《讀書録》效横渠讀書之法，隨得隨録，而成切近精純、篤實輝光之學也。無論知學者不忍釋手，即絶不信學者覽之，未有不肅然收斂、鞭辟近裏者也。

《胡敬齋集》

先生學重躬行，以敬而入。言論篤樸，粹乎無瑕，初學所當服膺也。

羅整菴《困知記》

辨吾儒異端真似是非之分，不遺餘力，衛道之嚴，足見良工苦心。

吕涇野《語録》

當嘉、隆間，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湛。其末流之弊，高者言無知，慧者言歸寂。守程、朱之説，卓然不變者，在南惟整菴，在北惟先生而已。先生生平不爲宏闊高遠之論，其言布帛菽粟，其文藹若穆若，有德者之言，風味自别。共二十七卷，馮恭定修之，畢侍御表之。學者不可不置之案頭。此外如二程、張、朱《抄釋》，亦時有精到之語，要在鑒者之善擇也。

《馮少墟集》

先生與曹真予、鄒南皐、焦弱侯、高景逸、楊復所同時開堂會講，領袖斯文。然諸老醇厚者之通慧，穎悟者雜佛氏，惟先生嚴毅中正，一遵程、朱家法。集凡二十二卷。如《辨學録》，發明儒佛之分；《疑思録》，剖晰《四書》之蘊。《講學説》、《做人説》、序記、書牘，咸足以堅學人之志，定末流之趨。凡人賤近而貴遠，言及於先生，未免東家丘視之，可慨也。

右明體中之功夫也。

自象山以至慈湖之書，闡明心性，和盤傾出，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夫然後日閱程、朱諸録及康齋、敬軒等集，以盡下學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由現在以全源頭。下學上達，内外本末，一以貫之，始成實際。

《鄒東郭集》、《王心齋集》、《錢緒山集》、《薛中離集》、《耿天臺集》、《吕氏呻吟語》、《辛復元集》、《魏莊渠集》、《周海門集》

以上諸集，純駁相間，舍短取長，以備參攷。

適用類

《大學衍義》

真文忠公取經史要語，勒成斯編，誠吾人修己治人之蓍蔡，治天下國家之律令格式也。本之則治，違之則亂。然止於修身齊家而止，其意以爲人君苟能修身齊家，國與天下之治，由斯而推之耳。

《衍義補》

丘文莊公集古今經制之要而斷以己意，其申治也詳，其危亂也確，事事足法，言言可行。精研熟玩，因時損益，有志經國，執此以往可也。

《文獻通考》

江西馬貴與著，元儒也。當元時，義不輕出，折衷於古今朝典，以成此書。上至天官、輿地，以及禮樂、兵農、漕屯、選舉、書數、士卒、典籍，無不條晰。

《吕氏實政録》

寧陵吕新吾先生著。此老卓識諳練，經濟實學也，在世儒中最爲適用。《實政録》皆其所經歷者，學人無志於當世則已，苟有志於用世，則此書必不可一日無。

《衡門芹》、《經世石畫》

辛復元修。中有確論，可備採擇。

《經世挈要》

屯田、水利、鹽政以及國計、選將、練兵、車制、火攻，無不挈其要。

《武備志》

凡八十册。古今戰陣機關，備萃此書，視《登壇必究》加詳。而《孫子》、《吴子》暨《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尤爲兵學之要。

經世之法，莫難於用兵。俄頃之間，勝敗分焉，非可以漫嘗試也。今學者無志於當世，固無論矣，即有志當世，往往於兵機多不致意，以爲非儒者所事。然則武侯之偉畧，陽明之武功非耶？學者於此，苟能深討細究而有得焉，則異日當機應變，作用必有可觀。

《經世八綱》

凡二十套。惟馮應京《實用編》、鄧元錫《函史下編》可備參考，其餘勿覽。

《資治通鑑綱目大全》

凡二十套。乃格物之淵藪，興亡治亂之成案也。宜恒玩之，論其世以熟吾之識。

《大明會典》

明已亡矣，典則在也。雖時異世殊，然朝政之所關，故事之所詳，學者安可不知？

《歷代名臣奏議》

學人貴識時務，奏議皆識一時之務者也。當熟玩之，以爲奏記之助。

右自《衍義》以至《奏議》等書，皆適用之書也。噫！道不虚談，學貴實效。學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康濟時艱，真擁衾之婦女耳，亦可羞已。

律令

律令最爲知今之要，而今之學者，至有終其身未之聞者。讀者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夫豈無謂而云然乎？

《農政全書》、《水利全書》、《泰西水法》、《地理險要》

以上數種，咸經濟所關，宜一一潛心。然讀書易，變通難。趙括能父書，究竟何補實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識時務者在於俊傑，夫豈古板書生所能辨乎？噫！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送李天生歸陝西序》 夫子稱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兹者，何也？吾思之，聖人有聖人之兹焉，吾亦有吾之兹焉。文王未没，是

茲在西；文王已没，是茲在東。茲以西始，始於伏羲之一畫；茲以東終，終於夫子之《六經》。然子輿氏七篇，其猶東之復起者也。西則自周至宋，千有餘年，始有橫渠先生者，以《易》爲用，以《中庸》爲體，以復與於聖人之文。

今觀《西銘》一書，窮神以繼天之志，知化以述天之事，踐形以肖之，不愧屋漏，以無忝之，欲天下人皆盡夫事天之道，而爲天之孝子。其見極高明，其言極醇至，不謂聖人之茲在焉不可也。昔有問乎伊川者曰：「《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孟氏後未之見也。」

嗟夫，天地之文，以聖人而顯；聖人之文，以賢人而明。橫渠之《西銘》，非所謂賢人之文乎？吾人有志，欲求夫聖人之文而未有得，而先從事於賢人之文，充之至盡，亦何不可以爲聖人。

天生李子，西人也，有志於文，蓋自其幼齡已然。今且繇橫渠之《西銘》以求文王、周公之文，繇文王、周公之文以求伏羲之文。譬之升太華者，必始青柯之坪；溯黄河者，必自風陵之口，安見五千仞蓮花之峰，一萬里星宿之海，不可以從容而至哉。且夫太華爲五嶽之宗，黄河爲四瀆之首，卦畫爲斯文之原，《西銘》則濟川之舟楫，而涉巇之鉤梯也。李子方以編定《九經大全》、《續修朱子綱目》爲事。吾慮其工大而力勞，荒廢時日，未得斯文之淵源，而徒汎濫於其流，其學將爲無本，故嘗以《西銘》進之。蓋欲其先得是茲，於是簡而後可以直接斯文之統緒也云爾。《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於其西歸，遂書之以爲贈。

李因篤《續刻受祺堂文集》卷三《與孫少宰》　客秋齋宿登堂，得竊先生之緒餘以自淑艾穆，念關、洛風流，低回而不能去也。因念王文成絶代偉人，功烈自堪不朽，而以講學之故違背考亭，至使後世並其生平疑之。然則先生當百家雜進之時，獨樹紫陽赤幟，韓昌黎所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有味乎其言之矣。因篤竊觀當世儒者，亦有留心斯道，高談孔、朱如某某其人，然皆摭拾語録妄稱性命之旨，而絶不知從事經學。自因篤論之，斷未有不深於經學，而能以理學名世者也。漢、唐諸儒，豈無天資卓邁出處較然者，而終不得列理學一席，非經學不純之故乎哉。因篤不揣鄙陋，竊謂經學當折衷朱子，而朱子則以《四書集註》爲主，蓋朱子一生精力，十九盡於此書，盡善盡美，無可遺議。明三百年，深知而篤好之，惟蔡虚齋一人。不熟讀《蒙引》，又未有知《集註》之妙者。但《蒙引》乃虚齋未成之書，其中間有自相矛盾，並載數説之失。惟先生有一代經學之責，幸亟表章此書，而稍爲節其繁複，則考亭且嘉賴之。至《通鑑綱目》，朱子原以屬之門人趙氏，集中所載與趙諸書歷歷可據。《綱目》既成，朱子恐不及見，與趙諸書，皆未成時遥相往復，亦一證也。《綱目》所改《通鑑》，書法有大可議者，亦望先生爲考亭明辨之，何如？顧徵君天下奇士，此時與先生周旋，縱觀圖史之富，直兩賢相得愈章，恨因篤不及追隨耳。

顔元《存學編》卷一《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某聞氣機消長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方其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數使然也。然粤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率皆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爲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幸而君相之人竟爲布衣，亦必終身盡力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禹皋者，苟且於一時虚浮之局，高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於不可知也；亦必終身窮究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惑異端，背先哲者肆口於百喙争鳴之日，著書立説，而誤此氣數，壞此民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爲也。

自漢、晉泛濫於章句，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競尚乎清談，不知清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因之虚浮日盛。而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幾不見於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於陞脱。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人倫、世故舉爲道外，並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視爲累礙贅餘矣，哀哉！倘於此有堯、舜、周、孔，固必回消爲長，轉否爲泰矣。即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亦庶幾衍道脈於不墮，續真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趙氏運中，紛紛躋孔子廟庭者，皆修輯註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高坐講論之人，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稟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

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老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今之堯、舜、周、孔者也；韓愈闢佛，幾至殺身，況敢議今世之堯、舜、周、孔者乎！季友著書駁程、朱之説，發州決杖，況敢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於終誤，置民物於終壞，聽天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强暴横逆内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

某爲此懼，著《存學》一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

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爲之祟也。期使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

但孔、孟没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誹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二念交鬱，罔所取正。一日遊祁，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有佳録，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筦之，懽然如久旱之聞雷，甚渴之聞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猶未知論性之相同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有云：「此間有桴亭者，才爲有用之才，學爲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雜入天命，説一般是善，其《性善圖説》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殊新奇駭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時，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乎！所恨家貧親老，不得操杖親炙，進身門下之末。兹乘彭使之便，奉尺楮請教，祈以所著，並高弟孰長禮、樂，孰長射、書、孰爲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聾瞽之子得有所景仰尊奉。倘有寸進，真一時千載也！

山河隔越，不能多寄，僅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卷中摘一頁呈正，不勝南望愷切想慕之至！

熊賜履《經義齋集》卷四《唐詩養蒙序》　古者教胄之法，原本於詩歌。厥後《幼儀》、《内則》，宵雅肄三，亦未嘗廢諷詠之事。蓋先生設教，端重明倫，六籍皆常經也。而《詩》之爲道，温柔孰厚，其言易入，而又習自童穉，則其教可不勞而成。誠以唱歎節奏之餘，自有以盪滌邪穢，流貫精神，矯其氣質之偏，而澤於中和之域。以故舞《勺》舞《象》，必在童始之年，而羽籥《詩》《書》，理實相通，而功維一致也。

秦漢而降，師道不立，訓育乖方，兒童束髮入塾，口授以三言四字，第取諧讀，非有深義。暨於稍長博習，則亦惟詞章速化，獵取名位而已。坐是蕩陵傲慢，蔑棄彝常，又奚足怪耶！伊川先生嘗欲爲韻語，以教嬰孩，而未及就，若陳氏之《禮詩》，温公之《家範》，庶幾近之，而塾師往往不一掛齒，則世教從可知矣。

新安潘子餐玉雅意復古，取唐詩之切於倫理者，别類分章，釐爲一帙。仍援引故實，闡發義蘊，以具訓於蒙士，名之曰《唐詩養蒙》。嗚乎，此非深於教道，而能爲是乎！且夫《詩》三百篇，其於倫紀，罔弗該備。觀《鹿鳴》、《蓼莪》、《關雎》、《棠棣》、《黄鳥》諸什，即大槩可覩。孔子之訓伯魚，首舉《二南》爲惓惓。其教門人小子也，則由興觀羣怨而極於遠邇之所事。即三閭《楚騷》，而後少陵擅一代之選，亦惟是纏綿悽惻，一飯不忘君親，用能感人於千百世之下。然則風雅之本原，固自有在。區區白雲紅葉，斷壑平蕪，一切纖冶靡麗之詞，曾何與於性情之故也。

今潘子尺牘之中，訓詞深厚，法戒朗然。既有合於古人教胄養正之微指，而於所謂四始六義，尤能昭揭其大要之所存，而不屑屑於月露風雲之末技。嗚乎，若潘子者，始可與言詩矣，亦始可以言教矣。方今廟堂之上，孰崇儒術，鼓吹休明；薄海内外，喁喁嚮化。一旦聖天子隆更老之典，潘子應弓旌，入掌瞽宗，作興髦俊，或邦之賢大夫修舉鵝湖、鹿洞之遺蹟，延潘子擁皋比，其間將詵詵總角，環集而聽都講。其以嘉惠後學，爲國家弘菁莪棫樸之化，寧有量哉。余於潘子有厚望矣。是爲序。

潘耒《遂初堂集》卷七《方程論序》　古之君子不爲無用之學，六藝次乎德行，皆實學，足以經世者也。數雖居藝之末，而爲用甚鉅。測天度地，非數不明；治賦理財，非數不核；屯營布陳，非數不審；程功董役，非數不練。古人少而學焉，壯而服習焉，措諸政事，工、虞、水、火，無不如志。後世訓詁帖括之學興，而六藝俱廢，數尤鄙爲不足學。一旦有民社之責，會計簿書，頭岑目眩，與一握算不知顛倒，自郡縣以至部寺之長，往往皆然。於是黠胥猾吏得起而操官府之權，姦弊百出而莫能詰，則亦不學數之過也。

古算經諸書多不傳，《九章》諸術今人不能盡通。由於學士大夫莫肯究心，而賈人胥史習其法而莫能言其意。近代唯西洋《幾何原本》一書詳言立法之故，最爲精深，其所用籌算亦最簡便。然惟曆家習之，世莫曉也。吾邑有隱君子曰王寅旭先生，深明曆理，兼通中西之學。余少嘗問曆焉，知學曆必先學算，於是粗通算術。惜未竟學罷去。今寅旭亡久矣，余徧行天下，求彷彿其人者而不可得。歲丙寅，過宣城，始得梅子勿庵。勿庵，儒者，學行醇篤，覃精曆學若干年，洞見根柢，多所著述，於數學尤鉤深索隱，發前人不傳之秘。蓋《九章》中最難明者，無過勾股、方程二事。西人論勾股割圓之法詳矣，方程則有所未盡，於是勿庵著論六卷，專明方程。其於正負減併之數、和較雜變之情、帶分疊脚之術，銖

分縷析，創例立法，以盡天下無窮之變。數學至此，神矣妙矣，不可以復加矣。其見於文辭也，晦者使之明，煩者使之約，俗者使之雅，質而文，雜而有倫。俾覽者因言以得數，因數以知法，因法以悟理，洞然明白，而不苦於難習，庶幾數學復明，而人多綜理練達之材。其有裨於世，豈淺尠哉！

夫得浮華之士百，不如得實學之士一；得名世之書百，不如得傳世之書一。使寅旭、勿庵而見用於世，高可爲杜預、劉宴，下亦不失爲洛下閎一行。乃勿庵尚沉淪一經，未知遭遇何如，而其書則既成矣，可以傳矣。吾獨悲寅旭遯世埋名，坎壈憔悴以死，著書僅有存者。吾學不足以窺其深，而力不足以表章之也，其以勿菴爲地上之子雲，可乎？

王源《居業堂文集》卷一三《大學辨業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間，而篇法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爲脱誤而紛紜割裂補緝，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聖人無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勞心於其所不急，蹴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見乎？李子恕谷弱冠受業於顔習齋先生，知先儒之解未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説，參稽明辨，徧訪於時賢。久之，恍然於顔先生之説，乃擴充互證，爲《大學辨業》，以傳於世。辨而不争不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予嘗以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者之能事。德行，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用也。自孟子歿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分，而流弊遂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於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可不謂宏焉！顧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脩已有餘，治人不足；善化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誼明道有餘，利天下、成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宋盡失，烏得謂爲儒者之過？然講禮不講兵刑，尚仁柔，去剛武，繩墨以束其才，佔畢瞋坐以柔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有爲，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甯非風氣議論所漸濡，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歟？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逮，身心則無虧也，即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於世而非誣也。乃若後之借程朱立門户以爲名，而競爲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

陳夢雷《松鶴山房文集》卷四《經史》　諸經皆明道之書也。史則備人事之得失，可因以求大道之所存者也。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事外之道。舍道以言事，則其事流于刑名雜霸之爲，曲學私智争出，而天下無治功。舍事以言道，則其道流于虚无詭誕之言，邪説异端蜂起，而天下無正學。故學經以求道，讀史以識其事，在朝廷以善其政教，在草野以淑其身心，經史之有裨，誠非淺鮮也。

雖然，經有真僞异同，史尤多是非得失，誠未可一概論矣。自漢武表章《六經》，嗣是而以《三禮》、《三春秋》合爲《九經》，至唐孔穎達則取《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爲正義，遂有《十三經》之目。明以《五經》取士，纂集《五經大全》，而唐之《十三經註疏》亦並行于世。夫《易》之爲教尚矣，漢以來註《易》者不啻千家，不獨藝術者流各據師説，言其所見，即以程、朱大儒，而程傳《本義》之説亦不能无异同，則欲言道咸歸于一貫，亦豈易歟！《書》則今文、古文之殊，而文義顯晦不一，其間真僞亦豈容輕議歟！《詩》三百十一篇，較諸經爲稍備，而《小序》之言，與文公之説，後儒亦尚有疑義，又安所折衷乎？《周禮》之真僞，後人之論各殊。《儀禮》散逸之餘，即《禮記》亦尚多駁雜之論，則吾夫子所定，又果何書也？《春秋》三傳本以註經，然同時先後所傳已甚舛訛，人則或男或女之不同，事則或褒或譏之互異，其於筆削之旨，果能盡合否耶？史則不獨陳壽之抑蜀，魏收之穢史，見議於通人，即以遷、固之材，尤多駁雜不純之議，而《唐書》之掛漏，《宋史》之蕪雜，遼金元之缺略，又無論已。

生愚以爲讀經者，求見道而已矣；讀史者，求因事以見道而已矣。讀《易》而有得於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旨，以因時制宜，則變卦之異同，錯卦、綜卦之支曼，可勿問也。讀《書》而有得於君咨臣儆，都俞吁咈之意，以經邦立政，則《殷盤》、《周誥》之聱牙，《武成》、《洛誥》之錯簡，可闕疑也。讀《詩》而有得於「思無邪」之一言，則鄭衛之多淫詞，與《小序》之各有别旨，可兼採也。讀《禮》而有得於「無不敬」之一言，則《周禮》可爲特經，以見先公之制。《儀禮》、《禮記》不妨從合，以見古法之詳也。讀《春秋》而有得於天命、天討褒貶勸懲之大旨，則《左氏》以稽其事，《公》、《穀》及胡傳以參其義，其同皆可並收也。《論》、《孟》皆聖賢傳心之言，《孝經》則夫子著述之大，求道而有明且盡如此者哉！若夫《爾雅》，雖相傳爲周公之書，不過訓詁之末，立爲小學可也。至於史則資於遷、固以取其材，正之紫陽《綱目》以立其識，由是而《後漢書》、《三國》之典茂，《晉書》之綺麗，《南北史》、《五代史》之簡潔，皆備史家一得之長。而宋遼以後諸史，亦備見聞之助，考其治亂得失之機，綱紀法度之大，國計民生、典禮誥戒之是非得失，即事以求道，則史亦經也。如是庶幾善於窮經讀史，不徒爲宏攬博聞之末者乎？敢以是爲執事獻。

馮景《解春集文鈔》卷一一《大學問答》　閻子問於馮子曰：「余嘗有一疑義，謹標出以質吾子：《大學》一書，程子謂孔氏之遺書，朱子謂正經，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又分有經有傳，洵是獨謂傳文成於曾氏門人之手，則余未敢以爲決然也。何也？朱子意不過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古弟子於師方稱子，如《論語》於有子、曾子。實然者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俱曾參。析而數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雜記》二篇，曾子五；《曾子問》，曾子四十；《祭義》，曾子八。可見曾子爲記禮者之通稱也。若又以《大學》止一引『曾子曰』，與他屢引者不同，試問《禮器》亦止一引『曾子曰』，《周禮》其猶醢與《內則》亦止一引『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云云，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作乎？不寧唯是《孟子》七篇軻所自著，聖門高弟若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不似純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或曰朱子以《大學》之書，其言多與《庸》、《孟》合，故明其一脈相傳。不知先儒曾言：《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既謂之名例，推之羣書自悉合矣，奚啻《庸》、《孟》？或又曰：世以《禮記》漢儒書，然則《大學》竟成於漢儒之手乎？余曰：否。《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下或曰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爾雅・釋訓篇》載『如切如磋，道學也』十二句，班固謂《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於七十子之後，叔孫通、梁文之前必矣。若以爲曾子門人記者，吾無徵焉。」

馮子曰：「若先生之説既辯既博，亦經亦史，乃不自足，而必下問於走者，將無其義，有未安乎哉！蓋孔氏之門，顏子蚤夭，而卒傳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聖人之道者何也？曰《大學》之道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則《大學》十傳，皆出曾子平日所講習，而爲門人記之也，夫奚疑？愚以爲即通十傳竝無『曾子曰』字，亦決其爲曾子之傳，匪異人任矣。稱子諸證不必論也，且夫曾子門人，固無出子思右者。十目十手之嚴，與不覩不聞，同一慎獨，非一脈相傳而何？吾決其爲曾子傳之，而子思述之，以尊其統。猶恐後之爲僭爲僞者闌入於其中，柰何先生爲無端之疑，而啓天下後世不尊不信之漸哉！夫必有信乎彼者，而後疑乎此。吾不知先生謂聖門傳《大學》者，舍曾子、子思而外，游、夏之徒能贊一辭否也。」

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四《張錫祉春秋觀聚序》　《春秋》一經也，而緯以五傳，諸家疏義不可勝紀。顧朱子謂此經簡奧，立説雖易而貫通爲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且有假年願學之思焉，不其慎哉！先聖曰：「吾志在《春秋》。」又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所以明王者之大法，垂萬世之大經者，至矣。特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錯文見義，在左氏則發傳之體三，爲例之情五。左氏以下，抑復支分派別焉。杜元凱言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又令學者觀其聚，豈非貫通之爲難歟！蓋自《左》、《國》、《公》、《穀》，以及胡傳，彼此聚訟，互有異同，於是後之訓詁箋釋者意見紛歧，穿鑿傅會，不一而止。彼讀經無識，得一説不能不移於他説，而務彼説又難割愛於此説，積千萬之散錢，無索以貫之，幾何不委擲於地莫可收拾也！是故貫之者所以聚之，而能觀其所聚則未有不貫之者。夫經學在當理，而作傳以通經，聖人之宗旨殆有在也。若聚訟紛争，廢興由於好惡，徒執成見，而無當於聖人之宗旨，其可乎哉！況膚淺未流，背經反傳，曾何足觀？先儒之於《春秋》，假年而切願學，良有以也。吴門張生錫祉，窮經有得，其於左氏之内外傳、《公》、《穀》胡氏之異同，解疑釋滯，較若列眉。又或詳或略，毋缺毋濫，大異乎操戈入室以從事者。標之曰《春秋觀聚》，取諸杜氏「觀其所聚」意也。然非貫而通之，何以能聚？子朱子所謂貫通爲難者，其將不難於張氏子乎？夫表章六籍，儒者責也。書輯成，請序於余，余喜其能明先王之道，大有裨於來兹，爰述其意如此。

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四《伊洛淵源續録序》　昔朱子輯《伊洛淵源録》，薈萃程門師弟子授受之際一言一行，莫不條列備載，其居恒磨礱薰陶，裁抑其過，激厲其不及，或隨其材，或因其時，教者之所以教，與夫學者之所以學，概見於斯矣。自後未百年，而又有天民先覺者出，接引後學，爲之指其門庭，表其梯級，而先後之。於是聖道益明，源流益遠，則是《續録》之所爲作也。夫二程子師濂溪而友張、邵，倡道伊洛，一時高第弟子如游、楊、尹、謝數十輩，率能卓然有立，尊聞行知，以不負付託之重。蓋自鄒魯風微，斯文勃興，越千餘年一盛，恐其難爲繼矣，然而引而彌長，擴之乃大，自楊而羅而李，三四傳至晦庵夫子，膺斯道之任，而集羣儒之成，繼往開來，流行浩瀚，無論通都大邑、僻壤窮村，靡不願遊其門，執經請益。當此之時，循循誨誘，無間晨昏，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及夫言行之一致，體用之一源，務使切己尋求，由博歸約，而登斯堂，聞斯旨者，亦皆佩服勿諼，各得其意以去，猗歟盛哉！張南軒嘗曰：「道在武彝。」信矣。其猶原泉混混之出於深山，迤邐九曲，分爲萬派，播爲百川，合而渾涵淳滀於四海中乎？此其爲淵源詎有盡藏歟？《續録》舊本，自有明成化、

謝方石先生已彙輯成帙，分爲六卷，然採取未備。至隆慶時，薛公方山復因莆陽宋公初稿而重編之，名曰《考亭淵源録》。顧宋公初稿雖未及詳定付刻，而編輯頗嚴，如朱子同志之友，自廣漢、金華而外，概不之録。方山所刻則於金谿、永康、永嘉悉爲增入。竊恐世之繹其緒論者，或借吾儒之説以蓋其佛老之真，或喜浮夸之談以辨其功利之習，又將何以正之耶？余不揣固陋，參互考訂爲二十卷，折衷於方石、莆陽二者之間，命陳生紹濂編校授梓。後之學者，庶知大儒間出，其一時師友之所漸漬，及門之所依歸，開悟釋疑，精深廣大，講學極其盛，而衛道極其嚴，析之入秋毫，而放之彌宇宙。所以表章先聖者在此，所以津梁後學者在此。而凡師弟閒磨礱薰陶，激厲裁抑，合之程氏之門，初無異轍焉。或者有當於朱子輯伊洛之意，則是録真不可以不續，而謝、宋二公不又先獲我心哉！因書以爲序。

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四《濂洛關閩書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爲君爲相，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爲師爲儒，一也。一者何？曰道也。堯之授舜，止於「允執其中」者，道惟一中也。舜之授禹，推之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者，聖凡之相去、善惡之分途，直判其機以相示，亦道之不容有二也。自是，道行於上爲三代之盛治，道行於下爲鄒魯之真傳，猗歟盛哉！然而孔孟没，微言絶，自秦以迄漢、唐，茫茫墜緒，綿延如綫，蓋亦盈虚消息之理固然歟。宋興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間，張子篤志力行，關中學者與洛人並。迨至朱子講學閩中，集諸儒之成，而其傳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溯統於濂、洛、關、閩，而以爲鄒魯之道在是，即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夫四氏出而聖道日新，《六經》《四書》闡發無遺蘊。有志者不學則已，學則必由先儒之説以求先聖之指歸，宜無不得當者，大非若秦漢時榛蕪蔽塞，罔所適從矣。顧學者非不日誦先聖先儒之書，乃欲求一言一行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抑獨何歟？程子之言曰：「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虚無。」朱子又曰：「聖人教人，非使人掇緝語言，造作文辭，爲科名爵禄之計。」今之人，不蹈此弊者蓋鮮矣。夫刑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固非學者所宜務，而執主静、良知之説者，希心頓悟，終不能不折而入於禪。先儒之垂戒尤彰彰也，先儒書具在，學者心驗而身體之，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而振俗學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體性所自來，於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不爲詖淫邪遁所淆惑。故先聖之蕴，表章光大於先儒者，至爲明曉而詳盡。吾人生聖道日新之後，得開聾瞶之耳目，拓膠擾之心思，其幸也大矣。乃或拘於習染，養之無以全其性，充之不能盡其才，而又遺棄事物，脱略章句，陽儒陰釋，以亂其真，徒爲先聖先儒之罪人，豈不惜哉！雖然，道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而其顯晦絶續之幾，所賴仔肩斯道者卓然挺拔，不囿時趨，毋狹小以徼近名，毋過高以希速化，堅自信而實用其功，周、程、張、朱耳提面命，如在几席，夫然後得鄒魯之所以傳心者，上溯乎唐虞三代。蓋道無不一也已，我皇上崇儒重道，又命儒臣纂修各書，以垂教萬世，洵所謂治臻堯舜，學並孔孟者。至鄉會命題，尤重性理，使四氏之書直與孔、曾、思、孟同不朽焉。兹叨撫九閩，承流宣化實有未逮，惟是先儒遺書服膺已久，爰出平日所詮解者，令書院諸生互相參酌，仍付柳生椿、陳生紹濂彙訂。雖妄意編輯，自知無當，亦以俟知道君子略其僭踰之罪，進而教之也。因書以爲序。

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四《小學集解序》 古者有大學、小學之制，而未有其書。太學書傳自孔門，立三綱領、八條目，約二帝、三王教人之旨以垂訓，程子以爲入德之門是也。然小學尚未有書，或有其書而亡之，學者不能無憾。於是朱子集聖經賢傳，及三代以來之嘉言善行，作《小學》書，合内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以立教，明倫，敬身，稽古爲綱，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心術、威儀、衣服、飲食爲目，使夫入大學者必先由是而學焉，所謂做人底樣子是也。學者不讀《大學》之書，無以得其規模之大；而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二書實相表裏，不可缺一。自世俗迫求近功，弟子當垂髫時即習舉業，《小學》一書遂塵封高閣矣。我皇上崇尚正學，特賜頒行海内，而淺識者又第以爲課試作論之資，坊閒刻本亡慮數十種，纂註標題，未免苟爲試論剽竊之地，而鮮有敷暢尋繹其文義之微，與其教人親切之意，引學者以躬行而力踐之者。如此，則何貴乎朱子之輯是書？更何以仰副詔旨頒行期望始學之至意乎？夫朱子之爲是書也，規模節目無所不備，蓋即一篇之中，而每章每句皆有義理次第。每見註家於引《四書》之下，輒註之曰「已見《論語》」，「已見《孟子》」，不知孔孟之言編入《小學》，則爲《小學》之義理次第，雖意無殊歸，而語各有當，何疏略若此也！至若《小學》大旨，前賢論之頗詳，余括其要而言之，不離乎「敬」之一字。必也於内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看得「敬」字義理次第分明，體之於身而實踐之，無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修之則吉，悖之則凶，然後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大學》之基本以立。苟不能敬，而存心處事，待人接物有與此書相背違者，則已失卻做人底樣子，而欲求入德之門，譬猶人之形體尚不能

全，而欲肩重大之任以經營四方也，有是理哉？余故集諸家註釋善本而融會之，以成是編。且爲之掇其大旨以弁之於首，俾學者知是書爲成就德業之要，勿徒視爲應試之資已也。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八《小學衍義序》 予自丁亥歲奉命撫閩，仰體聖天子養育人才至意，建鼇峯書院，以延英俊之士。作藏書樓，貯經、傳、史、集數千卷，命書生課業之暇，日纂録古聖賢嘉言善行，予總其成，簡擇裁汰之，取朱子《小學》綱目例，分門別類，編次聯貫，凡得八十六卷，名曰《小學衍義》。既成，而爲之序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有五而入大學，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俱於小學中養其知識，完其德性，後入大學，始無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自後世衰道微，小學之功不講，而望人才之成難矣。朱子著《小學》一書，分明倫、敬身、稽古三綱領，各著條目於其下，源委井然，誠蒙養之聖功也。竊思朱子以後，名儒輩出，其議論風旨足以啓佑來學者亦夥矣。前人不能留其身以見後人，後人不能隔其世以見前人，求如洙泗之間師弟唱和於一堂，何可得哉！然古今之道一而已，散者寧不可聚，離者寧不可合，彙而集之，繼而續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皆可相見於《六經》、《四書》之中，何獨於朱子《小學》之書而不然哉！此予《小學衍義》一書，不避僭妄之罪，而欲小有補於朱子也。或疑採輯過多，非初學所能徧覽，不知道之在天下，無一事一物之可離，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經焉，即有曲焉，皆所以衍夫禮而不厭其多者也。《大學》之有衍義，自西山真氏始，其規模較經傳已加詳矣，又有《大學衍義補》，則瓊山邱氏之説，較諸真氏又益加詳。予之爲是書，亦竊比於西山、瓊山云爾。雖然，真氏、邱氏之書，當時已經進呈於朝，至今流傳海内，予何敢望？惟是區區纂輯之勤，歷有年所，且嘗與書院諸子切磋討論，冀稍當於立教、明倫、敬身之大旨，誠使初學之士取而玩之，庶幾有所考據，以爲學問、思辨、篤行之方，則是書或者不爲朱子所深非乎。

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四《朱子學的序》 自考亭朱子倡明絶學，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迄明憲宗之世，二百餘年。當其時，金谿之説未熾也，而文莊邱氏依倣《論語》二十篇，采朱子之言，次爲《學的》，以爲吾道之體要、聖學之統宗、下學上達之旨、天德王道之全，靡不兼收條貫，會歸於斯集。蓋文莊之所纂輯，即文莊之所得力者，故能深切著明若此也。迨金谿之學盛，姚江、新會並起争衡，羣言淆亂，莫知所宗，學者罕能窺於道德之要。又豐蔀以制科之帖括，斕亂以剽竊之詞章，然後朱子之學日以益晦。嗚呼，其不達於聖人之的，後之學者宜其蔽歟？夫欲工於射而閉其目，雖羿、蒙不能發一矢；欲入其室而懵其途，雖回、賜不能有所就。今使學者省括於度以從事於是編，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其知之明，極之窮神達化，而無所不通；其才之充，推之修齊治平，而無所不合；其道之行，至於化民成俗，綏來動和，而無所不得其當，則朱子之的亦藉是以昭明。夫朱子之的固周、張、二程之的。周、張、二程之的，固孔、曾、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録》，爲孔、曾、思、孟之階梯。文莊作學的，爲周張二程之階梯。學者誠由此以求周、張、二程，從《近思録》以求孔、曾、思、孟，而造乎聖人之道，猶善射者視厥正鵠，而操弓挾矢命中於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是以不辭重鍥而爲之序。

戴名世《南山集》卷四《四書朱子大全序》 《四書》義讀，取朱子一家之言，爲之采掇會粹，以類相從，而附於《章句》、《集註》之下，蓋發端於程君鳳來，而余之屬筆，則在於乙酉、丙戌間。後因簡帙重繁，又屬程君去其重複，正其譌舛。丁亥秋，程君舉以歸余，余更畧爲出入，而後其書乃爲定本。程君於是鍥之於板，以廣其傳。明年春二月，刻且成，而余爲之序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自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秘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雖其精義微言時時見於他書，而《集註》則朱子以爲稱量而出，增損一字不得者。於《章句》則引温公之言，以爲「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故余於是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其於朱子他書采掇會粹，凡有合於《集註》、《章句》者，列而存之；其稍有不合者，爲朱子早年未定之論，則弗之録也。兢兢擇別，不敢有失。黄勉齋之序《朱子語録》後也，所謂「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己」，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

嗚呼！自孔子没，而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竊取倪氏、吴氏兩家龐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眩瞀莫辨，而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并奉，以爲不刊。蓋《四書》之義既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歷二三百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州汪氏爲之抉摘其疵謬，以告於世，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掃。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之尊朱氏，即所以尊孔氏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

其於朱子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至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採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於諸儒之說概弗之參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使學者眩瞀莫辨，而誤其所從，汰而去之，固其宜也。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人者，何也？夫其可采之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涵蓋之內，而余之爲是書也，所以類聚朱子之語，欲得其全而觀之也。既得其全而觀之，則於諸儒之說，雖其至當而可采者，固亦有所弗暇及也。譬如一堂之上，衆說喧呶，紛紜攻訐，苟非窮理之深，析義之精，聽之焉能無誤哉！惟得一明允之吏，片言立剖，而紛紜之辨頓息。是故學者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爲其所亂。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將孔孟子言仁者類聚觀之，而朱子深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則是書也，得毋犯朱子之所恐乎？然在程子之意，則以其比並較勘，便於觀覽而玩索也。在朱子之意，則預憂夫學者之或因是以失於鹵莽，而不徧考於諸書也。蓋朱子亦嘗輯周、張、二程之意，以爲《近思録》矣，其言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心玩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柔饜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余不自揣譾陋，竊本朱子此意，而惓惓書於序之篇終云。

康熙帝《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一九《性理大全序》　朕惟古昔聖王所以繼天立極而君師萬民者，不徒在乎治法之明備，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執中之訓，肇自唐虞，帝王之學莫不由之。言心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性則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蓋天性同然之理，人心固有之良，萬善所從出焉，本之以建皇極，則爲天德王道之純，以牖下民，則爲一道同風之治。欲修身而登上理，舍斯道何由哉！朕荷太祖太宗積累之休，纘承世祖章皇帝鴻業，夙夜祇懼，嘉與海内，期登隆平。每思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經》，發揮聖道者，莫詳於有宋諸儒。追明永樂間，命儒臣纂集《性理大全》一書，朕常加繙閱，見其窮天地陰陽之蘊，明性命仁義之旨，揭主敬存誠之要微，而律數之精意顯，而道統之源流，以至君德、聖學、政教、紀綱靡不大小兼該，而表裏咸貫，洵道學之淵藪，致治之準繩也。歲月既久，版籍殘缺，特命禮臣重加補訂，以備觀覽，爰製序於卷端。朕方精思格言，探討緒論，以遐稽乎古帝王心法道法之微，亦欲天下臣民究心茲編，思降衷之理，安物則之恒，庶幾咸盡其性，以復臻乎唐虞三代熙皞之治云爾。

康熙帝《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一九《日講四書解義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爲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説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爲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紹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爲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茲已告竣。思與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爲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方苞《望溪先生文集・集外文》卷四《古文約選序例代》　太史公自序：「年十歲，誦古文。」周以前書皆是也。自魏晉以後，漢纘之文興。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質而不蕪者爲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肄也。我國家稽古典禮，建首善自京師始，博選八旗子弟秀異者，並入於成均。聖上愛育人材，闢學舍，給資糧，俾得專力致勤於所學。而余以非材，實承寵命，以監臨而教督焉。竊惟承學之士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絶無善本。聖祖仁皇帝所定《淵鑒》古文，閎博深遠，非始學者所能徧觀而切究也。乃約選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爲羣士楷。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自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穀梁傳》。《國語》、《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其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

法之精可見。故於韓，取者十二；於歐，十一；餘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兩漢書疏則百之二三耳。學者能切究於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用爲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雖然，此其末也。先儒謂韓子因文以見道，而其自稱則曰學古道，故欲兼通其辭。羣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經》、《語》、《孟》之旨，而得其所歸，躬蹈仁義，自勉於忠孝，則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愛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於此。是則余爲是編，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碩果親王序。

一、《三傳》、《國語》、《國策》、《史記》爲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學者必熟復全書，而後能辨其門徑，入其窔奧。故是編所録，惟漢人散文，及唐宋八家專集，俾承學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後可溯流窮源，盡諸家之精蘊耳。

一、周末諸子精深閎博，漢、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書主於指事類情，汪洋自恣，不可繩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間亦有之，而體製亦別，故概弗採録，覽者當自得之。

一、在昔議論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西漢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倜儻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滯澀，惟劉子政傑出不羣，然亦繩趨尺步，盛漢之風邈無存矣。是編自武帝以後至蜀漢，所録僅三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講，問過而存之者。

一、韓退之云：「漢朝人無不能爲文。」今觀其書疏吏牘類，皆雅飭可誦。茲所録僅五十餘篇，蓋以辨古文氣體必至嚴，乃不雜也。既得門徑，必縱横百家，而後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是也。

一、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爲明七子之僞體。故於《客難》、《解嘲》、《答賓戲》、《典引》之類皆不録。雖相如《封禪書》亦姑置焉。蓋相如天骨超俊，不從人閒來，恐學者無從窺尋，而妄摹其字句，則徒敝精神於蹇淺耳。

一、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永叔史志論，其源並出於此。孟堅《藝文志》、《七略序》淳實淵懿，子固序《羣書目録》，介甫序《詩》、《書》、《周禮》義，其源並出於此，概弗編輯，以《史記》、《漢書》治古文者必觀其全也。獨録《史記自序》，以其文雖載家傳後，而別爲一篇，非《史記》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誌銘，無事規橅而自與之並矣。故於退之諸誌，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録，録馬少監、柳柳州二誌，皆變調頗膚近。蓋誌銘宜實徵事迹，或事迹無可徵，乃敘述久故交親，而出之以感慨，馬誌是也。或別生議論，可興可觀，柳誌是也。於永叔獨録其敘述親故者，於介甫獨録其別生議論者，各三數篇，其體製皆師退之，俾學者知所從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學在辨古書之真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蓋黑之不分，則所見爲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筆古雋，而義法多疵。歐、蘇、曾、王亦間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爲揜耳。

一、《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蘑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鉤劃於旁，俾觀者別擇焉。

康熙帝《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二集》卷三〇《小學課士説》 古者有大學、小學，《尚書大傳》謂「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班氏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作《大學序》，取班氏之説。《書大傳》之作，先儒以爲出於漢儒之附會，理或然也。今以童稚之年，遽責以大學之事，其於古人爲學之方、立教之序，亦大不侔矣。夫古者教學，教耕之異其人，左右《春秋》之異其地，灑掃、應對、進退之詳其節，禮、樂、射、御、書、數之詳其文。雖其制猶可考，或有行於古難行於今者，亦貴得其意而已。故小學之法，求其參酌至當者，莫如朱子所輯一書，蓋取古昔聖賢教人爲學之言，而參之以《曲禮》、《少儀》、《内則》之文，與前言往行合以成編，其内篇則所以培其根也，其外篇則所以達其支也，而其大義之所存，則主於教敬。蓋敬者爲學之要領，所以該本末、貫精粗、徹上徹下之道也。朕自沖齡，即已披覽服習，嘗以爲學者苟能身體而力行之，則誠下學上達之功，實與大學相爲表裏，不僅爲初學佔畢課讀之書而已。近代以來，有司不以之校士，士子不以之誦習，簡帙雖存，束之高閣。朕每切於懷，於是特頒諭旨，著爲令甲，俾天下士子於經書制舉業之外，兼習是書，有司臨試兼以命題課藝。庶幾天下學者，誦其言，習其行，敦其事於日用居處，極其理於修己治人，近之盡乎人倫，精之通乎性命，静以淑其身，動以措之世，人才盛而風俗淳，端在是矣。

《清實録・聖祖實録》卷七〇《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庚戌》 朕惟天生聖賢，作

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爲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己人之要，俱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爲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紹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爲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茲已告竣。思與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爲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近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方苞集》卷六《再與劉拙修書》　前承命辨別某氏《詩説》，倉卒奉答，姑就所云，略爲剖析，而私心所蓄，未能盡吐，謹續布之。

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焉。其淺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則吾智力所不能逮也，乃深嗜而力探焉。然尚謂自漢、唐以來，以明道著書爲己任者衆矣，豈遂無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

夫學之廢久矣，而自明之衰，則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東，則黄君黎洲壞之；燕、趙間，則顔君習齋壞之。蓋緣治俗學者，懵然不見古人之樊，稍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則皆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舊爲之倡，立程、朱爲鵠的，同心於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學，所以深擯異端，非貴其説之同也。學不明，則性命之理不順。漢代儒者所得於經甚淺，而行身皆有法度，遭變抵節，百折而其志必伸。魏、晉以後，工文章垂聲於世者衆矣，然叩其私行不若臧獲之庸謹者，少遇變故，背君父而棄名節，若唾溺然。由是觀之，不出於聖人之經，皆非學也。乃昔之蠹學者，顯出於《六經》之外；而今之蠹學者，陰託於《六經》之中，則可憂彌甚矣。如二君者，幸而其身枯槁以死，使其學果用，則爲害於斯世斯民，豈淺小哉！

僕於朱子《詩説》所以妄爲補正者，乃用朱子説《詩》之意義，以補其所未及，正其所未安，非敢背馳而求以自異也。程子之説，朱子所更定多矣。然所承用，謂非程子之意義可乎？

吾兄謂《小序》亦不可盡廢，最爲平允。然其無據而未甚害義者，朱子已過存之。其已删而猶可用者，以鄙意測之，不過《風雨》、《伐檀》、《蒹葭》數篇耳。其所已辯，則終不可易也。有不當者，仍望反覆之！

尹會一《健餘先生文集》卷一〇《諭諸生》　往年使者初至吴中，頒《小學》，命諸生講習。厥後聞諸生意頗少之，以爲無足尋究。是諸生溺於所習，以好奇務博，誇多鬬靡爲學，而未嘗反求諸身心之過也。《小學》乃孝弟忠信之根源，視聽言動之矩則，故朱子懼其失傳而補之。至朱子誘學之規條，則略見於《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諸子史宜悉心者，一一具列。每謂誘學者多讀正經書，則數十年後當有人材出。但朱子所列諸子史，竊恐諸生方盡志於時文，尚未能徧覽也。擬治《詩》、《書》、《易》者，則附以《大學衍義》及《衍義補》；治《三禮》者，附以《文獻通考》；治《春秋》三傳者，附以《資治通鑑》及《綱目》。舊例，歲考畢，別試古學。使者竊見從前所試詩賦古文，不過剽獵浮華，實未見有探古人之奥窔者。今歲試後，別問諸經疑義。能條舉先儒訓詁而折以己意，有闡於諸經之精蕴者，第其高下，各提高一等。科考畢，則兼問《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諸書，以往古之事變、歷代之制度，亦爲策論者所宜知也。諸生勉之。苟能沈潛反覆於聖人之經，而内反於身心，以求濟於家國天下之用，則知《小學》之非膚淺，而不可忽矣。

汪紱《理學逢源》卷六《小學》　小學者，養正於蒙，而立大學之基址也。古典所載童穉之學，不過數與方名、數日、書計、遜讓、幼儀，然無非都是實益。至八年而入小學，亦不過日用淺近間，涵養以安詳恭敬而已。後世人馳心浮華，則童子而教以辭章功利，是導之浮靡，而汙壞其心志也。子朱子慮此，而輯《小學》一書，其綱則立教明倫敬身，其目則不過五倫五事之脩，而稽古嘉言懿行，以廣其意而實其事。其爲言易明，其爲道易行，是四子爲六經之階梯，而《小學》又

四子之階梯，尤童穉之所不容不學者也。然教子弟以《小學》，則須父兄自己確如立教之法，而使子弟之行步、坐止、言語、唯諾件件都合《小學》規矩，將來作一件要緊實事，則涵養子弟，成就一段氣象，何愁異日不做好人？蓋以理言，則大學爲本，而小學只其支流，以事言，則小學又所先資，而大學當需之漸進也。然朱子《小學》一書，實非徒小子所資也，能實踐而力行之，大學之事亦在其中矣。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幼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

古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識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正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有讒説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子政兄甚厭時文，每見人作時文，則皺眉曰：「古聖賢何嘗有許多話來，如何恁地打哄！」吾鄉人多笑之，烜獨謂此亦名言也矣。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範》亦好。」烜按：今以朱子《小學》與女子讀，最好。

吕東萊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

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讀書乃餘事。

真西山曰：「小學之書，始之以《列女傳》胎教，繼之以《内則》之法，合此二章，小學之教畧備矣。」

許氏曰：「《小學》之書，吾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愛之如父母。」

□□□曰：「案頭著一部《小學》，教子弟可出得多少好人！」

汪紱《理學逢源》卷六《大學》　《大學》本《戴記》四十九篇之一，唐以前未有表之者，惟韓退之《原道》中援引及之。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拱辰等。嗣後程子改定之，朱子得復采輯而章句，定爲經一章，傳十章，而後古人爲學規模乃得以大明於世云。夫自孔孟以及朱子，千有餘歲，而道術不明，雖好脩如董、揚、王、韓，奮然有志，而卒不足以臻於聖賢之域者，豈聰明之不足，而運會之衰歟？抑亦以《學》、《庸》雜《戴記》之中，而表章無人，學術無規矩可循，而入道無方耶？夫不能窮天下之理，何以致吾心之知？而知之既有不精，則行之自有不篤，縱使其行之篤，亦祇陷於一偏，而無以合乎中正之道矣。程子表章《大學》，以爲後學入德之門。朱子補《格致傳》以示爲學者入門之路。此程朱之功，所以繼絶學而開來世也。陸子静道匪中行，王陽明權豪自喜，乃復附此書舊本之悞，而伸其邪詖之言，以震驚愚俗，在今日猶有宗其説而詆程朱者，何不知之甚也，悲夫！

朱子曰：「《大學》是爲學綱領，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説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今且將《大學》熟讀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真西山《大學衍義》便是這個主意。

《大學》是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至處。

《大學》是一個腔子，而今却要填教他實。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大學》只説得一個規模，若如何格物致知，如何誠意正心，填實工夫，却須人自去做。

讀《大學》豈只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試驗之於心，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此非獨讀《大學》，凡讀書，皆當若此。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著常惺惺地。

清簡公曰：「《大學》輯於漢儒簡策，先後不能無悞，故二程定之，而朱子因之。近世論者必以古本爲據，然取古本反覆玩之，殊雜亂不可解，且復謂古本原無分章，然自誠意至治平俱以所謂起語分章，固甚明也。又石經《大學》刻於漢魏，其編次復與古本異，豈諸公未之見乎？果見之，又安適從也。彼謂今世學者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夫《康誥》以下固非孔氏所作，若漢魏之人悞次之，程朱依

經而改定之，又何必輕叛經文而重背漢魏也！」

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卷一八《飭發小學等書籍乾隆九年十二月》 士子居恒誦讀，必須有益身心之書，庶足以益神知而勵躬行。本都院前在滇南，因邊方書籍罕至，曾重刻古人成書數種，用資誦習，於邊方士子，頗有所益。繼在津門、豫章，亦續有所刊。昨來關中，見坊間書籍甚少，其有關身心根柢之言，更不多見。前刊書板，尚留江南，今已差人刷裝到陝。合行飭發。仰該官吏即將發來後，開各書轉發各學教官收存。教官有訓士之責，士子見時，可以將諸書時相講貫。《孝經》爲天經地義，百行之原，《小學》乃做人樣子，《近思録》乃宋儒五子精粹名言。窮鄉僻壤無師之處，即爲師保此三書。先儒每以此教人，最爲切要。每學各發二部。《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體用兼該，談經濟者莫能外焉。至於《四禮初稿》、《四禮翼》皆名儒之言，家家户户皆可遵行。其餘《養正遺規》等書，乃本都院所輯，不過博採古今名言格論，自蒙養閨訓、居家居官以及在官之人，皆有取則。借古人之成言，以代官常之文告學約，首冠列聖之謨訓，後以昔日所聞於父兄師長者轉告西江多士，今即以此勗關中諸生。以上每學一部。該教官務須留意啓迪，勿束高閣，書留交代，勿致散失。仍將發到存貯緣由，具文報查。

齊召南《寶綸堂文鈔》卷四《中文孝經序》 聖經垂教萬世，廣大精微，有竭後世諸儒學問思辨之力，而所解猶患未得其真者，曰《易》，曰《春秋》；有事甚庸近，言甚著明，雖在夫婦之愚，略爲訓釋即無不油然意會，視同日用飲食，而不能須臾離者，曰《孝經》。《藝文志》於《六藝略》後，次以《論語》，又次以《孝經》，有味哉！《論語》總六藝之樞機，《孝經》又揭《論語》之體要也。曾子得一貫之傳，本忠行恕，《大學》傳有明文，先儒言之詳矣。予則謂《孝經》示德之本，教所由生，原本天地之性，其發明一貫與《大學》若合符節，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事之本也，本立道生，萬善日積。始於良知，至易也，擴以格物致知，可以知性知天；始於良能，至簡也，充以誠意正心，可以踐形盡性，修道以仁，所以行之者一也。聖人，人倫之至誠者，聖人之本孝，則誠身之本也，此即夫子之道所謂一乎？由此善推，所爲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仁民愛物悉本於孝，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即夫子之道，所謂一以貫之者乎？能盡孝之量以修身，明明德，止於至善，忠也。推孝之量以成物新民，止於至善，恕也。《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所引舜大孝，武王、周公達孝，此即《孝經》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乎？孟子直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夫子與堯舜豈有異道？然則《孝經》與《大學》出於曾子一人者，其説豈有異哉！海昌進士周君松靄志在通經，覃思博考，持所校定《孝經》一卷，乞予序。予淺陋不足以窺今古文之得失也，童年所習至老不忘，於紫陽刊誤後，又見此編實能採經傳語以補外傳，爰述夙昔所論一貫忠恕者，書其首簡如此。

齊召南《寶綸堂文鈔》卷四《尚書集解序》 《尚書》爲經中最古。《易》雖畫始庖犧，其辭至周始備，太卜掌之，不列於學校。惟《書》與《詩》、《禮》、《樂》爲先王造士四術，孔子雅言，視樂尤切近焉。蓋二帝三王之治，雖質異性反，事異禪繼，時異常變，經權儀文異，因革損益，其敬天勤民，執中建極，官人立政之大經大本，前後同揆，體與用無異，原政與教無異致，由此則治，反此則亂。凡學古入官者，功在遜敏，始於博文之擇善惟精，約禮之固執惟一，克復其天命之性，全其率性之道，致中和而身無不修，道之體也。推之家國天下，彝倫攸敘，宏修道之教，民無不新，天地位，萬物育，道之用也。弟子記雅言，爲《論語》，則有堯曰一篇，歷序四代，括以寬信敏公，此即《尚書》大序乎？堯則天，舜無爲而治，禹無閒，然周可謂至德，此即其分序乎？曾子傳一貫則述《大學》，子思則述《中庸》，孟子則有七篇，明仁義，斥異端，皆約典謨訓誥之旨而論世尚友，取二三策終篇，則直序治統爲道統。然則戰國以前未經秦火，學者於四代簡册原如今人之誦讀《四書》，布帛菽粟所在具足，患在獵其文者或未通其義，知其説者或未力於行云耳。嗚呼，《書》罹秦火最酷，漢初僅得二十八篇，於伏生口授。當武帝表章《六經》，而孔安國所上壁中古文，又適際巫蠱之事，抑而不行。東晉始出，至唐作《正義》，始與今文合頒在學官。注疏雖行，後儒或疑古文非真，孔傳亦僞，訾孔疏多未精。嗚呼，《書》缺有閒矣，尚有二十八篇之傳，於舊又有古文數十篇，詞雖平淺，理無駁雜，即云後人纂集旁書，以當古訓，可法可戒，實有關於治道，何必斷斷辨難，如議禮家同聚訟，論樂家爭元聲乎哉！朱子嘗折衷諸儒，蔡九峰本爲《集傳》，視注疏已精矣。然馬廷鸞之《會編》，余芑舒之《讀蔡傳疑》，程直方之《辨正》，程葆舒之《訂誤》，陳師凱之《旁通》，王天與之《纂傳》，王充耘之《管見》，匡救瑕疵即隨其後。此亦足見窮經至難，卷軸愈積而疑誤愈滋也。余嘗思之，窮經者使能用古人立教大義融會貫通，不蹈俗學流弊，則經雖殘闕，二帝三王致治之本未具存，天不變，道亦不變，修己治人各充其量，豈有難知而難行者歟？必謂生千載後，能補完古人已缺之經，即聖神無所用力，如謂讀古人書能自體於視聽言動、日用倫常，即在庸愚，皆可以自奮於好學力行，知恥以盡其材，復其

性，而施之於事爲。予家弟世南自撰《尚書集解》以課子弟，離經辨志，簡而明，知類通達，近而遠，説本朱、蔡，兼採注疏以後諸儒所長，俾讀書者如讀《論》、《孟》、《大學》、《中庸》，味如菽粟，用如布帛，不可斯須去也。余嘉其志，是爲序。

齊召南《寶綸堂文鈔》卷六《重刻人譜全書序》 劉蕺山先生《人譜》一書，教人以思誠之學，心存主敬，擇善固執，自復其性，以盡人合天者也。首著《人極圖説》，始於繼善成性，心統性情，較周子遠溯太極更爲切近；次列六事工課，自慎獨、知幾至遷善改過，則直取孔門傳授顔、曾、思、孟心法，散見《六經》而綜匯於《四書》者，提揭最要，昭示後學。又慮後學之憚改過，私欲不净則理有未全也，因世俗頗愛袁了凡《功過格》，今專取其内省自訟便於檢身，不涉因果者，不記功而但記過，一曰微過，獨知主之；二曰隱過，七情主之；三曰顯過，九容主之；四曰大過，五倫主之；五曰叢過，百行主之；六曰成過，爲衆惡門，而以克念作聖終焉。爲《改過説》三篇，其自序引子言「道不遠人」，而深惡夫言道者高之淪於虚無，卑之出於功利，皆遠人以爲道者也。學者知人之所以爲人，於道思過半矣。至哉，言乎！天地之性人爲貴，能盡其性，可竝天地爲三才；一失本心，人與道相背而馳，乃至下同禽獸，詎非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耶！夫大道明，在倫常日用能知能行，心所同然，希賢希聖之具，天地固全與之，而有端不致其曲，有官不慎其思，有物不還其則，有宅有路不居其安而由其正，則皆學非其學之咎也。誠如先生之訓，心無不敬，自足以存誠；事無不誠，自足以盡性，人道也即天道也，不亦彰明較著乎哉！先生正直剛方，踐履篤實，所學近於曾子，省身自反，幽獨不欺，浩然之氣配乎道義，殺身成仁視猶敝屣，生平立朝居鄉，一言一動俱足爲後世法。其論學也，所傳尚有《會語》一卷，《學言》二卷，《易衍》及《圖説》一卷，《證學解》及《原旨》一卷，《古學經序》，《古小學集序》等文又數十篇，於宋儒濂、洛、關、閩能探其原而取其精，於明儒薛、胡、陳、王能兼其美而去其弊。《人譜》一書，即先生之以身立教者也。甬上金生谷亭有志好學，校而刻之，寓書求序。余雖病，高山景行之慕不敢以不文辭，手繙斯編，猶低徊歎想風徽，於證人舊社之罄欵如生也。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二一《乾隆元年丙辰六月》 國家以經義取士，將使士子沉潛於《四子》、《五經》之書，含英咀華，發摅文采，因以覘學力之淺深與器識之淳薄。而風會所趨，即有關於氣運。誠以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也。顧時文之風尚，屢變不一，苟非明示以準的，使海内士子，於從違去取之介，曉然知所别擇，專意揣摩，則大比之期，主司何以操繩尺以度羣才，士子豈能合矩矱以應搜羅乎？有明制舉之業，體備各種，如王、唐、歸、胡、金、陳、章、黄諸大家，卓然可傳。本朝文運昌明，英才輩出，劉子壯、熊伯龍以後，作者接踵，莫不根柢經史，各抒杼軸，此皆足爲後學之津梁，制藝之科律者。自坊選之禁，垂諸功令，而大家名作，不得通行，士子無由睹斯文之炳蔚，率多因陋就簡，剽竊陳言，襲取腐語。間或以此倖獲科名，又展轉流布，私相仿效，馴至先正名家之風味，邈乎難尋，所係非淺鮮也。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諸大家時藝，精選數百篇，彙爲一集，頒布天下，以爲舉業指南。學士方苞工於時文，著司選文之事，務將入選文，逐一批抉其精微奥窔之處，俾學者了然心目間，用以拳服摩擬。再會試鄉試墨卷，若必俟禮部刊發，勢必曠日持久，士子一時不得觀覽。嗣後應弛坊間刻文之禁，倘果有學問淹博，手眼明快者，不拘鄉會墨卷房行試牘，準其照前選刻，但不得徇情濫觴及狂言横議，致釀惡俗。朕實嘉惠士子，望各精勤厥業，以底大成，尚悉敬體朕意，共相黽勉。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八《答定宇第二書》 覆書道「士之制行非經不可，疑經者非聖無法」云云，僕更不謂然。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上無「經」字，漢武帝與東方朔引《論語》，稱傳不稱經；成帝與翟方進引《孝經》，稱傳不稱經。「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始於戴聖。莊周，異端也，戴聖，贓吏也，其命名未可爲據矣。桓靈刊石經，匡、張、孔、馬以經顯，歐陽歙贓私百萬，馬融附姦，周澤彈妻，陰鳳質人衣物，熊安稱觸觸生，經之效何如哉？《六經》中惟《論語》、《周易》可信，其他經多可疑。疑非聖人所禁也。孔子稱「多聞闕疑」，又稱「疑，思，問」。僕既無可問之人，故宜長闕之而已。且僕之疑經，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經證經而疑之也。其疑乎經，所以信乎聖也。

《六經》者，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孫自宜聽受，然未必其言之皆當也。《六經》之言，學者自宜參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經而以爲非聖者無法，然則疑高、曾之言，而爲之幹蠱，爲之幾諫者，亦可謂非孝者無親乎？漢王充曰：「著作者爲文儒，傳經者爲世儒。著作者以業自顯，傳經者因人以顯。」是文儒爲優。宋劉彦和曰：「傳聖道者莫如經。」然鄭、馬諸儒弘之已足，就有闡宣，無足行遠。唐柳冕曰：「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也；明《六經》之註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也。」今先小人之儒而後君子之儒，以之求才，不亦難乎？此三君子之言，僕更爲足下誦之。

足下謂説經貴心得，不以沿襲爲工。此言是矣。然而一人之心，即衆人之心也。一人之心所能得，即衆人之心所能得，不足以爲異也。文章家所以少沿襲者，各序其事，各值其景，如烟雲草木隨化工爲運轉，故日出而不窮。若執一經而説之，如射舊鵠，雖后羿操弓，必中故所受穿之處；如走狹徑，雖跅弛小步，必履人之舊迹也。前賜《讀大禮》《議六宗》説俱精確，然一則毛西河曾言之，一則郝京山曾言之，其書俱在，其説更詳，此豈足下有意襲之哉？足下之心得之，彼二人之心先得之；足下之識雖在二人之前，而足下之生已在二人之後，則不襲之襲，二人傳而足下不傳矣。且僕固疎於經者也，甫得二義已覺其襲，倘從足下之言，而惟經之是窮，則足下之終日仰首屋梁，所自矜獨得者，不俱可危乎？要之，足下自問不能購盡天下説經之書，又不能禁絶天下説經者之口，姑毋以説經自喜也。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九經古義序癸巳》　《九經古義》十六卷，吴徵士惠松厓棟先生之所著也。凡文之義，多生於形與聲。漢人去古未遠，其所見多古字，其習讀多古音，故其所訓詁要於本旨爲近，雖有失焉者，寡矣。唐之爲釋文，爲正義者，其於古訓亦即不能盡通，而猶間引其説，不盡廢也。至有宋諸儒出，始以其所得乎天之理，微會冥契，獨闢突奥，不循舊解，其精者固不可易，然名物象數、聲音文字之學多略焉。近世學者安於記誦辭章之習，但知發策決科爲務，與之言古訓，駭然以爲迂晦而難通，塞耳而不能聽也。嗟乎！此學問之所以日入於靡爛，而有終身讀書不識一字之誚也乎。今讀徵君此書，單詞片義，具有證據，正非曲徇古人，後之士猶可於此得古音焉，求古義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碩師也。爲性理之學者，或視此爲糟粕，然虚則易岐，實則難假，承學之士要必於此問塗，庶乎可終身不惑也。余十數年前見是書，即爲之商略體例，校訂譌字，而還之徵君之子承緒。洎余自湖南歸復，從乞借鈔攜之京師，嘉定錢學士辛楣大昕、歷城周進士書愚永年各録一本以去，而余轉鹿鹿，未能卒業。至今春，賴友朋之力，始得録全，計元本之在余篋中，又五年所矣。書此以見歲月之空馳，而讀書能不間斷，誠難也。且以志余媿云。時乾隆三十八年仲春旬有二日。

錢維城《錢文敏公全集・茶山文鈔》卷七《春秋論三》　《春秋》，悉魯史文，孔子弗取而録之。録之已耳，何云孔子作《春秋》也？夫孔子非徒録之已也，録其可存者以示萬世法，其不足録者則削之。有所不録，則所録者皆特筆，故曰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且此不獨《春秋》然也，《六經》皆孔子書。《樂經》已亡，僅附見于《禮記》，《禮記》又多出漢儒手。今孔子手定書：《易》、《書》、《詩》、《春秋》而已。《易》非可删，彖、象、傳及繫辭、説卦等篇，此後世註疏之所自昉也。《書》與《詩》則皆孔子删存之書，今不曰伏犧、文王、周公《易》，不曰唐、虞四代《書》，不曰《周詩》，而必歸之孔子，獨何疑于《春秋》？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于經皆删定，而無所作，故自言如是。孔子作《春秋》，孟子尊之之辭耳，非真有撰著于其間也。有所録以傳，則所不録者即不必傳，而無害。其所傳，傳其事而是非法戒，與萬世其見之。其不傳者，即無與于是非法戒者也。吾得仍以日明之日出，而天下昭然，人物皆得有其目。日無所賴于星辰之光，而星辰亦自隱而不見，猶《春秋》成而魯史之文廢也。《左氏傳》亦星辰也。日無資于星辰，而星辰自借日以明，故《春秋》無藉于傳，而傳自附經而存。然而世之占日者，必由星辰之次舍以稽日之躔度；世之讀《春秋》者，必由傳之所存，以攷孔子之所削，得其所削，而其所書之意乃可窺。此陳止齋之論《左氏》，所謂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是也。非《左氏》無以知孔子之所削，非所削無以見孔子之所存，合所存所削，而聖人之意彰彰可攷矣，褒貶云乎哉！或曰書其可存者，削其不必存者，則所存者必重且大，其所削必微。顧或有大而不書，或小而必書，何也？夫是非法戒之所存，不必其事之大小也。或求名而不得，則有大而不書者矣；或欲蓋而彌彰，則有小而必書者矣。《春秋》者，正名之書，非以備記載也。然則夏五、郭公、甲戌、己丑之類，何以獨存？曰此孔子之闕文，非魯史之闕文也，傳疑之説，傳者之言，不可信也。

王鳴盛《西莊始存稿》卷二四《古經解鉤沉序》　學莫貴乎有本，而功莫大乎存古，吾嘗持此以求之今世之士，而厪厪乎得余子焉。夫經之有傳注詁訓也久矣，其以九經各定著一家，而爲之義疏者，唐貞觀時事也。若乃益之以《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亦各定著一家，目爲《十三經注疏》，又割取陸氏《釋文》散入之，而郭璞、趙岐注又皆删節不全，孫奭疏又係妄人僞造，吾不知其彙集而定之者起于誰氏也，自故明以來，刊本迭見，學者開口則曰《注疏》《注疏》云爾，亦知其玉石雜糅，蘭艾不分，而古人耑門之學固不盡是哉！雖然，居今之世，欲求古學則舍是末由矣，奈何能讀注疏者天下無其人也，又況能補其亡佚者與？昔仲尼没微言絶，七十子喪大義乖，然自晚周先秦以迄兩漢，傳經授受各有原流，皆能自名其家。魏晉及唐師法漸失，然古義未盡亡也。下至宋元，義理雖

精，詁訓亡矣，而明儒之陋謬爲尤甚。蓋俗學之病在于無本而不好古，傭賃稗販，游光掠影，往往奉郢書燕説以爲典要，凡所引用皆不出于本書，孰是能求傳注之所從來者哉！諺曰：「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言聖人惑焉。」此其蔽也。余子憂古訓之澌滅也，既已遍讀注疏，識其崖窽，又復瀏覽羣書，左右采獲，斷自唐以前，掇拾亡失，爲《古經解鉤沉》若干卷，每條具注所出數典，而舉其祖，按籍稽之，可覆視也。其學可謂有本，而其存古之功可謂大矣！後人欲求傳注詁訓之學者，合注疏及是書求之足矣。吾交天下士，得通經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東原也。間與東原從容語：「子之學于定宇何如？」東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嘻！東原雖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無是者也。夫子之聖，猶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古之可尚如此，乃今復得余子非古不道，而所求者又皆真古，而非贋古，古學將自此昌，而流俗無本之學可以此療之矣。余子之友朱文游，亦篤雅嗜古，而家藏多宋鈔，盡出以相商榷，故能成余子之志云。

王鳴盛《西莊始存稿》卷二四《詩經叶韻參補序》　古音之變也久矣。《楚辭》、《文選》其音與《詩三百》已自不同，周顒、沈約、陸法言、孫愐之韻書出，去古益遠。吴才老始有志復古，撰爲《韻補》一編。楊用修又增益之，爲轉注古音。然二家者，于古音本無所解，徒雜采羣書之韻見異于今者，即以爲古，譬諸治絲而棼之爾。迨至連江陳季立有悟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説，倡論謂古無叶音，于是古音始有端緒。而亭林顧氏復大暢其説，分古音爲十部，條理精密，秩然不紊。欲明三代以上之音，舍顧氏其誰與歸？楊君魁榜，字掄元，雲南永北府人，撰《詩經叶韻參補》。其説以爲宋儒所言四聲互叶，切響通用，立法已詳。而近時陳法子又有叶本音、四聲叶轉音、四聲同音同叶、二音互叶、叶通用之音、叶借用之音，與夫本字加之而得音旁，聲類之而得音等法，其于朱子之叶韻有改者，有補者，有削者。改補可也，削之不可也。乃取陳氏所削，槩爲加叶，并改補者亦參取而訂定焉。楊君之用心可謂勤矣！夫叶韻也者，六朝人謂之協句，小顔注《漢書》，謂之合韻。曰叶，曰協，曰合，一也，其言本無病也，病在不以叶音爲本音，而以爲詩中又自有叶音耳。今楊君之書遠本才老，又取法子之説，展轉加叶，予固不能通也。予所知者，亭林所分之十部，風宜歸侵，弓宜歸登，如是而已。然當唐韻盛行之時，賴才老之講明，而世始知有古音遞相推衍，至顧氏而始無遺憾。是考古之功實自才老。始楊君生于天末，未睹顧氏之書，故猶祖述才老。倘學者由其書而尋繹焉，討論焉，愈以知音無不叶，叶必本音，使人謂顧氏之可信，實自楊君始，何不可與？爰序而歸之。

汪縉《汪子遺書二録》録後《規矩説》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于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此學者之規矩也。朱子教人必自《大學》始，其生平用力之地，尤在此書。學者失其要，倕而改錯者多矣。《大學》之要，孟子言之備矣。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朱子釋之曰：「《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親弗悦，弗信于友矣。悦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悦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朱子釋之曰：「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于此觀之，孔、曾、思、孟所授受者可知，朱子用力之要亦可識也。朱子于《大學》之卒章發之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蓋謂此也。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學者欲以規矩成方員，其必由是而入焉乎！

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六《陳宏猷四書就正録序》　文以明道也，道明然後文工。故求士之明道，必以文爲衡。古之工於文者，率多曼衍俶詭。惟《六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今所謂《四書》者尤粹，是以用爲取士之法。然沿習既久，知有舉業之文，不知所以爲文；知文之必衷於道，不知道所由晰。取儒先之説，沾沾焉分寸而比附之，甚者飾以麗句，傅以巧思，如扣槃，如捫燭，古人所謂明道果若是歟？夫道之所由晰，本諸身心，舉《四書》所言存諸心、體諸身、見諸政事，以辨先儒之異同得失，乃知聖賢所言，其淺深次第，有一字一義不可畧者。嗚呼！是豈易言哉。

《四書》自趙氏順孫以來，爲纂疏集編通證辨疑者甚衆。至明用以取士，老生宿儒纂輯講解又不下百餘種，雷同勦襲，適爲時文用已矣。太倉陳君宏猷，吾未之識也。近與其弟子定山交，乃得見《就正録》一書，大抵明道爲要，未嘗沾沾焉比附於儒先，而一字一義反覆涵泳，必求有以自得其至也。析豪芒，窮腠理，

淺深次第，釐然劃然，確乎不可易，非由審問、慎思、察於心而著於身，其孰能爲之。定山言其師生平以至誠爲本，以存養爲歸。能存養則心正身修而天下之理得，又何間於聖賢之言也哉。

陳君没久矣，家貧不獲刻其遺書，定山日夜繕寫至五六稿不懈。觀定山之誠，則君之所以教與其所以感者可知。顧布衣終考不得爲取士者所識拔，此吾所以歎也。

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八《示長沙弟子唐業敬》 必知學業徑途，乃可以從事，否即浮慕古人，非流俗學亦墮偏端。聰穎之士畧觀大意，騖廣而荒，最爲害事。經云：「夫仁亦在熟之而已。」「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沉潛反復，始有融會貫通、深造自得之致。庖丁解牛，紀昌貫蝨，不期然而然，皆熟之謂也。

經學端以註疏爲宗。《易》由輔嗣逮於程朱，而義理始暢。然秦漢大師之傳，皆原孔氏，其畧載唐李鼎祚《易解》。近日惠徵君棟撰《易漢學》、《易述》以發明之，從此尋流討源，問津更易。

《書》宗九峯，而仲達《正義》援引奥博，且鄭註多在其中，不得以宗孔氏訾之。自朱子致疑古文之僞，其後草廬楚望及閻百詩諸君爲之條分節解，互相矛盾，亦不可不疏通其故。

《詩》以毛、鄭爲宗。孔疏其冢適也。嗣後如吕成公、嚴華谷、何元子、陳長發，其所發明博洽宏通，尤當盡覽。

《禮》必兼《周禮》、《儀禮》。蓋《周禮》統王朝之典，則《儀禮》具士庶之節文，條目粲然，較《禮記》更爲詳整。其孔、賈之傳鄭學，則獨有千古學者探索終身尚虞難竟，後儒一知半解，故爲指駁，豈非蚍蜉撼樹？

孔子作《春秋》，大指盡於《三傳》，而《左氏》最長。杜氏又最宗《左氏》，學者以此服膺可也。《公羊》、《穀梁》間有別解，何休承之，亦皆出自孔門弟子，義深文奥，牆仞難窺，不可以偶涉譏緯，輒仿陋儒指斥。

古人云讀書先識字，《爾雅》其權輿也。考之以《説文》，通之以金石文字，衷之以陸氏《釋文》，庶免阿買之誚。

漢唐經師靡不精通推步，兼工樂律。漢之京君明、鄭康成，宋之范氏鎮、司馬氏光，明之韓氏邦奇，可概見也。陳暘、鄭世子之樂書，梅宣城之算術諸書，有志者宜肄業及之。

史學當取《二十一史》，及《明史》，劉昫《舊唐書》、薛居正《五代史》，以次瀏覽，然後徐及於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王圻《續通考》。此彙史志而成者，千古天文、地理以及民生國計因革利弊，皆在於是，不讀此不足成經世大儒。

言道學者，世指爲迂，然迂遠而闊於事情，太史公之言孟子也，何可機械變詐，突梯滑稽爲下流不肖之歸乎？誦法《小學》、《近思録》、《元城語録》、《名臣言行録》，及《四書反身録》、《日知録》諸書，寧方毋圓，寧拙毋巧，寧直毋枉，寧儉毋奢，守固窮之節，不淫不移，不與不取，庶聖賢地位乃有少分耳。

《詩》亡而《離騷》作。蕭統《文選》，屈宋之繼別也。或謂所選雜出不倫，然沈博絶麗，實爲宇宙不可少之文，故杜少陵、韓文公皆有取焉。契其神理，擬其閎富，約爲駢體，自當獨步江東。

古文自茅氏八家而外，如唐之獨孤文公、李文公、皮子，宋之李泰伯、蘇門六君子、朱子、周益公、陸務觀、葉石林，皆自成一家言。至如元之吴、吴、揭、黄、柳、戴，明之宋、王、守仁、王、慎中、歸、唐，均可師法。若既本經緯史，又於諸家中擇一性所嗜者，熟復而深思之，久之深造自得，旁推交通，自爾升堂入室。

詩道之多，正如漢家宫闕，千門萬户，然其擇之也與古文同。果能熟讀深思，傅以學問，輔以才氣，壯以聲調，何患不成大家？至七言古詩，斷以杜、韓、蘇、陸爲宗，餘或偶及之，不可爲準則也。

填詞，世稱小道。此捫籥扣槃之語，非爲深知詞者。詞至碧山、玉田，傷時感事，微婉頓挫，上與風騷同指，可斥爲小道乎？故竹垞翁於此深致意焉。行有餘力，間閱南宋人詞，及本朝浙西六家，能於此拔幟其間，亦不朽盛事也。

時文至王、唐、歸、茅、胡、諸、瞿、薛，理純法粹。湯、許、陶、董亦自名家。若金、陳、陳、黄，極天涵地負之能。而徐思曠、羅文止、楊維節、包長明諸君，文如白雲在天，滄波無極，神妙而不可知。學者欲登峯造極，舍思曠其焉歸？若欲稍近科舉，肆力陳、黄，尤爲較易。

其餘周秦諸子，《漢魏叢書》，六朝及唐宋文人各集，下至裨官小説，凡經籍藝文所志者，暇即取而閱之。聖人謂多聞多見，博學於文，皆此意也。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三《贈邵冶南序》 始予典試浙江，得餘姚邵子與桐，知其經學湛深，能以古文爲時文。今春天下貢士集禮部，主司思拔汲古不爲俗學者，以救墨卷浮濫勦襲之失，而與桐褒然爲舉首。榜出，海内有識者咸曰：數十科來無此才矣。故事，南省第一人當在詞館之選，而與桐獨不得與。其南

歸也，過予言別，再拜而請曰：「晉涵不敏，承家訓，稍通古學，幸得成名，不見棄於士大夫，皆吾父教也。吾父行年六十，無所遇，不以屑意，唯平日覃思經學，卓然有所得，而名不出鄉曲。願述其一二，以見於先生之文，使知當代有賞音，視世俗捧觴上壽之樂多矣。」乃言曰：「昔吾王父以治經爲東浙大儒，吾父幼時羣經、三史皆暗誦。中年以後，獨喜讀《易》，博覽衆説，期於自得。」嘗病後儒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故爲説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傳以釋經，羲文之意待孔子而明。經傳之篇不可亂，而經傳之義未嘗異。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説上下經，此善於讀《易》者也。後儒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爲《易》，不可以孔子之説爲文王之説，此不善於讀《易》者也。元亨利貞四德，其義盡於《文言》，爲上下經綱領。貞屬信，不屬智，《文言》訓『貞』爲『固』。固者，執守之義。時位不同，故有不可貞之辭，訓正，而固於義有所窒矣。」又謂：「《序卦》、《雜卦》非聖人不能作。《序卦》主流行，生生之謂易也。《雜卦》主對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又謂：「言卦變不如言互體。鄭康成、虞翻諸人取連互，陰陽消長，法象天然，一傳而爲卦變，屢變不已，遂無定義。按卦圖，佑爻遞變，似本八宫宗廟游歸之法，然圖與歌取例不一，自著而自亂之，不如漢人言兩互之不失其常也。」

予聆其言未畢，撫掌而起曰：「甚矣，翁之善説經！」而與桐之賢有自來也。近代言經術者，守一先生之言，無所可否，其失也俗；穿鑿傅會，自出新意，而不衷於古，其失也妄。唯好學則不妄，唯深思則不俗。去妄與俗，可以言道。若翁者可謂好學深思也已。翁以通經無求於世，而天生賢子以昌其學。與桐之才宜立致富貴，而天使就閒以侍養其親，以成其道德文章。富貴之顯親者有限，而道德文章之顯親者無窮。天之於翁，何其厚哉！古之經師多壽，説者謂苦心凝思，非攝生之道，疑其稟受與常人異。予以爲不然，心之官主思，宜通而不宜塞，故未有以用心而傷其生者。儒者之用心求所自得，非苦之也。唯心乎富貴者求其所不可必得，幸而得之，而所求無厭，故常苦其心以終身。若夫心乎學者，深淺隨其所得，已得則樂，樂且可久，終日用心而不爲心苦，此儒者之所以多壽，而非若養生家之强制其心使無所用也。與桐歸，以吾言質之於翁，其然乎？否乎？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二《小學考序》　《小學考》者，補秀水朱氏《經義考》而作也。朱氏之攷既類次《爾疋》二卷，而形聲訓故之屬闕焉，是後學之責也。顧南原自言《隸辨》一書爲解經而作，意固善矣，往者學人狃於帖括之習，沿塾師音義，幾不識古字古訓爲何物。邇年士大夫則又往往侈談復古，博稽篆籀古隸，審定《説文》、《爾雅》，闡形聲，訂同異，而於童年肄誦經書實義或轉不之省。某嘗謂，近日攷古嗜博者，每求之六合之外，而遺於耳目之前。嘉興王惺齋有言：「今人爲文，棄韓、歐諸家所用之字，而好辨許祭酒重文、張次立附字。此學者之大患也。」昔宋鄱陽洪氏纘《急就》，類《滂喜》，自以爲博識矣，其究也徒啓濫觴之弊，於復古乎何有？然平心論之，學者鑒彼兎園册子，局束見聞，則又不得不引伸類長，旁極而摹擬之。夫學問之實，惟在識力正定而已。苟其識力之不正也，務博之失與苟簡之弊均也。如其氣足以内養，力足以自充，則與其陋也寧博，與其臆斷也無寧稽古矣。曩在館下，每以此事諗吾謝子，今三十餘年。而謝子從政之餘，果克裒輯成書，是其養氣有餘，而識力正定之驗也。讀是編者，幸勿忘其爲解經而作，則得之矣。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二段玉裁《味子小學跋》　嗚呼，此《小學》二本，乃我師博野吏部侍郎尹公元孚之所賜也。乾隆丁卯，余年十三，先君子授以《小學》。是年應學使者童子試，試之日，能背誦《小學》、四子書、《詩》、《書》、《易》、《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尹師爲孺子可教，賜飯寵異之，遂面授以新刻粱谿高紫超氏所注《小學》，奉書而歸。先君子及先孺人喜甚，線裝度閣惟謹，即此本是也。蓋師之學宗朱子，尤重朱子《小學》，督學江蘇以培植人才爲先務，命諸生童皆熟《小學》，爲養正之功。以坊間所行陳恭愍注未善，惟高氏注條理秩然，得朱子編輯本意，重刊頒布，而其手畀玉裁也，蓋有厚望焉。謂先君子曰：「此兒端重，必教之成大器，勿自菲薄也。」顧玉裁不自振作，少壯之時好習辭章，坐耗歲月，三十六乃出爲縣令，不學而仕者十年，政事無可紀，四十六引疾歸養，二十餘年。癸亥，先君子見背，今又七年所矣。歸里而後，人事紛糅，所讀之書又喜言訓故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追悔已晚。蓋自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諠聒，而朱子集舊聞，覺來裔，本之以立教，實之以明倫敬身，廣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賢聖之可法者，胥於是乎在。或以爲所言有非童蒙所得與者，夫立教明倫，教身之大義，不自蒙養時導之，及其長也，則以聖賢之事爲分外事，我所與知與能者，時藝、辭章、科第而已矣。嗚呼，此天下所以無人材也。或又謂漢人之言小學，謂六書耳，非朱子所云也。此言又悖矣。言各有當，漢人之小學，一藝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非教弟子之法乎？豈專學

文是務乎？此編之教童蒙者，本未兼賅，未嘗異孔子教弟子之法也。玉裁自入都至黔至蜀，久不見此本，在巫山曾作家書上先君子，請檢寄之。先君子寄以他本，而夢寐間追憶在是。五年前，乃於四弟玉立架上得之，喜極，繼悲泣，蓋痛我師及吾父吾母之皆徂，又不克如趙襄子之簡，探諸懷中，愧恨何極！年垂老耄，敬謹繙閱，繹其指趣，以省平生之過，以求晚節末路之自全，以訓吾子孫，敬觀熟讀，習爲孝弟恭敬，以告天下之教子孫者必培其根，而後可達其枝，勿使以時藝、辭章、科第自畫也。此則小子之微意也。

《章學誠遺書・佚篇・論課蒙學文法》　文辭末也，而不可廢。童子欲其成章，譬如梓匠輪輿，莫不有繩墨也。乾隆乙巳，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諸生多授徒爲業。童子之學，端以先入爲主，初學爲文，使串經史而知體要，庶不誤於所趨。因條二十六通以爲之法。說甚平易，而高遠者亦不外此，宜於古而未嘗不利於時，能信而有恒心，斯得之矣。

蒙幼初學爲文，最忌輕清圓轉，易於結構。若以機心成其機事，其始唯恐不解成章，多方勸誘，期於庶幾得之；其後演習成慣，入於俗下時文，將有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者。先入爲主，良不可以不慎也。

世俗訓課童子，必從時文入手。時文體卑而法密，古文道備而法寬。童幼知識初開，不從寬者入手，而使之略近於道；乃責以密者，而使之從事於卑。無論識趨庸下，即其從入之途，亦已難矣。

時文法密，不能遽責備於童子，則必使之先爲破題；破題能屬句矣，乃使演爲承題；承題能成語矣，則試學爲起講；後乃領題提比，出題中比，以漸而伸；中比既暢，然後足後比而使之成篇。夫文之有前後，猶氣之有呼吸，嘓笑之有收縱，語言之有起訖。未聞欲運氣者，學呼多年，而後學吸；爲嘓笑者，學縱久之，而後學收；習言語者，學起語幾時，而後學訖語。此則理背勢逆，不待知者決矣。其不可者一也。

即如一篇位置，前虛後實，前緩後緊，亦勢之所不能免。苟胸中無所謂緊與實者，將有所發，則亦安有所謂虛與緩者先作之勢？此亦事之顯而易見者也。胸中本無而彊作之勢，則如無病之呻，非喜之笑，其爲之也倍難。蒙師本欲從其易者入手，而先使之難，不可解也；胸中或亦有時而有其意，而强使之截於部位，而不能暢其所欲言，則拘之也更苦。蒙師必欲迎其悅樂而利導之，而反使之苦，不可解也。此不可者二也。

屬句爲文，猶備體者爲人。嬰孩不滿一尺，而面目手足無一不備，天也。長成至於十尺九尺，即由是而充積，初非外有所加也。如云魁偉丈夫，其先止有面目，後乃漸生肩背，最後乃具手足，此不可以欺小兒矣。

今使孺子屬文，雖僅片言數語，必成其章，當取《左氏》論事，君子設辭，使之熟讀而倣爲之。其三五語爲章法者，爲破承題者，所易辦也。其十數語爲章法者，爲起講提比者，所易辦也。其三數百字爲一章者，初學成篇者，所易辦也。由小而大，引短而長，使知語全氣足，三五言不爲少，而累千百言不爲多也。亦如嬰兒官骸悉備，充滿而爲丈夫，豈若學破承起講者之先有面目，次生肩背，最後乃具手足也哉？

《四書》文字，必讀《春秋左傳》，爲其知孔子之時事，而後可以得其所言之依據也。孺子能讀《左傳》者，未必遂能運用，其不能誦讀，與讀而不能記憶，又無論矣。今使倣傳例爲文，文即用以論事，是以事實爲秋實，而議論爲春華矣。華實並進，功不妄施，其便一也。

《四書》文字，必讀《易》、《書》、《詩》、《禮》，爲其稱說三代而上，不可入後世語也。孺子之於四經，未必盡讀，讀而不識，識而不知所運用者，又比比也。《左氏春秋》稱述《易》、《書》、《詩》、《禮》，無所不備，孺子讀經傳而不知所用，則分類而習其援經證傳之文辭，擴而充之，其文自能出入於經傳矣。根柢深厚，得於幼學，他日豈可量其所至也？其便二也。

《四書》文字，本於經義，與論同出一源，其途徑之分，則自演人口氣始。蓋代聖賢以立言，所貴設身處地，非如論說之惟我欲言也。孺子議論既暢，則使擬爲書諫、辭命。《左氏春秋》名卿大夫出使事對，與夫諫君匡友，出辭可謂有章者矣。苟於議論成章，而後使之分類而誦習焉。因事命題，擬爲文辭，則知設身處地而立言。既導時文之先路，而他日亦爲學古之資矣。其便三也。如擬臧僖伯諫觀魚，便代臧僖伯口氣，必切魯隱公時勢；如展喜受命於展禽，便代展禽口氣，必切齊魯時勢。

初學先爲論事，繼則論人，事散出而易見，人統舉而稍難，故從入之途有先後也。孺子既於論事之文暢茂條達，爲之師者，即當導以纂類《春秋》人物，自天子、諸侯、后妃、夫人，以至卿士、大夫、聞人、達士，略倣紀傳之史，區分類例，逐段排比，使一人之事，首尾完具，鉅細無遺。然後於其篇末，即倣《史記》論贊之文，作爲小論。其體與論事之文，亦自不同。論事之文，欲其明暢，論人之文，欲

其含蓄。論事之文，疏通知遠，本於《書》教；論人之文，抑揚咏嘆，本於《詩》教。孺子學文，但拘一例，則蹊徑無多，易於習成。括調體格時變，使之得趣無窮，則天機鼓舞，而文字之長，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纂類《春秋》人物，區分略倣紀傳體，句析條分，未遽連屬爲紀傳之文也。然而纂類之法，則啓牖於幼學者，爲不尠矣。《春秋》爲魯國之書，《左傳》稱謂，皆主魯以立例。今既散爲列國紀傳，則王不加天，而魯不稱我，事實無所改易，而稱謂各係主賓，可以知撰輯之不可因襲舊稱也。《春秋》爲編年之書，《左傳》書事，君臣同載。今既各爲紀傳，則二人共事，當分詳略，事有出入，當存互見，可以知行文之剪裁繁複也。傳有分合，事有始末，或牽連而並書，或因端而各出，可以知比事屬辭之法也。即此舉隅立例，俾初學者知所用心，於事不勞而資益者，不但文字之長而已也。

纂類《左傳》人物而學論贊，必讀司馬遷書。遷書五十萬言，不易讀也。日取紀傳一篇，節其要略而講説之，遂熟讀其論贊之文，不過四五閱月，可以卒其業也。村塾蒙師，授讀無用時文，奚止一二百篇？而孺子懵然無所知也。今讀百三十篇論贊，不過百餘起講之篇幅也。遂使孺子因論贊而略知紀傳之事，因紀傳而妙解論贊之文，文之變化，與事之貫串，是亦華實兼收之益也。

《章學誠遺書・佚篇・定武書院教諸生識字訓約》 丁酉承乏，主定武講席，既進諸生而課以文義，文義既斐然矣，將擇天資尤敏慧者，教以通經服古。於時州中鮮藏書，學校不備經史，士子墨守一經，尚未及其義疏。所爲舉業文字，大率取給坊刻時文，轉相沿習，不能得立言柢蘊、經傳援用所由來。俊英子弟，聞余倡導，欲有志乎古人，咸請措力所以始者。余惟小學之教，古人所先。名數訓詁，文字辨識，蓋自童蒙習之。由是疏通大義，搜抉奥旨，至於神明變化，名世傳家，要其業之所基，不能舍是而遽能有得。其於決科程式，亦以平日所業，舉而措之，淺深高下，自各有以隨其詣力所至，而皆可以通乎大道，則以本之出於一也。自經術衰歇，小學之教不傳，學者未辨訓詁方名，一經卒業，即欲奮爲文辭，其中茫無執守，以其聰明才力，自逐所趨。中才以下，宅句安章，不能當於法度，即資禀稍聰穎者，不過獵取形似，飾以浮華，讀書不能詳其義蘊，作文無所當於理實，則以學無所本，而師心自用，其勢不可合於一也。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言人之資禀不甚相什百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音。」言由於法度，則智愚賢不肖不能越也。今學者以通經服古爲迂談，而剽掠浮薄時文，以爲取青紫如拾芥矣。究之所求未必得，而術業卑陋，不可復問。及見通人達者，則以謂天授，非人力相與，安爲固然。其所自處，甘爲庸下，而不知所以興起。是何不思六律五音之理，人皆可循，而十室忠信之風，天非有所獨絶者耶？今諸生耳聰目明，春秋方富，向之所謂從事舉業而求捷取功名，其效既可睹矣。語云：七年之年，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以不可多得之聰明歲月，而爲是朝成夕毀未可取必之時文，雖至愚者不爲，而未知所以變計，則不知取法，所由拘其習而無由變也。夫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諸生誠能好學深思，自得師於古人，則各以資之所近而力能勉者，神而明之，青勝於藍，冰寒於水，余且請從而後矣。至若引而不發，規矩斯存，譬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巧者既不能踰，拙者亦自可達。則學古不外乎通經，通經不外乎識字，功既約而可守，道亦坦而易行。諸生要以行之有漸，久而不忘，則是化臭腐而出神奇，易虚文而爲實用。同一精神學力，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又不得智者而辨之矣。

衛氏古文，名曰《官書》；顔氏字書，號以《干禄》。乃知同文之治，功令所先，登進之資，昔人尤所致意。學者縱不能有志於古，而農夫不爲出疆舍其耒耜，則所業又安可不豫乎？今科條例，題款錯訛，輒干擯斥，即院府小試，偏旁書誤，亦難以倖列前茅。以是知文字之學所以不可廢也。

雙聲疊韻，切響浮音，其説始於沈氏，當時不盡信從。至唐、宋制科專重詩賦，於是聲律對偶，令式所頒，即非一家言矣。《廣韻詳定》、《雍熙韻略》繫名禮部，是則官有法程，士遵繩墨，金科玉律，不可易也。今科舉詩帖平仄拈背，本非難解，而土音不同，平仄訛舛，致乖律吕。即經書文義，雖體制迥與詞賦不同，然以場屋所需，不能不參排句偶調，以歸莊雅。乃以方音不合，易致音節聱牙，辭意雖工，亦遭按劍。以是知音韻之學所以不可廢也。

在心爲志，宣志爲言，飾言爲文，文足成章。《易》括乾坤，不過積畫；《書》窮海嶽，不過累字。不能分而求積累之數，何由合而通義指之歸？是故讀古人書，是得於文字而不得於理道者矣，未有不得於文字而能得於理道者也。至於作爲文章，求知於世，未曾辨字，何由遣辭？貌取形似，則精神不親；剽掠成言，則引喻失指。雖有清思妙解，無由展達成章。雜湊爲文，科場最忌。以是知訓詁之學所以不可廢也。

文字之學，當以《説文》爲主。《字通》、《字彙》不得部次之法，今不遑深求

也。但取監本經書，大書正格，其偏旁點畫，不可私意增減，則作書可免俗訛矣。仍用《説文》小篆冠於上方，注明許氏部次，爲將來考索文字之資，若經傳所有而《説文》所無者，闕之，可以考許氏之逸文矣。

音韻之書，《廣韻》最爲近古，其分析異同，今亦不遑深求也。但取經傳文字，依其部次編入，其《廣韻》所無，及經傳中音義訓釋與《廣韻》訓釋不符者，別册記出，可以補韻書之不足，而覈韻書之訛謬矣。

訓詁之學，當以《爾雅》爲宗，郭注既略，而邢疏亦陋，今亦不遑深求也。但取《爾雅》正文殿於諸經傳文字之後，則《雅》文與經傳訓詁不謀而合。其《爾雅》所有而經傳文字所無者，俟經傳畢功，旁及周秦諸子、《史漢》諸書以補足之，則可以補郭注之略，而斥邢疏之陋矣。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無定體者皆是也。學者不求有據之形名象數，則教者與學者之所致力，未有去章句訓詁而可以有得者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即《爾雅》訓詁之屬也。惟其童而習之，故可疏通而知遠。而才之相去，有什百倍蓰之不同，則於義理所得，亦有淺深厚薄之不一，初非以是爲究竟也。近世小學之教不傳，好學深思之士，求通乎古，乃以後起之功，殫畢生精力赴之，於是專門以名家，亦已瘁矣。更由是而求進古人之所學，勢或不遑焉。今使童蒙習之，則事半功倍，以其資之所習近，而求其力之所能勉，又豈區區小學之功所可限量哉？

《章學誠遺書・佚篇・清漳書院留別條訓》 院長與諸生言別。人世聚散，固無常期，師友切磋，要契終始。今者令君以賢遷要劇，院長亦別有過從，不復得與諸生朝夕講求，樂觀成效，中道別去，良用憮然！院長居此日淺，自問學植疎蕪，凡所指陳，率多淺近，初無高識遠見，有以裨益諸生。而諸生以卓爾之才，斐然興起，殷勤屬望，頗用爲慚！孟子有言：「豪傑之士，雖無所待猶興。」諸生向來講習私塾，固已質有其文，而猶不自滿假，跋涉勤勞，來集講帷，冀有新獲，豈非豪傑之選歟？然則令君雖去，遺澤猶留，院長緒言，豈無一二可備採擇？誠能率以自勵，且一隅而三反，則又何必覿面言談，終年期會，始有益於學業耶？今兹粗具一二梗概，姑即院長所知，亦度諸生所能行者，臚列數條。諸生不以爲非，則願各書一通，揭之座右，以慰諸生惓惓之意，以表院長自竭之誠。《記》云：「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院長言雖卑近，或爲諸生行遠升高之助，奚不可也？行矣，勉旃！努力自愛。

其一，凡天下事，俱當求其根本。得其本則功省而效多，失其本則功勤而效寡。譬若治生之道其多，稼穡其根本也；爲人之責綦重，孝友其根本也。學問文章，何獨不然？諸子百家，別派分源，論撰辭章，因才辨體，其要總不外於六藝。六藝之名，起於《漢志》，實本《禮記經解》之篇。《樂經》既亡，《五經》要爲不易者矣。今世所傳之《十三經》，乃是宋人所定。然《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其實傳也。《周禮》、《儀禮》、《禮記》，自爲一經，《左氏》、《公羊》、《穀梁》，自爲一經，合之《易》與《詩》、《書》，其實仍五經耳。以其並列注疏，頒在學宮，總計部項，而名爲《十三經》爾。愚謂《三禮》之外，當增《大戴禮記》，《三傳》之外，當增《國語》，統十五經而分爲五部，學者縱或不能盡讀，不可不知所務者也。

其二，學者工夫，貴於銖積寸累，涓涓不息，終至江河。鄭耕老以計字課功，大小九經統計四十九萬餘言，再加《公羊》、《穀梁》、《儀禮》、《爾雅》、《大戴》、《國語》，亦祇六十四五萬言而已。中人之資，日課三百言，不過七年可畢。或遇人事蹉跎，資稟稍鈍，再加倍差，亦不過十年可畢。況諸生所習本經及《論語》、《孟子》已入《四書》，又省去數萬言乎？今之學者，疲精勞神於浮薄詩文，計其用力，奚翅十年？畢竟遊談無根，精華易竭。若移無用之力，而爲有本之學，則膏沃者光未有不明，本深者葉未有不茂，事半功倍，孰太於此？諸生於此，幸致思焉！

其三，人生誦讀之功，須在二十内外。若年近三十及三十外者，人事日多，記誦之功亦減，自不能如童子塾時專且習也。然年齒既長，文義亦明，及此施功，亦有易於童年記誦之處也。如必不能記憶，則用别類分求之法，統彙十五經傳，大而制度典章，小而名物象數，標列宏綱細目，摘比排纂，以意貫之，則程功課效，自能有脊有倫，學問既得恢擴，而文章亦增色采。記誦之功，雖不能全，而貫串之效，則已加敏，是亦不可不知所務者也。但不知者必謂此事但須索之《五經類編》、《四書備考》等書，已足給求，何事重勞搜剔？此則似是而非，其言雖若失之毫釐，而其實直已謬至千里者也。蓋《類編》、《備考》之類，庸惡陋劣，其爲學術人心之害，固已無待言矣。就使其書去取盡善，繁簡得宜，譬若已成之衣，止副一人長短尺寸，而於他人已無用也。夫從全書之中，摘録比次，蓋其人自竭心思耳目，以意推尋，使就條貫，則其精神固已徹全書也。若前人所纂之書，已如沽酒市脯，固有食而不知其味者矣。且事既不經心思耳目，亦必得而輒忘，爲其於己原無與也。術士之符，劍俠之刃，皆使一己精能，與爲神明變化。編録經

傳，豈有異於是乎？是故無論前人成書，不可襲用，即己所編録，亦不可以留示子弟，嘉惠後學。蓋一人意之所注，偏重畸輕，神而明之，自有獨得之效。若徒方圓求備，則必亦如《五經類編》、《四書備考》之化爲塵飯土羹，不堪暫注目矣。然心思性靈，各有所近，父不可以授子，師不能以予弟，豈可以此獨見之心，强人同我，貽誤後學於無窮哉？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當時並無傳者。而唐人所謂類比之書，若《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白孔六帖》之類，退之未嘗措意。則知學者欲有所爲，先就己意摘比排纂古人成書，以供一己之用。既已足其用矣，其排纂摘比之故策，則遂鏟而去之，所謂「良工不示人以樸」也。今以諸生不及誦習全經，爲茲草創條貫，亦待諸生各以意之所近，皆自爲之，豈可開其庸陋之習，畫爲一定之規，轉令學者借以自便，因遂束書不觀也哉？【略】

爲之師者，勤爲授讀講解，雖幼年未讀之經傳，於斯即爲末路之補苴焉，當亦不無裨益矣。且爲諸徒講解，則問答剖悉，疑義亦可假以明道，較之幼年誦讀而長大未温習者，固已遠勝之矣。假能同志數人，分徒課讀，聯爲背誦經書之會，或旬日一聚，或半月一聚，務使受業弟子，互相矜奮，爲師長者，又須多方勸誘，或又有賢父兄爲之量出奬賞，勸其聯屬，則方以類聚，不特成己有資，而成物之功，亦已鉅矣。若勸誘無法，而事理不明，猥曰人固不可强使讀書，是自暴自棄，而兼以誤人子弟，擬其罪於庸醫傷人，不爲過矣。

《章學誠遺書・佚篇・清漳書院留別條訓》 其二十二，古者經傳別自爲篇，蓋使學者精神自爲推究，而所見不謬，此辨志之所以貴乎離經也。後世傳注，則無不分隸經文之下矣。至於評論文字，亦古人所不廢，然僅錯出偶見，未嘗有專篇也。至魏文帝《典論・論文》及陸機《文賦》，而始有專篇矣。尚未有專書也。摯虞作《文章誌論》，劉勰作《文心雕龍》，鍾嶸作《詩品》，而始有專書矣。唐、宋以來，文評詩話，層見疊出，其最善者，皆是自出機杼，發揮妙蘊。所舉詩文，或就一篇發明大旨，或摘數語標識名雋，引而不發，舉一該三，使讀者離去詩文，隱然想見言外無窮之妙。其於文學之功，不爲勘矣。南宋真西山氏評選《文章正宗》，於是就文而爲評論，旁識而出圈點，其指示蒙學，良亦有功。然嗣是以後，庸師俗儒，競尚圈點批評之選，而後生小子，耳目爲其所膠執，不復能自出性靈，推逐古人意匠經營之所在。而古人一隅三反，因端明委之法，亦從此而失其傳矣。夫自爲論説而標舉詩文以示之準，則理全而該括者多；選輯成文而附著評論以闡其妙，則理拘而資益者少，數易見也。又況既輯成文，則不得不就文而窮其顛末，而人之性靈所啓，不能無至不至者勢也。一時求其説而不得，則穿鑿附會，與勉强加評，不中肯綮，弊固有所來矣。然此特就詩古文辭言之，爲其論文不合古人之舊法爾。至於舉業成文，則自有明以來，圈點批評，固已襲用詩古文辭陋習。創始之初，先已如是，雖名門大家魁壘選本，亦從未聞出其範圍。雖其藻鑒之審，評論之工，圈點標識之醒豁精切，未嘗不可資人神智。而古人離文別爲品論之法，三百年來，未有窺見而議及之者，又何怪乎後人不及前人，風氣有往而無復耶！今願諸生之有志者，博取大家名選，裒輯評説論議及先正論詩古文，近於舉業，理可相通，與夫時文名家自記學力甘苦，或諧談笑語，傳記故事，考訂典實之類，有關於《四書》文者，略倣《文心雕龍》、《文章志論》、《詩品》、《文評》之例，別類標篇，積少成多，按款摘記，一變評選舊例，以爲藝林巨觀，豈非一時之盛事歟！如或見聞無多，採取有限，不妨即所窺及，信手摘録，或糾集同志，分曹業編，期於積少成多，不嫌識大識小，亦佳事也。再如力不能爲，亦可僅採先正評論，取其就一文而推衍廣大可以該括他文者，並是前人苦心，不止爲一文標甘苦也。凡此俱爲分別標記，以時把玩，亦可藉爲舉一反三之助。其與僅讀評閱選本者，獲效多寡，不可同年而語矣。

其二十三，學者株守塵册，終無進步，誠有卓爾之志，所貴啓悟得於無方。昔蔡中郎渡江，得見《論衡》，北方人士，覺其談説有異，此因文章而得於語言者也。葉石林讀《史記・貨殖傳》，見陶朱公「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言，遂悟作文之法，此因語言而得於文章者也。擔夫争道，草書何以入神？壞屋頹牆，繪畫何以通妙？誠能即其性之所良，用其力之能赴，則半日讀書，半日静體，遊心淡漠，鬼神潛通。即所採輯論文羣説，苟得古人啓悟之道，不拘拘於一轍，已足使人名理富足，會悟遥深，擴而充之，所得豈特時文之工而已哉？

其二十四，世之稍有志者，亦知時文當宗古文，其言似矣。第時文家之所爲古文，則是俗下選本，採取《左》、《國》、《史》、《漢》，以及唐、宋大家，仍用時文識解，爲之圈點批評，使誦習之者，筆力可以略健，氣局可以稍展耳。此則仍是時文中之變境，雖於流俗輩中，可以高出一格，而真得古文之益，則全不在乎此也。蓋善讀古人文者，必求古人之心。古人文具在也，疏密平奇，互見各出，莫不各有其心。此其所以歷久不敝，而非僅以其言語之工，詞采之麗，而遂能以致是也。今其遠者大者，固非可以輕爲言議，且亦時文家之所不暇及也。第就先正

守約而施博之故，學者苟從是而入焉，其用功措力，殆較俗學泛騖，僅求古人之面目者，轉覺其省約而易操焉。諸生無亦願聞之歟？文章莫不本於《六經》，人皆知之，其所以本者，人固未必知之也。《六經》一變而爲諸子，然而九流之言，固各有所原也。再變而爲文集，然而諸家選述，亦各有所自也。蓋《詩》之爲教，中有「四方專對」一節，而戰國縱橫，引深比興，敷張揚厲，斐然其文，則《詩》之變也。眉山蘇氏得以上下排論，辯才無礙，則又一變矣。陳大士得其道以爲時文，學者以爲陳之學蘇，而不知彼固得其縱橫之意而自通於《詩》教者也。《春秋》之教，比事屬辭，太史整齊故事，述往思來，亦《春秋》之一變也。伊川程氏，得一推解《易》義，徵事切理，則又一變矣。黄陶庵得其道以爲時文，學者以爲黄之法程，而不知彼固得其屬比之意而自通於《春秋》之教者也。其餘魁壘大家，雖不可以概量，要非全無所本，僅就選本古文襲取形似，可以庶幾者也。《易》曰：「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夫言之有物，即心所獨得是也。心有所得，不能共喻，不得已而發之於言，則雖千變萬化，流轉不窮，要皆本其所見，而不爲外襲之言。譬如富者不能爲乞食之言，貴者不能爲卑賤之態，豈有强於中哉？噫！世之聞吾言者，未有不謂高遠而難行矣，而終不能不爲諸生一言之者，誠欲百十之中，或有一二奮然興起者耳。且由時人之説，則逸於不求理而勞於摛文，由吾之説，則勞於求理而逸於爲文。理則既得而不復勞矣，文則萬變無窮而勞將與爲終身焉，其間得失，計必有能辨之者。且文品人品之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矣。然則吾言固未可以爲迂遠而不切也。

其二十五，經義與《四書》文，即一理也。經義題多平易，則較《四書》文爲易之矣。而諸生忽略視之，弗思甚也。往者鄉會試例，首場七藝，潦草塞責，猶可言也。今則本經四藝，移作專場，不爲悉心營構，何以稱其選乎？大約《五經》文字，各有體制，取材設色，亦自不同。諸生既業專經，則必使有以擅此一經之勝，非特場中足以生色，亦且《四書》文義未必不有所資助也。若進求於古，別有《六經》流別説，此不綴焉。

其二十六，《易》義不外象數、理致二端，卦爻皆象數題，《繫傳》多理致題。然《易傳》理致仍兼象數，乃與他處理題不相揉混，是亦不可不知者也。數則須明《河》、《洛》及《先天》、《後天》、《方》、《圓》卦圖。得其解義，則行文直是舉而措之而已。不得解義，而依樣壺盧，無是理也。象則最宜活變，而不拘滯。蓋《易》之有象，猶《詩》之有興也。《易》無達象，《詩》無達興，《春秋》無達辭，謂學者當引伸觸類，不可泥於言辭之末也。凡作《易義》，尤當先熟卦變之圖。蓋萬物一太極，而物物又有一小太極，題雖偏舉，而妙義觸處皆全。凡作經書題文皆然，而《易》義爲尤甚。能得其妙，則如泰山出雲膚寸可以崇朝雨也。作文最苦名理不足，熟於卦變之圖，則是以四千九十六卦之義理，而發揮六十四卦之題旨，文章不可勝用矣。若其侔色揣稱，則輔嗣名理，已列《注疏》，固當攻習，焦氏《易林》、王氏《略例》，以及京房、延壽之緒説，九師鄭氏之遺文，錯出散見，亦可節取爲傳義之資助。邵氏《皇極經世》、張氏《正蒙》，可以裨補文思。《淮南鴻烈解》、今本《關尹子》，可以錯綜采色。要使言中有物，意外出奇。前輩《易》義，陳大士、黄陶庵二家最爲擅場。愚謂二先生文，長於名理，而於神明象數，自成一子，獨闢蹊徑，《四書》文外，自爲一種，猶未善也。學者苟得理之誠然，則前人未開之蘊，何難自我而創之乎？

其二十七，《書》義難於畫一，不似《易》義由專一門也。大約《堯典》天文，《禹貢》地理，《洪範》五行，先爲三門學術。其餘題文，但須温淳爾雅，得訓詁之遺意，乃是《書》義正格。亦使與《四書》文微有分別，始可以成家學也。天文宜閱《周官・保章氏》、《史記・天官書》、《淮南・天文訓》及《晉書・天文志》中所採三家論文之説，即足給用。地理當閱《周官・職方氏》、《爾雅・釋地》、《逸周書・王會解》及《管子・地圓篇》、《淮南・墜形訓》諸篇，即足給用。五行當閱《漢書・五行志》，及宋時曾、王諸人《洪範傳》，觀所推演，均可爲經義之助。至於訓詁文體，但須多讀漢詔，得其與三代謨訓相出入處，習而爲之。則不特經義冠場，而文格老成，他日潤色絲綸，蔚然經世之業，莫不基諸此矣。

其二十八，《詩》義貴於《風》、《雅》，夫人而知之矣。不知《詩》固通於《禮》也。無論正《風》正《雅》三《頌》，俱與《周官》、《儀禮》相爲出入。即變《風》變《雅》，風雲草木之篇，怨刺誹譏之作，亦當知有禮意，然後體會詩情，自然所見高出於人。於是發爲文辭，乃合温柔敦厚之教。至風騷派別，碑頌淵源，乃是詩古文辭之祖，今亦不暇致詳。但既爲經義式法，理取闡發敷衍。若夫注以解經，疏以解注，乃是凡爲制藝之大宗法門，《十三經注疏》之書俱在，兹固無庸贅述爲也。惟是他經文義，尚有待於旁求，《詩經》文義，則無須乎外騖也。注疏有十三部，而與時藝相切近者，莫如《詩》疏。觀其《毛傳》、《鄭箋》，互相同異，疏文依附《鄭箋》，援經證傳，引伸觸類，曲暢旁搜，以足其義。至於牴牾之處，亦爲反覆周納，宛轉緣附，務使他説盡屈，特尊一宗。疏例不許駁注，固是古人尊守師法、學

貴專門之義，但經文設有舛錯，注例猶許存疑，注義明見牴牾，疏文曲爲附會，是亦解經家之不免爲美疢也。但以制義式法，則固可爲金科玉律者矣。蓋制義之體，必尊頌發學宮之説，不許別出異論。推原朝廷功令，所以必尊一家之説，亦非必以謂此中更無疑義也。特以事既定於制度，則必有所畫一，而後有司得操規矩，以裁人之方圓。而天下之大，人才之衆，亦必有所專主，而後學術文風出於一也。然則《詩疏》固爲制義之最，而況徵引該洽，文采葩流，其有益於經書文義，固又屬其餘事耶？然則就《詩》疏而爲《詩經》之文，誠所謂就山鼓鑄，實無事於旁求者矣。惟本題詁義，必遵朱《傳》，而援引前後經文，直用注疏，固無傷也。

其二十九，《春秋》經義，必遵《胡傳》，亦定制也。但《三傳》直束高閣，而斤斤焉獨守宋儒憑空論理之説，則陋已甚矣。且此經文體例，用論事之法，則出經入傳，縱横樹義，較他經文字，易於見長。而今之學者，儘有日力摘録擬題，强識《胡傳》，而未嘗於《三傳》稍庸心焉，無怪經文之毫無實際矣。且《四書》題文，涉於春秋列國諸侯大夫時事多矣，《三傳》尚未寓目，不知何者可恃以無恐也？今以諸生年力既壯，不能强之使誦習矣。若用摘比排纂之功，則《三傳》類例，較之他經爲尤龐焉。《左傳》杜氏《集解》固足用矣，《公羊》何學徐疏，富贍典禮，《穀梁》范解楊疏，參質同異，並有可觀。再益之以《外傳》詞命，則華實並茂，本末兼該，而經義之長，《四書》文義益加進矣。

其三十，《禮記》經義，雖曰無體不備，然而《禮記》本是《禮經》之義，則習《記》必先通《經》，此亦一定之理也。然《記》之本經，乃是《儀禮》，而《禮記》題文所用，則關於《儀禮》者，僅十之三，而關於《周官》者，乃十之五，此知《三禮》固自有源流矣。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義類終難貫。而近日秦尚書蕙田又作《五經通考》，比類整齊，採摭詳贍，誠考《禮》者所必資也。然天文、地理、職官爲三大門類，秦氏無所依附，乃悉歸於《嘉禮》，其目則曰《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雖强爲之立名，於義終覺未洽。愚意諸生誠有志乎《禮經》，不如以《周禮》六典爲綱，而一切禮文，皆依條而歸附。此則萬事得其條貫，萬物得其統宗，不特治經供爲經義而已也。若夫僅言經義，則亦約略數端可盡。如《王制》、《月令》、《明堂》諸篇，乃是制度之屬，遂事先爲考核，使其規模粗喻，乃可握掌爲文。《郊特牲》、《文王世子》、《禮器》、《曾子問》諸篇，乃典禮之屬，類比經傳，典章法制，可以觸類而通，亦有補於《四書》典制文義。《冠》、《婚》、《聘》、《祭》諸義，乃是《儀禮》正傳，求之本經，即可悉其原委。《曲禮・内則》諸篇，則其支派也。《學記》、《表記》、《淄衣》、《坊記》諸篇，乃通論之屬，與《四書》文義，未甚懸殊，所謂相體裁衣，各自有攸當也。惟《喪禮》爲《禮經》之最要，而鄉會試士，不以命題，然習禮者不可不究心於此也。大約《儀禮》子夏服喪之傳，作爲大綱，而以諸經分析爲類，條貫其下。可見聖人人倫之至，其所以爲仁至義盡，推而演之，達於明庶察倫，固不僅爲凶喪一節之禮。豈可以其試題不出，因遂置而不觀省耶？至於《大戴禮記》，亦與《禮記》相爲表裏，習《禮經》者，亦可容以忽略也？

其三十一，性理論題，無甚難解，但既名之爲論，不可更八股時文俗調耳。如能暢發題蘊，按切人事，則尤見擅所長也。蓋論事之文，多近於粗，必衷理而立言，則根柢見其深厚矣。説理之文，多近於泛，必切事而通喻，則浮文皆歸實效矣。但既有場屋成規，事須暗切，而不得明舉三代以後之事淆入文中，以致有乖於成法耳。至於暗切三代後事，則《四書》文義猶有行之，而況於論乎？

其三十二，詩學淵源，古人之書備矣。今諸生爲試帖計，姑就試帖言之。蓋詩欲自幼習之，取其天籟，近於自然。然後可從《國風》、漢魏五言層累而下，語愈淺而理愈深，法愈疎而義愈密。俾髫齡童子，知詩本於性情，而非有意修飾，取其諧聽美觀之物，則本源已得，又且易於爲功。然後次及晉、宋、齊、梁，入於三唐格律，使之習其性之所近，而盡其材之所良，抑亦可矣。若既已不及爲之，則入手便習排律，亦勢之無如何也。試帖排律之於詩，猶八股時文之於古文，蓋別出一途而自爲甘苦者也。方虚谷《瀛奎律髓》、毛西河選《唐詩帖》，乃帖括家之所宗。諸生誦習揣摩，亦有用時文而宗仰古文之法者乎？試得其法，則可曉然於試帖排律之宗仰古詩矣。但時文之宗古文，則宋人歐、蘇諸作較前代之文尤所服膺，取其近而易於入也。試帖之取法於古，則梁、陳之間若江總、張正見、徐陵、庾信、何遜、陰鏗諸人，雖爲古體，亦已漸次入律，正類歐、蘇諸作之近於時文。倘於斯致其意焉，則排律之中，既高一格，或更有志於古，亦可上溯鮑、謝，達於曹、劉，而漸入於古文。

其三十三，策爲揣摩之學，始於戰國，漢廷用爲制舉之法。嗣是以來，風氣屢變，大約分别學問經濟二途。經濟貴於引古證今，推陳指畫，要使卓然近於可用，不徒紙上空談已也。學問則經書子史，文采詞章，無所不用，問者引端不發，而對者按牘以陳，此正格也。他文皆可誦習古人成法以爲楷模，惟策則全取實學，斷非誦習成文，强記條目可以假借爲之。況時會不同，風趨亦異，自宋以前，經學用以闡發義理，史學用以敷陳治道，應舉之士，得一己之見，自爲推論，初無

一定之格有所限制者也。元、明以來，試士專重《四書》文義，策對經旨，俱守學校成説，史事空作議論，亦多依傍宋儒之言，其道猶未盡善。本朝經學光昌，政典修舉，依古以來，未有如斯之盛。鄉會二試，所爲發策決科，皆是試覘士子記誦而已，本無缺事失理，有待於士子之敷陳也。且對義若無依據，皆可自恣其説。姑無論游放不根之徒，易於假托。且恐習成一偏議論，漸至窺探主司，迎合風旨，釀成門户朋黨之風，襲前代之弊政，以致爲學術人心之害。聖天子屢頒科場勅諭，實千載不易之繩準也。惟是策問雖以試帖記誦，而考訂貫串，闡發折衷，原許士子自盡所長，平日攻習經書傳記，以待發問敷陳。不知諸生何者爲習業也？蓋宋有鴻詞之科，多問典籍條目，故王氏應麟廣輯經書子史，掇取名數，彙爲《玉海》，以爲有備之無患焉。又有進士之科，多問禮樂兵農、政令制度，故馬氏貴與廣輯歷史書志成蹟，附以前人評論，彙爲《文獻通考》，以爲有備之無患焉。明人鄉會科試，雜問經史典故，兼取文辭，故唐氏順之廣輯經史序録，旁搜子集成文，彙爲《稗編》，以爲有備之無患焉。然而多者三五百卷，少者百有餘編，必欲諸生彙輯充棟鉅編，以爲發策決科之助，鮮不以爲迂矣。然近科所問文史時務條目，約略可觀，取其比附連類之條，雜取經書傳記，摘録記纂，縱或不能裁成卷帙，嘉惠後學，而搜羅端要，粗識名義，猶愈於但閱闡墨成策，承訛襲舛，不自知非者也。然則讀書稽古，豈第求通古人而已哉？家若稍有餘資，則經部之《十三經》與《大戴》、《國語》，史部之《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子部之《老》、《莊》、《管》、《韓》、《吕覽》、《淮南》諸家，集部之唐宋八家、李杜二家全集，與《文選》及《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皆不可缺，而《玉海》、《通考》、《稗編》之類，又可爲策部之資糧也。

趙良霨《肖巖文鈔》卷四《四書題解序》　翟君補菴於予爲中表戚，知其學行甚詳，固卓然以古君子自勵者。自進士釋褐，任池州教授，予不爲補菴幸，而竊爲池之人士幸也。古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逢。補菴而秉鐸，則出其立身行已之大端，與學中弟子相劘切，將師道立而善人多，制藝其餘事耳。夫以科目之故而有制藝，以制藝之故而有題解，豈四子微言所以教人入德者，徒爲場屋題目設乎？補菴亦何取于是編？雖然，《四書》命題久矣，因題爲文，必先尋繹其理，詳審其神，通其前後脉絡，而後著之于筆，自非識力高卓、學問深潛、曲體乎朱子之心，而由傳註以微窺乎四子之心，雖力爲闡發，未有不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者。夫事不由心索則無所見，而非本于身之所歷則見之必不確，而言之亦不詳。故自前明設科以來，士多以制藝博富貴矣，而其傳世行遠獨成爲不可磨滅之文者，往往出于名臣理學，豈非其存心忠孝，勵志廉隅，積之于躬者有素，故其發之于題者獨真乎？則吾讀《題解》一編，而愈有以深信乎補菴也。

補菴少而失怙，貧不能供饘粥，年十四即出爲童子師，而以穎悟之姿刻志苦讀，遂補諸生，登賢書，捷南宫，聞望日隆，友教益廣。及其門者既爲之口講指畫，而於遠邇就正之文亦爲剖析詳明，綴諸紙尾。跡其諄誨不倦，不過以已所自得者示諸人而不吝，非欲以是爲著作也。迨捐館後，其令嗣與池之門弟廣爲搜羅而編次之。在補菴既以此砥其躬行，不見諸言可也，而沐其教澤者不忍没其苦心，葺成一書，以惠後學，即此可見補菴之道行于家與其官矣。予往時嘗與補菴同上公車，寄居京邸，每評予文，亦如其所以訓門下者。而京師人物稠湊，俗尚繁華，或見徵逐遊戲，輒舉先君之行誼，以規予過，蓋其欲與人共爲君子之心，昔人所謂雖罵人人亦不怨者。讀是書，猶想見其張髯苦口時也，是何可以不序！

劉大紳《寄庵文鈔》卷二《告曹縣諸生》　子朱子《小學》一書，作聖之階梯，入德之軌塗，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爲學也。晚近利禄之風日熾，惟以記誦詞章爲務，士子初入塾館，父兄師長師教以帖括聲律，博取功名富貴。是以人心不正，風俗不厚，達則驕奢淫佚，窮則獷捷偷薄，無益於天下國家之大。今與諸生約：必讀此書，朝講夕貫，身體力行，由灑掃應對進退，以馴致於達天知命之域，庶幾明體致用，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方不虚負此一生。許魯齋曰：「《小學》，吾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願諸生服膺斯語。

汪學金《井福堂文稿》卷八《學易寡過論》　人自有生以來，與天日遠，無日不在過中。聖人懼其溺而弗能出也，不得已救之以《易》。《易》也者，天道而人道者也。夫所謂不易者理也，變易者數也，交易者時也，三者天之道也。人不知理無以爲體，不知數無以爲用，不知時則不能體其所以爲體，而用其所以爲用，將何塗之出，而可以爲免過之地哉！且天下之理。不外善惡而已，天下之數不外吉凶而已，至於善惡吉凶之應，或有順逆遲速之不同，則又時之所爲。故《易》立卜筮以定吉凶者，非以趨避之説。移其善惡之體也，乃所以妙其爲善去惡之用，使之入於吉凶之域而不亂也。即以乾卦論，元亨利貞者理也，潛見飛躍者數也。由元而亨，由亨而利，由利而貞，由貞而元者，理之時也。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當飛而飛，當躍而躍者，數之時也。三之何以危而无咎也，上之何以亢而有悔也，審乎此，則有以明理達數而順時，亦庶幾可以寡過矣。故曰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易》之爲書，即天道以明人事，不學《易》。不知所以合天，而過日生。《春秋》之爲書，即人事以揆天道，不學《春秋》，不知所以爲人，而罪且日積矣。過者非聖人不能無，罪者即匹夫不可有，此知我之歎，繼假年而發者哉！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三《大學論》 《大學》一書，曾子一貫之傳，中有「曾子曰」者，猶孟子自作七篇而有「孟子曰」也。其書本一篇，無經與傳，亦無綱領條目之分，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總以誠意爲主。致知、格物、誠意之先事。格物即於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日用彝倫之事，由粗入精，而較然于好好色、惡惡臭之真，本末、始終、先後之義。即知本，而爲知之至也。所謂云云者，自申其説，行文之眉目也。格致外功，在未入大學已習；其内功則必歸之誠意。意非慎獨不誠，特稱「曾子曰」，以明道脈相傳之心法。慎獨則明親之全體，止至善之實境，各造其極，夫是之謂知本。由是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循序漸進，悉由誠意以明明德於天下也。格物者，矩也。物格知至，而後能絜之以親民，亦即恕也。「不誠無物」一篇之中，一氣貫注，其惟誠意慎獨乎？非特無格致，傳並不云所謂誠意在先致其知者，亦不云所謂正其心在先誠其意者，可曉然于《大學》之真諦矣。《中庸》承戒懼慎獨之端，忠恕一貫之要，而闡發誠明，至於上天之綽，《孟子》承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之戒，首闢言利之害，而得集義養氣之功。各因時而立教，而豈有殊乎《大學》之宗恉哉！

同年唐石嶺先生宗古本《大學》，不改易字句，作爲詮注，以誠意爲主，深得一貫之指。陶山此論，闡發精要，可謂能讀父書矣。竇東皋先生。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四《小學續編序》 古者小學在公宫南之左，里黨則門側有塾，皆爲未入大學者設。其教法如《曲禮》、《内則》、《少儀》、《弟子職》之屬，皆是物也。年十五而入大學，則於格物致知之中，實以誠意，以爲明明德於天下之本。夫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灑埽應對可至於聖人，固終其身於小學而不能外者也。漢世訓詁學盛，以六書爲小學，而小學亡矣。朱子慮夫蒙養之功之無所循習也，於是作《小學》一書，分内外篇，内篇有四：《立教》、《明倫》、《敬身》三者，述虞、夏、商、周之書，以爲之綱，《稽古》者紀三者之實，周以前聖哲之行事也。外篇有二：《嘉言》採漢至宋賢者之言，《善行》摭其行，皆以立教、明倫、敬身分類詮次。使學者童而習之，多識前言往行，浸漬於心胷，而發於動静語默，上之可以作聖，下之亦不失爲寡過。吾先君子之教子弟，後進必以是書爲先。而吾兄鞠溪先生仰承講授，沈潛其義，至老不衰，嘗言内篇固無可加，外篇則自南宋以來名賢言行足相發明者正復不少。乃取宋、金、元、明諸史，擇其與原書體裁合而理蕴多者，分補於後，以爲續編，鉤纂提要，叅互考訂，簡而不漏，繁而不支。或理居事先，或意在言外，期於懲勸，以闡前訓，以牖來學。嘗讀《四庫全書》，目録云：「以朱子集中《癸卯與劉子澄書》考之，則《小學》實子澄之類次，猶《通鑑綱目》出趙師淵手也。」是知編次由子澄，而折衷至當則本於朱子，故其義法爲不可易。夫勸懲之道，遠事不若近事之詳，所傳不若所聞之切。南宋後，視南宋以前所聞爲較近，烏可以不輯録乎？編成，余受而卒業焉，因付之剞劂，而爲之跋。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八字，單行千古。郭麐讀。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四《儀禮蒙求序》 疏云：「《周禮》是統心，《儀禮》是踐履，外内相因，首尾如一。」又云：「《儀禮》亦名《曲禮》，儀者行事有威儀，曲者行事有曲折，蓋節文度數所以範人於軌物者密矣。然一升降也忠恕寓焉，一飲食也誠敬通焉。朱子謂《周禮》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愚謂《儀禮》乃所以率循天理之門徑也。故冠爲修身之要，昏爲齊家之始，猶《易》之有乾坤也。由是出而拜獻則有士相見、鄉飲鄉射之儀。至於燕與大射，所以禮之者篤，擇之者精，聘食彰浚明之材，覲禮表亮采之懿，而天子之平天下者端序亦見。若夫慎終追遠，則有《喪服》、《喪禮》、《虞與》、《饋食》諸篇，詳哉言之，由士庶以至於君、公，由生存以訖于死亡，莫不纖悉具嚴，人道備而天理著矣，雖小學也，大學該焉。古之列於六藝而教于樂正者，此物此志也。後世堂、序、冠、弁、尊、罍之屬與古殊，既不可見之行事，而其爲書或一二字句，或數十字句，有文無義，則又未易成誦。夫以不可誦之文，考不可行之迹，無怪夫學者之望而生疑，覽而輒廢也。昌黎苦其難讀，而云「惜夫吾不得揖讓進退於其間」，則漢徐生善爲容，爲善讀《儀禮》之法，蓋雍容俯仰，以求意義之所在，又何患讀之不熟哉！今《戴記》中有冠昏射燕聘義，及《喪服》記傳皆發明此書者，然舉其大而略其細。若注疏則繁縟矣，乃以義會詞，各成一篇，使文從字順，便蒙誦耳。若謂由踐履以窺統心，則吾安能？

石嶺先生曾有《儀禮補注》，删疏之作，未之得見。今吾師此書融會貫通，不復苦其難讀，視《檀默齋儀禮口訣》尤爲不支不漏，其所得於庭訓者深矣。許桂林。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四《家塾蒙求叙》 古《小學》見《漢藝文志》，不知佚於何時。考亭蒐輯大小戴諸書，及史傳、語録，爲内外篇，聖功也。而伊川先生言作詩述教童子之節，較古詩易曉，令朝夕歌之，乃見意趣，殆《管子・弟子職》一篇之遺意乎？宋以來有《三字經》，童蒙試讀，率未竟輒棄去。李恒齋先生廣之，其書厘存余端。憂課讀，追念先君子約禮守身遺訓弗克負擔，涕零汗浹，不忍忽忘。因思四言爲詩之權輿，而《魯論・弟子章》爲千古具訓蒙士之要義，迺本程子大意，撮朱子兩篇所録，發庭訓以闡明此章之義，且綴《小學紺珠》之類以博其趣，命曰《蒙求》，存之家塾。昔唐宋李瀚有《蒙求》一卷，襞積名物，以供獺祭。然疑於《點鬼簿》，蓋非所謂以先入之言爲主者也。是書都爲三卷，凡萬四千五百二十八言。計日誦百名者，半歲已卒業，而畢生之德藝略備，亦或有當於約守乎？同齋張牧庵素審於點畫反切，爰共疏注証音，務利唇吻，以便小子興道諷誦云爾。

此書非特有益童蒙，雖終身焉可也。小子嘗爲之註，刻於揚州，徐朝俊爲旁訓，刻於松江，王畹馨中丞携至閩，刻於漳州，蓋誦習徧菻林矣。許桂林。

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文卷二《春秋論》 《春秋》無例，以例言《春秋》，而支離穿鑿之説紛紛矣。吾則曰：《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捴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爲師，人自爲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孔子有言矣，曰：「董狐，古之良史。」以斯知史之不盡能良也。曰：「直哉，史魚！」以斯知史之不盡能直也。魯史更數十人之手，其間謗者有之，佞者有之，豈能一一合於天地之經哉！孔子修《春秋》，亦曰「傳其事」而已。其事傳，則千秋萬歲讀此書者，皆能論其世而知其人，善其善惡其惡，此則聖人修《春秋》之心也，豈在書法哉？他如晉之乘，楚之檮杌，煌煌乎大國之史，迄今問其書，而掃地無餘。今世所傳《乘》、《檮杌》二書，乃元人吾衍所作。唯《春秋》獨存，則聖人修之之力也，豈曰有例焉，升降黜陟之哉？或曰：「《左傳》嘗論書法矣，非例乎？」曰：此即魯史之例也。《左傳》據魯史而作，非據《春秋》也。如謂據《春秋》而作，則孔子絶筆於獲麟，而自獲麟以後尚有十四年事跡，又烏所據耶？吾故知《左氏》不據《春秋》也。而其事與《春秋》畧同，故曰《春秋》皆魯史之舊文也。孔子生於襄、昭、定、哀之間，《春秋》所載其事遥遥，或在一二百年之上，所以能徵者，藉魯史而已。史雖有訛，烏所據而論定之？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孔子於多見多聞之事猶有闕焉，豈於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之史，而私意筆削之乎？吾知聖人有所不敢矣。

王苞孫《惕甫未定稿》卷二《大學通故自序》 自《四書》之説興，《大學》、《中庸》二篇與《論語》、《孟子》俱爲科律，階以進身。余既作《孟子通故》，因及《大學》。朱子解《論語》、《孟子》所異同在註，而《大學》之異則在經文。苟非竝列經文，其異同之指不可見。故變例以經文大書，用鄭註分疏，其下孔疏煩碎今删取，尤要者著之，其無所引伸而徒爲冗長者弗録。凡欲以簡省，便初學爾。《大學》一篇流傳千百載，何必果無錯簡？第就古本，隨文讀之，義亦無害。朱子移其章次，别加編定，有不可通則爲之補傳，匪啻自作一書，致啓後人攻訐。近代諸儒或兩不從，而别爲之説，意在彌縫，更滋瑕釁，姑弗暇論。在今學者所宜知，獨古本與今本耳。竊謂今本《四書》中之《大學》也，古本《六經》中之《大學》也。《四書》中《大學》自爲程朱一家言，其義理程朱一家之義理也。程朱義理之學，實有畢世莫殫者。《六經》中《大學》則先儒循誦襲傳之一篇也，其所訓釋略與他書等。今本《大學》窮本反始，或童而習之，皓首不知其解。古本《大學》則中人以下，三日之課耳。余爲通故，不綴一辭，聊俾童蒙易爲披檢。欲溯古者，循其上而觀之；欲沿今者，循其下而觀之，何去何從，孰得孰失，知其解者固不容聲矣。

王苞孫《惕甫未定稿》卷二《中庸通故自序》 朱子於《中庸》所分章第與鄭迥别。欲存鄭説，亦不得不并列經文。故今兹《通故》之作，與《大學》同例。義理之學，至程朱極矣，《中庸》其尤粹者。元、明用其書取士，士之有立于世，未始不煇然也。用之久而庸衆駑散者出乎其間，或專固而不通於古，或譾陋而弗達于時，其甚者槩辟雅拜以取厭憎，而濂洛關閩之説爲世所不樂聞。自近數十年，一二聰明英杰奮然追尋鄭、許、賈、孔之説，旁稽溼墜，蒐獵殘賸，而漢學遂盛行于世。然自漢學説興，天下士大夫文章氣節與夫風澤芳臭之間概可覩矣。宋儒之學必内諟其身心，而外嚴於義利。余少時所見耆艾年先，雖不皆醇儒，猶拘文牽義，而勿之敢肆。中歲所接高名之士，著書滿家，而夷考其行，往往嚮者拘索之士所弗屑爲。晚歲閒居，究觀終始，不過由塾師弇鄙，不以古訓授學童，使聰明英杰者得傲以所不知而張其説，其實漢説具存，鄭、孔所傳如是而已，曾何足以自旌乎？今所謂漢學，不出東漢。東漢之世崇尚七典，謂之内學，及其末造亂亦由之。鄭雖魁儒，生乎其際，末繇自異。以漢之内學與宋之理學相提並論，而審其是非，擇其流弊之輕重，學者宜何處焉？余作《通故》，將爲學者道古，而與

講漢學者異指，後當有論其世而知之者夫？

王芑孫《惕甫未定稿》卷二三《書時文讀本後》　予於文無所不好，獨不好選本。自晚宋以來，至於今之作涉獵幾徧，必求得專集而觀之。求專集而觀之者，謂可見作者之聲音笑貌，而得其精神意氣已爾。抑嘗論之，制義注疏之一體，上者爲聖賢立言，下者能自立其言，以附儒先之後，抒其所獨得，發其所不能已，至性至情騰踔而出，其文傳而其人之是非好惡見其中，其一時之悲愉欣戚見其中，即其世之盛衰升降亦見其中。所謂接統於班、馬、韓、歐，而所託尤尊者此也。雖然，有本焉，有末焉。考卷、墨卷之說出，而亂其末；書理、法脈之說入，而亂其本。亂其末者易知，亂其本者在神明腠理之間，其弊難曉，何也？彼其造爲書理、法脈之說者，其視古聖賢不啻如講師焉，其視晚宋以來綴文之士不啻如塾徒焉，其所云云書理在此，法脈在彼，非親見聖賢而受之者也，未必聖賢之所欲言也。即塾徒之稍有器識者，亦未必欲爲是言，肯爲是言也，而乃戔戔拘拘索索矍矍，指物而命之，齊器而量之，於是以塾徒之法仰繩自古綴文之士，并操其講師之法以仰繩聖賢，而學者之心胷皆塞。夫制舉文，非雄駿磊落讀書識世之君子無以爲也。爲之者本其孤子之誠，精剛之氣，以浩然行乎天壤之間，而聲音笑貌寄焉，而不廢其爲今文也，非其所以爲古文也，而猶之其所爲古文也。不然，《四書》之爲書也，漢宋諸儒說之詳矣，何煩此千萬人者執筆復爲衍說一通耶！

汪志伊《稼門文鈔》卷四《節韻幼儀序》　後世人才不如古者，非降才殊也，從孩提失教始。古人胎教已豫，而家庭與保傅之教之善不待言矣。後世養子自能食能言時，即戲導以毆罵侮慢爲笑樂，入學而又妄以讀書求富貴爲誘掖，驕惰奢侈，習慣成性，畢生壹似嬰兒，禮義廉恥蕩然矣。求其在家孝於親，敦宗睦族，立朝忠於君，禮賢下士，不數數覯，甚至蕩檢踰閑，傾覆顛仆而莫之省，蓋病根皆伏於蒙養之不正也。夫養正莫善於禮，耳目手足非禮無所持循，動静云爲非禮無所檢束，而德性之調，人倫之教，罔不賴禮以維之。我國家兢兢於民風士習，教化咸周，凡有董勸之責者，其可忽諸？吾嘗閱陸氏《桴亭集》，有欲採《禮經》中之《曲禮》、《少儀》，參以近禮，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爲韻語，務令易曉，名曰《節韻幼儀》，合下便教他知行並進云云。惜乎其說善，而未編有成書。繼閱《小學詩禮》五篇，竊喜陳北溪已先桴亭爲之，乃反覆體貼，匪特古禮不諧今俗，古字不便童子，即如九容中之手容恭、足容重，仍如經渾括言之，而未詳如何恭如何重之儀，則童子安知推其意而見諸行？久之，得屠氏羲英《童子禮》三十條，禮法浸備，但語重句長，又非童穉所能誦，其疎漏須補者亦多。茲編一依其法，并採《禮經》及諸儒蒙訓，古字易以時字，長句易以短句，節爲韻語四十章，仍桴亭之名曰《節韻幼儀》，寧質毋文，寧簡毋繁，以求副知行並進之說，似於古人教童子習禮歌詩之意粗有近似，以立弟子誠敬之根本，而爲國家教化之階梯云爾。貽譏文人，固所不惜也。

汪志伊《稼門文鈔》卷四《九容廣註序》　予嘗著《節韻幼儀》一書，凡檢束身心，入事父兄，出事師長，及學堂肄業之儀，所以導童子於禮法而培其德性者，固已明且備矣。乃行之家塾，十歲以外之成童能知，亦漸能行，不復有驕侈習氣，頗收養正之功，惟十歲以內之稚子，覺知行並進之艱，質魯者尤未易成誦。因思橫渠教人專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我曷弗於先之中更求其先者，爲穉子立一簡易之法，爰取《禮經》中九容以爲矩，蓋九者於身切近而易曉也。但九容曰重，曰恭，曰端，曰止，曰静，曰直，曰肅，曰德，曰莊，其言精而渾，非稚子所能推其意而見諸行，即鄭註「舉欲遲」云云，其言亦約而該，非穉子所能推其類以及其餘。故又因其註而廣之，先列以要者，即教以義方之意也；次列以毋者，即弗納於邪之意也。邪悉去，則自歸於正。又即克己復禮之意也，末則因容而推原於心者，是又望教之者於穉子熟讀之後，臨行之時，提而省之，曰重不重在足，而所以重不重者在心也。隨時讀一句，即提省一句，並察其尋常舉動，用言提省之，俾穉子知舉動或是或非皆由於心，當亦漸漸曉然自加檢點。蓋始則能制外以養中，而久則自由中以應外，循循然立定根基，而不至爲習俗所移也。雖然，穉子於此九容固應習之熟之，而成童進學，幼儀之候，豈遂可棄此九容乎？蓋其後由《幼儀》而抉《四書》、《五經》之心，發揮於人倫日用之間，不過精透此九容而已。即入神入化，亦未有出此九容之外，孔子所謂不踰矩者是也。予復取劉念臺所輯《九容嘉言懿行》，並新增數條，附於後，俾有徵信。教者或於穉子讀《廣註》之後，隨時講論，以廣其見聞而鼓其志氣，亦可。若并此令穉子讀之，則又非立簡易之法之意也。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一《讀孟子》　真西山先生因《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遂以七篇之言一一比之《中庸》，此宋儒之勤也。雖然，聖賢之學有所自則可矣，若一一比之，不爲後世附託而無實者開一徑歟？敬觀《中庸》求端於天命，其終篇所言皆性道教也，至末章始要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子思此言！蓋聖人之至極，天地以合，萬物以成，與異端所言本不同。然

至此則性道教無可言，而歸之命，命無可言，而歸之天，天無可言，而歸之無聲無臭矣。使後人復附益之，何怪異端之揚其波，而他流煽其焰而旁燭哉！《孟子》七篇，未嘗一言及之者，蓋不敢導其波之竇，而投其焰之薪也。此孟子善學子思，而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之本，故曰功不在禹下。

陳庚煥《惕園初稿》卷一一《童子摭談序》　古者子生，自能食能言皆有教；而諸母爲子師者，亦皆通曉大義，隨時而誘導之。蓋在未就傅之年教之，已不侔於後世矣，古之人材安得而不盛哉？後之愛其子者則不然，方其幼也，委之婢媪，雜弄而咻之，順適其意而已，不必導於正也；比入學，知誦説，則教以屬對綴文，取富貴已矣，於古人之教概乎未有聞也。父兄先生即間告以持身涉世之道，亦往往卑之，毋甚高論；至語乎古人格言遺訓，則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不則曰「今人固不能然，然不可不令小子知此意也」，小子聽之則已唯唯於心，謂古人所云云皆無與於我者也。少既寡聞，長復何述？有操觚之子，發難於父兄者矣，有取名致科，而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者矣。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豈古今人不相若歟？毋亦教之不先者過歟？世之爲父兄者，孰不欲其子弟之賢，而懼其不肖，顧不以古人之道告之者，懼妨進取也。然使子弟專進取，而不知古人之道，即倖而富貴，其傲父兄而貽之累者，蓋不少矣，於父兄亦何利焉？夫父兄之利，孰大於教子弟？然則蒙養之訓，何可以不豫也！

明吕近溪先生撰《小兒語》，以備能言之教，意最近古。顧其語間多中州鄉談，閩中小兒不解也。至其子新吾先生所續，則陳義益高，尤非兒曹所能猝曉。閒嘗竊取其意，以平日所聞於父兄師友者，綴以五言，俾童子輩誦而習之。因事觸物，時時爲之講説，語不必文，韻不必叶，惟取其淺近易知，切實易行而已。雖於古者小學之教，近溪、新吾之意無能髣髴於萬一，然使童子輩耳而熟之，不至怖若河漢而聽之欲卧也，則亦不爲無小補矣。因摭而存之曰《童子摭談》。

陳庚煥《惕園遺稿・書札僅存》卷二《與余耕邨茂才潛士書》　僕追咎既往之病，在涉獵儒先語録文字功多，而究心《四書》之功反少，此與日聽賢師友講論而不讀書者何異？無怪其罔與殆，併卒於無成也。朱子謂讀史而不讀經，便看得眼粗。僕向泛涉諸家，不精專四子，所以意廣心粗，正與同病。辨證下藥，只前日所論，以我觀書，則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者，足以蔽之。此千古讀書人千金肘後方也。

留意先儒之書者，多忽略舉業，似有不屑之意，此自大錯。朱子所謂「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者，亦指當時舉業而言。蓋唐、宋科舉，首重詞賦，獺祭强識，役志聲病，固與實學判爲兩事。若今之舉業，則直以程、朱之説，發明孔、孟之言，援筆行文，不能條達明暢，此其病豈獨舉業之不工而已。然則忽略舉業，即是不敬業，即是侮聖人之言，更不得藉口不屑，以自文其媮惰苟簡之私意也。況儒者進身，全憑鄉會兩試，程試之文，義等古人之委贄，志欲求進而以無雜悔滥，膚庸稚率之文潦草塞責，以僥倖弋獲，此與以瘠雁腐雉自達於君何異？然則不盡心舉業，即是咈父兄期望之意，比於不孝。昔之舉業，實足妨功，朱子猶謂：「硬要咈父兄之意，學是學甚底。」況今之舉業，即實學乎。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高宗純皇帝御製詩云「言孔孟言大是難」。於此不用吾心，惡乎用吾心？朱子謂：「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害也。」然則以不談舉業爲高者，直媮惰苟簡而已，視濡首時墨者過猶不及，相去幾何。此僕一生罪過，足爲前車者。

姚文田《邃雅堂集》卷一《讀詩論》　孔子言：「誦《詩三百》，可以授政。」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之學者，自入塾即讀三百篇，然及其修於身，行於家，施於有政，卒懵然無所得，何哉？古之讀書專務義理，故旁推而交通之，皆有用也；今則墨守傳注，膠固淺隘，故《詩》雖存不能用，其人亦終身如未嘗讀。聖門稱可與言《詩》，子貢、子夏而已。子貢因境及《詩》，子夏因《詩》及禮，境與禮，《詩》未有也，而二子會通之，夫是故可與言。今夫《緜蠻》傷微賤也，而夫子以爲知止；《車舝》刺褒姒也，而夫子以爲好仁。春秋時列國大夫賦《詩》見志，其所取往往非作者之意。余嘗攷《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撰兮》、《子惠思我》諸詩小序，皆以爲刺君，後儒則舉而歸之淫亂，乃當日其國之卿，方竝歌以爲賓榮，賓亦稱曰數世主。如諸儒之説，則譏刺淫亂，皆不宜施燕享。由此觀之，古人之讀《詩》也通，今人之讀《詩》也執；古人之於《詩》也，左右推暨而無不得其用；今人之於《詩》也，泥章句，守訓詁，其究不免爲耳食膚受。嗚呼！以耳食膚受之學而欲其修於身、行於家、施於有政，豈不難哉？不能修於身、行於家、施於有政，《詩》亦可以無讀，輪扁謂齊桓公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欲知《詩》之爲用，則必先求其能言，欲能言，必無務於膠固淺隘，而博求諸義理所在，然後乃不爲輪扁病也。

阮元《揅經室集一集》卷一一《石刻孝經論語記》　《六經》皆周魯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孔子

之學於何書見之最爲醇備歟？則《孝經》、《論語》是也。《孝經》、《論語》之學窮極性與天道，而不涉於虛；推極帝王治法，而皆用乎中；詳論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歸於實。所以周秦以來，子家各流皆不能及，而爲萬世之極則也。

《孝經》、《論語》皆孔門弟子所譔，而弟子之首推者曰顔，曰曾。顔子之學，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何？朝、覲、聘、射、冠、昏、喪、祭，凡子臣弟友之庸行，帝王治法，性與天道，皆在其中。《詩》《書》即文也，禮也；《易》象、《春秋》亦文也，禮也。其餘言存乎《大學》、《中庸》諸篇。《大學》、《中庸》所由載入禮經者，以此。其事皆歸實踐，非高言頓悟所可掩襲而得者也。曾子之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實政實行。故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歟？」《孝經》之學，兼乎君卿士庶，以及天下國家，曾子十篇皆由此出，其實皆盡人所同之庸行忠恕而已。故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謂一貫者，貫者行也，事也，言壹是皆身體力行，見諸實行實事也，初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貫之訓行事，見于《爾雅》，《漢書》與仍舊貫，無二解也。若謂性道之學，必積久之後而頓悟通之，則孔子十五志學以後，學與年進，未聞有不悟之時，亦未聞有頓悟之日也。顔、曾所學於孔子者如此，其餘諸賢可以類推之。然則集古聖大成之道者莫如孔子，傳孔子之道最近而無偏無弊者莫如諸賢，孔子、諸賢之言，所載之書，莫如《孝經》、《論語》，然則今之《孝經》、《論語》，儒者終身學之不盡。太極之有無，良知之是非，何暇論之？

古本《孝經》不可見，惟漢石經《論語》殘字厪有存者。金賈國子監學生錢泳好學善隸書，敬書《孝經》、《論語》二經，刻之石，且博訪通人，定其隸法文字。泳刻將成，欲歸其石於曲阜孔子宅，樹石於壁，以貽後之學者，屬元記之。

阮元《揅經室集三集》卷二《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謹案：《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板，實始於此。逮兩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爲諸本最古之册。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曆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爲賈公彥、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

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寧盧氏宣旬讀余校勘記，而有慕于宋本。南昌給事中黄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黄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吴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

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説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慎之至也。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孚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茲卷首，惟記刻書始末，於目録之後，復敬録《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清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爲虚浮孤陋兩途所誤云爾。

阮元《揅經室集續集》卷一《詩書古訓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尚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深奉不疑。即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即此也，《書》曰某某即此也。否則尚恐自説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於孔子，孔子推本於《詩》，是

故引「蒸民」、「秉夷」、「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録《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於《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於後，以晉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尚未以二氏爲訓，所説皆在政治言行，不尚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阮元《揅經室集續集》卷三《四書文話序》　唐以詩賦取士，何嘗少正人；明以《四書》文取士，何嘗無邪黨？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皆歸於正。下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亦歸於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囿之，則其聰明不暇旁涉，才力限於功令，平日所誦習，惟程朱之説；少壯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補於世道人心者甚多，勝於詩賦遠矣。唐宋詩話多，文話少，而明以來《四書》文話更少，非無話也，無纂之者也。余令學海堂諸生周以清、侯康、胡調德纂之。諸生共議分二十四門編之：一原始，二功令，三格式，四法律，五體裁，六命題，七程文，八稿本，九選本，十墨卷，十一社稿，十二元鎧，十三名譽，十四考核，十五師承，十六風氣，十七興廢，十八流弊，十九起衰，二十假借，二十一咎毀，二十二談藪，二十三軼事，二十四《五經》文。雖未甚精詳，然已積卷帙矣。録成二部，一存粤東學海堂，一攜歸江南。蓋江南遺文舊説爲嶺南所無者尚多，俟再令家塾子弟補成之。時甲申冬日。

許宗彦《鑑止水齋集》卷一六《原學》　古之所謂學者，將以明道而行之也。所謂道者，内足以善其身心，外推之家國天下而無弗達，民咸被其利；可文可武，可經可權，莫有窒于行者；明於造化，察於事變，洞於人情，以閑則止，以建則立。聖人以是著《六經》，示後世。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然則聖人之教學也，期于有用焉耳。

今之治經者吾惑焉，其言曰：「聖人所以明道者辭也，以成辭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有必漸然。」字有篆隸之異，聲有古今之殊，考之《蒼》、《雅》，攻其訓詁。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載籍，展轉引伸以説之，一字之詘紛紜數千言，冗不可理，而相推以爲古學。夫六書，特小學之一耳，古之時唯年十五以下者爲之，今則窮老畢精竭慮於此，而猶不能盡通。將由是以考其辭，復由辭以知其義，而期於道之成，則雖假以彭聃之壽，而亦有所不能及矣。孟子不云乎：「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之學者，奈何不求聖人之志，而專務其文辭也？然而不爲是者，則羣斥以爲空疎。夫學之虚實，至易明也，積之内，見之外，行其所學而賢不肖皆見焉，言其所學而賢不肖皆可知焉，斯之謂實學矣。聯牘殫翰，返之心無當於仁義禮智之數，推之家國天下，一無所施之，執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謂，則真所謂迂疎寡效者也。且夫聖人之道，未嘗一日亡於天下，三代以下，凡治平之世，其君若臣之夙夜勤政事，進賢能，退不肖，求乂安，百姓生養得其所。及其衰亂，賢者在下持名義，抑貪僞，扶風教，使弗至大壞者，蓋莫不有《六經》之意存焉，則皆聖人之學也。漢之世，去三代未遠也，有以《詩》諫者矣，以《書》行水者矣，以《春秋》斷訟者矣，曾治文字者而能之乎？夫六書亦何嘗非學，而以爲高出前世諸儒之上，必如是而後爲學，則惑之甚也。假令學者僅識今之文字，不通古訓及其聲音，獨能得《六經》之大義而明之，其於行已獨善，不害爲原、季；明先王之道，考前古之法度，不害其爲賈、董也。

故夫聲音、詁訓之於學，譬土壤之於太山，涓流之於河海，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損也。經營於土壤者，不知太山之高者也；汩没於細流者，不知河海之大者也；坐井觀天，而云天專在於是，不亦陋乎？夫敝不極則不返其始也，一二專已者倡之，羣焉以爲新奇可喜，而慕之繼焉，則相與爲名，而摭拾以仿傚之，蓋數十年于兹矣，其亦可以倦而知返乎？返之宜何從？曰：於《易》研消長之幾，於《書》察治亂之迹，于《詩》辨邪正之介，於《禮》見聖人制事之大經，于《春秋》見聖人制事之大權，於《樂》觀陰陽進退，萬物變化自然之理。有爲已之力，而無求人知之念，斯君子之學，以致其道者也，斯《六經》之所以切于人，萬世而不可廢者也。作《原學》。

王貞儀《德風亭集》卷四《與夏生樂山論詩書》　昨細讀尊作，麗則嫻雅，層見叠出，年未弱冠，有此才賢，是所難及。第天分雖高，而學力亦不可不到。前人云「詩學貴書多」，非虚語也。儀受性隘劣，文質無聞，至于詩學尤所不諳，乃承不鄙陋闃閣，再三問道于盲，敢不以一得之見告之左右。

儀十數年前，氣盛志銳，女工之暇，畧及詞章，好取古今諸名家詩誦讀摩揣之，日復一日，遂有所作，當適意時，輒復舒楮濡毫，覺浩然自得于胸中者，雖脂粉靡妮之句，亦自以爲是，才短心粗，務求工麗。及少長，頗得知解，不爲無謂之作，故稿中半多寓託諷刺，箴譏之語亦間出，見者羣疑且詬焉。迄于今，則每有所賦，終日不能脱稿。且檢視曩昔所爲篇什，理法顛倒，格律舛謬，首尾斷續，字句俗率，莫不忸怩悔愧者至竟日。即所存《德風亭》一集，亦皆忸怩愧悔之餘，而可以示人者少矣。

平居觀古人之作，其可傳者未嘗不才識鍊達，旨氣深邃，真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又每疑古詩不知積幾何年可采者備三千餘首，自夫子删之，僅存三百，何其作者之少，而存之者之尤其少耶？近世初學執筆，甫知平仄，即自命爲能詩，不自量度，動以《三百篇》及漢、魏、晉、唐自比，浮譽滿人口耳，只求各成一集，而不計其得失；又自怙其短而如父母之護子惡，唯恐人指摘爲患，是以詩道每況而愈下。及實究其所作，則或有任臆謬訕古人，而以爲自出新奇者，或有沿襲古人者，或有自矜獨得而不知古人已先我而得之者，或有意佳而辭不能達者，或有拘拘乎摹古而不化者，蓋多半剽風人之餘唾，取大家之皮毛。詞在非今非古之間，句在可斷可連之際，氣在半生半死之中而已，嘵然曰「吾善爲詩」「古人之詩不吾過」，是無怪古詩人之少而今詩人之多。儀固不敢蹈也，而且深恥之。

儀竊謂詩必出之以性情，此固人人知之而不待言者。夫亦知性情之中有兼尚者乎，是故有律法焉。律法者，性情之用也。又必備乎體裁。體裁者，律法之緒也。推之，志貴其高古，卻謁卑也；氣貴其渾浩，絶薾弱也；調貴其嚮宏，斥嚶咿也；識貴其曠達，去隘拘也；語貴其和平，忌刻薄也；律貴其周謐，鄙纖佻也；意貴其嚴覈，黜浮膚也；典貴其融新，棄腐雜也：莫不由性情而推之律法，體裁之所由生者。視之若繁紆遠雜，其實則一也。至於喜怒哀樂之發，鐘鼎山林之分，則又以所處之境別之，而非可以概定。夫然後本乎性情之説可共明。而其爲詩也，亦不近乎時失乎俗。否則，談格律，整隊仗，校字量句，專一擬泥于體制風華音響聲病之末，旁騖乎言語之工，欲足爲揚風抶雅，負爲能詩，是猶瞽者高論五色，吃者之紛論九宫，亦烏可乎？況乎古詩寓意綿長，比興悠遠而不必一，其格沈鬱蒼健，雅淡排奡，端莊倩豔，相題搆意各執所長，而斷不爲可有可無之咏，其亦難乎哉。自《三百篇》及《騷》，漢以逮元、明，前乎此者已有定論，後乎此者離散分晰，莫或是正，必欲學詩者取專家之書，窮年盡力，一一而求之，固憚其煩，而亦甚不必。統而言之，則上而《三百篇》，而下及六朝、三唐、宋、金、元、明諸作即不必熟誦，而亦不可不留覽大畧，則唯讀《三百篇》以端其性情，覽六朝以免其枯澀，覽三唐以參其變化，覽宋、金、元、明以博其旨趣，他如《離騷》之幽婉，漢魏之朴雅，陶之沖淡，亦當涉獵焉。庶幾有以知其端倪，竟其源流，達其通變，如是則詩道思過半矣。

夙聞樂山天資勝人，及觀詩律亦復有根柢，足徵一斑。大抵曠泛有餘，切實不足；聰敏有餘，蘊釀不足；揚露有餘，含蓄不足；豐致有餘，典雅不足。此數者固不見其損，然久則詩境必庸，庸則熟，熟則迂，迂則廓，廓則淺，淺則俗，詩乘之，而弊斯大，而思斯下矣。浣花翁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唯能知于寸心，斯其事乃可以千古也。篇什之傳煌煌矣，樂山能歸而求之，自有餘師，固不煩下問耳。尊稿謬加批汰，復作此以答之。瑣屑鄙俚之論，不覺滿牘，亦妄欲匡所未逮也。倘有可取，唯其勉旃，狂論大似以口給禦人者，嘵嘵瀆聽，知我罪我，任之而已，泛語諛辭，則槩屏不摭。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一〇《鼇峯書院講堂規約八則》　擇經籍。四部浩如煙海，學者不獨不能遍觀，亦且不能多購。然材質稍勝者，皆可日積月累，以底充富。當先擇取精要，用力研尋，既省泛濫之病，亦收精熟之功。如讀經必觀傳注，朱子《論》、《孟》集注，《學》、《庸》章句外，《御纂四經傳説》、《欽定三禮義疏》，固學者所當服習。《十三經注疏》頒在學宫，本以待高才嗜古者從事於斯，其中《毛詩》、《禮記》二經正義，當先玩閱。次及《周禮》、《儀禮》、《左氏傳》注疏，其餘酌擇觀之可也。《孟子》僞疏淺陋，勿觀。此外則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嚴華谷《詩緝》、衛正叔《禮記集説》、王與之《周禮訂義》、元敖君善《儀禮集説》、國朝盛龍里《儀禮集編》、惠半農《禮説》、惠定宇《九經古義》、陳見祧《毛詩稽古篇》、胡朏明《禹貢錐指》、顧復初《春秋大事表》、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段懋堂《古文尚書撰異》、孫淵如《古文尚書注》、閻百詩《四書釋地》、江慎修《鄉黨圖考》、邵二雲《爾雅正義》，此皆經説之淵藪也。

許叔重《説文解字》、陸元朗《經典釋文》、《廣韻》、《集韻》、《羣經音辨》、《韻會小補》、顧氏《音學五書》、段氏《説文注》、曲阜孔氏《詩聲類》、高郵王氏《廣雅疏證》，此皆小學之階梯也。

史則《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必當熟看，庶得唐人三史立科之意。其餘歷代各史，視材質功力，有餘及之可也。此外《國語》、《國策》、《資治通鑑》、《通

鑑紀事本末》、《御批通鑑輯覽》、《通鑑綱目三編》、邵二雲《續資治通鑑》、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均學者必讀之書。《史通》可明體例，《路史》、《繹史》可資博聞，是亦其次。此皆史學之川渠也。

子則周、秦、漢、魏、晉諸家，宋五子書，及元、明儒家著述，均各有所得，在學者明辨而審取之。考訂之書，則陳氏《禮書》、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通志略》、《山堂考索》、《玉海》、《荆川稗篇・圖書編》、《太平御覽》，所以網羅放失，體大物宏。

經濟之書，則《通典》、《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補》、《思辨録》、《讀史方輿紀要》、《郡國利病書》、《農政全書》、《行水金鑑》、《武經纂要》、《虎鈐經》、《荆川武編》、《籌海圖編》、《紀効新書》、《歷代名臣奏議》、《明臣奏議》、《大清會典》、皇朝《三通》、《御纂律吕正義後編》、《御製數理精蘊》、《御定儀象考成》，所以通知古今，可施實用，此皆問政之津梁也。

集則《昭明文選》、《漢魏百三名家》、《樂府詩集》、《文苑英華》、《古詩紀》、《全唐文》、《全唐詩》、《唐宋十家古文》、《歷代賦彙》、唐李、杜、韓、白、高、岑、王、孟、韋、柳、宋蘇、陸、金元遺山，元虞道園，明劉誠意、高青邱、何、李、王、李、高、蘇門、陳臥子各家專集。選家則《全唐詩録》、《古詩選》、《宋詩鈔》、《元詩選》、《明詩綜》、《十二代詩選》。此皆文林之苑囿也。

以上各種，學焉而各因其性之所近，聰穎者事半而功倍，遲鈍者亦積小以成高，博學而孱守之，則一狐之腋，勝於千羊之皮；簡練以爲揣摩，則精騎三千，可敵游兵十萬。至如疑質問難，觸類引伸，神明領悟，存乎其人。然開卷有益，不至與捫燭扣盤者同譏矣。若一切腐爛講章，如《四書大全體註闡註》等。下劣選本，如《古文析義》、《古唐詩合解》等。纖詭詩文，如陳眉公、鍾伯敬等。鄙陋兔園册，如《潛確類書》等。竝當屏絶，勿污耳目。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四《答高雨薮舍人書》 壽祺竊以爲治文詞而不原本經術，通史學而究當世之務，則其言不足以立。雖然，文必本《六經》固也，諸經之中，《易》道陰陽，卦彖爻象自爲一體；《書》絶質奥；《詩》專詠言；皆非可學，獨《左氏傳》、《禮記》於修詞宜耳。然人徒知左氏爲文章鼻祖，不知左氏文多叙事，其詞多列國聘享會盟修好專對之所施，否則戰陳禦侮、取威定霸之謀，不如《禮記》書各爲篇，篇各爲體，微之在仁義性命，質之在服食器用，擴之在天地民物，近之在倫紀綱常，博之在三代之典章，遠之在百世之治亂，其旨遠，其辭文，其聲和以平，其氣淳以固，其言禮樂喪祭也，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哀樂之感浡然而不能自已，則文詞之精也。學者沈浸於是，苟得其一端，則抒而爲文，必無枝多游屈之弊。蓋《禮記》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遺言，故粹美如是。壽祺常勸人熟讀《禮記》而玩索其意味，以此也。後世自兩漢、魏晉迄唐、宋、元、明，凡命爲作者，雖所得有淺深高下之殊，其無悖於古之立言之恉一也，大較得於經者上也，得於史者次也，得於子者又次之，徒得於文以爲文者下也。要之，以立誠爲本，以有用爲歸。不誠則蔑以徵信於天下，無用則蔑以傳遠於後世。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四下《與張南山書》 南山年兄足下：去春奉手翰，情詞斐豐，備荷注存，藉悉動静宣豫爲慰。比惟著作日富，有以自娱，第有志乎古者，當以經義爲根柢，詞章爲華葉，且通經則立言有物，固本末兼賅之事。羣經注疏中，《毛詩》、《三禮》尤博贍，秦漢諸子及《史記》、兩《漢書》、《三國志》等古經義往往散見其中，而典章文字亦無不如肉貫串，此讀書精要也。摛文之士，患在浮夸；綴學之士，患在迂固。惟質有其文者美焉，足下勉之。如可計偕，早來都門爲望。承索及鄙作，緘石享帚，向來不欲示人，且性疎嫺不常摭筆，故未敢以應也。生每觀漢之文人如司馬相如、揚雄、班固、蔡邕等所以成不朽盛業者，蓋皆明經法故耳。是以比來從事於此，頗不喜獵浮華。間有撰述，亦務去雕飾。惟才力不逮古人，安能自信耶？海天迢遰，寤念實勞，惟自愛。不具。

方東樹《漢學商兑・重序》 三代以上，無經之名，經始於周公、孔子。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及至春秋，舊法已亡，舊俗已熄，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孔子懼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義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經也，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於人者，莫非《春秋》之義也。衛君待子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季氏伐顓臾，旅泰山則使欲止之。至於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論語》卒篇，載「堯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故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經》之爲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則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

及秦兼天下，席狙詐之俗，肆暴虐之威，遂乃蕩滅先王之典法，焚燒《詩》

《書》，於時不特經之用不興，並其文字而殄滅之矣。漢興，購求遺經，於是羣經始稍稍復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殘闕失次，斷爛不全，賴其時一二老師大儒辛勤補綴修明而葺治之。於是《易》有四家，《書》與《詩》三家，《禮》、《春秋》兩家，號爲十四博士，則章句所由興，家法所由異，漢儒之功，萬世不可没矣。自是而至東京魏晉，以逮於南北朝，累代諸儒遞相衍説，辨益以詳，義益以明，而其爲説亦益以多矣。

及至唐人，乃爲之定本定注，作爲釋文，舉八代數百年之紛紜，一朝而大定焉。天下學者耳目心志斬然一齊，兼綜條貫，垂範百代，庶乎天下爲公，而可謂之大當也。然其於周公、孔子之用，猶未有以明之也。

及至宋代，程、朱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聖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際，語之無疵，行之無弊，然後周公、孔子之真體大用如撥雲霧而睹日月。由今而論，漢儒、宋儒之功並爲先聖所攸賴，有精粗而無軒輊，蓋時代使然也。道隱於小成，辨生於末學，惑中於狂疾，誕起於妄庸。自南宋慶元以來，朱子既没之後，微言未絶，復有鉅子數輩蠭起於世，奮其私智，尚其邊見，逞其駁雜，新慧小辨各私異見，務反朱子，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其於道槩乎未嘗有聞焉者也。

逮於近世，爲漢學者其蔽益甚，其識益陋，其所挾惟取漢儒破碎穿鑿謬説，揚其波而汨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張膽，惟以詆宋儒，攻朱子爲急務。要之，不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驚名而已。

吾嘗譬之：經者良苗也，漢儒者農夫之勤菑畬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薅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也。非漢儒耕之，則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則禾稼蔽畝，棄於無用，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今之爲漢學者，則取其遺秉滯穗而復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將以助農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飯，先生不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教人，導之爲愚。以此自力，固不獲益。畢世治經，無一言幾於道，無一念及於用，以爲經之事盡於此耳矣，經之意盡於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雖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離於周公、孔子，其去經也遠矣。嘗觀莊周之陳道術，若世無孔子，天下將安所止？觀漢唐儒者之治經，若無程、朱，天下亦安所止？或曰：天下之治，方術多矣，百家往而不反，小大精粗，六通四辟，一曲之士各有所明，雖不能無失，然大而典章制度，小而訓詁名物，往往亦有補前儒所未及者，何子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嘗封建諸侯矣，諸侯而下爲卿大夫，卿大夫而下爲士，士之下爲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孫王赧不幸貧弱，負責無以歸之，逃之洛陽南宫諺臺。當是時，士庶人有十金之産者因自豪，遂欲以問周京之鼎，是以罪之也。十金之産，非不有挾也，其罪在於問鼎。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全，賴程、朱出而明之，乃復以其謏聞駁辨出死力以詆而毁訾之，是何異匹夫負十金之産，而欲問周鼎者也？是惡知此天下諸侯所莫敢犯也哉！故余既明漢儒之有功若彼，而復辨諸妄者之失若此。後有作者，亦足以明余非樂爲是譊譊也，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

方東樹《漢學商兑》卷中之下　戴氏曰：今人讀書，尚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大者也。論者又謂：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訓詁，一主義理。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于經乎？惟空任胷臆之無當于義理，然後求之古經，而古今縣隔，遺文垂絶，然後求之訓詁，訓詁明則古經明，古經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乃因之以明。即如所論，是訓詁爲筌蹄明矣，而何以厲禁義理，皆不求之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從此路歧去，認奴爲郎矣，所以謂之漢學。蓋其門面宗旨如此，故爲異端。昧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何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説而不自知矣。

按：戴氏此論最近信，主張最有力，所以標宗旨，峻門户，固壁壘，示信學者，謂據其勝理而不可奪矣。若以實求之，皆謬説也。古今學問大抵二端：一小學，一大學。訓詁名物制度，祇是小學内事，大學直從明新説起，《中庸》從性道説起。此程子之教所主，爲其已成就向上，非初學之比。如顔子問仁、問爲邦，此時自不待與之言小學事矣。子夏固謂草木有區别是也，漢學家昧于小學、大學之分，混小學于大學，以爲不當歧而二之，非也，故白首著書，畢生盡力，止以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小學之事成名立身，用以當大人之學之究竟，絶不復求明新至善之止，痛斥義理性道之教不知本末也。明道「玩物喪志」之戒，久爲世口實，不知此止慮其志趣局止于是，即「致遠恐泥」、「君子不多」之旨。古人言各有當，教亦多術，同歸于是而已。故當日特又記讀史逐字看過一條，以接引來學，可知非舍學問空談義理也。若謂舍經空談義理，不事訓詁以求經，則古今無有是事，豈況程子！漢學者不窮理析義，援引脱節以濟其私，既誣前賢，又自迷誤，

致從事差謬，又因以迷誤來學，一言三失，所以爲罪也。以上辨：主張訓詁誤以小學當大學。

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與周保緒書》　保緒足下：春夏以來，未接音問，念念。欽韓撰注《左傳》，初稿已畢，今却復重勘更録。竊嘆左氏親承夫子之緒論，目睹百二十國之寶書，其于措辭則微婉隱約，或諱而不言，使人深思連類而自得之，蓋慎重之至也。《公》、《穀》二家晚出戰國，向壁虚造，乃敢呵斥罵詈，以誣聖經，其優劣本懸絶。啖趙以來，至劉敞、胡安國輩，皆著書孤行，乃復鹵莽滅裂，承《公》、《穀》之餘竅，猖狂鼓説，横斥《左氏》，至以其實録爲不足信，可哀也矣！然爲左氏之疢痾而得罪於聖經者，無如杜預也。賈服之注今已不傳，其精者偏爲杜預攘取，孔疏惟摘其細碎以爲嗤笑。然他經如《周禮》、《儀禮》，疏中所引服氏，猶可想見向來經師之講習《左氏》之面目，未至顛倒變易。杜預乃盡翻家法，移《左氏》之義以就其邪僻曲戾之説，創長歷以爲牽附移掇之計，造釋例以成其網羅文致之私。疏家及後之爲《左氏》者動輒惑於其例，於是《左氏》之學亡，而杜預儼然專門名家矣。故經學之亡，亡於唐初撰《五經正義》，棄河朔之樸學，尚江左之虚浮，殊可浩歎。後之粗才，以擊鄭學、排《左傳》爲能事，其習氣則陳祥道、鄭樵等喪心狂易之人開之也。欽韓作是注也，糾駁杜預之謬，發明《左氏》之奥，掃晦盲否塞而還爲青天白日，世有桓譚，必以爲可傳也。近日閱《蘇文忠集》，見其《荅張嘉父問春秋學》云：「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束中，乃近法家者流。惟丘明識其用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云云，益喜鄙見之適符，而蘇公當棄古學如弁髦之時，能推見精奥，爲學者標準，此所以爲天人也。足下近日有何所得？詩篇琳琅想益富，然真知此事之甘苦者少耳。尊酒論文，何日忘之？吾道益寡，差强人意，隱若敵國者非足下其誰邪？

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四《小爾雅義證自序》　《小爾雅》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竝入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彦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箸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説文》所引《爾雅》之逸，則固明明在《小爾雅》矣。其中如金鳥之解，公孫之偶，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詩》、《書》，深裨經誼。沿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邵美」，即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爲《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而并僞之。而酈氏之注《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剌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曩見東原戴氏横施駁難，僅有四科。子既援引古義，一一辨釋，因復原本《雅》故，區别條流，又采輯經疏、選注等所引，通爲義證，略存舊帙之仿佛，閒執後儒之訾議，將有涉乎此者，庶其取焉。咎道光丁亥五月朔日。

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四《四書管窺序》　治經之法，義理非訓詁則不明，訓詁非義理則不當，二者實相資而不可偏廢。自有謂漢學詳於訓詁，宋學晰於義理者，遂若判爲兩涂，而於是講訓詁者拘於墟，談義理者奮其肊，沿流而失源，騖末而忘本，黨同伐異，入主出奴，護前争勝之習興，幾至以門户禍經術，而横流不知其所紀極。吾則謂治經無訓詁、義理之分，惟求其是者而已；爲學亦無漢宋之分，惟取其是之多者而已。漢儒之是之多者，鄭君康成其最也；宋儒之是之多者，新安朱子其最也。《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偶爲《四書》，自宋淳熙始，朱子之《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爲之，其用功深，取裁者廣，故其是者較諸儒爲多，亦較其所箸他書爲多。即如《論語》首章「學，效也」之訓，本於《書・大傳》，「習，鳥數飛」之訓，本於《説文》，《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實采用鄭注《禮記》之意，「雖有其位」一節，則并全取其文。此其爲訓詁，爲義理，皆確乎其不可易，犖然其有當乎人之心者矣。趙甥騭在年少力學，所箸《四書管窺》，其訓釋字義仿於陳北溪，其發明《章句》、《集注》多融會全書，彼此互證，得古人以經解經之法，而其言皆明易簡括，無講章家支離糾繞之弊。誠由是而進焉，博求訓詁而審擇其是，則於古人之微言大義必更有所得者，豈惟《四書》，充之以治諸經，皆是法也，騭在勉乎哉！

路德《椶華館全集・文集》卷一《周易本義爻徵序》　講學家喜談《易》，而競辨者好論史，兹二者皆有弊：空言釋《易》，初學聽而茫然，不知其爲何事也；事莫備於史，讀史者又往往持三寸之管，騁其巧言偏辭，以臧否古人，其究也將遊於遥蕩恣睢而靡所止，此博辨之徒，非性命之正也。甲午春，余僑寓青門，謁同門張玉谿山長，出吴徽仲先生《周易本義爻徵》以示。先生爲蔗鄉師高叔祖，嘗講《易》石林，著有《易義集粹》及《周易本義翼》，海内學者仰如山斗。又輯爲《爻徵》二卷，取上下數千事合之三百八十四爻，約而精，微而顯，信而有徵，俾學者觸類引伸，凡得之漁獵者一一可會之於《易》。余受而讀之，竊歎曰：「先輩務

學一至此乎！」此非獨邃於《易》，蓋精於史也，今而後知讀史之法不越乎讀《易》矣。不特此也，史書所傳者古人之言行耳。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而善則爲吉，動而不善則爲凶，爲悔，爲吝。我觀之古，古人一言一行動而入於吉凶悔吝者史也，即《易》也。我觀之今，今人一言一行動而入於吉凶悔吝者，即史也，亦即《易》也。我更觀之我，凡我之一言一行動而入於吉凶悔吝者，亦無非史也，無非《易》也。是書雖二卷，而《易》道明，史事通，行身應物之方亦於是乎該且徧，不必乞靈蓍蔡，而是非得失瞭焉如指諸掌。是書之牖我後學也，豈蹇淺哉！余齒已長矣，久嬰痼疾，屏處窮閭，於人世榮利一無所營，吉固不敢趨，凶亦不敢蹈，所不能免者悔吝耳。願受一編，置之座右，佩服在躬，永永無斁！

路德《椶華館全集・文集》卷二《重刊四書鞭影序》 明季劉嶰竹先生《四書鞭影》二十卷，爲制藝設也，非專爲制藝設也。其自序云：「制藝之病有二：空疏而不入，二之也；沈實而不入，一之也。急療其一，一之則二之矣。」旨哉言乎！今人不可療之病，先生其療之矣。大凡業制藝者二多一少，講心學者二與一各半。二固非一，一亦未始非二。問：何以二？無我故也。其腹枵，其心盲，其觀書也見表而不見裏，其爲文也言人之所言，而不能自言其言，雖終身業制藝，終身不能入也，遑問其他。一焉者有我故也，其所得者少，其所見者偏，執一成不易之理，概萬有不齊之情，其觀書也見同而不見獨，見舊而不見新，見此而不見彼；其爲文也，但能自言其言，不能言聖賢之所欲言，書自書，而我自我也，非二之而何哉！病雖不同，療之則一。何以療之？導之用心而已矣。蹈常襲故，人云亦云，則無所用心；賞奇析疑，旁見側出，則有所用心。奇非險怪之謂，不拘常解，即奇也。疑非惝怳之謂，意有未慊，不敢自欺，剖毫析芒，不慊不止，善疑也。由疑得信，因奇得庸，用心而心入者也。理之有是非，猶物之有黑白。物之白也萬，人之白之也亦有萬；物之黑也萬，人之黑之也亦有萬；理之是非也萬，吾之是是非非也亦有萬。今不問其萬，動欲以彼例此，比而同之，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也。

吾友孟熙中翰所以有《四書鞭影》之刻也，是書也張直庭比部姻家某得於隴西市舊書堆中，藏有年矣。直庭以示孟熙，孟熙質於余。余讀其序，禪也。又翻閱數條，見其雜用佛書，且書名鞭影，亦出內典，益疑其援儒入墨，淪於虛寂。及細繹全書，則經經緯史，義多創獲，不泥古，不徇時，融會儒先諸說，卓然自抒其所見，蓋由好學深思、體驗於身心而得之者，乃信其爲儒者之言。時孟熙方刻《惜陰軒叢書》，梓人羣集，急命開雕，公諸海內。原板短而狹，且行閒格外俱有評論，細字蠶眠，幾不能辨，閱者苦之。因疏其行，高其格，容受諸批綽有餘地，以便覽觀，爲後學計也悉矣。既告成，與所刻叢書三十餘種，鄉前輩遺集二十餘種，板若干片，竝藏於宏道書院之藏書樓，局鎡之司監院官主之，齋長副之願印書者聽之，仍以時稽其數而洗刷之，嘉惠士林，永無缺失，計益周矣。或曰此講章也，非聖賢經傳，何珍重若斯，且其書喜爲異論，牴牾程朱，傳示後人無乃踳駁。余曰：不然。儒者宗程朱是已，豈謂程朱而外概從廢置哉？即以《四書》論，孔、曾、思、孟以前王澤未湮，古籍俱在，士大夫談論六經，雖無箋傳註疏之可據，度必有相沿舊說更相傳授者。子夏深於《詩》，何猶未得素絢之解，待孔子繪事一言而後明。《詩》三百篇，孔子以「思無邪」一語蔽之，孔子以前有此說乎？《尚書》備言明德，《大學》斷以皆自明；《詩》以宜室家美女子，以宜兄弟美賢侯，《大學》以爲教國人之本，曾子以前有此說乎？《詩》詠鳶魚之飛躍，《中庸》謂道之察於上下；《詩》以潛魚孔灼比小人，《中庸》以明內省不疚之君子，子思以前有此說乎？《孟子》以《詩》之公田、私田爲周行助法之證，以公劉之囊橐積倉、太王之走馬岐下爲好貨好色與民同之之證，《孟子》以前有此說乎？孔、曾、思、孟之釋《詩》、《書》，其不沿舊說也如此，釋孔、曾、思、孟之書者何獨不如此哉！漢儒之釋經博而煩，程朱起而正之。程朱之釋經精而略，元明以後之儒因而推廣之。孔、曾、思、孟不世出，程朱亦不世出，賴後儒之一知半解開搴疑網，羽翼前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如謂先入者獨是，後起者皆非，將使千萬世儒者皆噤口卷舌，不敢於程朱外贅一辭，伸一解，豈惟非孔、曾、思、孟之心哉！度亦非程朱所許矣。雖所言之譬不免於非正，如海月石華無當於六穀之□樽俎，芳鮮終勝於臭腐也，珊瑚木難無當於五金之用，几席輝映終勝於瓦礫也。觀舍利子者言人人殊，各言其所見耳，所見即不盡然，不猶愈於不見者哉！學者分別觀之，是書之疏瀹靈源，益人神智也固不少矣。其以《鞭影》名者，兩序論之詳矣，余更下轉語曰：影者形之所爲見，形不見，影焉可？形者神之所使見，神不見，形焉可？良馬見鞭影而行，猶未免有待也。若宋武帝之赭白，心柔志雄，高都護之青驄，與人一心，豈猶待鞭影哉！學者能即影得形，即形得神，則書即我，我即書也，六通四闢，千轉萬變而不竭，不惟是書可廢，即竝取程朱書束之高閣也可。若猶是二之，一之也，正賴此書以療之，慎勿以蝸甲蛇蜕目之也。

路德《椶華館文集》卷二《鄉黨文蒭序》 時勢之遵朱注，功令也，而《鄉黨》

文不然。《鄉黨》一篇，大而朝廟宮庭，細而飲食服物，無一事不資考據，而朱注闕如。非朱子之疏也，漢唐箋傳注疏多考證制度名物，宋儒則專言義理，發聖學之根本。若制度名物，則傳注具在，學者可自考之，又何嘗謂不必考据哉！考据不確則題解不明，雖名手無從下筆。近日海内能文之士拈鄉《黨題》，多宗佗説，衡文者未嘗以功令繩之，勢不得不然也。然諸經注疏浩如煙海，學者每難徧窺，雖類書時時間出，而徵引繁博，語復支吾，讀者苦其繁且病其晦，覽不終篇，頹爾思臥，成人且然，矧初學小子哉！朝邑雷已山先生，國初名宿也，嘗輯《鄉黨文苑》一編，以授童蒙。其言明白曉暢，看似清空而數典悉有依據，不作影響之談。初學讀之，即可了然於心。是編成於康熙年間，在江慎修《鄉黨圖考》之前，而與慎修暗合者居其大半，其根柢可知矣。藏家百餘年，人罕知者。其裔孫兑之上舍，不欲據爲己私，付之剞劂，嘉惠藝林，其用意也公矣，其居心也厚矣。惟是典之資乎考据，猶理之資乎語録也，但以語録爲文，雖説理極精，適形其陳腐耳。但以考据爲文，雖數典極博，適益其汗漫耳。求理於心，運典以才，斯爲得之。是刻出，人人案頭不難各置一編，但祇可於平曰講明，至臨文時便須自出神思，别開門徑。其讀是書，共拈一題，而其文各各不同，乃爲能手。若貪其便易，依樣葫蘆，勦説雷同，千篇一律，吾未見其可也。刻將竣，兑之請序於余，爰述其顛末如此。

路德《檡華館文集》卷二《仁在堂時藝綜序》 竊聞前輩云：「凡業時藝者，必從虚小題入手。」余深信此語，用以課徒，不敢躐等：先以截上題，欲其知來脈也；次截下題，欲其知去路也。不知來脈，不知去路，則文理終於不通，雖苦心爲文，至於白首，其人究爲門外漢。知來脈去路，而能截清上下，無仰逼俯侵之失，其於文法也得半矣。明於截下法，復難之以冒下題。明於截上法，復難之以結上題。冒下結上題較截下截上題似覺稍易，而難實倍之。能爲冒下結上題文，其於文法也思過半矣。諸法既明，復授以割截題法。凡割截題，上截多截上，下截多截下，其上全下偏者，上截多冒下；上偏下全者，下截多結上。其偏者，或半面，或單扇，或兩扇，或多至數扇。割截題之長者，中間或數句，或一節，或一章，或數節數章。總而言之，皆應截作不得。截上截下，冒下結上之法，必不能爲割截題文。不能爲割截題文，則一切單句、單扇、兩扇、數扇、通節、通章、數節、數章題，亦必不能如法割截題者，永字之八法也。今之學者憚其難爲，多不求甚解。教者憚其難爲，亦往往不求甚解。余曩刻《仁在堂時藝》凡三編，辨論以次加詳。今又裒成是編，誠不敢憚其難也。割截之法明，然後授以滾作法。凡能爲割截題文者，一遇滾作題，不煩繩削而自合，若遇寬平正大之題，必能自出機杼，與衆不同，無他，由難而易，其勢順也。是編所載截作最多，滾作次之。滾、截二法乃諸法之總匯，而滾法必出自截法，乃能融洽分明。學者静參而有得焉，則一切文法備於斯矣，爰題之曰《時藝綜》。

路德《檡華館文集》卷二《時藝竅序》 宇宙空虚之處皆竅也，凡物空虚之處無非竅也。萬物出乎無有，無有者天門也。地秉陰竅，於山川能出雲，爲風雨，無竅則元氣不流矣。草木之莖葉華實皆出於竅，無竅則生意不達矣。轂有賢軓，車之竅也，無竅則車不行。六律六同皆空，其中而有孔，樂之竅也，無竅則樂不出。户牖者室之竅也，室無牖則白晝常如黑夜，宜臥而不宜坐，無户則外内不得往來，宜死而不宜生。文章何獨不然哉！文章之有時藝，難之以題，束之以法，限之以程式，其爲竅也尤多，非達於理，明於權者將不見其竅之所在。見其竅矣，非積理深，蓄力厚者，亦不能宣鬯其言，獨來獨往。題之竅有萬，文之竅有萬，不拘於迹象時相，遇於空虚之處者，其爲竅也則一。一者何？惟吾方寸之物而已矣。題有虚有實，作文則無論題之虚實，其前半幅皆空虚處也。不得其竅，雖賁育之勇無所施，般倕之巧無所用。二三能文之士，恒遷延邪睨於其間而莫知所措。

余課士，特於全篇外别增小課，每拈一題，熱香爲限，各作數行，擇其有竅者改潤之。積久漸多，彙爲一編，題之曰《時藝竅》，俾及門諸子因文以得竅，因竅以生文。竅無窮，文之自竅出者亦無窮矣。客有見而詫者，曰：「子其爲儵忽哉！儵與忽，憫渾沌之無竅也。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子獨奈何鑿之？」曰：「子以人爲渾沌耶？生而渾沌者？信不能爲儵忽矣。生而儵忽者，獨奈何甘爲渾沌哉？卵生者八竅，胎生者九竅，竅莫靈於人。人之竅尤莫靈於方寸之物，思慮所及，無微不通，文其一也，時藝又文之一也。人非生而渾沌者，塞其竅，即渾沌矣。天塞之與，人塞之也；人塞之與，自塞之也。視聽之竅塞，則聰明轉爲聾盲；食息之竅塞，則安樂轉爲危苦；思慮之竅塞，則儵忽轉爲渾沌。凡竅有内塞，有外塞，有内外交通，有内外交塞。視聽食息之竅，内無疾者通，有疾者塞；外無傷者通，有傷者塞；内疾外傷，則内外交塞。思慮之竅，有志者必通，無志者必塞；受正言者必通，受俗言者必塞；無志而樂受俗言，則内外交塞。名都大邑、舊家世族，士生其間者多文，通者多也；窮鄉僻壤，户業農賈，

恥貧而不恥賤，尚封殖而輕詩書，《六經》外之書不能舉其篇目，八股外之文不能別其體裁，秦漢以下之人物不能識其姓字，字不辨偏旁，音不辨平上去入，士生其間者，不文塞者多也。」問：「向以塞？」「以多讀經籍爲迂途，專讀時文爲捷徑，以作文爲難，以套文爲便。凡爲此言者，皆塞人之竅者也。士之有志者少，無志者多；聞正言而畏，聞俗言而悅，其不内外交塞也幾希。一人塞，十人通，則通者勝；一人通，十人塞，則塞者勝。況塞者不止十，通者不得一。今欲以一編通之，難矣！余固剛知其難，而仍不惜彊聒者，誠見夫窮鄉僻壤，其間不乏有志之士，聞俗言而疑，求正言而不得者，得是編以爲之通，不差愈於塞之也哉！」客曰：「子言信然，然人有九竅，在首者七，子之文特首之七竅耳，無乃缺乎？」曰：「文之妙者無一處無竅，豈惟九哉！八萬四千毛孔皆竅也。然子不見媒者乎？譽人子女，譽其貌而已矣，非指一身而徧譽之也。子不見相者乎？善相人者，相其面而已矣，非出其百骸九臟而一一相之也。貌妍則一身無不妍，面貴則知其百骸九臟無一不貴。且其人賢愚不肖、疾病壽夭，胥於七竅間得之矣。雖然，竅者有形者也，所以形。形者非形也，但索之於有形，而不遇諸空虛之處，以無竅爲有竅，直土木偶人而已矣。此又不可不察也夫！」

路德《裡華館全集・文集》卷二《重刻四書心解序》 人自束髮入塾，孰不先讀四子書。是書也分之則四，合之則一，散之則百千萬億，而皆不外乎一。一者何也？夫子爲曾子言之，爲子貢言之，不剛言所謂一也。曾子、子貢默契其指，而亦不剛言也。及門人問曾子，曾子乃示以忠恕，忠恕也者，學者求至於一之道，非即夫子所謂一也。夫子所謂一，《大學》言之矣，《中庸》剛言之矣，《孟子》復申言之矣。《中庸》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仍不遽言所謂一，使讀者反復推求思索不得，然後示以誠之一言。凡曰至誠，曰至聖，皆全乎誠者也。誠者，天之道也。曰戒懼慎獨，曰拳拳，曰惴惴，曰致曲，曰尊德性道問學，曰内省不疚，皆求至於誠者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曰小人反中庸，曰民鮮能，曰索隱行怪，曰半途而廢，皆自外於誠者也。誠意爲《大學》喫緊工夫。其實誠之一言，貫乎三綱領、八條目之中，不專屬意誠意，乃學者下手處耳。《孟子》既引《中庸》之語，而伸之矣，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即《中庸》所謂誠者。《大學》所謂自慊，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即《中庸》所謂誠之者。《大學》所謂「毋自欺」，曰「不誠未有能勸者也」，即《中庸》所謂「不誠無物」。《大學》所謂揜著何益，《大學》、《中庸》、《孟子》之所謂誠，即《論語》所謂一。《論語》之言至矣，盡矣，但學者支分節解，鮮能貫通，得《大學》、《中庸》、《孟子》而《論語》之義若揭矣。雖然，誠不可驟幾，《大學》之格物致知，《中庸》之擇善固執，《孟子》之盡心知性，乃所以全此誠也。以天道、人道竝言之，則自誠剛者謂性，自剛誠者謂教。若專以人道言之，凡人心炯炯不昧處，即誠也，雖困勉者皆有之，及其由剛而誠，馴而至於至誠，不過完此炯炯不昧之本心。舜之大智，文王之緝熙，即誠即剛，不分先後。誠者，物之終始，而剛又終始乎誠，不得歧而二之也。曩與宏道諸生講誠剛，聽者悶悶，如墮煙霧中，因曉之曰：「誠非他，即世俗所云認真也，真便是誠，能認便是剛。所以能認者，仍是誠。一事認真便是曲，事事認真便是致曲，認到熟慣後，去僞存真，便是剛，則誠豈杳冥昏默者哉！」

邠州王天如先生，康熙壬子解元，丙辰進士，改庶吉士。□痾家居，問道於吾邑李二曲先生，聞言會悟，北面受學，潛心性命之旨，曰讀《四書》，劄記成帙，名曰《心解》。以《大學》、《中庸》、《孟子》皆爲發剛《論語》之道，尤諄諄於知之一言，謂仁爲知之體，義禮爲知之用，信爲知之真德，勇爲知之强力，萬事萬物皆一知爲終始。其言獨抒所見，不依傍程朱之説，而其融會貫通頭頭是道，實能得人心之所同然，發前人所未發。二曲以爲洞原澈本，學見其大，洵不虛已。今以淺近之事證之，凡作事知可否者，人謂之剛白，不知者謂之糊塗，有知之而所爲相反者，乃剛於利欲闇於義理，則謂之剛白而糊塗，果有表裏剛白無一毫之糊塗者，其作事也必有可而無不可。木石不知痛楚，人人得而伐之，受者弗能禁也，有血氣者則不然。赤子初生，所甘者乳，試以腥臊羶鄰之物，則嘔蹙而吐之，不知其味之美也，生齒以後則不然。西子南威鳥見之而飛，獸見之而走，魚見之而下入，不知其色之豔也，橫目之民則不然。夫知痛楚而弗受，知色味而無不悅者，豈作而致其情哉！惟誠故剛，亦惟剛故誠。聖賢之於禮義，猶知色味者之悅色味也；其不徇利欲也，猶知痛楚者之弗受痛楚也。其悅之也誠，其弗受之也誠，此即《中庸》之所謂誠剛，《論語》之所謂一以貫之也。《中庸》言剛誠，而終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大學》言格物致知，而終以絜矩之道；《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終以見知、聞知，皆與《論語》終篇知命、知禮、知言之旨互相發剛。一部四子書，只要教人剛。剛可教，誠不可教也。剛有待於教，誠則不待教也。得此意以讀羣書，其言之非者不足以眩我，其言之譬者亦正如散錢滿屋，以索子穿之可矣。先生之言，殆真不易之言也！夫是書之刻，經今百六十餘年，板

藏於家，子孫不能守，以棗梨代薪。邠人楊西坡者搜求完本，將議重栞。家中落，事弗克，舉傳其子春山什襲藏之。越三十餘載，攜書示德，囑作弁言，與諸同志者募金而梓之，俾前賢著述不至終湮，啓迪後人，甚盛舉也。然非春山善守是書，亦廣陵散矣，抑先生此書實有不可磨滅者哉！

潘德輿《養一齋文集》卷三《兩漢五經博士考序》　《六經》之不亡也，賴有漢儒也。守之如城郭，傳之如球圖，確然奉一師之說，不敢尺寸出入，豈其人盡愚陋無開通之識哉。一時君相爲之立學官，置博士，必集老師宿儒，辨難折衷，僅而後定，豈遂無兼收廣採，日新月盛之望哉。其爲博士者，稽同異，辨然否，國有疑事，掌承問對，馳傳巡省郡國，録冤獄，行風俗，舉廉孝，豈朝廷衆臣舉不若抱殘守缺、槁項黄馘之徒哉。其務之也專，故其植之也固；其別之也嚴，故其持之也定；其求之也以實，故其應之也不以文。假令漢初之儒，各以意説，好異喜新，以浮詞相尚，則《六經》之文改竄盡矣，經生之業敗裂盡矣，豈復有咫聞寸義得存于今者哉。

今夫士鼓之爲雲門也，椎輪之爲大輅也，聖人爲之也，席地之爲几案也，鼎俎之爲盤盌也，聖人復起亦無以易焉者也。是即人心之儇利、習尚之刓巧，轉移乎氣運而不能自反者也。而遂謂古聖之制作不逮後人，可乎？不可也。學非四教，人非十哲，動輒觝排漢儒，以爲概未聞道，其亦弗思爾矣。且夫漢學之可考見於今者，公羊氏而止矣，毛公之《詩》雖存而節目不備，其餘衆家或掇拾于煨燼之中，章駁句脱，大義了不可知。今之所謂漢學者，獨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漢學之大蠹也。西漢經師，大抵各爲一説，不能相通，就其不相通而各適於道焉，此正聖人微言大義、殊途同歸之所存也。康成兼治衆家而必求通之，于是望文穿鑿，惟憑私臆，以爲兩全，徒成兩敗，此正徐防所謂輕侮道術者也。孟喜改師法；文帝擯之；趙賓巧慧，諸儒不仞；使康成生西京之世，其誰能容之，惜哉！漢學亡而所存者，獨一不守家法之康成也。

月霄張君述兩漢諸經立學之始末，博士祭酒設官置員之沿革，及其人姓名之著見于載籍者，彙而録之，爲《兩漢五經博士考》，非以示搜采之富而已，當時致嚴致慎之意，寖衰寖微之故，蓋略具於是焉。嗟乎！昔之時一人不能獨盡一經；今之時以一人治《六經》而有餘。昔之時立一家之學，至各相讎難不能相容，今之時，説經成書略有可采，列之四庫，黄金白鑞冶爲一鑪惟所取之。窮簷委巷，絃歌相聞，莫不誦法孔子，一命之士迄于卿相，無不以通經起家者，其視漢初鬱滯堙絶，求一方正博學之士，若不可得者，其于經術果何如哉。此予三復月霄之書，而不禁喟然興歎者也。

尚鎔《持雅堂文鈔》卷二《經學辨》　縱舟而泛海，必求島而至焉。然或至於島，或不至於島，或至意中之島，或至意外之島。前之所至者，後之所效。然或效之而至，或效之而不至，或厭前人所已至而至前人所未至。人能始求前人所已至，繼求前人所未至，則爲善泛海者。而或藐前人所已至，而遽求所未至，或泥前人所已至而不求所未至，則海島之極境，必終身皆不能至焉。

經學亦然。漢儒所已至，宋儒效而至之，漢儒所未至，宋儒並效而至之，非漢儒拙而宋儒巧也，佳境由漸而開也。後之爲宋學者不由漢儒入宋儒，而憚於博觀，則必封己自足，是謂捷徑，捷徑多悟而鮮據，不能匹程、朱之休。爲漢學者由宋儒以入漢儒而未之深造，則必舍舊圖新，是謂歧途，歧途多博而寡要，僅足爲許、鄭之役。今之爲漢學者，每曰宋儒空疎，不如漢儒之博通也；宋儒去古遠，不如漢儒之去古近也；宋儒講學聚徒，不如漢儒之傳經尊師也。嗚乎！其果言皆由衷耶？抑亦厭常好異，而堅持門户之見也？

夫漢儒之爲經學也，各遵禄利之路，凡説之異己者，雖明知其粹美亦擯而不觀，漢儒果博通乎？博通者莫如許、鄭，而《説文》、《箋註》各不同，且鄭之《詩》、《禮》同一字而訓詁又各異，漢儒之博通果無弊乎？爲漢學者取其精焉可也，乃並其妄引讖緯者而亦取之；存其是焉可也，乃並其累經删削者而亦存之。至宋儒則苛求不已，因博學玩物喪志之説，遂譏其空疎。然諸經《傳註》、《韓文考異》、《兩漢刊誤補遺》，豈空疎者所能乎？不師其棄糟粕而取精液，亦終於雜博而已矣。

今夫京都之壯麗，山左、右聞者近而説者詳，固優於滇、黔之人，然滇、黔有久客於山左、右者，所聞所説又何異於山左、右乎？其或由山左、右而復客京都，則所聞所説不更勝於山左右乎？自楊慎發去京都遠近之狂談，以排擠宋儒，而爲漢學者各以漢儒去古近自域，盍思田、焦之《易》，伏、孔之《書》，齊、魯、韓、毛之《詩》，公羊、穀梁之《春秋》，去古近者固已羣言淆亂，而無所折衷乎？

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則學自不可不講。孟子以英才教育爲樂，則徒自不可不聚。説者謂宋儒無孔子之道德，不宜講學聚徒。然觀兩《漢・儒林傳》，漢之講學聚徒者多至千萬人，少亦不下數百，豈漢儒可講訓詁之學，宋儒獨不可講性天之學乎？豈漢儒可聚矯節之徒，宋儒獨不可聚志道之徒乎？豈漢儒皆具孔

子之道德，而宋儒皆孔子之罪人乎？若謂其傳經尊師，則梁邱攻孟喜、步舒攻仲舒，安見其尊師也？魏禧曰：「講學之人或不盡出於君子，而攻講學之人斷未有不出於小人。」世之攻宋儒者，何以不詳考之也。且充其不宜講學聚徒之説，必將如張居正之毀天下書院而後快，可乎？不可乎？嗟乎！經學至今日而甚明，亦至今日而甚雜，人人自以爲許、鄭，究所得者許、鄭之皮毛；人人不屑爲程、朱，究所持者程、朱之義理。蓋宋學雖不能無弊，較漢學有精粗之别，固天下無異詞也。且宋儒之弊少，元、明不善善學者之弊多；因元、明之孤陋遂乃過尊漢儒，曲詆宋儒，亦何益於經學哉！予亦由宋儒以入漢儒者，觀於海而難爲水，故不揣蠡測而詳辨之。

姚瑩《東溟文集》卷二《論語集注書後》　朱子生平用力四子書訓解，屢有更易，蓋見道愈精，析義愈密，而訓故文字初不少略焉。《論語》成書凡四本，最先作《論語要義》，在隆興元年，蓋病王氏新學之穿鑿，而諸儒説經又或支離，未能卓然不畔於道，慨然發憤，取平生所編古今諸儒之説，以及門人友朋之議，盡删其穿鑿支離及不得聖人之微意者，定爲一書，而以二程子爲宗。此皆講明大義，不解章句，以爲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註疏，有不可略者，未嘗廢註疏也。既因訓故略而義理詳，非初學宜習，復加删録，作《訓蒙口義》，本之註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以諸儒之説，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刊之本章之左，又以生平所自得者附見一二，然後訓故、音義備焉。既又取二程子講論之語，及横渠張子、范氏、二吕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九家之説，作《論孟精義》。集註之成蓋在晚年，然猶隨時更改。先賢大儒好學之勤，體道之深如此，而於百家之説未嘗盡廢也，故作《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辯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謂二程子之門人者，其考徵推説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嗚呼，朱子述而不作之心皎如天日，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無非欲下學上達，由粗入精，同底於大中至正，豈小儒俗學專以一己私説欺世取名，假博聞多識以自文其不肖之罪者所能望其萬一哉！朱子之心白，而後俗儒之罪明。俗儒之罪明，而後朱子之功著，而要非有志於世道人心者，不足語此也。而鄙陋之徒好爲論説，目不睹四庫之書，耳不聞通人之論，勦襲煩蕪，名爲恪守程朱，實不過以爲制舉文字之用。若此者，又百家又不屑，而亦朱子之所深痛矣。遂使争新好異之徒騁其博辯，抵隙蹈瑕，皆以宋儒爲口實。嗚呼，是誰之過與？

彭蘊章《歸樸龕叢稿》卷六《試律鏡鐘序》　以詩試士盛於唐。我朝乾隆二十五年，始定學政校士於兩文外，兼用排律。其始鄉隅僻壤尚未盡通聲韻，今則山陬海澨無不能詩，以此見涵濡聖化，日新月盛而不自知也。試律選本莫善於河間紀文達公《庚辰集》，作者皆通儒碩德，出其淵博之緒餘，故其詩冠冕閎麗，無意雕琢，而自然雅切，洵如奏黄鐘歌大吕，鏗鏘金石，盛世元音也。厥後雖代有選刻，雋逸居多，或流佻巧，無當法程。兹之所選，以《庚辰集》爲本，益以吴穀人祭酒諸公九家詩數十首，取其格律高峻，吐屬雋雅也。《考工記》曰：「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長而小，則其聲舒而遠聞，要其無錚錚之細響一也。」《庚辰集》本有註釋，今采附詩末，其九家作亦附註釋，以資考證。將攜至各郡，獎勵生童，卷帙未可過多，故以百首爲限。編既成，因題曰《試律鏗鐘》，而並書以志卷首。

彭蘊章《歸樸龕叢稿》卷六《重刊中庸或問序》　《中庸》一書，朱子從魏晉以來浸淫佛老之餘，苦心剖别，以明聖學之正傳。又别爲《或問》一卷，博取諸儒舊説而辨正之，雖如楊氏、吕氏之多所許可者，亦不少辨駁，是曰是，非曰非，毫無遺憾矣。爰攷朱註《中庸》，本名《輯略》，而以《或問》附其後。《或問》之作，所以貫通此書之脈絡，區分衆説之異同，使讀者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也。故《或問》與《輯畧》相爲表裏。今則離而二之，《或問》一書載在《四書大全》，卷帙既繁，偏隅寒畯未能家置一編，則於朱子之意猶未盡明也。兹取吾鄉汪氏武曹《大全》善本，録而刊之，以貺學者。《大全》附采諸説，爲之引證，而兹皆不載者，説理之書，詞愈多則愈晦，且愈歧也。故但録朱子原文，而不叅他説。學者由此以尋繹朱註，則於書理益明，而其賢智之從事於心性者，奉以爲指南，庶不爲歧途所惑乎。

沈垚《落帆樓文集》卷九《與許海樵》　來書殷殷以石齋爲言，具徵友朋高誼。然石齋之所爲，實有甚難處置者。君子爲學不可沈溺於俗，亦不可過與時違。唐時所尚在《文選》，李栖筠以非是無以出身，故亦置一部。逮栖筠子吉甫、孫德裕，家世已顯，門資可以得官，即亦不復措意。此古豪傑不廢時學之驗也。明道先生亦舉進士。伊川有兄在前，自然可以布衣自遂。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聖如孔子，賤尚不敢無能，況非孔子而又處今世乎！顧亭林言：詩文不能，不可以爲通人，唯能之而不爲，乃爲天下之大勇。然則君子有高世之才

學，必先能爲時賢之所爲矣。夫唯爲時賢之所爲，而覺不安於心，乃創古人所未有，而天下不以爲疑；成一己之獨是，而後人不以爲惑。韓昌黎惟能爲世俗之文，故能獨創爲古文；程、朱惟能貫串注疏，故能獨成己説。遺書具在，不可誣也。若古人之書，己實未嘗津逮，偏欲以己説駕而上之，此唯魏之王弼、明之姚江一派，乃有此謬。輔嗣不曉古今，或以年少蚤夭未及讀書而然。姚江數傳，狡猾者借以籠取衣食，非儒者所爲，故自不可爲訓。石齋以揣摹時藝、博取科第詆時賢之所爲，此又太誣時賢。蓋此乃俗士之所爲，非賢者之所爲也。近世賢者所爲，若高郵王氏之於經，嘉定錢氏之於史，實事求是，疏通證明，可以質古人，可以詒來者，不可謂爲不賢者矣。惟是唐人有史學，又有史才，《舊唐書》皆唐人原稿，德宗以前諸傳敘事皆可觀。錢氏有史學而無史才，故以之釋史則得，以之著史則瑣屑破碎，不合史法，此今人之不及古人也。

漢、宋諸儒以經術治身則身修，以經術飾吏治則民安，立朝則侃侃嶽嶽，宰一邑則俗阜人和。今世通經之士，有施之一縣而窒者矣，有居家而家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經術以營利，故垂嘗憤激言今人之通，遠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經，原求有益于身心；今人治經，但求名高于天下，故術愈精而人愈無用也。豪傑之士，知時賢之所以得，又鑒時賢之所以失，則律己衡人，自有中道矣。故以時賢之所以讀書者讀書，則書無不通；以古人之所以治身治民者治身治民，則身無不修，物無不理。是故治身則必師古，讀書則必參取古今。過尊時賢而謬斥古人，妄矣；不能效時賢之細心讀書而欲以己加其上，更妄矣；不特欲加時賢之上，并欲加古賢之上，而于古今人所能爲者概不能爲，斯則妄之尤者。實事求是，今人之所以讀書也；吴康齋、胡敬齋之治身勤苦，古人之所以處貪也。石齋一切反之而自是其臆説，殆矣。錢竹汀、王懷祖之學雖與宋儒異趣，而使宋儒再生于今，則必兼取錢、王之説，斯則宋儒之所以爲大，而亦物之是者，斷不能謂爲非也。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六《書目答問》

書目答問略例

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爲善！偏舉既嫌挂漏，志趣學業亦各不同，因録此以告初學。

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編所録，其原書爲修《四庫》書時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庫》雖有其書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今爲分别條流，慎擇約舉，視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於其中詳分子目以便類求。一類之中復以義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敘時代，令其門徑秩然，緩急易見。凡所箸録並是要典雅記各適其用，皆先輩通人考求論定者。總期令初學者易買易讀，不致迷罔眩惑而已。弇陋者當思擴其見聞，汎濫者當知學有流别。

凡無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殺雜者不録，古書爲今書所包括者不録，注釋淺陋者、妄人删改者、編刻譌謬者不録，古人書已無傳本，今人書尚未刊行者不録，舊槧舊鈔偶一有之無從購求者不録。若今人箸述有關經史要義確知已成書者，間附録其書名，以備物色，且冀好事爲刊行之。

經部舉學有家法實事求是者，史部舉義例雅飭考證詳核者，子部舉近古及有實用者，集部舉最著者。每一類之後低一格者爲次録。

多傳本者舉善本，未見精本者舉通行本，未見近刻者舉今日見存明本。子史小種多在通行，諸叢書内若别無精本及尤要而希見者，始偶一舉之，有他善本即不言通行本，凡云又某本者有異同。

近人撰述成而未刊，刊而未見者尚多，要其最著者約略在是，至舊籍習聞者，此録未及其書可緩。京師藏書未在行篋，蜀中無從借書，訂補俟諸他日。

兹乃隨手記録，欲使初學便於繙檢，非若藏書家編次目録，故不盡用前人書目體例。學海堂本即皇清經解。津逮本即津逮祕書。問經堂本即問經堂叢書。皆取便省，他叢書仿此。官書據提要偶臣工編輯者，止注敕編，以别於御撰。

《漢書・藝文志》有互見例，今於兩類相關者，間亦互見，注其下。

凡不書時代者皆國朝人。此爲求書計，故生存人箸述亦有録者，用經世文編例，録其書闕其名。

所舉二千餘部，疑於浩繁，然分類以求，亦尚易盡，較之汎濫無歸者則爲少矣。諸生當知其約，勿駭其多。

光緒元年九月日，提督四川學政侍讀銜翰林院編修張之洞記。

書目答問卷一　經部經學、小學書，以國朝人爲極，于前代著作擷長棄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從略。

正經正注第一此爲誦讀定本，程試功令，説經根柢，注疏本與明監本五經，功令並重。

十三經注疏。共四百一十六卷。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攷證本，同治十年廣州書局覆刻殿本，阮文達公元刻附校勘記本，明北監本，明毛晉汲古閣本，目列後。　阮本最于學者有

益，凡有關校勘處旁有一圈，依圈檢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書坊繙刻阮本，譌謬太多，不可讀，且削去其圈尤謬。明監汲古本不善。

周易正義十卷，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尚書正義二十卷，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　毛詩正義七十卷，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儀禮注疏五十卷，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勳疏。　孝經注疏九卷，唐元宗御注，宋邢昺疏。　論語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漢趙岐注舊題宋孫奭疏。　爾雅注疏十卷，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毛詩、儀禮，皆依疏本子卷計數，孝經亦依疏分卷。

相臺岳氏本古注五經。宋岳珂校刻。明繙刻宋本。武英殿繙刻本附攷證，江南繙刻本，貴陽繙刻本，廣州繙刻本，成都繙刻本。

易九卷，王韓注附略例一卷。　書十三卷孔傳。　詩二十卷，毛傳鄭箋。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杜集解。　禮記二十卷，鄭注。　便文可偶相臺五經。　永懷堂古注十三經。明金蟠、葛鼎同刻本，今江甯書局補足印行。又杭州局刻本。諸經注，即明李元陽刻注疏本。孝經題漢鄭氏注，實是唐元宗注。

易九卷，附略例一卷。　書二十卷。　詩二十卷。　儀禮十七卷。　周禮四十二卷。　禮記四十九卷。　春秋左傳三十卷。　公羊傳二十八卷。　穀梁傳二十卷。　論語二十卷。　孟子十四卷。　孝經九卷。　爾雅十卷。

稽古樓單注巾箱本十三經。星子干氏刻本。皆古注，論語併刻朱注，毛詩間采孔疏。

明監本宋元人注五經。明經廠本，揚州鮑氏刻本，南昌萬氏刻本，又江甯局本，又崇道堂本，又武昌局本。通行杜氏巾箱六經單注本，尚不謬。坊本音註皆不可據。

易宋朱子本義四卷。　宋程子傳四卷。江甯本本義，依朱子原本十二卷，兼刻程傳，他本無。書宋蔡沈集傳六卷。　詩朱子集傳八卷。武昌局本附序。春秋舊用宋胡安國傳，乾隆間廢，改用左傳杜注三十卷。江甯本左傳有姚培謙補注，鮑本合刻三傳，附春秋傳説彙纂。禮記元陳澔集説十卷。崇道堂本兼録御案。新刻五經，江甯本最善。

明洪武定制，試士經義，用注疏及此數本。春秋兼用左、公、穀、胡、張洽五傳。永樂五經大全成書後，即專用此本。國子監雕板因至今沿偶監本。今明監本希見，姑以舊名統攝之。

四書章句集注十九卷。明經廠大字本，揚州鮑刻本，南昌萬刻本，武昌局本，皆合五經刻。

以上正經正注合刻本。

毛鄭詩三十卷。詩譜一卷，毛詩音義三卷，嘉慶甲子本瀆周氏校刻本附毛詩校字記一卷。

重刻嘉靖本周禮鄭注十二卷，坿札記一卷。顧廣圻校，黃丕烈刻士禮居叢書本。明嘉靖徐氏有繙刻相臺岳氏三禮單注本，今偶一見，不録。

福禮堂周禮注十二卷。周氏刻本，張青選清芬閣重刻本。鄭注，附釋文。

影宋嚴州單注本儀禮十七卷，附校録一卷。士禮居校本，武昌局繙黃本。鄭注。

影宋景德本儀禮疏五十卷。蘇州汪氏校刻本。

影宋撫州單注本禮記二十卷，附攷異二卷。張敦仁校刻本，武昌局繙張本。鄭注。

惠校本禮記注疏六十三卷。惠棟依宋本校。和氏刻本。

影宋單注本公羊傳十一卷。汪士鍾刻本。何注。

校宋本孟子趙注十四卷，孫奭音義二卷。孔繼涵刻微波榭遺書本。

附釋文爾雅單注本十卷。清芬閣校。郭注。

武昌局刻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孝經爾雅單注大字本。皆古注。卷數仍舊。

仿宋本周易本義十二卷。曹寅揚州詩局刻本，武英殿重刻宋大字本。

重刻宋本周易本義十二卷，附吕氏音訓。寶應劉氏校刻本。宋吕祖謙音訓。音訓別有金華叢書本。

周易傳義音訓八卷，附易學啟蒙。程傳、朱本義，宋董楷合編。吕氏音訓新附。高均儒校。盱眙吴氏望三益齋刻本。

書傳音釋六卷，附書序。蔡傳，宋鄒季友音釋。高均儒校。吴氏望三益齋本。

繙刻宋淳祐大字本四書集注二十六卷。國朝刻本。

璜川吴氏仿宋本四書集注二十六卷，附攷四卷。吴志忠校。嘉慶辛未刻本。

以上正經正注分刻本。注疏乃欽定頒發學官者，宋元注乃沿明制通行者，四書文必

用朱注，鄉會試五經文及經解古注仍可采用，不知古注者不得爲經學。

古香齋袖珍五經四書。康熙間内府刻。無注。春秋無傳。

秦氏巾箱本九經。秦鏸刻。有音無注。易三卷，書四卷，詩四卷，禮記六卷，周禮六卷，春秋左傳十七卷，孝經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七卷。

計樹園十一經讀本。全文無注，直音。嘉慶元年萬廷蘭刻。無論語、孟子，經文皆依殿本注疏，勝于旁訓，惟公、穀無傳之經文未録。

春秋四傳合刻本三十八卷。左、公、穀、胡，元失名人編。通行本。

周禮讀本十二卷。袁樞校刻本。

得齋校本周官禮注六卷。殷盤校刻本。鄭注間采賈疏及宋人説。

周官精義十二卷。連斗山。通行本。不能得單注本者初學止可讀此。

儀禮章句十七卷。吴廷華。乾隆丁丑、嘉慶丙辰兩刻本。阮元編録皇清經解學海堂刻本，極善。

儀禮易讀十七卷。馬之駒。通行本。便于初學，惟字太小。

左傳讀本三十卷。道光間敕撰。殿本，貴陽官本，清河官本。

以上諸經讀本附。

右正經正注。

列朝經注經説經本攷證第二空言臆説學無家法者不録。

鄭氏易注十卷。漢鄭玄。盧見曾刻雅雨堂叢書輯本，又廣州刻古經解彙函本三卷，附補遺一卷。

周易鄭注十二卷。丁杰輯補。陳春刻湖海樓叢書本。

馬王易翼一卷。問經堂輯本。

陸氏周易述一卷。吴陸績。古經解彙函重刻孫堂輯本，又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本三卷。

子夏易傳一卷。孫馮翼刻問經堂叢書輯本，又張澍一一西堂叢書輯本，又玉函山房輯本。此唐以前人依託，今通志堂、漢魏叢書所收十一卷本乃宋以後人僞作。

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雅雨堂本，古經解彙函重刻盧本，明毛晉刻津逮秘書本，張海鵬照曠閣刻學津討源本，又明木瀆周氏刻本，仁和葉氏刻周本。

李氏集解賸義一卷。李富孫。顧脩刻讀畫齋叢書本。

周易口訣義六卷。唐史徵。孫星衍刻岱南閣叢書本，古經解彙函重刻孫本。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三十三卷。孫堂輯刻本。

孫氏周易集解十卷。孫星衍。岱南閣別行巾箱本，伍崇曜刻粵雅堂叢書本。

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禮二卷、虞氏易事二卷、易言二卷、易候一卷。張惠言。茗柯全集本。學海堂本無易事、易言、易候。劉逢禄虞氏易言補、易虞氏五述、李鋭周易虞氏略例…未見傳本。

周易鄭氏義二卷。同上。

周易荀氏九家義一卷。同上。

易義別録十四卷。同上。孟喜、姚信、翟子元、蜀才、京房、陸績、干寶、馬融、宋衷、劉表、王肅、董遇、王廙、劉瓛、子夏。

周易姚氏學八卷、周易通論月令二卷。姚配中。汪守成刻本。

卦氣解一卷。宋翔鳳。自著浮溪精舍叢書本。

周易補疏二卷。焦循。焦氏叢書本。學海堂本。

易緯十二卷。八種。武英殿聚珍版本。杭州福州重刻本。古經解彙函本。目列後。凡言聚珍版本者，福州皆有重刻本，杭州亦重刻第一單三十九種小字本。

乾坤鑿度二卷。僞。乾鑿度二卷。藝海珠塵亦刻。稽覽圖二卷。珠塵亦刻。辨終備一卷。通卦驗二卷。乾元序制記一卷。僞。是類謀一卷。珠塵亦刻。坤靈圖一卷。緯與讖異皆古經説，純駁不一，宜分别觀之。

易緯略義三卷。張惠言。茗柯全集本。錢塘易緯稽覽攷正一卷，未刊。

乾鑿度鄭注二卷。丁杰輯補。雅雨堂本。

讀易别録三卷。全祖望。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宋李衡。納蘭性德編刻通志堂經解本。廣州書局重刻通志堂經解本。

易小帖八卷。毛奇齡。西河集本。

易例二卷。惠棟。周永年李文藻刻貸園叢書本。張海鵬刻借月山房彙鈔本。錢熙祚刻指海本。

易箋八卷。陳法。京師貴州館刻本。

易圖明辨十卷。胡渭。錢熙祚刻守山閣叢書本。粵雅堂本。

易圖條辨一卷。張惠言。茗柯全集本。

春秋占筮書三卷。毛奇齡。西河集本。

易音三卷。顧炎武。顧氏音學五書本。學海堂本。

京氏易傳三卷。漢京房。津逮秘書本。學津討源本。此書多言占候故四庫列術數類，惟漢學家多與相涉，未便歧出，姑附于此。

易漢學八卷。惠棟。單行本。畢沅刻經訓堂叢書本。孟、虞、京、干、鄭、荀。王保訓輯京氏易八卷，嚴可均校補，未刊。

易象鉤解四卷。明陳士元。守山閣本。

仲氏易三十卷。毛奇齡。西河集本。學海堂本。

易說六卷。惠士奇。家刻本。學海堂本。

周易述十九卷易微言二卷。惠棟。盧氏刻本。周易述補四卷。江藩。自刻本。二書皆有學海堂本。

易確十二卷。許桂林。自刻本。

易話二卷、易廣記三卷。焦循。焦氏叢書本。

太極圖說遺議一卷。毛奇齡。西河集本。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同上。

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惠棟。常熟蔣光弼省吾堂彙刻書本。

以上易之屬。雜道家言者不錄。魏關朗易傳，唐郭京周易舉正，皆僞書，不錄。

尚書大傳定本八卷。漢伏勝。陳壽祺校注。廣州原刻本，古經解彙函重刻陳本。又雅雨堂本三卷。

尚書馬鄭注十卷。孫星衍輯。岱南閣別行本。龔自珍尚書序大義，尚書馬氏家法，未見傳本。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閻若璩。家刻本。吳氏天津刻本。

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孫星衍。平津館本。學海堂本。孫勝于王。

尚書後案三十卷。王鳴盛。原刻單行本。學海堂本周用錫尚書證義，未見傳本。臧琳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卷，臧鏞堂補，未刊。

尚書釋天六卷。盛百二。學海堂本。

尚書地理今釋一卷。蔣廷錫。借月山房本。指海本學海堂本。

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胡渭。原刻本。學海堂本。程瑤田禹貢三江考，在通藝錄內，又學海堂本。

禹貢鄭注釋二卷。焦循。焦氏叢書本。

禹貢集釋三卷附錐指正誤一卷。丁晏。六藝堂自刻本。

尚書補疏二卷。焦循。焦氏叢書本。學海堂本。

尚書說一卷。宋翔鳳。浮溪精舍本。

尚書餘論一卷。丁晏。自著六藝堂詩禮七編本。

太誓答問一卷。龔自珍。吳縣潘氏滂喜齋刻本。

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三卷。段玉裁。自著經韻樓叢書本。學海堂本。

尚書中候鄭注五卷。學津輯本。

禹貢會箋十二卷。徐文靖。徐氏六種本。

古文尚書考二卷。惠棟。省吾堂本。學海堂本。明梅鷟古文尚書攷異，已括閻、惠、王諸家書內。

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尚書經師系表一卷。江聲。原刻篆書、真書兩本，學海堂本。

尚書王氏注二卷。魏王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之一。止標列近古尤要及輯本獨詳者數種，餘具總義類原書中。

以上書之屬。不知今古文之別者不錄。

毛詩傳疏三十卷。陳奐。單行本，叢書本。

毛詩傳箋通釋三十二卷。馬瑞辰。道光十五年刻本。

毛詩後箋三十卷。胡承珙。墨莊遺書本。許桂林毛詩後箋八卷，未刊。

毛詩稽古篇三十卷。陳啓源。單行本。學海堂本。錢大昭詩古訓十二卷，未刊。

詩經小學四卷。段玉裁。經韻樓本。學海堂本。

毛鄭詩攷正四卷。戴震。戴氏遺書本。學海堂本。

毛鄭詩釋四卷。丁晏。六藝堂本。

詩廣詁　卷。徐璈。刻本。

毛詩補疏五卷。焦循。焦氏叢書本。學海堂本。

詩禮徵文十卷。包世榮。家刻本。

校正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丁晏校。六藝堂本。古經解類函重刻丁本，又津逮本。

陸璣疏考證一卷。焦循。焦氏叢書本。

詩經稗疏四卷。王夫之。船山遺書本。

續詩傳鳥名三卷。毛奇齡。西河集本。

詩地理攷六卷。宋王應麟。玉海附刻本。津逮本。學津本。

毛詩地理釋四卷。焦循。焦氏叢書本。

詩氏族攷六卷。李超孫。別下齋本。

毛詩識小三十卷。林伯桐。修本堂遺書本。

詩本音十卷。顧炎武。音學五書本。學海堂本。
毛詩韻訂十卷。苗夔。自刻本。
毛詩證讀　卷。翟灝。刻本。
詩音表一卷。錢坫。錢氏四種本。
詩經廿二部古音表集説　卷。夏炘。自著景紫堂全書本。
詩聲類十二卷分例一卷。孔廣森。顨軒所著書本。
毛詩王氏注四卷、義駁一卷、奏事一卷、問難一卷。魏王肅。玉函山房輯本。
毛詩異同評三卷。晉孫毓。難孫氏毛詩評一卷。陳統。玉函山房輯本。
毛詩指説一卷。唐成伯璵。通志堂本。
毛詩通考二十卷、鄭氏詩譜攷正一卷。林伯桐。修本堂本。
毛詩重言一卷、毛詩雙聲疊韻説一卷。王筠。鄂宰四種本。
魯詩故三卷。玉函山房輯本。
齊詩傳二卷。玉函山房輯本。近人別有齊詩翼奉學一卷。
韓詩故二卷、韓詩内傳一卷、韓詩説一卷。漢韓嬰。玉函山房輯本。邵晉涵韓詩内傳攷，有刻本，未見。
韓詩薛君章句二卷。漢薛漢。玉函山房輯本。
韓詩内傳徵四卷。宋緜初。刻本。嚴可均輯韓詩二十一卷，附魯詩、齊詩、漢人詩説，未刊。
韓詩外傳十卷。漢韓嬰。趙懷玉校本。周廷寀校注本。吴氏望三益齋刻周趙合校本。古經解彙函本。又津逮、學津、通津草堂三本，皆遜。陳璨韓詩外傳疏證十卷，未見傳本。
三家詩攷一卷。宋王應麟。玉海附刻本。津逮本。學津本。
詩考補注二卷、補遺一卷。林伯桐。修本堂本。
詩考異字箋餘十四卷。周邵蓮。嘉慶元年刻本。
三家詩異文疏證六卷、補遺三卷。馮登府。道光十年自刻本。又學海堂、續刻經解本二卷。別有三家詩異義遺説二十卷，未刊。
三家詩遺説考十五卷。陳壽祺。家刻本。
四家詩異文考五卷。陳喬樅。自刻本。
吕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吕祖謙。錢儀吉編刻經苑本。明嘉靖陸鈈刻本。
詩緝三十六卷。宋嚴粲。明刻本。
詩説三卷附録一卷。惠周惕。家刻本。借月山房本。指海本。學海堂本。

某溪詩經補注二卷。戴震。戴氏遺書本。學海堂本。
虞東學詩十二卷。顧鎮。刻本。
詩古微　卷。魏源。自刻本。魏所著有書古微、公羊古微，未見傳本。
三家詩拾遺十卷。范家相。守山閣本。
毛詩寫官記四卷、札記二卷。毛奇齡。西河集本。
毛詩紬義二十四卷。李黼平。廣州原刻本。學海堂本。
毛詩古音考六卷。明陳第。學津本。
毛詩名物圖説九卷。徐鼎。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以上詩之屬。詩家與四家詩皆不合者不録。子貢詩傳、申培詩説，皆僞書，不録。
禮説十四卷。惠士奇。原刻本。上海彭氏重刻本。學海堂本。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江永。原刻本。守山閣本。學海堂本。
周禮漢讀考六卷。段玉裁。經韻樓本。學海堂本。徐養原周禮故書考、沈夢蘭周官學，未見傳本。
周禮故書疏證　卷。宋世犖。台州叢書本。
周官禮鄭氏注箋十卷。莊綬甲。馬宗槤周禮鄭注疏證，未見傳本。
周禮釋注二卷。丁晏。六藝堂本。
周官禄田考三卷。沈彤。果堂集本。學海堂本。
周禮軍賦説四卷。王鳴盛。學海堂本。
考工記圖二卷。戴震。戴氏遺書本。學海堂本。
考工創物小記一卷、磬折古義一卷、溝洫疆理小記一卷、九穀考一卷。程瑶田。在通藝録内，學海堂本。
車制圖考一卷。阮元。揅經室本。學海堂本。較錢坫車制考尤核。朱鴻考工記車制參解，未刊。
考工輪輿私箋二卷。鄭珍。附圖一卷。今人。同治戊辰莫氏刻本。
肆獻裸饋食禮纂三卷。任啓運。釣臺遺書本。互見。
周官記五卷、周官説五卷。莊存與。味經齋遺書本。
以上周禮之屬。疑經者不録。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附監本正誤一卷，石經正誤一卷。張爾岐。通行本。吴廷華儀禮章句，已入讀本。
儀禮圖六卷。張惠言。阮刻單行本。武昌局刻縮本，遠勝宋楊復圖。

儀禮釋例一卷。江永。張海鵬刻墨海金壺本。守山閣本。墨海金壺印行不多，所刻書皆在守山閣叢書中。

釋宮譜增注一卷。江永。指海本。

禮經宮室答問二卷。洪頤煊。自著傳經堂叢書本。胡培翬儀禮宮室定制考，未見傳本。

弁服釋例八卷。任大椿。王氏刻本。學海堂本。

喪服傳馬王注一卷。問經堂輯本。

喪服文足徵記十卷。程瑤田。通藝録本。學海堂本。

喪服會通四卷。吳嘉賓。自刻本。

儀禮管見四卷。褚寅亮。家刻本。

儀禮小疏八卷。沈彤。果堂集本。學海堂本。

儀禮釋注二卷。丁晏。六藝堂本。

儀禮私箋八卷。鄭珍。遵義唐氏刻本。江甯重刻本。

儀禮集編四十卷。盛世佐。刻本。

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徐乾學。原刻通行本。

儀禮識誤三卷。宋張淳。聚珍本杭本福本。經苑本。榮譽刻得月簃叢書本。

儀禮集釋三十卷、儀禮釋宮一卷。宋李如圭。聚珍本，福本，經苑本。釋宮有守山閣本，金壺本。二書雖善，已爲今書該括。

儀禮析疑十七卷。方苞。望溪全集本。

儀禮逸經傳二卷。元吳澄。吳文正公集本。通志堂本學津本。

饗禮補亡一卷。諸錦。吳省蘭刻藝海珠塵本。宋劉攽補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在公是集中。

以上儀禮之屬。有意攻駁古注者不録。

夏小正傳二卷。漢戴德傳。孫星衍校。岱南閣別刻巾箱本。

夏小正考注一卷。畢沅校。經訓堂本。

夏小正疏義四卷、附釋音異字記。洪震煊。傳經堂本。學海堂本。

夏小正四卷、校録一卷、集解四卷，顧鳳藻。士禮居本。王筠夏小正正義。卷鄂。宰四種本。

曾子注釋四卷。阮元。文選樓本。學海堂本。即大戴禮之十篇。

孔子三朝記七卷、目録一卷。洪頤煊。傳經堂本。

以上禮記之屬。

白虎通義四卷。漢班固。抱經堂校本。聚珍本福本。此書皆言禮制故入此類。

禮論鈔三卷。宋庾蔚之。玉函山房輯本。

三禮義宗三卷。梁崔靈恩。玉函山房輯本。

禮箋三卷。金榜。單行本。學海堂本。原書十卷，未全刻。

禮學卮言六卷。孔廣森。顧軒所著書本。學海堂本。

三禮義證　卷。武億。道光癸卯聊城楊氏刻本。

禮説四卷。淩曙。學海堂本。本名禮論。

禮説　卷。金鶚。沔陽陸氏刻本。

求古録禮説補遺一卷。金鶚。潘氏滂喜齋編刻本。

禮説一卷。陳喬樅。家刻本。

郊社禘祫問一卷。毛奇齡。西河集本。藝海珠塵本。

大小宗通釋二卷。同上。同上。同上。

宗法小記一卷。程瑤田。通藝録内。學海堂本。

釣臺遺書四卷。任啓運。彭氏刻本。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秦蕙田。原刻本。最有用，宋陳祥道禮書、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江永禮書綱目，皆括其中。

質疑二卷。杭世駿。讀畫齋本，海學堂本。

讀禮志疑六卷。陸隴其。單行本。正誼堂全書本。

參讀禮志疑二卷。汪紱。單行本。

三禮圖集注二十卷。宋聶崇義。通志堂本。日本繙刻本。通行繙刻本。是書多謬，以古書存目備考。孫星衍、嚴可均同撰三禮圖三卷，未刊。

以上三禮總義之屬。三禮家不考禮制，空言禮意者不録。

禮經釋例十三卷。凌廷堪。儀徵阮氏文選樓叢書本，學海堂本。

儀禮正義四十卷。胡培翬。沔陽陸氏蘇州刻本。内有十二卷，楊大堉補。未見。

儀禮漢讀考一卷。段玉裁。經韻樓本。學海堂本。

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胡承珙。墨莊遺書本。徐養原儀禮古今文疏證有刻本，未見。

儀禮故書疏證　卷。宋世犖。台州叢書本。

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盧文弨。抱經堂本。

儀禮正譌十七卷。金日追。刻本。

儀禮石經校勘記四卷。阮元。粵雅堂本。

儀禮釋官九卷。胡匡衷。家刻本。學海堂本。胡肇智重刻本。

禮記集説一百六十卷。宋衛湜。通志堂本。

續衛氏禮記集説一百卷。杭世駿。活字版本。

禮記陳氏集説補正三十八卷。陸元輔代納蘭性德撰。通志堂本。

禮記訓纂四十九卷。朱彬。咸豐元年刻本。

禮記偶箋三卷。萬斯大。萬氏經學五書本，續刻得月篋叢書本。錢坫内則注三卷，未刊。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江永。原刻本，守山閣本，金壺本。

禮記補疏三卷。焦循。焦氏叢書本，學海堂本。許桂林禮記長義四卷，未見傳本。

禮記集解六十卷。孫希旦。蘇州新刻本。張敦仁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二卷，附仿宋撫本禮記後。

蔡邕月令章句二卷。蔡雲輯。道光四年王氏刻本，又馬瑞辰輯注本。

深衣考誤一卷。江永。單行本。學海堂本。

深衣釋例三卷。任大椿。燕禧堂五種本。

燕寢考三卷。胡培翬。刻本。學海堂本。

明堂大道録八卷。惠棟。經訓堂本。

禘説上下卷。同上。同上。

大戴禮記盧辯注十三卷。雅雨堂校本，聚珍本福本。

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敘録一卷。孔廣森。顨軒所著書本，揚州局本。學海堂本無敘録。

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敘録一卷。王聘珍。自刻本。

大戴禮記正誤一卷。汪中。學海堂本。

樂律全書四十二卷。明朱載堉。明刻本。十種。

御纂律吕正義五卷。康熙五十二年殿本。

律吕新論二卷。江永。守山閣本。錢塘律吕古義六卷，亦名律吕考文，未見傳本。

律吕闡微十卷。江永。

竟山樂録四卷。毛奇齡。西河集本。

樂縣考二卷。江藩。粵雅堂本。

燕樂考原六卷。淩廷堪。淩次仲集本。粵雅堂本。

聲律通考　卷。今人。廣州刻本。

琴操二卷。漢蔡邕。平津館本。讀畫齋本。他部無可隸，附此。

瑟譜六卷。元熊朋來。粵雅堂本。指海本。内有唐開元十二詩譜。

以上樂之屬。

春秋釋例十五卷、長歷一卷。晉杜預。岱南閣校本。聚珍本，福本，又席氏埽葉山房本，古經解彙函本。

春秋土地名一卷、長歷一卷。晉杜預。微波榭校本。埽葉山房本。

左傳賈服注輯述二十卷。李貽德。餘姚朱氏刻本。馬宗槤先有輯本刊行，李書爲詳，且有發揮。

春秋左氏古義十六卷。臧壽恭。刻本。錢塘春秋左傳古義六卷，未刊。

左傳詁五十卷。洪亮吉。集外續刻本。

春秋左傳補注十卷。元趙汸。通志堂本。龔翔麟玉玲瓏閣叢刻本。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顧炎武。亭林遺書本。學海堂本。借月山房本。指海本。

左傳補注六卷。惠棟。貸園叢書本。守山閣本。金壺本。學海堂本。

左傳補注三卷。馬宗槤。原刻本。學海堂本。

左傳補注一卷。姚鼐。惜抱軒集本。沈欽韓左傳補注十二卷、考異十卷，未見傳本。

左通補釋三十二卷、梁履繩。家刻本。原書共六種，統名左通，尚有駁證、考異、廣傳、古音、朏説五種，未刊。

左傳小疏一卷。沈彤。果堂集本。學海堂本。

左傳補疏五卷。焦循。焦氏叢書本。學海堂本。

左傳舊疏考證八卷。劉文淇。道光十八年刻本。原書十二卷。

劉炫規杜持平六卷。邵瑛。原刻本。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録八卷。馬驌。自刻本。漢陽朝宗書室活字版本，無附録。

補春秋長歷十卷。陳厚耀。刻本。今人烏程汪氏補春秋長歷，未刊。

春秋經傳朔閏表二卷。姚文田。在遂雅堂學古録内，家刻本。鄒伯奇春秋經傳日月考，乃學計一得之一篇，在鄒徵君遺書内。

春秋經傳朔閏表發覆四卷。施彦士。附刻范景福春秋上律表四篇。求已堂八種本。孔繼涵春秋閏例日食例，未見傳本。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徐善代高士奇撰。高文恪四部稿本。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江永。學海堂本。

春秋世族譜一卷。陳厚耀。與李淇春秋世紀編合刻本。道光十九年湯刻本。

春秋名字解詁二卷。王引之。自刻本，附經義述聞後。

左傳姓名同異考四卷。高士奇。高文恪四部稾本。

春秋識小録九卷、職官考畧三卷、地名辨異三卷、左傳人名辨異三卷。程廷祚。緜莊遺書本。珠塵本。林伯桐春秋左傳風俗二十卷，未刊。

以上春秋左傳之屬。

春秋敏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戴震、盧文弨校。聚珍本。福本。抱經堂本。

春秋繁露注十七卷。淩曙注。古經解彙函本。

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敘一卷。孔廣森。顧軒所著書本。學海堂本。

春秋正辭十三卷。莊存與。味經齋本。學海堂本。龔自珍春秋決事比，未見傳本。

公羊何氏釋例十卷。劉逢禄。學海堂本。褚寅亮公羊釋例三十卷，未刊。

公羊何氏解詁箋一卷。劉逢禄。學海堂本。

論語述何二卷。劉逢禄。學海堂本。

公羊禮説一卷。淩曙。學海堂本。別有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問答二卷、未見傳本。

公羊逸禮考徵一卷。陳奐。潘氏滂喜齋刻本。

公羊補注一卷。馬宗槤。刻本。

公羊補注一卷。姚鼐。惜抱軒集本。

發墨守評一卷、箴膏盲評一卷、穀梁廢疾申何二卷。劉逢禄。學海堂本。

以上春秋公羊傳之屬。

春秋經解十五卷。宋孫覺。聚珍本福本。

穀梁釋例四卷。許桂林。粵雅堂本，題一卷，實四卷。

穀梁禮證二卷。侯康。伍元薇刻嶺南遺書本。馬宗槤穀梁傳疏證，未見傳本。

穀梁補注一卷。姚鼐。惜抱軒集本。

穀梁大義述三十卷。柳興宗。有刻本未見。邵晉涵穀梁古注、洪亮吉公穀古義，未刊。

以上春秋穀梁傳之屬。

箴膏盲一卷、起廢疾一卷、發墨守一卷。漢鄭玄。問經堂輯本。珠塵本。亦在黄奭輯高密遺書内。

春秋古經説二卷。侯康。嶺南遺書本。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録一卷。顧棟高。原刻本。學海堂本太少。

春秋十論一卷，洪亮吉。卷施閣集續刻本。

半農春秋説十五卷。惠士奇。家刻本。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毛奇齡。西河集本。學海堂本。

春秋經傳比事二十二卷。林春溥。竹柏山房十一種本。

春秋三傳異文箋十三卷，趙坦。學海堂本。

春秋三傳異文釋十三卷。李富孫。蔣光煦刻別下齋叢書本。錢塘春秋三傳釋疑十卷，未刊。

春王正月考一卷，明張以甯。指海本。通志堂本。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吴守一。指海本。借月山房本。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毛奇齡。西河集本。

春秋屬辭辨例編六十卷。張應昌。蘇州局本。

春秋胡氏傳辨疑二卷。明陸粲。指海本。

春秋胡傳考誤一卷。明袁仁。學津本。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唐陸淳。玉玲瓏閣本。錢儀吉刻經苑本。古經解彙函重刻錢本。

春秋微旨三卷。唐陸淳。玉玲瓏閣本。錢儀吉刻經苑本。古經解彙函重刻學津本。

春秋集傳辨疑十卷。唐陸淳。玉玲瓏閣本。古經解彙函重刻龔本。

春秋金鎖匙一卷。元趙汸。微波榭本。學津本。

春秋集傳十五卷。元趙汸。通志堂本。

春秋説略四卷。郝懿行。郝氏遺書本。

以上春秋總義之屬。春秋家與三傳皆不合者不録。陸氏三種于三傳皆加攻駁，因唐以前書，舉以備考。

論語鄭注十卷。宋翔鳳輯。浮溪精舍本。鄭珍輯論語三十七家注四卷，未刊。

論語義疏十卷。梁皇侃。殿本。知不足齋本。古經解彙函重刻鮑本。

論語正義二十卷、劉寶楠。江甯刻本。徐養原論語魯讀考、包慎言論語温故録，未見傳本。

論語稽求篇七卷。毛奇齡。西河集本。學海堂本。

魯論説三卷。程廷祚。緜莊遺書本。

論語俟質三卷。江聲。胡珽琳琅秘室叢書活字本。
論語駢枝一卷。劉台拱。劉氏遺書本。學海堂本。
論語後録五卷。錢坫。錢氏四種本。
論語補疏三卷。焦循。焦氏叢書本。學海堂本。
論語偶記一卷。方觀旭。學海堂本。
論語説義十卷。宋翔鳳。浮溪精舍本。
鄉黨圖考十卷。江永。通行本。學海堂本。
論語類考二十卷。明陳士元。湖海樓本。歸雲別集本。
論語後案二十卷。黄式三。道光甲辰活字版本。
以上論語之屬。論語、孟子、北宋以前之名，四書，南宋以後之名，若統于四書，則無從足十三經之數，故視注解家之分合別列之。韓愈、李翺論語筆解，僞書，不録。
孟子音義二卷。宋孫奭。士禮居影宋蜀大字本。抱經堂本。微波榭本。韓岱雲本。成都局本。又通志堂本。此真孫奭作，疏乃僞託。
孟子趙注補正六卷，宋翔鳳。浮溪精舍本。
孟子劉熙注一卷，宋翔鳳輯。浮溪精舍本。
孟子正義三十卷。焦循。焦氏叢書本。學海堂本。錢東垣孟子解詁十四卷、錢侗孟子正義十四卷，未刊。
孟子四考四卷。周廣業。乾隆乙卯刻本。
孟子雜記四卷。明陳士元。湖海樓本。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閻若璩。學海堂本。
孟子時事略一卷。任兆麟。心齋十種本。
以上孟子之屬。
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二卷三續二卷。閻若璩。通行本。學海堂本。
四書釋地辨證二卷。宋翔鳳。浮溪精舍本。學海堂本。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毛奇齡。西河集本。
四書考異七十二卷。翟灝。原刻本，總考條考各半。學海堂本，止條考三十六卷。
四書典故辨正十二卷，周炳中。刻本。淩曙四書典故覈六卷、許桂林四書因論二卷，未刊。
四書摭餘説七卷。曹之升。通行本。
四書拾遺五卷。林春溥。竹柏山房十一種本。
大學證文四卷。毛奇齡。西河集本。
大學古義説二卷。宋翔鳳。浮溪精舍本。
四書經注集證十九卷。吴昌宗。通行本。此書括元詹道傳四書纂箋在内。
以上四書之屬。
孝經鄭氏解輯一卷。臧庸輯。知不足齋本。
孝經鄭氏注一卷。嚴可均輯。自著四録堂類集本。
孝經義疏補九卷。阮福。文選樓本。學海堂本一卷。
孝經精義一卷、後録一卷，或問一卷、餘論一卷。張敘。乾隆三年刻本。
孝經外傳一卷。周春。珠塵本。
孝經述注一卷，丁晏。六藝堂本。周中孚考經彙解，未見傳本。
中文孝經一卷。周春。珠塵本。
孝經彙纂三卷。孫念劬。嘉慶四年刻本。
以上孝經之屬。變改原書篇次者不録。知不足齋叢書有古文孝經孔傳一卷、今文孝經鄭氏注一卷，皆僞書，不録。
爾雅漢注三卷。臧庸輯。問經堂本。
爾雅古義十二卷。黄奭輯。黄奭刻漢學堂叢書本。嚴可均輯爾雅一切注音十卷，未刊。
爾雅義疏二十卷。郝懿行。孫郝聯薇校刻足本。沔陽陸氏刻本、學海堂本，皆未足。郝勝于邵。
爾雅正義二十卷，邵晉涵。原刻重刻通行本。學海堂本。
爾雅補郭二卷，翟灝。自刻本。戴鎏爾雅郭注補正卷，未見傳本。
爾雅釋義十卷、釋地以下四篇注四卷。錢坫。錢氏四種本。錢大昭爾雅釋文補三卷、錢繹爾雅疏證十九卷、未刊。
釋宫小記一卷、釋草小記一卷、釋蟲小記一卷。程瑶田。通藝録内。學海堂本。互見。
釋祀一卷。董鼎舟。
釋服二卷。宋翔鳳。浮溪精舍本。
釋骨一卷。沈彤。果堂集本。
釋繒一卷。任大椿。燕禧堂本。學海堂本。
釋舟一卷。洪亮吉。卷施閣集本。

以上爾雅之屬。講爾雅，不通小學者不録。

御纂七經。殿本。杭州局本。武昌局本。成都書院本不精。目列後。此當敬遵與正注同。

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依古本經傳分編。又乾隆二十年欽定周易述義十卷，殿本。

書經傳説彙纂二十一卷。康熙末至雍正八年。

詩經傳説彙纂二十一卷。康熙末年。又乾隆二十年欽定詩義折中二十卷，多宗毛、鄭，殿本。

春秋傳説彙纂三十八卷。康熙三十八年。

周官義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

儀禮義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

禮記義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

古微書三十六卷，明孫瑴。章刻本。陳刻本。活字版本。守山閣本。金壺本。孫書本有樊微、綫微、闕微、删微四種，總名微書。此其删微一種。

七緯三十八卷。趙在翰輯。福州小積石山房刻本。

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三百五十二種。馬國翰輯。濟南新刻本。經史子集四編皆刊行，此編皆周秦至唐經説經注。

漢魏遺書鈔一百零八種。王謨輯。原刻本。分四册無卷數，經史子集四類。此百八種，止經翼一門，皆漢魏至隋經注經説。

古經解鉤沈三十卷。余蕭客輯。原刻本。魯氏重刻本。

五經異義。漢許慎并駁義。漢鄭玄。一卷，補遺一卷。王復輯。問經堂本。珠塵本。

五經異義疏證三卷。陳壽祺。家刻本。學海堂本。

鄭志三卷，附録一卷。錢東垣等校。秦鑒刻汗筠齋叢書本。粵雅堂重刻秦本。又聚珍本福本。問經堂本。古經解彙函重刻孫本。漢學堂本。

六藝論一卷。陳鱣輯。別下齋刻本。

聖證論一卷。馬國翰輯。玉函山房本。漢魏遺書本互見。

高密遺書十四種，黄奭輯刻漢學堂本。六藝論，易注，尚書注，尚書大傳注，毛詩譜，箴膏盲釋廢疾發墨守，喪服變除，駁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三禮目録，魯禘祫義論語注，鄭志，鄭記。

經稗六卷。鄭方坤。以上十二書皆輯古説。

九經古義十六卷。惠棟。貸園叢書本。省吾堂本。學海堂本。馬應潮九經古義注未刊。

詩書古訓六卷。阮元。粵雅堂本。

助字辨略五卷。劉淇。康熙五十年刻本。聊城楊氏刻本。

經傳釋詞十卷，王引之。家刻本。守山閣本。學海堂本。馮登府十四經詁答問十卷，未刊。

經義雜記三十卷，敘録一卷。臧琳。家刻本。學海堂本。

經問十八卷經問三卷。毛奇齡。西河集本。

羣經補義五卷。江永。單行本。學海堂本。

經咫一卷。陳祖范。家刻本。

經學卮言六卷。孔廣森。顧軒所著書本。學海堂本。

經傳小記三卷。劉台拱。劉氏遺書本。

經義知新記一卷。汪中。學海堂本。其述學内篇二卷，入集部。

羣經識小八卷。李惇。學海堂本。

五經小學述二卷。莊述祖。珍藝宦遺書本。

考信録三十六卷。崔述。東壁遺書本。考信録提要、唐虞、夏、商、豐鎬、洙泗、豐鎬別録、洙泗餘録、孟子事實録、續説、附録。

經義述聞三十二卷。王引之。自刻本。江西刻本。學海堂本，止二十八卷。

五經要義一卷，五經通義一卷。宋翔鳳。浮溪精舍本。

左海經辨二卷。陳壽祺。家刻本。學海堂本。

通藝録四十二卷。程瑶田。自刻本。

羣經宫室圖二卷。焦循。焦氏遺書本。近人有經義圖説巾箱本，雖爲程試而作，然勝于宋明人六經圖。

六經天文編二卷。宋王應麟。學津本。玉海附刻本。

經書算學天文考一卷。陳懋齡。學海堂本。

觀象授時十四卷。秦蕙田方觀承。學海堂摘本。此五禮通考之一門，阮經解摘出，于學者亦便。

遂雅堂學古録七卷。姚文田。家刻本。

學計一得二卷。鄒伯奇。鄒徵君遺書本。互見子部算法。

九經説十七卷。姚鼐。江甯朱刻本。惜抱軒集本。錢大昭經説十卷，未刊。

經義未詳説五十四卷。徐卓。自刻本。

羣經平議十卷。今人。俞氏叢書本。

十三經客難五十五卷。龔元玠。江西刻本。

隸經文四卷。江藩。粵雅堂本。

説學齋經説一卷。葉鳳毛。珠塵本。

巢經巢經説一卷。鄭珍。家刻本。

句溪雜著五卷。陳立。自刻本。

經義叢鈔三十卷。學海堂本。體例未協，中有精粹。

以上諸經總義之屬。

經義考三百卷。朱彝尊。揚州馬氏刻本。重刻通行本。

經義考補正十二卷。翁方綱。自著蘇齋叢書本。錢東垣補經義考四十卷、續經義考二十卷，未刊。

通志堂經解目録一卷。翁方綱注。蘇齋叢書本。粵雅堂本。

十三經注疏姓氏一卷。翁方綱。蘇齋叢書本。

授經圖四卷。明朱睦㮮。黄虞稷、龔翔麟同編。玉玲瓏閣本。畢沅洪亮吉傳經表一卷、通經表一卷。未見傳本。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附經師經義目録一卷。江藩。原刻本。粵雅堂本。

西京博士考二卷。胡秉虔。錢氏刻藝海珠塵續編本。

五經文字一卷附五經文字疑一卷。唐張參。微波榭本。馬曰璐小玲瓏山館叢書本。廣州刻小學彙函即馬本。西安石本。

九經字樣一卷附九經字樣疑一卷。唐唐元度。微波榭本。小玲瓏山館本。小學彙函刻馬本。西安石本。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宋岳珂。任大椿刻本。知不足齋本。粵雅堂本。海甯陳氏刻本。又叢書大字本。

九經誤字一卷。顧炎武。亭林遺書本。指海本。借月山房本。錢大昕經典文字考異三卷，未刊。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百九十九卷。山井鼎考文。物觀補遺。日本刻本。阮刻巾箱本。易、書、詩、左、禮記、論語、孝經、孟子。

經典文字辨證五卷。畢沅。經訓堂本。

注疏考證六卷。齊召南。學海堂本，原附殿本注疏後。書、禮記、左、公、穀。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阮元。原刻單行本。學海堂本。又散附阮刻注疏各卷之後。

經典釋文三十卷、考證三十卷。唐陸德明釋文。盧文弨考證。抱經堂本。武昌局繙本。成都局繙本附孟子音義。通志堂本未善。

蜀大字本三經音義四卷。論語一卷。孝經一卷。孟子上下卷。岱南閣本。士禮居刻別行本。

漢魏音四卷。洪亮吉。卷施閣本。

九經補韻附考證一卷。宋楊伯嵓。錢侗考證。汗筠齋本。粵雅堂本。學津本。

經讀考異八卷。武億。原刻本。學海堂本。錢繹十三經斷句説十三卷、錢侗羣經古音鉤沈四卷、未刊。

十三經音略十二卷。周春。粵雅堂本。

經籍纂詁二百一十六卷附補遺。阮元。揚州原刻本。以經爲主故列此。

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錢坫。原刻本。間有誤處。

羣經音辨七卷。宋賈昌朝。張士俊刻澤存堂四種本。粵雅堂本。

以上諸經目録文字音義之屬。

漢石經。殘字六百七十五字。熹平四年。翁方綱重摹南昌府學石本。紹興府學再摹石本。録此以見漢刻體勢，若遺文則隸釋、隸續爲詳。

唐石經。開成二年。西安府學石本，乾符修改，後梁補刻，明王堯惠補缺。十三經無孟子，明人補刻。

國朝石經。乾隆五十八年敕刊。嘉慶八年敕改定。國子監石本，十三經皆備，文字多依古本，與通行本多異，極精核。

石經考一卷。顧炎武。亭林遺書本。借月山房本。指海本。漢唐蜀石經亦詳金石萃編中。

石經考一卷。萬斯同。省吾堂本。

石經考異二卷。杭世駿。杭氏七種本。

漢石經殘字考。翁方綱。復初齋集。

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二卷。孫星衍。平津館本。

唐石經校文十卷，嚴可均。四録堂類集本。王朝渠唐石經考正一卷、附十三經拾遺後。錢大昕唐石經考異一卷，未刊。

蜀石經殘字一卷。王昶。摹刻版本。學海堂收經義叢鈔内。

北宋汴學篆隸二體石經記一卷。丁晏。六藝堂自刻本。

石經考文提要十三卷。彭元瑞。刻本。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已入儀禮。

石經補考十二卷。馮登府。自刻本。學海堂經解續刻本六卷。國朝、漢、魏、唐、蜀、

北宋、南宋。

以上石經之屬。此乃經文本原，故別爲類，杭考原流，馮考文字。

右列朝經注經說經本考證。此類各書，爲讀正經正注之資糧。

小學第三。此小學謂六書之學，依漢書藝文志及四庫目録。

說文解字十五卷。漢許慎。宋徐鉉校定附字。平津館小字本。小學彙函重刻孫本。汲古閣五次剜改大字本。朱校大字本即毛本。藤花榭額氏刻中字本。廣州新刻陳昌治編録篆一行本。孫本最善陳本最便。

汲古閣說文訂一卷。段玉裁。袁廷檮刻本。武昌局刻附段注說文後。嚴可均段氏說文訂訂一卷，未刊。

說文舊音一卷。畢沅輯。經訓堂本。

說文校議三十卷。姚文田、嚴可均同撰。原刻本。歸安姚氏咫進齋重刻本。李氏半畝園叢書本。

說文斠詮十四卷。錢坫。家刻本。

說文解字考異十四卷。姚文田。姚氏咫進齋家刻本，未畢工。鈕樹玉說文考異三十卷、未見傳本。

說文繫傳四十卷、附校勘記三卷。南唐徐鍇。苗夔校。壽陽祁氏刻本。歸安姚氏緡祁本。小學彙函重刻祁本。汪本馬本不善。

說文繫傳校録三十卷。王筠。自刻本。錢師慎說文繫傳刊誤二卷，未刊。

說文解字段氏注三十卷、六書音韻表二卷。段玉裁。原刻本。蘇州重刻本。學海堂本。武昌局本附段氏汲古閣說文訂，一卷。

說文段注訂八卷。鈕樹玉。原刻本。武昌局本。

說文段注匡謬八卷。徐承慶。姚氏咫進齋刻本，未畢工。馮桂芬說文段注考正十六卷，未見傳本。

說文釋例二十卷、說文句讀三十卷。王筠。自刻本。

說文新附考六卷、續考一卷。鈕樹玉。原刻本。武昌局本。鄭珍說文新附考四卷，尤精核，未刊。

說文逸字二卷。鄭珍。附録一卷、補遺一卷。今人。家刻本。

說文翼十六卷。嚴可均。姚氏咫進齋本，未畢工。

說文正俗辨字八卷。李富孫。新刻本。

說文聲系十四卷。姚文田。家刻本。吳刻本。粵雅堂本。錢塘說文聲系二十卷，未刊。

說文聲讀表七卷。苗夔。自刻本。別有說文聲讀考，未刊。

說文字原韻表　卷。胡重。金刻本。錢侗說文音韻表五卷、說文孳乳表二卷，未刊。

說文聲類二卷。嚴可均。四録堂本。

說文繭聲譜九卷。張惠言。

說文通訓定聲十八卷、柬韻一卷。朱駿聲。原刻本。甚便初學。

漢學諧聲二十卷、古音論一卷附録一卷，戚學標。原刻本。

六書説一卷。江聲。琳瑯秘室本。

轉注古義考一卷。曹仁虎。珠塵本。

六書轉注説一卷，夏炘。景紫堂本。

說文引經考二卷。吳玉搢。姚氏咫進齋本。

說文引經考證八卷。陳瑑。武昌局本。臧禮堂説文引經考二卷、張澍説文引經考證，未見傳本。

說文古語考二卷。程際盛。刻本。錢繹説文解字讀若考三卷、説文解字闕疑補一卷、錢侗説文重文小箋二卷、未刊。

惠氏讀説文記十四卷。惠棟。借月山房本。指海本。

席氏讀説文記十五卷。席世昌。借月山房本。指海本。

說文管見三卷。胡秉虔。家刻本。許桂林許氏説音十二卷、説文後解十卷，未刊。

說文答問疏證一卷。錢大昕答薛傳均疏證。原刻本。姚氏咫進齋重刻本。巾箱本。

小學考五十卷。謝啓昆。嘉慶丙子刻本。

字通一卷。宋李從周。珠塵本。知不足齋本。

說文字通通釋　卷。刻本。

復古編二卷。宋張有。張氏刻本。安邑葛鳴陽刻本。

篆韻譜五卷。南唐徐鍇。蘇州馮氏刻本。小學彙函本。王筠説文韻譜校五卷，甚精核，未刊。

說文通檢十四卷。今人。同治十二年廣州新刻本，附説文後。此書爲繙檢説文而設，極便。毛謨説文檢字二卷，止可檢汲古本，原刻、重刻兩本，皆在成都。

說文義證五十卷，桂馥。楊氏原刻本。武昌局繙本。宋鑒説文解字疏、馬宗槤説文字義廣注，未見傳本。

說文聲訂二卷，苗夔。自刻本。錢大昭說文統釋六十卷，未刊。

說文疑疑二卷。孔廣居。家刻本。

說文拈字四卷。王玉樹。原刻本。

說文羣經正字二十八卷。邵瑛。嘉慶丙子刻本。

說文提要一卷。武昌局本。

別雅五卷。吳玉搢。刻本。

拾雅二十卷。夏味堂。原刻本。劉際清刻青照堂叢書本。

以上小學類說文之屬。元明人講說文者多變古臆說，不録。說文兼形聲義三事，故別爲一類。

汗簡三卷，目録敘略一卷。宋郭忠恕。汪啓淑刻本。汪立名一隅草堂本。此書多沿誤。鄭珍汗簡箋正七卷，極精，未刊。

薛氏鐘鼎款識二十卷。宋薛尚功。阮刻本。

積古齋鐘鼎款識十卷。阮元。通行本。學海堂本未摹篆文，不便學者。

筠清館金文　卷。吳榮光。自刻本。

繆篆分韻五卷。桂馥。自刻本。

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宋洪適。汪刻本。江甯洪刻附正誤本。又單刻隸續二十一卷，曹寅揚州詩局本。

隸韻十卷，考證二卷，碑目考證一卷。宋劉球。翁方綱考證。秦恩復刻本。

漢隸字原六卷。宋婁機。汲古閣本。

隸辨八卷。顧藹吉。通行本。

隸篇十五卷，續十五卷，再續十五卷。翟云升。自刻本。

字林考逸八卷。任大椿。燕禧堂本。

玉篇三十卷。梁顧野王原本。唐孫强增字，宋陳彭年等重修。澤存堂本。小學彙函重刻張本。鄧顯鶴重刻張本，附札記。棟亭五種本。又明經廠大字本。

類篇四十五卷。宋司馬光等。棟亭五種本。姚氏咫進齋本。

欽定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敕撰，殿本。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敕撰。殿本。國書、漢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

龍龕手鑑四卷。遼僧行均。張丹鳴刻本。釋藏本，多佛書俗字。宋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汪啓淑刻本全本汗簡，不録。

六書故三十三卷。元戴侗。明刻本。小學彙函本。

佩觿三卷。宋郭忠恕。澤存堂本。又單行本。

字鑑五卷。元李文仲。澤存堂本。

以上小學類古文、篆、隸、真書、各體書之屬。古今各體形屬。康熙字典道光七年重修，人人皆知，不贅列。

廣韻五卷。隋陸法言切韻元本，唐孫愐宋陳彭年等重修。澤存堂本。鄧顯鶴重刻張本。曹寅棟亭五種本。又明經廠大字本。小學彙函重刻張本明本兩本。張本較勝。

集韻十卷。宋丁度等。棟亭五種本。姚氏咫進齋本。

韻會舉要三十卷元黃公紹原本，熊忠刪。元刻明補本。注所引有古書。

佩文詩韻五卷。禮部官本。官韻考異一卷。吳省欽。珠塵本。

音論一卷。顧炎武。顧氏音學五書本。學海堂本止摘中卷。

古音表二卷。顧炎武。苗夔音韻鉤沈，未刊。

唐韻正二十卷。顧炎武。

唐韻考五卷。紀容舒。守山閣本。

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江永。貸園叢書本。粵雅堂本。守山閣本。

音學辨微一卷。江永。借月山房本。指海本。合前二種沔陽陸氏刻本。

聲韻考四卷。戴震。戴氏遺書本。貸園叢書本。經韻樓本。

聲類表十卷。戴震。戴氏遺書本。

六書音韻表二卷。段玉裁。附段注説文後。互見。

四聲韻和表五卷。洪榜。刻本。

古音諧八卷，姚文田。姚氏咫進齋本。簡明易曉。

聲類四卷，錢大昕。集外單行本。粵雅堂本。

韻補五卷，宋吳棫。連筠簃叢書校本。

韻補正一卷。顧炎武。亭林遺書本。借月山房本。指海本。連筠簃本。苗夔韻補正，未刊。

禮部韻略五卷。宋丁度等。棟亭五種本。姚氏咫進齋重刻曹本。錢孫保影宋鈔足本，未刊。此書不合于古，不行於今，特藉以考見當時程試之制。

五音集韻十五卷。金韓道昭。明刻本。

以上小學類音韻之屬。音韻聲屬。

倉頡篇三卷。孫星衍輯。岱南閣本。

急就篇四卷。漢史游。唐顔師古注，宋王應麟補注。陳氏獨抱廬本。津逮本。學津本。玉海附刻本。

急就章考異一卷。孫星衍。岱南閣別刻行本。小學彙函本。

小學鉤沈二十卷。任大椿。山陽汪氏刻本。

方言注十三卷。漢揚雄。晉郭璞注。丁杰校。抱經堂本。聚珍本福本。小學彙函本。方言、釋名、小爾雅、廣雅四種，明郎奎金刻五雅。漢魏叢書、古今逸史，皆并有之，但無校注，不善。

方言疏證十三卷。戴震。戴氏遺書本。錢繹方言箋疏十三卷、錢侗方言義證六卷，未刊。

續方言二卷。杭世駿。杭氏七種本。珠塵本。

續方言補正一卷。程際盛。珠塵本。

釋名疏證八卷補遺一卷。漢劉熙。江聲疏補。經訓堂纂書正書兩本。又璜川書屋本、小學彙函本，無疏證。

續釋名一卷。江聲。經訓堂本。

小爾雅疏八卷。舊題漢孔鮒。晉李軌解，王煦疏。鑿翠山房本。非漢書藝文志元書。

小爾雅訓纂六卷。宋翔鳳。浮溪精舍本。

小爾雅義證十三卷。胡承珙。墨莊遺書本。錢東垣小爾雅校證二卷，未刊。

博雅音十卷。魏張揖。隋曹憲音　高郵王氏刻本明畢效欽原刻本。小學彙函校本，即廣雅。

廣雅疏證十卷。王念孫疏證。家刻本。學海堂本。

駢雅訓纂十六卷。明朱謀㙔。魏茂林訓纂。通行大字小字兩本。借月山房本。原書七卷。

駢字分箋二卷。程際盛。珠塵本。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唐釋玄應。莊炘校刻本。海山仙館本。杭州新校刻本。

華嚴音義四卷。唐釋慧苑。粵雅堂本。杭州新校刻本。二書所引古書及字書，古本甚多，可資考證。故國朝經師多取資焉，于彼教無與也。

匡謬正俗八卷。唐顔師古。雅雨堂本。小學彙函重刻盧本。珠塵本。

字詁一卷。黃生。指海本。家刻本。錢繹字詁類箋一百六卷，未刊。

埤雅二十卷。宋陸佃。顧椠校刻本。明郎氏五雅本。多駁雜不盡關經義。

爾雅翼三十二卷。宋羅願。學津本。格致叢書本，不盡可據。

以上小學類訓詁之屬。訓詁義屬。

右小學。此類各書，爲讀一切經史子集之鈐鍵。

按以上經學各籍目録下間註未見刊傳本者，南菁書院所刊皇清經解續編，多已收入。

綜述

《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後漢書・孝安帝紀》〔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脱誤，是正文字。

《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閒。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閒，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絶，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列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後漢書・方術列傳序》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瑶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虚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奥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争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内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

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旨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温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

中世張衡爲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魏書》卷四上《世祖紀》在昔帝軒，創製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爲楷式。

顔之推《顔氏家訓・音辭篇第十八》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

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耳。

《全北齊文》卷一齊文宣帝《移漢石經詔天保元年八月》 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詮補，服膺師説，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册府元龜》卷六〇四《學校部・奏議三》 李元瓘爲國子司業，開元八年三月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并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諳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絶。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并請貼十通五，許其入策。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

《全宋文》卷六八六歐陽修《論雕印文字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蓋爲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爲《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爲人師法者，并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毁，及止絶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貳佰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并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絶者。今取進止。

《全宋文》卷六八九歐陽修《論删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勸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絶。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説，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著經文。其説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一四六 淳熙五年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謝廓然言：「近來掌文衡者，主王安石之説，則專尚穿鑿；主程顥之説，則務爲虚誕。虚誕之説行，則日入於險怪；穿鑿之説興，則日趨於破碎。請詔有司公心考校，無得徇私專尚王程之末習。」從之。

《明太祖實録》卷二一 〔歲丙午，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壬辰，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先是，〔徵〕儒士熊鼎、朱夢炎等至建康，延居上賓館，令纂修是書。上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奥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惡事實，以恒辭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其民間〔商〕、〔農〕工〔農〕〔商〕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辭解説，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至是書成，命頒行之，賜鼎等白金人五十兩，及衣帽靴襪等物。

《明太祖實録》卷四四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説，皆導民〔之〕〔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説者，宜仿古人月吉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太祖曰：「威人以法，不若感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爲非，若謂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萬曆明會典》卷七七《儒學・學規》 洪武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立學校。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

三年，定學校射儀。前期，戒射定耦，選職事充司正、副司正、司射、司射器、請射、舉爵、收矢、執旗、樹鵠、陳設訖。至日，執事者入就位。請射者引主射正官及各官員、子弟、士民俊秀者各就品位。司射器者以弓矢置於各正官及司射前。請射者詣正官前圓揖畢，引詣司射器前受弓矢，訖，復位。司正執算入立於中後。請射者詣司射前曰：「請誘射。」引司射二人耦進，各以三矢搢於腰帶之右，以一矢挾於二指間。推年齒相讓，年長者爲上射，年幼者爲下射。上射先詣

射位，向鵠正立發矢。司正書中，投算置於中。舉旗者如所射應之。射畢，退立於傍，讓下射者詣位。射訖。請射者俱引復位。收矢者收矢，復於射者。司正取所中算。請射者次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射，次請品卑至品高者射。其就射位、發矢、取算、書中、舉旗、收矢、復位，皆如前儀。既畢，司正、副司正各持算白中於主射正官。舉爵者酌酒授中者飲之，中的者三爵，中采者二爵。飲訖，請射者請屬官以下仍捧弓矢納於司射器，還詣主射正官前，相揖而退。

六年，令今後一應文字只用散文，不許爲四六誤後學。

十五年，頒禁例於天下學校，鐫勒臥碑，置於明倫堂之左，永爲遵守。【略】

一、爲學之道，自當尊敬先生。凡有疑問及聽講説，皆須誠心聽受。若先生講解未明，亦當從容再問。毋恃已長，妄行辯難，或置之不問。有如此者，終世不成。一、爲師長者，當體先賢之道，竭忠教訓，以導愚蒙。勤考其課，撫善懲惡，毋致懈惰。一、提調正官務在常加考較。其有敦厚勤敏，撫以進學。懈怠不律，愚頑狡詐，以罪斥去。使在學者皆爲良善，斯爲稱職矣。【略】

二十四年，令各處儒學每遇朔望，有司官至日早詣學謁廟行香，師生出大門外迎接。行禮畢，請至明倫堂。師生作揖，教官侍坐，生員東西序立，講書。提調官考課。畢，退。師生復送至大門外回學。其別廟行香，師生不必隨行。如遇春秋祭祀、迎接詔旨，師生仍依定例。

又令生員熟讀《大誥》、律令，歲貢時出題試之。民間習讀《大誥》子弟，亦令讀律。

又令教官人等，務要依先聖先賢格言教誨後進，使之成材，以備任用。敢有妄生異議，聳惑後生，乖其良心者，誅其本身，全家遷發化外。

二十五年，定禮、射、書、數之法。一、朝廷頒行經史、律誥、禮儀等書，生員務要熟讀精通，以備科貢考試。一、遇朔望，習射於射圃。樹鵠，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挾四矢，以次相繼。長官主射。射畢，中的飲三爵，中采二爵。一、習書，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以上。一、數務在精通《九章》之法。

吴汝綸《同治深州風土記》第一一下之上《明洪武學校格式碑》　洪武二年十月廿五日，左丞相宣國公欽奉聖旨：「今後立學校，春秋休要祭祀。設科分教，禮樂射書數，恁每定擬來。欽此。」會集省臺部官逐一議擬，於十月廿七日早朝奉天門奏奉聖旨，節「該學校合行的勾當，教秀才每用心講究著行。欽此。」欽依會議定擬到各項事理，洪武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中書省楊右丞、陳參政、睢參政、右司郎都事、禮部崔尚書於奉天門東板房内奏奉聖旨：「准。教定立罪名，同這格式，各處學校都鐫在石碑上。欽此。」

學校格式

一、生員入學定例。凡各處府州縣，責任守令於民間俊秀及官員子弟選充，必須躬親相視人才俊秀，容貌整齊，年及十五之上，已讀《論》《孟》四書者，方許入學。其年至廿之上願入學者聽。在内監察御史、在外按察司，巡歷到日，逐一相視生員，有不成材者黜退，另行派補。

上項生員，如果赴中書省相視，誠恐路遠不便。

一、選官分科教授，禮律書共爲一科，訓導二員，掌教禮教律教寫字，于儒士有學行、通曉律令、諳習古今禮典、能書字者。樂射算共爲一科，訓導二員，掌教樂教數教射，於知音律、能射弓、能算法者。

上項訓導，禮樂射書數律但是能一等或二等者，從各處守令考驗，各取所長，相兼教訓。

府教授、州學正、縣教諭掌講明經史，務使生員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通曉古今，識達時務，及提調各科訓導教習，必期成效。

上項教官，從各處守令於儒士有才德、有學問、通達時務者選充，官爲應付行糧腳力，悉赴中書省考驗。

一、生員習學次弟。侵晨，講明經史，學律。飯後，學書，學禮，學樂，學算。未時，習射弓弩，教使器棒，舉演重石。學此數件之外，果有餘暇，願學詔誥表牋，疏議碑銘傳誌者，聽從其便。禮樂二事，見行集議，比後成書頒降習學。【略】

一、守令每月考驗生員，觀其進退揖拜之節，聽其言語應對之宜。背讀經史，講通大義；問難刑律，試其處決；講禮務通古今；寫字不拘格式；審音詳所習之樂；觀射驗其膂力，又能中的；稽數明其乘除，口手相應。守令置立文簿，同教授紀載諸生所進功程。如一月某生某科學不進，則紀載于簿。至此科三月學不進者，罰此科訓導月米半月。罰多不過一月。

一、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去處，考試各府州縣教官生員。府生員十二員學不進者，罰守令俸錢半月，教授及某科訓導各罰俸錢一月。廿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教授及某科訓導黜退。廿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笞四十。州生

員八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半月，學正及某科訓導各罰俸錢一月。十六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學正及某科訓導各罰俸錢一月。十六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笞四十。縣生員六員學不進者，罰守令俸錢半月，教諭及某科訓導各罰俸錢一月。十二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教諭及某科訓導黜退。十六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笞四十。

一、設學之後，子弟習學，各科限三年有成。隸中書省者，貢至中書省考試，中選者就便量材録用。隸各行省者，貢至各行省考試，中選者貢入朝廷選用。

一、各處府州縣於洪武三年正月爲始開學，務要實効。責任所在有司守令正官提調。在内監察御史，在外按察司，每歲考覈學生功課，比上年有進，有司官、教官便是稱職。若學生比上年學不進，有司官治罪，教官黜退。

《禮部志稿》卷二〇《儀制司職掌・教習駙馬》 宣德三年，詔：「駙馬不務詩書，通古今，曉忠孝仁義之道，必至怠惰驕縱，何以保富貴？須使之親近儒生。先朝駙馬家有學録，可擇端重儒者一人，命之教習。」

正統以後，凡駙馬初受者，俱令赴監習禮讀書，祭酒一依學規教之，不率者奏聞。

成化十一年，令駙馬年二十五以下者送監讀書。

弘治六年，奏准：「駙馬將兵家諸書及《五倫》等書，每季送祭酒、司業處每日兼授二本，各定起止，令在家誦讀。季終赴監驗試。如果讀熟，而大義或未通曉，即與講解。又復授書，還家誦讀。季終考驗如初。必至三十歲，方免拘束。

十五年，奏准：「駙馬家教書訓導，按月備將功課送監考校，九年到部行查，違者究治。」

嘉靖六年，令：「吏部會同禮部查照先朝勳戚之家訓導教書事例，于國子監博士、助教等官或見在部及附近教官内，推選行止端莊、年力英鋭、文學優長、義理精明者一員，在駙馬府教讀經書習字，使知忠孝仁義之訓及通曉禮樂名物、古今事類，庶幾德器有成。仍聽禮部堂上官提調稽考。教書官三年、六年考滿，若教有成效，不拘年分，奏薦擢用。自後遇選駙馬，本部移咨吏部，推陞禮部主事一員，專在駙馬府教習。」

《禮部志稿》卷二四《學校・儒學・風憲官提督》 萬曆三年，換給提學官敕諭：

一、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户，聚堂空談？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昔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因而起奔競之門，開請託之路。違者提學官聽巡按御史劾奏，遊食人拿問解發。

一、孝弟廉讓，乃士子立身大節。生員中有敦本尚實、行誼著聞者，雖文藝稍劣，亦必量加獎進，以厲頹俗。若有平日不務學業，囑託公事，或揑造謠歌，興滅詞訟及敗倫傷化過惡彰著者，體訪得實，不必品其文藝，即行革退，不許徇情姑息，亦不許輕信有司、教官開送，致被挾私中傷，誤及善類。

一、我聖祖設立《卧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後生員務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許家人抱告有司從公審問，倘有冤抑，即爲照雪。其事不干己，輒便出入衙門，陳説民情，論官員賢否，許該管有司申呈提學官，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衆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爲首者照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爲民。

一、國家明經取士，説書者以宋儒傳註爲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爲尚。今後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誥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通曉古今，適於世用。其有剽竊異端邪説、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録。所出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義，以傷雅道。

一、提學官奉敕專督學校，不許借事枉法，奔趨撫按官，干求薦舉。各撫按二司官，亦不許侵伊職掌行事。若有不繇提學官考取，徑自行文給與生儒衣巾，及有革退生員赴各衙門告訴復學者，即將本生問罪革黜。若提學官有行止不端、怠玩曠職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劾奏。

一、該管地方，每年務要巡視考校一遍，不許移文代委，及於隔别府分調取生儒，以致跋涉爲害。亦不許令師生匍匐迎送。考畢，即於本地方發落，明示賞罰，不許攜帶文卷於别處發案，致令書吏乘閒作弊，士子無所勸懲。亦不許招邀詩朋酒友，遊山玩水，致啟倖門，妨廢公務。其水陸夫馬廩給，隨帶吏書，俱照常。【略】

一、名宦鄉賢、孝子節婦及鄉飲禮賓，皆國之重典，風教所關。近來有司忽於教化，學校是非不公，濫舉失實，激勸何有？今後提學官宜以綱常爲己任，遇

有呈請，務須核真，非年久論定者，不得舉鄉賢名宦。非終始無議者，不得舉節婦孝子。非鄉里推服者，不得舉鄉飲賓僎。如有妄舉受人請求者，師生人等即以行止有虧論。其從前冒濫混雜、有玷明典者，照近例徑自查革。

一、所轄境內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弟悉令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有願習舉業者聽。社學師生一體考校，務求名師責成，量免差役。其行止有虧及訓詁、句讀、書韻差謬，字畫不端、不通文理者，即行革退。

商輅《商文毅疏稿・政務疏・謹士習》　臣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以正其心術。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以明於體用。此其教有次序，故學有成效。後世科舉之事立，士無少長，率留意於文詞，無復有如古人之學。宋文公朱熹慮風俗人才日趨於下也，於是輯爲《小學》一書，以垂世立教。元時許衡嘗稱之曰：「《小學》書，吾敬之如父母，信之如神明。是誠幼學之軌範，入德之門户也。」臣照得：今之府州縣學，生徒率皆八歲、十歲入居其中，正係古者小學之年。合無各處增廣生員，不妨舉業，俱令兼讀《小學》。教官與之講解義理，以啓發良心。提督等官按臨之日，兼令背誦講説，以考察其實行。庶幾學無曠等。又古者射以觀德，今各處學校俱有射圃，其朔望習射，已有定例，但多視爲虚文。合無今後提督學校官按臨考課畢，仍赴射圃，閱諸生習射，較其勝負，加以賞罰。庶幾射藝有成，將來得用。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〇《白鹿洞諭來學文》　謹按：南康府白鹿洞書院，實據匡廬彭蠡之勝，宋儒周朱二先生嘗寓遊焉。其秀自天，可以資静修之趣。其重因人，可以興景仰之思。士惟無志，苟志欲上師聖賢，進德修業，期有益于天下者，聞兹洞院，皆當負笈裹糧，從事於斯。況有舍以居，有田以贍，有書以觀，如今日者，而可不遊乎？

但學者立心之始，幾莫大於誠僞，辯莫先於義利。此之不審，皆苟而已。今學校遍天下，立貢設科，教且用之，具有成法。若舍彼就此，徒欲自異於衆，而所習者仍與衆同，則於立身經世之道既皆有所妨奪，而羣居之誚、捷徑之譏或未能免焉，吾亦豈敢輕舉，以誤諸英俊哉？

學校諸生暨山林儒士，有清修慎篤，欲暫輟進取而志於前所謂學者，許各府州縣起送前來。某雖寡陋，敬遵先儒舊規，斟酌程課，近臨幾席，遠寓筆札，相與講明焉，如其師道，以伺君子。此實區區奉詔崇正求真之分也。所謂暫輟進取，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必待學成，然後出用。不惟其言，惟其事實，斯爲有志之士。如或立志未定，請勿輕至。

其四方學者聞而來遊，當異館待之。某不佞，敢以誠告。

沈一貫《喙鳴文集》卷六《師承》　夫經者士之鵠，而非自爲鵠者也；射者非前期而自爲中，則人而羿矣。經者非師法而自爲學，則支葉蕃滋，而道術將爲天下裂。夫人心何底止哉？不務理宿而特異是聞，此非獨口吻之害，且將移之膏肓矣。史言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昔夫子嘗欲無言矣，而復作爲六籍，以詔後世，所以已言也。書契以來，代有作者。作者既多，其言不盡雅馴，蓋孔子既傷道不行，而又恐後世之無統一也，故晚而修《六經》，於《書》斷自唐虞，《詩》刪三百，《春秋》折衷魯史，禮樂皆有撰定，惟《易》不敢損益，加贊焉。所以删凡而舉要，黜異而顯真，使學者有所據依而不奪於異論，有所統約而不務於多言，故曰乃所以已言也。然以孔子至聖，晚而爲此，亦可以徵事之不易矣。

自夫子没，子夏、子張之徒各以其學教四方，而漢以後遂别爲師門，率前出者易亡而晚行者久存。言《易》則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凡六家，而費氏最後出。言《書》則大小夏侯、歐陽生、孔安國凡四家，而孔氏最後出。言《詩》則魯、齊、韓、毛凡四家，而毛氏後出。言《春秋》則公、穀、鄒、夾、左凡五家，而左氏後出。《禮》雖同出后蒼，而小戴最後出。蓋遺灰始撥，則哀斂爲寡，僩儒乍起，則論覈未精，歷世而久，然後名山石室之藏稍稍布聞，師友各以所業參訂，而後先聖之迹著。然仲尼作經之大者，非數子所能知。而時無聖人，則當時言經者亦未能出數子之外也。

至於唐，而有諸儒之疏，則漢之説又廢。至於宋，而有諸儒之説，則唐之説又廢。終唐之世，皆守註疏，獨啖助以己意説《春秋》，而攻者四起。乃宋儒咸以臆舉，而習爲固然，人人自以爲得聖人，而由達者觀之，是亦啖氏而已。略而言之，蓋有三科：濂洛關閩，闡明經傳，敷析疑義，爲儒者之經。蘇軾、陳少南之流，攻習艱靡，馳騖詞華，爲文人之經。張子韶之流，耽門悟空，談心見性，爲禪者之經。率亦前出者不廣而晚行者著聲。言《易》則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邵雍、程頤、張載、吕大臨、楊時，而朱熹最後出。言《書》則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説之、葉夢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謙，而蔡沉最後出。言《詩》則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吕大臨、楊時、吕祖謙，而熹後出。《三

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程頤、張載、呂大臨，而陳浩最後出。《春秋》則孫明復、劉敞、程頤，而胡安國最後出。自學官至家塾，大氏以後爲宗，猶漢也。

明興，高皇帝表章六經，以風四方，雖依本考亭矣，而《易》兼程氏，《春秋》兼《三傳》與張洽，又皆兼用註疏。至於永、宣以後，而學者始靡然一禀於朱，若蔡、若陳、若胡，皆以朱故見重耳。而非詔旨，誠不知其所起。然時無聖人，則天下之言經者，豈能出斯人之外哉！而況衆心業趨之矣，又何議乎？

何以明其然也？濂洛關閩，故群儒之戴而立言之宗也。考亭晚出而收之，非一人之言也，世之所謂集大成者，喻或過之，而論補苴之一端，繭絲牛毛，亦可謂無前矣。議者欲網羅遺失，博存衆家，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蓋劉歆之意或病其濫，則姑兼註疏，如制而止，豈不韙哉！孔子删定之意，本以約學者之趨，而馳騖汗漫，空老于口耳三寸間，非聖人意也。學者不務修身踐言，冥思契真，而遽以一斑之窺詆耆名之論，不知昔人之所吐者，不啻汗千牛之軒，而區區寶燕石以重襲，享敝帚以千金，譬之吹劒，直一呎耳。昔我洪、永之初，學者局局拘守陳言，不敢舍一辭。成、弘之際，風氣漸開，華以質茂，其文著矣，然未嘗敢出一言於矩矱之外。故其人炳烺宣碩，如龍如虎，重質而不拘，光大而不浮，卓爲盛世之儒，而無儇淺躁亟之習。今乃不然，鄙薄儒先，以搏鷙爲能，廣徵異說，以摽竊爲多，託冥悟之奇而高談不二之宗，竊非經之緒而謬舉又玄之論，緣子貢之貨殖，誇計然之長短，依孟子之仁義，雜蘇秦之縱横，去離本經而浮薄，是則猶公孫之論堅白，餘竅猶承；文學之論鹽鐵，後罷者勝，非真能言者也。始則嗌言若哇，亦姑試之其口。然其心未必然，而聽之者亦略其所以言，姑賞其言。浸而益久，遂僩然自是，翕然群從，撓淆而不可返。故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不由仁義，至乃比於禽獸。何也？荀卿以學術亂天下，李斯至秦而焚詩書、坑術士，天地一大閉塞。漢中葉以後，服儒衣、稱先王者，布滿域内，雖迂滯矯激，而猶彌縫其衰。故六籍無關於典章，實握興亂之階；章縫無與于崇議，陰宰剥復之基。此而不禁，爲憂未艾。往者私於其徒，今且公爲先資之言而無忌於有司，無忌於有司，則熒惑之階矣。往者私於其口，今且抗爲後進之師而無忌於名教，無忌於名教，則毁裂之漸矣。易地形者漸而往，至於南北異嚮而不知。今歲而受訐者千，則歲而異說者萬。莫不飾智干譽、增詭悦聽，此豈悠常之恒事哉！

善乎陳同父之言曰：「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言經者未能出數子之外也。祖宗之時，不以文體卑弱爲憂，而以人心無底止爲憂。故學者唯知誦先儒之説而忘其文之陋，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今也放意肆志，侮玩聖言，何怪人心日偷而風俗日薄也！」此言雖往，可喻方來，爲世教人紀計者，不宜不共任其責也。

沈鯉《亦玉堂稿》卷一《正文體疏》 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之所肄業者，更益怪異不經，致誤初學轉相視效。及今不爲嚴禁，恐益灌漬人心，浸尋世道，其爲患害，甚於異端。蓋人惟一心，方其科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爲？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因。到部。

臣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鈎棘，而人習險誦。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憲宗諭詹事黎淳曰：出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爲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録文，必曰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爲文，何式乎？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漢》窮，而用諸子；諸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朴散淳，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其文體尤恥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虚不實講爲妙，以艱澀不可讀爲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爲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己之鋪叙；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白日青天之下，爲杳冥魍魎之談。此世間一怪異事也。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虚浮蔓之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也，可乎？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豈爲無稽之言乎？

臣等不以文爲重，而爲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謂古今書籍，有益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真德秀《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講誦。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者，臣等不能强，博雅之士涉獵羣書，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會同翰林院掌印官，將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場中式文字，取其純正

典雅者，或百餘篇，或十數篇，刊布學宮，以爲准則，非是不得録取焉。除鄉會試已經臣等題定有犯前禁者隨即指名參處外，其省直提學官各持一方文衡，品題高下，人皆嚮風，轉移士習，尤爲緊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爲險僻奇怪之文，而鄉會之場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臣知無是理也。乃往時止於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省直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

合無恭候命下，容臣等咨都察院行兩直隸提學御史，及各省巡按御史，轉行各該提學憲臣，務仰體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乎世道，而不得厭常喜新，標奇攬異。如復有前項險僻奇怪、決裂繩尺，及於經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書語者，即使文采可觀，亦摘其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仍將解部考卷，容臣等逐一閱驗，咨送吏部，以爲提調學政官殿最。伏乞聖裁。

沈鯉《亦玉堂稿》卷三《學政條陳疏》　一曰明大義以覺人心。夫爲學不知大義而徒以條教約束之，猶之行道之人不知其所適之處而責之邁往，無益也。夫國家養士以學校而取士以科目者，何爲乎？蓋鄉舉里選之制既不可復，不得已而觀人於語言文字之間，即其言之理以期其行之篤，而爲國家經濟之用，其大義本如是也。今之士不復知此久矣，童而習之，惟曰吾勤學取科第，可以榮吾身、榮吾家也。父兄之教其子弟，師友之相爲勸勉者，亦曰惟勤學取科第，可以榮爾身、榮爾家也。必且明體適用，修己治人，以畢吾性分之事，如古人之所謂學者，其誰乎？夫出處行藏，本無二道。世未有窮之所養惟專以身家爲念，而達之所施能卓以民社爲憂者。故吏治之不飭，不在其服官之日，而自其藏修已非矣。

頃者我皇上軫念民艱，綜核吏治，至於再三。臣等因是以深求弊源，欲備舉國家養賢之意及古人爲學之指，申告多士，使知向方，而啟其久迷之心志。仍以敕內條款緊切士習者，與《臥碑》一並刻石，使士子朝夕諷誦，則大義以明，而學政科條可漸次修舉矣。伏乞聖裁。

二曰頒制書以儲真才。夫學不通當世之務者，雖多識前言往行，終不免有生今反古之失。臣等伏覩國朝制書，皆列聖之精神心術、政教紀綱所寓，於宦學最爲親切者也。惟其籍在天府，士雖居輦轂之下，有終身不知其名者，況遐方遠裔者乎？伏乞敕下本部，轉行各省直提學衙門，查照先年頒降制書，其或未經刊布，或刊布未廣，或已刊中廢者，各酌量工費大小，行令所屬府州縣衙門分工刊行，以資士習。如《大明律》、《大明令》、《大誥》三編、《諸司職掌》、《洪武正韻》、《皇明祖訓》、《孝慈録》、《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資世通訓》、《教民榜文》、《學校格式》、《憲綱事宜》等書，所在府縣俱宜刻之。至於先臣丘濬所進《大學衍義補》及國朝名臣有纂其行實爲録者，雖不敢與制書比，亦昭代文獻，可爲士子矜式，似宜比照前件，以其工費稍多者刻之藩司，費簡者刻之各府，使人知景師先哲，以明習當世之務，亦儲養真才一事也。伏乞聖裁。【略】

四曰議考校以變士風。查得近年提學獎率士類，未嘗不諄諄以德行爲言，而考藝論業，亦未嘗不孜孜於窮經明理、敦本尚實之務。乃士習卒不可變，而尚德之風未有先之者，則真意所在，有不能喻之於人，人亦以文具應之也。夫天下之事，言不能喻者，則在以真意轉移之。據今提學官按臨地方，考試士子，必先校藝，校藝畢而賞罰行焉。士子知如是之爲榮辱，如是之足勸戒而已矣，彼其心志耳目已有定向，而吾始舉其行優行劣者，或一二人，或三五人，以示勸懲，終不過舉行故事，未見爲尚行何如者，而徒諄諄命之曰校士先行檢而後文藝，其誰能信之？矧當校藝之時，士即有行如桀跖者，倘其文在高等，便已視如拱璧，不忍釋手。萬不得已，薄罰示懲，亦不過舉行故事，未見爲尚行何如者，而徒諄諄命之曰校士先行檢而後文藝，其誰能信之？此真意所在有不能喻之於人，而人亦以文具應之者也。

合無自今以後，凡提學出巡，一到地方，即將所訪行優劣生員，公同提調等官多方參問，於闔學諸生舉其與公論符合、毫無可疑者，各量其善惡輕重，分別賞罰。務俾羣情快愜，的然可示勸懲，不得虛應故事，使人以爲口實。如是已畢，方另日考校文藝。蓋一先後之間，而意指輕重已昭然明示於人，人皆知朝廷之作養人才，不專在詞章記誦之末，必且争自濯磨，以求副於公論，似亦激勸鼓舞之一機也。如賞過行優生員，以文藝考居劣等者，免其降黜。罰過行劣生員，有年未弱冠、姑容肄業者，雖文字考居優等，不准補廩幫增。如是以低昂文行，則吾之真意可以明示於人，人庶幾不以文具應之也。

至於較文，亦自有敦本尚實之道，不專在詞章記誦之未者。邇來士子雖皆以經書爲本業，而務明理淹貫者鮮矣。高者工藻繢，下者習剽竊，巧者務摘題，拙者專記誦。即有孳孳矻矻以窮年，佼佼錚錚稱雋才者，猶或家不蓄《史》《鑑》，目不睹《性理》，而已裒然與計偕，預廷對。及問以他事，則茫不能知焉。直至登第後，始幡然有意學古，亦晚矣。臣等有慨於斯，欲稍於成法之内矯其故習。竊

謂考童生者，除經書二藝外，必試以論。論必以《通鑑》、《性理》命題，使其知古人行事與爲學之法。此外仍默寫《小學》或《曲禮》一段，以責其蒙養。非俱能通曉者，不得取充。肄業生員，除二藝一論外，必加策一道，策必以時務發問。此外仍於朱熹《家禮》内命題一道，使默寫大意。非俱能通曉者，不得實高等。蓋禮爲立身之大閑，禮明則德性堅定，而忠孝節義胥從此出。若有於本經之外能默寫別經起止四條者，是其學爲有本，即經書文論未必過人，亦與優敘。又或有條答時務可備采擇者，是其學爲有用，即經書文論未必過人，尤宜亟與優敘。蓋國家設科取士，本欲得其實用，非徒取其空文。而《五經》在人，如飲食有五味、繪事有五色、聲律有五音，皆缺一不可者也。今士子各占一經，雖其專門之業，若能移其記誦時文者以誦讀别經，通曉大義，三年之内，不可卒業乎？即以資舉業之用，孰與誦時文爲多乎？乃士方吾伊佔畢之初，即以其一鼓之氣而敝之於章句，殫其平生之力而僅爲一日芻狗之用，脣腐齒脱，終於面牆，亦可惜也。矧今文體已正，無雕刻組繪之勞，若以專治本經，諉曰未遑，臣等不信矣。故士專一經，則學有餘力，而記誦時文日多；兼誦别經，則不遑他及，而記誦時文者自少。此不但廣聞見，亦可正士習焉。故臣等欲懸徙木之賞，以誘其進，惟不爲一切之法，以强人之所不能也。科舉而試之五策也，蓋設之以事，使謀而行之，欲其通當世之務也。乃今中式者，第主經書義，五策疣贅耳。時務一策，以居最後，則又疣贅中之疣贅矣。如是，亦奚以策爲？竊意場屋欲得真材，必首發時務策三問。如有言中肯綮，通達世務，或博極羣書，淹貫六籍者，即一二場不甚優異，亦與中式。此所謂尚實敦本之道也。夫論行既如彼，而校藝又如此，則考校科場不出乎祖宗成法之外，而可以得真材，爲國家効實用矣。伏乞聖裁。

葉春及《石洞集》卷一《應詔書二・正士習・敦行實》　臣聞王道既衰，諸侯力政，好惡殊方，人各善其私學，以干世主，於是百家雜技蠭出並起。漢興，董仲舒以爲無所統一，下不知所守，晝策定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罷絶之。方今道德一，風俗同，家詩書而户孔孟，五尺童子羞比管晏，則既粹然正矣。而人才乃不逮古遠甚，何哉？夫物莫不有實，實者，物之所凝於天地之精而所用於天地之具也。稻粱之貴於蒭稗決矣，有秕焉，雖如坻滿車，上不登於簠簋，下不救於饑餒。何者？無實故也。無實，則蒭稗不若。今夫申不害、商鞅、墨翟、李悝、司馬穰苴、孫武之徒，豈非學士之所賤簡哉？嘗試求之，天下有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廣地富國，立主威者乎？無矣。有枯槁不舍，爲天下墾草入邑者乎？無矣。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攻取戰克者乎？無矣。蓋其所爲雖不軌於大道，然而言必信，行必果，即事必著其效，未嘗以虚辭借也。故以諸子望聖人，不啻蒭稗之於稻粱。至其確然必出於實而無辭避虚誑，以各求其事之必濟，亦與聖人何異哉？顧有邪有正耳。嗟夫，天下何秕之多也！

嘗試論之：聖人之教，其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法禮樂政刑，其本正心修身，其用治國平天下，其文《六經》，皆實學也。然而諸子之學狹而出於技，故必掀形怵心，乃有以見其奇而成其頗僻。聖人之道大而本於中，故愚不肖可以及，賢知不敢過，而人亦得以竊其似，所謂其道無常者也。是故懸爵禄之重而較於文辭，則謂之言揚；習剽綴之文而邀乎富貴，則謂之明經。英華果鋭之氣，盡消於陳腐軟熟之中；孝弟廉恥之心，盡移於聲利盛麗之習。居常論議，莫不舍其所憎而舉其所便。論生死，則貴髮膚而退成仁；論出處，則稱同羣而隱義命；論交際，則借受宋而諱却齊；論道術，則引中庸而棄狂狷。修飭德行，則目爲好名；希慕聖賢，則目爲僞學。謹厚者已頹然托於不舉不刺之間，佻儇者則肆然而無所忌憚。蓋莊周已有糟魄詩書發冢之譏，又況糟魄中之糟魄，將并與詩書而抹摋乎？戕其冠，栩其服，皆謂之儒，稃雖具而實亡矣。乃取而貢之天府，已不敢望蒭稗之用，尚欲以充明堂而贍百姓，不亦謬乎！

臣聞耕而鹵莽之，則實亦鹵莽而報；蕓而滅裂之，則實亦滅裂而報。故既耔而培矣，非其類者，鋤而去之，所以使之遂茂，斂其華而向於實也。至於秕者，亦播之而已。是以農之良者富於粟，君之仁者富於才。今督學校官既皆得人，則宜使之敦尚實行，以文取士已不可變，要以實行爲主。校官周知一學之士，督學周知一省之士，歲試，文優而行優者上，文優而行劣者斥，行優而文少劣者則亦上之也。歲薦，文行優者貢於部，不然，罷勿貢。鄉試，文行優者進於省，不然，罷勿進。使人得爲善之利，不善者文雖工而不免於轗軻，士乃日趨於實。今既欲人務實，而去取又在虚文，此蘇轍所以有樵牧之論也。雖然，臣嘗讀憲令，朝廷之意，豈不慎重哉？有《卧碑》矣，又有三等簿矣，又令歲貢視性資學業矣，又令鄉試有司保舉文行矣。然未有行者，則法不信而人不敢也。法令貴實行，而實行者恒困蓬蒿。法令賤虚文，而虚文者恒衣青紫。是以上之人知行之必不得官，而文之終不能抑也，穢同市井，行若盜跖，心知之矣，視其文而華焉，則亦取之，懼其雖抑於今，必顯於後，即今暫抑，後未有不收者也。天下誰肯出而任其怨者？先王之法，簡不帥教者習鄉射以觀之，至再至三，至於卒不變也，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其不忍絶人而拒惡之嚴如此。今亦宜簡可教者，使之觀感於善，甚者雖華其文，而亦不齒。督責校官，無以好惡書於籍，而又參以提調之書，取舍進退，一以爲據。本之以誠，行之以決，守之以固，不事姑息而有所忌避，庶能使人孜孜不已，興起於法度之外，而實行可得也。不然，鹵莽滅裂，天下益趨於秕。且治天下，又烏用是秕者爲哉！

葉春及《石洞集》卷一《應詔書二・正士習・置特科》　臣愚以爲：督學之臣無事姑息，固可以扼淫僻之徒，而篤行之人，好古之士不能雕繪卑刓者，終亦無由以進。蓋自校文之制興而易書之法立，持衡者一視程度以爲低昂，雖使行如曾史，學似董揚，少違於度，不得齒應書之列。故督學之所賢在於篤行好古，而所取在於雕繪卑刓，所取者遂以薦於有司，所賢者不過片楮之旌，一言之奬而已，知無益於進也。椎朴木彊，才識薄謷，誠不足以語豪傑。使其經術明先王，文辭準墳典，乃不能與腐語嫵言同舉而彙征，則吾之羅網無或有逸大翼而漏吞舟乎？

臣嘗觀於今古之變，何其愈趨而愈下也！《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言道器之攸分也。今豈但上者不如古人，所謂下者，又下數等矣。夫古之藝，禮樂射御書數，是皆用之所需而道之所寓也，下亦上也。後世則出於文字，釋之爲訓詁，騁之爲辭章。訓詁、辭章已非古之藝矣，今之舉業，不知於二者何當也？

昔漢承暴秦之後，《六經》出於煨燼，學士先生收十一於千百之中，各以所聞爲説，字剖句研，纖搜巨擘，著者列於學官。國家有大政事，皆傅而斷，以其主於解剥，故謂訓詁。然而較名物，辯儀度，不可廢也。六籍既微，流波漫瀚，左屈濬其源，賈馬衍其派，於是捆管操觚，爭驅馳於文苑矣。以其獵乎枝葉，故謂辭章。然而詔叙倫物，潤色皇猷，不可廢也。

唐宋明經以試經術，進士以試辭章，帖經墨義，何曾叩經學之藩籬？律賦近體，辭章亦已變矣。然帖墨以抽記而能，故但得遲鈍庸劣之輩。詩賦非高才莫至，故多得英華聰朗之人。瞋目焚香，貴賤已判。非經術之不及詩賦，乃高才之過於抽記也。王安石知經術之正，而又惡抽記之無能，知詩賦之靡，而又欲高才之皆得，於是去帖墨而罷詩賦，以明經而爲進士，使皆緣本經文，修飾華采，自謂兩得其長矣。此今之所因也。然而平訓述言，大類尸祝，拘行守墨，何事博觀？英華聰朗之才，不出遲鈍庸劣之習，所學益精，所見益陋，豈惟辭章遂以久湮，訓詁亦且莫解，則又兩受其弊矣。

至於近日，經義重而論策輕，學子競趨，賈人牟利，非元魁之作不鏤於坊，非程墨之文不鬻於肆，五尺童子不必穿貫本業，衹令摭掇姱辭，自可通籍金閨，曳裾青瑣，此篤行好古者之所以皎首膠庠而踽步茨棘也。蓋篤行則不能雕繪以爲華，好古則不能卑刓以就格，欲使與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知其難矣。且夫度德而用，則賢者不遺；較藝而升，則能者不棄。今以德而言，行如此其修也，而雕繪者未矣；以藝而言，經如此其明也，而卑刓者淺矣。然上之所登，恒在彼不在此，屠龍之技，孰肯爲之？

臣愚以爲：宜焚時義之穢蕪，嚴鏁市之禁例，使士子一意經傳，三年更其所占，以所占順更之而開其陋。於鄉試後開特科，以收篤行好古之士。校官察諸生有實行出衆，通一經者保上提調。提調任之，上於督學。督學驗之，薦於藩省。御史憲司監而試之，試凡《四書》義一道，經義一道，論策各一道。義如朱熹所謂「通貫經文，條舉衆説而斷以己意」者，不拘於式，隨其才質，長短高古，馴雅成文，要以達意而止。論策如之。中者貢於禮部，視鄉貢士；不中罷歸進學。經明無實行可指勿上，謬上者校官坐降，得人進其秩。提調如之。無者勿强。匿而不上，督學察之，如謬上之罰。

漢法：舉人以口。今天下七萬里，可署如漢令千里舉二人，通天下所舉，不過百餘。不惟其多，惟其稱。此則合孝廉於明經。所謂孝廉，既非椎朴木彊，才識薄謷者之可倫；所謂明經，又非遲鈍庸劣與夫雕繪卑刓者之可擬。篤行好古，無不見用，亦當今之要務也。

然而議者必以爲既察其行，復試於經，則經進而行詘，亦與拒於科舉無異。夫明經無行勿上，臣已言矣。若特科經義之不拘於式，又非如科舉之必求於工也。達意成文，斯取之矣。意有不達，文有不成，豈所謂豪傑而可舉哉！諸生試家法漢之孝廉則然，察於州郡者別試可也，非所以語學校也。

李廷機《李文節集》卷一《進書疏》　國子監祭酒臣李等謹奏：爲奉旨較刊史籍，恭進睿覽事。臣等伏覩萬曆十二年，皇上俯允國子監臣之請，較刊《十三經註疏》，陸續成書。次及《十七史》，《唐書》先宗亦已於二十三年進呈外，臣等率屬嗣事，所較刊《後漢書》及《晉書》，而《晉書》則臣從哲先已較刊過半。迨臣承乏，迺更覆閱。今二書一時俱完，謹裝演成帙，恭進睿覽。臣惟王求多聞，開卷有益。我皇上好學古文，留心經史，博觀廣覽，迥非前代人主所及。今即後漢及晉二書，兩代興亡治亂之蹟犁然具陳。皇上誠一覽觀，足爲法誡。昃日而聽斷，迺光武之所以興；平吴而怠荒，斯晉武之所以替。覩黨事之終始，則正人直

士之鬱結宜舒；懲胡亂之紛紜，則內修外攘之機權宜審。民多大袖高髻之俗，惟敦儉約可以止其奢；士有玄虛曠達之風，惟崇禮法可以維其敝。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願皇上清燕之時，少加省閱，垂意於臣愚之所言，俾載籍不爲空文，於政理豈曰小補？臣等不勝悃款拳拳之至。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七《崇正學闢異説疏萬曆二十年爲行人上，得旨允行》 臣惟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教化爲先務。而教化之汙隆，則學術之邪正爲之，所係非小也。是以聖帝明王，必務表章正學，使天下曉然知所趨，截然有所守，而後上無異教，下無異習，道德可一，風俗可同，賢才出而治化昌矣。臣見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大略自謂讀《大學》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誤人之甚，謂朱熹之學專務尚博，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於委靡而不振。於是以所著《大學初義》上獻，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臣惟自昔儒者説經，不能無異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謬，是非謬則萬事謬矣。以程朱大賢，謂其學曰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人之甚，是耶非耶？議之於私家，猶爲一人之偏詖，而於聖賢無損，鳴之於大廷，則遂足以亂天下之觀聽，而於世教有害，臣有不容已於言者矣。

夫自孟子歿，而孔子之學無傳。千四百年而始有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得其正傳，而絶學復續，學者始知所從入之途，其功罔極矣。然是五賢者生於宋，而宋不能用其學之萬一。前則章惇、蔡京之徒斥之爲奸黨，後則韓侂胄之徒斥之爲僞學，貶逐禁錮，以迄於亡。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作民君師，即位之初，首立太學，拜許存仁爲祭酒，以司教化。存仁爲先儒許謙之孫，謙承朱熹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天下翕然向風矣。我成祖文皇帝益張而大之，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而傳註一以濂洛關閩爲主。自漢儒以下，取其同而删其異。別以諸儒之書類爲《性理全書》，同頒布天下。永樂二年，饒州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説，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於是邪説屏息，吾道中天矣。迨今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於是。學者幼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者固多。然而真儒如薛瑄、胡居仁、吴與弼、陳真晟、曹端、羅倫、莊昶、章懋、張元禎、陳茂烈、蔡清、陳獻章、王守仁諸人，彬彬盛矣。至一代之風俗，上有紀綱，下重名節，當變故之秋，率多仗義死節之士；值權奸之際，不乏敢言直諫之臣。賢士大夫之公評，士庶之清議，是非井然，一有不當於人心，羣起而議其後。故至於今，上下相維持，非祖宗教育之明驗與！

不意今日乃有如世則，肆然斥之曰誤人，曰不誠，欲變祖宗表章之至意，率天下而盡背之也。即世則所論程朱之學，亦可謂不得其門者矣。夫程朱之學，其始終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言語形容。然其大要，則不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即博文之謂也，居敬即約禮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故博文即惟精之謂也，約禮即惟一之謂也。二者合一並進，而主敬爲本，故理日明瑩，則心日静虚動直，而初非溺於詞章；心益定静，則理益資深逢原，而初不流於空寂。此聖學所以允執其中也。至《大學》一書，程子所揭爲初學入德之門，而《章句》之作，則朱子所爲一生竭盡精力之筆。後人學未造其域，豈容輕議？況古書皆有錯簡，古本安可盡信？世則之言誠意，是矣，豈諸儒獨不教人誠意乎？誠者聖人之本，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功先格致，正所以誠正也。意有不誠，心有不正，即非所以爲格致也。若夫溺於記誦，狥外忘本，此俗學所以爲陋，豈《大學》格致之教哉？

夫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學孔子而必由程朱，正如入室而必由户。世之學者誠能虚心涵泳，切己體察，毋務新奇，而先以一己之私意主張於前，毋務立説，而取聖賢之言矯揉爲己之用，循循焉以周程張朱爲《四書》之階梯，以《四書》爲《五經》之階梯，自得之而道可幾矣。故善學者，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述而不作，心逸日休。況今天下不患無論説，而患無躬行。就聖賢已明之道誠心而力行，則事半而功倍矣，何必嘵嘵焉必務自私用智，欲伸其一己之説爲也？

世則又以宋之不振歸咎於諸儒之學，噫，是何言也！人主不能用其道，雖以孔子之聖，生於魯而不能救魯之衰微，何疑於諸儒？宋之亡也，由前而言，則壞於新法；由後而言，則壞於和議。今不咎王安石、吕惠卿、蔡京、章惇、黄潛善、汪伯彦、秦檜、韓侂胄之徒，而咎諸儒之學，何心哉？夫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者，非言者之罪，而用言者之罪也。自古芻蕘獻説，工瞽陳規，其議論豈不至多？然而上之人善於用中，則片言可折而盈廷可廢，天下見事功之實，而不見議論之虚。上之人漫無可否，則人持所見，而邪正雜陳，徒滋耳目之煩，無補經綸之實耳。豈以人人緘默而後爲盛世乎？

世則又謂本朝持衡國是者無決斷之勇，分猷庶職者有模稜之風，庠序無真

才實學之士，朝廷鮮實心任事之臣。此信有之，正不學之故也，奈何反以咎程朱之學也？

抑臣有深憂焉。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穆廟以來，率多玲瓏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笑宋儒之拙而規矩繩墨脱落無存，以頓悟爲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爲佛老之徒，然猶知儒之爲尊，必藉假儒文釋，援釋入儒者，内有秉彝之良，外有惟皇之制也。而其隱衷真志，則皆借孔孟爲文飾，與程朱爲仇敵矣。故今日對病之藥，正在扶持程朱之學，深嚴二氏之防，而後孔孟之學明。使世則之言一倡，天下之棄其仇敵也，不啻芻狗焉。於是人人自逞其私，淫辭充塞，正路榛蕪，將二祖列宗之教蕩然掃地矣。

伏願陛下皇建有極，端本化人，身體孔孟之微言，首崇程朱之正學，必親經書以窮理，必收放心以居敬，朝乾夕惕，省察克治，思天之所與人而人之所受於天，惟有仁義禮智四者，人君爲天之子，必克完天之賦予而後永膺天之眷命，一念之發，一事之動，審其果合於仁，合於義，合於禮，合於智，則務擴而充之，力而行之。審其有不合者，則務遏而勿思，禁而勿行。如是日新又新，純爲天德，則萬化之源清，萬幾次第畢舉，聖主之精神一奮，天下之意氣維新矣。於是體二祖之意，振正學於陵夷廢墜之餘，明詔中外，非《四書》、《五經》不讀，而不得浸淫於佛老之説，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不得淆亂以新奇之談。學無分門，士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從古以來，未之有也。

臣入仕之初，適見世則之疏，不勝私憂隱慮，遂有此論辨。或曰四方多事，何暇爲此清談？臣謂不然。此天下之大本，古今之命脈，危微之别，毫釐千里之差。千聖兢兢於此，而可以細故視之哉！故不避僭越之嫌，迂濶之誚，冒昧上陳，伏乞聖明采擇。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中・學篇七》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仁其性乎？命其天道乎？利其天人之參乎？聖人利、命、仁之教，不諄諄于《詩》、《書》、《禮》而獨諄諄于《易》。《易》其言利、言命、言仁之書乎？「濟川」、「攸往」、「建侯」、「行師」、「取女」、「見大人」，曷爲不言其當行不當行，而屑屑然惟利不利是詔？聖人若曰，天下無不吉之善，無不凶之惡，無不悔且吝之小惡。世疑天人之不合一久矣，惟舉天下是非、臧否、得失一決之于利不利，而後天與人合。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甚哉是非之與利害一也，天道之與人事一也，知是非與利害一，而後可由利仁以幾于安仁；知天道之與人事一，而後可造命立命以成其安命。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而不仁者安仁矣；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而不知命者安命矣。然則聖人何以罕言《易》？曰：《易》者，卜筮之書也，天道之書也。中古以後，地天之通絶矣，天與人日遠矣，人且膜視乎天，且漸不信天敬天，聖人縱欲諄諄以天道詔人，天何言哉？使非空空然叩諸卜筮，受命如響，鬼神來告，曷以舍其偏是偏非，而信吉凶悔吝易知易從哉？故卜筮者，天人之參也，地天之通也。《詩》、《書》、《禮》皆人道設教，惟《易》則以神道設教。夫神道非專言禍福吉凶而不言是非者乎？《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一《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攷叙》　魏源曰：余讀《後漢書》《儒林傳》衛、杜、馬、賈諸君子承劉歆之緒論，創立費、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學，謂之俗儒，廢書而嘆！夫西漢經師，承七十子微言大義，《易》則施、孟、梁邱皆能以占變知來，《書》則大、小夏侯、歐陽、兒寬皆能以《洪範》匡世主，《詩》則申公、轅固生、韓嬰、王吉、韋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春秋》則董仲舒、雋不疑之決獄，《禮》則魯諸生、賈誼、韋元成之議制度，而蕭望之等皆以《孝經》、《論語》保傅輔道，求之東京，未或有聞焉。其文章述作，則陸賈《新語》以《詩》、《書》説高祖，賈誼《新書》爲漢定製作，《春秋蕃露》、《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劉向《五行》、楊雄《太玄》皆以其自得之學，範陰陽，矩聖學，規皇極，斐然與三代同風，而東京亦未有聞焉。今世言學，則必曰東漢之學勝西漢，東漢鄭、許之學綜六經，嗚呼！二君惟《六書》、《三禮》並視諸經爲閎深，故多用今文家法。及鄭氏旁釋《易》、《詩》、《書》、《春秋》，皆創異門户，左今右古。其後鄭學大行，騶淫遂至《易》亡施、孟、梁邱，《書》亡夏侯、歐陽，《詩》亡齊、魯、韓，《春秋》鄒、夾、公羊、穀梁半亡半存，亦成絶學，讖緯盛，經術卑，儒用絀。晏、肅、預、謐、賾之徒，始得以清言名理並起持其後，東晉梅賾《僞古文書》遂乘機竄入，並馬、鄭亦歸於淪佚。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墜於東京；東京典章制度之學，絶於隋、唐；兩漢故訓聲音之學，熄於魏、晉；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質再世而必復，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復古之要，由詁訓、聲音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于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故事、文章於一，此

魯一變至道也。道光商橫攝提格之歲，源既敘録武進禮曹劉申甫先生遺書，略陳羣經家濛，兹乃推廣偏集兩漢《儒林傳》、《藝文志》之文。凡得《周易》今文家施氏學第一，梁邱學第二，孟喜氏學第三，孟氏學旁出京氏、焦氏第四，《周易》古文家費氏學第五，其流爲荀氏卦氣之學、鄭元爻辰之學，此外又有虞翻消息卦變之學，斯爲《易》學今古文傳授大概也。《尚書》今文列于博士者，有伏生、歐陽、大、小、夏侯二十八篇之學，有孔安國古文四十餘篇之學。至東漢初，劉歆、杜林、衛宏、賈逵、馬融、鄭康成又別創古文之學，其篇次與今文同，而孔安國佚十六篇仍無師説，此皆不列於博士者。及東晉僞古文及僞孔傳出，唐代列於學校，而伏、歐之今文，馬、鄭之古文，同時並亡。予據《大傳》殘編，加以《史記》、《漢書》諸子所徵引，共成《書古微》，斯《尚書》今、古文傳授大概也。《詩》則漢初皆習齊轅固生、魯申公、韓嬰三家，惟《毛詩》別爲古文。鄭康成初年習《韓詩》，及箋《詩》改從毛，于是齊、魯、韓次第佚亡，今惟存毛傳。及宋朱子、王應麟始略采《三家詩》殘文而未得條緒；明何楷、本朝范家相、桐城徐璈次第蒐輯，始獲《三家詩》十之七八，而余發揮之成《詩古微》，此《詩》今古文大概也。小學以《説文》爲宗，歷代罕究。國朝顧炎武始明音學，而段王二氏發明《説文》、《廣雅》，惟轉注之説尚有疏舛，予特爲發明之，此小學家之大概也。《禮經》則禘祫之義，王肅與鄭玄抗衡，鄭主緯書感生五帝之説，肅主人帝爲始祖所自出之帝，輸攻墨，秦固失之，楚亦未得，而鄭元《周禮注》討口出泉，至宋遂啟王安石新法之禍。惟宋朱子纂《儀禮經傳通解》，分家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祭禮，合三禮爲一書，集三代古禮之大成，又欲采後世制度因革、損益以擇其可行，國朝《讀禮通考》、《五禮通考》實成其志，此則古今三禮之大概也。今采史志所載各家，立案于前，而後隨人疏證，略施斷制於後，俾承學之士法古今者，一披覽而羣經羣儒粲然如處一堂。識大識小，學無常師，以爲後之君子亦將有樂于斯乎？

魏源《古微堂文稿・皇朝經世文編五例》　一、審取。書各有旨歸，道存乎寔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紆途廣徑？既經世以表全編，則學術乃其綱領。凡高之過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時務莫切於當代，萬事莫備于六官，而朝廷爲出治之原，君相乃羣職之總，先之《治體》一門，用以綱維庶政，凡古而不宜，或汎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會典》之沿明制，猶《周官》之監夏、殷。然時易勢殊，敝極必反。凡於勝國爲藥石，而今日爲筌蹄者，亦所勿取矣。星曆掌之專官，律吕祇成聚訟，務非當急，人難盡通，則天文樂律之屬，可略焉勿詳也。論議之與敘事，本皆要文，而碑傳之紀百行，難歸各類。今惟蠻海各防，間存公案數則，其他紀述之作，雖工焉勿登也。例畫則義嵩，宗定則志一。

一、廣存。有利必有害，論相反者或適相成；見智亦見仁，道同歸者無妨殊轍。是以保甲之難易，軍屯之礙通，封礦之閉開，喪祭之聚訟；差徭則均雇相難，河流則南北争持；鹽課有歸商歸税之殊，耗羨有歸公歸官之辨；籌畿輔則水性土性異宜，議轉漕則般運海運旁出；桑、漳築堤而謂宜去堤，吴淞建閘而謂宜去閘；涇渠爲千古大利而或極言其害，釀酤爲古今通禁而或極陳其難；主擯互形，偏歧難定。惟集思而廣益，庶執兩以用中，則取善之宜廣也。文無難易惟其是，詎容喜素而非丹？聖有謨訓擇于狂，未可因人以廢論。矧夫適用之文，無分高下之手。或邇言巷議，涓流輒裨高深；或大册鴻編，足音寥同空谷。故有録必披，無簡可略，匪但專集宜尋，亦多他書别見，則網羅之宜廣也。見聞或限于方隅，惠郵尚資夫益友。

一、條理。綱舉故目張，事繁則理賾。于分疆畫界之中，有會(同)觸類之旨。漕儲裕國，事專户，而河漕相關，則並宜問之工矣。水利動帑，事(專)工，而農田救荒，又牽連夫户矣。有治人無治法，故倉儲、保甲各專門者，仍挈其原於吏。知治家即治國，故宗法、家教皆自修者，而屬其政於禮。經筵徧陳天下之庶政，而義主陳誨，則政本歸焉。風俗備羅人事之缺失，而義箴非禮，則正俗統焉。他若出禮入刑，服制通乎斷獄；寓兵于農，保甲亦可審丁；此異而同者也。至于同類之中，各有倫族：一荒政而蝗、蛟、疫厲胥皆；一農政而蠶桑、牧、樹咸屬；學校則包貢舉，馬政則兼驛傳；錢幣先以礦場，地利旁及城堡；下河本淮、揚水利，而入河防則淆，滹、桑爲畿甸河工，而濫之水利則混；此(同)而異者也。甚至數篇之内，先後無移；兩文之間，切磋互發；物其多矣，方以聚之，右有左宜，是在君子。

一、編校。氏里官爵，總彙卷端。考陸氏《切問鈔》之敘，乃乾隆四十載所刊，時海峯、東原鼾然並存，而風俗時憲，已收數作，殆以切時之言，無須身後始出。今兹所録，咸據槧本，保無子瞻海外未辨存亡，樂天時人已疑今古，彼既行世之書，吾取經世之益。其有見聞所及，確然生存，則止旁注集名，虚其氏字，庶文資乎救時，復例絶夫標榜。若夫論事尚簡明，而公牘之蔓冗易晦；建議期切寔，而臆見或擇焉不精。不節冗，將以無文妨行遠也；不去偏，將以小疵廢大醇也。豈必待韓而削荀，抑亦揜瑕以全璧。至于句讀以省瀏覽，圈識以明章段，上

法老泉《讀孟》，近仿黎洲《文定》云爾。

一、未刻。創編之始，蓄願良奢，尚有《會典提綱》廿卷以稽其制，《皇輿圖表》廿卷以測其地，《職官因革》廿卷以詳其官，更輯《明代經世》一編以翼其旨，庶幾自葉流根，循源達渤，質之往古如貫串，措之當世若指掌。欲脱全稿，尚待他時，先出是編，以質同志。蓋欲識濟時之要務，須通當代之典章；欲通當代之典章，必考屢朝之方策。選舉、考察、職掌之必悉，而後可以審立官；賦榷、俸餉、出入之周知，而後可以制國用。度律、等威、服制，不明其別，何以辨五禮之儀文？山川、關塞、郵驛，不審其方，何以籌九州之控馭？明罰敕法，準乎律例，如程物之有衡。堤坊疏濬，各有情形，必左圖而右史。蓋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飯，而耕穫舂炊，宜各致其功，不可謂土能成飯也。脈知病，病立方，方需藥，而虚實補瀉，宜各通其變，不得謂一可類推也。必有真儒，徵斯實用，狂簡不敏，敬有俟焉。

馮桂芬《顯志堂稿》卷一《約堂算學雜記序》 西法自有明入中國後，通之者尚鮮，至我朝，宣城梅定九先生以通敏絶特之姿，殫心畢力，專治是學，遂以成千古未有之盛業。蓋能用西人而不爲西人所用者也。嗚呼！盛矣。厥後古書稍稍出，後生雋才探討紬繹，往往得一二遺文軼義於殘編斷簡之中，爲先生所未及知，而廣大精微，卒無能出先生右者。顧或一得自詡，輒爲蚍蜉撼樹之論，吾無取焉。涇縣胡約堂文學潛研樸學，邃於曆算，實有心得，雜爲條記。其所疏通證明，大約於《梅氏叢書》爲多，或引伸先生已發之義，或補綴先生未備之條，並秩然可觀。哲嗣某能讀父書，集爲一編，名之曰《算學雜記》，付諸梓人，雖非完書，而吉光片羽罕而益珍，婺源江慎修明經有《翼梅》一書，是編既出，庶幾相與頡頏矣。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下《製洋器議》 魏氏源論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無論語言文字之不通，往來聘問之不習，忽欲以疏間親，萬不可行，且是欲以戰國視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見夷書新聞紙不少，不宜爲此説。蓋其生平學術，喜自居於縱横家者流，故有此蔽。愚則以爲不能自强，徒逞譎詭，適足取敗而已。獨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爲得之。

夫九州之大，億萬衆之心思材力，殫精竭慮於一器，而謂竟無能之者，吾誰欺？惟是輸倕之巧，至難也，非上知不能爲也。圩鏝之役，至賤也，雖中材不屑爲也。願爲者不能爲，能爲者不屑爲，必不合之勢矣，此所以讓諸夷以獨能也。道在重其事，導其選，特設一科以待能者。宜於通商各口撥款設船廠局，聘夷人數名，招内地善運思者從受其法，以授衆匠。工成，與夷製無辨者，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出夷製之上者賞給進士，一體殿試；廩其匠倍徒，勿令他適。夫國家重科目，中於人心久矣。聰明智巧之士，窮老盡氣銷磨於時文、試帖、楷書無用之事，又優劣得失無定數，而莫肯徙業者，以上之重之也。今令分其半以從事於制器尚象之途，優則得，劣則失，劃然一定，而仍可以得時文、試帖、楷書之賞，夫誰不樂聞？且其人有過人之禀，何不可以餘力治文學，講吏治，較之捐輸所得，不猶愈乎？即較之時文、試帖、楷書所得，不猶愈乎？即如另議改定科舉，而是科郤可並行不悖。中華之聰明智巧必在諸夷之上，往時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風行響應，當有殊尤異敏出新意於西洋之外者，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强之道實在乎是。

昔吴受乘車戰陣之法於晉，而爭長於晉，趙武靈爲服胡而勝胡。近事俄夷有比達王者，微服傭於英局三年，盡得其巧技，國遂勃興。安南、暹羅等國，近來皆能仿造西洋船礮。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國都求通市，許之，未幾，日本亦駕火輪船十數，徧歷西洋，報聘各國，多所要約，諸國知其意亦許之。日本蕞爾國耳，尚知發憤爲雄，獨我大國將納汙含垢以終古哉？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又以敵國外患，同於法家拂士。尹鐸曰：委士可以爲師保。今者諸夷互市，聚於中土，適有此和好無事之間隙，殆天與我以自强之時也，不於此急起乘之，祇迓天休命，後悔晚矣。或曰，管仲攘夷狄，夫子仁之。邾用夷禮，《春秋》貶之，今之所議，毋乃非聖人之道耶？是不然，夫所謂攘者，必實有以攘之，非虚憍之氣也。居今日而言攘夷，試問其何以攘之？所謂不用者，亦實見其不足用，非迂闊之論也。

夫世變代擅，質趍文，拙趍巧，其勢然也。時憲之秝，鐘表鎗礮之器，皆西法也。居今日而攄六秝以頒朔，修刻漏以稽時，挾咎矢以臨戎，曰，吾不用夷禮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禮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以經費言之，軍械之價常十倍，然利鈍所分，勝敗係之，固當别論，輪船亦然，然彼船一年而一運，此船一年而一二十運，移往時鹽船糧船費用改造輪船，即百船已不止千船之用，無事可以運鹽轉粟，有事可以調兵赴援，呼應奔走無不捷，豈特十倍之利哉？或曰，購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則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則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轉漕，而一日可令我饑餓，以之運鹽，一日可

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一日可令我覆溺，倉卒有隙，幡然倒戈，舟中敵國，遂爲實事，而購值不資，歲修不資，賞犒不資，使令之不便，駕馭之不易，其小焉者也，是尚不如借兵雇船之爲愈也。借兵雇船皆暫也，非常也。目前固無隙，故可暫也，日後豈能必無隙，故不可常也，終以自造自修自用之爲無弊也。夫而後內可以盪乎區宇，夫而後外可以雄長瀛寰，夫而後可以復本有之强，夫而後可以雪從前之恥，夫而後完然爲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正本清源之治，久安長治之規，可從容議也。

夫窮兵黷武，非聖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但使我有隱然之威，戰可必克也，不戰亦可屈人也，而我中華始可自立於天下。不然者，有可自强之道，暴棄之而不知惜，有可雪恥之道，隱忍之而不知所爲計，亦不獨俄、英、法、米之爲患也，我中華且將爲天下萬國所魚肉，何以堪之？此賈生之所爲痛哭流涕者也。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鈔朱子小學書後》 右《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澄書》，則是編子澄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訾，然古聖立教之意，蒙養之規，差具於是。蓋先生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埽、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樂之器蓋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達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舍佔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者，亦猶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余故録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昆弟子姓知幼儀之爲重。而所謂訓詁文字，別録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啓，言有刑，動有法，而蹈非彝者鮮矣。是編舊分內外，內編尚有《稽古》一卷，外編《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頗淺近，亦不録云。

方濬頤《二知軒文存》卷一《學論》 學一而已，不窮經不可以爲學，不講道不可以爲學。窮經者何？訓詁之學也，漢學也。講道者何？義理之學也，宋學也。有訓詁之學而後義理不蹈於空虛，有義理之學而後訓詁不鄰於穿鑿，二者相需爲用，而弗容以偏勝也。學一而已，何爲漢何爲宋哉？夫《六經》爲載道之文，實賴東漢經師箋疏傳註，紹述而闡揚之。二千年來，禮樂典章名物度數，俾考古者得所師承，實事求是，其有功於聖經賢傳者固不小也，烏得以尋章摘句爲無足重輕也邪，此所謂樸學也。有宋諸儒幸生經學昌明之後，爰乃發明義理，以佐訓詁之不足，而聖人率性修道之旨，遂以大白於天下。濂洛關閩，其傳日廣，至今勿替，此所謂正學也。然而守門户之見者，則挾漢攻宋矣，則尊宋鄙漢矣。則謂講學之風既盛，而朋黨抵排禍延海內矣。則謂抱殘守缺，曲學阿世，而歸罪於一二鉅人長德之敗壞人心風俗矣。近則漢學寖衰，而宋學大熾，至痛詆漢學，而等之於戰國之楊墨，晉宋之老莊，謂其能亂天下也。嗚呼！豈公論哉？漢儒之學爲樸學，宋儒之學爲正學，後之學者當兩宗之。而取其醇，舍其疵，樹其閑決其障，曉然於訓詁之非義理弗明，義理之非訓詁弗著，合樸學正學而一以貫之，無穿鑿之害，無空虛之病，斯處則可以爲師儒，出則可以爲卿相，講讓型仁，化民成俗，舉凡天下國家之道，要皆由小學以入大學，而始克底於成也。而乃漢之，而乃宋之，此唱彼和，靡然從風，逞其語言文字之工，揔爲黨同伐異之説，囿於管窺蠡測之隘，發爲憤世疾俗之談。彼其人方自以爲目空萬古，獨有千秋也。嗚呼！亦烏知奴僕孔鄭，墨守程朱者之均爲學中之蠹也歟？間嘗取魯論而繹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吾謂漢儒近之。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吾謂宋儒近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吾謂漢學宋學之得失可以此斷之。學一而已，何爲漢何爲宋哉！

俞樾《春在堂全書・賓萌集・説篇・孔門四科説》 昔《論語》列顔閔諸人，而分之爲四科，蓋非孔子之意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然則德行言語可分乎？又曰：「爲政以德。」然則德行政事可分乎？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德行文學可分乎？且顔淵居德行之首，而曰「夫子博我以文」，是豈不足於文學，其次爲閔子騫，而夫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豈不足於言語，終之以仲弓，而夫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是豈不足於政事，是故四科非孔子之意也。自孔氏之門有四科之目，而後世又妄有軒輊於其間，遂爲古今學術之一變，《周禮》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分師儒而二之。蓋即德行與文學之異也。此非周公之制也。鄭康成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保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古師保之職豈以是分乎？考之周初，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豈周公不長於六藝，而召公不優於德行乎？相沿以至後世，而儒林與文苑分矣，道學與儒林又分矣。後之學者喜其名之尊而託焉，彼固謂吾於聖門得列於德行之科矣。而不知與齊梁之士彫琢字句以爲文學者，蓋無

以異焉，何也？其無實一也。夫人各有能不能，孔氏之徒各有所長固無足怪，然分爲四科而以德行冠之使後世空疎不學之徒得而託焉，則於學術之盛衰人材之升降所繫甚大，是不可以不辨，故曰四科非孔子之意也。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勸學篇上・循序第七》　今欲强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强者爲亂首，弱者爲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近日英國洋文報譏中國不肯變法自强，以爲專信孔教之弊，此大誤也。彼所繙四書五經皆俗儒村師解釋之理，固不知孔教爲何事，無責焉耳，淺陋之講章，腐敗之時文，禪寂之性理，雜博之考據，浮誕之詞章，非孔門之學也。簿書文法以吏爲師，此韓非李斯之學，暴秦之政，所從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爲老成，以偷惰爲息民，以不除弊爲養元氣，此老氏之學，歷代未造之政所從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門之政也。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温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後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孔子集千聖，等百王，參天地，贊化育，豈迂陋無用之老儒，如盜跖所譏、墨翟所非者哉！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文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如養生者先有穀氣而後可飫庶羞，療病者先審藏府而後可施藥石，西學必先由中學亦猶是矣。華文不深者不能譯西書。外國各學堂每日必誦耶穌經，示宗教也；小學堂先習蠻丁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國地圖，再覽全球圖，示有序也；學堂之書多陳述本國先君之德政，其公私樂章多贊揚本國之强盛，示愛國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學，此猶不知其姓之人，無轡之騎，無柁之舟，其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雖有博物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勸學篇上・守約第八》　儒術危矣，以言乎邇，我不可不鑒於日本；以言乎遠，我不可不鑒於戰國。昔戰國之際，儒術幾爲異學諸家所軋。吾讀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説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於有博無約。如此之儒，止可列爲九流之一耳，焉得爲聖，焉得爲賢。老詬儒曰：「絶學無憂。」又以孔子説十二經爲大謾。墨詬儒曰：「累壽不能盡其學。」墨子又教其門人公尚過不讀書。法詬儒曰：「藏書策，修文學，用之則國亂。」韓非子語。大率諸子所操之術，皆以便捷放縱投世人之所好，而以繁難無用誣儒家，故學者樂聞而多歸之。夫先博後約，孔孟之教所同。而處今日之世變，則當以孟子守約施博之説通之。且孔門所謂博，非今日所謂博也。孔孟之時經籍無多，人執一業，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徧觀而盡識，即以經而論，古言古義，隱奥難明，譌舛莫定。後師羣儒之説解，紛紜百出，大率有確解定論者，不過什五而已。滄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再歷數年，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則儒益爲人所賤，聖教儒書，寖微寖滅，雖無嬴秦坑焚之禍，亦必有梁元文武道盡之憂，此可爲大懼者矣。尤可患者，今日無志之士，本不悦學，離經畔道者，尤不悦中學，因倡爲中學繁難無用之説，設淫辭而助之攻，於是樂其便而和之者益衆，殆欲立廢中學而後快，是惟設一易簡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閒執讎中學者之口，而解畏難不學者之惑。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守約必自破除門面始。爰舉中學各門求約之法，條列於後，損之又損，義主救世，以致用當務爲貴，不以殫見洽聞爲賢，十五歲以前，誦《孝經》《四書》《五經》正文，隨文解義，並讀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圖式諸書，及漢唐宋人明白曉暢文字有益於今日行文者。自十五歲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統經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小學各門，美質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學堂專師，或依此纂成學堂專書，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間兼習西文，過此以往，專力講求時政，廣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騖功名之士，願爲專門之學者。此五年以後，博觀深造，任自爲之。然百人入學必有三五人願爲專門者，是爲以約存博，與子夏所謂博學近思，荀子所謂以淺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專門箸述之學，有學堂教人之學。專門之書，求博求精無有底止，能者爲之，不必人人爲之也。學堂之書，但貴舉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學術，皆分專門學堂與普通學堂爲兩事。將來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曉中學大畧之人，書種既存，終有萌蘖滋長之日。吾學吾書，庶幾其不亡乎！

一經學通大義　切於治身心治天下者，謂之大義，凡大義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險怪者，乃異端非大義也。《易》之大義，陰陽消長；《書》之大義，知人安民；《詩》之大義，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詩譜序》：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春秋》大義，明王道，誅亂賊；《禮》之大義，親親尊尊賢賢；《周禮》大義，治國治官治民，三事相維，《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其餘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國官民三義並舉，蓋官爲國與民之樞紐，官不治，則國民交受其害，此爲《周禮》一經專有之義，故漢名《周官經》，唐名《周官禮》。此總括全經之大

義也。如《十翼》之説《易》，《論》《孟》《左傳》之説《書》，大小序之説《詩》，《孟子》之説《春秋》，《戴記》之説《儀禮》，皆所謂大義也。欲有要而無勞，約有七端：一明例，謂全書之義例。毛詩以訓詁音韵爲一要事，熟於詩之音訓，則諸經之音訓，皆可隅反。一要指，謂今日尤切用者。每一經少則數十事，多則百餘事。一圖表。諸經圖表，皆以國朝人爲善。譜與表同。一會通，謂本經與羣經貫通之義。一解紛，論先儒異義，各有依據者，擇其較長一説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國朝人説而後出者較長。一闕疑，謂隱奥難明，碎義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别，謂本經授受之源流，古今經師之家法。考其最著而今日有書者。以上七事分類求之，批郤導窾，事半功倍。大率羣經以國朝經師之説爲主，《易》則《程傳》與古説兼取，並不相妨。《論》《孟》《學》《庸》以朱注爲主，參以國朝經師之説，《易》止讀《程傳》及孫星衍《周易集解》，孫書兼采漢人説及王弼注。《書》止讀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詩》止讀陳奐《毛詩傳疏》，《春秋左傳》止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傳》止讀孔廣森《公羊通義》，國朝人講公羊者，惟此書立言矜慎，尚無流弊。《春秋穀梁傳》止讀鍾文烝《穀梁補註》，《儀禮》止讀胡培翬《儀禮正義》，《周禮》止讀孫詒讓《周禮正義》，已刊未畢。《禮記》止讀朱彬《禮記訓纂》，欽定七經傳説義疏，皆學者所當讀，故不備舉。《論》《孟》除朱註外，《論語》有劉寶楠《論語正義》，《孟子》有焦循《孟子正義》，可資考證古説。惟義理仍以朱註爲主，《孝經》即讀通行註本，不必考辨，《爾雅》止讀郝懿行《爾雅義疏》，《五經總義》止讀陳澧《東塾讀書記》，王文簡引之《經義述聞》，《説文》止讀王筠《説文句讀》，兼采段嚴桂鈕諸家，明白詳慎，段注説文太繁而奥，俟專門者治之。以上所舉諸書，卷帙已不爲少，全讀全解，亦須五年，宜就此數書中，擇其要義先講明之，用韓昌黎提要鉤玄之法，就元本加以鉤乙標識。但看其定論，其引徵辨駁之説，不必措意。若照前説七端，節録纂集，以成一書，皆采舊説，不參臆説一語，小經不過一卷，大經不過二卷，尤便學者，此爲學堂説經義之書，不必章釋句解，亦不必録本經全文。蓋十五歲以前，諸經全文已讀，文義大端已解矣。師以是講，徒以是習，期以一年或一年半畢之。如此治經，淺而不謬，簡而不陋，即或癈於半塗，亦不至全無一得，有經義千餘條，以開其性識，養其本根，則終身可無離經畔道之患。總之，必先盡破經生箸述之門面，方肯爲之，然已非邨塾學究科舉時流之所能矣。

一史學考治亂典制　史學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實，一典制。事實擇其治亂大端，有關今日鑑戒者考之，無關者置之。典制擇其考見世變，可資今日取法者考之，無所取者畧之。事實求之《通鑑》。《通鑑》之學，《資治通鑑》《續通鑑》《明通鑑》約之以讀紀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學，約之以讀志，及列傳中奏議；如《漢・郊祀》《後漢・輿服》《宋・符瑞禮樂》，歷代天文五行。元以前之律歷，唐以後之藝文，可緩也。地理止考有關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關治理者，如古舉今廢，名存實亡，暫置屢改，寄禄虚封，閒曹雜流，不考可也。二通之學，《通典》《通考》，約之以節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國朝人有《文獻通考詳節》，但一事中最要之原委條目，有應詳而不詳者。内又有數門可不考者。《通志》二十畧，知其義例可也，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劄記》，王氏《商榷》可節取，錢氏《考異》，精於考古，略於致用，可緩。史評約之以讀《御批通鑑輯覽》，若司馬公《通鑑論》義最純正，而專重守經，王夫之《通鑑論》《宋論》，識多獨到，而偏好翻案，惟《御批》最爲得中，而切於經世之用。此説非因尊王而然，好學而更事者，讀之自見。凡此皆爲通今致用之史學，若考古之史學，不在此例。

一諸子知取舍　可以證發經義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經義者，取之，顯悖孔孟者棄之，説詳宗經篇。

一理學看學案　五子以後，宋明儒者遞相沿襲，探索幽渺，辨析朱陸，掊擊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體多仿宗門語録，質而近俚。高明者厭，倦而不觀；謹願者悶悦而無得。理學不絶，如綫焉耳。惟讀學案，可以兼考學行，甄綜流派。黄梨洲《明儒學案》成於一手，宗旨明顯。而稍有門户習氣；全謝山《宋元學案》成於補輯，選録較寬，而議論持平。學術得失，瞭然易見。兩書甚繁，當以提要鉤玄之法讀之。取其什之二即可。通此兩書，其餘理學家專書可緩矣。惟《朱子語類》原書甚多，學案所甄録者，未能盡見朱子之全體真面，宜更采録之。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最善。

一詞章讀有實事者　一爲文人便無足觀，況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詞章有奏議書牘記事之用，不能廢也。當於史傳及專集總集中，擇其敘事述理之文讀之，其他姑置不讀，若學者自作，勿爲鉤章棘句之文，勿爲浮誕鬼瑣之詩，則不至勞損志矣。朱子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説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尋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説，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均《語類》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書讀近今者　政治以本朝爲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議，尤爲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　地理專在知今，一形勢，一今日水道，先考大川一物産，一都會，一運道，小道不盡能行舟。一道路，一險要，一海陸邊防，一通商口岸。若《漢志》之證古，《水經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圖，以今圖爲主，古圖備考。此爲中學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諸國，亦須知其方域廣狹，程途遠近，都會海口，寒煖險易，貧富強弱，按圖索之。十日可畢，暫可不必求詳，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國。其餘可緩。

一算學各隨所習之事學之　西人精算，而算不足以盡西藝，其於西政更無與矣。天文地圖，化力光電，一切格致製造，莫不有算。各視所業何學，即習何學之算，取足應用而止，如是則得實用而有涯涘。今世學人治算學者，如李尚之、項梅侶、李壬叔諸君，專講算理，窮幽極微，欲卒其業，皓首難期。此專家之學，非經世之具也。算學西多中少，因恐求備求精，有妨中學，故附於此。

一小學但通大旨大例　中學之訓詁，猶西學之繙譯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曉其人之語，去古久遠，經文簡奧，無論漢學宋學，斷無讀書而不先通訓詁之理。近人厭中學者，動詆訓詁，此大謬可駭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二程遺書》，《近思録》引。朱子曰：訓詁則當依古注。《語類》卷七。又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黄直卿書》。又曰：漢儒可謂善説經者，不過只説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答張敬夫書》。又曰：向議欲刊《説文》，不知韓丈有意否。因贊成之爲佳。《答吕伯恭書》，此外，言訓詁爲要者尚多。朱子所注各經，訓詁精審，考據《説文》者甚多。《潛夫論》「聖爲天口，賢爲聖譯」，可謂善譬。若不通古音古義而欲解古書，何異不能譯西文而欲通西書乎？惟百年以來，講説文者，終身鑽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須通其大旨大例，即可應用。大旨大例者，解六書之區分，通古今韵之隔閡，識古籀篆之源委，知以聲類求義類之樞紐，曉部首五百四十字之義例。至名物無關大用，如水部自有專書，示部多列祭禮，舟車今制爲詳，草蟲須憑目驗，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説解間有難明，義例偶有抵牾，則闕之不論。許君書既有脱逸，復多奥義，但爲求通六書，不爲究極許學，則功力有限斷矣。得明師説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觸類，存乎其人，何至有廢時破道之患哉？若廢小學不講，或講之故爲繁難，致人厭棄，則經典之古義茫昧，僅存迂淺俗説後起趣時之才士，必皆薄聖道爲不足觀，吾恐終有經籍道熄之一日也。

如資性平弱，并此亦畏難者，則先讀《近思録》，《東塾讀書記》，《御批通鑑輯覽》，《文獻通考》詳節，果能熟此四書，於中學亦有主宰矣。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勸學篇下・會通第十三》

《易傳》言「通」者數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謂通；難爲淺見，寡聞道是謂不通。今日新學舊學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則舊學惡新學，姑以爲不得已而用之；新學輕舊學，姑以爲猝不能盡廢而存之。終古柄鑿，所謂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而已矣。《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大學》格致與西人格致絶不相涉，譯西書者借其字耳。《周禮》土化之法，化治絲枲飭化八材，是化學之義也。《周禮》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農學之義也。《禮運》貨惡棄地。《中庸》言山之廣大終以寶藏興焉，是開鑛之義也。《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國專設樹林部之義也。《中庸》來百工則財用足，夫不以商足財而以工足財，是講工藝暢土貨之義也。《論語》工利其器，書器非求舊，維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機器之義也。《論語》百工居肆，夫工何以不居其鄉而必居肆，意與《管子》處工就官府，同是勸工場之義也。《周禮》訓方氏訓四方，觀新物，是博物院、賽珍會之義也。《大學》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國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説也。《大學》生財大道爲之者疾，《論語》敏則有功，然則工商之業，百官之政，軍旅之事，必貴神速，不貴遲鈍可知。是工宜機器，行宜鐵路之義也。《周禮》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學之義，亦即出口貨無税，進口貨有税及進口税隨時輕重之義也。《論語》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武備學堂之義也。《司馬法》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與西人交戰時有醫家紅十字會同。《漢書・藝文志》謂九流百家之學皆出於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專門學堂之義也。《左傳》仲尼見郯子而學焉，是赴外國遊學之義也。《内則》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聘義》勇敢强有力所以行禮，是體操之義也。《學記》不歆其藝從鄭注。不能悦學，是西人學堂兼有玩物適情諸器具之義也。《吕刑》簡孚有衆，維貌有稽，貌《説文》作緢，細也。《王制》疑獄氾與衆共之，是訟獄憑中證之義也。《周禮》外朝詢衆庶，《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從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義也。《論語》衆好必察衆，惡必察，是國君可散議院之義也。《王制》史陳詩觀民風，市納價觀民好；《左傳》士傳言庶人謗，商旅市工獻藝，是報館之義也。凡此皆聖經之奥義，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瑣瑣傅會者，皆置不論。若謂神氣風霆爲

電學，含萬物而化光爲光學之類。然謂聖經皆已發其理，創其制，則是謂聖經皆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則非。昔孔子有言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此二語乃春秋以前相傳之古説。《列子》述化人，以穆王遠遊，西域漸通也。鄒衍談赤縣以居臨東海，商舶所傳也。故埃及之古刻，類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華人，然則中土之學術政教東漸西被，蓋在三代之時，不待疇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後西漢甘英之通西海，東漢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騰輩之東來，法顯輩之西去，大秦有邛竹杖，師子國有晉白團扇，中西僧徒水陸商賈來往愈數，聲教愈通，先化佛國，次被歐洲，次第顯然不可誣也。然而學術治理，或推而愈精，或變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開以後，心理同而後起勝，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處，且必有軼過前人之處。即以中土才藝論之，算數曆法諸事，陶冶雕織諸工，何一不今勝於古。日食有定，自晉人已推得之。謂聖人所創可也，謂中土今日之工藝不勝於唐虞三代不可也。萬世之巧，聖人不能盡洩，萬世之變，聖人不能豫知。然則西政西學，果其有益於中國無損於聖教者，雖於古無徵，爲之固亦不嫌，況揆之經典，灼然可據者哉，今惡西法者，見六經古史之無明文，不察其是非損益而概屏之，如詆洋操爲非，而不能用古法練必勝之兵，詆鐵艦爲費，而不能用民船爲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經典所言而傅會之，以爲此皆中學所已有。如但詡借根方爲東來法而不習算學；但矜火器爲元太祖征西域所遺而不講製造槍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爭勝，不求實事。溺於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學而糅雜之，以爲中西無別，如謂《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於耶穌，是自擾也。自擾者，令人眩惑狂易喪其所守。綜此三蔽皆由不觀其通，不通之害，口説紛呶，務言而不務行，論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則如之何？曰：中學爲内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爲德，以尊主庇民爲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爲聖人之徒也。如其昏惰無志，空言無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國家顛隮，聖教滅絶，則雖弟佗其冠，神禫其辭，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萬世皆將怨之詈之，曰此堯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薛福成《庸盦全集・海外文編》卷三《西法爲公共之理説》 歐、美兩洲諸國勃焉興起之機，在學問日新，工商奮績，而其絶大關鍵，皆在近百年中。至其所以横絶寰宇而莫與抗者，不過恃火輪舟車及電綫諸務，實皆創行於六七十年之内，其他概可知矣。今之議者，或驚駭他人之强盛而推之過當，或以堂堂中國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擯絶，而貶之過嚴。殆皆所見之不廣也。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製器，及農漁牧礦諸務，實無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電學、化學，以得御水、御火、御電之法。斯殆造化之靈機，無久而不洩之理，特假西人之專門名家以闡之，乃天地間公共之理，非西人所得而私也。中國級學之士，聰明才力，豈遜西人？特無如少年精力，多縻於時文試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億兆人之奮其智慧，專攻有用之學，遂能直造精微。斯固無庸自諱，亦何必自晝也。上古之世，製作萃於中華，自神聖迭興，造卦畫，造耒耜，造舟車，造弧矢，造網罟，造衣裳，造書契。當鴻荒草昧而忽有此文明，豈不較今日西人製作尤爲神奇？特人皆習慣而不察耳。即如《堯典》之定四時，《周髀》之傳算術，西人星算之學，未始不權輿於此。其他有益國事民事者，安知其非取法於中華也！昔者宇宙尚無製作，中國聖人仰觀俯察，而西人漸效之；今者西人踵中國聖人之製作而研精不輟，中國又何嘗不可因之。若怵他人我先，而不欲自形其短，是諱疾忌醫也；若謂追隨不易，而慮始終不能勝人，是因噎廢食也。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凝於水而寒於水。巫臣教吴而弱楚，武靈變服以滅胡，蓋相師者未必無相勝之機。吾又安知千百年後，華人不因西人之學，再闢造化之靈機，俾西人色然以驚，睪然而企也。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日記・教育》 六月十日。總署派章京顧肇新、徐承焜往問日本使臣以學堂章程，日本署使臣林權助云：「學堂初開，章程不能美備，將來應隨時酌改。現章以中國學問爲根本最爲扼要，斷無拋荒本國學問，專習外國學問之理。學生應令統習英文，無論何國教習皆通英文，未必能通中文，若學生不習英文，彼此隔膜，難以教授。各種學問以政治、礦學、工程三項爲要，中國現在急需此三項人才。衛生學亦要務。至於兵學與文學不同，須另立學堂，不應列入大學堂之内。學生學有成效，要與正塗出身之進士并重，似應明降諭旨，令人周知，方能踴躍。專門教習每月三百兩，恐外國上等教習不肯來約，須六百兩方可。如中國有精通專門者，亦可令作教習。日本始皆用西人，今三十餘年均換日本人。日本現有學成之人，中國如願延請最好。日本學例，學生自備資斧，有極貧者，學堂始量爲津貼，其上等學生例有獎賞，從無概給膏火之事。因學成終身受益，不比武備學堂專爲國出力，應給膏火也。」以上林使臣所言，曾進呈御覽，交管學大臣閱看。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尺牘》卷四《答賀松坡》　下走東遊無大益於學校，不過藉答張尚書知待而已。此邦朝野皆若以某此行爲振興基兆，責望過奢，若歸國而興學不成，祇爲鄰邦笑柄而已。東遊日記草草記所見，不能得其要領，亦無論説，不足觀採。新舊二學恐難兩存。執事與啟兒書，意極沈摯而事亦未易辦到。日本學校課程中學十三四門，七日之中，有僅習二小時者。鄙意以爲博而不專，無甚功效。然此課程，乃歐美公學屢經教育名家遞脩遞改，久而乃定，則亦未可輕議。彼謂幼童腦力以倏忽變換，乃能將養而無害，若久習一業則腦必受傷，此爲學術衛生之一大事。其學之功效不必過問，但今學徒略知其節目而已，其各科之書皆極少，總其都凡不過廿卅卷，而教之至五六年，連小學計之則及十數年，益以大學校年限則及廿年。但計東西洋公學年數已如此，若再增吾國舊學，至省亦須十餘年，近人多求速成，安有入學堂卅餘年不變改者乎？西學但重講説，不須記誦，吾學則必應倍誦温習，此不可并在一堂，合四五十生徒而同受業，則不能與西學混同分科，若西學畢課再授吾學，則學徒腦力勢不能勝此，鄙議所謂不能兩存者也。此邦有識者或勸暫依西人，公學數年之後再復古學，或謂若廢本國之學必至國種兩絶，或謂宜以漸改不可驟革。急則必敗，此數説者，下走竟不能折衷一是，思之至困。執事乃欲兼存古昔至深極奥之文學，則尤非學堂程課之淺書可比，則尤無術以并營之，又衆口之所交攻者也。西學未興，吾學先亡，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尺牘》卷四《學堂招考説帖》　竊謂今後世界與前古絶不相同，吾國舊學實不敷用。今外國所以强，實由學術微奥，成效昭著，各國駸駸面内，各用其學戰勝吾學，弱不能支。今所開學堂，乃爲諸君求充實學問，前數十年即耳食西學，尚可勉强支拄，此後諸國内犯日深，非有實在本領，不足與外國人才相抵。一不能抵，則優勝劣敗，不惟無處可謀衣食，兼恐種類遂爲勍者所兼并，此其痛迫切身，實非小故。某衰老且死，或可徼倖苟免，諸君年力鼎盛，不從此勉强學問，取長輔短，仍傲然自足不肯低心取益，將來與各國來客並立，有用無用巧拙懸殊，何以自全視息，竊爲諸君危之。倘蹶然奮起，不甘爲人奴隸，請自今日來考學堂爲始，入學之後，稍窺新學藩籬，即保全人種之心必日加日甚，非學至與外國競勝不止。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尺牘》卷四《創立學堂説帖》　國家懲前毖後，詔行省府縣，分立大中小學堂，講求新學。縣當立小學。小學乃教育十歲以下之幼童，宜三里五里即立一學；若一縣之大，僅立一學，乃止教育十歲以下之幼童，則顛倒殊甚。《漢志》：「天子立大學，諸侯立少學。」此與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自是兩事。決非舉天下十五以上之弟子，盡入天子之大學，此義甚明。然則今州縣議立之小學，正如古諸侯之少學，非蒙養之小學也。或謂外國公學，必由中小學堂卒業乃入大學。今欲立學，必以中小學堂爲始基。此論似是而實未盡然。今外國之小學教科止四門：脩身一，讀書二，習字三，算學四。此四者，皆用本國舊有之法，以幼童腦中不知有所謂他國學問也。其高等小學，教十歲十一歲之童子，乃增用厤史、地理及理化、博物之初階。十二以上遂入中學，門類甚多，大約分十四科，而每日功課止五小時。一點鐘爲一小時。以五小時之日力，學此十四科，其孰不能遍學。於是七日一周，其科又有輕重，往往有七日之中僅能學一小時者兩小時者，於初學無大益。而東西諸國，勰然并驚，謂是公學。近人有深識其未善，而無術改良。某嘗以問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君。菊池君爲言，近今各國學校，均奉德國爲師，今德國於此事尚無善法，中國立學，可置爲後圖。各國初立學，無不先從大學入手。其中小學堂開辦，皆在文明開通之後。菊池教育名家，其言如此，最有卓識。今吾縣刱立學堂，既不宜但立蒙養之小學。其普通之中學，無論貪多不精，立法未善，即令法善，而我財力不足，無此多數教習，多數講堂，孰不能不依菊池置爲後圖之説。蒙養之學，普通之學，今皆不必立。其大學，則程度絶高，非初學所能驟及。念用功最簡，收效最速者，無如專門學校。專門之業，如天文、理化、博物、製造等，皆精奥難學，不易得師。其農工商業，雖家國富强基礎，必不可緩之事，而吾國尚區而别之，以爲非士人之業，今亦未便刱興。今所延之師，長於法學、理財學。此二學尤吾國所急需。今擬考選吾縣年廿内外秀異子弟數十人，招致入學，先教東文東語，數月之後，習此二科，期以三年，必有成就。庶風氣漸開，外國致用之學，吾縣可漸研習，後來才俊，可望振興。一面拓充學校規模，使名額加增，築舍增師，以興教育，仍使四鄉聞風興起，各開學堂以承其後，是則下走所刮目懸望禱祀而求者也。今所立專門學堂，雖專重法學、理財，而科學初階，教習亦能隨宜講授。早川先生又精於研究學，研究學者，哲學之一端也。諸生苟專心向學，即此數者，恐已有應接不暇之埶。故鄙意不欲多增門目，轉致務廣而荒。若諸君子以缺略不備誚我，則遜謝不知所對矣。但有一言與諸君相約，師生每日教學時刻必以六小時爲限，不得再多，致生羸疾。此教育所宜三致意者也。壬寅十月，吴某記。

吳汝綸《桐城吳先生尺牘》卷四《與陸學使三月十八日》 開學當以西學爲主，所以取人之長輔我不足。士人聰明不宜泛涉，既專力西學，即中學不可不稍寬假，但使之文理粗明足矣。若令講中學者爲之師，相與漸摩挈切，彼皆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之性，必且羣舍西師，競求中文，此於立學開化之本恉稍背。某自揣不過中學略窺門徑，西學則茫無所知，靦顏爲師，有損無益，此又一說也。

吳汝綸《桐城吳先生尺牘》卷二《與余壽平九日》 承示。大學堂初章未善，隨時更定。許公管學意重西學，先求語言文字最爲扼要。人無兼材，中西孰難并進，學堂自以西學爲主，西學入門，自以語言文字爲主，此不刊之寶法。他處名爲西學，仍欲以中學爲重，又欲以宋賢義理爲宗，皆謬見也。丁冠西久在同文館，其學亦博涉多通，亮不願欺蒙爲事，徒以章程未善，不能展所欲爲。中國積弊好以外行管內行，許公雖在外久，竊謂學問塗轍，恐尚不如丁君之明，學堂功課宜一任丁公主持，但勿令中學教習牽制，必能徐收績效。來示云督責西師之權限蒙疑，可不必斤斤致意也。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一《西學》 今之自命正人者，動以不談洋務爲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敗類。噫！今日之緬甸、越南，其高人亦豈少哉！其賢者蹈海而沉湘，不賢者靦顏而苟活耳。溝瀆之諒，於天時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務，如君父之有危疾也，爲忠臣孝子者，將百計求醫而學醫乎，抑痛詆醫之不可恃，不求不學，誓以身殉，而坐視其死亡乎？然則西學之當講不當講，亦可不煩言而解矣。

古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今彼之所謂天學者，以天文爲綱，而一切算法、曆法、電學、光學諸藝，皆由天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地學者，以地輿爲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皆由地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人學者，以方言文字爲綱。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貨、製造、商賈、工技諸藝，皆由人學以推至其極者也。皆有益於國計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謂也。此外有剽竊皮毛，好名嗜利者，則震驚他人之强盛，而推崇過當，但供談劇，亦實不能知其强盛之所以然，此則無本之學，不足登大雅之林也。

夫所貴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審時度勢，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駭他人，不務匿己長，亦不敢回護己短，而後能建非常之業，爲非常之人。中外通商已數十載，事機迭出，肆應乏才，不於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練達西國製造、文字、朝章、政令、風化，將何以維大局制强鄰乎？且天下之事業、文章、學問、術藝，未有不積小以成高大，由淺近而臻深遠者，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也。西人謂華人所學西法，皆淺嘗輒止，有名無實。蓋總其事者，不精其學，未識師授優劣，課藝高下，往往爲人蒙昧，所以學生所習每況愈下，歷日雖久，仍不如人。論泰西之學，派別條分，商政、兵法、造船、製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實無一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化學、電學，以操御水、御火、御風、御電之權衡，故能鑿混沌之竅，而奪造化之功。方其授學伊始，易知易能，不以粗淺爲羞，反以躐等爲戒，迨年日長，學日深，層累而上，漸沉浸於史記、算法、格致、化學諸門，此力學者之所以多，而成名者亦彌衆也。今人自居學者，而目不睹諸子之書，耳不聞列朝之史，以爲西法創自西人，或詫爲巧不可階，或斥爲卑無足道。噫，異矣！

昔大撓定甲子，神農造耒耜，史皇創文字，軒轅製衣冠，蚩尤作五兵，湯作飛車，揮作弓，夷牟作矢，當其創造之始，亦何嘗不驚人耳目，各樹神奇？況夫星氣之占，始於臾區，勾股之學，始於隸首，地圖之學，始於髀蓋，九章之術，始於《周禮》。不僅此也，渾天之製，昉於璣衡，則測量有自來矣。公輸子削木人爲鵲，墨翟刻木鳶而飛，武侯作木牛流馬，則機器有自來矣。《秋官》象胥，鄭注譯官，則翻譯有自來矣。陽燧取明火於日，方諸取明水於月，則格物有自來矣。一則化學，古所載爍金，腐水，離木；同，重，體，合，類；異，二，不體，不合，不類。此化學之出於我也。一則重學，古所謂：均，發均縣輕重而發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此重學之出於我也。一則光學，古云臨鑒立影。二光夾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於上；首被上光，故成影於下；近中，所鑒大，影亦大；遠中，所鑒小，影亦小。此光學之出於我也。一則氣學，《亢倉子》：蜕地之謂水，蜕水之謂氣。此氣學之出於我也。一則電學，《關尹子》：石擊石生光，雷電緣氣以生，亦可爲之；《淮南子》：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此電學之出於我也。

古神聖興物以備民用，曰形，曰象，曰數，曰器，曰物，皆實征諸事，非虛測其理也。童子就學，教以書數，窮理精藝，實基於此。自學者騖虛而避實，遂以浮華無實之八股與小楷試帖之專工，汩沒性靈，虛費時日，率天下而入於無用之地，而中學日見其荒，西學遂莫窺其蘊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運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詣精深，淵乎莫測，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此其時也。近人江慎修融貫中西測算，兼能製造奇器，嘗制木牛以耕，造木驢代步，應聲筒之製，亦先生創之，誰謂中人巧思獨遜西人哉？以中國本有之學，還之於中國，是

猶取之外厥，納之內厥，尚緦緦焉謂西人之學，中國所未有，乃必歸美於西人，西人能讀中國書者，不將揶揄之乎？

且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盛衰興廢，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故泰西之强，强於學，非强於人也。我則欲與之争强，非徒在槍炮戰艦也，强在學中國之學，而又學其所學也。今之學其學者，不過粗通文字語言，爲一己謀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廣大之處，何嘗稍涉藩籬？故善學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學。分而言之，如格致、製造等學其本也，各國最重格致之學，英國格致會頗多，獲益甚大，講求格致新法者約十萬人。語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則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知其緩急，審其變通，操縱剛柔，洞達政體，教學之效，其在兹乎？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四《技藝》　自《大學》亡《格致》一篇，《周禮》闕《冬官》一册，秦漢以後佛、老盛行，中國才智之人皆馳騖於清净虚無之學，其於工藝一事簡陋因循，習焉不講也久矣。夫製器尚象，古聖王之所由利用而厚民也。日省月試，既禀稱事，勸工之典，并列九經。乃後世概以工匠輕之，以輿隸概之，以片長薄技鄙數之。若輩亦自等庸奴，自安愚拙，無一聰明秀穎之士肯降心而相從者。無惑乎器用朽窳，物業凋敝，一見泰西之工藝，而瞠目咋舌，疑若鬼神也。

前年恭讀上諭，國子監司業潘衍桐奏請特開藝學一科，方汝紹奏請特開實學一科，着大學士六部九卿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仰見聖朝勵精圖治，綜貫中西，與古聖王製作之精心隱相符合。無如當軸諸公安常習故，以藝學爲末務，遂使良法美意仍托空言。而天下多能博學之人，亦絶無自幼至長孜孜焉專精一藝，以期用世而成名者。蓋工藝之疏，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夫泰西諸國富强之基，根於工藝，而工藝之學不能不賴於讀書，否則終身習之而莫能盡其巧。不先通算法，即格致諸學亦苦其深遠而難窮。所以入工藝書院肄業生徒，皆須已通書算，未通者不收。何則？欲精工作，必先繪圖，則勾股三角弧之學不可不講也。精於此而後繪圖、測算，成器在胸，及其成物不失累黍，否則方隅不準，鈎斗難工。英國倫敦設有工匠學堂，以爲工技之成，弟子每不能及師，不免每況愈下，故令學工藝者先讀工程專書，研究機器之理，然後各就所業，日新月异，不獨與師异曲同工，且變化神明，進而益上。此工藝所由入巧極而天工錯也。苟專設藝學一科，延聘名師，廣開藝院，先選已通西文算法者學習，讀書、學藝兩而化，亦一而神，則小可開工商之源，大可濟國家之用。

夫工藝非細事也，西人之神明規矩亦斷非一蹴所可幾也。今各省、各局機器師匠略曉機器、測算等學，彼此授受，絶少匠心，故廿余年來所造炮船槍彈皆式老價昂。惟聞江南製造局採各槍之長，新造一後膛槍名快利，較毛瑟輕而且遠，不知其堅與速均能勝人否。堅、輕、遠、準、速，須一一精細考驗，方知孰優孰劣。況聞英國又新出利蔑佛槍，較快利更遠。我國宜懸不次之賞，鼓勵人材，使其精益求精，庶免有事之秋爲他人挾制。否則亦器劣價昂，吃虧不可勝言。英國訪事人亨利・那門云：「日本皆用新式苗也，理地槍其製造廠每日可出一百杆。」我國能如是乎？

查京都無各藝書院，同文館只教外國語言文字、算學，各製造局洋匠縱有精通，然貪戀厚資，未免居奇而靳巧。至者未必巧，巧者不能致，能致之巧匠又或不肯傳。洋師之難得如此。且華人之心力未必遠遜西人也。多有華人習學日久，技藝日精，而當道以其華人也而薄之，薪水不優，反爲洋人招去。教習無法，考察無具，獎勸無方，一旦有事，製造無人，則歸咎於華人之不可用。噫！豈華人果不可用哉？是主者之過也。是非專設藝院，則人才無由出，格致無由精，而技藝優劣之間亦無由真知而確見。

西國之技藝以英國爲最精，製造各物價值多於土産各物。近時德、美諸邦，百工居肆，心思日辟，智巧日增，每歲取資亦幾與英國相埒。其工藝列科十二，別類分門。

吾粵鄺容階司馬使美而旋，述美技藝院二十餘所。每所約二百餘人，教習各十餘人。地基由朝廷給發，建院經費或撥國帑，或抽房捐。年費由善士輸助，如不敷用，一學生收回修金百元、二百元不等，稍有盈積，概免修金。所收學生，無論何國，必文法、算學均堪造就者方能入選。院中有工藝書，無製造廠，學成而後另進工廠閱歷數年。光緒二年，美設百年大會，見俄國藝學院新製機器甚精，因師其法，在藝院兼設製造廠，俾得同時學習。故學生俱能運巧思，創新器，學期將滿聘請有人。藝院日多，書物日備，製造日廣，國勢日强。凡有新出奇巧之物，繪圖貼説，進之當事，驗其確有實用，即詳咨執政，予以專利之權，準給執照，并將名姓圖説刊入日報，俾遐邇周知。所以有美必彰，無求不得，殫精竭慮，斗巧争奇，莫能測其止境也。

美國發牌衙門，設總理一人考驗機器，及畫師、書吏各二十餘人。每一禮拜呈驗器物者不下七十餘種，酌收牌費足敷公用。如此專門名家實事求是，製造

所由日廣，工藝所以振興耳。

夫《周禮》考工居六官之一，《虞書》利用列三事之中。華人心思素多靈敏，自造新器古不乏人。如江慎修先生製木牛耕田，以木驢代步，法雖不著，聞取猪脬實黃豆，吹以氣而縛其口，豆浮正中，可知木製牛驢必用機關納氣令滿，即能運動自如，似亦通西法蒸氣撥輪之理也。先生又製留聲筒，其筒以玻璃爲蓋，有鑰司啓閉，向筒發聲，閉之以鑰，傳諸千里，開筒側耳宛如晤對一堂。即西國留聲筒之法也。觀此則知華人之聰明智慧實過西人。特在上者無以鼓舞之振興之，教習而獎勸之，故甘讓西人獨步。誠能集捐籌費，廣開藝學，竭力講求，以格致爲基，以製造爲用，選擇聰穎子弟已通文理者入院學之，并延西國名師原始要終悉心教授。然後創行博物會，廣羅物產，品評優劣：優者賞之，劣者斥之，則器物日備，製造日精。以之通商，則四海之利權運之掌上也，以之用兵，則三軍之器械取諸宮中也。此取威定霸之真機，而國富民强之左券也！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二《答關均笙先生論學校書》　昨承論古今學校事，欽佩之至。

昔讀陸子桴亭《答郁儀臣論學校書》，云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及乎古者，非人不及也，學不及也。其學不及者，教不備也。弟嘗論西漢取士之法最爲近古，而其得人之效卒不如周者，以周有學校之制，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民，而鄉黨又有鄉黨長正之勸，故成材爲易。漢當焚書之後，人各是其學，師各异其傳，不知縱橫偏駁之論，非聖賢大中至正之義也。隋、唐以來，庠序徒爲文具，詩章偏重，實行衰微。夫學而不能修己治人，亦安用學哉？所謂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教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而已。

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游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圓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圓、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游，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己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己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己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抒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方今泰西各國大、小學，均有教人修身、愛國課本。每逢星期，必使之入教堂聽講聖經，亦正心修身之道耳。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蓋人心質樸，風俗淳厚，孩提至八歲時知識尚未開。今則人心風俗遠不如古人，子弟至五六歲已多知誘物化。如八歲始入小學，即使父教師嚴，已費一番手續，況父兄之教又未必盡如古法乎。故愚謂今之教子弟入小學者，決當自五六歲始。然小學之書先儒所集備矣。小學之設，是教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惟所集多窮理之事，則近於大學，不便於童子。宜採擇曲禮幼儀，參以近禮，斟酌古今，選其通行者，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爲韵語，務令易曉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古人教人，自幼教他禮樂，陶淑德性，氣質，俾易成就。今人自讀書之外，一無所事，不知禮樂爲何物，身子從幼驕惰。愚意宜參酌古今之制，輯冠婚喪祭及鄉飲射御諸禮爲禮書，文廟樂舞及宴飲軍樂升儀爲樂書，俾童子十數歲時讀書、學算法，暇日則聚於一處，教升歌習禮，如古人舞勺舞象之類，務使之郁郁彬彬，則涵養氣質，熏陶德性，或可不勞而致。若使之更學體操，則有尚武精神，氣血流通，身體强壯也。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歲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少悟性；自十五歲以後，知識既開，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凡有所當讀書者，皆當自十五歲以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即如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有歌訣皆須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讀，且不暇讀；即使讀之至熟，亦每易遺忘，蓋其記憶性不如十五以前矣。

至於習字法，宋儒教小兒先令影寫趙子昂千字文，稍長習智永千字文。每板影寫一千五百字，添寫四千字，如此一、二月乃止。必如此方能后日寫多，運筆如飛，不致走樣也。

以上皆先儒之言，想有道亦以爲然。

朱一新《拙盦叢稿・無邪答問》卷四　問：西學在今日亦當務之急，何者最爲切要？答：治西學須明其地勢，考其政俗，以知其人之情僞，爲操縱駕馭之資。次則兵法，若天算製器諸事，能兼通之固佳，不通亦無所害。西人兵法多通算學，然其測量亦算術中之淺者。若較析毫芒，平時以之打靶可壯觀瞻，臨陣仍無所用，臨陣以膽識爲主，無中外，一也。且儒生所能爲者，大抵運籌帷幄之事，略通其術，不至爲人所欺，斯已耳。中國之書，當讀者何限，其事之當考校者何限，使徒耗日力於一藝之微抑末矣。通商以後，內地之通西學者不乏其人，患在無人駕馭。我苟自强則楚材晉用，外人亦安敢生心，但所謂自强者，固自有道，非可人云亦云耳。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録・光緒二十年六月辛酉》　邵松年奏。臣維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六經明而聖人之道備。宋周、程、張諸儒崛起千百年後，倡明絶學。至朱子而集其大成，《大學》《中庸》有章句，《論語》《孟子》有集註，《四書》定而聖人之道彰。故自元明以來，《四書》《五經》，家絃户誦，學校之教士以此，朝廷之取士以此，先儒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朱子有焉。迨至我朝，尊崇尤至。臣伏讀聖祖仁皇帝御製《朱子全書》序文曰：「朱夫子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絶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神相與之奥，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合外内爲一家。朕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天語煌煌，尤足昭垂萬世。」臣又讀高宗純皇帝上諭：「朕聞謝濟世將伊所註經書刊刻傳布，多係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從來讀書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辨別異同，况古人著書既多，豈無一二可以指摘之處，以後人而議論前人，無論所見未必悉當，即云當矣，試問於己之身心有何益哉？况我聖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爲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爲準繩，而謝濟世創爲異説，互相標榜，恐無知之人爲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風之義等因。欽此。」仰見列聖尊崇朱子，表章正學，二百餘年學者服膺誦習，道一風同，粹然一出於正，雖其間學問淹博之士，自據心得，立説著書，未嘗不可羽翼經傳。然功令所著，場屋文字不得有背朱註，故釋經儘可兼採諸家，而應試無敢稍恣異議，皆列聖洞燭後世小儒雜學之流弊，有以維持以至於今也。近年臣見洋印各種書出，價廉易購，誠有便於寒畯，而毛奇齡所著《四書改錯》，亦已洋印偏行天下。竊謂毛奇齡博文強識，豈後世學者所能及，《改錯》一書，間有心得，何嘗不有功朱子。無如私心自用，徒逞才辯，詆毁先賢，不留餘地。其言曰：「《四書註》無一不錯，合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是何言歟！此等議論，風氣澆薄之區，聰明穎悟者競尚新奇，不求實濟，得之足以助其燄而揚其波，其爲士習人心之患，實非淺鮮，而北五省向未之聞者，以其書原未廣播也。今河南已有，他省可知，倘任其流傳，高明之士惑於其説，以爲程、朱不足法，抑知經書義蘊精深，淺學豈能一時窺得，乃舍程、朱而别求治經之法，將徒博虚聲，毫無實際，其爲患於學術者尤大。擬請皇上降旨嚴禁其書，並諭令中外大小臣工及天下學校，凡有教士之責者，咸懍遵列祖聖訓，恪守程、朱，遇考試文藝，有不遵朱註妄生異議者，雖高才概擯勿取，庶學術以正，人心可維，士習既端，風俗自厚，誠國家久安長治之本。上諭：「邵松年奏請尊崇正學一摺，據稱毛奇齡所有《四書改錯》，自逞才辯，詆毁先賢。近來石印盛行，高明之士惑於其説，以程、朱爲不足法，請飭嚴禁等語。《四書改錯》一書，有違正解，於士習頗有關繫，現在河南既有此書，他省恐亦不免流播，著各直省督撫出示嚴禁，不得再行出售，至較閱文藝，自當恪遵功令，一律以朱註爲宗，不得録取異説，致乖文體。用副朝廷崇尚正學至意。」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録・光緒二十四年五月》　孫家鼐奏。臣查開辦大學堂原奏第五節内云，宜在上海等處開一編譯局，集中西通才，專司纂譯。其言中學者，薈萃經史子之精要及與時務相關者編之，勒爲定本，請旨頒行各省學堂，悉遵教授，庶可以一趨向而廣民智等語。又查原奏内云，將來學堂日有增益而無所統轄。必至各分畛域，其弊不可不防。伏乞皇上簡派大員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即以節制各省所設之學堂等語。是學堂教育人才。首以書籍爲要，而書籍考訂尤不可不精，若使書中義理稍有偏歧，其關乎學校人心者甚非淺鮮。臣觀康有爲著述有《中西學門徑七種》一書，其第六種《幼學通議》一條，言小學教法，深合古人學記中立教之意，最爲美善，其第四種第五種《春秋界説》《孟子界説》，言公羊之學及《孔子改制考》，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稱王》一篇。雜引讖緯之書，影響附會，必證實孔子改制稱王而後已。言春秋既作，周統遂亡，此時王者即是孔子。無論孔子至聖。斷無僭亂之心意，即（是）〔使〕後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覆徵引。教化天下。方今聖人在上，奮發有爲，康有爲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時，竊恐以此爲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是學堂之設。本以教育人才，而轉以蠱惑民志。是導天下於亂也。履霜堅冰。臣竊懼之，一旦犯上作亂之人起於學堂之中，臣何能當此重咎。皇上既命臣節制各省學堂，臣以康有爲書中凡有關孔子改制稱王等字樣。宜明降諭旨。飭令删除，實於人心風俗大有關係。夫經書之在國朝。久經列聖欽定，未可妄事改纂，若謂學者不能偏讀，古人原有專經之法。至於擇其精粹者讀之，如朱子《小學》之例。亦無不可。惟宜由管學大臣閱過，進呈御覽，欽定發下，然後頒行。子史亦然。如此則趨向可一。民智可廣，而民心庶不致妄用矣。臣愚昧之見。謹專摺具陳，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軍機大臣奉旨，著孫家鼐傳知康有爲遵照。

張謇《張季子九録・文録》卷五《經義徵學序》　自周以文敝，秦用武功，法

律縶之，代周而有天下，矯枉過正而仁義不修，再世而隕滅。漢雜周秦之治，文猶有質焉，故治最稱盛，而儒術亦昌。自茲以降，每下愈況，朝廷之政術，與士大夫之學業，分迸睽離，日以益甚。綜其大要，中國近二千年，一文勝之天下而已。漢儒述先王之言，皆曰文質遞嬗。而自唐迄今，其相捄率以文。至宋王安石乃請罷明經，專以經義試士，安石通經術，知治道，有丕新天下之志，豈不以士各占經通大義，絶勝於唐明經進士科之試，徒張記誦而無關宏旨乎！要之以酒解酒，胃腐癖成而性彌醉。明初文臣，元朝試經義有效之人也，故定制以經義四書義科場試士，沿至今日，蓋五百年，仰審天意，俯察人事，苟非聖君哲相因時而斟酌，即日據周公孔子之書之法行之，流極變遷，亦未有歷五百年之久而不壞者也！況其爲俳體之文乎！然則罷科舉而興學校，置經義而事士農工商兵各專科之學，爲中國今日計，聖人復起，無以易之，而朝廷功令廢聲病對偶之文，猶復縟唐宋試法之舊，則以納約自牖，靖天下士子無耳目震擾之嫌，而非以經義爲至善之止也。夫天下士子，知天下惟八比爲文者十八九，其視經義已甚不經，演而爲義，膚淺庸陋，無異八比。王子漱六病焉，乃繁徵博引，正名辨體，又輯録古今人説經之文以爲鵠，名書曰《經義徵學》，勤矣哉！士苟知此，亦可以識體裁中試官之程度矣。抑謇有一説爲王子進焉，今各國之言教育者，謀普及國民之知識，而以我諸經視其學科，則《易》《禮記》《論語》《孟子》當哲名教育學，《書》當歷史地理學，《詩》當音樂、動植物學，《春秋》三傳當法律外交學，《周禮》當政治經濟農工學，《儀禮》《孝經》當脩身倫理學，《爾雅》當國文學，皆專科而長於理想者也。專科之學，惟高等學校始得有之；若以諸經分領各科，任士習焉，亦合於人占一經之義。王子此書，儻約之爲要删，亦足備異日高等專科之取，必斷斷焉以是矜式科場，則科舉必廢之數也。毋乃虚牝不足當擲金之費乎！屬者廢八比令下，聞某學生某詣哭於孔子之廟廷，以是見天下愛護之者多，推其愛之著而哭之哀，則王子此書亦當在訶罵之列矣。然謇又有説焉，各國以詩歌列美術，八比果佳，何必在駢文小令下，士誠樂此，宜益致力以求精能，追配五百年内之作者，若是則雖不盡合於王子之言，而尚不失其爲美術。王子勿憾焉可也。

陳熾《庸書・外篇》卷下《格致》 自《大學・格致》一篇亡於秦火，西漢黄老之學，朝野盛行，東漢明帝夜夢金人，佛教亦乘虚而入中國，迄今二千載。中國賢知之士，溺於高遠，而清净寂滅之説，遂深中於人心。漢儒守缺抱殘，穿鑿附會，泥於禮文之迹，未窺製作之原。宋人析理雖精，而流弊之所歸，亦苦於有體而無用，與二氏無以大遠也。大抵束縛智勇，掩塞聰明，錮之於尋行數墨之中，閉之於見性明心之内，其盛也可以銷磨志氣，忘機寡欲，使亂階無自而生，其究也手足拘攣，爪牙虧折，中原萬里，曠若無人，而外患之來，遂橫潰側出而不可救藥。印度自漢以後，釋教大興，而一併於天方，再夷於蒙古，三滅於英吉利，合五部八千萬之衆，束手而受制他人。故二氏者，弱國之樞也，貧國之券也，即亡國之禍首罪魁也。

中國自《格致》無傳，典章散佚，高明沈潛之士，皆好爲高論，而不知自蹈於虚無，遂使萬古名邦，氣象黮然，將爲印度之績，天恻然憫之，皇然思所以救之。乃以泰西各國所竊中國古聖之緒余，精益求精，還之於中國。中國之人，遁天倍情，忘其所受，乃强分彼此，疑而卻之，竊以爲非計也。夫泰西之天學，占星揆日，足資修歷授時者，我聖祖皇帝既已采而用之矣。有地學焉，識五金之質，辨九土之宜，析山海以豪芒，得神奇於朽腐，而地無遺利矣。有化學焉，别五行之精氣審萬類之性情，分之、合之以盡神，參伍之、錯綜之以盡變，而物無棄材矣。有植物學焉，判天時之寒熱，考地方之肥磽，去其所害而性不傷，聚其所欲而生乃遂，則庶匯蕃矣。有工藝學焉，竭心思耳目之能，廣水、火、木、金之用，寓靈奇於規矩，窮變化於鬼神，則百貨備矣。有重學焉，古法有所未備，人力有所必窮，動之、静之而用殊，假之借之而事集，則無塞非通矣。有光學焉，導水以生火，積氣以然燈，回光窺日月之精，照海絶風雲之阻，則無微不顯矣。此數者祇其大略，以外所得之新理，所創之新法，所成之新器，所箸之新書，萬族千名，更僕而未能悉數，而固非别有奇奥也。

其道至庸，易知易能，宜民而利用，而固非索之虚無也。其事至實，愚夫愚婦，習見而共聞，小叩小鳴，大用大效，變通盡利，因應無方，洵足窺《大學》之淵源，亦以補《冬官》之闕佚，視二氏之課虚叩寂，談元説空，率天下之人入於幽暗昏蒙之域者，其賢不肖何如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此古人格致之真功，三代富强之實效。秦政燔書之後，遷轉至於歐西彼自以久假而歸之我。疑爲异學而擯之，囂然自命爲聖人之徒，而不知其背古逆天，貽誚於天下後世也。於何辨之？辨之於有益無益、仁與不仁而已矣。

陳熾《續富國策》卷三《化學重學説》 天下自有化學，而萬物之效用於人者，其功力始至廣而至神。有動物化學焉，凡人身五官百體、臟腑筋骸之用，非氣不生，非血不成，非磷不行，非腦不靈，非電不神，所由兩地參天，配三才而立

極，下至走獸飛禽、游鱗潛介、蜎蠉蠕動之屬，含生負氣，具有知覺，或竟無知覺而僅能運動者，皆審其性，考其生，別其氣，究其理，定其名，博識參稽，致諸實用，始知無用有用，朽腐化爲神奇。所謂動物化學者，源流醫學，導生人性命之源，以咸臻壽考者也。

有植物化學焉，天下之百草、百木、百果、百蔬、百穀、百藥以至水萍、苔蘚、寄生菌耳之類，凡地面之所有者，皆辨其種類，剖其質體，審其性味，表其功能，知其何以生，何以長，何以養，何以蕃。其效用於人者，孰短孰長，孰巨敦細，孰利孰害，孰宜孰不宜，温帶、寒帶、熱帶之殊方，在水、在山、在陸之异地。所謂植物化學者，綜於醫學農學，切生人日用飲食起居之事，爲古昔山虞澤虞之所掌者也。

有地産化學焉，凡水火之功用，雨露、雷電、冰霜、霧霰之所由來，地中所蘊沙石、煤土、金、銀、銅、鐵、錫、鉛、鎓、汞、鉍、銻、鋁、鎳、鉀、鈣、硫磺、石膏、石灰、硼砂、砒霜、雄黄、硃砂、雲母、鍾乳，金類非金類各質，以及金剛、鑽石、碧犀、翠玉、白玉、水晶、瑪瑙、紅藍白緑紫黑各色寶石，無不識其礦，析其質，化其氣，別其物，究其形，殊其稱，异其用。所謂物産化學者，兼切於醫學、農學、工學、商學，實則中國上古廿人之學而益加精備者也。

蓋自有化學，而天地萬物乃無遺性，無逸味，無隱情，無遁形矣。然而致用於人者，其得失仍參半也。何以言之？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火所以燔物亦所以毀物，不有以權衡而節制之，利未見而害已成矣。況今日鐵路、輪舟、電綫、火器之製，力摧山岳而重擬丘陵，非惟人力斷不能勝，即龍象馬牛亦（艱一難）轉運。於是乎有重學焉。有静重學，有動重學。即以水之静重言之，壓水之鐵櫃，起重至百萬斤，浮海之鐵船，載重至二萬噸。以水之動重言之，推水碓風磨之意，借瀑以運機輪，廣柳條龍尾之車，引泉以登樓閣。至於蒸水作汽，即以氣運機，細及於鐘表刀針，大至於橋梁炮壘，或以借力，或以傳力，或以壓力，或以托力，或以漲力，或以縮力，或以牽引之力，或以磨擦之力，必使所出之力與所需之力，所施之力與所受之力，輕重咸相等，而后堅固持久，永無傾欹缺折傷人失事之虞。此重學所以可貴也。

泰西工藝之精，根之於化學，及其成也，裁之於重學。其銖銖而校，寸寸而度，出門合轍，不爽毫釐，推行而盡利也，又要之於算學。中國不明理數，非惟製造無其法，即經理亦無其人，乃商局輪船通行卅載，管輪駕駛仍用洋人，西學源流并無秘密，得人指授，何有神奇？豈華人學之而不能哉！亦能之而不學耳，故一言工藝而嘆。西國之因事設學，以教民而養民者，其意美，其法良，深合於古聖王勸工之大典也。

陳熾《續富國策》卷三《光學電學説》 光學興而天下無難顯之情，電學興而天下有難通之理。泰西之學，闡原於數而成藝於工，其弊也，常泥於實。惟實也，始可以救老氏之虚静、釋氏之空無，補談心説性之偏，成愛物仁民之用。自有光學，而天下萬物之大莫能載、小莫能破者，舉無所遁其形神，而虚者皆實矣。自有電學，而天下萬事之目不能見、耳不能聞者，别有難名之造化，而實者皆虚矣。此天之所以爲天也，聖之所以爲聖也。大哉孔子《中庸》一書，其前知之矣。

請言光學。西人之光學出於玻璃，而玻璃之始作也出於磁器之黝，黝之質即玻璃之質耳。西人既造玻璃，遂明折光之理而作近視老花之眼鏡，因其光之凹凸而殊，萬曆時隨鼻烟以入中國。此西法之最古者，今已無人不用矣。嗣又明回光之理而遠鏡作焉，即今千里鏡是也。遠鏡之大者，二丈有餘，遂可窺見月中之火山、火星之雲氣、土星之光環。火星金星各有一月，木星四月，土星八月，諸星距日之遠近，質體之大小輕重不同，故各成軌道，同繞日輪。日亦自有軌道，七十餘年而行一度，是生歲差，西人以遠鏡窺之，確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後千秋疑竇，一旦豁然，乃至山高海深，懸隔百十里之遥，宛如覿面，而天學、光學、重學之事成矣。嗣闡凸鏡折光之理而作顯微鏡，其至精者，視原物大至五千倍，塵埃野馬大若車輪，遂能察水中血中之微蟲，人身臟腑筋絡之細管，天下動植飛潜之物，五行百産之精，離婁象罔所不能窮者，而盡人能見之，始知萬物始生，皆起于至微之質點，無論何物，皆此微點攢簇而成，而醫學、礦學、化學之用顯矣。復闡凹鏡折光之理而作照相鏡，於是天地有形有質之物，近而人身，遠而星斗，大而山嶽，細而微塵，數百十里之遥，鳥獸蟲魚草木人物之類，均可攝入一紙，真情實境，不爽毫芒。近更以電學參之，鏡藏袖中，攝影揣形，不逾一瞬，納須彌於芥子，雕棘刺以狖猴，而地學以植物動物各學之全體具矣。

蓋自有光學，而天地有形之物，無論高庳遠近、短長大小，瞭如指掌，遂以補生人目力之窮，種種奇器巧思，權輿於是，此工學之根原，所以範圍天下之實物也。

西人之入中國者，見磁石引針，悟同類有相感之理，又在澳門因琥珀拾芥，知電氣之所由生。嗣以醋與硫磺化合而生濕電，二物相擊、金鐵相摩而生干電。

有陰電，有陽電，二電各有其極，電氣之所到，萬物不能阻之，五金之屬，引電尤速，惟磁器、玻璃、絲棉可以隔電。於是就金鐵引電，磁器隔電之意而電報生焉，所用皆濕電，故電綫用銅絲或鐵絲，托綫之瓶必以磁罐，而此感彼應，萬里如比鄰矣。因陰電陽電各有其極之意而電燈作焉，所用皆干電，蒸水化汽，以運機輪，銅片鐵片，兩相磨蕩，機輪轉動之速率，每分鐘時九百周，使所生之陰陽二電，欲即而離，間不容髮，而因熱生光，一燈抵萬燭矣。復以耳之能聽，因氣感內膜凹凸而成，故聲之入耳，自有遲速，乃作德律風留聲器。英美隔海相距三萬里，聽樂人之曲調，抑揚抗墜，猶在一堂，留聲器則其音閉置數十年，開管聆之，如親謦欬。近更以電放魚雷矣，以電行火車矣，以電運機器矣。西人謂各學之成，均有涯涘，惟電之效用於人，今甫得億萬萬分之一，而能力之廣大，已不可名言。

夫凡人托體於地，受命於天，取精於日。日之光熱，性與電同，是一是二，莫能分辨。以電與日之相關者言之，發電報時，如天氣晴明，則環地球一周，不逾晷刻，或值陰雨，間有遲延，知日光之能助電力也。天文家詳考日體，十二年必有黑斑，其冬必大雪，次歲必大熟，而各電學師所藏收電蓄電之器，濕電必霉爛，干電必散亡，知電力之專倚日光也。以指南針考之，所指南方，終差一綫，若近二極，則盤針不定，不能再辨方隅，知南北二極即電極也。赤道渾圓，地球繞日而轉，每日自轉一度，而電氣隨之，若電過盤針，其針亦累時不定，知電亦有東西二極也。因思地球繞日，即爲日中之電力所攝而行，月繞地球，衆行星繞日，均爲電力所持，而地（球）與衆行星、又各自有電力以相抵制，故億萬星辰自成軌道，永無參差凌犯之虞。一人之身體中之電力，必與外電之輕重多寡相等，起居行動始得自由，稍有偏枯，即成病憊。推之萬物亦莫不然。

比來歐美各國，老師宿儒，皆歸宗於電學，出各學最精之器，罄各家獨得之奇，立學堂，開學會，刊學報，專考電與天地人物相關之理，思以盧牟六合，陶鑄萬倫，俾覆載生成，永無遺憾，與三古聖人參贊位（化）育之道，遥遥曠世，息息相通，蓋亦西人煉氣歸神、由博返約之一候矣。他日千力萬氣，求而得之，始恍然於中國聖人固已先我而知之、先我而言之也。萬國來同，萬靈歸命，君師合一，此其時矣。

夫光學者，工師之所由入聖而超凡也；電學者，工藝之所以登峰而造極也。而揆厥源流，皆出於中國。斷斷然曰「此西法也，此西人也」，屏之棄之，惟恐不速，而獨於眼鏡鼻烟最古之西法，轉心然喜之，淡焉忘之，以二物相衡，則眼鏡有用者也，鼻烟無用而有用者也。西法之有用者何限？而深惡痛絶，若將浼焉，與古聖賢之則天象地、察邇言而師萬物者，其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天將通之，人欲塞之；天將合之，人乃離之；天將福之，人自禍之；天將益之，人或損之。知新法之導源於古，知西法之歸極於中，當亦可以廢然返矣。

陳熾《續富國策》卷三《算學天學説》 古之人，七歲學書數。非書何以記言？非數何以記事？秦漢以後，工師失職，書學羼雜而數學散亡，至有學貫天人而不辨馬牛之多寡者。雖《周髀》、《九章》之屬，遺文佚簡，流傳至今，而剩義單詞，闕然不備。屢朝太初大統之曆，窺天步日，亦有專家，世之人以其義蘊精深，望洋興嘆，才秀者不欲學，而畸人子弟未必皆穎特之人，襲謬承訛，浸多差失。元初乃參用回回之曆，太史令郭守敬以中法範圍之。有明中葉以還，西洋人利瑪竇等挾儀器東來，精於推測，歲差日食，不爽毫芒，朝議列聖，窺天鑒地，乃不分畛域，採而行之，至今欽天監正仍用西洋新法，稍有歧誤，應時改定，無復差訛。

我聖祖仁皇帝學貫天人，御製曆象，考成數理，精蘊諸書，綜括中西，權量今古，周詳該備。海内向風，遂有王錫闡、梅文鼎、戴震、李善蘭諸君，絶學經師，後先輝映，亦已極一時之盛矣。然而智者自智，愚者自愚，二千年來上下相承，視此爲一家之學，謂曆數深微，莫殫莫究，除頒朔授時而外，於民生國計無關也。而不知天下萬事萬物，何一不根於數？曆算推步，特數學之一隅耳。自泰西各國通商，所有各色新器，各種新理，靈奇變化，疑於鬼神，揆厥本來，又何一不出於數？所謂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惟數學足以當之。

而中國學塾之中，既無傳習，窮鄉僻壤有畢生未見算書者，或有老師宿儒，鄙九數九章爲經商貿易之事，至於勾股、開方、三角、八綫、幾何、代數之理，則尤瞠目結舌，詫爲奇文。既已不能解之，則詆爲無用，斥爲玩物喪志，投諸水火已耳，甚矣！數學之失傳而聖人之大用晦矣！今天下深通曆算之士，竭畢生之心力博通中外而總括古今，析理雖精，不能致用，皤皤白首，精氣銷亡，其上者尚能閉户著書，或授徒自給，禮敬不周於里巷，姓名不上於朝廷。以極深之功、極苦之力、極難之事，而其成也終歸於無用而已，何怪天下才俊之人灰心而短氣哉？

夫數學者，初學之功而非耄學之事也，爲衆學之體又必兼通衆學以施諸用也。故西人布算，專求簡便，不欲用心於無用之地，以耗其神明。近日天文家，

既知地動迎日之説，以推恒星日月五星各有行度，即各有伏留交會之時，萬古疑團，一時盡破，由是合之於人事，驗之於地産，征之於物理，真知實測，各新學由此而生，古聖璣衡功效，乃大著於天下。而各國官私學塾，習書之外，必兼習數，自有至淺至近之圖樣，至簡至易之法門，俾垂髫舞象之年，皆知天地萬物之公理，持籌握筆，布算無訛，然後就其資性之所近者，各授一學，如天文、地輿、化學、重學、光學之類，俾之致用，以成其材。夫書者，所以通天下之理也，體也；數者，所以周天下之事也，用也。而皆宜習之於童稚之年，而不宜累之於既冠成人之後也。

今中國之學，有體而無用，何怪泰西各國出其精堅巧捷之器，炫我以不識，傲我以不能，動輒以巨炮堅船虚聲恫喝哉！總署同文館及外間武備、方言各館，自有泰西蒙學課程，誠宜翻譯華文，由中國通才詳加考定，必詳必明，使童蒙俱解。然後著爲令甲，下之各省學政，頒諸學宫，無論經館蒙師，各給一本，歲科二試，文藝之外，必試算學一條，否者不取，則不及三載，天下風行，海澨山陬，咸通理數。然後推之於鄉試會試，必於文武工商各學之中，專通一學，兼綜中外，洞悉本原，而復以給憑專利之章，激發其志氣，期以十年，中國人才，不飆舉雲興突過泰西各國者，吾不信也。

苟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原其始而要其終，恐再閱百年仍如今日，東西洋五六强國，將逞其利兵精艦，羈堅轡附，易路蹊田而奪牛矣。嗚呼，可不懼哉！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論幼學》　《内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古者言幼學，莫詳於此。曰教以「方名」、「數」，曰「書計」，則《爾雅》、《倉頡》、《九章》之學也。曰「後長者」、「教之讓」、「學幼儀」，則《曲禮》、《少儀》、《弟子職》之學也。其事至切實，一則爲學世事之基，使長不失職；一則爲人義之始，使長可爲人。乃人道之必然，理勢之至順者也。

秦、漢之後，經學以虚名相傳，人道之宜，則未有留意者。於是，二千年來，竟無一書爲養蒙計者。故後世童子誦《詩》、《書》、《論語》、《孝經》，文義高遠，不周於用，而外之不能通世事，内之不能益情性。至於《易》者，藏於太卜，韓宣子至於魯，乃能見之。當時士夫殆寡見，而今童子莫不誦讀。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捨宜學之幼儀，而教以陰陽之秘籍，享爰居以鐘鼓，被犧牲以文繡，責其有效，豈不慎乎？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誠哉！

嘗見通學數人，羣坐皆知名於時，吾偶舉里數幾何相質，無人能舉丈尺相當者，況知律尺、工部民尺及累朝尺度之異哉？此無它故，幼學無書，故人才難成也。稱有文學者，猶如是；鄉曲之士，豈不難哉？後世學問不實，無以爲用，在此。蓋幼學無善書頒行天下故也。

朱子晚年編《小學》，分立教、明倫、修身三例，引古嘉言善事明之，所以養德性，立人倫，於先王立教之道，誠爲近矣。但其所編，規模未善，不失於深，則失於雜，於先王蒙養之義，幼子切近之學，考以古《少儀》、《弟子職》之意，未爲當也。即如《立教》第一章，引《列女傳・胎教》，義則高矣；第二章引《内則》義則古矣。然《胎教》是婦學之嘉言，《内則》但古經之遺訓，試問五十服官，七十致事，於童子何與耶？皆所講不切近之陳言也。《學記》則爲古立學之制，《命契》則爲古立教之制。夔之典樂，孔子《詩》、《禮》、《樂》之制，四術之教，皆爲古大學制。司徒三物，則爲萬民公共之教。凡引此於幼子之爲學不切，於《内則》教飲食、教讓、學幼儀之義，皆無關。餘如《嘉言篇》引濂溪希天之説，明道□佛之論，皆於幼學無與。惟《立敬篇》、《曲禮》「幼子常視無誑」，及《修身篇》引《曲禮》「無側聽無噭應」，《少儀》「不窺密不旁狎」，《明倫篇》父子長幼，所引《曲禮》、《孟子》、《少儀》諸條，爲童子切近之學，乃爲古之小學。然條理不明，採摭未備。蓋朱子之書，名雖《小學》，實爲人譜，近於古六德、六行之書，不爲幼學計也。至於《爾雅》之學，更所不及。朱子思慮精密，而忘爲幼學計，亦其疎也。若朱子於幼學留意，爲編一書，五百年人才必不止是也。

吕東萊曰：「後生小兒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下學而上達，自然有得。不如此，是躐等，終不可。」成公此論，深合《内則》之法也。

朱子曰：《曲禮》「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户，視必下」，皆韻語。按：古人教小兒之法，編成韻語，俾易記誦，此易得古人之遺法也。大抵古人之教務實，必親切明著，條理極析，務爲有用；後世之教務名，若爲尊古，牽文拘義，務爲無用。買櫝還珠，不師其意而師其破壞之法，百學敗壞。治教人才，皆遠遜於古。

職是之故，幼學，亦其一也。今用成公之法，分幼儀爲一書，多爲韻語，以便諷誦，庶幾幼學有基，進而講德行道藝，乃有序爾。

幼學之教，古今無一全書。《曲禮》至古，義亦周浹。然自「君天下曰天子」下，皆國禮：首則通論中，多士人通行之禮。其可取爲幼儀者，自「凡爲人子之禮」下十餘章耳。《內則》、《少儀》，更復無幾。且飲食、席坐、登車之節，古制皆與今不同，亦不可用。如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主人延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如是諸條，既無可用，删之可也。

今修《幼儀》，擬分三十類：事親、事長、處衆、使下、見客、執業、讀書、侍疾、居喪、祭祀、坐立、起居、行遊、灑掃、應對、進退、問饋、衣服、飲食、舟車。各以古經冠首，次採後儒之說。其人事日新，前儒未及者，亦取今時禮節，附之隸條下。其於古者幼儀之法，當不盡失其意，而蒙士德性，庶有助焉。

幼雅之例尊，以通今爲義。蓋《爾雅》明周，《急就》稱漢，取諭蒙僮，無取博古，酌採《爾雅》、《廣雅》、《急就》、《釋名》之例，分天文、地理、人倫、王制、族姓、度量權衡、干支時日、宫室器用、藝業、鬼神、鳥獸、蟲魚、草木凡十五類。造之成句，以便誦讀；畫之成圖，取易審諦；注古今之異，使知遷革；皆取實物、舉目可識，湊耳易了。由今通古，由淺識深，進而講「六藝」羣書，通世事，當不復閡隔。豈猶有成學而不知里度之患哉？

《內則》誦《詩》，學《樂》，舞《勺》，《詩》本樂章，學《樂》，自當誦之《詩》。且《詩》有章句，語皆成韻，便於童子之諷誦。又緣情體物，草木、鳥獸足以資多識，人倫孝敬，足以資觀感。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故《詩》亦幼學也。今自三百篇外，凡漢、魏以下詩歌樂府暨方今樂府，皆當選其厚人倫、美風化、養性情者，俾之諷誦，和以琴弦，以養其心，其於蒙養，亦不爲無益也。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義・公學第三中》《學記》稱：「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左氏傳》稱：「鄭人遊於鄉校。」此古之鄉校也。學何教？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邮；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掌其州之教法，「考其德行、道藝而教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正掌其黨之教，「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又有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此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考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周之教法也。

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於王。《王制》所謂「升於司徒，曰選士」。不徵於鄉者，必升於司徒，而後謂之士。未升則猶徵於鄉，師田，行役無所不從，猶爲民也。司諫「書其德行、道藝，辨其可任國事者」。國事即頒萬民之職事，所謂農、圃、藪、牧、商、賈之類。未任職事，猶未爲農、工、商、賈也。雖未爲選士，亦未爲農、工、商、賈，故泛言亦得以士稱，猶唐之舉進士，人即不中第，猶稱進士也。未爲選士，未爲農、工、商、賈，則萬民皆然也。

古之民，內則崇德厲行，外則修其道藝，以不失職。夫五禮、六樂、六書、九數之學，後世巨儒耆學未能識其器，未能習其數，而周之民蓋莫不兼通之。但精能有異，不盡獲賓興。譬令諸生能文者多，亦不盡得舉也。然其宏綱細目，目睹其事，手展其器，躬習其容，雖極戇愚，莫不習解矣。

譬如禮也，不過祭祀、喪祀、昏冠、飲酒、師田、行役之事。樂也，不過鍾磬、管鼓、琴瑟、笙簧之器。射也，不過和容、主皮、興舞之體。鄉大夫、州長、黨正歲時飲酒所行，黨正所教，鄉師所稽，日月見之，日月習之，教則不肅而成，學則不勞而能矣。

至於御事，《論語》著樊遲御，冉有仆，及《左氏傳》所稱不勝枚舉，蓋人所共能者。故孔子稱「吾執御」，亦以易能而共習言之也。

至於書、數，則識字持籌，尤應盡人共解。今人欲習工商，必先識書算。若不解作字，不解持籌，便爲棄物。雖欲以世事教能，無所用之，此必然之理。故書、數爲天下古今通行之公學，未有能外之者。但六書之轉注假借，今大儒不明其義，九數之夕桀重差，今專門不識其名，淺深精粗，古今稍異耳。

然益可證「六藝」爲古凡民之通學，非待爲士而後能。若以爲士，則古者農、工、商、賈無不從士出身，故其民釋耒耜則習禮樂之容，振削牘則通論說之用，與朝廷之士殆無以異。《詩》稱兔罝之野人，可作公侯之腹心。所謂野人，即閔天、

散宜生也。昔嘗疑舜、伊尹、傅説、膠鬲、郤缺、夷吾之倫，躬耕胥靡，魚鹽市賈，離蔬釋屩，忽而登朝，豈能習禮容，通掌故？若由此推之，則豪俊之士伏處田間，與六代之禮樂日相接，奚足異哉！奚足異哉！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義・國學第五》　至於國學，自天子、世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皆教之。其學雖有米廩、上庠、東序、成均、瞽宗、太學之異，其地雖有公宫、國内、四鄰之殊，余别有《四學考》。然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亦猶教萬民之德行、道藝耳。但以國子爲將來卿士之儲，故語德較精。

至言行，捨睦、婣、任、邮而言尊賢良、事師長者，以世禄侈貴，任、邮非其所難，但長傲飾驕，不能尊事賢德，故其行與凡庶稍異。而當官任政，禮義爲繁，故但增「六儀」之教，自餘無異齊民，以德行者，凡人所不可缺。至於「六藝」，不知禮，則無以立；不知樂，則無以言；不知射、御，則不能疇酢；不通書、數，則無以應世事；皆人道所必然，不辨其爲吏爲民。有德行、道藝，然後列於人。若無德行，則入於圜土；無道藝，則媿於氓萌。廢棄、惰游，聖世不齒。德行、道藝，所謂不可須臾離者，故聖人懸之以爲通學也。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義・春秋第十一》　諸經皆出於周公，惟《春秋》獨爲孔子之作，欲窺孔子之學者，必於《春秋》。

《春秋》者，孔子感亂賊，酌周禮，據策書，明製作，立王道，筆則筆，削則削，所謂微言大義於是乎在。傳之於子夏。《孝經緯》曰：「商傳《春秋》。」《公羊》、《穀梁》，子夏所傳，實爲孔子微言，質之經，傳皆合。《左氏》但爲魯史，不傳經義。今欲見孔子之新作，非《公》、《穀》不可得也。雖間有乖刺，如蔡仲行權、衛輒拒父之類，不無後師之誤會。而譏世卿，明助法，譏喪昏娶，定百里之封，逮三等之爵，存三統之正，皆孔子製作之微文，與周公之禮絶異。孔子答顔子問「爲邦」而論四代，答子張問「十世」而言「繼周」。孟子述舜、禹、湯、文、周公而及孔子，則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其闕許行，亦以孔子作《春秋》，繼堯、禹、周公之事業，以爲天子之事。孔子亦曰，「知我」以之，「罪我」以之。良以匹夫改制，無徵不信，故託之行事，而後深切著明。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且尊孔子爲先王。《淮南子》：「殷繼夏，周繼殷，《春秋》繼周，三代之禮不同。」直以孔子爲一代矣。故自周、漢之間，無不以《春秋》爲孔子改制之書。《王制》者，素王之制也。其説與《孟子》、《公》、《穀》及漢前傳記皆合，吾有《王制集證》。尊孔子者，不類後人尊孔子之道德，而尊孔子能製作《春秋》，亦可異矣。

《春秋》既改制度，戮當世大人，自不能容於世，故以微文見義，别詳口授，而竹帛不著焉，亦其勢也。稷而烈山廢祀，實則學有獨顯，禮亦宜也。

《春秋》之學，專以道名分，辨上下，以定民志，其大義也。自漢之後，《春秋》日明，君日尊，臣日卑。依變言之，凡有三世：

自晉至六朝爲一世，其大臣專權，世臣在位，猶有晉六卿、魯三家之遺風，其甚者則爲田常、趙無邮、魏罃矣。

自唐至宋爲一世，盡行《春秋》譏世卿之學，朝寡世臣，陰陽分，嫡庶辨，君臣定，簒弒寡，然大臣猶有專權者。

自明至本朝，天子當陽，絶出於上，百官靖共聽命於下，普天率土，一命之微，一錢之小，皆決於天子。自人士束髮入學，至位公卿，未嘗有幾微闇於之念動於中，故五百年中，無人臣叛逆之事。自親王、大臣不能以怒妄殺一人，以喜妄予一官。士人雖不能通九職、「六藝」之學，而咸以激厲氣節忠君愛國爲上，而恥於翼奸亂，附權門。自非夷狄盜賊之患，民老死不見兵革，不知力役，耕田鑿井，長子抱孫，咸得保首領於牖下。士大夫取科第就位列，非有作奸犯科之事，皆能酣嬉於衣冠，以没其世。綜計國朝三百年中，惟有三亂。康熙時曰三藩，嘉慶時曰教匪，咸豐時曰髮逆。自爾之外，天下塞晏。仰視《春秋》，二百年中，弒君亡國，士大夫失家被戮，列國交伐，庶民死於徵役之事，歲歲踵接，不可勝數，其治亂憂樂相去萬里。此皆《春秋》所致，孔子之功所遺貽也。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義・尊朱第十四》　自變亂於漢歆，佛、老於魏晉六朝，詞章於唐，心性於宋、明，於是先王教學之大，六通四闢，小大粗精，無乎不在者，廢墜亡滅二千年乎！無人得先王學術之全，治教之密，不獨無登峰造極者，既登麓而造趾者，蓋已寡矣。

惟朱子學識閎博，獨能窮極其力，偏躡山麓，雖未遽造其極，亦庶幾登峰而見天地之全，氣力富健又足以佐之，蓋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其學原始要終，外之天地鬼神之奥，内之身心性命之微，大之經國長民之畧，小之度數名物之精，以

及詞章、訓詁，百凡工技之業，莫不徧探而精求，以一身兼備之。講求義理，盡其精微而致其廣大，撮其精粹而辨其次序。

其教學者，以《論》《孟》爲本，《大學》《中庸》於《戴記》中爲之精注而提倡之，使學者人人皆有希聖希賢之路。《漢・藝文志》有《中庸説》二篇，《隋・經籍志》有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有《中庸講疏》一卷，《書録解題》有司馬光《大學廣義》一卷。《大學》、《中庸》雖本《戴記》，久已刊行，然名之爲《四書》，天下風行，實自朱子始。

於幼學，則有小學之書。「六藝」則經傳通解，既詳考古今之禮學，復載鐘律聲樂，與元定論樂甚詳，故推許元定。甚至又欲取許氏《説文解字》序説，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於古者之學，已知其源而舉其梗概矣。

至於諸經，皆有傳注。下及《楚辭》、韓文。《參同契》並加注釋。吏治精絶，文章詩賦書藝又復成家。外及陰陽、書畫、方技，莫不通貫，真兼萬夫之稟者也。

其學行於當時，元延祐六年立爲科舉。明洪武因之。永樂時，《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皆立學官。《四書》，以之取士；《綱目》、《家禮》，亦爲後世所遵奉。聖祖尤尊之，悖朱者以違功令論。一言一話法於世，自孔子而後，未之有此也。

惟於孔子改制之學，未之深思，析義過微，而經世之業少，注解過多。而學暮禮，此當□暮，至於死時，尚恨禮之未成。幼學則未之思及。設使編成，後世本爲師法，於今禮業之精，當不後古人也，此所以爲朱子惜也。孔子改制之意隱而未明，朱子編禮之書遲而不就，此亦古今之大會也。朱子未能言之，即言之，而無徵不信，此真可太息也。

陳子褒《教育遺議・三字書序》 陳榮袞編《婦孺入門》書畢，再編《三字書》四種。編畢系之以序。序曰：中國小學，猝教以深奥文字，讀《四書》則曰八股題目也，讀《五經》則曰八股材料也。凡無關于八股者，則曰童子習此心便雜矣。惟東西教育則不然，人生普通各學，如修身、歷史、算術等學，中國人所視爲通人之學者，無不於第一年期即教之，教之以各學之淺者，童子無不曉矣。譬諸一草一木，其花果枝葉隱含于仁核中，不得謂爲仁爲核之時並無花果枝葉也。仁核之學，莫要於修身。作修身三字書第一。教育二字，英語曰哦需阿爽，德語曰哦爾幾根，均有抽出之義焉。謂因其固有而引之，西人所謂趣味教育是也。作八股者曰代古人立言，然則教小孩之讀本應亦代小孩立言，代之立言則心靈暢舒，懽欣鼓舞，無有以爲苦者。作趣味三字書第二。四書五經之語言，乃儒林古國之稱謂，非現在之稱謂也。現在稱謂，有實有虚，後其虚者，先其實者，以眼前之物，觸童子耳管而通于腦中，聲入心自通矣。余嘗謂六十而耳順，若此事則童子六歲而耳順矣。作各物三字書第三。

陳子褒《教育遺議・論初等小學讀本》 近日小學讀本林立，大抵熱心教育者之所爲。然必謂其合學童程度，僕不敢下斷語也。今之編輯小學讀本者，其果爲教師乎？果爲初等小學教師乎？果爲初等小學教師而經歷若干年期者乎？果合初等小學教師若干人而均經歷若干年期而乃編輯是書乎？果編輯是書以之教授幼童歷若干年期之試驗，何者爲合，何者爲不合，而後出版乎？以上所説，僕不敢謂必無是讀本，然僕亦不敢謂必有是讀本也。今所謂某局某社某館之股東，大抵皆能出其重貲延聘通儒以肩任此事，然所謂通人者，必不肯教蒙童。若尋常之蒙師，即極熱心教授，而其學問又不及通人，開編輯局者每以村學究視之，而編輯之任，遂全屬於所謂通人者手上，而百千萬億童男童女於是陷入于無形之荆棘地獄矣，於是乘夾板船而出重洋歷二百有十日乃達美國矣。今夫開編輯局者，其熱心教育，固也。然以如許之貲本延聘通人，必限以葉數若干，課數若干，時期若干，而以速成速出版爲目的。其口曰：本局憫學童之苦無好讀本，余將以是副其願望也。其心曰：本局用如許之薪金，非速出版則利權失落也。無論所謂通人者，未經閱歷，未經研究，即或閱歷深矣，研究熟矣，然編輯局之股東，必不能犧牲千百金而一二年尚無書可出版者。以是之故，可決定今之小學讀本，無一不是寒酸窮學究爲之，無一是試驗數年後乃刊之。如是而謂今有合式之小學讀本，僕不敢言矣；如是而謂今有初等小學合式之讀本，僕更不敢言矣。僕自戊戌東渡，恍然于小學讀本之格式。歸國後，即編輯小學讀本，用膠印本以授蒙童，是時固謂此乃合式之讀本也。閱一年而知爲不合式者十之九；再閱一年而知爲不合式者十之七八；再閱一年而知爲不合式者十之五六。是時有慫恿以出版者，而僕徘徊有待也。今各局之小學讀本，適與僕初編之讀本同。以爲淺，而實深之又深矣；以爲順，而實鍊之又鍊矣。彼等之編輯大意，無不以深僻古雅爲戒，而偶繙其讀本，則無不深僻，無不古雅者。僕於此事不咎編輯者之造次，而咎編輯局主之皆門外漢也。今夫日人之言教育者有云：第一年讀本全是談話體，第二年是半談話半文章體。而僕嘗徧閱各局小學讀本，其差强人意者，一爲會文社女子小學讀本，一爲無錫三等學堂讀本之第一第二册，餘則未敢下斷語焉。韻語，易上口也。然某館之小學讀本全用韻語，雖淺淺之

文法未有也。實事，固智識之材料也。然某社之蒙學讀本全隸實事，第一年第一册，即詳列生理，詳列官制，詳列地理；第二册，即詳列服食名詞，詳列動植物名詞，彷彿是八股時代之類典串珠，夫亦墮入魔障中矣。自此以外，僕不暇詳言之，今止就人人心目中之某印書局之小學讀本而隨手拈其三數語以爲商榷焉。

編者曰：深者不適用也。然第一年讀本有舒泰覓捕等字，第二年讀本有煌、驟、簏、麓、燠、鬻、嚙、誕等字，得不謂之爲深乎？編者曰：句短者不適用也。然第一年讀本有甫至臥室，甫掀簾等語；第二年讀本有聞樂聲，弟悦甚，羊悦謝狗，狗去，狼食羊，得不謂之爲過短乎？彼編者曰：字畫繁者不適用也。然第二年讀本有嚙鬻等字，豈無咬賣沽等字易之，而得不謂嚙鬻等字爲字畫太繁乎？在編者之心目中，以爲此乃我所謂至淺者至簡者，而豈知此讀本，乃六七歲童子所讀也。一言以蔽之曰：編者不能將極通行畧通行之五千字分爲數級了然胸中，不必擔任此事矣。夫字課有七級，而編者混而一之，以教授蒙童，有是理乎？尚嘵嘵然曰此讀本可施之實用乎？僕再三思之，以爲編者生長之鄉，其童男童女一出口即有掀嚙鬻誕等語也，不然，何爲第一二年讀本即以此爲課本也。且初等小學讀本，代童子立言者也，日人所謂談話體也。而童子談話，果有悦甚一語乎？抑有極歡喜一語乎？夫何語爲淺，何語爲深，何語爲順，何語爲鍊，不待智者自能辨之矣。抑僕更有一説焉，編者羅列短句，凡乎哉也矣等字，全行删去，以爲童子不甚領會，然嗎咯啦呢等語，童子無不能言之。夫童既有嗎咯啦呢等語，則乎哉也矣等字可用矣，而必使童子讀無語氣之書乎？夫也之爲啦，矣之爲咯，乎哉之爲嗎爲呢，諸如此語，均可以至淺俗之語氣解之，而必捨而不用，是又二百有十日乃到美國也。僕嘗略論此事矣，凡雅鍊者非合式之小學讀本，至淺至順者乃爲合式之小學讀本，有如弟極歡喜，此語淺而順，若謂弟悦甚則否矣。又如入之以豆，淺而不順，不若以豆入之之爲順矣。且童子每讀一句，教者即須解一句。用淺順文字，則童子易曉，如云年初一日，則童子易了了；若云元旦，則儒林古國之暗號，於六七歲之童子，何必使之困悶乎？夫童子初入塾時，止可認第一二級字，而所讀之書，除語氣字外，全用第一二級字，乃爲適用。若用繙譯爲解字，一日之中，止使之强記四字亦恐不能，而安有二句之中，即有元旦偕弟五字乎？彼童子一日不止讀五字，然則五字之外，多須解釋，童子果能記憶乎？而猶曰可見諸實行乎？僕以爲編者未必有施諸實行而遂爲此語也。且凡立一法，可以施之至愚者亦可遵行，乃爲合格。若編者施之聰穎子弟，不見其苦，遂謂適用，編者必爲通人無疑，而特未嘗身爲蒙師耳。夫僕居村學究之席，何敢議論通人，然僕實不忍百千萬億之童男童女墮入荆棘地獄中，且不願其乘夾板船經二百有十日乃達美國也。僕更不忍廣東之童男童女受以上諸苦，而讀外省人之讀本以加多一重窒礙也。僕今姑拈一二，以與同業者畧商之焉。歲暮罕暇，拉雜書此，異日當再詳之。諸君子勿以饒舌見責斯，幸矣。

《譚嗣同全集・仁學・仁學界説》 二五、凡爲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静、王陽明、王船山、黄梨洲之書。

二六、算學即不深，而不可不習幾何學，蓋論事辦事之條段在是矣。

二七、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輿、全體、心靈四學，蓋羣學羣教之門徑在是矣。

《譚嗣同全集・上歐陽瓣疆興算學書》 士生今日，亦只有隱之一法；然仕有所以仕，隱尤當有所以隱。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以續衡陽王子之緒脈，使孔、孟、程、朱之傳不墜於地，惟夫子與劉夫子、涂夫子自當任之。而門弟子亦宜或如仲子之治賦；或如冉子之通算術，能理財；或如端木子之通算術，經商務；或如樊子之考究農務；或如公西子之足備使才；或如宰我子之習語言；或如卜子之治文學；或如顓孫子之訂儀注；或如言子之詳節文。陶淑既久，必將有治學合而爲一，高據德行之科，兼爲邦、南面之才與器，如顔子、仲弓其人者；師弟一堂，雍雍三代，有王者作，必來取法，可不疑矣。然今之世變，與衡陽王子所處不無少異，則學必徵諸實事，以期可起行而無窒礙。若徒著書立説，搬弄昌平闕里之大門面，而不可施行於今日，謂可垂空言以教後世，則前人之所垂亦既夥矣。且此後不知尚有世界否？又誰能驕語有河清之壽以俟其效耶？黄舍人言：昔客上海，有西人到其齋頭，見書籍堆案，佯爲不識而問曰：「此何物也？」曰：「書也。」又問：「有何用處？」舍人不能答。乃徐笑曰：「此在我西國自皆有用處，汝中國何必要此？」哀哉此言！亦所謂無其器則無其道也。不力治今之器，而徒言古之道，終何益矣。若西人之於書，則誠哉其有用矣。故十三經、廿四史、《通鑑》及有宋儒先之書，各國久即譯出。各國又皆有專譯中書之館，期將中書經、史、子、集，下逮小説、新聞紙概行繙譯，以備採擇。彼既有其器矣，故道乃得附之。觀其設施，至於家給人足，道不拾遺之盛，視唐、虞、三代固品節不及其詳明，而其效率與唐、虞、三代無異。雖西國亦斷無終古不衰弱之理，而中西互爲消

長，如挹如注，中國不自强盛，斯西國亦終無衰弱之理。然中國言治於今日，又實易於前人，則以格致諸理，西人均已發明，吾第取而用之，其大經大法，吾又得親炙目驗於西人而效法之也。夫華夏夷狄者，內外之詞也，居乎內，即不得不謂外此者之爲夷。苟平心論之，實我夷而彼猶不失爲夏。中國嘗笑西人冠服簡陋，西人即詰我之髮辮有何用處，亦無以答也。無怪西人謂中國不虛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學，不恥不若人，至目爲不痛不癢頑鈍無恥之國。彼在位而誤國者不足責，奈何讀書明理之人，曾不知變計以雪此謗耶？凡此諸言，迂儒聞之必將駭怪唾罵，特恐反客爲主之時，再去思量此言亦既晚矣。

聞佩豹言，夫子去年在鄂曾發變法之論，伏望先小試於一縣，邀集紳士講明今日之時勢與救敗之道，設立算學格致館，招集聰穎子弟肄業其中。此日之啣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算學爲中國所本有，中國特好虛妄，談算即推河圖、洛書爲加減乘除之本。不知隨舉二數皆可加減，可乘除，何必河、洛。夫河、洛誠不知爲何物也，要與《先天圖》與爻辰、卦氣、納甲、納音與風角、壬遁、堪輿、星命、卜相之屬，同爲虛妄而已矣。必如西人將此等虛妄一掃而空之，方能臻於平實。談算者又喜言黃鐘爲萬事之根本，此大可笑，黃鐘一律管而已，何得爲萬事之根本？即以造度量權衡而論，十二律吕誰不可借爲度量權衡，何必黃鐘？況纂黍之法實迂謬而不可行，萬不能取準。是以從古至今，九州十八省，無有齊一不差之度量權衡，則亦創法者之未盡善，雖虞舜不能强同之矣。惟西人分地面之天度爲若干分，以其一爲度，度定則算立方容積以爲量，即以其重爲權衡，一有差數，夫人可運算而知之，以故各國齊一，通都大邑窮鄉僻處均無差失。中國測量家多用西尺，沿海民間交易尤習用西人之度量權衡，則以彼準而我不準也。天地之機緘一發而不可遏，將盡洩其靈奇以牖民於聰明之域，其間自有不期變而自變者，此類是也。算術古有九章之說，强割粟布，方田、商功、均輸諸名目，實非出於自然，疑《周禮》保氏九數之說久即失傳，漢儒割裂算數以補之。故先鄭時已多出夕桀重差，明不止於九。至宋秦九韶知九章不足信而別立九章名目，所分乃益無理，是不如西人點線面體之說足以包舉一切。推此則凡中國五穀、六穀、百穀、三江、九江、五湖、九河之說，要不過隨舉一數以爲名，如九夷、八蠻之類，原可不必拘泥。經生家瑣瑣分辨，卒不能衷於一是，亦止覺玩時愒日而不切於事理矣。格致之理，雜見於古子書中，乍見之以爲奇，其實至平至實，人人能知能行，且已知已行，習焉不察，日用之而不知耳。諒亦不能以奇技淫巧見阻。而尤要者，除購讀譯出諸西書外，宜廣閱各種新聞紙，如《申報》、《滬報》、《漢報》、《萬國公報》之屬，公置數分，凡諭旨、告示、奏疏與各省時事、外國政事與論說之可見施行者，與中外之民情嗜好，均令生徒分類摘抄。其專治商務者，物價低昂、銀錢貴賤與出進口貨之暢滯多寡，應令列爲年月比較簡明表。西人政事莫不列爲表，夫家登耗，百官進退，外國興衰及交涉事件，出產增減，年穀豐歉，百物價值，用度奢儉，歲入多寡，兵額損益，船械精粗，工藝良楛，各種學問高下，醫院治病得失，庶獄人數及罪名皆分等第爲比較表，或變爲方圖，爲圓圖，尤一目了然。一國大小之事如數掌紋，故能以簡御繁，操之有要。賈生言：「王道極之，至纖至悉無不到」，此之謂也。太史公曰：「吾觀周譜，旁行斜上」，蓋即中國治經作史之法。治天算者，各國各省極寒極熱之度分異同與其星氣之變，均應抄録。治醫學者，各處風土所宜與其瘟疫札癘與藥材產銷之地與其價，均應抄録。自能長人學業，益人神智。林文忠督粵時，廣繙西國新聞紙，故能洞悉其情，而應其變。今日切要之事無過此者。況鄉間無所聞見，必須借此爲耳目。中國人之大病，莫過於不好遊歷，又並此而無之，終身聾盲矣。即不設此館，城鄉亦應公置數分，輪流遞閱。又嚴立課程，循名責實，每人止占一門，而皆從算學入手。每日工課，儘可從多，不使暇逸。七日一休沐，以節其勞，而暢其機。此西國通例也，極合文武弛張之道，事如可行，其詳細章程另擬呈。兼讀中國書時，得文之以禮樂。如夫子就近教導，品行心術自不至違背。來諭所云：「守先待後，皆有分任之責。」果立不朽之業，功亦不亞微管，嗣同所云：「雍雍一堂，王者必來取法，皆將於是乎在。」蓋作育人才，實貞下賴以起元，剥後得以來復也，舍此更無他法矣。

《譚嗣同全集・南學會講義・論今日西學與中國古學》

今日開學會是第二次。頭次所講，云中國艱危，曾士耳其之不若，真是古今奇變。然吾約計開闢以來，戰國與今日遥遥相映，時局雖皆極危，却又是極盛之萌芽。何也？絶大素王之學術，開於孔子。而戰國諸儒，各衍其一派，著書立説，遂使後來無論何種新學，何種新理，俱不能出其範圍。蓋儒家本是孔教中之一門，道大能博，有教無類。太史公序六家要旨，無所不包的是我孔子立教本原。後世專以儒家爲儒，其餘有用之學，俱擯諸儒外，遂使吾儒之量反形狹隘，而周、秦諸子之蓬蓬勃勃，爲孔門支派者，一概視爲異端，以自誣其教主。殊不知當時學派，原稱極盛：如商學，則有《管子》、《鹽鐵論》之類；兵學，則有孫、吴、司馬穰苴之類；農學，則有商鞅之類；工學，則有公輸子之類；刑名學，則有鄧析之類；任俠而兼格致，則有墨子之類；性理，則有莊、列，淮南之類；交涉，則有蘇、張之類；法律，則有申、韓之類；辨學，則有公孫龍、惠施之類。蓋舉近來所謂新學新理者，無一不萌芽於是。以此見吾聖教之精微博大，爲古今中外所不能越；又以見彼此不謀而合者，乃地球之公理，教主之公學問，必大通其隔閡，大破其藩籬，始能取而還之中國也。《傳》有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譬如祖宗遺產，子孫棄之，外人業之，迨其業之日新月盛，反詫異以爲奇技淫巧，機鈐詭譎之秘術。嗚

呼！此可謂數典忘祖者矣！

昔郯子夷人也，而孔子尚學之。古人有言曰：「詢於芻蕘。」又曰：「謀及庶人。」又嘗見飛輪而作車，見蜘蛛而作網。是聖人不論何人何物，惟知學以取其長而已。

然今日欲講各種學問，宜從何處講起？則天地其首務也。夫人生天地之中，不知天何以爲天，地何以爲地，且地是實物，尚可目見，天是空物，不可窺測。於不可窺測者，遂置之不講，則人爲萬物之靈之謂何矣？

嘗考《素問》曰：「地在天中，大氣舉之。」《列子》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張子《正蒙》曰：「夫天，氣也，自地以上皆天。」可見天地交界，以地面爲之，此天是氣之明證。《列子》又曰：「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是明知地爲行星之一矣。至其爲地圜地動之說，則亦確有明徵。《大戴禮》曾子曰：「如誠天圜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此地圜之鐵案也。且《周髀算經》亦曰：「地如覆槃。」蓋僅舉東半球言之。若合之西半球，則爲圓形無疑。

西人謂亞美利加洲與亞細亞洲人足心相對，遂知爲圓形。其說果何所憑？試於海面上觀之，有海船來，始見其船之煙，既見其船之煙筒，至前始見其全船之身。是明明從下而上，而爲圓形矣。又以日月食驗之：日食，乃日行入月度，爲月所掩，而成圓形，人人知之；若日在地下，月在天上，而成月食，假使地球不圓，則掩月之形必不圓矣。此又地圓之確證也。且地動之說，亦非始自西人。《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又曰：「夫坤，至柔，而動也剛，……承天而時行。」又曰：「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地動之理，大《易》已詳哉言之。又《易・乾鑿度》：「坤母運軸。」倉頡云：「地日行一度，風輪扶之。」《尚書・考靈曜》：「地恆動不止。」《春秋・元命苞》：「地右轉以迎天。」《河圖・括地象》：「地右動起於畢。」凡此諸說，不一而足。

但地既繞日而轉，何以日不可以繞地而轉？蓋日爲八星之中心，其體積大於地球者一百四十萬倍；烏有大至一百四十萬倍，而反繞一小星之理？且八星皆繞日而成一世界，又安能撇却地球以外諸星，而如最小之月之自繞星球乎？此所以知地球繞日而轉，日斷不能繞地球而轉也。

諸君但先講明此理，則知吾身所附麗之地球，本變動不居，而凡泥不變之說者爲逆天矣。又以知吾身所處之地球，原天空中不大之物，則凡附麗斯球者，可作同里同閈同性命觀，而不必驚疑駭異，夜郎吾國而禽獸他人矣。諸君勉乎哉！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一・變法通議》 然則奈何？曰：非盡取天下之學究而再教之不可，非盡取天下蒙學之書而再編之不可。大率自五歲至十歲爲一種教法，自十一歲至十五歲爲一種教法，苟慧非項橐、癡非周子，皆可率由此道，相與有成。

一曰識字書。今之《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加以徐氏新附字，及近人所輯逸字外編等，蓋萬餘字，比之於西文，未爲繁也。雖然，其字之見於羣經者，才二千有奇耳。漢初儒者作《蒼頡篇》，合秦之《蒼頡》《爰歷》《博學》三書爲之，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都三千三百字。而司馬相如作《凡將》、史遊作《急就》、李長作《元尚》，皆取材於是書。然則西漢以前文字，實只三千餘耳。《說文》據揚雄班固所續元始中王莽徵天下通小學者說奇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續《蒼頡》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班固作《在昔》《太甲》等篇以續揚雄。凡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而增益之，其字之真出於古與否，不必深辨，要之今日通行文字，實不過二千有奇，苟識此數，即以之參悟天人，經緯倫物，恢恢乎有餘矣。西人之文，以聲爲主，故字雖多而識字易；中國之文，以形爲主，故字雖少而識字難。雖然，亦有道焉。以聲爲主者，必先學字母而後拼音，以形爲主者，必先學獨體而後合體。古人言獨體爲文，合體爲字。獨體之字，象形指事爲多，合體之字，形聲會意爲多。王筠友著《文字蒙求》，條理頗善，自言以教童子，一月間而有用之字盡識，顧其書於形事二端善矣。而古今文字，除獨體外，形聲居其十之八九，必得簡法以馭之，乃可便易。余頃在澳門，有葡萄牙人來從學者，或不識字，或識矣而不能寫。余先以《文字蒙求》象形指事兩門中之獨體字授之，繼爲形聲字表，以偏旁爲緯，以聲爲經，專取其有用者，不過二千餘字，爲表一紙，懸之堂中，以授之，十餘日而盡識矣。中國文字雖不主於聲，而聲中之義甚多，故形聲一門中，實有妙理可尋。黃公度、汪穰卿皆發此義。黃之說云：如天巔等音皆有高之意，地底等音皆有低之意，圓全完旋還環等音皆有圓之意，汪之說云：如古有舊意而枯故沽固楛等，亦皆有舊意。黃之說《釋名》略演之；汪之說，《說文通訓定聲》間有發明。兩君皆將著專書以言其理。○又按凡所論述有用古今人之說者，多注明，惟用師說者不注，以一切文字皆述師訓也。附標其例。然此乃教以字之本義，若引申假借，孳乳浸多，猶未足以馭之。西人之教學童也，先實字，次虛字，次活字。今亦宜用其意，魏默深有《蒙雅》一書，分天

篇、地篇、人篇、物篇、事篇、詁天、詁地、詁人、詁物、詁事凡十門。四字韻語，各自爲類，與《急就》章略同，頗便上口，惟所載字已太多，有無用者《文字蒙求》亦同。且虛字亦非韻所能達韻語只能載同類之義，若不也焉哉等虛字皆假借之義，又其義各不相侔，難以韻語爲次。今宜用其實字活字等篇，其虛字則先識其字，至教文法時，乃詳其用，則事甚順矣。學者自離經辨志以後，亦既能讀一切書，能屬一切文。幼歲之事，不復記憶，今鯁鯁然以識字爲言，未有不匿笑之者。然中國識字人少，實坐斯弊，且既無字書，假手俗師，當其初學書也，僅令識其字，不令知其義，及少進而再以義授之，故其始也難記，而其後也益繁。彼西人花士卜、士比林卜、等書，取眼前事物至粗極淺者，既綴以說，復系以圖，其繁笨不誠可笑乎！然彼中人人識字實賴此矣。又聞西人於三歲孩童，欲教以字，則爲球二十六，分刻字母，俾作玩具，今日以AB兩球與之，明日從彼索A球，又明日而從彼索B球，二十六日，而字母畢記矣。中國文授獨體字，亦可效其意也。

二曰文法書。中國以文采名於天下，而教文法之書，乃無傳焉。意者古人語言與文字合，如《儀禮》《左傳》所載辭令，皆出之口而成文者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而《傳》《記》亦屢言將命應對之事，蓋學言即學文也。後世兩事既分，而斯義不講。自魏文帝、劉彥和始有論文之作，然率爲工文者說法，非爲學文者問津，故後世恆有讀書萬卷，而下筆冗沓弇俗，不足觀者。至於半途輟學之商賈等類，其居學數年，而蒙昧不能達一字者，更不知凡幾也。西人於識字以後，即有文法專書，若何聯數字而成句，若何綴數句而成筆，深淺先後，條理秩然。余所見者，馬眉叔近著中國文法書未成也。余昔教學童，嘗口授俚語，令彼以文言達之，其不達者削改之。初授粗切之事物，漸授淺近之議論，初授一句，漸三四句以至十句。兩月之後，乃至三十句以上，三十句以上，幾成文矣。學者甚易，而教者不勞，以視破承起講，支支節節而續成者，殆霄壤也。若其條理，則俟馬氏書成，可得而論次焉。

三曰歌訣書。漢人小學之書，如《蒼頡》《急就》等篇。皆爲韻語。推而上之，《易經》《詩經》《老子》以及周秦諸子，莫不皆然，蓋取便諷誦，莫善於此。近世通行之書，若《三字經》《千字文》，事物不備，義理亦少，今宜取各種學問，就其切要者編爲韻語，或三字，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三字七字相間成文，此體起於《荀子・成相篇》「請成相，身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後世彈詞導源於此，吾粵謂之南音，於學童上口甚便。其已成書者，若通行之《步天歌》《通鑑韻語》《十七史彈詞》，近同縣陳慶笙之直省府廳州縣韻語，粵人某君之《歷代紀元歌》，仁和葉浩吾之《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皆有用可讀。今宜補著者，一曰經學，其篇有四：一孔子立教歌，二羣經傳記名目篇數歌，三孔門弟子及七十子後學姓名歌，四歷代傳經歌。二曰史學，其篇有七：一諸史名目種別及撰人歌，二歷代國號及帝王種姓歌，三古今大事歌，四域外大事歌，五歷代官制歌，六歷代兵制歌，七中外古今名人歌。此篇復分二章，一民功，二民賊。三曰子學，其篇有三：一周秦諸上子流派歌，二歷代學術流派歌，此篇復分四章，一漢、二六朝、唐、三宋、元、明、四國朝。三外教流派歌，四曰天文。其篇有四：一諸星種別名號歌。自行星恆星以訖星雲星氣雙星並言其理，二二八星繞日及諸月歌。此二篇因葉氏書而損益之。三測候淺理歌專言潮汐空氣風雲雷雨等事亦謂之地面學。四古今中外曆法異同歌。五曰地理。其篇有七：一五洲萬國名目歌，二中國內地屬地名目歌，三中國險要各地歌，四地球高山大河名目歌，五歷代都邑萬國京城名目歌，六中國大都會外國大商埠名目歌，七地質淺理歌。專言地中金石各事。六曰物理，其目有四：一原質名目歌，二動物情狀歌，三植物情狀歌，四微生物情狀歌。以上各門，略舉大概，若其詳備以俟編時。又別爲勸學歌，贊揚孔教歌，愛國歌，變法自全歌，戒鴉片歌，戒纏足歌等。令學子自幼諷誦，明其所以然，則人心自新，人才自起，國未有不強者也。

四曰問答書。古人言學，皆以學問並舉。《孟子》曰：「有答問者」蓋學者由外入，問者由內出，其得力蓋有間焉。顧聞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不善問者反此」。蓋問亦非易言也，古之教者，恐人之不善問也，故傳記之《禮》代其問而自答之，若春秋之《公羊穀梁傳》《易》之《文言傳》大戴之《夏小正傳》，莫不皆然。《管子》有問篇皆代人設問。西人啓蒙之書，專用問答，其餘一切書每篇之末亦多附習問。近譯之《筆算》《數學》《數學啓蒙》《代數備旨》《幼童衛生》，編《聖會史記》等書，皆有之。蓋人之讀書，勢不能盡所讀而悉記之，則必提其要者，然書中要義，未必人人過目即能提出，故莫如著者代摘，而讀者自記，此著書之良裁也。西人問答專書，譯成華文者，有卜舫濟之《啓悟要津》言天文地學淺理，次第秩然，一覽可解，惜爲書甚少，於他種學問，尚從闕如中亦多彼教語。今宜略依歌訣，書之門目，條分縷晰，由淺入深，由繁反約，一一設爲問答以發明之，以歌訣爲經，以問答爲緯，歌訣以助其記，問答以導其悟，記悟並進，學者之能事畢矣。凡善著書者，取義靡不宏富，而既講體例，又講文法，故條理隱伏，讀者易眩，苟擷而剔之，不值思索耳。余以爲雖繁重詳博，如《古文尚書疏證》《明堂大

道録》等書，使爲問答以演之，每書不過千字，其義已可大明凡所言問答書皆列斷不引證。故盡天下有用之學，而編以問答，爲書不出三十本，崖略即已畢具。此爲粗通一切言之，若欲專門名家，當讀引證之書。學子雖有下質，十五歲以前，此編當可卒業，魁碩耆宿，蔑此淹通矣。又師範學校未立，求師爲難，既有此編，則雖冬烘學究亦可按圖索驥依所問以課其徒，吾所謂盡天下之學究而教之，此亦其一事也。

五曰説部書。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甿靡不以讀書爲難事，而《水滸》《三國》《紅樓》之類，讀者反多於《六經》寓華西人亦讀《三國演義》最多，以其易解也。夫小説一家，《漢志》列於九流，古之士夫，未或輕之，宋賢語録滿紙恁地這個，匪直不事修飾，抑亦有微意存焉。日本創伊呂波等四十六字母，別以平假名片假名，操其土語以輔漢文，故識字讀書閱報之人日多焉。今即未能如是，但使專用今之俗語有音有字者以著一書，則解者必多，而讀者當亦愈夥。自後世學子，務文采而棄實學，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遊戲恣肆以出之，誨盜誨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風氣，魚爛於此間而莫或知，非細故也，今宜專用俚語，廣著羣書，上之可以借闡聖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爲補益，豈有量耶？

六曰門徑書。學者於以上五種書既已致力，則可以覃精六籍，汎濫羣書矣。顧四庫之編，已如煙海加以古逸，加以近著，更加以西書，汗萬牛，闚億室，數十寒暑，能讀幾何，故非有以導之不可。四庫提要，於諸學門徑略具矣，惟書頗繁重，童蒙憚焉。啓超本鄉人，嘗不知學，年十一遊坊間，得張南皮師之《輶軒語書目答問》歸而讀之，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者。稍長，遊南海康先生之門，得《長興學記》俛焉孜孜從事焉南海先生復有《桂學答問》，甲午游粵西告桂人士者，其言較《長興學記》爲切近。歲甲午余授學於粵，曾爲《讀書分月課程》以訓門人，近復爲《讀西學書法》以答問者，皆演師友末説，靡有心得，童蒙之求，所弗辭耳。仁和葉瀚爲《讀書要略》條理秩然，蓋便初學學童鼓篋之始，依此數書，當有塗徑。嚮者每欲薈萃中外古今爲羣學源流》一書，以教學究，恨學淺才薄，僅成數篇，海内君子，庶幾成之，嘉惠來者焉。

七曰名物書。西人有書一種，此土譯者，命之爲字典，其最備者，至數十巨册，以二十六字母編次，古今萬國名物皆具焉。故既通文法者，據此編以讀一切書，罔有窒矣。中土歷古未有是書，楊氏方言，意蓋近之，今宜用其意，盡取天下之事物，悉行編定，以助學者繙檢之用。如云君天下者，三皇謂之皇，五帝謂之帝，三代謂之王，秦後迄今謂之皇帝，皆謂之君，亦謂之后，亦謂之辟，亦謂之上；蒙古謂之汗，或謂之貝勒，回部謂之沙，俄謂之沙，突厥謂之蘇魯丹，日本謂之天皇，西藏謂之贊普，歐洲諸國謂之木那克，亦謂之愛伯勞，亦謂之塞佛倫，亦謂之爾路漏，亦謂之金，亦謂之伯理璽天德云云。其餘一切，並同斯例。大抵官制地理兩事最爲繁博，其餘各門殆易易耳。學者既通文法，明大義，苟得此書，則可以盡讀羣書無不能解者，其所譯定西人名稱即可爲他日國語解之用繙譯西書名號參差，宜倣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之例，整齊畫一，公定譯名。他日續譯者毋許擅易。雖非徒蒙拾之助而學童得此，其成學更事半功倍也。以上諸書，朋輩中多言其不容緩者，南海康先生草定凡例，命啓超等編之，已五年矣。玩忽時日，殺青無期，順德何君穗田義士也頃集義款開幼學書局於澳門，聯合同志共襄斯舉，擬先成識字、文法、歌訣、問答四種。今歲夏間，即當脱稿，由澳門廣時務報館印行，其《名物》一書亦已開編矣。

西文西語之當習，今之談洋務者，莫不言之矣。雖然，有欲學焉而爲通事爲買辦以謀衣食者，有欲學焉而通古今中外窮理極物强國保教者，受學之始，不可不自審也。今沿江沿海各省，其標名中西學館英文書塾以教授者，多至不可勝數，彼其用意，大抵若前之説而已。其由後之説者，則概乎未始有聞也。昧者以爲是西學將興，吾謂若輩之所爲，於亡中學則有餘，至西學之能興與否，則非吾之所敢言也。吾聞西國學士，非通拉丁文，不得與試，蓋拉丁文者英法俄德諸文之所從出。彼中績學之士，其著書發論，篇中每帶拉丁文法。如中國之能文者多用先秦漢魏語。若未經從事者讀之，多不解焉。聖祖仁皇帝每日召西人入内，授拉體諾文二小時，拉體諾即拉丁也。今之學者，每於學英法文將成之時，始習拉丁，然聞之由英法以上追拉丁，則學之甚難，由拉丁以下通英法，則學之甚易。故學童受學之始，以先習拉丁爲善云。又嘗見西人習華文之書，大抵皆日用應酬，口頭常語其究心訓詁義理者絶少，故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華言，至其能讀書者希焉，能以華文綴文著書者益希焉，雖由華文之繁難，亦由彼之學者不得其書也。今之教授西文者，其蔽亦坐是。故造就通事買辦則有餘，培養人才則不足。有志於是者，宜學彼中學人之所學，毋學此間市井洋傭之所學，先其文言，後其俚語，則庶幾矣。

《記》曰：「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六藝之目，禮、樂、射、御、書、數，是知古

人於數計一學，與書並重，無人不學，無人不能。後世俗儒，鄙爲小道，不復厝意，晚近有顓此以名家者，則又羣推爲絶學，皆陋之甚也。今宜令學童，自八歲以上即授之以心算，漸及筆算之加減乘除，通分小數比例開方等，及幾何之淺理，令演之極熟；稍長以後，以次授代微積稍深之法，事半功倍，年未弱冠可以以疇人鳴於時矣。

嘗見西人幼學之書，分功課爲一百分，而由家中教授者，居七十二分，由同學熏習者居九分，由師長傳授者，不過十九分耳。兒童幼時，母親於父，日用飲食，歌唱嬉戲，隨機指點，因勢利導，何在非學，何事非教。孟母遷室教子俎豆，其前事矣。故美國嬰兒學塾，近年教習，皆改用婦人，以其閑靜細密，且能與兒童親也。中國婦學不講爲人母者半不識字，安能教人？始基之壞，實已坐此。今此事既未克驟改，至其就學之後，一切教法，亦宜稍變，無俾爾許人才，皆汩没於學究之手。《記》曰：「八歲入小學。」又曰：「十年出就外傅。」今將八歲以上，十二年以下，略審中人之資，所能從事者，擬爲一功課表，世之愛子弟者，或有取焉。行此功課數年，則能讀經史格致等書其功課別詳他篇。

每日八下鐘上學，師徒合誦贊揚孔教歌一遍，然後肄業。

八下鐘受歌訣書，日盡一課。每課二百字。每課以誦二十遍爲率。

九下鐘受問答書，日盡一課。凡問答書皆歌訣書之注疏，問答書之第一課即解歌訣書之第一課，餘同。不必成誦，師爲解其義。明日按所問而使學童答之，答竟則授以下課。

十下鐘剛日受算學，柔日受圖學。

凡受算學，先習筆算，一年以後漸及代數。每日由師命二題，令學童布算。

凡受圖學，先習簡明總圖，漸及各國省縣分圖，以紙摹印寫之，日約盡一縣。印畢，由師隨舉所已習者，令學童指其所在之經緯度。

十一下鐘，受文法，師以俚語述意，令學童以文言達之。每日五句，漸加至五十句。

十二下鐘，散學。

一下鐘復集，習體操，略依幼學操身之法，或一月或兩月盡一課，由師指授，操畢，聽其玩耍不禁。

二下鐘，受西文。依西人教學童之書，日盡一課。

三下鐘受書法。中文西文各半下鐘每日各二十字漸加至各百字。

四下鐘受説部書指新編者言。師爲解説，不限多少，其學童欲涉獵他種書者，亦聽。

五下鐘散學。師徒合誦愛國歌一遍，然後各歸。

每十日一休沐。至日，師徒晨集堂中，祀孔子畢，合誦贊揚聖教歌一遍，各散歸。凡孔子卒日，及萬壽日，各休沐五日。

王國維《靜庵文集續編・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 今日教育上有一可喜之現象，則音樂研究之勃興是也。二三年來，學校唱歌集之出版者，以數十計。大都會之小學校亦往往設唱歌一科。至夏期音樂研究會等，時有所聞焉。然就唱歌集之材料觀之，則吾人不能不謂提倡音樂，研究音樂者之大半於此科之價值實尚未盡曉也。夫音樂之形而上學的意義如古代希臘畢達哥拉斯及近世叔本華之音樂説。姑不具論，但就小學校所以設此科之本意言之，則一調和其感情；二陶冶其意志；三練習其聰明官及發聲器是也。一與三爲唱歌科自己之事業，而二則爲修身科與唱歌科公共之事業。故唱歌科之目的，自以前者爲重。即就後者言之，則唱歌科之補助修身科，亦在形式而不在内容，歌詞雖有聲無詞之音樂，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固不必用修身科之材料爲唱歌科之材料也。故選擇歌詞之標準，甯從前者而不從後者。若徒以乾燥拙劣之辭述道德上之教訓，恐第二目的未達，而已失其第一之目的矣。欲達第一目的，則於聲音之美外，自當益以歌詞之美。而就歌詞之美言之，則今日作者之自製曲，其不如古人之名作，審矣。或謂古人之名作不必合於小學教育之目的與程度，然古詩中之詠自然之美及古蹟者，亦正不乏此等材料，以有具體的性質而可以呈於兒童之直觀故，故較之道德上抽象之教訓，反爲易解，且可與歷史、地理及理科中之材料相聯絡，而其對修身科之聯絡，則甯與體操科等。蓋一在養其感情，一在强其意志，其關係乃普遍關係，而不關於材質之意義也。循此標準，則唱歌科庶不致爲修身科之奴隸，而得保其獨立之位置歟。

王國維《靜庵文集續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 今日之《奏定學校章程》，草創之者黄陂陳君毅，而南皮張尚書實成之。其小學、中學諸章程中亦有不合于教育之理法者，以世多能知之能言之，余故勿論。今分科大學之立有日矣，且論大學。大學中若醫、法、理、工、農、商諸科，但襲日本大學之舊，不知中國現在之情形有當否，以非子之專門，亦不具論，但論經學科、文學科大學。

《分科大學章程》中之最宜改善者，經學、文學二科是已。余謂此張尚書最得意之作也。尚書素以碩學名海內，又于政事之暇，不廢稽古。觀此二科之章程內，詳定教授之細目及其研究法，肫肫焉不惜數千言，爲國家名譽最高學問最深之大學教授言之，而於中學、小學，國家所宜詳定教授之範圍及其細目者，反無聞焉。吾人不能不服尚書之重視此二科，又於其學術上所素嫻者，不憚忠實陳其意見也。且尚書不獨以經術文章名海內，又公忠體國，以扶翼世道爲己任者也。故懼邪說之橫流，國粹之喪失之意，在在溢于言表，于此二章程中，尤情見乎辭矣。吾人固推重尚書之學問，而於其扶翼世道人心之處，尤不能不再三傾倒也。雖然，尚書之志則善矣，然所以圖國家學術之發達者，則固有所未盡焉。今不暇細論其誤，特就其根本之處言之如左，以俟當局者採擇焉。

其根本之誤何在？曰在缺哲學一科而已。夫歐洲各國大學，無不以神、哲、醫、法四學，爲分科之基本。日本大學，雖易哲學科以文科之名，然其文科之九科中，則哲學科裒然居首，而餘八科無不以《哲學概論》、《哲學史》爲其基本學科者。今經學科大學中，雖附設理學一門，然其範圍限于宋以後之哲學，又其宗旨在貴實踐而忌空談，《學務綱要》第三十條，則夫《太極圖說》、《正蒙》等，必在擯斥之例。則就宋人哲學中言之，又不過其一部分而已。吾人且不論哲學之不可不特置一科，又不論經學、文學二科中之必不可不講哲學，且質南皮尚書之所以必廢此科之理由如何？

一、必以哲學爲有害之學也。夫言哲學之害，必自其及于政治上者始矣。數年前海內自由革命之說，雖與歐洲十八世紀哲學上之自然主義稍有關係，然此等說寧屬于政治法律之方面，而不屬於哲學之方面，今不以此說之故而廢直接之政治法律，何獨于間接之哲學科而廢之？且吾信昔之唱此說以號召天下者，不獨于哲學上之自然主義曾無所知，且亦不知政治法律爲何物者也。不逞之徒，何地蔑有，昔之洪、楊，今之孫、陳，寧皆哲學家哉？且自然主義，不過哲學中之一家言，與之反對者，何可勝道？余謂不研究哲學則已，苟有研究之者，則必博稽衆說而唯真理之從。其有奉此說者，雖學問之自由獨立，上所不禁；然理論之與實行，其間必有辨矣。今者政體將改，上下一心，反側既安，莠言自泯，則疑此學爲釀亂之麴蘗者，可謂全無根據之說也。

二、必以哲學爲無用之學也。雖余輩之研究哲學者，亦必昌言此學爲無用之學也。何則？以功用論哲學，則哲學之價值失。哲學之所以有價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範圍故也。且夫人類豈徒爲利用而生活者哉？人於生活之欲外，有知識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滿足，必求之文學、美術；知識之最高之滿足，必求諸哲學。叔本華所以稱人爲形而上學的動物，而有形而上學的需要者，爲此故也。故無論古今東西，其國民之文化苟達一定之程度者，無不有一種之哲學；而所謂哲學家者，亦無不受國民之尊敬，而國民亦以是爲輕重。光英吉利之歷史者，非威靈吞、納爾孫，而培根、洛克也。大德意志之名譽者，非俾思麥、毛奇，而汗德、叔本華也。即在世界所號爲最實際之國民如我中國者，于《易》之太極，《洪範》之五行，周子之無極，伊川、晦庵之理氣等，每爲歷代學者研究之題目，足以見形而上學之需要之存在，而人類一日存，此學即不能一日亡也。而中國之有此數人，其爲歷史上之光，寧他事所可比哉？今若以功用爲學問之標準，則經學、文學等之無用，亦與哲學等，必當在廢斥之列，而大學之所授者，非限于物質的應用的科學不可。坐令國家最高之學府與工場闤闠等，此必非國家振興學術之意也。夫就哲學家言之，固無待于國家之保護。哲學家而仰國家之保護，哲學家之大辱也。又國家即不保護此學，亦無礙于此學之發達。然就國家言之，則提倡最高之學術，國家最大之名譽也。有腓立大王爲之君，有崔特里茲爲之相，而後汗德之純理批評得出版而無所憚，故學者之名譽，君與相實共之。今以國家最高之學府，而置此學而不講，斷非所以示世界也。況哲學自直接言之，固不能辭其爲無用之學；而自間接言之，則世所號爲最有用之學如教育學等，非有哲學之預備，殆不能解其真意。即令一無所用，亦斷無廢之之理，況乎其有無用之用哉？

三、必以外國之哲學與中國古來之學術不相容也。吾謂張尚書之意，豈獨對外國哲學爲然哉？其對我國之哲學，亦未嘗不有戒心焉。故周秦諸子之學，皆在所擯棄，而宋儒之理學，獨限于其道德哲學之範圍內研究之，然此又大謬不然者也。《易》不言太極，則無以明其生生之旨；周子不言無極，則無以固其主靜之說；伊川、晦庵若不言理與氣，則其存養省察之說爲無根柢。故欲離其形而上學，而研究其道德哲學，全不可能之事也。至周秦諸子之說，雖若時與儒家相反對，然欲知儒家之價值，亦非盡知其反對諸家之說不可，況乎其各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哉！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苟儒家之說而有價值也，則因研究諸子之學而益明；其無價值也，雖罷斥百家，適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吾竊嘆尚書之知之與杞人等也，昔日杞人有憂天墮而壓

己者，尚書之憂道，無乃類是。若夫西洋哲學之於中國哲學，其關係亦與諸子哲學之於儒教哲學等。今即不論西洋哲學自己之價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學，勢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學。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然則尚書之遠慮及此，亦不免三思而惑者矣。

尚書所以廢哲學科之理由，當不外此三者。此恐不獨尚書一人之意見爲然，吾國士大夫之大半，當無不懷此疑慮者也。而其不足疑慮也，既如上所述，則尚書之廢此科，雖欲不謂之無理由，不可得也。若不改此根本之謬誤，則他日此二科中所養成之人才，其優于佔畢帖括之學者幾何，而我國之經學、文學不至墜于地不已，此余所爲不能默爾而息者也。

由上文所述觀之，不但尚書之廢哲學一科爲無理由，而哲學之不可不特立一科，又經學科中之不可不授哲學，其故可睹矣。至文學與哲學之關係，其密切亦不下于經學。今夫吾國文學上之最可寶貴者，孰過于周秦以前之古典乎？《繫辭上下傳》實與《孟子》、《戴記》等爲儒家最粹之文學。若自其思想言之，則又純粹之哲學也。今不解其思想，而但玩其文辭，則其文學上之價值，已失其大半。此外周秦諸子，亦何莫不然。自宋以後，哲學漸與文學離，然如《太極圖說》、《通書》、《正蒙》、《皇極經世》等，自文辭上觀之，雖欲不謂之工，豈可得哉？此外如朱子之於南宋，陽明之於明，非獨以哲學鳴；言其文學，亦斷非同時龍川、水心及前後七子等之所能及也。凡此諸子之書，亦哲學，亦文學。今舍其哲學而徒研究其文學，欲其完全解釋，安可得也？西洋之文學亦然，柏拉圖之《問答篇》，魯克來謔斯之《物性賦》，皆具哲學、文學二者之資格。特如文學中之詩歌一門，尤與哲學有同一之性質。其所欲解釋者，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問題，不過其解釋之方法：一直觀的，一思攷的；一頓悟的，一合理的耳。讀者觀格代希爾列爾之戲曲，所負于斯披諾若汗德者如何，則思過半矣。今文學科大學中，既授外國文學矣，不解外國哲學之大意，而欲全解其文學，是猶却行而求前，南轅而北其轍，必不可得之數也。且定美之標準與文學上之原理者，亦唯可于哲學之一分科之美學中求之。雖有文學上之天才者，無俟此學之教訓，而無才者亦不能以此等抽象之學問養成之。然以有此等學故，得使曠世之才稍省其勞力，而中智之人不惑于歧途，其功固不可沒也。故哲學之重要，自經學上言之則如彼，自文學上言之則如此，是故不冀經學文學之發達則已，苟謀其發達進步，則此二科之章程，不可不自根本上改善之也。

除此根本之大謬外特將其枝葉之謬論之如左：

一、經學科大學與文學科大學之不可分爲而二也。經學家之言曰：「六經天下之至文。」文學家之言曰：「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二者尚書豈不知之？而顧別經學科于文學科中者，則出于尊經之意，不欲使孔孟之書，與外國文學等侏儒之言爲伍也。夫尊孔孟之道，莫若發明光大之，而發明光大之之道，又莫若兼究外國之學說。今徒于形式上置經學于各分科大學之首，而不問內容之關係如何，斷非所以尊之也。且果由尚書之道以尊孔孟，曷爲不廢外國文學也？貌爲尊孔以自附于聖人之徒，或貌爲崇拜外國以取媚于時勢，二者均竊爲尚書不取也。爲尚書辯者，曰西洋大學之神學科，皆爲獨立之分科，則經學之爲一獨立之分科，何所不可？曰西洋大學之神學科，爲識者所詬病久矣。何則？宗教者，信仰之事，而非研究之事。研究宗教是失宗教之信仰也；若爲信仰之故而研究，則又失研究之本義。西洋之神學，所謂爲信仰之故而研究者也。故與爲研究之故而研究之哲學，不能並立于一科中。若我孔孟之說，則固非宗教而學說也，與一切他學均以研究而益明，而必欲獨立一科，以與極有關係之文學相隔絕，此則余所不解也。若爲尊經之故，則置文學科于大學之首可耳。何必效西洋之神學科，以自外于學問者哉？

一、羣經之不可分科也。夫「不通諸經，不能解一經」，此古人至精之言也。以尚書之邃于經學，豈不知此義？而顧分經學至十一科者，則以既別經學于文學，則經學科大學中之各科，未免較他科大學相形見少故也。今若合經學科于文學科大學中，則此科爲文學科大學之一科，自不必分之至析。夫我國自西漢博士既廢以後，所謂經師，無不博綜群經者。國朝諸老亦然。且大學者，雖爲國家最高之專門學校，然所授者，亦不過專門中之普通學，與以畢生研究之預備而已。故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進步之學問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至於研究專門中之專門，則又畢生之事業，而不能不俟諸卒業以後也。

一、地理學科不必設也。文學科大學中之有地理科，斯最可異者已。夫今日之世界，人跡所不到之地殆少。故自地理學之材料上言之，殆無可云進步矣。其尚可研究之方面，則在地文地質二學。然此二學之性質，屬于格致科，而不屬于文學科。今格致科大學中既有地質科矣，則地理學之事可附于此科中研究之。若別置一科，不免有重複之弊矣。

由余之意，則可合經學科大學于文學科大學中，而定文學科大學之各科爲五：一經學科，二理學科，三史學科，四國文學科，五外國文學科。此科可先置英德法三國，以後再及各國。而定各科所當授之科目如左：

一、經學科科目：一哲學概論，二中國哲學史，三西洋哲學史，四心理學，五倫理學，六名學，七美學，八社會學，九教育學，十外國文。

二、理學科科目：一哲學概論，二中國哲學史，三印度哲學史，四西洋哲學史，五心理學，六倫理學，七名學，八美學，九社會學，十教育學，十一外國文。

三、史學科科目：一中國史，二東洋史，三西洋史，四哲學概論，五歷史哲學，六年代學，七比較言語學，八比較神話學，九社會學，十人類學，十一教育學，十二外國文。

四、中國文學科科目：一哲學概論，二中國哲學史，三西洋哲學史，四中國文學史，五西洋文學史，六心理學，七名學，八美學，九中國史，十教育學，十一外國文。

五、外國文學科科目：一哲學概論，二中國哲學史，三西洋哲學史，四中國文學史，五西洋文學史，六國文學史，七心理學，八名學，九美學，十教育學，十一外國文。

王國維《靜庵文集・教育偶感四則・大學及優級師範學校之削除哲學科》《奏定學堂章程》，張制軍之所手定。其大致取法日本學制，獨於文科大學中削除哲學一科，而以理學科代之。夫理學之於哲學，如二五之於一十，且理學之名，爲我中國所固有，其改之也固宜。獨自其科目之內容觀之，則所謂理學者，僅指宋以後之學說，而其教授之範圍，亦限於此。夫大學之設哲學科，不自日本始也。歐洲中世以降，大學必備醫學、法學、哲學、神學四科。德意志之大學，今日猶仍此制。其餘各國大學，無不設此科者。今當興學之始，而獨削此科，豈以性與天道，非中人以下所得聞歟？抑懼詖詞邪說之橫溢而亟絕之歟？於是吾人不得不美制軍之政策，賢於歐洲政治家遠矣。抑吾聞叔本華之言曰：大學之哲學，真理之敵也。真正之哲學，不存於大學，哲學惟恃獨立之研究，始得發達耳。然則制軍之削此科，抑亦斯學之幸歟？

至於優級師範學校則不然，夫師範學校，所以養成教育家，非養成哲學家之地也。故其視哲學也，不以爲一目的而以爲一手段，何則？不通哲學，則不能通教育學，及與教育學相關繫之學故也。且夫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固哲學之事業，然此乃天才與專門家之所爲，非師範學校之生徒所能有事也。師範學校之哲學科，僅爲教育學之預備，若補助之用。而其不可廢，亦即存乎此。何則？彼挾宇宙人生之疑惑，而以哲學爲一目的而研究之者，必其力足以自達，而無待乎設學校以教之。且宇宙人生之事實，隨處可觀，而其思索，以自己爲貴，故大學之不設哲學科，無礙斯學之發達也。若夫師範學校之生徒，其志望惟欲爲一教育家，非於哲學上有極大之興味也。而哲學之與教育學之關係，凡稍讀教育學之一二頁者，即能言之。今以他學喻之，殆如物理學、化學之與工學之關係，生理學、解剖學之與醫學之關係乎。世未有舍物理學、化學而言工學，舍生理學、解剖學而言醫學者。今欲舍哲學而言教育學，此則愚所大惑不解者也。

王國維《觀堂別集》卷四《國學叢刊序》 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學之義廣矣，古人所謂學兼知行，言之今專以知言，則學有三大類，曰科學也，史學也，文學也。凡記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謂之科學，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者謂之史學，至出入二者間而兼有玩物適情之效者謂之文學。然各科學有各科學之沿革，而史學又有史學之科學，如劉知幾《史通》之類。若夫文學則有文學之學如《文心雕龍》之類。焉，有文學之史如各史文苑傳。焉，而科學史學之傑作亦即文學之傑作，故三者非截然有疆界，而學術之蕃變，書籍之浩瀚，得以此三者括之焉。凡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學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識道理之不能表以議論而但可表以情感者，與夫不能求諸實地而但可求諸想像者，此則文學之所有事。古今東西之爲學，均不能出此三者。惟一國之民性質有所毗，境遇有所限，故或長于此學而短于彼學，承學之子資力有偏頗，歲月有涯涘，故不能不主此學而從彼學，且于一學之中又擇其一部而從事焉，此不獨治一學當如是，自學問之性質言之，亦固宜然。然爲一學無不有待于一切他學，亦無不有造于一切他學。故是丹而非素主入而奴出，昔之學者或有之，今日之真知學真爲學者可信其無是也。

夫然故吾所謂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之說，可得而詳焉。何以言學

無新舊也，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學上觀之，與自史學上觀之，其立論各不同。自科學上觀之，則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則？聖賢所以別真僞也，真僞非由聖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聖賢立也。自史學上觀之，則不獨事理之真與是者足資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視爲不真之學說，不是之制度風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與其所以適于一時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於方來，故材料之足資參考者，雖至纖悉不敢棄焉，故物理學之歷史謬說居其半焉，哲學之歷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風俗之歷史弁髦居其半焉，而史學家弗棄也，此二學之異也。然治科學者必有待于史學上之材料，而治史學者亦不可無科學上之知識，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于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科學，即爲調停之說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舊之說也。

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疎密耳。即從俗說而姑存中學西學之名，則夫慮西學之盛之妨中學，與慮中學之盛之妨西學者，均不根之說也。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京師號學問淵藪，而通達誠篤之舊學家，屈十指以計之，不能滿也；其治西學者不過爲羔雁禽犢之資，其能貫串精博終身以之如舊學家者，更難舉其一二。風會否塞，習尚荒落，非一日矣。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特余所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授之西學而已。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苟質以《詩》《騷》草木之名狀而不知焉，則于此學固未爲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證梁虞劇，唐一行之說，以明《竹書紀年》之非僞，由《大唐西域記》以發見釋迦之支墓斯爲得矣。故一學既興，他學自從之，此由學問之事本無中西，彼鰓鰓焉慮二者之不能並立者，真不知世間有學問事者矣。

顧新舊中西之爭，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惟有用無用之論，則比前二說爲有力。余謂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歐洲近世農工商業之進步，固由於物理、化學之興，然物理化學高深普徧之部與蒸氣電信有何關係乎？動植物之學所關於樹藝畜牧者幾何？天文之學所關於航海授時者幾何？心理社會之學其得應用于政治教育者亦尠，以科學而猶若是，而況于史學文學乎？然自他面言之，則一切藝術悉由一切學問出。古人所謂不學無術非虛語也。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雖一物之解釋一事之決斷，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爲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雖宇宙中之一現象、歷史上之一事實，亦未始無所貢獻，故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于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與知也。學問之所以爲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實由於此。凡生民之先覺，政治教育之指導，利用厚生之淵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國之名譽與光輝而已。世之君子可謂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者矣。

以上三說，其理至淺，其事至明，此在他國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猶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猶使余爲此嘵嘵也。適同人將刊行《國學雜誌》，敢以此言序其耑。此誌之刊，雖以中學爲主，然不敢蹈世人之爭論，此則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二册《南洋公學蒙學課本初編編輯大意》 泰東西教育之學，列於顓門，義蘊宏博，非寢饋其中者不能究也。智短慮淺，未窺萬一，敢云編輯哉？然墨守故步，天君未安，蒙學方興，姑承缺乏，比之《花夜記》《千字文》等書而已，不足云定本也。述編輯大意如左：

陵節躐等，古有明戒。瓶瓮之不知，而語以鐘鼎；犬馬之不識，而語以麟鳳，非法也。是編專取習見聞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要使童子由已知而達於未知而已。所謂習見習聞者，非指一人一地而言也。是編開卷，即列山字以問滬兒，必茫然矣。然無山之處不知山，猶無海之處不知海，山與海皆非罕見之物也，余可類推。

舊法令學生苦認方塊字，孤寂無情，斷非善法。是編以兩名相聯，開卷由聯字而綴句而成文，七八歲童子稍有知識者，諒無不能貫串之理，較之蠻記《十三經》不二字者似稍有益。

我國文字語言，離爲二物，識字之所以難也。其文序與語次相歧者，如云以物與人此文語相同者也。若變曰與人以物，則語不同矣。童子尤難領悟，是編專取文語同次者，凡倒裝句法，及文中所有，語中所無之字，概不闌入。或謂教童子宜先以文俗同聲字，此言誠是。然滬人呼日月二字，文俗已自不同，官音則無不同也。是編非爲一人一地而作，此例亦不可拘。

引伸假借，字義滋繁，讀本非字書之比。課中如遇一字數義者，但隨正文解其本義，不必多引他義，轉令迷悶難記。

泰西之讀本，爲科學（即天文地理等學）之管鑰，亦筆札之資糧。過雅過俗，兩不適用。是編於筆札通用之文字，雅俗兼採，惟俚俗不能入文者，則摒不録。

屬稿之時，若無條理，隨意掇拾，必傷蕪雜。乃取易解之字以類相從。先名字，次靜字。名字先有形而后無形，靜字先有象而后無象。其聯字綴句之法，則先聯平立之兩名字天地日月，次聯不并立之兩名字人身牛毛，先兩字，次三字四字則幾乎成句矣，至九字十字，則接句而成文矣。此上卷詮次先後之大略也。下卷復取上卷所未及之字類，與雖及而未盡者，自始自終，條分類別，由十數字至四十字，則皆成片段矣。此下卷詮次先後之大略也。

泰西文規學家之言曰：以語言學文規，非以文規學語言。言文規出於語言，必先學語言而後學文規也。中國文語兩歧，學文規者，必以文字求之，尤難之難矣。是編既以字類爲次，每課下所注細字，聊借名目，已見條理，非上執童子而語以文規。且屬辭之法當別作文規教科書以明之，《馬氏文通》乃著作家言，非教科書也。非但區別字類而已。編是書者，不明教育之學，於兒童心才發越之序，茫無所得，向壁虛造，力求淺易，然自謂淺易，猶恐童子讀之，尚難領悟。用書者遇窒礙不通之處，尚望賜書教督爲幸。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二册《南洋公學蒙學課本二編編輯大意》 是編都凡一百三十課，分故事六十課，物名實字三十課，淺説瑣記三十課，通用便函十課，集泰西讀本善法，窺竊餘緒，損益成書，以備小學之一格而已。述編輯大意如左：

小學者，學士農工商，盡人當知之學；非學爲政事家文學家義理家也；此今日泰西各國小學之公理。是編所述，皆家人瑣屑之談，几席凡近之語，於漢宋小學兩有出入。

泰西教育之學，其旨萬端，而以德育智育體育爲三大綱。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體育者，衛生之事也，蒙養之道，於斯爲備。是編故事六十課，屬德育者三十，屬智育者十五，屬體育者十五。中土之所固有者，惟德育一門而已。然載籍所傳，或高遠難行，或簡淡乏味，如二十四孝之類，半涉迂誕，尤不足以爲教，故概不登録。凡所捃拾，大半譯自西書，略加點竄。間有出自臆撰者，遠彷憑虛亡是之體，近師西人用稗説體編小學書之例，意主啟發，勿疑爲私造無故也。

實字三十課，物名但取通俗，不敢涉小學家之藩籬，凡近世新物及文俗通用之字，概用俗名，過俗者不録，仍就所知各註文俗之名於下，然不能悉也。分類但免淆混，不盡依格致學之部族，苟令童子遇物能書而已，非以談物理詳古訓也。雜字課中舛誤尚多，請用書者隨時更正。

淺説瑣記三十課，或敷陳淺理，或摹寫景物，既爲多識之助，亦備學文之式，童子學文，先作史論，尚非善法。西人教童子則從物理淺説及遊記尺牘入手。尺牘爲人生必需之文字，童子尤喜爲之；西國讀本，間有雜以尺牘者，亦善法也。兹仿其體列便函十課，簡短易學，無粉飾累贅之談。

西國讀本有錯綜者，有類别者。是編用錯綜例，每故事兩課，間以雜字一課，淺説瑣記一課。最後五十課，則每四課更綴以便函一課，移步換形，令童子不生厭倦而已。

是編文義，直遂易解，仍依初編之例。凡倒裝字句，及文中所有，語中所無之字，概不闌入。

初編爲入門之書，童子未能貫串文義，每授一課，自當先由教習指授；初編卒業即當練習讀書之法；是編課首必列零字，上編已見之字是編不列，上課已見之字下課亦不列，異義者則列之，或有複處則失檢耳。教習先就正文講明本意，乃令學生自講正文，教習爲指誤處。此法試用有效，不過半年。學生遇小段淺説，即能了了矣。

課末設問，或問本課大意，或問餘義，授課後當令學生掩卷口答。雜字課須默寫。

其增損詳略之法，則在乎教習之因材施教矣。中土文語兩歧，讀書之難易與西國迥别，背誦之法尚不可廢。惟背誦而不識字者，當以默書之法救之，背誦而不明大義者，當以問答之法救之。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二册《南洋公學蒙學課本初編字類略式》 中土向無文法書。《馬氏文通》獨創巨製，其書精博必傳無疑。此編以字類爲次，閱者若不習西文，又未讀馬氏之書，則見動字静字等名目，幾不知爲何等語矣。因略加疏證。大綱悉宗馬氏，以免歧異；子目則互有出入，姑存臆説以俟來哲。

名字

凡日月山川，怪力亂神聲色臭味，性情道德等字，或指有形有象之事物，或

指無形無象之事物，皆名字也。其別有二：曰公名字，同類之物所公者也，如鳥獸草木等字；曰本名字，一人一物所私者也，如堯舜禹湯齊秦晉楚等字。

代字

凡爾我彼此等字，以代事物之名者，皆代字也。不自呼其名而曰我，我者代己之名也。其別有四：曰指名代字，如吾爾其之等字；或代當前之名字，如吾曰三省吾身，吾字代曾子之名，即當前發語之人也；或代已見之名字，如學而時習之，之字即代學字。曰聯接代字，如所者等字；如好人之所惡，好者一人也，知其所止，知一事也，止又一事也。故皆以所字聯之。我未見好仁者，未見者一人也，好仁者又一人也。從者見之，從一事也，見之又一事也。故皆以者字聯之。曰切指代字，如此是等字；如此則滑釐之所不識也，此字即指上孟子語。是可忍也，是字即指上舞八佾事。曰泛指代字，如或孰等字。如或謂孔子曰或字，不指定一人；孰不可忍也，孰字不指定一事。

動字

凡飛鳴食息，搏擊騎射，愛憎欲惡等字；以狀事物，或顯或隱之運動者，皆動字也。其別有四——曰自動字，有施而無受者也，如飛躍等字；鳶飛魚躍，飛者自飛，躍者自躍，無受其躍與飛者也。曰他動字，有施有受者也，如擊取等字；擊磬取瑟，有受其擊與取者也。曰同動字，無動之象而其用如動字者也，如有無等字；曰助動字，不能自立，而依附動字以爲用者也，如能可等字。矢口曰能曰可，不知所可所能者爲何事矣，必更綴以他動字而後成辭。

靜字

凡白黑高低，小大厚薄，智愚巧拙，貧富勤惰等字；以狀事物之形象性情者；皆靜字也。靜字對動字而言，動字狀不定之象，靜字狀已定之象。其別有三：曰品名靜字，如大小高低等字；曰切指靜字，凡別彼此指數目定方位之字皆是；彼此等字獨用者皆屬代字，與名字聯用者，皆屬靜字，如彼都此邦之類。曰泛指靜字，如每數等字。每數等字獨用者屬代字，與名字聯用者屬靜字，如每人數口之類。

狀字

凡任用何字以狀動靜之象者曰狀字，或以狀動；如上下交征利，交字狀征字。或以狀靜；如是何濡滯也，何字狀濡滯字。或以自狀。如今將行王政。將字本狀字，今字又狀將字也。其別有九——曰狀時狀字，如旦旦而伐之，旦旦狀伐之時也。曰狀地狀字，如東敗於齊，東字狀敗之地也。曰狀象狀字，如王勃然變乎色，勃然狀變色之象，曰狀量狀字，如多取之而不爲虐，多字狀所取之分量也。曰較別狀字，如惟士爲能，爲字有比較別擇之意。曰和同狀字，如古之人與民偕樂，偕字有和合公共之意。曰斷制狀字，如戰必勝矣，必字爲斷辭。曰約度狀字，如殆不可復，殆字爲約辭。曰詰難狀字。如豈能獨樂哉，豈字爲反詰辭。

介字

凡語中以一字爲介，而達其彼此維繫之情者曰介字。如爲政以德，政與德兩辭不相及者也。介以以字，則此爲政之所用在德矣。其別有六——曰著所屬之介字，如城門之軌，之字明軌之屬於城門也。曰著所在之介字，如王立於沼上，於字明立所在之處也。曰著所用之介字。如以羊易牛，以字明用以易牛者羊也。曰著所緣之介字。如許行自楚之滕，自字明許行緣楚而至滕也。此字與聯字相類，其語意未全者屬聯字，如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自字直趨下文，故此自字爲聯字，若自楚之滕，語意已全，故屬介字。曰著所舍之介字，如民非水火不生活，非字明舍水火而外民不能生活也。此字與同動字及狀字相類。惟可作除字舍字解，而又直接名代字者屬介字。若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之非字作不爲解，屬同動字。非敢後也之非字直接敢字，屬狀字。曰著所共之介字，如古之人與民偕樂，與字明古之人共民而樂也。此字亦與聯字相類；其語中兩辭不分賓主者屬聯字，如殺人以梃與刃，梃刃不分賓主者也，故與字爲聯字，若古之人與民偕樂，古之人三字爲主，民字爲賓，故與字爲介字。

聯字

凡語中用字貫串，以盡其提承轉合之致者，曰聯字。其別有八——曰類辭聯字，連類之辭也，如且與等字；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富貴同類，不分賓主。曰析辭聯字，分析之辭也，如抑或等字；如求之與，抑與之與？或求，或與，意主分析。曰轉辭聯字，逆轉之辭也，如然雖等字；曰原辭聯字，原其故之辭也，如爲以等字；如爲不用力焉，明不舉一羽之故也，曰竟辭聯字，竟其委之辭也，如則故等字；如君子不重則不威，不重者其原，不威者其委也。曰譬辭聯字，設譬之辭也，如苟如等字；如如有復我者，之如字，苟有用我者之苟字。曰例辭聯字，比例之辭也，如猶況等字；如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以天下與魯國相比例也。曰繫時聯字，如當及等字。如當在宋也之當字，及是時之及字。

助字

凡字無實義，惟用煞句尾以作頓止而達語氣之輕重緩急疑決婉切者，曰助字。其別有二——曰頓語助字，曰止語助字。如也矣乎哉四字，各有頓止之用。如君臣也，父子也，五句，其也字爲頓辭；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其也字爲止辭。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兩矣字爲頓辭；而好犯上者鮮矣，吾必謂之學矣，兩矣字爲止辭。參

乎吾道一以貫之，孝哉閔子騫，乎字哉字爲頓辭；不敬何以別乎，人焉廋哉，乎字哉字爲止辭。

歎字

凡字無實義，惟用以達驚慕憤怨之聲情者，曰歎字。其別有四—曰慨歎字，感慨之辭也；如嗚呼；曾爲泰山不如林放乎？曰怨歎字，哀怨之辭也；如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曰贊歎字，贊美之辭也；如於戲？前王不忘？曰驚歎字，驚異之辭也；如惡！是何言也！其不用歎字而任用何字綴於乎哉矣歟等字之上以盡低徊倡歎之致者，其用亦同歎字，如彼哉、天乎、甚矣、猗歟等字。

以上九類，皆用字之法，而非造字之本，錯綜變化，存乎其人。故有一字而兼入數類者，如爲字本訓母猴，名字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上兩爲字爲作爲之爲，他動字也；下兩爲字作是字解，同動字也。爲人謀之爲，則介字矣；爲不用力焉之爲，則聯字矣。又每類之字，有單有複，如薔薇蝴蝶，複名字也，爾曹若輩，複代字也；模糊顛倒，複静字也；翱翔徘徊，複動字也，油然沛然，複狀字也；而後然則，複聯字也；也已乎哉，複助字也；嗚呼噫嘻，複歎字也；其無複字者，惟介字一類耳。

《東方雜志》第三年六期《論小學教科書亟宜審定》　《大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言何謂也？以余觀之，蓋言惟聖哲之人而後知爲養蒙之事而已。故斯賓塞有言：「非真哲家，不能爲童稚之教育。」夫童子之心靈，其萌達有定期，而隨人爲少异，非教者之能察，其不犯凌節躐等之譏寡矣。是故教育者，非但曰學者有所不知，而爲師者講之使知；學者有所未能，而爲師者示之使能也。果如此，則大宇長宙之間，其爲事物亦已衆矣，師又安能事事物物而教之。即使教者至勤，而學者又極强識，然而就傅數年，盡其師之能事，而去師之日，計其知能，亦有限已，何則？講者雖博，而所未講者固無由知；示者雖多，而所未示者固末由能也。嗟乎！此教鸚鵡沐猴之道耳，而非教人之道也。教人之道奈何？人固有所受於天之天明，又有所得於天之天禀。教育者，將以瀹其天明，使用之以自求知；將以練其天禀，使用之以自求能；此古今聖哲之師，所以爲蒙養教育之至術也。孟子曰：「引而不發，躍如也。」孔子曰：「舉一隅必以三隅反。」夫非是之謂乎？

故教科書者，固非教育家之所拳守也。高等之師，其吐辭發問，皆教科書也。而至智育之業，人自爲教師，各不同。且同一學期，而相其時地緩急爲之，往往有所去取進退。是故教之爲術，進而彌上。舊之徑紆，而今之徑或直；舊者即物而分治，今者或一課而賅之。其爲道之神明如此，又安有所謂教科書者哉？

雖然，教科書於智育不必有，於德育則不可無。高等之學校不必有，而自中學以下，至於小學，則又不可無。何以言之？智育之進步曰殊者也。而德育之事，雖古今用術不同，而其著爲科律，所以詔學者，身體而力行者，上下數千年，東西數萬里，風尚不齊，舉其大經，則一而已。忠信廉貞，公恕正直，本之脩己以爲及人，秉彝之好，黄白棕黑之民不大异也。不大异，故可著諸簡編，以爲經常之道耳。夫智育之爲教也，貴求其所以然；如幾何然。使徒詔學者以半員之內藏角必爲矩形，是未足也。必爲之原始要終，而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否則，雖知猶不知也。若夫德育之事則不然。德育修身諸要道，固未嘗無其所以然，第其爲言也深，其取義也遠，雖言之，非成童者之所能喻也。而其爲用又至切，使必待知其所以然，而後守而行之，則其害已衆矣。

《教育雜誌》第一年第八期陸費逵《小學堂章程改正新議》　我國庚辛以後方從事興學，瞬將十年，成效尚未大著。近五六年奉行之章程，蓋癸卯年奏定者，然其缺點有六：科目太繁一也，時間太多二也，重視讀經三也，輕視國文四也，年限太長五也，程度不合六也。主持學務者，拘泥定章，不肯通融，其弊固不可勝言。即心知其意，酌量變通，而人自爲政，柔雜紛歧，亦失統一之效矣。自本社今年征集各學堂調查表觀之，則沿江海開通較早之區，多坐後弊，邊省腹地，則多坐前弊。設長此以往，他日我國教育之結果，尚可問乎？

近一二年，教育家之言論，學部咨議官之條陳，稍稍論及此章程之不適用，執政者略採其説，遂有今年四月變通章程之發布。今雖尚未實施，而較之舊章，固已改良多矣。但細心研究，覺其中窒礙難行之處，仍復不少。舊章六弊，僅去科目太繁，輕視國文二端，而時間更多，程度更不合。且科目時間配合未妥，單級教授無從編制，尤足阻礙教育之普及。今姑勿爲消極之批評，且就所見爲積極之改訂，以備主持教育者之採擇焉。

初等小學完全科應定爲四年卒業，簡易科三年卒業，完全科卒業者可入高等小學，簡易科卒業者，如欲入高等小學肄業，除最優等者應許其升學外，優等以下，須入另設之補習科補習一年或半年。兹分配科目時間，列表如下：

完全科課程表

學年／科目	修身	國文	算術	體操	共計
第一學年	道德要旨，注重學堂家庭日常之事。	讀淺易文字，習楷書，聯字。	二十以內之數法、記法、加減乘除。	游戲	
每星期時間	二	十二	六	四	二四
第二學年	同上	同上加造句	百以內之數法、記法、加減乘除。	同上普通體操	
每星期時間	二	十二	六	四	二四
第三學年	同上注重修己之事	同上加譯俗作短信	萬以內之數法、記法、加減乘除、珠算加減（一時）。	同上	
每星期時間	二	十五	六	四	二七
第四學年	同上注重國民科	同上略習最習用之行書	普通加減乘除，簡易小數、簡易諸等法、珠算加減（一時）。	同上	
每星期時間	二	十五	六	四	二七

年或三年卒業，必致招人譏評，謂爲不足用。故就目下大多數所主張者，擬爲四年卒業。高小入學程度即以是爲標準。簡易科三年卒業，卒業後改業，所得知識，已勉强敷用，較之完全科，特國文程度稍低，修身、算術、體操稍欠純熟耳。如欲升學深造，則最優等許其升入高等小學，優等以下，則須入補習科補習一年或半年，方許升學。

此次變通章程，完全科五年卒業，與三年四年簡易科卒業者，許一律升入高等小學肄業。然三年五年，相差至二年之久，五年之最優等與三年之下等，其相差更不可以道里計，安能同時升學，受同等之教育。況原奏簡易科爲地方瘠苦、公私款項無多者而設，此種地方必難羈留良教員，而學生天資，又未必優於繁富地方，竊恐簡易科卒業學生之程度，未必及完全科修業三年四年者，烏在其能與五年卒業者肄業同一課程耶。至謂入高小後補習，亦必不行。無論三年五年，相差如此，即三年四年，亦不能勉强。蓋學生程度稍有不足，即不能受益。三年簡易科卒業者，最優等約可與四年卒業者之中等下等仿佛，可以許其升學。優等以下，則非入補習科補習不可。

補習科又當分二種，甲種爲預備升學而設，以補足高小入學之程度爲衡，大率以一年或半年爲限。一種爲不升入高小而力尚能，如加課圖畫、手工，則於國文時間內減一時或二時充之。加課唱歌，則於體操時間內減一時充之，或并入體操時間課之。

簡易科課程表

學年／科目	修身	國文	算術	體操	共計
第一學年	道德要旨，注重學堂家庭日常之事。	讀淺易文字，習楷書，聯字。	二十以內之數法、記法、加減乘除。	游戲	
每星期時間	二	十二	六	四	二四
第二學年	同上	同上加造句	百以內之數法，記法，加減乘除。	同上普通體操	

（續表）

科目／學年	修身	國文	算術	體操	共計
每星期時間	二	十五	六	四	二七
第三學年	同上 注重修己之事及國民科。	同上 加譯俗作短信，習最習用之行書。	普通加減乘除，簡易小數，簡易諸等法，珠算加減（二時）。	同上 普通體操	
每星期時間	二	十六	八	四	三十

上表係就我國社會情形而定，亦不背教育原理。其與此次變通章程不同之點，略疏證之，并述其理由效果及補助之辦法。

一、年限。我國學制，年限太長，不可不謀縮短，記者素所主張也。初小若驟改二讀書二三年方改業者而設，當分一年卒業、二年卒業、三年卒業三種，且須就地方情形酌加實業功課，如鄉間加農業，都會商埠加商業簿記之類。

二、時間。時間不可過多，上期主張已詳言之。上表所定時間，完全科爲正當辦法，簡易科因緊要知識，不能不課。故第二三年時間，較完全科每星期多三時，然較之定章，固已減少五分之一以上矣。

三、科目。此次變通章程所定科目，較之癸卯奏定章程，簡易可行。完全科必修者，修身、讀經、國文、算術、體操五科，簡易科則無讀經，鄉間且可不課體操。今所擬定者，無論完全科、簡易科，均以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四者爲必修科，而以圖畫、手工、唱歌三者爲隨意科，稍明教育者，皆能知其故，無待説明也。

修身科以養成普通道德及禮儀之作法，且授以爲國民之道。完全科、簡易科大略相同，特完全科舉例較詳耳。國文科授以普通文字之誦讀、習字、作文等法。誦讀於文字文法及知識材料兩方面均須兼顧；作文則自聯字而造句而譯俗而作短札；習字則於楷書之外，兼及最通用之行書，數十百字已足，無取過多。簡易科與完全科，亦大略相同，惟簡易科年限較少，須略删不甚緊要之知識，生字數亦須稍減耳。算術科當先心算、筆算，而後珠算，蓋珠算之口訣，既不易了解，而撥珠指法，練習尤難。故依教育原理言之，則無論完全科簡易科，第一年均授以二十以内之數法、寫法，加減乘除，而尤注重加法之口訣。第二年授以百以下之數法、記法，加減乘除，而尤注重乘法之口訣，所謂九九歌是也。第三年以上，方可珠算、筆算并授。而初小卒業不求深造者，其學識决不足營上等生計，且爲期既短，兒童之年歲尤稚，珠算之加減乘除，如於初小授完，决難領悟，更不能冀熟練。故記者主張，初小第三、第四年，從八十小時即完全科第三、四兩年每星期一時，簡易科第三年每星期一時。專授珠算之加減，期令學生練習純熟，足以施之實用。筆算則於四則之外，略授以簡易諸等，以爲謀生之預備，便實地之計算而已。體操所以强國民體魄，無論城鄉，均當作爲必修科，操衣可不用，體操不可不課也。

隨意科三種，在教育上亦極有價值，然目下興學未久，師資難求，自不能强令必修，然苟力能辦到，自以加設爲宜。蓋唱歌以活潑精神、鼓舞興趣，圖畫以練手目，手工以爲工藝之預備、富謀生之能力，皆國民教育所當重視者也。

經書非兒童所能解，施之小學，尤覺有百害而無一利。記者以爲經之有裨修身者，不妨採入修身書；可作文章模範者，不妨收入國民讀本，不必專設此科也。

記者尤有進焉。此次變通章程所列應用之書，皆部編者，其良楛不具論。惟除第一年外，多未出版。而第一年各書，出版已經數年，人事變遷，情勢不合，供給機關，又未妥協，將令人何以遵循。若不須遵循，則此書目毫無效用之可言，徒亂辦學務者之耳目，阻民間之編輯而已。不寧惟是，修身、國文兩科教科書，須於卒業期内，自成結構，首尾完具，則緊要知識不致遺漏，且無程度不合之憂。故完全科五年用十册者，四年簡易科必另編八册，知識備具，不能即用完全科之前八册也。三年簡易科必另編六册，不能即用完全科之前六册也。而一書之中，前册、後册亦當銜接，不能用若干册，不用若干册也。故教科書而當用部編耶，則必速編精美適用者，分配於各科各學年。教科書而不必用部編耶，則章程中不當列書目，況書未脱稿，已訂入法令通行全國，似亦非所宜也。

《教育雜誌》第三年第二期莊俞《論學部之改良小學章程》　大匠造器，非幾經改良其器不能精；老農治田，非幾經改良其産不能稔。國家之立法施令，亦何不獨然。吾於此而知學部之小學章程不能驟然完備，雖再三改良而有數條未能適當者，殆過渡時代之必然階級也。夫小學者，爲普教育之萌芽，國民教育之

基礎。萌芽不良，枝幹安能繁盛；基礎不正，梁棟何以安全。舊日之草小學章程者，視萌芽如枝幹，視基礎如梁棟，欲十齡左右之兒童，經八九年之教育即才富力强與己相等。殊不思己當十齡左右時，尚數學之不辨、體育之不知、種種知識之不備。今乃以己之所難强人以必能，則其章程非失之迂謬即失之繁重。無怪乎實行以來國中譁然也。雖然積數載之經驗，受數人之諍諫，感觸一般社會之輿論，自有起而改良之者。然狃於成見，懾於余威，束縛於舊章，名爲改良而效果去不改良者無幾。必更積數載之經驗，受數人之諍諫，感觸一般社會之輿論，始有繼起而改良之者。於是改良者半，不改良者亦半。試觀小學章程創於癸卯，改於己酉，又改於庚戌。己酉之改，分小學爲三種，名義上似爲改良，實際上反多窒礙。庚戌之改，庶乎近之。自癸至己，遲之六年，全國兒童飽受無形之戕伐，其所以如是者，別有故在。自己至庚，僅一年有餘，即有第二次之改良，在學部可謂勇於從事矣，而記者猶不能滿意者，亦惜此萌芽、葆此基礎之一念然耳。

飲酒過度則醉，勞力過度則病。何則？其分量有定，不能强制也。學堂章程必量學生之程度以定，應簡而繁，應淺而深，是猶强不能飲者以酒，迫不能勞者以力，不特無益而害之。此癸卯舊章之所以不能實行也。茲將學部三次所定初等小學章程比較論之。

學科者，學校之的，而一切教授循是以行者也。初等學生，腦力未充，識力未强，所授學科，至淺而至簡。東西各國，莫不皆然。我國初定學制，昧此原理。至必修科凡八，隨意科凡二，雖令少年肄習之，猶苦繁重。而欲十齡以內之兒童，孜孜研求，其無形之害，不可勝道。此項章程若永遠不改，可以摧滅教育之萌芽。今幸矣！庚戌新章，以修身、讀經講經、國文、算術、體操爲必修科，手工、圖畫、樂歌爲隨意科，揆之教育原理，無大背矣。所異者，必强列讀經講經一科，不知何解。其爲保存國粹歟，尊重聖賢歟？抑牽掣於成見歟？記者何敢臆論。但第一、第二學年，既知此科之不適於兒童矣，何以第三年即可驟增五小時之多。高等小學新章，較舊章只減一小時，仍需十一小時。國文則僅八小時，豈謂讀經講經重要於國文乎？或以高等小學生國文已有根柢，可以輕此重彼乎？竊恐初等小學四年畢業生，國文僅僅明了；高等小學，正握升堂入室之樞機。此時不能潛心肄習，則中學以上科學益多，心分意龐，愈難進步。經書陳義過高，非可與普通國文相擬，以初等小學畢業生勞精疲神於讀經講經，每周至十一小時之多，仍屬有害無益。況中學新章，讀經講經每周僅五小時。是視高等小學生之程度，反高於中學生，尤百思而不解者也。吾知曾不幾時，刪去小學章程之讀經講經科者，仍在學部，非异人任，特稍稽時日，而更多一番改革耳。試將學科比較之，得失自了然矣。

學科比較表

學章 / 學科	癸卯舊章	己酉舊章	庚戌新章
修身	有	有	有
讀經講經	有	第三四五年有	第三四年有
中國文字	有	國文	有
算術	有	有	有
歷史	有	無	無
地理	有	無	無
格致	有	無	無
體操	有	有	有
圖畫	隨意科	有	第二三四年有
手工	隨意科	有	有
樂歌	無	有	有

觀上表，癸卯舊章必修科多至八種，隨意科復二種。己酉舊章必修科減爲五種，隨意科增爲三種。庚戌新章之於己酉舊章，則無稍增減也。

程度者，第二之主要問題也。學科多而程度合，室礙猶少，學科多而程度又高，是强駑馬以千里，糜不半途竭蹶者。癸卯舊章所定之程度，譬之百里，己酉舊章所定之程度，譬之七十里，庚戌新章所定之程度，則五十里矣。就程度一項言之，新章較稱適宜。惟讀經講經一科，深文奧義，非小學所能研究，略知教育

者，類能道之。自癸卯舊章偏重此科，輿論反對，邇歲大振，學部豈未聞之？令之無初辨之雅子，以短促之四百小時，從事於《孝經》、《論語》、《禮記》節本三大古書，恐資質魯鈍者，僅能成誦，尚覺困難；資質聰穎者，亦不過囫圇吞棗，食而不化。與其强列此科，擾亂心思，阻傷腦力，何如毅然删除，一歸實際；與其遷就少數頑舊人之心理，何如寶其無量數在學兒童之進機。要之此科列爲中等以上之學程，猶可獲益。執孺子而語以至高且深之經傳，無當於尊經，無當於崇聖，而戕賊兒童之罪，轉無可逭。主持教育者，果何樂爲之耶。囿於一隅，不謀遠大，固非立法之所宜也。茲將癸卯、己酉、庚戌三次更定之小學程度列表如下：

學程比較表

學科 \ 學年	學章	癸卯舊章	己酉舊章	庚戌新章
修身	一	小學人譜蒙養圖說古詩歌	但有標目圖畫文字從略	道德要義
	二	同上	逸事　人物格言	同上
	三	同上	日用起居謀生及應盡之職	道德要義及國民教育要義
	四	同上	同上	同上
	五	同上	同上	○
讀經講經	一	孝經　論語	○	○
	二	論語　學庸	○	○
	三	孟子	孝經　論語	孝經　論語
	四	孟子及禮記節本	論語　禮記節本	同上
	五	禮記節本	禮記節本	○

（續表）

學科 \ 學年	學章	癸卯舊章	己酉舊章	庚戌新章
中國文學	一	講動靜虛實字虛實字聯綴法習字	單字單句短文分別虛實字之用法書法　聯字	讀法　寫法作文
	二	造句　譯俗習字	造句　聯字作文　書法	讀法　寫法作文
	三	聯句　譯俗習字	較前年稍進	同上
	四	同上	短篇文法及應用之知識　書法作文	同上
	五	日用言語　習字	較前年更進	○
算術	一	數名　實物計數二十以下算術　書法　記數法　加減	同左	二十以下之數法加減乘除
	二	百以下算術　書法　記數法　加減乘除	同左	百以下之書法加減乘除
	三	常用之加減乘除	同左	通常之加減乘除
	四	通用之加減乘除小數之書法　記數法　珠算之加減	同左　無珠算之加減	簡易小數及諸等數
	五	通用之加減乘除簡易小數　珠算之加減乘除	同左　無珠算之加減乘除	○

（續表）

學科	學年	學章	癸卯舊章	己酉舊章	庚戌新章
歷史	一	二	鄉土故事及名人事實	○	○	○
	二	三	同上	○	○	○
	三	四	歷代國號及聖主賢君事實	○	○	○
	四	五	同上	○	○	○
	五	一	本朝史	○	○	○
地理	一	二	鄉土道里建置山水遺迹等	○	○	○
	二	三	同上	○	○	○
	三	四	本省地理　本國地理之大概	○	○	○
	四	五	同上	○	○	○
	五	一	本國幅員疆界及名山大川都會	○	○	○
格致	一	二	鄉土動植礦之關於日用者	○	○	○
	二	三	同上	○	○	○
	三	四	動植礦之形象	○	○	○
	四	五	同上	○	○	○
	五	一	生理衛生之大要	○	○	○

（續表）

學科	學年	學章	癸卯舊章	己酉舊章	庚戌新章
體操	一	二	有益之運動及游戲	游戲	同左
	二	三	同上　普通體操	游戲及徒手體操	同左
	三	四	同上	同上	同左
	四	五	同上	同上	○
	五	一	同上	同上	○
圖畫	一	二	單形	單形物體	○
	二	三	同上	同上	簡易物體
	三	四	同上	同上	同上
	四	五	同上	同上	同上
	五	一	同上	○	○
手工	一	二	簡易細工	簡易細工	簡易手工
	二	三	同上	同上	同上
	三	四	同上	同上	同上
	四	五	同上	同上	同上
	五	一	同上	○	○
樂歌	一	二	○	唱歌	單音唱歌
	二	三	○	同上	同上
	三	四	○	同上	同上
	四	五	○	同上	同上

觀上表，則庚戌新章爲較合。試更就學時一項比較之。癸卯舊章，初等小學每周率三十小時，是每日五小時也；己酉舊章，第一年如之，第二年以後，率增至三十六小時，謬矣；庚戌新章，第一、第二年每周減爲二十四小時，第三、第四年每周減爲三十小時，誠可謂改良之矣。然時間之多寡，允宜逐漸遞加。第一第二年既爲每周二十四小時，則第三、第四年，不當驟增六小時。若改爲第三年每周二十六、七小時，第四年始三十小時，較爲妥適。否則第三、第四年均爲二十八小時，亦無不可。至高等小學四學年統爲三十六小時，與初等之四年級相銜接，亦有驟加之弊。宜將第一、第二年酌減二、三小時，是不能不更望於學部之第四次改良也。

世界各國教育發達，在歐厥推英、德、法，在美厥推合衆國，在亞厥推日本。聞之英國小學，每周不過二十四小時；德國學制不一，第一、第二年大率每周二十小時，第三年以上，遞加至三十小時；法國每周至多三十小時；美國前三年每周僅十二小時，第四年以上，遞加自二十四、而二十七、而二十八，至多亦三十小時而止。然各國義務學年較長，若美八年，若日本六年。我國於初等小學畢業後，尚有高等小學四年，故新章後二年定爲三十小時。表面觀之與歐美學制似已相同，實則尚有不能并論者。自初等小學三年以上，高等小學一年，均以六小時爲遞加率，尤當再行研究者也。記者於此，寧不知時間多則受課多，受課多則增進之知識多。第以幼稚生之腦力識力衡之，知識多則容受不易。持此論者，僅爲智育一方面計，未爲體育一方面計也。時間適當則智育體育兩受其益，爲機其微，而所關甚巨，可不三致意乎。試將學時比較之如下。

學時比較表（上）以每科計

學科＼學時＼學章	癸卯舊章	己酉舊章	庚戌新章
修身	二	二	二
讀經講經	十二	十二　自第三年加入	五　自第三年加入
國文	四	第一年十八 第二年二十四 第三四五年十二	第一二年十四 第三四年十五

（續表）

學科＼學時＼學章	癸卯舊章	己酉舊章	庚戌新章
算術	六	六	第一二年四 第三四年五
歷史	一	○	○
地理	一	○	○
格致	一	○	○
體操	三	四	第一二年四 第三四年三
圖畫	隨意科	同左	同左　第二年加入
手工	隨意科	同左	同左
樂歌	○	隨意科	同左

學時比較表（下）以每周計

學年＼學時＼學章	癸卯舊章	己酉舊章	庚戌新章
第一年	五	五	四
第二年	五	六	四
第三年	五	六	五
第四年	五	六	五
第五年	五	六	○

至於學年，則自五年減至四年，并廢止兩種簡易科，此新章之最適合於教育界之輿論者。惟新章將於今年實行，辦學者於此，遂生兩大問題焉。一爲教科

書。從前學部及學部審定各種小學教科書，類爲五學年用本，其間材料分配秩然。新章驟行，欲將此種教科書删去後二册，則應有之知識不完；欲漸次删節數課，以十册匀配四年之用，則學生多耗之課業費猶小，教授上將生無數蔑裂之感觸，爲害殊大。無已，宜就坊間已有之四學年教科書如簡明國文教科書之類。慎選用之。一爲學生在校時間。社會舊習，不明幼稚教育，故昔日塾師終日不出户庭，入晚猶加功課，則居停尊之爲良師。今之送子弟就學堂者，此見尚牢守不破。學堂散課稍早，家庭厭其子弟回家攪擾，或慮其子弟他出閑蕩，則貽怨學堂之不佳。新章極宜實行，而社會情形亦當兼顧。似可於部定學時之外，每周酌加温習三小時，游戲二小時，俾學生在校時間，仍不減於往歲。在記者固主張減少授業時間者也，或且於此責記者言論有矛盾。殊不知温習者，只須温習已授之課，無苦艱澀，無勞思索，與腦力識力，絶少窒礙。游戲尤足以活潑精神，且可任令一教員監督之，較之增加學科時間，迥乎不同。非記者之自違本旨，特爲辦學諸君籌一兩全之策耳。

新章既數論之矣，要之比較舊章，不可謂無優點。減少學科及學時，合於幼稚教育一也；程度漸低，教員易求二也；設備簡單，經費易集三也；有此三利，則普及較易，或辦單級，或於前二年仿辦二部教授，皆少窒礙四也。然而高等小學章程，尚不足與此同日語焉。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二八《宣統元年十二月下》 給事中張世培【略】又奏，新出小學教科書，荒謬蕪雜。如戈登勸李鴻章謀反，俾司麥與李鴻章言恢復祖國，及修道之謂教，牽及釋迦牟尼，巧言令色，附會留聲機器。並學部所設圖書局編纂之書，亦無善本。應請飭部嚴行釐訂，慎編善本。下部知之。

鄧實《政藝叢書・政書通輯》卷四《大學堂謹擬編書處章程》 一、編纂書籍，謹遵原奏專折，普通學課本之用，應取中國學問爲學堂所必須肄習者分門編輯，派員辦理爲編書處。其西學各項課本，俱由譯述西書，應歸譯書處一手辦理。

一、編纂課本，擬按照中小學課程門目分類編纂：一曰經學課本，二曰史學課本，三曰地理課本，四曰修身倫理課本，五曰諸子課本，六曰文章課本，七曰詩學課本。

一、經學課本，除《四書》、《五經》分年誦習外，其諸家注釋，擬編纂《群經通義》一書，略仿《爾雅》之例，天地人物，禮樂政刑，類别部居，依次序列，務取簡賅，不求繁富。其大義微言，師承派别，亦區分門目，略加詮次，要必符乎普遍之義，取資誦習，爲通經致用之先，無取乎漢宋專家探微騁博之業也。

一、史學課本，擬以編年爲主，删除繁瑣，務存綱要。史家論斷，所以明是非而别嫌疑，於人事至爲切要，擬就先哲史論文集精爲擇取，或逐條系附，或另卷編列。

一、地理課本，擬區分行省、府、廳、州、縣。凡經緯度數、山川形勢、户口丁漕、驛傳道路、關榷税款、物産工藝，備載大略。惟地圖一門，率多舊制，絶少採擇。除參用洋圖外，擬俟將來各州縣學堂遍設之後，略取馮氏抗議繪圖之法，由各本地學堂諮悉測繪之人分制詳昭，以備肄業之用。注：西國小學堂地理一門，必先習本鄉地理。

一、修身倫理，擬分編修身爲一書，倫理爲一書，均略取朱子《小學》體例分類編纂。

一、諸子課本，考周秦諸子爲後世各種學派所自出，擷泰西學術必溯原於希臘七賢。今擬提要鈎元，匯爲一集，支條流别，燦然具陳。至古書詰屈，通曉非易，理董則文之取之國朝校勘諸家。

一、文章課本，溯之秦漢以降，文學繁興，攬其大端，可分兩派：一以理勝，一以詞勝。凡秦議論説之屬，關系於政治學術者，皆理勝者也。凡詞賦記述諸家，爭較於文章派别者，皆詞勝者也。兹所選擇，一以理勝於詞爲主，剖析類從以資誦習，冀得擴充學識，洞明源流。凡十家八家之標名，陽湖、桐城之派别，一空故見，無取苟同。

一、詩書課本，擬斷代選擇。自漢魏以迄國朝，取其導揚忠孝，激發性情，及寄托諷諭，有政俗人心之關係，撰爲定本，以資揚抶。本興觀群懲之宗風，寓敦薄温柔之德育，亦古人詩教之遺也。

一、編纂宗旨，必須預定。今略舉其要：一曰端正學術，不墮畸邪；二曰歸於有用，無取泛濫；三曰取酌年限，合於程途；四曰博採群言，標注來歷。

一、各門課本，擬分兩項辦法：一最簡之本，爲蒙學及尋常小學之用，二較詳之本，爲高等小學及中學之用。惟兩項課本，相因爲用，詳略之間，宜斟酌妥善，不當過涉復重，至精深完博，則原則具存，以待專門學堂自行抉擇。注：東西各國，自高等普通至專門，皆由教習口授，無課本。

一、蒙學課本，關於教育之基礎，亟宜考求。查南省各處所編蒙學報，頗有足資採擇者，擬購調齊全，核定增減，成一定本，頒行各省，庶有遵循。

一、以上所擬各條，皆粗舉崖略。俟各分纂訂定後，由堂商定詳細例言。

一、編書處既經奏明辦理，自應克期開辦。除總辦兩員外，擬經學一門，派分纂兩員。史學一門，派分纂兩員。地理一門，派分纂兩員。修身倫理一門，派分纂兩員。諸子一門，派分纂一員。文章一門，派分纂一員，詩學一門，派分纂一員。每員各給書手一名。總辦處給書手四名。

一、蒙學課本調齊後，應補應改，亦頗繁重，擬派分纂兩員，并給書手兩名。

一、編書處書籍繁多，及纂學各編，均須有會歸之處，擬收掌官一員，凡查調書籍，收拾編稿，均歸管理以專責成。

一、原奏編書事宜，與兩江湖廣會同辦理。現在擬以上所列何門，歸外省分任，應請管學大臣酌示，以便訂定分纂員數。

一、分纂各員，應常川駐局編纂，逐日限定功課，不得隨意作輟。每日於酉刻將所纂各條匯交總辦處復核增減再行編定。

一、編纂之事抉擇精嚴，而採覽務極宏富。其中應用各項書籍，除官書局原有之本可以隨時調取外，其余未備之籍必須補購，應準陸續添補，隨時給價。

一、編纂之外擬兼採訪。其中學經史地理子集諸門及蒙學小堂各項課本，如有宿儒通識，游學高材纂著譯述之本，均擬廣爲甄録，借補缺遺。其或屬草未成，亦可郵寄例言，互相商榷。務期集思廣益，巨細無遺，相與有成，以臻美備。

《大公報》光緒二九年七月初七、初八、初九《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章程》 設員總譯一人，以總司譯事。凡督率、分派、删潤、印行及進退譯員等事皆主之。分譯四人，分司遂譯。其不住局而領譯各書者無定數。筆述二人，以佐譯員漢文之所不及。校勘二人，即以筆述之員兼之。潤色二人，分司最後考訂、潤色及印書款式之事。圖畫二人，一洋一華，司繪刻圖式。監刷一人，主刻刷印行之事。書手四人，司鈔録。司帳一人，司支應及發行書籍。

局章

一、現在所譯各書，以教科爲當務之急，由總譯擇取外國通行本，察譯者學問所長，分派淺深專科，立限付譯。

二、教科書通分二等：一爲小學，一爲中學。其深遠者，俟此二等成書後再行從事。

三、教科分門：一、地輿；二、西文、律令；三、布算；四、商功；五、幾何；六、代數；七、三角；八、渾弧；九、静力；十、動力；十一、氣質力；十二、流質力；十三、熱力；十四、光學；十五、聲學；十六、電磁；十七、化學；十八、名學；十九、天文；二十、地氣；二十一、理財；二十二、遵生；二十三、地質；二十四、人身；二十五、解剖；二十六、人種；二十七、植物狀；二十八、動物狀；二十九、圖測；三十、機器；三十一、農學；三十二、列國史略；三十三、公法；三十四、帳録；三十五、庶工；如造紙、照象、時表諸工藝。三十六、德育；三十七、教育術；三十八、體育術。

四、所有應譯、擬譯各書，總譯應將譯價并需時若干，約估開列，以憑分派。

五、譯員分住局、不住局二等，住局者給月薪，繳日課；不住局者視所譯之書難易長短，由總譯擬估價目，立合同，約限若干月日繳稿。

六、譯員住局者，到局之始，酌給月薪，俟譯有成書，如果需時敏捷，文筆通達，即堪印行者，得按照原估書價匀算酌加，如原書估定譯價六百金，該譯員以三個月蔵事，而所食薪水止月百五十金者，於月薪外應予酌增，以資鼓舞而收速效。所加之數，臨時裁酌。

七、譯員領譯之書，估價六百金，月食薪水百二十金而五個月不能蔵事者，其薪水攤算作減。

八、住局譯員稿本每十日呈閲一次，由總譯商改蓋戳；其不住局者，分期寄稿。

九、所有翻譯名義，應分譯、不譯兩種：譯者謂譯其義，不譯者則但傳其音；然二者均須一律。法於開譯一書時，分譯之人另具一册，將一切專名按西國字母次序開列，先行自擬譯名，或沿用前人已譯名目，國名、地名，凡外務部文書及《瀛寰志略》所舊用者從之。俟呈總譯裁定後，列入《新學名義表》及《人地專名表》等書，備他日匯總呈請奏準頒行，以期劃一。

薪俸

總譯一員，月薪京平足銀三百兩。分譯二員，月薪京平足銀各百二十兩；又二員，月薪京平足銀各百兩。筆述兼校勘二員，月薪京平足銀一六十兩、一四十兩。潤色二員，月薪京平足銀各〇兩。洋圖工一名，月薪京平足銀〇兩；華圖工一名，月薪京平足銀各〇兩。書記四名，月薪京平足銀各八兩。司帳一名，月薪京平足銀三十兩。

領譯合約

具領譯合約某，今由大學堂譯書局領出某書，其西名系某，係何式書本，共

若干葉，所有條約如左，情願一一恪遵無辭，須至合約者。

一、是書譯費若干兩，分爲三起收領。

一、領譯時，一俟全書譯至三分之二，一俟書完。

一、譯期限若干月，過期不繳，每月扣全費二十分之一。

一、所譯書分三期呈驗，如譯文訛謬無從改削者，即於第一期飭停，原書原款照繳。

一、如譯者自請筆述潤色，不得於定費外率請添給。

一、原稿須眷清繳局，以便考訂付印。

一、譯文中經總譯簽出應行訂改之處，譯者應改無辭。

一、原書有可行刪節者，須先向總譯陳明，方準從略。

一、書中所有名目，須另具册簿將華洋文開列，呈請總譯鑒定。如有未妥，另行考訂改正。

章程條説

一、翻譯書籍，謹遵原奏，專備普通學課本之用，應取西國諸科學爲學堂所必須肄習者，分門翻譯，派員辦理，是爲譯書處。

一、翻譯課本，擬照西學通例，分爲三科：一曰統挈科學；二曰間立科學；三曰及事科學。一、統挈科學課本分名、數兩大宗，蓋二學所標公例爲萬物所莫能外，又其理則鈔衆慮而爲言，故稱統挈也。名學者所以定思想語言之法律；數學有空間、時間兩門：空間如幾何平弧，三角八綫割錐；時間如代數、微積之類，世謂數學爲西學權輿，誠非妄説。但今所取譯，務擇顯要用以模範學者之心思，且以得諸學之鎖鑰，至於探賾索隱，則以俟專門之家，非普通學之所急也。一、間立科學課本者，以其介於統挈及事二科之間而有此義也。間科分力、質兩門：力如動、静二力學、水學、火學、聲學、光學、電學；質如無機、有機二化學。此科於人事最爲切要，而西書亦有淺深。今所譯者，以西國普通課本爲斷，其他繁富精深之作，則以俟後圖。一、及事科學課本者，治天地人物之學也。天有天文，地有地質，有氣候，有輿志，有金石；人有解剖，有體用，有心靈，有種類，有群學，有歷史；物有動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狀者。西籍各有其淺深，今所譯者，則皆取淺明以符普通之義。一、以上三科而外，所余大抵皆專門專業之書，然如哲學、法學、理財、公法、美術、製造、司帳、衛生、御舟、行軍之類，或事切於民生，或理關於國計，但使有補於民智，則亦不廢其譯功。

一、翻譯宗旨，理須預定，略言其要。一曰開瀹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樸學，以棣貧弱；三曰借鑒他山，力求進步；四曰正名定義，以杜雜龐。

一、各門課本，擬分兩項辦法：一、最淺之本，爲蒙學及尋常小學之用；一、較深之本，爲高等小學及中學之用。惟兩項課本相因爲用，詳略之間，宜斟酌妥善，不當過涉重復，至精深宏博，西國各有專籍，大學各有專師，則所謂專門之學者爾。

一、蒙學課本及中學分班課本，西國皆有類函專書，俟辦到後急行分譯成書，以便頒行各省。

一、譯書處經已奏明辦理，除派總辦一員外，擬先派分譯四員，筆述兩員，各聽所長，分别訳譯。分譯各給書手一名，總辦處給書手二名。

一、如有才任分譯，而身膺職差，不能派令住局者，應準限期定價領譯各書。領譯者由總辦與之訂立合約辦理。

一、分譯諸員多通英文，其所譯者，亦皆英文原本，如以後見有法、德、義、班諸文高手，應準隨時添派，以收轉益多師之效。

一、原奏譯書事宜，與兩江、湖廣會同辦理。但外省所譯者，多系東文，今擬即以此門歸其分任，庶京師譯局可以專意西文。間有外省翻譯西文之書，應令於擬譯之先，行知本處，免其重復。成書之後，咨送一部，以備復核，庶於原奏一道同風之語不於背馳。

一、分譯暨筆述各員，應常川住局。譯事不得隨意作輟，每遇星期，將所譯稿本匯呈總辦處復核。

一、譯書遇有專名要義，無論譯傳其意，如議院、航路、金準等語，抑但寫其音，如伯理玺天德、哀的美敦等語，既設譯局，理宜訂定一律，以免紛紜。法於所譯各書之後附對照表，以備學者檢閱，庶新學風行之後沿用同文，不生歧舁。

陳子褒《教育遺議・論訓蒙宜用淺白讀本》 中國訓蒙，向以讀書爲方針，惟解字一道闕而弗講。今欲以解字爲方針，而姑置讀書于不議，恐爲父兄者，魚愕雞睨，鴟視鷹瞵，必以此蒙師爲異端矣。且彼爲父兄者有詞矣，彼見習西文者開卷即讀也，又見習東文者開卷即讀也，以爲訓蒙不讀書，是悖地球之公理也。雖然，彼亦知東西國小學讀本所讀果何如乎？西文初級讀本，貓、羊、筆、帽而已。東文初級讀本，樹葉、國旗而已。是其初讀不過眼前物件，且又由一字至二

字至三字，遞推遞增，非開口便讀全句也。盍觀嬰兒之學語乎？其始祇能學一字之語，多一字不能也。童子學讀書與學語無異耳。然而初學讀本，於條理之中又有條理焉。蓋於眼前之物件，一二字之名稱，又必以字音之簡、字形之簡者先之，所謂最初之級數也。余請舍西文而言東文，夫東文初級讀本之言樹葉、言斑鳩、言國旗、言紙鳶也，不過以中文譯之則然耳。若其原文，則譯文所謂葉者，彼則「八」而已。譯文所謂斑鳩者，彼則「八卜」而已。譯文所謂國旗、紙鳶者，彼則爲「八夕夕」而已。其文由簡而畧繁，由畧繁而又畧繁，且上留下，下跟上，銜接一片，温故知新，由是而實字兼活字。如風吹、鳥啼是也。由是而有聯屬字，如魚在水、鶴在松是也。夫而後教以四句一段，五句一段，由少而畧多，由畧多而又畧多，而其文義則一聞即解。其第一本及第二本之上半卷，則全是日本俗語也。今夫近人之言地球文字者，則曰外國手口同國，中國手口異國，固已。夫所謂手口同國者，即手所寫之文與口所講之言一樣，故讀書與讀口頭言語無異也。雖然，西人之于拉丁，日本之于漢文，豈非即中國「四書」、「五經」之文字乎？不過彼有文言而不重，故通行之書以通俗爲主。而初級讀本亦用之。若中國讀本，則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彼止曰我教之讀八股題目，讀八股材料也。若問童子之受益與否，則啞然無以應矣。今夫淺白讀本之有益也，余嘗以教導童子矣。甲童曰好聽好聽，乙童曰得意得意。所謂好聽得意者無他，一聞即解之謂耳。一聞即解，故讀之有趣味，且記憶亦易，如此則腦筋不勞，無有以爲苦事而不願入塾者。且童子養生之道亦在是矣。或曰：「四書」、「五經」，乃聖賢道理，如何舍彼讀此？答之曰：「四書」、「五經」之道理，無分古今；惟其語言，則儒林古國之語，而非今國之語也。若以今國之語言，寫無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余所謂淺白讀本，非不講道理之謂，乃句語淺白之謂矣。且道與時爲變通，古人席地而坐，故「五經」只言席也。若新讀本，則必言桌椅矣。五洲八星，古時風氣未開，故未有言及者。今新讀本及之，直可以補「四書」、「五經」之所不及也。或曰：于作八股得無阻礙乎？應之曰：新讀本固非爲八股計也，然即爲八股計，亦無阻礙。新讀本之文法，與八股之文法一耳。他日以八股講文法，不如今日以新讀本講文法，蓋轉落直落一起一住等文法，若以深奥道理聯屬之，反難領會。若用眼前事物聯屬之，一聞即解。若幼時即解文法，他日作八股斷無誤用之虚字矣。余嘗見作八股三四年而耶、耳等字往往誤用，實因爲教習者以深奥之道理説微渺之語氣耳。然則淺白讀本無礙於作文，且爲作文之基地也。夫新讀本大旨以趣味、養生、修身、人情、物理、古事、今事、喻言爲方針，而約而言之，又不出趣味開智四字。蓋趣味所以順其性，開智所以儲其用，無非使之不以爲苦，又不虚耗歲月而已。然論其初級之讀本，則又隨地而異，隨時而改。隨地者，方言、土産、風俗各有不同；隨時者，時局不同，且漸改漸良，後起者勝也。余曩遊日本，得閱其明治十七年小學新讀本、二十年小學新讀本、二十七年小學新讀本，已覺日新月異。然聞之友曰：明治初年之讀本，凌雜粗疏。蓋未精求精與精益求精，自然不同。而國民之智愚又時時不同。中國若仿日本小學新讀本，只仿其大綱而已，至於物理制度，則又當變通爲之。大約中國變法，止步其明治初年之後塵可矣。若過求文明，非獨事勢有不能遽行，且民智未開，反生詫異，此又編輯讀本者所不可不知也。然余之有取於淺白新讀本者，則又有進焉。凡人無不喜看圖畫，而童子尤甚。蓋有圖則一目了然，且有趣味在焉。第物可圖而事不可圖；事間有可圖，而理則不可圖。訓蒙先生孰不知圖畫之要者，然猝教以明德新民，則圖於何有？即教以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則圖於何有？故欲以圖示童子，又非淺白讀本不能也。夫讀淺白新讀本則如此，讀「四書」、「五經」則如彼，孰利孰弊？必有欲辨之者，余請質之言訓蒙之先生。

傳記

《史記・周本紀》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

《史記・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録。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簒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抱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南史・梁本紀・武帝》 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凡二百餘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帝皆爲解釋。修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賓軍嘉五禮，一千餘卷，帝稱制斷疑焉。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互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宫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莫不向風。爰自在田，及登寶位，躬制贊、序、詔誥、銘、誄、説、箴、頌、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

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製《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説，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

《魏書・鄭羲傳》 臣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盼，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

《魏書・崔光傳》 《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泉，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實，匡張訓説。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汙毀，積榛棘而弗掃，爲鼯鼬之所栖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爲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閣以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闉，面接宫廟，舊校爲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

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蹠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剥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頹墜，興復生業，倍深慚耻。今求遣國子

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

《魏書・殷紹傳》　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曰：

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説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説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於臣。由神禁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月吕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逕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古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

臣前在東宫，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録，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别，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内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頹，餘齡旦暮，每懼殂殞，填僕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録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

《魏書・江式傳》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太延五年，涼州平，内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

式少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乃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兼行參軍、檢校禦史，尋除殄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册，特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宫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

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

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鼈策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别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册，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

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黜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于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尉律學，複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征禮等百餘人説文字於未央宫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製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

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

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説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謖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於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複宣。校之《説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台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

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托許慎《説文》，而案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静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間讀楚、夏，時有不同。

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虚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説，炫惑於時，難以厘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説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

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説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明蒙褒録，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閹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廁沾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宫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説文》爲主，爰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複重，糾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脱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官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並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黄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

詔曰：「可如所請，並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外目待書成重聞。」

式于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説文》爲本，上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車將軍。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疑。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舊唐書・李淳風傳》 李淳風，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傅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疏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混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據混天儀日行黄道之明證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略】黄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

太宗異其説，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略】時稱其妙。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著書七卷，名爲《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稱善，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又預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遷太史令。【略】

淳風每占候吉兇，合若符契，當時術者疑其別有役使，不因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顯慶元年，復以修國史功封昌樂縣男。先是，太史監候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算經理多踳駁。淳風復與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受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書成，高宗令國學行用。龍朔二年，

改授祕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復舊，還爲太史令。年六十九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祕閣録》，并演《齊民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子諺、孫仙宗，並爲太史令。

《全唐文》卷六一八陸質《春秋例統序》　啖先生諱助，字叔佐，關中人也。聰悟簡淡，博通深識。天寶末客於江東，因中原難興，遂不還歸，以文學入仕，爲臺州臨海尉，復爲潤州丹陽主簿。秩滿，因家焉，陋巷狹居，晏如也。始以上元辛丑歲集三傳釋《春秋》，至大曆庚戌歲而畢。趙子時宦於宣、歙之使府，因往還浙中，途過丹陽，乃詣室而訪之。深話經意，事多嚮合，期反駕之日，當更討論。嗚呼！仁不必壽，是歲先生即世，時年四十有七。是冬也，趙子隨使府遷鎮於浙東。淳痛師學之不彰，乃與先生之子異躬自繕寫，共戴以詣趙子，趙子因損益焉。淳隨而纂會之，至大曆乙卯歲而書成。

《全唐文》卷六一八陸質《春秋集傳纂例序》　啖子所撰《統例》三卷，皆分別條疏，通會其義。趙子損益，多所發揮。今故纂而合之，有辭義難解者，亦隨加註釋。兼備載經文於本條之内，使學者以類求義，昭然易知。其三傳義例，可取可舍，啖、趙俱已分析，亦隨條編附，以祛疑滯，名《春秋集傳纂例》，凡四十篇，分爲十卷云。

洪邁《容齋隨筆》卷一四《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説。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書》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陳亮集》卷一六《三國紀年・序》　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話一言，罔不畢載。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爲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歎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修先代之禮物，庶幾後世有考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删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然後古書之存者無所復用矣。初，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子之禮樂，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二都之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與三家共隳之。孟氏之不隳，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終哉。陳恆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爲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

《南雍志》卷一九《列傳一・胡儼》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人。天資穎悟，自幼好學，受經於伯父虞部員外郎汝器，自求賢士相師友。熊伯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儼，亟稱其有所養，以古文法授之。既長，博極羣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醫卜，皆通其説。洪武丁卯舉於鄉，第二人。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縣學教諭。時年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務實學，勵行檢，以變浮靡之習。日親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父老皆稱重之。俄以内艱去。丙子，改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饒之餘干。自是著爲令。其在餘干，如華亭時，士子樂從之，成效居多。己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爲政以愛民爲本，凡可便民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爲害，傷民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十人。其政往往卓異不羣，識者知其必將大用。壬午，軍旅方殷，廣求材以集事，御史府左副都御史練安薦于朝，稱儼學足以達天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籌，必拔而用之，乃知臣言不妄。於是召至京師，未及任用，而文皇帝已渡江矣。翰林闕人，吏部以儼名上。上曰：「儼既曉天文，宜令欽天監驗之，且送翰林供事。」已而欽天監言：儼果通象緯及風雲氣候。侍讀解縉復薦之，遂授翰林檢討。尋陞侍讀，直内閣，與縉及胡廣、楊士奇、金幼孜、黄淮、楊榮共事。儼在七人中，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未嘗以才智先人，時論多之。甲申，陞左春坊左諭德，兼官如故。侍

仁廟于東宮，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詔奪情。道過南京，入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其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以身率諸生，奉守學規，以圖成效，一時人才翕然從化，同朝公卿大夫咸推敬之，文皇帝每加禮重。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戍邊。儼爲言其情有可矜者，得免。上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從容敷暢。上俯聽甚説，賜賚優厚。雖掌國學，然朝廷有大製作，若纂修《高皇帝實録》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爲總裁，未嘗去館閣。儼既善書，所進歌頌詩文詞翰並美，上益簡注。庚寅，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復直内閣。輔導皇太孫監國，縝密謹敕，上下無間言。洪熙春，以疾乞致仕，賜璽書褒美，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復其子孫，賜寶楮爲道里費，仍命有司給舟車。還，閒居二十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親藩禮遇之，方嶽重臣咸待以師禮，與之言，未嘗及私。自處甚澹薄，歲時僅足衣食。嘗表許遜、韋丹廟，請春秋致祭。修白鹿書院，且達於報施之理。凡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患於人。羣倫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交。既歸田里，雖聲聞不至於朝廷，而在朝論舊德，俊者必歸焉。館閣舊遊，歲時存問不絶，輒相與倡和。達官顯人與東南好文之士徵言者，足相躡於門。正統癸亥八月己酉卒，年八十三。訃聞，詔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德望之隆，國恩之厚，天下之似者蓋少。其爲文以理爲主，不尚辭藻。所著有《頤庵文集》，行於世。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一二《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贈榮禄大夫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能，達諸事功，若竭誠效力，始終不渝者，其身雖没，所以寵眷之率有進而不衰。其文臣遭遇之盛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尤著者也。公初以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階承直郎。又明年，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讀，進承德郎。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四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又三年，得疾且劇，上數命太醫集衆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既卒，上悼歎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公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祠墳。時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焉，遣官臨祭，賜賻甚厚。葬畢，其子入謝，賞其長子稚爲翰林檢討。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禄大夫、少師、禮部尚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公遭逢二聖，恩備始終，何其愈久而愈盛也！

公居官敬慎，在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失事，於奉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採納。所譔進文字，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治幾務，退未嘗出口，雖親厚不敢私涉有問，蓋自守之嚴有素。事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巡幸北京、親征北虜，翰林率公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聽。時獨公之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卻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爲民厲。」遽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故尤爲儲君所厚。而沉静謙約，以滿爲戒，未嘗干人以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卷，鑒别公明。奉勅脩《高皇帝實録》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裁。志於扶植爲教，獎掖善類，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與，未嘗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不復顧。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毁之，賴上深知之，不聽，遽黜毁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雖身處榮禄，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澹閒遠之趣。公退，閉户讀書賦詩而已。

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初復舊名。其字光大，其齋居名晃庵，因以爲號。公十數歲喪父，已有志問學。内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恂恂執恭讓。既冠，薄遊閩中，閩之前輩君子率忘年與交。歸而從黄伯器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進焉。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説，亦皆旁通。而用志性命道德之旨，晚益有造詣。爲文援筆立就，頃刻千百言，沛然行雲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性情，近體得盛唐之趣。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世。四方重其文翰，求者日接踵户外，雖無厭倦意，然非其人，不苟予。

其卒以永樂戊戌五月八日，春秋四十有九。其先自金陵徙廬陵，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祖也。曾祖鼎亨，祖彌高。父子祺，累官延平知府。母吴，元進士永豐縣丞師尹之子。永樂中贈公父翰林學士，封母太宜人。公娶夏，初封宜人，洪熙初進封夫人。子男三：長即稚，次穆，次穗。女四：長嫁陳年，次嫁鮮禎亮，次嫁宋懷。孫男六，女七。所著文章，有《晃庵集》《晃從集》若干卷。

公與士奇同郡同官，知契最深。未卒前二年，有後死則銘之約。既卒，其孤又奉臨終之命，索文刻墓石。嗚呼！士奇先公生五年，豈謂竟銘公墓哉！蓋今

九年，乃克成之。銘曰：

經國所資，文武並施。維武以靖，維文以治。巍巍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九禩。秉恭執勤，司帝之制。玉册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帝時懌。公所蓄志，寬惠被下。沕穆泯焉，密贊鴻化。春宫輔德，平直之行。二聖惟明，燭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之首。人聳其瞻，公际無有。泊虚之存，簡肅之度。彼其何心，有好有惡。仲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好公，没思不衰。寵章駢審，貴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其幾。金螺在左，文川在右。埋壁有光，上貫牛斗。墓道之碣，爲尋有多。最行琢辭，來者是儀。

楊榮《文敏集》卷一六《寧川周先生傳》　先生諱斌，字質夫，姓周氏，閩之寧川望族也。在宋有曰導者，仕至金紫光禄大夫。皋，户部侍郎。繼至，寶文學士，嘗從晦菴講學。牧，通議大夫，經畧廣西。先生之高祖諱鳳，知廣之高州。曾祖憲，典教曲江。祖應，爲寧化尉。考昇，有隱德，不仕。先生端重閒雅，襟度夷曠，得失毁譽，不置忻戚于中。性嗜儉素，於聲色貨利與凡非禮之事，一不以經意。家居孝于親，友于兄弟，交游稱其信，鄉閭感其惠，僮僕懷其慈。雖造次紛擾之頃，未嘗有疾言厲色。自少務學，經史百家之言，靡不該貫。洪武壬子，以《禮經》領鄉薦。癸丑，授建郡儒學教授。時兵革甫息，學制粗舉，先生修廢起弊，嚴立教條，作新士習。每旦五鼓升堂，飭勵諸生，誘引開導，終日弗倦。郡縣長貳，非公事弗造其室。與之語，必皆政教大端，弗及私事。諸生承式問學，日底于成。歲大比，郡士當什之四三。壬戌雲南平，譔賀表稱旨，有金幣之賜。庚午秋，湖廣聘典文衡，得士爲盛。辛未，秩滿至京，考最，太祖皇帝日召至便殿承顧問，以質直見重。明年，拜中都國子司業。約度明信，諸生悦服。又明年，召還，拜齊府左長史，輔翼開陳，一以正道，王甚加敬禮。從王入覲，享勞優厚。既還，以繼母李氏喪，去官歸家，哀毁骨立。明年冬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有四。配林氏，有淑行。子三：長紹，先卒；次純；次繕。女一人。洪武戊寅某月某日葬於鄉之某山。其門人工部尚書鄭公賜爲名其里曰國子先生里。

予少從先生游，先生以予爲可教，日親授經，條析難疑，旁喻曲譬，至明白而後已。間語予曰：「子之器識可嘉，宜益自勉。他日之進，惜予老，弗及見也。」先生歿四十餘年，門生故知日已衰少，今其子繕不遠數千里而來，以前郡學訓導趙友士所撰《墓碑》示予請言。予見之愴然，不覺涕下。永惟舊學之恩，懼無以報，又奚敢以老髦辭哉？是用爲傳，以著先生之德之行，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贊曰：先生學博而正，行修以潔。仕雖未大顯，而功效實著。其教授郡庠，則胡安定之蘇湖也。司業成均，則陽城之於唐也。傅相王國，則董仲舒之於漢也。使先生端委立於朝，事業奚止於是而已哉！

《南雍志》卷二〇《列傳一・章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少游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畧，然不自衒露。與人交，恂恂儒者也。天順壬午舉鄉薦，以《易》魁浙士。丙戌再至禮部，褒然舉首，入翰林爲庶吉士。丁亥冬，除編修。

戊子春正月，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詩。懋謀諸同官黄仲昭、莊昶曰：「國家無事，海宇又安，内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天子仁聖，孝奉兩宫，將以備耳目之娱，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雖舍是，亦無有不樂者。吾輩盍進諫焉？」越明日，偕二人同上章，大要以培養聖德爲本。上怒，左遷懋知臨武縣。時修撰羅倫亦以起復元臣言事坐貶，時人稱爲翰林四諫。會廷臣論救，上頓悟，命與仲昭俱改南京大理寺評事。既至，留心職業，日取刑書故牘詳閱之，遂至精練。平反庶獄，老吏不如。法所當執，雖貴卿莫奪也。南俸入視北爲縮，例益以堂隸顧直之贏，懋獨無所益。三年考績，省親予告。尋擢福建按察僉事。閩有番舶銀礦，屢爲患，懋建議許民與番互市，商夷兩便；弛銀礦禁，聽民採取，自是不復，盜患遂息；浮税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泰寧寇作，懋陽爲清戎，往掩捕之，寇悉就擒。沙尤饑，盜起，開倉賑濟，即時解散。會與巡察不相得，加之行部積勞，觸瘴成疾，因有去志。考績至京，遂疏求謝事。吏部尚書尹旻固留不可，三詰而終不變，乃可之，時年四十一。

至家即杜門，足不入城府。奉親之外，日惟讀書講學，甘貧守道，若將終身。詣門請誨者，無問遠近，常往來楓木庵中，學者稱曰楓山先生。嘉遯將二十年，廷臣論薦無虚日。孝宗勵精圖任儒宿，北以謝鐸爲祭酒，南以屬懋。懋方遭父喪，力辭，詔添設司業虚位以待。及終制，就官。謹榘度，尚德化，厲廉耻，六館之士翕然向風。豪傑有志者，排日執經，質問所疑，隨方而答，人人自以爲得師。姑蘇尤樸母病據，例不得歸省，晝夜涕泣。懋許之歸。或以爲言，懋曰：「吾寧以違制罪，不忍絶其母子之情也。」聞者歎服。兩疏學政時政，條陳宿弊，皆不報。凡再乞休，不允。正德改元，陳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先後五疏乞休，又不允。居無何，引年以請，凡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常寺

卿，辭，進南京禮部侍郎，又辭，詔許致仕。懋既退，而逆瑾之難作，縉紳相繼蒙禍，人服其先見。當道咸疏懋耆儒宿德，詔有司歲時存問，以風天下。今上登極，詔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辭弗允。辛巳，歲且暮，忽搆疾，親朋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纊，語不亂。衛守林有年至，疾已劇，臥榻上，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夕，與姪贊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因及春秋列國名卿，推許士會父子庶幾。歲除，令親友各歸守歲。嚮晦，遂卒，年八十六。是日未旦，有星墜所居之前山。有司以聞，與葬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懋胷度夷坦，與人言，輒露肝膽。或詐，亦不逆億也。見人有善，不啻在己。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否，確乎不拔。性寡欲，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薄田僅自給，不求增益。辭受取予，出處去就，一於道義，一毫不慊，萬鍾弗顧。故自入翰林以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十餘疏，難進易退，當於古人中求之。其心常在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喜動顏色，否則愀然不樂，夜必露天焚香，默以親賢遠姦、康國庇民爲禱。民生利害，輒爲上官言之。其學以關閩濂洛爲宗，本之自得，非有傳授，亦世所間見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要在精究而力行之，不襲口耳，不涉支離，故能真見獨到，洞貫道妙。其發之議論，精實切當，多有前賢所未發者。嘗謂人心有小大，大以窮理，小以慎獨，謂政體始於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格言至論，不一而足，皆其所獨得者。一時同志若羅倫、謝鐸、莊杲、陳獻章，皆極推許。諸人皆蚤世，惟懋年踰大耄，巍然獨存，殆天佑之以壽斯道也。然倫嘗立鄉約過嚴，則移書責之，其盡交誼如此。

文章不甚求工，達意而止。或以相諷，曰：「小技爾，予弗暇。」或勸以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又何加焉？第删其繁無可也。」嘗欲摘選程朱後諸儒經書粹語爲集説，及刊《宋史》之繆，患力不足而止。平生所著，惟蘭谿、金華鄉賢祠志及遺文數卷而已。

子孫皆夭歿。孫誥，不慧。年八十一，始生子接。既膺鄔典，上優詔録接爲國子生。

王世貞《弇州續稿》卷六七《周文恪公傳》 周文恪公者，諱子義，字以方。世爲常之無錫人，業儒。而至高皇帝時，有志善者，以滇中役改隸軍籍。顧其人倜儻負氣，更用是起家。有五子，仲爲昌言。昌言子鑑，鑑子濬。鑑、濬俱以公貴，贈如公令官。贈公濬工詩，善書，里中縉紳慕稱之。然以好行德，不事家人産，産漸挫。而又難子，年四十七，始舉一子。又三年而舉公。公生而端，穎異凡兒。五歲受書輒誦。十二，能屬文。十五，見其業於鄉進士殷君，殷大奇之，勸其出就試。公謝學未成，弗果。十八，試於督學御史馮公，褒然首列，遂以諸生應試。不利，歸而益勤苦自力，爲舉子業。既而歎曰：「大丈夫乃以一第市耶？謂日所啞啞佔畢者，於身心有絲髮益否也？」乃悉取《五經》熟涵泳之。既而取程朱諸大儒章句醳之，已取漢人注疏參之，融融如矣。乃復取濂洛關閩與薛文清、王文成、蔡祭酒之遺言而體驗之，稍筆之書。其翼經傳者曰《彀語》，凡二十卷。其發抒所獨得者曰《日録見聞》，凡十卷。

於是公之學成矣。里中弟子負笈請受者，屢恒滿，至藉其束脩之贏以供贈公及母吴淑人甘毳。而公躬啖蔬素衣韋，蹝屩自若。然至當省試，輒以不應令報罷。人或謂公：「盍少貶就時趣耶？」公謝曰：「毋以爲也，我固當有合。」而贈公及吴淑人相繼捐館，公毁瘠逾禮。既服除，爲嘉靖辛酉，遂薦于鄉。明年，復絀南宫。又三載乙丑，會試高等，對策復上第，選改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所試詞賦皆甲，而公意乃不篤好，曰：「此與舉子業何異？」益治經術，明習國家典故章程。諸以筆墨事請者，弗盡酬也。復用試高等，留拜編修。明年爲隆慶戊辰，分校禮部試，得今光禄卿余懋學等二十人，皆名士。與修《世廟實録》，奉册封周之泰寧王，王國津送，直可百金，公悉返之。分理制誥，充經筵展書官。公於《實録》所任纂，自嘉靖丙戌以後八年事，於議禮制度，最名爲繁鉅。公考據剪削，亦最名簡要有法。未及就，而遷南京國子監司業。公至，日坐堂廂，與上舍諸生講説經義，務爲精深，推本聖人所以立言之指。而其課業，皆手自甲乙，最爲剴當。諸生人人心自喜，以爲不虚值，即陽城、韓愈而下無論也。當是時，萬文恭公、余文敏公相繼爲祭酒，其人介通不同，同於推服。公至，取司業所定規條爲祭酒絜法，而是時公所舉士余卿治南垣，嘗極論朝政得失，於相臣操切有所刺譏。相臣既已逐余卿矣，而疑疏草自公手，銜之。而公昉之官，至考三載績，亡一尺踈以通相臣車門，嗛嗛露辭色。會留都大計吏，吏部尚書嘗交關公，公一切御以理，亡所徇。尚書窺得相臣指，欲謫公以逢之而伸其恚，賴諸公持之力，得亡他。公始中蜚語，即掩關卧曰：「是不難我襆被耶？」諸生日伺公門，環泣請留。久之，稍出視事。後以資次改北，前後通六載，始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祭酒今少傅許公貽書公曰：「忠信蠻貊，尚行之哉！」意蓋有所指也。

萬曆己卯，主順天試，禔檢無小訾，亦號得人。兼清兵部黃，吏無敢以率畧進者。庚辰，再分校禮部試。公故治《書》，而改閱《詩》，如夙治，所得名士視戊辰。尋遷國子祭酒。其教授諸生，約畧如司業時。至，釐革姦蠹，節齋浮費，積金錢數千緡，拓飭公廨一新，不以煩縣官，則非司業所任也。當是時，相臣雖不專爲忮，而待公猶落落，公殊安之。會其卒，始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尋遷左侍郎，知貢舉，充《會典》副總裁。已解部事，頴訓庶吉士。俄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其兼學士，總裁《會典》，訓庶吉士如故。公喜曰：「吾知所以報國矣。」庶吉士晨朝，公未嘗不諄諄以爲己之實學訓之也。間與論天下事，及祖宗彝訓，而後傍及藝文，曰：「此若所繇貴也。雖然，非若所急也。」《會典》總齊百司庶務，公故長於其學，而至是益加精毖，目披手校，昕夕不倦。臺諫有請以明先儒從祀文廟者，公首以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應，而蔡祭酒清、胡布衣居仁、章文懿懋、呂文莊柟亞之。下禮部會羣臣議，祀王陳而布衣與焉。公既爲侍從長，而禮部以尚書缺，請廷推，首侍郎沈公，公僅居次。既內閣以輔臣缺請，時居憂者，禮侍太倉王公及吏侍山西王公得之，前後皆越公序，公泊然如弗聞也。或謂公不當去乎，公笑曰：「以我不任去固當，以我不爲內閣、禮部去，非臣節也。《書》不云乎：『伯拜稽首，讓於夔龍。』」滿三載，賜鈔綵羊酒同尚書，贈封如令甲。嘗以病痔告，賜醴薦、醪米、醬菜同閣臣。尋偕太倉公主會試，所得多恢奇博朗之才，程文爲天下式。而公大意乃在崇雅敦實，於敘辭諄諄以萬石君不言躬行爲勉。有某御史者希指，謂公兩見抑爲不能其官，而妄詆訶之，然不敢及公行履。公上疏乞骸骨，優詔不許。《會典》成，公功最多，而以校讐故耗精力，比且上，而公病，一昔卒矣。上聞訃震悼，而會閣臣用書成，得敘遷，乃併上公功，特贈禮部尚書，賜祭者二，行人治葬，一切用尚書恩，申謚文恪。

公爲人孝謹天性，奉贈公、吳淑人，獨能得其心，皆以老壽終。然居恒自恨晚達，不逮祿養，語及輒愀然改容。歲時烝嘗，未嘗不涕泣灑地也。事其兄恭甚，時捐橐以成其義名。衣食孀姊，畢身無倦色，又爲之字遺孤如子。燕居獨處，恒欽欽若對大賓。疾言遽色，不以加於僮獲。其御子姓，直萬石君試序所爲諄諄，蓋身有之也。於物無所嗜好，所嗜好獨書。祿賜購積餘萬卷，咸手自校讐。前後典試與成均所造士，仕宦幾徧海內，絕不以毫髮私干之，亦無敢以私請者。大商林姓者，故暱而交公，公既貴，請以五百金置邸，公謝絕之，曰：「吾不復與而交矣。」邊之撫臣致賀金滿百，公大驚曰：「以一撫臣而賀金百，其爲百金當不訾，何以飽戰士哉！」却不受。公時自謂：「楊氏父子四知，三不惑，庶幾有之。志伊學顏，則服膺而未之逮也。」公既以明習掌故聞公卿間，有疑難事，輒問周先生云何。公事爲條荅無爽，然未嘗露德色。所著書，自《彀語》《日録見聞》外，有《中書直閣記評》，列後先宰輔賢否甚晰，秘不以示人；《國朝故實》幾二百卷。有四子，俱才，而長爲炳文，以公蔭太學生，創公行實者。

弇州生曰：周公繇孤生起田間，終始不離石渠、成均之地，操觚管者二十年，而至通顯，可不謂遘際哉！雖然，春秋僅五十八，不能開下壽；秩僅第三品，不能登八座；於職僅侍從，不能參預大政。天於周公，何豐始而終嗇之也！嗚呼！當隆萬之間，天下之文極矣，公獨欲挽之以質而盡歸於實用，令公不死，而其所操攝雕蟲之士屈，而經術行誼伸，僇力而致成康文景之治，景光當何如哉！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四《示兒甲辰》　甲辰冬日示維恭：汝生父年視王考背棄之日已多十齡，汝今日視父在王考膝下之日已多幾旬。父自幼遭憂，中年患難，變故無歲不有，是以蚤衰，年來凋損加甚，常恐旦暮不保，使汝失所，以至貽辱先人。前年秋，攜汝棄家從呂先生受業。先生剛直好義，勢利不以動心，吾所深敬。不意遠遊久而弗返，因復請於嘉興屠先生、海鹽何先生、同縣邱先生、烏程淩先生，皆深造自得，敦善不怠君子人也，吾所深契，平生切磋受益爲多。幸俱見許，汝得納拜。汝事之終身，奉爲宗主，便有向上一路。

父所守者，耕田讀書，承先啓後八字。稼穡艱難，自幼固當知之，但筋力尚待長大。若誦讀講求，童而肄之，至老不可舍。吾請於先生，預爲十年之序：始受《小學》，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詩》、《書》、《禮記》、《周易》、《春秋》，次《近思録》、范氏《唐鑑》、《大學衍義》，以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汝能一一聽受先生之教，熟讀精思，則自此以往，好書甚多，然大本已盡於此。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更無別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

王妣有言：「孔子、孟子只是孔孟兩家無父之子，只爲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若是不肯學好，流落無底。」汝切切記之。吾若幸而長年，照顧汝日久，亦汝之幸。然志須是自立，力須是自用。教誨大指，要不能有加。或是力量可及，多置幾册書，再從事兩三位先生而已。若一旦不幸，固是汝命之窮，然能依傍此意，從師受學，知所好惡，亦不到得墜墮。王考有言：「人無父親，固多流落底，亦有興起底，只要讀書守本分耳。《論語》曰：『父在觀其志。』汝今日先須立志，要做何等樣人。《中庸》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汝他日長大，能常

念王考志事而敬守之，則吾願畢矣。」因屠先生命，將讀書次第書之於簡，以示遵守，并及此言。

《小學》是讀書做人基本。《四書》，聖學之淵源，義理之統宗。《六經》義理，互相發明。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異説足以奪之。《易》是家傳一經，尤當加意。《近思録》，治經之階梯。范氏《唐鑑》，讀史之門户。《大學衍義》，經史之條貫。《性理》、《通鑑綱目》，則經史之匙鑰著龜也。學者當務之急，具此數書，其他經籍文字可以類推。

姚瑩《東溟文集》卷六《朝議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銜從祖惜抱先生行狀》

曾祖諱士基，康熙舉人，湖北羅田縣知縣。祖諱孔鋆，皇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晉贈朝議大夫。考諱淑，皇贈朝議大夫、禮部員外郎。

嘉慶二十年九月，惜抱先生卒於江甯鍾山書院。從孫瑩在京師聞之，哀愴涕泣，戚友咸唁。乃卜日設奠於都城之西，爲之主而哭之。越日，先生之門人、前江南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陳君用光語瑩曰：「吾師以德行文章爲後學師表者四十餘年，所當上之史館。其生平出處言行之大，綴而狀之，弟子之責也。子於先生屬最親，曷條其畧？」瑩無似，不能有所譔述，以表先生，副侍御之屬，謹以所知對。

先生名鼐，字姬傳，世爲桐城姚氏，先刑部尚書端恪公之玄孫也。先生少時家貧，體弱多病而嗜學，澹榮利，有超然之志。先曾祖編修薑塢，府君先生世父也，博聞强識，通法先儒，與同里方苧川、葉崙南、劉海峯諸先生友善，諸子中獨愛先生，每談必令侍。方先生論學宗朱子，先生少受業焉，尤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編修公嘗問其志，曰：「義理、考證、文章，殆闕一不可。」編修公大悦，卒以經學授先生，而别受古文法于海峯。乾隆十五年舉於鄉，會試罷歸，學益力，疏食或不給，意泊如也。二十五年，丁贈朝議公艱。越三年，中禮部試，殿試二甲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還，擢員外郎。逾年再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充恩科會試同考官，改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館啟選。一時翰林宿學爲纂修官，諸城劉文正公、大興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以所守官入局。時非翰林爲纂修者八人，先生及程魚門、任幼植尤稱善。金壇于文襄公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門，竟不往。書竣，當議遷官，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乃決意去，遂乞養歸里，乾隆三十九年也。先是，館局之啟由大興朱竹君學士，見翰林院貯《永樂大典》中多古書，爲世所未見，告之於文襄，奏請開局重修，欲嘉惠學者。既而奉旨搜求，天下藏書畢出，於是纂修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爲空疏，掊擊訕笑之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辨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爲敘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臨行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梁堦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若出，吾當特薦。」先生婉謝之，集中所爲復張君書也。

先生以爲，國家方盛時，書籍之富遠軼前代，而先儒洛閩以來義理之學尤爲維持世道人心之大，不可誣也。顧學不博不可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世之孤生徒抱俗儒講説，舉漢唐以來傳註屏棄不觀，斯固可厭陋，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訓詁、制度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説則斥爲空疏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蔑禮法，以講學爲迂拙，是皆不免於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户，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説》以通義理，考訂之郵，選《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選五七言詩以明振雅祛邪之旨。嘉定錢獻之以考證名，尤精小學，先生贈之序曰：「孔子没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説。及其蔽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虚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或愛其説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畧有定説。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蔽，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矣。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朱程，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歟？又與魯賓之論文曰：《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内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廢，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静者，其聲閎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遂而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閔閔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虚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於一，内候其節而時發焉。

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

既還江南，遼東朱子穎爲兩淮運使，延先生主講梅花書院。久之，書綬庭尚書總督兩江，延主鍾山書院。自是揚州則梅花，徽州則紫陽，安慶則敬敷，主講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業先生爲幸，或越千里從學，四方賢俊自達官以至學人，士過先生所在，必求見焉。錢唐袁子才詞章盛一時，晚居江甯，先生故有舊，數與往還。子才好毀宋儒，先生與之書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毀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爲程朱之所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乎？」先生貌清而癯，而神采秀越，風儀閑遠，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自少及耄，未嘗廢學。雖宴處，常静坐終日無惰容。有來問，則竭意告之，喜導人，善汲引才俊，如恐不及。以是人益樂就而悦服，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必親。南康謝蘊山方伯見先生，退而嘆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見之塵俗都盡。」青浦王蘭泉侍郎晚歲家居，集海内人詩，至先生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純篤，有儒者氣象。」其見重如此。禮恭親王薨，遺教必得姚某爲家傳。德化陳東浦方伯未卒前一歲，屬先生曰：「某死，必得先生文以誌吾墓。」新城魯絜非以文章名江右，始學於閩中朱梅崖先生。梅崖於當世文少所推許，獨心折先生，以爲不及。魯乃度江就訪，使諸甥受業。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文章稱海内，上接震川，爲文章正軌，劉海峯繼之益振，天下無異詞矣。先生親問法於海峯，海峯贈序盛許之，然先生自以所得爲文，又不盡用海峯法。故世謂望溪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方、劉皆桐城人也，故世言文章者，稱桐城云。嘉慶十一年，復生鍾山書院。十五年，值鄉試，與陽湖趙甌北兵備重赴鹿鳴宴，詔加四品銜。先生年八十矣，神明如五六十時，行不撰杖。兵備年亦八十二，觀者以爲盛。先是，先生居江甯久，喜登攝山，嘗有卜居意，未決，還延不果。歸二十年七月，微疾，九月一夕，卒於院中，年八十五，門人共治其喪。

生平所修四庫書，及《廬州府志》、《江甯府志》、《六安州志》、官書別刻，外自著《九經説》十九卷、《三傳補註》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録》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五七言今體詩鈔》十六卷。門人爲鏤版行世。先生兩主鄉試，一爲會試同考官，所得士爲多，涪州周興岱、昆明錢御史澧、曲阜孔檢討廣森其最也。門人守其經學，爲詩古文者十數輩，皆知名。尤愛潔行潛志之士，上元汪兆虹志高而行芳，學必以程朱爲法，年二十六卒，先生深惜之，爲誌其墓，謂真能希古賢人而異乎世之學者，生也。先生之受經學於編修薑塢府君也，編修之學以博爲量，而取義必精，於書無所不窺，論辨條記甚多，而不肯譔述。編修公已没，先生欲修輯遺説，編纂成書而不就，仿《日知録》例，成經史各一卷，曰《援鶉堂筆記》，以授瑩，使卒其業，且戒之曰：「纂輯筆記，此即著書，不可苟作。大約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近人著書以多爲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閱之，乃無有也。」瑩受教，未及成書，而先生歿矣。先生原配張宜人，故黄州府同知諱某公女，生一女而卒。繼娶宜人之從妹，故四川屏山縣知縣諱曾敏公女，生二子二女，長景衡，乾隆五十七年舉人，江蘇泰興縣知縣；次師古。長女嫁張元輯，次嫁張通理，三適潘玉。側室梁氏，生一子執雉，以執雉後從兄義輸，乾隆十八年舉人，廣西南寧府同知，編修仲子也。十一月，從孫瑩謹狀。

紀事

《戰國策・東周策》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後漢書・班固傳》 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三國志・魏志・三少帝紀》 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

《三國志・魏志・王肅傳》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三國會要》卷一七《諸儒經學》 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何晏《論語集解・論語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之。故有魯論，有齊論。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宫，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説，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説，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説。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説。前世傳授，師説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説，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光禄大夫關内侯臣孫邕、光禄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内侯臣何晏等上。

《册府元龜》卷六〇五《學校部・注釋》 魏王弼字輔嗣，爲尚書郎，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又作《老子指略》及撰《易略》一卷，《周易義》一卷，《論語釋疑》三卷。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何晏撰《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疏》十三卷，注《孝經》一卷，注《論語》十卷，《五經大義》五卷，老子《道德經》二卷，後爲尚書。

蜀杜瓊爲太守，字伯瑜，少受學於任安，注《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内學無傳業者。

〔晉〕嵇康爲中散大夫，撰《春秋左氏音》三卷。

向秀，字子奇，河内懷人，爲散騎常侍，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内外數十篇，曆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爲之《隱解》，發明其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又爲《易義》。

郭象，字子玄，爲太傅主簿，好老莊，能清言。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范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又注古文尚書《舜典》一卷，爲豫章太守卒。

鄭沖爲散騎常侍，與孫邕、曹義、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取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於今傳焉。

束晳爲尚書郎，才學博通，著《五經通論》，發既行於世。

阮咸，字仲容，爲散騎常侍，撰《易義》。

孔晁爲五經博士，撰《尚書義問》三卷，又注《春秋外傳》《國語》。

梁凱爲國子博士，注《論語》十卷。

杜育，字方叔，爲國子祭酒，撰《易義》。

尹毅爲國子助教，撰《禮記音》一卷，注《論語》十卷。

范宣，字宣子，徵員外不起，以講誦爲業，《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又撰《禮記音》一卷。

〔宋〕雷次宗，字仲倫，以通直郎徵不起，撰《毛詩序義》二卷，略注《喪服經傳》二卷。

南齊沈麟士隱居教授，著《周易兩系》、《莊子内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

顧歡，字景怡，或云字玄平，爲太學博士，注王弼《易》二系，又撰《毛詩集解序義》，又作《老子堂話》四卷，一云《老子義疏》。

祖沖之爲長水校尉，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梁賀瑒爲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孝經義疏》一卷，《五經異同論》一卷。

崔靈恩爲國子博士，先著《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説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注《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行焉。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義》十卷。

皇侃爲國子助教，撰《禮記講疏》五十卷及《喪服義疏》，又撰《論語義》十卷、《孝經疏》三卷。

褚仲都爲五經博士，撰《周易講疏》十六卷。

劉叔嗣爲五經博士，注《尚書亡篇序》（又云注《尚書》二十一卷）。

費甝爲國子助教，撰《尚書義疏》十卷。

蕭子范爲國子祭酒，注《千字文》一卷。

陳周弘正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所著《周易義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行於世。

張譏爲國子博士，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内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

徐孝克爲散騎常侍，入隋爲國子博士，撰《孝經講疏》六卷，《論語句義》五卷。

施乾爲博士，撰《爾雅音》。

戚衮爲太學博士，撰《禮記義》四十卷。

後魏房景先，孝文時爲太學博士，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又符璽郎王神貴答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

陳奇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縉紳所稱。召赴京，不得敘。其《論語》注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内人，置學館於温水之右，門徒七百餘人。爽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製作，甚有條貫。其序曰：（略）。爽不仕，號儒林先生。

游肇爲國子博士，爲《易解》。

李鉉爲國子博士，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易義例合》三十餘卷。

權會爲四門博士，注《易》一部，行於世。

後周樂遜爲太學博士，所撰《孝經》、《論語》、《毛詩》、《左傳》、《春秋》序論十

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微文理，並有可觀。

樊深爲國子博士，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綱略論》並目録三十卷，並行於世。

熊安生爲露門學博士下大夫，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並行於世。

劉義慶《世説新語・言語》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

袁曰：「必無此嫌。」

車曰：「何以知爾？」

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略】

劉義慶《世説新語・言語》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

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

簡文曰：「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略】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篇末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又有別本。

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略】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略】

諸葛宏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造詣。

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

宏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略】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説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略】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服。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略】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説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略】

劉義慶《世説新語・識鑒》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

傅暢《晉諸公讚・裴頠》 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於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爲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爲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説理而頠辭愈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石虎》 〔建武九年〕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於學宮。

《北史・楊愔傳》 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閤，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

《北史・崔光傳》 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剥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修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舊唐書・太宗紀下》 貞觀七年，十一月丁丑，頒新定《五經》。

《舊唐書・顔師古傳》 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

《舊唐書・吕才傳》 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

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大行於代。

魏徵《魏鄭公諫録》卷五《上類戴氏禮》　戴氏禮，并爲注解二帙二十卷上之。詔曰：「禮經殘缺，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數，咸事因循，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册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編録，以類相從，别爲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因兹重闡，後之學者，多有弘益。宜付祕書，仍令繕寫，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本，并賜物一千匹。」

吴兢《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録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劉肅《大唐新語》卷九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語，明王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生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絹千疋，綵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王勃《王子安集》卷四《續書序》　序曰：書以記言，其來尚矣，越在三代，左史職之。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揚于王庭，用實大焉。苟非可以燮理情性，平章邦國，敷彝倫而叙要道，察時變而經王猷，樹皇極之綱維，資生靈之視聽，皆可略也。昔者仲尼之述書也，將以究事業之通，而正性命之理。故曰：吾欲托之空言，不如附之行事，道德仁義於是乎明，刑政禮樂於是乎出，非先王之德行不敢傳，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紀千數百歲，斷自唐虞，迄于周漢，風流所存，百篇而已。以此見聖人言約理舉神明不勞而體時務之撰矣。故能法象天地，同符易簡，借前箸於筌蹄，驅後主於軌物，密而顯，宏而奥，久而彌新，用而不竭，非古之聰明聖智玄覽博達，孰能爲此哉？孔安國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嗟乎！其言甚大，可使南面稱聖人之後矣。自時以降，史述陵遲，人自爲家，摽指失中，陳事亂而無當，制理叅而不一，繇是大典散，而人文乖，是非繁，而取舍謬。與夫古先哲人制述之意，不其疎乎？我先君文中子實秉睿懿，生於隋末，睹後作之違方，憂異端之害正，乃喟然曰：宣尼既没，文不在兹乎。遂約大義，删舊章，續書爲三百六十篇，考僞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主之失，述《易讚》，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于有晉，擇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爲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嗟乎！賢聖之述，豈多爲哉！噫！亦足垂訓作則，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竝受其義，遭代喪亂，未行于時。歷年永久，稍見殘缺。貞觀中，太原府君，考諸六經之目，則亾其小序，其有録而無篇者，又十六焉。嗚呼！兹不可復見矣。家君欽若丕烈，圖終休緒，乃例六經，次禮樂，叙《中説》、明《易讚》，永惟保守前訓，大克敷遺後人。勃兄弟五六，冠者童子六七，祇祇怡怡，講問伏漸之日久矣。躬奉成訓，家傳異聞，猶恐不得門而入，才之不逮至遠也。是用厲精激憤，宵吟晝詠，庶幾乎學而知之者，其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豈聲禄是徇，前人之不繼是懼。間者承命爲百二十篇作序，而兼當補修其闕，爰考衆籍，共叅奥旨，泉源浩然，岡識攸濟。嗚呼！小子何敢以當之也，其盡心力乎？始自總章二年，洎乎咸亨五年，刊寫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昔者文中子曰：漢魏之禮樂未足稱，其書不可廢也。尚有近古之對議存焉，制詔册則幾乎典誥矣，後之達晤者，將有得於斯文乎！于時龍集閹茂，勉踵前修，在大唐御天下之五十七祀也。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〇四　〔則天后天授元年〕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十二字：「照」爲「曌」，「天」爲「[illegible]」，「地」爲「埊」，「日」爲「[illegible]」，「月」爲「囝」，「星」爲「〇」，「君」爲「[illegible]」，「臣」爲「恧」，「人」爲「𡈼」，「載」爲「[illegible]」，「年」爲「秊」，「正」爲「缶」。又有「證」爲「鑿」，「聖」爲「𨑨」二字。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

《唐會要》卷七五《貢舉上》　〔天寶〕二年三月，《禮・月令》篇宜冠衆篇之首，餘舊次之。

三年七月，詔曰：「《尚書》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抄寫漸訛，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字體，並依今文。」

《全唐文》卷四五八張參《五經文字序例》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

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未，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嘆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秘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未。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説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吕忱，又集《説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説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頁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爲壹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借后爲後，辟爲避，大爲太知爲智之類，經典通用。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删定《月令》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卒以所刊，書于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體，若鼏冪同物，禮經相舛，蔿薳同姓，春秋互出，詁故同義，詩題交錯之類。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爲嚮，取材之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并，至當之餘，但未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顔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説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若古文作明，篆文作朙，古文作坐，篆文作□之類，古體經典通行，不必改而從篆。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祧禰逍遥之煩，《説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宜變爲宜，譬變爲晉之煩，《説文》宜譬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石經湮没，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變爲壽，㮚變爲栗之類，石經湮没，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説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録，以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曆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

《全唐文》卷六二二吕温《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 臣某言：臣聞惟睿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師所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王，撥亂三季。正大當之本，清至公之源，通羣方以誠，貞天下於一。動無不順，道德之要機，斷無不齊，帝王之利器。而梁木既壞，生知蓋寡，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羣儒異同，致遠皆泥，没微言於滋蔓，亡要旨於多岐。奥室不開，漫逾千祀，天其或者將有俟焉。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氣和物茂，遠至邇安。欲以人情爲田，講學而耨，鎮定皇極，耀光時雍，道之將行，實在今日。臣不揣蒙陋，斐然有志，思窺聖奥，仰奉文明。以故潤州丹陽縣主簿臣啖助爲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臣趙匡爲益友，考左氏之疏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匡有可行，亦刈其楚，輒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覃三紀，元首雖白，濁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偕遇。竊以德之匪鄰，骨肉無應，道苟訢合，古今相知。然則堯舜之心，非宣尼不見，宣尼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洗獲麟之恨。臣官忝國學，思非出位，以爲家寶，罪實欺天，謹昧死寫前件書，詣東上閤門奉進。伏候聖旨，輕黷宸嚴，魂爽飛越，無任。

《劉禹錫集》卷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辯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説，咸束之而歸於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崩剥污衊，淟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讐校既精，白黑彬班，了然飛動。以蒙來求，焕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逢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某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

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摹之，孰發揮之？祭

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道人，來采我詩。

時余爲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於藝文云。

《册府元龜》卷六〇四《學校部・奏議三》〔太和七年〕其年十二月勑：於國子監講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册府元龜》卷六〇八《學校部・刊校》司馬承禎隱於天台，開元初徵至京師。承禎頗善篆隸，書寫三體《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以奉上之。後居王屋爲陽臺觀，卒贈銀青祿大夫，號真玄先生。【略】

唐顔師古，貞觀中於秘書省考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畢，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於時諸儒傳習既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欽服。於是拜通直散騎嘗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尋行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惑者，隨疑剖折，曲盡其源。【略】

鄭覃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國子祭酒。初文宗詔：「國子監九經石本，所司較勘尚有舛誤。傳於永久，必在精詳。宜令宰臣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就集賢審較勘，仍旋送國子監上石。」開成二年十月，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初學記》卷二一《文部・經典第一》〔事對〕八卦　六虚《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易》之爲書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虚。注曰：六虚，六位也。言樞　道籥《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易乾鑿度》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苞籥。鄭玄注曰：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道之苞籥。齊魯之間，名門户及藏器之管爲籥。擬議　範圍《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王弼注：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幽贊　發揮《易説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九師　五子劉向《别録》曰：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複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採獲署曰《淮南九師》書。又曰：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複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已上《易》。帝書　王制《春秋説題辭》曰：《尚書》凡百二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世帝王遺書也。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舉其宏綱，撮其樞要，凡百篇，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三家　百篇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君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尤爲詳。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覩史籍之煩，又懼覽之者不一，斷唐虞以下，訖于周，舉其宏綱，撮其樞要，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授河　出洛《孝經援神契》曰：《易》長於變，《書》考命符授河。宋均注曰：授河者，授河洛以考命符也。《尚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孔安國注曰：天興禹，洛出書。直言　證義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於今傳之。又曰：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已上《書》。五際　六情《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春秋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宋均注曰：六情即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温淳　敦厚《淮南子》曰：温惠淳良，詩教也。《禮記》曰：温柔敦厚，詩教也。集微揆著　連類含章《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者，綿綿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王有天下也。顔延之《庭誥》曰：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含章，比物集句，《詩》之爲祖也。已上《詩》。脩外　制中《漢書》曰：樂以治内而爲同，禮以脩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也。《禮記》曰：夫禮所以制中。承天　事地《史記》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禮記》曰：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崇君師。不法　無體《晏子春秋》曰：晏子使魯，退見仲尼曰：夫禮，堂上不趨，授立不跪，夫子反此，禮乎？晏子曰：君行一，臣行二，君之所來速，吾是以趨以反位也。君授卑故跪以下之。晏子出，仲尼送之，反命門人曰：不法之禮，唯晏子能爲之。《禮記》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粉澤　橘柚《太公六韜》對文王曰：禮者，天理之粉澤。《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橘柔橘柚，雖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也。酌秦法　言夏禮《後漢書》曹褒論曰：漢初，朝制无文，叔孫通頗採禮經，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弊，然先王之宏典，蓋多闕矣。《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已上禮。考符　稽象《春秋握成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周法　孔經杜預《春秋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春秋演孔圖》曰：公羊全孔經。宋均注曰：公羊，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四傳　兩家《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時有威權者，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末世口説行，故有公羊、穀梁、鄒、郝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隱書　晦義《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世有威權者，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顔延之《庭誥》曰：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春秋爲上。備三聖　掌四方《春秋説題辭》曰：經文備三聖之度。《周禮》曰：掌四方之志。鄭玄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

《檮杌》。已上《春秋》。

《初學記》卷二一《文部・史傳第二》〔事對〕方志　直文《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漢書》曰：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不虛美　謂實録《魏志》曰：王肅對明帝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録。

司籍　掌書《左傳》曰：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周禮》内史掌書王命而貳之。記善　書過《禮記》曰：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乏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曰：臣操牘秉筆，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帝書　王籍《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陸士衡《晉書限斷議》曰：三祖實終爲臣，故書爲臣之事，不可如傳，此實録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新載　舊章張衡《表求合正三史》曰：臣伏見陛下思光先緒，以典籍爲本，而史書枝別條異，不同一貫建武以來新載未就。杜預《春秋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嗣書　續記《左傳》曰：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又殺之。而死者二人。《東觀漢記》曰：班固徵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典校秘書令史，卒前所續史記也。微文　隱切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諷刺貶損當代，非誼士也。《魏志》曰：明帝問王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内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則令人切齒。述漢　遵周《東觀漢記》曰：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杜預《春秋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禮法。書名　循理《左傳》曰：鄭爲游楚亂，穿虎、公孫儁、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公孫黑强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晉中興書曰：仲尼遂因魯史而書陽秋，皆循理而動，著爲實録。方册　直書《家語》曰：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册。杜預《春秋序》曰：四曰盡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八書　十志《史記》曰：遷爲太史，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東觀漢記》曰：蔡邕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書言　掌命《禮記》曰：天子玉璋十有二斿，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周官》，内史掌書王命，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邦國　建侯王杜預《春秋序》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漢書》曰：《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張晏注曰：十二紀百官表及諸侯王表也。別異同　明得失杜預《春秋序》曰：記事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子夏《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

《初學記》卷二一《文部・文字第三》〔事對〕效奎　取夬《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鈎，似文字之畫。《周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六書　八體《周禮》曰：保章氏掌教國子六書。許慎《説文》曰：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自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懸針　倒薤王愔《文字志》曰：懸針，小篆體也。字必垂畫細末，細末纖直如懸針，故謂之懸針。又曰：倒薤書者，小篆體也。垂支濃直，若薤葉也。八體書亦圖此法。或云出扶風曹喜。蕭子良以爲仙人務光所作。銅隱　金錯鄺善長《水經注》曰：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秘外隱起爲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王愔《文字志》曰：金錯書，八體書法不圖其形。或云以銘金石，故謂之金錯。垂露　偃波王愔《文字志》曰：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遒勁，阿那若濃露之垂，故謂之垂露。摯虞《決疑要注》曰：尚書臺召人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以防矯詐。星離　雲布衛恒《四體書勢》曰：黄帝之史沮誦、蒼頡，眡彼鳥跡，始作書勢，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度，月象臣而虧傍，雲逶迤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鍾氏《隸書勢》曰：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六義　八法衛恒《四體書勢》曰：字有六義，其義見六書注中。鮑昭《飛白書勢》曰：秋毫精勁，霜素凝鮮，超工八法，盡奇六文。視龜　變鳥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蒼頡視龜而作書，則河洛之應，與人意所惟通矣。鍾氏《隸書勢》曰：鳥勢之變，乃惟左隸。秦篆　周籀《漢書》曰：《蒼頡》六章，曰李斯所作，《爰歷》六章，趙高所作，《博學》七章，胡毋敬所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許慎《説文》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删舊　蠲煩崔瑗《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官事荒蕪，勒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删。鍾氏《隸書勢》曰：蠲彼煩文，崇此簡易。秦隸　漢草衛恒《四體書勢》曰：秦既用篆，秦事繁多，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許慎《説文》曰：漢興有草書。又衛恒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

《全宋文》卷一〇陶毅《篆書千字文序》　在昔政弊結繩，變生畫卦，觀科斗之取象，自鳥蹟之椎輪，六法陳而大篆興，八體分而異端起。因上下而指事，仰日月以象形。理既會元，文亦隨變。崩雲垂露，窮萬化以通神；鳳舞龍驤，闢千門而企聖。雖學徒甚衆，而能者蓋稀。有僧夢瑛，荆楚之開士也。本其鄉黨，青草連洞庭之波；詢其名位，紫稻惹田衣之色。幼探内典，志在于法觀；旁通外學，行在于篆書。嘗以世乏《千字》，言無二者，禪師智永，遺蹟斯在。遂服膺肆業，自我作式。易銀鈎爲玉箸，代隸字以古文。工隨歲深，名因藝顯。聚棄筆以

成塚，顧臨池而盡墨。史籀没而蔡邕作，陽冰死而夢瑛生，則代不乏賢，諒非虚語。聖朝丁卯歲，瑛公來自咸鎬，觀光象魏，袖所業《千文》，惠然見貺。且曰：「今太尉相國濮陽公，建節關中，表率西夏。挈瓶飛錫，時棲賓館；隱几函杖，屢親講席。俾勒斯文，用傳不朽。」以穀三署交官，七朝掌誥，請陳事實，用紀碑陰。撫絃雖昧于希聲，捌管聊書于小序。庶使陳倉獵碣，同瞻拂劫之衣；汲塚筠編，不化焚書之火。時仲春十日，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事陶穀于東京序。

《全宋文》卷四四舒雅《爾雅注疏序》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于衷，將以納民于善。洎夫醇醨既异，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爲鑽仰？緜是聖賢間出，訓詁遞陳。周公倡之于前，子夏和之于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鬱。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寖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爲注者，則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敕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銓，則以景純爲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秘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祕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渙，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偓佺，前知洺州永年縣事臣劉士玄等，共相討論，爲之疏釋，凡一十卷。雖上遵睿旨，共竭于顓蒙，而下示將來，尚慚于疏略。謹序。

《全宋文》卷一九三孫奭《孟子正義序》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没，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于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于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于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于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于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説，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録，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勑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説書吴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説，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于奥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于發揮。謹上。

《全宋文》卷一八二六金君卿《傳〈易〉之家》 魯商瞿受《易》於仲尼；仲尼卒，商瞿授楚馯臂子弓。一云子弘。子弓授江東橋庇子庸，一云魯橋庇子庸。子庸授燕周竪子家，一云周醜子家。子家授淳于光羽子乘，一云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焚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得不焚，故傳授不絶。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讀曰仲。洛陽周王孫、丁寬子襄，齊服光四人焉，皆著《易傳》。丁寬作《易説》八篇，三萬言，訓詁舉大義而已。王、周、服皆作《易傳》二篇。周王孫授魏蔡公，蔡公《易傳》二篇。王同授齊即墨成，廣川孟但，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菑川楊何叔元，叔元《易傳》二篇。叔元傳燕韓嬰，河内司馬談，太中大夫京房。非焦延壽弟子京房也。後丁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然周王孫即寬師田何之學也。寬授同郡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子卿，一云長卿。蘭陵孟喜長卿，琅琊梁丘賀長翁。緜是有施、孟、梁丘之學焉。施、孟、梁氏氏章句各二篇。施氏授河内張禹子文，琅琊魯伯；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魯伯授泰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緜是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氏則改師法，以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得自師田生，而同門梁丘賀證明之，且非田生之法也。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況，由是孟家有翟牧、白生之學。梁丘氏者，始受大中大夫京房《易》，房出爲齊郡太守，後更事田王孫。然則京房、田王孫，皆田何家法也。漢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年老，授于子臨。臨始從父學，亦嘗事施讎，後卒行京房法。授五鹿充宗君孟，君孟《略説》三篇。君孟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郡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緜是梁丘家有士孫、鄧、衡之學。今《子夏傳》即鄧子夏，蓋出於梁丘家也。其後有京房《易》。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非太中大夫京房也。房始授業梁焦贛延壽。贛云常從孟喜問《易》，會喜卒，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時孟氏門人翟牧、白生皆曰非孟氏法也。房後以災異得幸。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博士，由是有京氏之學焉。又其後有東萊費氏《易》，名直，字長翁。其學無章句，本以古字，號古文《易》。以《彖》、《象》、《繫

辭》、《文言》解説上下經。授琅琊王洋平仲，由是世傳費氏之學。又沛人高相，與費公同時，亦無章句，自言出於丁將軍，傳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由是有高氏之學焉。漢宣帝時，孟、梁丘皆立博士；至元帝世，立京氏《易》。惟費、高二家，未得列於學官。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説，以諸《易》家説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意略同，惟京氏爲異。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受其學者，未盛于世。時梁丘賀以卜筮得幸宣帝，及至顯官，故學者宗焉。其後五鹿充宗貴幸，善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辨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又施讐之門人張禹以經術爲成帝師，位丞相，封侯，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皆至公卿。故施氏、梁丘之學尤盛于當世。以至孟氏、京氏弟子俱爲博士，故二家之學亦行焉。高相子康爲王莽所殺，故學者衰廢，而費氏獨行古文《易》，然而未得立者，蓋亦不幸者矣。其後東漢諸儒，習施氏者，則有沛戴崇泊子賓，陳留劉昆威公泊子軼君文。習孟氏者，則有南陽洼音圭丹子玉，中山鮭陽鴻孟孫，鮭，胡佳反，又苦圭反。一作鮭，胡瓦反者，非。廣漢任安定祖。習梁丘氏者，則代郡范升辨卿，京兆楊政子行，一云范升、楊政皆傳孟氏《易》者，非。潁川張興君上泊子觴；惟張興最知名，爲梁丘家宗，弟子自遠方至者，著録且萬人焉。習京氏者，則汝南戴憑次仲，南陽魏滿叔牙，濟陰孫期中彧惟高氏之學無傳焉。建武中，陳元長孫、鄭衆仲師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荀爽亦爲之傳，自是費氏興而諸家之學衰矣。陳、荀、馬皆當世大儒，故費氏之學益盛，今輔嗣之學蓋出於費氏古文《易》也。再原漢之言《易》者，一出於田何。其傳者，若周王孫、王同、楊何、大中大夫京房、丁寬、田王孫，皆本師法。然當高、惠、文、景之時，學其未興也。至宣、元間，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及高相之學，多以陰陽災異爲説。惟費氏本以古字，號古文《易》，以《彖》、《象》、《文言》講説上下經，爲有本末；又校之諸家，獨與中古文《易》同。流及馬、鄭等家，其學遂盛。獨輔嗣，天啓其衷，而入聖門之奥。考其淵源，雖本于馬、鄭之學，然其流溥博，出于諸家遠矣。噫！《易》之大原，皎若白日，函光于犧、旭于文，迄我聖師，而後正中焉。昧于秦，薄蝕于漢，諸家之説棼焉，而聖道微矣。輔嗣特起，斥去異端，天人之道，俄然而明。然猶時若氛翳，未能廓然，若將有以待焉爾。在其賢者，心聖人之心，猶得觀望其光景者哉！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九月》 己未，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伏以《禮記》舊《月令》一篇，後漢司農鄭康成、盧、馬之徒本而爲注，又作《周官》及《儀禮》注，竝列學官，故三《禮》俱以鄭爲主，而《月令》一篇卷第五、篇第六，漢、魏而下，傳授不絶。唐陸德明撰《釋文》，孔穎達撰《正義》，篇卷第次，皆仍舊貫。洎唐李林甫作相，乃抉摘微瑕，蔑棄先典。明皇因附益時事，改易舊文，謂之《御删定月令》，林甫等爲注解，仍升其篇卷，冠於《禮記》，誠非古也。當今大興儒業，博考前經，宜復舊規，式昭前訓。臣謹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國子監雕印頒行。」詔禮儀院與兩制詳定以聞。既而翰林學士晁迥等言：「若廢林甫之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祭祀，竝須更改。詳究事理，故難輕議。伏請依舊用李林甫所注《月令》。」從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三《熙寧六年三月》 命知制誥吕惠卿兼修撰國子監經義，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王雱兼同修撰。先是，上諭執政曰：「今歲南省所取多知名舉人，士皆趨義理之學，極爲美事。」王安石曰：「民未知義，則未可用，況士大夫乎！」上曰：「舉人對策，多欲朝廷早修經義，使義理歸一。」乃命惠卿及雱，而安石以判國子監沈季長親嫌，固辭雱命，上弗許。已而又命安石提舉，安石又辭，亦弗許。丁卯，《舊紀》書詔王安石設局置官，訓釋《詩》、《書》、《周禮》義，即此事也，今不别出。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六九《熙寧六年三月庚戌》 置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三經義，命王安石提舉，吕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乃止。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六五《熙寧八年六月》 王安石上《詩》、《書》、《周禮義序》，詔付國子監置之《三經義解》之首。

先是，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爲比，而上批：「得卿所上《三經義序》，其發明聖人作經大旨，豈復有加！然望於朕者，何其過歟！責難之義，在卿固所宜著傳於四方，貽之後世，使夫有識考朕所學所知，及乎行事之實，重不德之甚，豈勝道哉！恐非爲上爲德之義也。其過情之言，可速删去，重爲修定，庶付有司早得以時頒行。」及進呈，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爲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爲比於文王，誠無所媿。」上曰：「《關雎》，文王之詩，皆文王盛德。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朕如何可比！兼如陟降庭止之類，朕豈不自知其不能邪？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義足矣。」安石曰：「陛下誠或未能事事如是，然陛下於陟降，豈有愛惡之私心乎？是乃所以爲直

也。」已而安石奏：「臣伏奉手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删去。臣雖嘗敷奏，以爲文字所宜。又奉聖訓再三，但令序述解經之意，不須過有稱道。伏惟陛下盛德至善，孚於四海，非臣筆墨所能加損。然因事宣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爲懼，不以近於媚諛爲嫌，而上聖所懷，深存謙損，臣敢不奉承詔旨庶以仰稱堯、禹不争不伐之心。」遂改撰以進，上乃頒行之。九月十二日，安石云云。陳瓘論曰：安石初進《三經義序》，極其褒讚神考，命安石改進，此聖人之謙德也。安石退書其事，仍僞造神考謙辭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又曰：「卿言當爲人法。」嗚呼！言而世爲天下法，此聖人之事也。安石之言，自謂可以爲天下法，而謂神考比文王，則爲天下後世笑。詆誣宗廟，可謂甚矣。凡造神考謙辭，皆用此意。有曰「朕頑鄙」，有曰「朕才力庸短」，有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如此之類，其誣不一。愛君之士聞而流涕者，豈一人哉！且神考熙寧之末，既逐鄧綰，尋出安石，自攬威柄，陟降羣臣，多取公議。凡安石所逐，無不收召，故安石尤以神考陟降爲非，而誣造聖訓著於文字，以舒其悖訕之氣。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一《熙寧八年六月己酉》 王安石進所撰《詩》、《書》、《周禮》義。帝謂安石曰：「今談經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撰經義，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

安石《新義》行，士子以經試於有司，必宗其説，少異，輒不中程。晚歲又爲《字説》二十四卷，多穿鑿傅會，其流入于佛、老，天下争傳習之，而先儒之傳注悉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

秦觀《淮海集》卷三五《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爲漢章帝之書耶？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揚雄作《訓纂篇》；班固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爲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説，殆亦可疑爾。

秦觀《淮海集》卷三五《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而説者或以爲書契始於伏羲，或以爲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自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書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覬嘗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効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簡書十餘萬言，案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冢，亦得竹簡，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秦觀《淮海集》卷三五《史籀李斯》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爲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爲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士人程邈得罪，繫寧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爲善出邈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包鮑、隸書等，凡八體焉。《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爲《倉頡篇》，而籀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籀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爲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爲秦人書？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九二《政和七年八月丙辰朔》 宣和殿大學士蔡攸奏：「莊、列、亢桑、文子，皆著書以傳後世。今《莊》、《列》之書已入國子學，而《亢桑子》、《文子》未聞須行，乞取其書，精加讎定，列于國子之籍，與《莊》、《列》並行。」從之。

《范成大佚著輯存・記序・石經始末記》 石經已載《前紀》，晁子止作《考異》而爲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考，互有得失，其間顛倒缺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版，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考之，僞相，實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劍，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辨之，尤偉然也。

公武異時守三榮。嘗討國子監所模長興版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弗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版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傳，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定，雖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脱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讎校之。石本《周易・説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璹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禄」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鐫諸樂石，附於經後不誣，將來必有能考而正之者焉。

子止又刻《古文尚書》於堂，而爲之序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犧，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獲，不忍使之絶滅，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晦蝕，今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耶！況孔子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其爲隸古定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爲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异》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夷，倣吕氏所鏤本再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粤稽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於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於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二二，以示後之好識奇字者，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孫奕《履齋示兒編》卷一二《秦焚書之漸》 秦焚書之禍，其所由來者漸矣！晉鞏朔獻捷于周，王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北宫錡問爵禄之制，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始皇則又甚焉，盡舉先王之典籍，投諸虐焰而不赦。得非有勿籍然後有去籍，有去籍然後有焚書，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秦之酷既極于焚書矣，重之以坑儒，則愚黔首之術，殆無餘策。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九《嘉定四年十二月》 著作郎李道傳奏言：「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又言：「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請于朝，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它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説，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王應麟《深寧先生文鈔・擴餘篇》卷一《諸經通義序》 《諸經通義》者，漢《五經》課試之學也。維漢以文立治，以經選士，鴻生傳業，支蕃葉滋，闡繹道真，探索聖蘊。決科射策，則有通義之目，以《孟子》明事，則有博文之名，趙岐題詞，粗述大概。謹稽合史傳而爲之説曰：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學博而不詳説，無以發群獻之眇指；説詳而不反約，無以折衆言之殽亂。故必□正學之源，而後能通乎聖人之海。粤自木鐸聲寢，經與道榛塞，孟子闢邪距詖，羽翼孔

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禄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噫！孟氏斯謂之通矣！微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紀以壹，多士之趣向以純，非徒綴訓詁、誦呫畢而已！若稽前載：建元五年春，《五經》始立博士；元朔五祺，通一藝者試之；孝元好儒，通一經復之；博士十四，於建武；選受《四經》，俶於建初，科有甲乙，試有家法，或試經於太常，或誦説於博士。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爲上第，演文明者爲高説，所謂博久明事雖軼不傳，然建武中太子諸王欲爲《通義》而聘鄭衆；建初四年，會諸儒白虎觀，命史臣著《通義》，曹褒傳慶氏《禮》，亦纂《通義》十二篇，觀其名可求其略矣。

還觀有漢之盛，鉅儒名師，開門授徒者，録至萬六千人。經數家，家數説，章句多者百餘萬言。歷祀綿邈，湮没居多，嘗即詩禮訓注考之，《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之法，爵德齒釋於《太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譏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十一及函矢之説，又詳列於《考工記》。珠貫絲組，上下洽通，蓋傳得其宗，無越鄒孟，求觀聖道，必自兹始。否則繢以華藻，汨以韓侯，□□詭辨，稽古蔓詞，燕説郢書，吾道莠矣，焉得而通諸？雖然，經學至於通而止，漢儒之説，何其紛紛也？《五經通義》，劉向輯之；《五經通論》，沛獻著之；窪丹《易通》，專己黨同，轍殊牖易，君子已不能無難，況課試之學，以明經爲禄利之涂，則《通義》乃諸儒之筌蹄也。其不傳於今有以夫！吁！師異道，人異論，漢儒之説，猶得以考異同，析是非也。暨唐貞觀十三年，會釋章句，爲《正義》百七十卷，由是舉天下宗一説，而無深造自得之切。若明經又變爲□誦，而口義墨義興焉，君子又惜《通義》之不傳於今也。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六《送李伯高訓導序》 廬陵李伯高，清脩博文，明《春秋》之學，今受命爲吉安府學訓導，且行，文淵閣大學士胡公率搢紳大夫詩以送之，而屬首簡於余。

吉之學，建於宋慶曆中，載歐陽文忠公之記。吉之士，自歐陽公而下，有楊忠襄、胡忠簡、周文忠、楊文節諸君子，累累而出，伸大義於天下。宋亡，又有文丞相挺孤忠死國。盛哉吉之爲學也！皇明統一海宇，惓惓焉興學育材，三歲大比，選其賢能用之，而吉之士恒多於諸郡，至屢占第一之選，固出上之教化，亦其積習之善、興起之速者然歟？今伯高往焉，偕其秀民從事於詩書俎豆揖讓之間，涵泳歲月之久，將見吉之賢材益盛，風俗益厚，足爲伯高之榮且樂，而使學士公與吾徒之仕于外者，他日得歸謁學門，從鄉人長老以頌天子太平之功，如歐陽公所云者，不亦與有榮且樂乎？故書以先之。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九《故通政使司古通政黄公墓誌銘》 公洪武丙子領鄉薦，卒業胄監，授閩之沙縣教諭。秩滿，陞禮科給事中，遷通政。其爲人德器渾厚，直諒有爲，好學之心，惟日孜孜。爲教官，篤於程課，論討不倦，生徒多所造就。

楊榮《文敏集》卷一〇《玉峽書房記》 新淦之上游八十里，其西遡曰峽江。蓋江之兩旁皆山，重巒疊嶂，蒼翠之色郁然如削碧玉，而江之流實經乎其中，玉峽之得名以此。曾氏宗沂，永豐之望族，嘗贅峽江李氏，因遂僑居焉。今宗沂既捐館舍，其子景武嘗慨然自念其先世爲詩書簪紱之胄，兹雖托寓於斯，抑其可遂忘其故業乎？迺於所居之旁别築一室，以爲藏修之所，而名之曰玉峽書房，取經史百氏置其中，日諷誦其言而探索其義，孜孜焉弗敢少懈。客至，或焚香鼓琴，或汲泉煮茗，或分題賦詩，或引觴命酌，凡翰墨玩好之適、衣冠游宴之娱，無往而不自得，心甚樂焉。間來京謁予翰林，請言以記之。夫世家子弟生長華腴，往往侈於膏粱紈綺之習，以馳騖於聲利之塗，其不視禮義爲虚文、目詩書爲常物者鮮矣。景武承積善之餘慶，襲閥閱之遠緒，乃能屏斥紛華，躭嗜簡册，以涵泳聖賢之遺訓，景仰前哲之高風，勉勉循循以求其至，此非其才識之超邁者，能之乎？其與世之追逐時好、宴安逸樂以流連於光景而漠然無意於問學者，奚啻霄壤哉！於是景武之賢於人遠矣。景武之叔父子啓，今爲翰林侍讀學士，與予有同寅之好，因其請，遂特爲之記焉。

程本立《巽隱集》卷四《書夏榮傳後洪武丙寅四月癸巳》 余昔居檇李，辱交武原沈孝子。孝子之没，二十年矣，今讀夏榮《傳》，不能不悲感也。孝子諱壽康，字原懋，家世寒微。蚤歲被推擇，爲州吏薄，禄養親，孝養甚脩。元至正間，父母相繼没。居喪墓祭，一遵文公《家禮》，異教不能惑也。廬親之墓於豐山，敝衣菲食，以終其身，鄉里稱之爲沈孝子。南行臺御史嘗論薦以官之，原懋力辭不就。國初，以疾卒於廬墓之所，時年五十耳。

嗚呼！原懋少年不暇讀書，親没始不仕，乃日取《五經》《四書》課讀之，由是信道愈篤，而遠識絶人。常執余手而言曰：「世之學者争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

無其實，竊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實學。某失學於前，而年向遲暮，痛悔無及矣。子其勉之！」余性資庸下，而奔走事役，學不足以副原懋之深望，文不足以發原懋之潛德，余之負原懋多矣。

李賢《古穰集》卷四《浣齋記》 景泰辛未秋，予構小室於客廳西，扁曰浣齋。客有過者，顧之曰：「子以浣名齋，惡乎浣將浣其衣乎？抑浣其身乎？」予應之曰：「非也，欲浣其心耳。」客惑焉，曰：「身有垢，浣之以水。心何浣乎？」予曰：「子徒知浣身之垢以水，而不知浣心之垢以學。天之生人異於物者，以其靈且貴也。所以靈且貴者，以其心之明也。奈何世之人蔽此心於物欲，棄靈貴，就昏賤，聖賢憂之，乃示以學問之道，使之除物欲而明此心。蓋物欲者，心之垢也。學問之功，浣心之水也。嗟夫！今之學者，惟急於浣身而不急於浣心，見身之垢，不俟終日，必潔其膚而後已。於心之垢，而反忽焉，何哉？蓋垢在外而浣之以水者，其功易；垢在內而浣之以學者，其功難。行其易而忽其難，世之常情也。惟古之君子能從事於難而不忽，是以《大學》『在明明德』必本於格物致知，《中庸》自明而誠必由於學問思辯也。若夫克己復禮，顏子之浣心也；寡欲養心，孟子之浣心也；制外安內，程子之浣心也。嗚呼！《六經》《四書》，聖賢之言，無非浣心之具也。學者徒玩是具，不知用力於浣心，所以靈貴之棄者不可復得，昏賤之就者不可復除。吾爲此懼而加省焉，扁其室，所以示不忘也。」客斂衽謝曰：「吾今而後而知心之垢浣之方，矣願拭目以候子心學之成。」是爲記。

李賢《古穰集》卷一三《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劉公神道碑銘》 按狀：公諱鉉，字宗器，號假菴。【略】

正統戊辰，詔擇進士穎敏者爲庶吉士，屬公教之。公懲羲之事虛文者，慨然以師道自任，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愜者，經月不置，以故諸吉士大有所造後，多以文學致名。己巳，進侍講學士。景泰庚午，主考京闈。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同事者欲更之，公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公未没，宣已第進士，爲翰林修撰矣。初置經筵官，公居首選，數賜白金文綺寶鈿，禮遇甚隆。辛未夏，不雨，特遣祀濟瀆。壬申春缺祭酒，衆難其人。大學士高穀曰：「學行老成，無如劉某者。」遂抗章薦之。命下，以公爲國子祭酒，士類懽然，有得人之賀。公曰：「士子若室女，當保愛之。」於是定程課，示教條，旦暮講解，如恐弗及。有託權貴以求倖得者，斥弗聽，六館之士帖然。

莊昶《定山集》卷八《壽州修學記》 孔子之道，至大如天，至厚如地，至明如日月。人孰有如天地日月而不知所以尊者哉！尊之何如？如孟子而已矣，如周程張朱數子而已矣。孟子之學，非孔子不學。周程張朱數子之道，非孔子不行。孔子事君盡禮，孟子之與數子事君亦盡其禮。孔子爲學不厭，孟子之與數子學亦不厭。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孟子之與數子亦進以禮，退以義。孔子闢異端，孟子之與數子亦闢楊墨而排佛老。孔子之步亦步，孔子之言亦言，孔子之趨亦趨，其尊孔子也至矣。若尊孔子者不此是求，而徒隆之以位號，豐之以祀典而侈之以宮室，豈尊孔子者哉！夫孔子之道，以内而不以外，以實而不以名。彼其付其子以家，而其父賢也。其子之於父也，但温之以輕暖而已，飫之以甘旨而已，而於父之善則置而不問，而惟非僻之干，父之心其可得而悦乎？而子可得以爲孝乎？孟子之與數子者如此，謂非孔子之孝子不可，其尊孔子也，孰有過於此哉！

成化己亥，蓮塘婁先生以御史奉命提學南畿。先生端己率人，立法以嚴，行法以寬，嚴則易行，寬則易從，不三年，而學政大成。壽州儒學故不治，知州陳君時良迺克修葺，爬污剔穢，易腐爲新。居數月，而孔子有殿，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無不完好。是雖先生之教故如是哉！

先生之來南畿也，行視郡邑，不以予爲不肖，每至江浦，未嘗不過予卧林草亭。每與予言，未嘗不稱孔孟之道，周程張朱之學。其步趨起坐，未始不鳶魚於容與，而光風霽月之天豁如也。予雖至愚，不能引領先生之萬一，然所謂程邵月坡、朱陸鵝湖，而於吾二人者，則不知其瞠乎其後與否矣。至所謂豐以宮室，侈乎外觀以尊孔氏者，先生無一言也。先生豈無一言於是哉？以爲尊孔氏者，亦有真在也。昔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陳君以是爲先生之教，夫豈知先生不以舐筆和墨爲畫者哉！以舐筆和墨爲先生畫，則解衣盤礴贏爲真畫者，君不知也。嗚呼！今之世，豈惟君不知哉！

記曰：「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又曰：「大學之教人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苟於庖廩不繼而居學無所，則先生之教陋矣。而人之學孔子，皆將以樹居而裸走也。陳君之政，夫豈無所見哉！

學既成，學正陳君淑瑞輩以爲無一言以書君之勤，不可，乃命諸生胡璉、嚴軫詣予求記。予鄙人，不能學孔氏，而能言孔氏之道，乃不辭而書之，使刻於石，以告夫壽之學孔氏者，固亦有在。

賀欽《醫閭先生集》卷一《言行録一》 先生善化導人，雖耆老商賈，往往從化。有史六丈者，平生商於南方，老而始歸，慕先生之德，遂來求學。先生仍以前輩待之，每來，輒爲解説《小學》《家禮》，次《四書》，次朱子《通鑑綱目》，次及《春秋經》、左氏諸家傳。數年之間，寒暑不置，史遂有所得，巍然爲鄉之達尊。凡鄉人從先生之言行文公喪葬正禮者，史丈爲之護喪，排異端，守禮法，老而益篤。或言行有違禮者，先生必正色語之，史亦安受，不以爲忤也。又史璠者，丈人從子也，亦爲商，遣其子從先生遊，亦自取《小學》講説體行。鄉中夸毗子往往笑之，史君曰：「我惟從賀先生行耳。」久之，行義卓然，鄉人敬服。遭母喪，一遵文公禮，衰服儼然，居倚廬之中，不御葷酒，終喪始出。後數年，先生爲作《倚廬記》紀其實，以爲世勸云。

章懋《楓山集》卷三《兵部員外郎鶴山陸君墓誌銘》 弘治己酉，遂與夢弼並以《易》舉於鄉。會試禮部，夢弼先第，而汝亨未偶，怡然而歸，築室白鶴山中，日讀諸經史傳，皆有程課。講求玩索，必求有得。慨然有志於天下，凡古今事變、經濟大畧，一皆理會，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八《古城書屋記》 應氏居淳安縣西半里，曰古城，土僻而境勝，有園池之樂，無輪蹄之擾，盖可居之地也。應之産曰惟善君者，構屋數十楹，命子顧藏修其間，榜曰古城書屋。當是時，顧之孟兄顯歷官南京大理丞，而惟善君亦受恩命封御史矣。其諸兄煥、焞暨熔，或長區賦，或綜其家之有政，嶷然鉅宗，爲邑之望。顧其族日繁，其舊之居日隘，至不可容。而惟善君亦捐館矣，顧遂與熔議，即古城書屋徙而居焉。時丙申季冬也，於今十有八年矣。而顧以太學生授山東陵縣司訓，以其昉居古城，而有開業起家之責於將來，不可無紀，乃以記屬。

予觀世之人，凡卜居者，或喜近城市而取便於貿易，或樂就林畝以求足於收穫，皆以爲其子孫憂而圖永利者也。然商有時而歇，農有時而歉，則所以爲永利之圖者，反失其故業，往往有之。若孟母之遷，必近學宫。《書》以肯堂肯構責人之子，豈非後世當法者哉！今應氏之父以書屋居其子，而子定居之，是固有得於孟氏之遺風，而能以堂構爲志者歟！吾知應氏之居此者，以經史爲菑畬，以道德爲長府，出爲才官，處爲良士，老有養，少有教，無商歇農歉之足虞，則所以保此書、光此屋者，寧有既乎？《斯干》之雅著於《詩》，輪奐之頌善於《禮》，盖凡有所定居而落成者，誠不可以無紀也。矧淳安與吾徽接壤，順流而下，瞬息可至。他日南歸，當拏舟訪古城下，求其先之遺書而閱之。凡應氏佳子弟，習詩禮而志堂構者必益衆，吾將以是卜斯居之吉而後賦頌之。是爲記。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 方石自視才不過人，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沉著堅定，非口耳所到。既其老也，每出一詩，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質，亦傾心應之，必使盡力。予嘗爲《厓山》詩，内一聯，渠意不滿，予以爲更無可易。渠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予又爲《端禮門》古樂府，渠以爲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毁，亦可建。盖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傳。」渠不待辭畢，已躍然而起矣。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六〇《文集・明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惕庵張公墓誌銘》 公自知學，則奮勵舉子業，授《易》於吴秋堂方伯，與矩庵、自庵二陳子、南原王子齊名友善，爲婁督學所稱賞。慕東萊日記誦詩、讀書、閱禮咸有程限，曰：「吾乃今知學非過目成誦之爲奇，而爲之不厭者終有得也。」由是肆力群書，以至字法、《春秋》、《綱目》，無不究心。且曰：『世人于己則喜聞稱善而憚于聞過，於人則喜聞其過而不喜聞其善，反是則思過半矣。』

陸深《儼山集》卷四八《送司訓吴先生九年考滿序》 石峯吴先生教上海學學者有成矣，遂從海學滿九載考，以上吏部，將去海，而海之士夫相與歎息其賢，酌酒送之，有爲留行之計者，曰：「先生政成九載，海實三年，吾有子弟何可一日無先生？」有爲達才之言者，曰：「先生束縛校官幾二十載，内外樞要，何可一日無先生？」相與質於陸子，以爲何如。深聞之，曰：先生去留，資格具在，非我輩之所能與。深獨愛敬先生之有量有識，而又以歎資格之重困夫豪傑也。士舉於鄉矣，旅試於春官，其上者爲進士正榜，其次者爲進士副榜，其藝能無以大相遠也，其實皆謂之出身。然從正榜出者，二十年可至卿相。出副榜爲校官者，必限以實歷之歲月，未滿一日，不聽使去。去而以殿最也，特視其子弟員之中式與不中式者，乃皆若此。間亦有去爲御史者，終不數數也。豈才之同出於鄉舉里選者顧遂爾懸絶耶？抑人之限於地者無以自見也，將采聽者之未廣與推轂者之無公耶？先生自丁卯舉於鄉，戊辰舉於禮部，教於蘇者三年，教於長沙之攸者又三年。至於教海，始滿實歷云。先生清才博學，勤于講説，所至以《春秋》爲教，其生徒自官司外常數百人，每舉必中式。往來校文於蜀、於廣、於齊魯，所得多名

士。馳驅萬里，江山湖海之奇勝，輒有紀述，咸可傳誦。淹留散緩之意，未嘗少見。其去海也，束書就道，與嘗所往來者敘分留別道義，繾綣之情，藹然入人。是其卿輔之量、經綸之業，蓋已具見於此矣。此所以爲先生也。若乃舍文字而持權衡，辭冷局而當要路，竊謂先生亦既晚也。深於是乎有感。昔臨川聶先生大年爲校官時，王文端公抑菴先生在吏部，大年嘗因題畫以致意，其畧曰：以二十年求畫之心求天下之士，天下其有遺材耶？是後斯言徹于文端公，欣然薦奏，於是大年遂有修書之命，人兩賢之。今先生之才無愧大年，而整菴羅先生之賢遠過抑菴，適居吏部，是行必有遇也。又例得再試禮部，先生褒然舉首，以發於持滿之餘，深於是乎有望。故序。

韓邦奇《苑洛集》卷六《處士任君墓誌銘》 余爲諸生時，君亦充華陰學生，因識君於庠舍。又十餘年，而君就隱德。又三十年，而君卒矣。四十年間，忽忽如昨日。嗚呼傷哉！

初，君遺其子今舉人代伯來就學，且曰：「昔嘗聽朝邑韓先生説《易》，明且盡，令人恍然有悟。我心慕之，汝往從遊焉。」至是，代伯持狀來問銘。

君諱傑，字漢臣，世爲華州人。高祖真避元亂來，遷居華山之西甕峪口，再遷於東里村，遂家焉。真生士中，士中生壽官昉，昉生耆老鏜。鏜配袁氏，生君。資性秀敏，年十一，選充生員。弱冠，能詩文，善楷書。三十而名弗耀，嘆曰：「儒冠誤人，一至此矣，吾安能鬱鬱與人較藝終身哉！」遂告歸里舍。然誦讀書史，終身不怠。暇則於居前隙地射鵠爲游息，或邀里之善士從容談飲娛樂焉。【略】

嘗謂代伯曰：「讀書以《四書》《五經》《性理》子史爲要，文以典實潔暢爲美。泛博浮逞，無益也。」有司知君，累請爲鄉飲賓，不就。

韓邦奇《苑洛集》卷六《外孫廩膳生南陽張士榮墓誌銘》 吾孫幼有至性，三歲時，見庭前舞者，屏後側身效之。見吾拊琴，歸以兩手作勢，告其母：「爺爺如此。」吾聞之，嘆曰：「此孟母所以三遷也。」九歲時，讀《尚書》，至「璿璣玉衡」章蔡《傳》引張衡渾天儀説，吾曰：「此書舉子多不讀。」吾孫曰：「安有《書》而不讀者乎？」吾授之。明日再授，不肯過。吾恐其幼，不能悟，命姑讀過。泣三日，曰：「我不知如何過？」吾試告之，吾孫即以竹篾葦筒爲一儀象以呈，吾大奇之，以是知前此所讀書皆知其義矣。十三四時，即暢達三場文字，侍吾遠宦於外，不及就秋試。嘉靖己亥，年十七，提學龔笑齋取應秋試。乙巳，吾在吏部，問吾孫致太平之道，對曰：「今之舉子業與前代不同，《五經》《四書》傳註，皆祖宗之制。律例者，國之成憲。今庠序之士爲文，不詳傳註；郡縣之吏治獄，不依律例。昔周王訓官曰：『其爾典常，作之師。』祖宗制度尚違越如此，況望其學古議事者乎？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者在郡縣之吏，而他日爲吏者，皆庠序之士也。」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七七《鄖陽藏書記》 鄖陽，古一聚落也，强名之曰縣。而至成化中，强進之曰郡，又强以一都御史居之。余生有士安之癖，不能一日釋書。前年冬，自太僕出鎮鄖，亦頗有挾册足讀，而間欲有所雌黄，走一郡數邑問他本，亡論不得，即不能舉其名。而其爲諸生，自經學數種外，間與語子史百家，則大悾駭，以爲欺我。竊以今之仕鄖者，雖不若寓公遷客之多暇，而賦訟稍簡，自墨艾以上，往往足三餘而不獲究仕優之説，其諸生豈無卓異過目成誦者，竟白首而猶面墻？今天下號爲同文，而鄖以僻陋，故去嵩洛圖書之國不千里，而隣於鵠形鳥言之民，抑何其不幸也！余既已憫之，而會有南北使，則出贖鍰之羨以屬郡，俾北走燕，南走建業，又南走吴郡，而購所謂《七畧》之遺者，得《十三經》《二十一史》衰周以至盛明諸文章，計三千餘卷，而典故比詳之書亦與焉。印識其首尾而歸之郡，俾庋而鑰之。諸宦游茲土者，若郡之爲薦紳先生、博士弟子者，欲有所考誦，或就而繙，或請而誦，畢則仍居其所，期以有益毋損而已。考之茲城之流寓，獨有唐濮恭王泰。恭王之撰志括地，其蓄典籍，踰於秘閣。及歿而施宅爲寺，而遺書之存者無一也。豈其流離播遷之際，有未易以自致者乎？余幸而當右文之代，力稍能得之，郡始有此書，以啓異日文獻之百一，庶幾彬彬云爾。若乃爹大其事而比於宛委二酉之藏，則有所不敢也。因劘之石，以告夫嗣余志者。

宗臣《宗子相集》卷一《刻文訓敘》 臣未髫，則家君已遣從塾師游矣。每暮歸侍家君，家君稍心器之，於是謝去塾師，日坐草堂中，徧出所藏古先聖人諸書命讀。讀三載，乃益以今時所稱舉子文，即已知時時竊擬構焉。最後構一目，置家君几上，起自避空室中。家君歸，詰侍子誰爲，侍子云郎君。於是顧侍子呼郎君來，已至，則益慙自驚，不敢仰視家君。家君則起以手撫背笑曰：「兒何避？兒所作者文，可教也。」歸語母，大喜。於是日試三目，至五目、七目。後有司稍稍以文見知，家君更日夜望有成立，於是召一二同志與舍第原，月凡六試七目。每先期一日，家君自擬目，函投笥中。夜起，櫛髮整衣，坐草堂，候家君來命。侍子持鑰閉門，啓函視目，禁不得共一語。日中趣草，漏下二三已畢書。家君始起還内。明晨召侍，詳加評駁焉。既而曰：「女輩大困矣，可少休？」於是治醑燕

譚，盡日始罷。當是時，最愛讀司馬遷、莊周所爲文詞，往往發之篇章，空疏莽蕩，家君大患之。於是作《文訓》。《文訓》成，日諷夕維，漸悟浮華，轉闕精奥矣。癸丙相繼罷歸，家君太息曰：「嗟乎！毋論汝苦，即余安所用訓哉！」明年丁未，家君已五上春官，竟不第，愈益厭怒其文，遂謁選分符東土而去。臣以巳庚兩歲薄售有司，役役風塵，時檢舊笥，得《文訓》而讀焉，輒獨立裴回，喟然長嘆。夫家君僅以文博一令，即臣又復不大售於有司，何言文哉！顧獨有感於家君之教子者深也。抱痾南還，夏子輩從游，日以文請。不得已，則以《文訓》授之。既而請梓以公其傳，所不能辭者，匪欲公其傳也，以見人世父子之則焉。

焦竑《玉堂叢語》卷三《師友》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偕詣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曰到監，始攜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久之，太師屢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盛事也。

黄淳耀《陶菴全集》卷二一《陶菴自監録三》 日間無所用心之時太多，則不當用而用者有矣。今卻立定課程：早起看時義數篇，粥後看時義、經義十數篇，飯後看《史記》十葉，文論二十葉。餘功臨舊帖一紙，或静坐。凡事間斷，總不好。【略】

張文定公幼時讀書，限定課程，惟節日稍寬，以息其力。今我亦限定做去：早起看《周易》一卦，隨筆録主意。看經文選、《四書》文，文限閱五十篇。看《史記》、蘇文。三、六、九作文兩篇。此今歲課程，來歲尚欲精密。憶謝象三謂：「三、六、九作文，必宜三題，兩篇亦不濟事。」向來所以不熟者，只坐少作之故爾。今當次第益之，限定不完者，罰抄時文十五首，勤則不匱。

黄淳耀《陶菴全集》卷二二《陶菴自監録四》 習静是第一義，讀書是第二義，作文是第三義，求友是第四義。今人奔走徵逐，多云篤於友誼，吾實恥之。

《清實録・文宗實録》卷一二七《咸豐四年四月中》 癸未，諭内閣，昨日新授國子監滿洲司業蘇勒布具摺謝恩，因繕寫伊名，不成清語，當令軍機大臣傳旨詢問，該員於本人之名，既不知講解，即摺内字句，亦均不能認識，司業爲課士之官，有考試清文之責，且該衙門摺奏文案，應用清文之處，亦復不少，若一字不識，憑何覈辦。蘇勒布身係旗人，竟忘本業，可惡之至，著仍降爲編修，以示薄懲。八旗人員，騎射清文，是其本務，即使於清文義理不能精通，亦豈有不曉清語，不識清字，遂得自命爲旗人之理？道光年間特奉諭旨，停止駐防文試，專考繙譯，原期返樸還淳，俾我八旗子弟咸知本業。乃近日八旗人員，仍有專習漢文，於清語清字，全不講求，沾染習氣，徒騖虚文，實堪痛恨。嗣後無論何項出身人員，均宜練習清文，通曉講解，即由文鄉會試入仕之員，及兵丁子弟亦應一體練習，不准怠惰偷安，以務根本。經朕此次訓諭之後，若再蹈從前惡習，或於文字之間經朕看出，或遇有詢問奏對茫然，朕必將該員從重懲處，不止如蘇勒布之從寬降調也。八旗大臣務當仰體朕意，認真訓迪，毋得視爲具文，仍前玩泄。將此通諭知之。

《清實録・文宗實録》卷二〇八《咸豐六年九月下》 丁丑，諭内閣，前據大學士文慶等進呈，前任巴里坤領隊大臣三等侍衛孟保繙譯《大學衍義》一書，當交鑲黄旗漢軍校刊，並派侍郎穆蔭協同校閲。兹據文慶等奏稱，督同繙書房司員等詳加校訂，並發交該旗印務章京，會同孟保刊刻成書，朕覆加披閲，均係欽遵乾隆年間，欽定繙譯四書、五經、《通鑑》，各按新語，詳加釐定，因思宋臣真德秀此書，因大學條目纂集經史考證得失，於聖學治道，均有發明。康熙十一年間，我聖祖仁皇帝特命翰林院掌院學士福達禮等繙譯頒行，顧其時滿洲新語未備，引用經史，皆係舊語，對音切字，有未經繙譯成文者，又止清文單行未及增註漢字。今既引用新語，又成滿漢合璧，開卷瞭然，洵足爲士子編摩之助，著將刊板，交武英殿刷印頒行。俾在京八旗及各省駐防，同資講肄，用副朕稽古同文，精益求精至意。

《清實録・穆宗實録》卷二〇二《同治六年五月上》 戊午，諭内閣，鮑源深奏請飭刊刻書籍，頒發各學一摺。江蘇等省自遭兵燹以後，各府州縣學中舊藏書籍大半散佚，經史板片亦皆毀失無存。現在地方已就肅，清亟應振興文教，士子有志讀書而載籍難於購覓，其何以資講貫而惠藝林。著各直省督撫轉飭所屬，將舊存學中書籍廣爲購補，並將列聖御纂欽定經史各書先行敬謹重刊，頒發各學，並准書肆刷印以廣流傳，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實學，用副朝廷教育人才至意。

《清實録・德宗實録》卷二七《光緒二年三月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甘肅鄉試闈中應用書籍，請飭頒發《周易折衷》、《書經傳説彙纂》、《詩經傳説彙纂》、《春秋傳説彙纂》、《三禮義疏》、《性理精義》、《袖珍淵鑒類函》、《唐宋文醇》、《唐宋詩醇》、《佩文韻府》、《袖珍古文淵鑒》、《十三經註疏》、《文獻通考》、《史記》、《前漢書》、《後漢書》、《四書文選》各一部等語。著傳知武英殿，查明現在有無此書，如無此書其各項書板是否尚存，並此外尚有何項書板，均著咨報軍機處。尋查明左宗棠請領各書現存板者，《十三經注疏》、《佩文韻府》、《袖珍淵

鑒類函》、《唐宋詩醇》、《文獻通考》、《前漢書》、《後漢書》，庫存無書，板片亦間有酌朽，礙難刷印；《周易折中》等種已無書板。此外各項書板尚存。《硃批諭旨》、《高宗純皇帝聖訓》、《御批通鑑輯覽》、《評鑑闡要》、《御製樂善堂文集》定本、《日知薈説》、《御製味餘書屋全集》定本、《味餘書屋隨筆》、《讀尚書詩》、《御製養正書屋全集》定本、《聖諭廣訓》、蒙古文《欽定春秋直解》、《授衣廣訓》、《南巡盛典》、《古今儲貳金鑑》、《開國方略》、清文《開國方略》、漢文《兩金川方略》清文《兩金川方略》、漢文《臨清紀略》、《蘭州紀略》、《臺灣紀略》、《廓爾喀紀略》、《安南紀略》、《三省方略》、《平定教匪紀略》、《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清文漢文《外藩蒙古王公功績表傳》、清文蒙古文漢文《工賑紀事》、《勝朝殉節諸臣録》、《皇朝通典》、《通志》、《通考》、《禮器圖式》、《職貢圖》、《歷代職官表》、《詞林典故》、《四庫全書總目》、《三流道里表》、《七政四餘》、《西清古鑑》、《續通典》、《續通志》、《一統志》、《八旗通志》、《八旗氏族通譜》、《滿洲源流考》、《蒙古源流》、《清涼山志》、《熱河志》、《盛京通志》、《皇與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新疆識略》、《河源紀略》、《皇清文頴》、《文頴續編》、《熙朝雅頌集》、《千叟宴詩》、《駢字類編》、《韻府拾遺》、《同文韻統》、《佩文詩韻叶韻彙輯》、《四體清文鑑》、《增訂清文鑑》、《三合切音清文鑑》、《五譯合璧輯要》、《合璧易經》、《合璧春秋》、《合璧禮記》、《左傳讀本》、《繙譯大學衍義》、《古香齋袖珍五經》、《史記綱目》三篇、《朱子全書》、《初學記》、《春明夢餘録》、《通志堂經解》、《論語集解》、《禮記正義》、《晉書》、《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五代史》、《宋史》、《金史》、《明史》、《後漢年表》、《小板通鑑》、《新綱目》三編、《文獻通考紀要》、《大板古文九家集注》、《杜詩》計一百種。

《清實録・德宗實録》卷一九二《光緒十年八月丙申》 諭，前據劉銘傳奏，請設局譯刻泰西各書，徐承祖奏使臣宜購書排印，余思詒奏請購外國輿地圖説各件等語。西學各書精粗不一，當擇其至精者譯刻采用。著總理事務衙門既行知照出使各國大臣，將西洋各書及輿地圖説分別選擇咨送該衙門酌量彙刻頒發各省，并將中國所有論海防各書一併采擇。

沈桐生等《光緒政要》卷一五《翰林院學士院掌徐桐代奏編修王懿榮呈請續修四庫全書事》 疏云：本月十六日據臣院侍講銜編修王懿榮呈稱，爲《四庫全書》事關文教，請俟《方畧》《會典》兩書告成後，懇恩特飭續修事。竊職伏見乾隆朝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目，所收書籍上自周秦以迄我朝，三千餘年，聖作明述之跡，粲然大備。中間恭載列聖御製全集，御纂欽定各書，牢籠天地，彪炳古今。漢唐以來，文章美富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至我皇上御極之有十五年，時經百載，開通日廣，文物日新。厥有市舶泛來，前代流傳海外之書，又有乾隆以後通材碩學網羅散失，采集逸佚，復古再成之書，説經補史，重注重疏，精校精勘之書，以及天文算學、地輿方志、政書奏議、私家撰著，卓然經世之書，層見迭出，或先得者殘而重收者足，或沿稱者僞而改題者真。考據一門，後來居上，藝數之流晚出愈精。若此之類，上溯舊例應行著録者，其爲粹美，庶幾前編，皆所以道揚盛治，恢崇至道，千載一時，於今爲烈。職愚以爲皇上親裁大政，庶事求舊，以聖紹聖，美善畢臻，所宜開新館續纂前書，萬幾清暇，藉資乙覽。以今翰林院衙門講讀編檢諸員，幾二百人，加以後來恩科選用，爲數益夥，館閣諸差，較之部曹，又爲簡易，歲糜俸銀，季分廉禄，仕優則學，朝夕論思，職亦宜然。且近三十年來，學術之變亦汲汲矣。篤實之風漸微，而新學異説，紛然競起，若不及今整齊百氏，失其指歸，其爲流弊，豈可勝言。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學術以正之。則孟子所謂道揆法守者，將在於此。此又皇仁所以繼述高宗純皇帝之盛心，而爲天下治道之大防者也。現在方畧、會典兩館齊開，欽派總裁大臣，有日不暇給之勢，一俟兩書告成之後可否請旨飭下掌院學士，議定重開四庫全書館，即院修書，不支薪炭，不開保獎。所修之書一遵前例。外省采進分派編校，各撰提要，總裁閱看，每成一類，輒陳御覽。應鈔應存，恭候欽定。將來國史諸志，亦即藉此取材。俟屆三年掌院學士量其勤惰品其高下以爲考課，歸入京察。事以煩而不費，官以修而無曠。蓋厚重少文，前史所稱，此指其人質性而言，未聞有不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而能設施爛然足裨實用者，造就人才，亦在於此。惟次第取辦，從容就理，不涉鋪張，自歸實際，凡事皆然。矧在政體，職固不敢造次請命，而致昧於先務之急也。冒瀆陳詞，誠惶誠恐，謹據情代奏。伏乞皇上聖鑒等語，臣公同閱看，尚無違悖字句，不敢壅於上聞，理合據呈代奏。伏乞聖鑒。謹奏。

沈桐生等《光緒政要》卷一五《翰林院掌院學士徐桐等代奏編修王懿榮乞取本朝儒臣經説置國學事》 疏云，本月十六日據臣院編修王懿榮呈稱，爲臚陳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請賜取列學宫，以光文治事。竊維經者徑也，《易》《詩》《書》《禮》《春秋》昌明博大，如日月之周乎天。注猶瀉也，毛、鄭、何、趙、杜、范廣達疏通，如江河之行乎地。皆所以綱紀人倫，維持風俗。異教入而即湮，邪

說來而遂化。遭時制宜，其用無窮，是以漢崇師法，十四博士，並置學官，隋録名家，五千餘卷，同修甲部，唐孔穎達奉勅首編正義，宋邢昺受詔兼疏衆經，斯誠前代之隆規，先儒之盛業，甄陶六合整齊百家。我聖朝之有天下也，聲教覃敷，敦崇經術。列聖建極，御纂尤繁，稽古同天，啓兩大精微之蘊；觀文成，化定四方億兆之心。昭雲漢而爲章，牖黔黎以上道。上行下效，經正民興。職伏見自乾隆以來，至於今日，海内經學，各有當家，剖析條流，發起隱漏。十三經説，粲然將備，折衷求是，遠邁漢唐。時則有若湖北安陸儒臣李道平所撰《周易集解纂疏》，江蘇陽湖儒臣孫星衍所撰《尚書今古文注疏》，長洲儒臣陳奐《毛詩傳疏》，安徽績溪儒臣胡培翬所撰《儀禮正義》，江蘇句容儒臣陳立所撰《春秋公羊傳正義》，浙江嘉善儒臣鍾文烝所撰《穀梁經傳補注》，江蘇寶應儒臣劉寶楠所撰《論語正義》，儀徵儒臣阮福所撰《孝經義疏補注》，山東棲霞儒臣郝懿行所撰《爾雅義疏》，其他經説以博通見長不屬疏義者，不在此列。所有各書或經進御覽或流布學校，可否請旨飭下各直省督撫，於各該員原籍所在即家徵取，定本分咨，各直省有書局之處詳細校勘，刊刻成函，將板片彙送國子監衙門存儲，以便陸續刷印，頒行直省各學，嘉與士林俾資講習。元建康道編牒尤路，鐫全史而命校官，宋撫州庫廢册千箱，墨羣書以給多士，從此膠庠引重，祛金貨漆字之私，將來華裔流傳，識虎觀鴻都之大，國之庥美，士之英華，何以逾此，惟大小戴雜四代之文，因革殊制，左邱明綜五方之史，聞見異詞，以較他經本爲繁重，寶應儒臣劉文淇撰《左氏傳正義》，業專一家，事歷三世，行將寫定，至《周禮》《禮記》二書疏義，風聞江浙兩省，承學之士方事潛研，尚屬草稿，一俟異日之書嗣出，並令各省學臣隨時疏報，由國子監官公同審詳，與各前書義出一律，查照現案請旨施行。職竊以疏家之義，志在輔注，所從之注詣在善經。往往衆説紛斥。一師墨守侈主奴之迭見，任得失之並生，然家法嚴而後古義堅，門徑清而後學派正，其能久遠亦在於斯。惟期諸臣學識兼長，野言既删僞傳復黜，見以博而理愈通，知以真而用彌切。雖集思廣益擩有待於後人，而抱闕守殘援據已賅夫先哲，至如戴德纂記，爰及漢昭，比於韋經自爲羼雜。然劉向目録業入經篇，宋代儒家已稱顯立，則有山東曲阜儒臣孔廣森所撰《大戴禮記補注》援據精深訂盧辨之佚文續康成之緒説，所當翼附尾隨如驂之靳。又如漢許慎《説文》一書，存六書之規矱，爲羣經之階梯，有江蘇金壇儒臣段玉裁所撰《説文解字注》、山東安邱儒臣王筠所撰《説文句讀釋例》，最爲該洽。譬之杜林訓纂之作，入藝署以兼存；元度字樣之書，儷石經而並立。相應請旨一併飭各該省由書局刊送國子監，此次各經注後依類印行，使我朝諸儒所纂經學小學之書，頖水辟雍，粹然並陳，一臻盛美。職竊伏念魏晉而後，《易》無完注，《書》無完經，真膺相參，奪僞踵起，中更荒廢，如罹秦燔，千百讒言無關閎詣，不遇我朝君臣同德，千載一時，握璣鏡以式九圍，運斗樞而敷五教，何以索隱鉤深，精窮奥業，存真截僞，澡雪前修，大義乘而復昌，微言絶而重續，符三代同風之盛，成儒者逢辰之期，迺知神聖化光，等百王而立教，風雅道著，合四海以來同，作述之美既彰，太平之望允塞。職爲闡揚文治起見，謹請代奏，伏乞皇上聖鑒等語，臣等公同閱看尚無違悖字句，不敢壅於上聞，理合據呈代奏。伏乞聖鑒謹奏。疏入。奉上諭：翰林院編修王懿榮呈請續修《四庫全書》，並臚陳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請飭取列學宫各一摺者，俟會典纂輯告成後，由翰林院奏明請旨。欽此。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二册《南洋公學蒙學課本二課》 第一課卷一

禽獸燕雀鷄鵝牛羊犬豕之屬曰善飛走

翼足有故

燕雀鷄鵝之屬曰禽，牛羊犬豕之屬曰獸，禽善飛，獸善走，禽有二翼故善飛，獸有四足故善走。

第一課卷二

四季及二分二至説

一歲十二月，平分四季，春夏秋冬是也。每季每三月，分爲孟仲季，如正月爲孟春，二月爲仲春，三月爲季春之類。春季風和日暖，鳥語花香，景物之佳，爲四時之冠。夏季日光直射地面，溽暑逼人，以農夫爲最苦，然非此則麥不能熟，即稻亦不能發生。秋季多風雨，草木黄落，氣象愁慘，遠遜春季，惟獲稻則在此時，即葡萄蘋果等果，亦以此時成熟。冬季冰雪凛冽，百蟲蟄藏，氣象尤爲愁慘，然植物之以秋季下種者，其萌芽正在此時。且寒氣之烈，可以殺害物之蟲，而滅空氣中流行之毒氣，則冬季之益也。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爲二分二至四節，以日照地面之時刻長短而分。春分，恒在仲春之某一日，此日晝夜各十二小時，過此則晝漸長。至仲夏之某一日，晝十四小時三刻有奇，爲極長之日，即夏至也；過夏至則晝漸短，至仲秋之某一日爲秋分，晝夜又各十二小時與春分日同；過秋分則晝又漸短。至仲冬之某一日，晝僅九小時有奇，爲極短之日，即冬至也。過冬至則晝漸長，至春分而晝夜均平矣。西國一歲，亦分四季，唯彼則以春分至夏至

爲春，夏至至秋分爲夏，秋分至冬至爲秋，冬至至春分爲冬，此其异於中國者也。

何爲四季？每季有何種分法？四季有何好處？壞處？何謂二分二至并如何分法？二分二至常在何日？其日時刻若何？西國四季與中國異同若何？

每課後附刻習問，教習均可以意增損，惟以練習學生記性悟性爲主。

《清實録・德宗實録》卷四二五《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壬戌》 諭，徐致祥奏歲科兩試請照鄉會試新章分場去取一摺，著禮部議奏。另片奏請飭精選歷代及國朝四書五經請義刊刻頒行等語，光儒講義各書，外省皆有刊行善本，著即由各省學政自行擇優購選，頒發生童，俾有遵循而資講習。

《清實録・德宗實録》卷四四九《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丙子》 河南學政朱福銑奏・疊次奉旨以端士習育人才爲急，擬請飭下各直省，令書院士子崇尚程朱之學，並刊刻朱子《小學》《近思録》，頒發各書院，令朝夕講貫，如有用釋老之書及一切時説闌入《四書》文字者，予以嚴議，用以奇衰而崇雅正。

《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説》 一、宗旨　是書專爲小學堂訓蒙而作，故詞尚淺近，一切深文奥義不及焉。

一、選字　共選三千餘字，皆世俗所通行，及書牘所習見者。惟第二卷鋅、錳、鉑、鉀之屬，稍乖此例，以其爲原質定名，屢見譯本化學書，不能省也。其他生僻字，概從割愛，其字有數體，則以最常用之體爲正，而附見其餘。

一、次字　略以名動静狀及虚字爲次，而於一類之中，又以事類之，如天文、地理、人事、物性之屬是也。

一、簡説　爲十歲以下學生而設，先釋音，注音某，或注某字某聲，均依字典；次釋義，務以一語剖晰之；次引證，舉其與他字聯綴者，字或有兩音三音備載之，惟生僻者不載。

一、詳説　爲十一歲以上學生而設，先注切音，次釋本義，凡篆文與字義相關者著之，次釋引申義，假借義，凡現行事例新理名詞，皆隨字附釋，要以有用爲主。其經詁雅訓古書偶見者，不及備載。

一、繪圖　凡名字動字之非圖不顯者，均附以圖，或摹我國舊圖，或據譯本西圖，求是而已。

一、檢字　以畫數爲次，而注某卷某頁以便檢。凡附於下者入檢附字。

一、類字　如名代動静狀介連助嘆九類，西人以此爲聯句屬文之要規，實即中國虚實呆活四義所擴充也。近時談蒙學者多宗尚之，故特類於首册。或一字有數類，則以其最要者爲正，并附録其餘，而闕其不習用者，然欲執童子而語此，除名動静類外，不特艱於講解，且恐阻窒其性靈也，惟爲之師者，則不可不知。

一、分級　字義分詳簡二類。而識字之序，則分淺深二級，先淺后深。淺者定爲初級，計選一千數百字，特於檢字中加圈，以爲識别。深者定爲次級，概不加圈。

一、講授初級　齋中懸一黑板，教習取初級之字，書於板上，令學童備格本一分，一依筆畫先后仿録。次書四聲於字旁，次書字音，次書字義。其格本即名爲理字本。學童録畢，教習逐一與之講説，以諸童心境融徹，口説瞭然爲度。

一、還講　教習次日拭去黑板上字，將學童理字本取置面前，令其坐本位默講，先講音讀，后講字義，以口説無訛而能觸發者爲上。若有錯誤，令檢理字本覆閱更正，再求熟習無訛，然后授以他字。功課畢時，隨取前數日或前數月已習之字，令其還講，俾免遺忘。

一、講授二級　初級千數百字，日授數字，約須一年之功。學童既已能寫能解，心地開明，乃將二級之字，酌量淺深，分别指授，自必易於領悟矣。

光緒二十有七年冬十月陽湖劉樹屏。

《清實録・德宗實録》卷四九七《光緒二十八年三月戊子》 吉林將軍長壽奏，知州曹廷杰註釋《萬國公法》一書有益外交，請飭删定頒發學堂。

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五《呈進南洋公學新譯各書并擬推廣翻輯摺》 竊臣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奏開南洋公學摺内附片陳明，於公學中設立譯書院，翻譯東西政學各書，以爲成才之助。奉硃批：著照所議辦理，欽此。等因在案。開辦以來，臣與奏派總理公學知府何嗣焜等，分類審擇，督諸譯員昕夕編摩，先後成書若干種。臣初以練兵爲急務，故兵學居多，理財商務學校次之。昨接準兩江督臣劉坤一咨稱：接政務處咨取制造局南洋公學所譯各書，以備甄採，仰見明詔所頒與天下更始之至意，可於譯書一事發其端倪。臣嘗思西學西政孰同孰异，皆當與中國本有之文學政事融會貫通，方能得其要領且不爲所囿。其書籍浩如烟海，若必待先通西文而後能課西學，則人才輩出至速須在十數年之後，且列國方言仍非盡人通曉；若必使通曉方言而後可當大任，恐將置外國文字於本國文字之上，專固不通非知政理者矣。埃及學校課西學以歐文，以故衰削，日本更化之始，先於學校以東文遍譯西書，上而將帥公卿，下而販夫走卒，皆於西學有所取裁，遂以一島國雄視環球，此其明效大驗也。中國士大夫，近年得以稍知

歐西情事者，未始非參考西書之益，所惜政學譯本太少耳。當臣開譯之初，本期以西學中文資成才成名者之講求，爲國家早收得人之效。及今日世變益深，需才益亟，拯溺救焚之事，會豈能待諸佩觿垂帶之學童，目前課吏舉能，固必仍責諸更事之員，取之成材之彦，即將來用人之道，似亦未可偏重西文西語，惟折沖樽俎交涉宜有方言。此外，政學仍宜歸重中文，是以譯書需多，亟宜廣採分輯。同治初年，曾國藩等以經史書板多燬於兵燹，奏明各省設官書局，分刊十三經、二十四史，遍及各種子集，已足供誦讀，可否請飭下各省官書局改爲譯印書局，并由政務處電令出使各國大臣，將東西文政學新理有用之書，廣爲購備，斟酌極要次要，隨時擬定目録，分飭各省兌期翻譯刊印，一則籌款衆擎易舉，二則成書不患重復，三則紙板可免參差。臣職司商務，擬即選取各國賦税度支，以及商務礦山銀行各章程，督飭專員趕緊翻輯，總期日積月累，與學校相爲表里，務使東西文得中文闡發，而無偏弊，則中學得東西學輔翼，而益昌明，不待十年必有偉材以佐盛治。兹先將公學所譯各書，已經批有十有三種，敬謹裝治成套，齎送軍機處恭呈御覽。尚有譯成兵政八種，理財一種，商務二種，學校三種，税法一種，俟排印齊全再行齎送至坊肆中。近來譯印各書甚多，擬擇其正當者編成目録，另取政務處俾備採取所有呈進已譯各書，并擬推廣翻輯，以資治理緣由，理合恭折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七月十二日奉硃批。

盛宣懷《愚齋存稿》卷六《工部侍郎盛宣懷奏陳南洋公學翻譯諸書綱要摺》

奏爲南洋公學推廣翻輯政治法律諸書，敬陳綱要大端，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本年六月十四日奏陳南洋公學推廣翻譯事宜一摺，七月十二日奉硃批：即着推廣翻輯。欽此。欽遵在案。命下以來，諏訪通材，博求善本，數月之間，略知端緒。近日東西人士觀光中夏者，靡不以興學爲自强之急圖，而譯書尤爲興學之基址。專門之書與普通之書异，小學校、中學校之書與大學校書异，私家著述、教門傳習之書與文部所定學校之書又异。且各國風尚不同，習其學者莫不自尊其説，擇焉不察，流弊滋多。故論譯書，則天算、製造較政治、史學爲難。論選書，則政治、史學較天算製造爲難。昔年官譯諸書，只有同文館所譯《法國律例》、製造局所譯《佐治刍言》數小種，余皆不及政治。蓋不敢率爾操觚，其難其慎，良有故矣。現在舉行新政，凡學校、科舉、軍政、財政諸大端，欽奉明詔，一皆參酌中西以議施行，則凡有關乎學校、科舉、理財、練兵之政治、法律諸書，均待取資，勢不容以再緩。

臣所辦公學譯院，經費無多，規模誠未能盡量擴充，辦法則不敢不悉心斟酌。敬陳綱要，凡有四端：其一曰，先章程而後議論。自昔臣工條奏，闕於辦法，往往難見施行，江鄂會奏所謂考求西政者，不過粗知大略，不能詳舉其章，誠學者之通病。其故由政令無可考之書，而議論之傳自教會、報章者斷爛不完，且不免郢書燕説，莠言篤論，糅雜難分，無所據以正之，競騰口説，囂凌彌甚。臣痛心兹事，歷有歲年。現擬先擇日本法規以啓其瑞，其書皆取則於泰西，一年一修，皆彼所身體力行，損益去取而后定。倘中國再能隨時損益去取，積以歲時，可期詳備。其二曰，審流别而定宗旨。泰西政俗，流别不同，有君主專治之政治，有君主憲法之政治，有民權共和之政治，有民權專制之政治。美民主而共和，法民主而專制，其法律議論，判然與中夏殊風。英之憲法，略近尊嚴，顧國體亦與我不同。惟德意志自畢士馬以來，尊崇帝國，裁抑民權，劃然有整齊嚴肅之風。日本法之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俄雖號君主專制之國，其法律多效自法人，制度與國體參差，故邦本杌隉，而世有内亂，不若日、德之鞏固也。較量國體，惟日、德與我相同，亦惟日、德之法於我適宜而可用。臣嘗謂欲求詳備，必博選通達古今之士，游歷德國，逐事咨詢，仍與各省多設德文學堂，廣譯德書，而後斟酌損益，可以萬全而無弊。今兹公學力有未能，姑就東文之翻自德文者譯之，得尺得寸，爲旱年一溉之計；他年經費可籌，尚思教德文而傳德學。格致製造則取法於英、美，政治、法律則取法於日、德，縷縷微忱，實在於此，惟聖訓鑒察而指示之。其三曰，正文字以一耳目。自古爲政必正名。《周禮》行人諭書名，外史達書名，鄭氏皆釋以文字。王天下有三重，同文而後得同倫。此我世宗憲皇帝所以定《同文韻統》以治黄教，高宗純皇帝，所以修《西域同文志》以靖回部者也。課學必譯本，譯本要在同文。昔時譯署翻書，人地國名，皆取準於《瀛寰志略》與官文書一例，視而可識，韙寄無歧。后來化學書亦有定名，便於讀者，良非淺鮮。而近來私譯，名字紛拿，官譯爲其所淆，亦復不能自守。西班、匈牙，國有數譯；維多、威廉，人有數名；讀者方審音測字之不遑，何暇研究事理。印度以語言雜而致紛爭，埃及以文字雜而致危殆。中國語言文字，幸爲籍海同風，無故自亂其例，横生障礙何爲乎！臣今所譯科學書伙多，不敢不致慎於斯，除隨文勘整外，其人地國名，品匯名物，仿古人《一切經音義》《翻譯名義集》之例，别爲名義，附諸卷後。尚思取西文字典分類譯之，以期諸學淺深綱要，開卷瞭然，專門者藉以溯洄，涉獵者亦可預知門徑。其四曰，選課本以便教育。中學博而寡

要，在於成人以後，不在蒙養之初；其不適當世之用者，於科舉之課程不具，非由經籍之義理太深也。教西學者於格化識其精蘊，於政法觀其會通，其得力在象勺之年。至於髫齡之初，苟無《小學》《孝經》《四書》預固其根基；成人以後，放僻邪侈，流極不知何底。近日學堂新論，不知謀學課於成人之後，而務鑿童真於蒙養之初，拾西士之唾余，謂中國文法太深，謂《四書朱注》無用，俚文俗語造作短長，於西學未有入門發軔之功，而於中學已啓拔本塞源之弊，群盲相引，實駭聽聞。臣今所譯，爲學堂計，以外國尋常小學校、高等小學校課本，備將來各省中學校之用。專取其文部所訂，教員所授之本，咫聞雜學，概不兼收。以西學佐子史之旁通，不敢以俗說代經文之正本。學生在學，自十二歲至於二十五歲，日月方長，但令西學課本條理秩然，儘足備當世之取材，亦不忧無暇日以畢經書之業，不必遽求速化轉滋流弊也。凡茲諸事，在外國皆文部所裁定，他時京師大學堂自當有頒行規則。臣拮據措辦，局在海堧，就現有經費，爲一家體例，思慮所及，粗立體裁，亦不敢自謂所見之不差。尚望聖明飭下政務處及京師大學堂速立學堂課本章程，早日通行，俾海內有所準則，以免紛紜駁雜之病。埃及學校四千，學生二十萬，廢國文而借英法德文爲課程，比有事曾不得一人之用。英、德諸國學業之興，并由譯拉丁書爲本國文字，而后羅馬諸學之精微，學者得以用力少程功多，名家輩出，超軼前代。然則變法之端在興學，興學之要在譯書，舉天下學者而變之，其中反復推遷，十年中尚不知有幾何變態。東西各國，成事炳然，要之發慮造端宜規元遠，決不可誤於流俗淺躁急切之言。圖大於其細，慎終於其始，風俗人心，關係在此。

《蔡元培全集》卷一《〈中等倫理學〉序》 西洋普通學校，必有宗教一科，而東洋教育家欲代之以倫理，善哉！

我國倫理之說，萌芽於契之五教。自周以來，儒者尤盡力發揮之。顧大率詳於個人與個人交涉之私德，而國家倫理闕焉。法家之言，則又偏重國家主義，而蔑視個人之權利。且其說均錯見於著述語録之間，而雜厠以哲理政治之論，無條理，無統系，足以供專門家參考，而甚不適於教科之用。

西洋倫理學，則自培根以後，日月進步，及今已嶄然獨立而爲一科學，學說競優，各有流別，苛難銳討，不見極不止。其大宗派有二：曰直覺説，求端於「良知良能」，而要歸於「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也。曰經驗説，求端於「見賾觀通，見動象儀」，而要歸於「以美利利天下」者也。在理論界，更勝迭負，尚無以別黑白而定於一。用之於教育，則直覺説便於提醒責備，而恐無以引名教樂地之興味；經驗説便於誘導指示，而恐無以障放利自營之趨勢。兩者皆不免有所短。迹之於實踐，則甲之所善，乙亦大抵善之，乙之所惡，甲亦大抵惡之。兩者又實有相裨相接之勢。

夫專門之學，必求之原理；而普通之學，則注重實踐。是故普通教科，莫善於善採兩者而調和之。

日本元良勇次郎之《倫理講話》，則深符此旨者也。是書隱以經驗派之功利主義爲干，而時時以直覺派之言消息之。不惟此也，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東洋思想與西洋思想，凡其説至易冲突者，皆務有以調和之；而又時時引我國儒家之言以相證；又以父子祖孫之關係，易宗教之前身來世，尤合於我國祖先教之旨。故是書之適用於我教育界，并世殆無可抗顔行者。順德麥公立氏取而譯述之，又舉元良氏附録彼國之言，悉易之以國粹；惟國家倫理篇，以我國憲法未立，有無可憑藉者，則仍援彼國法律，以示取法之義。苦心孤詣，毫發無憾。吾願我國言教育者，亟取而應用之，無徒以《四書》《五經》種種參考書，擾我學子之思想也。

《諭摺彙存・湖南巡撫俞廉三奏敕頒學堂功課表格》 再，湖南省遵旨改設大學堂并派人出洋游學，講求師範業經奏明在案。惟育才本爲當務之急，而學課貴有一定之程。茲準政務處會同禮部酌議山東章程咨行到湘，宏剛備舉，已便遵循。然經史、輿地、中西政治及方言、算數之學多寡，分數與何，應習何業，尚未有劃一課程，而各屬稟報立中小學堂，雖辦理情形略有不同，亦均請明定功課程式，以資業習。伏思京師大學堂已奉旨開辦，一切入學次第，習業時刻，自已斟酌盡善，定有表格，合無仰懇天恩敕下管學大臣，將大中小學堂章課表通頒各省，資爲程式，俾學有定業時，皆可一律遵守，免致分歧。臣爲劃一課程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陳。

《字義教科書・序》 夫蒙童之不得以古爲鑒久矣。蓋自黨庠術序之制廢，中土不講教法者逾二千年，故幼學晦而人材鮮也。邇者郡縣有司，恭被明詔，汲汲然以設立學堂爲務，館舍初啓，遴選聰俊子弟，分班肄業，華洋并課，文武兼資，期由小成以抵大成，上供國用，誠屬善舉。第設學漸多而教科中善本實不易得，坊間近刻雖多，採輯簡陋，翻譯紕繆，不勝枚舉。其如工欲善其事，而無利器何！余友華亭鐘君鶴生天緯誠有經緯天地之才，優於中學，游歷外洋，故能交貫

洞穿，本其真知灼見，發爲論説，見諸《學堂新法教授議》一篇，沾溉後學，意美法良，争奉爲教科圭臬。受盛宫保知，捐資，以創滬南三等公學堂，其教法精良，爲一時之冠，故課藝書成，風行遐邇，常謂養正之功，基於蒙養，故《蒙學鏡》一書分門别類，審情酌理，選詞辨句，尤生平輯述所加意者也。夫育才者强國之嚆矢，蒙學者育才之初桄，蓋蒙之義訓爲昧，得鏡照之，昧者斯明，故先字義，次喻言智慧格致，終之以經餘史約，總此六門，固井然有序，秩然不紊，非特言明且清，理純而正，俗不傷雅，淺而易曉，爲學者檢束身心，啓發智識之助已也。詩曰：「肆成人有德，小人有造。」欲使今日有造之小子爲他日有德之成人，豈不賴此古鏡照神哉。

光緒二十九年歲，在癸卯孟冬之吉，上海仲華甫周文治叙。

《清實録・德宗實録》卷五三八《光緒三十年十一月辛卯》 奏裁減江楚編譯官書局閒員，並令移設已裁織造司庫衙門，延聘通儒，審譯教科書善本備學堂之用。下學務大臣知之。

《清實録・德宗實録》卷五三八《光緒三十年十一月辛卯》 奏，謹將候選光禄寺署正羅振玉《農學書》五集進呈。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録・光緒三十一年六月甲子》 甲子，學務大臣奏，據編書局監督翰林院候補侍讀學士黄紹箕咨稱，查初等小學堂章程，歷史、輿地、格致三科均就鄉土編課，用意至爲精善。謹遵照定章，編成例目，擬懇奏請飭下各省督撫，發交各府廳州縣，擇士紳中博學能文者，按月考查，依例采録。地近則易詳，事分則易舉。自奉文日始，限一年成書。由地方官逕將清本郵寄京師編書局，一面録副詳報本省督撫，庶免轉折遲延。並令各省地方官先將本省通志及府廳州縣志，郵寄編書局，以資參考。各處鄉土志輯稿送到，由局員删潤畫一，呈請學務大臣審定，通行各省小學堂授課。又各省前次繪送會典館地圖，並需各寄一分，以備編纂之用，如無印本。可照底稿摹繪寄京各等因。臣等察核各節，均爲編輯課本力求翔實起見。謹附片具陳，報聞。

《清實録・德宗實録》卷五四六《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乙巳》 學務處奏，編纂《尚書圖説》各員請獎。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録・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壬午》 學務處奏，本年三月二十日，軍機處鈔交出使大臣孫寶琦奏請勸勵紳商廣設小學堂一摺，奉硃批，學務大臣議奏，欽此。原奏内稱，自强根本，舍大興教育更無他策。小學所以教通國之民，實爲根本之圖。應請明諭各督撫學政，切實督飭地方官勸諭紳士，廣設小學堂，裁節官中不急之費，捐募紳富有力之家，通力合作，同時並舉，普通教育尤以普通課本爲最要，應請飭下學務處延聘通儒，編輯小學中學課本各等語。察核原奏，多洞見本原，考求有得之言，與奏定小學堂章程及編書局現在辦法，大都相合。查籌辦小學堂，經臣等行文各省，飭屬遵照奏定章程，切實倡導，並將興學宗旨明白宣示，每半年將學堂所辦事務，教科課程，教員名數，學生人數，及出入費用，擇其要略，照章彙報，僅准直隸總督咨送全省學堂清册，此外各省，迄未咨覆。近奉明諭，停止科舉，責成各督撫嚴飭府廳州縣，於城鄉各處遍設蒙小學堂，各省遵旨辦理，當可實力推廣，仍由臣等咨行各省，嚴定州縣功過，其玩視尤甚及有名無實者，分别情節輕重，隨時撤參，所有各府廳州縣已辦各學堂，由本省學務處隨時派員，周歷各學，細考其教授方法，科學等級，教員程度，管理事宜，仍查照定章，每半年由督撫彙咨學務大臣一次，以憑察核。編書局纂輯中小學課本，自監督黄紹箕接辦後，重訂章程，派員分纂，所有各種課本，初稿漸具，加以删定，當可次第成書。其編輯大旨，在視學堂之程度，爲課本之淺深，以學堂之年限，分課本之繁簡。一再研求，務適於用。各省呈送編譯教科書，亦經訂有審定專章，酌量採用，除將該大臣所陳辦法知照該局參酌外，臣等仍與黄紹箕隨時晤商，期臻妥速。又據稱，必入高等小學，方可授以四子書，必入中學方可授以《五經》《周禮》《孝經》尤爲切用，惟今日學生應知應學者，日虞不足，應如何歸於簡要之處，請飭下學務大臣揀派通儒，折衷至善，伏候欽定頒行各等語。查奏定章程，在初等小學則誦習《孝經》《四書》《禮記》，在高等小學，則誦習《詩》《書》《易》《儀禮》，在中學則誦習《春秋》《左傳》《周禮》，皆算定字數，自初入學日讀四十字起，至入中學日讀二百字止。師生兩不爲勞，而十經皆可畢業，此係普通讀經之法。中學以下，必先講讀各經，係爲培養根柢起見，無可疑議。《易》《書》《詩》《春秋》《左傳》《四書》《孝經》分年誦習，皆讀全文，《儀禮》自唐臣韓愈即苦其難讀，惟喪服經傳並記一篇，乃周公作經，子夏作傳，在《儀禮》中關繫實用最大，故必先讀此一篇，《周禮》擬讀黄叔琳《周禮節訓》本，《禮記》擬讀江永《禮記約編》，江永、黄叔琳皆國朝名儒，其節本久已風行海内，定爲讀本，與該大臣所謂歸於簡要者，用意正同。應請均照定章辦理，毋庸另議。得旨，如所議行。

《清實録・德宗實録》卷五六〇《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丁酉》 御史王步瀛

奏：學部既設，擬請飭將《小學集註》、《大學衍義》、《衍義補輯要》刊布學校，定爲教科必讀之書，并飭翰林院纂輯《中庸九經衍義》一書。

《清實録・德宗實録》卷五六三《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乙丑》 奏，陝西高等學堂英日文功課太多，恐荒中國根本學問。

《清實録・德宗實録》卷五七一《光緒三十三年三月甲午》 都察院代奏，候選道許珏條陳釐訂學務。一蒙學堂必以《孝經》、《四書》爲初基，一中學堂以上不必人人盡習外國語言文字，一西式操服必須禁革，一女學堂宜恪守中國禮教，不可參用西俗。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録・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丙寅》 學部奏，三月初三日，軍機處鈔交，都察院代遞候選道許珏條陳學務一摺。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查原奏内稱學堂奏定章程，非不重四書五經，然大概多視爲具文，蓋辦學之人既多尚新異，而教科太形糅雜，勢亦相妨。上年在里，見十齡外幼童入學堂已四五年，尚未讀四書者，可爲歎息。今宜申明奏定章程，凡十齡以前，必誦讀《孝經》、《四書》，十齡以外，仿從前專經之例，許專讀一經等語。臣等查奏定章程，由初等小學堂至中學堂，所以匀配讀經鐘點，至詳且備，於《學務綱要》特標注重讀經以存聖教專條，聲明學堂不讀經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謂三綱五常者盡行廢絶，學失其本則無學，政失其本則無政，其本既失，則愛國愛類之心亦隨之而易，慮之深故不憚言之切。今章程頒布，已屆四年，上年復通行各省，調查各府州縣學堂課程，文電交催。今春直隸、山西、河南、浙江、廣西等省先後送到，臣等督飭司員逐一鉤稽，大致均照章程辦理，其有偏重西學荒棄經訓，以及墨守舊習科學不備，均經隨時指駁，並一面派員抽查，若有如原奏所云視章程爲具文，以及十齡外幼童入學已四五年尚未讀四書者，應飭知各提學使嚴行查察，如仍玩忽不遵，即當指名參辦，以正宗旨而重部章。至該道員所稱凡十齡以前必誦讀《孝經》、《四書》，十齡外許生徒專讀一經等語，較之奏定章程限讀經書較爲減少，自係爲兒童日力有限期於核實起見。臣等亦籌議及之，竊以爲限制年齡，不如就小學年限酌量分配。約計兩等小學，於《孝經》、《四書》之外，亦必須再讀一經，惟兩等小學爲教育初基，關繫重要。擬由臣部參酌現在情形，酌量修訂，再行具奏，請旨遵行。又原奏内稱中學堂以上，不必人人盡習外國語言文字，合各省中學堂以上人數，苟十人中得兩三人兼習語言文字，已足供國家之用，凡誠慤篤實之資，口舌類不能靈敏愈多勞而愈寡效，故陝甘等省尤非所宜。今當於原定章程中，將外國語言文字分别裁減，以求盡善等語。臣等查該道所稱係專備譯才之用，故十人中得兩三人則已足，前管學大臣等係爲因時勢以造人才，統中外而求優勝，蓋鑒於當日不通洋文者，於交涉游歷等事，無不窒礙，而粗通洋文者，往往居奇。其猾黠悖謬者，則專採外國書報異乎中國禮法不合中國政體者，割裂而繙譯之，更附以私意，故爲增損，以求自圓其説。假令中國通洋文者多，則此種荒謬悖誕之繙譯，決無所施其伎倆，故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必令勤習洋文，而大學堂經學理學中國文學史學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後其用乃爲最大，斯實爲通中外，消亂賊，息邪説，距詖行起見，其用意各有不同。且定章中學堂外國文鐘點，不過十分之三，其餘修身、讀經、中國文學，以及歷史、地理，均以中文授課，實占十之六七，果使咸守課程，自無偏重四文之弊。擬即分飭各提學使申明定章，嚴行督查，務期造通才而保國粹。至原奏所稱分别裁減之處，擬俟中國科學大明承學之士，各有專家，一切專門學問，皆能以國文授受，再行酌議辦理。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二册《無錫三等公學堂蒙學讀本》 蒙學讀本全書，全部共七編，江蘇無錫三等公學堂所編也。其編輯大意，前三編，就眼前淺理引起兒童讀書之興，間及地理、歷史、物理各科之大端，附入啓事便函，逐課配置圖畫，爲今初等小學國文教科之具體。第四編，專重德育，用《論語》弟子章，分綱提目，系以歷史故事，每課示以指歸，仿新安《小學》涑水《家範》而加以興趣，并譯東西前哲懿行，示良知良能，爲中外古今所同具，蓋完全爲今修身教科之具體。第五編，專重智育，採輯子部喻言，每課系以答問，剖理清晰，引兒童漸入思想階級。第六編，前半爲修辭，以奥衍富麗之文，寫游戲習慣之事，爲兒童讀《史》、《漢》巨篇之引；后半爲達理，即以游戲之事命題，演爲議論之文，爲學作論斷文之引導。第七編，選《史》、《漢》、《通鑒》最有興會之文，暨《左》《國》周秦諸子雋美之篇，以及唐宋迄近代名家論説。此後三編，爲今高等小學國文教科之具體也。俞氏於二十八年夏，到上海與同縣廉泉南湖等創辦文明書局，即將此書印刷發行。當此學堂萌芽時代，兒童發蒙用書，先只有南洋公學所編之蒙學課本，僅有三四册。又其他零星課本，皆不成軍者。自此書出，一時不脛而走，至光緒三十年，已印十餘版，而各地翻印冒售者，多至不可勝紀。至光緒三十三、四年間，各家漸有國文教科本出版，而是書銷售數乃漸衰落。計此書前后占我國小學教育上一部份勢力者，實有五六年也。

附蒙學讀本全書五編兩課

第一課　楚人之墜劍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人之固執不通者，何以異此。

問楚人何以有劍？答：劍爲古人常佩之物。問未涉劍在何處？方涉劍在何處？已涉劍在何處？答：未涉，劍在身。方涉，劍在舟。已涉，劍在水。問劍何以在水？答：自舟中墜下也。問劍墜於水，當如何求之？答：當止舟求之。問楚人若何求之？答：契舟爲記以求之。

第二課　梟逢鳩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故以惡則無處可容，爲善則所在可居也。

問：梟未徙時居何處？答：居西鄉。問梟何以東徙？答：因西鄉人惡之也。問人何以惡梟？答：因梟鳴聲惡之故。問使梟不鳴，則人猶惡之乎？答：梟雖不鳴，人恐其鳴，猶惡之也。問梟如何能不爲人惡？答：更惡鳴爲善鳴，則人不惡矣。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一四《宣統元年五月下》　甯夏將軍台布等【略】又奏，俄文爲甘新兩省必需之學，新疆當日設專門二十餘年，成就寥寥。今甘新兩等學堂均將俄文附入高等，統習普通，萬難成就，擬改爲專門，庶可於五年畢業後，得交涉之助。下學部議。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三四《宣統二年四月上》　直隸總督陳夔龍奏，【略】自科舉停罷，而聰明才智之士，無不盡趨於學堂。各省辦學之資，官私合計多或一二百萬，少亦數十餘萬。其所造就宗旨純正者未嘗無人，而倡爲邪説搖惑觀聽者恒所時有。近則東西游學譯刊之書籍報紙往往以肆意譏評，淆亂黑白，陰市其勾結煽惑之技，雖經嚴飭查禁，而輾轉傳播仍未净絶根株。人心世道之憂所關甚大，今既不能因噎廢食，即不得不求補救之方。擬請飭下學部，將一切教科書籍精心審訂，務期範圍不過倫紀修明，馴致乎「君子愛人」「小人易使」之成效。凡有宗尚稍偏易滋流弊者，一律擯而弗取。俾免習焉不察，誤入奇衰。

《江甯學務處雜誌》己酉年第四册《前清學部編書之狀況》　學部自光緒三十二年設立圖書局編輯教科用書，次春頒布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一册，修身教科書第一册，教授書第一册，南方報即著論攻之，爲一時所傳誦。是秋第二册出版時，報而又起糾彈之。於是學部教科書惡劣之聲不絶於教育社會。部編之書，亦遲遲未出。宣統元年變通初小課程，將部編各書駐於科目之下，儼有採國定制之意。然其書目除第一年外，什九皆係已經編成正在編輯之本，分配之荒謬，程度之參差，大爲教育界所詬病。學部亦自知其然，二年冬，改定小學課程不復列之矣。是年因爲籌備憲政清單所限制，前此三四年所僅出一二册者，是時則以數日之力悉數出版，草率訛誤，所不計也。

部書初頒之時，任人翻印，毫無限制。部中每年耗經費十餘萬，以從事編輯。印刷無人監督，任其報銷，三四年耗費數十萬金，以成此十餘種教人不足害人有餘之教科書。後懼資政院攻擊，自願裁減經費。而又慮不足用也，於是招商承印，徵印花稅，而學部多一籌款之方矣。

行國定制而徵印花稅，惟一日本然，日本每册教科書僅收印花稅二厘，蓋以是爲稽查之方，非欲藉此籌款也。學部所收每册至五厘之多，定價三四分者，除去折扣不過二分餘，百部六五折。印花稅徵至五厘，是不啻間接收子弟教育稅矣，豈振興教育之旨乎？往者友人某君歸自京師，余詢以學部教科書惡劣之故。彼嘆曰：「吾國官場辦事，毫無心肝，毫無條理。學部編書局非無人材，然在外間或可編出適用之書，在部則決無其事，一則應酬甚繁，安能全力辦公。堂官又不知甘苦，平日任其稽延，一旦期迫，盡力催促，但求不誤憲政之籌備。何爲教育？何爲教科書？皆非彼所注意也。二則局員分編輯校勘二種，編輯者尚有明教育之人，校勘者大概詞林中人不知教育爲何物，持筆亂改，每有原稿尚佳，一經校勘，反不適用者矣。校勘之後，尚須呈堂官，較校勘者輩分愈老，頑固愈甚，一經動筆，更不知與教育原理如何背謬。然以堂官之威嚴，何人敢與對抗。彼所改者，無論如何，皆必頒行。科學爲彼輩所不解，不敢輕於下筆，故笑柄尚鮮。修身、國文、歷史、地理，彼輩自命高明，最喜改竄，故笑柄最多云云。」夫以養成將來國民之教科書，如是兒戲出之，教育前途之危險果何如乎！國定制之善惡尚無定論，前清所行則有弊無利，可斷言也。

張子和《大教育學・自序》　余初游學日本習普通學，於一切主要學科，皆得稍稍窺其門徑，而惟教育一科非普通級所應有，不惟不好且並未嘗一寓目焉。乙巳年冬歸國，就職南京兩江師範學校東文教習兼翻譯。翊年春，適有日本教

習松本孝次郎應聘來華主講本校教育，校長李梅庵先生命余爲之譯，先後同事六、七年，余因得於教育一門，耳聞目染，口傳心誦者數十遍。洎後本校增加學校擴充學額，每周應有之教育時間，溢出日本教習原訂應授時間之數，校長委余分擔十小時，余於編纂日文講義外，故有大教育之著。但其原本，實草創自日本教習松本、松浦二氏之手。余爲中國產，思欲討論修飾，以適合於中國教育界之理想實際，遂不憚搜集近今東西人之名著，參合而折衷之，思想之斬新，資料之弘富，蓋皆余事也。本年在安徽省立師範學校復任教育講席，課餘之暇，以經驗所得量加修整，俾成一册完好教科書，不獨冀其可備高等師範生之研摩，亦且足供我同志諸君擔任是科者之採擷，文字之誚陋所不惶恤耳。日來師範林立，友人從事其中而知余有是帙者，每來函索稿，抄録不遑，遂畀印刷并述其事於弁端。時民國二年癸丑秋九月也。著者自識於邗上憶舊草堂。

藝文

《後漢書・仲長統傳》《明志詩》其二：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初學記・文部・經典》晉傅咸《孝經詩》：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考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於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又《論語詩》：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又《毛詩詩》：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明允君子，大猷是經。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遯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

又《周易詩》：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業，既有典常。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略】

又《左傳詩》：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

《陶淵明集・飲酒二十首之十六》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宋書・武帝紀下》冬十二月，丁亥。兼國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

《昭明太子集校注・文・文選序》式觀元始，眇覩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斯。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集，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争奥，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詞，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語，辯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紀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

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通典》卷一六引裴子野《雕蟲論并序》 宋明帝聰博好文史，才思朗捷，少讀書奏，號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詩》，既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本焉。而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響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歌詩頌，百帙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

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詖典，斐爾爲曹。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敦。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而斯豈近之乎。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七録序》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無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素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

故洪荒道喪，帝昊興其爻畫；結繩義隱，皇頡肇其文字。自斯以往，洽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册。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苦綴旒。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爲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于是删《詩》《書》，定《禮》《樂》。列五始于《春秋》；興《十翼》于《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絶，七十竝喪，大義遂乖。逮于戰國，殊俗異政。百家競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祕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録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温室中書于天禄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爲書部，又于東觀及仁壽闥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傅毅，竝典祕籍。固乃因《七略》之辭，爲《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録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删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朱紫有别。晉領祕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别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没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祕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祕書丞王亮、監謝朏等，竝有新進，更撰目録。宋祕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别録之體，撰爲《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大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祕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録。其尚書閣内，别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于當今者也。

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卧病閒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緗囊已散，宵漏既分，緑表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略，探盡祕奥。每披録内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録。其方内經史，至于術伎，合爲五録，謂之《内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録，謂之《外篇》。凡爲録有七，故名《七録》。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爲良史，猶有捃拾之責。況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旨。才愧疏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黄香之束觀。儻欲尋檢，内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爲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于斯録。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别集衆録，謂之《别録》。即今之《别録》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伎略。王儉《七志》，改《六藝》爲《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書》爲《軍書》，次《數術》爲《陰陽》，次《方伎》爲《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故别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略》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録。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録》，斟酌王劉，

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牓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録》爲《内篇》第一。劉王并以衆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别爲一略。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録》爲《内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别録，今附于子末，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録》爲《内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于名尤顯。故序《文集録》爲《内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爲《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别創。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録，爲《内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厤譜，而與今譜有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録。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斯已上，皆内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説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録》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仙》陳于《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録》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内外兩篇，合爲《七録》。天下之遺書祕記，庶幾窮于是矣。

有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閼仲春十有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説其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凡所鈔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于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玉篇・序》　昔在庖犧，始成八卦。暨乎蒼頡，肇創六爻，政罷結繩，教興書契，天粟晝零，市妖夜哭，由來尚矣。爰至玄龜龍馬，負河洛之圖；赤雀素麟，摽受終之命。鳳羽爲字，掌理成書。豈但人功，亦猶天授。故能傳流奥典，鈎深至賾，揚顯聖謨，耀光《洪範》。文遺百代，則禮樂可知；驛宣萬里，則心言可述；授民軌物，則縣方象魏；興功命衆，則誓威師旅。律存三尺，政仰八成，聽稱責於附别，執士師於兩造，勒功名於鼎鼎，頌美德於神祇。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雕金鏤玉，升崧岱而告平；汗竹裁縑，寫憲章而授政。莫不以版牘施於經緯，文字表於無窮者矣。

所以垂緯閉户而觀遐年之世，藏形晦迹而識遠方之風。遵覽篆素以測九垓，則靡差膚寸；詳觀記録以遊八裔，則不謬毫釐。鑒水鏡於往謨，遺元龜於今體。仰瞻景行，式備昔文，戒慎荒邪，用存古典。設教施法，無以尚兹，經治治俗，豈先乎此！

但微言既絶，大旨亦乖。五《典》三《墳》，競開異義；六書八體，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家所談，差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訓求，易生疑惑。猥承明命，預纘過庭。總會衆篇，校讎羣籍，以成一家之製，文字之訓備矣。而學慙精博，聞見尤寡，才非通敏，理辭彌蹟，既謬先縱，且乖聖旨。謹當端笏擁篲，以俟嘉猷。

《初學記》卷一三《禮部上・總載禮第一》　［賦］　楚荀況《禮賦》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光。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駮而霸，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而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小人所不亂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具足與。匹夫崇之，則爲聖人，諸侯崇之，則一四海者與。至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詔］　李德林爲隋文帝《脩定五禮詔》禮之爲用時義大矣哉。黄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犧牲，致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化民，莫善於禮。貞觀年中《頒禮樂詔》先王制禮，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施化。樂由内作，禮自外成。可以移風易俗，揖讓而天下化者，其惟禮樂乎！固以同節同和，無聲無體，寧飾玉帛之容，豈崇鐘鼓之奏。

《初學記》卷二二《文部・經典第一》　［詩］　唐太宗文武聖皇帝《尚書詩》崇文時駐步，東觀還停輦。輟膳玩三墳，留燈披五典。寒心覩肉林，飛魄看沉湎。縱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猶積善。既承百王末，戰兢隨歲轉。晉傅咸《孝經詩》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於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争。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又《論語詩》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又《毛詩詩》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明允君子，大猷是經。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遯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又《周易詩》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業，既有典常。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又《周官詩》惟王建國，設官分職。

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又《左傳詩》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李百藥《禮記詩》玉帛資王會，郊丘叶聖情。重廣開環堵，至道軼金籯。盤薄依厚地，遥裔騰太清。方悦升中禮，足以慰餘生。［啓］齊謝朓《謝隨王賜左傳啓》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挾册，慈勗下帷。朓未覩山笥，早懵河籍。業謝專門，説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籯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劉孝綽《謝爲東宫奉經啓》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復旁求儒雅，應物稽疑。業光夏校，德茂周庠。諸侯宋魯，於焉觀則。參陪盛禮，莫匪國華。臣雖職典經圖，而同官不一。推擇而舉，尚多髦俊。龍光曲被，獨在選中。他日朝聞，猶甘夕死。况兹恩重，彌見生輕。

《初學記》卷二一《文部・史傳第二》［詩］唐太宗文武聖皇帝《詠司馬彪續漢志詩》二儀初構象，三才乃分位。非惟樹司牧，固亦垂文字。綿代更膺期，芳圖無輟記。炎漢承君道，英謨纂神器。潛龍既可躍，術免奚難致。前史殫妙詞，後昆沉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洪志。川谷猶舊涂，郡國開新意。梅山未覺朽，穀水誰云異。車服隨名表，文物因時置。鳳戟翼康衢，鑾衡總柔轡。清濁必能澄，洪纖幸無弃。觀儀不失序，遵禮方由事。政宣竹律知，時平玉條備。文囿彫奇彩，藝門蘊深致。雲飛星且流，風揚月兼至。禋類遵令典，壇壝資良地。五勝竟無違，百司誠有庇。我皇承暇景，談叢引泉祕。討論窮義府，看覈披經笥。大辨良難仰，小學終先匱。聞道諒知榮，含毫孰忘愧。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理道在儒，弘儒由人。光矣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惟辨，舊史惟新。將分爾史，既辨爾疑。延我僚友，講此微辭。［表］梁沈約《上宋書表》若不觀風唐代，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由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若夫英主啓圖，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册。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銘］宋顔延之《家傳銘》曠彼琅邪，實惟海宇。誰其來遷，時聞遠祖。青州隱秀，爰始奠居。内亂鼎府，外康邦閭。建節中平，分竹黄初。刑清齊右，政偃營區。葛嶧明懿，平陽總理。或薦公庭，或登宰士。刊美霸朝，雙鳳千里。華著之茂，於昭不已。

《初學記》卷二一《文部・文字第三》［詩］隋江總《借劉太常説文詩》劉棻慕子雲，許慎詢景伯。碩學該虫篆，奇文秀鳥跡。曰余徒下帷，待問垂重席。不詣王充市，聊投班玩籍。三寫徧鑽研，六書多補益。幽居服藥餌，山宇生虚白。留連嗣方杜，曠蕩依泉石。夫君愛滿堂，願言馳下澤。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絶，鸞驚遊霧疎。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雜文］漢崔瑗《草書體》書體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人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删。草書之法，蓋先簡略。應時諭旨，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黈點染，狀似連珠。絶而不離，蓄怒拂鬱。放逸生奇，或凌遽而惴慄，若據高而臨危；傍點邪附，似螳蜋而抱枝，絶筆放體餘綖糺結。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没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崩涯，就而察之，即一畫不可移。纖微要妙臨事從宜。略舉大較，彷彿若斯。後漢蔡邕《篆書體》因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焉真。形要妙，巧入神。域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虫蛇之棼缊。揚波振體，龍躍鳥震。延頸脇翼，體似凌雲。或輕舉内投，微本濃末，若絶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蚑蚑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遊，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蘊懿作者之莫刊。思字指之頫仰，舉大體而論旃。晉成公綏《隸書體》皇頡作文，因物搆思。觀彼鳥跡，遂以成意。閱之後嗣，存載道義，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虫篆既繁，草藁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磥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案急挑。挽横引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玄翰。彤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黈星垂，掬挫安案。繽紛駱驛，華藻粲爛。缊絪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翫。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若乃八分璽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棋布星列。翹首舉尾，直刺邪掬。繾綣結體，剩彩奮節。或若虬龍盤游，蜿蟬軒翥；鸞鳳翱翔，矯翼欲去。或若鷙鳥將擊，并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宵霧朝升，遊烟連雲；俯而察之，凛若清風屬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難詳，聊舉大體。

《全唐文》卷五四六王履貞《太學壁經賦以六經典法刊正文字爲韻》國家誕敷文命，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翦遺文以辨謬，俾雅誥以詳正，是以儒業益敷，皇風載盛。斅學既闡，廓宇斯分，飾素壁而照月，構丹樑而結雲。於是集青衿之侶，延鴻儒之羣，貞八索，起三墳，採典謨之淪翳，次編簡之繽紛。稽古至今，從百家之正義，歸真背僞，俾四海之同文。於是博考羣臣，宣明舊典，既科斗之互缺，亦魚魯之相舛。依鳥跡而難從，訪蛇形而莫辨，定兹金簡，規程邈之隸書，遵彼古文，參史籀之大篆。然後命鍾張之藝，詔文學之官，界四壁以繩直，揮五色之毫端，粲爾其彩，昭然可觀，雖一勞之克定，乃千載之不刊。錯綜

既備，班列有次，欲昭明於六書，先褒貶於一字。俾去顛訛之惑，用全述作之意，苟不絶於韋編，將永齊於石記。至於止戈爲武反正爲乏，將爲後生之式，必憲先王之法。爰及垂露懸鍼，鶴頭蚊足，酌前修之楷模，爲後來之軌躅。瞻彼垣墻，代茲簡牘，篇章煥炳，文雅照燭。正以先王之修，則曲禮三千，習以孔門之徒，則冠者五六。所謂一人作則，萬國儀刑，光我廊廟，異彼丹青。示人範於古訓，正國常於典經，既文明乎天下，宜遠域而來庭。

郭印《雲溪集》卷五《五言古詩・閒中讀易》 聖人闡性命，易書所自作。要令末世士，悟取先天學。俗儒何紛紛，私意妄穿鑿。或被陰陽拘，或遭象數縛。執一以爲真，盲夫妄捫摸。我嘗皆過眼，去道轉遼邈。粤從探釋氏，奥處窺其略。返照日月久，豁然生妙覺。八卦未畫初，玄門啓關鑰。向來百家言，盡把束高閣。

李石《方舟集》卷二《晉開運甲辰也蜀守胡宗愈作堂以貯石經席益增葺爲記》 我來一登石經堂，從以諸生行兩廡。諸生讀經半白頭，問以始終箝不語。我聞此經昔中都，郎中所隸乃其祖。邇來離亂已亡失，楷本僅能傳蜀土。蜀王閨位供掃除，獨此仍爲盛時取。爲將嚴鑰守重扃，護以繚垣崇邃宇。列之學官豈無意，不但闕文存夏五。大開明鏡別妍媸，時扣洪鐘諧律吕。後生不復事丹鉛，抵死唯知守藤楮。字音隨口妄蜺霓，點畫分毫謬魚魯。日月當天空委照，盲俗相欺紛莫覩。石經雖古奈爾何，人競傳今不傳古。行行矧肯捩眼覷，蘚剥苔封費撑拄。堅鑱僅免飽蟬魚，隘道爭來宅狐鼠。此間鄒人儻借問，爲問石經誰是主。憶昨敲門肆訶斥，幾度循墻誇傴僂。登登閣閣隱金槌，耳聒散空垂雹雨。蠟蕭煤染連作卷，玉軸錦裝如束杵。豈無一物媚權豪，幾紙才堪博圭組。爾之所得固么麼，我則何由寬擊拊。一槌只作一字訛，訛至萬千那復數。石經之害此其大，縱有鬼神誰可禦。憶昔嘗爲博士官，首善堂中容接武。心知不是世間書，雲漢森然城百堵。恢恢帝所有餘地，忍使石經留外府。便當連舸下瞿塘，飛上三山如插羽。縑緗舛謬鐘鼎暗，天罅豈容無一補。巍巍玉帝殿中央，河洛東西翼龍虎。雖然斯文屬興廢，帝既有心天亦許。作詩未用擬韓公，考篆庶幾追石鼓。

樓鑰《攻媿集》卷七〇《跋陳氏續蒙求》 徐堅作《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此書，出入史傳，援據精確，何止應童蒙之求耶！」

史浩《鄮峰真隱漫録》卷一七《進論語口義表》 聖人之言如天，豈容意度。古者之學爲已，務在躬行。逮及漢儒，傳注之興，已失孔門淵源之舊。況兹固陋，何所發明。中謝伏念臣社櫟散材，蠹魚素業，窮年繼晷，莫希經術之名家，析句分章，猶有書生之習氣。比歸休於故里，獲畢志於遺編。念二十篇藏壁之餘，皆七十子傳心之妙。雖迫桑榆之暮，未忘鉛槧之勤。再閱歲時，粗終卷帙。揆分方虞於僭妄，吐詞曷究於精微。姑欲示於來昆，豈當祈於乙覽。不圖眷獎，許以冒聞。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圓神方智之能，集内聖外王之道，體堯蹈舜跨商軼周，經幄疇咨，膺訓每宣於奥義，詔書誕布。羣臣莫望於清光，乃容螢爝之餘，亦預芻蕘之擇。恭承威命，弗敢固辭。蠡測海而管窺天，自慙卑近；露增流而塵足嶽，何補高明！

吕祖謙《東萊別集》卷七《與朱侍講元晦》 某官下粗遣，第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懼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尚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疑滯，不免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説，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剥圖義太了了，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全」，今批示本以「愛」爲「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因便併望批教。

《揭傒斯全集詩集》卷二《寄題胡氏園趣亭》 日與世情遠，學人聊治生。畦蔬多品類，樹果各生成。野老過偏數，山禽近不驚。詩書吾所好，農圃也須明。

吴伯宗《榮進集》卷三《御賜批點五經有感而作》 旅館銀缸夜點批，丹毫欲下意遲遲。禹謨蘊奥寧無惑？盤誥聱牙定有疑。玉澗憐渠端可擬，冰清愧我老難期。此中正是朝天路，要在青春進步時。

孫作《滄螺集》卷一《識字》 文章不經世，識字長苦饑。而今七尺軀，媿此一鴟夷。何似不讀書，買牛荷耡犁。六經垂照耀，九道馳坦夷。天門西北開，達者得升躋。儒冠立其下，寧問渠是誰？鳳雛生不凡，三日願高飛。蓬鳩遠未識，老死安其卑。二鳥各適性，吾方定其施。鳩兮鳩兮汝勿嗤，朝陽合得鳳來儀。一舉萬里青雲棲，汝鳩雖老安得知！

胡儼《頤庵文選》卷下《古詩・述古》 圖書出河洛，羲禹闡幽玄。列聖繼有作，人文日昭宣。仲尼感鳳鳥，至理寓微言。自從秦漢來，但見枝葉繁。寥寥千載後，濂洛探其源。紫陽具條理，垂裕啓後昆。前修去已遠，來哲未有聞。瑰辭

逞葩艷，寧復歸本根。

蒼姬既訖録，炎劉勃以興。詩書煨燼餘，禮樂邈難徵。區區叔孫子，莫能致兩生。守文過謙讓，俗吏事章程。賈董失經紀，二戴紊遺經。遂令千載下，儗述徒紛争。二儀有定位，八風無姦聲。公旦去已遠，萬世思典刑。

屈子變風雅，騷經寓孤忠。光華並日月，耿耿垂無窮。後賢襲軌轍，長卿得其宗。招摇臨邛市，放曠托絲桐。淳風日以靡，齊梁更纖穠。遠游謝紛濁，超逸等冥鴻。

馬遷述世業，博洽靡不通。蚤遊燕趙間，飄飄氣豪雄。發憤垂制作，獨見不相蒙。馳騁墨逸駕，凌厲六合中。豈不念筆削，斧衮齊化工？蠶室有餘悲，隱辭寓深衷。緬彼班范流，藩籬守遺蹤。

聖神御宸極，朝宗衆流奔。三正乃迭建，萬化歸一元。元經大一統，表揭開蒙昏。周綱既陵夷，七雄相併吞。晉紀忽中絶，五部張妖氛。唐風復不振，五季尤紛紜。商丘肇火德，星緯煥奎文。

道化儗三代，經術規典墳。一朝杜鵑啼，疋馬渡河津。王業寓南服，繼統啓後昆。如何太史氏，編與附庸倫？南北互譏誚，厚誣多失真。是非百世下，至公終不陲。

僬僥不可舉，侏儒不可援。矇瞍不可視，闇瘖不可言。玉人事雕琢，所貴得瑶琨。篁竹興君子，猗猗美淇園。相觀與俱化，豈不尚芳蓀？所以教誨善，乃在公子驩。賢良贊令美，浦大川有源。吁嗟斐然子，狂簡非所敦。

閎辯談天衍，文具雕龍奭。公孫持堅白，李悝盡地力。荀卿獨老師，著論推儒墨。紛紛溷濁世，龍虎互吞食。大道隱不遂，居然心惻惻。金骨豈易銷？奈此衆口蝕。向使無春申，焉能免匍匐？汩汩數萬言，性惡殊道德。遂令上蔡兒，西遊爲鬼蜮。寄語昌黎生，匪惟不精擇。

炎網失其馭，孽臣姦日滋。揚郎獨持戟，三歲乃不移。閉門事草玄，抉摘窮幽微。高者躋蒼天，下者入黄泥。一朝弄神器，鬼怒人不怡。如何守道叟，亦復爲詭隨？伊周頌功德，投閣良可悲。中天二百載，小數寧逆知。凛凛紫陽筆，師舜同一辭。稽首素王宇，爲君懷忸怩。

鴻門宴高張，虎奮龍委蛇。拂劍光凌亂，雪花芙蓉姿。起舞爲君壽，誰知伏危機。歘然坐中人，宛轉來相隨。天意應有在，人心徒嶮巇。酒酣日將暮，壯士直披帷。一怒千人廢，何爲跼陳詞？以彼蓋世雄，未易向客卑。《武成》二三策，多聞須闕疑。

《國風》美王化，《關雎》正彝倫。結髮諧伉儷，恩愛日相親。窈窕慎淑儀，嫌昵非所欣。甘從冀子薪，不厭黔生貧。如何會稽婦，呶呶醜負薪？亦有薄行士，殺妻求將軍。所貴閨門内，相敬如友賓。舉案重高義，斷絲感微言。嗟嗟白頭曲，忍作清路塵？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六一《寄長兒韻語》 城東諸孫與我孫，兄弟同延老成教。記誦講説課學程，日就月將見成效。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一《惠迪齋爲臨川劉紀賦》 西江有佳士，文采何陸離！少小入庠序，所習書與詩。兢兢循軌則，抑抑謹威儀。順理身逾泰，寡欲心自怡。匪兹卜休咎，實以嚴操持。天地有常運，寒暑不違時。生人有常道，所志在秉彝。内省苟無愧，安命復奚疑？愚者昧厥理，蹈險去坦夷。違天伐恒性，倒行兼逆施。一朝罹顯罰，寧復救顛危。所以古賢聖，懇懇垂訓辭。齋居託令名，進脩誠在斯。績學匪空言，力行思有爲。乃者辭鄉邑，吐氣凌虹霓。振衣遊太學，揖讓何委蛇。及兹被寵命，筮仕固有期。直道苟不回，志行寧有虧。努力慎朝夕，永保期弗隳。

吴與弼《康齋集》卷二《元日宣德丙午》 去年程課畧加勤，今歲深期日日新。萬事何如吾道重，丁寧莫枉此生身。

吴與弼《康齋集》卷二七《癯息偶成》 人事全稀心似水，書程多暇日如年。任教大野風仍壯，漫喜寒爐火正然。載渴載饑都委命，時行時止一由天。小陂程課無勞計，想見諸孫各勉旃。

吴與弼《重編瓊台稿》卷一《朱文公九世孫梃初授五經博士歸建安》 宣尼去世遠，六籍日以湮。道統久墜地，人文孰昭陳。至哉紫陽翁，妙契古聖神。遠泝洙泗流，近追濂洛塵。一洗千古陋，再見三代淳。坐令宇宙内，百世同一春。聖皇御宸極，表章右斯文。睠兹神明裔，混迹同齊民。編音遠搜訪，爰得九世孫。州里親勸駕，來自萬里闉。稽首闕庭下，天顔正欣欣。錫以八品秩，視兹内庭臣。再拜謝九重，何以答深恩？勉旃先臣訓，仰酬聖主仁。斯道明日月，國祚齊乾坤。

邱浚《重編瓊台稿》卷一《送莫旦赴新昌司訓》 文場撤棘後，金門拜命初。一官向於越，仍與鉛槧俱。官以教爲職，身偕道爲徒。開門揖淵騫，登堂講唐虞。秩微道則尊，心閒體自舒。況兹新昌邑，山水清有餘。襟佩紛濟濟，泮宫高渠渠。名教有真樂，咀嚼皆道腴。燕居恒申申，進止何徐徐。雖無騶從多，幸自

免奔趨。回看利名場，佳味或不如。勉哉踐實地，從人笑吾迂。

邱浚《重編瓊台稿》卷一《送人下第其人讀禮因寄其師》　禮篇四十七，雜出漢儒手。經曲相錯綜，純駁紛雜揉。大者蟠乎天，日月星辰斗。小者極於地，山林川澤藪。微而綏在蟬，細至席埋狗。有如雲夢澤，物物無不有。所貴擇之精，反躬行且守。云胡異其見，棄粟食稂莠。遂揖陽翟賈，坐並魯中叟。土苴視至道，千金享弊帚。簸糠瞇其目，至用痂適口。自謂善命題，對客恒自負。門徑一以開，四海競奔走。身心竟何益，治道亦無取。徒令窮經者，紛如嘆白首。明能察秋毫，對面失培塿。我欲挽狂瀾，如耕苦無耦。聊述中所見，寄語平生友。努力細鑽研，勿嘆時未偶。

董軒《清風亭稿》卷八《讀史・晏嬰》　慎守封疆欲覇齊，故於宣聖惜尼谿。從來爲國求賢意，笑殺當年擁蓋妻。

儀、秦　游説當時最得名，從横朝暮善談兵。自家不學全身計，却與諸侯致太平。

藺相如　事大從來貴息爭，區區何用勝秦名。不知醞出長平禍，尤説當時擊缶聲。

屈原　貝錦生讒自古然，但將心事付蒼天。何須葬入江魚腹，湘水無情肯見憐。

商鞅　謾勞苛法罔生民，遂使先王澤盡湮。豈但法行還自弊，山東兵起更亡秦。

張良　踣羽興劉計有餘，也應黄石一編書。淮陰相國俱人傑，明哲看來太不如。

于定國　民不稱冤獄訟平，于公持法擅高名。不知京兆當年死，廷尉如何未得情。

公孫弘　豐儉從來貴兩兼，惡衣美蔽古無嫌。布衾自是吾儒事，史筆胡爲紀詐廉？

謝安石　百萬秦兵壓境時，區區矯飾亦何爲？不緣鶴唳風聲便，未必能安晉鼎危。

王安石　慨然斯道豈難行？却被《周官》誤一生。從此老泉成口實，無心蓬垢得奸名。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二《進學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真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虚靈不測，是曰天君。即事即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莊昶《定山集》卷二《題静學卷》　天機滿眼欲誰看，到處逢人一語難。此學平生真問我，無絃琴自不須彈。

妙極吾心果到時，傍花隨柳也無詩。《五經》若謂真糟粕，只恐人間未盡知。

太極乾坤自古今，許將圖説到誰深？白頭萬古繙公案，惟有元公得我心。

古今吾道本難精，每與空虚佛老爭。肯識一毫千里意，人間真拜李延平。

莊昶《定山集》卷五《喜諸生夜讀》　短檠深夜一船虚，三尺蔡牀幾卷書。枕外坐聞心慰我，波中出聽喜知魚。政求入處門墻是，豈乞人間富貴餘？聞説天孫雲錦好，大着心眼看何如。

聲自何來谷本虚，敢將糟粕委諸書。不求安飽思無益，頗賴朝昏食有魚。

巢鳳依梧輕萬里，篝燈承晷借三餘。欲歌子建箜篌引，清響雲梯愧不如。

實逐花來實不虚，今來芳躅古來書。頻將心手翻緗帙，也替芝香辟蠹魚。

戰勝此身無崖兀，攻堅人力不遺餘。請看三五天邊月，後夜清圓尚昨如。

顧允成《小辨齋偶存》卷八《舊得有讀書樂時一諷咏欣然會心因廣之爲静坐樂會友樂各四章》　山光照檻水遶廊，浄几明窗一炷香。門無剥啄迴爾寂，壁有圖書闇然章。韶光莫放忙裏老，人生惟有静坐好。静坐之樂樂何如，萬物皆春百慮除。

修竹壓簷桑四圍，欝欝瀼瀼露未曦。心地清凉夏不扇，南風徐來時動幃。

當暑襟絺誰與侶，洒然自得静坐趣。静坐之樂樂何窮，無弦無弄寄高風。

庭梧昨夜葉有聲，鴻雁來賓以秋鳴。月照懷中萬累静，水共長天一色清。

齋頭剩有蒲團在，趁此静坐功更倍。静坐之樂樂陶陶，悠然俯仰忘卑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隱几嗒焉我喪吾。萬竅怒號任天籟，六藏賅存同蘧廬。

梅花映帶雪花白，芳潔足稱静坐者。静坐之樂何處尋，雷在地中見天心。

山光照檻水遶廊，芝蘭馥郁交馨香。嚶嚶鳴鳥求友聲，風水相遭成文章。

青春勿令離索老，人生惟有會友好。會友之樂樂何如，和風唱喁來庭除。

修竹壓簷桑四圍，枝枝相向迎朝曦。黃雲參差覆南隴，螢光掩映耀素幃。榴花蒲節皆吾侶，快哉孰尚會友趣。會友之樂樂無窮，泠然炎暑生清風。庭梧昨夜葉有聲，調調刁刁遞爲鳴。菊存三徑叢叢發，月入千江處處清。階前兼有雙桂在，趁此會友情更倍。會友之樂樂陶陶，吟風弄月興轉高。木落水盡千崖枯，天地萬物共一吾。數莽梅兄破臘景，幾竿竹友傍寒廬。更見青青秀松栢，森然足稱會友者。會友之樂何處尋，圍爐立雪喜同心。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一《毀淫祠頌》 中丞林公巡視江西之一月，檄毀諸寺觀神廟弗在典與志者。有司聞公風義，奉行唯謹。時寶舟由臨江入袁，河見土木像浮水而下，後先沓至，乃嘆曰：「自狄梁公後，不見此舉幾百年矣，而公毅然行之，不俟終日，非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其孰能之？」公昔在朝，嘗止建寺，語忤權要，得禍幾斃。後在雲南，又嘗毀諸佛像。蓋其闢邪崇正之念，平生所存如此，而非出於一時之感也，夫安得不力哉！頌曰：

卓哉林公，心與道謀。是衛是距，以邪爲仇。昔在先朝，有寺將建。孰不惜之，而莫敢諫。公書千言，佛骨之遺。曰有殃咎，臣身不辭。赦公復公，惟明天子。命曰異哉，一生九死。公節滇南，其氣益昌。曰毀斯毀，神伏鬼藏。公來江西，諏民之瘼。飲之食之，培善剗惡。公曰汝吏，民愚罔覺。舍人求神，日谷以壑。粵若帝舜，絶地天通。降禮折刑，民協於衷。我非爲異，期古是同。國憲斯在，汝罔弗共。吏奉公檄，夙夜惟力。靡遠弗臨，靡深弗即。曰火而焚，曰水而流。美石良材，學宮是修。唐有狄公，嘗事斯舉。太史書之，君子所予。公心正直，與神明居。凡此邪慝，弗怒而除。除其邪慝，一崇我正。曰士曰民，肅肅於政。民耕於郊，士誦於庠。雖賞不竊，維禎維祥。天子曰某，汝入予輔。士民曰嗟，奪我父母。奪我父母，而弗敢留。公在帝傍，天下之休。

邵寶《容春堂前集》卷三《高安縣學觀習冠禮柬守巡二王君》 洪州江濤激堤急，江中老蛟似人立。春來風雨助江靈，萬丈新堤無芥力。誰將神物障狂流，鐵柱宮成幾百秋。番陽湖深東入海，空厓禹廟何悠悠。筠州有蛟今有柱，山霧如江化爲雨。絃歌在泮修舊章，允矣嘉賓吾愧主。

邵寶《容春堂續集》卷三《聽高子明讀春秋傳》 老去劬書愛目光，朝吟暮誦得高郎。一聲何處鳳歌遠，萬古不如麟筆長。晏子宅邊南市熟，羲皇夢裡北牕涼。應須七日登山去，望闕巖前拜瓣香。

康海《對山先生集》卷一《讀史》 鴻雁不老越，蛟龍不潛岡。平生志嘉遁，佐儲抑何狂。因嘆務光輩，惻惻令心傷。傳記尚溢美，其言或荒唐。嗟彼高帝業，赫赫繼三王。孺子安所見，胡爲遽辭商？契會視豪傑，出處聖所詳。感嘆擲其策，願爲史臣倀。

其二　天邊有黃鵠，高飛一千里。烈士恥庸節，世事特敝屣。朝辭上東門，莫從赤松子。感嘅風雲期，超悟往還理。進既有所因，退亦何所倚？獵犬貪兔狐，不免罷傍死。富貴多嶮巇，英雄如螻蟻。所以明哲人，窮達重狗己。

尹臺《洞麓堂集》卷七《述學贈孫生棣》 學道若觀海，茫洋焉所求？士有忠信質，譬涉得巨舟。掛帆萬里遠，何意棹安流。望望蓬萊岸，咫尺烟雲收。士學誠亦然，佻巧徒虛漚。孫生惇實者，質與道爲謀。陪雍聽朱瑟，忽爾踰十秋。攝袂升我堂，故情感敝裘。論摧對寒景，今古入冥搜。吾衰志安騁，得汝心先遒。願言駕輕筏，共戲三神洲。

陳邦瞻《荷華山房摘稿》卷一《讀史有感二首》 賈誼慟積薪，卑溼隕南服。更生攻外家，幽憂沈北獄。元禮抗模楷，肢體被三木。文舉恢天網，刁鋸嬰九族。四賢達者流，明哲無餘燭。胡爲赴網羅，動與危機觸？丈夫自有心，焉能學鉤曲？雖云當門鋤，千載留遺馥。

其二　藹藹京誠內，翩翩遊俠兒。闘鷄金作距，走馬玉爲羈。通藉本椒房，顧盼生恩私。既請考工地，復奪沁水基。謂言山可崩，富貴無盡期。豈知九秋條，密代三春夷。繁霜日夜零，雨露何由滋？聲華自飄忽，空留後世嗤。

陳邦瞻《荷華山房摘稿》卷三《夜讀》 舊簡拂塵看，高齋夜正寒。讀深膏火澁，點細露珠乾。五字同雞肋，三乘類馬肝。更闌仍獨立，明月在欄杆。

陳邦瞻《荷華山房摘稿》卷七《讀楞嚴志感五首》 生平不省學參禪，閱罷《楞嚴》意惘然。頗疑佛性曾無性，莫訝西天別有天。

其二　覺海汪洋萬里渾，區區形泡更誰論？若知海泡無分別，更破維摩不二門。

其三　萬籟無聲靜九垓，洪鐘一擊便如雷。亦知聞性非銷歇，更問聲從何處來。

其四　竹影齊翻大地金，松風都是海潮音。十方處處三摩路，可但如來藏海尋。

其五　佛理堪疑亦可嗟，六根未論等空花。試將炊黍看人世，何處盛來不熱沙？

陳邦瞻《荷華山房摘稿》卷七《再讀楞嚴有感作》 時女春游浥露華，許多穠豔壓堆鴉。歸來忘却香生處，誤認粧臺鏡裏葩。

徐風楷《莼湖書院志略・詩章・步薙坪公祖元韻》 拔貢朱以均可堂

莼湖蕩漾幾灣洞，緑似鵞湖一鑑開。小邑誦弦歸斗室，名山風雨屬鈞台。知公本是雕龍手，養士胥成吐鳳才。桃李他年花似錦，滿城看遍問誰栽。

文人許近聖人墻，蔚起伊誰抉漢章。座上好教青眼別，門前都列白眉良。雲連嶽麓情何極，徃歲肄業嶽麓風隔和川思未忘。辛巳在蜀曾主講和川書院幸有南州冠冕在，長懸霽月照瀟湘。

貢生易坤福瑞疇

負郭遺墟漫溯洞，文風重振講帷開。樹人始爲芟榛莽，造士終期列鼎台。三異已徵馴雉化，一隅聊試割雞才。自來蘭澤多芳草，不羨河陽縣裡栽。

文昌宫近聖人墻，新入光輝並煥章。追琢舊賡周德美，滋培今愛楚材良。子來雀躍功何速，甲第蟬聯澤莫忘。一代宗工萬家佛，長留政教在吾湘。

湘湄一曲水澶洞，又見人文應運開。座滿春風方樂育，時逢夏德正恢台。倉皇克舉千秋業，遠大知非百里才。自此滋培皆美植，許多蘭蕙是公栽。

結搆欣依夫子牆，人從追琢咏雲章。莼根秋老香偏滿，湖面春開地亦良。此日神明推獨運，他年造就有誰忘。弦歌到處徵風教，道是文星照楚湘。

庠生李敬之子漁

鵞湖春遠水瀠洞，白鹿峯高古洞開。天使祥雲隨五馬，堂深化雨接三台。偏隅得地歸全力，大匠從心陋小才。記取當年桃李樹，不勝珍惜手移栽。

門臨聖水近宫墻，道脉淵源溯舊章。三代管絃追雅化，百年鐘鼎著循良。由來學向勤中殖，豈有思從去後忘。雪壁雲階欣指顧，一輪明月照湖湘。

候選訓導田近穎芸聖

湘城一帶碧波洞，重啓人文廣厦開。卷軸光疑生二酉，虹霓氣欲繞三台。牛刀初奏絃歌化，馬帳都成錦繡才。鎮日勤劬緣底事，樹人爲計百年栽。

文星炳炳近宫墻，棫樸歌來且斷章。自古人才歸學校，於今儒術出循良。化之以雨公能徧，惠亦如風我不忘。樗櫟他年叨樾蔭，鐸聲應許振瀟湘。

庠生彭宇望

湘流曲曲緑瀠洞，匯到莼湖講院開。書帶香薰心一瓣，畫屏光映面三台。地經化雨多靈氣，人坐春風盡妙才。幾許殷勤隆作育，碧桃紅杏悉公栽。

數仞共瞻夫子墻，諸生密邇好成章。陶鎔都藉師儒力，考課還占吏治良。半載經營心未了，千秋歌頌惠誰忘。潭州此去應遷秩，長憶飛鳧駐我湘。

庠生朱以奎質堂

黔中聞説建三台，幾許人女快溯洄。僻地有材須早樹，名花無縣不親栽。春風初入光庭坐，霖雨應儲傳説才。教廣橋頭懷教澤，一源活水問誰開。

文翁化雨沛湖湘，一百年來煥舊章。厥貢無如杶幹重，何人或棄梓材良。能歸鐵網緣非偶，肯度金鍼巧莫忘。多士咸欽山斗望，雪深獨許立門墻。公觀風取奎優等，迨叨親函丈，復荷垂青，許侍後堂，不勝三生之幸。

增生彭戕望我山

荒榛闢盡講堂開，彪炳文星煥上台。龍窖鍾靈峰迤邐，鴨欄注秀水瀠洞。噓雲肯助騰蛟勢，織錦還儲繡虎才。藝苑即今多雨露，筆花只在糞心栽。

昭回雲漢耿天章，造士新逢吏治良。官即爲師開几席，髦皆有譽在門墻。幾人菉竹歌君子，一路甘棠蔭我湘。長此莼香留好味，豈關鱸膾不能忘。

庠生方同昇魚洲

十丈莼湖任溯洞，江山圖畫本天開。菁莪化欲懷中沚，文梓材堪貢上台。楚國自來惟善寶，湘城多毓不凡才。饒他滿縣皆桃李，取向庭前着意栽。

泮沼迴環數仞墻，水流花放盡文章。熊封舊闢風原古，鹿洞新開士盡良。躍鯉自應看尾燒，得魚誰更把筌忘。陽春有脚留難住，不獨絃歌遍我湘。

庠生黄本端

久爲文翁咏溯洞，新迎五馬霽顔開。從知碩望齊山斗，會見循聲達鼎台。三月宏兹庠序教，一堂育盡　廟廊才。滋培篤厚皆因物，要識儒林貴自栽。

芹藻池邊薜荔墻，神君卜築費周章。愛人常奉言游訓，褒德端封卓茂良。每謂經師非易得，況延道脉孰能忘。從兹化澤覃敷處，月滿莼湖水滿湘。

庠生諶同寅

幾度莼湖賦溯洞，講堂今向學山開。地鍾靈氣分南嶽，星燦文光列上台。漫道樹人同樹木，咸推公望與公才。待看槐市成陰目，豈共河陽一例栽。

千秋道範見羹墻，陶淑人材溯舊章。撫字力殫非政拙，經營心苦乃工良。才兼李杜詩無敵，治本龔黄德不忘。下里難爲賡白雪，謳歌早已遍三湘。【略】

庠生彭巍望雲扉

活潑源頭切溯洞，鵝湖今向此間開。多緣冰署來仙吏，要引雲梯入上台。

祇礪相期君子學，安排誰擅狀元才。書院將成，諸生觀者如堵。公因示期課士，四書詩題均寓期望之意。他年桃李門前列，都是殷勤一手栽。

文昌新宇接宮墻，射斗光騰倬漢章。績學端推江左秀，掄材詎棄楚中良。恩垂棠蔭猶知愛，道紹薪傳況敢忘。縱使一朝遷秩去，春風料不隔三湘。

廣生姚世坊春卿

學海文江久溯洄，陳經尤切拜奎台。層軒恰對魚梁敞，列舍爭傳鹿洞開。大雅扶輪兼衆善，虛懷若谷納羣才。莼湖有草皆書帶，化雨先分藝圃栽。

橋名教廣重吾湘，講院今依數仞墻。何幸甘棠新治譜，還賡芃樸舊詩章。采緣白受歸濡染，蘭向椒披辨苦良。異日翹材堪入選，淵源有自孰能忘。

莼湖書院落成賦呈鄒坪公祖　恩貢沈大炳新駕南關舊跡感蒼茫，此日經營闢講堂。湖水澄清鋪匹練，莼絲鮮美冠羣芳。六匡高映文星朗，四大遥傳道脈長。老我不才樗櫟似，欣依玉樹有輝光。時炳謬膺襄事。

誕敷文教鎮湘湄，數月功成幸不遲。自是羣情争踴躍，總由賢宰善維持。書傳久遠銘心版，法立周詳載口碑。工程告竣，公編輯志畧，備載條目十二則，思深慮遠，閭邑争誦。莫爲莼羹堪適意，秋風遥起故鄉思。

歲貢彭樹荃蕙田

如舟學舍久銷沉，司馬經營用意深。百里未舒龐統足，萬間還快杜陵心。聖君重士先懸鏡，循吏憐才肯度鍼。喜得春風噓拂早，來年桃李便成陰。

講堂十笏倚城隈，蒨蒨儒冠噬肯來。兩水夾流皆九曲，一山當面似三台。書院向山，殆形家所謂品字三台者。斯文吾楚濂溪近，者日諸生鹿洞開。佳話我公佳議在，狀元宰相定多材。公課士詩題「安排狀元宰相」，其所期望者深矣。

職貢方運貢景端

江頭緑漲匯莼湖，講院新開入畫圖。四面山城環雪案，六匡星斗照雲衢。窮經雅共難牕語，問字多從馬帳趨。化雨時兼甘雨沛，藝林蔀屋總沾濡。

舊蹟荒蕪百數年，人文今復紹薪傳。樂羣亦似工居肆，憂道何圖士有田。公籌及膏火，命運貢等清查義學遺産，並新捐田地，意甚周密。湘水新分濂水泒，陸城廣奏武城絃培成杞梓歸宗匠盡是周楨濟濟賢。

孝廉方正易坤元載軒

湘湄匝地是棠陰，遺愛多留在士林。雅共緇帷宣木鐸，公下車月餘，即與傳羅兩學師議興斯舉。新開絳帳度金鍼。百年興復千秋業，半載經營一片心。豈讓文翁治蜀郡，獨延芳譽到於今。

料難借寇許經年，滿縣花栽幸有緣。太守驂前馳五馬，先生堂上集三鱣。頌聲恰共書聲永，教澤都從世澤綿。公元唱述先世，培植學校事甚悉。此日攀轅留不住，桐鄉贏得口碑傳。

趙璜《還古書院志》卷一六　還古書院　汪鋆

講院崔巍樹典型，林巒秀蔚擁層青。三千遺迹存周禮，五百餘年見考亭。問字卿雲騰細塵，傳心明月到疎櫺。鵝湖鹿洞非分席，太極流光共一星。

還古集講偕諸同志溪上晚步　吴曰慎

講堂春滿不知秋，閒向清溪縱兩眸。踞石無塵心更静，觀魚或躍樂忘憂。輕雲漏月川光澹，遠樹棲烟野色幽。童冠參差佳興共，詠歸應繼舞雩遊。

二　施璜

講易求仁樂未休，晚來還共步溪頭。三三兩兩無纖累，翼翼欽欽得密修。野樹千重青嶂杳，清波一片白雲留。自强不息如川逝，學易方能寡悔尤。

三　楊侃如

金風瑟瑟講堂秋，此際襟期正足酬。喜共晦翁溪上步，不隨莊子濠間遊。石奇人傍危巖坐，水静魚潛短岸留。日暮咏歸山路暝，月來川裏夜光浮。

四　程培風

講堂聽後步溪頭，俯仰鳶魚意自幽。陣陣飛鴻歸遠樹，行行遊鯉戲前流。濯纓隨處清堪羨，鼓枻何人唱宛留。喜得今朝隨杖履，寒江秋月照吾儔。

五　金維嘉

風清暑氣晚烟浮，薄暮纔登兑石頭。白髮數人尋古道，孤鴻隻影度南樓。年年學易猶慚學，日日收心尚未收。除去樂群昭大業，居諸浪擲總堪憂。

右詩五章，雖先子遺筆，而逸其姓氏，又李金先生以第五首乃先外祖伊人先生之句，其前四首係吴先生諸人所作。渠曾見先外祖以楷書謄寫揭於座右，但爲日既久，記憶不能詳悉，故志所聞以俟知者。

癸巳仲春陪陳書始先生赴還古書院論學　謝天達

計我不來此，俄經十五年。抗言減舊日，析義讓前賢。目向斯時擊，院務更變，老成凋落。心從何處箋。幾番講究罷，相得各悠然。

還古會講丙寅　施珩行玉黎陽

擔簦來就正，理趣一時新。化雨千林潤，光風四座春。午後雨復晴。止須知

乃得，是日講釋「止至善」章。修以敬爲真。下午講「修己以敬」章。發憤希賢聖，瞻依有德鄰。

還古書院即事八月十一日　吴曰慎

初來勝境喜無塵，自下登高路是真。門内石壁鐫「登高自卑」四大字。湍水辨明方識性，是午講「性猶湍水」章。春風坐久會歸仁。雲開白日應如故，雨過蒼山覺轉新。午後大雨復晴。深夜月明川影静，夢魂清肅德爲鄰。夜宿德鄰堂右房。

還古會講

陰雲散處見秋陽，遠近同歸在此堂。堂名歸仁，因講克己復禮。枝葉萬殊根不異，鳶魚各適境俱忘。滿山碧緑非徒色，一水湍流信有常。是午講孟子「道性善」與「形色天性」章。雅會莫教虚麗澤，靈臺須與日争光。

還古書院春講賦呈諸同志　程瑞禴

大道藏名山，浩邈紛難紀。要以約而精，不外六經旨。獨著閉户書，自得聊足喜。何若樂同人，賞析迭依倚。發外本積中，尋源必究委。遡自書院開，盈堦集蘭芷。聖善基有恒，高遠自卑邇。探討研幾微，辨晰别疑似。典謨見羹墻，官禮使臂指。河圖衍兩儀，清歌分四始。度數詳曲臺，褒貶昭麏史。本末該始終，精粗徹表裏。匪以騖虚聲，誇多而鬬靡。默契孔孟心，思贊唐虞理。鄒魯稱東南，斯文欣在此。承先啓後賢，互折而層累。予也夙有懷，高山頻仰止。會輔裨進修，賴有多君子。孜孜闡道脉，坦坦敦素履。出門交有功，他山資礪砥。源頭活水生，天光雲影起。計日已及三，憾莫留迅晷。方寸湛然瑩，滿腔融渣滓。笑樂春風中，詠歸差可擬。

還古會講己卯　朱啓昆

天寧會講後，寥落無其人。中間異學鳴，生面姹失真。區區星溪子，爲道亦頻頻。先生訂定紫陽還古兩書院會籍，使新安學脉一歸於正。還古蒞齊盟，懸巖剪棘蓁。施君其老友，扶持共苦辛。山深院寂歷，静証恒彌旬。

久别歸故鄉，人事苦紛如。嚶嚶庭樹鳥，相鳴似喚予。形神兩超越，惠風翔我裾。問此是何祥，乃辱故人書。安排謝物役，欲觀天地初。三月初八日，大雨，得施子扎，見招還古會講。巉巖四面合，中有講習堂。久雨長青苔，誰履此蓁荒。綿雨連日，到會者稀。礴礄施夫子，空山倚竹床。欲唱無人和，藐眇情内傷。

大雨連日夜，溝澮迷西東。藍輿穿仄徑，峭壁水潨潨。上堂禮先哲，贊拜肅諸童。余昏未有知，望君爲發矇。君何固辭讓，請質無極翁。是日開講「太極圖説」。

雜録

《論語・學而》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莊子・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史記・太史公自序》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絶〕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黄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劉向《説苑・奉使》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縲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略】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毋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具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揚雄《法言・問神》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

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

或曰：「《玄》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

葛洪《西京雜記》卷三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略】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

《漢書・敘傳上・班彪傳》 稱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

賜書，内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絶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虚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絆聖人之罔，不觸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顔、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

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

《漢書・敘傳下・班固傳》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漢書・藝文志》 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脱，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説《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説）。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説》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略】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絶。漢興，田（和）（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説。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三）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説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

【略】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

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魯故》二十五卷。
《魯説》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内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説》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略】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十七〕篇。后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説》二篇。
《明堂陰陽説》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略】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説。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略】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内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録無書。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顔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黄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戰國策》二十三篇。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録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百九十卷。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略】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齊説》二十九篇。
《魯夏侯説》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説》二十一篇。
《魯王駿説》二十篇。
《燕傳説》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説。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説》二篇。
《江氏説》一篇。
《翼氏説》一篇。
《后氏説》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説》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

《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

《説》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成）〔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浸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書）〔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二）〔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略】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説，破壞形體；説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啟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説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芈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内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周史六韜》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讕言》十(一)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甯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閒)(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侯)(俟)子》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黄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賈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賈誼》五十八篇。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宫》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兒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説》一篇。難孫卿也。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略】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

《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説》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説》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説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盧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宮孫子》二篇。
《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
《周訓》十四篇。
《黄帝四經》四篇。
《黄帝銘》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黄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説。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説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
《臣君子》二篇。蜀人。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略】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
《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容成子》十四篇。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
《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鄭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略】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處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游棣子》一篇。
《晁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略】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略】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略】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龐煖》二篇。爲燕將。

《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鼃子》五篇。名通。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略】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令》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五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尉繚(子)》二十九篇。六國時。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荊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篇。武帝時(所)作賦。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略】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念)(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略】

《伊尹説》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説》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黄帝説》四十篇。迂誕依託。

《封禪方説》十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説》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隴）〔號〕黄車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説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略】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説）〔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説，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楚人。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趙幽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篇。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陽丘侯劉隁賦十九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

兒寬賦二篇。

光禄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王褒賦十六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

枚皋賦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枚皋同時。

嚴助賦三十五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臣説賦九篇。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内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給事黄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
待詔馮商賦九篇。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
秦時雜賦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長沙王群臣賦三篇。
魏内史賦二篇。
東暆令延年賦七篇。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陽錡華賦九篇。
眭弘賦一篇。
別栩陽賦五篇。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黄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黄門書者王廣吕嘉賦五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文)(大)雜賦》三十四篇。
《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十八篇。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泰一雜甘泉壽宫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
《吴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黄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謡歌詩》七十五篇。
《周謡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没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謡，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吴起》四十八篇。有列傳。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季）〔李〕子》十篇。
《娵》一篇。
《兵春秋》一篇。
《龐煖》三篇。
《兒良》一篇。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蚩尤》二篇。見《吕刑》。
《孫軫》五篇。圖二卷。
《繇敘》二篇。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尉繚》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黄帝》十六篇。圖三卷。
《封胡》五篇。黄帝臣，依託也。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黄帝臣，依託也。
《力牧》十五篇。黄帝臣，依託也。
《鵄冶子》一篇。圖一卷。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黄帝臣，依託。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萇弘》十五篇。周史。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五子胥》十篇。圖一卷。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卷。

《逢門射法》二篇。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
《劍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蹴鞠》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蹴鞠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略】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録，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
《黄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泰階六符》一卷。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略】

《黄帝五家曆》三十三卷。
《顓頊曆》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曆》十四卷。
《日月宿曆》十三卷。
《夏殷周魯曆》十四卷。
《天曆大曆》十八卷。
《漢元殷周諜曆》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曆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曆譜十八家，六百六卷。【略】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黄帝陰陽》二十五卷。
《黄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猛子閭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堪輿金匱》十四卷。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鍾律災異》二十六卷。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三卷。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黄鍾》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二)九卷。
《刑德》七卷。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風后孤虚》二十卷。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羨門式法》二十卷。

《羨門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
《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略】

《龜書》五十二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蓍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略】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變怪諳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訞祥》十九卷。
《禳祀天文》十八卷。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臧》二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釣種生魚鱉》八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略】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略】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略】漢有唐都，庶得麤怀。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九)〔七〕卷。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内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略】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癭》十二病方四十卷。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黄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瘛瘛方》三十卷。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黄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略】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黄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略】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黄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黄帝岐伯按摩》十卷。
《黄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黄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子黄冶》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略】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略】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後漢書・循吏列傳・王景傳》 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云。

桓譚《新論・雜事》 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揚子云大材，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操，而更爲新弄。子云曰：「事淺易善，深者難識，卿不好《雅》、《頌》，而悦鄭聲，宜也。」

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

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宫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宫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黄、黑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爲地，四色文之。世其欲爲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其聲爲地，而用四聲文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

王充《論衡・儒增》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

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

王充《論衡・藝增》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没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

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

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悦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

王充《論衡・正説》 儒者説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虚説；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虚説傳而不絶，實事没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麤之説，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説《尚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

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五經總名爲書。（傳）〔儒〕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宫，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爲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爲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爲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詩〕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詩〕家之書也。（傳）〔儒〕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詩）經（謂）之書矣。

（傳）〔儒〕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脱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脱。遺脱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脱矣。

或説《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

夫《尚書》滅絶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説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説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説，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複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

或説《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

《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説《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説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禮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

類，論説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説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説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

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説非；言浹備之説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説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説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説不復用矣。（説）〔設〕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説《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

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歸藏〕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説《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

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亦宜爲《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爲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

説《禮》者，皆知禮也。（爲）禮（爲）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絶，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説《論語》者，皆知説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知）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

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敕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説《論語》者，但知以剥解之問，以織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温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説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説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説）《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説《尚書》者得經之實，説《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夫〕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説；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冬）〔冬〕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説《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説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説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説《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爲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示)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録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皋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别。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入)(大)(庶)(鹿)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説家以爲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滅)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説傳而不絶。

造説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説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説。《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王符《潛夫論・敘録》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闒茸而不才，先器能當官，未嘗服斯役，無所效其勛。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芻蕘雖微陋，先聖亦咨詢。草創敘先賢，三十六篇，以繼前訓，左丘明五經。

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疑則思問。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故敘讚學第一。

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實。禮雖媒紹，必載於贄。時俗趨末，懼毀術。故敘務本第二。

人皆智德，苦爲利昏。行汙求榮，戴盆望天。爲仁不富，爲富不仁。將修德行，必慎其原。故敘遏利第三。

世不識論，以士卒化，弗問志行，官爵是紀。不義富貴，仲尼所恥。傷俗陵遲，遂遠聖述。故敘論榮第四。

惟賢所苦，察妒所患，皆嫉遇己，以爲深怨。或因類釁，或空造端。痛君不察，而信讒言。故敘賢難第五。

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禍亂所成。當塗之人，咸欲專君，壅蔽賢士，以擅主權。故敘明暗第六。

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考績黜陟，著在五經。罰賞之實，不以虚名。明豫德音，焉問揚庭。故敘考績第七。

人君選士，咸求賢能。群司貢薦，競進下材。憎是掊克，何官能治？買藥得鴈，難以爲醫。故敘思賢第八。

原本天人，參連相因，致和平機，述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我身。姦門竊位，將誰督察？故敘本政第九。

覽觀古今，爰暨書傳，君皆欲治，臣恒樂亂。忠佞溷淆，各以類進，常苦不明，而信姦論。故敘潛歎第十。

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讜直貞亮，仁慈惠和，事君如天，視民如子，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敘忠貴第十一。

先王理財，禁民爲非。洪範憂民，詩刺末資。浮僞者衆，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議？故敘浮侈第十二。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明莫恣欲，而無悛容。足以愎諫，聞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敘慎微第十三。

明主思良，勞精賢知。百寮阿黨，不覈真僞，苟崇虚譽，以相誑曜，居官任職，則無功效。故敘實貢第十四。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增爵損禄，必程以傾。先益吏俸，乃可致平。故敘班禄第十五。

君憂臣勞，古今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貞良信士，咸痛數赦。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敘述赦第十六。

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禁嚴，臣乃敬職。將修太平，必循此法。故敘三式第十七。

民爲國基，穀爲民命。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師尹，卒勞百姓，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敘愛日第十八。

觀吏所治，門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爲。將絶其末，必塞其原。民無欺詒，世乃平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五帝三王，優劣有情。雖欲超皇，當先致平。必世後仁，仲尼之經。遭衰姦牧，得不用刑？故敘衰制第二十。

聖王憂勤，選練將帥，授以鈇鉞，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得不敗？故敘勘將第二十一。

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堯、舜憂民，皋陶御叛；宣王中興，南仲征邊。今民日死，如何弗蕃？故敘救邊第二十二。

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遠慮，各取一制，苟挾私議，以爲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謂。故敘邊議第二十三。

邊既遠門，太守擅權。臺閣不察，信其姦言，令壞郡縣，毆民內遷。今又丘荒，慮必生心。故敘實邊第二十四。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蓍龜卜筮，以定嫌疑。俗工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何足信哉？故敘卜列第二十五。

易有史巫，詩有工祝。聖人先成，民後致力。兆黎勸樂，神乃授福。孔子不祈，以明在德。故敘巫列第二十六。

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氣薄厚，以著其形。天題厥象，人實奉成。弗修其行，福禄不臻。故敘相列第二十七。

詩稱吉夢，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占驗不虚。福從善來，禍由德痡，吉凶之應，與行相須。故敘夢列第二十八。

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自昔庚子，而有責云。予豈好辯？將以明真。故敘釋難第二十九。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攝以威儀，講習王道，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莫之能奉。故敘交際第三十。

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寶權神術，勿示下情，治勢一定，終莫能傾。故敘明忠第三十一。

人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含嘉。故敘本訓第三十二。

明王統治，莫大身化，道德爲本，仁義爲佐。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何有消長？故敘德化第三十三。

上觀大古，五行之運，咨之詩、書，考之前訓。氣終度盡，後代復進。雖未必正，可依傳問。故敘五德志第三十四。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類族變物，古有斯姓。博見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故敘志氏姓第三十五。

佚名《太平經》卷四一《件古文名書訣第五十五》「日益愚闇矇不閱生謹再拜，請問一事。」「平言。」真人迺曰：「自新力學不懈，爲天問事。」「吾職當主授真人義，無敢有所惜也，疾言之。」「唯唯。今小之道書，以爲天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聖人之辭以爲聖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大德之辭以爲德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賢明之辭以爲賢經也。今念天師言，不能深知其拘校之意，願天師闓示其門户所當先後，令使德君得之以爲嚴教也，敕衆賢令使各得生校善意於其中也。」【略】「子已知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聖經中善字訣事，卷得一善也，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萬卷得萬，億卷得億；如卷得十善字也，已得十億矣；卷得百善字也，已百億矣。賢明共記書，聚一間善處，已都合校之，以類相從，使賢明共安而次之，去其復重，即成聖經矣。真人知之乎？」「唯唯。」「子已知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賢明辭，其中大善者卷記一，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萬卷得萬，億卷得億；卷得十，十億矣；卷得百，百億矣。已畢竟，復以類次之，使相從，賢明共安之，去其復重，編而置之，即成賢經矣。真人知之耶？」「唯唯。」「子已知之矣。如都拘校道文經書，及衆賢書文，及衆人口中善辭訣事，盡記善者，都合聚之，致一間處，都畢竟，迺與衆賢明大德共訣之，以類更相微明，去其復重，次其辭文而記置之，是名爲得天地書文及人情辭，究竟畢定，其善訣事，無有遺失，若絲髮之間。此道道者，名爲洞極天地陰陽之經，萬萬世不可復易也。」「善哉善哉！」「行諸！真人可謂已覺矣。」

應劭《風俗通・聲音》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宫

謹按：劉歆《鐘律書》：「宫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聽，凡歸爲物。故聞其宫聲，使人温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宫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宫秋律，百卉必彫；秋宫春律，萬物必榮；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略】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虡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喧嘩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閒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杼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

《王弼集・老子指略》《老子》之書，其幾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觀其所由，尋其所歸，言不遠宗，事不失主。文雖五千，貫之者一；義雖廣贍，衆則同類。解其一言而蔽之，則無幽而不識；每事各爲意，則雖辯而愈惑。嘗試論之曰：夫邪之興也，豈邪者之所爲乎？淫之所起也，豈淫者之所造乎？故閑邪在乎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華，不在滋章；絶盜在乎去欲，不在嚴刑；止訟存乎不尚，不在善聽。故不攻其爲也，使其無心於爲也；不害其欲也，使其無心於欲也。謀之於未兆，爲之於未始，如斯而已矣。故竭聖智以治巧僞，未若見質素以静民欲；興仁義以敦薄俗，未若抱樸以全篤實；多巧利以興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華競。故絶司察，潛聰明，去勸進，翦華譽，棄巧用，賤寶貨。唯在使民愛欲不生，不在攻其爲邪也。故見素樸以絶聖智，寡私欲以棄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謂也。

夫素樸之道不著，而好欲之美不隱，雖極聖明以察之，竭智慮以攻之，巧愈思精，僞愈多變，攻之彌甚，避之彌勤。則乃智愚相欺，六親相疑，樸散真離，事有其奸。蓋舍本而攻末，雖極聖智，愈致斯災，況術之下此者乎！夫鎮之以素樸，則無爲而自正；攻之以聖智，則民窮而巧殷。故素樸可抱，而聖智可棄。夫察司之簡，則避之亦簡；竭其聰明，則逃之亦察。簡則害樸寡，密則巧僞深矣。夫能爲至察探幽之術者，匪唯聖智哉？其爲害也，豈可記乎！故百倍之利未渠多也。

夫不能辯名，則不可與言理；不能定名，則不可與論實也。凡名生於形，未有形生於名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仁不得謂之聖，智不得謂之仁，則各有其實矣。夫察見至微者，明之極也；探射隱伏者，慮之極也。能盡極明，匪唯聖乎？能盡極慮，匪唯智乎？校實定名，以觀絶聖，可無惑矣。夫敦樸之德不著，而名行之美顯尚，則修其所尚而望其譽，修其所道而冀其利。望譽冀利以勤其行，名彌美而誠愈外，利彌重而心愈競。父子兄弟，懷情失直，孝不任誠，慈不任實，蓋顯名行之所招也。患俗薄而名興行，崇仁義，愈致斯僞，況術之賤此者乎？故絶仁棄義以復孝慈，未渠弘也。

夫城高則衝生，利興則求深。苟存無欲，則雖賞而不竊；私欲苟行，則巧利愈昏。故絶巧棄利，代以寡欲，盜賊無有，未足美也。夫聖智，才之傑也；仁義，行之大者也；巧利，用之善也。本苟不存，而興此三美，害猶如之，況術之有利，

斯以忽素樸乎！故古人有歎曰：甚矣，何物之難悟也！既知不聖爲不聖，未知聖之不聖也；既知不仁爲不仁，未知仁之爲不仁也。故絶聖而後聖功全，棄仁而後仁德厚。夫惡强非欲不强也，爲强則失强也；絶仁非欲不仁也，爲仁則僞成也。有其治而乃亂，保其安而乃危。後其身而身先，身先非先身之所能也；外其身而身存，身存非存身之所爲也。功不可取，美不可用。故必取其爲功之母而已矣。篇云「既知其子」，而必「復守其母」。尋斯理也，何往而不暢哉！

《三國志・吴志・吕蒙傳注》《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吴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爲對，當有單複以(卿)〔鄉〕待之。」密爲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吕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悦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三國志・吴志・虞翻傳注》《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説，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説，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内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謂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説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謂。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冃』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虚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卑』字讀當爲『柳』，古『柳』『卑』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頮面，謂之澣衣；古篆『卑』字，反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註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没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没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爲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

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卑』字讀當言『柳』，古『柳』『卑』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説云。荀謂，荀爽之别名。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七五郭象《〈莊子〉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

冠也。

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内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倡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遊乎混芒。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複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也。

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誇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昆侖，涉太虚，而遊惚怳之庭矣。雖複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江淹《江文通集・訪道經》 百學兮異文，錦派兮綺分。珍君之言兮皦無際，悦子之道兮迴不羣。澹深韻於白水，儼高意於浮雲。軌賢豪於後學，軼望識於前文。兹道兮可傳，可傳兮皓然。挾兹心兮赴絶國，懷此書兮坐空山。空山隱嶙兮窮翠嵎，水散漫兮涵素壑。海外陰兮氣曇曇，江上月兮光灼灼。東南出兮是一山，西北來兮乃雙鶴。池中蓮兮十色紅，窗前樹兮萬葉落。四壁深兮乃沆瀁，左右虚兮如寂寞。寂寞兮山室，德經兮道表。盪魂兮刷氣，掩憂兮静疾。信若人兮先覺，聊與子兮如一。

《南朝梁會要・文學・諸家著述》

孝經類

梁五經博士嚴植之、尚書功論郎曹思文、羽林監江係之、江遜等注《孝經》各一卷。釋慧始注《孝經》一卷。陶弘景《集注孝經》一卷。武帝時送《總明觀孝經講》《議》一卷。賀瑒講、議《孝經義疏》各一卷。《孝經義疏》十八卷，梁武帝撰。皇太子講《孝經義》三卷。天監八年皇太子講《孝經義》一卷。梁簡文《孝經義疏》五卷。蕭子顯《孝經義疏》一卷，亡。《孝經敬愛義》一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孝經義疏》三卷，皇侃撰。《孝經私記》二卷，周弘正撰。《孝經義》一卷，梁揚州文學從事太史叔明撰。

論語類

梁太史叔明集解，陶弘景集注《論語》各十卷。《論語義疏》十卷，皇侃撰。

《孔志》十卷，梁太尉參軍劉被撰，亡。《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集注爾雅》十卷，梁黄門郎沈旋注。《五經異同評》一卷，賀瑒撰。《五經宗略》二十三卷，元延明撰。《長春義記》一百卷，梁簡文帝撰。《六經通數》十卷，梁舍人鮑泉撰。《謚法》十卷，特進、中軍將軍沈約撰。《謚法》五卷，梁太府賀瑒撰。

小學類

《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要用字對誤》四卷，梁輕車參軍鄒誕生撰，亡。《文字輯略》六卷，梁文貞處士阮孝緒撰。《四聲》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古今篆隸雜字體》一卷，蕭子政撰。顧野王撰《玉篇》。

劉勰《文心雕龍・才略》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温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縟錦之肆，遠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絶。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睢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説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儒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虚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説，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弈葉繼采，舊説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産於崐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實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腍，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識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

而絢采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絶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清高以會采，應場以學優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即韓非之説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儘鋭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温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傞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温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户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軫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閑情。

劉勰《文心雕龍・論説》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叙典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出，陳政則與議説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説者説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於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鋭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并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鋭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絶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説，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寧如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追於無形，迹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入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斷，辭辯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辭，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爲式矣。説者，悦也。兑爲口舌，故言咨悦懌。過悦必僞，故舜驚讒説。説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踴，從横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几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辨，樓護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嘘公卿之席。并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説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睢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并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説也。至於鄒陽之説吴、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説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凡説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胆以獻

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説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説煒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理形於言，叙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説爾飛鉗，呼吸沮勸。

劉勰《文心雕龍・情采》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艷采辯説，謂綺麗也。綺麗以艷説，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

《北史・常景傳》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既而用之爲門下録事。

《北史・周室諸王・文帝十王》 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十歲，封安定郡公。

《北史・韋師傳》 師字公穎。少沈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兹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

《北史・高允傳》 時著作令史閔湛、郤標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内諸書，班浩所注。並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

《北齊書・杜弼傳》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驚，晉散騎常侍，因使没趙，遂家焉。祖彦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祭，師每奇之。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歎異。【略】

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鉤，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唯《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净柔弱，語跡也成功致治。實衆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舍游息。鑽味既久，斐爾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説。情發於中而形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内，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昧封呈，並序如别。」

詔答云：「李君游神冥宫，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群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甯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啟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户列門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説，曆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敕殺青編，藏之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

《册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註釋二》 隋宇文弼爲《尚書》、《孝經》注，行於時。

明克讓爲太子率更令，著《孝經義疏》一部。

王頗撰《五經大義》三十卷。

蕭該爲國子博士，撰《漢書》及《文選音》，咸爲當時所貴。【略】

張冲，字叔玄。初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畧》，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辛彦之，爲路州刺史，撰《五經異義》一部。【略】

褚輝，爲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爲秘書學士，明《尚書》、《春秋》，爲《古文尚書疏》二十卷、《今文尚書音》一卷、《大傳音》一卷、《尚書文義》一卷。

何妥爲國子祭酒通直散騎嘗侍，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疏》四卷。【略】

唐魏徵爲侍中。徵以戴聖《禮記》論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

削其重復，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録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仍藏之秘府。

徐文遠，爲國子博士，撰《左傳義疏》六十卷，行於時。

陸德明，爲國子博士，撰《老子疏》十卷、《莊》《易疏》各一十五卷、《經典通釋》三十卷，竝行於時。

《全唐文》卷九唐太宗《獎魏徵編注戴氏禮詔》 禮經殘缺，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所，咸事因循，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册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編録，以類相從，別爲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因茲重闡，後之學者，多有宏益。宜付秘書。

《全唐文》卷九唐太宗《賜李大亮荀悦漢紀詔》 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閒，宜觀典籍，賜卿荀悦《漢紀》一部。此書敘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閲。

《全唐文》卷九唐太宗《答魏徵上羣書理要手詔》 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

《唐會要》卷七七《論經義》 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名曰「義贊」，有詔改爲《五經正義》。太學博士馬嘉運每掎摭之，有詔更令詳定，未就而卒。

永徽二年三月十四日，詔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及中書門下及國子三館博士、弘文學士：「故國子祭酒孔穎達所撰《五經正義》，事有遺謬，仰即刊正。」至四年三月一日，太尉無忌、左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及國子監官，先受詔修改《五經正義》，至是功畢，進之。詔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

《册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註釋二》 孔穎達，爲國子祭酒。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令穎達與諸儒撰正《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數年乃成。名曰《義贊》，有詔改爲《五經正義》云，雖復包括衆家，稍爲詳悉，然亦有紕繆。

崔義玄，少受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有音訓不明省，兼採衆家，皆爲解釋。傍引證據，各有條流。上聞之，詔義玄討論《五經正義》，與諸博士等詳定是非，事竟不就。後爲蒲州刺史卒。

顔遊秦，師古叔父也。爲鄆州刺史卒官。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

顔師古，爲秘書少監。太子承乾在東宫，命師古注《漢書》。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閣。

許叔牙，爲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太子賜帛二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其後御史大夫高智周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始可也。」

格輔元，兄希玄，高宗時官至雒州司法叅軍，章懷太子賢召，令與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行於世。張太安，高宗時爲太子左庶子。太子賢令太安與洗馬劉訥言、雒州司户叅軍格希玄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

王勃，高宗時爲虢州叅軍。撰《周易發》五卷、《次論》十卷。王元感，則天長安中爲四門博士，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一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漢書草》請官紙筆給寫秘閣。制令弘文館、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不。弘文館學士祝欽明、崇賢館學士李慮、趙元亨、成均博士郭山惲，皆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唯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由是擢拜太子司議郎加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韋顗爲吏部侍郎，著《易蘊解》，推演潛元終始之義，甚有奥旨。

《册府元龜》卷六〇八《學校部・刊校》 長孫無忌爲大尉，高宗永徽二年三月，詔無忌及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引文館學士，刊定故國子祭酒孔穎建所撰《五經正義》。

《唐會要》卷七七《論經義》 開元十四年八月六日，太子賓客元行沖等撰《禮記義疏》五十卷成，奏上之。先是，右衛長史魏光乘上言：「今《禮記》章句踳駁，故太師魏徵更編次改注，堪立學傳授。」上遽令行沖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及疏成，右丞相張説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之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引，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釐改，兼爲之注。雖加賞賜，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奉勅撰疏，勒成一部，欲與先儒義章句隔絶。若欲行用，竊恐未

可。」上然其奏，遂留其書，貯於內府，竟不得立學。行沖怨諸儒排己，退而著論以自釋也。

《冊府元龜》卷六〇七《學校部・撰集》　徐堅爲集賢院學士，開元中，勅堅等纂經史要事及歷代文章，以類相從，欲令皇子簡事綴文，帝自定名爲《初學記》，是日撰成以獻，帝稱善，賜堅等絹三百疋。

《全唐文》卷二七四劉子元《孝經老子注易傳議》　謹按：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氏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江左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膚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注所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録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曆》、《六藝論》、《毛詩譜》、《荅臨碩難禮》、《駁許慎異義》、《發墨守》、《鍼膏肓》及《荅甄子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荅，編録其語，謂之《鄭記》，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師所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之所注，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玄爲《春秋》《孝經》畧説，則非注之謂。所言玄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爲鄭元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説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著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論辨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説，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踈，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搉，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校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憑依。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邵以爲此書經文盡正，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發問，校其短長，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

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庵於河曲，仍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虚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説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訛，雖使纔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而況有識者乎？豈如王弼英才雋識，探賾索隱，考其所注，義旨爲優，必黜河上公，昇玉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

又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録》，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鑿枘者矣。夫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爲疑。臣竊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舛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伏見前勅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尋草議，請行王孔二書，牒禮部訖，如將爲允，請即頒行。謹議。

《冊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註釋二》　張守節，少集《詩》《禮》，尤精史義，注《正義》四十卷。

張鎰撰《三禮圖》十二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

《冊府元龜》卷六〇八《學校部・刊校》　劉大真，貞元二年爲秘書監。大真

上言，請擇儒者，詳較九經於秘書省。令所司陳設及供食物，宰臣録其功課。從之。

《册府元龜》卷六〇六《學校部・注釋二》 陸贄，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著《集書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三十五卷，竝行於代。

馮伉，元和初爲國子祭酒，著《三傳異同》三卷。

裴通，爲詹事，著《易玄解》并《總論》二十卷、《易禦寇》十三卷、《易洗心》二十卷。

韋表微，爲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少時尅苦自立，著《九經師授講》一卷、《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

《柳宗元集》卷三一《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

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嘗諷習之。又聞亡友韓宣英、吕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予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復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

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録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絶，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皆所未及，請具録，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

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説，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白居易集》卷四五《與元九書》 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閲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奬，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謂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品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悦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唐會要》卷七七《論經義》 開成二年八月勅：「《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國子監奏定。」得覆定石經字體翰林待詔唐玄度狀：「伏准大和七年二月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字》爲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樣書參詳，改邪就正訖。諸經之中，分別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篆不同。如總據《説文》，即古體驚俗；若近代之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録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引文以註解。今刊削成，請附於《九經字樣》之末。」勅旨：「宜依。」

《全宋文》卷一一七六司馬光《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 臣等伏以戰國以降，百家蠭午，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荀卿、揚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使後世

學者坦知去從。國家博采藝文，扶翼聖化，至於莊、列異端，醫方細伎，皆命摹刻，以廣其傳。顧茲二書，猶有所闕。雖民間頗畜私本，文字訛誤，讀不可通，誠恐賢達之言，寖成廢缺。今欲乞降敕下崇文院，將《荀子》、《揚子法言》本精加考校訖，雕板送國子監，依諸書例印賣。臣等愚懵，不達大體，不勝區區，貪陳所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二《熙寧七年四月》　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兼國子監同修撰經義王雱爲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雱以疾不能朝。

又詔特給俸免朝謝，許從安石之江寧，仍修撰經義。

又詔王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義，參知政事吕惠卿同提舉。

程顥、程頤《二程粹言》卷上《論書篇》　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本朝經典，比之前代爲盛，然三十年以來，議論尚同，學者於訓傳言語之中，不復致思，而道不明矣。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語録上》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然古註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吕祖謙《東萊别集》卷七《與朱侍講元晦》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畢而未鋟板，已屬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止之，更數日須得耗也。然婺本例賈高，盖紙籍之費重，非貧士所宜，勢必不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足慮。若令官司行下，却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斟酌一報。蓋此介往反，不過半月，足可商量也。然尚有所疑者。君子之動静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爲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爲心之正，既而以雕鏤之費，用度之乏，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癢，蓋吾徒講學，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爲親切，故欲以未達處請教耳。觀其生志未平之義，亦恐當深玩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孟子》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略】

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説，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小學》　《説文叙》：尉律試八、體，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律即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説文叙》。改六爲八。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經説》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或云七經。或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或以五經、五緯爲十經。或云酺九經。《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爲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略】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考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爲博士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爲五也。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鑱石也。舊史紀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玄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爲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略】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但尋行數墨也。

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略】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齋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樸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録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完頒布。【略】

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説，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説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擊辭》，毁《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

李昴英《文溪集》卷四《題諸葛珏北溪中庸大學序》　《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帥延之往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彩，務切當於理義，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別駕諸葛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廣其傳於梓，嘉與後學共使之。繇北溪之流遡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功夫可循，循而詣矣。余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尹番禺而始創黌舍者，此諸葛君也，珏其名。淳祐五年三月朔。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一二《四書集義序》　廬陵郡學後刊朱文公《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章句集註《或問》。淳祐十一年，通守古汴趙侯某、博士海陵蔡君某，又以郡學與白鷺洲書院養士之餘力刊《四書集義》者。太守於潛徐侯某先守安吉，與友人盧某之所集。蓋文公《四書》定本之外，凡平日交游書問之所往還，門人請益之所聞，與凡片言隻字，不專爲《四書》發，而與《四書》旨意相流通，散見於文集、語録間者，悉會萃於此。初刊於安定書堂，暨摹本至廬陵，趙侯偕蔡君以爲請，遂命兩學之士復精校而刊焉。《四書》訓説於是大備。或曰：文公先生之於《章句集註・或問》也更定數次，而後決然以詔後學。蓋沈潛研索，精約審訂，用意至密，而爲傅世計至遠也。學者學此足矣，而又待《集義》以求備乎？某曰：不然。聖人之道，君子之學，自有端的會歸。惟見之之明，則雖千萬言而未嘗不一。如見之之疑，則雖一二言未嘗不枝。今先生之於《四書》也，其沈潛研索而言者如此，其從容酬應而言者亦如此，其精約審訂而言者如此，其敷暢宏肆而言者亦如此，不於其言於其行，則相去不知幾載，所告不知幾人，而無一不同深造而自得之，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於此可想見也。章句集註或問之書，固親定於先生之手。然先生一言一話，義理之歸於此者，盡收拾而存之，則豈不足以益見先生之心，而爲後學更互發明之一助哉！始徐侯爲州，雅意於表章儒先，風厲士習之事。某間得侍見，侯必亹亹以講學爲言。《集義》摹本之至自安吉也，某最先得見，竊歎侯於方今吏事日不暇給之時，而所至輒留意此書如此，獨恨安吉相去之遠，欲亟與同志傅摹而未能也。侯蒞事踰年，而州學得蔡君爲博士，已而鷺洲書院又得趙侯爲之提領，惓惓斯文之意如出一人，故是書得刊於此。既成，兩侯暨博士一辭命某爲之序。其辭不可，謝，避席言曰：《四書》，萬世之書也，而方今世道一恃此以爲命。後學學此，敢不敬哉！昔者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著書以遺後人，千五百年湮没不章，天以斯文畀於我有宋，然後儒先輩出，復爲學者指示。暨文公先生竭其心思，役志於此，一聖三賢之微旨發明盡矣。運遭聖主，書遂盛行，孔、孟以後未有幸於此時也。是以講讀傅習，上自天子之經筵，而下遍於陋巷，布之窓几，縉紳場屋，議論文章，有一言不依乎此，則五尺之童羞之。文公先生可作，豈不甚自慰哉！今《集義》之書繼作，讀之者又如終身侍先生之丈席，而無一言之不得聞也，抑又幸矣。然愚竊謂世道依人心以立，讀書爲士，不得不以世道爲己任。文公先生於此《四書》，所爲諄切反復，以詔後學，此心猶可識也。講學窮理，所以推見本心之體而究極之，用此學而成，當世宜有所嘉賴。雖在窮約，關係正不輕也，而況於得有所施者歟？天子方尊信《四書》，士之得行所學，亦未有易於此時也。學文公先生之學，心文公先生之心，宜必有有志之士慨然深憂方今之世道者，上念正君定國之道，所以益聖德而端化原者何在，下念斯民廉善之方，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者何繇，而必一本之於己，患吾學之未成，不患吾用之不及，己爲大人，不患不能格君心之非，己爲先覺，不患後覺之不可使覺，根本先立，望實斯孚，積誠盡忠，以俟感動，一如文公先生之所以事君與教人者。於以生全人類，長育人材，則前所謂《四書》當世之係命，豈不深有望於斯人哉！不然，朝吟而暮誦之，

以資言語文章，投好尚，干禄利而已，則舉世皆《四書》，而《四書》皆福澤，曾不少見於天下，豈惟非今日所以纂集之意，亦徒使或者重悲文公先生平生之志也。某不敏，不足與於斯文，獨幸生聖主尊尚正學之時，接儒先開悟羣疑之後，而格言明訓又幸遇賢守貳師儒盡取而共傳之，且使抒寫愚見而附於右方，敢不敬薦所聞，推前之所望於大人先覺者。諸公毋遜其責，使《四書》綱維世道之明教，幸親見之，尤區區之願也。

熊禾《勿軒集》卷六《刊儀禮經傳通解》 竊見《儀禮》爲《六經》之一，乃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元有三百三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七篇，大小《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穀，乃其傳耳。自王安石廢罷《儀禮》，但以《小戴》設科，與《五經》並行，自是學者更不知有《周禮》之書，豈非宇宙間一大欠事！我文公晚年始爲《經傳通解》一書，自家鄉以至邦國王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載，歷門人勉齋黄氏、信齋楊氏三世始克成書。舊有刊本，兵燹之後，板帙散亡，兼元刊印係初本，所纂註疏，語頗傷繁，後信齋楊氏爲之圖解，又復過畧。而文公初志欲將《通典》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天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諸名儒參校，訂定墨本，擬就書坊板行以便流布，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之制，及闕、洛以來諸儒折衷之説，酌古準今，損文就質，輯爲《儀禮外傳》以附其後，或可繼儒先所未畢之志，仰裨昭代制作之萬一，其於風化亦非小補。惟是力不逮志，非藉鉅力，曷臻于成，是用具啓，仰干當路元公鉅人，伏望主盟，此是復三代典禮，補《六經》闕遺，上爲先聖先師，下爲蒼生來世，千載事業，幸勿多辭。

孔孟以來，歷千載有餘，而道始續。漢、唐而下，亡《六經》之一，而世不知。蓋《儀禮》具列三千而篇目僅存十七，豈有損周公制作之大典而尊信掇拾之餘篇，居然爲經，遂以行世？洙泗之道未墜於地，荆公之罪上通於天。恭惟朱晦菴起自南服，蒐舉帝王墜緒，輯成經傳完書，家鄉邦國，始於朝廷，靡所不載；天子公卿，下至士庶，期於可行。猶欲酌古今之宜，盡天地之變，定百王之不易，幸萬世於方來，書雖漸完，志則誰繼？不量微力，每抱苦心。竊惟禮壞樂湮，必至綱淪法斁。幸當書文大同之世，何可天下不識此書？非亟刊行，日遂湮没，用白之先聖，告我同盟，但得當世學習者多亦爲明時制作之助。顔淵氏問夏時，樂韶舞道將行也；與韓宣子見《易》象，魯春秋禮盡在是矣。便補《六經》闕典，佇看三代太平。

韓駒《陵陽集》卷一三《袁稼學重刊勉齋講義序》 《勉齋黄文肅公講義》二十餘卷，大抵本朱子，提綱挈領，不爲伎辭，而簡要嚴切，深中學者陷溺沉痼之病，世不可無此書。舊板久廢，良足嘆。稼學袁君守儒篤學，乃裒散帙爲一編，朝夕玩味，精加讐計，輟衣食，合衆助，重刻之，以貽無窮，意甚奇而工甚夥。其子德遠銜訓嗣事緒成之，自今家有其書。因勉齋所講，以求朱子之言，其爲發明弘益多矣。余昏耄廢學，喜見其成。竊惟在三之義，父、師居二焉。勉齋力闡師説，有益世教，固已無愧其門，而稼學之子能繼父志，以廣是書之傳，亦可尚者。當牽聯俱書，用識其末。稼學名俊明云。

王行《半軒集》卷二《郡庠公試策題》 問：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古史之體也。然紀言者紀其言辭號令，紀事者紀其動止事爲，則爲職也豈常人所能任哉？必也，明足以窮萬物之理，才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著善惡之迹，明得失之故，使後之人得以信之耳。不然，則善者不幸而不章，惡者或幸而得隱，不足以爲史矣。史職之難，有如是乎！粤自左右史廢，後之紀述者，以言與事合而爲一，左右史之體始混。《左傳》傳《春秋》者，名非史也，其體則右史混於左史焉。《國語》紀列國之語，名非史也，其體則左史混於右史焉。左氏以下，其體雖混而未至於大亂也。及司馬遷爲《史記》，創爲帝紀、世家、列傳、書、表、志，而左右史之體始大亂。然自遷而後，代之爲史者皆宗之，豈遷之史乃賢於古之史乎？豈遷果能任爲史之職如向之云云者乎？不然，何其累世而不知改也？蘇轍作《古史》以譏遷之非，是已，然有古之名而未能復古之體，何也？荀悦《漢紀》以紀名而多論，司馬光爲《通鑑》，編年祖《左傳》而論事似荀悦，其亦不足於遷乎？古人有言：欲求右史之體，考之《書》；欲求左史之體，考之《春秋》。朱子之《通鑑綱目》，學《春秋》者也，其果左右史之體乎？爲史之體，合古今而折衷之，其果宜于分而二乎？宜于合而一乎？諸君日於經學之餘從事于史，必能深著其説，請據所蘊誠相與講焉。

胡儼《頤庵文選》卷上《包氏説文解字補義序》 進賢包希魯先生，博學君子也。當元之季，嘗著《説文解字補義》，藏於家。今其孫彦孝刊梓以行，謁余序其端。

先生之爲此書，謂文字該乎天地間事物，而理寓乎其中。人能因文字以明理，由理以循道，循道以成德行，德行成而施諸事業，則人生以遂，人極以立。後漢許叔重爲《説文解字》之書，以及唐宋諸公，其説雖多，或猶未允，遂從而申其

義，凡係諸人心世道之大者，則加詳焉。此其著述之本旨也。余嘗考六書之學，自《周官》保氏掌教國子，其來尚矣。漢法，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然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命諸儒修蒼頡之法，終不能復。故逮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揚雄，作十三章。而六藝羣書所載畧備矣。至許叔重，又以《五經》傳説臧否不同，乃作《五經異義》及《説文解字》十四篇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唐大曆中，李陽冰復刊定《説文》，修正筆法，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説。然其篆迹殊絶，學者宗之。至南唐徐鍇，以許氏學廢，又作《通釋》四十篇、《韻譜》十卷，當時言小學者，惟鍇名家。宋元以來繼有作者，雖詳畧不同，而考訂得失，未爲無補。近時通其學者，臨江吴均仲平、閩人陳登思孝，而登爲優。二人已没，知六書者蓋鮮矣。余在京師時，嘗語仲平曰：「字書之學，雖曰小學，然通知古今，該貫物理，亦豈易言哉！苟有所述，俾三蒼之學復續而不絶，顧不美歟？」仲平既往，忽覩此編，訓註之義簡明切當，誠有裨於許氏。所謂開物成務、嘉惠後學者，亦豈小補哉！故爲之序。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八《祁門縣廟學重脩記》 古之所以重學校者，以其爲賢才所自出。而學校之爲教，不越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已。蓋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則必有是理。是理之在天下，亘古今而一日者也。而或爲氣禀習俗所拘，則於是理或有所昧，故必爲之擇師儒，因其固有者以導之，使其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自家而國，以至於平天下之道，必使之貫通浹洽，以極夫體用之全，以造夫至善精微之蘊，而後吾之本立，庶幾於聖賢之德業有所造就，而至於遠大也。奈何世之學者往往昧其身心之所固有，因仍苟且，徇目前之利，汲汲焉惟科舉詞章之習，而欲以釣聲名、干利禄者，靡然而莫之顧，則其本已蹶矣，尚何遠大之足期哉！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大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顓顓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年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頤尚以爲教之使争，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爲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爲争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内科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内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此大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勸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又輪差於内外諸司，俾其習爲政事，半年回學。書則趣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遊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廉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肄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邊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親之例，教法稍變祖宗之舊。今疆場無事，儲蓄日充，請敕所司申明舊法，以復祖宗養士之舊。

莊昶《定山集》卷一〇《小學圖跋》 此畫朱子《小學》數段，皆明倫敬身之事，無非欲以所行照此樣子，不敢失其正者，亦可敬也哉！

或曰：「此皆《小學》所載。若所謂大學之事，則未有一二，不知何也？」嗟夫！小學之與大學，但知大小、精粗、生熟之間而已。小學此明倫也，大學亦此明倫也。小學此敬身也，大學亦此敬身也，豈有異哉！趙子昂不知，惟以畫乎高下爲論，是其所知者惟以畫也。惟其所知者畫，故凡君臣父子、親疎内外之分俱有所不知，故至貪富貴而事讎敵、棄仁義而甘汙賤，無所不至，其視此畫數段，使人惕然有所警者，豈止可爲愧死也哉！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〇《考教職策問・一》 問：「先儒謂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然則讀其書而不知其説，可乎？《論語》之書，傳者别有《齊論》一篇，何以不存？《孟子》之書，説者謂又有外書四篇，何以不傳？《論語》蓋孔門衆弟子所録，或者謂成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説孰得？《孟子》蓋亦其所自著，或者謂出於公孫丑、萬章之徒，其説孰是？治《大學》在《論》《孟》先，讀《中庸》在《論》《孟》後，學者工夫，固不可躐而進歟？孔子之言皆自然，孟子之言皆事實，聖賢詞氣將不可强而同歟？後世之於二書也，有起刀筆而知《論語》用爲佐治之本者，其所見雖懿，或未能究其大全而通之邪？有爲大儒而不知《孟子》，至爲

《疑孟》之書者，其所見雖偏固，未能掩其衆美而議之耶？諸士子將來有師儒之責，其教人宜莫有先於二書者矣，請著於篇。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五《贈五官保章正周君序》 古之傳經者有專門之學，故其業精，可以淑人；其術良，可以用世。豈若中世之剽竊緒餘，高自標榜，偃然當其名，而不虞有識者之議其後哉！蓋經學之不克世也久矣，縱有之，而上之人取士不以此，故經學益微。而經學之中，有曆象、方脉二家，猶有克世之者。然上之人亦以此取士于二家，故曆象、方脉之術業，自國初言之，誠有其人。私淑之餘，引而伸之，或祖孫相繼顯于鄉，或父子相繼顯于朝，若周君良輔，則亦其一焉。

周君世家彭城，自其先公以明玄象曆數受薦而興，歷官欽天監副以終。君少而誦法于家庭，不自等於中世之士，殆其業不底于精，術不充于良，其志未已也。監試其所學，率中式。乃者五官保章正缺員，遂共以其名聞。詔可。拜命之日，親知之士咸以爲榮。其内之兄劉君佐，亦予之近戚也，間請一言。

予竊誦四代之書，亦嘗反復二家之説，方脉未暇論，若曆象之學，豈易言哉！堯舜之初政也，諸所未遑，而兢兢于欽若敬授之令，惓惓于璣衡七政之察，彼誠知所先務矣。我國家稽古正官，立欽天監以總曆象之事，有長有貳，其分蒞也有屬，其受學也有徒。且著令凡術業之在官者，毋他徙；不在官者，毋傳習。其慎之如此。而保章氏在《周官》則掌日月星辰之變者也。周君以世學膺慎選，承渙恩，是誠榮矣，不思有以副之，可乎？曆象一也，而象爲重。象所以察天也。察其常以合於曆，則下有所據以興作于事功；察其變以麗于占，則上有所警以勉修于德政。或舛之失次，或諱之取容，則職非其職，而失其所以爲榮者矣。周君最哉！曆象之得失，固不繫君一人，然下淑其徒，上輔其長，益進于術業，以求無玷其先，且勵志于古人而無勤于士議，庶幾足以稱朝廷選舉擢任之公。月課歲計而有成績，不自已焉，將次第以進于長貳之列無難者。區區經生之談，又將不一書而已也。

林素《見素續集》卷九《泰寧廟學遷記》 國家人文成化，建學立廟，以斂才毓賢焉。棲之學，程之經，輔以史子，擇師友而礲錯之，亦專且習矣。又廟吾夫子，使瞻拜於下，意有所嚮，精神命脉，有所領會，以爲要歸，夫子終身之師也。退而觀所從祀，皆學夫子而幾與得其傳，及其門私淑而起者。世既相後，考心蹟於俎豆之間，諸子終身之友也。可以端尚，可以明趣，可以正心、修身，而運之家國天下，以施夫子之所欲爲，次之亦不失諸子所至，廟學之設，其豈徒者哉！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二五《北游稿・與友人借書書》 某聞天下之物，有可以與人共者，有不可以與人共者。有可以與人而取之隨盡、用之隨竭者，有可以與人而取之未嘗盡、用之未嘗竭者。離朱之於目、師曠之於耳、子都之於色，蓋天實賦之，雖其所親愛，不可得而與之也。非惟不能與，亦不可得而受也。輿馬、衣服、貨財，可以與人矣，而其藏有限，其用有窮。夫人而皆惜之，不可得而與人，人固絶意於求之矣。可以與人而易盡且窮，則彼固靳焉，而吾亦難以爲辭。故夫取之而不窮、用之而不竭，而可以與人者，惟書然也。天地間，造化之精蘊，唐虞三代之治功，孔子、孟軻門人弟子之所問答，見於經，著於《四書》。荀揚之論述，賈董之敷對，遷固之史，韓柳李杜之詩文，濂洛關閩諸大儒明道闡教、佐佑《六經》之作，如衣之於寒，如食之充腹，如燈燭之於暝途，聾者以之聰，瞽者以之明，誠天下之至寶也。然自有是物以來，授之者凡幾人？受之者凡幾輩？其得而設施運用、建勳業而著聲名者不知其幾，而其説至今存也。故與之者可以無吝容，求之者可以無難色。足下其明乎此，則某有大願於左右矣。

某不佞，少嘗好學，而陋於見聞。聞人有古書，必百方求之，不少置。人見其然也，亦多應之。凡今所竊知，大半非家之有。其聞而未識者，固闕然也。入京師，則聞有君子者家多書，而方竊第，未及於政務，欲稍假其副而讀之，則又以交淺，恐不察其所以來而靳焉。蓋忸怩趦趄，不敢進而請者累月。既而喟曰：「以某之聚書如此而不知其可借，與可以借人而無傷，豈理也哉！」踵門有期，先此道意，足下其裁察之。

陸深《儼山集》卷三三《國學講章》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這是《中庸》第二十九章，亦言人道，以終上章「居上不驕」之説。君子是指那王天下者而言，既居天子之位，又有聖人之德，故凡動作必能盡善盡美，世世天下皆以爲法則而不能違，所謂「聲爲律，身爲度」者是已。措諸躬行，是爲法行，天下後世便以爲法度，如規矩之爲方圓也。形諸言論，是爲法言，天下後世便以爲準則，如準繩之爲平直也。遠近以地言，若要荒之外，四海之際，這是遠者。仰其制作之善，皆有企想親就之意，特以無階而可達，孰不有望乎？所謂「戴之爲元后」者是已。若其近在輦轂之下，畿甸之間，親承制作之善，鼓舞涵育之餘，皆惟日而不足，孰敢有厭乎？所謂「親之如父母」者是已。夫君子之所以

臻此者，由其尊德性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以盡道體之細，故能率天命之性以爲修道之教耳，豈有所襲取强爲於其間哉？雖然，君天下者尚賴於學如此，況其下者乎？爾諸生來遊太學，沐浴至教，當天下一統之時，際列聖作人之效，果能從事於存心致知之學而有得焉，他日列有職位，陟居人上，庶幾不驕以至寡過，豈非同文之化哉？尚相與勉之！

陸深《儼山集》卷三三《國學策問五首》 問：明體所以適用，故曰體用一源。或者倡爲有體無用之説，果然與？夫學術所以立體，功業所以致用，又似不同與？三代而下，惟宋室人才最盛。韓范富歐並有功業，周程張朱俱稱學術，無容議矣，豈有功業者或未究於學術，而有學術者功業顧未盡耶？請究體用之説。

問：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信斯言也，則安危之勢既殊，而將相之任亦異，不知身兼將相者，又何人與？試論將相之所以異同。諸生異日或有當其寄者乎，不知以古之何人爲法？願毋讓。

問：賞善罰惡，天子事也。孔子作《春秋》，借其權以行事，論者謂徒託之空言，不知空言果何補而至今存也？迨宋朱子之作《綱目》，論者謂以繼《春秋》之絶筆，然於漢書「莽大夫揚雄死」，於晉書「徵士陶潛卒」，固賞罰之事與？不知於《春秋》之旨同乎異乎？請著於篇，用觀所蘊。

問：學術之正，莫有過于濂洛關閩四家者，果有次第與？抑因其時之先後而爲言爾？先儒推程氏之學直繼孟子，豈濂溪不得與於斯耶？關中學者特尊橫渠，及夫東見二程，乃有卑比之徹，至於《西銘》之作，孟子以後未見，豈洛學未之或先也？惟我文公倡道考亭，以繼諸子，説者乃謂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則又踰孟子而上之，將所謂集大成者非耶？其淺深之間，正諸士據依之地，明以告我。

問：古稱備邊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不知上策者何代得之？其策果何如也？試舉而論之，并論周秦之所以優劣者。今之京師逼近諸邊，烽火告警，無歲無之，不知古之策有可通於今，抑今之制禦或不可盡泥於古？諸生抑亦有自得者，竊願聞焉。

孫承恩《文簡集》卷四三《秦儒》 坑儒之事，桀紂所無也。秦不用儒，亦章章矣。而妄儒如鄭樵者，乃欲爲諱。樵之言曰：「秦未嘗廢儒也。陸賈、酈食其皆秦人物，叔孫以文學待詔。陳勝兵起，二世召博士諸生議，則秦固用儒與經學矣。」嗚呼悖哉，斯言其不深考而妄爲議論也！夫樵之言固然，陸賈、酈食其雖秦儒，而未聞用於當時也。叔孫待詔數年，獸畜而已。樵必以當時天下盡絶儒類，無一挾策咕嗶之士，與朝廷之上悉盲不知書，而後爲廢儒乎？考之秦之博士雖用儒者，然亦雜矣。博士而有占夢等名位，則當時多方技流耳。陳勝之議，引經義者輒下獄，而叔孫以佞獲賞，如是而云用儒與經學，其可哉？樵又曰：「始皇所坑，特一時議不合耳。」夫樵之意，豈不謂所坑皆是議勝廣之徒，餘儒固無恙，諸生以謗議取怨者固無足言，而四百六十人則何罪也？始皇曰：「以妖言亂黔首。」嗚呼！秦事法律，土苴仁義，既廢所以載仁義之説者，而復於誦習之人并除滅之，幸而苟免者，則阿諛小人，固秦之所謂用儒也。若取其苟免者與未盡去者爲據，而謂秦未嘗廢儒，其悖謬豈不甚哉？夫樵之言，固不足論秦之不道如此，而議者猶爲是以假借之，是則可惡耳。

魏校《莊渠遺書》卷三《與胡永清》 所問子積《易》《春秋疑義》，不知彼答云何？昔有請於文公先讀二經者，先生極言二經難讀，勸令先讀《四書》，其教人往往稱是。今高明之學，將以爲己乎？將以爲人乎？若欲切己爲學，莫若先取《四書》，循序讀之，不待考索，不費説辭，句句切於日用，反覆諷誦，身心便覺肅然。涵泳思惟，義理淵源，自見意味深長。此於高明變化氣質，涵養德性之功，當大有助。《易》《春秋》非不切已，但此乃聖人妙用，深奥精微，覺得於今日身心大段闊遠。況象數失傳，事迹難信，大費考索辭説。故文公嘗謂《四書》功夫少得效多，《六經》功夫多得效少。高明其擇之，緩急先後之間，必當有辨。

茅坤《白華樓藏稿》卷九《書郡齋左壁》 予抱策事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間嘗倜儻自喜，願附世之賢臣志士，效尺寸竹帛間。然而性疏意廣，往往抵牾不遂。好覽觀百家傳記之旨，一日得歐陽公所爲《一行傳》讀之，迺自喜曰：吾其附名氏於此乎！賴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苕霅間。又他日嘗貯書數千卷，甚可贍。吾歲時伏臘之廢，而誦説於中也。吾將以間去官，當閉户獨息，取所嘗扣古六經諸子疏義而沉覆之，次及律曆兵賦、天文輿地、卜算僊釋之書而蒐獵其旨。非歲時謁墳墓及訪佳山水不出，非長老處士不造於其廬，非其好不以見焉。如是者數年，然後裹糧歷遊齊魯秦晉之墟，渡河洛，轉荆襄，南浮洞庭，遵豫章，迤邐閩粤。其所涉名儒大賢之廬，當移時而師事之。而林壑間或多方技釋老與隱君子，苟有聞者，必俛首而扣之，務得其腴而止。其所歷州郡，河山分裂，風俗沿改與古今成敗得失，忠賢志士之跡，必停車而弔問之，籍其所以故。然後歸，迺以所得而蓄之於心，合之於聖人之道，其中乎否乎。於是筆之於書，

以遺後之同志者，相與參訂焉。

王世貞《讀書後》卷四《讀大學》　《大學》一書，古聖帝王相傳體用之大要，雜見于《禮經》。而朱子獨表章之，令天下家喻人習，不若五經之有專治而不能相通也。於戲，亦盛矣！吾獨惜朱子之勇于表章而不精于訂定也。夫三綱領、八條目盡之矣，今雜置「知止」及「物有本末」諸條于首章，以致知格物之解闕焉，而妄以腐庸之長語補之。不合「聽訟」之章於「物有本末」後，又贅之以釋本末，且遂有本末而無終始，何舛也？王文成之格物與朱子異，且取《大學》之古本以正其誤，似矣。然所謂古本者，恐亦未盡當也。「新民」之釋，章明德前而止至善後，昭昭若日星，誰能廢之？且欲以「如保赤子」之一言而證「親民」，抑何闊迂也！

區區管窺，竊以《大學》本無闕文，位置稍失序耳。前亦非聖經，後亦非賢傳。蓋曾子引夫子之緒言，而繹其意以誨門人，門人因而成書。前列三綱八條目，而後序釋之。凡古人之爲文，類如是耳。何以知非曾子書也？文有「曾子曰」云云，不應自言而中自引之也。所謂門人者，必子思也。何以知其子思也？它門人必不能也。今竊爲之訂定曰：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然則「致知在格物」之章，何闕釋乎？大抵所謂大人者，德位兼備之大人，而所謂學者，治國、平天下之學。故于格物一章遽及于無訟之爲本，以見體不離用。平天下之章絶不及國，而惟致辨于忠信驕泰之得失，以見用不離體。而中以脩身貫之，見大本之所在，而後可以言學。王文成之訓格，雖小牴牾，而其所謂物，則合矣。即物窮理之支離，何必待辨而明？吾故曰：曾子授之而亦子思述之者也。

王世貞《讀書後》卷四《讀中庸》　讀《中庸》而知孟子之爲子思門人無疑也。孟子之言性善，委曲懇至，然不過因率性之道而明天命之真耳，其他所稱「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即誠明明誠，生學安利之説耳。第「反」之一字，却似未穩，恐人作荀卿解。首章擬朱子解，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與下慎獨功，由淺而至深。而王文成解，則下文之所謂獨者，即不睹不聞，而所謂慎，即戒謹恐懼也。竊詳文義，當以文成爲當。下文朱解「喜怒哀樂謂之中，即天命之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道也」。文成解，則慎獨以後脩道之教事也，微犯「致」字義矣。第朱子解，則天下有大本而無達道矣，至于致中和，分天地位、萬物育，又分戒懼謹獨，支離割强，大失子思本意。

中和者，體用也。中庸者，即已成之德而表之曰無過不及而已，曰平常而已。注變和言庸者，誤庸之一字。禪者亦知之，曰：「平常心是道。」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幾于化矣。而末引夫子失鵠反身之論，所以異于莊周、列禦寇也。

「鬼神之爲德」章，直與《易・繫》相表裏，《祭義》不足盡之。「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此語有深味。而朱子以不言后土爲省文，似失之。天以象，地以形，雖分而上下，然各一物耳。而所以主宰之者，一上帝也。冬至而祀南郊，其神此上帝也。夏至而祀北郊，其神此上帝也。所謂「易有太極」也。故《詩》《書》聖賢之所稱述，有上帝而已，不言后土者，非略之也。釋之言曰帝，釋天道之言曰玉帝，亦此義也。所謂閻羅王者，主治人之盡而爲鬼者，非土也。

夫子稱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孟子之所謂王道者，子庶民之一經耳，而何以能

使齊梁之君幡然而從我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不可缺，只在「之」字上體認分曉耳。朱子之格物，於「之」字似未徹也。王文成之格物，知有「之」而欲廢此五者，不可也。故皆不知聖言之全。

子思説「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至誠如神」處，絶得《易・繫》之精，非孟子所可及。

「衣錦尚絅」章，與首章「戒謹恐懼」以後相表裏，而精詳懇至。

王世貞《讀書後》卷五《讀荀子》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抵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夫誠者，真實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既誠矣，心安用養邪？」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其爲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戾失序也！宋儒之好刺誹古而顓其尊若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于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瞽叟，爲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二《刻文訓叙》 臣未髫，則家君已遣從塾師游矣。每暮歸，侍家君，家君稍心器之。於是謝去塾師，日坐草堂中，徧出所藏古先聖人諸書命讀，讀三載，乃益以今時所稱舉子文，即已知時時竊擬構焉。最後構一目，置家君几上，起自避空室中。家君歸，詰侍子誰爲，侍子云郎君。於是顧侍子呼郎君來。已至，則益慙自驚，不敢仰視家君。家君則起以手撫背，笑曰：「兒何避？兒所作者文可教也。」歸語母，大喜。於是日試三目，至五目、七目。

後有司稍稍以文見知，家君更日夜望有成立。於是召一二同志與舍弟原，月凡六試，七目。每先期一日，家君自擬目函投笥中。夜起，櫛髮整衣，坐草堂家君來，命侍子持鑰閉門，啟函示目，禁不得共一語。日中趣草，漏下二三已畢書，家君始起還内。明晨召侍，詳加評駁焉。既而曰：「女輩大困矣，可少休。」於是治醑燕譚，盡日始罷。

當是時，最愛讀司馬遷、莊周所爲文詞，往往發之篇章，空疎莽蕩，家君大患之，於是作《文訓》。《文訓》成，日諷夕維，漸悟浮華，轉窺精奥矣。癸丙相繼罷歸，家君太息曰：「嗟乎！毋論汝苦，即余安所用訓哉！」明年丁未，家君已五上春官，竟不第，愈益厭怒其文，遂謁選，分符東土而去。臣以己庚兩歲薄售有司，役役風塵，時檢舊笥，得《文訓》而讀焉，輒獨立裴回，喟然長嘆。夫家君僅以文博一令，即臣又復不大售於有司，何言文哉！顧獨有感於家君之教子者深也。抱痾南還，夏子輩從游，日以文請，不得已，則以《文訓》授之。既而請梓以公其傳，所不能辭者，匪欲公其傳也，亦見人世父子之情焉。

婁堅《學古緒言》卷一《論語駁異序》 夫學孔氏者，必之乎《論語》，《論語》之書，皆聖賢所與問答，平實切近之旨，不可以玄遠求也。生乎夫子之後，而尊信其遺言，以教於後世，蓋孟氏其醇矣。然其詞旨激昂，尚有類好辯而求勝者，況於近代儒者乎？至束之以一家之疏，導之以求用之途，則已離，況復駭其舛也而目爲才，倖其得也而矜爲巧，則彌甚，其又可望於雅馴耶？

友人王辰玉傷之，以謂紛紛之是非，其卒無定乎？抑自有是非之至者乎？嘗試虚心而思之，唯至當之求焉，凡世之好爲異者，吾不暇縱與之辨也，必也，姑極其謬悠而徐以一言駁正之，庶幾盲者瞭，寐者覺，其不復墮于廣莫之野，入於藂棘之林，而徐行於方軌之塗必矣。于是徧閲諸家之言，或得其解矣而世未必知也，則揭而行之；或妄爲解也而衆且同眩焉，則薙而絶之。至所自得，亦時附見於篇末。方具草，而疾作，病三年而竟以夭。臨歿，以屬其子時敏曰：「此吾志之所存也。以一葦而障狂瀾，其克濟乎？雖草創未成，汝其問序於吾友，刻而存之，以俟夫真學孔氏者。」

予既受其書，反覆觀之，喟然廢書而歎。以今政教休明，俊民用章，而學術文章之敝，乃似日趨於妄庸者，何哉？將孟子之所謂「生心亂政」，殆空言歟？不然，則學道用世之君子，其果能勿憂也歟？如君子之汲汲乎憂孔孟之將墜，當世宜有賴焉。顧其所確然自守者，欲以一言自見其意，而尚未克也，豈不可惜哉！《論語》之終篇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有能因是書以知君之言，亦可以得其爲人之概矣。

或有語其子：「盍櫝而藏之，必俟夫能知者而後出焉。」殆非君之所以汲汲之意也。夫德不孤，必有鄰，紛紛之論，或於是焉定，容可以厚誣當世也耶！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九上《西齋日録序》 自宋周程張朱五夫子者出，而聖人之道始大明于天下。學者苟有志于道，必由是入焉。吾嘗謂《五經》、《四書》，四子是天地之定局也。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岌施也，況介邱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舍《五經》、《四書》、四子而求道，猶之乎指介邱枯澤以爲

山水也，謂之無目也亦宜。今之學者多惑于異端，非異端之能惑人也，是則然矣，亦爲未嘗體之身心，驗之日用。彼未嘗入宗廟之中，擊金拊石，吹竹彈絲，而漫聽瓦缶磬鎗，以爲足以悦耳。嗚呼！于今之時，有能示人以聖人之正道，其亦可謂大仁也夫。

雲間周萊峯先生有《西齋日録》，蓋先生手録先儒之言，黏之四壁，積而成書。雖不盡出四子，皆四子真脈也。先生真修實踐，故其擇言最精。吾最愛韓昌黎言：「一室之内，有以自娱。」先生蕭然西齋，俯仰今古，沉酣道義，味其風致，三公萬鍾不以易此樂矣。學者試讀其書，想見其人，于道不思過半乎？兹刻也，所謂于今之時，示人以聖人之正道者也，大仁者也。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九上《塾訓韻律序》 儒者以玩物爲害道，非玩物足以害道也。吾性無外，故夫天地古今之賾，下至羽鱗走植，器數聲律之微，無所不當格。然而物無窮，知有窮，有外之心，不足以載無外之物。或者急其末，遺其本，于是志喪而道病。雖然，古之人當其小學時，蓋已六藝備焉。及其長也，既得以應世利用，又得以專志于身心性命之精微，故上之不流于空疏，下之不徒守其糟魄。後世詩賦之科興，而聲偶之學始重。君子謂士無志于聖賢之學者，俗學壞之。嗟乎！非學之無志，乃無志者之累學也。夫學欲其得之心而已，無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物也。有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知也。物自爲物，故物不關于性。物融爲知，則性不累于物，如此而已矣。

嗣瀾王公既注其皇大父所得《塾學韻律》成，以示余。余竟讀，曰：「公之用心，可謂勤矣。以言乎事，則稽考者備。以言乎聲，則諧叶者嚴。以言乎文，則比事屬詞者曲盡。使夫小學之士習而熟之，足以備物。及其長也，又得以不分其身心性命之功，則公成書之意也夫。」

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八《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 烏呼，此《小學》二本，乃我師博野吏部侍郎尹公元孚之所賜也。玉裁生六年，從先大父發蒙。七年，讀《論語》至《南面》章，先大父亡。八年，從叔祖父季遜公季遜公諱郁文。讀書。九年，從先君子讀書。十年，從叔祖父可南公可南公諱雍文。讀書。十一年至十四年，乃從先君子讀書毘陵連江橋館舍。乾隆丁卯，余年十三，先君子授以《小學》。是年，應學使者童子試。試之日，能背誦《小學》、《四子書》、《詩》、《易》、《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及胡《傳》。尹師謂孺子可教，賜飯寵異之。試卷面呈，面許入泮，遂面授以新刻梁谿高紫超氏所注《小學》，奉書而歸。先君子及先孺人喜甚，線裝庋閣惟謹，即此本是也。蓋師之學宗朱子，尤重朱子《小學》，督學江蘇，以培植人才爲先務，命諸生童皆熟《小學》，爲養正之功。以坊間所行陳恭愍注未善，惟高氏注條理秩然，得朱子編輯本意，重刊頒布，而手畀玉裁也。師蓋有厚望焉，謂先君子曰：「此兒端重，必教之成大器，勿自菲薄也。」先君子教玉裁時舉此書。已而師薨於松江試院。玉裁至二十六舉於鄉，入都謁師，令嗣亨山方伯亦勤勤懇懇，望以力學。顧不自振作，少壯之時好習辭章，坐耗歲月。三十六乃出爲縣令，不學而仕者十年，政事無可紀。四十六，因先君子已年過七十，請終養，未合例，遂引疾歸，趨侍二十餘年。癸亥，先君子見背，今又七年所矣。歸里而後人事紛糅，所讀之書又喜言訓故攷核，尋其枝葉，略其本根，老大無成，追悔已晚。蓋自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挐，異言諠聒，而朱子集舊聞，覺來裔，本之以立教，實之以明倫敬身，廣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賢聖之可法者胥於是乎在。或以爲所言有非童蒙所得與者，夫立教明倫敬身之大義，不自蒙養時導之，及其長也，則以聖賢之學爲分外事。我所與知與能者，時義、辭章、科第而已矣。烏呼，此天下所以無人材也。或又謂漢人之言小學，謂六書耳，非朱子所云也。此言尤悖。夫言各有當，漢人之小學，一藝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非教弟子之法乎？豈專學文是務乎？朱子之教童蒙者，本末兼賅，未嘗異孔子教弟子之法也。玉裁自入都，至黔至蜀，久不見此本。在巫山，曾作家書上先君子，請檢寄之。先君子寄以他本，而夢寐間追憶在是。五年前，乃於四弟玉立架上得之，喜極，繼以悲泣，蓋痛吾師及吾母、吾父之皆徂，吾父所以訓我，吾師所以鄭重付我者，委之蛛絲煤尾間，不克如趙襄子之簡探諸懷中，愧恨何極！幸吾師之編尚存，吾父之題字如新。年垂老耄，敬謹繙閱，繹其恉趣，以省平生之過，以求晚節末路之自全，以訓吾子孫敬觀熟讀，習爲孝弟恭敬，以告天下之教子孫者，必培其根而後可達其支，勿使以時義辭章科第自畫也。此則小子之微意也夫！嘉慶已巳三月，段玉裁謹書於姑蘇閶門外朝山墩之七葉衍祥堂，時年七十有五。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三《海國圖志叙》 《海國圖志》六十卷，何所據？一據前兩廣總督林尚書所譯西夷之《四洲志》，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及近日夷圖、夷語。鈎稽貫串，創榛闢莽，前驅先路。大都東南洋、西南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六。又圖以經之，表以緯之，

博參羣議以發揮之。何以異於昔人海圖之書？曰：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

是書何以作？曰：爲以夷攻夷而作，爲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禦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馭外夷者，諏以敵形，形同几席；諏以敵情，情同寢饋。

然則執此書即可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機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無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人心之積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煙販煙之莠民。故君子讀《雲漢》、《車攻》，先于《常武》、《江漢》，而知《二雅》詩人之所發憤；玩卦爻內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憂患。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

昔準噶爾跳踉於康熙、雍正之兩朝，而電掃於乾隆之中葉。夷煙流毒，罪萬準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時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無期？何患奮武之無會？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晝也。去僞，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則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艾三年而蓄之，網臨淵而結之，毋馮河，毋晝餅，則人材之虛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傳》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敘《海國圖志》。

馮桂芬《顯志堂稿》卷一《天元算術序》 余友元和尹茂才菊圃，績學士也，尤長於算術。比以新箸《天元算術》十卷見示余，惟算學四元之術，始於宋，盛於元，絶於明，而復大昌於我朝。是術在元時爲承學之士所其曉，不嫌徑省。其文曰：立天元一云爾，如積求之云爾，而文義已足，無何忽失其傳，有明一代知算，如唐荆川、顧箬溪，直不知爲何語。至國朝宣城梅文穆公始知爲西法借根方所本，而於正負開方之理未詳，蓋創始者難爲功，且其時古書多未出，雖神悟無所施，不得爲文穆咎。戴氏東原小學專家，不諳算術，所校《測圓海鏡》舛删負晝，不知妄作，識者病焉。後得吾鄉李尚之先生起而疏通證明之，而是書始大顯菊圃。尊人鐵香孝廉爲先生高弟，家法師承，其來有自，是書，舉衰分均輸方程倉田以及割圜八線諸法無不入，以天元左右逢原，旁通曲暢，凡以見他術不能馭者，天元能馭之，他術不能一以貫之者，天元能一以貫之，用心可謂勤矣。今世名此學者，以余所知不過數人，即吾鄉自尚之先生後，亦寥寥無幾。余早歲頗事涉獵而不專爲病，無由造微，未嘗不退自慚惋。私冀同人中庶有達者，理而董之。頗聞君與錢君子文同，治是學甚深，子文書未之見，今讀君書，果精詣，若是其能相與昌明絶學，追蹤鄉喆無疑也。於其下問，輒奮筆而爲之序。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一《原學》 中國天下之宗邦也，不獨爲文字之始祖，即禮樂制度天算器藝，無不由中國而流傳及外。

當堯之世，羲和昆仲已能製器測天，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兄弟四人分置於東西南朔；獨於西曰昧谷者，蓋在極西之地而無所紀限也。當時疇人子弟，豈無授其學於彼土之人者，故今借根方猶稱爲東來法。乃歐洲人必曰東來者，是指印度而非言震旦也，不知印度正從震旦得來。歐人之律曆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則正授自中原。即以樂器言之，七音之循環迭變，還相爲宫，而歐人所製風琴，其管短長合度，正與中國古樂器無殊。他如行軍之樂，鐃吹之歌，中國向固有之，至今失傳耳。當周之衰，魯國伶官俱懷高蹈，而少師陽襄則遠入於海，安知古器古音不自此而西乎？他若祖沖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楊幺之輪舟，鼓輪激水，其行如飛；此非歐洲火輪戰艦之濫觴乎！指南車法則創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之歸，霹靂礮則已見於宋虞允文采石之戰，固在乎法朗機之先。電氣則由試琥珀法而出者也。時辰鐘則明揚州人所自行製造者也。此外，測天儀器，何一非由璿璣玉衡而來哉！

即以文學言之，創頡造字，前於唐、虞，其時歐洲草昧猶未開也。即其所稱聲名文物之邦，如猶太，如希臘，如埃及，如巴比倫，如羅馬，所造之字至今尚存，文學之士必以此爲階梯，所謂臘頂文、希利尼文也。然中國之字，六書之義咸備，西國之字僅得其一偏，諧聲之外，惟象形而已。埃及字體散漫，其殆古所稱云書而云名者歟？

猶太史書紀載獨詳，上下約略五千年，未必能先於中國也。觀其轉徙所至，總不越乎亞阿兩洲之間，而文學彬彬稱爲泰西之豳、岐、鄒、魯，顧得其所譯之書觀之，其精理微言遜於中國遠甚，惟祭祀儀文髣髴相似。其他同者，或亦由東至西漸被而然者也。中國爲西土文教之先聲，不因此而益信哉！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勸學篇下・廣譯第五》 十年以來，各省學堂嘗延西人爲教習矣，然有二弊。師生言語不通，恃繙譯爲樞紐，譯者學多淺陋，或僅習其語而不能通其學，傳達失真，毫釐千里，其不解者則以意删減之，改

易之，此一弊也。即使譯者善矣，而洋教習所授每日不過兩三時，所教不過一兩事，西人積習往往故作遲緩，不盡其技，以久其期，故有一加減法而教一年者矣，即使師不憚勞而一西人之學能有幾何，一西師之費已爲鉅款，以故學堂雖建迄少成材，朱子所謂「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前一弊，學不能精，後一弊，學不能多。至機器製造局廠用西人爲工師，華匠不通洋文，僅憑一二繙譯者，其弊亦同。嘗考三代，即講譯學，周書有舌人，《周禮》有象胥、誦訓，揚雄録別國方言，朱酺譯西南夷樂歌，于謹兼通數國言語，《隋志》有國語雜文，鮮卑號令婆羅門書扶南胡書外國書，近人若邵陽魏源於道光之季，譯外國各書各新聞報爲《海國圖志》是爲中國知西政之始。南海馮焌光於同治之季，官上海道時，創設方言館，譯西書數十種，是爲中國知西學之始。跡其先幾遠蹠洵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若能明習中學，而兼通西文，則有洋教習者，師生對語不惟無誤，且易啓發，無洋教習者，以書爲師，隨性所近，博學無方，況中外照會條約，合同，華洋文義不盡符合，動爲所欺，貽害無底。吾見西人善華語華文者甚多，而華人通西語西文者甚少，是以雖面談久處而不能得其情，其於交涉之際，失機誤事者多矣。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惟是繙譯之學，有深淺，其僅能市井應酬語、略識帳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淺顯公牘書信、能識名物者爲下等，能譯專門學問之書、如所習天文鑛學則只能譯天文鑛學書。非所習者不能譯也爲中等，能譯各門學問之書及重要公牘律法深意者爲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後譯材衆多而後用之，且譯學雖深而其志趣才識固未可知，又未列於仕宦，是仍無與於救時之急務也。是惟多譯西國有用之書，以教不習西文之人，凡在位之達官，腹省之寒士，深於中學之耆儒，略通華文之工商，無論老壯，皆得取而讀之，采而行之矣。譯書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設譯書局，一出使大臣訪其國之要書而選譯之，一上海有力書賈、好事文人，廣譯西書出售，銷流必廣，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此可爲貧士治生之計，而隱有開物成務之功，其利益與石印場屋書等，其功德比刻善書則過之。惟字須略大，若石印書之密行細字，則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讀，即不能多銷也。今日急欲開發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煩暇少，豈能挑燈細讀。譯洋報者亦然。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聾瞽。」吾請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謂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謂之聾瞽。夫不通西語、不識西文、不譯西書，人勝我而不信，人謀我而不聞，人規我而不納，人吞我而不知，人殘我而不見，非聾瞽而何哉？學西文者，效遲而用博，爲少年未仕者計也，譯西書者，功近而效速，爲中年已仕者計也，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四《輶軒語一・語學第二》 爲學之道，豈勝條舉，根柢工夫，更非寥寥數行所能宣罄。此爲初學有志者約言之，乃階梯之階梯，門徑之門徑也。

一通經

讀經宜讀全本。

《周禮》《禮記》《左傳》斷不可刪，即魯鈍者，亦須買全本，就其上鉤乙選讀，日後尚可尋檢寓目，不然終身不知此經有幾卷矣。

解經宜先識字。字書、韻書之學，經學家謂之小學。案一本無此注。

此非余一人之私言，國朝諸老師之言也。字有形，形不一，一古文，二籀文，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六真書。案：此下一本，有「由古文而籀篆，由籀篆而分隸，由分隸而真書」三句。相因遞變。字有聲，聲不一，有三代之音，有漢魏之音，有六朝至唐之音。字有義，義不一，有本義，有引申義，有通借義，形聲不審，訓詁不明，豈知經典爲何語耶？如何而後能審定音義！必須識小篆，通《説文》熟《爾雅》五雅《玉篇》《廣韻》並宜參究。案一本作「五雅諸書並宜參究」。俗師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末，不知其源，騁其臆説，止如瞽語。此事甚不易，非繙檢字書便能通曉者也。《説文》字部難於尋檢，近人毛謨《説文檢字》，黎永椿《説文通檢》頗便，初學黎書較勝。

《方言》、《釋名》、《小爾雅》，非漢志《小雅》元書，然是漢儒所作。《廣雅》，以《通雅》易《埤雅》，《通雅》明方以智作。名五雅。

《説文》初看無味，稍解一二，便覺趣妙無窮。國朝講《説文》之書甚多，段玉裁《説文解字注》最善。段注繁博，可先看徐鉉注《説文解字》俗稱許氏説文，其書較簡約，成都有版。案一本無此一段。

讀經宜正音讀。

古時九州語言不同，而誦詩讀書同歸正讀，故太史公曰：「言不雅馴，薦紳難言。」班孟堅曰：「讀應《爾雅》古語。」可知雅者正也。近世一淆於方音，一誤於俗師。至於句讀離合，文義所繫，尤宜講明，音讀雅正可據者，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書，其中皆采集魏晉南北朝諸家，音釋不同者並存之，各本經文不同

者標出之。此可聽學者自視家法擇善而從，總不出此書之外，即可爲有本之學。

《釋文》舊有兩本，今武昌局刻乃用盧校本翻雕，清朗可看，成都亦新刻。案一本無成都亦新刻句。經傳中語同此一字，而區分平仄音讀多門，以致韻書數部並收，異同之辨相去杪忽，此皆六朝時學究不達本原不詳通變者所爲。本原者形聲，通變者轉注、假借。揆之六書之義，實多難通，故《顏氏家訓》已發其端，《經典釋文·敘録》直攻其失。近代通儒糾摘尤備，特初學諷誦不示區分，將各騁方言，無從畫一，且義隨音別，解識記也爲易，律體詩賦一出更難通融，此乃因時制宜之道。又同此一字，或小有形變，而解詁遂殊，點畫無差，而訓釋各別。訓因師異，事隨訓改，各尊所受，歧説滋多。然正賴此經本，異文、異讀、異義參差抵牾，得以鉤考古義。學者博通以後，於音義兩端窺見本原，自曉通借，先知其分，而後知其合，不可躐等也。此二條雖是約説，頗有深談。小學家字書、韻書大指略具，通材詳焉。

宜講漢學。

漢學者何？漢人注經講經之説是也，經是漢人所傳，注是漢人創作，義有師承，語有根據，去古最近，多見古書，能識古字，通古語，故必須以漢學爲本，而推闡之，乃能有合。以後諸儒傳注，其義理精粹足以補正漢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讀注疏之人，故能推闡發明。朱子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家之説，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云云。即如南宋理學家如魏鶴山，詞章家如葉石林，皆爛熟注疏，其他可知。儻不知本源，即讀宋儒書亦不解也。方今學官所頒《十三經注疏》雖不皆爲漢人所作，然注疏所言，即漢學也。國朝江藩有《漢學師承記》，當看。阮元《經籍纂詁》爲訓詁最要之書。

漢學所要者二：一音讀訓詁，一考據事實。音訓明，方知此字爲何語；考據確，方知此物爲何物，此事爲何事，此人爲何人。然後知聖賢此言是何意義，不然空談臆説，望文生義，即或有理，亦所謂郢書燕説耳，於經旨無與也。譬如晉人與楚人語，不通其方言，豈能知其意中事，不問其姓氏里居，豈能斷其人之行誼何如耶？漢人説豈無譌漏，漢學者，用漢人之法，得漢人之意之謂也。

《十三經注疏》及《相臺岳氏本五經》江蘇貴州曾依殿本再翻成都新刻。案一本作貴州有依殿本再翻刻本。皆古注，《易》王弼韓康伯注，《書》孔安國傳，《詩》鄭康成注，《春秋左傳》杜預集解，《禮記》鄭康成注。沿明制通行之五經，皆宋元古注，《易》朱子本義、程傳，《書》蔡沈傳，《詩》朱子集傳，《春秋》舊用胡傳，今廢，仍用《左傳》杜注，《禮記》陳灝集説。此爲正經正注。御纂七經，乃薈萃歷代傳説裁定。

宜讀國朝人經學書。

經語惟漢人能解，漢儒語惟國朝通儒能徧解。何也？國朝諸大儒，讀書多，記書真，校書細，好看古書，不敢輕改古本，不肯輕駁古説，善思善悟，善參校，善比例，善分別真僞，故經學爲千古之冠。書多矣，以《皇清經解》爲大宗，雖未全録，已得大概，此書一千餘卷，當從何種看起，先看《郝疏爾雅》、《段注説文》、《經義述聞》三種。此書書精價廉，一舉而得數十百種書，計無便於此矣。乍看註疏，人所不耐，故必以國朝人經説先之。學海堂輯刻《皇清經解》成書後，續出者尚多，先出而未見未收者亦不少，以此例之，即得通志堂刻《經解》卷軸雖富，菁華無多，其中上駟多有別刻本，李衡《周易義海撮要》、敖繼公《儀禮集説》、衛湜《禮記集説》，無別刻本。當徐東海初刻時即爲何義門所譏，其與學海堂刻《經解》相去遠甚。若治經從此下手，窮年莫殫，所得有限，不惟徒勞且茫無師法，轉致迷罔矣。若於此道源流派別既已秩然，再取讀之未爲晚也。

宜專治一經。

十三經豈能盡通，專精其一即已不易。歷代經師大儒，大約以一經名家者多，兼通羣經，古今止有數人。今且先治其一，再及其他，但仍須參考諸經，博綜羣籍，方能通此一經，不然此一經亦不能通也。

治經宜有次第。

先師旌德吕文節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詩》，次及《三禮》再及他經。」其説至精，請申其義。蓋《詩》《禮》兩端最切人事，義理較他經爲顯，訓詁較他經爲詳，其中言名物，學者能達與否，較然易見，且四經皆是鄭君元注，完全無闕，《詩》則毛傳粹然爲西漢經師遺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訓尤在於兹。古人訓詁乍讀似覺不情，非於此冰釋理順，解經終是膈膜。《禮》之條目頗多，卷帙亦鉅，初學畏難。《詩》義該比興，兼得開發性靈，鄭箋多及禮制，此經既通，其於《禮》學尋途探求自不能已，《詩》《禮》兼明他經方可著手。《書》道政事，《春秋》道名分，典禮既行，然後政事名分可得而言也。《尚書》家伏生，《左傳》家賈生，《公羊》家董膠西，何劭公皆精於《禮》學，案其書可知。《易》道深微，語簡文古，訓詁禮制，在他經爲精，在《易》爲粗，所謂至精乃在陰陽變化消息，然非得其粗者，無由遇其精者。此姚姬傳論學古文法援之，以爲治《易》法精者可遇而不可鑿，鑿則妄矣。「三禮」之中，先《儀禮》，《禮記》次《周禮》。《儀禮》句碎字實，難讀能解，難記易曉，注家最少，異説無多。好在《禮記》一書即是外傳。《禮記》難於《儀禮》，《儀禮》止十七件事，《禮記》之

事多矣。特其文條達耳。《周禮》門類較多，事理更爲博大，漢人説者亦少，晚出之故。故較難，然鄭注及國朝人零星解説亦已明白。《尚書》辭義既古，隸古傳寫，通借譌誤，自漢初即有今古文兩家異文歧讀，此謂真古文非蔡傳所云「今文無，古文有」之「古文」也。至西晉梅氏古文晚出，唐初僞孔傳專行，六朝江左即盛行，未定一尊耳。而漢代今古文兩家之經傳，一時俱絶，故尤難通。《春秋》乃聖人治世大權，微文隱義，本非同家人言語。《史記》明言之。三傳並立，旨趣各異，《公羊》家師説雖多未流，頗涉傅會，何注又復奥樸。《左傳》立學最晚，漢人師説寥寥，惟杜註行世，世人以其事博辭富，求傳而不求經。故《公羊》家理密而事疏，《左傳》家事詳而理略，非謂左氏謂治左氏者耳。《穀梁》師説久微，見《隋書・經籍志》。國朝人治者亦少。學者於《春秋》若謂事事能得聖心，談何容易。至於《周易》，統貫天人，成於四聖，理須後聖方能洞曉，京、孟、虞、鄭諸大師以及後代諸家皆止，各道所得，見仁見知，從無一人能爲的解定論，勢使然也。且陰陽無形，即使謬僞妄説，無人能質其非，所以通者雖少，而註者最多，演圖比象，任意紛紜，所謂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比也。總之，《詩》《禮》可解，《尚書》之文，《春秋》之義，不能盡解，《周易》則通儒畢生探索，終是解者少，而不解者多。故治經次第，自近及遠，由顯通微，如此爲便，較有實得。蜀士好談《易》，動輒箸書大不可也。切宜戒之。尹吉甫之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古訓，詩學也；威儀，禮學也。此古人爲學之方也。試考春秋時，幾無人不誦《詩》學《禮》，偶道《尚書》者已較少，至於《周易》除卜筮外，談者無多，意亦可知，三代時，《易》不以教學僮，爲太史掌之。今賴有《繫辭》或可窺見一斑耳。

非謂此經精通方讀彼經，謂淺顯者未明，則深奥者不必妄加穿鑿，横生臆見，津梁既得，則各視性之所近，深造致精可也。治《詩》《禮》可不兼三經，治三經必涉《詩》《禮》。

治經貴通大義。

每一經中皆有大義數十百條，宜研究詳明，會通貫串，方爲有益，若僅隨文訓解，一無心得，仍不得爲通也。

考據自是要義，但關繫義理者，必應博考詳辨，弗明弗措，若細碎事體猝不能定，姑仍舊説，不必徒耗日力。

一讀史

宜讀正史。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此廿四部爲正史。凡引據古人事實，先以正史爲憑，再及別史、雜史。僅看坊本，删削鋼鑑，不得言史學。

唐劉知幾《史通》最爲史學樞要，必當先讀。國朝萬斯同《歷代史表》、沈炳震《廿一史四譜》、李兆洛《紀元編》《歷代地理今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皆讀史者不可少之書。

正史中宜先讀四史。

全史浩繁從何説起，四史爲最要。《史記》、《漢書》、《後漢》、《國志》。四者之中，《史記》《前漢》爲尤要。其要如何，語其高則證經義，多古典古言古字。通史法，諸史義例皆本馬班。案一本作語其高則中多古典古言可證經義，無通史法句。語其卑則古來詞章，無論駢散凡雅詞麗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無待於言。

諸史中體例文筆雖有高下，而其有益實用處並無輕重之别。蓋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蹟，一朝之典制無可軒輊，且時代愈近者愈切於用，非謂四史之外可束高閣。四史外《新五代史》最好，義例正大，文辭和雅，其疏處前人已言之。《新唐書・志》亦歐作。《欽定明史》體例最精。

宜讀《通鑑》。

史學須漸次爲之，亦須窮年累月，若欲通知歷朝大勢，莫如《資治通鑑》及《續通鑑》乃國朝畢沅撰，非指宋元明人所續者。《通鑑》猶恐未能貫串，宜兼讀《通鑑紀事本末》《宋元明紀事本末》。温公自作《通鑑目録》簡便易尋，金陵局刻。

宜讀《通考》。

「三通」並佩，然《通志》除「二十略」外，皆可不讀。「二十略」中亦多不可据。《通典》甚精，多存古書古禮，於經學甚有益。若意在經濟，莫如《文獻通考》，詳博綜貫，尤便於用。中資者儻苦其卷帙繁重，則坊刻有《文獻通考詳節》一書，亦可先一瀏覽，略得頭緒，然後從此問津。

史學亦宜專精一種。

覽雖宜博，欲求精熟則亦貴專攻，但能精熟一二種足矣。隋劉臻精於兩《漢書》，人偶漢聖；宋范祖禹熟唐事箸《唐鑑》，人偶唐鑑公；國初馬驌熟三代事，撰《繹史》，人偶馬三代。此古人爲史學之法也。蘇文中讀史有八面受敵法，謂

事蹟、典制、文章諸門，每讀一次，專尋一端，亦可則效。

讀史宜讀表志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讀此三史者最要。

作史以作志爲最難，讀史以讀志爲最要。三代典章制度皆在其中，若止看列傳數篇，於史學無當。除「三史」外，《隋書・經籍志》、《新唐・地理志》、《明史・歷志》皆要。表亦史家要領，可訂歲月之誤，兼補紀傳之闕。簡質無情，人所厭觀，先覽大槩，用時檢之。

讀史忌妄議論古人賢否、古事得失。

事實詳確，善惡自分，首尾貫通，得失乃見。若不詳年月，不考地理，不明制度，不揣時勢，妄論苛求，橫生褒貶，則舛誤顛倒，徒供後人訕笑耳。讀史者貴能詳考事蹟，古人作用言論，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時勢之輕重，風氣之變遷，爲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見諸設施耳。古人往矣，豈勞後人爲之讞獄注考哉！胡致堂論史不可爲法。

讀史忌批評文章。

明人惡習，不惟《史》《漢》，但論其文，即《周禮》、三傳、《孟子》亦以評點，時文之法批之，鄙陋侮經莫甚於此，切宜痛戒。《史》《漢》之文法文筆原當討究效法，然以後生俗士管見俚語，公然標之簡端，大不可也。卷端止可著校勘考證語，若有討論文法處，止可別紙記之，讀諸子同。

一讀諸子

讀子爲通經。以子證經漢，王仲任已發此義。

子有益於經者三：一證佐事實，一證補諸經僞文佚文，一兼通古訓古音韻。然此爲周秦諸子言也，漢魏亦頗有之。至其義理雖不免偏駁，亦多有合於經義，可相發明者，宜辨其真僞，別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後子部書最雜，不可同年而語。

讀子宜求訓詁看古注。

諸子道術不同，體製各別，然讀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訓詁，務使碻實可解，切不可空論其文，臆度其理。如俗本《莊子因》、《楚辭燈》、《管子評注》之類最害事。即如《莊子・寓言》，謂其事多烏有耳，至其文字名物仍是鑿鑿可解，文從字順，豈有箸書傳後故令其語在可曉不可曉之間者乎！以經學家實事求是之法讀子，其益無限，大抵天地間人情物理，下至猥瑣纖末之事，經史所不能盡者，子部無不有之，其趣妙處，較之經史尤易引人入勝。故不讀子，不知瓦礫稊稗無非至道，不讀子，不知文章之面目變化百出，莫可端倪也。今人學古文以爲古文，唐宋巨公學諸子以爲古文，此古文家祕奧。此其益人又有在於表裏經史之外者矣。

讀子宜買叢書。

諸子切要者，國朝人多有校刻善本，多在叢書中。其未及者，明人亦多有仿宋重刻單行本，但枝節求之，即五都之市，亦須積年累月始能完備，將何日讀之耶？爲學者計，只有多買叢書一法，購得一書即具數種或數十種，其單行精本徐圖可也。明刻叢書極爲荒率脱誤，固然其專輒删改最爲大害，然不聞陶淵明語云：「尉情聊勝無耶。」

明刻若《漢魏叢書》凡四刻，後出愈多，刻不精，然易得。爲子部大輳，《津逮秘書》古傳記甚多，力能購者不可不蓄。其餘有《四子》、《六子》、《十一子》、《二十子》之屬，皆坊間所有，此外甚繁雜，彙刻書目備載之。今皆微矣。《品彙祕笈》删本不好。近時刻本有《十子全書》，此書名甚陋而習見，價廉，中有善本，且皆舊注，惟批語不雅。《荀》謝校，《淮南》莊校，《莊子》附釋文，皆好。通行易得。至國朝人叢書率皆精好，二孫星衍、馮翼。孔、繼、涵二盧見曾、文弨、畢沅、黄丕烈諸家尤勝，聚珍版書亦叢書類，間有古子。惟其書體例不一不專，子部或止一兩種，《戴氏遺書》、《郝氏遺書》《孔顨軒所箸書》，竟是一人所箸，而中有注解古傳記。然其中有精校本精注本足本孤本，學者過市遇叢書可檢其目多古籍者萬不可忽。坊行《秘書廿八種》粗惡誤人，不可看。

讀古人文集

讀古集宜知體要。

凡集中有奏議，考辯記傳，文字中有實事者，須詳覽之。往來書牘中有實事者，刻書序詳載緣起者同。其餘鑿空立論，流連風景之作，不必措意。

詞章家宜讀專集。

古人名別集，俗偶專集。須取全集觀之方能得其面目，一集數十百卷，不能一一精美，然必見其疵病處，方知其獨到處也。中材下學，古集豈可勝讀，止擇最有名諸大家瀏覽之，取性所嗜者三兩家熟玩之可矣。漢魏人專集有數，明張溥彙集漢魏百三名家，如力能購之亦省尋求。

詩之名家最烜赫者，六朝之陸陶謝鮑庾，唐之李杜韓白，宋之蘇黄陸，金之元，好問明之高啟李夢陽，國初之吴偉業。又如唐之四傑，王孟韋柳，高岑錢劉，孟郊張籍李商隱杜牧，宋之歐梅王安石范，元之虞楊吴，明之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徐禎卿楊慎，國初之施閏章王士禎朱彝尊查慎行，亦甚表表。詩家太多，此約言之。

古文除世偶八家外，唐之元結陸贄。雖多排偶不得限以四六之名劉禹錫孫樵李翺，宋之宋祁張耒葉適，元之姚燧，明之王守仁歸有光，國朝之方苞姚鼐惲敬魏源諸家，皆宜一覽。案一本無諸家二字。

詩文一道，各有面目各有意境，大家者氣體較大，所造較深，所能較多耳。若謂大家兼有古今之長，此目未見，衆集之謬説也。雖杜與韓豈能盡詩文之能事哉！

文選宜看全本。

爛熟固佳，即擇尤而讀，案頭亦宜常置一編，若坊刻《文選集腋》之屬，譌脱瑣碎，首尾不具，就之掇拾入文，無益有害。胡刻精，葉刻亦精。讀《文選》宜看注。李善注最精博，所引多古書，不獨多記典故，於考訂經史小學皆可取資。五臣注不善。

學《文選》當學其體裁筆調句法，不可徒寫難字。

選本宜擇善者。

選本以《御選唐宋詩醇》《文醇》爲最精粹，且其書簡約易購，能得殿本五色評點者尤豁目。此外文以國朝姚鼐《古文辭類纂》最爲善本，爲其體例分明，評點精妙，校讐詳審。於此道求深者，《古文苑》《唐文粹》宜讀，宋元明至國朝似此名目選本各有一部，餘力博涉可也。詩選，自唐及今或各標一派或各選一體，或求多取備，名目實繁，未爲定衡通義。若郭茂倩《樂府詩集》源流具在，《全唐詩録》《宋詩鈔》，尚不繁重，亦無偏畸。再思其次，則《采菽堂古詩選》、沈選《五詩别裁》雖有科臼，然平正不入惡道，且寒士易購，可爲學詩津梁。若欲以詩文名家總宜博覽，徒恃選本無益也。

姚選版本見存京師，江南繙刻。若外間不易得，亦宜就各選本中視其篇幅稍多而又多有博大文字者讀之。如《古文雅正》《續古文雅正》《唐宋十大家》《元明十大家》《儲選》《七種》《古文眉詮》之類，林西《仲選》本不好。若《觀止》《釋義》太陋不足用。

一通論讀書

讀書宜求善本。

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謂其爲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不譌不闕之本也。此有一簡易之法，初學購書，但看其序，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細字寫刻精工者即佳。

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舊本。一舊刻，一舊鈔。

讀書宜博。

先博後約，《語》《孟》通義。無論何種學問，先須多見多聞再言心得。若株守坊本講章，一部兔園册子數帙，而云致知窮理，好學能文，世無其理。

天下書，老死讀不可徧。四庫有未收者，有四庫書成後訪出者，有近人作者。博之爲道，將如何？曰在有要而已。太史公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古書不可不解，真者不多，真古書無用者。有用之書不可不見，不限古今。專門之書不可不詳考貫通，立志爲何等學問，此類書即是專門。如是則有涯涘可窮矣。若治經者，雜覽苦思而所據多僞書俗本。讀史者，記其詞語而不曉史法，多蒐異聞，而本事始末未嘗通考。爲詞章者，頗有僻典難字，而流别不明，華藻富豔，而字義不合雅訓，引用但憑類書而不求本源。講經濟者，不通當代掌故，雖口如懸河，下筆萬言，猶之陋也。能祛數蔽，斯爲博矣。雖目有未見之書，文無希見之語，不害爲博。

讀書宜有門徑。

汎濫無歸，終身無得；雖多無用。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或經、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地輿；經治何經，史治何史，經濟是何條，因類以求，各有專注。至於經注孰爲師授之古學，孰爲無本之俗學；史傳孰爲有法，孰爲失體，孰爲詳密，孰爲疎舛；詞章孰爲正宗，孰爲旁門，尤宜決擇分析，方不致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爲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一書名，省文可偶《四庫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析而言之，《四庫提要》爲讀羣書之門徑。《提要》較多，未必人人能置一編，别有《四庫簡明目録》乃將《提要》約撮而成書，止一帙，大抵初學須先將經史子集四種分清，何書應入何類，於此憭然，則購書讀書皆有頭緒，然《簡明目録》太略，書之得失亦未詳説，且《四庫》未收者提要尚列存目於後，《簡明目録》無之，不得誤認爲世間所無也，略一繙閱，然後可讀《提要》。

《漢學師承記》爲經學之門徑，國朝人箸《小學考》爲小學之門徑。《説文通檢》亦可謂初學繙檢《説文》之門徑。顧炎武《音學五書》爲韻學之門徑，《史通》爲史學之門徑，國朝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爲讀史之門徑，《古今僞書考》爲讀諸子之門徑，《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爲詩文之門徑，國朝趙執信《聲調譜》、沈德潛《説詩晬語》、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孫梅《四六叢話》、近人《歷代賦話》爲初學詩賦四六之門徑；孫過庭《書譜》、姜堯章《續書譜》、國朝包世臣所箸《安吴四種》内《藝舟雙楫》一卷爲學書之門徑。

讀書宜多讀古書。

除史傳外，唐以前書宜多讀，爲其少空言耳。大約秦以上書，一字千金。由漢至隋，往往見寶，與其過也，無亦存之。唐至北宋，去半留半。南宋迄明，擇善

而從。茲將先秦以上傳記，子史及解經之書古人通名「傳記」。真出古人手者，及漢魏箸述中理切用者，約舉其名於後：

《國語》、《戰國策》、《大戴禮》、《七經緯》、國朝人蒐集，較古微書爲備，緯與讖異，乃三代儒者說經逸文，瑕不掩瑜，勿耳食而議之。《山海經》、《世本》，近人秦嘉謨輯補。《逸周書》、《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三書雖有假託，皆秦以前人所爲。《周髀》、《素問》、《司馬法》。班《志》列入禮家，其書皆言軍禮，以上諸書皆有考證經義之用。

以上三代古傳記。其餘皆是漢後僞書，斷不可信，《國語》《國策》《大戴》最要。

《老子》、《管子》、《孫子》、《晏子春秋》、《列子》、《莊子》、《文子》、《吳子》、《墨子》、《荀子》、《韓非子》、《鶡冠子》、《孔叢子》、《呂氏春秋》、《楚辭》。此集類然可證經，故附此。此外尚有《尸子》《商子》《尹文子》《關尹子》《燕丹子》，國朝人均有采集校刻本。

以上周秦間諸子。其餘尚多或僞作或佚存無幾。《荀》《管》《呂》最要，《莊》《墨》之屬理雖悠謬，可證經文者極多。

《乾鑿度鄭注》、《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白虎通》、《春秋釋例》、《陸璣詩疏》、《皇侃論語疏》、《周易集解》、《經典釋文》二書雖唐初人集，乃漢魏六朝人舊說。此外尚有《五經異義》、《駁五經異義》、《虞氏易注》、《鄭氏易注》、《荀九家易注》、《尚書馬鄭注》、《左傳賈服注》、蔡邕《明堂月令章句》、《獨斷》、《毛鄭異同評》、劉炫《規杜》、《漢魏遺書》、《古經解鉤沈》等書，皆元書亡佚，國朝人從他書采集者。

以上漢至隋說經之書。唐至國朝經學書太多，俟他日擇要標目。

《說文》、《方言》、《釋名》、《急就篇》、《字林》書久佚，國朝任大椿蒐集成書，名《字林攷逸》。《玉篇》、《廣韻》。《廣韻》即陸法言《切韻》，略有增修，故列隋。此後唐人《一切經音義》最勝，尚有《汗簡集韻》《韻補》《韻會》，薛尚功《鐘鼎款識》之屬亦資考證，但可少緩耳。《倉頡》《凡將》諸書久已亡佚，任大椿蒐集之，名《小學鉤沈》最好。

以上漢至隋小學之書。《說文》《玉篇》《廣韻》尤要。

《新序》、《說苑》、《列女傳》、《吳越春秋》、《越絕書》、《家語》、王肅所集故列此。《漢官六種》、《三輔黃圖》、《水經注》、《華陽國志》、《淮南子》、《法言》、《鹽鐵論》、《新論》、《潛夫論》、《論衡》、《獨斷》、《風俗通》、《申鑑》、《齊民要術》、《文中子中說》，雖門人所作，體制未善，詞理頗精，不可廢。《顏氏家訓》《九章算術》。此外，隋前算經尚有六種，算乃專門之學，極有實用。自唐至明，算書不少，後出愈精，至國朝而極精，此取其古爲通經之用。

以上漢後隋前傳記諸子。此外如《大元經》《易林》《物理論》《中論》《人物志》《高士傳》《博物志》《古今注》《南方草木狀》《洛陽伽藍記》《荆楚歲時記》《世說》《抱朴子》《金樓子》之屬，雖頗翔實雅馴，僅資詞章談助，非其所急。《難經》參同無關儒術，理惑拎遺，違正害理，其餘多是僞作宜辨。《新序》《說苑》《列女傳》《水經注》最要。

諸古書宜分真僞。

此事本朝諸老，論之最詳，辨之最精，即《四庫提要》中已具大略。試取觀之，自然昭若發蒙，國朝姚際恒。《古今僞書考》簡便易看。有單行本，又收《知不足齋叢書》中。

讀書宜讀有用書。

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經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唐人崇上詞章，多撰瑣碎虛誕無理之書；宋人筆墨繁冗，公私文字多以空論衍成，長篇箸書亦然。明人好作應酬文字，喜談賞鑒清供，又好藍本陳編，改換敷衍便成箸作，以故累車連屋，眩人耳目，耗人精神，不能專意要籍。唐以後書除史部各有所用外，凡記典章風俗軼事地理之屬皆史類，明人地志最劣。其餘陳陳相因之經注，無關要道之譜録，庸猥應酬之詩文集，明人書尤無謂者，鄙陋不根之方志書，帕饋贈之小品，變名射利之評本，程試湊集之類書。皆宜屏絕廓清，庶幾得有日力以讀有用之書耳。近代文集，鄙者無論，即佳者少看數部亦無妨，多讀經子史乃能工文，但讀集不能工文也。詩亦同，若論其深，總須人有餘於詩文者佳，詩文餘於人者必不佳。

宋學書宜讀《近思録》。

宋儒以後，理學家書推明性理洵發前代未發，然理無盡藏，師無定法，涯涘難窮，其高深微眇，下學未能猝解。朱子《近思録》一書，言約而達，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咸宜，所宜人置一編，其餘俟積久基成，自宜廣覽。國朝江永有校注本，極精，近湖北局刻亦好。

王陽明學術宗旨，雖與程朱不同，然王出於陸，亦宋學也，猶如繼别之後，更分大宗小宗，不必强立門户，互相訾謷。

講宋學者，必先將二程《遺書》，朱子《語類》，《明儒學案》三書讀過，字字寓目，方可幾望入門耳。國朝王懋竑最深於朱子之學，所著《白田雜箸》必當看。

爲學忌分門户。

近代學人大率兩途，好讀書者宗漢學，講治心者宗宋學，逐末忘源，遂相詬病，大爲惡習。夫聖人之道，讀書治心誼無偏廢。理取相資，詆諆求勝，未爲通儒。甚者或言必許鄭，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則號爲漢學者，不免爲貪鄙邪刻之

徒，號爲宋學者，徒便其庸劣巧詐之計，是則無論漢宋，雖學奚爲？要之學以躬行實踐爲主，漢宋兩門皆期於有品有用，使行誼不修，涖官無用，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若夫欺世自欺之人，爲漢儒之奴隸，而實不能通其義；爲宋儒之佞臣，而並未嘗讀其書，尤爲大謬，無足深責者矣。經典義理舍文字訓詁何從知之，此事恐難析離。

宋儒表章《學》《庸》，然《禮記》乃二戴所傳，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見《漢書藝文志》。夫云：七十子後學者，非秦漢以來經師而何？是真漢學也。《漢志》有《中庸説》一篇，在戴記後。《隋志》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宋天聖八年，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專尊《學》《庸》，義有所昉。況《樂記》一篇，漢人所撰，據別録有竇公一篇知之。實括論性主静諸義。董子之書，備言性道中和，然則性理之學，源出漢儒，强生分别，不知學者也。考證校勘之學，乃劉攽、宋祁、曾鞏、沈括、洪邁、鄭樵、王楙、王應麟開其端，實亦宋學也。

愚性惡聞人詆宋學，亦惡聞人詆漢學，意謂好學者即是佳士，無論真漢學未嘗不窮理，真宋學亦未嘗不讀書，即使偏勝，要是誦法聖賢各適其用，豈不勝於不學者。乃近人箸書，入主出奴，互相醜詆，一若有大不得已者，而於不學者則絶不訾議，是誠何心、良可怪也。近年士人既嫌漢學讀書太苦，又嫌宋學律身太拘，「五經」幾於廢閣，名文亦嫌披覽，但患其不學耳，何暇慮及學之流弊哉！洛蜀交訌，章蔡快意，於是世之不學者襲兩家之賸言，無論漢宋一律謗毀，必欲天下同歸於不學而後快，此亦如恥獨爲君子者耳，好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勿爲所動。

作秀才後宜讀書。

今人爲童子時，尚與經傳相親，身入膠庠，自命成學，弁髦敝之矣，此爲天下通病。夫學僮讀書，不過上口粗通，豈能鉤深致遠，入學以後，神智漸長，閱世稍深，此時讀書，方能尋其要領探其精微，乃以惡濫時文奪其本務，抑何謬哉！蓋惟入學後，正宜讀書通籍，後更好讀書耳！袁伯業長大而能勤學，吾願諸生效之。

讀書不必畏難。

以上所言，當讀之書如此其繁，讀書之道如此其密，似乎莫殫莫究何暇省身致用耶！是又不然，一經一史，古集一家，詞章一體，講經史者詞章亦不可竟廢，可以涵養性靈兼資筆扎。經濟一門，經濟存乎其人，生性闇弱者不講亦可，專精探討，果能精通一經，則羣經大旨要義皆已憭然矣。通鑑古子觀其大略，知其要領，又其次涉獵而已，如此爲之，不過十年，卓然自立，聰强而得師友者，所得尚不止此。自兹以往，左右逢源，兼精羣籍原好但人生精力歲月有限，以一爲主以餘爲輔，已可終身用之不盡，才力有餘者，任自爲之。夫航斷港而求至海，驅北轍而求至越則難矣，若津渡顯然，定向有在，循途而行，計日而到，何難之有。蓋讀書一事，古難今易，無論何門學問，國朝先正皆有極精之書，前人是者證明之，誤者辨析之，難考者考出之參校旁證，不可見之書采集之，一分真僞，而古書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書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諸公最好箸爲後人省精力之書，一蒐補或從羣書中蒐出，或補完或綴緝。一校訂，譌脱同異。一考證，據本書，據注，據他書。一譜録，提要及紀元地理各種表譜。此皆積畢生之精力踵曩代之成書而後成者，故同此一書古人十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前人甚苦，在前人却於已無大益校書及注古集尤甚。後人甚樂，諸公作室，我輩居之，諸公製器，我輩用之。今日止須善買書讀書，便省力易見效。士生今日，若肯讀書真可不廢無益之精神，若無諸公自考之則甚勞，不考之則多誤。而取益身心，坐收實用，據漢學之成書，玩宋學之義理，此時不再考證亦已足用，但多覽先正考證之書而篤信之，可矣，此事亦無窮，力有餘者聽之。事半古人，功必倍之，慎無驚怖其言以爲河漢而無極也。

讀書勿諉記性不好。

每見今人不好讀書者，輒以此藉口，此欺人也。日記一葉，月記一卷，十年之内可記百餘卷矣，非不能，實不爲耳。朱竹垞有言，世豈有一覽不忘一字不遺者，但須擇出切要處記之耳，竹垞爲本朝第一博雅人，其説如此，以告學者。

讀書勿諉無書無暇。

能購購之，不能借之。隨得隨看，久久自富，若必待插架三萬，然後議讀終身，無此日矣，即使四部駢羅，豈能一日讀盡，何如姑盡所有，再謀其他，更有一蔽，勸人讀書，多謂無暇，不思嬉遊晝寢爲暇多矣，一葉數行，偶然觸目，他日遇事或即恰收其用，自非幼學真讀書者，斷無終日整襟危坐，限定讀書時刻之事也。

買書勿吝。

田穀之利，不及什一，商賈之利，止於三倍。典籍之利，淑身興宗，化愚爲賢，子孫永保，酌之不竭，一卷之書，有益天下，此其爲利不可勝言。節衣縮食，猶當爲之。惟買書須得其門，若無通人可訪，則常過書肆，流觀架上名近雅馴

者，索取繙檢，要籍精本必時遇之，即使買而不讀，果於此道篤好，子孫亦必有能讀之者。

蜀人尚義好施，書院社學，所至莘莘，義卷賓興，色目非一。今有一義，更爲進之，仰屋冥搜，專攻帖括，澤渴壁枯，終鮮宏益。以云振救孤寒則有之，如謂興起人文則未也。儻有好禮者，廣買典籍，置之書院，計最要各部，所費不過千餘金而已。千金之書，百年以內，不至壞爛，三十年內，不即散亡，一縣高材，咸得霑丐，展轉授受，流澤無窮，一鄉之中，通人接踵，何憂不成爲冠蓋里乎！較之募集多金，爲文昌魁星修造樓閣，號偶培植文風者，有實效多矣。文昌六星，雖有司祿，何與學校。魁乃斗宿之一，俗以奎壁書府傳誤作魁，與其徼福於星辰，責效於土木，不如求諸人事之爲愈也。

讀書期於明理，明理歸於致用

書猶穀也，種穫舂揄，炊之成飯，佐以庶羞，食之而飽，肌膚充悅，筋骸强固，此穀之效也。若終歲勤動，僕僕田間，勞勞爨下，並不一嘗其味，蒔穀何爲？近人往往以讀書明理判爲兩事，通經致用視爲迂談，淺者爲科舉，博洽者著述取名耳，於己無與也，於世無與也，亦猶之穫而弗食，食而弗肥也。即如《說文》《小學》誠爲讀經扃鑰，乃吹求無窮，膠柱不化，是守此筌鑰以終其身，仍不免爲門外人，何由望見美富，此豈通六書之本意哉！其他考據家流弊亦多此類，使世人訾漢學者，此輩爲之也。隨時讀書，隨時窮理，譬如農家，年耕年食，不聞必待偏嘗百穀，富積千倉，然後謀一飽也。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從此貫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講求，無論才識長短，筮仕登朝，大小必有實用。《易》「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識識《釋文》作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識畜德，事本相因，若讀書者，既不明理，又復無用，則亦不勞讀書矣。使者諄諄勸諸生讀書，意在使全蜀士林美質，悉造成材，上者效用於國家，其次亦不失爲端人雅士，非欲驅引人才盡作書蠹也。此條特爲能讀書者發之。

薛福成《庸盦全集・文編》卷一《應詔陳言疏》 一製器宜精也。西人器數之學，日新月異，豈其智巧獨勝中國哉？彼國以製器爲要務，有能獨創新法者，即令世守其業，世食其利，由是人爭自奮，往往有積數世之精能，創一藝而成名者。中國則不然，凡百工技藝視爲鄙事，聰明之士不肯留意於其間，此所以少專家也。夫《周官攷工》一册，自梓匠輪輿以逮鳧氏函裘陶冶，莫不設爲專官，子孫世守勿替。他若奇肱氏之飛車，公輸般之攻具，諸葛亮之木牛流馬，其精詣獨至之處，何嘗不逮西人哉？正以後世不崇斯學，故浸失其傳耳。今欲鼓舞人心，似宜訪中國之巧匠，給之虛銜以風勵之，隨時派員帶赴外洋，徧遊各廠以窺其奧窔。有能於洋人成法之外，自出心裁者，優給獎敘，或仿西人之法，俾獲世富其利，庶巧工日出，足與西國爭長矣。

陳虬《治平通議・變法通議》 一删訂羣書以宏作育也。自中外交涉以來，實開千古未有之奇局，其紛紛然耀我以兵甲之利，矜我以造作之奇者，既屈指之難數，其眈眈焉窺我之堂奥，圖我之藩籬者，又環顧之堪虞。我國家於是發憤爲雄，力圖自强之計，數十年來開譯館創各局，京師則設同文館，天津則設武備學堂，上海則設廣方言館，以及通商各埠逐漸添設學堂，且復招募幼童出洋學習，延聘西士專譯諸書，其兢兢講求者可謂不遺餘力矣。然而外購則動受其愚，內修則因仍夫陋。糜帑曠日，其究不能收實濟之功者，果何故哉？蓋緣所譯之書無善本也。試略言之，西學以算法爲首務，而算學之書自我聖祖仁皇帝集古今之大成合中西爲一貫，《御製數理精蘊》允爲後學津梁，由茲以降，如李壬叔同譯之《代微積拾級》與《圖錐曲線》《重學》等書，則失之故爲艱晦，華蘅芝同譯之《代數術》《代數難題》《三角數理微積溯源》則失之繁簡失宜，散雜無紀，且有錯謬處，偉烈亞力之《數學啓蒙》、藍醫生之《西算啓蒙》、那夏禮之《心算啓蒙》、哈邦氏之《心算初學》則失之淺陋膚末，狄考文之《筆算數學》、傅蘭雅之《數學理則》失之蕪冗繁瑣，此算書之大較也。以外如《汽機發軔》《汽機必以》、《汽機新製》《西藝知新》諸書則意義紛歧條理不貫，如馬力一事忽言號馬力、忽言實馬力之類，《化學鑑原》分原續編補編，《考質求類》《易知初階》《指南闡原》諸書則名目混異，說無指歸，如《鑑原》之碘指南名燦，《鑑原》之鈉初階名鑰，且僅詳於器物名色，而造作之層次曲折則絕不吐露之類。其他如《地學淺釋》《繪地法原》《海防新論》《臨陣管見》《水師操練》《輪船布陣》，以迄《克虜伯砲說》等書，或過冗雜而尠實義，或近滯晦而少詳明，初學之所以望洋也。若得奏請設局搜集近日新譯各書，由算書而至天地、水氣、重化、光電、礦熱、醫畫、動植各學，均宜欽遵《御製數理精蘊》條分縷晰之例，一一爲之詳加釐定。凡術之迂者捷之，繁者簡之，晦者明之，闕者補之，折衷乎異同之辨，會歸於坦白之途，總期法無不備，旨無不明，薈萃成書，頒發天下，則庶乎顯示津梁，既井井焉有條之不紊而宏我作育，自芃芃焉棫樸之可期矣。

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卷一一鍾天緯《西學古今辨》 格致之學何所不

該，亦無一不備，大而天文、歷算、輿地、山川，小而水火、聲光、重電、化醫，各學莫不有精微之理存乎其間。惟中國重道輕藝，故久置不講，而寖失其傳；外國重藝輕道，故日益研求，反成絶詣。迄今風氣大開，新理日闢，上以富强其國，下以世業其家，每挾其長以侮我所短，誇其所有以傲我所無，不知華人心思才力何嘗亞於西人，苟稍分制藝之精神，專究格致，不難更駕西人而上之。特恐中西言語不同，文字復多隔閡，此近世繙譯書籍之所由起也。繙譯西書初創於上海墨海書館，繼而京師則同文館，上海則製造局，均以繙刻西學爲事，刻成者蓋不下數十種，而西人之寓居各埠者，時著述以繼之，如益智書會、格致書院等是也。近日赫總稅務司亦繙譯初學之書，天津亦設繙譯館，日本與我爲同文之國，而譯刻西書至百餘種，亦可謂海内之大觀也。顧京師所譯者多交涉公法之書，上海所譯者多工藝製造之事，惟日本所譯最廣，惜中閒雜以土字難以通行，然就此各種西書而論之，其中雖有詳略之殊，而其發明泰西格致之學則一也。請擇其最要言之。一曰天文學。中國自古以來皆言天圓而地方，而西人則言地體渾圓；中國言日月圜地而行，西人則言地球自轉，而與諸行星皆繞日而行，蓋地爲行星之類；中國言日月闇食爲計都虚，而西人則言日爲月體所掩而日食，月爲地球所隔而月食；中國言天有九重最上爲宗動天，而西人則言恒星爲太陽之一類，各有行星月輪繞之；中國言彗爲天之垂象，而西人則言彗亦有軌道可尋，且必循橢圓線而行；中國言日爲君象月爲后象，而西人則言月小於日幾千萬倍，且行星各有月、輪，如木星則有四月繞之，凡其所言皆鑿鑿可據，且製造極精之儀器可以仰觀俯測，是以天學大明而航海者竟能環繞地球而行，即夜寒晝暑之理無不能言其要令，所譯者如《談天》等書是也。此可謂天學之最要已。一曰地理學。地爲流質所結成，其始極熱，漸冷漸縮而漸監，地殼漸結成凸凹之形，則山川是已，地中火質有時發洩則爲地震，亦有裂爲火山火井者，地既外冷而内熱，則入土百尺即加熱若干度，深至十里則金石皆鎔矣。地球既繞日而行，則因南北而有寒暑，因向背而有晝夜，因吸力而有潮汐，因冷熱而有風颶，皆一理爲之相生者也。就地面言之，則區爲五大洲，分爲百餘國，有山川以隔風氣，有江湖以資灌輸，就地内言之，則有五金煤鐵各礦土石層累而成，西人識別礦産即就逐層土石以驗之，而地之寶藏盡出。近所繙譯者如《地理全志》上下編、《地理備考》《地球説略》《萬國輿圖》《地學指略》《瀛寰志略》《海國圖志》《地學淺識》《金石識别》《開煤要法》《井礦工程》《寶藏興焉》等書，其於地理、地輿、地質三種言之綦詳，此則言地學之要也。一曰氣學。氣分兩種，有空氣有蒸氣。空氣者，合養氣淡氣而言之，環地球外皆有空氣包羅，蓋即天地氤氲之氣，所以生育萬物者也。人物皆處空氣之中，如魚之游泳於水中，人物四圍受空氣所壓，故骨肉停匀，若一離空氣則百脈僨張氣喘欲死，凡室中生煤火則空氣爲其逼走，人無空氣呼吸即奄然欲斃，俗謂之中煤毒，其實乃無空氣之故也。不獨無空氣足以殺人，即空氣少亦足致病，凡舟艙監獄室小人多，往往致斃，西人有空氣箱之製，抽出空氣則納以鳥獸而立斃，燃以火藥而無光，或擊鐘無聲或錢毛並落皆其驗也。至若蒸氣則每水一立方寸化氣一千七百倍，藉汽之漲力代人力之用，故西國凡百機器皆以汽力運之，如火輪舟車紡織機器皆以汽爲之行動，汽之爲用大矣哉。西人創爲寒暑風雨等表，輕氣球空氣槍，則空氣之力也，汽機鍋鑪汽罨等物則蒸汽之力也。繙譯者如《汽機新製》《汽機必以》《汽機發軔》等書皆言氣學之要也。一曰水學。水爲輕養二原質所成，以電氣化分，仍還爲輕養二氣質而水，即涓滴無餘矣。若復以電氣還原，則氣質仍爲流質，故順之則就下，搏之則過山，蒸之則化汽，壓之則傳力，其用無窮。西人因創爲水輪、水碓、水龍、水法、吸水箱、壓水櫃、蒸氣機，自來水諸法，民生利賴愈宏。蓋水性就下，因地心有吸力，水必順下而流，水性平流，設有兩櫃，各距數里而以鐵管相通，則此端水高一尺者彼端亦高一尺，地形之高下以水測之，西國則有水平之制；物性之輕重以水爲衡，西國則有水平之器；水可借力，如大小兩筒其底相通，則壓其小筒之水而大筒之水即上升，如大筒徑逾十倍即增力十倍，此近日壓水櫃之法。凡放礮、起重、壓鐵，無不賴以傳力，如《博物新編》《格致入門》等書皆詳載其制，此亦水學之要也。一曰電學。萬物日在電氣之中而不覺，電氣亦伏於萬物之内而無形，大而人髮，小而貓皮，粗爲玻璃，細爲火漆，皆電氣之易見者也。人心亦有電氣，道家謂之三昧火，而西人謂之腦筋。氣司一身之知覺，運動全賴腦氣筋爲之，覺察也。物類中之電則分爲兩種，一爲乾電，則以攝鐵摩擦而生，如電光燈即用此法；一爲濕電，則以白鉛炭精代精錡銅片之用，一經硝强水而電氣生焉，如電線通信即用此法。至照相亦初用濕電，近已改用乾片矣。西人爲今之電學，初起機緘，將來深究精微，必愈出愈奇，不但如得律風、電光燈、水雷、電報而已也。或用電氣行車或用電氣交戰，較各種西學最無涯岸，然其端則仍中國發之，中國以琥珀拾芥，西人因之推究其理，名之琥珀電氣，近所譯者如《電學》一書及雷氣鍍金鍍線各法，此則電學之要也。一曰化學。中國以金木水火土爲五行，而西

人則分爲六十四原質。原質者即純一獨立之質，挺生於天地之間，而不與他質相雜者也。原質之中分爲三類，有實質、有流質、有氣質三者。可遞相變易，亦可互相還原。天壤間品彙庶類千變萬化，皆由此原質而成。有化分化合之異，其化合之故全藉受力相攝，而必得熱火光三種則變化更速。自有此學，大之足以品察萬類，小之足以剖析毫芒，直探造物之元機，而使凡人得窺位育之作用其功，豈可與燒丹煉汞者同日語哉。西國學校童蒙即習其書是，以重視化學爲民生切要之圖。近來譯出西書如《化學鑑原》《分原攷質求數》及《化學初階》等書其於西人之精蘊略已該備，謂非化學之要哉，一曰重學。力有動静，動者遇力而静，静者亦遇力而動，兩力相抵而止，兩力相併而前。西人機庶之學胥本乎此。蓋力之爲用廣矣，顧論力之根原，肇始於太陽，由是而星月之相攝有力，地心之吸動有力，波濤之摧壓有力，風氣之鼓盪有力，水蒸汽則有漲力，火生熱則有焚力，以及電有傳力，物有化合之力，皆力之大較也。西人因創爲助力、借力之器，於是一髮之力可引千鈞，一夫之手能移萬石。爰考其制則分爲七類，一爲槓桿，二爲輪軸，三爲轆轤，四爲斜面，五爲螺絲，六爲齒輪，七爲尖勢。凡造鐘表之擺錘器具之機簧無不藉此七種而爲之。近來繙譯者有《重學》一書，其餘附見於《格致入門》一書，不勝枚舉，此重學之要也。一曰醫學。人之夭壽生死雖賦於命，然病前之防護，病時之調治，病後之補救，寔爲生命之大關。西國醫理實爲格致之大端，其始本興於羅馬，歷代均有名家著書垂世。自格致化學明而醫學亦爲之大變，二百年前脈管回血之理西醫猶未講明，近始證驗明確，此外如腦氣筋甜肉經之類皆發前人所未發，爲中國自古醫學所無。所以然者大半由於剖驗之功，西國取老病院或獄囚之病死者細爲剖驗其臟腑血脈，究其致病之由，是以於人之四體百脈無不洞垣一方即病者自知不起，亦肯捨身醫院以教生徒以救同病，若病死而不得其由一若大仇之未復，故精益求精也。近來譯出之書如《儒門醫學》《醫藥大成》四種醫書西藥釋略等，世人頗有能讀之者，而西醫復在各省施醫施藥，治之輒效，足見西醫之治法皆從格致中來，初非無本之學此醫學之要也。以上不過粗舉大綱，而西學之範圍已不出乎是若夫聲學、光學，不過爲氣學、熱學之緒餘，律學算學別屬於專門之絶詣，茲故不贅焉。

何良棟《皇朝經世文四編》卷八《振興算學論》 此論係友人金匱華四芳先生所撰録，登報以供衆覽，其文曰：數爲六藝之一，權於隸首，而詳於《周官・保氏》，孔門七十子之徒咸通其理。秦漢而降，代不乏人，如洛下張衡、劉焯、祖冲之輩，各有著述，號爲專家。唐時設明算科，其書頒在學宫，令博士弟子分年肄習，沿及宋元，其學大盛。自明人崇尚八股，始薄《九章》爲小道，或鄙夷而不屑，或學之而不精。唐、顧諸人奮其私智，纔學中墮。我國家右文稽古，振興算學，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幾務餘閒旁及象數，《御纂數理精蘊》五十三卷，立綱明體分條致用，以點線面體爲經，以和較順逆爲緯，通中西之異同闡天人之微奥，大哉，聖人之制作固當超萬古以上。一時承學之士若薛儀甫、王曉庵、梅徵君類皆甄明八線，洞曉六宗，而梅氏著書七十餘種，闡明各法意境瑩然，以故宗其學者益衆。乾嘉以來，人才輩出，自戴東原表章古籍，而算經諸書傳自張古愚、李尚之，羅茗香諸君，核算細草而天元四元之術。明自明静庵、董方、項梅侶、戴謂士、徐鈞卿諸家，發揮杜術而屢除之法精，自李壬叔讀徐、李之業，而幾何曲線重學代數微分積分之學備算學之至。今日古義既明，新法日出，斯誠極古今未有之奇，萃中外一家之盛矣。然以中國之大，人材之衆，而海内精此學者不過十餘家，而嘉道時，阮文達公編輯《疇人傳》爲書祇四十六卷，羅氏續之得六卷，然猶借才於異代，借才於異地，以中原文獻之邦，曾不若泰西諸國之盛者，何也？蓋西國算學列於書院，月有攷試，等其高下而進退之，大書院肄業者多至數百人，夫聚數百人之心思才力相與討論而研究之，其用力少而成功速也明矣。中國則不然，律令有天文之禁，朝廷無攷試之條，而欽天監率任世職默守成法，習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功名之士誰肯舍其當務之急而爲此不急之務，即有一二篤志嗜學之人，而或窮鄉僻壤，既少書籍之攷證又無友朋之講習，冥搜暗索勞疲精神，爲有不廢。然中大臣有上書請詔開算學科者，格於部議未見施行，觀禮部原奏云，昔康熙年間楊光先與湯若望睹測日影於午門，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由是以推今若開科將不獨應試者人數不敷，即主試者亦恐驟難其選吁！亦可慨矣。幸年來當軸諸公，有見於西人製器之精，無不以算學爲本，而尤惜從事於此者之少也，思有以振興之，由是京師設同文館，閩中、滬上兩船廠亦開學堂招致生徒講明算法，而學使歲科兩試始有録取算學之例，可謂求其本矣。今兩廣張制軍講求實用，爲國儲才，創建算學館，廣致算師，誘掖而獎進之，語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吾知有志之士必爭爲有用之學，行見家有其書，人自爲學，實事求是，精益求精。將上以察天心之高遠，下以辨地域之廣輪，以製造測量之學，西人所矜爲獨得者，更不難發其扃而闢其奥，誰得目爲小道而忽之哉。

《格致匯編》第五年秋《格致書院教習白爾敦擬教授綱目》 客歲，衆董聚

議，謂欲中國各處盛興格致之學，格致書院雖有房屋器具，徒張具文，終無實效，不如函致英京，托大名格致家薦聘名師，居院教習格致各門之學。議既定，乃請得英國名家格致師白爾敦先生專門教授。本年夏到申入院居住，先修備房屋及內所需自來水、煤氣燈、格致講臺，并一切應需格致器料，擬於本秋季起首教習。教法有二：一爲公講格致大綱，并用器且演試，以便衆人觀聽而增識見，來聽者不取分文；一爲招集生徒，分班細教，學者常居院內，月教格致各門，曰氣學、曰水學、曰熱學、曰光學、曰電學、曰化學礦學等，所定課程，另開細目，以便納束金若干，所學者預知。又擬每一學滿課則嚴爲考試，考中者院內給憑，以昭熟練，便於出院後謀事，有憑可據，隨地見信於人。凡來學者，每月擬納修金十元，房飯在內，如外居而朝來暮去者，月收六元。欲習化學、礦學、煉金三門者，以三年爲限。欲習電學，或照象，或電鍍等，則隨時可集數人成班，另行教習。此其大概章程，本館代述節略，用奉衆覽。至於詳細節目，容在院衆董議定再爲述及。

茲有白爾敦自擬公講格致學第一門之綱目譯列如下。其題爲電學門。一邊講其功用，一邊試其器具。

第一回，論化電器之情形。舊法以鋅與銅及紙，成方塊或圓塊紙，浸鹽水或最淡强水，迭成電堆，則能發電，用藥水發電筒乃將鋅銅二金同浸淡强水內，則能發電，如鋅面敷汞，則更便用。或以銀片代鋅極，如司米發電器者，亦爲更便。鋅浸强水則放輕氣，即能自燃之氣質，如以鉑代銅，則輕氣聚於鉑片，而不聚於鋅板。

鉀養二鉻養三，即紅礬，用以發電，能收輕氣。如將鋅一塊浸紅礬酸性水內，則鋅消化而水變色，惟不放輕氣，用强水發電，如司米等器，則所放輕氣有礙於電氣之力，用紅礬水則收其輕氣，而電氣能大而多，且電力最猛，不用電時，其鋅板取離水面，可免消耗。

欲得電力久長而不必添換新料，則不能用硫强水發電，因硫强水消化鋅板過速，又不可用紅礬水發電，須以收輕氣之定質代之。如以淡輕四綠，即磁砂代硫强水，錳養二代紅礬，則能久發電而不改變。此爲法國勒克蘭些所設，故名勒氏發電筒。電氣鬧鐘或發電報等暫需電力之器俱可用之。

第二回，論勒氏發電筒。須用泥漏筒，會錳養二與鋅條隔離，常用之發電筒亦多用泥漏筒，令其定質或流質隔離。有一種發電筒最宜於鍍金或電報用之，其電力比勒氏者更大，但以理設之法，乃用銅筒與瞻礬，名曰但氏發電筒。用硝强水發電可代紅礬與錳養二之用，惟因硝强水消化鋅甚猛，故必用泥漏筒間之，本生與顧路費所設，發電筒俱用硝强水，其力極大而煩費亦大。近來有美國格致家愛第森另設一法，用鋅板與銅養板浸濃鉀養水內，能久發電而不變更，其法爲各發電筒之最簡便者。

第三回，論通電簡便之法。如電氣鬧鐘之過電器，又通電過極細之金類絲，則能生熱以至燒壞，此法可燃放槍炮，或由遠處燃放水電，又醫學用大濃電氣數要事。醫學所用發電器另法所制。

指南針上如有通電金類絲，通以電，則令指南針偏動，從此理能成簡便電報。熟鐵條外燒包絲銅絲，通以電，則熟鐵變有吸鐵性，從此例能成電氣吸鐵氣。考其各性，則大有趣。近來藉此事而成電報，能於頗遠之處通信報事。另有法能增電力，使報達至最遠之處，電行過金類絲極速，有法能量其速率。

第四回，論電氣吸鐵氣之各用甚繁。如電氣鬧鐘、電氣時辰鐘、電氣自報火警鐘、房內電氣防賊鐘、房內電氣喚僕鐘等是也。

有金類絲一條，通以電，則能令相近金類絲有附電氣，從此理可成附電氣圈，附電氣圈在醫學內用之。其大者能放長火星，通其電，過真空管能發光，最美觀，謂之真空傳電管。

第五回，論電氣能鍍金。有數種化學料，通以電，能化分如銅養硫養三、或銅衰、或銀養淡養五、或銀衰、或金緑等鹽類水，俱能爲電化分。其金類隨電行過其水內而鍍於他器，如所通電力極大，則鍍成之金類成粗面，顆粒分明，如用小電力而緩鍍，則鍍成之質相連甚堅，而質紋極細，如銅能鍍於銅面，或鐵面，或敷筆鉛之蠟面，此爲電氣鍍金之大概。近來電鍍之用甚廣，有數種發電器，或磨吸鐵器，鍍金最便。

以上五回，咸論電之利用。每回備多器具與材料，當衆前演試各事，如聽者尚不明澈，俟講畢可復問於白君。此五回，逐次講完，則再論照像等。格致工藝開講尚未定期，講期必將隨時登諸申滬二報。

《格致書院西學課程・格致書院會講西學章程光緒二十一年》　一、本書院之設，原欲興行格致之學。惜開院多年，未收實效，茲特設法，以便倡行西學，引人講求。凡聰幼文人，有志考求者，可於每禮拜六晚七點鐘起到院，談訂録號，言定欲習何種西學，以便照課講習。

一、照今所有西學書籍足資考求者，可分六學：一礦務，二電務，三測繪，

四工程，五汽機，六製造。各學有全課，有專課，學者可任取某學，逐次講習。此外，欲另習他學者，亦可商訂考求。

一、以上六學，照西法各派定課程，譯印成張，學者可按課學習。所需書籍，各自購備，居恒逐細讀閱，以期熟練，遇有難明之處，可按期到院詢問，爲之講解。

一、每月一次，於禮拜六晚爲考試之期，凡學者可如期到院面試，果覺純熟，則給課憑後再換新課。不熟者仍需温習前課。

一、凡習熟一學全課，或一門專課，考試中式，則發給本書院課憑，指明其人已精此門學業，足爲行用。

一、無論欲習何學，必照譯成課程，循序而進，不得躐等，不得躁進。每七日中，必自盡心習練在學之課，以便臨期考試。

一、本書院所設此舉，意在倡引鼓勵，并非坐館塾師逐字課讀者比。所有功課，全賴學者自行工苦，殷勤習學，本書院不過略助講解，以便明通而已。

一、學課中遇有須演試者，擬用院内已有之器具，訂期在院依法試驗，或用影戲燈等法，顯明其理。以上各事，一概不取分文。

一、如將來願學人多，而學者已得門徑，不難精求，擬另聘請專師，居院教習。如何從學，到時當另有章程。

《格致書院西學課程・格致書院西學課程序 光緒二十一年》 洎乎中外互市以來，華洋既接，各事交通，西學之流進中國者已非朝夕。識時務者，每喜西學之有裨實用；明道理者，亦嘉西學之足擴襟懷。一再仿行，因設同文、方言之館；次第舉辦，乃興武備、水師之堂。然此特國家仿效西法之一端，猶非振興西學之盛舉。光緒初年，中西名士創辦格致書院於滬瀆。經年始成。咸以爲從此格致可以盛行，西學不難振興。然歷多年，仍無實效。一由於風氣未開，鮮知格致之益。一由於經費不足，未能推廣擴充。一由於無合宜之師，足課有志諸士。嘻！惜矣。余於書院，忝居西董之列。每念及此，輒思設法振興。此院前倡考課之議，爰請海關諸位道憲按季命題，課以格致等學。初應課者雖少，後竟有加。復請南北洋大臣於正課外添以春秋特課，今應課者濟濟多士，動輒百數十人。而且嘉言讜論，多發明洋務西學。此格致學爲之一振。然此猶屬紙上空談，未必竟有實際。欲興西學，猶未可於此已也。本年夏，復籌及一會講西學之法，定於每禮拜六晚，躬親教習。凡聰幼文人有志考求者，皆許來院習學。爰擬課程六學：一礦務、二電學、三測繪、四工程、五汽機、六制造。前四學已印成篇，附列於後。末二學現不及譯，俟後補印。諸學以算學爲起首工夫，違此則不能前進，蓋算學爲各學之根本，算學不明，則諸理難解，故不可不先習也。算學又以數學爲首，明乎數算，始可進習代數、幾何、三角、八綫諸算學。是學算宜以數學爲先也。算爲中國古學，六藝之中，數居其一。今之科場，亦以考取算學爲重，人亦何憚而不學耶？且算之爲學，節節可以致用。非若他學，必待學全而始有用。此則淺而習之，可施於日用平常；深而求之，可藉以析紛窮理；變而通之，可以製器；大而化之，可以參天。算學之益，豈淺鮮哉！或以爲算學與格致似居兩途，不學算亦可徑習他學。殊不知格物務在明理，格物之理，多賴算學證明。不明算即不明理，學之能無疑義乎。或以爲粗習中算古法，即可學等疇人。不知叩其實際，考其真能，則無以應。甚至老法塞胸，舊術滿腹，繁不勝繁，固執難化，算一題不厭經日，演一草需紙半張，若此能算，亦只謂之能算而已矣。余之所以必教數學者，正欲醫其痼疾，汰其繁累，法愈簡愈妙，理愈講愈明。薰陶數日，積困頓開；誘掖半年，學業驟進。現常從學者凡三四十人。每次發給數學課題十餘道，使自習練，揣摩演草於卷，交出批閱。每禮拜六晚，爲之細講各題之理法，使之明悉，滿一月，則面試，百分中能考得七十五分以上者爲中式。照給課憑一紙，以征所學有成。現得課憑者凡數人。將來能考中者自必尚多。考中後，再爲之講習代數、幾何、三角等學。如此，則學者可得實際，所習之業，亦屬真工。如徒欲粗識皮毛，不求甚解，則非我之所厚望焉。夫西人肄業以三事爲不可少：一識字讀書，一寫字作文，一熟練數學。三事精通，始可進習他學。華人肄業，亦宜仿行此意，毋以涉獵爲也。凡居遠地，欲從學者，尚擬寄發課題，依例繕卷批閱，惟往返力資，須學者自備。余之所以倡此舉者，意在振興格致，鼓勵人才，使有志之士，知所勤苦奮勉，發憤興學。故不惜工力，借暇教講，今已半年有餘，所積課題不少，深恐遠近未能周知，故特印出，以公同好。是爲序。

鍾天緯《訓蒙捷訣》 鄉人讀書，往往有四五年之久，而能解之字無一百，能識之字無一千，皆因拘守舊法，未得捷徑故耳。今與教讀先生商酌，另用新法，教各人子弟，各人須知先生苦心，實欲使子弟受無窮之益，並非偷懶以圖自便。今將訓蒙捷訣，約略言之，條列如下：

一、認字解字

假如有兩童讀書，甲童能念熟五經白文，無一句差錯，而一字不能認得，一

字不能解得。乙童能認五經之字，能解五經之字，而經文一句不熟，問此兩人誰爲有用？高明人必曰能識能解者有用，若不能識不能解，雖熟讀亦無用也。尋常人每以多讀書爲主，而不以認字解字爲主，無怪乎讀書數年，依然如一木一石也。

一、認字之法

認字須通館一律，蓋一律則教一人而十餘人聽之，假如館中二十人，若每人教兩遍，合而計之，一如每人教四十遍矣。而且二十人之中，有識彼一字者，有識此一字者，互相質問，更無慮不識也。或館生年有長幼，質有靈鈍，只分兩等便合，如認十字爲第一等，認五字爲第二等。認字切不可多，爲將來温字地步。

認字須分班數，假如館中二十人，宜分五人爲一班。每日以一寸方之紙，寫一字，認時使五人圍住圓臺，逐一認識。第一班五人認完，然後第二班五人來認。所認之字，切不可另寫在字簿之上，蓋分散認則將來可以亂認得，若寫在字簿，則如讀書一般，只能念熟，而不能移在別處亦認得矣。認字必先認口頭言語，然後十三經集字，蓋童子讀書，苦不曉解，若口頭言語，則聲入心通，自能認得，在童子大有樂趣，正童子之心得也。且由淺入深，乃不易之法，往時幼學，先讀《大學》《中庸》，奈何以至深道理，使童子勉强記誦耶！童子之逃學懶讀未嘗不因乎此也！

一、解字之法

每認一字，即解一字，其始認口頭言語之字。但先生寫一字在紙，不必連注寫之，假如寫杯字，不必連茶杯二字添入，若連注添入，則學生照讀，不肯强記注解矣。以口頭言語解四書五經之字，如奔，走也；晨，早也；夕，晚也，夜也之類，故幼學易曉。

一、温字之法

跟上兩日，仍然七日一温，温字之日，則不必認新字。數月之後，字數既多，宜抽覆之，至温字則遍行温過，一日不足，則兩日温之，兩日不足，則三日温之。此事以熟爲主，不以多爲主也。

一、寫字之法

寫字宜先學一劃、一豎、一撇、一捺，數個月後，然後湊成全字，此乃由分而合之法，譬如做木臺者，先將横直各木，逐條做好，然後合成一張臺也。

一、默書之法

不必默所讀之書，只將口頭言語之字，串成句語，令其默寫出來，由兩字而三字四字，如初云飲茶食飯，後又云飲杯茶食碗飯，後又云飲一杯茶，食三碗飯，後又造成一件事，猶云早晨起身，搭船往省城，使他照默。第二日又另擬數句使其照默，此乃信札文字之根本，切勿以爲粗俗也。其始串成句語，多用實字生動字爲之，及六個月後，宜運用口氣之極虚字，猶云必須食飯，乃不肚饑，又云少食一碗飯，尚且肚饑，何況全然不食耶！如此則將來作文寫信，十分妥當矣。若一年之後，又用文雅字，串成句話，即如云二清晨起身，趁船往省城是也。此乃由俗入雅，由淺入深之法，切不可躐等妄爲也。

一、講書之法

講書宜講陰騭文善書，不必講四書五經，蓋一則取其易曉，二則每段有古典一件，使人動聽，如俗話一般更好。

鍾天緯《上海三等公學・學堂宜用新法教授議》　予束發受書，出就外傅，所從不下十餘師，每館皆守其老師宿儒之教法，如金科玉律，不敢稍越準繩。每日授生書一首，帶書數張，温書半本，寫字一頁，便謂功課已畢。師以爲不留餘蘊，生亦以爲無可請益矣。如是者十餘年，猶不知書中是何意義，加以質本魯鈍，旋作旋輟，至十四歲猶僅讀《萬章》一篇，一日讀至「謨蓋都君咸我績」，似覺費解，細玩朱注，始知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恍然大悟。因將已讀之書，逐加體玩，均有義理之可尋。始知十餘年徒擲光陰費精神於無用之地，然因此蹉跎，究不能多讀有用之書。職此故也。光緒初年，幕游山左，徐仲虎觀察，命其兩子長君獻廷茂才，次君衡山副貢，受業於予。其時獻廷年已十三矣，《四子》《五經》，均已讀完，問其書中之義，則茫然也。於是朝夕爲之講解，一旦豁然貫通，有紅爐點雪之妙。其後徐觀察赴德國參贊任，揄揚予之教法於李丹崖星使之前，星使咨調予出洋充教讀，蓋擁皋比於三萬里之外，亦從來所未有。予一以教徐生之法教李生，李生名鍾俊，亦能心領神悟，比予回國時，業已中西文理俱通。明年予就上海製造局，挈眷僑寓局後，朝出暮歸，從公鮮暇。其時寰兒方七齡，尚未上學，因剪紙作方字，每晚教以二十字，逐字講解，每字只講一義，積三月餘，已有二千餘字，於是授以《感應篇圖説》《陰騭文圖證》，每晚爲講一課，隨令還講，即加句讀，作爲次日之生書，次晚背誦無訛，再上第二課。如是者半年，眼前文理，均已粗通，遂買《三國演義》一部，每晚與之講解，因新出石印繪圖，小孩如獲至寶，與之講解，更爲眉飛色舞。《三國》已畢，再授以《列國演義》，旋以《左傳》《國語》《國策》《史記》相印證，更覺

醰醰有味，如此前後，不及一年，已能握管作通問函，漸漸學作古文矣。故寰兒於十一二歲時，業已開筆作春秋策論，皆獲益於此法也。此法本奪胎於西人，蓋西人教法，無他巧妙，不過由淺入深之一法，先講拚法調音，次講文法字義，比及三年，文理無不貫通者。中國讀書，勤過西人，而獲益適與之相反，由於先艱深而後平易，童子無知，不能食古而化也。若用新法教授初學蒙童，每日先授以方字，逐字講解意義，不妨悉用土音。每日以識二十字爲限，俟識千餘字，即選《二十四孝》、《二十四悌》、《學堂日記》、《感應篇圖説》《陰騭文圖證》等書，編爲三百課，配以石印繪圖，每日隨講隨讀，仍必添識新字，以滿三千字而止，此第一年功課也。次年仍兼温字義，取《家語》《國策》子史等書，文義淺近者，編成三百課，仍隨講隨讀兼温舊課，此第二年功課也。再次年擇《國策》《史記》《漢書》等文理稍深，篇幅較長者，仍選三百課，亦隨講隨讀，兼温字義，此第三年功課也。合計三年後有三千字義爛熟胸中，有九百課由淺入深之書本，而謂不能融會義理耶？然後舉四子五經授之，有不聲入心通，入而輒化乎？其開筆之法，非必作韓柳歐蘇之古文，金黄熊劉之制藝，方爲操觚也，只須由數十字擴充至一二百字，苟文理通順，自成段落，即謂之作文，豈如世俗做破承題起講方謂開筆耶？但此法之難，難在塾師，一則因塾師自童而習之，以迄白首，無不恪守其祖師教法，決不肯稍爲變通，若是者由於識迂；一則其所得修金，本甚菲薄，而學生又非其骨肉至親，得過且過，豈肯費如許精神，若是者由於俸薄；一則憚於此法瑣碎，誠恐居停無識，吃力而反不討好，若是者由於性懶。殊不知此法始雖覺其甚難，後自迎刃而解，學生但覺讀書之樂而不覺其苦，愈讀而愈有精神，愈有意味。鄙意在字典中，挑出三千字，分别繁要簡三種，均刻木版，用堅硬之洋紙刷印，切成方字，每生即給字一匣，務必讀完三千字，方準讀書，温理時令學生手自執持，目注口誦，塾師只消高坐旁觀，口爲進退。此法有三善：白紙黑字，燈下倍覺分明一也，紙質堅硬，不致磨爛二也；字面光潤温時滑不留手，不致多費工夫三也。其三年内應讀之書亦須預爲選出，加以繪圖，另刻一扳，其應注者，加以細注，務必文義明白顯露，雅俗共賞，仍不離由淺入深之宗旨。此法頗爲驚世駭俗，使冬烘學究聞之，鮮有不抆鑿者。不知人生光陰有限，能讀書者，不過一二十年，今人之書已苦百倍於古人。近來加以翻譯西學諸書，更覺汗牛充棟，人之精力，能有幾何，可以兼收并蓄！惟有將初學蒙養之功，十年縮作二三年，則騰出精力，足以讀中外有用之書，豈非當今興學之極大關鍵哉！因自述閱歷所得，質諸海内同志之士。昔王荆公行青苗法於鄞縣而大效，推行天下，適以誤國，此雖予親身有驗之事，但安得人人盡如我意，而謂其必有效耶。是所望於神而明之者。

時光緒二十二年正月穀旦，鐘天緯自記。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日記・教育》 六日甲子。訪大隈伯，其人精爽，所論教育甚當。謂吾經史詩文之學止宜用之大學專門，不宜用之普通教育，吾國書太繁多，當選定學堂教習之書。其學生查考之書，則可自由。漢以後學漸支離，當求復古以周爲主。始立學所定不能盡善，後可隨時改定，皆通識也。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尺牘》卷一《答賀松坡九月十二日》 蘐翁欲立西學，此時殊難得師，且苦經費無出。若不能别籌經費，但就現有之款，則不能有益於西學，轉大有損於中學，似非計也。且西學至難，若但購已譯之書閱之，則書院中高才生已優爲矣，然無大益。其專門之學，宜棄百事爲之，乃可望成，且非有師授不能冥悟而得。其中西交涉及西國政法各書閱之，可以增長識見，不爲迂腐守舊之談。若持此以任國家大事，仍無當也。但爲目前計，仍以令書院諸生加西學一門功課爲簡捷辦法。若别立書院，不惟得師難，經費難，即學徒亦不易得。我今年在此，欲令諸生兼習西文、西語，先請中師，後改請西師，而諸生穎異者亦且進鋭退速，深畏其難，至惫拙者更無論矣。故西學捷徑，但讀已譯之書，其弊則苦於不能深入。其導源之法，則必從西文入手，能通西文，然後能盡讀西書，能盡讀西書，然後能識西國深處。即此一端，吾國才士已不暇爲；其不才，則爲之而無益。若乃天算、化學、製造、格致則皆所謂專門者，非風氣大開，決無專習一業之人；非風氣大開，即有一二人能習其業，亦於國無能損益也。鄙見如此，可代達於蘐翁。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愛國女學校倫理教習葉浩吾君講義》 問中國女子人格，宜用何種養成之法，方可完全。天下事最可耻者，莫甚於倚人以圖存，而不知自盡其義務，自伸其權利，以爲斯世完全獨立之人。吾欲以此義，衡諸中國之男子，尚不足以語此，而況中國之女子乎。雖然男女均是人也，均爲國家社會之一分子，非養成完全之人格，亦必不能盡其一分子之義務，必不知争其一分子之權利。故爲中國國民計，固以養成男子之人格爲重。然試求養成男子之人格之本，則女子亦與有密切之關係。苟非女子有自主之知識能力，則男子必爲家計之所累而不克成爲完全之人矣。且非女子有普通之學識，則教養子女之職任必不克善，而后起之教育亦無能改化其習成之天性矣。有此

二者，豈能不重視女子之人格乎。夫女子之一身，人世之期之責之者如是其重且至，而女子不自養成一己之人格，其何以應此責任而執其應行之權乎。吾願爲中國女子一言其養成人格之法也。

中國女子人格之大缺點共有二端，今請爲之臚列於下。

一、中國女子不知自神聖視其人格，故女子之人格不見重於世也。夫人者，必以求幸福爲本旨者也。然求之者我也，致之者亦我也。我而有能享幸福之人格，則自能有享幸福之權利。乃今中國女子不知己有此神聖之權利，而轉以之屬於土木偶人、蛇蟲物妖，遇有不幸之境遇、不快之意志，則相率從僧道尼巫，而求其乞靈於不能言語、不具體格之土木，是豈非自棄其神聖固有之權利而卑視己乎。此中國女子不知其神聖視其人格而致人格不完者也。

如欲養成中國女子神聖視己之人格，則諸生當在校中之時，悉心研究博物理化學科，已足以知之矣。諸生試觀動植飛潛，諸物其生命皆系自營而存，其本能皆由遺傳而得，其體質之繁簡，品類之高下，皆由物競天擇而優，此豈有主宰是者，而使其至此者乎。觀於物，而尚知無神以宰之，何況觀夫人乎。諸生再深觀夫理科之聲光化雷，此非中國向以爲神明主宰而人無能挽回之者乎。然一觀夫聲浪之速、光行之率、物質之變、磁力之攝，皆可以人力物質轉移之以利吾用，又安有神明不測之神或非人力所能竊取者乎。即此可知惟人之靈可以治天。以人治天者强，倚天治人者弱。强優弱劣，優存劣敗，無始無終，無古無今，無去無來，皆人自致之前，非由他以致之也。故養成神聖視己之人格，即理學一科，已可知人生有神聖之權利而不可自行舍棄矣。此當養成神聖視己之人格者其一。

一、中國女子不知自高尚其人格，故女子之人格不見重於世也。人格有最高尚之定點二，一曰自全，一曰自主。自全與自主皆實現一己，於社會之要道也。今中國儒教偏重君父之權，其養成國民劣賤根性最大者有二。一曰養成國民之幼稚性，此性乃由依賴親權而得者。夫豈有幼稚之人而能自全者乎。一曰養成國民之卑屈性，此性乃由依賴君權而得者。夫豈有卑屈之流而能自主者乎。男子尚且如此，而況乎倚男子終身者乎。是故中國之《女誡》、《女四書》，即教成女子倚賴幼稚卑屈之男子之法之教科書也。對幼稚之人而更自屈於幼稚，對卑屈之人而更自守其卑屈，則中國女子之人格甚可想見矣。如色衰愛弛，即令女子飾爲幼稚也；婉順以從事，即教女子以卑屈；推至纏足、飾耳、裝束、脂粉等皆是也。此中國女子不知自高尚其人格而致人格不完全者也。

欲養成中國女子自視高尚之人格，諸生當於在校之時究心於倫理學、家政、社會、國家諸學，藝術、經濟之學，操身、衛生、家庭、學校教育之學。知倫理之指歸，而后知人格之養成之理法矣；知家政、社會、國家諸學，而后知全國之强盛，在乎國民人格之進化矣；知藝術、經濟之學，而后始有實力可以自存與自主，決不欲倚人以生存矣；知操身、衛生、家庭、教育諸學，則善己之餘，兼有善世之澤矣。此當養成高尚視己之人格者其二。

要而言之，一己者，全國民之分子，且對國家社會之本位也。愚今者請諸生求中國女子人格敗壞之原因，又爲之求其治病之法，而諸生所對未盡。鄙意故縷述如上，自謂頗能盡其指歸諸，生思之，其以愚言爲何如耶。

《南通師範校友會雜誌》第一期張庸《本校一年級修身課開始之演辭 宣統三年》　今日第一日開學，諸生第一日上課，第一課便講修身，可見本校對於諸生之身，十分注重，校中既十分注重，諸生豈能一毫自輕，既不自輕則修身一課，自當注意。世界之物，無生而完美者，明珠白玉，雖是天生寶物，然而也要人功。園樹修剪則成行，盆花修扎則成景，修之功也，予里有市屋，久藏煤，黑暗而惡臭，自屋主義雇匠而修改之，則白壁紅窗，一轉瞬而成精舍。予戚爲炊室，下灰而上塵，雖竈下嫗亦嗤爲不潔，既而遷其竈，易其楹，鑿壁爲窗，稍稍修飾，今則窗明幾净，爲客廳矣，入其室者方詫爲雅静也，修之功也。衣敝則改爲，履穿則易制，附於身者猶求其美，而本來之身，反置之度外乎。面有垢則洗，發有膩則梳，人之情也，不洗不梳，未必人即相詬，然而不爲也，以爲非徒不美，且可憎也。然則一垢一膩之微，且不願其留於身而必去之，而不道德之行爲，不名譽之徽號，乃聽其群集於吾身而不思去之，可謂愛身乎？愛好者，自孩提以來即有之特性。孩提之童，見一新衣，必爭衣之，見一新冠，必爭冠之，無他，愛好也。愛好者，好此身也，冠好衣好，吾身乃好。然則，一二歲之時，且知愛好，一二十歲之時，反不知愛好？吾不信也。修身者，即因人人有愛好之特性而使之不汨没耳，非語諸生以困苦難行之事也，諸生勉之。

《南通師範校友會雜誌》第一期顧公毅《教生指導法 宣統三年》　定章，初級師範學堂設附屬小學堂，以便初級師範生爲實事授業。又師範各科教員及附屬小學堂之堂長與教員務須會同督率師範生監視其授業，品評其當否，且時自教授之以示模範。夫教育之作用，合養護、教授、訓練三者。曰實事授業，則亦教授法之實習已耳。廣其義，正其旨，實地教育作用之練習是已。惟此實地練習

之師範學生，非所謂教生乎。監視之，品評之者，非負有指導之之責者乎。而指導之法，非應準備於監視品評之前者乎。吾不知今之師範學校，盡設附屬小學校與否，校長及教員，果有所以指導之與否，而負是責而苦無其法者，或不乏其人，爲述教生指導法。

欲述教生指導法，則附屬小學校之由來，不可不一先思之。按各府廳州縣之師範學校，爲各府廳州縣普通教育之源泉，而當將來普通教育重任，儲善良小學教員，計普通教育之進步發達，而於現在又各爲其地之普通教育標準，研究新理法，示模範於府廳州縣，思有以改良之發達之者，則皆師範學校之本務也。師範學校爲達此目的之方便，於是設附屬小學校。

附屬小學校，與一般小學校同爲教養兒童之所，而從其所以教養兒童者，又有三說：

一、示範　示完全之普通教育模範於其他小學校。

二、研究　爲關於普通教育之新研究，而計斯道之進步及改良。

三、練習　使可爲將來之小學教員者，實地練習教育作用。

由第三說，則教生之練習，爲附屬小學校之特性，而與示範及研究并貫通其旨者也，其指導法誠有不可忽者矣。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六册《詩話》　上海曾志忞，留學東京音樂學校有年，此實我國此學先登第一人也。今日不從事教育則已，苟從事教育，則唱歌一科，實爲學校中萬不可闕者。舉國無一人能譜新樂，實社會之羞也。曾君頃編一書，名曰《教育唱歌集》，凡爲幼稚園用者八章，尋常小學用者七章，高等小學用者六章，中學用者五章。皆按以譜，而於教授方法，復懇切説明。凡教師細讀一過，自能按譜以授。從此小學唱歌一種，可以無缺矣。吾見刻本，不禁爲之狂喜，原詩卷首有「告詩人」一條，足爲文學家下一針砭而增其價值。兹録如下：

曰戀、曰窮、曰狂、曰怨，四者古今詩人之特性。舍此乃不足以成詩人。其爲詩也，非寒燈暮雨，即血淚冰心，求其和平爽美，勃勃有春氣者，鮮不可得。且好爲微妙幽深之語，務使婦孺皆不知，惟詞章家獨知之，其詩乃得傳於世。總言之，詩人之詩，上者寫戀窮狂怨之態，下者博淵博奇特之名，要皆非教育的音樂的者也。近數年有矯其弊者，稍變體格，分章句，間長短，名曰學校唱歌，其命意可謂是矣。然詞意深曲，不宜小學，且修辭間有未適，於教育之理論實際病焉。雖然，是皆未得標準以參考之耳。歐美小學唱歌，其文淺易於讀本。日本改良唱歌，大都通用俗語，童稚習之，淺而有味。今吾國之所謂學校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於讀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數十行講義，而幼稚仍不知者。以是教幼稚，其何能達唱歌之目的。謹廣告海内詩人之欲改良是舉者，請以他國小學唱歌爲標本，然後以最淺之文字，存以深意，發爲文章。與其文也寧俗，與其曲也寧直，與其填砌也寧自然，與其高古也寧流利。辭欲嚴而義欲正，氣欲旺而神欲流，語欲短而心欲長，品欲高而行欲潔。於此加意，庶乎近之。

其所編之歌，亦煞費苦心。如其「告詩人」篇中之言。兹摘録數折：

老鴉（幼稚園用）

老鴉老鴉對我叫，老鴉真正孝。老鴉老了不能飛，對着小鴉啼。小鴉朝朝打食歸，打食歸來先喂母。自己不吃猶是可，母親從前喂過我。

馬蟻（尋常小學校用）

馬蟻馬蟻到處有，成羣結隊滿地走。米也好，蟲也好，啣了就往洞裏跑。誰來與我争，一齊出仗大家把命拚，不打勝仗不肯回。守住洞口誰敢來，好好好，他跑了，得勝回洞好。有一處，更好住，要做新洞大家去。

莫説馬蟻馬蟻小，一團義氣真正好。人心齊，誰敢欺，一朝有事來，大家都安排，千千萬萬都是一條心。鄰舍也是親兄弟，朋友也是自家人。你一擔，我一肩，个个要争先。你莫笑，馬蟻小，義氣真正好。

黄河（中學校用）

黄河黄河出自崑崙山，遠從蒙古地，流入長城關。古來聖賢，生此河干。獨立堤上，心思曠然。長城外，河套邊，黄沙白草無人煙。思得十萬兵，長驅西北邊。飲酒烏梁海，策馬烏拉山。誓不戰勝終不還。君作鐃吹，觀我凱旋。

《上海金業公立乙種商業學校十二週年紀念雜誌》方經《估洋教授淺説》

吾國幣制向以錢爲本位，自外洋銀元入中國，遂稱之曰洋錢。又因鷹圓産自美洲墨西哥國，故又曰墨洋。又以其産自外邦，而形圓如餅，故又名番餅。今統稱之曰英洋者，蓋其陽面有一鷹，適與英字同音，以誤傳誤，相沿成習，而不知者竟以爲産自英國。於是乎喧賓奪主，久假而不歸矣。

余聞前輩之言曰，鷹洋之初入我國也，本無價鼎，故亦無須估閱，國人因其便利，遂爲貿易場中之通用物。於是奸商劣賈，艷羨其獲利之厚，私鑄模型而僞造之。自是有净銅、夾銅、夾鉛等種種之名稱，魚目混珠，涇渭難别，因之洋蚨入

手，不敢遽然儲囊橐中矣。然此時之人，利欲之心雖高，而美術之心尚薄，且於英國之文字，更未學習，故私鑄之鷹洋，或英字舛訛，或花紋粗劣，或陰陽面之格式不符，或凹凸之淺深不一，若詳加審察，則真僞之辨別不難。況净銅之色晦若箔，而聲鋭若銅。夾銅之分量多輕，而其貌臃胂，聲無轉音，尤爲易閱。若今日之人，則智識發達，美感完備，而技藝益精，心術益壞，以后之僞造，鑒別必更難於前矣。雖然，彼魑魅魍魎之伎倆，只能施於昏黑之中，若光天化日之下，一經有心人之手，聆音察理，鑒貌辨色，秦鏡高懸，形神畢露矣。今將鑒別之大要，略述如下，俾學者有所參考焉。

鷹洋之成分(略)
鷹洋之面貌(略)
鷹洋之輪廓與聲音(略)
鷹洋之神色(略)
鷹洋之板子(略)
鷹洋之邊道(略)
低僞洋鷹之名稱(略)
鷹洋之老版與新版(略)
審閱之方法(略)
試輕重之手法(略)
估洋之避忌(略)
國幣(略)

(一)學校中教授估洋之困難

估洋一科，今商業學校中，大都設之，然無良好之課本，必由教員自編，其困難一。即編課本，而各種板子之形狀，教員雖詳細講述，學生終不能明了，其困難二。學校内即備現洋，授時每人各發數元以期實驗，而學生有不明者，欲問於教師，不能起立發問，必挈所問之洋，就請於教師，或教師巡回於學生坐位之旁，且有應接不暇之勢，其困難三。初學審閱，手法未熟，每墜地有聲，於是不得不離位拾之，易紊課堂之秩序，其困難四。諸生同時檢閱，聲音嘈雜，不易辨別，其困難五。實驗之洋，不能常換，低僞之洋，不得常見，其困難六。每星期教授只一二時，一曝十寒，顧此失彼，其困難七。有此七難，故校中教授估洋，欲得美滿之結果，良非易易惟專心之學生，能認定其板子，熟習其手法，則入商界之中，常得鷹洋過目，二三月后，真僞必能了了矣。

結論

估洋，小道也，然非一志專攻，雖有師教導，迄無功成之日。當鷹洋之未入我國也，貿易場中，都用元寶及碎銀，故商人只有估元寶之能力。及鷹洋既入我國，於是有估洋之能力。其創始者未嘗有人傳授，即外國商人，亦非擅長於此，可見我國人之聰敏，不讓外人，而世間艱難之事，惟有心者能獨得其先耳。若夫今日，人心日險，僞洋層出不窮，非特鷹洋有之，即我國之國幣，亦所恒見，故在商界中而不諳估洋，則每受人之愚而不自知，誠大憾事也。余之能估洋也，乃家君所授，而家君則得祖父之傳。初學時，家君適任縣署徵收處估洋之職，每日過目者，恒數百元至萬元，自晨至暮，或自暮至黎明，無片刻之休息。余侍家君之側，觀選擇者三月，暇其輒取之審閱，家君又從而指教之，閱半年，手法已嫻熟，普通之板子，皆能認識矣。然當時未習英文，所以辨別板子，認花紋而聆聲音，未嘗知有記號也。迨十有五歲，始能辨別真僞，於是家君休息之時，余即代爲檢閱矣。至於商界之中，教授學徒，或因所見者少，或因教授未得其法，致數載而不識板子者有之。然學者不能專心致志，亦其大病。余今任金業學校之實踐一科，將及三載，循循善誘，自愧未能。惟執小學教鞭，已及八載，教育原理、教授方法，略知一二，故較之曩時之教授，敢云略勝一籌耳。

《教育雜志》第一年第一期吴人英《初等四年級國文教授案》 教科書：南洋公學新訂蒙學讀本三編第六十七課

教材：自立説

教案：用三段法

預備：

問人若遇窮困，則應求濟於人乎，抑不求濟於人乎？答：不求濟於人。問何以不求濟於人？答：若求濟於人，則失自立之資格。問人而不自立可乎？答：不可。

目的指示：

汝等既知人不能不自立，今日即講自立，汝等聽之。此時書「自立」二字於黑板，并講明其字義。

提示：

將書中生字逐一書於黑板，與生徒問答，詳細講明，然後將書中字義及詞

句，逐一講解之，并設問題與生徒問答（附問題）。藤與桂孰高？藤如不緣於墻亦能高於桂乎？墻崩則藤如何？人若依人而生，一旦失依則如何？

應用：

凡人當求自立。若不知振作，依賴他人以爲得計者，一旦失依，則必不能自存。觀藤一植物也，其不足恃尚如是。吾人欲生存於世界，不得不亟謀種種自立之方法。

講畢后，教者先將全文朗讀一遍，乃令生徒共讀之，如再有暇時，或令行讀，或令行讀，隨時酌定。

本書無插圖，教授時，在黑板上畫極簡單之藤如緣於墻上之形狀，旁邊畫桂樹一株。

《教育雜誌》第一年第一期顧樹森《初等一年級國文教授案》 教材書：用文明書局初等小學國文讀本第一册第五十八課。

教材：方盤　圓盤　桃～盤　梅～盤　數數　五個　十個

教案：用三段法

預備：

問有人在市中購菜所提何器？答：籃。問籃以何物爲之？答：以竹編成之。問籃有何用？答：可盛物。問盤亦可盛物乎？答：可。問盤與籃同乎？答：不同。教盤是以木爲之，可捧而不可提。今日是講盛物之盤及盤之種種形狀，諸生須細心静聽之。

提示：

先繪方盤於黑板上。問此爲何物？答：方盤。乃出方盤實物以示諸生。問此方盤與黑板上所繪者同乎？答：同。問此盤何以不稱之圓盤，而名之曰方盤？教因方盤四角皆方，故稱方盤。問圓盤與角乎？答：無。乃繪圓盤於黑板上。教此盤因周圍皆圓而無角，與方盤絶然不同。又出圓盤實物而比較之。問諸生方圓盤三字能寫之乎？乃書方圓盤三字於黑板，説明其筆劃之次序，并令讀之。

問盤中可盛何物？答：果實等物。乃繪方盤中桃子五枚於黑板上。問此爲何物？答：桃子。問桃子熟在何時？答：五六月間。教桃樹在二月中先開花，花落而結果，至五六月熟。乃書桃一盤於黑板，令生讀之。又繪梅一盤十枚於黑板。問此爲何物？答：梅子。問梅與桃孰大孰小？答：桃大而梅小。問梅子何時可食？答：四五月。教梅較桃先熟，因梅花開時亦較桃花爲先也。乃書梅一盤於黑板，令皆讀之。

乃將所繪方盤中之桃子、圓盤中之梅子，一一數之。問方盤中有桃子幾枚？答：五枚。問圓盤中梅子共有幾枚？答：十枚。問然則方盤中之桃與圓盤中之梅孰多孰少？答：桃少而梅多。問梅較桃多若干？答：多一半。教梅既較桃多五枚，則桃較梅少五枚，若再加桃子五只即與梅子同數，或梅子減去五枚則亦與桃子同數。乃書數字個字於黑板，令生讀之。

應用：

問桃與梅如何生成？答：皆先開花，花落后即結果實。問桃梅可食乎？答：可食。問二者味孰佳？答：桃佳。教桃子之味甚甜，梅子之味甚酸。諸生喜食桃乎，仰喜食梅乎？答：喜食桃。教因梅不如桃之甜，故人不喜食之；而桃不如梅之酸，故人皆喜食之也。

《通州師範第三次本科實習評案》程幹棠《實習初等三年級國語課作文教案》 文題　藕

程度　藕種於池沼之中，乃荷花之莖，横於泥中，人不能見。莖有節，是根與葉所生之處，其中有孔，斷而引之有絲。藕爲吾人之食品，生者甘凉，熟者香美，爲藕粉亦可食也。夫藕雖生於泥中而不爲泥所染，且開美花，故其花人稱之曰花中君子。

教具　藕

教方　用復文法整頓思想及其順序不示字句

教順

目的指示　今日你們就藕之題目而作文

談話修述　第一段（預備）15分。（教）指藕這是什麽？（生）藕。（教）令一生板書藕字。（教）藕長於何處？（生）池中或河中。（教）藕之花是叫什麽？（生）荷花。（教）藕屬荷花之何部分？（生）莖。不能，則教者書以示之。（教）藕既生池中河中何以人不能見？（生）横於泥下。（教）横之於泥下何以名之爲莖，而不名之爲根？因而略説根與莖之區别。且問藕之形狀如何？（生）有節的。（教）節上可生什麽？（生）根與葉。（教）藕之内部如何？令略畫。又問斷而引之如何？（生）有絲。以上談話之要領，令二三生連續口述，教者與生徒互相補正。

第二段（預備）10分。（教）藕有什麽用處呢？（生）可吃，并可做藕粉。（教）

藕之吃法及味如何？(生)生熟都可，生的凉而甜，熟的香而美。(教)藕有孔生於泥中何以里面不洗即可食？(生)不染泥。(教)藕花之別名知之否乎？(生)花中君子。不能教者補助之，此時并説明其所以爲人愛重之故。以上并前段談話，令二三優等生連續口述之，所説有不合及不明白處，教者與兒童共正之。

筆述　右談話修述畢，尚命各生自由添加自己之想感，記述於簿。(20分)。

訂正　教者收簿自宅討正注意普及之誤謬。

自陳

是日生莅講堂心神恍惚，與預備時景象，翻然改變。其故由於自信力不堅，因之言不能達意，目光又不能四注，教授之劣，概可知矣。謹就所自知者列左(下)：

1. 藕字自書倒筆。
2. 發問不明了，致生徒屢問不能答出。
3. 有一二次先呼名，而後發問。
4. 命兒童答，不問舉手與否，只依名簿亂問，故後次發問，兒童皆不舉手。
5. 少精神，致生徒全無興味。

同學評語

教態及教音上之批評：

教態拘謹，言語太滯，且兩手時按教几。(模、達、擴，昆、棻、同。)

教音不清(騫)

位置搖動不定，言語斷續無序。(長、城。)

態度失於呆板，動作陷於陰鬱，言語則零零落落，亦不明晰，統觀全局，覺得教者無精神，學者無興味，雖是説藕，真同嚼蠟一般。(琛。)

教案上之批評：

語句欠正確，如云「藕雖生泥中而不爲泥所染。」此物初自泥中取出，涂着泥渣甚多，何曰不爲所染。即就内部言，則地中莖之植物皆如是，豈藕而已哉。又接云「且開美花故其花人稱曰花中君子」，人稱荷花爲花中君子者，謂其花之美邪，謂其藕之不染泥邪，論理學上有此種推論式否？(琛、誠、騫、鴻、珏。)

古人以荷花比君子實有一種高深的道理，兒童心理中斷無此等觀念。又「藕屬荷花何部分」此等問語不妥，故生徒無一能答者。(聲、誠、釗、達、昆、擴、同、鐸。)

藕之吃法如何？意太模糊，當改爲藕可生食否抑熟食否？意較明白。(城。)

教法上之批評：

有問藕花之別名，而學生以净白粉紅對者。又問「藕孔人可做否」？此問太離奇。因此問答費時太多，而言語修述不足，且無聯絡，至學生筆述時。僅剩十分鐘，學生有意不能達者必多，則是全課無效力可知。(琛、彬、瀚、釗、楷、昆、擴、模、長、鐵、鐸。)

學生言語答述，與教案所定不同，復使之强合教案，如問「藕如何吃法？」有云「用刀切片，」有云「用口咀嚼者」，教者俱以爲非，再三窮詰，蓋教案上所定的吃法生熟都可學生未能答到，但生熟是吃法，刀切口嚼亦是吃法，必强合之，是阻礙兒童心意之發達也。(彬、模、珏、袁、京、鴻、鐸、擴。)

五問張生似偏向優者，三問陳生似偏向劣者，與全班教授不合。(彬、長、楷、昆、瀚、達、擴、城、琛。)

言語不明了，前後不聯絡，不能整起兒童之思想，爲是日教法之大弊，故生徒復述，亦無順序。(誠、同、擴、珏、聲。)

教者板書藕字姿勢不正，反不若生徒所書，且顛倒筆畫之順序恐失兒童信仰心。(昆、擴、袁、鴻、厚、琛、鐵、棻、鐸、同。)

不先指藕而問之，先説「做藕之文章」，而後以實物示之，是泥於教案中先目的指示而後預備也，不如先指食物，使兒童由直觀而進於思考。(擴、昆、瀚、達。)

學生答音過低，教者不可側耳聽之，宜矯正之使高朗。(瀚)

談話修述爲整頓作文之地，教者大致説明後，宜自爲整頓一次，使一二生復述之，爲半自作法。教者用全自作法，始終未自述一次，任兒童自爲整頓，似嫌脱略。(達、厚、鐵、擴。)

所携食物，教者應與各學生輪視，是日只在教臺上示之，恐後面學生不能明了。且藕之有絲，亦未切而示之，似不足引其真觀念。(模、擴。)

問「根是什麽意思」？此不通之問也，故兒童不能答。(虞、聲、城、誠。)

木村先生評語

(一) 言語之修述不足。作文之最要目的在言語修述，而言語修述，尤在整齊其觀念而一一聯絡之。是日問答雖多，大都片斷，且不能整齊而聯絡之，是與

無言語之修述無異。且問答冗長，逐次繼續，是理科的教授，於作文科不合。凡發問時，某生所答是與否，本不相干，宜再令某生答之，生徒答「是的」、「不是的」等不可教可或班決之。是日教者於一生答後，即以爲足，直贊之曰「是的是的」，并不問其所以答此之故，亦不復問及他生，是於全班教授不合。

（二）拘泥預定之教條。預定教案程度不大對，如「莖與根之區別」向二三生而不能答，「花中君子」兒童既未知曉，而不告可也。故教者能變通教案爲妥。是日說莖根之區別，皆是注入的教授，何益乎？若欲說明地下莖，須明白爲要，且用實例。又教述「藕中有絲」時，以斷藕示之，絲必不見，何不引而示之，以明確其觀念。凡說明務用實驗觀察，使觀念明確。

（三）修述之階段不明。第一段問答後，使兒童修述之，第二段問答後，再令兒童修述之。然後并前後二段，令兒童總括而修述之可也。是日教者第二段問答後，不使兒童修述之，即囑其并前後兩段，總一說明，是教授無秩序也，故兒童之修述不善良。

（四）腹案之功夫太少。有腹案的功夫，然後能思考，是日絶未與以腹案之時間，且語不聯絡，故舉手者仍不能答。

《翼教叢編》卷四葉德輝《輶軒今語評序》 學使宛平徐先生，壬辰分校禮闈，余出其門下。其時先生服膺陳東塾之學，曾以手書相告，欲余遠師亭林，近法蘭甫。余復書略言亭林命世大儒，當時漢宋之幟未張，故其著書無漢無宋，一以實事求是爲主，師之固所願也。蘭甫人品亦篤實可風，而其講學調和漢宋，在門户紛争之後，所謂「舍田芸田」，不可法也。考據無如漢人之精，義理無如宋儒之專，學者當求吾學之通，不當求古人之合，此爲人爲己之界也。自後四五年中未嘗以一書相問難。丙申再遊京師，見先生于寓宅時，先生悲憫時事，頗張康有爲之説，余不謂然。丁酉南旋，先生拜督學湖南之命，時康之弟子梁孝廉啟超來主時務學堂，以六經并入西學，先生和之。手頒條誡分諭各學，又有《輶軒今語》一書，即條誡而引申之，與康梁若相左右。嗟乎！外患日迫，學術日漓，復有公羊改制之説，煽惑人心，處士横議之風，不圖復見于今日，此則有心人所爲長太息者也。余于先生既受場屋一日之知，謬蒙湖湘偉人之譽，不敢聽惡言之入，有負師門，略綴評詞，以明盍各之義。昔孔子問禮于老聃而不傳老氏之學，余于先生殆同此志矣。光緒戊戌仲春長沙葉德輝序。

《翼教叢編》卷四葉德輝《輶軒今語評》 南皮尚書前箸有《輶軒語》，分類發明啟悟學子，其勤至矣。輒仿其例撰爲《輶軒今語》，先出學語一種，以告湘人。蓋學派不明，則起點已誤，不可瘳也。或曰：《今語》之論學，與前語之《學語》合而榷之，毋乃例同而意别乎？應之曰：南皮之學主乎通今者也，道與時爲變通，尤南皮常持之論也。然則《今語》之作，時爲之也。風會之轉，如機軸之運行，而心志之契，猶鍼芥之翕合。邇者明奉詔旨：宏開特科，歲舉之年，兼以算學藝學時務，另試。朝廷變法求才之意，無非欲多士急究當務，挽濟時艱，湘中不乏殊尤其有讀是編而幡然興起者乎？跂予望之已。

光緒　年　月　日督學使者宛平徐仁鑄

輶軒今語學語

一經學。

經學當求微言大義，勿爲考據訓詁所困。

近世治經者莫不宗漢學，然漢學亦有二種：西漢之學主微言大義，東漢之學主名物訓詁。西漢儒者，《禹貢》行水，《春秋》折獄，《詩》當諫書。凡一切經濟，莫不出于經義，故董江都、賈長沙、劉子政皆以經師而爲一代治術所宗，此通經致用之極效也。名物訓詁亦經學中之一派，讀古書者，所必當有事也。惟本朝儒者以爲舍此之外别無經學，則大不可。數百年來，通人碩儒咸疲心力于此閒，班孟堅所謂解一字之義至于二三萬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誠所不免。至于今日外患日迫，學者漸知考據之無用，從而棄之，而經學亦因之陵夷衰微矣。其蔽皆坐以爲考據之外無經學，因考據之無用而並疑經學之無用。蓋微言大義之學之中絶也久矣。故今日必將西漢以前之經學發揮光大之，則六經之傳，孔子之教，庶可以不墜也。

評曰：微言大義，後世義理之學之所本也，名物訓詁，後世考據之學之所本也，二者不可偏廢，蓋不通名物訓詁，無由得其微言大義。國朝諸儒屢言識字以通經，通經以致用，見于書序文集者不一而足。《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子部·儒家類》已詳箸此旨。何嘗以爲此外别無經學。惟江藩《漢學師承記》堅持門户之見，至今貽人口實，然此等偏愎之論，蓋疾當時空疏而居大位者有爲而言。桐城方植之作《漢學商兑》攻之，二書具在，人亦無有爲左右袒者，蓋是非之公，人人得而有者也。若謂西漢經濟莫不出於經術，東漢亦何獨不然。外患日迫，凡空談學術經濟者同歸于無用。未見微言大義之致用，即能勝于考據訓詁，特微言大義可以比傅近事，故藉此以行其私，此則西漢諸儒聞而痛哭流涕者矣。

經學當口說、傳記二者並重。

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謂其徇口說而背傳記。要之傳記、口說二者缺一不可。傳記之起，本大易之《十翼》，聖人自定之經而自傳之，其次則《喪服》傳，出于子夏，《公羊》《穀梁》二傳，或以爲並出子夏，而皆口說相承。二戴《記》漢世所傳，而孔門遺說十居八九，然則傳記、口說，初未嘗歧而爲二也。後儒論漢人所著經說，分爲內傳外傳兩體。而西漢書若《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皆外傳體也，蓋經學本以通其微言大義，達於政事爲主，不必沾沾于章句訓詁間，此西漢經術所以爲美也。若《詩》之毛傳，《書》之孔傳，迺內傳體，舊題西京之書。然孔傳之僞，閻百詩、惠定宇已有定論，毛傳之僞，近儒魏默深等亦已疏通證明，蓋西京實無此學派也。

評曰：劉歆欲立古學，故隱以循口說諷《公羊》，此各尊所聞不足爲異。平心論之，口說、傳記皆所以傳經，口說託之傳聞，失多而得少；傳記託之載筆，得多而失少。況今日羣經如日再中，何假口說。《今語》之意，蓋主康有爲之野說，而以康之弟子之稱南海先生曰者，爲口說之遺，不知口說盛行邪說，將遍天下而又無傳記以載之，使一時是非之迹後人不得而知。稍知治學之人未有不知其言之失實者，惟考試爲利祿之途，頗足以震盪風會，故揭其用心，如此以待來者辨焉。《毛傳》之僞，自魏默深發之，攻毛公或云周秦之閒，或云河閒獻王博士之小毛公，劉歆之世已無實録。按班書《儒林傳》不言毛公得何人之傳，《藝文志》云「自謂子夏所傳」，亦微詞也。陸氏《釋文・敘録》敘毛以前傳授頗詳，蓋本鄭氏《詩譜・六藝論》陸璣疏，鄭、陸在劉、班以後，未必能詳其傳，惟以爲出自河閒府中，則衆說皆同也。故其移太常博士書，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文意，趨注《書》《禮》《左傳》，意謂三經既立，則《毛詩》亦因緣而立。其所以不敢昌言者，以其時今文之學盛行，毛傳出自河閒獻王府中，絶無師傳可攷耳。然謂之無師可也，謂之爲僞不可也。其書正出於西京，何得於西京無此學派？且三家既亡，毛傳又僞，試問今日應讀何詩？若云理三家遺說以復今文，除韓詩略存章句外，齊魯已難於區別得失，與夫門户傳授之出入，此必不可行之事也。何況毛傳即僞，經固不僞，因毛廢孔，因傳廢經，魏默深晚年病風魔以死，其亦興戎之報，與吾願海內學人引爲痛戒。《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尚書大傳》《詩外傳》之類，今語本此。

經學當以通今爲主義。

近儒之言經學者，動曰經學所以考古，此最謬之論也。夫古既已往矣，考之何益？若治經而僅考古，則誠如莊生所言六經皆先王陳迹耳。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太史公曰：「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爲臣者，不可不知《春秋》。」苟將六經大義按條摘出而證之，以今日之政事，雖其中有因時變遷，不盡可行于今日者，然其所言公理爲出治之本及條目之可施行者，尚十居七八也。經學果無用乎哉？

評曰：以考古爲謬，何以知有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又何以知有東京考據訓詁之學？此豈不考而得知者耶？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何嘗以其既往爲無益耶？吾師孔子，吾不知有莊子。

經學當先通《春秋公羊傳》。

孟子每敘道統，述及孔子即言《春秋》。若以爲孔子生平最大事業，無有過此者。太史公、董江都，漢之大儒，其稱道孔子亦必舉《春秋》，何也？《春秋》者，孔子經世之書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孔子有用天下之心，有救天下之具，特道既不行無從措施，以表著於當世，乃舉其素所蘊積者，一筆之于《春秋》，此如黄梨洲之《明夷待訪録》、馮林一之《校邠廬抗議》，聖凡雖殊，而用心則一，故孟子以爲天子之事以其所言皆將爲後王法也。亦如西人之果魯西亞士、虎哥等，以匹夫而創爲公法學，萬國尊之。蓋《春秋》一書實孔子所定之萬世公法也。特當時有所裒譏貶損，不能不避時難，故因行事以加王心。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及董子《春秋繁露》。傳口說以告來者，故公羊氏所傳大義最爲博深切明，西人政治家必事事推原於公理公法之學，以爲行政之本，今《春秋》者乃公理公法之折衷也，學者必先通《春秋》則可語之致用矣。新會梁君新箸《春秋公法學》一書最可讀。

評曰：春秋素王之說，此七十子之徒推崇孔子之學，非孔子自居於王也。漢世三傳爭立學官，弟子各張其師說，惟公羊家用心至巧，其牽合圖讖，以爲《春秋》因漢制而作，既足以結人主之心，而箝古學之口；又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弟子徒衆布在朝列，其時父以是詔其子，師以是傳其弟，亦如今日時文之士，雖有命世大賢，其力不足以抵拒，此其所以盛行于兩漢也。至于《左傳》，文煩義重，立學又遲，其學徒亦知依附時君已落公羊之後。此其學有巧拙，效有遲速，苟非有志之士未有舍短幅之《公羊》而習長編之《左傳》者也。今世《公羊》之徒必欲斥《左傳》爲僞，不思桓譚有言「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而不知

也」，可謂深於《左傳》者矣。桓譚又云：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桓譚而爲此言，則固非專祖左氏者，漢之通人無不如此也。康有爲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時制，乃託於無憑無據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黨會之私智，此孔子所謂言僞而辨之少正卯也。公羊之義隱微，是以吕步舒不知師書，至下董仲舒獄，眭弘以公孫氏當復興，勸昭帝禮位，而以妖言惑衆，伏誅，此惑于改制之説也，可不大哀乎。《今語》之旨非欲人讀《公羊》，乃欲人讀《春秋公法學》耳。若夫黄梨州《明夷待訪録》一書，其《原君篇》隱詆君權太重，實開今日邪説之先聲；《建都篇》謂金陵爲王者都，遂導洪秀全之逆志。儒者立言不慎，則害隨之矣。馮林一《校邠廬抗議》，雖其言可采者多，而迂曲不通者亦自不少，即其已行者論之，如采西學製洋器諸議，行之已三十年，而法日兩次戰事何以無效，是知變法而不變人，不值外人一笑耳。至《萬國公法》，强國用之，則聲氣得相聯絡，弱國用之，則朝夕爲人牽制。西人與中國交涉之事，何者合于《公法》，此彰彰在人耳目者也。而況孔子之公法並未行于《春秋》，攀鱗附翼，而龍鳳矯然于雲表，吾見其墮溷而已矣。劉逢禄《左傳考證》云，《春秋》非記事之書，不待左氏而後明。此言最謬，當夫子之時各國史記尚在，自不待左氏而後明，及數十年後，設無記事之書何以考其是非得失。三傳皆尊聖人，公、穀發明作義，左氏取證本事，義當並尊。特私家水火，貽害二千餘年，此真經學之罪人矣。學人當引爲前車之鑒，何乃效尤耶！且劉申受之書所指《左傳》之僞，並無實證，不過以公羊、左氏比勘得失而已，不過以空文攻駁《漢志》而已。兒童辨日豈足以服左氏之心耶！如謂《漢志》隱護《左傳》，何不並公羊之學而夷滅之，而必留此勁敵與人搤擊之柄，不亦太愚耶？龔定庵《雜事詩注》有《左傳決疣》一卷，云據劉歆竄益左氏顯然有迹者。此書今已無傳，意亦竊劉氏之緒餘耳。《新學僞經考》宗旨不出此數人，皆治經之病狂者，成都尊經課藝有周寶清擬《代太常博士答劉歆書》，立言甚巧，其實早爲《四庫全書提要》所斥，彼不知也。又以《毛詩》《左傳》義同者條列之，謂二書爲一手所造，無論其比證之未塙也。而外此如《易》如《禮》之與左氏合者，則又何説之辭，然則歆書所云古文舊書内外相應者，皆有徵驗之言，宜博士之不能置對矣。

四書宜留心熟讀。

莊子稱孔子有内聖外王之道。外王之道在《春秋》，内聖之道在《論語》。《論語》爲門弟子所雜記，若分類求之，何者爲微言，何者爲雅言；何者爲小學，何者爲大學。條分縷晰，心得自多。《中庸》自《漢書・藝文志》即裁篇别出，鄭康成謂爲子思述聖祖之德所作，蓋孔子之行狀也。内外之學皆備于斯。《大學》一書即古者大學堂課程，先後次第，條理秩然，其中多言大同之義，尤爲精華。孟子者孔門後學之龍象，傳春秋太平之義，其所言治天下之道，按諸今日時勢最爲合宜，故《四書》者皆羣經中之精液也。朱子特尊之，誠爲卓識，惟《集注》發明尚少，今尚當以萬國之政學引伸而光大之。

評曰：孟子以距楊墨有功，以言性善，傳道，今日時局雖與戰國相近，孟子究未嘗昌言毁周，其見諸侯陳王道稱古先，亦如孔子之周流列國，欲行其道于天下耳。然此志此行，惟孔子出之爲無弊，孟子學之，已不免近於游説。朱子謂孟子磨棱合縫有未盡處，又謂孟子不甚細膩。所謂坐懷不亂，柳下惠則可，魯男子則不可也。《集注》一書較《論語》尤爲精密，以賢人而述賢人之心，故能千載合契。今乃欲以西國政學引申光大之，此援儒入墨之旨，非朱子所樂聞也。若謂藉西學以存《四書》，則六朝時佛老盛行，君臣上下舉國波靡，而孔氏之書未之或廢，何耶？

《周禮》宜分别觀之。

《周禮》一書或以爲盛水不漏，或以爲濟亂不驗，平心論之真僞參半。蓋其中成周舊制、各國舊制，十居五六。而劉歆等羼亂坿益亦十之四五。大約《地官》一篇最爲精華，《春官》一篇全屬舊俗，《天官》一篇坿益君權以媚人主者最多焉。《考工記》又古書之别行者也。要之全書之中，其與今日西人政事相合者不一而足，言致用之學者所當知也。

評曰：以《周禮》爲劉歆僞撰，宋儒胡五峯之言也，朱子已駁之。近世，萬充宗、方望溪之徒揚其頽波，康有爲又拾萬、方之唾餘，以爲新學僞經之證，其本旨祇欲黜君權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發攄其傺侘不遇之悲，而其言之謬妄則固自知之也。於是借一用《周禮》之王莽，附王莽之劉歆，以痛詆之，以王莽之君人人得而誅之耳。既僞其書，而其合於西制者，復不能爲之割愛，則真僞參半之説起焉。劉歆媚王莽，已無逃於萬口之誅，中人媚外人，獨不畏劉、王反脣耶？

《左傳》宜作史讀，不必作經讀。

《春秋》一書乃孔子經世大法，爲萬世公理公法之祖。太史公所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蓋每條皆有大義存焉，非記事之書也。左氏者，當時史家之言，其所記之事，偶與春秋同時，而實非爲《春秋》作傳。故漢儒咸謂左氏不傳《春秋》，蓋實情也。後儒好事者以解經之語附益之，實則離之雙美，合之兩傷，甚無謂矣。讀左氏可以考見當時列國之風俗、政治得失，其可與今日相印證者亦甚多。

評曰：古無史名，六經皆史也。是以《漢志》附史公書於春秋家。至晉荀勗《中經簿》乃以甲部録經，丙部録史，於是經史分流矣。三傳各附經而行，初未嘗自立經號，今世公羊之學必欲斥左傳尊公羊，以爲抑左於史，而左即廢而公羊即申，此不知經史之流別者也。又篇中既言考古無益，何以又欲讀《左傳》，考其考風俗政治耶？左氏不傳《春秋》，乃今文家私師之詞，前人論之詳矣。

《爾雅》止須讀《郝氏義疏》一部，《説文》止須讀《段注》一部。

古人以此等事爲小學，蓋童蒙而學之者也。近儒窮畢生之精力，白首而孳究之，其乖於小學之義甚矣。國朝諸先生咸以小學爲六經之鎖鑰，謂不得鎖鑰則無從啓户而入堂奥也。然終身持鎖鑰而不啟户，不入堂奥則長爲門外漢而已。諸先生斷斷攷訂，譬之舌人，譯通今古，於經學不爲無功，然歷祀數百，此學既已大明，彼作室而我居之，彼制器而我用之，士生今日，宜專心壹志，肆力於微言大義，經世致用之經學，不必仍向此間討生活矣。故略舉一部以示程，至諸先生之爲此學者，部帙紛如，疊牀架屋，數十年來學子不知大略，人才日趨鬼瑣，深識之士當能知所自也。

評曰：郝懿行《爾雅義疏》乃因邵晉涵之《正義》而作者也。段玉裁《説文解字注》誠爲有功于許書，而武斷擅更之處亦未盡善，是以書成後議者至十數家。謂二書應讀可也，謂止須讀二書不可也。《前轍軒語》舉此二書不過示人以入門耳，非謂以二書即足盡小學也。數十年來，學子人才固不必收效於名物訓詁，亦未必得力於微言大義。魏默深已試令矣，有何政績，讀龔定庵《干禄新書序》，胸懷猥鄙，能致用乎？康門之士每欲舉一切舊學之書大聲疾呼而廢之，於是人不知有古書，惟知有康學。將來外人用事，尊南海如鉅子，奉時務爲前驅，此其處心積慮，視始皇坑儒愚黔首之智尤爲過之，無怪其徒日日欲爲始皇呼冤，人人欲學李斯焚書也。學術之壞如此，時事尚可言乎？

二史學

史學以通知歷朝掌故沿革得失爲主，不可徒觀治亂興亡之迹。

治亂興亡者已過之事，莊子所謂陳迹也。其所以治亂興亡者則在掌故，讀史者所藉以致用也。故以正史言之則讀志所得多於讀紀傳；以通史言之則讀《通典》《通志》《通考》所得多於讀《通鑑》。若《兩漢會要》《唐會要》《五代會要》《漢唐事箋》《日知録》《廿二史劄記》等書皆宜先讀，先知歷代掌故之大概，然後可以有心得。

評曰：歷朝掌故沿革得失與夫治亂興衰之迹，此二者皆讀史之鈐鍵。此類所舉即考古之書，焉得云「古既往矣，考之何益」。《資治通鑑》一書即史中之微言大義，三通即史中之考據訓詁。康門之士喜鄭漁仲之言變法，而惡温公之譏孟子，黨同伐異，因噎廢食，世有達者當起而辨之。至趙雲崧之《廿二史劄記》與王西沚之《十七史商榷》，事本一轍。乃於趙書則曰宜先讀，於王書則曰宜屏絶，强分門户，尤所未喻。

史學以官制學派二端爲最要。

官制爲一朝政治之所出，學派爲一朝人才之所出，二者皆治亂興衰之大原也。中國二千年政治學術，大率互相因襲，未嘗衡以公理，而思所以變通之道。故其沿革靡得而多言焉，然覘國者固不得不於是也。歷古史家皆以地理爲一大端，然古地理之沿革，考之無裨於用兵，惟阨塞似屬要圖，然輪船鐵路既通，火器日精，行兵之道悉與古異，地理之學須以新法講求，不能如向者史家之云云也。

評曰：地理之書，以新出者爲優，此言是也。官制、學派，史學中亦不僅此二端。至謂「中國二千年政治學術大率互相因襲，未嘗衡以公理而思所以變通之道」，此言非是。官制省併載在史籍，無待縷述矣。若夫治術、學術無迹可循，西漢尚黄老，兩漢尚經術，蜀漢尚申韓，魏晉以後至於六朝尚佛老，唐尚詞賦，宋迄元明尚理學，君相持之爲治術，儒生習之爲學術。歷觀治亂得失之故，大抵崇儒則治，用夷則亂；近王則治，襲霸則亂。康門之士，必欲如趙武靈王之服胡服，梁武帝之行佛法，而始謂之變法耶？抑恨漢唐以來之君，不見彼法入中國耶？一意欲變中而西假一事以發明之，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談時務者，服膺孟子，衆口同聲，何不請事斯語。

史學以民間風俗爲要義。

自後世史家競講史裁，務删節其文以爲謹嚴記載，稍碎細者則以爲繁蕪矣，此一蔽也。晚近以來，全憑碑傳連篇累牘悉屬諛詞，此又一蔽也。要之史者欲使後世知一朝所以立國之道而已。西人之史，皆記國政及民間事，故讀者可考其世焉。中國正史僅記一姓，所以經營天下保守疆土之術，及其臣僕翼戴褒榮之陳迹，而民間之事悉置不記載，然則不過十七姓家譜耳，安得謂之史哉！故觀君史民史之異而立國之公私判焉矣。今日欲考歷朝民俗，求之於正史反不可得，而别史雜史之類時復記載之，亦學者所當厝意也。

評曰：史學之弊前人已論及之，此言是也。惟欲仿西法立民史則又不然。劉知幾有云，州閭細事、委巷瑣談、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録，其事非要，其言不經，此王隱、何法盛之書所以不傳於今日也。且歷代正史亦何嘗不紀民間風俗之事，史公傳游俠、貨殖，《漢書》亦傳貨殖，范書傳逸民、方伎，《晉傳》傳隱逸，《魏書》志釋老，其人不登於朝籍，其事不載於國史，謂非民間風俗之事乎。若謂工商之政則趨時之猛摯，雖百史公不能窮其變，當以何人任之。中國官不護商，商不利國，積世如斯，實難補救。西人有君主，有民主，君有君之史，民有民之史。中國自堯舜禪讓以來，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姦冗叢生，以君主之，猶且治日少亂日多，以民主之，則政出多門，割據紛起，傷哉斯民，不日在瘡痍水火之中哉。

《史記》乃一家之言，不可徒作史讀。

戰國秦漢之間，諸子百家紛起著書，皆有心得，各有體例。太史公之爲《史記》也，其自序竊比《春秋》，謂「通天人之際，究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蓋實著書家之創例也。其書所言三代之迹，粲然可觀，欲通古今之治法者，舍此末由。特尊孔子，尤爲絶識，其列傳備著當時所有學派，如貨殖傳爲商學家，游俠傳爲墨學家，扁鵲、倉公傳爲醫學家，司馬穰苴傳爲兵學家之類，皆有深意存焉。後世斷代爲史而效其體例，不周不備，殊非史公之意矣。讀史者以太史公正班范以下可也。

評曰：《史記》一書千古絶作，然其發憤著書別有深旨，非今日之時事也。

《後漢書》宜先讀。

後漢風俗最美，名節最盛。范蔚宗表章發揚，亦有特識。全書文章淵懿穠茂，在不古不今之間，學文者當讀之。

評曰：康門之士最惡班書，以班志多因劉氏而成，其間臚載今古文學六經傳授，鑿鑿可憑，不得遂其僞六經之伎倆也。先讀范書而不知范書以前之事，有是理乎？

史公以後，以鄭夾漈爲史才之最。

中國學者之大蔽，在不用已之心思耳目，而惟聽命於古人之心思耳目，故每作一事，著一書，皆因仍蹈襲，莫敢自出新法以變古人之舊者。此二千年治少亂多之所由。而史官又蔽之最深者也。鄭漁仲生乎千歲以後，奮然欲變新法，其《通志》二十略多發古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學者讀之可以發揚志氣，增長智慧，不徒爲史學之益而已。

評曰：宋有兩人心術不可問：鄭夾漈，箸書之王安石也；王安石，用事之鄭夾漈也。天生斯人以亂古今之學術，以速天水之覆敗，乃謂其書可以發揚志氣，增長智慧，吾未之聞也。康門之士，蓄意亂法，故合於亂法之旨，則曰其書有用，不合於亂法之旨，則曰其書可燒。是非顛倒，黑白淆亂，悲乎！

九通當擇讀。

欲求歷代掌故，沿革得失，則九通其薈萃矣。然卷帙浩繁，寒士之家多不易備，即備矣而望洋興歎，鮮不卻顧。不知讀九通固非甚難也。《通典》之精華，大半爲《文獻通考》所采入，則讀《通考》不讀《通典》可也。《通志》之紀傳與正史出入，可無讀，其學術、心得皆在二十略，讀略足矣。《通考》門目雖有二十，而其切要當急讀者，不過田賦、職役、征榷、國用、學校、選舉、職官、兵刑各門耳。其餘或古者甚要而今日可緩。如封建、郊社、王禮、宗廟、象緯之類。或他書詳備可以別求，如輿地、經籍、四裔之類。然則所應讀者不過三分之一而已，以例各通亦當爾爾。況前三通爲杜、鄭、馬各出心得，各定體例，自箸之書，故三家不妨並存。若《續三通》《皇朝三通》同屬一時延臣奉敕之作，重規疊矩，舉一即可反三，此其可省讀者又不止過半而已。然則九通望若繁博，究其實則必當讀者不過百餘卷，欲講掌故，學者與正史各志參讀之，知其因革損益之得失，然後據以讀東西各國之史，擇善而從，則可以言經世矣。

評曰：無書不宜擇讀，何止九通，大旨欲人擇其合彼者讀之耳。

近儒史學考訂之書悉宜屏絶。

國朝儒者持其考訂之學欲以代聖統，遂令天下學人心目中以爲除考訂外無經學，其禍後學已不淺矣。梁玉繩、王鳴盛輩又挾此以言史學，雜引筆記、旁搜金石，訂年月之訛誤，校人名之參錯，此等雕蟲小技壯夫不爲，用功雖勤，可以束閣。

評曰：康門之士，欲屏絶王鳴盛、梁玉繩之書，令人不讀。惡人讀書耳，博學耳，且惡人讀此書而及他書。讀他書而遂明理耳。吾試舉一事以問，曰：己亥渡河，訛爲三豕，應校不應校？如云不校，則三豕渡河，豈復成爲文理耶！又試舉一事以問，曰：《後漢書鄭康成傳》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元大德本。明監本以下均作「不爲父母羣弟所容」，此事關繫鄭君一家風俗、一人人品，應校不應校？如云不校，豈不厚誣古人耶？梁玉繩史學有《古今人表攷》一書，案班自序云：「昭善顯惡，勸戒後人，此史官之責也。」其書有古無

今，師古以爲未畢，張晏譏其差違紛錯。然自書籍以來，由卷子而槧刻，展轉沿訛，已失班氏之舊，錢竹汀、王西沚讀而校之，至梁而集其大成，可謂有功史學矣。如云不校，則班氏勸戒之旨將不復明，顧乃目爲雕蟲小技耶！

三諸子學

諸子之學可與六經相輔而行。

《中庸》述聖祖之德，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孔子之教如周室諸子之學，如齊秦晉楚魯衛，雖或始終恭順或小有僭竊，要之必合而觀之，然後聖人之全體大用，乃見當其盛也。孟子以距之者尊聖人，及至今日，百學皆陵夷衰微矣。《漢志》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故今之學者，但當以諸子之學尊聖人，不必摭攘斥異端之舊説也。

評曰：康門之士因《漢書》詳載今古文學，則掊擊之不遺餘力，此又以其序次九流，可以牽合今日之異學，則援引之惟恐不及，孟子以距之者尊聖人，未聞以迎之者尊聖人。

諸子之中有著書者，有不著書者，其所著書有今存者，有今佚者。

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可以盡見諸子所著之書，其今無傳本者，即佚也，有《玉函山房輯佚書》略搜一二，亦有其學派頻見于他書，而其人實未嘗著書者，即如孟子力闢楊朱，而未聞楊朱有著書，其言僅見于《列子》之類是也。

評曰：周秦諸子之書，大抵皆門弟子所記，即《論語》孟子亦然。其傳之與否，惟視其學如何耳。楊朱之言載在《列子》，當時楊氏之徒固有記述，特爲《孟子》所闢，又不如墨子之「兼愛」取悦于人，是以其學不行，其流遂絶耳。西國諸教所謂，彼亦一是非，安能奪我中國。楊墨所不能侵，釋老所不能蝕之孔教哉。

諸子之中可分爲兩種，一儒家一非儒家，然其學皆出于孔子。

《漢書・藝文志》以儒家與九流並列，頗爲失當。儒者，孔子所立之教也。儒家皆七十子，後學也。其餘諸子皆自立一教者也。顧其持論雖殊，然實則皆出于孔子。《漢志》所謂九家者，皆六經支流餘裔也。諸子皆在孔子後，汪容甫《述學》、章實齋《文史通義》略能言之，要之當時列國並峙，民智大開，諸子見孔子創法立教以示萬世，因亦各出其所心得思以易天下，如印度之九十六外道，希臘之七賢，皆一時豪傑也。今中國之書流傳于後者，六經以外，惟諸子最爲精深博大。能讀諸子者，較讀史所得尤多也。

評曰：《論語》：「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集解》馬融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名也。」據此，則儒教非自孔子立矣。班《志》：「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爲最高。」此即明道之儒也。又云：「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此即矜名之儒也。今日康門之士，毋亦班氏所先見而匿笑者乎？夫班《志》以《論語》中庸比于六藝，其推崇孔氏可謂至矣。何者失當？韓非《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儒分爲八：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今存者三：子思、孟子、孫氏。子張氏、顔氏、漆雕氏，附見於《論語》。韓非《顯學篇》又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與孟子言「北宫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相合。黝殆傳漆雕氏之學者。劉向《説苑・權謀篇》有「漆雕馬人」。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惡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得見，得無數卜乎？馬人，蓋漆雕之族。《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云。孔子弟子漆雕啟後是漆雕氏之學，其家傳者亦自不少。《論語》言子使之仕，而云未信，則其學之篤實，於此可見矣。樂正氏附見于《孟子》，自非孔子大聖立言垂教。皆不能無病，此所以尊孔氏之學如經，而抑八儒之儒爲九流也。不列九流更列何部？至諸子之學亦不盡在孔子以後，道家源于黄老，墨家始于尹佚，班氏明言其出，明述其流。康門之士，又不信班書，而老氏之書固在也，尹佚之説猶存也。此其人尚不悖于大道，而已若存若亡如此，而謂孔子之教必附合印度之九十六外道、希臘之七賢，始得流傳于千古，豈不謬哉！豈不謬哉！

宜先讀子學流派各書以知其大概。

《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韓非子・顯學篇》《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論・六家要旨》，《漢書・藝文志》中《諸子略》，皆言周秦學派之書，參而觀之，可得其概。《史記》之《孟子荀卿》《列傳》《儒林列傳》《游俠列傳》《老子韓非列傳》《司馬穰苴列傳》《扁鵲倉公列傳》《貨殖列傳》《日者列傳》《龜筴列傳》等，皆可作諸子學案讀也。

評曰：此讀書之士所宜知也，窮諸子之得失而後知孔子之所以不亡者，非藉百氏之羽翼。

讀諸子可分先後。

可先讀《管子》《荀子》《莊子》《墨子》《列子》，次讀《老子》《韓非子》《商君書》《文子》《公孫龍子》《鬼谷子》，次讀《吕氏春秋》《新語》《淮南子》《法言》《新序》

《説苑》《鹽鐵論》《潛夫論》《申鑒》《論衡》等。

評曰：諸子之學，間有可以治國者，大抵雜霸之主，偏隅割據之世耳。其言既有可采，其書因亦不亡。讀之何先何後？《鬼谷子》心術險詐，毒于《戰國策》；《荀子》功在傳經，亞于《孟子》。荀子《性惡》《非十二子》最爲後儒所議，嚴鐵橋謂性有善有惡，主善者居上游，主惡者趨下流，其論最通。至《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祇十子，無子思孟子，或疑其門人李斯之徒所附益是也。

漢以後無子書。

周秦諸子，皆自立一教，與孔子隱若敵國，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自秦始皇焚百家之言，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之後，于是九流之學頓絶，自此以往，皆定于一尊矣。雖有著述之家，不過羽翼經傳，言有淺深，要歸一致，其與周秦諸子情實迥然不同，故漢以後無所謂子書。後世目録家，强爲湊附歸併分析，動見失當，甚無謂也。故漢以後即有號稱子書者，皆可以不讀。

評曰：九流十家，後世最盛者，雜家小説而已。兩漢以後，儒術大昌，九流亦未遽絶，道家無論矣。墨學行于海西，歷代農桑種植之書傳者不絶。法家之學如《唐律》《洗冤録》之類，至今不能出其範圍。而陰陽天算，愈後出者愈精，然此猶謂無子書之名也。魏徵爲有唐一代名臣，其學術治術見于《羣書治要》一書，此書所采漢以後子書約十餘家，多精切可誦者，然此猶謂中國失傳之書也。若夫宋之五子，特開道學之宗，《朱子全書》，聖祖仁皇帝命儒臣刊布學官。即今語亦謂宋學書不可不講。謂漢以後號稱子書者，皆可不讀，毋乃偶有未照與。若謂與周秦諸子情實不同，則周秦與兩漢亦各有其情實，讀周秦者，將不必讀漢子與？

諸子之學，多與西政西學相合。

近人于西學一門考据頗詳，西政則中國尚少講者。曩者華人震驚西學，以爲絶技，謂震旦之人所不能至，固屬自棄。近人有牽合比附，謂西人之學，悉出中土者，亦涉自大之習，致爲無謂。要之，陸子静所謂四海各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所以東西雖遼絶，而政學之暗符者，不一而足也。西人藝學，原本希臘，政學原出羅馬，惟能繼續而發明之，遂成富强。我中土則以六經諸子之學，而數千年暗昧不彰，遂以積弱，學者不可不自奮也。

評曰：太史公曰：「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漢書》大秦諸國，即今之泰西。雖四方各有聖人，安知中學不傳于彼族？中國六經之學暗昧不彰者，正諸子異學蝕之也。然歷世儒者表章而發明之，正如日月之蝕。蝕而即明，孔子《春秋》之旨。曰丙中國而外夷狄，曰學《春秋》，曰學孔子，云何不知？如云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未聞中國而進于夷則夷之也。積弱自强，皆人爲之。英自維多利亞繼統，而始强大；德自畢士馬克入相，而致太平。識時務者，其亦知所宗主哉！

四宋學

宋學爲立身根本不可不講。

學者苟志趣不立，行誼不端，雖讀書萬卷，只益其爲小人之具而已。故嚮學伊始，即宜多讀宋賢義理之書，以養其身心。

評曰：宋儒之學亦有數派，而以朱子爲宗。朱子之教則在小學，小學之要，則在誠敬，而大旨歸于辨義利。今日康門之士，既僞六經矣，又詆君父矣，且并拜跪之禮亦欲廢之以法西人矣。誠耶？敬耶？口詆科舉而又工于干禄之文，義耶？利耶？真所謂讀書萬卷，益其爲小人之具而已。吾不知其志趣如何，行誼如何，以此誣宋儒，附宋儒，宋儒其敬謝不敏乎！

宋學書宜先讀學案。

黄梨洲先生撰《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其《宋元學案》未成，全謝山續補之。薈萃三朝學術宗派，萬流俱備，開卷粲然，學者因其性之所近，擇善而從，即可以有下手處矣。大約《宋元學案》中可先讀百源、濂溪、横渠、明道、伊川、上蔡、東萊、晦翁、南軒、象山、艮齋、止齋、龍川、水心各篇，《明儒學案》中可先讀白沙、姚江、泰州、江右王門、浙中王門、東林各學案。

評曰：宋學有精有粗，有虚有實，大氏洛學之傳精，永嘉之派粗。朱子之學實，陸子之教虚。精者近道，粗者近俠，實者入理，虚者入禪。上蔡、慈湖其末流，純歸于釋；白沙、姚江皆其頗波也。泰州、江右又姚江之頗波也。永嘉一派如艮齋、止齋、水心喜談事功，龍川則流于俠矣。康門之士，大旨主事功，于宋學，本無心得，不過知其學之平實，不敢以其嫉考据之心肆口謾罵耳。而其意則將揚白沙之餘焰，以倡粤學之傳，此其用心也。公論在人，吾無以辨。

朱子書宜讀《語類》。

朱子博大精深，百學俱達，後儒編輯《朱子文集大全》者，各任其所長，以律朱子，於是朱子之學不見。《語類》爲門人雜記，不名一類，最爲可觀。宜先讀總論爲學之方、論力行、論讀書、論知、訓門人、自述、論治道、論本朝各卷。

評曰：朱子之功，在昌明正學，攘斥佛老，非其人讀之有愧也。

諸儒文集宜擇讀附論　國朝諸儒。

《正誼堂全書》所收甚富，然不無門户之見，橫渠最能窮理，《正蒙》等篇多與西人格致之理相合，永嘉一派專言治功亦周今日之用。其餘諸大家專集，如周、程、朱、張、吕、陸、王之類，皆不可不讀；本朝專門理學家之書宜間讀。船山爲一代大儒，閎深博大，幾合橫渠、晦翁之長，湖湘後學，尤當服膺《船山遺書》。當擇讀。顧亭林、黄梨洲爲漢宋學樞紐，梨洲見地尤卓絶，《日知録》《明夷待訪録》皆宜讀，後此則章實齋、魏默深、龔定庵皆有新論，讀之可開拓智慧。

評曰：國朝諸儒如張清恪、陸清獻皆主朱子而斥陸王，誠以朱子之書高明沈潛，讀之皆無流弊。象山之學則止宜于高明。朱子謂陸子門人其進鋭，其退速，病根正坐在此。至橫渠《正蒙》合于西人格致，彼教中書恒有此論，吾鄉曹灼山亦云橫渠《西銘》出于耶穌，此則諷宋學者思有以誣之也。凡雜家之學，或偶得其道之偏端，如西漢之黄老，蜀漢之申韓，本與儒術相倚伏，而禪悟亦與理學相通，此正吾學之大，非彼教之精也。章實齋《文史通議》持論與鄭樵同，而用心則異，是以其書可存。魏默深持論驕横，尚知扶翼名教，龔定庵文有質無理，其人品尤不足道，觀其自注詩詞踪迹譎祕，靡得而論矣。

右舉各條，論讀書爲學之法，即前所發條誡中所云，删繁就簡，蠲粗治精之旨也。至特科，諭旨已恭刊於《湘學報》端，該士子恭讀之餘，尤應倍加奮勉。又恐偏僻鄉鎮不及周知，使者當即會商撫部院敬録一通，分札各府廳州縣，廣爲繕布，以期鼓舞士氣，湔舊俗而迪新知。新會梁氏著有《幼學通議》一編，切實曉暢，宜爲蒙養之要，該士子等各有子弟，能以是書施教，獲益即在無形，梁書當於湘學報分期刊出，該士子等務宜仰體使者諄諄勸導不憚再三之苦衷，鋭意研求，日新月盛，蔚爲人才之藪，則使者雖勞形筆牘，挩舌兼疲，固忻然有餘幸已。又記。

評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中國小學之書如《禮記》之《内則》、《管子》之《弟子職》、朱子之《小學》，皆能誦在人，不必謀野而獲也。

《翼教叢編》卷四孔憲教《正界篇叙》　《正界篇》者，吾同年友葉煥彬吏部正梁啟超《春秋界説》《孟子界説》而作也。梁之箸書，往往以異氏之詖詞汩没我先聖之微言大義。君獨辭而闢之，論者以爲功不在孟子下。昔吾家子魚公箸書詰墨仲和公與鄰房生交訟，上書不屈，方之今日，吾媿不肖，讀君此篇，又爽然自失矣。君原稿并録梁文，支離鄙誕不可入木，屬君削之，而存其標題，世有得彼書而校者，是非得失較然易明，又奚煩吾之贅述哉？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上旬，長沙孔憲教敘。

《翼教叢編》卷四葉德輝《正界篇自叙》　梁啟超之爲教也，宣尼與基督同稱，則東西教宗無界；中國與夷狄大同，則内外彼我無界；以孔子紀年黜大清之統，則古今無界；以自主立説平君民之權，則上下無界。至其爲學既斥《左傳》而尚《公羊》矣，又謂《春秋》與公法相通，《公羊》與《穀梁》同義，則治經無界，既尊康教而僞班書矣，又謂《儒林傳》爲百家源流，《藝文志》爲經學梗概，則讀史無界。兹有所謂《春秋界説》《孟子界説》二書與其師友《長興學記》《輶軒今語》等書列爲中西門徑七種，湘人見者莫不羣相駭異。夫中國講求西學三四十年矣，大而海軍製造，小而天文格致，重門洞開厥學共舉。今康梁之徒乃持此以爲門徑，欲率湘人而讀之，欲挾學官而主之，其狂悍亦已甚矣。彼既有界，我豈無界，因作《正界》二篇以誥湘中子弟之惑於邪説者。長沙葉德輝自敘。

《翼教叢編》卷四葉德輝《正界篇上》　一、《春秋》爲孔子改定制度以教萬世之書。

正曰：孔子改制，乃七十子後學之説，何休取之以説《公羊》，遂爲今日邪説之所本。其實孔子道全德備，尊以帝王之統，誰曰不宜，而必謂當時假魯而託王，背周而改制，恐不如是之僭妄。麻冕因純儉而從衆，謂之改制，然則拜下禮也，何以不改拜上之制乎！今日談時務者，有廢拜跪禮即可自强之説。大抵《論語》一書多爲及門論治而記，後人誤以論治爲改制，而異義蜂起，至舍《春秋》褒貶之大義，舉而助其非聖之狂談，經義盲晦，於斯極矣。若夫船山、梨州，前明遺老，孤懷隱志不得明言，所遭之世既多不平，所持之論亦不無過激，此不可同日而語者也。馮林一《校邠廬抗議》，後世經濟家著述之常，其去聖經不知幾萬里，此更不可同日而語者也。果如《界説》所云，則誣孔子爲去國之臣，作空談之祖，此何理也？《萬國公法》且不能行於泰西，比而同之，將來涇渭同流，是非倒置，此非盡滅孔氏之經不足以快其心志也。吾觀今日西士之書，且譏宋人性理出于釋迦矣。異時十二萬年之中，安知不有以《春秋》爲襲《公法》者乎？是可忍孰不可忍，此又何理也。

二、《春秋》爲明義之書，非記事之書。

正曰：《春秋》所重在義，而非覩其事不得明其義。此《三傳》所以至今不廢

也。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公羊子、太史公均無異説。告災則書之，義自以左氏爲長。《公羊》限於外，災異不書，于是書宋災則曰故宋矣，書成周宣謝災則曰新周矣，而無解；於齊之大瘠也，則曰及我矣，而無解；於陳之火也，則曰存陳矣，而無解；於河上之沙麓崩，梁山崩也，則曰爲天下記異矣，而無解；於宋、衛、陳、鄭同日災也，則亦曰爲天下記異矣。夫同日而災，固天下之異，不知河上之邑，何以爲天下之異。於是一記之曰襲邑，何注嘿陷入於地中。一記之曰壅河三日不流。何休注遂爲之説曰「山者陽精，河者陰精」云云，以陰陽災異彌縫其義，而無解於河徙不書也。桓譚《新論》云，周譜定王五年河徙故道。案是年當魯襄公二十三年。而無解。於穀洛鬬不書也。《國語》周靈王二十二年事。案，是年當魯襄公二十三年。此固明明有告則書，無告不書，而《公羊》家不得申其説矣。而況新周、故宋、王魯爲今文《春秋》三大義，而《穀梁》有故宋，無新周，同出子夏之傳，不應歧異若此。彼今之言《公羊》者，猶曰《公》《穀》同義，左氏不同義，何其蔽耶！《公羊》《穀梁》書災異即顯然不合，可以二傳考之。

三、《春秋》本以義爲主，然必託事以明義，則其義愈切箸。

正曰：事義之不能偏廢，彼既知之矣，胡以必斥《左傳》爲僞乎？夫《春秋》爲萬世定法，豈孔子但欲人知其空言，不欲人知其行事，問之公羊家，恐無以自解也。董生引孔子之言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此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又引作加吾王心，義並同。謂之王心，非孔子之心也。又曰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此孟子所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也，況曰因曰假，則必據事，可知今乃痛斥記事之《左氏》，而偏主明義之《公羊》，其意蓋恐事義並陳不得行，其康説明爲尊經，實則背經，非《春秋》之蠹哉！

四、孔子因避時難，故僅借事以爲記號，而大義皆傳於口説。

正曰：劉、班皆云「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誠慨乎言之也。孔子之大義有存於七十子者，《論語》是也。《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謂之《論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贊亦云，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有傳於七十子後學者，諸子百家漢儒所稱引者是也。左氏與孔子同時，其傳《春秋》謂之傳記，其人不在弟子之列，則誼兼師友，見深見淺，不與聖人同，而其事則固不可廢也。口説流傳，本不免傳聞之誤，而況非常可怪之異義乎！何休云「貴文章者，謂之俗儒」，吾則曰，信口説者，謂之巫咒。

五、既明第二至第四三條之理，則可以知《春秋》有三書：一曰未修之《春秋》，二曰記號之《春秋》，三曰口説之《春秋》。

正曰：未修之春秋，即莊公七年傳所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是也；又桓公五年大雩，傳大雩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亦修《春秋》之例也。以此推之，則未修以前略可見矣。夫口説甚多，言《公羊》者，謂宜求之周秦諸子與兩漢經師之説，是固然已。然孟子之言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而《公羊》昭公十二年傳變其文，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同一口説，一則曰竊取，一則曰有罪，何前倨而後恭乎？則口説之不可據也。而況一事一序一義一詞輕重異同各持一是，口説之晦如此，奚足語於治經。記號之説始於近人陳立，故不置議。

六、先師所傳口説與經別行，故箸竹帛之時，間有遺漏錯置。

正曰：既知口説之無一定，又明知《公》《穀》《繁露》及秦漢諸儒所引之義各有不同，于是遁其詞曰遺漏錯置。嗟乎！説經而至於遺漏錯置，斯亦何貴有《春秋》乎？觀於《公》《穀》每言無聞，則不如左氏目覩之爲愈矣，且同一今文家言，而《公》與《穀》異，如隱公元年不書公即位，傳《公羊》從褒，《穀梁》兼貶説者，謂一賢讓國，一大居正，可謂善于解紛，而無如是非之不能定也。是非無定，則《春秋》真斷爛朝報矣。況開宗第一義，口説即如此參差，記憶亦如此恍惚，則其他之不盡可信不待問已，欲求其義胡可得乎。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公羊》以爲記異，謂麟非中國之獸，《穀梁》以爲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此篇終一義，口説亦如此相反，豈可謂之錯置乎！

七、《春秋》既借記號以明義，有時據事直書，恐其義不顯明，故常變其辭變其實以箸其義。

正曰：詭實易其人名，詭辭隨其委曲。此雖董氏一家之言，頗得孔子筆削之旨。然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穀梁》以爲爲魯主，《左氏》作君氏以爲魯夫人聲子，此經傳皆異者也。桓公十四年夏五，《公羊》以爲無聞，《穀梁》以爲傳疑，左氏無傳。莊公二十四年赤歸于曹郭公，《公羊》《穀梁》以爲赤者郭公名，《左氏》亦無傳，此經同傳異者也。由前之説則是聞見各殊，由後之説要以闕疑爲是。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春秋》之謂乎！末學之子，乃欲因此尊《公》《穀》而退邱明，何其隘也。

八、《春秋》之例乃借以明義，義既明則例不必泥。

正曰：胡毋生爲《公羊》老師，何氏纂括其條例以作注，例者《公羊》之家法也。此則以爲例不必泥，不知作者所習果誰氏之《春秋》耶？夫傳云者何，即是引申經例，内外遠近，尤爲例之大綱，乃前此則曰：事爲筌蹄，界説六。後此則曰：例爲筌蹄，是《春秋》一書除其師所云公法、大同外，無不可目之爲筌蹄矣。昔也，孔子厄於陳蔡，今也，孔子厄於康梁，可不痛哉！

九、《春秋》立三世之義，以明往古來今天地萬物遞變遞進之理，爲孔子範圍萬世之精意。此下三條後有一刻本删之，豈自悔其言之失耶？

正曰：三世之説，《公羊》後學之言，其説已不盡可信，此更襲西人創世記之文，及佛經輪迴之旨，本其師説瀆亂聖經，吾恐世界未進於太平，中華已淪於異教矣。董生之言曰：魯愈微而《春秋》之化愈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使魯不微世不亂，則孔子何必作《春秋》哉！然則亂臣賊子之世，是不可無作也已。

十、春秋既爲改制之書，故必託王以行天子之事。

正曰：孔子改制，經無明文，傳亦無明文也。惟《公羊》哀公十四年，傳有制《春秋》之義，以待後聖一語，夫曰制義，制撥亂反正之義也，曰俟後聖，非改當王之制也。何休之徒，一誤再誤，至於今日，無君之禽獸接踵於天下矣。

十一、《春秋》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

正曰：託王於魯，託隱公爲受命王，《春秋繁露》之説也，後來《公羊》家愈闡愈奇，陵夷至於近日，其禍不可勝言矣。夫王謂文王，傳有明證，統者一統，明無二王。所以然者，周王於文故月從周，正史修於魯，故託始隱公，猶之後世郡縣志，書年則天子之年，志則一邑之志，特彼爲封建之世，故正朔從周，紀年以魯耳。僻儒不明此義，動以私議説《春秋》，而《春秋》遂成古今一大疑讞矣。知我罪我聖人其謂之何。

《翼教叢編》卷四葉德輝《正界説下》　一、孔子之學至戰國時有二大派，一曰孟子，一曰荀卿。

二、荀卿之學在傳經，孟子之學在經世。荀子爲孔門之文學科，孟子爲孔門之政事科。以上二條無正。

三、孟子於六經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

正曰：《春秋》教忠，《孝經》教孝，孔子之志之行在此二書。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其得《春秋》之傳明矣，然孟子闢墨氏，不聞以墨氏之兼愛合於孔氏之言仁；孟子闢楊氏，不聞以楊氏之爲我合於孔氏之爲己。今康梁之書，言《春秋》則比之於《公法》矣，言微言大義則比之於婆羅門及釋氏、耶蘇矣，害道亂真，莫此爲甚，以此言界奚界之足云乎？康有爲《春秋董氏學》微言大義二卷最爲紕繆。

四、孟子於《春秋》之中其所傳爲大同之義。

正曰：三世之義，所見，所聞，所傳。聞，此《公羊》傳之明文也，爲之學者乃衍爲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是聖人之作《春秋》。聖人之作旦夢也，空文垂世固如此乎？夫華夷之界，中外之大防，成十五年傳，明言《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矣；而又曰王者欲一乎天下，言自近者始也。此言始内外之本末次第，非混夷夏而大同之也。況七等遞加由漸而進，昭定以後難望太平，未知孟子何以獨傳大同之義，豈以其遊梁事齊合於彼之背清頌美耶！梁批時務學堂某生卷言，將來混一地球必是美州。嗟乎！如康梁之所謂大同，則降表世家，忠奸淆亂，恩榮册子，廉恥道亡，苟非孟子所云亂臣賊子，亦烏忍設是心哉！

五、仁義二字爲孟子一切學問宗旨。

正曰：康有爲《僞經考》謂訓詁之學僞始於劉歆，而梁啟超又引董子「仁，人；義，我」之文，此即訓詁之明證也，豈非自背其師乎？夫文字生於訓詁，訓詁本於聲音，此天地自然之機，豈劉歆所能僞造？作者於中學既不探其本原，於西學亦僅襲其聲容笑皃，所謂刑天舞干戚者耶，抑形天無干歲也。

六、保民爲孟子經世宗旨。

正曰：民爲貴者君貴之，非民自貴之也，且非貴民權也。聖清列祖列宗以來，愛民如子，國家遇有凶荒災歉水火兵燹，一經疆臣入告，無不立沛恩施，即如近日庫帑支絀，除釐金外無絲毫取之於民，或有言利之臣條陳新法，奉部准行，而朝聞擾民夕即停止，以視泰西各國無地不税，無人不税，無物不税，無時不税者，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哉！乃猶謂孟子之學久絶於中國，惟泰西庶乎近之，此欲煽惑我中國之人心叛聖清入西籍耳，無怪其説《春秋》不重傳文之内外夷夏，而惟重注文之遠近大小，若一也。

七、孟子言無義戰，爲大同之起點。

正曰：《禮運》「大道之行，是謂大同」，然孔子明言有志未逮，胡爲至孟子而起點乎？孟子之世至今二千餘年矣，胡爲以彼素所謳歌之美州亦僅庶乎近之乎？康梁固有此似是而非之論，自命爲前知之聖人，其意本欲廢孔教以行其佛耶？合體之康教口惠而心跖，余於斯人見之矣。

八、孟子言井田爲大同之綱領。

正曰：康梁襲釋氏之說，無事不平等無說不平等，而尤慕西俗之輕財，而又惜其未得其道，蓋九州萬國得均財之道者，無如康梁矣。吾聞各處有不繳足會，上海又有女學會，挾册斂貲有如胠篋，而康有爲所立之會尤多，其至新嘉坡則倡商學會以愚粵商，盡其所有卷而懷之，所獲甚巨。又至京師而保國會起矣，會例人捐二金以爲辦事之用，要其所得無幾，不如均田，無如田不可均也，故終其身思爲泰西之民矣。法先王法其意，世有逐臭之夫，當必有所藉口。

九、孟子言性善爲大同之極至。

正曰：進種改良而後有性善之教。吾不知梁啟超果誰氏之種，何物之性！自此等繆論出，於是吾湘人士有欲棄其父母清白之身而甘合於白種者矣，有并忘其世受國恩之身而以短衣斷髮之俗爲改良者矣。梁啟超其禍首哉！

十、孟子言堯舜言文王爲大同之名號。

正曰：堯舜禪讓，聖人天下爲公之郅治也，泰西民主，大秦簡賢而立之舊俗也，一則權操自上，一則權操自下，豈得併爲一談？且作者既以大同當文王，何以禮運又謂文武爲小康，豈六經皆彼刀俎物耶。

十一、孟子言王霸即大同小康之辨。此條原無說。

十二、距楊墨爲孟子傳教宗旨。

正曰：既知楊墨之當距，何以所箸《讀西書法》又盛推墨子之學？當復興冀其興也則與傳教之旨相背，懼其興也則不當僞六經而助之攻，康梁非孔孟之徒，可以所言定其讞矣。

十三、不動心爲孟子內學宗旨。

正曰：公孫丑因孟子行道而論動心，此乃增入傳教一宗，蓋隱以西人傳教不畏險阻之意混入其中，讀者細審之。

十四、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

正曰：孟子言孔子所不言，時爲之也，康梁之徒以《公羊》《孟子》轉相教授，將以張其「大同」之說耳，然不僞《左傳》，則無以信《公羊》，不抑《論語》，則無以進《孟子》。詆《論語》自康之師朱某始。然則孔子紀年乃無天子，非有孔子也。

十五、孟子之學至今未嘗一行於天下。

正曰：《界說》十三云：漢儒氣節之學，宋儒性理之學，各得孟子內學之一體，不知此一體者相反耶？抑相合耶？若云「不動心」之說，諳之者非其至，則是二千年以來惟康梁諳其至，而我朝聖祖神宗之褒封忠節、闡明性理，皆非其至矣。三尺之法具在，胡不畏死？

《翼教叢編》卷四葉德輝《長興學記駁義叙》 邇者宛平徐學使督學湘中，以所撰《韜軒今語》頒發學官，分給士子。其中專輒毀經紕繆，無根之語，不一而足。如以訓詁爲無用，以考古爲大謬，以《毛詩》、《周禮》爲僞經，以《春秋公羊》爲公法，以《中庸》爲孔子行狀，以諸子與六經並立，以漢以後無子書，陰排宋儒，以四方各有聖人，推崇異教，創亘古未有之新聞，翻孔子尊攘之成案。一時橫舍之子，相與撟舌屏息，憮然不知其學之所自來。余從坊肆得《中西學門徑》七書，中有康有爲《長興學記》梁啟超《讀西學書法》等書，而後知學使之書即本原於此，襲謬沿訛，無足怪矣。夫康有爲亂民也，梁啟超詖士也。考據訓詁之不明，乃以訓詁當破碎之考據，以微言大義統之口說，不知口說只有微言，斯皆逞一己之私心，侮聖人之制作，其爲學術人心之害，何可勝言？今舉《學記》之尤謬者，分條摘駁，以明是非。而以《讀西學書法書後》一篇附於卷末，俾知康梁之說，不中不西，學使之書，非今非古。庶二千年之正學，不得淆亂於異端。世有聞風興起者乎？斯固湘人所馨香禱祝者已。大清光緒二十四年秋七月。

《翼教叢編》卷四葉德輝《讀西學書法書後》 梁啟超箸有《讀西學書法》一書，後附《論說》一則，詳述其讀經、讀子、讀史之法。余閱之而歎曰，異哉梁氏之學也。彼欲亡中學而藉口於中學之將亡，彼欲興西教而藉口於西學之不興，彼欲如日本之立新黨而詆朝野之老成，目之曰守舊。《論語》曰「温故而知新」，《大學》之道曰「在明明德，在新民」，《書》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蓋嘗考之六經，凡所云新舊之理，舉不外此數語，從未聞棄舊如遺，悍然以開新爲事者。作者乘外患交侵之日，倡言亂政，以啟戎心。三五少年或逞其躁進之謀，或徇其自私之利，於是慮老成之撓我也，多方以排擠之；懼正人之仇我也，連類而翦除之。聖人之綱常不可攻也，假平等之說以亂之；天威之震肅不可犯也，倡民權之義以奪之。資格限人而不可以越遷也，舉匈奴貴少賤老之俗以搖惑之；取給有窮而不可以揮霍也，援基督散財均利之法以聯屬之。然不託之救世，則無以息天下之爭，不出之講學，則無以動士林之聽，居心詭譎，或同類所不知。今即其說之至謬者，逐條駁之。如所稱讀經之法，原云一，當知孔子之爲教主。案：孔子之教實無此名，素王之號，乃緯候家流傳之言，在七十子之徒，推崇亦未爲過，至於教主諡法，乃泰西教皇憑藉威福之所爲，豈可施之於温良恭儉讓之至聖，作者影附西書，潛移聖教，謬一。

原云二，當知六經皆孔子所作。案孔子贊《易・象》，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秦漢以後百家傳記所載，莫不相同。《論語》言五十以學《易》，雅言詩書執禮，又言自衛反魯，《樂》正。《春秋》，則孟子述其言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夫述而不作，竊比老彭，不知而作，我無是也。」以孔子所不居之事，忽焉如黃袍之加身，此作者託尊孔之名，伏僞經之漸，謬二。

原云三，當知孔子以前有舊教。如佛以前之婆羅門。案：刪《書》斷自唐虞，《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以前之舊教，不過如此，至於夢周公，問老聃，聖無常師，教非大異。周衰以後，老氏變爲楊朱，夏禮流爲墨學，此新教之歧誤，非舊教之支離。作者衍其師康有爲《改制考》之言，欲大暢其通教之說，謬三。

原云四，當知《六經》皆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書。案：孔子爲萬世師表，當時則志在尊王，故一則曰從周，一則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其非改定制度從可知矣。作者乃辯言，亂政之人欲託於孔子以行其術，而不知孔子之心迹早已大明於百世以前，謬四。

原云五，當知七十子後學，皆以傳教爲事。

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陳蔡之役，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諸賢，類皆天下之英才，而欲行道於天下者也。即其再傳大儒，若孟荀，亦並非僅以傳教爲心，果如作者之言，則是傳經之弟子，無殊受洗之門徒矣。謬五。

原云六，當知秦漢以後皆荀卿之學，爲孔教之孽派。

案：秦漢以後，荀孟並稱，初皆有志於用世，及其不遇，退而箸書。《六經》皆荀卿所傳，爲聖門之宗子，作者處心積慮在於滅經，而滅經必先滅荀，詆爲孔教孽派，則二千年中，漢宋諸儒之學，可以一埽而空。謬六。

原云七，當知孔子口說皆在傳記，漢儒治經皆以經世。案：口說多出於後學之傳述，傳記多出於及門之載筆，此其大略也。然口說經，數傳則失其本旨，如《春秋繁露》改制之類，《公羊》注家三世之目，此類異義，適足便奸人亂法之謀，烏足以云經世？謬七。

原云八，當知東漢古文經，皆劉歆僞造。案：僞經之說萌芽於六朝、唐人，而盛行於兩宋。至近儒方望溪之疑《周禮》，劉申受之僞《左傳》，乃大決其藩籬，不知向歆父子異學不應庭訓竟無一言，桓譚揚雄皆同時通儒，班固劉珍世司蘭臺令史，賈馬許鄭又皆東京大師，何以盡受其愚，無一人發其覆，作者本僞經考之說，將欲離析聖經。謬八。

原云九，當知僞經多摭拾舊教遺文。

案：孔子以前之舊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此外既無舊教，烏從得其遺文？即有其文，又誰見之作者？既不信秦漢以後二千年之學，又安知秦漢以前二千年之書。無稽之言，良足鄙笑。謬九。

原云十，當知僞經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案：《六經》中僞經爲世儒詬病者，莫如東晉《尚書》，然朱竹垞言其多採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信哉斯言！其他，如《易》，如《詩》，如《禮》，如《春秋》，雖有今古文之殊，又皆出於孔門之傳授，兩漢、六朝、唐、宋以後或以之立學，或以之取士，其尊孔子等於帝王，何必以教主相待。謬十。

原云十一，當知訓詁名物，爲二千年經學之大蠹，其原皆出於劉歆。案：《易》文言釋元亨利貞，《繫詞》言諸物取卦象，是訓詁名物之學，出於孔子之口，《孟子》言庠養、校效、序射之義，是訓詁名物之學，出於孟子之口。《中庸》言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又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訓詁名物之學，出於子思之口。公羊言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讀爲經傳謂訓詁又如合祭爲大祫之類，是訓詁名物之學，傳於七十子後學之口。其文皆在劉歆以前，不知何以目爲大蠹，且以爲皆出於劉歆？謬十一。

原云十二，當知宋學末流，束身自好，有乖孔子兼善天下之義。案曾子得一貫之傳，而日必三省其身，至有疾而啟手啟足。子之稱顏回也，曰不遷怒不貳過。聖門弟子，無不束身自好者。孟子云，窮則獨善，達則兼善，二者並行不悖，於宋學何尤？作者本非自好之士，乃欲藉以末殺古人乎。謬十二。

如所稱讀子之法，原云一，當知周秦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

案：孔子爲儒宗，《禮記》《儒行》載，孔子對哀公之言，儒學於是乎大箸，周秦間之諸子百家，惟楊墨出於老氏，餘皆七十子之支流餘裔，其學至漢初而猶存，故班志敍九流必推本於其古學，知其非孔教，則孔子之教當獨尊，胡得列爲二派。謬十三。

原云二，當知非孔教之諸子，皆欲改制創教。

案諸子改制創教，如墨用夏禮，老出黃帝，許行託神農之言，謂之背周，不得謂之改制，謂之異端，不得謂之創教。作者欲進諸子與孔子比權量力，使孔教不得獨尊。謬十四。

原云三，當知非孔教之諸子，其學派實皆本於六經。案：六經爲孔子所删定，其異於孔教之諸子，如莊子、如公孫龍子、如吴子、如韓非、如李斯，雖本於聖門弟子之傳，其背經而馳也實甚，祇得云離於六經，詎得云本於六經？謬十五。

原云四，當知老子、墨子爲兩大宗。案：老氏之學，熾於六朝，然莊也非老也；墨氏之學，流於泰西，然技也非學也。中國二千年間，孔子之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雖有二氏鼎立，其末法亦已式微，墨老兩宗，詎能兩大？謬十六。

原云五，當知今之西學，周秦諸子多能道之。案：周秦諸子分爲九流，自婆羅門教引之西行，實爲泰西學教之鼻祖，作者欲假諸子以重西學，故恒謂漢以後無子書。謬十七。

原云六，當知諸子各傳其教，與孔教同。案：孔教之大，與天地參，其教不待傳而自傳，自餘諸子弟子如墨子之傳爲禽滑釐，其學卒以殺身；尸子之傳爲商鞅，慘刻無人理，鬼谷子之傳爲蘇秦、揣摩干時，禍連六國，其人本無可取，其法尤不可用，謂其傳教與孔子同，謬十八。

原云七，當知孔教之獨行，由於漢武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案：漢武誠有功於孔子，然自漢高祖以太牢致祀，陸賈陳説《詩》《書》，孔子之教已如日之東升，乃獨歸美於武帝一人，則是數典忘祖。謬十九。

原云八，當知漢以後無子書。案：《輶軒今語》亦有此言，不思宋有五子，得道統之傳，又有弟子之書，羽翼經傳，此濂洛關閩之正學，而爲漢學以後諸子之大宗，作者昧然忘之，而轉相排擊。謬二十。

原云九，當知漢後百家雖黜，而老、楊之學深入人心，二千年實陰受其害。案：楊氏「爲我」，自孟子闢之之後，其學久已失傳；老氏清浄無爲，惟西漢頗箸其效，魏晉以降，雖有崇尚之人，而其間拒之尤力者，唐則有韓氏，宋則有朱氏，是以至今其學不行。謂二千年深入人心，豈唐宋以來，闢老之人，皆非二千年人物耶？謬二十一。

原云十，當知墨子之學當復興。案：墨氏兼愛，是以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此佛氏平等、基督愛異類之説之所出也。若其攻守戰備之術，聲光氣化之學，實爲西學之根荄，顧論其體已大悖於倫常，論其用亦非切於政教，謂當復興，則當如漢人之孔墨並稱矣。謬二十二。

如所稱讀史之法，原云一，當知太史公爲孔教嫡派。案：太史公以世家尊孔子，又爲弟子列傳，其推崇孔子可云至矣。然其父談受道於黄生，史公承其家學，亦不必盡崇儒術，此班固所以譏其先黄老而後六經也。作者因其自敘語多合於董生之言，目爲嫡派，私《公羊》耳。謬二十三。

原云二，當知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爲行孔子之制，何者爲非孔子之制。案：孔子之制在三綱五常，而亦堯舜以來相傳之治道也，三代雖有損益，百世不可變更。作者持孔子改制之成見，以繩二千年中君相之治迹，則是夏時已正輅冕必法殷周，封建不行山河遂非，秦漢聖人復起諒不謂然，謬二十四。

原云三，當知歷代制度皆爲保王者一家，而設非爲保天下而設，與孔孟之義大悖。案：孔子云事君以忠，孟子云保民而王。世無王者，天下又誰保乎！作者隱持民主之説，煽惑人心，而猶必託於孔孟，然則歷代制度，非經孔孟手訂，其勢必有所不行，孔孟不復生，此譴又誰定也？謬二十五。

原云四，當知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爲中國致弱之根原，其罪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案：中國自古爲君主之國，其權不可下移，雖其間暴主迭興，中原多故，而聖清之治，則固遠軼漢唐，比隆三代也。作者因秦始皇之愚黔首，元太祖之勤遠略，明太祖之黜孟子，興制義，隱肆詆諆，論其心迹，何止蔑古。謬二十六。

原云五，當知歷朝之政，皆非由其君相悉心審定，不過沿前代之敝而變本加厲，後代必不如前代。案：三代質文遞嬗，靡得而論矣。秦漢以後不可行之政，如封建、如井田、如藩鎮、如租庸徵調、如辟除、如門望、如青苗，其敝法如肉刑、如黨禁、如連坐、如赤族，至聖清而大事廓除，二百餘年，深仁厚澤，翔洽宇内，乃謂後代不如前代，且變本加厲，豈中國歷朝之政無一是者耶？謬二十七。

原云六，當知吾本朝制度有過於前代者數事。案：我朝自定鼎燕京，規模宏遠，載在開國方略，若夫禮樂兵刑之大，正，朔服色之事，則有《皇朝三通》《大清會典》諸書紀之甚詳，乃以爲數事過於前代，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謬二十八。

原云七，當知讀史以政爲重，俗次之，事爲輕。案：史之有事，治亂興衰之迹之所考鏡也。不知其事，而與論政，將六官分職，至今可云姬周，五經立學，至今可云炎漢，玉步已改，統系不分。謬二十九。

原云八，當知後世言，史裁者，最爲無理。案：史裁云者，言史之體裁也，否則孔子何以删《書》，又何以修《春秋》，是則曰删曰修，非有裁之謂乎？作者直斷

之曰無理，則必結繩可以記事，執簡不必直筆，而後其說可行也。謬三十。

凡此諸謬，皆康門之僞學，而欲舉一世之人才，消磨其忠義之氣，開拓其悖逆之心，固結其死生之志，上無天子，下無紀綱，以行其陽儒陰墨之學，投誠異教，授柄外人。湘中時務學堂諸生信其邪說，羣立黨名，父兄不能稽，長官不能禁，推原其故，則以康梁之死黨高據要津，主持風會，驅以利祿之路，弛其名教之防，而人心之敗壞，遂岌岌若有不可終日者。嗟乎！周孔之道幾乎息矣，君臣之義如何廢之。作者持論，言六經之文無一不可見於用，究其所用，曰改制、曰民權、曰春秋公法。若夫正心誠意則詆之曰虛論，尊王攘夷則鄙之曰迂說，數年以來，六經供其點竄塗改，漢宋諸儒之書，皆蔑視如奴僕，其大學堂章程，乃有重編經史之說，率天下之人，讀一家之書，是真士類之文妖也。閱此終篇，其有不髮指眦裂者哉？

《翼教叢編》卷四葉德輝《非幼學通議》　新會梁啟超，著有《幼學通議》一篇，曩從《時務報》見之，後見坊肆所刻之中西門徑書七種，亦有此書。又見宛平徐學使刻之《湘學報》，而《輶軒今語》復諄諄以此勸學焉。夫梁氏自云未游西域，何以知其立法之善與其考課之詳盡？則以所見西書，語多夸飾，而先有所動於中，於是倡爲「學究亡天下，時文亡中國」之說。又以士人之讀《四書》、《五經》，因試題之所出，其言之成理，亦似重有憂者。雖然，梁氏之爲此說也，其果平心出之乎？抑亦違心出之乎？平心出之，則彼之學即足以亡天下；違心出之，則彼之學又烏足以教童子？西人學校之制，誠能一道德而同風俗，則是國無游民，家修禮讓，堯舜之治何以異。茲獨不解美洲工黨胡爲挾制公司，英俄亂民胡爲日日思逞，法之黨會胡爲不畏國憲而得自由，梁氏豈無所聞見耶？自古君臨天下之主，莫不懍然於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訓。爲之民者，日被教育，以長養其子孫，亦當知食毛踐土血氣尊親之義，豈有撥棄本根，敗壞蒙養，如梁氏之徒之謬妄者。余因覽其說而正其非，以冀世之誠，求保赤者取而察焉。光緒戊戌初秋，長沙葉德輝。

生民不可一日無教，教不可一日無學，學不可一日無經。周秦以前，風氣渾噩，而虞廷選舉，猶且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二者遞相考覈，何論三代以下乎？兩漢以五經立學，師儒傳授，門户紛争。班固譏其禄利之路使然，蓋深疾夫當時曲學之儒，而特以一言探其隱也。然自宣帝年十八受《詩》、《論語》、《孝經》，疏廣以經學授皇太子。其後如明德馬后、孝和鄧后皆通曉經術，以佐内治。此亦豈爲考試而習耶？又漢室諸儒，往往於羣經未立博士之前，轉相授受，沿及後世，儒風大昌。果如梁氏之言，則伏生竄老空山，文中子講學河汾？明太祖欲廢《孟子》，錢唐以死力争，亦復何所希冀？況今日窮鄉僻壤顓愚細民，海濱久旅之商人，與日本士夫之崇漢學者，其童子入塾，亦必以《四書》、《五經》爲先，其非因考試科目起見，不尤彰明較著耶？梁氏謂以佛教取士，則「如是我聞」「一切佛在」之語，將充斥於塾舍；以耶教取士，則天主造物七日而成之語，將闌溢於黌序。不思六朝浮靡之習，南北猶有儒宗。唐人崇尚詞賦，通經之儒亦且項背相望，甚至開元中以老子命題取士，卒不能奪尼山之席。梁氏巧言亂聽，實不足以鼓惑通人，乃猶有奉其說以爲金科玉律者，何其謬也。以上論通議宗旨之非。

《説文》九千餘字，經典所載，猶或遺之，則以古字多假借，世多不察故也。後世偏旁日益，隸俗雜陳，除徐氏新附及近人《逸字攷》外，其餘一切孳生之字，欽定字典諸部采録綦詳。是故欲通古義，必識《説文》；欲通今義，必用《字典》。今世三家村儒，市井商賈之子，大率家有《字典》一書。彼其意非盡出於尊王，實以聖人制作之宏，足以通古今而辨然否也。西文以音爲主，實西域字母之濫觴。然去形而求聲，則周公元聖，不過工爲洛音。孔子大成，無非習爲魯語。即以周孔之身教，定天下之方音，恐亦有指畫不能通其意者，何況佉盧横行之字乎？今日學西文者則曰西簡而中繁，學中文者則曰西難而中易。此固各安所習，各尊所聞，譬如飲食之有異同，嗜欲之難强合。兒童辨日，安能定其是非？乃彼獨謂中國識字人少，由於教法不如西人，則中國許書以後，言字書者何啻千家。《字典》一書，周年坊肆所行，何可勝數。梁氏用夷變夏，多昧本之談，平日持論，以中國自古相傳之《爾雅》、《説文》，概目爲劉歆僞學，而一意惟泰西之是從。豈知樂操土音，鍾儀所貴，魯人獦較，孔子從同。彼梁氏之祖若父，獨非被倉聖之澤者哉？此固别有隱情耳。《字典》原本廖氏《正字通》，塾師宜兼看王氏《字典考證》。王菉友小學，頗爲康梁師弟所推服。其實王氏之學，菁華皆在《説文釋例》一書。若得明師分類，以爲課程，實有裨於童子。《文字蒙求》疏略殊多，西人教文義，先實字，次虚字，次活字，曩於花之安《學校教化議》得知其詳。其議論是己非人，如以中文爲板文，滿洲書、西域書爲膠漆話之類，大都逞其私見，不究本原。梁氏附和囂陵，至謂天下同文，惟有字母，説見梁所撰《沈氏音書序》。不思中國文字之興，實多而虚少。就平日習用之焉哉乎也之而等字而論，如焉爲黄鳥，哉爲始，也爲女陰，虫象草木之過，中而爲頰毛之類皆是。至六經中文之至古者，

《易》之《卦》、《書》之《堯典》、《禹貢》、《詩》之《商頌》，其文體質實，不以虛字爲工。迨《論語》出，而諸賢坐論一堂，語意各肖其人之氣象，而出此中原文明大啟之會，非周以前文章所能比例也。學者童而習之，其成學雖有高下，而塾師訓釋並未十分相離。余觀西人所譯中文之書，若「學而時習之」則分譯其字曰：學是讀書，而是虛字，時是時刻，習是温習，之是虛字，合而讀之，豈復成爲文理？蓋中西文字所尚不同，彼此是非，均屬無謂。梁氏信今薄古，智西愚中，其心乃託西學以行其私書，無所謂保民，亦無所謂保教，徒布其説，變易天下之學派，亦何謬妄若此哉？

西人《花士卜》、《士比林卜》等書，取其事物之至粗至淺者，綴説系圖，家絃户誦，此與坊刻所行之《雜字增廣》何異？當時海禁始開，欲通西文，舍此固無有更淺近者。亦如西文譯中書，多讀《三國演義》。此豈足爲典要耶？吾聞西人先習拉丁文，而後遍及各國之文。其功至順且易。如《士比林》者，彼方笑其鄙陋無用，我獨奉爲枕中鴻寶。豈非寡識之甚？且中國自漢以來，此類語言文字之書，載在漢隋兩志者，正復不少。今其存者，如史游《急就篇》之古雅，固不多見，然如《本草圖》、《爾雅圖》、《毛詩圖》諸書，圖説俱存，隨取一二册以教學童，亦足爲多識之助，即其書不如西人之切近，遇物得以考求。而海西所繪之物之圖，大半中土未有之物。西人於中國古書言龍鳳形狀者，且以爲不可信，則西人所繪之圖，於我更何所取證也。夫西文不可不學，持論亦不得如是之偏，梁氏欲挾天下之人廢中學而尚西文，試問明治變政，曾有滅絶和文之事乎？以上論通議識字書之非。

中國言文法之書，如魏文《典論》劉勰《文心雕龍》之作，皆獨抒己見，自成一家之言。初非爲教人而譔也。然自魏文以前，劉勰以後，其間以能文箸録者，代有聞人。彼時海西各國，文軌不通，既不知文法之書，復不聞梁氏之論。而通才博學，箸作等身，此以見中人之智睿聰明，遠過於西人者，倍蓰什伯，何得云教之無法耶？況八家派别，大開圈點之風，時文道興，而開合承接之法，日益詳密。梁氏視中國典制講章，唾棄不值一錢，其識不可謂不韙，乃獨於西人此類書籍，馨香而俎豆之，英雄欺人耶？抑真知灼見，而以爲吾中土無一可學者耶？以上論通議文法書之非。

梁氏擬撰之《歌訣書》，自命立學已爲狂悖，至戒煙纏足，亦欲學童歌誦，則是糟粕鄙俚之叔孫通，勝於天地元黄之周興嗣矣，豈非士林笑柄乎？今按彼所詳列之書，惟《步天歌》、《通鑑韻語》、《十七史彈詞》足備採用，其餘近人之作，等之自鄶無譏可耳。夫欲知孔教之源流，則不如讀《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欲究諸子之派别，則不如讀《漢書・藝文志》；欲記古人之典録，則不如讀唐宋人所箸之《蒙求》；欲觀歷代之事略，則不如讀沈氏炳震《歷代世系紀元篇》。其體仿《急就章》，古雅可誦。欲通前朝之掌故，則不如讀《文獻通考・紀要詩》。凡若此類童蒙，知其大略，成學致其全功，其於中學亦大可覩矣。梁氏所擬歌訣至三十餘種之多，則十齡以前，斷不能卒業，安有餘日涉獵他書耶？以上論通議歌訣書之非。

書之有問答，由來久矣。《論語》《孟子》已肇其端，漢儒如鄭氏之志記，宋儒如朱子之《或問》，沿波溯源，大旨與《論》、《孟》相近。其討論至精，稱引至博，讀者靡得而譏焉。西人教童子，凡專家之學之書，多設問答，以明大略。中國宜無不可仿行者，然其書乃一書之萌芽，或加考證，或習專門，皆非畢生不能卒業。梁氏以通儒之譔述，爲幼學之階梯，躐等之譏，竊所未喻。余見康門弟子，有編《僞經考答問》者矣，淺陋空疏，人名、時代猶或倒置，使其徒蔓延日衆，則康梁問答書可以充塞黌路。雖欲民之不愚，何可得耶？以上論通議問答書之非。

説部書爲唐人所尚，宋元以降，流爲傳奇，其爲風俗人心之害亦已久矣。西人三等學堂教童子之書，往往取游戲之文，寓規勸之旨。此自俗尚使然，不能行之中土者也。中國言史事而與傳奇相類者，余所見惟宋人《宣和遺事》一書，而前無所因，後無所繼，則亦無所用之。世俗好事之士，往往樂刻善書，如惠棟注《太上感應篇》、彭希涑《廿二史感應録》，及《廿四孝圖》、《地獄變相》即《多羅尼大威德熾盛經》之類，何嘗不家有其書，編氓婦女亦何嘗不資觀感，而風俗之純薄，人心之善惡，全不恃此。梁氏持論，動謂泰西人人識字明理。由於説部書之益，彼其意殆欲擯去中國初學所誦之《孝經》、《論語》，一以説部爲課程。然則九百虞初果能與十三經、二十四史同立學官，垂之久遠耶？以上論通議説部書之非。

讀書必有入門之書，經從《説文》入，史從《綱目》入。《説文》所以穿穴羣經，《綱目》所以提挈全史，皆初學所必有事。而梁氏之徒以爲無用者也。説見彼黨所箸《讀書要略》。《説文》先讀苗氏《建首字讀》，以明文字孳乳之理；亦便檢閲。次讀江氏《六書説》，以窺六書制作之原；次讀嚴氏《説文聲類》，以繹形聲比附之義。史則先讀齊氏《歷代帝王年表》，以知事實之厓略；次讀李氏《紀元編》，以識年號之前後。此皆門徑中之至簡略者。其專門經學入門之書，則翁氏《十三

經注疏》、《作者姓氏表》、《洪氏傳經表》、《通經表》爲要，兩漢經師淵源。而以《史漢儒林傳》、《後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敘録》皆唐以前經學源流，朱氏《經義攷》唐以後學派書目具此書。爲之引申攷證。專門史學入門之書，則洪氏《史目表》正史分目異同。温公《通鑑目録》讀通鑑必從此入。《正史志表》各史綱領。爲要，而以劉氏《史通》攷其義例，《御批通鑑輯覽》求其論斷。此又門徑中之漸擴充者。至諸子，非初學所必讀，姑可從緩。集則以《文選》原其始，以姚氏《古文辭類纂》、王氏《續古文辭類纂》要其終，以宋人《古文苑》、孫氏《續古文苑》窮其變。此固非初學所能遍及，而塾中不可不備列，使之瀏覽濡泳，以儲文章之用。凡學由淺入深，惟作文必取法乎上。如欲通貫百家，遠則求之《漢書・藝文志》，近則求之《四庫全書提要》，先讀簡明目録。於是二三年之中，經史文學皆可得其要領矣。他如訓詁入門之書，則阮文達《經籍纂詁》足供漁獵，王文簡《經義述聞》、《經傳釋詞》足資啟悟。考據入門之書，則宋王氏《困學紀聞》，近儒顧氏《日知録》、王氏《讀書雜志》兼得治史子之法。三書，最有體要。總此數者，一日得之，終身由之。多識以畜德，明體而達用，固不必如梁氏之高張師説，左袒西法，而志學之年，可以事半功倍。然則中學之不振，非學之不善，乃師之不善耳。天下盡如梁氏爲之師，吾知康有爲之邪説將流布海内，復何從得門徑哉？以上論通議門徑書之非。

一物一名，衆物衆名。自黄帝正名百物以來，於是遂有名物之學。神農嘗藥草以療民病，爲之學者衍爲圖經。今其存者尚有宋大觀政和兩次官定之本。禹鑄九鼎以象神姦，使民不逢不若，而《山海經》即其圖説。此名物之切於民用者。自兹以降，周公作《周禮》，天地人物之事各有專官。又譔《爾雅》，以通古今之名義。孔子繫《易》，必推明一切制度器用出於卦象。此其學非後世考據家所得依附者也。漢人書如史游《急就章》，取當時之事物，雜湊成句，以便人之諷誦。世歷千百年，名物之生日繁，其書遂古而不適於用。此外如揚子《方言》，劉熙《釋名》，今人列爲小學專門，當時不過通俗文字。梁氏以西人有名物專門書，遂謂中人不通文法。由於無此，余固不能合泰西之人而遍試之，以證其説之得失，然中國文人詞客之造述，市商編氓之書札，固未嘗一日絶於道途。西人有梁氏其人，亦必轉以此爲絶學。梁生中士，胡乃妄自菲薄邪？以上論通議名物書之非。

合五州之大勢，而論人數至衆者，莫如中國。良以地居北極温帶之内，氣候中和，得天獨厚，而又開闢在萬國以前，是以文明甲於天下。中外華夷之界，不必以口舌争，亦不得以强弱論也。四民之中，士爲至秀，自國初以迄近今，名臣大儒，因時文詩賦起家者，指不勝數。今日典試之人，不能釐正文體，則時文可以不復。蓋時文所以研求義理，如今日之怪誕支離，不亦可以已乎？或云：時文出於鈔襲，策論亦出於鈔襲，其利弊固是一例。余謂時文鈔襲，全是浮詞；策論鈔襲，尚可記一二事實。則以鈔襲而導之讀書，固爲稍勝，須知文藝考試，不過校一日之短長，時文策論無庸計較高下。廢時文，用策論，使士人免八股束縛之苦，勻出日力，可以多讀有用之書，免致不得科第之人，終身不能擺脱制藝，更無暇日涉獵羣書。此則爲益甚大。王葵園有《科舉論》，立説最平允，用意固與梁氏不同也。雖其間再舉鴻博，兼取他途，而人才迭興，要以科目得人爲盛。若如泰西推遷之法，則流弊滋多，恐無以杜營競而重廉恥。蓋立國各有其政，而亦不可强同也。至於農工商務之學，又迥然與西國不同，農事在地利，尤在天時。西人於水旱蟲蝗大災，有時仍束手無策。其工藝之巧，雖冠絶地球，第工制之而商運之，一商兼運百工之物，以視中國各商，其業情實本大相懸殊。兵制以英德爲最强，其步伐亦多不可行於中原之地。故西法非不足尚，要貴實事求是，師其所長。士當師其通農商諸學之長，工當師其製造之長，兵當師其練習測繪之長。苟悖悖焉盡棄其學而學焉，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梁氏終日言變法，羣居言學西，然彼之僞經説非士學也，彼之時務説非商學也，彼之《公羊》、《孟子》説非工學、農學，尤非兵學也。今乃語人曰：某也八股賤儒，某也不通時務，究其所以立義，無不託之空言。學堂之士，靡然向風，於是《公羊》改制附會而益工，《孟子》輕君推闡而愈謬，湘中幼學之壞，梁氏實爲罪魁。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如梁氏者，殆逸居而有教，亦近於禽獸者耶？以上論《通議》論學之非。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　教育典　教育思想分典　课程总部
作者=《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
页数=696
SS号=13442599
DX号=
出版日期=2012.06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